英雄志

孫曉

英雄志

孫曉

英雄志B

孙晓

第十卷 忠义孤臣 第一章 宦海前程

什么世道啊?

当正就是邪、黑就是白，当是与非的份际不再清晰，天地便会成为灰蒙蒙的一片。

红橙黄绿蓝靛紫，都不见了；灰，那是人间仅有的颜色。

曾有那么一个人，在那孤单的年岁里，他的体内依然流着滚烫的热血，他的眼神或许悲凉，他的身体或容孱弱，但他相信，他也坚持，他能用自己的刀与剑，护卫自己信仰的道。

冷眼傲对千夫指。

芸芸众生中唯一还有颜色的，只剩下了他，那是炽热的血红色。

侠客，他这么称呼自己。

疯子，世人这么称呼他。

滚烫的热血喷洒而出，迷迷蒙蒙间，伍定远身子急速下坠，扑通一声，冰冷的河水淹过口鼻，其寒彻骨。

沉入水中，心头出奇的平静。抬头往上，日光透入碧幽幽的江水，那光芒黯淡隐晦，仿佛悲悯世人的天神不复在矣，渺茫无踪……胸膛伤处的热血急速渗出，伍定远闭上了眼，只因他不再想睁眼。

能够决定对与错的，只剩下强与弱?

伍定远忽然两手握拳，脸上现出了愤慨，用力挣扎着，但身子就是难以浮起。深深的恨意让他不能自已，在这生死一刻，一人破水而入，他架住了伍定远的身子，死命将他往上托。

眼前这张脸好生熟悉，那是卢云。

“卢兄弟……”

伍定远想要说话，但寒冷的河水不曾让他发出声音，他连喝了几口冷水，再也支撑不住，当场昏晕过去。

“他醒了！”

伍定远悠悠转醒，只见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还不及呻吟，一人便已探头来看，这人剑眉星目，长方脸蛋，正是卢云、他身

旁站著名美貌少女，却是见过几次面的顾家小姐。

床边炭火艳红，几上油灯晕暗，将冬天寒，房里却显得好生温馨，伍定远呆了半晌，想要起身，却是力不从心，卢云赶忙上前，扶侍他躺下，温言道："你安心躺着，你现下人在我家，平安得紧。"

伍定远微微一醒，想起自己与卓凌昭相约决战，那时中了致命一剑，之后摔入江中，尔后就人事不知了，看来是卢云将他救了起来、伍定远喘息半晌，眼前又浮起一张冰冷高傲的面孔，好似卓凌昭还在自己面前冷笑不休，嘲讽他不自量力。

伍定远大声道："卓凌昭人呢？他……他上哪去了？"

卢云轻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道："他取回神剑之后，连夜便走了。"

伍定远大怒欲狂，忍不住便要站起，卢云急忙按住他，劝道："你好容易保住性命，千万别乱动，免得伤处又破了。"伍定远心下一凛，低头便往自己胸口望去，霎时见了一处血洞，这洞足有小指粗细，却是被"神剑擒龙"刺出的伤口，望之深不见底，里头填着些棉花药粉，看来情状极是可怖。

伍定远满心愤慨，竟尔置之不理，咬牙道："卓凌昭一日不死，我就一日不得心安，这点伤还拦不住我！"说着将卢云推开，仍是执意下床。

顾倩兮看在眼里，忙劝道："伍制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现下你还是养伤要紧，快快躺回去吧。"

伍定远嘿嘿一笑，并不答应，他与顾家小姐不熟，若是身边小事，也许会卖她个面子，但他与昆仑的恩怨何其重大，哪是只言片语便能解开的？当下不加理会，便要从床沿翻下。

忽听一声叹息，房中传来一个声音，淡淡地道："卓凌昭得了神剑，早率门人远离长洲，以你现今的伤势，那是万万追不上他的。快别白费气力了。"伍定远撇眼看去，只见说话那人端坐几旁，说话声音平平淡淡，不是那杨肃观是谁？

伍定远一见杨肃观的面，立时满心怒火，那时卓凌昭当面坦承，说杨肃观与他定有密约，这条计策却没对伍定远明说，全把他蒙在鼓里。

伍定远陡见杨肃观，登即冷笑，讥讽道："伍某武功低微，自然追不上卓凌昭，却不知你杨郎中的少林真传如何？不过你俩家早已握手言和，结为生死至交，又何必追赶什么呢？哈哈！哈哈！"大笑声中，目光扫过，朝卢云狠狠一瞪，眼神大有责怪之意，

卢云面色一颤，咳道："伍兄先别动气，大家把话说清楚，你再发怒不迟。"

伍定远不应不答，神色满是气愤，当下更要站起，卢云与顾倩兮对望一眼，都不知该如何相劝。

便在此时，一只纤纤素手伸了过来，扶住了伍定远的肩头，柔声道："君子报仇，三年未晚，伍大爷武功高强，又何必急在一时呢？"

伍定远听这话声好熟，他虎目斜望，霎时见到了一名美貌少女，这女孩儿满面温柔，唇颤樱颗，生得是白腻瓜子脸蛋，还没将手扶来，便已闻得芳气袭人，如此动人楚楚，自是艳婷来了。

伍定远微微一愣，道："你……你也在这儿？"艳婷颔首道："我随师父过来拜寿，刚巧也到了长洲。"她扶住了伍定远的肩膀，柔声道："伍大爷这回真是命大呢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若非我师父刚好在长洲，又有谁能救治？来吧，我扶你坐下。"说着纤手伸去，便将伍定远扶回床边。

伍定远怔怔望着她：心中忽起柔情，给她搀扶着，便缓缓坐回床上。

卢云看在眼里，只想过去帮忙，顾倩兮却伸手拉住，摇了摇头、众人守在一旁，看着艳婷拍枕拢被，扶侍伍定远回床歇息。

伍定远躺了下来，问道："尊师还在长洲么？他老人家救我一命，我得拜谢恩德才是。"艳婷听他口气和缓许多，微笑道："我师父带着师妹先回山了，只是怕你的伤势有甚变化，才命我留下照护。"说着替伍定远端来一碗伤药，送到他的唇边，便要喂他去和喝。

伍定远正想凑嘴过去，忽尔想起众人都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有些尴尬，杨肃观轻咳一声，别过头去，提声道："定远你好生休养，我有些事要与卢知川谈，咱们先出去了。"说着伸手拉住卢云，示意他离开。

卢云皱起眉头，低声道：“这不好吧，你放定远一人在房里……”话声未毕，顾倩兮已是掩嘴轻笑，她摇了摇头，伸手往卢云背上一推，催促他离去、卢云手上给人拉着，背后又给推着，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。

偌大的房里，只余下艳婷与伍定远二人，两人默默相对。

眼看众人离开，艳婷放落手上汤碗，当场垂下泪来，伍定远躺在床上，本等着喝汤，待见她无端哭泣，不由一惊，道：“姑娘怎么哭了？”艳婷啜泣道：“伍大爷，你……你从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神机洞里是这样，虎丘山顶也还是这样……我看你在悬崖上同人打斗，后来又掉到江里，我心里好怕，就担心你中剑死了……”

伍定远见地面上带着泪光，直是娇弱可怜的神色，他心下感慨，叹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不必老记挂找。”艳婷在床边蹲下，抓着伍定远的铁手，贴在白己的脸颊上，道：“神机洞中，你一命换一命，把我救了出来，艳婷终身不忘伍大爷的恩情。”

伍定远伸出左手，轻轻抚摸艳婷的秀发，叹道：“那日我自知有死无生，不过死前多做一件好事而已，你不必记在心里，知道了么？”

艳婷摇了摇头，端来汤药，跟着将伍定远扶了起来，柔声道：“伍大爷，我现下不管别的，只要你好好养伤，顺顺当当，艳婷就开心了。”

艳婷坐在床沿，服侍伍定远吃药，伍定远闻着地身上的幽香，又觉她的身躯温暖轻柔，虽在重伤垂危之际，仍感心动不已，接过了汤碗，三两口喝完。

艳婷取出伤药，低声道：“这药是我师父精心调制的，擦抹一阵，伤处便会凝和。”

她以金针挑起伤药，将伍定远的衣衫解开，在他赤裸的胸膛上擦拭。伍定远闭起了眼，体受这柔若无骨的抚触，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。

那日在华山上，灵定大师也曾亲受剑芒之伤，便是靠着青衣秀士的灵丹妙药才救得性命，此时伍定远亲自领受，只觉这药入体冰凉，微微-抹，伤口便不再火烫。伍定远敬佩叹服，微笑道：“尊师治伤的本领当真难得，真无愧是天下奇人。”

艳婷见他神态温和，更是着意温顺，只怕弄痛了他。良久，将他衣襟合起，服侍他躺下。伍定远见她满脸爱怜地望着自己，一时喜乐无限，心中极为平安。

艳婷擦药已毕，自行搬过凳子，坐在伍定远面前，道："伍大爷，你日后有何打算？"

伍定远原本满心欢喜，陡听她问及往后营生，不由得微微一愣，道："打算？什么打算？"

艳婷道："听杨大人说，你目下离京辞官，一个人在江湖闯荡，我很是担心你。"

伍定远哈哈一笑，道："原来是这档子事。"他看着艳婷秀美的脸庞，微笑道："放心吧！你伍大哥本领高强得很，以后四海为家，何处不能去？又有什么好担忧的？"

伍定远这话倒也不假，他现下武功奇高，江湖上可说罕逢敌手，即便强如萨魔，也要甘拜下风，日后遇上了金凌霜、屠凌心、罗摩什等高手，自能从容应付，除非遇上四大宗师正面为敌，料来天下之大，也无人能奈他何。凭着这番本领，日后闯荡天下，开山立派，自有一番局面，心念于此，更是大为振奋。

艳婷听了这话，却是双肩颤动，泪水忽地洒落下来，伍定远吓了一跳，惊道："干什么了？又……又哭啦？"伍定远昔日是西凉捕头，生平只在刀光剑影中打滚，少与女子相处，艳婷动不动便哭，只教他惊惶不已。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安慰。

艳婷哭道："你说要闯荡江湖，其实又要去报仇了，对不对？卓凌昭拿了神剑，你打得过他么？"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想起决战时的生死豪气，说道："打得过，打不过，都不要紧，老天爷没让我死，便是要让伍某奋战到底。便算死在卓凌昭手下，我也是心甘情愿。"

艳婷泪如雨下，她往前一靠，紧紧抱住了仇定远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道："你这是做什么？"艳婷垂泪道："伍大爷，你别糟蹋自己的性命了，都说好死不如歹活，我师叔便是这样莫名其妙死在坏人手上，求求你别再招惹卓凌昭……"

伍定远听她提起张之越，登时闭目长叹，道："人生在世，苦多乐少。何异禽兽？气节而已。"这几句话却是张之越死前的遗言，此际感慨脱出，竟隐约生出同感。

艳婷啜泣道："伍大爷，别提师叔那些书人的话了，他死的容易，咱们师姊妹却要孤零零地活在世上，受人轻贱欺侮……你想要赌命报仇，真该替你的家人朋友想想，他们没了你，可要多难受……"伍定远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："我父母双亡，故旧离散，只怕伍某死后，连个收尸的也没有。哪有人难受呢？"

艳婷哭道："伍大爷，便算你没有亲人，你怎可忘了艳婷？你几番救我性命，早已是艳婷的亲人，你死之后，我只要想起你曝尸荒野，心里就会痛苦难受啊！"这几句话不见什么修饰，但此情此景，说来恰如其分，竟让伍定远动容。

艳婷哽咽道："伍大爷，你以后四海飘零，居无定所，却要艳婷如何找你？难道……难道你一点也不念着我？"说着低下头去，目光满是哀怨。

伍定远光棍数十年，从不曾受半个女子爱慕崇仰，此时听艳婷话外有话，忍不住便是一愣，颤声道："艳婷姑娘，你……你……要我念着你……"

艳婷低声道："你待我这般好，两次三番救我性命，我该当好好服侍你才是。伍大爷，求你看在艳婷的份上，好生爱护自个儿。"

伍定远又惊又喜，颤声道："艳婷姑娘，你……你可是想……想和我一块儿……"他难掩感动惊诧之情，一时心下激动，伸手抓住她的肩头。

艳婷听了这话，登时抬起头来，凝视着伍定远，良久良久，目光都不稍瞬。伍定远见她脸上满是柔情，心中又是激荡，又是兴奋，只盼她能轻轻点个头，答应一声，那他伍定远就终身无憾了。

过了半晌，艳婷却是不言不语，良久良久，终于一声叹息，将眼光转了开来。伍定远呆了半晌，把手从她的肩上移开，想要说话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强挂着一幅苦涩笑容。

艳婷见他脸色难看，当即伸手过去，紧紧抓住伍定远粗大的手掌，低声道："伍大爷，我有个主意，不知你觉得好不好？"伍定远本

感难受，忽听她如此说话：心中又生希望，忙道：“什么主意？”

艳婷柔声道：“伍大爷，咱们一起回北京，成么？”

伍定远惊道：“回北京？”

艳婷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伍大爷，你是柳侯爷手下爱将，怎好这样不声不响的离开？不如你早些回到京城，日后艳婷也好探望你，好么？”

伍定远原本面带笑容，听了这话，霎时表情变得僵直，想道：“不对……艳婷这小丫头一向对杨郎中十分钟情，怎会忽然对我这般好？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“他连想了几个“难道”，心中竟尔一酸，不愿往下多想，便只摇了摇头，不曾接口。

艳婷见他不语，忙道：“伍大爷，你答应了么？”

伍定远有意试探，他低头叹息，道：“你别劝了。倘我真的回京，与卓凌昭照面了，恐会坏了杨郎中他们的大事，到时反而不美。”

艳婷将伍定远的手掌抱起，轻轻放在脸上摩擦，腻声道：“伍大爷，忘了卓凌昭的事情吧，你好容易做到了九品制使，为了日后的前程，别再为难自己了……”

伍定远本在猜疑艳婷的用心，听了她这句话，再无怀疑，已知杨肃观背后教唆，居然想让艳婷说服自己。否则艳婷一个小小姑娘，什么时候知道“宦海前程”的道理了？若非杨肃观怂恿，她又怎会对自己这般好？伍定远心中酸苦，霎时低下头去，双肩微微颤抖。

艳婷见他低头不动，兀自道：“等你回了京城，我定会常来探望你，只盼你能好好保养身子，好不好……”耳听艳婷一骨脑儿地讨好自己，伍定远心下既悲且恨，他抬起头来，咬牙道：“别再说了……这些话究竟是谁教你说的？是杨郎中吗？”

艳婷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不……不是，是我自己说的……”

伍定远听她兀自隐埋,心中痛极，一时不怒反悲，竟尔仰头哈哈大笑起来。

艳婷颤声道：“伍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好么？”

伍定远放声大笑，其实内心沉重之极，只听他喘息道：“艳婷姑娘，请你转告杨郎中一句，莫太小看伍定远了！姓伍的辞官南下，早已不要性命，求的便是“公道”两字！你试想想，当年我要是贪恋富贵之人，又怎会舍命救你？你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便是作人家的说客，过

来讨好于我。”他说到悲痛处，再也耐不住心里的悲愤，脸上泪水流了下来，将手指向门外，厉声道：“走！”

艳婷见他发怒，吓得全身发抖，连连摇手道：“没有，我没有……”

伍定远见她不动，当下更不说话，自行起身，便往门外走去，竟是头也不回。

艳婷冲上前去，叫道：“伍大爷！你别走！”说着抓住了他的手掌。

伍定远嘿地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把手松了！”

艳婷兀自紧抓不放，伍定远大怒，举手一震，艳婷如何抓他的住？霎时身子飞了出去，摔在地下。艳婷又怕又惊，吃痛难受，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伍定远见自己一个冲动，竟在妒恨中摔她一跤，可别误伤她了，他呆呆看着，艳婷哭得梨花春带雨，大见柔弱之态，伍定远从震怒中回神，想道：“不妙，我这番大怒，恐怕吓坏这小女孩儿了。”

伍定远柔情忽动，当下行到艳婷身边，柔声道：“怎么了？摔伤了么？”艳婷泣不成声，哭道：“你走吧！我不要见你了！”伍定远蹲下身子，伸手抚摸她的秀发，温言道：“乖孩子，快别哭了。好不好？”伍定远对付女人的法子比卢云更加蠢笨，自不知该如何安慰女孩，想来想去，也只把她当婴孩一样来哄，身边若是有糖，怕也拿出来喂她吃了。

艳婷泪水盈盈，哽咽道：“我怕你荒废一身本领，这才出言相劝，可……可你把我当成别有居心，我听了好难过……你别理我，快快走吧……”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寻思道：“也许她真是好心，给我错怪了也说不定。唉……我同她发什么脾气，找杨肃观过来，把话说清楚，那才是好汉所为。”当下温言道：“好了，伍大哥乖乖留着便是，只是我心里有几句话，不能不和杨大人说明白，请你找他过来。”

艳婷止住厂泪水，低声道：“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寻他相骂。”

伍定远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昔年杨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饮水思源，我怎会为难他？快快请他进来吧！”艳婷急急点头，当下便出门寻找杨

肃观。

伍定远这番话只是来哄艳婷，其实他自己根本不愿再回北京，此时只想把杨肃观找来，把话交代了，从此便要远走高飞，再不与柳门中人有所牵扯，他坐在茶几旁，想起日后孤身闯荡江湖，心中忽起疲倦之感。

伍定远转动几上的茶壶，想道："当年从西凉来到京城，现下却到了该走的时候，嘿嘿，官辞了，朋友也得罪完了，我该去哪儿呢？回西凉，再做一个捕快么？还是去关外，那又该做什么？这辈子便这样算了？"

转念一想，心里又浮出卓凌昭冷傲的面孔，更是心如死灰。"现下这杀人魔王从容离开，还把神剑夺走，我日后若要找他报仇，怕还是打他不过。唉……好容易得了这一身武功，难道还要看着这帮凶徒横行天下？我对得起齐润翔父子么？"想着想，心中逐渐萧索，一时豪气尽失。

正想问，艳婷已然走进，伍定远抬起头来，问道："杨大人呢？"艳婷低声道："卢知州说，杨郎中收拾了行囊，已先回京去了。"

伍定远满面错愕，双手紧紧握拳，大声道："他…他为何要避开我？"

艳婷听他又自发怒，面色一颤，道："杨郎中留下一封书信，要你过目。"

伍定远嘿地一声，伸手接过，艳婷看了他一眼，怕他大发脾气，低声便道："你慢慢看，我先出去了。"她见伍定远心境不佳，不敢久留，便自离房。

伍定远抓住了书信，咬牙切齿，心道："好你个杨郎中，事事料先，居然先走一步了！嘿嘿，我伍定远心意已决，谅你城府再深，这回也是百用了！"他将信纸抖开，只见字迹摸色墨色未干，足见行色匆匆。伍定远面带冷笑，读道：

"定远吾友足下，君艰苦卓绝，千里奔波，只为遗孤申冤雪恨，此诚忠义心。相识经年，弟辄念高义，深敬服也。"

这段话写的是杨肃观对他的感佩敬重，只是伍定远心里明白，杨肃观这人心机颇多，写的未必是真心话，当下只哼了一声，自往下读

去。

“考诸当今大局，朝政祸秧，八虎横行，外有江充威逼，内有刘敬制肘，弟此来长洲，肩负外交，立柳门于不败之地，然诸友辱责，众人皆以我为无耻，弟悲心自问，吾何尝有过矣？”

这段话孤臣丹心，字里行间，草书飞舞，仿佛垂泪一般。伍定远读后，自也不能无感。他出神半晌，摇了摇头，便又往下看去。只见杨肃观又写道：

“弟此番折返京师，昆仑诸人若守信约，腊月二十当于大理寺相见，若弃守盟约，则万事俱亡矣。江贼势大，柳门既已择战，焉得图存？当定祸亡无日也。江充一日不除，如置黎民水深火热，此天下义士共知之。然观君之所为，以私怨盖公利，见小仇而忘大义，岂英雄所为哉？”

伍定远看了“以私怨盖公利，见小仇忘大义”这两行话，仿佛当头棒喝，忍不住嘿地一声，身子震动。他低头读着信上最后一段话：

“君本高节，洁身自好，待弟斧戎加身，君可至坟前祝祷焚香，聊尽往昔义理。弟肃观顿首再拜。”

伍定远反覆读了几遍，将信纸折起，低头苦思前因后果，此时朝廷双雄相争，柳昂天既已出面拉拢卓凌昭，这招险棋一走，算来已与一代权臣正面开战，如今柳门如要自保，定需卓凌昭信守然诺。倘使剑神弃盟远走，柳门一系怕如信上所言，已至祸亡无日的地步了。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：心道：“杨郎中手段虽然不光明，但一切苦心意旨，只为侯爷的事业奔忙，此番用心，却非我伍定远可及。”他站起身来，反覆踱步，又想道：“眼前朝中三派决一死战，我若在此时背弃侯爷而去，他会怎么想？卢兄弟、秦将军、韦护卫他们又会怎么想？这许多弟兄的性命都不看在我眼里了么？我这么一意孤行，难道便是义气么？”

想着想：心中微软，渐生回京之念，忽地心念一闪，又想道：“不成，一样是性命，燕陵镖局满门的性命却为何这般下贱？卓凌昭辣手杀死镖局老小，杨肃观身为少林弟子，却不把这段仇恨放在心里，似他这般凉薄，我伍定远能做得到么？我今日贸然回去京城，又怎对得起无辜冤死之人？”

想起自己得了一身神功，做起事来居然缚手缚脚，比往日干捕头时，居然还差了老大一截，伍定远紧握书信，雄浑的内力到处，掌中信纸尽成粉碎。

他怒目冷视，咬牙道："杨郎中，休怪伍定远无情了。"霎时推窗向外，掌力送出，满手碎纸随风飞去，便如花蝴蝶般飘入院中。

伍定远既已做出抉择，便不再多想什么，他舒出一口长气，正要阖上窗扉，忽听一声叹息，伍定远斜目看去，满天纸雨中，一人孤身悄立院中，这人身穿白衣，背上负着行囊，却是杨肃观。

乍见此人，伍定远不免大吃一惊，他此时功力通神，与卓凌昭、宁不凡等人相差无几，哪知杨肃观悄声行入院中，他竟会一无所觉，伍定远愣了半晌，道："你……你不是回京了么？"

满天纸片飞舞，杨肃观静静站立，他伸出手来，握住一小块纸层，低垂凤目，待见是自己写就的书信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他摇了摇头，俯身弯腰，自行拾起满地散置的纸片。

伍定远见杨肃观神情平淡，不露喜怒之情，只低身去捡地下的纸屑。他看在眼里，心头微感歉意，只想跃出窗去，和他软语相向，转念想起燕陵镖局的案子：心头又复刚硬，便硬生生忍住了。

良久良久，杨肃观将碎屑一一拾起，收入怀中，他走到窗下，凝视着伍定远。

伍定远此时已无歉疚之情，冷冷地道："杨郎中忽然回来，莫非是想劝我回京么？"

杨肃观目光柔和，道："那倒不是。我此番折返，只因心中害伯。"

伍定远哼了一声，杨肃观位高权重，城府又深，便是江充也未必拿他奈何，口出害怕二字，未免做作。伍定远皱起眉头，沈声道："你怕什么？"杨肃观叹道："你自己看吧，"说着右手指天，向上比去。

伍定远微微一奇，不知他有何用意，当下顺着他的指端往上去看，霎时之间，身子一震，竟尔向后退开了一步。

莽莽星空中，一只硕大无比的彗星横空而过，彗首光芒璀璨，气势滂沱，遮蔽了无数星辰，长尾如帚，绵延天际，以明月的彩艳，被那万丈雄光一逼，竟也为之黯然失色。

天际忽生异象，伍定远满心惊诧，抬头看着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。

杨肃观仰望星空，面色凝重，道："典籍记载，这彗星七十余年现世一回，上次降临人间，宫室便生骨肉之乱，七十万军民陷于战火，今次再度来临，尚且直入紫微帝宫……唉……"他摇了摇头，凝目看向伍定远，怔怔地道："莫非，又要改朝换代了？"

伍定远听了"改朝换代"四字，想起神机洞中的所见所闻，饶他内力之厚，世所罕见，还是全身巨颤，神色极为震恐。

杨肃观仰首再看星象，道："肃观自幼受戒持身，灵台清明，了无牵挂。但方才路上行走，见了这妖星降临，我却忽地折返回来……定远，你可知杨某的心意？"

伍定远静静听着，如何不知杨肃观关心同僚的心情？他吞了口唾沫，不由低下头去。

两人辞别在即，杨肃观自知不必多言，淡淡地道："我走之后，你专心养伤，其余身外之事，不必烦心挂记。"说着转身过去，道："日后能否相见，一切随缘，肃观绝无勉强之意。"

神光照耀大地，映得杨肃观的脸颊更加雪白，他仰头望着万丈彗芒，霎时一声轻啸，背起行囊，悄然北去。

第十卷 第二章 助汉则楚亡

景泰三十二年十月己巳，钦天少监奏帝曰，彗星见西北，如火变白，光芒长可六七尺，正昼犹见，卷舌入紫微垣，竟天东行，无所不犯，十日而灭。

深秋星变，客星陡至，眼看彗孛横穿长空，尚且直入紫微中宫，帝象受侵，黎民百姓得见奇观，自是大为震动，上起宫室大夫，下至陋巷平民，千万人仰头惊叹，或谓妖星，或谓瑞星，各自议论纷纷。

"师父！师父！大事不好了！"

是夜三更，铸铁山庄的几名弟子本在看守天炉，哪知好端端的，却见炉子忽尔腾烧起来，众人见怪事生出，火势更是越烧越烈，忙匆匆回庄禀报，登把熟睡中的欧阳南给惊醒了。

欧阳南缓缓起身，让夫人披上了外衣，推开房门，待见弟子跪在门口，沈声便问："生出什么事了？这般大惊小怪？"一名弟子面带惧怕，颤声道："适才天炉不知怎地，居然自行烧起，大火冲天，恐怕会泱及城内。"

欧阳南心下一惊，忙道："师父立刻过去。你们也去通知大师兄一声，请他速速带人过来。"那弟子应道："大师兄早已得知消息，他怕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此际已率人过去救火了。"欧阳南听说事态严重，更不打话，急急驾马出庄，便往城郊疾驰而去。

赶到城郊，距天炉尚有一里之遥，已见烈焰冲天，热气更是逼人，欧阳南催马向前，赫见大批弟子接力送水，巩志正自指挥全场，一桶又一桶的冷水浇下天炉，全力灌救，但火势兀自四下延烧，周围百尺内的树木都已焚为灰烬，众弟子见水桶无济于事，便从庄里运来水龙，打算直接抽出井水，好来浇熄火头。

欧阳南行到巩志身边，沈声便问："怎会生出大火？可有人粗心大意，弄出祝融之灾？"

巩志抹去脸上的飞灰，喘息道："弟子也不清楚，天炉破损，这几日师兄弟们都在出力修补，好容易昨夜有个头绪，哪知子时之际，这天炉竟然无端焚烧，至今不歇。"

欧阳南面色惨白，道："炉子里有东西么？"

巩志摇了摇头，道："除了铁精残渣，炉内空无一物，照说是烧不起来的。真不知为何会窜出火苗。"

欧阳南长叹一声，摇头道："错了，错了，咱们全搞错了。那些底料不是残渣，而是千古难得的铁精骨。咱们差点糟蹋了奇珍异宝，罪过啊罪过，"巩志奇道："什么铁精骨？师父的话好生难懂。"

欧阳南不去理他，迳自提声喝道："来人！去取雷泽刑天锤！"众弟子听师父要取来神锤，那是有意造剑了，众人答应一声，便急急赶回庄去。巩志心中惊讶，忙问道："师父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您可否明说？"

欧阳南神情凝重，道：天地万物有正便有反，有阴便有阳，卓凌昭带来的那块铁精，阴柔精华全给"神剑擒龙"得去，余下的残存之物，定是至刚至猛的骨渣，却给咱们当成了废料。天炉灵性不泯，不

甘良质美才荒废其中，这才自行冶炼，烧起了大火。”巩志听得目瞪口呆，骇然道：“这么厉害？那又会烧出什么样的兵刀来？”

欧阳南沉思半晌，道：“我欧阳家故老相传，这块风水宝地若有灵物冶炼，便会造出一柄绝世神兵。名唤“擒龙”，果然此剑降世，便即睥睨天下，无人能挡。只是万物依着阴阳五行的道理，无不相生相克，一旦生出天下无敌的物事，造物便会另辟途径，以求制肘。”他凝望天炉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照此看来，说不定天炉另行烧结了一柄兵刀，以来抗衡擒龙剑。”

巩志吃了一惊，那“神剑擒龙”已是怪异莫名的妖物，若还另生一把威力无穷的奇形兵器，天下岂不大乱？他还想再问，却也不知从何说起，已是呆立当场。

过不多时，神锤已然取来，欧阳南走向天炉，提声喝道：“大家各持一只水龙，分占角落，以水柱为我开路，我要进炉！”众弟子闻言大惊，巩志更是急急劝阻，但欧阳南执意甚坚，众人奈何不了，只有听命行事，霎时六座水龙同时洒水，替欧阳南开道，巩志更是亲驾一座水龙，紧临欧阳南之旁，水柱直直喷洒身上，就怕师父年老有失，别遭烈焰吞噬。

大火飞腾，洪武天炉望之若同魔龙怪兽，一时呼啸喷火，似欲烧尽世间万物，欧阳南行近炉口，巩志喷洒的水柱尽成弥漫水气，猛听欧阳南惨叫一声，全身已然着火，巩志急道：“快浇水！”六道水柱同朝欧阳南喷去，已然扑灭他身上的火势。巩志怕师父受伤，当下顾不得师父责怪，拖着水龙，也往炉口冲去。

大水冲下，烈焰卷出，水火交攻之间，四处都是蒸发水雾，但旋即又给热气冲开。欧阳南仰天暴喝，抱住神锤，竟无视于高热烈焰，猛朝火头下窜人。

巩志怕他有所闪失，拖着一座水龙，紧靠炉口，猛将水柱灌了进去，热焰烧来，连他的衣角都已着火。

众弟子见师父奋不顾身的冲进，大师兄也已面临生死大险，心下都是惊骇震荡，众人不顾己身安危，无不朝炉口靠近，一时之间，众志成城，六座水龙一同挤在炉口浇灌，漫天水气飞扬，齐心合力之下，火头竟被压下。水气弥漫中，但见一人朝外滚出，此人全身焦黑

一片，身上衣衫被烧个精光，连眉毛头发也不能幸免，这人模样狼狈，却是一代铸剑宗师欧阳南，怀中兀自紧抱那只刑天锤。

巩志靠在炉旁，自也惨遭波及，身上手上满是水泡，他见师父滚倒在地，生死不知，顾不得自己身上疼痛，急忙上前扶起，叫唤道："师父！你怎么了！"

他叫了一阵，欧阳南却浑然不觉，只是一动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。

巩志知道拖延不得，当下剪开师父的衣衫，取过清水，将他上下冲洗干净，跟着急急命人取过伤药，替他细细擦抹。铸铁山庄整日与火为伍，救治烫伤之术，算是天下无双，自来烧伤者多死于各种感染，凭着伤药中防脓止烂的奇效，只要欧阳南没给烧成焦炭，在他们眼中都算有救。果然伤药擦在欧阳南身上，宛如冰镇，伤处的红肿糜烂更见消灭。

欧阳南给这么一阵治疗，已然缓缓苏醒，他稍一恢复神智，立时指向炉口，惨嚎道："神剑现世，魔刀随生……大家快逃呀！生灵涂炭啊！"说着双手连连挥舞，宛如失心疯一般。

巩志等人闻言大惊，急忙探头去看，却见炉内一片焦黑，除了满地铁渣之外，实在看不出有何怪异之处。

巩志咳了一声，低声吩咐众人："先将师父带下去歇着，等火头降下，咱们再进炉去找。"

欧阳南给弟子抬起，眼神仍是惊恐无限，喃喃地道："神剑擒龙，业火魔刀，里头的东西是柄妖物……咱们决计不能让它现世，否则天下要有兵祸……"他口角微动，欲言又止，霎时全身乏力，晕了过去。

巩志望着黑沈的炉口，想起里头的东西玄妙异常，绝不在神剑之下，心下自感惊骇，他召来门人，低声吩咐道："大家听了，师父方才所言，绝计不能外泄，否则各大门派前来劫夺神兵，咱们铸铁山庄定有覆亡之祸。"众弟子答应一声，心下都是惴惴，不知炉里面的东西是何来历。

火龙窜天，欧阳南身受重伤，已被抬离火场，余人犹在全力灭火，巩志抬头望天，只见彗星横空而过，当此异象，巩志想起师尊所言的"业火魔刀"，心中只感忧虑，良久良久，仍是说不出话来。

却说秦仲海看过城西鬼屋之后，心里只感烦乱不堪，料知刘敬定有什么阴谋，怕还是冲着自己来的，秦仲海生来机敏警觉，遇上这等事，自是逃都来不及。他这几日专躲着刘敬，只在西角牌楼喝酒，足不出户，连家也不回了。听了属下秉报彗星降临，好生美丽，要他到外头赏玩，秦仲海也当屁一样来听，全不理会。

连躲了二十余日，这夜宫中无事，虎林军众人心存孝顺，知道老大这几日闷得厉害，便从御膳房偷出好酒好肉，取过大批赌具银两，便想让秦仲海乐上一乐。秦仲海见大伙儿这般心意，怎好推拒？当即第一个带头胡搅，率着-众下属袒胸露肚，群来赌博欢饮。直把牌楼深处当仙境，虎林军中做天堂，便天王也换不得。

诸人围坐三五桌，你吃酒，我吃肉，众人神色紧张，一时骰子乱滚，银两推移，直是“沧海桑田输脱裤，泪眼犹湿钱复还”，赌局直是起伏不定，让人大喊痛快。

正厮杀间，门口传来-阵敲门声，此时夜深人静，还有几名下属在宫中巡逻，大概是回来歇息的，一名下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大半夜的，八成是回来拉屎的弟兄。”说着上前应门。

板门才一打开，那人已挨了个清脆的耳光，跟着向后滚出，众人吃了一惊，无不拔出钢刀，翻身站起，霎时一名太监跨入大门，傲然望着众人，却是薛奴儿来了。

深夜之际，薛奴儿以东厂副总管之尊，居然降尊纡贵，亲自过来造访？秦仲海万没料到此节，一时不及躲起：心下只是叫苦连天。薛奴儿见他嘴歪眼斜，料来定在诅咒自己，当下十分着恼，骂道：“你装着一张怪脸做什么？心里骂我么？”

秦仲海心中烦躁，口气却似没事人一般，他哈哈两声，道：“没事，我见副总管大好了，可以下床走路，心里替你欢喜，难免表情多了些，您可别见怪。”

薛奴儿前些日子卷入祸端，竟给皇帝送去毒打一百大板，看他现下武功尽复旧观，伤势定已痊愈。薛奴儿想起当日被秦仲海作弄的情状，恨恨只道：“死家伙，你上回偷看咱家的屁……屁那个，给我小心点，”

秦仲海听他支支吾吾，立时笑道：“什么那个这个的，不就是个屁股么？公公的屁股左边长黑痣，右边生黑毛，模样挺威严的，跟面孔

差不多。秦某真算有眼福了。”他笑了笑，又问道：“公公深夜过来西角牌楼，可是专程来谈这“屁经”的么？”

秦仲海说话荒唐不经，大批虎林军手下自是掩嘴偷笑，薛奴儿大怒欲狂，他竭力自制，喘息良久，这才呸了一声，尖声道：“混蛋东西！要不是刘总管有事找你，你当咱家闲得无聊，自愿上你这狗窝来吗？你再给我贫嘴，休怪我赏你两个耳括子！”

秦仲海听他提起刘敬，心下便是一凛，他咳了两声，推托道：“原来是刘总管召见，他老人家平日公事忙得很吧？什么时候方便见我？”

薛奴儿冷然道：“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？他现在便要见你！你乖乖跟我来，别耍花招！”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想不到刘敬竟会深夜召唤，丝毫不让自己有推托的机会，此番召见如此慎重，定有大事生出。薛奴儿见他迟迟不移步，便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？到底敢不敢来？”

秦仲海心下打量，既然麻烦上门，推也推不掉，倒也不必再藏头露尾，索性便来一探究竟。当下翻身站起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有劳薛副总管带路。”

虎林军诸人听了这话，无不替秦仲海担忧，薛奴儿平日手段凶狠，性格残暴，若是有意来害，

秦仲海不免要糟。秦仲海见下属多有惶急之意，便向他们暗暗摇手，示意众人放心。上回刘敬自称替自己保举高升，不会无端对自己不利，只是刘敬要他过去城西鬼屋，又称识得他的师父，定是有备而来，想到一会儿定有意想不到的大事，还是忍不住忌惮。

当下两人一前一后，秦仲海便跟着薛奴儿离去。

深夜之中，二人在宫中行走，他两位一是东厂要角，一是禁军统领，自无人敢过来罗唆，只见薛奴儿脚下疾走，却是往宫外行去，秦仲海微微一怔，叫道：“刘总管不在宫内么？”薛奴儿不去理会，冷然便道：“你只管跟在后头，问这许多做啥？”

眼见他行止神秘，秦仲海更起疑心，虽知东厂之人不会下手加害自己，但刘敬安排得如此奇怪，不能不叫他加倍提防戒慎。

行到承天门，已要出宫，门口侍卫见副总管过来，自是赶紧让路，连问也不敢问上一句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自是暗暗摇头，当时朝

政大坏，太监随意来去宫门，众人习以为常，早已见怪不怪。只是长久以往，纲常法纪不免紊乱，结党营私，更是由此而生。

薛奴儿走了出去，便换秦仲海了，他虽与守卫相识，却乖乖取出令牌，送上缴验，那守卫看过令牌，低声便问："将军也要出去？"秦仲海咳了一声，道："我有些急事回家一趟，去去就回，劳烦兄弟开门。"他平日虽然荒诞不经，但遇上正事，却仍方寸严谨，一板-眼，丝毫马虎不得。若非如此，却要他如何带出纵横沙场的精兵？

那守卫知道薛奴儿与秦仲海一向不和，岂知两人却同出宫门，心下虽觉奇怪，但也不敢多问，急急开了宫门，任他二人离开。

薛奴儿见秦仲海缓缓走出，霎时冷笑不休，道："不过出个宫而已，居然还要缴验令牌，看你们柳门就是少了点人望，真个可笑啊。"秦仲海冷冷地道："薛副总管人望这般高，何不上江太师府上晃去？每日喝骂属下，专在自家地盘招摇，这种祟隆声誉，秦仲海可不敢要。"

薛奴儿气得脸色惨白，可又答不上腔，只得尖叫道："少废话！随我过来！"只见他运起轻功，左一绕，右一拐，便往城郊而去。秦仲海见他身法快绝，便也提气直追，紧跟在后。

薛奴儿方才给他讥嘲一顿：心下有气，只想板回些脸面，冷笑道："好你个秦仲海！咱俩没打过架，这下刚好比比脚力，看看谁才是大内第一！"他脚下一点，已如飞箭般向前射出。秦仲海哼了一声，也是发力急追。

秦仲海比薛奴儿年轻了二十岁，体力健旺，起初几里丝毫不落下风，只是路程一长，便不能没有内功相佐，秦仲海虽有九州剑王这等名师点拨武艺，但内力修为仍不及薛奴儿深厚，果然行出十余里，已是相形见拙。

薛奴儿见秦仲海坠后，心下更是大乐，他有意戏弄，不停左右窜跃，上下飞驰，好让秦仲海追个脸红脖子粗。秦仲海跑得气喘吁吁，自知不敌，霎时停下脚来，喝骂道："操你奶奶雄！姓薛的！你再敢戏侮老子，便自己去见刘总管！"薛奴儿是个暴躁性儿，听他拒绝同往，立时取出天外金轮，尖声道："杂碎！你轻功不及我，正该乖乖认输，向公公磕头请益，现下却耍无赖？你不同我去，休怪公公给你点颜色瞧瞧！"

秦仲海咒骂两声，掉头便走，连话也懒得多应一句，薛奴儿见他对自己毫不理睬，不由得慌了手脚，忙道："喂！姓秦的！你别生气了，快回来啊！"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停下脚来，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恶狠狠地道："来不及啦！你现下抬八人

大轿过来，老子也懒得理你。你自个儿去死吧。"

薛奴儿脸色又青又红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要他低头去求秦仲海，不如跳崖自杀还来得爽利，可要眼睁睁地看着秦仲海离开，却又不能向上头交差，他连连搓手，全没了主意。

秦仲海满心得意，左摇右摆，大剌剌地离去，正走间，忽见路边坐着一名老者，这人头上带着斗笠，两脚却挡在路中，若要正面行过，定须跨过这人的双腿，秦仲海不愿惹事，当下侧身让开，哪知那老者两脚忽尔抬起，脚尖却是往秦仲海膝间点来，秦仲海见这老者后发先至，已然算准他闪避路数，当下微微一凛，他抬起右脚，便往那老者的脚尖踢去，那老者不闪不避，等他脚下踢实，脚掌一侧，已将脚跟对准秦仲海的足底，秦仲海这脚若要踢下，不免脚板受伤。

秦仲海见此人武功毫无霸气，但招敷却是精奇沉稳，他嘿地一声，跳开两步，手握刀柄，冷笑道："俗话说了，好狗不挡路，老兄行止这般凶恶，却是哪家香肉铺里逃出来的？"

那老者再笨十倍，也知秦仲海骂他是狗，他听毕之后，却不动气，只哈哈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说话实在难听，咱家见你走得好急，一时心急，才把你留了下来，倒没什么恶意。"说着解下斗笠，秦仲海转目急看，这人七十来岁年纪，脸上没半根胡须，正是东厂总管刘敬。

此时薛奴儿也已赶来，他凑了过去，低声向刘敬道："总管，这姓秦的小子脾气太坏，嘴又贱得紧，不教训一下不成。让我揍他一顿吧。"秦仲海挖了挖耳孔，冷冷地道："别那么小声说话，薛公公倘要动手，秦某立刻奉陪。"他给东厂两大高手围住了，非但不让步，反而主动搦战，想来确是性格刚强，吃不得亏，当下拔刀出鞘，真要干上了。

薛奴儿听他口气甚恶，登时大怒，他性格强悍，王府胡同双战昆仑二三把交椅，西域客店身受江系三大主将联手夹攻，无不从容应

付，丝毫不落下风。武功之高，自是不言可喻，此时秦仲海狂言挑战，他如何会怕？当下尖叫一声，便要取出金轮杀人。

刘敬看在眼里，忙拦到两人中间，笑道："干什么啊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好争的？"说着左掌轻挥，推开了薛奴儿，右手便往秦仲海肩上搭去、秦仲海见他神态亲热，讪讪便道："刘公公，别来这套了。我依着您老人家指示，鬼屋也瞧过了，您到底有何吩咐，不妨快说吧！"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去过鬼屋了，那你可见到鬼了么？"秦仲海呸了一声，嘴上没说话，心中却道："老子活见鬼，见了你这没鸟的烂鬼，"刘敬看他满脸不忿，便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"好啦，不管你有无撞上鬼怪，咱家这便带你去开个眼界，见识一下真正冤死的孤魂野鬼。"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正要开口询问，刘敬已拉着他，纵身朝西方一条小径行去。秦仲海有意把事情看个明白，便任由他带着，倒也不再多问什么。那薛奴儿却神态戒慎，一路上四处张望，不时跃上树梢，眺头远望，似怕后头有人跟踪。

三人行到一处地方，已是黎明时分，秦仲海藉着曙光望去，眼前好一片湖水，湖面如镜，深秋破晓中，湖水罩在薄雾中，岸边矗着几间宗祠寺庙，土墙红砖，看来颇有诗意。

湖边几名汉子本在垂钓，似是渔夫，一见刘敬过来，立时放下鱼竿，过来相迎，引着刘敬等人，便往湖畔建筑而去。秦仲海跟在后头，见这几名渔夫下盘功夫扎实，武功竟是不弱，心下暗暗警戒。

三人行到深处，见是座小小佛堂，门外两人自坐地下，这两人光头秃顶，一人手中編著竹篮，一人拿着鱼篓洗刷。秦仲海见这两人低头不语，面无表情，但太阳穴高高鼓起，目中神光湛然，看来武功绝非泛泛。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想道："好你个刘叭，什么时候招揽这许多高手？这老家伙究

竟想干什么？"

正猜忌间，刘敬已然走入佛堂，跟着伸手召唤秦仲海，秦仲海跨脚进去，却见薛奴儿守在外头，不曾进来。秦仲海犹疑片刻，就怕里头有什么机关，正要发问，却听刘敬笑道："你莫理旁人，只管进来。"秦仲海干笑两声，只得拱手人内。

跨入门中，只见佛堂里摆着张茶几，两张竹凳。堂后挂了幅笑眯眯的弥勒佛像，望之颇为简陋，好似真是贫苦修道人的住处般。

刘敬招呼秦仲海坐下，亲自为他斟茶，秦仲海见刘敬一路不言不语，好生神秘，有心杀杀他的威风。当下伸手端起茶碗，猛吸了一大口，跟着漱了漱嘴，呸地一声，整碗吐到了地下，弄得佛堂肮脏无比。

秦仲海眯起了眼，懒洋洋地道："刘总管大半夜地，硬把老秦拉到佛堂里参拜，可是要劝我出家么？"说着又咳了一口痰，狠狠往地下吐去。刘敬看他举止粗鲁，却仍笑眯眯地，道："秦将军说笑了，你乃当世虎将，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是块做大事的好料子，谁敢要你长伴青灯？"

秦仲海把脚高高翘起，哈哈笑道："好说，好说。刘总管，我这人性子直，不喜拐弯抹角。前几日总管替我遮掩了文渊阁的丑事，小子感激不尽，今日你老若有什么吩咐，只管开门见山，别来尔虞我诈，好不烦人。"

刘敬微微一笑，并不说话，静静替他斟上茶水。秦仲海见他仍是阴阳怪气，当下一把将茶杯抢过，扔出佛堂，讪讪地道："别倒什么鸟茶了，昨晚吃酒开心，兴致却给你们打断，爷爷还没喝够哪；有酒便取出来吧！"

茶杯飞出门外，立时听到薛奴儿的咒骂声，秦仲海哈哈大笑："他奶奶的，可是砸中这老贼的脑门了？"刘敬听他满嘴粗话，又见了恶形恶状，忍不住看了他一眼，摇头道："秦将军，你如此粗鲁无文，可是打小没了娘亲教诲，方才野成这模样？"

这话要在常人听来，刘敬自在讥讽秦仲海举止鄙俗，毫无家教，秦仲海自也该反唇相讥。但秦仲海自从在鬼屋中给人搅扰，心神始终不宁，此时听刘敬提起自己的娘亲，莫名间，身子便是一震，但此刻他与权臣对席而谈，万万不能示弱，这惊诧神色一闪而过，便即哈哈笑道："不瞒总管吧，秦某孤儿出身，一向无父无母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少了娘儿们过来罗唆管教，恰好粗鲁痛快，自在逍遥。"

刘敬听了这话，却是一声轻叹，道："乡下人常说，有娘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娘的孩子似颗草。可怜你自小没有母爱温暖，风雨飘摇，独个儿过活，唉……这许多年下来，可真生受你了。"

秦仲海精明老练，旁人心里想的盼的，他只要摸个片刻，便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哪知与刘敬相识以来，始终落于下风，不曾猜出这名老太监半点心思想。他听刘敬这话毫无来由，直是莫名其妙，当下喝道："你到底要说什么？"

刘敬喝了口茶，淡淡地道："秦将军别生气，闲聊几句而已。"秦仲海心里的疙瘩给他连番撩起，颇感不快，冷冷地道："你再东拉西扯，休怪我掉头便走。"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不喜欢谈家事，那咱们便谈谈国事吧。"他凝目看着秦仲海，

笑道："秦将军，冒昧问你一句，你忠于皇上么？"

秦仲海听他这话又是天外飞来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不知这老太监何出此问，莫非是要刺探自己，他急忙定神，冷笑道："秦某奉公守法，自问没半分对不起朝廷之处，公公何须试探？"

刘敬面带微笑，望着弥勒画像，颔首道："你与柳昂天情同父子，他忠于国家，你秦仲海自也跟着效忠，这我当然知道。只是我今日问你一句，倘若皇上赐你一死，你待要如何？"

刘敬这么说话，要是卢云坐在这里，定会全身巨震，所谓"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"，卢云身为儒生，自是深受薰陶，若是皇帝下令赐死，尽管百般悲怨，他还是会引颈就戮。便是伍定远听了这话，也会心口剧痛，想着慷慨赴死的壮志豪情。

哪知秦仲海实是天生的土匪料，听了这话，却只嗤地一声，把痰吐到了地下，跟着冷笑两声，睥睨斜视，全不作答。

刘敬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看来忠君一事，秦将军好像还差了那么点。"

秦仲海哼了两哼，他从不是什么忠臣孝子的典范，皇帝若要赐死，管他天大理由，他老秦自是左脚抹牛油，右脚擦猪油，当场溜之大吉，但这话既是刘敬所问，自也不好明说，当下只嘿嘿干笑，道："公公你呢？皇上若要你死，你会死么？"

刘敬昂首向天，凛然道："士为知己者死，我虽是个肢体残缺之人，这点气节也还有的。"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假意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了不起啊，好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啊，却不知那日副总管差点把皇帝老儿切成两半，这又算他奶奶的哪门知己啊？”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数月前皇帝狩猎，忽遇双虎袭击，那时薛奴儿以金轮救驾，却差点伤及皇帝，秦仲海始终怀疑此事有诈，此时便提了出来，要看刘敬如何应付。

刘敬听了问话，神态一如平常。他斜了秦仲海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此事纯属意外，将军休得讥讽。”秦仲海当场嗤之以鼻，冷笑道：“刘老爹，你瞒得过锦衣街那帮蠢才，却瞒不过老秦的眼去啊。凭薛副总管的武功，不过是杀只大虫，焉有失手之理？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们……嘿嘿……你们他妈的是不是想…想…嗯…啊？”秦仲海想将“谋害皇上”四字说出，却又不敢开口，便只“嗯啊”两声混过，毕竟这事牵连太广，岂能随意言之，当下便不明说。刘敬面对森厉质问，神态却是不温不火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秦将军，难得有缘谈心，别说这些恼人的。你静下心来，先让咱家同你说个故事，可好？”秦仲海听他面无喜怒，只轻轻巧巧地转过话头，心下暗暗敬佩：“这老太监行事沈稳，等闲不露真性。那江充虽然厉害，但与这老贼相较，火候怕也差了一截。”

刘敬见他目光凌厉，便微笑道：“怎么样？这故事将军听是不听？”秦仲海双眉一挑，冷冷地道：“公公日理万机，今日却好兴致。您要说故事，在下自然洗耳恭听。”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愿听便好。不过这故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说不定你也听过了。距今三十二年前，朝廷有场御驾亲征，这事你知道么？”

秦仲海听他提起此事，忍不住心下一凛，颔首道：“这事我听柳侯爷说过。听说先皇武英帝兵败西疆，遭大臣反噬，终于死在异邦。”

刘敬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家侯爷说的不错，不过这只是江充的说法。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听总管这么说，难不成还有别的俾宫野史传下么？”

刘敬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当年御驾亲征的惨祸，牵动天下气运，几达三十年之久，余波所及，非但弄出个怒苍山来，还伤及

无数英雄好汉的身家性命。说起来，不只秦霸先，便连江充、你家侯爷、我刘某人，无不大受影响。甚至一些武林人物，像是少林天绝僧、华山宁不凡，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，也都深受其累。”

听得这许多人物牵扯在御驾亲征的大祸中，秦仲海心下一惊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凝视着刘敬、知道他一会儿所言，定与薛奴儿刺杀皇帝、琼贵妃偷人等情有关。当下正襟危坐，不敢再有轻视之意。

刘敬往他看了一眼，两人目光相遇，刘敬忽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此事株连之大，死伤之惨，实非常人所能见。秦将军，当年便你一个小小孩童，也因而改变一生，这你晓得么？”

猛听此言，秦仲海忍不住嘿了一声，前几日那老人将他误认为秦家二少爷，已令他好生不快，此时刘敬又影射自己与秦家有关，直教他心中又恨又烦，秦仲海伸手往桌子一拍，怒道：“刘总管！你三番四次的影射秦某的身世，究竟想说些什么？老子不过姓秦，又他妈的犯了天条吗？”

刘敬听他怒喝，却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空去看看师父，方大侠会说个明白的。”

秦仲海听他提起方子敬，更是怒不可遏，他手按刀柄，霍地站起，喝道：“刘敬！我明白告诉你！你别以为我师父反逆出身，你便能挟制秦某人，你如意算盘可打错了！”

刘敬看了他一眼，自顾自地喝了口茶，道：“你太多疑了。我刘敬若要挟制你，方法何其之多，真会用这蠢笨的法子么？”说着森然一笑，眼神中全是奸狡。

秦仲海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立时想起刘敬的诸多厉害手段，此人若要对付自己，确有无数法门，实不必拿自己的师承来历作文章。他放脱刀柄，坐了下来，哼道：“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若有意整我，那是找错人了，秦某给逼急了，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，你硬来惹我，那是自找死路。”

刘敬听他说得凶狠，知道他心里暗自害怕，反而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别生气，咱家只是要你听个故事而已，别无用意。”秦仲海嘿地一声，他按耐住性子，挥手道：“公公有话请说，有屁快放。我一会儿急着回宫。”

刘敬喝了口茶，道：“武英十五年腊月，御驾亲征惨败，前线飞鸽传书，转送军情回京。信中指证历历，言道武德侯谋害先皇，亲手将圣上杀死。此事传出，风云变色，群臣哗然，京城立即戒严。”秦仲海熟知此事，便点了点头。

刘敬又道：“听说皇帝被害，满朝文武无不骇然，秦霸先一向忠于皇上，如何无故反叛？虽说军情如此，却无人相信此说。阁揆大人立即召集六部，便要派人查证，说不定皇帝仍然好端端地在西疆，只怕有心人从中挑拨生事。”秦仲海冷笑道：“这位有心人姓江吧！”

刘敬哈哈大笑，颇见欢畅，道：“秦将军快人快语，真是一言中的。”他有意缓和场面，让秦仲海稍稍松弛，便取过一只新茶碗，替他倒了杯热茶，又朝自己碗里加了水，道：“当时朝廷快刀斩乱麻，一方面派人赶赴玉门关，要将事情查个明白，二方面由老臣徐忠进、国丈琼武川领衔，一同请出太后垂帘听政，好来度过这兵荒马乱的大危难。”

秦仲海举起茶碗去喝，听得大理寺卿徐忠进、国丈琼武川这几位老人出马，顿觉放心，他喝了口清茶，降了降火气，点头道：“几位老臣果然精明，这当口正该如此办理。”

刘敬道：“不过事情毫不顺利，朝廷人马尚未离开北京，就出了天大的乱子。”秦仲海吃了一惊，嘴里茶水猛地喷了出来，他举袖擦拭，惊道：“什么乱子？”

刘敬端起茶来，轻啜一口，道：“也先可汗兵临城下，开始攻打北京。”

秦仲海茫然张嘴，那时柳昂天曾提及武德侯杀害皇帝一事，却未多谈也无攻打北京一节，此时听刘敬提到此事，秦仲海却是第一回听到。

刘敬道：“也先大兵杀圣京城，朝廷上下无不惊恐，国家已入朝不保夕的惨况。那时天下军马急急来援，你家侯爷率领十万大军，与也先激战城郊，双方杀得血流成河，此战若败，京师必入蛮夷之手，只怕神州百姓都要沦为异族奴隶。但我朝十七路勤王人马不能无人统帅，几名大臣力陈国家下可无主，须得拥立一人代位，以保社稷，此事送入景福宫，太后便急急下诏，立泯王为皇储，暂由御弟监国。”

泯王便是当今的景泰皇帝，他在风雨飘摇间接任皇位，天下无不称道，此事秦仲海自也知闻。

刘敬又道："皇储接位，一心三思地替他兄长报仇，立即下令处死秦霸先满门老小，当时我会同柳昂天、琼武川等老臣，忠言极谏，言道案情尚不明朗，想请皇帝收回成命，但皇上眼见兄长惨死，这武德侯罪嫌最大，如何忍得下这口怨气？他召唤四路军马入城，封锁京中来往道路，即刻将秦家满门处死，不容走脱一人。"听得此言，秦仲海登时想起城西鬼屋里的那个老头，他身子-颤，心头出了几个疙瘩，竟似不太舒坦。

刘敬道："那时大祸临头，京城上下都为秦家满门忧虑。秦霸先的妻子颜氏，听说大军入城，就要过来抄家，她一人挡在门口，手持先皇赐下的免死金牌，只想凭手上金牌救命，好让满门老小逃过一劫。"

秦仲海十分关心，颤声道："后来呢？"

刘敬道："她一个妇道人家有这胆色，也算难得了。不过闯入秦府的军官多是凶狠暴戾之辈，看也不看她手中金牌，一刀便把她的脑袋砍了。"秦仲海啊地一声，悲声道："她……她死了……"

刘敬低声道："人无头，安能活？颜氏贤慧貌美，聪明博学，人人都对秦霸先好生称羡，谁知她这样娇弱的女子，到头来却成了刀下的无头鬼。可怜她两个孩子不过稚弱，便成了孤儿。"说着又往秦仲海看了一眼，那眼神满是怜悯同情。

秦仲海与他目光相接，霎时心中一酸，泪水几欲洒落，他生性洒脱，从小到大没哭过几次，此时泪水满盈，却连自己都不明白为何哀伤。他急急以衣袖遮面，就怕给刘敬见了笑话。

刘敬殊无取笑之意，他叹了一声，转过话头，又道："城内军马杀人满门，城外大军却要给人屠杀。当时也先已至城外百里，情势危急，景泰皇帝亲自领军接战，双方大杀一阵，胜负虽分难解之际，阵前却出现了一人，此人好生了得，化千戈为玉帛，居然说动了也先可汗，让他不待胜负分出，便自行率军离去。"

秦仲海抹去泪水，神色已然宁定，他知道当年双方决战，江充曾在阵前出现，当下清了清嗓子，道："此事有些悬疑，据侯爷说，江充给也先可汗在天山抓住，便一路押解回国的。"刘敬嘿嘿一笑，道："这是王宁、梁知义这帮读书人查出来的吧？"

秦仲海点头道：“公公说的不错，此事正是梁知府、王御史他们查出来的。只是他两人一得消息，不久便已陨命。”刘敬摇头叹息道：“好人不长命，蠢人兢投胎。又好又蠢的，更要天生给人当箭靶，唉……这帮书生只知气节义理，却没半点手段，没给五马分尸，凌迟处死，已算是好运了……”言下所指，自是感慨王宁、梁知义这帮孤臣的下梢了。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好人不长命，蠢人下场惨，那又坏又聪颖的呢？”

刘敬哈哈一笑，自嘲道：“那便是老朽与江充这等人了。看他江充年过半百，咱家也有七十好几，数十年来好鱼好肉，日子快活得很，将军这不是明知故问么？”

秦仲海纵声长笑，道：“难得有人自承奸恶，真是大大的不容易啊！”

刘敬听了嘲讽，却也不生气，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说正事要紧，别损我这老头了。”他苦笑一阵，又道：“只是王宁那帮读书人虽笨，却也不算白死，他们查得不错，江充甫一回京，也先可汗便自行退兵，此间定然有诈，只是当时朝廷甫脱大难，众人庆幸生还之余，哪有余力查访内情？当时先皇下落下明，泯王与太后心中挂念，便明大臣四下寻访，却始终找之不着，过了不久，眼见先皇实在踪影全失，泯王爷只好以监国皇储之名正式登基，接任皇位。”秦仲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这帮大臣便这么敷衍了事，真是世态炎凉。”

刘敬道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泯王爷拖了一阵才接位，已算不容易了。只是说到接位一事，你家侯爷也算立过大功，念在他这份拥戴功劳上，朝廷日后才有了三分局面。”

秦仲海沉吟片刻，道：“那秦霸先呢？他那时究竟在做什么？为何不回朝廷替自己分辩？”

刘敬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据说也先围城之时，他还有意杀回京城，替国家解围，但后来他听说全家惨死，便杀向关内，起兵作乱起来。”

秦仲海听了内情，皱眉便问：“这秦霸先到底是何来历？”他曾听韦子壮说过这人出身武

当，但除此之外，却是一无所知，此时便出言相询，也好多探听一些事迹。

刘敬目中闪过一丝忧伤，道："秦霸先，原名秦策，官拜征西大都督，爵赐武德侯，霸先是他的号。当年他与你家侯爷并称双雄，北昂天，西霸先，乃是武英朝廷的两大支柱。"

耳听柳昂天与天下第一大反贼并列，秦仲海一时心中百味杂陈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刘敬叹了一声，又道："当年秦家满门抄斩，天下无人能救，秦霸先自是大怒欲征，他率军打破五门关，一路杀向关内，两边激战数百回合，朝廷节节败退，一路退到了虎牢关，此关坐拥天险，守将也非易与之辈，秦霸先纵然武勇，一时间却也打不入关中。眼看是个僵局，秦霸先索性立马怒苍，广招天下勇士，从此双方便开始十数年的对峙，中问打了又谈，谈了又打，皇帝每次派使臣过去安抚，都被秦霸先乱棒打回，始终是个僵局。"

秦仲海在文渊阁见到这人的姓名时，本恨自己生得太晚，不能与他一决雌雄，但连着几番事情下来，对此人又是同情，又是恐惧。他伸手抓起茶杯，呼噜噜地喝个精光。

刘敬替他斟上了茶，又道："秦霸先造反，等于默认他谋害皇帝。当年他起兵造反，天下都曰该死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只是朝廷名将虽多，却无人能出其右，你家侯爷一来需驻防北疆，二来朝廷知道他们俩家有旧，就怕他二人联手作乱，始终不敢把柳昂天召回。直到景泰十四年……"

秦仲海跳了起来，惊道："景泰十四年？"刘敬奇道："怎么了？"随即意会，道："文渊阁遗失的奏章，全都是这一年份的文物，是不是？"秦仲海点了点头，道："正是如此。"

刘敬闻言，忽然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家伙，连你也后悔了么？哈哈！哈哈！"此时天色早已大明，刘敬转头望着窗外，晨光暖和，映在他的老脸上，望之皱纹深刻，更显出智慧来。秦仲海不知刘敬在说些什么，自是不敢接口，只静听他说话。

刘敬凝视晨上湖烟，悠悠地道："景泰十四年，那年怒苍山一伙全力反扑，攻下霸州，直捣京师，逼得皇帝召回柳昂天，下旨天下兵马勤王。双方兵连祸结，最后秦霸先惨死神鬼亭，一切全在景泰十四年

发生的。此事诡谲多变，比之三国里最精彩的桥段，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……”秦仲海恍然大悟，原来怒苍山之所以灭亡，全在此年。他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究竟这中间有何隐密之处？为何有人要偷取奏章遮掩？”

刘敬冷冷一笑，忽道：“秦仲海，你若想知道其中隐情，须得回答公公一事。否则“疏不间亲”，刘某人没拿到证物之前，绝不会明白告诉你。免得打草惊蛇，反而不妙。”

秦仲海见他神色沉重，浑不似平日笑咪咪的模样，他心下一凛，拱手道：“请公公公示下，仲海定会审慎回话。”

刘敬听他回答的直接，反倒不好开口，他低下头去，转动手中茶杯，似在思索如何启齿。秦仲海不敢打扰，只是静静等待。

过了良久，刘敬缓缓地道：“生你者父母，成你者朝廷，倘若两者相冲相害，你当如何？”

从城西鬼屋开始，刘敬一路都在秦仲海身世上打转，此时听他再次提起，惶恐之情却不曾稍减，秦仲海心头大震，只是此刻不能露出惊惶之态，以免落于下风。当下故做轻松，摇头道：“刘总管多此一问，我爹娘老早死了，我不须烦恼这个题目。”

刘敬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既然见过鬼屋里的老人，心里便该有个底，又何必装傻？我问你一句，你父母若是死于朝廷之手，你会替他们报仇吗？你站在朝廷这端，难免成了不孝子孙。”他顿了顿，道：“秦仲海，忠孝难以两全，你还想逃避么？”

秦仲海内心大震，一时惊怒交进，喝道：“放你妈的狗屁！老子明白告诉你，我打小没爹没娘，是个孤儿，什么时候又生出这些狗屁不如的事来！”

刘敬冷冷地道：“有个女人脑袋被人砍落，死后裸体示众，羞耻难言。有个男子惨遭剥皮分尸，葬在异乡大树下，永世不得回归故土。这些你都当作是屁了？”秦仲海越听越惊，越惊越怒，霎时怒气冲天，大喝道：“你胡言乱语什么？老子操你奶奶！”他站起身来，转身便走。刘敬道：“不忠不孝，不仁下义，那便是天地不容的无耻之徒。”

秦仲海暴喝一声，刀锋出鞘，转身便砍，轰地一声响过，茶几已给他砍成两半。

刘敬面色不瞬，举起茶杯，轻轻喝了一口，道："方子敬教你一身武功，便是用来投靠权贵的么？"秦仲海心头震恐万端，他压下怒火，心道："这老头不知从哪打听到我的师承，竟想要胁老子，说不得，今日若不能杀他，恐怕一生都要受制此人。"他手握刀柄，沈声道："刘总管，你今日找我来，到底想做什么？难不成便是要威胁于我，让秦仲海一生听命于你么？"只要刘敬一个回答不对，秦仲海便要使出绝招"龙火噬天"，一举将之击毙，至于外头薛奴儿等人怎么处置自己，那也管不了这许多了。

刘敬道："你多疑了，我今日找你过来，便是同你说这个放事，你若不想理我，那也无妨。只管转身便走，无人会来扰你。"秦仲海不信此言，冷然道："你少放几个狗屁，你刘敬阴谋诡诈，何必故做善良，却来诈欺于我？你当我是三岁小孩么？"

刘敬哈哈一笑，道："我向来说话算话，你怕什么呢？"秦仲海大声道："话是你说的，

老子现下就走！"说着转身走出。

正要跨出佛堂，匆听刘敬轻轻一叹，低声道："若要洗雪家门仇怨，三日后亥时打开承天门，我们一起图谋大业。"

秦仲海如中雷轰，全身冷汗飕飕而下，心中的震恐责难言喻，霎时想道："原来如此，他……他要造反！"先前刘敬问他家国之事，又三番两次暗指他的身世与秦霸先有关，原来一切都是为了拉拢他一齐造反。

刘敬轻轻地道："两百名武功高手，一千名禁卫军，足以济事了吧？"秦仲海面如死灰，连话也不想答，当下急急离去。

出得斗室，已是午后，那两名武功高手仍坐地下，仍只呆呆望天，竟连眼角也不撇向自己。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：心道："原来这座庙便是刘敬造反的根据地，这些高手都是他搜罗来的，我可不能与他们混在一起。"他急往庙门走出，脚下渐渐加快，忽听前头一人尖声道："你为啥走这么快？"那声音尖利难听，却是薛奴儿。

秦仲海见薛奴儿拦住去路，登时大为戒备，情知自己已有杀身之祸。

薛奴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在怕什么？为何满身冷汗？”秦仲海呸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谁

流汗了？回家问你妹子去？”薛奴儿长眉一挑，只听咻咻两声，秦仲海察觉背后生出两股劲风，他斜眼偷看，已见那两名秃顶高手掩身而来，竟是有意动手。

眼见这两名高手分占左右，与薛奴儿合为鼎足之势，将自己围在圈内，秦仲海自知双方若要动手，自己绝难离开此地。薛奴儿取出金轮，尖声道：“姓秦的，我早知道你是个祸胎，偏生咱们总管喜欢你，现下看你这幅獐头鼠目的鬼样子，当是容你不得了。”

秦仲海虽当逆境，但这等凶杀拼斗之事，他自是熟门熟路，反不如方才与刘敬对谈时来的惊骇。他定下神来，手握刀柄，冷笑道：“凭你们三个人要拦我，只怕还差了点吧！”

四人相互试探，各自凝运功力在身，秦仲海见那两名高手呼吸漫长，内力怕不在薛奴儿之下，他心中盘算，打算使出绝招“贪火奔腾”，趁众人挡架之时，急速朝外逃走。

薛奴儿暴喝一声：“杀！”秦仲海狂吼一声，刀锋也已出鞘，内力到处，便要出招。

众人正要大开杀戒，却听一人喝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四人抬头急看，却是刘敬来了。

刘敬飞入人群，伸手护住了秦仲海。薛奴儿见状一愣，道：“总管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刘敬望向众人，摇头道：“你们不要为难他，放他走。”薛奴儿气愤地道：“这人满脸惊惧，决计会泄漏此间秘密，咱们怎能留他性命？”

刘敬看着秦仰海，道：“他若是讲忠尽义之人，便会守门如瓶。他若要投靠仇敌，做那无耻奸贼，我也无话可说。”薛奴儿大声道：“总管，你不能信他……”

刘敬面色一沉，袍袖微拂，将诸人震开几步，说道：“秦仲海，你可以走了。三日之后，十一月初九，承天门轮你驻防，咱们成也在你，败也在你。”秦仲海全身震动，知道刘敬要他做内奸，等乱事一起，便要他打开皇城相迎，慌乱之间，掌心满是冷汗。

刘敬见他面色惨白，凑过头来，附耳道："你这三日安安静静的，万莫心慌，动手前我会准备个东西给你瞧，包管你看过之后，心里再无犹疑。"

秦仲海不愿多说，当下深深吸了口气，微微拱手，便自离庙而去。后头薛奴儿兀自喃喃不休，在那埋怨刘敬举措不当。

第十卷 第三章 煮酒论英雄

行回京城，秦仲海只觉心中又烦又乱，他既不想回宫，也不愿回府，更不希望碰上熟人，一时之间，偌大京城居然找不到歇息地方，他在街上胡乱行走，忽见街边有处烧饼铺子，此时犹在早晨，店家仍自招呼生意，秦仲海见此地偏僻，便走了进去，也好歇息一阵。

秦仲海要了副烧饼，吃在嘴里，虽感酥脆芳香，但此刻心头烦闷，又怎吃得出滋味？他嚼蜡般啃着，寻思道："刘敬这老小子不知发了什么疯，这当口居然想造反，嘿，朝廷这下可多事了。"想起自己也涉在里头，心头烦乱，端起碗来，把豆浆当作了酒水，一饮而尽。

前几月薛奴儿以金轮暗算皇帝，虽然瞒过江充等人，却难以瞒过武功精强的秦仲海，他早觉其中有诈，恐怕薛奴儿真有意害死皇帝，此时对照刘敬的说话，果然如此。

那日皇帝命在旦夕，自己赶到座驾之旁，只要一伸手，便能解了天子之危，刘敬看暗杀难成，索性抢先出手救人，事后也好闪躲罪名，至于薛奴儿的性命，在弃车保帅的意图下，自然随时可以舍去。看刘敬这人老奸巨猾，手段阴险，心机犹在江充之上。

秦仲海越想越惊，用力痛咬烧饼，直当成刘敬的肉来嚼，想道："刘敬这王八蛋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政变？他位高权重，势力庞大，皇上有哪点待他不好？他还能有什么不满？再说这老小子不过是个太监，真要谋害皇帝之后，难道还能取而代之么？到时天下英雄出兵讨伐他，他又能讨得什么好处？"他猜想一阵，想不出刘敬的用意何在，心下只是烦闷。

他心烦意乱，在那儿张口大吃，老板见他咬牙切齿的吃着，哪敢过来罗唆，每逢一招手，便急急送上一副烧饼，一碗豆浆，秦仲海无

意间，竟连吃了十来副烧饼，把店中豆浆喝个一干二净，店外行人见了这怪汉，无不在那啧啧称奇。

吃喝良久，肚皮快撑破了，仰头看看时辰，已近正午，秦仲海举袖擦抹油腻，跟着起身结帐，那老板张罗了零钱，塞在秦仲海手中。秦仲海正要收入钱囊，心头忽起一个念头："刘敬造反，这事我该不该告诉侯爷？"

此念闪过，全身忍不住一颤，满手碎银铜钱翻洒一地。现下他若是透露机密给柳昂天，刘敬必然东窗事发，罪诛九族，死得惨不忍睹，可他若不告诉柳昂天，到时政权真要变动，柳昂天一个不小心，站错了边，只怕也是满门抄斩的大祸，那些知交好友，不知还有几人能活?

刘敬政变在即，于情于理，他都应该告知柳昂天此事，可他心底却有些犹豫。

秦仲海呆呆看着满地碎银，心中不知为何，就是觉得不对劲。他背上有幅来历不明的刺青，他师父又是怒苍山的五虎上将，这些莫名其妙的事，都让他心里升起一股寒意，就怕自己的身世真与秦霸先有关。

倘真如此，那他秦仲海非只不能在朝为官，还算是朝廷的敌人了。连带的，柳昂天、杨肃观、伍定远、甚圣好友卢云，全会视自己为乱党余孽。

秦仲海用力摇了摇头，他举脚将银两铜钱踢散，飞得满地都是。心道："不会的，我绝不是逆党之子，这一切都是刘敬编出来骗我的。"想忘掉刘敬所言，但耳边全是他方才说的那几句话："有个女人脑袋被人砍落，死后裸体示众……有个男子被人剥皮分尸，永世不得回归故土……这些你全当作是屁了？"

那饼铺老板看他行止怪异，只惊得呆了，忙唤道："客官，您还好么？"

秦仲海握紧双争，猛地一举打在桌上，震得木桌裂了开来。他心里明白，倘若他真是秦霸先之子，那父母双亲死得如此之惨，真算不能瞑目了，眼前刘敬若要造反，可说是间接为他报仇，他自该与刘敬联手叛国。可他若不是什么逆党之后，只是刘敬设计收编他的计谋，到时一个不小心，徒然害死了柳昂天，岂下可笑之至?

那老板见秦仲海满面怒火，只吓得全身发软，不敢再说一字，只躲到店里去了。

秦仲海想起柳昂天对待自己的多年恩义，眼中慢慢生出温情，他俯下身去，一一捡拾碎银，捡着捡，又想到秦家惨案，眼前都是那一家孤儿寡妇的身影，心中竟是难决。

助刘则国灭，反刘则刘亡，可怜天下气运竟压在他一人肩上，直教秦仲海喘不过气来。

秦仲海蹲在地下，想起师父，心道："如果师父在我身边，不知他会怎么说？"想到师父，心下一阵温暖，好似汪洋中见了岸，九州剑王从小抚养他长大，虽然待他颇为严厉，但两人仍有父子般的微妙情感。

秦仲海叹了口气，寻思道："无论如何，天下间只有师父明白我的身世，等此间大事一了，我定要寻他出来，把话问个明白。"

正捡拾碎银间，忽然脚步声响起，一双靴子停在眼前，听得气喘吁吁的声音道："总算找到你了！你这几日跑哪儿去啦！"秦仲海听这声音好熟，抬头一看，却是韦子壮来了。

秦仲海面色微微一变，此时情势危急，他本就不想见熟人，哪知还是给韦子壮撞见了。他收敛心神，随即宁定，道："怎么了？韦护卫找我有事？"韦子壮嘿了一声，道："当然有事了！这几日侯爷两次三番找你出宫议事，你都推辞不到，究竟在忙些什么？"

秦仲海不答，只缓缓站起身来，唤过了老板，将满手碎银都赏给了他，跟着干笑几声，回话道："前些日子文渊阁在整理文献，真的走不开。"韦子壮伸手搭上他的肩头，笑道："真是这样么？你该不会是怕见我这债主吧？"那日韦子壮借了秦仲海五百两银子，秦仲海至今未还，此时便提了这桩公案出来，想来定是怕他耍赖。

秦仲海想起此事，不由得尴尬一笑，道："韦护卫，韦大哥，韦老爷，下月就发饷银了，你可别催我。"韦子壮啐了一口，道："谁来催你了？杨郎中从江南回来了，只在侯爷府里等你商量大事，你快些去吧！";

秦仲海心中微微发愁，知道该来的跑不掉，他伸了懒腰，道："成，这便随你过去。"

两人一先一后，缓缓往侯爷府行去。

秦仲海跟在后头，脚步越走越慢，他望着韦子壮微微发福的背影，想起当年相识的情景，心下不由得满是感慨："自我艺成下山以来，已有十年了，唉……当年见面，韦老哥才新婚不久，我也还是个毛头小子……嘿嘿，几年下来，他孩子也该有个七八岁了吧？说起来，我们也相识好久了。"忽然之间，泪水涌上眼眶，朦胧中，似乎见到诸多好友死于战火的模样，秦仲海心神激荡，直想把内情透露出来。

正感难以把持，匆听远处有人喊道："肃敬-回避-闲人莫看-"大官出巡，秦韦两人自是避在道旁，只见远处抬来一顶轿子，当先公人举着一面大招，上书七字，正是"京城秉笔太监刘"，韦子壮吃了一惊，道："怎么刘总管出宫了？可有什么大事么？"秦仲海知道来的是刘敬的座轿，他叹息一声，不愿正眼去瞧，只转过了头，把目光掠在一旁。

三日后，刘敬便要政变，倘若他出卖此人，其事必败；但他若隐瞒不说，也许北京就要改朝换代，满朝文武尽皆大祸临头。秦仲海心中只觉又苦又难，不知怎地，他就是不愿出卖刘敬对自己的信任，但也不愿柳昂天等人陷入危难，满心烦躁间，不由得长叹一声。

待刘敬离去，二人便匆匆行到柳府，此时已是下午，柳昂天、杨肃观早已等候多时。秦仲海见了柳昂天，不免心中有愧，连忙低下头去，道："侯爷。"柳昂天骂道："这当口才来，八成又去喝酒了！对不对！"

秦仲海给他胡骂一阵，两眼忽地一红，柳昂天待他的恩义着实非小，柳门诸人中，柳昂天虽最倚仗杨肃观，但以情感而言，向来与他最为亲厚，总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。秦仲海心想："这十年来，咱俩不知相骂过多少次了。唉……倘若侯爷有什么意外，我……我对得起他吗……"

柳昂天见他虎目发红，忙道："你干什么？眼睛红成那样，可是偷看女人家洗澡，长了针眼么？"秦仲海笑道："你猜得没错，我正是偷看你老婆。"柳昂天大怒，拿起鸡毛掸子去打，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闪身躲开，眼见柳昂天待他如昔：心中只有加倍苦闷。

众人笑骂一阵，各自坐定，秦仲海见伍定远不曾回来，便问道：“怎么？没找到定远么？”

那日伍定远辞官南下，恰巧给秦仲海发觉，便急速命人通报杨肃观，以免生出意外。此际杨肃观业已归来，却不见了伍定远，不免有些惊疑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秦将军莫要担忧，定远没事的，现下只在卢知州府中养伤。”秦仲海惊道：“养伤？他受了什么伤？”

杨肃观叹息一声，便把卓凌昭如何打造神剑，伍定远如何约定比武，两人如何在虎丘山激战等情一一说了。

秦仲海摇头叹道：“卓凌昭武功高强，这下给他拿到神剑，日后谁还能奈何他？”

杨肃观低声道：“此事不慌，我这趟南下，奉着侯爷之命，已与卓凌昭和解。下月二十日，卓凌昭若是信守誓约，便会亲临大理寺，揭发江充的罪状。”

秦仲海陡听此事，虽然心中另有大事，还是吃了一惊，他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奶奶的！这事如此重大，你怎拖到现下才说？我是最后一个知情的吧？”

杨肃观看了柳昂天一眼，却不答话。柳昂天轻咳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吩咐肃观贤侄，要他严守秘密，不等卓凌昭首肯盟约，绝不外传此事。”

秦仲海心中不悦，侧开脸去，想道：“好你个侯爷，居然也这般尔虞我诈，把这等大事瞒住了我。”看来柳昂天知道自己性格刚强，听这主意过于阴沈，不免与他性情不合，这才隐瞒不说，秦仲海哼了两哼，想起自己也有事瞒他，只觉大家扯了个平，谁也不欠谁。

杨肃观道：“论及卓凌昭之事，不知秦将军有何看法？”秦仲海双手一摊，没好气地道：

“你们生米都已煮成熟饭，我还有啥好说？难不成还能叫你撤手么？”杨肃观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快别这样了，你若有主意，只管说了便是，大家都等着听呢。”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却只斜了杨肃观一眼，拿起茶碗，自行喝了起来。却是懒得应答。

柳昂天见秦仲海这般神气，反倒放心下来，知道他无意深入此事。当即咳了一声，点头道："仲海没别的主意也好，只是江充这人心机深沉，就怕他另出奇谋，把咱们的局给搅了……"说着便自分析局面，与杨肃观谈了起来。

众人说了良久，都在谈如何对付江充，秦仲海心事重重，根本无心去听，此时刘敬另出奇兵，别说什么审判江充了，连皇帝的性命都如危卵一般，江充的死活，根本不在他的眼下。只是此刻情势浑沌，他也不便提起此事，只是哼哼啊啊地胡混。

说到后来，杨肃观话锋一转，低声道："侯爷，我这几日探听了消息，据说刘敬前夜曾邀熊飞营的将领密谈，不知有何图谋。咱们可得小心了。"秦仲海听他提起刘敬的动静，心下便是一惊，想道："杨郎中的消息果然灵通，这事他也知道了。"想起杨肃观查知此事，背后冷汗竟是涔涔而下。

那熊飞营的总兵姓李，双名保正，乃是前朝老臣，曾受武英皇帝拔擢重用，爵位虽不及柳昂天，但军旅辈分绝不在他之下，刘敬无端与他联系，自是引人疑窦。柳昂天摇了摇头，想起李保正不日便要受调进京驻防，心中更觉纳闷，问道："仲海，你这几日在宫中行走，可曾听过什么风声？"

秦仲海知晓的事可多了，上从薛奴儿刺杀皇帝，下至琼贵妃偷人，无一不是耸动至极的大事，但此时局面险恶异常，秦仲海自知一言一行足以扭转全局，还未想通其中道理之前，决计不能多言，当即耸了耸肩，敷衍道："刘敬一直想拉拢军中将领，大伙儿又不是不知道？想那李总兵不日便要进京，刘敬身为大内总管，怎能不多加联系？杨郎中未免过虑了。"

柳昂天听他言之成理，便自哈哈一笑，道："你这小子这么猾头，连你也没看出端倪，想来真没什么事情。咱们是不该杞人忧天。"秦仲海听了这几句话，心头忽然一悲，不知自己这般回答，会给柳昂天带来什么样的悲惨命运，饶他面皮厚如壁板，此刻内心也是波涛汹涌，他双手微微发抖，登给杨肃观看了出来。杨肃观嘿了一声，道："仲海，你有点奇怪，"秦仲海举起茶杯，装作漫不经心的神气，道："有什么奇怪？"杨肃观沉吟片刻，道："你今日有些不同。"

杨肃观目光如此锐利，秦仲海自是暗暗吃惊，口中却道："什么不同？八成是老子痔疮犯了，这几日好生疼痛，这才不同吧？你可要帮我看看？"说着将面盆大的屁股对准杨肃观，便要解下裤子，杨肃观吓了一跳。忙道："你……你别胡闹！"

秦仲海作弄他一阵，口中哈哈一笑，心头却甚苦涩、众人商议已定，卓凌昭此番赴京到案，前去大理寺指证，只要江充一个应对不慎，便会大祸临头。柳昂天得了这个上风，心下甚喜，笑道："仲海今夜不忙着回宫，留在我府里吃饭吧！"秦仲海想到为难无比的局面，深怕酒后言语有失，摇头便道："不了，今儿个宫里有事，还是改天吧！"

柳昂天颇见失望，摇头道："好久没和你喝酒划拳了，本来我找了瓶百年好酒，要与你同醉一场，真扫兴了……"说着在那嘀咕许久。秦仲海不敢再听，就怕人情之下，自己一个冲动，便把刘敬嘱托之事丢到一旁，当即向柳昂天告辞，速速行出。

秦仲海走到府外，自往大街行去，还没走上两步路，便见街边行来一名少妇，这女人衣着华贵，带着几名婢女，正要回府，秦仲海见这女子生得好生貌美，肤白胜雪，身材玲珑，约莫二十七八年纪，正是那七夫人，想起酒家里青青托他打听声息，秦仲海竟尔害怕起来，急忙转头，跟着往巷中窜入。

秦仲海躲在巷里，只等着七夫人离开，站了半晌，也是水喝多了，又是豆浆，又是茶水，竟有些尿急，当下拉开裤档，便在巷中洒起尿来。正舒爽问，匆听巷口一人道："秦将军，好端端的路上行走，为何躲到这儿来了？"秦仲海不必抬头，也知说话之人便是七夫人，秦仲海吓得魂飞天外，一泡尿洒得左右飞射，他运起全身内力，慌乱间急急洒完，跟着将裤档一拉，拱手回身道："属下见过夫人。"

那女子走了上来，凝视秦仲海，柔声道："你最近还好么？每回见我就跑，让人怪担心的。"说着伸手出去，替他整理了衣领。秦仲海满脸尴尬，往后退开一步，干笑道："夫人多虑了。卑职一时腹痛，想要解手，这才往巷中窜来，万请莫怪。"

那女子面色黯淡，叹道："现下四处无人，你别再称我夫人，好么？"秦仲海长揖到地，道："夫人乃是主上爱妾，身居家长，卑职便

算胆大妄为十倍，也不敢滥用昔日称谓。”言语之间，十分恭敬，丝毫不敢怠慢松懈，往日的疲懒更收拾的半分不见。

那女子痴痴看着他，忽尔身子一颤，想起了往事，霎时泪光闪动，轻声道：“仲海…仲海……前夜青青差人过来找我，她说曾在酒家里遇上你，问我近日光景，你却置之不理……仲海……我嫁入柳家一年了，这一年来你从不牵挂于我，全然不记得昔日情份了么？”

秦仲海别过头去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卑职福缘浅薄，命数如此，夫复何言？”七夫人哽咽出声，哭道：“没有什么命数不命数，你哪日要带我走，天涯海角，我都跟着你！”说着泪水洒下，竟尔抱了上来，便往秦仲海唇上吻去。

秦仲海吓得魂飞天外，身子往地下-扑，双膝跪地，磕头加捣蒜，慌道：“夫人万莫如此！卑职一心效命侯爷，只把夫人当作母亲敬拜，请夫人再别提起过往之事，侯爷面上可不好看。”那女子泪如雨下，垂泪道：“我嫁给柳昂天，那是情不得已的，只盼早晚都能见你一面，那就于心足矣……可每回你都如此薄情，好似世间没有我这人……秦仲海，你……你叫我好生失望……”说着掩面失声，转身奔出。

七夫人离巷而去，秦仲海喘息不已，犹在地下磕头，不敢稍动。

好容易脚步声远去，秦仲海松了口气：心道：“逃过一劫了。”正要站起，忽听一人笑道：“秦将军，怎么好端端的，却跪在这儿啊？。”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人脚步声实在轻缓，我居然没听到！”他猛地抬头去看，却见那人面目英挺，腰悬长剑，正是杨肃观来了。

秦仲海慌忙爬起，尴尬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子走路走得累了，便跪上一跪，也好恢复精神。”杨肃观听他胡言乱语，知道他向来如此，却不以为意。微笑便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看你跪在这儿，我还以为皇上忽然驾到呢。”

秦仲海见他凝目望着自己，眼神颇不寻常，心中便想：“这小子一向精明，方才七夫人找上了我，他定然看在眼里，嘿嘿，我可小心了。”他伸了个懒腰，道：“啊，天色不早了，老子有些累了，该回府里补一觉啦！改天再聊吧。”杨肃观似知他在回避自己，微笑便

道："不过晚饭光景，秦将军未免睡得太早了些，这样吧，咱们去喝上一盅，小弟作东。"

秦仲海微微一奇，这杨肃观从不找他喝酒赌博，今日却怎地这么好兴致，不由得心下一凛，想道：："这小子向来谨慎，无事下登三宝殿，他今夜可有什么阴谋？"

杨肃观见他眼神满是猜疑，便笑道："难得邀你喝酒，可别拒绝我。卢知州刚到任，定远对卓凌昭的事情又是耿耿于怀，这些事你不能不知，咱俩便来聊聊吧。"

秦仲海这几日虽然事多心烦，但仍关切众多好友的近况，他打量半晌，颔首便道："行，既然杨郎中做邀，咱们便去喝上一杯。"杨肃观哈哈一笑，颇见心喜，当下一同离去。

两人行到街上，连逛了几家酒铺，只因晚饭时分，店中都挤满了人，连张空桌也找之不着两人，二人又走半晌，匆见一处污秽小店空旷旷的，里头没半个客人，秦仲海稍一辨认，便知这店不是别的地方，却是往昔卢云惯常光顾的那家肮脏小店。想起年前与卢云初次相遇，便是在这个地方，嘴角忍不住泛起了微笑，心道："当年卢兄弟为情所困，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现下却中了状元，嘿嘿，算来老子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哪！"

正想问，杨肃观已走入店中，他转头看向秦仲海，歉然道："实在对不住，我事先没安排，一时又找不到好地方，只有请将军将就吧。"秦仲海不以为意，哈哈笑道："讲究什么？只要有酒喝，老子上哪儿都成，别拉我去粪坑就成了。"

说话问，两人找了张板桌，秦仲海正要去坐，杨肃观却拦住了他，跟着取取出手巾，四下擦抹桌椅。也是那酒铺着实污秽，稍一擦拭，便抹出一大片黑油渍不知积了多少年的陈污烂垢，秦仲海见他兀自忙碌，忍不住笑道："别擦了！等会儿还要吃酒，你这般擦，不怕把老板的火气擦出来么？"杨肃观微微一笑，将手巾折起，道："秦将军说的是，入境随俗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将军这便上座。"说着率先坐了下来。

杨肃观身穿淡黄长衫，下摆袖口稍沾桌椅，立生污渍痕印，望之极是显眼。至于秦仲海，这人衣衫无论何时何地，向来都是皱巴巴地，东一块油渍，西一滩酱油，料来便算跳入烂泥堆里，怕也脏不到

哪儿去，这桌椅上区区几点油斑泥垢，自也算不上什么了。当下一股脑坐了下来，屁股如同抹布般擦过，倒替老板省了许多气力。

两人坐了下来，店主人便来招呼，这客店没几张桌子，也没什么掌柜伙计，就只一人在那照顾，生意也甚清淡。杨肃观要了几盆热炒，又捡了三五样凉拌，跟着取过了酒壶杯碗，便要替秦仲海斟酒。

秦仲海见那酒杯甚小，登即笑道："用这等小杯喝，算什么好汉？"伸手抓了两只饭碗，往桌上重重一放，笑道："文杨武秦，便该有这种海量！"说着替杨肃观满满斟了一大碗。

杨肃观皱眉道："这么大碗，却要如何喝？"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一饮而尽，方是真豪杰。"他举起酒碗，咕噜噜地喝个精光，跟着碗口翻转，朝地下一比，示意饮尽，便等杨肃观来喝。秦仲海这几日心情烦乱，早想伺机一醉，偏生杨肃观自行撞了门来，这当口寻他喝酒，那是自找死路了。杨肃观见了流氓也似的拼酒法子，如何不惊？当下摇手道："在下酒量不及，不能勉强……"话声未毕，已听秦仲海两声冷笑，眼神飘来，满是不屑之意。杨肃观看在眼里，只得苦笑道："也罢，今夜豪兴会饮，肃观自是舍命陪君子。"举起酒碗，霎时仰头饮尽，神态甚豪。

秦仲海见他脸不红、气不喘地喝完这一大碗，心下暗暗吃惊，想道："这小子定是每日在家中偷喝酒，终于给老子抓到把柄了。"

正想间，杨肃观已给他斟上了酒，秦仲海见他举止温文周到，便伸手去接酒壶，笑道："行了，我自个儿斟酒，不敢劳驾。"杨肃观却下放手，摇头道："难得能为将军效劳，在下乐意之至。将军万莫客气，"

秦仲海听他说得谦卑，当即嘿嘿一笑，道："杨郎中，跟别人一块儿，你可以玩这套肉麻把戏，在我老秦面前，这些虚伪功夫全免了。"说着一把握住壶柄，凝视着杨肃观；杨肃观哈哈大笑，他将手指松开，任凭秦仲海接过酒壶，颔首道："秦将军，和你在一块儿，便是再阴沈的人，也要开朗些；"秦仲海斜目看了他一眼，抓起烤鸭腿大嚼，囫图地道："嗯……你这小子很阴沈……"杨肃观听了这话，便是一声叹息，道："秦将军，说真的，我好生羡慕你。"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忍不住便是哦了一声，杨肃观文学既高，武功也强，人品更是俊雅迷人，此时却无端来羡慕自己这个流氓头，真不

知是何用意。秦仲海笑道："你羡慕我？我有什么好让你羡慕的？你羡慕老子常去宜花楼么？"这几句话倒也不是胡说，他除了常去风月之地以外，倒不知杨肃观要羡慕自己什么。

杨肃观摇头道："你这不是取笑我了？我生来家教严谨，难能自在，若能似将军这般洒脱逍遥，真不知有多快活。"他见秦仲海似笑非笑，尽在瞅着自己，料来不信自己的说话，当即哈哈一笑，道："也罢，便算羡慕你常去宜花楼好了，来，咱们这就敬宜花楼一杯。"说着举起酒碗，霎时又喝个干净。

秦仲海大笑道："看你这么痛快，老子也开心起来了，来！一会儿一起去宜花楼！老子介绍个姘头给你！"他平日少与杨肃观出门同游，两人相识已达七八年之久，此时却是头一回私下出来吃酒。哪知竟然十分投机，一时雀跃连连。

两人喝了几盅，秦仲海夹了一筷子牛肉丝，边嚼边问："怎么样？你这回去长洲，到底遇上了什么事，说来听听吧？"杨肃观听了这话，却只叹息一声，并不言语。

秦仲海见他面带苦闷，想起顾倩兮已与卢云跑了，忍不住笑道："你干什么啊？长洲见不着心上人，你老兄便成这龟儿子模样？"杨肃观知道他指的是顾倩兮，忍不住眉头一皱，道："我哪来的心上人，你可别胡绉。"

秦仲海嘻嘻一笑，道："好啦：心上没人下打紧，床上有人就好了。你老兄既然号称"风流杨郎中"，京里这许多姑娘，哪个不是爱煞了你，吃亏一回又算得什么？我明日帮你传扬出去，包管因祸得福，张家的闺女，李家的寡妇，全都往你床上挤来啦！没有心上人，床上满是人，哈哈！哈哈！"他越说越高兴，直是欣喜欲狂。

杨肃观呸了一声，拂然道："你当我是什么？急色之人吗？"秦仲海笑道："可你也不是什么专情角色，老子又不是不知。"杨肃观长眉一挑，道："何以见得？"

秦仲海举起酒碗，大口喝干，笑道："你这人重利害多于重情感，爱名声甚于爱性命，虽比老子小了七八岁，却是个狠角色，似你这般人，怎会放不下情场纠葛？说你不专情，那是抬举你了，该说你天生无情才是。"

杨箫观听了这番话，却是哈哈大笑，只听他道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仲海也！”举起洒碗，道：“你我同是当朝的狠角色，这碗不能不喝。”说着又是一大碗喝下，可说爽气至极。

秦仲海见他一饮而尽，却只含笑来看，全不动身前的酒碗。

杨肃观见他不饮，当即道：“秦将军为何不干？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我秦仲海虽也计较利害，但生性租疏，只爱痛快豪迈的举动，比起你杨肃观的心机城府，那是差得远了，这碗如何能喝？”

杨肃观笑道：“秦将军过谦了，今日我找你喝酒，那便是敬重你的人才武功，阁下何须自谦？”

秦仲海心道：“他要说到正题了。”当下装作茫然不解，道：“我天生粗胚，有什么人才武功？杨郎中所言，叫人好生难懂。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秦将军这般说话，岂不愧煞天下英豪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太抬举了。世间高人所在多有，我区区一个小子，却又算得什么？”那日他在华山斩灭烛火，便曾出言自谦，自承不敢与群雄并肩，看来真有自知之明了。

杨肃观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听仲海如此谦冲，好似天下满是风流人物。却不知阁下心中的英雄是谁？可否托了出来，也好让小弟瞻仰一番？”

秦仲海嘴角斜起：心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小于要点酒论英雄了。”当年曹操与刘备约在花园饮酒，便有一段煮酒论英雄的豪举，看来杨肃观有意效法先贤，也想来品评天下风流人物，耳听杨肃观催促，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随口敷衍道：“说起我心目中天下第一的英雄，自然是当今圣上了！他年少时临危受命，接任皇位，一手文章又是盖世文才，这般人品，自是当今大英雄！你说是么？”

杨肃观听罢，却是面带讥嘲，道：“仲海之言，莫非要逼我诽谤当今？”秦仲海心道：“这小于好狂。”口中却道：“你有话直说。我绝不会外漏半句口风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生难得几回醉？趁着今夜酒兴，我不妨明说。当今圣上气量狭窄，用人目光如豆，若非如此，朝政怎会如斯败坏？官场风气又怎会如此贪婪？这般人若称英雄，岂不令人齿

冷？”这话犯了杀头重罪，但杨肃观竟是侃侃而谈，丝毫不惧，想来是多喝两杯，这才口无遮拦。

秦仲海情知如此，连连点头道：“你所言不错。”这附和之言也是充军之罪，只是秦仲海向来粗鲁，也管不到这许多了。

杨肃观笑道：“还有呢？除了皇上以外，方今能入你眼下的英雄，不知还有几人？”

秦仲海目生异光，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江充世之枭雄，称霸当今，无人能挡，可称英雄矣；”

杨肃观闻言，竟仰头大笑，声震屋瓦，只把泥沙震得飕飕而下。

秦仲海惊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中邪了么？”

杨肃观冷笑道：“江充虽精权谋，但为人多疑善变，好利忘义，这等人之能嚣张，全因昏君所致。放眼明日，不过一阶下囚而已。”

秦仲海悚然一惊，道：“那刘敬呢？此人心机深沉，谋划百出，又兼武功精强，可称英雄吧？”杨肃观嗤地一声，道：“刘敬手段虽高，格局却低，只擅宫廷之斗，却不明天地之变。是以身居内官之首，数年来不能培植亲信，挟制江充。照我看来，此人已是昨日黄花，不堪一顾。”

秦仲海见他连着斥骂当今两大权臣：心下也是暗暗罕异，当即道：“好吧！既然这两人都不入你的眼，那咱们侯爷呢？他北抗蒙古，西敌也先，数十年来战功彪炳，这种莽莽苍苍的英雄气魄，当世能有几人？”他举起酒碗，一饮而尽，以表对柳昂天的敬意。

杨肃观也举碗痛饮，却是不言不语、秦仲海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侯爷该是你心中的英雄吧！”杨肃观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追随侯爷已有七年，但他临事不决，常自犹疑，虽对下属亲爱，却因气量有限，不能重用奇人异士，以致今日柳门人才虽多，却难与江刘两派抗衡，此吾心之忧矣。”

秦仲海情知杨肃观所言不假，心下不禁微微叹息。倘若柳昂天是见机极快的人，他今日也不会隐瞒刘敬密谋造反一事了。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朝中三大臣都被你看扁了，当今天下还有谁入得你眼？”

杨肃观端坐持酒，沈声道：“当今天下英雄，唯有你和我！”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碗里酒水洒了出来。

杨肃观昂然道："你秦仲海貌似粗莽，实精心计，权谋诡诈，你一望即知。再加你量大如海，视钱财美女如云烟，唯有你这般见识，狂士如卢云方能为你所用。秦将军，你这般心机气度，久后必成当世英雄！"他举起酒碗，大口喝完。

秦仲海见他如此推崇自己，心下只感骇异，寻思道："看他马屁拍得这等很，今日必定有事。"他正自心疑猜忌，又听杨肃观道："仲海，你我往昔虽不亲近，但日后不妨多所交谊，以谋重振大业如何？"

秦仲海早已算到此节，当即嘿嘿冶笑，道："什么重振大业？肃观说的可是干掉江充么？此事我一向赞同啊，你何必忧心呢？"杨肃观哼了一声，道："仲海啊仲海，你别小看我杨肃观。你今日有事瞒我，当我看不出吗？"

秦仲海心下暗暗诧异，嘴中遮掩道："我哪有事瞒你？你可别胡思乱想。"

杨肃观嘴角微斜，道："在我面前，你不必装傻了。这几日东厂与你走得近，必有什么图谋吧！"秦仲海大吃一惊，碗里酒水险些溅了出来，他心念急转，寻思道："他若知刘敬密谋造反一事，东厂诸人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得要探他一探。"当即抛出假绣球，问道："你说的什么同谋，可是薛奴儿误伤皇帝一事么？"

杨肃观双目一亮，道："听说此事有诈，却不知详情如何？"

秦仲海心下稍定，暗想："看他紧张成这个模样，连这点老掉牙的消息也不知，怎会晓得刘敬谋反一事。"他见杨肃观不知内情，便随口胡扯道："我是听别人说的，好像薛奴儿净身时没割干净，搞上了皇太后，后来被皇上撞见脏事，薛奴儿便想下手谋害皇帝，还好给刘大人拦下来了。"

杨肃观半信半疑，皱眉道："没割干净？世上怎有这种事？"秦仲海低声道："杨郎中有所不知，听说他割的时候没割稳，只割掉小部份，后来又长出来了……"

杨肃观听他满口胡说八道，摇头苦笑道："你还是信不过我。"他叹息一声，旋即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"今夜良晤，十分尽兴。盼将军不弃，来日还能再聚。"

秦仲海也自起身，问道：“你要回去了？”杨肃观叹道：“今夜兴高，言多必失，恕小弟不胜酒力，得早些回去安歇了。”说话间脚下微微踉跄，竟有些站不稳了，秦仲海哈哈一笑，伸手扶住，笑道：“你小心些，可要我送你一程？”杨肃观摇头大笑，道：“不过喝个几杯，焉能有事？”他袍袖一拂，俊目回斜，当下便要离开，谁知实在喝多了，饶他平日精明能干，此时脚下也是一滑，险些摔倒在地，秦仲海笑道：“还说不必我送？看你小于醉成这德行？”他自行唤过店家，替杨肃观会了钞，这才将他扶了起来，二人直往杨府行去。

文杨武秦，难得真心相谈，秦仲海看着夜空，只觉今夜星光灿烂，真比平日更加动人，一时之间，嘴角泛起了微笑。

行到杨府，秦仲海正欲敲门，杨肃观一把拦住，喘道：“别敲……我家教严，一会儿我爹见我喝成这幅模样，定会大大生气。秦仲海倒不知杨大学士管教儿子这般严厉，他嘻嘻一笑，暗自庆幸自个儿无父无母，跟着手指高墙，道：“你内力还在？可跳得过去吗？”杨肃观醉眼蒙胧，点了点头，霎时提气一纵，飞身过墙。

秦仲海心下暗赞：“这小子不愧是少林寺出来的，酒醉之下，还能使出这等轻功。”

正想问，只听哗啦一声，杨肃观好似掉到了池塘之中，秦仲海吓了一跳，连忙跳上墙头，果见杨肃观摔在水池里，全身湿淋淋地。秦仲海啧啧摇头，下墙将他扶起，杨肃观低声嘱咐：“小声点，别让我爹爹听到了。”秦仲海笑道：“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你怕他个屁？”杨肃观叹息一声，便要站起，忽地酒意上涌，昏昏沉沈间，竟又摔在秦仲海怀里。

秦仲海拍了拍他的脸颊，叫道：“嘿！快起来了！”叫了两声，耳听鼻息细细，杨肃观竟已熟睡。秦仲海凝目去看，只见月光洒在他英挺的脸上，看来好似个纯情天真的大男孩，实难想像适才他在客店中口出豪语的模样。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：心道：“肃观虽甚聪明老练，其实还只是个孩子。他父亲杨大学士管他太严，才让他变得这般老气横秋。”

秦仲海仰望星空，想起后日刘敬便要举兵谋反，到时只怕柳门大祸临头，非只柳昂天有事，怕连杨肃观、伍定远、韦子壮、卢云等人

也要受到牵连。此时此刻，若不能透露一点口风，日后好友死伤殆尽，却要他心中如何不愧?

秦仲海咬住银牙，浓眉纠结：心道："刘总管啊刘总管，非是秦某有意反叛，我总得让自己兄弟准备一下，也好应付变局。"他俯身到杨肃观耳边，压低嗓音，道："三日之后，午夜子时，天地必有大祸，你让侯爷到城郊威武兵营避一避。"他不言明何事发生，更只字不提刘敬要攻打承天门一事，只稍稍提点，让柳门诸人先行准备则个，以免卷入祸端。

杨肃观迷迷糊糊地道："什么三日后有大祸？你说什么啊？"声音低微难辨，却是醉得厉害。

秦仲海识得杨肃观已久，知道他心机深、城府重，只要自己稍微漏个口风，他定能不负所托，自可将话带到，当下也不再多说，转身便行。

便在此时，忽觉远处传来一阵阴侧侧的笑声，秦仲海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人站在远处树梢，正自凝视着自己，这人面目阴沈，秃顶无发，却是刘敬搜罗而来的高手，二人曾在庙中见过一面。

秦仲海心下暗暗吃惊，才知自己的行踪已被东厂盯上。天幸适才自己说话之声极微，又只贴耳说了一句，想来不至被人发现。

秦仲海见那秃顶男子望着自己，神态下善，便自哈哈一笑，挥手道："夜深了，老兄一路盯哨，可真幸苦啦！"那人森然一笑，冷冷地道："秦将军，守口如瓶称君子，背地中伤是小人。盼你记得。"话声甫毕，双足一点，霎时飘出墙去，竟已隐没不见。

秦仲海见了这等轻功，也是暗自吃惊。寻思道："好险没在侯爷府上漏口风，不然这条命怕已不在了。"

秦仲海冷汗流了一身，提气纵身，也往墙外飞去，身法闪动中，自回西角牌楼去了。

第十卷 第四章 江海夜归人

却说杨肃观走後，伍定远沈吟不决，只在考量去留，卢云有心做东道主，便诚意相邀，请他留在府里疗养。伍定远见卢云心诚，倒也不便推拒，这几日便都留在长洲养伤。

那艳婷一来受了师父嘱托，二来念及伍定远相救自己的恩德，这几日便留下陪伴，伍定远伤势虽重，但毕竟体质不同常人，歇息数日，功力便已恢复了五六成，伤口更已慢慢凝合，料来再过半月，便无大碍了。

这日阳光普照，伍定远见气候甚佳，又嫌房里待得气闷，便想出门走走。这几日艳婷没听他提起往後打算，索性也不再问，免得他又疑心自己别有居心。她见伍定远兴致甚高，直嚷著出门，不似前些日子那般凶霸霸的，倒也乐意相陪，两人便一块儿出门。

伍定远行出府邸大门，门口家丁识得他，知道他是知州大人的好友，一见他要出门，忙问道："伍大爷要出门？可要小人替您备车？"艳婷侧目望向伍定远，微笑道："要坐车么？"

伍定远见日头暖和，只想多走几步，活活筋骨，他两手叉腰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却不打话。艳婷明白他的心意，便向家丁摇了摇头，跟著携了伍定远的手，便往街上行去。

伍定远自从大发脾气之後，对艳婷已不再存有什么奢想，他知道此女对杨肃观爱慕甚深，两人实在没有婚姻缘份，自己若要痴心，反倒让人看轻了。他见艳婷握住自己的手掌，举止颇为亲昵，忍不住眉头皱起，只想伺机将手抽出。

两人一路默默无言，一来伍定远并非健谈之人，二来艳婷与他年岁相差甚多，伍定远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管低头疾走，若非艳婷携著伍定远的手，两人便似全然无关的路人。

走了好一阵，行到一条岔路，艳婷抬头问道："伍大爷，现下该走哪条路？"

伍定远给她这么一问，竟是回答不出，他一路低头想著自己的心事，倒也不知该往何处去，他微微苦笑，道："咱们随便走走吧。"

艳婷思了一声，正要回答，忽见大批乡民过来，诸人各拉板车，上头载满钢锹铁铲，不知有何用途，伍定远微感好奇，拦住一名汉子来问，那人笑道："咱们知州大人传令下来，说要找些耕地家伙来用，我也不知要做什么。"

伍定远听了之後，登时哦了一声，艳婷望著伍定远，问道："卢大人是伍大爷的好友，你可知他要做什么？"伍定远笑道："卢兄弟做事

一向出人意表，谁也不知他心里的主意，左右没事，咱们不妨过去看看。”艳婷颇感好奇，二人便随乡民而去。

行出数里，已到城外，只见江水浩荡，此地正是运河与娄江相会之处，碧波万顷中，江水蜿蜒，朝一处湖泊汇入，那湖泊水面宽阔，却不知是长荡湖，抑或是阳城湖。

艳婷眺头看去，只见大批乡民正自群聚，听著一人派令，那人长方脸蛋，剑眉星口，正是卢云。艳婷心下奇怪，见洪捕头远远走来，便叫住了他，问道：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怎地聚集这许多人？”

洪捕头识得艳婷，知道她是知州府上的宾客，看她如此貌美，可别又是知州的心上人了，忙陪话道：“回姑娘的话，咱们大人前些日子过来运河巡查，他见河水太浅，不能行船，须得大批纤夫拉纤，便起意建造一处水闸，把娄江大水引入运河之中，一来方便行船，二来灌溉田地，可说好处多多呢。”

伍定远与艳婷听了这话，都是大为惊奇，伍定远走到高处，眺头远观，只见娄江水位比运河高了一些，若能将江水引入运河，再以水闸开关，确可调节水位，日後商船来往，自当方便许多。

艳婷见此地颇多纤夫苦力，不禁皱眉道：“卢知州工程一开，这些纤夫平素拉船维生，往後少了营生，要他们如何度日？”洪捕头笑道：“姑娘多虑了，那日卢大人过来视察，一看纤夫生活辛苦，当场就掉了眼泪，直说要替他们找个好营生。听知州大人说，他要纤夫出力挖河道，衙门出钱盖水闸，两边各出一半气力，待竣工之後，便让这帮苦力维护水闸，向来往商船收些钱银，所得一半归朝廷，一半归他们所有，以後再也不必过苦日子了。”

艳婷恍然大悟，颔首道：“卢知州果然是个好官，这么体恤百姓。”

两人说话问，忽听一人远远叫道：“定远、艳婷姑娘，你们也来啦？”

众人转头去看，只见卢云脱了上身，手上拿著铲子，正自快步行来，艳婷见他赤裸上身，忍不住满脸羞红，当下别过头去，不敢多看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卢状元肤色也那么白，倒不输杨郎中了。”她满面娇羞，不敢望向卢云，过不片刻，却又好奇难忍，忍不住又偷瞄了一眼，脸色更见晕红。

伍定远见卢云过来，立时满面微笑，奔上前去，拉住了他的双手，笑道：“做这么大事业，却不要哥哥帮忙，你可太见外了。”卢云道：“你卧病在床，怎好要你做这些粗活？否则伍兄那么高武功，难得过来长洲，想我会放过你么？”

两人相顾大笑，卢云当下领著众人，朝江边行去，此时工程已到紧要处，大批苦力正在河道中费力挖掘，只等将运河娄江两端凿开，江水便能一涌而入了。

卢云提起铁锹，跃人河道之中，检视运河这端情况，此刻工程将峻，只等凿开一尺厚薄的上墙，便能打通河道。卢云吩咐巩志过去娄江那端察看，只要两边同时凿通，引江入河的壮举便将大功告成。

卢云站在沟里，提声叫道：“怎么样？凿得通么？”远远传来巩志的声音，只听他叫道：“有块大石挡在道中，一下子凿不穿！”

卢云闻言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这几日众民工都在挖掘河道，却没听他们回报此节，当下急急奔去，待见巨岩深藏泥土之下，不由扼腕叹息，道：“这可糟了，顽石挡路，难不成要另掘河道么？”巩志道：“这石头如此巨大，那是凿不穿的，看来只要绕道一途了。”卢云叹了一声，虽知此举定要大费人力，但当此情势，也只有如此办理。

两人正自商议，忽听一人笑道：“区区顽石，岂能令天下英雄束手？卢兄弟，让我来吧。”

众人听这声音满是自信，急忙回头去看，只见一条大汉缓缓行来，这人身高膀粗，一脸浩然正气，正是伍定远。卢云知道他身上带伤，不能使力，忙摇手道：“使不得，定远你好容易身子好转，哪能干这些粗活……”

伍定远不去理他，自行将上衣脱去，只见他胸肌隆起，筋骨雄壮，上身虽然包著绷带，却丝毫无损男子气概，一众男子见他虎背熊腰，更是心下称羡。

艳婷怕他伤势末愈，正要上前劝阻，伍定远却已解下铁手，自行跃入河床，向卢云摆了个手势，大声道：“卢兄弟，你自管去运河那头，这头有我守著，咱们一起打通河道，”

卢云见他自信满满，心下大喜，便亲持铁锹，行到河道另一端，只等两边同时动手，便要打破河壁，让江水涌人道中。

卢云提声喊道：“定远！可以动手了！”吼声如雷，远远传了过去，他提起内劲，力灌铁锹，轰地一声巨响，已将泥墙砸开，一时间水势奔腾，登从缺口涌了进来。

卢云见大水冲来，已至面前，当下伸足朝两旁上壁一点，已如飞鸟般跃起，巩志怕他被水冲走，急忙伸手来拉，两人手掌相握，半空画过一个弧形，卢云便稳稳落了下来。

运河大水已入河道，伍定远那边却迟迟不动手，只见他守在泥墙之前，双掌成圆，似在凝运气力，眼见大水将至，卢云急忙喊道：“定远！快些动手了！”

此时大水冲来，若将河道淹没水底，再想打通江河两侧，必是难上加难。

岸上众人各有惶惑之意，艳婷更是俏脸惨白，她见水流湍急，深怕伍定远重伤之下，无力逃脱，正想跃下接应，忽听伍定远大吼一声，一掌重重击落，右臂仗著毒性猛烈，登时将大岩腐蚀出一处深洞，便在此时，哗啦啦水声激响，已朝伍定远背後涌来。

众人目瞪口呆，不知高低，只见伍定远不急不徐，双掌贯通，按在岩石腐蚀处，猛地断喝一声，掌力发动，那腐蚀处瞬即裂开，身後水流冲来，直朝裂缝灌入，伍定远接连发劲，那裂缝越变越大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那岩石竟尔向後翻倒，滚入了娄江之中。便在此刻，娄江大水朝著伍定远面前冲来，背后运河大水也是汹涌急至，已将伍定远四周包围。

艳婷又惊又急，半空一个纵跃，便要入水去救，陡然间一个身影从江中跃起，搂住艳婷的腰间，将她带回了岸上，这人身法如此快疾，还能是旁人吗？自是伍定远出手了，众人惊喜交集，无不大声欢呼，卢云等人急急上前，向他问候致谢，伍定远向众人颔首，示意不必多礼，跟著向艳婷一笑，道：“艳婷姑娘，你别贸然下水犯险，你师父要是知道了，可会怪死我了。”说话神情自然，丝毫不见往日的扭捏。

艳婷望著伍定远那张风霜老脸，忽觉心头有些异样，忙低下头去，竟是有些害羞。

此刻数百人围在伍定远身边，都在称颂他的武功胆识，忽然一名孩童抢了上来，手上拿著一只铁手套，大声道：“大叔！你的东西！”

这铁手正是伍定远适才抛上岸去的，没想给这孩子捡了起来。伍定远随手接过，将手套戴起，他见那孩子仰头看著自己，神色满是崇敬，不禁微微一笑，伸手抚摸那孩子的头顶，道："多谢你了。"那孩子听了称谢，一时大为兴奋，两只手指纠著，好似得了皇帝的圣旨一般，直是喜形於色。

一众乡民围著伍定远，只在那问东问西，却让他脱不了身，卢云见状，便赶了过来，笑道：大家别围著他！咱们的英雄肚子也会饿呢，让他去吃饭吧。"众人闻言，都是笑了起来，卢云便拉著伍定远，直往岸边一处棚架行去，只见里头人声鼎沸，不少乡民拿著碗盘，就地蹲食，一名美貌少女带著几名家丁打理伙食，却是顾倩兮。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没想这位官家小姐还能开伙煮食，忙问卢云道："怎么？顾小姐能烧饭？"卢云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"面是我煮的，她只是做个样子。"

伍定远听罢，竟是连拍心口，好似颇为惊险。艳婷一旁听著，不由得啐了一口，道："你们背後这般损人，一会儿我跟顾小姐说去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"卢伍二人相视苦笑，神态甚是尴尬。

众人来到棚架，洪捕头替众人安排了桌椅，顾倩兮携著卢云的手，笑道："你们可辛若了，这便吃饭吧？I卢云颔首微笑，道："你先招呼朋友们坐下，我来盛面。"

伍定远听卢云与顾倩兮说话，言语虽然平淡，但话中不分彼此，已如夫妻一般。看他俩情感如此深厚，旁人便想另生波折，也是万万不能了。

众人各自坐下，艳婷与顾倩兮同坐一侧，两人各自低声谈笑。伍定远听她们说的都是家常事，如何插得下口？正觉无聊间，撇眼望去，只见一名孩童缩在人堆里，正自偷偷看著自己，这孩子约莫十岁上下，黝黑瘦弱，正是方才替自己拾还铁手的那名孩子。两人眼神相对，那孩子脸上一红，忙低下头去，不敢与他目光相会。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伸手招唤，那孩子愣住了，似不知他叫的便是自己，左右看了看，待见伍定远确实叫的是他，画上一阵惊喜，跟著蹑手蹑脚地行向前来，站到了伍定远身前。

伍定远见这孩子衣杉褴褛，当下问道："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"那孩子低下头去，小声道："我没名字。"一旁两名美女见了这孩

子过来，无下大为讶异，顾倩兮凑了过去，在那孩子身边蹲下，笑道：“小弟弟，你没有名字，旁人要怎么称呼你？告诉姊姊吧？”

那孩子见她貌美如花，肤色白皙，又闻到她身上的香气，脸上红得更厉害了，一张黑泥脸好似烧红的木炭，嚅嚅地道：“大家都叫我小鬼。”顾倩兮噗嗤一笑，又问道：“那你怎么会待在江边？你父母呢？”

那孩子微微一愣，随口道：“我没爹娘，打小就在这儿拉纤，叔叔伯伯们会给我饭吃。”众人听他是个孤儿，身世堪怜，但回话口气平平顺顺，似不以自己的处境为苦。

顾倩兮心生恻隐，向艳婷使了个眼色，艳婷登时会意，取出了手帕，替他擦抹脸颊的黑泥，柔声道：“小兄弟，小鬼这个名儿不好听，咱们以后给你另取一个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那孩子还没说话，只听一声吆喝，一人左右双手各持两只面碗，大声道：“各位客倌，小人的大卤面正宗山东口味，不吃可惜哪！快趁热尝尝味道吧！”众人不必回头，也知卢云这位知州大人再次干起老营生，又来卖面了，他呼啸一声，四只面碗朝众人面前一搁，笑道：“客倌们，请吧！”说著拉开板凳，便在顾倩兮身边坐下。

他见伍定远身边站著一名孩童，知道是住居此地的孤儿，便笑道：“小朋友还没吃吧？

来，我这碗给你。”将自己的面碗递了过去，示意那孩子来吃。那孩子却不敢应答，待见伍定远向他点头微笑，这才紧挨在伍定远身边坐下。

伍定远微笑道：“卢兄弟，你那碗面给了这孩子，自个儿可没得吃了。”说著将自己那碗推了过去，道：“来，你吃我这碗吧。”

卢云还没回话，却见顾倩兮与艳婷同声道：“不忙，吃我这碗吧。”说著又送上了两碗面，卢云见自己面前搁著三大碗面，不禁微微一愣，他哪知顾倩兮等少女食量甚小，一见这碗大如脸盆，还没吃便已饱了，一见有机可趁，如何不来推托？这才全数搁在他面前。

伍定远见卢云面色难看，登时一笑，解围道：“两位姑娘，咱们卢兄弟大卤面做得道地，你们便算不饿，也该尝个两口，不辜负他的苦心。”说著自行端起面碗，稀哩呼噜地吸起面条，跟著渣吧渣吧地吃

著，口中还下住发出喝叫，好似极为美味。一旁那孩子看在眼里，心中敬佩，登也学著伍定远的模样，端起面碗，一时咀嚼声大起。

顾倩兮与艳婷见他俩吃得香甜，便也举起筷子，各自尝了一口，卢云喜道："怎么样?

好吃么？"他见两名少女眉头紧皱，却又连连点头，好似颇为可口，卢云心中甚喜，正要说明煮法，却见顾倩兮将面碗推了过来，道："你干了一天活，累得紧，还是先吃一些吧。"

卢云不疑有他，低头去吃，却又见艳婷将碗中的面条大把大把地夹起，送到了伍定远的碗中，柔声道："伍大爷身上有伤，定要补补身子，多吃些吧。"伍定远寒着一张老脸，摇手道："快别夹了，你自己总要留一些吧。"

卢云惨然道："有那么难吃吗？"众人同声颔首，道："好吃得紧，没吃过那么好的面呢！"卢云哦了一声，这才放心下来。

众人吃过饭後，又忙了一个下午，这才将水闸细部工事安排妥当，那孩子整个下午都依偎在伍定远身边，不时抚摸他的铁手，模样崇敬佩服，好似把他当成天神一般。

时值傍晚，众人伴著夕阳，缓缓而归，伍定远与卢云并肩同行，顾倩兮与艳婷在前头行走，二女一左一右，携著那孩子的手，晚霞照在五人身上，说不出的和暖平静。伍定远这些年来宦海浮沈，历经沧桑，难得有了片刻的宁静，他望著艳婷的背景，忽地叹了口气。

卢云见他喟然，便问道："想起卓凌昭了？"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却没说话。只是这么一笑，便挤出了眼角旁深深的皱纹，当年他从西凉接下燕陵镖局一案，只有三十四岁上下，几年过去了，自己即将走到不惑之年，岁月如梭，但人生却还是满布疑惑，是与非，对与错，没一样好懂。

此时柳昂天有意与他的仇人和解，伍定远夹在中间，要他如何自处？自然不便多言了。

卢云知晓他的心事，劝道："当年小弟沦落江湖，怀才不遇，定远兄劝过我，要卢云多加忍耐，学些人情世故，终有苦尽甘来的一日。今日小弟斗胆，也想劝勉伍兄，别太为难自己了。"

伍定远遥望天边晚霞，怔怔地道：“打啊…杀啊…斗啊……是是非非，忠奸黑白，人生难道没别的事好做了？卢兄弟……你可知道，我心里好寂寞……”他摇了摇头，眼中泛起泪光，神情极是萧索。卢云陪著叹了几声，也不知该如何相劝。

伍定远深怕失态，急忙定了定神，他转过话头，微笑道：“卢兄弟，别提我的事了。倒是你这趟下来，怎么顾小姐居然住到你府上了？到底你俩是什么关系？”

顾倩兮是尚书府的小姐，过去也曾被杨肃观屡次追求，哪知竟会悄悄南下，还住到卢云家里，伍定远看在眼里，自感惊诧，难得抓到机会与卢云独处，便启口来问，只想探听一些内情。

卢云面色难看，不知如何回话，他与伍定远交情匪浅，昔日一同亡命江湖，自不能以表妹远亲之类的情由塘塞，只得道：“我…我们在扬州便识得了……”

伍定远知道他不便多说，自也不好让他为难，当下哈哈一笑，拍了拍卢云的肩头，道：

“难得有此佳人相伴，赶紧成亲吧！也让哥哥我喝上一杯喜酒。”

卢云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倩兮离家出走，多少是我的过错，日後返京之时，我可不知要如何向顾伯伯请罪了。”I伍定远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赶紧提亲，便是请罪了。不然你下次返回长洲，难道还要顾小姐没名没份地随你下来么？”卢云点了点头，连连称是。

诸人行到城门，那孩童停下脚来，奔回伍定远身边，道：“大叔，谢谢你今天陪我玩，我要回去了。”伍定远望著那孩童，问道：“你要回去了？回哪儿去？”

那孩童抹著鼻子，道：“我要回江边啊。那里是我的家。”

众人闻言，都知这孩子无父无母，便要回去过那孤儿的苦日子，一时心下都甚不忍，那孩童却浑然不觉，只回问伍定远道：“大叔你呢？你要去哪里？”

伍定远听了问话，忽地全身一颤，低下头去。这个问题杨肃观问过，卢云问过，甚至艳婷也问过，但伍定远却都置之不理，直到这名幼小稚童开口来问，他心中才生出一个念头：“是啊！我……我要去哪里？”先前那股举目无亲、寂寞凄凉的感觉，又再次袭上心头。

那孩子见他怔征发呆，便拉著他的手，再次问道：“大叔，你住在哪里啊？小鬼以後想你时，要如何找你啊？”

伍定远听他这么说话，忍不住心中感动，他抬起头来，艳婷、顾倩兮、卢云等人目不转睛地望著自己，诸人关切之情，溢於言表，伍定远全身颤动，霎时之间，已知自己的去向。

伍定远蹲了下来，凝视那孩子，道：“小朋友，听过京城吗？”

那孩子愣了半晌，傻傻问道：“京城？在这附近么？”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摸著那孩子的头顶，道：“京城便是皇帝住的地方，好生热闹繁华，孩子，你我有缘，可想随大叔去京城见识一下？”

那孩子听了问话，却只面色呆滞，不知要如何回话，艳婷心下大喜，知道伍定远有意收他为义子，急忙蹲了下来，贴在那孩子耳边，轻声道：“傻孩子，大叔要带你回家啊，你要不要去？那孩子看著伍定远，神色好似不信，伍定远摸了摸他的脸颊，颔首道：“乖孩子，以後便跟著我吧！”那孩子陡地全身震动，这才信了，霎时扑在伍定远怀里，放声尖叫。

卢云与顾倩兮一旁听著，都知伍定远有意返京为官，心下都替他感到高兴。

伍定远把那孩子抱入怀中，朝艳婷凝望而去。艳婷与他目光交会，身子忍不住一颤，伍定远的眼神不同以往，那里头没有丝毫激情爱欲，只有淡淡的寂寞，好似怀抱孩子的他，已是自己结缡多年的丈夫，正痴痴等著任性的自己回到家中。

艳婷心下一动，想要说话，伍定远却已站起身子，携著那孩子的手，从她身边擦了过去。

艳婷回眸望去，夕阳西下，映在天山传人宽阔的肩上，好似是一座巍峨的高山，艳婷心里忽起一个念头，只想走了上去，搂住伍定远那粗壮的臂膀。她识得伍定远虽久，却是头一回现出这种想法，那是连她自己都不明白的微妙心事……

第十卷 第五章 忠义孤臣枉痴心

景泰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北京紫禁城十一月初八，冬至，这一日，照着习俗，北京的百姓多会饮酒宴席，庆贺冬日的到来，上午时

分，天降瑞雪，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好雪，更让人感到风调雨顺，早已忘了前些日子见到的客星怪象。

只是没人知晓，明天，十一月初九，即将发生一件改变天下黎民苍生的大事，不论是王公大臣，还是贩夫走卒，无人能逃过命运的捉弄。佛的轮回，正在应验……

眼看明日便是十一月初九，说好了便是刘敬约定动手之日，此时京城局势外弛内张，秦仲海更是密谋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，虽说刘敬看重他，但东厂上下依旧在西角牌楼布满眼线，时时察看他的动静，秦仲海心下了然，知道东厂诸人怕他外泄讯息，索性整日下出牌楼一步，也省得让人起疑猜忌。他本是个豁达性子，反正之前已点过杨肃观，能做的也做了，便下再多想，只在脾楼里赌博的饮酒，刘敬没掀出最后底牌之前，他绝不会贸然做出任何决定。

待到晚问，秦仲海镇日饮酒，早喝得昏昏沉沈，只在那蒙头大睡，一名属下煮好了宵夜，将他摇醒，秦仲海揉着惺忪睡眼，接过热腾腾的宵夜，迳自吃了起来，是夜万籁俱寂，百般无聊中，秦仲海一边吃着宵夜，一边唤来下属，与众人围坐赌博，众下属见他主动邀战，无不欣然答应。秦仲海向来出手毫阔，便赢了钱，也会自掏腰包，请客吃红，便输了，自管摸鼻子认栽，这等赌友便打灯笼也找不着，当下便聚了十来人，兴高采烈地聚赌起来。

秦仲海此时赌博，只为了消磨时光，省得记挂那些烦人事，哪知无心插柳，吃喝问竟然赢了几十两银子，眼看手气好的不像话，忍不住笑道："嘿嘿！老子交上天王运了，今日赌运不恶！"眼看身前堆着十来只元宝，只要再赢个几把，便能还清韦子壮那五百两银子，一时更是大声吆喝，准备把把通吃，杀他个血流成河。

众人正自赌博喧闹，忽听远处传来喊叫声，好似有大批人马入宫，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想起刘敬之事，忙道："夜深人静的，怎会有人喊叫？你们快去看看。I两名下属答应一声，立时奔了出去；秦仲海听这喊叫声越来越大，似有人马朝前三殿广场奔入，直是坐立难安，他放下赌具，沈声道："大家带好家伙，这就跟我来。"

众下属知道这名上司平日散漫怠惰，但真遇上大事，却是含糊不得，乃是看大不看小，轻重缓急抓得极准的人物，听了吩咐，当场齐声答应，纷纷取过兵器，便要朝外走出。

秦仲海不待下属出门，他抽出腰刀，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，才到前殿广场，果见大扯人马已然进宫，足有数百名之众，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想道："糟了，难不成刘敬提前动手？"

正要冲向前去，猛见这帮人身穿红袍，竟是锦衣卫的人。这帮人的职责向来是警戒禁城要冲，若不得皇帝号令，从不准随意入宫，此时忽尔到来，定然有事。

秦仲海怕刘敬东窗事发，急忙抓住一名喽罗，喝问道："你们这帮人干什么来着？是谁准你们进宫的？"那卫士见秦仲海身着统领服色，倒也不敢造次，忙道："我等奉江大人之令，前来禁宫拿人。"

秦仲海喃喃地道："你……你们要拿什么人？"那卫上摇头道："卑职只是随长官前来，倒不知要抓的是谁。"

秦仲海料知逼问不出，摔开那人，冲向前去，喝道："安道京呢？快给我滚出来了！"

说话间，一名肥壮的男子走了过来，正是安道京。秦仲海奔到他面前，提声喝道："大胆安道京！禁城是御前侍卫守护的地盘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想造反么？"安道京知道秦仲海性子凶暴，倒也不敢招惹，忙摇手道："秦将军切莫胡言乱语，我等奉江大人指示，前来禁城逮捕要犯，绝非有意犯上。"秦仲海悚然一惊，心道："难道刘敬事机败露，已给江充发觉了？"他有意探话，当即冷笑道："捉拿要犯？禁城里全是皇亲国戚，你们想捉谁啊？皇太后么？"

安道京听他随口编排，连皇帝的娘也给扯进去了，一时脸色惨白，急忙摇手道："秦将军别这样，咱们真有公干，请您别管这许多。"

秦仲海听他口风甚紧，登即喝道："放你娘的屁！要在宫里抓人，那也是我们御前侍卫的差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进宫拿人？"别地一声，已将腰刀抽出，跟着冷冷地道："我限你一柱香时分退出禁城，否则休怪秦某刀下无情。"说话间凛然望着安道京，只要他稍有不从，便是一场好杀。他仗着自己职在身，倒也不怕江充事后算帐。

安道京知道秦仲海武功了得，见他挚刀在手，心下也是暗自忌惮，当下退开一步，道："你别这样强凶霸道，大家擒拿犯人要紧，有话回头再说吧！"

秦仲海冷笑道："我方才说过，限你一柱香时分退出禁城，难道你聋了吗？说着喝来属下，拦住了道路，安道京身怀要务，自也不能示弱，他呼啸一声，锦衣卫众人也都抽出了兵刃，一时之间，情势剑拔弩张。

便在此时，一人急急赶了过来，看这人形貌威武，正是金吾卫的头领巩正仪。秦仲海见他到来，还带着大批金吾卫的手下，急忙叫道："巩兄来得正好，这姓安的乱闯禁城，咱们职责所在，快把这批妄人拿下吧！"

巩正仪听了这话，却只满面惊惶。叫道："别理这些人了！方才我得到消息，说江大人亲入禁宫，已到仁智殿抓人了！咱们快快过去吧！"

秦仲海眺了起来，颤声道："仁智殿？他去仁智殿做什么？"巩正仪不曾回话，只快步离开。秦仲海面色铁青，这仁智殿里藏有琼贵妃的淫靡把戏，若给江充掀了出来，薛奴儿包庇贵妃偷人情，只怕难逃一死，刘敬更要元气大伤。秦仲海心下暗惊，江充什么时候不好入宫抓人，偏生选在刘敬举兵前夕出手，莫非他早已得知内情？

眼看巩正仪已朝仁智殿而去，秦仲海自也运起轻功，紧跟在后，安道京这厢也率领大批手下，匆匆追随而去。

众人行到近处，只见仁智殿四周满是人潮，足有数百名兵卒，竟已被人包围。那罗摩什、九幽道人等江系好手，更已云集此地。秦仲海见了这等阵仗，心下更感骇异，一个箭步，忙往殿内奔去，九幽道人跳了过来，一把拦住，喝道："没有江大人的令牌，谁也不能进去。"

便在此时，只听殿内传来一名女子的斥喝，道："你们抓着我做什么！不怕犯上吗？"

秦仲海听得这是琼贵妃的声音，哪还管什么九幽道人、八爪乌龟，双足一点，便从众人头上飞了过去。九幽道人怒道："你好大胆！"想要伸手阻拦，却见一旁巩正仪、安道京等人也先后奔入殿去，竟无一人理会于他，九幽道人又急又气，只有跟着进去了。

秦仲海行到殿中，只见琼贵妃已被两名卫士架起，大批火枪手指住一名高瘦太监，正是"花妖"薛奴儿，只见他脸上神气难看至极，好

似给冰水浸泡过一般，惨白得吓人。秦仲海暗惊在心，想道："这下全玩完了，琼贵妃与薛奴儿一起被捕，恐怕东厂要糟。"

那琼贵妃四十好几的年纪，见过大场面，此刻给众人抓住了，神态仍是无惧，只冷冷地道："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抓着皇嫂不放，不怕抄家灭族吗？"她最后一句话声音提得甚高，极尽威吓之能事，那两名卫士闻言一惊，急忙松开了手。

猛听殿上传来一声断喝，朗声道："冰清玉洁，持身贞淑，虽是乡野民妇，也为天下人所敬，但若淫秽后宫，行止妖妄，便是皇亲国戚，一样为人所不耻。琼贵妃，你以皇嫂自居，眼里却有皇上么？"

说话间，只见一人身穿蟒袍，傲然前行，正是那大奸臣江充。

琼贵妃听了森然质问，脸色却一如平常。她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江太师，你莫要仗着官高权重，便来血口喷人。我父乃是本朝功臣，手握铁卷丹书，你若敢扣押本宫，休怪日后琼家灭你的族！"众卫士听她这么一说，无下全身发抖，薛奴儿站在一旁，帮腔道："正是如此！大胆江充，你若想活命，便快快放开我们了！"

江充听了威吓，却是仰天大笑，道："说得好！咱们两家不妨斗个法，你琼家有本领灭我江充的族，江某人自也乖乖认栽！"当下伸手一挥，喝道："给我押起来了！"那两名卫士本已放开琼贵妃，此时有了江充撑腰，胆子又大了起来，登时定上前去，将琼贵妃再次架起，江充科目看着薛琼两人，冶笑道："现下咱们看个明白吧！看看谁要满门抄斩？谁要罪诛九族？"当下押着两人，便往仁智殿深处走去。

秦仲海知道仁智殿里的秘密若给江充查出，薛奴儿与琼贵妃两人非死不可。他奔上前去，拦住了道路，沈声道："江大人，这里是虎林军的辖地，你想做什么？"秦仲海与薛奴儿向来不睦，哪知在这生死关头，秦仲海竟会为他出头，薛奴儿忍不住咦地一声，神色间有着七分诧异，三分感激。

江充斜目看了秦仲海一眼，冷笑道："你这小子好大胆，可是仗着柳昂天的势头来着？回家劝你侯爷一句，没事别来扯这烂污，否则死无葬身之地。"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心道："看他这个模样，想来还未抓到奸夫。看在刘总管的面上，说什么也要拦他一阵。"他横刀当胸，沈声道："江

大人虽然位高权重，但仁智殿是我虎林军的执掌，便是太子到来，一样非请莫入。请诸位速离，否则便以行刺皇上论罪！”

江充见他面色坚决，一步不让，登时哈哈大笑，从怀中摸出一封公文，丢向秦仲海，厉声道：“把公文给我看清楚了！然后夹着尾巴滚！”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将公文接住，展了开来，还未读文字，便见到玉玺宝印，秦仲海心下惨然，知道江充早已有备，竟是奉着皇命来此。江充见他神色难看，登即将公文一把抢回，自行读道：“朕查薛奴儿、琼玉瑛行止不端，盗卖宫中珍品，特命十八省总按察、太子太师江充便宜行事，详查仁智殿内一应物事，诸卿听从调度，不得有违。钦此。秦仲海心下了然，看来皇帝已然知道琼贵妃暗中偷人，只是此事过于淫秽，不能任意外传，这才以“盗卖宫中珍藏”来混淆视听，否则在场众人听了这等淫靡家务事，恐怕个个性命不保。

圣旨当前，锦衣卫诸人士气大振，薛奴儿、秦仲海等人则是面如死灰。江充傲然上前，将秦仲海一把推开，暴喝道：“大家跟我来！有敢挡者，立斩不饶！”

连声吆喝中，大批人马向前行去，众卫七半拉半拖，将琼贵妃、薛奴儿等人带入殿内。江充行到那幅书画之前，便自凝立下动。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情知江充已然掌握内情。果听这奸臣笑道：“薛公公，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你快些交代出来吧。否则休怪我下手不容情哦。”

薛奴儿先前甚是害怕，此时大势已去，反而尽去惧色，他尖起了嗓子，又恢复了高傲神态，冷冷地道：“江充，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休想从我这儿听到一字半句。”

江充哈哈大笑，却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他伸手一挥，喝道：“给我带上来了！”只听后头传来几声暴喝，脚步杂沓中，大批侍卫押上了一人，薛奴儿见那人乖头丧气，当场尖叫一声，叫道：“奸贼！是你！是你出卖咱们！”说着扑了上去，便想当场击杀。秦仲海吓了一跳，转头看去，只见那人身穿太监服色，正是胡忠。

薛奴儿气急败坏，死抓着胡忠不放，两旁侍卫过来拉扯，竟都分不开二人，薛奴儿叫骂道：“你这贼！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！”连珠炮的叫骂声中，胡忠的哭声不住传来，哭道：“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我……”薛奴儿怒不可抑，尖声道：“卑鄙的东西，敢做不敢说的败

类！若不是你，谁会泄漏秘密？”胡忠哭道：“我不知道啊！我也是刚才给带来的！”

薛奴儿哪里肯信，只是在那高声叫骂。

秦仲海生性精明，绝非薛奴儿可比，一旁听着，心里登时生疑，想道：“不对，这胡忠不是才给刘敬收服了么？刘总管手上握着他亲友的性命，胡忠胆子再大十倍，也不可能背叛，东厂叛徒另有其人。”

念头方动，便听江充笑道：“你们别错怪胡忠了，泄漏口风的不是他，来人带上来了！”话声未毕，只见一名小太监快步抢上，向江充跪地叩首，唤道：“小六子参见江大人！”这孩子约莫十一三一岁年纪，正是胡忠的义子，名唤小六子的那名小太监。众人见他到来，都是目瞪口呆。胡忠见义子忽尔出现，登时惨叫道：“小六子，你怎么也给抓来了！”江充斜目看了胡忠一眼，笑道：“什么抓来了？说得这么难听。好孩子，你向你干爹说说，这里的秘密是谁透露出来的啊？”小六子高举右臂，大声答道：“我！”

胡忠全身巨震，一声惊叫之后，当场软倒在地。薛奴儿与秦仲海对望一眼，脸色都成惨白。

江充拍了拍小太监的头顶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再告诉你干爹一句，打入宫起，是谁叫你同干爹亲近的？”小六子毫不犹豫，大声答道：“是江大人！”

江充凝视着薛奴儿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刘总管千提防、万提防，却万万料不到我江充在东厂里安的真正奸细，乃是这个小小孩儿吧？”他见薛奴儿气愤已极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孩子每日套问他干爹，日也问，夜也问，终于从胡忠口里套出仁智殿的脏事，老早就传消息给我了。你们真以为我江充不知情么？告诉你们，没到最后关头之前，我是不会动手发难的！”

薛奴儿心下了然，知道胡忠定在无意间漏子口风，才让小六子察知了秘密。他气得全身发抖，但此时给十来只火枪指住，便想动手杀人，也是万万不能了。薛奴儿垂下首去，不再言语，但眼中却露出火焰般的恨意，看来直是吓人。

秦仲海一旁看着，自也目瞪口呆，心道：“好一帮奸贼，当真无所不用其极。”

那时刘敬抓到了胡忠的马脚，自以为能够以小六子为胁，逼迫胡忠来作反间，哪知那毫不起眼的义子小六，原来才是江充手下忠心耿耿的奸细，刘敬如此失算，自然一败涂地了。

以东厂总管行事的老道，秦仲海目光的锐利，居然都没瞧出这天真孩子暗藏鬼胎。其实别有心机，江充也真算是用心良苦了，江充见场面已在自己的掌握之下，登时哈哈大笑，手指墙上的书画，道："胡忠，你不必袒护这帮无耻男女了，快快把实情交代出来，咱们这就去抓贼啦！"

秦仲海见大势已去，实在难以阻挡，只得叹息一声。此时巩正仪等人也已进殿，见了江充横行霸道的模样，如何敢多置一词，纷纷让到了一旁。

胡忠神色凄然，朝薛奴儿看了一眼，薛奴儿面无惧色，只冷冷地道："咱们东厂几百人的性命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胡忠听了这话，身子一震，转头便往小六子看去，只见义子依偎在江充身边，脸上还是挂着那幅童椎的笑容，但那天真无邪却是世上最恶毒的虚伪做作，胡忠泪水盈眶，他望着小六子，喃喃地道："当年你给人欺凌侮辱，爹爹见你好生孤独可怜，这才起了保护你的意思……小六子……小六子……告诉爹爹，爹爹这辈子没爱错你。"说话问泪水滚滚而下，眼光只是瞅着义子。

小六子给他盯着，却无不适之感，只听他笑道："干爹，江大人在等你说话呢，您别干耗着。"胡忠听他这么回话，已知义子平日对他全是作假，并无半分真情，他惨然一笑，举头便往墙上撞去，砰地一声大响，霎时问脑浆进裂，已然死于非命。秦仲海、巩正仪等人没料到他会自杀，都是为之一惊，薛奴儿更是又惊又痛，想要喝止，却已晚了-步。

胡忠撞死墙上，壁砖登给撞裂一处，隐约现出暗门的痕迹，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你个白痴，自杀也不会挑地方，可把秘密透出来了。"他一脚踢开胡忠的尸首，举手喝道："来人！把这堵墙给我砸了！"

两旁卫士答应一声，举起大铁锤，猛力往墙上敲落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霎时便现出暗门，左右卫士大喜，加力砸落，一时飞灰四起，暗

门当场给敲开一块。江充仰天大笑，道："上天有眼，终教你们这群贼子无所遁形。"

忮俩揭穿，琼贵妃与薛奴儿对望一眼，两人脸色惨澹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其余人等见了机关，也是骇然出身。秦仲海看在眼里，额头冷汗涔涔落下，心道："完了，一会儿只要抓出奸夫，刘总管定然垮台。"想要出手帮忙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有静观其变了。众人见密道现形，一时连连挥锤，霎时便将墙壁打个稀烂，现出一个大洞来。江充长笑一声，他命罗摩什率先走入，跟着道："你们看好了，这里头藏有一只脏东西，秽乱后宫，无所不为。看我不把里头那人干刀万剐，势不为人！"琼贵妃原本神色甚是镇静，听了这话，再也按耐不住，冲向前去，尖叫道："你敢！你可知他是谁！"

汀充使了个眼色，安道京立刻抢上，掩住琼贵妃的嘴，不让她多发一声。薛奴儿见状大怒，想要喝骂，却给人用枪止住了，一时气喘不休，只得眼睁睁看着江充等人放肆，秦仲海一旁看着，也是心乱如麻，眼见罗摩什、江充当先走入密道，薛奴儿、琼贵妃也给锦衣卫众人押了进去。秦仲海心下着急，便也想奔入密道，两旁卫士急忙拦住，喝道："没有江大人的号令，任何人休想妄动！"秦仲海哼了一声，道："这是我掌管的地方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"

江充本已走入一半，听了外头的对话，陡地停下脚来，他微一沉吟，便道："不打紧。你们让这姓秦的小子进来，让他看看里头的脏东西，免得柳昂天说我栽赃政敌。"

秦仲海不待话说完，便一把推开卫士，大踏步朝密道走进。巩正仪见秦仲海走入，便要抢上，江充面色一变，喝道："你们把他拦住，别让这人进来！"众人急忙冲上，把巩正仪隔了开来。巩正仪满面焦急，却不得其门而入，秦仲海暗自纳闷，江充既要找人进来见证，何以不让巩正仪进来，却要柳门嫡系的自己入内？他猜想不透，眼前情势又紧张，只得急急走入，不再多想了。

那甬道也不甚长，众人走了一阵，便已进到一处密室，江充回头过去，冷笑道："你们听好了，这等目无法纪、奸淫宫妃的无耻之徒，最是该死不过。看我来个就地正法。"说着举起火枪，喝道："你们退开些！"霎时只听背后传来琼贵妃的尖叫，大声道："江充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快快住手！"

江充呸了一声，立时往密室里疯狂射击，后头火枪手也跟着动手，只听轰轰连响，室里已是堙硝弥漫。枪声震响中，夹杂着背后琼贵妃的哭叫声，听她声音满是绝望凄厉，想来定是不忍奸夫惨死，这才放声惨嚎。

秦仲海心道："照他这般干法，里头那人便是大罗金仙，怕也死得透了，这江充连口供也不要，一会儿怎么揪出同党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

此时琼贵妃早已哭晕在地，众人不待烟雾退散，便即走进密室，江充面色兴奋，大笑道："世上与我江充为敌的，全没一个好下场！"

秦仲海凝目细看石室四周，霎时冷笑道："江大人，谁和你为敌了？你看看里头吧！"

江充一愣，急忙往四下探看，此时烟雾从甬道飘出，已可看清室内景象，只见房里摆了张木床，一张木桌，此外别无长物，更没见到半个人影。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江大人啊，你无端入宫，把东厂副总管、先皇爱妃扣押起来，便是要找这张烂床么？这等稀奇古怪的事，我非同咱家侯爷说上一说不可，他定也觉得有趣得紧。"

此时胡忠已给活生生逼死，若是找不出奸夫的尸体，事情恐难善了，江充稍一推算，知道要糟，一时只感又急又气，对着小六子叫道："你……你不是说这里有人么？"小六子惊恐万状，跪下道："大人明查，我听干爹说过，他随琼贵妃前来此地时，真有听到男子在里头说话的声音啊！"

江充听了这话，霎时恍然大悟，他沉下气来，冷笑道："刘敬啊刘敬，算你厉害，居然还是快我一步！"他低头探看四处，沈声道："大家给我搜！这地方决计有些古怪！"众人闻言，登即在里头细细搜索。

秦仲海双手抱胸，冷眼看着众人四下搜查，只见这些人到处翻搜破坏，就希望能找出蛛丝马迹。秦仲海心下暗笑，想道："好一个刘总管，看来这名奸夫定是他弄走的。他也真神通广大，不过刹那之间，居然就把人藏得无影无踪，不知是如何办到的。"

众人查了一阵，却不见有什么可疑之处，回秉道："四下翻过了，找不到什么可疑之处。"江充面色惨白，道："不可能，这石室里头的男子一定还在宫里，你们加把劲，好好给我找！"

众人正自翻查寻找，匆听远处脚步声杂沓，竟有大批人马朝石室行来，秦仲海心下起疑，暗道："这当口还有谁来？难道是刘敬么？"

秦仲海正自猜测不休，猛听一人喊道："圣上驾到！"众人闻得皇帝驾临，莫不震惊，江充惹出祸端，自也面带忧色，急急奔向门口，等候皇帝到来。

秦仲海心下暗喜，想道："江充滥权妄为，擅入禁宫搜查，却没找出半个人，这下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"

正想问，黄袍闪动，龙履入室，来人五十出头年纪，面貌英俊，果然便是景泰皇帝到了。

江充立即跪下，大声道："臣江充，恭迎吾皇万岁、万万岁。"众人见江充跪下，霎时也都跪倒在地。秦仲海趴在地下，眼角偷瞄，只见皇帝青着一张脸，神色颇不寻常。

秦仲海见皇帝气急败坏，心下正感不妙，果听皇帝喝道："人呢？"江充跪秉道："启禀万岁，臣反覆搜查一遍，都不见有人。"皇帝忽地怒气勃发，厉声吼道："不见了？好端端的，怎能下见了？"一脚便朝江充头上踢去，江充受了这脚，却是一动不动，只是低头忍耐。

众人见了皇帝怒责大臣，竟然还举脚去踢，都是为之震惊。秦仲海心下自也骇然，过去他与皇帝见面，见他性好文学，修养甚佳，哪知却气成这个模样。便算皇嫂真的偷人，他也不该生这么大气，何况此时不曾抓到奸夫，逼出口供，如何能责打大臣泄恨？说来确实有些不合情理之处。秦仲海心下暗暗猜测，只觉其中另有隐情，恐怕不是贵妃偷人那么简单。

江充趴伏在地，喘息道："启禀皇上，此人之所以消失无踪，定是刘总管所为。请皇上将刘敬传来，必能查个水落石出。"皇帝铁青着脸，喝道："传刘总管！"众人答应一声，急急传下号令，命人将刘敬带到、秦仲海心下惨澹，想道："完了，刘总管这下功亏一篑了，还没叛变，便先闹出事来。"他暗暗发愁，就怕刘敬挡不过今天这-关，到时撤职查办事小，一个不小心，只怕要落得抄家灭族的悲惨下场。

皇帝一言不发，双手紧紧握拳，神色悲怒交集，此时薛奴儿与琼贵妃已给押入密室，两人低头不动，料来心里定是害怕至极。

过下乡时，一名近侍急急奔来，皇帝喝道：“刘总管人呢？带他过来见朕！”那近侍跪地回秉：“启奏圣上，方才东厂与刘总管的府邸匆起大火，里头的公文悉数焚毁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刘总管更是下落不明，不知去了哪里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莫不吃惊，皇帝更是倒退一步，撞在墙上。秦仲海心下震动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心道：“完了，大势已去，刘敬见局势不妙，已然弃职逃亡了。”情势急转直下，远比想像中紧张，秦仲海心下了然，知道刘敬垮台已成定局，朝廷三分局面终将结束。他心下暗暗担忧，就怕自己也给牵连进去。

江充急急上前，低声道：“皇上，看来刘总管也牵涉在内，已然畏罪潜逃了。”

皇帝握紧拳头，大叫道：“刘总管！你去哪里了？”神态激动已极。众人大吃一惊，霎时一齐跪倒，颤声道：“皇上息怒！”

江充见皇帝忿恨难抑，忙道：“皇上，刘总管虽然不见踪影，但他的手下薛奴儿却给臣拿住了，皇上可要审他？”皇帝大声道：“带他过来！”江充急忙使个眼色，两旁侍卫押上薛奴儿、琼贵妃二人，送到皇帝面前。

秦仲海偷眼去看，只见薛奴儿面如死灰，嘴角微微颤抖，琼贵妃却扬起下巴，神态冷傲，丝毫不见惧色。

皇帝看着薛奴儿，森然道："薛副总管，你们刘总管上哪儿去了？"薛奴儿跪下道："臣不知。"皇帝厉声道："你不知？那你三更半夜的，来仁智殿做什么？"眉宇之间，满是杀气。众人见了皇帝的神态，无下骇异恐惧，就怕惹上杀身之祸。

当今天子亲口威吓，薛奴儿只闭紧双唇，拜伏在地，竟是只字不答，好似没听到皇帝的问话一般。秦仲海平日虽与他不睦，此时也暗自为他担忧。

皇帝见他不言不语，忍不住大怒欲狂，喝道："薛奴儿！你……你倒说一说，你跟着我……朕多……多少年了？"他气愤之下，语气微微发颤，说话时生出口误，竟把朕说成了我，想来气愤已至极点。听得皇上结巴，众人心中都想："皇上气坏了，竟连话也说不顺。"

薛奴儿轻叹一声，低声道："臣跟随皇上，已有三十二载。"

皇帝大声道："好！你还算得明白！这三十二年来，朕可有亏待你之处？"薛奴儿叩首道："皇上待臣，恩义并重。"

皇帝眼中一红，大声道："你……你既知朕待你不薄，可你……你为何要反朕？你心里有国家社稷吗？"薛奴儿一言不发，只是默默叩首。秦仲海则是心下大惊，暗道："反？皇上怎会用到这个字？难道他已查知刘总管叛变一事？"

皇帝面色惨白，道："上回你差点伤了朕，可知朕为何不来办你？只因你随朕多年，朕不相信你真会下手来害，才破例特赦，饶了你的性命……可你……你居然如此回报……你这样对得起朕吗？"说到气愤处，泪水竟尔流了下来。两旁侍卫听得皇帝语带哽咽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，只是躬身垂首，深怕在这当口触怒皇帝。

薛奴儿仍是不言不语，只是连连叩首。

皇帝不去理他，命人拖来琼贵妃，喝道："琼玉瑛！朕敬你是皇嫂，从不曾管你，谁知你却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来？你快快说出，黄…这里头的…跑哪儿去了？"

琼贵妃听他支支吾吾，登时冷笑一声，道："你问着这个做什么？你还有脸见他么？"众人听她说话大胆至极，竟似豁出去了，忍不住骇异出声。皇帝见了她森厉仇恨的眼神，竟尔倒退一步，江充冲了上来，戟指喝道："大胆女子！你胆敢狂言犯上，不想活了么？"

琼贵妃抬头向天，闭眼道："江太师，到底是谁犯上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"江充大怒，一耳光便挥了过去，手掌堪堪及到粉颊，匆地想起此女身分非常，只得硬生生的收手。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：心头大疑，想道："到底这石室里的人是谁？怎地琼贵妃会这般说话？又怎会惊动皇上亲自前来质问，逼得刘敬弃官逃亡？"眼看情势混乱已极，秦仲海心中乱成一片，却又理不出头绪来，只有静观情势发展。

皇帝给琼贵妃一瞪，竟然生出惊慌之情，他喘息半晌，压下了怒气，又恢复了当今天子的气派，沈声便道："琼贵圮，你莫要仗着自己是功臣之女，便敢藐视法纪，目无伦常。朕现下给你个自新的机会，你老老实实的说，这石室里的人去哪儿了？"

琼贵妃冷冷地道："我不会说的，你杀了我吧！"皇帝嘿地一声，沈声道："你是朕的嫂子，朕如何能杀你？"

琼贵妃面带不屑，冷笑道："嫂子？什么叫做嫂子？你少在那里假仁假义了。"皇帝大怒欲狂，喝道："你说什么？"

琼贵妃纵声大笑，骂道："乱臣贼子，狼狈为奸！天下间最无耻的小人，我说的便是你！朱谨！"耳听琼贵妃直呼御名，皇帝已是怒火焚身，霎时抽出一旁卫士的腰刀，猛向琼贵妃砍落。琼贵妃神态冷峭，不避不让，竟是闭目待死。

众人惊呼声中，只见宝刀入体，血溅五步，一人挡在琼贵妃面前，那人脸上施着厚厚的白粉，嘴角擦得红亮，却是东厂副总管薛奴儿，在这关键-刻，他舍命救主替琼贵妃挨了这致命的一刀。

皇帝这刀穿体而过，薛奴儿如何经受得起？他眼望秦仲海，右手扬起，似想说什么，秦仲海想起往事，一时心中大恸，只想抢上前去，握住他的手，但此刻局面紧张异常，若要贸然出头，定会给牵连进去，当下硬生生地别开了头，不愿与他目光相对。

薛奴儿老泪纵横，摔倒在地，性命已在旦夕间，琼贵妃见他将死，霎时伸手抱住了他，痛哭失声。薛奴儿喘息连连，霎时头一侧，便已断气。

皇帝身居九五更尊，生平从未亲手杀人，此时见了薛奴儿的惨状，忍不住大叫一声，这才从盛怒之中醒觉，他将宝刀摔在地下，掩

面叫道："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般做？朕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？为什么啊？"又惊又怕间，几欲软倒，两旁侍卫大惊，慌忙扶住。

江充走上前去，低声道："皇上，现下抓人要紧，刘敬虽然逃了，但这女子定然知晓"他"的行踪，且让臣来逼供一番，这贱女人若再嘴硬，咱们便将她送入军营，充作营妓，看她还说不说？"皇帝听了他的谗言，只是神色凄然，呆呆地坐在木床上，宛若一座石像。

琼贵妃缓缓放下薛奴儿的尸身，怒目望向皇帝，那眼神冷峭，好似有无限深仇。

江充见她兀自神态冰冷，当即行上前来，冷笑道："姓琼的，莫说你爹爹是什么顾命大臣、开国元勋，今夜也救不了你的性命！劝你老实些，否则便要把你送到边疆去，让你落个千人骑、万人压的下稍，看你还神气什么？"

琼贵妃闻言大怒，尖声道："大胆江充，你敢！"江充冷笑道："有什么不敢？你再要狂悖，我现下就命人把你剥光，看你还猖狂什么？"琼贵妃尖叫一声，便向墙上撞去，竟是有意自尽。

江充冷冷地看着她，冶笑道："想死？有那么容易么？"说着一把将她抓住，跟着用力朝地下一推，冷笑道："还想留着贞操，便乖乖交代事情，不然一会儿把你拖下去，明日就送入军营。"说着使个眼色，左右答应一声，便往琼贵妃身上抓去。

琼贵妃怒道："大胆！有敢碰我者，太祖高庙阴殛之！"每当皇帝无道，当朝大臣将死之际，多会以太祖高庙之名诅咒皇帝，此时琼贵妃赫然说出，一来点名她宗室之女的身分，二来也有挑战皇帝权威的意思，果然皇帝听了这话，便已惊觉，只是呆呆的看着琼贵妃。

那两名卫士闻言，自感犹豫，江充笑道："有什么打紧的，这等无耻女人，你们尽量碰。"说着命人托起琼贵妃，当场将她外衣撕破，露出了里头的亵衣，琼贵妃大声尖叫，知道今夜一个不巧，便会惨遭奸辱，霎时泪水便已滴下。此时皇帝睁大双眼，口中念念有辞，对江充等人的恶行却是视而不见。

江充冷笑道："你们两个把她剥光了，今夜让大家瞧瞧，琼武川的女儿是什么淫贱模样。"

那两名侍卫见琼贵妃虽已徐娘半老，但模样仍是十分动人，待见了她白腻的软肉，听了江充吩咐，立时色眯眯地上前，便要将她衣衫扒光。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实在不忍，但此时只要发出一声劝谏，便会给安上同谋大罪，他轻叹一声，脚步向后，只想早些离开石室，不愿再看下去。

正危急问，忽听两声惨叫，那两名侍卫身子往后飞出，猛地撞在墙上，跟着一条飞影窜起，直朝皇帝扑去，这人身法快得异乎寻常，正是重伤垂危的薛奴儿。

秦仲海大为震惊："好你个薛奴儿，居然诈死！"众人见薛奴儿忽然活转无不大为惊骇，皇帝更吓得全身发软，一时掩面大叫。江充见薛奴儿直朝皇帝扑去，一时又惊又急，颤声道："快！快保护皇上！"

这薛奴儿武功高绝，只比卓凌昭稍逊半筹，一举手、一投足，都能断木裂石，杀虎屠龙，若要空手杀死皇帝，绝不是什么难事。众卫士未料薛奴儿还能暴起伤人，不曾有备，忙从背上解下火枪御敌，但他手脚太快，此刻已到皇帝面前三尺，其势已有不及。

一旁罗摩什、九幽道人见状不好，急急挡在皇帝身前，薛奴儿一声尖叫，左右两掌击出，九幽道人与罗摩什各出一掌抵挡，三人四掌相对，薛奴儿掌力发出，九幽道人立时口吐鲜血，摔在地下，罗摩什功力较九幽道人为厚，但受了这掌之后，也是面色铁青，腾腾腾地向后退出三步。

薛奴儿见无人阻拦自己，狂吼一声，便向皇帝扑去。江充吓得面无人色，取枪出来，直往薛奴儿射去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那枪只打在墙上，却没击中要害。

秦仲海心下大惊，急急按住刀柄，却不知要帮哪一方。

此时薛奴儿全身浴血，身上伤口不住喷出血来，但他拼出残余气力，已然压住皇帝，手指岔住喉头，尖声道："皇上！你…你可知道…她是你嫂子啊！再怎么样，你……你也不能如此待她，你好忍心！皇帝神色惊恐，但喉咙给人岔住了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薛奴儿尖叫一声，用力捏下，只听喀地一声，皇帝喉头软骨竟欲碎裂，他吸不到气，舌头已然外吐，面呈青紫之色。

万岁命在须臾，江充顾不得自己的安危，冲上前来，死命抓住薛奴儿的手，奋力外拉，想让他的手指离开皇帝的喉头，但江充武艺低

微，如何拉得开？他又惊又怕，惨叫道：“救命啊！快来人救命啊！”

左右虽已举枪在手，但此时一枪下去，虽能杀死薛奴儿，却也会连皇帝一块儿射死，一时无人敢开枪。

眼看皇帝将死，罗摩什不及调匀气息，当下翻身跳起，一把推开江充，使出“幽冥玄指”，猛往薛奴儿背上点落。薛奴儿背后吃痛，五指却更加用力，皇帝手脚痉挛，已要断气了，秦仲海心中震撼，想道：“我这刀下去，定可救得皇帝一命，我要不要救他？”

罗摩什大惊，更是加紧出指，一旁九幽道人也上来拉扯击打，安道京最是机警，心中登生一计。一招“九转刀”砍落，猛地将薛奴儿双手剁下，他身手分离。身子便落在地上。

江充惊惶不已，一见薛奴儿摔倒在地，立时喝道：“大家快开枪！”众人见状，连开数十枪，轰轰巨响，将薛奴儿打得蜂窝也似。江充惊怒交进，对着尸身一阵乱踢，跟着喝道：“把琼玉瑛押去军营！”

众人暴喝一声，便要上前，忽听皇帝道：“且慢！”众人急急跪下，都等皇帝圣裁。

江充喜道：“皇上是不是要杀了她？”皇帝叹息道：“薛奴儿说的对，她好歹是我嫂子，万万不可辱她，你们把她押下去，交给太后发落。”江充急道：“皇上，此女犯上作乱，这……这怎么可以……”

皇帝神色萧索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别说这许多了，你们只管照办。”江充悻悻然地道：“臣领旨。”使了个眼色，两旁手下便押起琼玉瑛，将她拖了下去，一会儿便送到景福宫，交由太后处置。秦仲海松了口气，太后远比皇帝明理，虽不会饶过琼贵妃，但至少不会羞辱于她，总算能保住清白了。

琼贵把给拖了下去，口中兀自高声尖叫，喊着皇帝的御名。皇帝伸手抚面，嘶哑着嗓子，喘息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…他人都死了三十年了，为什么还有人替他卖命？朕……朕真的这么不得人心吗？”秦仲海心下暗暗奇怪，寻思道：“什么死了三十年？谁死了三十年？”

江充听皇帝言语有失，忙上前低声禀报：“皇上，人多口杂，说话千万小心。”

皇帝呆呆坐着，不言不语，忽然间泪水洒下，重重挥出一拳，直往墙上打了一记，只听砰地一响，拳上满是鲜血，已然受伤。

众人大惊，急急上前察看。江充替他包扎伤势，低声劝道："圣上爱惜龙体，切莫如此愤怒。"皇帝扬起脸来，脸上神情既痛楚，又悲哀，好似心死一般。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里满是惊诧，知道今夜之事另有重大内情，料来日后定会牵连无数，自己可要小心了。

一旁罗摩什见皇帝一拳捶下，那墙竟有微微松动之象，情知有异，忙走了上来，低声向江充道："江大人，这墙有点问题，里头怕是空心的。"

江充今夜功亏一匮，没能抓住生平死敌刘敬，一听此言：心下大喜，忙道："国师若有主意，只管来试。"罗摩什点了点头，运起"幽冥玄指"，一指便往墙上戳落，这"幽冥玄指"专事内部破坏，那砖头虽然厚实，却也是寻常青砖，怎耐得武林高手的一击？只见墙面震荡，砖头尽成粉碎，赫然现出一个空洞来。

江充大喜，急忙挖开泥尘，往里头张望一阵，喝道："来人！给我砸开这面墙！"众人提起铁锤，猛往墙面砸下。只听轰地一声，灰尘四散中，又现出一条长长的甬道。

皇帝见了这条隧道，心下大惊，颤声道："怎会有这条密道？这……这是做什么用的？"

江充仰天大笑，喝道："来人进去给我搜！刘敬定在里面！"火枪手冲了上来，当先开路，安道京、罗摩什、江充等人便也鱼贯行入，秦仲海满心诧异，自也跟随在后、只见这甬道好长，直达里许，秦仲海细看四处，这甬道竟是新近所掘，他暗暗吃惊，知道必是刘敬暗中挖掘而成，看来他此次密谋造反，早已准备经年，绝非临时起意。

行到远处，空气渐渐清凉，众人行出甬道，推开一处暗门，已然走入一间房舍。

秦仲海转头看着四周：心下顿时一凛，此处不是别的地方，正是那日他与刘敬密谈的庙中单堂。那弥勒佛像，兀自笑吟吟地挂在墙上，便如当日一般情景。

秦仲海面色铁青，心道："好一个刘总管，原来还有这一手。无怪他能把奸夫接出宫去。"看来刘敬得到消息，趁着薛奴儿、秦仲海等人

拖延时光，他便趁势把人带走，看此处空无一人的情状，刘敬已然远走高飞了。

大批锦衣卫人马四下察看，但偌大的庙中竟无一人驻留，刘敬早已脱身。秦仲海随着众人看了一阵，只见几处厅房中满是刀枪兵器，足供千人之用，秦仲海心下了然，这批器械当是供明日举兵之用，谁知刘敬功亏一匮，竟在此刻失足。

秦仲海回首看着密道，想道："这条甬道地点隐密，若要袭击皇宫，定可从容遣入百名武功高手，只要再有人袭击承天门，移转禁军主力的注意，声东击西之下，皇上的性命便在股掌之间了。"他心下敬佩，对刘敬的计策更是叹服不已。

此刻皇帝也已到来，他见了这许多刀枪，又见到新掘密道，已知刘敬居心叵测，竟然图谋不轨。想起平日刘敬恭顺的模样，皇帝脸色惨白，哭道："刘总管啊刘总管，枉费朕对你一片信赖，你……你好狠心……"脚下一软，竟要滑倒，江充急忙上前扶住，劝道："圣上切莫悲戚，让臣把事情察清楚，您先回宫歇息吧。"

皇帝倒在江充的怀里，喃喃地道："江爱卿，天地之间，只有你对朕真正忠心……"

江充点了点头，让手下扶住了皇帝，跟着提声高喝："东厂总管刘敬有意谋反，行刺圣上，经察属实，即刻发布全国通缉，搜捕刘敬孽党！"锦衣卫众人答应一声，各自出庙追查。

东厂总管密谋政变，那是何等大事，第二日清早，宫中便已发布戒严，大批人马出城追捕刘敬，皇帝命锦衣卫直接掌管禁宫，反命御前侍卫离开禁城。众人都知皇帝不再信任宫中人马，看来江充独大的时刻已然到来。

琼武川簧夜间便已得知爱女被捕，火速便往景福宫面见太后，希望能救下女儿的一条性命，但琼贵妃犯了这等叛乱罪行，却无人看好她能逃脱劫难。

戒严消息一经传出，无数东厂太监都被擒下，那太监大宝是薛奴儿的义子，自是首当其冲，连夜便已被捕。刘敬精心招募的武林高手或死或逃，转眼间便已烟硝瓦解。大批锦衣卫高于提刀在京城捉拿人犯，整个京城都是闹哄哄地。只是刘敬本人却像凭空消失一般，无人查知他的行踪，也找不出蛛丝马迹。江充明白刘敬潜力甚深，就怕他

另有图谋，只是严命下属加紧寻访，此人若是不死，他便一日不得放心。

十日之内，京城便已改头换面，从原本热闹喜气的大城，变为满是肃杀之气的鬼域。

情势如此紧张，秦仲海身居虎林军首领，自也奉命出城搜捕，此际刘敬倒台，江充更是稳若泰山，朝中三派去了一脚，鼎足之势已成云烟，下一个恐怕便是柳昂天倒楣了。

大军开抵城郊，一众侍卫沿山搜索，一遇可疑人等，便自拦下盘问。秦仲海自坐一旁，反覆推算局势。心道："不知侯爷他们可曾接到消息？可别给此事纠缠上了。"他明白自己与东厂走的颇近，眼下身处嫌疑之地，定需谨言慎行，千万不要给牵连在内。也是为此，他也不便再与柳门之人联系，以免他们惹祸上身。

正想间，天边匆地飘下雪来，秦仲海抬头望着落下的雪花，初冬瑞雪，本是吉兆，但朝廷局势如此危急，众人心里发慌，都是无心观看。

秦仲海坐在一旁，忽听远处传来大声喝问，便起身去看，只见数十名男女老幼排成一列，各自接受下属的盘问。这些百姓多是住在附近的乡民，平日担着蔬果，入城贩售维生，只因城里戒严，连着几日不放闲杂人等出入，好容易部队打开城门，此刻定是赶着回家的。只是刘敬多半还留在城里，他若想离开北京，定会乔装成贩夫走卒，虎林军诸人不敢有失职守，自定加紧盘问。

属下逐一询问乡民姓名来历，待见无甚可疑之处，这才放了过去，若遇四十岁以上男子，更须带到角落，脱裤验身。众乡民见了朝廷摆下的阵仗，都有骇然之感。各人给盘查一阵，莫不急急逃窜。

正问话间，对面走来一名老妇，看她来的方位，却原来是进城的。一名侍卫见她着背，满头银发，手上提着只竹篮，面色甚是慈祥。不由得心下一奇，问道："这位婆婆，京城里一片大乱，你怎么还赶着进去？"那老妇回话道："老身本姓陈，少年嫁入秦家，先翁葬在城南，今日是他的忌日，老身缅怀秦家的恩德，便想进城扫墓。"说话声音苍老，用词遣字却颇文雅，想来是见过世面的人，那妇人自称嫁给秦姓之人，秦仲海听在耳里，早留上了神。那侍卫却不觉有异，待

见这老妇容貌慈祥，便如自己的祖母一般，他心下忽起亲切之感，便道："好了，没你的事，可以进城去了。"

那老妇微微一笑，问道："这位军爷，这样便可以走了么？"此时等候出城之人纵列绵延直达数里，真不知要盘查到什么时候，另一名侍卫乃是虎豹之流，-听那老妇罗唆，更感不耐，暴喝道："放你走，哪里还生出这许多废话？滚！"伸手一挥，将那老妇推开一步，那老妇给他这么推挤，一个不留神，便将手上的竹篮打翻，香烛金纸滚得满地都是。

那老妇叹了口气，迳自弯腰捡拾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叹道："人心不古啊！不过是进城扫个墓，也要这般鸡飞狗跳的。唉……现下的人都不知慎终追远，连祖上姓啥叫谁也忘了，真是忘八德啊！"

秦仲海听她言中蕴有深意：心下登时一凛，急忙细目去看，只见那老妇越看越是眼熟，两人四目相对，赫然之间，那老妇向他眨了眨眼，目光中透出一丝狡狯，秦仲海猛地跳了起来，霎时已认出这老妇的身分来历。

"她"便是刘敬！

天下都在追拿此人，他却好整以暇地在此晃荡？

那老妇捡拾香烛，低声自言自语："数典忘祖，认贼作父，老太婆活了这么大岁数，真算见识了。"她叹息良久，转身便朝城里行去。

秦仲海心下暗暗惊诧，想道："这刘敬失心疯了，还是怎地？现下满城都在追捕他，他还大摇大摆的回到北京，难道不怕死么？"他虽认出刘敬，却无意拿他到案，反希望他能顺利逃离江充的追捕。眼见刘敬缓步离开，便招来下属，吩咐众人："你们好生看着，瞧瞧有无可疑人等，我自去别处察看。"众下属不疑有他，齐声答应，各自干活去了。秦仲海放下心来，当即手提钢刀，缓缓跟在刘敬之后。

只见刘敬脚步蹒跚，装作寻常老妇的模样，一路行动迟缓，好容易行到一处山坳，四下已无人烟，秦仲海便要上前招呼，忽见眼前一花，竟有一物朝自己脸面射来，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慌忙问往旁闪开，那物撞在地下，当地一声大响，激起无数火花。秦仲海低头急看，却是只烛台。

秦仲海惊道："刘总管，你这是做什么？"刘敬冷笑一声，猛地转身飞扑，掌风已然扫过，秦仲海慌忙向后退开，口中喝道："刘总管，你别会错意了，我无意拿你归案！"

刘敬呸了一声，除下乔装假发，厉声道："秦仲海！你还有脸和我说话么！"双手连舞，招招都往秦仲海喉头锁去，这刘敬不动手则已，一旦出招，便是雷霆万钧之势，这人内力不如卓凌昭，并无凌人霸气，套路也不如薛奴儿那般紧迫逼人，但一招一式的搭配却甚灵巧，仿佛身上武功便如他这个人一般，处处出人意料，叫人防不胜防。

秦仲海给他抢攻一阵，钢刀不及出鞘，只得左右闪躲，连番避让杀招，他知道刘敬怀疑自己出卖他，心下只是叫苦连天，一边闪躲，一边急喝："刘总管莫要冤枉我，你事情之所以败露，全是因为胡忠的那个义子小六，我秦仲海绝无出卖你的地方。"只听刘敬冷笑道："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这般幼稚，日后要怎么在朝廷混？那江充什么时候不好翻脸，偏生选在我举兵前一日动手拿人，你不觉得太巧了些么？"秦仲海嘿了一声，道："刘总管，你自己御下不严，出了叛徒，还想赖到我身上么？"

刘敬大怒，喝道："胡说八道！"霎时双腿连踢，激起无数白雪，阻住了秦仲海的视线。

秦仲海见他脚法精奇，情知空手难以御敌，忙往地下滚倒，跟着拔刀出鞘，空斩三四记，将刘敬逼开一步，跟着翻身跳起，沈声道："在下自问无愧，总管若要不信，我也没法子了。"

秦仲海此言倒也不假，刘敬谋反一事，他并未透露给任何人，只含含糊糊地交代杨肃观，言道三日后有大祸，要柳昂天出城相避。他既未说出下手之人，也未透露谋反情事，不过含糊说了两句话，若说如此便能坏了大事，却让他难以置信。

刘敬呸了一声，霎时一脚踢来，秦仲海手上钢刀砍出，一招"贪火奔腾"，火龙闪过，直朝身前三尺扫去，刘敬知道这招厉害，不敢正面抵挡，往旁微微二让，避开了刀锋。

秦仲海无意与他硬拼，一见他退后，便想收手罢斗，哪知刘敬毫不放松，瞬间揉身再上。只见他足掌下踢，直朝秦仲海小腿陉骨踹来。秦仲海忙道："刘总管，事已至此，你再生气也是无用。我劝你快快离京吧！"刘敬喝道："无知之徒，给我闭嘴！"

刘敬一身武功都在腿上，足技千变万化，秦仲海闪开了踢向小腿的那脚，正要后退，匆见刘敬脚尖提起，已朝喉问踢来，招招杀手，攻势延绵不断，秦仲海没料到他变招如此之快，忙侧身斜让，躲开了致命一击，刘敬早已算到他闪躲路数，当下一声冷笑，原本金鸡独立，左足举起，猛然问右脚发力，身子高高弹起，左足不及放落，右足便朝秦仲海颈子斜踢过去，秦仲海掼刀在地，左拳挥出，挡住了刘敬的右脚，两人内力相激，身子都是微微一晃。

刘敬身子落下，举掌一挥，五指牢牢握住秦仲海的左拳，功力发出，竟以全身内力来袭。秦仲海嘿地一声，想要劝阻，但对方内力发来，自己实无余力再行说话，当下急急运力抵御。

两人功力互拼，秦仲海只觉对方的内力虽不刚猛，却是悠长细腻，运起功来绵密不断，秦仲海几次运力甩开他的手掌，却都难以办到。过了一柱香时分，秦仲海已知对方功力高于自己“心想：今番也太托大了，早知他对我误会，有意下手害我，我便不该贸然追来。”

两人相持一会儿，秦仲海情知时候一长，自己必会死于此人之手，他暴和一声，奋起生平功力，左拳奋力一推，将刘敬右手震开，跟着举刀猛挥，火贪一招第八重功力使出，一招“龙火噬天”，便朝刘敬门面砍去。这招是“九州剑王”的独门绝学，当年秦仲海与煞金、言二娘对决，不知多少次靠这招救命，果然绝招使出，一时火龙飞扑，烈焰逼人，饶他刘总管武功卓绝，也给这刚猛绝招逼退一步。

刘敬一时占不到上风，只哼了一声，冷冷望着秦仲海。

秦仲海按连使出杀招，先以拳力震开刘敬，再以绝招将他逼退，两招下来，内力几已尽，他气喘连连，拄刀在地，喘道：“刘总管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秦某若真有心害你，何不带着下属过来捉拿？又何必随你到这杳无人烟的鬼地方来？你……你可别错杀好人！”

刘敬冷冷地道：“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纵然你不曾起意加害，但你此番心念不坚，这才害死了大家，这个罪责该由你担。”

秦仲海听他指责，心下登时一凛，他将事情来龙去脉推想一遍，摇头便道：“刘总管，坦白同你说吧，你要举兵一事，我曾含含混混转告柳门一位兄弟，言道三日后有大祸，要咱家侯爷有个防备。若说这样便能坏事，秦某实在不信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真要杀人出气，只管去找小六子，那孩子背反义父，好生凉薄，决计是个祸胎。”

刘敬呸了一声，面色阴鸷，冶笑道：“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好生不晓事，你真以为江充靠个不济事的小鬼，便能扳倒我刘某？枉费咱家这么看重你，你若这般想，那咱家真要心冷了。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小六子出卖义父，我亲眼所见，刘总管要不认栽，我也没法子想。”

刘敬森然道：“你口口声声小六子坏事，你可知仁智殿里藏的是什么？胡忠、小六子这帮人身分低微，他们又能知道什么？真是妃子偷人、淫秽后宫？江充日理万机，什么事情不好管，专往妃子裙下钻？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把事情看得太浅了。江充选在这时候发难，没有三两三的把握，他是不敢动手的！”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脑中只是混乱一片，他颤声道：“难道……难道柳门另有叛徒？”

刘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此番举事，我为了瞒住江充，还故意作假，专程联系熊飞营的李保正，我如此大费周章，便是要江充误判形势，以为政变自外而起，反而疏忽宫内。嘿嘿，只是我用心良苦，却给他轻而易举的识破了，你倒给我说说，若无其他管道泄密，事情怎能发展至此？”说到后来，语气严厉异常，随时都要翻脸。那李保正身居熊飞营总兵，月内便要受调入京，刘敬事前与他连络，柳门诸人早已知情，秦仲海心念急转，确知事情另有蹊跷。只是此刻局势大坏，东厂烟消云散，便算找出前因后果，也无济于事了。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刘总管，便算真有人泄漏机密，但现下江充掌握全局，咱们还是保命要紧，不知刘总管有

何打算？”

刘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掌握全局？江充这免崽子这么容易就斗垮我？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太小看我了！”秦仲海听他口气甚为自信，似乎还有王牌未揭，不由得一惊，道：“公公还想东山再起？”

刘敬睥睨冶笑，颔首道：“傻子，只要你我两人未死，这局便不算玩完了。”秦仲海听他牵扯自己，更感诧异，说来自己不过是个小官，不知在他眼中，为何如此要紧？他见刘敬满面肃然，缓缓朝自己走近，秦仲海心中一凛，就怕他再次起意杀人，急忙举刀当胸，护住了全身要害。刘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紧张什糜？我冒着牛死大险入城，就是为了杀你这小王八蛋？你以为自己这么值钱么？把刀放下，我不

会害你。”秦仲海心想不错，刘敬此时逃命都来不及，如何有心思对付自己，当下还刀入鞘，道：“公公既然这么说，秦某便信你一次。”

刘敬微微颔首，道：“提得起，放得下，一言而决。秦仲海，公公没看走眼，你确实是块做大事的料。”此时他性命不保，说话还是一派自信从容，秦仲海听在耳里，自感纳罕。

正想间，忽听刘敬道：“秦将军，刘某有件大事相托。不知你能否帮忙？”

秦仲海心下大奇，想道：“他密谋已败，性命都保下住了，还想办什么事？买棺材么？这刘敬阴谋百出，绝非易与之人，眼前若有事情交代，定是天大的为难事，秦仲海是个明白人，如何愿意惹祸上身，当下敷衍道：“公公你逃命要紧，快别挂怀这些身外之事了。”

刘敬略略听去，便知秦仲海一心推诿，毫无意愿替他办事，刘敬淡淡笑道：“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你也别急着推拒，先看过一件东西再说。”说着从怀中拿出一只油包，扔给秦仲海。

秦仲海伸手接过，只觉那油包甚轻，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物事。刘敬望着他，道：“咱家说过，政变那夜我会带样东西到承天门，等你看过之后，绝无三心二意。”他自嘲似地笑了笑，道：“现下局给破了，承天门自然去不了，不过那也不打紧，咱们便在这里看吧，意思是一样的。”

秦仲海听这油包如此要紧，只是将信将疑，刘敬见他怀疑有诈，便道：“你别多想什么，只管打开包袱，一切自会真相大白，”

秦仲海见他执意甚坚，只得道：“刘总管，等我看过这物事后，你可得快些离开京城，你留在此处一刻，便是一刻的危险。可好？”他心里打定主意，不管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只等看过之后，便即护送刘敬离开北京，反正自己所求无多，只盼刘敬别死在自己面前，至于这老头儿日后是要退隐山林，还是继续结党作乱，他也懒得多管了。

刘敬听他这么说，便回话道：“咱家日后的行止自有打算，下必你来操心，你只管打开包袱。秦仲海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，自将油包解开，霎时间，露出一张硝制的皮革，色如人肤，卷做轴状，不知是什么怪东西；秦仲海颇感讶异，奇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刘敬森然道：“这是一张人皮。”

秦仲海面色一变，他战场上杀人如麻，却没见过人皮，此时乍然见到，自也悚然，他吞了口唾沫，干笑道："刘总管，这等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你给我做啥？"

刘敬冷冷地道："你别多问，只管把人皮铺在地下，便知端倪。"秦仲海满头雾水，但听刘敬催促甚急，只得依言蹲下，便要将人皮张开，把东西来历瞧个明白。

秦仲海蹲在地下，正要铺开人皮，忽见人皮上闪过一阵黑影，好似鬼魂影子一般，秦仲海忽起异感，竟不敢展开，背后刘敬沉声道："你别拖延时光，快把人皮展开了。"

便在此时，人皮上的黑影急速摇晃，好似有什么东西作祟，秦仲海全身鸡皮疙瘩冒了出来，他吞了口唾沫，心道："他妈的，大白天闹鬼。"他抬头眺看日光，猛然间，只见树丛里冒出一个身影，直朝刘敬背后杀去，赫然是个蒙面刺客！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他和刘敬都是武林第一流高手，二人耳音灵敏，机警过人，孰料此地竟有刺客埋伏，尚且能瞒过二人！看此人身法诡异，无声无息地出手暗算，刘敬不知怪客已到背后，兀自凝视着秦仲海，似不知他为何惊骇。

秦仲海知道刺客定是江充派来的，百忙中不及喝喊，眼见长剑闪动，已朝刘敬刺落，秦仲海当下暴喝一声，手上钢刀猛地掷出，便往刘敬背后扔去。刘敬吃了一惊，急急回头去看，只见半空杀来一个人影，那影子躲开秦仲海的钢刀，仍朝自己扑来。

秦仲海正要惊呼，刘敬却已冷笑一声，道："想刺杀刘某人么？嘿嘿，那真是强盗遇上贼爷爷了。"他提气纵起，半空中一个筋斗翻过，陡地身子一转，竟已到了那刺客后方，竟在一招间逆转形势。

那人见刘敬武功了得，深怕背后要害受制，急急往旁一滚，跟着高高跳起，霎时又跃上了树顶，刘敬呼啸一声，身子落下，双脚在地下一点，瞬间便高高弹起，靠着这一下纵跃，身子反而高过了树头。秦仲海看得心旷神怡，自是暗暗称赞："刘总管的武功当真深不可测，尚比薛奴儿高出半筹，要说谁才是东厂第一高手，这老头当之无愧。"想着，忽然醒起薛奴儿已然惨死，不由得心下一阵黯然，轻轻叹了一声。

此时刘敬与那刺客在树梢激战，刘敬仗着身手轻盈，脚法精奇，已然占得上风。那刺客几次隐身树干之后，都给刘敬左右连赐疾攻，硬生生地逼了出来，那刺客手中虽有兵刃，但每回逼近刘敬三尺，反给他跃上头顶，倒陷绝境。看来不出十招，那刺客便要落败。

猛听一声断喝，刘敬双手拉住树枝，左脚侧踢，直朝那刺客脸颊踢去，这脚力道扎实，若给踢中了，定会颈断骨折而死，那刺客知道厉害，忙向右侧树枝跳去，刘敬何等精明，早已算定他闪躲的路数，霎时右脚后发先至，已到胸口，那刺客闪避不及，冷不防已被踢中，一声闷哼之后，身子倒飞出去，已然摔在树下。

刘敬见胜负已分，便也飞身下树，行到那刺客面前。他凝目看去，只见那刺客头戴面罩，看不清脸面，只露出了一双瞳子，那目光冷若秋霜，只睁眼注视自己，并无恐惧之色。

刘敬冷冷地道："你既然替江充办事，必定朝廷命官，又何必藏头露尾，把面目蒙住？你究竟是谁？"说着走上前去，便往那刺客脸上抓去，要将他的面罩揭下。

秦仲海本已拾起钢刀，在一旁笑吟吟看着，眼看刘敬便要揭开那人面目，莫名之间，秦仲海匆地生出不祥预感，急忙叫道："刘总管小心！"话声未毕，只听刷地一声响，寒光闪动中，那剋客已然拔剑出鞘，剑尖一晃，笼罩刘敬上半身无数要害，剑法竟是高妙难言。

刘敬大吃一惊，本见此人已给制服，没想他心机如此深沉，竟先诈败倒地，之后再出绝招抢攻，此时刘敬与他相隔极近，眼看剑尖如雪花般飘来，端的是又急又紧，刘敬知道只要一个闪失，便会给割断喉咙，惨死当场，他身影连晃，仗着脚法灵动，须臾间躲开了当喉三剑，但对方攻势无止连绵，毫不放松，刘敬把心一横，矮下身子，反向那刺客怀里冲去，这招致死地而后生，称作"投桃报李"，专用在空手应付长兵刀之时，一能闪躲敌手杀招，二可贴身肉搏，果见刘敬矮小的身子穿过无数剑花，紧挨在刺客身前，霎时左掌印上胸口，一声轻响传过，已将他击飞出去。

那刺客心机深沉，手段阴狠至极，若非刘敬武功精湛，临敌经验丰富，此刻早已失手被杀，秦仲海又惊又佩，他急急奔来，护住了刘敬，问道："怎么样？贼子伤到总管了么？"

刘敬摇了摇头，正要回话，忽感肩上有些疼痛，他低头看去，只见右肩擦出一个血痕，却是给那刺客劫伤的。先前剑上寒星连绵下绝，刘敬却只给擦伤皮肉，武功之高，自是不在话下。秦仲海见那刺客盘膝坐地，动弹不得，登时嘿嘿一笑，道："一剑换一掌，总管这生意真是稳赚不赔了。"刘敬殊无喜悦之意，皱眉道："咱家行定江湖几十年，不曾给人伤了-根毫毛，没想会给这人割伤了。"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凝望那蒙面人，森然道："若想死前少受点苦，便把面罩解下，让咱家看看你是谁。"

那刺客受了一掌，此时盘膝坐在地下，正自运功疗伤，听了刘敬的质问，却无回话之意。刘敬见他不理不睬，登时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受了我的穿心掌，内伤不轻，还想起身再战么？咱家劝你一句，你乖乖地…地……"

他连着两个"地"字说下，却没了下文，秦仲海微微一奇，正要去看刘敬，猛听刘敬呕地一声，竟已捣住胸口，摔倒在地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喝道："刘总管！你怎么了？"

刘敬原本好端端的说话，一没受暗器暗算，二没走火入魔，哪知会忽然摔倒？便在此时，猛听那刺客一个呼啸，竟尔翻身跳起，直朝刘敬刺出一剑，先前这刺客受了刘敬重击，居然还有气力再战，秦仲海只感瞠目结舌，急忙举起钢刀，接过了战局。

雪花纷飞中，秦仲海紧守刘敬身遭，每逢那刺客靠近，秦仲海便全力抢攻，将那刺客逼开，一时以快打快，连过十余招，那刺客身法快绝，招数忽奇忽正，有时像是名门正派的武功，有时又像不曾习剑的疯汉，竟连武功招式也是前所未见。

两人缠斗连连，秦仲海将钢刀使得泼水不入，百忙中朝刘敬看了一眼，只见他脸上生出黑气，好似中毒一般。秦仲海心下震惊，恍然大悟："原来如此！这小贩的剑上喂有剧毒！"若非如此，刘敬怎会一剑便倒？看来剑上的毒药必定霸道异常；此时雪势越下越大，地下已堆出薄薄一层积雪，两人互斗几招，秦仲海脚步沉重，只踩得雪泥四溅，满是脚印。那人步伐却甚轻盈，不曾踩出分毫痕迹，秦仲海心下罕异，寻思道："这人到底是谁？江湖上有此武功的寥寥可数，难道他是卓凌昭么？可他为何要蒙上了面？"想起卓凌昭有意与柳昂天和解，心下更是茫然。

“当”地一声轻响，刀剑相交，那剑沿着刀锋擦下，霎时竟把秦仲海肩上衣衫划破，秦仲海心下越惊，此人非只剑法高绝，尚且剑上喂毒，自己若要给擦破一点油皮，立时便要落败，更是紧守门户，丝毫不敢大意。

秦仲海心悸之下，不敢使出绝招硬拼，一时险象环生，好几次险些给刺中了。天幸这刺客挨了刘敬一掌，身法不如之前那般快，两人才勉强打成平手。激战之中，秦仲海极力辨认此人身分，只见那刺客身穿夜行装，脸上还罩着黑布，除了一双粲然生光的眸子，其余五官都给遮掩了，着实认不出此人的来历。

此刻已过一柱香时分，秦仲海知道再过片刻，刘敬便会毒发毕命，若不能全力抢攻，抢夺解药到手，否则万事俱往。他有意速战速决，再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，提起真气，纵身跃起，一招“火云八方”，便往那人身周削下。

这招“火云八方”，乃是火贪刀第五重功力，刀势极广，散布全身八方，可说攻中有守，守中有攻，料来此招一过，趁着敌手惊慌闪避之时，他便能补上一招“贪火奔腾”，刀锋连同火焰般的内力，当可一刀斩杀敌手，届时搜出解药，自能救回刘敬的性命了：绝招使出，那人却是不闪不避，似乎胸有成竹，秦仲海眉头一皱，不知他打得是什么算盘，正纳闷间，咻地一声响，长剑如鬼如魅，竟然穿过火云般的刀网，正中秦仲海手腕。

这受伤部位似曾相识，秦仲海顿时醒悟，一时惊怒交迸，大声喝道：“他妈的！又是你这贼！”

这名刺客剑法诡异难测，竟与那日文渊阁中遇见的怪客一模一样，便连腕上受伤的部位也是毫无差异。秦仲海那时看守文渊阁，给那怪客连着刺伤两处，乃是生平罕有的大败，自将他武功招式记得清清楚楚，待见此人剑法与那怪客全然一样，便将他认了出来+那怪客冷冷看着秦仲海，却不上前进击，想来秦仲海手腕中剑，不旋踵便会毒发。那怪客不急着出手，只等着敌人自行倒毙。

秦仲海虽然受伤，却是丝毫不惧，只听他仰天狂啸，举刀便往那人头上直劈而下，劲力丝毫不缓，好似要将那人割成两半，方才遂心。那人冷笑一声，转身避开，秦仲海哪肯放松，火光闪过，由左往右横斩，气势奔腾已极。那刺客吃了一惊，急忙举剑架住刀刃，刀剑

相交，秦仲海刀上内力刚猛雄浑，登将那刺客震退一步。秦仲海趁势冲上，左拳重重挥出，霎时打中那刺客胸口。

那刺客吃痛，往后退开，他见秦仲海毫无中毒之象，自感诧异无比，秦仲海哈哈大笑，掀开夹袖，露出戴在腕上的精钢护腕，喝道："老子前几日中了你的阴招，哪还会给你的狗把戏得逞？去死吧！"一时狂吼连连，举刀乱劈，已是拼命三郎的打法。

那刺客先给刘敬打了一掌，又给秦仲海击中一拳，连着受伤，身法便没那么快，秦仲海接连抢攻，转瞬间拆过数十招，但那人调匀气息，慢慢又恢复了气力，一柄剑越使越奇，森森剑花裹来，只逼得秦仲海四下跳跃，又给他扳回平局。

秦仲海撇眼看去，此时刘敬已然毒发倒地，随时都能毕命。秦仲海咬紧牙关，心道："罢了，罢了，老子欠刘敬不少人情，今日为他赌上一次性命吧！"

他仰天虎吼，"龙火噬天"使出，身子已如陀螺般地腾空飞起，猛向那人扑去，这招"龙火噬天"已达火贪刀第八重，说来是秦仲海的必杀绝招，但对方剑法精奇，似有潜力未出，此时忽使这等大开大阖的招式，未必能占得上风，倘对方另有破解妙方，一招便能要了秦仲海的性命。只是此刻刘敬性命危急，倘若出手还有保留，待刘敬伤发毒死，日后自己回想起来，只有徒乎负负了，也是为此，秦仲海只想为他拼命一场，全不为自己留下余地。

"龙火噬天"使出，果见那人不慌不忙，似有破解之道，秦仲海心下骇然，这才知道糟糕，待要收招，其势已有不及，慌乱间，那人已然直刺中宫，霎时剑光竟从火圈外透入，猛朝门面刺来。看来自己也要追随刘敬的脚步，一同命丧黄泉了。

眼见危急，秦仲海怪叫一声："操你祖宗！"钢刀掷出，也往那人脸面扔去，这下胡乱投掷兵刀，纯是秦仲海打死不吃亏的脾气，却非方子敬传下的武艺，别地一声响，刀身从刺客脸颊旁刮过，劲风刮过，脸上黑布竟给擦落。那人吃了一惊，急忙回剑自救。

秦仲海着地滚去，喝道："下贱狗贼！今日叫老子看清你的脏嘴脸！"说着便要抱住那人的小腿，那人一个惊吓，双手捧住脸面，急急往后一纵，竟尔逃了开来。秦仲海拾起钢刀，急急迫了上去，喝

道："你奶奶的别走，快把解药交出来！"大喊大叫间，放足直追而去。

奔不数尺，背后一声低喘，叹道："别追了，你打不过他的。"秦仲海一愣，回头去看，说话那人正是刘敬，只见他脸色已成深紫，性命恐已垂危，秦仲海旁徨无计，此刻刺客已然远走，身边并无解药救命，饶他见多识广，也只能连连搓手，全没了主意。

刘敬见他满面惊惶，却只微微一笑，看了秦仲海一眼，缓缓地道："你将我扶起，我要运功驱毒。秦仲海大喜，知道刘敬还有自救的法子，当下依言将他扶正。刘敬盘膝坐地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开始调息运功，不多时，只见他头上升起袅袅白气，脸色匆尔红润，匆尔泛黑，似与毒伤全力搏斗。

秦仲海出身军旅，与刘敬并无故旧渊源，真个说来，刘敬死活如何，与他并无太大干系，但秦仲海入宫以来，连着几次与刘敬相处，甚爱此人的气度风范，眼看他在生死边缘：心中只盼他别死。秦仲海虽然不信鬼神，但旁徨无计间，也只有暗暗祝祷，盼老天放他一马，别把他的性命收去。

过了片刻，忽听刘敬大叫一声："天亡吾也！"四字一出，那黑气竟又弥漫脸上，秦仲海大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猛见刘敬口吐鲜血，身子缓缓往旁倒下，秦仲海抱住了他，咬牙唤道："刘总管，你撑住啊！"

刘敬倒在他怀里，喘息道："这是天竺海蛇的怪毒，中者无不毕命。我……我没法将毒躯出，看来是不成了……秦仲海不愿就此放弃，当即握住刘敬的手，将内力输了过去，一时全力行功，盼能替他驱毒救命。刘敬面色苍白若纸，叹道："没用的，你省点气力吧！"

秦仲海又惊又急，喝道："你休要罗唆！放着秦仲海在这里，我绝不能眼睁睁见你死！"说着将他抱起，大声道："刘总管！咱们赶回京里，找大夫治伤！"

刘敬怔怔望着他，摇头道："放我下来，时间不多了，你好生听我吩咐……否则……否则咱家死不瞑目……"秦仲海听他提到了"死"字，顿时全身一震，心道："他……他真要死了！"他蹲在刘敬脚边，想说些什么，喉头却似哽了，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刘敬喘道：“你把刚才那个油包拿出来。”秦仲海连忙将之取出，又见到那张肉色的硝皮。

刘敬低声吩咐：“你……你将硝皮铺在地下……快……”秦仲海见他性命垂危，点了点头，不敢违背，忙将那张皮铺在雪地上。

刘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秦仲海全身剧震，颤声道：这……这是我…我背上的刺花…”

只见皮上刺着幅图，一只插翅猛虎，神态狞恶，正自仰空飞上，旁有两行血字，上书“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”。那股不屈不挠的凛然反骨，正从图中傲然透出。

这幅刺青，竟与秦仲海背上那幅一模一样。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见过这幅刺花吧？”秦仲海喘息不止，颔首道：“这幅刺花从小便生在我背上，我怎会不认得？刘总管，这刺花是从何而来？”当年决战煞金，这幅刺青还曾救他一命，秦仲海自知这幅刺青必与自己的身世有着莫大牵连，便急急出言相询。

刘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张皮，是怒苍山头领秦霸先的遗物。”

秦仲海颤声道：“这是秦霸先的东西？”刘敬目露怜悯，颉首道：“正是。”

霎时之间，秦仲海颓然跪倒，心中再无半点怀疑，他便是秦霸先的儿子。

他抬头望天，喃喃地道：“我……我真是秦家最后一个遗孤？”刘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当年秦霸先惨死神鬼亭，尸体落入朝廷手中，刑部公人便将之剥皮抽筋，碎尸万段，才有了这张皮留在刑部大牢里。好容易前两日牢中押入一名蒙古逃犯，守卫移转注意，我才能差人偷出这张人皮；嘿嘿，本想在承天门交给你的……没想……没想……”说到恨处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

秦仲海虎目含泪，他轻轻抚摸人皮，哽咽道：“刘总管，我…我父亲究竟是忠是奸？他真如外界所说，是个大奸臣么？想起生父秦霸先便是朝廷反贼，杀害先皇的元凶巨恶，不由得心乱如麻，就盼刘敬能说个“不”字。

刘敬凝视着他，霎时重重一叹，摇头道：“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怎地这般想不开呢？什么忠奸善恶，那都是外人眼中的事，秦霸先便算

是十恶不赦的反贼，他还是你的父亲啊！”

秦仲海霎时醒悟，无论秦霸先是善是恶，是忠是奸，都是他这身骨血的生身之父。秦仲海紧抱父亲遗物，大哭道：“爹爹！”声音满是悲凉痛楚，远远传了出去。

刘敬喘道：“你父亲死得惨不堪言，乃是天地一大冤案……等此事一了，你一定要找出方子敬，向他问个明白……我不明白他为何隐瞒你的身世不说，他也许另有苦衷……”

秦仲海抹去泪水，哽咽道：“刘总管，我……我要是早些看到这幅刺青，也许……也许我就不会把秘密说出去了……”他本以为小六子便是出事的关键所在，但听了刘敬的说话，已知其中另有变数，虽不知是否与柳门有关，但心里仍有难受之感。

刘敬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错了。就算那日我取出这幅刺青，你还是会把秘密透露给柳昂天，”秦仲海呆了半晌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敬凝视着他，一字一顿，道：“因为你是血性人。”

秦仲海纵声大叫，一时痛哭流涕，悲声道：“刘总管！是我害了你！”

刘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秦仲海，你不必自责。其实我这次拼命一搏，也只是聊尽人事而已。”他说着说，猛地一口血喷了出来，染红了满地白雪，秦仲海知道他死在眼前，忙抓住他的双手，急道：“刘总管，你…你千万别死！”

刘敬喘道：“秦仲海，念在令尊的份上，再帮我最后一次忙……我这次冒险入城，便是为了这件事，你……你定要替我办到……”秦仲海拼命点头，大声道：“公公尽管吩咐，只要秦某一息尚存，便会替你把事办好！”此时他满是愧疚之意，不论刘敬说出的事何等难办，他都会竭心尽力，以竟其功。”

刘敬惨然一笑，道：“把“他”带走。”

秦仲海惊道：““他”？“他”是谁？”刘敬口中冒血，摇头道：“为了你自己好，你……你不必管他是谁，我……我将他藏在秦家大宅的密室里，你只管把这人带出来，送他到乡下安度余生，我……我刘敬便感激不尽了……秦仲海见他出气多，入气少，转眼便要死去，心中又惊又急，大声道：“刘总管！你别死啊！”

刘敬紧握秦仲海的大手，喘息道：“如果我料得不错，除了江充以外，还有一帮人马在找“他”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……秦仲海……情势危险，你和我走得近，你得万般小心，平安把“他”带出京城，绝不能相信任何人……否则……否则连你都要出事……”秦仲海急道：“刘总管，到底他是谁？你告诉我啊！”

刘敬并不回答，他命在顷刻，全身气力渐渐衰弱，他缓缓挣扎起身，朝京城拜了下去，霎时面露悲伤，大哭道：“皇上！老臣尽力了！”说着身子僵直，再也下动弹了。

大雪纷飞，慢慢盖在两人身上，秦仲海呆呆的看着刘敬，不到一个月内，朝廷鼎足形势烟消云散，东厂好手更是死伤殆尽，刘敬双目未暝，脸上兀自挂着两行清泪，好似心中悲痛已极。

秦仲海哭出了声，他抱住了一代枭雄的尸身，啜泣道：“刘总管，不论此人是谁，我秦仲海绝不负你的嘱托，定会替你完成遗愿！”

秦仲海满心激荡，抱起刘敬的尸体，缓缓往前行走。雪势越来越大，已将眼前道路盖起，深达膝问。秦仲海脑中乱成一片：心道：“刘总管政变失败，真是我害的么？那秘密又真是杨郎中泄漏的么？刘敬托我带出的那人，却又是谁？为何又藏在秦家大宅里？”

心思恍惚问，已然行出里许，不自觉间，自己却是朝北京的方位而去。秦仲海低头看着怀中的刘敬，想道：“我若带他回京，只怕他还要遭到五马分尸之苦。说不得，我就把他葬在这儿吧！”他走到树林里，见一株大树参天而起，气势磅礴，他叹了口气，想道：“这株古木好生雄伟，也只有这般气势，才配得上这位当世枭雄。”他取出钢刀，挖了个洞，跟着将刘敬埋人土里。

秦仲海跪在刘敬墓前：心乱如麻：“我是秦霸先的儿子，此事已无疑问。等此间大事一了，赶紧找师父问个明白。唉……宦海十年原是梦，我秦仲海好容易干到四品带刀，谁知竟是反逆之子。看来这官也不能做了……”

他过去为朝廷戮力征战，今日却成幻梦一场，秦仲海心绪烦乱，想起全家惨死之状，忍不住一声悲吼，在树皮上刻下“忠义孤臣枉痴心”七字，跟着提刀转身，踏雪回京。

秦仲海回到防地，与下属会合便往京城去了。只见他们面色悻悻，神色气馁，想来众人劳苦数日，却仍一无所获，不免躁闷。秦仲

海望着众弟兄，心中忽感战栗，他是朝廷大敌之子，一旦身分被揭发，这帮属下皇命难违，定也会成为自己的敌人。秦仲海心下感慨，摇了摇头，想道："便算真有这么一日，我也不杀这帮下属。"

想起卢云、柳昂天与自己的情义，心中更感烦闷，恍恍惚惚间，一名下属附耳过来，道："老大，锦衣卫的人来了。秦仲海一愣，抬头望着前方，方才发觉自己回到了京城连着几天发生大事，竟让他心神凌乱至此。

远处一人喝道："兀那虎林军的狗！全给我滚了！"说话那人耳穿厂卫服色却是一名锦衣卫的校尉，这人率领大批人马四处盘查，逢人便打，百姓见了凶狠情状，自是纷纷躲避，区区一个下级校尉，怎敢如此嚣张？虎林军侍卫看在眼里，自是大怒，都有出手之意，秦仲海嘿了一声，低声吩咐道："大家别动手，回避则个。"

此时刘敬垮台，天下无人能挡江充，锦衣卫便算嚣张十倍，自己也不能过去招惹，当下只得率着部属，自行让在道旁。众侍卫见锦衣卫猖狂至此，想起日后定要给这帮恶贼骑在头上，无不咬牙切齿，在那暗自咒骂。

行到宫门，秦仲海唤过众人，吩咐道："城里太乱，我得去侯爷府上打探消息，你们先回宫去吧。"众人听他要去柳府，无不大为振奋，秦仲海是柳门大将，刘敬一死，柳昂天便成了朝廷唯一的寄望，自己日后能否有平安日子过，全看这位征北大都督的作为了，众下属急忙答应，各自回宫去了。

秦仲海身处嫌疑之地，哪有心思去找柳昂天，一见下属离开，心中便在盘算，想道："刘敬死前重托，要我把那人安顿了。不管这家伙是谁，看在老刘的面上，我可赶紧过去秦家大宅，把人弄出京城再说。"想起此行离京，不知何时方能回来，路上不能没有银两使唤，反身便朝自己家里自出事以来，秦仲海已有十余日不曾回到府上，管家见他回来，急急奔上，禀道："老爷啊，柳侯爷几次差人过来，说有大事商量，请你一回家中，立刻过去会合。秦仲海点了点头，想来柳昂天得知宫中大祸，自也惶急。只是此时已知自己的真实身世，又处在嫌疑之地，一切未明朗前，还是别连络柳昂天为上，以免替众人带来杀身之祸。

管家见他眉头深锁：心里有些害怕，低声问道：“究竟京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怪吓人的……”秦仲海从怀中取出两张百两银票，塞在那管家手里，说道：“你把大门锁好，一会儿先回故乡去。”那管家望着银票，嚅嚅地道：“老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秦仲海没去回话，只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示意安慰。他换上便服，将钢刀藏在包袱里，身上带妥几百两银票，又再吩咐管家几句，便往秦家大宅而去。只等找到宅里的那人，便要将他带离京城，先避过风头再说。

行到街上，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，地下积了薄雪，颇见寒意。秦仲海望着街道四处，寻思道：“时光好快，自返京以来，已有半年多了。嘿嘿，人世间的变幻无常，那还真是说之不尽啊！”

他初回京城时，还只是个自由自在的游击将军，在朝廷三大派之间打混度日，逍遥闲适无人管，哪知半年不到，物换星移，自己竟成为朝廷反逆的遗孤，在身世谜团之间挣扎，秦仲海想着，心中实是感慨良多。

来到秦家府宅，大门深处萧条依旧，和上次来时别无差异，那行乞老人也不见踪影，秦仲海见四下无人，当即一个闪身，躲进了院中。他走入屋内，在主宅中绕行。想道：“刘敬死前交代过，说他把那人藏在密室之中，我可得用心寻找了。”

他四处探看，只见大厅里满地泥灰，不知多久没人打扫，往厅房看去，一间间都是破败不堪，不少老鼠蜘蛛见人行来，更是急急乱爬。秦仲海找了半个时辰，实在擦不出那人的踪影，心中只感烦闷。

秦仲海行到后院，蹲在墙下发呆，此处残垣倾塌，满布青苔，地下搁着几只破烂竹篓，更显得古旧凄凉。秦仲海叹了一声，寻思道：“刘敬托我带走的这个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历？那时仁智殿出事，刘敬不顾琼贵妃、薛奴儿的生死，孤身一人远走，却又为了这人犯险回京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怎会让刘敬如此重视？”

他思索良久，想不出前因后果，满心寂寥间，手一挥，好似打翻什么东西，秦仲海低头去看，只见地下翻倒了几只竹笼。他摇了摇头，把竹笼拾起，猛见笼下竟有一处洞穴，不知是通往什么地方的。秦仲海心下大喜，想道：“好啊！说不定这便是机关所在。”当下伸头进去，便要细察一番。

那洞穴很是窄小，秦仲海身形高大，侧肩攀爬，仍感不易，他向前爬行几尺，脸颊沾上了青苔，又再往前挤出数尺，赫然之间，看到了两只裤脚，正站在自己眼前。原来这穴是处狗洞，一路通到外头的闹街上，倒没什么隐密机关。

秦仲海缩头回来，一个下留神，脑袋在狗洞上撞了一下，只感疼痛不已，秦仲海呸了一声，回到了院中。他摸着脑袋，喃喃诅咒两句，跟着一脚朝墙壁踢去，啪地一响，青苔泥灰飕飕而落，陡然问露出一处记号，模样颇似图画。

秦仲海大喜过望，想道："刘总管果然厉害，便算死了，还能留线索给我。"

他急急蹲下察看，只见墙角用炭条画着些小猫小狗，这笔迹幼稚拙劣，哪是刘敬留下的痕迹，却是孩童涂鸦所为。秦仲海又骂两声，心道："他妈的，哪里冒出来的猫狗？不知是哪个调皮小鬼干的，该给爷爷重重打上一顿才是。"

他手上沾满青苔，伸手抹了抹鼻子，忽然之间，一股味道冲入鼻端，竟有似曾相识之感，秦仲海啊了一声，拿起手上青苔，用力嗅了嗅，心中震荡："没错，是这个味道没错……我记得这个味道……"

霎时脑中电光雷闪，知道自己确是秦霸先的儿子，两岁之前定曾住过此地，再无疑问。

他痴痴望苦墙角的涂鸦，已知是自己亲人所为，他嘴角忽起微笑，想道："看这几只猫狗如此神骏，难道是老子的杰作么？还是我那小鬼哥哥干的好事？嘿嘿……我们那么调皮，娘亲定要生气了。"

秦仲海从小不曾有过母爱，当此情景，忍不住想像母亲的面貌："听刘总管说，我娘亲姓颜，还是位名动公卿的大美人，可不知是什么美法？她要是见了我这流氓模样，可会吓得吱吱乱叫？"

他哈哈一笑，站起身来，看着眼前的断壁残垣，只见墙上攀着几只蜗牛，在那儿吃草还是什么的。他双手叉腰，怔怔出神，忽然之间，好似耳边有个温柔的声音，轻声向自己诉说："蜗牛，来看蜗牛赛跑……"

眼前出现了一幅景象，少妇带着两名稚童，三人仰头望着墙上蜗牛，正自嬉戏指点。

秦仲海喉头哽咽，霎时泪水盈眶，已是跪倒在地。他双手颤抖，轻轻抚摸那几只小猫小狗，想起这些亲人无一在世，偌大的人间，只余下他一人孤伶伶地活着。悲痛难忍之际，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他压抑声息，偷偷哭了一阵，眼前情势紧张，自不能太过失态，心中便想："他奶奶的，人都死了，我却哭个屁？这几日哭了好几回，实在太也丢脸，可不能再这般干了。"

秦仲海把泪水擦抹了，翻身跳起，直往大屋而去，这下出手不再留情，一见任何家具，便即抽刀砍烂，察看有无可疑机关，一路拆墙裂板，行到了厨房，见到了一只水缸，事隔多年，没想到缸里还盛着水，秦仲海看了一会儿，心念一动，伸手便去搬那只缸，他力大如牛，哪知却搬之不动，好似缸底黏在地下一般。秦仲海运起内劲，上下扳动扭扯一阵，忽觉那水缸可以左右转动，他用力转了一圈，匆听柜橱传来几声嘎嘎怪响，秦仲海心下大喜，知道找着了刘敬所言的密室，忙挺起钢刀，往柜橱暗门走去。

行入门内，只见那密室盖在地下深处，当是秦家满门用来躲避灾厄之处，秦仲海知道那神秘人物即将现身，心下焦急，脚步不自觉地放快，想道："这家伙先是跑到仁智殿搞上妃子，后来又给刘敬藏了起来，这人到底是谁？难道也是个姓秦的么？"想起或有亲人在世，更是喜悦不定。

走过阶梯，眼前又是一座铁门，门上生满铁锈，却不见什么锁孔铁链，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想道："只要我推开铁门，便可以看到那人了。"他吞了口唾沫，头怦怦乱跳，好似自己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年，要去见梦中情人一般。秦仲海呸了两声，暗骂自己不成气候，霎时粗暴性起，举脚一踢，将铁门踹了开来。

碰地一响，铁门撞在墙上，那密室中却是空无一人，只余下一张棉被，几个碗盆。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暗道："有人先我一步，把人带走了！"他心念急转，却又猜不透怎么回事，看这局面，只能先回宫里，之后再行定夺了。

秦仲海将铁门掩上，朝梯上走去。行过暗门，他将机关锁起，跟着转身走出。

霎时之间，他张大了嘴，全然不能置信眼前的景象！

一代奸臣江充正自冷冷地看着他，身旁站着百来名火枪手，京城好手全数云集。

秦仲海知道事机败露，他虎吼一声，拔刀出鞘，便要斩杀这名奸臣，钢刀才一举起，数十柄刀枪指住了他全身要害，跟着背后大力压下，将他按倒在地，手上钢刀已被抢过。

秦仲海自知无幸，缓缓地闭上了眼。

第十卷 第六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

自伍定远离去后，卢云便自专心整治州政，他有顾倩兮帮着打点内外，凡事自能驾轻就熟，一连数月，都在审讯断案，处置民讼，众百姓见他廉明公正，从无收受贿赂的恶行，心中自然敬服。闲暇时卢云又命人加筑水坝工事，在娄江畔灌溉水利，更使百姓感激称道。

秋去冬来，转眼便入腊月，这一个半月间，顾家已送来几回家书，都在询问顾倩兮的近况，顾倩兮怕爹娘生气，竟是不敢回信，反倒卢云修书一封，向顾嗣源频频致歉，就怕未来岳丈不能原谅爱女离家出走，到时他若要提亲求婚，不免大费周章，又要给二姨娘百般滋扰。

这日已到腊月初一，依着朝廷往例，卢云便要返京述职，于大年初一百官迎春之时，向皇帝禀明政务细节。家丁收拾了家当印信，足足坐了两辆大车，巩志一路送到城外，临行前卢云细细吩咐州政，反覆交代巩志打理，这才放心启程。

下来时仅在九月，回程却已是腊月时分，天气早已寒冷异常，不时落下鹅毛般的大雪，越往北走，气候越寒，一行人探看车外，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白茫茫一片，只是天地虽寒，但车里却是和暖如春，反增添了好些温馨之意。

行出十来日，已入河北省境，卢云回思长洲数月生活，仿佛便是人间天堂，他一生颠沛流离，得中状元，苦尽甘来，滋味自是加倍甜美，他望着爱侣，问道："倩兮，下回我再来长洲，你还会随我一块同行么？"顾倩兮微笑道："你想让爹爹赶我出门么？"

卢云笑道："你这样一个千伶百俐的乖女儿，顾伯伯怎舍得赶你走？"顾倩号叹道："我此番离家出走，爹爹定是气坏了。可别打死我

才好。”她久不见父母双亲，自是心里挂记，但想起见面时少不得一阵挨骂，却又有些担心。

卢云握住顾倩兮的小手，柔声道：“你别怕，你若要挨打，我一定陪你。”

顾倩兮笑道：“这是你说的，可不许赖。”卢云神色郑重，道：“我此次回京，便要向顾伯伯提亲。只要他老人家恩准，下回你来长洲，便是我卢云的妻子了。”顾倩兮听他说得直接，登时又羞又喜，啐道：“你好不害臊，我非嫁你不可吗？”

卢云笑道：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叫你不得不从。”

颜倩兮刮了刮他的脸颊，正要出言取笑，忽然大车颠簸，竟然停了下来，卢云与顾倩兮对望一眼，都是微微一愣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卢云掀开车帘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车夫手指远方，慌忙答道：“前头有人拦道，不知是干什么的。”

此时已在河北省境，离京不远，向来少有盗匪出没，卢云不知来人是谁，便要下车察看，顾倩兮与小红面色惨白，拉住了卢云的衣袖，都不愿他贸然下车，免生危险。

卢云摇了摇手，示意她们莫要害怕，便在此时，前头已传来说话声响，只听一人喝道：“朝廷有命，来人止步，下车受检！芦云听说话之人是朝廷命官，登时放心，他探头车外，只见道路尽头站着百来名军健，四处栅栏刀枪，已然设下重重关卡。卢云见他们面带杀气，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便向顾倩兮主仆道：“我先下去看看，你们别出来。”

卢云才一下车，几名军士便迎上前来，对着车夫喝道：“兀你这下贱东西，还不知道下来？”那车夫听这口气甚恶，吃了一惊，慌下迭地下车，卢云看这几人行径恶劣，十分扰民，一时心下有气，上前喝道：“你们是哪个卫所的？”

一名军士冷笑道：“军老爷的事你也敢管？快叫你车上的人全数下来，老子要一个个搜！男的女的、老的小的，全都要！”卢云听他口气实在太恶，忍不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凭什么？”那军士见他态度高傲，先是一愣，跟着大怒道：“凭什么？就凭老子手上的刀！”说着冲向前来，一拳便要往卢云脸上打去。

卢云脚下一勾，手上一扭，已将那人摔倒在地。他伸脚踩住那人的背，喝道："大胆狂徒！本官是长洲知州卢云，奉命返京述职，你举止间莫得无礼！"说着朗声道："此间官长是谁？速速过来说话！"

卢云正自发怒，一名军官急忙走来，向他拱手道："原来是知州大人的座车，卑职真是得罪了。卢云进士出身，七品顶戴，比知县还大了一个品级，那军官自然不敢得罪，卢云听他言语行礼，当下收敛怒容，沈声道："究竟有何大事，却要设下关卡搜查？"

那军官回话道："不瞒知州大人，前些日子朝廷生出大事，东厂总管刘敬密谋叛国，行刺皇上，宫里发下海捕公文，凡是出入京城的车马，都需接受盘捡，以防窝藏人犯。"

卢云听得刘敬反叛，直是震惊难言，颤声道："刘总管叛国？这怎么可能？"

那军官摇头道："这些王公大臣的事，下官也不知晓，知洲大人若要明白内情，还请回京去问。"

卢云点了点头，面色苍白若纸，心道："刘敬叛国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知顾伯伯、柳侯爷他们可曾有事？"

那军官秉过详情，便向卢云躬身行礼，道："启禀大人，眼前局势紧张，您虽是朝廷命官，下官职责所在，还是须盘检则个，请大人勿要见怪。"卢云点了点头，道："这我理会得。"说着便请顾倩兮、小红等人下车，让那军官盘查。

虽说卢云是七品知州，那军官还是查得严密无比，毫无放松之意。举凡藏人所在，无论是行李还是包裹，无不被拆开细查，只怕漏了一处半处，连卢云的行囊也被翻及，可说半点面子也不给。卢云眉头紧皱，心道："看他们紧张成这个模样，朝廷这几日定是风声鹤唳了。"

顾倩兮满心纳闷，过来问了内情，一听刘敬造反，也惊得呆了，就怕父亲给牵连在内。-行人悬念亲友，都想急速返京。

只是他们心里越焦急，路程反而越慢，这一路行去，已是三步一冈、五步一哨，端的是天罗地网一般，卢云取出知州令牌，希望守关军士能放行通融，让他们早些返京，但众军士毫不领情，逢关必检，短短三五里路，竟然耗了整个上午。

行到未时，好容易来到城门口，卢云探头车外，极目远眺，霎时心下大惊，眼看顾倩兮便要探头出来，急急掩住她的双眼，喝道："快闭眼。"顾倩兮吃了一惊，道："你做什么？"

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城上有些东西，你千万别看，否则会受惊吓。"

那小红听了这话，登时自行捂住脸面，就怕看了什么吓人的场面。

其余家丁就没这么好运了，众人随卢云的目光看去，霎时毛骨悚然，纷纷惊叫，只见城墙挂满了首级，看发髻形式，死者多是东厂太监，想来这帮太监给刘敬一案牵连，全数枭首示众，以敬效尤。

卢云细看一阵，只见薛奴儿、熊飞营统领等人的头颅都在其中，却没见到刘敬的首级，以此人的阴谋深沉，定仍逃亡在外，没给缉拿住。大车入城，从无数首级之下行过，车夫家丁无不全身发抖，口中念佛，就怕给冤魂缠身。

入城后，街上空无-人，竟无百姓上街，只稀稀落落开着几家店铺，但也无甚生意。几处民房已给烧成灰烬，却不知是何人所为。道上尽是骑马飞驰的锦衣卫众，满是戒严肃杀的气味，卢云心下暗暗惊惧，命车夫快快朝顾府行去，走到大明门附近，赫见一群无赖游手好闲，只在街上晃荡，几人模样猛恶，形状不似中土人士，正自放火烧屋，殴打百姓。锦衣卫诸人见了扰民惨状，却是不闻不问，任由暴徒四下行走打杀。

卢云心下大惊，急急吩咐诸女："你们用头巾包住脸面，别给这些暴民瞧见了。"他怕女眷给这些豺狼虎豹骚扰，当下套上朝服，手提钢刀，亲自下车领路，走不数步，便有几人探头过来，在那儿贼头贼脑地盯着，瞧他们的模样，定打着什么坏主意，卢云吩咐家丁，要他们全数下车，手提棍棒，随自己一路前行。众家丁虽然不敢，但卢云口气严峻，也只好照办了。

一路行去，颇壮声势，众暴民看了卢云手上白晃晃的家伙，倒也不敢过来招惹，虽遇上几人过来骚扰，但多是落单流民，三两下便给卢云打发了，倒不曾遇上乱贼主力。

路上心惊胆跳，好容易返抵顾府，却见大门紧闭，并无一人看守，卢云吃了一惊，就怕顾家也出事了，急忙上前打门，喊道："我是

卢云，带着你家小姐回来了！快快开门！”

这番话颇为直接无礼，但此刻情势紧张，不容人温吞吞地行礼如仪，卢云喊了一会儿，不见有人过来应门，心下极是担忧，顾倩兮坐在车里，自也紧张万分，正不知高低间，那门嘎地一声，开了条细缝，跟着一张脸凑了过来，却是阿福。

卢云惊道：“怎么了？老爷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阿福见是卢云回来，连拍心口，忙向后头高声叫唤：“老爷！不是坏人，是卢公子带着小姐回来了！”

话声未毕，大门已然打开，卢云望向门内，只见顾嗣源带着管家，急急迎了出来。卢云见他完好无事，登时放下心来，急忙上前道：“顾伯伯，小侄未曾禀告在先，便大胆邀约令嫒南下，还请重重责罚。”他怕心上人挨骂，便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，又在下人面前自派不是，以免顾倩兮难做人。

正担心挨骂，匆听耳边一个娇怯怯的声音道：“爹爹。”卢云侧头看去，此刻顾倩兮也已下车，只见她面带忧虑，似怕给父亲当场责备。

哪知顾嗣源毫无生气之意，只见他神色慌张，连连往街边探看，口中催促道：“回来就好，你们快些进来，别耽搁了！”顾嗣源平日清贵隽雅，什么时候露出这等惶急神情，好似大难临头一般？卢云看在眼里，忍不住暗自诧异，料想京城这几日定然大乱，才让这位兵部尚书惊惧至此。

众人行人院中，顾嗣源急命管家掩上大门，卢云侧目看去，只见院中围了数十名家丁，人人手持锄头菜刀，十来名随扈侍卫更是拔刀出鞘，人人神情戒备，如临大敌。卢云惊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顾嗣源见大门已然关紧，上了又重又厚的门闩，方才放下心来，喘息道：“三天前京中来了一群暴民，给一个叫“萨魔”的要犯领着，这帮人无恶不作，谁也不敢管。城里生出这等无法无天的事情，皇上又称病不上朝，大家只好自求多福了。”

卢云惊道：“萨魔？那又是谁？”顾嗣源紧皱眉头，摇首道：““这我也不

晓得，这人先前给押在刑部大牢，江充却把这暴徒放了出来，任凭他在京城奸淫

掳掠，无人敢管，唉……这些人好生残暴，竟放火把礼部尚书的房子烧了。”

卢云想起今年同榜登科的胡志廉，连忙问道：“胡尚书一家没事吧？”顾嗣源叹道：“那群暴民来势汹汹，下纷青红皂白地冲进胡府，当场便把胡家老太大杀了，跟着放火烧屋，把胡家兄弟打得遍体鳞伤，跪地讨饶。”

说话问，众人已进大厅，顾夫人、二姨娘闻得小姐回家，早在厅心相候，顾倩兮见了娘亲，想起自己的任性，已然满面歉容。只是京城乱成这样，顾夫人与二姨娘脾气再大，也没心思多说什么，眼见顾倩兮平安回来，便已心满意足了。

卢云坐了下来，下人便奉上茶来，顾嗣源叹道：“我本已发信，要你们迟几日返京，别在这节骨眼回来，哪晓得京城内外道路都给锦衣卫封锁了，根本无法向外传讯。”

卢云呆了半晌，道：“京里怎会变得这样？刑部衙门、旗手卫的人都不出面管么？”顾嗣源摇头道：“我看这批暴民乱军根本是江充教唆的，刑部、旗手卫芝麻点大，如何敢管？这江充好不心狠，他藉着京中戒严之便，趁机发动暴民，四下清除异己。那萨魔武功又高，寻常护院伴当根本不是对手。唉……胡尚书平日与刘敬走的近，自是首当其冲了。”

卢云心下担忧，急问道：“柳侯爷那儿没事吧？”顾嗣源叹道：“唇亡齿寒，你们侯爷现下是江充的眼中钉，这些时日也挺为难。”

想到好友的安危，卢云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急道：“说不得，我先过去采探情况。”顾嗣源面色犹豫，劝告道：“云儿，你好容易成了朝廷命官，别牵连在斗争里头。”

卢云呆了半晌，想到众人与自己的交情，如何能撒手不管？他摇了摇头，自管起身，看模样竟要立刻出门，前去侯爷府上探听声息。

顾嗣源吃了一惊，伸手拦阻：“眼前局面为难，云儿可别任性。”卢云嗯了一声，敷衍道：“多谢顾伯伯提点。我此行自有分寸，不会惹出事来的。”

卢云性刚好直，顾嗣源与他相处经年，如何不知性情？眼看难以劝说，只得叹息一声，取过一只令符，道："也罢，你既然执意要去，便带着这只令符，这是我兵部的印信，你路上若遇了为难事，只管把这令符给他们瞧，锦衣卫的人看了，多少会卖我的面子。卢云接过称谢，便要离府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道："卢郎且慢！"卢云回头一看，却是顾倩兮来了。

顾倩兮握住他的双手，摇头道："现下局势太乱，你别急着过去，过几日再说吧！"

卢云低下头去，却不答话。顾倩兮见了卢云坚决的神色，已知心意，她叹了一声，道："非去不可？"卢云微感歉意，温言道："对不住……你知道我的……"

此时此景，顾倩兮见识非常，自知若要阻拦，也是无济无事，她伸手过去，替卢云扎紧腰带，正色道："你执意要去，我也不会拦你，只是你须得依我三件事，否则你走出顾家大门容易，再要回来，便算爹爹愿意见你，我也不要再看你一眼。"

卢云听了这话，自是悚然一惊，忙道："我这儿听着，你只管吩咐。"

顾倩兮伸出食指，道："第一件事，路上遇了不平事，不管多为难，我不许你出头。"卢云惊道："这怎么使得？倘若暴民杀人放火，我也不能管？"顾倩兮摇头道："你多大份量，自己个清楚么？倘若柳侯爷、孔阁揆都自身难保，你还想如何？"

卢云情知如此，只得叹了口气，道："说第二件吧。"

顾倩兮点了点头，伸出第二根指头，道："今夜不许留宿柳府，回我家来睡。"

卢云听第二件事极为容易，忙道："成，路上再为难，我也会回到府里守着你。"

顾嗣源一旁听着，心下暗自赞许爱女见识独到，朝中鼎足已去一脚，柳门自然情势紧张，顾倩兮担心情郎牵连其中，这才要他远离纷争，免生后患。

顾倩兮见他答应，心下甚喜，她走了上去，柔声道：“卢郎，最后一件事，也是最要紧的一件，我要你知道，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，缺胳臂也好，断腿也好，我都会等你回来。”

卢云全身一震，握紧她的手，点头道：“你放一万个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回来的。”

顾家上下看在眼里，自都感动，二姨娘擦了泪水，骂道：“姓卢的，你这死没良心的小鬼，柳昂天是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的状元又不是他赏的，干么替他效死力？给姨娘乖乖留着吧！”

顾倩兮听了这话，反而往卢云背上轻轻一推，催促道：“你只管去，旁人的言语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卢云转头看去，只见顾嗣源也向自己微微颔首，他不再多言，也不要家丁开门，当下一个健步，飞身上了高墙，跟着纵入大街，顾府中人多不知他身怀武功，见了卢云这等身手，多少放下心来，想来他便遇上暴民拦路，也能从容脱身。

卢云仓促离去，顾倩兮却神色平淡，面上表情无忧无喜，只凝视着灰蒙蒙的天际，谁也不知她在想些什么。

卢云离开顾府，从小巷绕路而去，他知道京中要冲已被暴民占据，恐怕行不几步，便会正面遭遇，一路过了长安大街，好容易来到王府胡同附近，已在柳宅不远，赫见一排房屋已给烧成灰烬，路上更倒毙许多尸首，或官或民，无不遍体鳞伤，卢云心中忐忑，知道情势严峻异常，说不定柳昂天也已惨遭横祸。

正想问，匆听一人喝道：“你是谁，在此鬼鬼祟祟地做什么？”卢云转身去看，却是三名锦衣卫士，正自横眉竖目地看着自己。卢云取出知州令牌，道：“在下长洲知州，奉命返京，特来此地访友。二名卫士哼道：“访什么友？现下京城戒严，你不乖乖的待在屋里，便有乱党之嫌！”这几人隶属锦衣卫，不比先前守城拦捡的军亡身分低微，说起话来竟是霸道至极。

卢云心道：“这人说话好生蛮横，不必多招惹。”他口袋中虽有兵部尚书的令符，但这几人模样无法无天，便算是当今皇帝的圣旨，怕也派不上用场，当下微一拱手，转身便行。

那人喝道：“好小于！跟爷爷说话，怎敢掉头便走？”伸掌出来，便往卢云背上搭去，卢云伸手格挡，道：“阁下有话好说，何必这般动

手动脚？”那人见他还手，登时大怒，他使了个眼色，另两人登时呼朋引伴，大声叫嚣，过不多时，四周人群喧哗，已然围上数十名卫士。

卢云见情势急转直下：心下大惊，忙道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那人冷笑道：“这几日江大人下令，只要遇到可疑情状，七品宫以下先斩后奏，七品宫以上当场纠捕查办，不须公文调令。看你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又是几品宫了？”卢云沈声道：“在下官居七品知州。”

那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原来是个七品小宫。大家上，把这狗官宰了！”众人发一声喊，纷纷街上前来。

卢云心道：“这群人疯了，不必与他们多费口舌。”此时局面紧张异常，官大官小，不如拳头有用，当下举脚一踢，把那人踹了开来，跟着着地翻滚，从人群里逃了出来。

那人给卢云一脚踢上胸口，疼痛异常，登时高声怒喝：“大胆小贼！你胆敢殴打锦衣卫中人，定是刘敬一伙乱党，还想生离此处么？”百名锦衣卫士拔刀出鞘，纷从四面八方追来，卢云几个纵跃，已到柳昂天宅邸附近，凝目望去，柳府却是大门深锁，卢云心下暗暗叫苦，后头追兵已到，柳门又无人出来接应，情况定是要槽。卢云心道：“这下糟了，这些人都是朝廷命官，不能随手乱杀，我可要如何脱身？”

正旁徨间，柳府大门打开，里头冲出无数车健，众人弯弓搭箭，指住了一众锦衣卫士。众卫士见了这等阵式，纷纷怒喝：“这是干什么？想造反了吗？”

柳府大门走出一条胖大汉子，喝道：“滚！这里是征北大都督的官邸，岂是你们这群狗子来的地方？”此人声若洪钟，正是韦子壮。卢云陡见故人，登时舒出一口长气。

锦衣卫众人不愿就此示弱，当下自行商议：“传讯给安统领，就说征北都督柳昂天有意造反，马上调人来抓。”韦子壮却也不来怕，只冷笑道：“你快传讯给安道京，看他有无本领进来拿人？”

两人正自僵持，陡听一声牛吼，远远传来，这声间低沉，宛如妖魔现身，一众锦衣卫听了这声音，无不飕飕发抖，喃喃道：“萨魔……萨魔来了……”

卢云也曾听过这个名字，不知是何许人，正起疑间，一声惨叫传来，卢云急急看去，只见一名锦衣卫七被人捏住头颅，拖在地下行走，伸手抓人的却是一名怪汉，背后还跟着百来人，个个满身血迹，神情狰狞，都做囚犯服色。

锦衣卫士见了这帮人，模样竟是十分害怕，锦衣卫带头军官喊道："你们快别闹了！都是自己人！江大人放你们出来，是要你们对付柳昂天啊！"话声未毕，萨魔举脚重踏，已将拖行的那名卫士一脚踩死。余下锦衣卫众不敢多发一言，急忙缩到街边去了。

卢云暗暗诧异，眼见这条大汉貌如蛮牛，身形长大，举止更是残忍凶暴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是见人就杀，连自己人也不放过，心惊之下，不由得往后退开了一步。

猛听萨魔狂吼一声，率着贼匪，迳往柳昂天府上杀来，韦子壮见状不好，忙叫道："卢知州，你快些进来，我要关门了！"卢云大声道："你只管关门，不必管我，我一会儿自能翻墙进去！慌乱间，萨魔已然奔到门口，一掌便对韦子壮击打过去，掌风刚猛，力道雄浑，来势又是奇快，恐怕几掌之间，胜负便分。

韦子壮自知掌力不如此人，忙运起"八卦游身掌"的柔劲，想要消解掉对手的内力，所谓至柔克至刚，或能稍阻对方攻势，掌力对撞，萨魔根本无意掌伤敌人，只见他手掌挥出，引开韦子壮的注意，巨大的身子却趁势抢上，已然贴身靠近，韦子壮没料到他身材高大，居然会来近身短打，想要退后，却迟了一步，霎时腰眼竟被对方拿住。猛听萨魔一声大吼，竟将韦子壮胖大的身子拦腰举起。

卢云一旁看着，直是震惊难言，韦子壮的功夫他是见识过的，哪料到世间竟有人能在一招间将他拿下，卢云不待细想，呼啸一声，运起"无双连拳"，使出拳腿双绝的功夫，便往萨魔背后打落。

砰啪数声连响，卢云接连施展重手，萨魔后背连连受击，手一松，韦子壮便落了下来，几名暴民见状，急忙赶来助拳，都给柳府兵士拦住，双方杀红了眼，只在混战不休。卢云急叫道："秦将军与杨郎中他们人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"韦子壮喘息道："杨郎中拿着柳侯爷的令符，说要去找援兵过来，咱们先撑住！"

说话间，三人又过十来招，萨魔武功太高，拳脚路数又怪，韦子壮正面抵挡，卢云一旁掠阵，两人虽然联手，兀自遮拦多，进攻少，

每回萨魔使出怪招，韦子壮难以防御，都靠卢云施展重手偷袭，方才救了性命。另一厢暴民人多势众，下手又狠，众兵卒血战不敌，渐渐退后，看来大门是守不住了。

情况危急，急听巷外传来阵阵马蹄声响，竟有千余人行向柳府，卢云心下一惊："好一个江充，援军居然来得这么快？"韦子壮见了大军行来，也是微微一惊，柳府若给萨魔强攻而入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韦卢二人心中惶急，却也无计可施。

马蹄声响中，千余骑傲然行来，众军盔甲晶亮，腰挂钢刀，当先两人领军，一人身形高壮，手上带着铁手套，却是伍定远。另一名男子身穿朝服，面如冠玉，正是杨肃观。卢云大喜：心道："原来是自己人，真是吓死人了。"

锦衣卫众人见了这等阵仗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杨肃观提声喝道："我等奉太后之命，提兵进京，保卫王府胡同安宁！你们快快离去！"他手举一面黄招，正是景福宫下来的太后喻旨。卢云松了口气，心道："刘总管造反，皇上在气头上，什么都不顾了，天幸还有太后在，总算有人主持公道。"

锦衣卫人众见了太后的手谕，自知难以抗拒，只得悻悻离去，萨魔这厢却不受朝廷约制，仍在率人猛攻，杨肃观摆下阵式，命人放箭抢攻，立时射死十来名暴徒，萨魔大怒之下，仰天一声狂吼，便要往守军杀来，便在此时，一道紫光后发先至，挡在萨魔面前，正是伍定远来了。

伍定远冷冷望着萨魔，道："你如果想打，伍某奉陪到底。"萨魔吃过伍定远的亏，见他忽尔到来，只得往后退开一步，看萨魔眼中惊怒不定，对伍定远真是又怕又恨。

大援已到，形势逆转，锦衣卫与暴民凶徒先后离去，杨肃观便命守军围住王府胡同，保护一众王公大臣。情势棺定，众人各自过来见面，杨肃观、伍定远二人面容困顿，看来这几日京城形势险恶，他们定是劳碌异常。

局面混乱，众人无心寒喧，各自进府，韦子壮边走边问，向卢云道："这几日宫中乱成一片，大家都赶着离京避祸，你怎么反而回来了？"卢云摇头道："我人在外地，没人给我报讯，哪晓得生出这许多事来。"

杨肃观一旁听着，便问道："顾伯伯府上情况如何？"卢云道："我刚从顾府过来，天幸没给暴民滋扰。"杨肃观沉吟道："这会儿没事，你还是先回去。顾家侍卫虽多，却无高手，不能没人照应。"

说话间，众人先后进厅，柳昂天已在厅心相候，一旁还坐着十来名家眷，人人面色凝重。一名男子迎了上来，卢云见他白白胖胖，模样颇似柳昂天，却不知是谁。韦子壮带着卢云拜见了，原来那人便是柳昂天的公子，名唤云风，柳昂天官高爵重，泽荫诸子，柳家受封山西，诸子世居封地，甚少返京，只因年关将届，这才回来团聚。卢云这是第一回见到他。

众人坐了下来，杨肃观秉道："侯爷，咱们已将威武兵营的军马带来，这几日不论锦衣卫过来骚扰，还是暴民前来生事，都有因应之道。"柳昂天微微颔首，道："辛苦你们了。"

卢云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"卑职匆匆回京，未及禀明侯爷，还请见谅。"柳昂天叹道："卢贤侄来得不巧了，京城兵荒马乱，皇上无心早朝，你这番返京述职，恐怕要无所事事好一阵了。"

卢云想起腊月二十的审案，当即问道："现下刘敬已倒，那大理寺会审江充一案，是否还如期审讯？"柳昂天颔首道："目下京城虽是戒严，但照徐忠进徐大人的意思，他依旧要如期审案。"卢云赞叹道："真不愧是徐铁头！现今江充势大，他居然挑这时候办案？"

柳昂天仰天大笑，意兴甚豪，大声道："这个自然，否则他怎称得上铁头二字？"

卢云松了口气，刘敬虽然倒台，但朝廷还是有反制江充的正气，想来众大臣尚有退路，倒不至祸亡无日。

卢云转头望向四周，问道："秦将军呢？怎没见到他人？"众人听得此言，面色都是一变，各自低下头去。卢云心下奇怪，问向伍定远，道："伍兄回来得早，可曾见到秦将军？"

伍定远听了问话，却是轻咳一声，转头看向杨肃观，并不言语。

伍定远比他早一月离开长洲，自当与秦仲海照面，卢云心下起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忙问道："仲海人呢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快说啊？"杨肃观叹息一声，道："你刚返京不久，需先歇息一阵，咱们慢慢再说不迟。"

杨肃观话声未毕，忽听一声哽咽，似有人在哭泣，卢云转头急看，却见柳门一名女眷泪洒当场，哭泣甚哀。卢云吃了一惊，待要相询，柳昂天却是重重叹了一声，挥手道："卢贤侄这几日好生歇息，过两日得了空闲，老夫再与你说吧！"

卢云见众人神情凝重，各自沉默不语，料知必有大事生出，他们既然不愿多说，卢云便起意自行查访，便道："既然侯爷吩咐了，下官便先走一步，明日再来商量事情。"说着朝厅上诸人一一拱手，便自出厅。

伍定远抢了过来，道："京城大乱，路上歹徒极多，让我送你回去吧。"卢云心下大喜，知道伍定远私下有话要说，点头便道："如此多谢了。"

两人行出府去，伍定远见后头无人跟来，急急把卢云拉到一旁，低声道："秦将军被捕了！"卢云面色大变，惊道："被捕了？"

伍定远点头道："我方回京城，便见到朝廷贴出布告，说秦将军参与政变，有意谋反，已被押入天牢问斩。"卢云听了这话，脑中嗡地一声，几欲软倒，伍定远急忙扶住，道："你别慌，镇静点。"

卢云心中难受至极，喃喃道："怎…怎会这样？"

伍定远道："这事好生奇怪，我回京之时，秦将军已给抓了起来，侯爷带着我和杨郎中，过去找江充质问，结果……结果……"

卢云急问道："结果如何？见到仲海了？"伍定远叹道："那倒没有，咱们只看到了一张人皮，说是从反贼身上剥下的……侯爷听说秦将军背后也有一幅同样的刺花，当场就软倒在地。江充说秦将军非但参与政变，还与朝廷反逆渊源极深，这几日严刑拷打，硬要逼他招出同谋……卢云又惊又急，颤声道："现下案情发展得如何？仲海挺得过么？"

伍定远摇头道："这我也不知情，只知秦将军他……他明日便要问斩。"

卢云听了这话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他连连搓手，急道："你们可曾探过监？"

伍定远道："皇上知道秦将军出身柳门，早在怀疑侯爷也是同谋，杨郎中怕大家给牵累入罪，要咱们别去探监。"此时京城株连祸结，人

人自危，明哲保身尚嫌不及，如何还有余力去照看乱党？想来情势如此严峻，杨肃观情不得已，才有这个吩咐下来。

卢云想起秦仲海与自己的交情，心中悲痛，颤声道："定远，我与仲海相交以义，眼下他便要死了，咱们便这样放手不管么？"伍定远叹了口气，他压低嗓子，小声道："其实我前晚夜探大牢，察过了地形，可一来看守得严，二来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，只要秦将军给人劫狱，他便会找侯爷算帐，唉……若非如此，我已经……"

卢云怔怔听着，知道朝廷防备森严，已有株连之势，想起秦仲海对自己的恩义，泪水忍不住落了下来。伍定远叹道："情势如此，你便算过去看他，除了徒增伤心，怕也无济于事。为了顾小姐，为了你自己，还是甭去了。"

卢云悲声道："不成！仲海明日便要问斩了，便算摘掉我的官帽，打断我的腿，我还是要见他一面。"说着双手紧紧握拳，全身颤抖不止。

伍定远当年与卢云一同浪迹江湖，几番受他相救恩情，知道他是个重情义的人，如今秦仲海身陷牢笼，怎可能要卢云撒手不管？伍定远沉吟半晌，道："既然如此，我便与你同行。一卢云拉住他的衣袖，急道："事不宜迟，咱们快些走吧！一两人正要离去，匆见巷口斜倚着一人，道："你们要去哪儿？"卢云抬头一看，见是杨肃观。卢云知道杨肃观生性沈稳，遇上这等事，定会加以拦阻，当即绕道避开，不予理会。

杨肃观抢了上来，伸手拦住，道："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们执意去探监，可曾想过侯爷的处境？"卢云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"你们若要怕事，那我一个人去好了。我与柳门渊源不深，朝廷要怀疑我是同党，我自己出面担待便了。"

杨肃观听他说得轻蔑，登时怒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大家患难相持，本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若生出事来，我们怎好袖手旁观？"

卢云不去理他，迳自跨步前行，杨肃观伸手拉住，大声道："局面紧张啊！你万莫莽撞！"卢云嘿地一声，手上劲力发出，便要将杨肃观震开，但杨肃观功力深厚，"无绝心法"发出，居然震之不脱。

卢云沈声道："杨郎中，你再不松手，我可要动武了。"杨肃观冷冷地道："你现下如此冲动，定会害人害己。我不能放你过去。"卢云

更不打话，举脚便往杨肃观膝问扫去，要逼他退开，杨肃观右足轻抬，微微闪过，跟着使出“沾衣十八跌”的擒拿功夫，便往卢云手臂抓来，要将他牢牢制住。

卢云大喝一声，下手也不再容情，“无双连拳”使出，力随意转，便往杨肃观手上挡去。

伍定远见两人打了起来，连忙拦在中间，将他们隔了开来，劝道：“大家有话好说，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？”卢云大声道：“谁叫他拦我去处？”说着一举便往杨肃观击去，这拳真力非小，风声嗤嗤，竟是用上了全力。杨肃观嘿地一声，道：“我是好心拦阻，你别不识好歹。”双掌一推，掌风便向卢云扑去，硬要挡下他这一拳。

伍定远忙道：“都是自己人，怎好下这重手？”他快若闪电地采出左腕，登时抓住卢云的肩头，“披罗紫气”使出，竟逼得卢云不能动弹。伍定远身为天山传人，此刻小试身手，果然一举压过卢云。

伍定远制住卢云，右手探出，也朝杨肃观抓去，这爪快如闪电，便算萨魔也难挡一击，哪知一抓之下，居然拿了个空！

伍定远心下大奇，他自己武功来历甚奇，趋退如神，当日与卓凌昭的无形剑芒激战，一样从容进退，岂知杨肃观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他居然抓之不着？

伍定远满心纳闷，凝目往杨肃观看去，只见他足不沾地，退后之时，烟尘不起，竟有奇门玄功护身，伍定远吃了一惊，一年不见杨肃观动手，倒不知他武功进境如此神速。

伍定远一面暗赞少林手段了得，一面道：“杨郎中看我面上，不必动怒，大家这就罢斗吧！”杨肃观立足凝身，道：“我本就无意伤人，只是怕卢知州莽撞冲动，身陷案情不能自拔，这才出手阻拦。”

卢云哼了一声，凛然道：“我身受仲海无数恩情，岂能不见他最后一面？杨郎中向知人情世故，切莫再阻拦了。”杨肃观叹道：“你不知京城乱成什么样子。你贸然过去探监，倘给江充抓到把柄，日后给织罗罪名，这又何苦来哉？”

卢云摇头道：“事情惹来，我也不怕事。仲海明日便要给处斩了，我若不能见他最后一面，听他把遗言交代清楚，这辈子都不能心

安。”杨肃观大声道：“你当仲海是你一人的朋友吗？我识得他七年，时日可比你久多了！”

卢云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杨郎中，我不想再听这些，我要见仲海，不是你能拦住的。”

此时天色将晚，冬日晚霞映来，将三入的影子拉成长长几条，杨肃观低头望着地下，霎时咬牙道：“成！既然你执意去看，我便陪着你去，免得你遭人诬陷，留下话柄，”

伍定远大喜过望，忙道：“这可太好了，咱们快些走吧，别再延误时机。”

时近黄昏，等天色全黑，怕连牢房也进下去了，三人便急急往刑部而去，路上不少暴民过来罗唆，三人使出轻功闪躲，一众乱民见他们身法快极，以为遇到什么冤死鬼魂，都是骇然吃惊。

行到刑部天牢，卢云想起秦仲海命运未卜，心中直是忐忑不定，三人朝大门走去，远远门口守卫见他们过来，立时提声喝道：“你们这几只小的，想来干什么？”

三人此行过来，都是身穿朝服，但此刻京师大乱，往往一个小卒便能扳倒一名王公大臣，那是谁也不怕谁的局面，是以这名守卫见了他们几人，仍是一幅傲慢神色。

杨肃观向前一步，拱手道：“老兄行个方便，我们要进去探监。”那守卫冷笑道：“这当口乱成一片，满城都是死人，你们还探什么监？过几日再来收尸吧！”

卢云听他口气太坏，忍不住气往上冲，杨肃观一把拦住，跟着取出一张百两银票，塞在那守卫手里。那守卫见有钱可拿，心下大喜，又看杨肃观连连哈腰，用心颇诚，立时改口道：“好吧，看你们三人心诚，我倒想帮忙了，让我替你们通报一声。”

过不多时，那守卫便已出来，跟着放众人入内。想来干穿万穿，金银不穿，可比马屁管用多了.刑部天牢阴气逼人，一路走去都是昏黑晦暗，恶臭难言，此际虽只黄昏，却已黑沉得十分怕人。行到地牢门口，一名狱卒拦了过来，喝道：“你们三个有何公干？”

杨肃观取出银票，塞在那人手中，低声道：“我们要见犯人，请大哥行个方便，在下重重酬谢。”那狱卒抢过银票，上下打量杨肃观几

眼，道：“你们要找谁？”

卢云抢上前去，答道：“我们要见一位将军，他姓秦，官拜虎林军统领。”

那狱卒嗤之以鼻，冷冷地道：“这里没什么狗屁将军，只有贼子而已。”他见卢云满面不忿，登把话重说了一逼，大声叫道：“听不懂么？贼！只有贼！”

卢云大怒，双手紧握拳头，伍定远怕他打人，忙挡在卢云身前，深深一揖，

缓颊道：“这位兄台，我们这位朋友姓秦，双名仲海。劳烦您了。”

那狱卒冶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小子的亲友不少，前些日子才来个女人，在那儿磨磨蹭蹭，挨了大半晚才走，怎么今天又来了三条大汉？他这条命还真值钱啊！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心下一凛，都没料到有人过来探监，杨肃观忙问道：“有人过来探监？她是谁？”那狱卒将手一伸，满脸狞笑，杨肃观会意，又取出一张百两银票，塞入那狱卒手里。

那狱卒见钱眼开，将银票往怀中一揣，笑道：“看你是个聪明人，这就告诉你吧。几天前来了个美女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长得挺标致，像是有钱人家的小妾。”

杨肃观面色铁青，望着伍卢二人，低声道：“是七夫人来了。”

卢云与伍定远不知内情，纳闷道：“七夫人？她来做什么？”杨肃观久在京城，自然无事不晓，他低声叹道：“七夫人嫁给侯爷之前，乃是京城第一名妓，也是这样，她便识得仲海。唉……这当口仲海性命垂危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听过便忘，别再往外传了。”

三人说话间，只听那狱卒喝道：“老爷我赶着交班，你们想看人，那便快快过来，少在那儿罗唆！”此刻京城情势不比平时，杨肃观家世再好，卢云文才再高，伍定远拳头再大，都少下了挨顿排头，众人听了怒喝，赶忙闭口，随那狱卒入内。

行到牢中，秽气冲鼻，满是粪便之味，四处栅栏丛立，铁门深锁，一众囚徒浑身污秽，俱都在里头等死。伍定远昔日是衙门捕头，

丰房是来多了，闻了恶臭，自是不以为意，卢云也曾住在牢里月余，对之毫不陌生，杨肃观却是第一回入到牢狱，忍不住取帕捂鼻。

三人行到最后一间牢房，只见牢中有牢，门中有门，里里外外上了三道锁链，牢门外还坐着十来名公人，看守得极是严密。想来秦仲海便是关在里头了。

那狱卒道："大伙儿让让，有人来探监了。"几名公人让了开来，让卢云等人行近。三人靠在铁栏旁，只见一名男子趴倒在地，面朝地下，身上盖着条毯子，上头沾满血迹。

卢云心中大恸，低声叫道："秦将军！我们来看你了。"

秦仲海听了叫唤，却是一动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。

杨肃观见那狱卒守在一旁，毫无开门之意，当即递过银票，低声道："大哥行个好，让我们进去。"那狱卒冶然以对，道："什么事情都好办，此事恕难从命。"口中这般说，却把银票一把抢过，放入怀里，全无归还之意。

卢云心悬好友生死，忙道："这位大哥，里头那位与咱们交情匪浅，大哥好人做到底，便开个门吧！"那狱卒冷笑道："里里外外三道锁，你瞧瞧，那锁上

还有火漆，怎能随意开启？要是上头怪责下来，却要我如何担待啊？ 。"

先前七夫人前来探监，尚能进入牢房，这人如此说话，不过是想多捞几两银子，卢云气往上街，怒道："你好大胆！到底要多少钱，开个价出来！"那狱卒咦地一声，道："你凶什么凶啊？是你求我，还是我求你啊？卢云见他死皮赖脸，当下沉下脸来，内劲发动，只想将他一拳打翻，伍定远知道卢云的脾气，见他面色不善，急忙拉住，低声劝道："别气，让杨郎中排解。"

果然杨肃观是个懂事的，他从怀中取出剩余银票，全数塞在那人手里，陪话道："这位大哥，在下是兵部职方司五品郎中，刑部也识得几个长宫，你现下把锁开了，日后京城安定了，杨某自会回报。"那人听了甜头，又数了手上银票，反而贪念陡生，摇头冷笑道："说什么以后？咱们这些小人物只看今朝，不问明日。五百两银子，只能开两道锁。"

伍定远从身上掏出银票，沈声道：“我这里有三百两，劳烦大哥帮个忙。”

那狱卒嘿嘿一笑，转向卢云道：“你几位朋友都懂事，你呢？你这穷酸有多少两银子？”先前卢云说话冲撞他，他便有意出言羞辱，模样甚是冷傲。

卢云心中着急，忙伸手去掏，将身上银两都取了出来，交在那狱卒手上。那狱卒见是些碎银，随手掂了掂，冷笑道：“不到三十两，真是个穷鬼。”说着打开了锁，道：“你们进去吧！”卢云第一个冲进，那狱卒伸手拦住，喝道：“他们两人可以进去，就你不准！”卢云大吼一声，反手抓住那狱卒，便要将之痛殴，那狱卒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伍定远急忙拉开卢云，劝道：“快别这样了。”跟着向那狱卒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我这兄弟性子刚硬，你别再激他了。否则真要生出什么事来，我也没法子了。”

那狱卒听了狠话，虽想反唇相讥，但看伍定远身材高壮，怕也不是好惹的，只吞了口唾沫，不敢多置一词。

此时卢云早已奔进牢房，将秦仲海扶了起来，急急唤道：“秦将军！我是卢云啊！”

秦仲海给他摇了一阵，缓缓睁开了眼，他见到了卢云，却是一脸茫然，跟着又闭上了眼，好似认不出他一般。卢云心中难过，待见秦仲海满脸血污，身上全是秽物，忙取出手巾，便要为他擦拭。

手触肌肤，只觉秦仲海额上火烫，卢云惊道：“怎么烧成这样？莫非是病了？”

伍定远与杨肃观听了这话，也急急过来探望，伍定远伸手一拨，将秦仲海头发撩开，霎时见他额头上刺个血字，恤定远吃了一惊，把那字读了出来，却是个“罪”字。

卢云大惊道：“这…这是刺的？”

额上刺字，书写罪名，杨肃观自也骇然出声，自来纹面多是书写姓名与那发配之地，字迹最多小小一行，却从未见过这般醒目的刺字。

那狱卒守在外头，冷言冷语地道："前些日子江大人过来审问，咱们把这小贼的衣衫剥了，江大人一见这贼背后的刺花，只惊得他跳了起来，说这家伙是贼逆之子，罪不容诛，当场便差人刺了这个字。"

卢云闻言泪下，颤声道："仲海，仲海，你到底犯了什么天条？"说着便要将他抱起，他伸手到毯下，霎时只觉手上一空，忍不住惊道："腿！仲海！你的腿呢？"

伍定远急急上来，将毛毯掀开。一见之下，众人忍不住掩面，卢云更是放声大哭。

秦仲海左腿齐膝而断，已遭江充刖足。

那狱卒笑道："你们哭什么？不过断了条左腿而已，该看看他的琵琶骨哪！"

伍定远急忙扶住秦仲海，赫见他双肩各被打了个洞，中间穿了血淋淋的铁链，霎时全身颤抖，已然说不出话来。

那狱卒笑道："穿了是么？懂得意思吧？"眼见卢云与杨肃观茫然不解，伍定远久任捕头，自是深知厉害，他叹息一声，低声道："琵琶骨被穿，秦将军一身武功全废了，只怕以后连饭碗也端不起……"杨卢二人闻言，都是大吃一惊。

外头那狱卒笑道："老兄果然明白道理，以前也是吃公门饭的吧！"

卢云见好友给折磨得不成人形，霎时紧紧抱住秦仲海，哭道："断腿残废、纹面刺罪……这要他以俊如何过活？"秦仲海闭紧双眼，毫无知觉，早已不醒人事，自也不知卢云抱着他。

众人想起秦仲海过去豪放不羁的大笑，现下却残废断肢，成了这等模样，心下都是叹息不已。

那狱卒听卢云说得悲伤，便自笑道："哎呀！什么以后怎么活？他明日乍时便要给处斩了，你们何必发什么愁？快些为他挑幅好棺材，那才是真正的大事哪！"

说着朝秦仲海右脚一指，笑道："江大人说过了，原本要将这小贼的四肢斩断，千刀万剐，好来凌迟处死，要不是赶在腊月二十前处决这人，哪有这么容易放他死啊！"

卢云再也忍耐不住，猛地回过头去，厉声道：“你再说一句试试！”那狱卒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卢云二话不说，猛地站起身来，他心中哀戚，又给连番冷言冷语，早已气愤至极，只想出手殴打这名狱卒。先前与顾倩兮约定的三件事，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伍杨二人挡住了他，低声劝道：“你别这样，咱们便算打死这人，也是无济于事。”

卢云给劝了一阵，只得黯然罢手。杨肃观想问秦仲海遗言，但他只是昏迷不醒，非但认不出人，连话也说不来。伍定远与杨肃观商议几句，都是无计可施。

那狱卒在一旁唠唠叨叨，道：“你们要看到什么时候，难不成也要睡在这儿么？快快走吧！”

他急着交班走人，便不住催促众人离去。

杨肃观见天色已晚，摇头叹道：“仲海成了这个样子，咱们也没法子，先回去再说吧！”卢云听了这话，更是紧握秦仲海的手掌，良久良久，一言不发，只在凝视他的睑庞。

伍定远蹲在卢云身旁，劝道：“杨郎中说的不错，大家杵在这儿也不是办法，先回去商量吧。”他劝了几句，卢云既不答话，也不移动脚步。杨肃观摇了摇头，向伍定远使了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快走吧，再拖下去，可别把锦衣卫的人引来了。”

伍定远情知如此，伸手便朝卢云拉去。卢云伸手一挥，示意他们不要过来，当下霍地站起，自行走了出去。

出得大牢，杨伍二人见卢云无言无语，默默前行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杨伍二人对望一眼，心下反增惊惧，深怕卢云做出傻事。

杨肃观走到卢云身边，劝道：“卢兄，秦将军涉及叛乱，犯下天条，皇帝又定下连坐罪刑，那是谁也没法子救的。你看开些吧！”伍定远也是低声劝慰，道：“卢兄弟，咱们现下唯一能做的事，便是问出秦将军家里还有哪些人，日后也好代他奉养。你说是么？”

卢云低头前行，竟连应也不应上一句。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问向杨肃观，道：“杨郎中可认得秦将军的家人？”杨肃观摇头道：“听说他老家在淮南，父母也都亡故，不知还有

什么人剩下。秦仲海尚未婚姻，孑然一身，怕除了他们这几位京中朋友以外，连收尸的人也找不到半个。

二人说话之间，卢云已然离去，伍定远心下担忧，急忙追了上去，叫唤道："卢兄弟，你要去哪儿？"

卢云停下脚来，回头问道："定远，这几日城里大乱，死了好些百姓，你可知他们葬在什么地方？"伍定远见他神色变得极是奇异，更是暗暗惊惧，忙劝道："朝廷大乱，你千万别做傻事。"卢云淡淡地道："别说这些了。你只管告诉我，那些尸首葬在何处？"

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无辜枉死的尸首，全都埋在兔儿山附近。"卢云不置可否，点了点头，便要离开。杨肃观向来精明，一看卢云的神色，哪会不知他有意劫狱，他拦了上来，厉声道："卢云！你不为自己想，不为侯爷想，也该为顾家小姐想想！你一意孤行，若要弄到丢官亡命的下稍，你要倩兮日后怎么办？"杨肃观一向举止温文，但此时担忧卢云的前程，说起话来竟是一反常态，教训之意甚为明显。

卢云听得此言，却是坦然一笑，他看了杨肃观一眼，道："反正还有你杨郎中在，便要有什么大祸，你也能护持她平安周全。是不是？"

杨肃观面色一变，往后退开两步，惊道："你……你说什么？"

卢云摇了摇头，道："没什么。我先走一步了。"说着转身离开。

雪花纷飞，卢云已然远去。只见地下留着他的两行足迹，寒风冷雪中，看来倍感孤寂。

杨伍二人对望一眼，都是叹了口气。

第十卷 第七章 兄弟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腊月寒风中，顾倩兮见时候已晚，已在房内歇息，这日她被娘亲姨娘重重数落一阵，小红也被罚了不能吃饭，算是对她主仆两人的小小惩戒。家里的事情有个了结，顾倩兮却还放心不下，只因她心中挂念卢云，眼见他下午匆匆奔出，至今踪影不见，心下不免惴惴。

她孤身坐在窗沿，正自守候卢云，忽听窗台传来一声轻响，顾倩兮心下大喜，料知是卢云回来了。她急急推窗探头，果见卢云站在院中，正自痴痴地看着自己。

寒风拂面，雪花飞入房中，顾倩兮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娇声道：“外头好冷，你快些进来吧！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是翻墙进来的，没会惊动顾伯伯，不方便进去。”

顾倩兮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进来，那我出去好了。”当下取了件毛裘，披在肩上，跟着爬窗而出。

卢云站在下头，张开双臂，示意她跳下来，顾倩兮双眼紧闭，纵身一跃，正落在卢云怀里，卢云笑道：“看你离家出走以后，越学越坏了。”顾倩兮躺在他的臂弯里，浅浅一笑，道：“跟着你这无赖，想不坏也难。”

卢云哈哈一笑，抱着她的腿弯，轻轻往树上一跳，几个纵跃，已然坐在树梢。

寒风袭人，彤云密布，遮往满天星月，四下一片昏暗。顾倩兮靠在情郎的怀里，朝廷局势虽然紧张，她心中却觉一片平安喜乐。

卢云微笑道：“倩兮，朝廷大祸，你怕不怕？”顾倩兮摇颈道：“只要和你在一块儿，什么都不打紧。”卢云在她粉脸上亲了亲，道：“如果我忽然死了，你会如何？”

顾倩兮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好端端的，说这个干什么？”

卢云眼望远方，面露苦涩，却不答话。

顾倩兮生性聪颖，听他如此”说，已然猜中几分内情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的朋友出事了，对不对？”卢云看了她一眼，只是默默点头。

顾倩兮心中害怕，紧紧抓住他的手掌，颤声道：“卢郎…你……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傻事？”

卢云低声道：“不瞒你吧。秦将军被押入天牢，明日午时问斩，我要救他出来。”

顾倩兮全身震动，道：“你要救人…！你……你这是去送死啊！”

卢云双目远眺天边，淡淡地道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。舍生而取义，可以近仁乎。”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赌这把。”

顾倩兮垂下泪来，啜泣道：“舍生取义？那我呢？”卢云轻怃她的发稍，黯然道：“你秉性聪颖，姿容貌美，倘若我失风被捕，你便少了我，也能独活。”

顾倩兮大哭道：“我不准你去做傻事！现下朝廷风声鹤唳，你若要冒险救人，那是必死无疑的！”说着抓住卢云的臂膀，大声尖叫道：“你不许去！不许去！”

顾倩兮大声喊叫，房内诸人听闻声响，纷纷走到院中察看，卢云知道顾嗣源便要出来，忙道，“咱们在院中相会，别给人家撞见了，我送你回房吧！”顾倩兮知道他此番离去，便要去做赌命傻事，当下死抓着臂膀不放，哭道：“卢云！我不许你走！你乖乖留在我家，哪里也不许去！”

卢云摇了摇头，伸手抱住顾倩兮，翻身下树，跟着双手低垂，便将她放落在地。众家丁听了小姐的喊声，本以为有歹徒，待见是卢云，都知他是未来的姑爷，一时纷纷退开，不愿打扰他二人说话。

两人默默相望，此时顾倩兮已恢复镇静，她抹去泪水，不再哭叫，只俏生生地站在院中，凝视着卢云。卢云不愿与她目光相对，只侧过头去，看着地下。

便在此时，二姨娘也已出来，一见卢云的面，登时怒道：“又是你这小子！”

三更半夜的，躲在我家院子干什么？卢云看了她一眼，回思往事，忽地有种亲切之感。在这乱世之中，也许只有二姨娘这般泼悍性儿，才能维护顾府上下周全，他眼中露出温情，柔声道：“姨娘，小姐以后便拜托你了。”

二姨娘听了这番怪话，先是一愣，跟着呸了一声，骂道：“你说这什么鬼话？小姐不拜托我，还能拜托谁？难不成托给你这无赖么？”说着唧唧聒聒，开始咒念卢云如何不守教养礼法，如何拐带顾倩兮南下云云，直是喋喋不休。

卢云向与二姨娘不睦，过去一听她数落讥讽，便要发怒，此时听了许久，心里没有丝毫愤怒，却只感到淡淡的离别哀愁，他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倩兮，我这就去了。”

顾倩兮听了这话，身子微微一颤，她走了过去，替卢云拢了拢衣领，轻声说道：“你若念着这份情，明日午时，到城南凉亭见我。”说着转身进屋，不再出言劝说。

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明日秦仲海午时处斩，他若要赶赴顾倩兮的约会，定然无法救人，他抬头望着二楼，只见顾倩兮的闺房已然点上了灯火，雪夜中望来，让人倍觉温暖。

卢云轻叹”声，心道：“情兮，义理之前，我别无选择，求你原谅我。”霎时双足一点，飞身出墙。

深夜时分，卢云拉着一辆推车，从街边一路拉过，几名公人过来查问，他都乖乖送上银两打发。行到刑部左近，他将推车停放街边，跟着从车上提下一只大包袱。这包袱沉重异常，饶他内功有成，也须双手使力，方能搬运，却没人知道里头摆的是什么。

卢云带着大包袱，行入街边客栈，向掌柜道：“给间房，靠街边的，还有床及越大越好。”

这些时日京城大乱，哪有客人上门，那掌柜听了吩咐，登时大喜：“客倌来得正是时候，这个把月没半桩生意上门，空房多的是哪！您要大床，咱便给你个大通铺，便十个女人也能应付。”

说着满面堆奢淫笑，自管打躬作揖，依着卢云意思，给了间上房。

卢云见这房间紧临街道，床板也甚宽阔，、心下甚喜，给过赏银，便自关上房门。当下将包袱解开，取出一应物事，见是柄大铲子，一份京城地图，还有数十根木桩。只是那包袱里头似乎还隐得有物，却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卢书推开窗子，往外望去，只见刑部大牢只在对街不远，卢云低声祝祷，心

道：“成与不成，全看上天的造化了。”

正要阖上窗扉，忽听窗下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道：“卢兄弟，算我一份吧。”

卢云吃了一惊，忙探头出去，只见一条大汉坐在窗下，正自回首望着自己。

这人肩宽膀阔，一张凛然国字脸，不是伍定远是谁?

时近正午，刑部天牢开启，一众官差只等着押出人犯，便要送往午门斩首。

皇帝下了连坐圣旨，言明秦仲海若给劫狱，便要柳昂天承担罪责，以防柳门趁势作弊。只是江充心机狠辣，虽有圣旨防备，但他万般小心，仍邀柳昂天一同监斩，还指明伍定远、杨肃观同来观看。杨肃观来是不来，江充并不在意，他放心不下的，便只伍定远一人。此人身为天山传人，武功高绝，倘若蒙起脸面劫狱，怕没人阻拦的住，也是为此，这才要伍定远留在刑场，也好来个紧迫盯人。

江充守在刑场，眼看柳昂天坐在上旁，伍定远、杨肃观、韦子壮分在身后，便取笑道："都说你们柳门人口过多，这下少了个碍眼的，果然清静不少。侯爷您觉得呢？"

众人闻言，心下无不狂怒，柳昂天面色铁青，冷冷地道："江太师，您要说嘴，腊月二十那日，不妨上大理寺说去。徐铁头定想同你聊上几句。"

双方唇枪舌剑，谁也不让谁，只是今日处斩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柳昂天重用十年的手下爱将秦仲海，柳昂天便算天生铁石心肠，也不能无感，何况他与秦仲海推心置腹，情同父子？江充见他面色沉重，说话时双手更微微颤抖，得意之余，自是没口子的取笑。

众人等了半晌，人犯仍迟迟未来，杨肃观咳了一声，道："怎地来得这么迟？定远，劳烦你过去街口瞧瞧。"伍定远正要答应，忽听江充冷笑道："杨肃观啊杨肃观，江某人面前，你黄口竖子甭想搞鬼。安统领，你陪伍制使过去。"

此时江系大将也已云集，安道京身为锦衣卫统领，自然也在现场。他答应一声，便与位定远一同行出。两人来到街口，并肩等候刑部官差。

守候一阵，安道京有些无聊了，他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伍制使，恭喜你了。"

同侪将死，伍定远心下正感难受，听了这没来由的一句怪话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道："恭喜什么？"

安道京哈哈"笑，道："你真是死脑筋。秦仲海死了以后，你马上便要升官啦！柳门就那么几个人，什么"文扬武秦"，没两日便要成

了“文扬武伍”，你说我不该恭喜你么？”

伍定远气愤至极，喝道：“无耻之徒！休来幸灾乐祸！”抡起拳头，作势欲挥，安道京知道伍定远武功高绝，这拳挥下，连卓凌昭也未必受得起，何况自己这个小丑？当场吓得魂飞天外，急忙掩住脸面，惊道：“妈呀！别打我啊！”

叫了两声，伍定远生性稳重，毕竟不会真的来打，安道京松开双手，讪讪笑道：“好啦，样子做过了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啦，我跟你说，没事别假惺惺地，镇日装成正人君子，那多累人啊……”他正待唠唠叨叨地述说，忽地心下一惊，只见身边空无一人，伍定远竟然不翼而飞了！

嘎地一磬，刑部大门开启，十来名公人鱼贯走出，腰上带刀，分列两旁，跟着大批官差跨门出来，众人半拉半址，带出了一名重囚，只见他面色迷茫，虽给人拖了出来，仍是昏迷不醒。看这囚犯毫无知觉，左腿齐膝而断，不是秦仲海是谁?

秦仲海给扔在天牢门口，人才一放落，便生一股可怖恶臭，众官差闻了味道，忍不住都掩上了口鼻。只见他腿上场处已然生蛆化脓，腐烂见骨，阵阵恶臭便是从伤口飘出来的。

领头官差拉过囚车，喝道：“你们手脚俐落点！把这小子抬进来！”众官差抓住他的四肢，便要将之抬起，一名官差惨然道：“嘿！为什么是我抓他的断腿？味道真得受不了哪！”几名官差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若不抬，总不能叫他自个儿爬进去吧！”

那抱怨官差骂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他暴喝一声，伸脚便往秦仲海身上踹落，喝道：“爬！自个儿爬进去！”

秦仲海哪有半点知觉？只趴在地下，挨了几脚，身子却一动不动，好似死了一般。

领头官差骂道：“别再瞎搅和了，江大人在等候监斩哪！误了时辰，谁吃罪得起？快把人抬起来了！”一名官差笑道：“真是的，老要把人送到午门，真个麻烦。怎不在刑部大门问斩，岂不方便许多？”带头官差喝道：“混帐东西！你们到底抬不抬？”众人不敢再说，当下伸出手去，抓起秦仲海的四肢，齐声发力，便要将他抬起。

猛听“轰”地一声大响，街边一辆推车忽地烧了起来，烈焰冲天，跟着四下延烧，大火直往刑部大门烧来，众官差见了情状，忍不住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大家快去灭火！”领头官差却甚老练，一看情势不妙，立时生出警觉，沈声道：“大家小心点，可别是有人劫狱，快把人犯带回去了！”几人答应一声，便要将秦仲海拖回牢房。

便在此时，推卓炸了开来，直直喷出一团火球，是只烧着的竹篮子，那竹篮飞上半空，忽然一股怪风吹来，把竹篮吹了过去，竟恰好落在秦仲海身旁，将他罩了起来。众官差怕火，急急往旁一跳，领头官差见那火头直往秦仲海身上烧去，大惊道：“快灭火！可别烧死囚犯了！”此时火势蔓延，连刑部房舍也给烧着了，四下火头窜出，到处乱糟糟一片，众官差手忙脚乱，急急找来水桶沙包，便往火堆上扔洒。

过不多时，火势渐息。火堆中竟尔露出一个断腿焦尸。

众官差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糟了，这人活生生地烧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领头官差自也惊骇莫名，急忙喝道，“来人啊！把四周街道全数堵死，快去通报江大人！”霎时之间，天牢所有官差一并奔出，众人取出绳索，将四周街道围起，就怕有人趁乱劫狱。

却说安道京不见了伍定远，先是大吃一惊，之后阴冷一笑，心道：“你奶奶的白痴，你们这群人尽管去劫狱啊，咱江大人早等着把你们一网打尽，要你柳门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安道京跟随江充已久，如何不知顶头上司的心事？先前江充上奏皇帝，费尽气力弄来连坐圣旨，倒不是真怕柳门派人劫狱，反而盼望柳昂天沉不住气，真个遣人劫夺秦仲海，只等抓到把柄，江充便能一股做气，趁势将柳昂天斗垮，这才叫做釜底抽薪的毒计。

安道京等候半晌，料知伍定远已然走远，他嘻嘻一笑，直直冲向刑场，高呼道：“不得了啊！不得了啊！发生大事啦！”

此时诸大臣云集刑场，俱在等候监斩，刑部赵尚书职责所在，自也到来。众人听了安道京的叫喊，无不诧异，纷纷抬头来看。江充睁大了眼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生出什么事了么？”安道京往地下一跪，哭道：“属下方才一个不留神，那伍定远不见踪影，不知跑去做什么了。”

江充惊道：“真有此事？”安道京大声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决计错不了，属下方才一个不留神，他便…便……”

正想把“溜去劫狱”几字说出，却在此时，一人走到安道京背后，道：“便怎么啦？”

安道京回头一看，说话那人眉头紧皱，只在望着自己，不是伍定远是谁？安道京干笑两声，道：“便唱起歌来了。”

众大臣闻言，无不放声大笑，杨肃观讪讪地道：“安统领，伍制使刚才随你出去，没半晌便回刑场来了，比你还早那么会儿，哪有时光去唱歌呢？”江充见属下丢丑，实在气愤至极，喝道：“来人！安道京说话没上没下，给我掌嘴！”

劈啪声响中，安道京给人乱打耳光，脸颊登时高高肿起，锦衣卫下属恨他已久，难得有这良机出手，无不加力去打，一时打得满身是汗，心下大喊过瘾。

正打间，快马奔来，一名官差翻身下马，跪地道：“启禀大人，刑合大门突起大火，人犯已被活活烧死。”江充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有鬼，他立时起身，喝道：“来人！即刻往刑部进发！”说着狠狠望向柳昂天，森然道：“柳侯爷，可别给我查出蛛丝马迹，看你怎么向皇上交代。”

柳昂天脸色一如平常，只端起茶碗，轻啜了一口，却没回话。

铜锣声响起，太子太师江充已率大批人马到来，大批锦衣卫士云集刑部大门，登将街道挤得水泻不通。此时情况未曾明朗，安道京便传令一众卫士，吩咐他们牢牢把守邻近街道，只要遇上路人，不论身分高低，一率带回衙门审问。

江充怒道：“你们这是搞什么？那姓秦的囚犯呢？”领头官差抬来焦黑男尸，低声道：“人犯在此，只是给烧焦了。”

江充低头看向尸身，只见焦黑一片，面目早已全毁，实难辨认身分，便问道：“怎会搞成这个模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那官差道：“适才不知怎地，街边忽有一物炸开，跟着烧了起来。这才将人犯烧成黑炭。”他顿了一顿，陪笑道：“大人啊，反正这犯人处斩与烧死也没两样，何必这么紧张呢？”另一名官差道：“是啊，你看这尸体断了条腿，还会有别人么？”

江充知道他们一心只想脱罪，登时大怒，一耳刮子打去，喝道！“放屁！这人何等要紧，我不亲眼见他人头落地，那便食不落

饭！”他唤来累下属，大声道：“给我细细的查，只要有分毫劫狱嫌疑，咱们决计放他不过！”众人见江充脾气老大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急忙过去办事。

江充生了一阵闷气，自知安道京敷衍懒散，其他下属也是不长见识的，当即吩咐下去，传罗摩什过来验尸，料来以汗国前国师的聪明才智，定能查出这具尸首的真正身分。

众人将街道堵死，反覆搜索，安道京命人搬来太师椅，升上炉火，让江充亲自坐镇调度。忙了一阵，罗摩什这才赶到，江充急道：“大师快过来，帮我验验这尸首的身分，看他是不是秦仲海本人。”

江充站在罗摩什身边，见他反覆察看尸首，忙道：“怎么样，这人是秦仲海么？”罗摩什摇头道：“这人全身皮肤都给烧焦，很难看出身分。”秦仲海额上刺罪，背后刺虎，身上两处刺青，照理不难辨认，但此时全身烧焦，实难找到认记。

江充嘿了一声，一来他深恨怒苍匪酋，不能不认出真身；二来他有盖栽赃柳昂天，只想找出证据，趁机斗垮这名政敌，便吩咐道：“大师看仔细些，直到验出真身为止。”

罗摩什低头思量，已有辨认法子，便道：“大人不忙，这秦仲海给刺穿琵琶骨，肩胛骨定有破孔，咱们不妨以此辨认。”江充大喜过望，道：“没错，还是大师心思周密。”

罗摩川不圬说话，当下察看那尸体的双肩，他细看良久，赫然见到肩背破孔，霎时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启禀大人，这尸体肩胛骨已穿，定是秦仲海本人无疑。”江充哦了一声，亲自俯身察看，他见那尸体断了左腿，琵琶骨上破孔透肩，地下还散置着铁链杂物，无不给烧得漆黑损毁，料来此言无虚，这尸首定是秦仲海，看他死状如此之惨，死前必是饱受苦难。江充想起秦霸先与刘敬的凶狠，心下微感快意，冷笑道：“看来真是这小子了，嘿嘿，倒给柳昂天逃过一劫了。”

安道京守在一旁，一看罗摩什逞威，心头便感妒嫉，当下冷言冷语，反驳道：“大师啊！你说这死尸是秦仲海，可那推车又为何无故烧起，这不太也奇怪了么？”说话间只瞧着江充，满脸谄媚，只盼这番责问能难倒罗摩什，也好大展威望一番。

罗摩什听了质问，便自察看推车，他四下探看，跟着从地下捡起一只物事，送到江充面前，问道："大人见闻广博，可知这是什么东西？"江先把那东西拿在手上，低头细看，又听罗摩什问道："恕老纳眼拙！不曾见过这等东西。大人可知这物事的来历？"

江充叹了一声，道："这是节爆竹。大师久在外国，自然不曾见过了。"

那物事外头包着厚纸，里头藏着火药粉末，自是爆竹无疑。看来案情已然明了，年节将至，那推车里放置爆竹，却在押出犯人之时，刚巧不巧地炸了开来，还把房舍烧得一塌糊涂，看来人犯真是给烧死的，纯是意外所致。

江充把爆竹扔在地下，摇了摇头，道："我三令五申，不准百姓鸣放爆竹，居然还有人胆大妄为，果然闹出了事情。安道京，你给说说，这事该找谁问？"

安道京责难不成，反给罗摩什将上一军，急忙推卸责任，陪笑道："大人莫要生气，咱们明日便把旗手卫都统找来，赏他个三十大板。来个杀鸡儆猴，好不好？"

江充微微颔首，却没说话。此时天气酷寒，众人身处户外已久，嘴唇早已冻裂，江充接过下属通来的热茶，轻啜一口，道："无论如何，今日杀了秦仲海，也算喜事一件。这小子三十年前就该毕命，拖到今日才死，倒是便宜他了。"他伸了个懒腰，吩咐安道京："既然没别的事，我这就回府了。你好生看着，查查其他线索，只要有任何可疑之处，只管到府通报。"

天边落下大雪，安道京早已冻得全身酸痛，只想回家钻入暖被窝，一见江充率领随扈离开，哪管他先前的吩咐，当即交代道："好啦！大伙儿听了，你们好好搜索现场，本官还有些公务要办。你们若查到蛛丝马迹，只管送到府里给我。"

江充前脚一走，安道京后脚便溜，余人心下咒骂，待见长官走得一个不剩，哪还管什么推车爆竹，死尸焦尸，霎时上行下效，全数散去。偌大街道只余几名官差收拾器械，整顿现场，一人将焦尸拖过，斩下首级，自管送到午门示众。

夜已深沉，长长的街道冷冷清倩，除了几名官差留守，其他别无一人。天候酷寒，大求注飘下，众人手上提着酒葫芦，你一口我

一”口，在那儿轮喝取暖。

“喀啦”一声轻响，客房地板给人推了开来，露出下头的一处深洞。一名男子从洞里窜出，跟着拖出一只大包袱，他抹去脸上的泥灰，舒了一口长气，神色颇见疲累。

这人长方脸蛋，双眉紧皱，正是卢云。他将包袱放在脚边，跟着伸手一拉，将床板推开，只见床下堆满泥沙，足可装满两大车。卢云抹去污水，举铲填洞，他仗着内力深厚，手脚快速，不多时，便将深洞填起。

卢云背起大包袱，走出客房结帐。那掌柜忙道：“这位客倌，白日里来了好些官差搜查，我见你不在房中，那些差老爷又一个比一个凶，只好让他们进房搜索，你可没掉什么东西吧？卢云摇了摇头，并未答话，只快手快脚地付了帐，便往店外走出。

一名官差在刑部前留守，见到卢云行踪诡异，立时冲了上来，他尚未说话，卢云已然双足一点，直朝屋顶飞去，霎时隐没在黑暗之中。那官差目瞪口杲，揉眼道：“他妈的，我是见鬼了么？”

卢云行到王府胡同，便朝倾倒污水的水道跃下，那年他与伍定远沿路逃命，想不到今日今时，竟会旧地重游，重温亡命生涯。卢云泡在沟渠中，将包袱举过头顶，缓缓向前游出。

游出水道，已是二更时分。卢云急急背起包袱，赶赴城郊兔儿山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到了一处山洞。

卢云将包袱解开，跟着从里头搬出一人，那人满面尘埃，双目紧闭，正是秦仲海。

原来这一切乱事全是出自卢云的谋划。昨夜他一离开顾家，便去兔儿山的乱葬岗寻找尸体，也是近日京城大乱，暴民四处杀人，死尸堆积如山，没费多大气力，便给他找到一具合用尸首，他见那尸体与秦仲淹身形相似，便先用烈火烧焦，再剁足断骨，做得天衣无缝，这才得以从容掉包，将秦仲海救了出来。他虽知毁损百姓尸体甚是不该，但秦仲海死在眼前，他便再迂腐十倍，也只有硬着头皮干了。

靠着卢云连夜挖洞掘道，再靠伍定远侧面出手，才合得现场火势焚烧，一片大乱。若非如此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卢云便再神通广大十倍，也难开启隧道，偷天换日。他事前筹划虽久，但中间惊险历程不

到一柱香时分，也是因此，伍定远才得以来去自如，仗着身法快缓，居然在刹那间来回午门与刑部之间，过程可说天衣无缝，让人拍案叫绝。

卢云抹去污水，只见洞里摆着许多物事，酒水粮食一应俱全，看来伍定远照着约定，已虚柬西准备妥当，剩下的事惰，便要靠他卢云了。

卢云抱住秦仲海，见他昏迷不醒，急忙拍打脸颊，大声唤道："仲海，你醒醒，我是卢云啊！他连叫数声，秦仲海仍是一动不动，卢云见他呼吸迟缓，只怕已是命在日歹，卢云忙找了处平台，在上头铺好毛毯，将秦仲海放落，他知道秦仲海好酒如命，便从洞中取出一瓶酒，倒在他的嘴里。

酒人喉头，秦仲海干裂的嘴唇立时渗血，但仍无苏醒之象。卢云心道："不成，得立时为他治伤。拖点起烛火，将尖刀在火上一烤，对准秦仲海膝间伤处割下，腐肉割去，本当剧痛，谁知秦仲海仍是毫无知觉，好似死尸一般。卢云摇头叹息，默默为他清理伤口，将腐肉烂蛆一一挑出，跟着取出绷带，将伤处包扎妥当。

从头到尾，秦仲海都是紧闭双目，不曾出声叫唤，也不见他动过一根手指。

眼见秦仲海高烧不退，呼吸越缓，卢云耳边彷佛响起秦仲海狂放不羁的大笑，他念及两人间的恩义，霎时抓住秦仲海的双手，大叫道："秦将军！你决不能死在此处！还有多少大事等着你干啊！你快快醒来！"

最早两人相识，卢云还只是个不得志的面贩，那时秦仲海不惜簧夜遍走京城，只为寻找自己做他的军师，后来平反罪名、科考中第，全出此人之功，但眼前这人额上刺了一个醒目的"罪"字，断腿串骨，已同死人，卢云情知他凶多吉少，忍不住泪下。

相交虽只两年，称谓虽非兄弟，但早已是知己。

正垂泪间，忽听一声呻吟，秦仲海似要醒转，卢云大喜，连忙抓住秦仲海双手，叫道："塞将军！我是卢书啊！"秦仲淹缓缓睁眼，他喘息半晌，茫然道："我……我在哪里？"

卢云忙道：“你在兔儿山养伤，平安得紧。”秦仲海喘了几口气，这才见到了卢云，他挤出了苦笑，低声道：“卢兄弟，是……是你救我出来的？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温言道：“你什么都别问，这就好好养伤吧！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喘道：“老……老子给姓江的拿……拿住，本以为死定了，嘿……多亏你了……太地想要移动身子，忽觉腿上一阵火烫，甚是疼痛，他呻吟一声，缓缓低下头去，猛见左膝齐膝而断的惨状，秦仲海大叫一声，惨嚎道：“我的腿！我的腿！”

卢云怕他伤、心，急忙道：“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快快躺下吧！”秦仲海想起昏迷前的酷刑，恨很地道：“江充……你这贼他妈的狠……真砍了我的腿……”

他想抬起手来，却牵动肩上铁链，霎时又是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已是痛入心肺。

卢云见地疼痛难忍，急忙握住他的手掌，低声道：“你高烧不退，先躺一阵吧。”

秦仲海喘息半晌，定住-神，道：“酒，先给我酒……”卢云取了酒碗，交在他手里，但秦仲海手上无力，竟连酒碗也拿不稳，手上一颤，酒碗翻倒，只洒得满身都是。

秦仲海一愣，不知自己为何没有气力二时只呆住了，卢云哪敢明说实情，只咳了两声，另倒了一碗酒，便要去喂秦仲海。

秦仲海自小到大，什么时候给人喂过了？他哼了一声，伸手去接酒碗，怒道：“你……你别当我是病人，我……我还没死哪！让我自个儿来喝！”卢云不敢违逆，只得将酒碗交在秦仲海手里。

秦仲海伸手去接，酒碗将就嘴唇，忽然之间，手上无力，酒碗登时翻倒在地，只泼得满地都是酒水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这是怎么搞得？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肩，赫见琵琶骨已给穿起，他茫然看着卢云，悲声道：“琵琶骨……我的琵琶骨结穿了？”

卢云泪眼盈眶，知道瞒不住此事，只好点了点头，秦仲海啊地一声惨叫，大声道：“老天爷，我成了废人？”

卢云长叹一声，颓然坐倒。

自古以来，各门各派若要废去罪人的一身武功，都以铁链穿透琵琶骨，只要琵琶骨被穿，任你天大的内力，都不能再行运使。卢云心下明白，秦仲海日后非只不能提刀动剑，怕连端碗也有困难。

秦仲海心有不甘，蓦地大吼一声，便要站起，卢云连忙道："你……你别起来……"秦仲海大叫道："我没有废，我没有废！我秦仲海还可以打！，"他想验证自己未成废人，只想站起，霎时身子一滚，竟从台上滚落，重重摔下地面。

卢云吃了…惊，急忙靠了过来，道："你…你摔伤了么？"秦仲海狂吼道："你别过来！我…我要自己爬起来！卢云与秦仲海相交极深，知道他天性倔强，是个打死不服输的性子，此刻听他呼喊，只得退开两步，免得伤及好友自尊。

只见秦仲海两手挡在地下，额上全是汗水，他嘿地一声大叫，只想挺起身子，但连叫数声，身子却是"动不动。秦仲海毫不认命，他大喝一声，仰头狂叫道："我要起来！"他叫得声嘶力竭，身子仍是分毫不动，双肩铁链却已渗出鲜血，染红了衣衫。卢云见了这幅惨状，只得撇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

只听一声长叹，秦仲海已然软倒在地，无力再行爬起。他自知一身武功不剩半点，已成废人一个，想起日后便要半身不遂的度日，不禁面如死灰，已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卢云叹道："养伤之事急不得，你先歇上一阵吧！"说着走上前去，便要将秦仲海抱起。

眼见卢云靠向自己，秦仲海眼中生出异光，忽地大吼一声，伸手向前二把抢过卢云腰上的钢刀，便朝自己颈中抹去。卢云惊道："你…你莫要这样！"他怕秦仲海寻了短见，连忙出手阻拦，谁知手指尚未碰到秦仲海身上，"当"地一响，那刀已自行落地。

秦仲海满面悲痛，低头望着自己颤抖不止的双手，那昔日如铁似钢的两只臂膀，如今上下抖动不止，竟连一柄力也拿不稳，卢云根本不必出手阻拦，他手中的钢刀便已摔落。

当年"火贪一刀"屠龙斩虎，威名所至，孰敢轻忽？谁知今日沦落至此。

秦仲海虎目含泪，仰头悲哭道：“老天爷啊！我连死都死不了，我…我以后要怎么办？便要这样渡一生么？”他心下悲痛，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。

卢云抱住了他，低声道：“仲海，山不转路转，终有治好你的法子。”他这话不过是安慰之意，连自己也骗不了，虽想再说，但喉头哽咽，也是泪如雨下。

洞外大雪不住飘下，两人想起日后艰难，一齐抱头痛哭。

二人哭了一阵，卢云急急抹去泪水，心道：“这当口仲海神智已失，一切全看我的了，可须打起精神来了。他站起身来，想将秦仲海抱起，待见他目光死气沉沉，神情杲若木鸡，卢云低叹一声，不知要如何安慰，当下也不敢抱他起来，轻声道：“仲海你先歇歇，我去煮点东西来。你吃过之后，咱们再做打算。”

眼看卢云走开，秦仲海身子软下，趴倒在地，有若死尸一般。

他脸颊触地，只觉地下冰凉寒冷，酷寒彷佛穿心而过，教他难以阖眼。想要爬起身来，撑了半晌，身子就是动不了分毫，想唤卢云扶他起来，却又丢不下这个脸面。

秦仲海茫然睁眼，心道：“以后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真要事事让人扶侍，成了个路也走不动的废人么？转念又想到刘敬、薛奴儿等人，东厂诸人此番政变失利，死得死，散得散，自己也给牵连成这个德性，想起刘敬死前的遗言，更感悲伤，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。

秦仲海压抑声息，低低哭了许久，心道：“怎么办……我该怎么办？我这个模样，连个三岁小孩也打不赢，还能上哪儿去？天下虽大，却有谁敢收留我？”

他望着远处卢云的背影，知道他赌上了性命，定会竭力安顿自己，想起往事，秦仲海心中更觉难受，寻思道：“卢兄弟这般义气，不怕丢官送命，竟把我救了出来，这种兄弟打灯笼也找不到……可秦仲海啊，你就这样一直拖累他么？他真能照顾你一生一世么？他为了你流亡江湖，连前程也不要了，你对得起他吗？秦仲海、秦仲海，你快快拿出法子啊！”

心念于此，忍不住拼命挣扎，就想让身子动个一点半点，谁知双肩好似不是自己的一般，任凭内心激荡悲愤，身上就是没半点气力。

秦仲海心下惨然，自知已成废人，再也无药可救了。此时便算是个不会半点武功的寻常人，照样能把他打得死去活来。从今以后，武林中没了“火贪一刀”这号人物，剩下来得不过是个残废而已。

秦仲海哀叹一声，想起自己身世之惨，更是心如刀割，他咬住银牙，心中悲吼无限：一他妈的贼老天啊！你为何这般待我，我爹娘仇恨未雪，满身都是血债，你要么…别让我知道身世……要么…让我完好无缺地报仇，可你为何断我手脚，让我终身抑郁？你待我何其残忍，何其不公啊！”

霎时泪如雨下，朦朦胧胧间，彷佛见到未曾谋面的爹娘，他心中悲愤已极，纵声长叫：“我操你祖宗啊！”

当此绝境，蓦地激发了英雄肝胆，秦仲海狂叫一声，双手奋力往下支撑，不知从哪儿生出了一股怪力，竟给他缓缓撑起上身。

此刻肩膀上的疼痛不住传来，直让秦仲海痛得双眼翻白，险些晕了过去，但他心中有股激昂的恨意，好似要把这些日子的委屈，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，霎时伸头出去，用力僮上岩壁，跟着用力顶住，靠着头上的力目里，缓缓让身子弓起。

剧痛之下，秦仲海嘴角口水直流，泪水混着鲜血，一同洒落衣衫。他心中一个念头大叫：“杀！我要杀！杀！”他伸手抓住岩壁，用力抓住，霎时仰天狂吼一声，双肩鲜血迸出，终于挨挨擦擦地直起身子。

双肩穿洞，左腿已断，四肢去了三只，照理绝无法移动身子，但他凭着一股刚毅之气，居然忍人所不能忍，靠着心底深处的恨意，终于站了起来。

卢云本在煮食，听了叫声，急急走了进来，待见秦仲海竟尔站起身来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大声叫道：“仲海！你爬起来了！”

秦仲海适才重伤垂危，命在日歹，不过半晌之间，居然便能站起，不能不叫卢云悲喜交集，他连忙冲上，一把扶住秦仲海，眼中全是佩服之意。

秦仲海扶着卢云肩头，喘自心道：“卢兄弟，帮我斩断铁链。”

卢书道：“你现下身子太虚，怕受不住。还是等伤势好转再说吧。”秦仲海只觉全身发烫，胸口烦闷欲吐，现下之能站起，全凭胸口

一股倔强之气，此时若再倒下，不知自己是否还有勇气站起，他咬牙道：“我身上伤重，能活上多久，还在未定之天，你……你要我断气时，还带这劳什子么？”

卢云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你忍着点。”他取出钢刀，奋力向铁链斩落。

“当”地”声大响，铁链震荡，牵动肩上伤处，只痛得秦仲海纵声长呼，但铁链被卢云浑厚的内力一斩，也已断成两截。卢云面带不忍，道：“仲海，你再忍片刻。”

他见秦仲海点头，登时拉住铁链一端，使劲一抽，鲜血四溅中，伴着秦仲海的惨叫，已将铁链拉出。

秦仲海满面都是冷汗，已然咬碎银牙，他抱住卢云，喘道：“酒！拿酒来！”

卢云举起酒碗，对着秦仲海嘴角倒下，秦仲海任凭他喂着，大口大口地吞落酒水。

卢云见他能吃能喝，心下甚喜，道：“我在附近准备了一匹马，你先吃点东西，歇息一会儿，我再带你去乡下疗养。”秦仲海喘息”陈，道：“不必吃了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下就走。”卢云见他执意甚坚，不敢相违，只得扶着秦仲海的肩头，朝洞外走出。

此时洞外微微光亮，已在黎明时分。两人行到马匹旁，秦仲海喘道：“扶我上马。”卢云伸手在他脚下一托，已将他推上马背。

秦仲海趴在马上，眺望远方，他征战十载，马背上翻滚如同儿戏，哪知此刻上马，却要旁人搀扶，想起爱马“云里雒”下落不明，更觉悲了。秦仲海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卢兄弟，把刀悬在我腰间。”

卢云明知秦仲海双肩残废，再也无法用刀，但这话又如何说得出口？当下只得取过钢刀，依言绑在秦仲海腰带上。跟着取下背后包袱，塞在马鞍旁的暗袋里，便要翻身上马。

秦仲海见他包袱里露出银票一角，见是百两一张的形式，他嘿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有钱的……”卢云听他说笑，知道他多少恢复了往日风采，心下甚是高兴，当即微笑道：“我现下是卢知州了，怎能没有家当呢？”秦仲海干笑两磬，道：“可别是民脂民膏就好。”

说话间，卢雪已将秦仲海扶正，便要翻上马背，与他共骑逃难。秦仲海忽地想起一事，道："洞里可曾清理干净了？"卢云啊地一声，醒起洞中还摆着囚服铁链，若要给人翻了出来，劫狱换尸一事不免见诸于世，到时株连祸结，柳昂天定会大难临头。卢云、心下一惊，忙道："亏你心细，洞里尚须打理一番。你先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去就回。"他见大雪飘下，怕秦仲海身上受凉，忙解下外炮，披在他肩上。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"卢兄弟，你待我真好。"卢云哈哈一笑，道："你这话感也见外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今日还是个面贩哪！"

秦仲海颤巍巍地伸出手去，握住卢云的手掌，道："卢兄弟，谢谢你。"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"快别这样了。能救你出来，我实在太高兴了，我先带你回山东，咱们再合计将来。"秦仲海点了点头，道："你快进洞收拾吧！咱们得趁着黎明离开。"卢云不再多言，当即转身，急急回到洞中收拾。

秦仲海望着他的背影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心道："卢兄弟，再会了。愿你日后官运亨通，心想事成。"霎时轻提缰绳，驾马便行。

卢云人在山洞，细细收拾一阵，他在地下掘了个坑，将秦仲海身上铁链囚衣尽皆埋入，跟着掩上了土。他儿洞中还有不少干粮酒水，想来路上可以带着吃，便引做一大包。眼儿四下干净妥当，这才行出洞来。

南出洞外，卢云一楞，手上物事掉落一地，只见雪地留下淡淡的蹄印，秦仲海早已去得远了。

秦仲海不愿连累他，竟尔自己走了。

大雪纷飞，慢慢掩上了地下的蹄印，卢云念及秦仲海此行的艰难，急忙追了出去，但见四下风雪交加，白蒙蒙的一片，哪还找得到人？卢云毫不死心，只在山野间呼号喊叫，多少往事飞入心中，奔跑喊叫间，已在痛哭。

卢云满怀忧伤，遍寻不见秦仲海的踪影，只有默默回到京城。

行经城南，早已是午后，卢云找了处客店坐下，这才想起顾倩兮前夜与自己的约定，他叹了口气，心道："倩兮前夜与我约在城南凉

亭，我却爽约了，唉……她定会气坏了，说不定咱俩就这么没了。这约会定在昨日正午，算来已过一日夜，顾倩兮定然早已离去。眼看凉亭就在不远，卢云吃过午饭，便顺道过去一看。

他行到凉亭附近，眼见地下积雪已厚，一株株枯树已成白头，他不见顾倩兮踪影，便自坐亭中赏雪。此刻乱党多已被诛，京城戒备略略松懈，远处已有不少游人出没，卢云见他们双双对对，自在冻湖上滑冰，笑声不住传来，他想到昨夜的惊险，对照今日的景象，直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卢云想起这回冒险行事，定让顾倩兮伤心欲绝，但形势如此，总不能让他见死不救。其实他昨夜能平安救出秦仲海，一半靠着自己的谋划，一半却是靠着伍定远出手，若非伍定远讲究义气，又对自己信任备置，少了天山传人的俐落身手，此番救人根本毫无机会。再来便是运气了，这些官差若把秦仲海放得远了，不曾接近他挖掘的洞口，那也是无计可施。算来天时地利尽皆相合，这才顺利将人救出。

卢云想起秦仲海武功全废，半生不死的闯荡江湖，实不知今生能否再见此人，心中又自悲痛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便在此时，一人伸手搭上了他的肩头，柔声道："卢郎，你为何伤心？"卢云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名少文怔怔地看着自己，正是顾倩兮。她身穿裘袄，面色惨白，嘴唇已被冻裂，看这个模样，竟在雪地中等候了一日夜。

卢云颤声道："倩兮，你……你一直在等我？"眼见顾倩兮缓缓地点头，卢云心下感动，一把抱住了她，大哭道："倩兮……我…！我对不起你！"

顾倩兮靠在他的胸膛上，低声道："你要做傻事，我劝不了你，也不该劝你。可你若不回来，我…我也只有一直等下去了。"面在严冬中守候一日一夜，心力早已憔悴，说完这句话，便已晕倒在卢云怀中。

卢云泪如雨下，紧紧抱住了她，心道："卢云啊卢云，你欠她的恩情，实在数也数不尽了！"寒冬冰雪，多少伤心无奈，卢云抱着顾倩兮回府，心中有若痴了。

刑部大门，深夜四更二名官差打了个哈欠，啊地一声，泪水登从眼角挤了出来，讪讪骂道：一他奶奶的搞什么鬼，大半夜的，非要咱们排班轮守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

那人身边另站一名官差，模样甚是年轻，只听他道：“蔡老你少说两句，多喝点酒吧。”说着送过酒葫芦，让那蔡姓官差喝了一口。

那蔡姓官差抹去嘴角酒水，骂道：“真是莫名其妙，不过烧死个犯人，也要这般大惊小怪，还搞什么轮班守夜，真是狗屈不如……小廖你说说，咱们以后还能过日子么？”那年轻官差不去理他，只嗯了一声，自管上下跳动，活动筋骨。

老蔡怨天尤人，骂道：“跳什么？回家往妹子身上跳去，别再惹人心烦啦！”

那年轻官差笑道：“天候这般冷，我可不想生冻疮。”说着手脚摆动，上下纵跃，跳得更加厉害了。那蔡姓官差呸了一声，提起酒葫芦，自管灌着，却也不再多言。

忽然之间，那年轻官差停下脚来，好似看到了什么古怪，神情甚是奇异。那蔡姓官差笑道：“总算停下来啦？可是闪到脚啦？”那年轻官差低头打量脚下，好似在思索什么，跟着又用力跳了跳。那蔡姓官差见他举止怪异，登时骂道：“活跳尸，大半夜跟你一同守夜，他妈的资我倒楣。”

忽见那年轻官差踬了下来，细细察看脚下，他看了半晌，颤声道：“蔡老，地板会跳。”蔡姓官差懒得理会，只淡淡骂了一句：“跳你妈的大头。”

那年轻官差却不气馁，他拨开了积雪泥土，并命往下挖着，霎时之间，地下竟露出了一块木板。那年轻官差见了怪东西，颤声便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会有块木板？”

那蔡姓官差低头去看，霎时倒抽一口冷气，他把年轻官差一把推开，跟着趴在地下，轻轻敲打那块木板，他敲一敲，听一听，霎时哈哈大笑道：“发了！发了！咱们这下可发了！”那年轻官差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发了？怎么回事？”

那蔡姓官差不去理他，自行将木板掀起，霎时见到下头一条隧道，他笑得人仰马翻，好似见到了天下最开心的事情，那年轻官差不明究理，皱眉道：“不过是条通道，你到底在笑什么？”

那蔡姓官差笑道：“你这个白痴，前两日不是有个要犯结烧死么？你不记得了？”那年轻官差又惊又喜，这才把事情看清楚了，只听他颤

声道：“你是说……有人从这里把人带走？”

那蔡姓官差笑道：“说你蠢，你又不算笨。咱们把事情往上报，江大人这几日都在注意此事，你看看，咱们还不立刻升官发财吗？”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那年轻官差也是喜不自胜，只在那儿搓手嘻笑，直是欢喜到心坎里了。

两人正自喜悦，忽听一个声音叹道：“唉……大过年的，真不想杀人……”

那蔡姓官差听这声音忽尔出现，事前没有半点痕迹，忍不住心下大惊，正要回头喝问，喉头已然一凉，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，手脚痉挛一阵，便已死去。

那年轻官差见同伴忽然被杀，登时满心恐惧，他勉强回过头去，只见一名俊美男子站在背后，看他身穿淡黄衫子，腰悬令牌，却是一位贵公子来了。

那年轻官差知道自己将死，他双手连摇，跪地哭道：“我求求你，别杀我……别杀我……我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

那贵公子仰天一叹，摇头道：“对不住了。你的家人妻小，我会给你照顾的。”

霎时长剑抖出，已将那人了帐。

那贵公子还剑入鞘，将两具尸首踹落隧道，跟着掩上木板泥土，把模样遮掩了。从头到尾，手脚俐落至极，全无分毫犹豫。

满天星辰闪耀，那贵公子仰望浩瀚银河，轻声道：“方今天下英雄，唯有你和我……仲海啊仲海，你定要东山再起，可别辜负我的心意了……”

第十卷 第八章 仗义多从屠狗辈

腊月十五，月围时分，大理寺中传出消息，外号“铁头”的寺卿徐忠进，已决议开案审判江先，当此京城动乱、奸臣独大的时刻，此一决议实在振奋人心，刘敬已垮，江充无人能制，倘若大理寺群臣能压制此人的气焰，京城自当恢复平静。

此次审讯，两案并陈，一切关键只在一人，这人不是什么忠义孤臣，却是当世第一狠将，世称“剑神”的昆仑掌门卓凌昭！

天下之间，只有“剑神”倒戈，方能给江充致命一击。只是无人知晓他会否依约前来。照着卓凌昭的傲性，江充这些时日对他大加冷落，他不无反叛可能，但此刻奸臣势大，他若是怕事畏缩，想与江充和解，那也是合情合理。

大理寺早收到燕陵镖局的状纸，只等三日后审讯此案。柳门上下不论是否与卓凌绍有怨，都在等候这名枭雄到来。

腊月十七日午后，城里行来一群白袍客，人人腰悬长剑，神态傲慢，守城士兵想要阻拦，却给他们打得鼻青脸肿。锦衣卫众人见了，无不大为震惊，即刻通报安道京知晓，安道京不敢怠慢，旋即上禀江充。

顷刻之间，消息传扬，江系柳系无不震动。

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。”

这“剑神”卓凌昭，毕竟还是到了。

柳门诸人闻讯，立时赶抵城门，果见卓凌昭率着门人，已在一处客栈歇脚，那卓凌昭自暖一壶酒，坐在酒楼窗边看雪，模样颇似清闲。远处锦衣卫众人包围客栈，在那儿指指点点，但诸人震于卓凌昭的威名，无人敢上前喝骂，就怕惹来杀身之祸。

此时秦仲海残废远走，柳门四将只余三人，卢云、杨肃观、伍定远都已到来。伍定远陡见卓凌昭，往事飞入心中，一时悲怒交迸，卓凌昭一千人杀了他的公门好友黄济，又在他面前灭人满门，甚且逼得他走投无路，娄江决战将他打入江中，这口气着实叫他难忍。但此时此刻，若无卓凌昭拔刀相助，天地间又有谁能奈何江充?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只觉为难至极。

杨肃观见他这幅神气，心下暗自忧虑，此时艳婷早回九华山去了，少了这名女子相劝，伍定远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当下便低声对韦子壮道："看好伍制使，别让他生出事来。"

韦子壮望了伍定远一眼，大声道："杨郎中放心，伍制使是个顾大局的人，绝不会在这个关头坏事。"他这话倒有一半是说给伍定远听的。伍定远听后，果然面色一瞬，杀气大减。

杨肃观知道卢云心思机敏，与江湖门派间无甚恩怨，便请他陪同自己，一同往客栈行去。卢云自救出秦仲海之后，这几日守在京城，每日里除了陪伴顾倩兮以外，便是无所事事，此时杨肃观有事相求，他自也不好推拒，便随他一同过去会见昆仑门人。

两人走入客栈大门，那钱凌异已然跳了出来，喝道："你们两只小的，想干什么？"

金凌霜是个明白人，杨肃观此时过来，定是代柳昂天前来传话，当即喝道："四师弟退开，让杨郎中进来。"钱凌异哼了一声，冷冷看了杨肃观一眼，道："二师兄，咱们真要与江大人干开么？"

金凌霜沈声道："京城耳目众多，你休得多嘴。只管乖乖听掌门吩咐，犯不着多心。"

钱凌异口中咕哝几句，但师兄已然吩咐了，只得回座饮酒，眼角却瞅着动静。

眼看昆仑众人各去饮酒打尖，无人露出戒备之情。杨肃观微微一笑，行入店中，走到卓凌昭座位之旁，躬身道："卓掌门，小侄来给您行礼了。"他有求于卓凌昭，便执礼甚恭，全以江湖晚辈的身分见面。

杨肃观是少林天绝僧亲传弟子，辈分同于方丈，此时如此谦逊，自是为倒戈一事而来。但礼多人不怪，卓凌昭虽知他别有用心，嘴角

还是泛起微笑，道：“杨贤侄不必客气，快快请坐。”说话口气也自居长辈起来，存心占那灵智方丈一个便宜。

杨肃观对礼俗之事一向豁达，倒是不以为意，向卢云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自坐下。

杨肃观拱手道：“难得卓掌们驾临京城，这几日若得清闲，可愿与朝廷几位大臣见面谈心？大家说起卓掌门神功盖世，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若蒙掌门不弃，小侄可以引荐一番。”

卓凌昭听了这话，自是心旷神怡，笑道：“杨郎中太客气了，来，咱们今日不谈公事，多喝点酒是真。”说着亲自提起酒壶，便为杨肃观斟酒。杨肃观受宠若惊，当即双手持杯，道：“谢掌门赐饮。”

卓凌昭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柳昂天有你这般机灵的手下，定是无往不利了。”杨肃观察言观色，连忙自行举杯一饮而尽。

卓凌昭与他喝了几盅，酒兴甚高，说道：“三师弟，难得杨郎中过来，你也来敬一杯。”

屠凌心寒着一张丑脸，自行走来，举起酒杯，大声道：“杨郎中，屠凌心跟你喝一杯！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屠三侠武功高绝，来日若有良机，咱们不妨较量一番。”这屠凌心当年杀害燕陵镖局十八名镖师，乃是伍定远不拿不甘的要犯，杨肃观此时出言切磋，颇肴挑衅之意，屠凌心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杨郎中好兴头，可想与在下决个生死？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请屠三侠莫要误会，素合阁下的“剑蛊”颇有独到之秘，在下心仪已久，早有意与屠三侠研讨武学，绝无丝毫挑战报复之意。”

杨肃观出言讨好屠凌心，倒不是随口来拍马屁，而是另有深意在内，他曾听灵音说过，这屠凌心在神机洞时屡次出言冒犯江充，端的是悍勇至极的恶汉，自己若要挑拨昆仑与江先两边破脸，屠凌心身为昆仑第一凶徒，自须大力拉拢，当下趁着见面，便多说几句好话，日后也好相处。

果然屠凌心听他称赞自己，已然哈哈大笑，很是乐意，道：“杨郎中这么客气，我屠凌心如何敢当？”当下举杯饮尽，杨肃观也陪了一杯。

卢云见杨肃观言笑晏晏，神态极为热络，忍不住轻轻一叹，转头望向对街，只见伍定远也自眺望过来，卢云见他神色激荡，想来见了杨肃观与昆仑众人谈笑风生，心有不忿之故。卢云微起叹息之意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自管低头不语。

卓凌昭攻于心计，他见卢云面有不豫，便知他对自己仍有恶感，当即说道："这位是卢知州吧！月前咱们在长洲见过一面，给你添了好些麻烦，来，本座敬你一杯，算是个赔罪。"说着举起酒杯，向卢云一笑，眼中全是试探之意。

杨肃观心下一喜，卓凌昭主动敬酒，真有意与柳门化解一干恩怨，他连忙替卢云斟酒，跟着连使眼色。

卢云曾受卓凌昭一掌，情知此人心狠手辣，实在不愿为伍，但形势使然，不由他硬颈不从。卢云咧开嘴皮，却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。他举起酒杯，道。"昔日种种，譬如朝露，车掌门既愿察暗投明，仗义相助，在下自当喝了这杯水酒。"说话间凝视着卓凌昭，并不来动酒水。

卢云这番话颇有嘲讽之意，"昔日种种，譬如朝露"，这八字更在讥讽卓凌昭过去的恶行，言下之意，如果卓凌咱不会倒戈，他根本不屑与之共饮。杨肃观听了这话，心下暗暗叫苦，想说些话来排解，却怕卢云又有惊人言辞脱出，只得硬生生忍住。

果然卓凌昭听了这话，心中很是不乐，他面带杀气，冷冷地道："卢知州说我是弃暗投明，不知从何说起？"

卢云见他满面不悦，倒也不怕，沈声便道："卓掌门昔日为江充办事，成了他手中的杀人之力，那便是暗，今日愿意揭发江充罪行，为天下人除害，这便是明。卓掌门今是昨非，人神共知，不知在下这席话有何难明之处？"此番话直指卓凌昭之过，可谓气势凛然，未有寸让，只说得杨肃观脸色青一阵、白一阵，十分坐立难安。

卓凌昭给卢云责问一顿，不怒反笑，回话道："卢知州此言谬矣。我杀人如麻，昨日为江充杀，明日为柳昂天杀，都是一般的杀人，有何是非之分？"卢云哼了一声，道："既然卓掌门如是观，却又为何倒出江系，转与柳侯爷共事？"这话问到要紧处，关系着卓凌昭的真心本意，杨肃观如此精明，自也留上了神，也在细细聆听。

卓凌昭嘿嘿一笑，道："难得卢知州性子直，快人快语，在下也坦白回话吧。我此次选择柳昂天，说明白点，绝非什么弃暗投明，襄助义举，老实说吧，只因我厌烦了江充，懒得再与他打交道，如此而已。"

眼见众人都有不解神色，卓凌昭淡淡一笑，续道："当年我为了江充，徒然杀死燕陵镖局满门老小，成了武林公敌，弄到最后半点好处也无，很是吃亏。但卓某身居一派之长，这些蝇头小利，我也懒得多加计较。只是江充千不该、万不该，便是不该过河拆板、落井下石！一见我惨败宁不凡之手，立时翻脸不认人，从此对我派不理不睬。"他说到恨处，眼中生出浓烈杀气，阴森森地道："只是江充忘了一件要紧事，我卓凌昭既然自号剑神，就非他江充所能玩弄！大家走着瞧吧！"

那日卓凌昭惨败，江充便有弃他不顾的意思，卓凌昭每每念及此事，心中的忿很实是难以言喻。江充可以疏远他，但绝不能轻视他，更不能视他为一柄用后就丢的杀人之刀，这要自号剑神的他如何吞下这口气？也是为此，杨肃观一放话出来，卓凌昭立时首肯，答应联手对付江充。

卢云心道："狗咬狗，一嘴毛。这卓凌昭与我们合作，也不见得安了什么好心，只不过要利用我们对付江充而已。唉……尔虞我诈，无一人存心良善。"

卓凌昭见卢云摇头无语，当即哈哈一笑，举杯道："好了，咱们别说这些不痛快的，眼下卓某得了神剑，从此海阔天空，无人可制，也该是行侠仗义的时候了，真不该再与江充混做一堆。来，便看在。侠义。这两个字的份上，大家与我喝上一杯吧！"卓凌昭先前话说得太过露骨，又是斗争，又是仇恨，至不给柳昂天半点面子，这一侠义士一字一说，用意便是缓颊，免得柳门诸人脸上太过难看。杨肃观连忙道："正是。卓掌门行侠江湖，从此成为正道豪杰共仰的大英雄。咱们这杯是结盟酒，若不倒江，势不甘休。"霎时众人一齐举杯，连卢云也将酒杯拿起。

众人正待要喝，忽听门口传来一声叹息，道："错了，错了，卓掌门，你全然错了。"众人闻言，霎时一齐转头。

只见门口站着一名喇嘛，正是江充手下爱将罗摩什。

卓凌昭见他到来，便自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，咱们好久不见了，不如坐下喝一杯吧？”

杨肃观闻得此言，心下微微一凛，深怕卓凌照见了此人，又要变卦。哪知罗摩什无意饮酒，听了邀约，却只缓缓摇头，说道：“卓掌门，我是来传话的。”

卓凌昭哦地一声，道：“是江大人要你过来的么？”罗摩什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江大人吩咐下来，卓掌门若还记着昔年情谊，明夜便到他府上一聚，他有几句话说与掌门说。”

卓凌昭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江大人若要见我，何不自己过来。”此言自高身分，挑明他与江充平起平坐。罗摩什听在耳里，自是不加理会，合十便道：“对不住了，江大人忙于公务，无暇亲访。”

卓凌昭面上青气一闪，佯打个哈欠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过本座最近也挺忙的，不如腊月二十那日，咱们大理寺再见好了。”

罗摩什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卓掌门，江大人已掌朝中大权，刘敬倒台，天下无人能挡，柳昂天、徐忠进、琼武川这帮老人俱都无用，我劝你别自找麻烦。”

杨肃观听他话说得太硬，登时放下心来，想道：“罗摩什枉称典籍精通，明辨妙悟，谁知口才拙劣至此，连卓凌昭的性子也摸不透，他这几句话已把卓凌昭重重得罪了。”

果然卓凌昭面带杀气，他举起酒杯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回去告诉江先，神机洞的秘密我也知道，休要意火卓某，连你皇宫大内也鸡犬不宁。”罗摩什面色惊恐，大怒道：“你好大胆，京城里竟敢这般说话？不怕杀头么？”

卓凌昭使了个眼色，屠凌心登时跳了出来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操你祖宗的狗杂碎！罗摩什，别以为你主子天下无敌。回去告诉那贼臣，我家掌门得了天下第一神剑，世间也是无人能挡！”

罗摩什深深吸了口气，伸手一挥，外头奔出百名火枪手，举枪指向店内。这批火枪手仿照帖木儿开国编制，由罗摩什一手调教出来，近一年来习练不断，已不逊于当年神机洞中的那批好手。

卓凌昭笑道：“大师要来硬的吗？”刷刷几声连响，昆仑门下也是拔剑在手，剑光森森，已将罗摩什堵住。杨卢二人安坐不动，静观其

变。店中伙引则吓得飕飕发抖，立时躲到后田，无人有胆出来看上一眼。

罗摩什喝道：“火枪手预备！”众军士举枪上膛，枪口对准了店内诸人。卓凌昭有恃无恐，迳自举杯对着杨肃观，笑道：“杨郎中，咱们喝一杯。”神态傲慢之至，丝毫不把西域火枪放在眼里。罗摩什怒喝道：“卓凌昭！此处是天子脚下，你莫要猖狂！”

卓凌昭取出蓝澄澄的铁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话说公谨当年，羽扇纶巾…”杨肃观顺着话头，接口道：“谈笑间，强虏飞灰湮灭！”话声未毕，蓝光闪动，只听叮叮咚咚之声不绝于耳，百名火枪手的枪管已给砍断。

罗摩什惊骇之余，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，颤声道：“神剑擒龙？”卓凌昭淡淡地道：“大师好眼力。”侠者，以武犯禁，卓凌昭有意仗着超卓武功，挑战江充惊动天地的巨大势力，这场斗争实最世间罕见，胜负之际，恐怕更是难说。

罗摩什眼见硬来不成，只好讪讪地留下一封书信，拱手道：“老纳话已带到，这里是张请柬，卓掌门若肯赏光，今夜江大人府上再见。”卓凌昭微微一笑，命人将请柬收起，却是不置可否。

眼见双方形同破脸，绝无转圈余地，杨肃观心下宁定，当即起身道：“承蒙卓掌门高义，在下代柳侯爷在此谢过。”卓凌昭点头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腊月二十当日，我定会到大理寺指认江贼，到时只要审官清廉，定能断出公理。”说着又补了一句，道：“倘若燕陵镖局的案子板不倒他，我这儿还有个大秘密奉上，到时天地逆转，形势可就难说了。”

杨肃观目中露出喜悦的光芒，大声道：“承蒙高义，肃观多谢了！”

卓凌昭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觉背后两道凌厉目光射来，卓凌昭转头望向对街，只见伍定远神情凝重，也在凝视自己，脸上满是肃杀之气。

卓凌昭哈哈一笑，向他挥了挥手，神态甚是潇洒。

这日午间，一众京官忽地接到请柬，只见上头写着短短两行字，言道“隆冬雪景难得，相约赏雪一叙”，这种请帖谁不是每日收到百来

张，但细看署名，一见“十八省总按察、太子太师江充”十二字，众人知道无可推托，纵然宴无好宴，也只有过去拜见了。

江充此刻邀约百官，用意自是冲着大理手会审一案而来。众人若有意与之妥协，目需赴宴出席，表示忠心，倘有抗拒不至者，等同与江系诸人翻脸。众官虽然犹疑，但此时江充权势薰天，谁敢推辞不至？只有乖乖地到府“赏雪”了。

傍晚时分，华灯初上，江府大门排了长长的两条队伍，文武百官挤在门口，都在等着大内，只见吏部尚书到了、户部尚书到、某某侍郎到了……一时坐轿纷至，冠盖云集。

宴席方开，满堂宾客虽坐席上，却无人敢动眼前的菜肴，人人面色惨白，不言不语，好似囚犯一般。江充自居首座，傲然望着满堂宾客，冷冷问向安道京，道二人都到得齐了么？”安道京翻了翻手上名册，道：“除了徐忠进、琼武川、柳昂天这些怪物之外，五位当朝大学士只有杨远尚未到来，六部尚书则只兵部尚书顾嗣源、礼部尚书胡志孝两位没到。”

那大学士杨远是杨肃观之父，平日不与朝中三派走近，算是中立之人。顾嗣源则是著名的特异独行之辈，这两人如此风骨，自不会过来低头。那胡尚书情况更是特殊，他平日非但与刘敬交好，前些日子生母更给江充派人杀死，房子也遭焚毁，如此深仇大很，胡尚书心中怨恨，早已豁了出去，绝无可能过来与会。

江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把这些名字都给记下了，咱们可要反省反省，看看人家为何不愿与咱们交朋友？”安道京道：“大人放心，下官已将名字抄下了。日后定会过去请益。”

昔日刘敬挟制江充，两派相互抗衡，江充便不敢太过嚣张，此时刘敬垮台，天下间一人独大，那是任凭奸臣予取予求的场面了。众人听他说得冷，莫不心中一寒，都不知江充要如何对付这批人。

江充转头看向满堂宾客，笑道：“大家不必害怕，尽管喝酒啊。”他话虽这般说，众官却无人敢动酒菜，只是垂首不语。

忽有一人越足而出，大声喝问：“敢问江大人劳师动众，召集文武百官到府，究竟所欲何事？便是要听你大言不惭地对付政敌么？”那人姓牟，名俊逸，约莫四十来岁，乃是都察院的官儿，他的妹子鄂妃更是当今皇帝的宠妃，仗着皇亲国戚的身分，平日倒也不怕江充，过去

更因妹子的缘故，向与刘敬走得近。他此番与会，只因督察院左御史大力相邀，这才过来赴宴，哪知江充行径如此冷傲，直比昔日更加猖獗，他心有不忿，便来出言讥讽。

江充斜目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道："什么对付政敌？哪有这种事？我此番邀你们过来，帖子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说是要来赏雪，牟大人难道不识字么？"牟俊逸冷笑道："此处乃是内厅，如何见得雪景？大人若要赏雪，何不到院子去？江大人既然别有用心，便明白说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！"

江充嘿嘿一笑，道："你说对了，我与其他这几位大人是别有目的，不过对老兄你嘛！那纯是赏雪而已了。"牟俊逸冷笑不休，道："我是皇上的小舅子，江大人说话，可须检点一二。"

江充哪来理他，当下提声喝道："来人啊！这位牟大人要赏雪，快把雪给我端出来了！"

众人心下一奇，不知这雪要如何端出？几名朝廷老人知道江充手段厉害，定是要对付牟俊逸，心下都是暗自忌惮。

过不多时，只见一名侍卫端着只海碗出来，道："启禀大人，白雪一升，已然备妥。"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牟大人，你要赏雪，现下给你送上来了。"

那侍卫将海碗端-，牟俊逸低头。看，碗里哪是雪了，却是满满一碗白盐，他正要说话，却听江充笑道："牟大人要赏雪，现下雪已端来了，你便给我安安静静地赏上一赏，少在那里罗唆。"

牟俊逸怒道："这是盐啊！怎地是雪了？"

江充哦地一声，道："这是盐么？"他走下堂来，亲试一口，茫然道："这是雪啊！怎会是盐呢？"

牟俊逸大声道："你休要戏侮我。你惹火了我，休怪我找贵妃说去。"江充微微一笑，唤来何御史，这何大人当年也曾护送公主和亲，算与柳门有些渊源，江充有意试探，便笑道："何大人，你说这是雪还是盐？"

何大人低头尝了一口，道："这是盐。"江充嘿嘿一笑，道："真是盐？"何大人见他面色不善，吓了一跳，忙道："这是雪。"江充点了点头，道："不错，还不算老眼昏花。"

牟俊逸怒道："何大人，这般指鹿为马的事，你也干得出来？"江充啧啧摇头，唤过一名官员，问道："这是盐还是雪？"那人尝了一口，忙道："入口无味，是雪无疑。"这人甚是精乖，眼看江先有意恶整牟俊逸，如何愿意卷入其中，立时出言附和。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大家都说是雪，偏只你说是盐。"牟俊逸怒道："既是雪，那又为可不化？"

江充冷笑道："要化还不简单？来人啊！把他的嘴给我撬开了。"

两旁侍卫立即上前，一把将牟俊逸按住，跟着拉开他的上下颚，江充把大碗精盐都倒入他嘴里，笑道："这不是化了么？"

牟俊逸脸上涨得通红，作呕连连，挣扎叫喊道："江充！你这般整我……我……我定要报复。大家走着瞧！"江充哈哈大笑，吩咐手下道："牟大人了得啊！来人，把他的嘴堵上了！"两旁侍卫将牟俊逸上下颚按住，不让他呕将出来，硬生生逼他吞落一大碗精盐。

江充兀自觉得不足，提声喝道："来人啊！把他衣服剥了，带到院子里赏雪，让他货个够！"

众侍卫冲上前来，将牟俊逸压出。此时适值隆冬，气候正寒，只怕他要给冻成冰棍一般。

江充有意大张气焰，一举制住文武百官，便先拿这牟俊逸开刀。众人见牟俊逸虽有鄂妃撑腰，仍给整治得面无人色，下一个若要轮到自己，不知会有什么下稍，当此权臣为祸，满堂宾客面如死灰，都在飕飕发抖。

江充笑了一阵，忽地问向大学士孔安，道："孔合揆，听说你有个宝贝千金小姐，可有此事？"孔安吓了一跳，忙道："不敢有瞒大人，下官确实有个女儿。"孔安是当朝第一大学士，算来是百官之首，众人听他自称下官，那是自扁身价的行径，忍不住都是一声叹息。

江充笑道："听说令嫒孔小姐花容月貌，肤白胜雪，端的是美女一个，是也不是？"孔安不知要发生什么大祸，双手连摇，慌道：！大人过奖了，这孩子血盆大口，肤色如墨，姿容奇丑，哪称得上美人？"

江充啧了一声，道："你们读书人就是这么谦逊，真没意思。"他拍了拍孔安的肩膀，跟着附耳过去，笑道："孔大人，我跟你说个喜事。"孔安急急陪笑，道："可是大人要发小妾？"

江充皱眉道：“我跟你说正经的。”

孔安咳了两声，急忙起身肃立，拱手道：“下官洗耳恭听。”江充看他怕的厉害，登时攀了上去，搂住他的腰，状极亲热，笑道：“这桩喜事是咱们两家的。”

孔安听了这句话，心头大叫倒楣，嘴上却嚅齿地道：“真……真的么？”

江充笑道：“唉……说来真是难为情，我家侄儿大清，爱上你家闺女了。”孔安想起江大清不学无术的模样，不由得、心生恐惧，惊道：“怎有此事？大人说笑了？”

江充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是说我骗人了？”孔安急急擦抹冷汗，陪笑道：“下官岂有此意。

只是小女容貌丑陋至极，令侄大清兄何等俊美，如何能得垂青？”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那侄儿容貌俊美？这我倒是第一回听说，孔大人真是好口才，无怪能久居阁揆了。”

孔安吞了口唾沫，呵呵呵地干笑三声，道：“大人夸奖了。”

江充斜目看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咱们不说这些了，小两口男欢女爱，咱们做长上的快些让他们成亲，也好成全我那过世大哥的一桩心愿。”孔安嘴角发抖，他自己就这么个宝贝女儿，若要嫁给江大清这败类，日后哪有幸福可言，忙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啊，小女已与户部陈尚书的公子定亲，年底就要完婚。”

江充面带愁容，摇头道：“可我那侄儿大清整日茶不思、饭不想，一心就想你家闺女，你说此事该怎么办？”孔安何等机灵，一见江充咄咄逼人，心中登生诡计，忙道：“江大人明鉴，并非下官不识抬举，只因小女早经许配，算来已是陈家的人了，江大人若要迎娶小女，下官心里虽然是一万个欢喜，但放着陈尚书的面子，咱们也不好不理啊！”

众人见他使出移祸江东的毒计，此人身为阁揆，居然没担当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暗暗摇头。

江充听了这话，面上闪过一阵阴影，森然道：“户部陈尚书何在？”陈尚书早听见二人的对答，此刻闻召，起身拱手道：“下官拜见大人。”看他陈尚书凛然无惧，当是颇有风骨的文人。

江充伸手指他，傲然道：“令郎与我家侄儿同时爱上一名女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陈尚书站在道理的”边，却也不来怕，当下沉声道：“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，犬子早与孔大人爱女定亲，不知大人此言何意？”江充冷笑道：“听不懂吗？安道京，你去帮帮他。”

安道京面无喜怒，迳自走出，躬身道：“陈尚书，江大人的意思很是简单，不过想请你玉成此事，请你成全吧。”陈尚书哼了”声，摇头道：“婚姻岂同儿戏？你退下去。我没空多说。”

安道京听他直言斥责，声时哦了一声，转身向江充道：“江大人，陈尚书还是听不懂。”

江充叹自心一声，道：“想来他年纪大了，耳背的厉害，你帮他治治吧！”安道京拔出宝刀，便往陈尚书行来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陈大人耳孔过小，八成要挖上一挖，不然听不懂我们的话。”

饶他陈尚书平日有守有为，此时看着白晃晃的刀子，也不禁倒抽冷气，连连退后。安道京皱眉道：“大人听懂了么？”陈尚书心如刀割，霎时撇开脸去，叹道：“懂了。”

江充笑道：“也好，既然懂了，咱两家长辈也都算玉成此事，这桩婚事也不好再拖。”霎时伸手一挥，大声道：“来人啊！带上来了！”

话磬未毕，远远传来一阵惊叫，只见一对男女神色惊慌，正给众武士硬架进厅，那对男女形貌俊雅，端的是一对璧人。孔安与陈尚书见了这对男女的面貌，霎时同声惊呼，一齐跪下道：“大人万万高抬贵手啊！”这对男女正是他二人的子女，不知怎地，却给江充拿来了。

江充笑道：“什么高抬贵手-。婚姻不就是喜事么。还告什么饶啊。”他朝厅后呼唤：“大清，孔小姐到了，你快快出来吧！”话声未毕，殿后笑嘻嘻地奔出一名肥大男子，正是江大清，看他口涎横流，喜不自胜，当是欢喜到心坎了。江充笑道：“你方才已听见了吧？人家陈尚书有意割爱，要把孔家小姐让给你，你还不快去谢谢他？”那对小男女听到此言，面上已是惨无人色，那陈公子惊道：“爹爹！你……你怎么说出这种话？”

陈尚书不敢面对爱子，别过头去，一言不发，江大清哈哈大笑，伸手往陈尚书肩上一拍，大笑道：“多谢啦，”跟着便朝孔家小姐冲去，模样粗俗不堪。

陈尚书惊道："等……等一下……"他想伸手阻拦，安道京已然重重一哼，只吓得陈尚书哑口无言，陡将那句言语吞落。

江大清走向孔家小姐，垂涎道："小美人儿，今晚就住下来吧。"那女孩儿吓了一跳，急急往陈公子背后一躲，陈公子大著胆子，说理道："这位兄台，孔小姐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求您尊重点。"江大清一个耳光揭向那陈公子，已将他打倒在地，喝道："你奶奶的，我只要见到你这种小白脸，心里就有气！"陈公子脸颊肿起，却不屈服，站起身来，又挡在心上人面前，竟是宁死不让。陈尚书怕生出事来，急忙奔到江充面前，颤声道："江大人，求你大人大量，放过犬子吧！"

言语之间，已在求恳。

江充笑道："谁要为难他了？我侄儿只是要讨老婆，哪碍到他什么啊？"江大清知道叔父给自己撑腰，登时笑道："是啊！我疼自己老婆，这人却来捣蛋，真是莫名其妙。"说着"把推开陈公子，跟着搂住孔家小姐，伸嘴便往她粉颊亲去。

孔小姐拼命挣扎，哭道："爹！救命啊！"孔安呆呆看着，眼见江大清当众乱吻自己的爱女，把他的掌上明珠当作酒楼陪笑的妓女一般对待，孔安心如刀割，霎时气急败坏，指着江充，喝道："江……江大人，你……别太过分了！"江充冷笑道："怎么过分了？咱们有缘作亲家，这便是过分了么？难不成非得做了仇家，孔大人才会高兴么？"孔安面色惨澹，气喘不止，"时也不知要不要翻脸，只在那里犹疑不定。

眼看岳丈无法保住爱妻清白，自己父亲也是一脸怯懦，陈公子是个年轻有血性的，他不忍心上人惨遭凌辱，登时大叫一声，从卫士手上抢过一柄刀，直直冲向江大清，喝道："大胆东西！你放开我媳妇！"他豁了出去，竟是有意以死相拼。陈尚书见儿子发狂一般，霎时惊道："住手！要文人还不多吗？快别做傻事啊！"

在众宾客惊叫之中，陈公子已然冲向江大清，丝毫没有退后的意思。

江充见多识广，如何把一个文弱书生看在眼下？登时笑道："好你个陈公子啊！这小朋友有意谋杀我侄儿，若不就地正法，怕是不行了。安统领，把他的手剁了。"

安道京闻得此言，伸手挥刀，便往陈公子手臂砍去。

那陈公子是个读书人，安道京却是当今锦衣卫统领，京城有数的刀法高手，却要他如何挡得下这刀？陈尚书见爱子有断手之祸，一时吓得破胆，已然晕去。其余厅上宾客或掩面、或闭眼，无人愿见这等人间惨祸。

只听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鲜血长流，溅满大厅，众责容急急看去，只见陈公子好端端的站在厅心，彷佛没事人一般，那钢刀却插在安道京手上，那血竟是他流的。厅上宾客见状，忍不住满脸诧异，都以为那公子练有武艺，居然能在一刀之间，便伤了锦衣卫统领。

江充虽无武艺，此时也知有异，他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谁在捣乱？”

厅外传来一声长笑，朗声道：“仗义多从屠狗辈，负心每是读书人。你们这群士大夫，我真是没眼瞧了。”江充认出这声音，登时心下一凛，道：“原来是卓掌门驾到。”

长笑声中一群白衣客走进，当先一人手握铁胆，神色倨傲，正是“剑神”卓凌昭。

昆仑众人神态狂傲，冷冷地看着厅上语人，全不把江充放在眼里。几名侍卫上来阻拦，都给他们踹得滚跌在地，罗摩什心下生畏，知道卓凌昭此番过来，只要场面一个不好，便会大开杀戒，当场传令下去，调派大批火枪手进厅。九幽道人、安道京等好手更是大为戒备。

第十卷 第九章 人生三宝

卓凌昭站入厅心，长眉挑起，森然道：“江大人，蒙你赐帖召唤，卓某不敢不来。你若有话交代，赶紧请说吧！”江充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卓掌门别急，咱们喝上一杯，再说不迟。”说着便命人摆下桌椅，便请卓凌昭上座。

车凌昭却不就座，只是冷眼看着江充，讪讪地道：“我今儿个忙得很，怕不能久留，江大人有话就说，不必做这些虚功！”

江充合得此言，忍不住有些恼怒，但眼前形势微妙，绝不能轻易破脸，只得隐忍不发。

江充心里明白，此时刘敬垮台，朝中残存大臣已在串连对付他，徐忠进、琼武川两名老臣，各有太后撑腰，万万轻忽不得，柳昂天手握十万大军，也是个难缠角色。刘敬倒台后，这三人为求自保，定然互为唇齿，卓凌昭若上大理手指证罪行，以徐忠进断案之严，只等证据确凿，必然一状告到太后面前，届时皇上看着太后的面，自也不好替自己求情，一个不巧，说不定要给连降三级，送去边疆放羊牧马。釜底抽薪之计，要不派人暗杀徐忠进，再不便收买卓凌昭。但徐忠进乃是三朝元老，深受太后宠信，若是贸然杀之，只怕惹起轩然大波，自己事后定难脱身。算来还是与卓凌昭妥协一途可行。

江充算清楚个中厉害，登时轻咳一声，道："卓掌门，柳昂天不过一介武夫，见机缓慢，已是黄昏之势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你又何必与他共事呢？"

卓凌昭听了劝说，却只哈哈一笑，道："江大人，你休要担心柳侯爷，先为自个儿打量吧！"江充面上闪过寒气，沈声道："卓掌门，我今日请你来此，那是惜才之意，难道你真以为燕陵镖局的案子动得了江某人？"

卓凌昭嘴角斜起，微笑道："江大人，燕陵镖局一案不够看，那么凭着"戊辰岁终"四句话，总该够份量吧？"说着哈哈大笑起来，江充手上一颤，杯里酒水泼了出来，转瞬之间，便已面无人色。

卓凌昭冷冷望着他，道："谁是夕阳之势？谁是朝不保夕？江大人心里有数吧！"

当年江充与卓凌昭在神机洞里做过交易，当时便把秘密转述出来，此刻卓凌昭忽尔提出，竟使江充惊惧骇异，深宾客不明这四句话有何神奇之处，一时面露不解，各自低头议论。

江充喘息不止，过了良久，方自宁定。只听他干笑道："卓掌门快别这样了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何必说这些狠话呢？来来，难得见面，先让我送上几件礼品，给您消消气吧。"

卓凌昭听他口气放软，已有屈服之意，登时冷笑道："江大人何礼相送？"

江充咳了一声，道"说来也没什么稀奇，不过是人生三宝而已。"众宾客听了"人生三宝"，都不知那是什么奇妙物事，心下暗自猜疑。江充见卓凌昭面带不屑，就怕他掉头离开，忙叫道："左右来人，

快送上东西来。”两旁家丁闻言，立时扛出一只大铁箱，抬到卓凌昭面前。

卓凌昭看着那只大铁箱，皱眉道：“这里头是什么？”江充笑道：“人可胸无点墨，却不能腰中无财。人生第一宝，便是金银财。”

铁箱”开，满室生辉。只见红是红宝，晶莹剔透，蓝是蓝宝，大若卵黄，圆是珍珠闪耀，方是象牙凝脂，箱中珍宝，端的是入手难舍，入眼难忘，每一件都堪为传家之宝。看来江充富甲天下的传言，果是无虚。

满堂宾客京官出身，都是大有见识的人，但见了这箱价值连城的珍品，也不禁骇然出声，昆仑门人乡野鄙人，气度大大不如，一见珠宝，更是喜形于色，急急向前聚拢赏玩。

眼见门人都有艳羡喜爱之意，除了金凌霜、屠凌心、莫凌山等寥寥数人，其余都已上前把玩，卓凌昭便了个眼色，金凌霜宣息，当即喝道：“大家退开，听掌门人吩咐！”众人依依不舍，但掌门御下严厉，不能稍违，只得往后退了几步。钱凌异见势头不妙，、心想：“糟了，看掌门这等神气，定不要这些宝贝了。”慌乱之中，赶忙抓起几颗宝石，便往自己怀里塞去。

卓凌昭仰天大笑，道：“昆仑剑派乃是武林门户，又不是开钱庄、做买卖，要什么钱财使唤？这些珠宝全是身外之外，留之何用！人生第一宝，乃是知足乐。只要你能知足，便是粗茶淡饭，也能平安逍遥。若不知足，便是金山银山，犹觉不足。整日里财来财去，难能超脱，如何求武学之进境？”

昆仑门下听了这话，难掩失望神色，钱凌异拍了拍心口，暗道：“好险老子有先见之明，不然又要来去空空了。”

卓凌昭本性虽贪，但图的是武功剑法，以求笑傲天下，睥睨群雄，这些金银财宝不过亮眼些、闪烁些”，“剑神”如何放在眼下？自是不屑一顾了。再说卓凌昭武学造诣登峰造极，皇宫内院自是来去自如，若要抢些珍奇古玩在手，也非什么难事。此时江充有意以财货收买他，真算小看“剑神”了。

卓凌昭哼地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财多败家，招意杀机，卓某宁可多练几套剑法，让门人开一处武馆谋生，那才是日后的生财之道。”说着

命屠凌心抬起铁箱，摔在江充面前。众官见卓凌昭满身凛然，视钱财如粪土，心下无不暗自佩服。

江充见他满睑不屑，却也不气恼，忙道："卓掌门不喜爱珠宝，那也没关系。"说着提声喝道："送上第二件礼！"话声未毕，众家丁又抬出一只铁箱，送到卓凌昭面前，江充笑道："卓掌门，这第二样大礼赞了我好一番苦心，你心得笑纳啊！"钱凌异早已心痒难怪，一见卓凌昭微微颔首，便慌不迭地上前开箱，他探头去看，箱里不见什么物事，却是个活生生的人。

钱凌异见了那人，脸色大变，忍不住气血翻涌，腾腾地退出数步。昆仑门下见他神情如此，丶心下无不震惊，寻思道："里头是什么人，隔空便能伤人？难不成是宁不凡么？"

宁不凡退隐之后，至今踪影全无，江充若将这位天下第一高手送上，卓凌昭天性好胜，自会欣喜笑纳，只是人家宁不凡武功超凡入圣，又岂能给人囚在这只铁箱中？

众人猜想不透，不知箱中那人究竟是谁，都想一探究竟。

便在此时，只见箱中那人直起了身子，对卓凌昭一笑，卓凌昭见了此人，忍不住也是脸色一变，满堂宾客更是哗然出声，大为惊叹。

这人到底是谁，居然能让剑神变色丶宾客大哗？说来毫不稀奇，却也稀奇之至，箱中之人，正是一名倾国倾城的绝代尤物。

那女子唇若丹朱，红颤颤地彷佛一点春露，那张粉脸有如白雪，两腮不施半点胭脂，却是一抹天生娇羞。她那双清澈大眼并不怎么勾魂摄魄，却总带点善解人意的温存，似有千般柔情要同你诉说，叫你不能不听，不得不怜。

众人见了这等美女，都是瞪大了眼珠，只想再多看两眼。心中更一个念头盼望，希望这可人儿能朝自己望来。

那女子向卓凌昭微微一笑，柔声浅笑，唤道："卓掌门。"樱唇倾吐，顿时满室生香，众人与她目光相接，心下无不震动，心中都想："昔年妲己号称一代妖姬，当是这等美貌吧！"

众人细看这女子，都觉她最最动人处不在美貌，而在一股自然浑成的气质，亲如长姐，娇似么妹，端凝时贵如国母，慰解时柔似妾婢，举止高贵，心意温柔，管你百年学究，千年高僧，一见此女之

面，也要陡生男子气概。果然上至阁揆，下至家丁，看了这女子的亲切笑颦，无不全身发抖，脸色阴晴不定。

方才陈公子为了孔家小姐拔刀杀人，一幅义愤填膺的神气，此刻却不住眼偷看，他与那女子四目相投，顿时满面通红，急忙低下头去。江大清更是急色之徒，见了这等美女，忙奔了出来，叫道："叔叔，我要这女人，不要孔小姐了！"

先前二郎争妻，现下却弃如敝履，那孔小姐只气得脸色惨白，但真要与这名美女的绝代容貌相较，却又不能不让她自惭形秽，当此尤物，除了低头遮面，也是别无它途了。

钱凌异满脸胀红，大声问道："你叫什么名字。"那女子星目回眸，温软轻叹，道："小女子无名无姓，只盼能嫁人卓家，为卓掌门洗手做饭，养儿育女，今生已无他愿。"众人全身发软，心中大感艳羡，钱凌异更是百般责骂自己："他妈的，以前怎不好好练剑，这当口便换我做掌门了。"

眼见满堂宾客目瞪口杲，卓凌昭登时仰头大笑，声震屋瓦，那女子见了卓凌昭的绝世神功，更是满脸娇羞，她跨出箱中，向卓凌昭盈盈下拜，道："贱妾此生别无心愿，盼为卓家侍婢，求掌门收容。"众人听她吐嘱高雅，彷佛还曾饱读诗书，心下更是爱煞。

卓凌昭笑道："江大人，这等美女为何不留在身边？再不送到宫里，也能讨好皇帝老儿，却为何送到我家来？"江充嘿嘿一笑，道："自古英雄惜美女，这等美人儿，天下也只掌门道等武功才吃得消啊。"

卓凌昭哈哈大笑，道："无怪你前些日子气血败坏，原来是沉迷女色，以致如斯！"江充干笑道："好说，好说，人生第二宝，便是闺房乐。有此美女相伴，不枉此生矣。"

卓凌昭放声大笑，道："闺房淫乐、床第打滚，这是卓某做的事么？我说人生第二宝，乃是志气高！温柔香枕，莺啼燕叱，不过心有窒碍，何能求剑道之高远-。美女为礼，俗气！"说着袍袖一拂，已将那女子摔向江大清，江大清大喜，一把将她抱住，跟着伸嘴吻去，那女子嘤咛一声，粉颊已被江大清吻上，陡然间江大清如中雷击，一阵淫笑之后，全身抖降酸软，竟如烂泥般倒在地下。

一吻之功，魅人若斯，眼见江大清宛如脱力，满堂宾客无不议论纷纷。

卓凌昭笑道："好厉害的毒药啊！我卓凌昭百年功力，可耐得住几个春宵？"江充干笑道："卓掌门不爱金银珠宝，不爱绝世美女，我只好送上第三件礼了。"

卓凌昭眯起了眼，说道："金银财宝，绝代尤物都送过了，你还想送什么？"

江充淡淡地道："不瞒掌门，人生三宝，最后乃是一句忠言奉告。"卓凌昭嘿嘿冷笑，道："你有话快说，我生平最恨故弄玄虚之人。"

江充听了这话，忽地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卓掌门，你真要破脸么？"

卓凌昭袍袖一拂，蓝光闪动，猛地厅上地板裂出一条约莫三寸宽、长达十余丈的裂缝。众宾客心下震动，都知卓凌昭这是"割席绝交"之意。

安道京怒道："姓卓的！你别敬酒不喝喝罚酒！"安道京话声未毕，一点蓝光立时转向，猛向他身前刺来，安道京大吃一惊，急忙将身前八仙桌翻起，只听剥地一声响，桌面已被刺破，跟着伸进"条蓝澄澄的剑刀，安道京急急举刀挡架，"九转刀"砍落，刀剑相交，刀身竟无声无息地断成两截。

蓝光势道不歇，兀自向前戳来，安道京吓得面无人色，双定一点，往后跃出丈余，但那神剑来得更快，转眼便在他肩上刺出一个血洞。安道京闷哼一声，已然摔落堂前。

安道京武功绝非泛泛，岂知连一招也还不了手，顷刻间便已受伤败阵，足见"神剑擒龙"的威力何其之大。

卓凌昭伸手朝地下一指，冷笑道："昔日本无古一情，来日更无恩义，你我之间，如同此道鸿沟而已。"霎时带着门人，转身便行。

江充双眉一轩，使了个眼色，门口便堵上百名火枪手，后头九幽道人、安道京、罗摩什各自率领好手，"同围住昆仑诸人。屋顶上脚步声杂沓，不知有多少高手埋伏。众宾客骇然出声，都在四下探看退路，就怕给这场打斗牵连上了。

当此险境，卓凌昭却不以为意，自顾自地道：“这几日道上奔波，有些累了。众位弟子，你们替我打发吧。”说着取了张椅子坐下，模样甚是悠闲。

九幽道人冲上前去，喝道：“姓卓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在江大人府上嚣张，你难道不怕……”忽听屠凌心暴喝道：“死！”身影”闪，冲上前去，提剑便对九幽道人刺落，九幽道人急忙使动判官笔，已与屠凌心斗在一起。

“剑蛊”使出，风声劲急，招式刚猛已极，九幽道人内力虽然不弱，但每接一剑，胸口便是一痛，有如针戳刀刺，转瞬间两人拆了十来招，他胸口已是疼痛异常。陡然间屠凌、心暴喝”声，使上十成功力，当头便往九幽道人头顶斩下，九幽道人提笔挡过，当地一响，真力不济，胸口血箭喷出，竟被钻心剑蛊戳伤心脉，霎时摔在地下，全然不能动弹。

左右卫土上前急救，屠凌心大喝一声，剃光圈转，已在众人兵刃上各撞一下，只听惨叫声不绝于耳，众卫士手搞胸口，都已倒地不起。

屠凌心提起九幽道人，一把摔向江充，喝道：“姓江的！你家这几只狗只会摇尾乞怜，难与虎豹匹敌！你快快撤下门口的阵仗，省得我昆仑山血染京城！”众宾客见层凌心满脸刀疤，神态凶狠残戾，心下都是暗自害怕。此人生平残暴，一向不爱女色财物，只以杀人为乐，真无愧昆仑第一暴徒的凶名。

金银财宝、绝世美人、威吓暴力，江充以此三宝，不知罗致了天下多少豪杰，谁知却奈何不了剑神半点，眼看难以为济，江充却不慌不忙，好似还有什么救命法宝未曾使出。只听他淡淡地道：“卓掌门，我第三样礼要来了。”

卓凌昭自坐椅上，傲然道：“还是那句废话么？”江充微笑道：“卓掌门，人心叵测，再所难防。”卓凌昭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两句废话，便是你要送我的大礼么？”他提起神剑，喝道：“卓某原封不动，退还与你！”

蓝光闪动，卓凌昭正要出剑杀人，忽觉背、心风声劲急，竟有人出手暗算自己，卓凌昭心下微微一惊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淡淡地道：“门户有变，三师弟，为我清理了。”

屠凌心飞身下场，提剑直劈，已与一人斗在一起，只见那人手持无影宝剑，正是排行第四的“剑影”钱凌异。

卓凌昭叹道：“江充啊江充，你居然买通我门人暗算我，你身为朝廷大员，不觉得可耻么？”

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对付阁下这种人，原就不必讲究什么道义。你说是么？”

卓凌绍冷笑道：“钱凌异这人好色贪财，言行卑鄙，对我殊无敬服之意，这人我早就想下手除去了，多谢你为我派除害，倒省了我不少力……”

他正自说得高兴，忽听刷地一声响，背后似有人拔出长剑，卓凌昭心下一凛，知道门下还有叛徒，他双目闭上，嘴角斜起，冷冷地道：“门中还有叛徒，二师弟！为我出手料理了。”

金凌霜答道：“是。谨奉掌门意旨。”卓凌昭冷冷望着江充，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花招，尽量使出来，卓某这里接……”那个“招”字尚未出口，只听扑地一声，卓凌昭喉头一甜，一口鲜血直喷了出来，他满脸诧异，低头望着自己胸口，只见一柄长剑穿胸而过。卓凌昭呆住了，他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人手挺寒剑，满脸泪水的看着自己，正是“剑寒”金凌霜本人。

卓凌昭睁大了眼，同门五十年，他赖以为左右手的二师弟，谁知竟会成为叛徒？聿凌昭想起江充所言的“人心叵测，再所难防”，忍不住身子一晃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

屠凌心又惊又怕，颤声道：“二师兄。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？”他与金凌霜交好，特见他忽然无缘无故杀伤掌门，实叫他惊骇莫名。

场面混乱，卓凌昭的心中却是酸苦难忍，他望着师弟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我相知相惜，同门兄弟五十年，你为何叛我？为了掌门之位么。。”金凌霜垂泪道：“掌门人，我对不起你。”他大叫一声，霎时拔剑出来，转往自己小腹刺落。

只见长剑透腹而过，鲜血疾喷而出，卓凌昭大为震惊，抱住了他，大声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金凌霜身子颤抖，老泪纵横，对着江充叫道：“江大人，请你依约放了我家老小。”

卓凌昭不知他还有家人亲属，霎时身于巨震，转头望着江充，只听一代奸臣哈哈笑道：“卓凌昭啊，这姓金的老家还有什么人，住在什么地方，你可曾知晓？他平日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你又何尝知道？你枉称心机，在我江充面前，直如三岁小儿！”说着伸手一挥，只见一名兵卒走了出来，手上牵着一条长长的绳索，串在十来名老小的颈上，便似俘虏一般。

卓凌昭恍然大悟，他低头看向金凌霜，问道：“他抓了你的家人？”眼见金凌霜含泪点头，卓凌昭心下反而安慰，师兄弟交情多年，若非如此，怎能叫金凌霜忽然叛变？

卓凌昭心结解开，心神已然宁定，他知道伤势沉重，须得立时救治，当下五指轻轮，止住金凌霜小腹的流血，跟着点上自己胸口的穴道，金凌霜哭道：“掌门人，你不让我死吗？”卓凌昭喝道：“此次是本座失算，你情不得已，我不怪你！”

卓凌昭运起功力，握住“神剑擒龙”，咬牙道：“昆仑门下，一齐杀出重围！”

只听唱地一声暴响，昆仑门下全数执剑在手，那剑锋却是朝自己指来！

卓凌昭震惊之下，忍不住向后倒退一步。

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卓凌昭！当年你纵容门下杀人放火，你门中还有忠义之士么？除了你与那姓屠的疯癫子，还有谁是买不动、吓不倒的？管你武功练得多高，我只要一伸小指头，便要你众叛亲离。”

卓凌昭全身颤抖，凝目看着众人，眼中尽是疑惑，只听钱凌异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姓卓的。你作威作福，镇日价打人骂人，老子早想除掉你了。只是忌惮你武功了得，这才难以下手，好容易江大人出手相助，有此大好机会，你领死吧！”

卓凌昭受伤不轻，但此刻的心痛，却比剑伤更为锥心，激动之下，忍不住一口鲜血咳出，全身气力登时消散，众们人见他伤重，莫不大喜，登时挺剑刺去。屠凌心对掌门极为忠心，眼看危急，便要奔来保护。

钱度异冷笑道：“老三啊，你再要冥顽不灵，休怪我们连你一起杀。”他呼啸一声，许凌飞、刘凌川登时挡住屠凌心的去路，两人联手

围攻，登与“剑蛊”激战起来。

钱凌异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大家快快动手，等卓老儿死了之后，咱们便是老大啦！一紧门人举起长剑，又要往前刺下，屠凌心见状，一时大惊失色，只想动手救人，但两边相隔极远，又给刘凌川、许凌飞等人拦住了，竟是无能为力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猛见一人搀扶住卓凌昭，将他护在身后，怒道：“你们胆敢犯上，难道没有门规了么？”

众人急看此人面目，却是莫凌山，此人向有侠义心肠，从来与昆仑门下不睦，此次钱凌异唆使门人叛变，自然未曾知会于他。他见屠凌心兀在激战！卓凌昭又是伤重难动，除非他出面”拼，掌们人定然惨死无疑，他想拉拢几人过来相助，当即大声道：“大家快醒醒。不要再受人挑拨了！”

钱凌异冷笑道：“莫凌山，你永远是个半吊子，当年我们杀害燕陵镖局满门，你龟缩不出，只一昧地咒骂卓凌昭。现下我们联手反叛，你又护住了他，你到底想什么？”

莫凌山怒道：“我虽然不服卓凌昭，却也不会背叛师门！你们现下这般干法，那是天地最最不容的无耻之徒！你们死后焉有脸面见咱们祖师？”众人听他疾言厉色的指责，心下有愧，都是低下头去。钱凌异骂道：“祖个屁师！老子便是祖师！大家动手！”

众人暴喝一声，一同举剑戳下，莫凌山使出绝招“剑豹”，剑光闪动，有如千花飞舞，一口气挡下了七八剑，但钱凌异那剑乃是“无形剑影”，却叫他难以阻拦，霎时剑影及身，嗤地一响，已然透胸而过，莫凌山脸色惨白，鲜血狂喷，软倒在卓凌昭怀中。

卓凌昭心下大恸，叫道：“六师弟！”伸手抱住了莫凌山，两人一同摔倒在地。莫凌山一向与他不利，当年为了“燕陵镖局”案，两人几成反目，哪知他到了最后关头，居然挺身而出，卓凌昭、心中凄然，才知“忠义”二字的意思。

江充见昆仑门下一个接着一个，不停有人出面代卓凌昭一死，忍不住皱眉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反反覆覆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快快杀了他啊！”

此时火枪手围在外圈，昆仑剑士挡住内圈，金凌霜、莫凌山濒死，屠凌心又给围攻，再也没人能救卓凌昭了。江充笑道："加把劲，把卓老儿杀了，大家都有好处。"

众人长剑正要递出，猛听一声暴然巨响，只震得众人耳中生疼，纷纷倒跌，那巨响越来越大，桌上碗盘喀喀作响，梁上泥灰为巨响所震，更是飕飕而落。

巨响震耳欲聋，厅上宾客自是骇异万分，各自掩耳叫苦，江充惊疑不定，只缩在罗摩什怀里发抖，猛然间巨响止息，跟着一声大笑响起，厉声道："你们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？听好了，我的名字叫做剑神卓凌昭！"众人只见一个身影站了起来，正是卓凌昭本人！他森然望向江充，内力灌注，霎时使动"神剑擒龙"，无数剑刀窜了出来，护卫身周，望之如同妖魔鬼怪。

方才卓凌昭怒极狂啸，竟能生出惊世巨响，众人见他杀气腾腾，无不大惊，一时急急退后。

卓凌昭面色惨白，但睑上杀气却极浓冽，他手指众人，沈声道："昆仑门下听好了，反出我门，只有一个死字！你们现下反悔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"说话间举起神剑，更显出睥睨气势。

昆仑门人多是见利忘义之徒，一见掌门起身喊话，气便馁了，积威之下，实在不敢动手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犹豫不决。

钱凌异见众人退缩，登即大叫道："卓凌昭命在日歹，还在那装腔作势。大家不要怕他，快杀了他啊！"他举剑向前奔出，便往掌门胸口攻落。

卓凌昭怒喝一声："大胆！"蓝光一闪，"神剑擒龙"已然刺出，只听剥地一声，钱凌异忽觉身子一矮，难以向前奔去，他大怒道："卓凌昭！你还敢顽抗？"耳听众人都在惊呼，他低头往下一看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原来自己已给卓凌昭腰斩，他大叫道："姓卓的！你……"话声未毕，"神剑擒龙"的剑力扑面而来，钱凌异只觉眼前一黑，已然身首分离。

当年奸杀燕陵镖局满门，钱凌异正是首恶，终也到了恶贯满盈的一日。

昆仑众人见钱凌异死状奇惨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一时不敢上前。江充呸了一声，催促道："你们要封官荫爵，那就快快上前啊！"

卓凌昭提声喝道："昆仑弟子听了！只要大家乖乖听话，一齐杀出重围，本座可以忘掉今日之事！"众弟子听双方不断喊话，人人都是犹豫难决，既不敢攻，也不敢退，只是呆呆的站着。

江充见昆仑弟子都有犹豫之心，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算了，这些人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叫火枪手把他们全数杀了。"昆仑众人大惊失色，刘凌川与许凌飞同声惊叫："不要杀我们啊！"江充哪里管他们的死活，只是懒洋洋地挥了挥手，罗摩什立时唱道："火枪手！射！"霎时枪声达发，轰然有声，直往卓凌昭等人射去。

卓凌昭断喝一声，纵身跃起，跟着神剑飞出，前排火枪手都给斩成两段，场面乱成一片。

此时厅内大乱，宛若屠场，一众京官吓得魂飞魄散，各自滚倒桌下，寻找掩蔽。屠凌心抱着莫凌山，也在急急闪躲。只是火枪如此密集，其余昆仑门人却难幸免，刘凌川首当其冲，登给打成蜂窝一般，众们人大声哭叫，外头火枪速发，声声袭来，内圈剑光飞舞，过去赖为长城的掌门神剑朝外斩出，匆忙之间，已是见人就杀，不再留情。

枪声哭声混成一片，不少门人弟子已然烂死在地。众京官见昆仑门人死法如此之惨，、心下暗自叹息："这群人又奸又笨，实在死有余辜。"

满厅死伤狼藉，只有江充好整以暇，兀自端着一杯水酒，笑吟吟地看着眼前的屠场，神态甚是清闲。

卓凌昭见门下死伤惨重，虽说这些人反叛自己，但多年情谊，心中岂能无感？他见江充满面得意，心下直是狂怒，提声暴喝："江贼！你好生奸滑，今日要你陪葬！"

吼声未毕，蓝光闪动，直向江充刺去，江充正在那儿指指点点，与罗摩什谈笑风月，哪料到两边相隔十余丈，神剑却已袭来，他大吃一惊，便往桌下滚倒，但蓝星来得太快，已到喉前三尺，罗摩什见状不好，急急往前扑去，寒星飞落，穿过罗摩什腰间，势道不休，"啊"地一声惨叫，又刺穿江充手臂，只把一代好臣痛得高声惨呼。

罗摩什与江充两人全身浴血，滚倒在地，各自喘息不止。其实若不是卓凌昭有伤在身，凭他的功力，此剑足可诛杀两人，绝无失手之理。

卓凌昭见江充已往厅内狂奔，陡地追上前去，只想将之杀死。屠凌心左手夹着莫凌山，转朝门外奔出，他见卓凌昭兀自不走，忙叫道："掌门人。不必与他们硬拼！咱们快走！"

卓凌昭大声道："你们先走！我随后就到！"他吃了秤佗铁了心，不杀江充，绝不能甘休，当下身影飞动，连杀数十名武士，鲜血狂流中，已朝厅内追去。

江充见满地都是官兵的尸首，急忙按住手臂伤处，惊叫道："来人啊！救命啊-。"安道京率领百名军健，挡在江充身后，只见卓凌昭几个纵跃，已然奔近，安道京喝道："放箭！快放箭！"

弓弦连响，百箭齐发，卓凌昭内力催动，神剑幻化出百来只剑刃，转眼间便斩下无数来箭，跟着剑刀攻去，蓝光闪动，已将百名军士刺死，竟无一个活口。

眼见百名军士居然挡不下卓凌昭一击，安道京吓得话也说不出了，他急急抱起江充，便往廊下奔逃，此刻罗摩什也已赶来，他与安道京对望一眼，都是铁青着脸，不知能否挡下卓凌昭一剑。江充慌道："你们快带我去书房，那里有密道可走。"三人惊慌不已，急向书房逃去。

背后卓凌昭大喝一声："哪里走！"神剑斩来，三人滚做一堆，避了开来，剑力所及，已将廊柱砍断。江充"啊呀"一声惨叫，半爬半滚之间，已然逃入书房。

卓凌昭流血甚多，头量眼花，但此刻若不能斩杀江充，实在心有不甘，他勉力支撑，也已冲入书房，只见江充与罗摩什等人挤做一堆，都在桌后飕飕发抖，卓凌昭大笑道："江贼！你也有今日！"笑声牵动胸口伤势，一时呛咳不止。

江充告饶道："卓掌门，请你饶过我一命，我日后出钱出力，让你重建昆仑。"卓凌昭骂道："死狗贼！江湖下三滥也不如的脏东西！我卓凌昭若要重建门派，哪须你这狗东西相助？看我今日将你剜心活祭，洗雪卓某今日之耻！"

他大叫一声，蓝光闪出，忽地脚下一空，身子便往下头坠去。卓凌昭心下一醒！知道江充在此设下陷阱，他低头看去，只见下头深洞寒光森森，满是刀山剑山，抬头眺望，上空鱼网撒来，左右长索卷到，这书房竟有无数机关埋伏。

当此危境，卓凌昭心下却不惊惧，他举剑一挥，神剑登时伸长，刺中墙壁，他籍力纵起，已然跳出深洞，便在此刻，鱼网长索也已扑面而来，卓凌昭一声轻啸，举剑斜劈，已将网索二物切为细碎。

卓凌昭人在半空，赫然叫道："江充！你纳命来吧！"

忽听细细破空之声入耳，竟有暗器来袭，卓凌昭半空一个筋斗，已然闪过暗器，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名妖妖娆娆的女子行向前来，正是江充手下女将胡媚儿，原来这阴毒暗器正是此女所发。

胡媚儿见他望着自己，登时笑道："卓掌门，好久不见啦！"

此刻前有罗摩什、安道京，后有胡媚儿，一旁还有无数陷阱暗器等着算计自己，卓凌昭审度局面，自知讨不了好，已有离去打算，他哼了一声，双足轻点，便要飞上大梁，破屋离去，便在此时，掌风扑面而来，卓凌昭吃了一惊，才知尚有高手埋伏，此人功力强霸，绝非安道京、胡媚儿之流可比，他斜身闪避，跟着落下地来。

只见屋梁上跃下一名巨汉，此人身长九尺，面丑如牛，正是蒙古凶神萨魔。

卓凌昭嘿嘿冷笑，他若是完好无伤，便无神剑在手，这萨魔如何在他眼下？此时胸口重伤，强敌环伺，再加昆仑满门死伤殆尽，、心神俱碎之余，却要他如何专心对付这名凶徒？

江充笑道："卓掌门，为了对付你，我连这种妖怪都放出来了，看你今夜怎么逃过劫难！"

卓凌昭捣住胸口伤处，冷笑道："连这等杀人奸淫的盗匪你都能结交，你死后不怕打入十八层地狱么？"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"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要下地狱，还有你卓凌昭先替我探路哪，"说着伸手一挥，大声道："把他杀了。"

呼地一声，萨魔抢先挥出巨掌，直往卓凌昭脸上掴去，安道京滚倒在地，抽出宝刀，砍向卓凌昭脚踝，一旁罗摩什运起"冥玄指"便朝卓凌昭背后要害点去。

三人同时出招，萨魔更是绝顶高手，卓凌昭嘿地一声，“神剑擒龙”窜出三道剑刀，刹地轻响，第一道剑刀刺穿萨魔掌心，痛得他惨喷退让，喀地怪响，安道京宝刀已断，肩膀给斩出一道缺口。罗摩什见对手兵刃实在太怪，心下慌张，他凝自去看第三道剑刀，霎时高声大叫：“大人！小心啊！”

猛听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江充全身浴血，神剑穿透肩骨，已将他牢牢刺在墙上。

卓凌昭心机深沉，绝非寻常武林人物可比，这剑看似往罗摩什刺去，其实只在诱敌，用意全在格杀江充，果然剑刃转向，便给他一举得手了。

卓凌昭狂笑不止，竟有癫狂之态，持把江充砍为两截，以泄心头之恨，忽然之间，背后一阵麻痒，竟已中了几只银针。

卓凌昭嘿了一声，这才想起了最最阴毒的胡媚儿，一时大为悔恨，恨自己不光下手对付她。却在这胜负将分的一刻，给她硬生生打断诛杀奸臣的乐趣。

其实卓凌昭连战高手之下，早已心神俱疲，再加上身上阳重，内力不如以往，自无法察觉身周异状，这才给胡媚儿侥幸得手了，若在平常，便是有千百根银针偷袭暗算，他也有防御之道，看来今日死面大于活面，恐怕真要死于此处了。

麻木感急速传来，卓凌昭急于运气抵御，便将内力收拢，那神剑全仗深厚内力运使，此刻他以内力为己疗伤，一时间难以为继，神剑便缩回铁胆模样。神剑回缩，江充立时摔在地下，浑身浴血间，只在那儿哀号。

罗摩什、安道京一见胡媚儿得手，立时反身杀出，便要趁机坐收渔利，胡媚儿怒道：“这人是我杀的，你们怎好来抢功？”安道京碎了一口，喝道：“谁割下他的脑袋，功劳就是谁的！”

三人冲上前去，都要一举杀死卓凌昭。

只见罗摩什运起“幽冥玄指”，安道京使开“九转刀法”，胡媚儿挥舞拂尘银针，三人对卓凌昭大加围攻，饶他剑神武功超凡入圣，此刻全力驱毒，无暇运剑伤敌，只好凭着灵动身法，在三人的拳脚兵力间闪避。

眼看罗摩什一指戳来，卓凌昭不敢硬接，只有向旁闪开，安道京举刀砍落，卓凌昭双足”点，纵身飞起，明媚儿冷笑道：“哪里走？”拂尘一挥，百枚银针又自飞出，卓凌昭袍袖拂去，挡下大半银针，身形闪动，又闪过小半，眼看便要逃过劫难，飞上屋顶离去，猛听一声怪笑，一只铁拳直朝胸口打来，正是萨魔出手。

卓凌昭眼看闪避不及，慌忙间举起膝盖，便往那拳挡去，只听喀啦一声响，膝盖骨已然碎裂。

卓凌昭膝间粉碎，痛入骨髓，背上毒伤发作，已无抵御之力，众人大喜，各自运力杀下。江充更是兴奋大叫，喝道：“杀了他！杀了他！”卓凌昭全身是伤，再无余力出手，自知大限将至，长叹一声，闭目待死。

便在此时，屋顶轰地一声破开，一条绳索从天而降，这绳索来得好快，宛若半空飞出的一条神龙。罗摩什、安道京等人张大了口，纷纷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见绳索从左到右的一甩，已将萨魔等人逼开，安道京、胡媚儿功力较弱，给那绳索一带，虎口发热，兵刀拂尘更已脱手。四人大惊之余，只见绳索已将卓凌昭卷起，跟着急速向上退去，瞬间便将卓凌昭带走。

胡媚儿尖叫一声，手上银针又已射出，忽然一阵掌风由上往下扑来，将银针的势头带开，掌力余波所及，竟将木桌震裂。众人大吃一惊，不知是何方高手驾临，都不敢再追。眼见那人身影飘动，便要远走而去。江充急急大叫：“你们别愣在这儿！快追啊！”

罗摩什等人急急翻上屋顶，却已见不到那人的身影，只是江充有命，还是装模作样一番，四下胡乱搜寻。

第十卷 第十章 今夕复何夕

卓凌昭给那人抱着，只觉来人奔行奇速，转眼便至城边，霎时之间，那人左足一点，右足一撑，已然飞过城头，卓凌昭虽在困乏中，心下仍是一凛，寻思道：“这人武功好强，究竟是谁？”

那人翻身过墙，守城军士尚未警觉，那人已然飞出城外，片刻间便已远走。

那人又奔一阵，来到一处山谷之旁，跟着停下脚来。卓凌昭抓住他的手臂，喘气道：“阁……阁下河人，为何救我？那人将他放落在地，俯身下望，卓凌昭凝目看去，只见此人一张凛然国字脸，正自凝视着自己。

这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的生死大仇，西凉捕快伍定远。

卓凌昭见了他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口中吐出血来，喘道：“好啊！原来是你啊！你要杀我报仇吗？快快动手啊！”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并不答话，眼中却现出一丝怜悯。卓凌昭不愿受他的恩惠，冷笑道：“你想替燕陵镖局报仇，那便动手吧！免得我一会儿死了，叫你终身遗憾。”

伍定远摇头道：“卓掌门，你始终没搞清楚。你我之间的纠葛并非出于私怨。我若要害你，又何必出手救你？”

卓凌昭想起他与柳昂天的约定，登时闷哼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会救我，全是出于柳昂天的授意？杨肃观人呢？快叫他出来见我！”伍定远摇头道：“卓掌门搞错了。柳侯爷得知你去太师府赴宴，已命杨郎中与卢知州率人过去接应，不过他们知道你我有仇，怕我趁机出手加害，事前连照会一声都没有，哪敢要我出手救你？”

卓凌昭愣住了，道：“那你又为何相救？你想折辱我么？”

伍定远一声长叹，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只因你是昆仑派最后一个活口，我才出手救你。”

卓凌昭颤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活口？我是活口？”他武功高强，杀人如麻，生平只有自己杀人害人，却没想过有朝一日，“活口”这两个字竟会掉到自己身上。

伍定远道：“太师府血战一场，屠凌心与那莫凌山给人乱刀砍杀，凶多吉少，金凌霜身上重伤，又给江充扣押起来，料来死路一条。杨郎中虽然率人过去抢救，却是为时已晚。”他顿了顿，叹道：“昆仑十三剑连同数十名弟子全数战死，只余你一人活着。”

卓凌昭啊地一声惨叫，心下又痛又惊，想起满门弟子全数覆灭，口中鲜血更是狂喷而出。伍定远怕他伤重而死，急拍他胸口穴道，替他止住了吐血。

伍定远面露悲悯之色，道：“上天有好生之德。你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但也是昆仑满门的最后一人，我伍定远虽视你如匪盗，却不忍你昆仑山如此败亡，这才出手相救。卓掌门，你懂了吗？”卓凌昭呆了半晌，霎时低下头去，心中酸楚无尽。

当年为了一桩灭门惨案，伍定远可以丢官亡命，也绝不屈服在卓凌昭、江充的淫威下，但现下同样为了“灭门”二字，伍定远也可以舍去私仇前嫌，将昔年的仇敌抢救出来。

只因他心中的尺告诉自己，只要他一息尚存，便不容世间有人斗胆灭人满门！

卓凌昭呆呆的望着天际，满脸都是疑惑，好似傻了一般。伍定远见他日光如同死灰，只得叹自心一声，道：“你先定一定神，看有无法子将伤势镇住。一会儿我带你回京，有柳侯爷保着你，谅他江充也不敢过来罗唆。”

卓凌昭怔怔发呆，好似傻了，伍定远不再多言，细细检视卓凌昭伤处，只见他膝盖已碎，后背中针，胸口中剑处穿透肺叶，破胸而出，若非卓凌昭功力深厚已极，恐怕早已死去。

伍定远面色凝重，明白卓凌昭伤势沉重，难以解救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卓凌昭望向无尽星空，怔怔地掉下泪来，凄然道：“我自号剑神，纵横西域，四十岁后，不曾得败。本想一举称霸当今，谁知先败于宁不凡，后败于江充。满门老小，无一得活。今日今时，为我送终的更是昔年仇敌。这一切，莫非全是天意……”将死之际，再也按耐不住，竟是泪如雨下。

伍定远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错了，这不是天意，这是报应。”

卓凌昭张大了嘴，转头看向伍定远，茫然道：“报应？”

伍定远点头道：“你还记得么，当年你门下杀害燕陵镖局满门老小，下手何其之毒，何其之辣，今日今时，江充也以此相报，这些苦果终让你们尝到了。”

卓凌昭面色惨澹，脑中响起伍定远决斗时说的几句话：“你们辣手杀死齐伯川，可曾想过他是齐家最后一个遗孤？你何尝想过，多杀这一人，却是灭人满门！”

卓凌昭一声长叹，心中多少生出一股悔意，当此绝境，一代剑神傲气无存，他面色凄凉，怔怔地道：“我生平作恶多端，死后盖棺论定，伍捕头……世人会否嘲讽于我？”

伍定远见他后悔往日行径，叹道。“可惜啊，你若能早些体悟是非，贵派也不会覆亡了。卓掌门，趁你还有一口气，快些向死者忏悔吧，也好消除你一些罪业。”

卓凌昭愣住了，他仰望天际，痴痴地道：“忏悔？你要我忏悔？”伍定远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。你生平罪孽太多，死前快些忏悔，免得永世不得超生。”

卓凌昭望着伍定远，见他目光中满是同情怜悯，他忽地哈哈大笑，厉声道：“忏悔？凭你也想要我忏悔？我卓凌昭死便死了，岂容你出言侮辱！”他毕竟是枭雄之性，一听伍定远出言教训，胸中傲气陡生，当下潜运神功，力灌双腿，猛地站起身来。

伍定远见他还有气力站起，忍不住讶异，忙道：“你若还想多活片刻，千万不要乱动。”

卓凌昭面带傲气，凝望脚下深谷，冷冷地道：“伍定远，凭你这点道行，想向卓某说教，怕还差了一截。你可以杀死卓某，却万万不能叫我低头。你懂了么？”他深深吐纳运气，面色宁定，又恢复成一代宗匠的气势。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这人到死，都还要装模作样一番。”

卓凌昭面向西方昆仑，静静地道：“弟子卓凌昭，今日战败京城，致令满门惨死，无人得归本山，弟子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今日唯有一死，以谢天下。”

伍定远劝道：“卓掌门，你的伤势虽重，也未必全然无救，让我带你回京，请大夫会诊，切莫轻言放弃……”他还待唠唠叨叨地再说，卓凌昭却已仰天大笑，道：“败军之将，何颜偷生？伍捕头不必多言了！”伍定远轻轻一叹，知道卓凌昭死志已决，便不再做劝说。

卓凌昭伸手入怀，取出了一本经书，扔给了伍定远，道：“这是剑神古谱，乃是我一生武学精华，我死之后，盼你能传之后世，万莫落入江充之手。”伍定远微微颔首，应道：“卓掌门放心，你死之后，我定会择一英雄侠士，传与神功，使其行侠仗义，以来补报你的杀业。”

卓凌昭摇头道：“剑本凶器，出剑便是杀人，没什么补报可言。”他不再说话，运起最后功力，内力到处，“神剑擒龙”登出无尽剑芒，夜空中加倍耀眼，伍定远知道这是卓凌昭最后一次出手，心中忍不住慨然。

卓凌昭飞身跃向深谷，霎时仰天一叹，泪水洒下，轻轻地道：“愿来生来世，再为一名剑客！”剑芒喷出，却是朝自己身上刺来。

剑芒闪耀，已是世间绝响，烟消弥漫间，一代剑神就此消失不见。

“啪”地一响，“神剑擒龙”复为铁胆，直直坠下山谷，再无踪迹。伍定远想起卓凌昭一生事迹，心中感慨万千，此人杀人如麻，绝非侠义中人，但他武功卓绝，性格高傲，确是一代宗师的风范，只是想不到凭他的绝世武功，反在如此凄惨的处境下自尽身亡。

伍定远虽与此人有仇，此时还是幽幽地叹了口气，他双手合掌，向半空轻轻一拜，道：“卓掌门，再会了。”

剑神已死，江充独大，天地昏黑一片，何时方能重现光明?

伍定远心下恻然，将剑神古谱收入怀中，摇了摇头，便自转身回京。

一名男子身穿蓑衣，蹲在地下，望着一枚蓝澄澄的铁胆，他细细抚摸，只觉上头似还有着余温，那男子双手合十，喃喃祝福，跟着将铁胆收在怀中，转朝一辆大车走去。

那男子跨车入座，提疆前行，便在此时，后头稻草堆中钻出一名中年女子，她未施脂粉，颇见蓬头垢面，但一股天生高雅丽质，仍是依稀可见。只听她柔声道：“怎么停下来了？可是发生什么事么？”

那男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一个朋友死了，忍不住想停车凭吊。”

那女子听了个“死”字，忍不住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死了，又死了……刘总管、薛奴儿，一个个都死了……只留下我们孤零零地活着……”说着掩住了脸面，低声哭泣起来。

那男子伸手出去，握住她的手掌，道：“你别哭，我答应过刘总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便会扶持你平安周全。”那女子啜泣道：“可你发过誓，不再动刀动剑，你虽把我们带出来了，但现下前有狼，后有

虎，大家都在找“他”，你……你孤身一个人，要怎么保护我们？”说着更是放声大哭，其状甚哀。

那男子道：“此事你无须多虑，我现下带你去的地方，最是平安不过，江充手下才智之士再多，却无人能算到这个藏身之处。”那女子哦了一声，抹去泪水，问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那男子咬着一株稻草，含浑地道：“河南……”那女子颇见诧异，问道：“河南？”

那男子将稻草抛开，时将黎明，他望着天边泛白鱼肚，悠然道：“河南嵩山少林寺……”

“待续”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一章 爷爷生在天地间

却说秦仲海不愿连累卢云，独自骑马离去，他怕卢云百般搜寻，又把自己找了出来，便躲在森林深处，待卢云走远后，方才驾马离开。他心里只一个念头，便算孤身死在客途，也不能牵连旧日好友，任凭卢云嘶声呐喊，他也默不作声，不应不答。

北风紧、天候寒，雪势越大，深夜之间，秦仲海孤身上路，他身上伤势沉重，高烧持续不退，疮口更已化脓腐烂，行了半里路，便感气力不济，几次给大风一刮，险些给吹落马下。他自知早晚会给颠落马背，便解下腰带，将自己牢牢系在马上，只是手上这番用力，又让他双肩筋骨煎熬，直欲昏晕。

人生到了这个田地，已是走一步、算一步，能多活一时半刻，也算自己运气，秦仲海不管自己朝何处行去，只知离开北京越远，自己活命的机会便大一些。

浑浑噩噩间，经过一里又一里路，秦仲海早已昏迷，也不知身在何方。行到深夜，风势转紧，只把他给冻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只见四下漆黑，不见星辰，除了风雪呼啸依旧，其他别无人影，秦仲海眯着双眼，眼见那马与自己相依为命，此刻却在道旁睡觉，着实懒得厉害，他心下咒骂：“操你奶奶雄，老子都沦落到这个德行了，你这贼厮马居然还敢打混，我操！”右腿轻踢马腹，那马登时嘶鸣一声，又往前行。

秦仲海也不管它往何处去，只知情势紧张，自己绝不能在北京一带逗留，以免连累同侪，只是连夜奔波之下，腹中饥饿难忍，便伸手到马腹旁的行囊中掏摸，登给他找出一只冷馒头。秦仲海胡乱咬了几口，但他手中无力，稍一颠抖，那馒头便坠到地下，秦仲海身上重伤，无力捡拾，迷迷糊糊间，又已昏迷过去。

便这样不死不活地行了几日夜，秦仲海既不曾饮水吃食，也不曾下马歇息，只如死尸般挂在马上，当年西夏国战士虽死马上，犹不坠地，现下却给秦仲海用来逃难，倒也算是管用。

一日黎明，秦仲海趴在马背上，已是气若游丝，迷糊间听得人声沸腾，好似到了一处市集，陡然问，一人伸手拦住马儿，暴喝道："老兄！你死了吗？"

秦仲海给那人用力摇了一阵，缓缓醒觉，他抬起头来，呻吟道："你…你……是谁？"那人喝道："我是谁？我还要问你是谁哪！你这病痨子要上哪儿去啊？"秦仲海勉强抬起头来，茫然道："我……我在什么地方？"那人嘿了一声，人喝道："你在黄河边上啦！"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道："黄河？"他极目看去，只见大水滔滔，浊浊东流，真已到了黄河之畔。

原来拦住秦仲海的男子是个船家，这日他见一匹孤马独行渡口，马上却没乘客，心下颇觉奇异，靠近一瞧，赫见马背上半死不活地挂着一人，忙伸手拦住，这才见到了秦仲海。

那人见秦仲海满面风霜，双肩隐隐出血，又断了只左腿，心下对他颇为同情，便问道："老兄你伤得不轻，可要下马歇息？"秦仲海全身高烧，思心欲吐，只想找个温暖地方躺下，一听此言，便轻轻点了点头。那人更不打话，解开他身上绑缚，衣索一松开，秦仲海身子立时坠下，摔入那人怀里。

那人抱着秦仲海，见他伤势如此沉重，心下只感骇异："这人重伤残废，怎会在严冬中跋涉？真是奇哉怪也。"渡口众船家见秦仲海形容憔悴，又少了条左腿，自也为之侧目。诸人低声议论，都在猜测他的来历。

那人抱着秦仲海，见他喘气不止，好似随时都要断气，急忙取来酒水，倒入嘴中。秦仲海体格粗壮，远过常人，虽在伤病间，仍是能

吃能喝，给喂了几口烈酒，慢慢苏醒过来。他挣扎起身，喘息道：“多……多谢了……”

那人皱眉道：“老兄伤得这般重，可要找个大夫过来看看？”秦仲海知道自己是朝廷钦犯，决计不能露面，便只摇了摇头。那人嘿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兄别逞强哪！别要一个不巧，真让你死在这里，到时咱俩非亲非故，可别指望我替你收尸啊！”

这话虽然难听，却也是实情无疑。秦仲海叹了口气，望向滚滚大河，心道：“我现下死不死、活不活，又是朝廷钦犯，却该怎生是好？京城是回不去了，旧日朋友也不该拖累，我……我以后要怎么办？”

他心下一酸，只感万念俱灰，忽然之间，脑中一闪，想到了方子敬。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心中生出熊熊火焰：“师父！我怎么忘了师父？咱师父是朝廷大反贼，江充那狗子根本不在他眼里，眼下我既成了小反逆，自该去投靠他了。”他这几日昏昏沉沈，大半时间都在昏睡，脑筋始终不曾清楚，此时一见黄河，精神略复，便算定了日后行止。

秦仲海扶住那人肩头，喘道：“你这船是上哪儿去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现下是朝山东走，你要上船么？”

秦仲海的师父号称“九州剑王”，向来居无定所，这几年更是云游四海，行踪甚是飘忽，只是秦仲海幼年随师父练功时，曾在兰州住过一阵，若是运气不坏，或可遇见也不一定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有船往甘肃去？”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算你好运道。今年暖和些，黄河之水尚未冰冻，搞不好还有船家走这条线。”

秦仲海从包袱中找出几两碎银，塞在那人手上，道：“劳烦替我打听一番，五十两银子走这一趟。”那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五十两？这么多？”

秦仲海无力打话，已然坐倒在地，随手挥了挥，催促他去办事。

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那人到渡口喊了几声，过不半晌，便有船家过来商量，秦仲海没气力讨价，只低声吩咐：“舱行兰州，每日给我料理三餐，五十两银子。”船家闻言大喜，忙道：“成！成！”寻常出船

做活，便是载满一船货物，二十两白银便嫌多了，秦仲海如此大方，那船家自是大喜过望，当下将他搬入船舱，替他准备了软铺。

秦仲海高热不退，已无暇顾及卢云送他的那匹马，便胡乱给了方才那位热心人。那人只因一个好心，便无端捡了个大便宜，自是慌不迭地道谢，更一路把秦仲海送上船舱，这才挥手作别。秦仲海患难之际，能遇上这个热心人，运气倒也不算背到家了。

天候严寒，船行逆流向西，直往陕甘道进发，连着三日，秦仲海靠着船家打理伙食，沿岸采买药品，终于把那发烧高热挺了过去，算是熬过了最最要命的一关。他从鬼门关旁捡回性命，但病痛煎熬之余，身子已然瘦了一大圈，脸上也生满胡须，直似变了个人。

秦仲海自知琵琶骨已穿，武功不剩半点，但他生性极是好强，当此逆境，却不低头认命，逢得空闲之时，必在舱中习练内功，只是练来练去，身上还是发不出半点劲力，每回内力行到肩井，身体便是痛楚万状，别说提刀动武了，便在平日，也仅能挨着舱板勉强行走，吃饭时更是双手颤抖，有如中风病人一般。那船家原本甚是殷勤，待见他身有残疾，慢慢冷漠起来，平素叫唤时，百呼方有一诺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下自然生气，但此时手脚无力，不比以往粗勇，也只有任人摆布了。

船行数日，已近岁末年关，河面来往船只更少，这夜到了一处小镇，船行靠岸，秦仲海命船家买些酒菜回舱，拿了十两银子出去，却只剩三文钱交回，余下的自给人污了。秦仲海也懒得多问，自在舱外痛饮，酒入愁肠，分外醉人，不过喝了半壶酒，便有醺醺之意。

喝到半夜，雪势加大，河面冰块不住撞击船身，咚咚作响，秦仲海望着大河冰雪：心中愁闷无限，想到去岁今日，自己还是护驾和亲的大军主将，对照此时的孤单寂寥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秦仲海这人一向乐天达观，性勇好斗，生平从不知个“怕”字，战场上身先士卒，酒楼里烂醉如泥，从未有过烦忧。但这几个月来，先是发觉自己与朝廷反逆间的渊源，后又卷入刘敬叛国的密谋之中，终至今日武功全废，孤身一人漂荡江湖。念及柳昂天年事已高，此番离京，自己连声道别也不及说，实不知此生能否再见，霎时眼眶一红，再也按耐不住，怔怔地落下泪来。

秦仲海举起酒瓶，胡乱喝了几口，他手中颤抖无力，每喝一口，瓶口便溅出大半。他看着滚滚黄河，心中感慨："老子不知犯了什么太岁星，一个月不到，便活生牛地毁成这鬼样子，唉……"

想到气愤处，忍不住大吼道："老子操你奶奶雄！"举起酒瓶，朝船下一丢，但手上无力，那酒瓶不能及远，只沿舷摔下河去。秦仲海见自己如此不济，心中又气又恨，只回舱闷闷睡了。

河水轻拍船身，秦仲海裹紧棉被，睁眼望着舱板，在那儿怔怔发呆。不多时，听得船家解开绳索，船身缓缓离岸，往河心驶去。看这船家平日懒散，今夜却忽尔勤奋，想来适值年关岁末，这船家定然心悬故里，自想早些赶完这桩生意，也好返乡过年。

想起岁末将至，心里又是一酸。每逢年节之时，他都是在外地渡过，有时在军营，有时在路上，从不知与亲人团聚的滋味。他摇了摇头，想道："早知如此，当年便该找个好女孩儿娶了，省得这般形单影孤的。"但现下自己断腿残肢，重伤颓靡，哪里还会有女人想嫁他？看来注定是光棍一个了。

想着想，匆地舱身震荡，似被什么物事撞击，此时天候严寒，河面上满是冰块漂浮，想来是河冰碰船，这才发出大响，倒也不需大惊小怪。正欲闭眼再睡，猛觉船身一晃，似有人跃上船来。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此刻忽有外人上船，定然有诈。他武功虽失，见识却还在，立时坐起身来，想道："不妙，可别坐上黑船了！"此时夜黑风高，又在严冬之际，夜半有人上船，来者绝非善类，可别是船家勾结盗匪，那可大事不妙了。秦仲海想起那船家平日的嘴脸，心中越是担忧。

甲板轻响，秦仲海侧耳倾听，察觉脚步声众多，来人竟达七八人之多。他自知命在旦夕，当下慌忙爬起，手持钢刀，躲在舱中杂物之后。

只听一人道："李老五，你说这羊挺肥，真的假的？"那船家笑道："废话。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，你说肥不肥？"

秦仲海恍然大悟，想道："他妈的，老子出手这般阔绰，无怪会引来杀机。"所谓财不露白，秦仲海身上带着卢云给的数百两银票，算得身怀巨款，再兼身体虚弱，重病不起，给人瞧在眼里，如何不想铤而走险？秦仲海暗暗懊悔，痛骂自己粗心大意，怪只怪他往昔武功太

强，只有他来招惹旁人，哪有人敢太岁爷头上动上？也是这样，终在人生最最病弱之时，着上了贼人的道儿。

当此危机，秦仲海心念急转，只想找条脱身之计，思道："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这帮小贼只是要钱，与我无冤无仇，一会儿把身上银两全数交出就是，说不定能留下一条性命。"他颤巍巍地解下上衣，仅穿了条裤子，示意身无长物，跟着取出银两物事，一并放在甲板上。

他低头看了钢刀一眼，不由轻轻叹了口气，此时自己武功全失，说来兵器已无用处，只是练武多年，有刀防身：心里便踏实许多，当下将钢刀藏入杂物堆中，以防万一。

脚步声响，那船家当先走进，猛见秦仲海已然端坐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道："你醒啦？"

秦仲海宫居四品带刀，生平不知见过多少大阵仗，战场上力敌万军，斩杀敌酋，可称当朝罕有的虎将，但此刻亮落平阳，除了乖乖低头，焉行其他法子活命？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心道："死杂碎，你爷爷若是武功还在，便梦游也杀光你们这群小贼。"但此时命悬人手，这话如何出得了口，便点了点头。

那船家瞧了他一眼，道："你脱光衣服做什么？"秦仲海把银两往前一推，道："我身上

所有物事都在这里。等会儿几位大哥若要取财，尽管自便。"

那船家暗暗称异，心道："来了个懂事的，倒省了一番手脚。"说话间，大批盗匪也已进

舱，众人见他脱了上衣，自行坐在地下，好似预知自己要给抢劫，也都惊奇不已。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伸手朝地下银票一指，道："年关将至，诸位寒夜来此卒苦，这点钱财算是在下一点心意，尽管拿去喝酒。"那船家笑道："你这人倒挺大方。"

秦仲海干笑道："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诸位欠钱使唤，小弟身上多了些银两，怎好一人独占？还请诸位笑纳吧！"

那船家嗤嗤贼笑，迳自上前，取过地下银票，便点了起来，他数了半晌，颔首道："这小子真有钱，足足带了五百两银票哪！"两旁贼匪大喜，道："咱们这下可发财了！"寻常商旅出门，顶多也只带百余

两出门，要遇到秦仲海这等肥羊，十回也撞不上一回，人人点着银票，嘴角泛起笑容，想来真是欢喜到心坎里了。秦仲海自坐甲板，也陪着干笑两声。

秦仲海大惊，他此刻身有残疾，便要走路也难，如何能游得水？何况此际乃是隆冬，若给他们扔入水里，便不溺死，也要给活生生冻死。饶他平日胆气豪壮，此刻也慌了起来，忙道："小弟身上不太方便，还请船老大行个好，送我上岸吧！"二名贼人见他断腿残废，若要丢入水里，怕会害了性命，便点头道："盗亦有道，咱们拿了人家的钱财，不好下手害人，这便送他上岸吧！"

那船家嗯了一声，反手掀开舱帘，但见河上波涛汹涌，远处雾气弥漫，若要靠岸，定要多费手脚，想来便叫人心烦，他懒性大发，摇头便道："我那口子等我回去过年，没工夫耽搁。"秦仲海闻言大惊，颤声道："船老大，你……你这话是……"

那船家嘿嘿一笑，手指舱门，道："断腿的，念在你爽快的份上，留你个全尸。自己跳下水吧！"

秦仲海又惊又伯，拱手低头道："这位大爷，在下身上有病，实在游不得水，求你送我上岸，我日夜给你烧香祝祷，感谢你的不杀之恩。"那船家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别罗唆了，谁要你烧什么香，拜什么佛？快快给我跳下水去，我还急着赶路哪！"

秦仲海又急又气，想道："好贼子，钱财一到手，马上翻脸不认人了。"那船家见他兀自不动，举刀威吓道："你快站起了！少在这里瞎拖着！"秦仲海叹息一声，他伸手撑住舱壁，只想勉力起身，但重伤之下，全身乏力，一时擦擦挨挨，竟是站之不起。

那船家冷冷地道："你快些起来，我没工夫与你耗。"秦仲海低头喘息："我腿恁煞疼了，站不起。"那船家冷笑道："我昨夜见你到船尾解手，怎会站不起？快别装死了！"说着举脚往秦仲海臀上一踢，神态狂妄至极。

秦仲海本想静静待死，此时给这人一踢，心下不禁狂怒，当下怒目回首，直往那船家瞪去。那船家见他眼中全是杀气，又看他背上刺着猛虎，不由得心生胆怯，但转念一想，眼前这人生得再凶再狠，也不过是个残废瘸子，自己又何必怕他？霎时喝道："小子敢瞪爷爷？想死么？"一个耳光打去，正中秦仲海脸颊，登把他打翻在地。

秦仲海虽是能屈能伸之辈，但生平何尝给人这般轻贱过了？连着几下侮辱，心中既痛且恨，一时引发百般悲怨，他气得全身发抖，想道："你们要杀要抢，老子都随你整治，可你们这般狂悖，却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操你奶奶！我秦仲海不杀你一两只，吞不落孟婆汤！"他眼中冒出三千丈怒火，咬碎银牙，全身颤抖不已。

那船家以为他心里害怕，喝道："废物！你再不爬起，休怪爷爷揍你！"秦仲海趴在地下，只是不应不答。那船家斥骂几声，从舱后摸来一只棍棒，对着秦仲海身上一阵乱打，喝道："废人！快给我爬出去！"秦仲海低头挨打，只当自己已然死了，全不理会。

众匪见两人拖拖拉拉，自感不耐，纷纷催促道："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一刀杀死下就得了？连个瘸子也摆置不定！"那船家回嘴道："他妈的！一会儿杀得满舱是血，你来给我洗啊！"

群匪听他说得怠惰，忍不住啐了一口，骂道："你这小子又懒又坏，连土匪也做不道地，真他妈的！"众人咒骂声中，各自走出舱外，懒得再去理会。

那船家给同伴嘲笑一顿，自是又羞又怒，一股怒气全往秦仲海身上发去，他举棍猛打，口中暴喝道："死肥猪！快快给我爬出去！"秦仲海抱住脸面，在地下滚动闪游，冷不防一棒打上脑门，秦仲海登时惨叫一声，已然昏死过去。

那船家扔下木棍，皱眉道："惨了，这下打死人了，可得搬他出去啦！"他生性懒散，眼看秦仲海身躯高壮，搬起来定费气力，一时长吁短叹，两手托住秦仲海腋下，死命拉扯，只是秦仲海着实高大，那船家走不数步，便已气喘吁吁，力尽难动。

那船家抹了抹额角汗水，矮下身去，将秦仲海背起，口中咒骂道："死猪一头，满身肥油，生得这般壮大干啥……"那船家正自低头埋怨，忽听背后传来一声冷笑，道："他妈的贼！老子生得这般壮大，便是为了赏你一刀！"

那船家急忙回头，猛见秦仲海趴在自己背上，手上拿着钢刀，虎目暴睁，神态恁煞凶狠，那船家吓得魂飞天外，方知秦仲海装昏卖乖，正想讨饶，秦仲海早已持住钢刀，死命撞下，刀柄随着身子压落，鲜血四溅中，那船家脏腑戳裂，惨死当场，便与秦仲海一同摔倒在地。

秦仲海兀自目露凶光，冷笑道：“杂碎东西，今日让你见识真正的魔头！”说着伸出舌头，舔了舔手上的鲜血，好似厉鬼索命一般。

众匪等了一阵，迟迟不见那船家出来，众人心下奇怪，纷纷喝道：“李老五！大伙儿没工夫陪你耗，快些出来啊！”众匪叫了几声，不听有人回话，便自挺刀入舱，过来察看。

众人进得舱里，赫见秦仲海与那船家对面而卧，两人都是一动下动。好似在睡觉一般。众匪心下纳闷，不知李老五在弄什么玄虚。一人喝道：“老五！你不是要把他丢到水里么？怎么睡起觉来啦？”唤了两声，眼见二人毫不动弹，一名高壮匪徒走了过去，蹲在两人中间，将那船家身子搬正，道：“李老五！快起来啦！”

此时众人看得清楚，那船家脸面向上，身上满是鲜血，竟已气绝身亡。那高壮匪徒吃了一惊，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，蓦地秦仲海坐了起来，对着他心口便是一刀，这刀力道虽弱，但方位拿捏极准，恰从两条肋骨中刺入心口，手上不必费力，便能深入心脏，若无多年刀法根基，绝难办到。那匪徒想要喊叫，却没了声息，两手挥舞几下，便自摔倒在地。

众匪大吃一惊，纷纷叫道：“小贼杀人！”一连死了两名同伴，诸匪又惊又气，便要拔出腰刀对付。

秦仲海武功虽失，见机仍是极快，他见众人身子微动，立时滚倒在地，他自知双手无力御敌，便把钢刀往嘴里一衔，如恶犬般盯着众匪。

众匪见他怪模怪样：心下暗暗害怕，一人鼓起勇气，喝道：“大家杀啊！”喊声四起，众人一同抽出钢刀，便往秦仲海身上砍来，秦仲海杀红了眼，只想拼死一搏，当下口衔钢刀，好似野狗般冲向群匪。

一人怒道：“瘸子还敢撒泼！”狂怒之下，挥刀便往秦仲海杀去，只是舱中地势狭窄，那人武艺低微，出刀势头过大，刀刀竟然砍中舱板，秦仲海见有机可趁，着地一滚，反朝那贼腿上撞去，

那人重心下稳，立时摔倒，秦仲海扑了上去，右膝顶住那贼腰眼，紧咬刀柄，用力往那贼喉头抹去。

在那人的惨嚎声中，鲜血溅满船舱，又是一名匪人当场毙命。

众匪惊怒交集，同时举刀砍落，秦仲海顺势滚到桌下，他两腿只余一只，但这只脚完好无缺，乃是四肢中唯一堪用的，他狂吼一声，右足踢出，已将桌上油灯踢落，灯火落到杂物之上，登时烧了起来，大火蔓延，瞬间便波及船身，众匪惊骇之下，急急往后退开。

秦仲海趴在地下，口衔钢刀，转头瞪着众匪，口中还不住呜呜低吼，宛若野兽一般。众匪见他俯身趴地，全身浴血，背上还有幅狰狞可怖的刺青，一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惊道："这是鬼啊！"大惊之下，直往舱外逃去。秦仲海三肢急爬，-路追到舱门，此时舱门火苗窜起，已将去路堵住，

秦仲海自也无法追出、那几名匪徒见他停步，哪还敢恋战？只管上船起锚，落荒而逃之余，连同伴的尸首都顾不得了。

琵琶骨被穿，左腿惨遭刖刑，四肢中废了三肢，秦仲海却靠着不要命的狂性，居然杀了三名匪徒陪葬，他嘴上一松，放脱钢刀，满身血污中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仰天狂吼，大叫道："来啊！过来啊！你们这帮奸臣贼子，怎么不过来杀我啊！哈哈！哈哈！"

船身着火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转瞬间便已烧到眼前，秦仲海此时已有疯态，霎时狂笑道："老子便算死了，也要死在黄河中！绝不跟你们这帮小贼死在一起！"怒吼声中，举头往舱板一撞，脑门鲜血长流，那板壁却不曾破，秦仲海狂叫一声，再次用力撞下，喀地一声大响，登把壁板撞出一个大洞，身子往前倾斜，直朝河中坠落。

适值寒冬黑夜，四下不见一物，那河水宛若寒冰，秦仲海泡在河水之中，只觉全身发颤，呼吸更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，转瞬间麻木感便至腰问。

河水打来，身子竟尔漂起，秦仲海自知死在片刻，要不溺死，要不冻死，但不知怎地：心下只感一片宁静。他仰望满天繁星，回思此生，虽称不上英雄无敌，但也是精彩纷陈，痛快之至！他纵声狂啸，霎时激发了英雄肝胆，高声唱道：

爷爷生在天地间！杀贼杀官把命玩！

阎王大帝奈我何？观音菩萨又怎般！

难忍世间无义事，只为生平性情刚！

举刀乱杀随我心，明朝便死又何妨？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纵声高呼道：“玉皇大帝你看好了！老子秦仲海来啦！”

河水漂荡，秦仲海随波逐流，只觉身子越来越冷，他自知难以支撑，便缓缓闭上了眼，静待死神降临。

正要昏迷之际，猛地一个大浪打来，竟将他带上半空，秦仲海双眼紧闭，嘴角却泛起微笑：“老天爷看我不顺眼，死前还要给我苦头吃。”想着想，身子从半空坠下，身上一痛，竟似摔上了地面，秦仲海吃了一惊，他身在河中，焉能忽至岸边，莫非到了河底龙宫？他睁眼一看，却见自己躺在一只冰块上。

秦仲海仰天大笑：“老天爷！你不让我死是不是？难道你冥冥中他妈的天意，还想让我干一番大事业么？哈哈！哈哈！”他笑得欢畅，腮边却滚下两行清泪。

寒风袭来，秦仲海上身赤裸，连打寒颤，慢慢地睡意渐浓，他知道此时只要一睡，便会死在这悠悠河水上，但他满心都是自暴自弃的念头，根本不管明朝之事，哼地一声，迳自闭上了眼，沉沉睡去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二章 风雨故人来

不知睡了多久，只觉鼻孔一阵发痒，秦仲海暴喝道：“操你奶奶雄！谁敢吵你老子睡觉！”

猛地睁开双眼，只觉阳光耀眼，自己竟然倒在一处河岸，身旁几名孩童拿着羽毛，正拨弄他鼻孔为戏。几名孩童见他转醒，拍手笑道：“鬼醒了！鬼醒了！”

秦仲海大怒，暴喝道：“滚！”几名孩子吓得屁滚尿流，急急往岸上逃去，一名孩童年纪幼小，实在逃不快，小脚在石子上一绊，摔了个狗吃屎，登时大哭起来。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：心道：“这群孩子没义气，留了个小鬼下来。”他勉强爬起身来，看向四周，只见远处有着炊烟，料来附近定有城镇，秦仲海嘘了口气，想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天爷赏脸，那冰块居然飘到了岸边。”他勉强打起精神，察看身遭，只见自己上身赤裸，全身上下除了这条裤子，居然别无长物。

秦仲海苦笑两声，他人在异乡，身无分文，又兼身体重伤，真可说是身处绝境了，只是他早已抱着烂命一条的想法，能活多久，便算多久，倒也懒得发愁，眼见那孩童仍在啼哭，粗着嗓子便道："小鬼！这是他奶奶的什么鬼地方？"那小童见他望着自己，只吓得全身发抖，放声哭道："鬼大叔！别言我啊！别害我啊！"

秦仲海听他称呼自己做鬼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模样，倒也有三分相似，他啐了一口，笑骂道："你奶奶的！老子这般惨都没哭了，你好端端的又哭个什么劲儿？快给老子住了！"

那孩童给他一骂，哭得更加厉害了。秦仲海眉头一皱，只想拿出糖果安慰一番，但此时身上仅有一条裤子，如何请得出手？他摇了摇头，懒得再理那孩童，从岸边捡了只破烂枯枝，以之为杖，半拖半爬间，自朝镇上行去。

行人城镇，路上满是行人摊贩，想来是处热闹地方，秦仲海不知自己身在何地，只想找人过来探问，可路人虽多，却无人敢答理。众人见他断腿裸身，背后还有幅凶狠狰狞的剥花，都当他做凶神恶煞，看他朝自己探头探脑，自是远远避开，没人敢多看半眼。

秦仲海百般无奈，只得蹲在墙角发呆，寻思道："这下惨了，老子钱也没了，腿又断了，这番兰州之行，却要如何去得？莫非要一路爬去么？"

寒风阵阵吹来，只冻得他直打哆嗦，他大病初愈，如何耐得起这般风吹，立时大声咳嗽起来。

秦仲海苦着一张脸，想起师父行踪飘渺，自己便能挨到兰州，说不定还是见不到他人，到时怕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了。

他眉头紧皱，只感心头愁闷，匆听路旁传来一声叹息，像是妇女所发，秦仲海抬头去看，只见一名少妇望着自己，手上牵着一名女童，口中说道："这人好生可怜，孩子，把这铜板给他吧！"那女童脸颊红通通地，模样颇为可人，她小手捧着几文钱，走到秦仲海面前，嘟着嘴道："我娘说你很可怜，要给你一些铜板吃饭。"

秦仲海见那女童可爱，本想摸摸她的小脑袋，一听她把自己当作乞丐，忍不住勃然大怒，暴喝道："怜你娘的大头鬼！老子昂藏七尺之躯，又不是乞丐！给我滚远点！"那女童吓了一跳，手上铜板当啷啷地

洒了一地，慌张之下，急急朝娘亲奔去，那少妇安慰女童一阵，两人便急急走了。

那对母女离开后，地下却还留着几枚铜板，秦仲海看着地下的铜钱，心中感慨万千："搞什么，老子过去是四品带刀，在边疆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岂知今日给人当成乞丐。真他妈的没天理了。"

秦仲海唉声叹气，长吁短叹，在那怨天尤人，忽然之间，远远飘来一阵香味，那香味甜辣浓郁，正是鲜美可口的羊肉羹，秦仲海斜目去看，只见街边有人摆着摊子，十来名客人各自聚拢，众人嘴上呼噜噜地，在那儿蹲坐围吃。

在这无边苦海之中，居然还有这等香气？秦仲海眯起眼来，狂吸了几口，甜啊、辣啊、羊肉的鲜味啊，都在这香味里，他眯眼吸气，已是馋涎欲滴。

秦仲海食指大动，他偷看地下的几文钱，心道："秦仲海啊秦仲海，肚子要紧呢，还是骨气要紧啊？"他左右偷看几眼，眼见四下无人，当下嘻嘻一笑，自管爬向虬去，将铜钱偷偷摸摸地收入手中。想起有肉羹可吃，哪管什么死活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便死也做饱死鬼。那才是快活人生。

秦仲海满心喜悦，口中哼着小曲儿，以杖拄地，爬起身来，一跛一跛地离开。

正走间，忽听背后一个声音粗里粗气，喝道："你这家伙是谁？打哪儿来的？"

秦仲海转过头去，只见一名猥琐男子盯着自己猛瞧，那人身上衣衫破烂，想来也是名乞丐。秦仲海不去理他，自顾自地离开。那乞丐抢了上来，恶狠狠地道："大胆小子！谁准你在这儿行乞的？"秦仲海呸地一声，自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喝道："玉皇大帝。"

那乞丐茫然张嘴，问道："谁？"

秦仲海暴喝道："玉皇大帝！"他懒得再理这人，便要去买肉羹吃食。

那乞丐追了过去，喝道："你给我站住！你可知此地是蒋门神的地盘？没他老人家的许可，谁也不准在这儿乞食！"秦仲海冷笑道："滚你妈的，什么门神灶神，你爷爷还是阎罗王哪。"那乞丐听他口气好

狂，又见他背上刺着一幅凶狠的猛虎，倒也不敢怠慢，大声便问："你是哪条道上的？"

秦仲海给这么一问，反倒愣住了，他眼珠一转，笑道："你爷爷出身西角牌楼，好啦，算是虎林道的吧。"那乞丐茫然道："西角脾楼？虎林道的？江湖有虎林帮么？"

秦仲海只当那人是疯子，全不理会，迳去摊边，对那摊贩道："你这肉羹怎么卖？"那摊贩道："五文钱一碗。"秦仲海数着手上铜钱，却只有三枚，他皱眉道："我只买半碗，好不好？"那摊贩见他断了条腿，心下有些可怜他，微笑道："三文钱也成。"便端了碗羊肉羹过来。

秦仲海闻得肉羹香味，大喜道："多谢啦！"张开大嘴，呼噜噜地喝着热汤，他眯着双眼，嚼了几口羊肉，只觉嘴里辣呼呼地，身上便暖了起来，热汗冒出，两耳鼻头也下再疼痛，一时只觉人生好不快活，便算身子残废了，只要能有这几口热汤喝，那又何必去死？

那摊贩见他吃得欢喜，当下笑道："客倌挺饿的，不如再来一碗吧？"秦仲海哈哈笑道："那不成，我身上没钱了。"那摊贩是个好心人，摇头便道："客倌甭客气，这碗我请客。"取过秦仲海的汤碗，又为他舀了一大瓢。

难得遇上好样的，秦仲海心下甚喜，便要伸手去接，忽然腰问一痛，却是有人朝他狠狠地踢了一脚。秦仲海只靠单腿立地，如何抵挡得住？当下摔了出去，扑地倒了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名肥壮男子狠狠看着自己，身旁还跟着十来名喽罗，其中一名猥琐汉子正自指指点点，却是方才和他拌嘴的那名乞丐。

那摊贩见大批凶徒到来，如何敢挡？惊怕之间，急忙收摊逃走。两旁吃喝的客人也都闪到一旁，就伯招惹了流氓。

秦仲海爬起身来，喘道："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何打我？"那肥壮男子沈声道："没我蒋门

神的号令，谁敢在这儿行乞？"秦仲海哦地一声，才知这男子便是什么蒋门神了，他干笑两声，道："原来这是老兄的地头。失敬、失敬。"

蒋门神冷笑道：“现下知道还不嫌晚，你给我乖乖磕上三个响头，叫几声亲爷爷，老子便放你走路。否则……嘿嘿……”说着举起拳头，朝天挥了挥，模样甚是狠辣。

秦仲海眯起了眼，心道：“好你个贼小子，要狠要到老子头上了。”他细看蒋门神的手掌，只见掌中隐隐有股黑气，秦仲海见多识广，知道这是河南地方流传的黑风掌，看来这个蒋门神武功不差，怕还是地方上的一名好手。

若在往日，他“火贪一刀”使出手来，便十个门神也给他砍成灶神，但此刻双肩残废，左腿断折，只剩下一条腿御敌，若要与这等好手硬拼，定会给黑风掌活活打死。秦仲海皱起眉头，寻思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群人全是无赖，不必与他们拼命。不然枉自断送性命，实在太过不智。”此刻不比河上遇匪的险状，那时自己若不赌上性命，必无生机，眼前局面并下为难，只要自己能够忍过一时屈辱，日后便能海阔天空，实在不必拼命蛮干。

心念于此，秦仲海已然跪倒在地，纳首笑拜：“爷爷在上，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爷爷，这给您磕头道歉罗。”蒋门神哈哈大笑，坦然受他叩拜，正是得意洋洋的写照，哪料到地下跪的秦仲海正自千般诅咒他的祖宗，直是骂得难听到家：“你奶奶个雄，你这歹命王八受老子一拜，家里便死一人，两拜死一对，三拜死精光。你等会儿回家，全家便要大出丧啦！”秦仲海心里咒骂不休，嘴上却笑嘻嘻地，兀自在那跪拜不休。

蒋门神见他乖顺，登时大笑道：“狗杂碎，知道厉害了吧！”说着伸脚出去，踩在秦仲海背上，直是狂妄不可一世，两旁喽罗更是窃笑不已。

秦仲海嘴上虽然谄笑，但毕竟不能尽掩虎狼之性，给蒋门神一踩，额头青筋立时暴起，目中更是凶光乍现，只是此刻敌众我寡，又没到生死关头，何须拼死搏命？当下默不作声，在那低头忍受，只求全身而退。

蒋门神见作弄他够了，便道：“好啦！以后街角那处便给你行乞吧！记得早晚来给爷爷磕头问安。”秦仲海满脸疲懒，仰头干笑两声，心道：“老子早晚去你老婆炕上问安，送你个便宜儿子姓蒋。”口中却道：“多谢大爷。”

两旁喽罗见他毫没骨气，都笑道："这瘸子好听话，真个乖巧哪！"

秦仲海爬地而过，跟着缩到街角，这才缓缓起身。他挖了挖鼻孔，虽说竭力克制，心中仍是不免烦躁："你奶奶的，老子这幅鬼德行，却要如何过去兰州？他妈的，难道真要行乞过去么？"

想到此行前去寻访师父，不知有多少闲气要受，一时间：心中竟有些气馁，他摇了摇头，连吐了几口脓痰，也算去些霉运。

正寂寥间，忽听对街传来一声尖叫，似是女子所发，跟着喝骂踢打之声不断，秦仲海侧目看去，只见一名美貌女子给蒋门神拖着，后头一名老者哭哭啼啼，抱着蒋门神的腿，秦仲海熟知世情，不消说，又是那蒋门神在使威卖狠，玩那欺压善良的把戏。

只听那老汉哭叫不歇，垂泪道："蒋门神！您老快别这样，我过两日便还你钱了，求求你放过我闺女啊！"远处传来喽罗的声音，喝道："滚你妈的！你这老头整日拖欠钱银，再不拿闺女来押！难道要拿性命来偿吗？"

此时正值白昼，地方又是闹街，路上却门户紧闭，无人敢多看一眼，更没半个人敢来多管闲事。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想道："看这群贼子无法无天的模样，八成与官府有些渊源，否则光天化日之下，怎敢如此无耻？"他见那女子楚楚可怜，那老汉又哭得凄惨，一时之间，只想出手去管，但转念一想，醒起自己泥菩萨过江，若非方才向人磕头讨饶，此时性命哪里还能留着？他心下叹息，便背转了身，只作不见。

秦仲海闭上了眼，不愿去看，但那对父女呼天喊地，叫声还是不绝入耳。只听蒋门神喝道："滚你妈的！你这死老头，别再死抱不放了，小心我打死你！"那老汉不依，只在啼哭不止，秦仲海心下难受，只掩住了双耳，就盼能蒙混过去。

忽然之间，远处响起一声断喝，跟著有人滚了过来，碰到了自己背后，秦仲海回头看去，只见那老汉倒在自己身旁，却是给蒋门神踢了一脚，竟尔骨溜溜地撞了过来。

那老汉倒在秦仲海身边，满脸是血，兀自啼哭道："蒋老爷……求求你放过咱闺女啊！我不过欠你三两本钱，你却硬赖我五十两纹银，还硬要我拿闺女来还，你不能这样啊！"

蒋门神不去理他，迳自向那女孩儿一笑，道："走！你爹爹不济事，咱们这就去洞房花烛吧！"那女子哭得死去活来，大声尖叫："爹爹！救救我啊！救救我啊！"她不知从哪儿生出的气力，一股脑儿扑了出来，趴在那老汉脚边，哀哀啼哭。

蒋门神大怒，喝道："给我拖过来了！"几名喽罗吆喝一声，便往前冲来，那老汉急忙拉住女儿，双手使力，死命将她抱在怀里，几名喽罗死命来拉，却都分之不开。

蒋门神怒道："搞什么！连个老头也摆不平！"他挥舞双掌，便朝那老者走来。

秦仲海情知蒋门神掌力了得，倘若一掌打在那老汉身上，只怕当场便要了他的其叩，他不愿那老汉如此丧命，但自己武功全失，若要上前助拳，不过白饶一条性命而已。他轻叹一声，撇开了头，不愿去看那对父女的惨状。

猛听喀啦一声响，那老汉胸口挨了一记黑风掌，肋骨登时断折，那女孩儿放声大哭，尖叫道："爹爹！"秦仲海侧目看去，只见那老汉口吐鲜血，两眼翻白，但双手犹在紧抓女儿不放。

蒋门神喝道："你放不放！"那老汉咬牙道："你便打死我，我也不放，不放……"

蒋门神狞笑道："打死便打死，那有什么了不得的？"轰地一掌劈去，正中那老汉肚腹，那老汉如何吃得了沉重掌力，身子如同破布袋一般，登时飞了出去，撞上土墙，已是出气多，入气少，眼看便是不活了。

蒋门神命人拉过他的闺女，淫笑道："你越费我气力，一会儿你女儿越多折腾。"说着往那女孩儿脸上一摸，笑道："一会儿快活时，你便要忘了自己姓啥名谁啦！"那女孩不住啼哭，口中叫着爹爹，脚下却给硬拉着走了。

那老汉听了蒋门神的无耻说话，直是心头淌血，他绝望惨嚎，仰望穹苍，悲声道："老天爷……老天爷……都说你法力无边，你的眼睛呢？我们穷人家却为何这般命贱，生来便是给人做奴隶么？上苍啊上苍！我们也是人哪！"他悲声狂吼，跪倒在地，泪水却是滚滚而下，显是悲愤已极。

秦仲海全身震动，他看着那老汉的惨状，心中直是狂涛怒波，霎时之间，想起了生平志向。

英雄志！快意恩仇而已！

秦仲海扶住泥墙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暴吼道："狗杂碎！给老子站住了！"

众喽罗吃了一惊，纷纷回过头来，那蒋门神本待离去，此时听得秦仲海的暴喝，也不禁一愣，登时停步。

众人见秦仲海瘸着一条腿，满脸杀气的望来，都不知他意欲为何，一名喽罗笑道："你这瘸子，想要干什么啊？"

秦仲海冷冷地道："放开这女孩。"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一脸愕然，眼看这瘸子适才磕头求饶，是个没半点骨气的人，谁知此际居然充起英雄好汉，莫非是看上这美女了？众人忍俊不禁，霎时同声大笑。

秦仲海双目生出凶光，森然道："再问你们一次，放人不放？"一名喽罗走上前去，对着秦仲海就是一耳光，喝道："狗一样的瘸子，便你这残废儿，也来逞什么英雄？"秦仲海嘴角流血，仍是沈声道："我再说一次，把这女子放了。"那喽罗听他说得狂，忍不住哦地一声，涎着脸道："老子不想放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"

秦仲海淡淡地道："那只有死了。"

那喽罗哈哈大笑，正想打出耳光，猛地秦仲海往前一扑，已然压在那喽罗身上，只听一声惨嚎，那喽罗脸上竟给硬生生咬下一块肉来。那喽罗痛到骨子里了，纵声惨叫道："救命啊！快来救命啊！"

这群喽罗只是地方的流氓，什么时候见过豪侠了？此刻秦仲海满嘴是血，如鬼怪般嘶咬不休，众喽罗吓得心惊胆颤，纷纷往后退开。

蒋门神喝道："你们还呆在那儿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救人？"众喽罗答应一声，急急抓向秦仲海，秦仲海虎吼连连，着地乱滚，真个是逢人就咬。一时几个喽罗给他扑倒在地，不论脸上臀上，都给他硬生生地咬下肉来，比之疯狗还要凶狠十倍。

蒋门神越看越怒，大声道："死小子！我弟兄你也敢咬！"他狂喝一声，举脚便往秦仲海腹中踢去，蒋门神身怀武艺，岂是寻常人可

比？秦仲海虽想闪躲，却是晚了一步，大脚踢下，直把秦仲海踢得高高飞出。

秦仲海口吐鲜血，摔倒在地，蒋门神犹觉不足，怒道："你这小子好大胆，非但到我地盘来捣乱，还来咬伤我弟兄，今日下活剥你的狗皮，如何出得了老子胸口恶气！"当下伸起醋钵大的拳头，便往秦仲海身上招呼。

眼看蒋门神挥拳欲打，秦仲海着地滚开，反朝蒋门神腿上撞去，这下滚动身法乃是方子敬所传，蒋门神如何躲得过？霎时便给他撞倒在地。秦仲海张开血盆大口，奋力往腿骨咬落。蒋门神给人狂咬一口，登时痛彻心肺，一时长声惨嚎，大叫爹娘。

两旁流氓见秦仲海如同疯狗，都是惊得呆了，蒋门神又哭又叫，喊道："你们快拉开他啊！快啊！几人慌忙去拉，使尽力气分开两人，但秦仲海拼尽全力，死命啮咬之下，谁能拉他得动？此刻大街混战不休，秦仲海孤身一条疯狗，在那血战数十人，那女孩儿无人看管她，当下趁着乱，急忙扶起爹爹，父女俩半滚半爬地走了。

蒋门神痛得眼泪鼻涕齐流，尖叫道："快！快杀了他！"众流氓取出木棍，朝着秦仲海背后打落，秦仲海吃痛，心中的忿恨却更深了，直把蒋门神当成江充来咬，恨不得将之一口咬死，猛听喀啦一声，蒋门神的腿骨已碎，当场大哭道："妈呀！饶命啊！"

两旁流氓又惊又怕，木棍打得更狠了，秦仲海身上脸上无一不中，额头更被打得鲜血长流，但他只当自己是死人，始终紧咬不放。

一人灵机一动，举起木棍，猛朝秦仲海断腿处打下，那伤处日前才结了痂，不曾痊愈，此时给木棍打落，伤处立即破裂，秦仲海痛得仰天狂叫，嘴自松了，蒋门神急急把脚抽回，也是疼得脸色惨淡，他抓起秦仲海，运起黑风掌，猛力朝他胸口打下，只听喀啦一声，秦仲海胸口肋骨断折，口中鲜血直喷而出。腿间软倒，更已跪地不起。

蒋门神适才爹娘祖宗地乱叫，着实丢脸已极，又羞又怒之间，放声骂道："你这个狗残废！老子杀了你！"从路边抱起一块大石，直朝秦仲海脑门砸落。

秦仲海望着迎面而来的大石，此刻胸前骨折，全无气力闪避，大石砸落，自己必会脑浆进裂，死于非命。只是说来奇怪，将死之际，

心里竟没半分感觉，好似能这般放手痛杀，便死也遂心。秦仲海索性仰头大笑，形容如癫如狂。

便在此时，街边行来三男一女。四人听到秦仲海的笑声，忍不住驻足观看。一名男子指着秦仲海，惊道："大姊！你看那残废背上的刺花！"那人形貌如兔，两颗门牙突起，模样甚是怪异。

说了这话以后，只在拉着一名女子不放。那女子"啊"地一声，道："""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"，那是龙头大哥的刺花！"

那兔子般的男子皱起眉头，道："这刺花怎会在这儿出现？"那女子如何知情，眼看那残废性命已在片刻，当下双足一点，飞身过去，将蒋门神拦住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！这般欺侮一个残废？"

蒋门神雄霸地方，什么时候怕过谁了，一见这女子过来罗唆，立时怒骂："贱货，给老子滚远点，休来多管闲事！"那女子冷笑道："看你身强体壮，却只会欺侮残废人，难道不知耻么？"蒋门神大声道："骚娘儿回家给人压去，少来这里卖骚！"说着便往她脸上掴去，那女子听他骂得轻贱：心下狂怒，霎时提声轻叱，众人眼前一花，陡地飞镖疾射而出，蒋门神闪避不及，啊呀一声惨叫，手上鲜血淋漓，已中了一枚钢镖。

那女子冷冷地道："看你我无冤无仇，这镖便没上毒。只是你要敢嘴贱，休怪我下手不容情！"蒋门神喝骂道："下贱婊子！妓女！没人要的烂……"那个"货"字还没说出，那女子

呸地一声，右手轻扬，飞镖直朝他嘴上射去，蒋门神先前吃过亏，急忙侧头闪开，谁知这镖只是虚招，那女子还有后着，咻地一声，一镖后发先至，直朝嘴唇飞来。蒋门神闪避不开，登给射破嘴唇，飞镖力道不歇，尚且撞落门牙，直直射入嘴里。

这镖如此阴毒，蒋门神如何承受得起？霎时"啊"地一声惨叫，滚倒在地。

一名喽罗颇知江湖事，见暗器手段厉害，大惊道："这是双喜燕子，她是红粉麒麟言二娘！"

众人听了"红粉麒麟"四字，登时惊骇出声，仿佛言二娘是三头六臂的怪物，众人惊叫声中，夹着蒋门神急急逃走。那言二娘的几名弟

兄不肯放过，手提棍棒，一路上前追打，一时大街上惨叫连连，不少喽罗当场头破血流。

言二娘不去理会他们，她蹲下身来，低头朝秦仲海背后刺花看去，喃喃地道："这刺花真与龙头大哥的一模一样，这人到底是谁？"她翻转秦仲海的身于，陡地见到他高鼻阔口的一张脸，言二娘全身一震，颤声道："是……是你……"

秦仲海紧闭双目，满脸鲜血，已是昏迷不醒，根本答不上半个字儿。

那女子正是言二娘、自怒苍山毁败后，她便带着弟兄四处流亡，一年前她行刺银川公主不成，与当时奉命护驾的秦仲海大打出手，两人激战一场，言二娘大败亏输，心灰意冷之余，竟在怒苍山顶自杀，却又蒙强敌秦仲海出手解救，是以两人曾有一面之缘。当年小兔子哈不二、铁牛欧阳勇、金毛龟陶清等人给秦仲海捉住了，却又给银川公王释放，此际早从天山返回中原，没想却在此见到了秦仲海。

哈不二等人毒打无赖，大呼痛快，眼看流氓远走，便各自走回，待见了秦仲海的面貌，众人都是为之一惊。哈不二茫然不解，奇道："这家伙不是朝廷鹰爪么？他武功高强，怎会变成这幅德行？"

言二娘自也不知内情，她望着秦仲海，忽尔想起两人在怒苍山顶接骨的往事，忍下住脸上一阵羞红，伸手掩住了胸脯。哈不二看她脸色晕红，不由愣道："大姊怎么了？给黑风掌扫中了么？"

言二娘娇咳一声，脸色却更显得羞红。一旁陶清心思细腻，见大姊脸色有异，料知定有心事，忙圆场道："别说这些了。这人当年放过咱们性命，算是有些恩义，先把他带回去吧！"众人答应一声，"铁牛"欧阳勇身形高大，当下便由他背起秦仲海，一同回客栈去了。

秦仲海身子本虚，又中了那蒋门神的黑风掌，回到客栈后，只是昏睡不醒，言二娘怕他伤势加重，连夜找了大夫过来治伤。那大夫见秦仲海赤裸上身，双肩破损穿孔之处清晰可见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道："他琵琶骨被穿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"

言二娘不曾察看伤势，待细看了秦仲海的肩头，也是赫然一惊，颤声道："真的被穿了……这……这是怎么搞得？"那大夫是个醒觉的，见她不知内情，倒也不便多问，自管将秦仲海肋骨断处扶正，架

上了木板，不敢多置一词。言二娘一旁守着，低声问道：“他的伤严重么？”

那大夫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人肋骨折断、左腿齐膝被斩，过几日都能愈合，麻烦的是肩上的伤处，他琵琶骨被穿，终身使不出气力，怕要成为废人了。言三娘惊道：“废人？你……你是说……”那大夫面带怜悯，道：“恕在下见识浅薄，这种外伤我无能为力。”

眼看言二娘茫然张嘴，那大夫自也不敢多说，他见秦仲海身上伤势怪异，十之八九是朝廷钦犯，那大夫深怕惹祸上身，当下开了几服药方，便尔匆匆离去。

那大夫走后，言二娘独守榻边，她望着秦仲海昏迷不醒的面孔，心道：“这人过去专替朝廷办事，可身上又有那幅刺青……真是奇怪了。”想起那日自己在怒苍山上吊自杀，若非秦仲海出手相救，自己早已死于非命，事隔年余，二人再次相见，没想到是这个场面。言二娘轻叹一声，心道：“他武功高强，心地也算可以，想不到却成了这模样，唉……真是世事难料啊。”

却说秦仲海昏睡不醒，身子更是动弹不得，眼看便要活生生饿死，哪知天外飞来好事，竟有汤汁自行流入嘴中，只是秦仲海这人不识好歹，虽在昏迷间，仍是极焉挑嘴，遇上鲜肉汤，咂咂嘴，多吞两口，遇上苦药，呸地一声，全数喷出嘴去。睡梦间还有人过来擦抹身体，好似在为自己换药，

秦仲海给纤纤素手一摸，只觉舒坦之至，非但忘了身上种种苦楚，更常无端发出淫笑。

这日气候严寒，炕上暖和，秦仲海身上盖着棉被，自管呼呼大睡，正睡得舒爽，忽然有人抚摸自己胸口，秦仲海给摸了一阵，已觉身在仙境，忽然问，又闻到鼻端飘来的一阵淡淡幽香。所谓饱暖思淫欲，秦仲海陡闻香气，心中登起淫念，他睁开了眼，只见一张红扑扑的粉脸，正往自己胸口探视。

天外飞来美女，秦仲海自是又惊又喜，他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，脑中只胡思乱想：“老子不是在给蒋门神毒打么？怎会忽然冒出一名女子？啊！是了，定是蒋门神的老娘知道儿子不肖，特来给老子赔罪了？”

秦仲海心中狂喜，眼见那女子仍在抚摸不休，当下一把往胸前抱去，大笑道：“蒋老母！别摸我了！换老子来效劳啦！”跟着凑出大嘴，便往那女子脸颊吻去。

猛听一声尖叫，那女子将秦仲海一把推开，大喝道：“疯子！”秦仲海给这么一推，立时撞上照壁，胸口断骨移位，煞是疼痛，忍不住呻吟起来。

那女子气急败坏，怒道：“无耻轻薄！活该疼死你！”秦仲海抚胸喘息，心道：“好泼辣的老母，无怪会生出蒋门神这般下流的儿子。”他咒骂几声，抬头去看那女子，只见眼前的美女三十来岁年纪，模样三分煞气、七分艳丽，正是当年与自己大打出手的言二娘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双手连摇，颤声道：“你不是言二娘么？什么时候变成蒋大妈的？”

言二娘听他满嘴胡言乱语，忍下住大怒欲狂，喝道：“蒋你个大头鬼！胡说八道什么？若不是本女侠出手救人，你早给人活活打死了，还能在这里作怪？”

秦仲海啊地一声，道：“是你救了我？”言二娘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一报还一报，当年你救我性命，我也还你一次恩情，从此咱们两不相欠。秦仲海听她提起往事，不由得尴尬一笑，他望着自己的断腿，叹道：“说得好，正是一报还一报……只是未免来得太快了些……”

秦仲海此言满是凄凉无奈，自有无限感伤，但言二娘性子直爽，乍听之下，又怎知其中的弦外之音？当下只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记得你姓秦，好像叫什么……什么海来着的……”

秦仲海听她支支吾吾，把自己名字叫得歪七扭八，忍下住咳了一声，接口道：“仲海。”

言二娘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对，秦仲海，好像就是这名字。”她说着话，脸色忽然一红，竟有些扭扭捏捏，其实她对秦仲海记忆深刻，怎会记不得他的姓名？只是自己身为女子，若将人家的名字牢记在心，不免惹人讪笑，便只能套问姓名遮掩了。

言二娘低头半晌，又问道：“那时你不是公主的侍卫么？怎么沦落成这个样子？”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我不是公主的侍卫。”秦仲海最后一个职务乃是虎林军统领，官至四品带刀，品秩比锦衣卫统领还大，若要说出身分，定会吓言二娘一跳。只是他一向不喜卖弄身

分，何况此时流亡江湖，往昔便有天大的来历，眼下也只是个笑话，当下便不多提过去的事迹。

言二娘微微点头：心道："他与咱们龙头大哥同姓，背上又有那幅刺青，说不定有什么渊源。

且让我来探一探。"她沉吟半晌，又问道："你背上刺花哪来的？"

一提背上刺花，立时勾起秦仲海的心事，他想起刘敬，又想到未曾谋面的父亲，心下一酸，便只微微苦笑，并不回话。

言二娘见他眉宇间满是愁苦，登时留上了神，轻声道："我识得一个人，他背上也有一幅刺花，与你的一模一样，秦将军，你这刺花到底打哪来的？可否跟我说？"

秦仲海与她不过道上相逢，虽不到素昧平生的地步，却也没甚交情，如何能明说实情，他心下愁苦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只装了一张笑脸，随口胡扯道："唉……不瞒你吧，这刺花是我几个月前刺上的，足足花了三万两银子，说来真是贵啊……"

言二娘将信将疑，道："你可别诳我，谁给你刺的，带我去瞧瞧。"

秦仲海见她秀眉微撇，好似信了自己的鬼话，料知她是个老实人，他天生最是捣蛋，想起有乐子可搞，更是装得百般为难，叹道："不能说啊，我答应过人家的。"言二娘嗔道："不过是个刺花师傅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，我还能杀了他么？你快快告诉我，这花是谁刺的？"

秦仲海叹道："好吧，既然救命恩人要问，我也不能不招啦。那地方叫宜花院，是一位姓言的婊…姑娘给刺上的，唉……也不知她还认不认得我……"

言二娘心下一愣，想道："姓言的表姑娘？怎么刺花师傅是个女的，居然也姓言？"想着想，忽地大怒，一掌便往秦仲海头上打去，啐骂道："贫嘴！还敢戏要我！"

秦仲海脑门给她打了一记，登时哀哀告饶，言二娘呸了一声，骂道："你再不说实话，我便把你丢回大街上，活该饿死你！秦仲海见言二娘老实，三言两语一激，便给逗得团团转，他心下甚觉有趣，顺口调侃道："你要舍得，自管丢吧！"

言二娘听他满口轻薄言语，忍不住又羞又气，正想将他扔出房间，眼角一瞄，又瞧见了秦仲海的断腿，方才醒起眼前这人早成残废，若非天生豁达已极，怎能与自己这般说笑?

她望着秦仲海，暗生同情之意，只是脸上不能露出怜悯，免得被他多占便宜。当下娇哼一声，道："不说就算了。只是你既然是个朝廷命官，又有谁能下这等重手，把你害成……害得那么惨？"

秦仲海嘿嘿干笑，摇头道："朝廷的事还不就那一套，你要给人斗垮了，便成了丧家之犬，路边的野狗，有谁打不得？嘿嘿，这等丢脸的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"

言二娘叹了口气，道："朝廷这帮人最最恶毒不过，那时你啊……还拼着老命劝我归降，要真听了你的话啊，包管下场比你还惨，早成了乱葬冈的死尸啦！面说着说，想起朝廷对待自己一家的恶毒，心头越感气愤，只在咒骂不休，看来对满朝文武真个是憎恶万分。

秦仲海知道言二娘丈夫失踪，兄长阵亡，全为官府所害，不免对朝廷中人憎恨仇视，只是事已至此，便算骂得口干舌燥，也不过白费唇舌而已。秦仲海轻叹一声，坐直了身子，左右打量自己身处的房间，他见窗边放着几株盆栽，房里流香暗飘，茶几摆着琉璃烛台，火光映出，好似灯笼一般。

秦仲海见房中布置得颇为雅致，不禁心下一奇，打断了言二娘的咒骂，问道："这儿挺漂亮的，是你的闺房么？"

言二娘露出一抹微笑，道："这是我开的店。你住的是间上房。"秦仲海张大了嘴，惊道："你开的店？难道你找到老公了？"

言二娘听得此言，却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"二年来，我走遍大江南北，仍旧找不到夫君的下落……唉……过了这许多年，我也慢慢想通了，兄弟们年岁越来越大，总不成一直这样流浪下去。我思来想去，便想找个地方落脚，日后带着他们做些小买卖，也好让他们娶妻生子，安身立命。"

秦仲海左右探看客房，笑道："看你这房子布置得干净别致，将来包管鸿图大展，生意兴隆，我看你这老板娘马上要发财啦！"言三娘脸上一红，似乎有些腼腆，说道："你别笑我了，我这个料子只会杀人打架，若非走投无路，又怎会抛头露面，出来做这些营生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这营生有啥不好？不偷不抢的，哪里输人了？看你那几个弟兄又是酒保、又是大厨，个个都是厉害角色，你这般安排，那可是替他们找了好出路，他们都该庆幸有你这好大姊哪！"言二娘噗嗤一笑，道："你这张嘴真甜，尽逗人开心。"

秦仲海听她夸赞自己，登时哈哈大笑，言二娘见他一双眸子炯炯有神，尽在自己身上游来移去，想起那日山上接骨的情事，心下大羞，伸手遮住了身子。

秦仲海见她本来英风爽飒，却忽地露出小女子的羞态，想来她非但天性老实，还该是个十分娇嫩的女人。秦仲海微微沉吟，想道："这女人外冷内热，其实生性很是温柔。看她这块料子，定是靠着武功匠子硬，不然怎能当人家的大姊？"当下脱口便问："二娘，你是么妹出身，对不对？"言二娘啊了一声，颔首道："你怎么知道？我以前告诉过你么？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随口扯道："那倒没有，我恰巧会相命，一看你的眉毛，便知你是个小么女了。"

言二娘与他相处时日不长，还没见识秦仲海信口雌黄的本领，听了这话，只是半信半疑。其实秦仲海哪里懂得相命了，只是看言二娘举止气质较常女为娇，猜知她是么妹出身，果然给他一举中的了。秦仲海笑道："你要是不信，一会儿把生辰八字给我，我帮你起个卦，包你趋吉避凶、财源广进，你谢我都来不及哪。"

言二娘做了个鬼脸，取笑道："听你夸口的，你要这么厉害，又怎会弄成残废？"

秦仲海原本与她说笑，心情甚是快活，好似自己身体重新完好，又变回那个自在逍遥的将军，此时猛听了"残废"两宇，霎时如同当头棒喝，一时脸色恁煞苍白，望来极为吓人。

言二娘心下愧疚，知道自己无意问刺伤了他，歉然道："对不住，我不是有意这样说的，你快别难过了。好不好？"言二娘是个直性人，却不知自己这般直言安慰，不免真把秦仲海当作了可怜人，反而更着形迹，非但抚慰不了人家，反而让他更加无奈。

果然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心中更感酸楚，但他毕竟饱经历练，等闲不露真性，当下下动声色，强笑道："谁难过啦？你可别胡乱编排呀！我明白说了吧，老子秦仲海身体虽残，心却不残，照样活泼泼地转坏

主意，你要小看我，当心给我害了！再听了，老子双手虽残，嘴却不残，一样开口骂人祖宗娘亲，十八代中绝不少个半代！这叫做体残嘴不残，懂了么？”说着说，竟然仰头大笑起来，模样甚是得意。

言二娘见秦仲海脸上挂着笑容，但眼神中却透出一丝凄苦，她看在眼里，心下更觉不忍了，她知道自己口才不佳，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别说这些了。我去拿些吃的来。”

当下替他拢了拢被，转身走出房门。

秦仲海看着她苗条的背影，泪水再也忍耐不住，扑飕飕地落了下来，当年他与言二娘见面时，自己还是个武功高强的游击将军，谁知现下却成了躺在病榻上的废人。他不愿人前失态，便把眼泪擦在棉被上，擦了几下，恐怕留下痕迹，索性连鼻涕一起擤了上去，免得给人发现自己掉泪。

过不多时，言二娘瑞了碗稀饭进来，正要奉上，忽地惊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在棉被上擤鼻涕？”秦仲海呸了一声，讪讪地道：“什么鼻涕？我还尿床呢！快把吃的端来，爷爷饿啦！”言二娘原本对他极是同情，待见了无赖模样，也不禁微感生气，她摇了摇头，把稀饭递了过

去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你身子不方便，要不要我帮你？”

秦仲海伸手接过，笑道：“不过吃个稀饭，有啥大不了的？”他手端饭碗，哪知手上实在无力，连连颤抖之下，热汤从碗里泼出，只溅得满手都是。

秦仲海见自己如此不济，心下如同刀割，只是强笑道：“他妈的！这鬼稀饭怎这般烫手？你扶我起来，我上桌去吃。”言二娘微微摇头，伸手接过饭碗，柔声道：“你好好躺着，我来喂你吧。”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拂然道：“我堂堂一条铁汉，要你喂什么？”说着硬要起来。

言二娘不去理他，迳在碗里舀了一匙稀饭，送到秦仲海口边，腻声道：“来，张开嘴，吃了吧。”秦仲海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别闹了，真当我是三岁婴孩吗？”

言二娘笑了笑，凑上脸去，与秦仲海相隔咫尺，柔声道：“别要逞强，乖乖把嘴张了。嗯？”

看她神态温婉，真把秦仲海当成幼儿来看了，秦仲海是个刀头舔血的狂徒，此时身受女子细心照拂，那是前所未有之事，一时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连番催促之下，也不便拂逆她的好意，只得依言张嘴，那稀饭含在嘴里，温温热热的，却说不出什么滋味。

言二娘微笑道："好吃么？"秦仲海做了个鬼脸，只想说几句笑话调侃，哪知一时之间，心中突生异感，感觉像是怪怪的，不仅说不出半句话来，连那口稀饭也是难以下咽。

言二娘却未察觉异状，她又舀了一匙，低下头去，轻轻在汤匙上吹了几口，柔声道："来，再吃一口吧。"她把汤匙送到秦仲海嘴边，满面温柔地看着他。秦仲海痴痴望着言二娘，霎时心中酸苦，眼眶竟尔红了，当下急忙别过头去，不再说话。

言二娘微觉奇怪，道："你别难为情，快来吃吧！"

秦仲海把脸朝向照壁，嘶哑着嗓子，低声道："谢谢你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劳烦你帮我雇辆车，我有些急事，一会儿赶着走。"言二娘心下诧异，惊道："你……你重伤未愈，外头又是天寒地冻的，你想去哪里？"

秦仲海面向壁板，却是一言不发。

言二娘摇了摇头，霎时放下饭碗，伸手出去，硬把秦仲海的脸面转向自己，凤眼低垂，只在注视病榻上倔强的男子。

秦仲海避开了她的眼光，神情竟有些慌张。

言二娘神色郑重，摇头道："你的性命是我救的，你便得乖乖听我的话。我现下要你吃饭，你便快吃，哪里都不准去。"她不容秦仲海分说，取起汤匙，一瓢瓢送入他的口中，每当汤汁溅出，言二娘便取出手巾，替他擦拭嘴角。

出道以来，何尝如此狼狈？秦仲海被言二娘一口接一口喂着，想要转头逃避，却又抗拒不了人家的温情，他口含稀饭，想起日后便要这般度日，一时心酸难忍，残废以来的种种痛苦全数爆发，悲伤、无奈、绝望，同时撞入心坎……

秦仲海闭紧双眼，他知道眼泪便要垂下。他用尽全身内力，拼死不让泪水渗出，但他内息荡然无存，眼角哪还听半点吩咐？

终于，眼眶一红，腮边滚下了泪水。那威风的大老虎终于哭了，竟在外人面前坠下虎之泪。

先前秦仲海谈笑风生，装得没事人似的，此时终于垂下泪来，言二娘看在眼里，心下也甚难过，她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只得握住秦仲海的大手，低声道："别哭了，就把这儿当作自己家，专心养伤，好么？"她叹息良久，伸手帮秦仲海擦去了泪水，默默收拾碗瓢，转身离客。

言二娘走了出去，房里只剩秦仲海孤身一人。

在这宁静祥和的乍后，秦仲海张大了一双眼，怔怔望着窗外。他没有气力移动身子，他唯一能做的，只剩紧咬自己的嘴唇。

废了，残了，哪里也去不了。他妈的，你还能咬吧?

咬……咬到破，咬到裂，咬到渗出鲜血……

血水混着眼泪，缓缓流入嘴中，秦仲海舔了舔，只觉那滋味好生甜美，竟比酒水还要醇……

"哈哈！哈哈！"他就这样笑了起来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三章 自古圣贤多寂寞

"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。"

这段话出自中庸第二十章，昔年哀公问政，孔夫子便告诉他"为政在人"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唯有勤修君子之道，方能以爱人之心，行仁者之政，而使天下太平。

千百年来，这段话不知有多少士大夫读过，可古往今来，世间读书人何止千万，茫茫人海中，真能切身履行的又有几人?

午后大雪纷飞，雪花落在屋瓦上，更显得静谧安详。顾倩兮守在客房里，独自沉思往事。

这日正是己巳年除夕，景泰三十二年的最后一天。爆竹一声除旧岁，当此岁末时光，顾府上下忙里忙外，就等着今晚的围炉守岁。不过今年有些不同了，家里多了一人过来守岁，顾倩兮微微一笑，心里现出了温情，她放落手上的书本，转头望着炕上的年轻男子。

"卢郎……"顾倩兮轻抚情郎的脸颊，眼中露出了爱怜。

当年在扬州仰天悲吼的穷苦小厮，在京城茶铺里掉头离去的傲骨书生，现下终于安安静静地躺在她身边。这一刻，没有为天地立心的豪情、没有乱世文章的悲愤……剩下的，只有午后的和煦阳光，窗外的静谧雪景，顾倩兮缓缓卧倒炕上，躺在卢云身侧，睑蛋儿枕上情郎宽阔的胸膛，心中感到了平安。

顾倩兮望着卢云的侧脸，挺直的鼻梁，坚毅的下颚，再再点出他脾气的刚硬，即使在睡梦中，他的眉心也是紧锁着，好似有什么难言苦处。

顾倩兮轻轻颤抖：心中忽然感到忧虑："卢郎啊卢郎，你已经高中状元，扬名立万了，为何还不开心呢？究竟你在求什么？为何你总是不能平心度日？"

她轻轻叹了口气，望着自己手上那本残破书册。也许，答案就在这本书里头。那是再平常不过的四书了，外观古旧，书页里却写满了蝇头小楷，那是卢云亲手记下的心得。

风骨、丹心、死谏、杀身以成仁，字里行间，一个又一个飞舞的红字，再再让人怵目惊心。

"孔夫子啊孔夫子，你究竟要把我的情郎变成什么样的人？你希望他毁了自己么？"

顾倩兮呆呆望着熟睡中的卢云，好似痴了一般。

却说卢云无缘无故，怎会睡在小姐身边呢？原来昨夜顾嗣源趁着佳节时光，便宴请京中好友，前来府里聚会饮酒，诸人欢饮之余，却把卢云灌得烂醉如泥，终于醉成这个模样。顾倩兮虽也饮了些酒，但毕竟没喝多少，一早便起身照料情郎，直到此刻都不曾离开半步。

说起顾嗣源的家宴，却有些典故在里头了。原来腊月十九那夜，"剑神"愤然出手，卓凌昭仗着一身神功，除了杀死数百名侍卫，还险些把江充当场戳死，据御医说道，江充手臂、肩膀两处重伤，将有三个月动弹不得，非但不能批阅公文，连下床行走也有困难。少了奸臣撑腰，一众乱军暴民自然散去，刘敬垮台后的乱局终于告一段落了。

当此天大喜事，朝中大臣谁不是额手称庆？只是碍着江充的面子，不好公然叫好而已，也是为此，顾嗣源才假借过年因头，在府里

好好庆贺一顿。

难得家宴，诸位朝官心情激昂，破口大骂江充之余，自不免多喝了两杯，卢云与顾倩兮陪坐在旁，众家叔伯见了这对璧人，心中称羡，又听说卢云曾在柳昂天麾下为官，军旅出身，文武全才，更拼命拿酒来灌，顾倩兮虽然尽力阻挡，但卢云是个老实头，向来酒到杯干，不懂推拒，终于给灌得不支倒地，让阿福等人抬回客房去了，直弄到现下还没醒来。

顾倩兮昨夜不得好眠，今日又起了个太早，着实疲惫，她环抱着卢云，一时间睡眼惺忪，慢慢也睡了。只是憩不半刻，便听有人叩门，顾倩兮吓了一跳，急忙睁眼，此刻自己抱着情郎，虽无违礼之事，却也不能给人撞见，当下连忙起身，稍稍整理了衣衫，便迎上开门。

房门打开，只见门口站着一名老者，模样清翟瘦削，正是她的父亲顾嗣源。顾倩兮福了一福，轻声唤道："爹爹。"

顾家是官宦世家，讲究礼法，纵然亲如夫妻父女，日常无人时也不能少了应对，久而久之，自然生出一股教养，自与江充那些横发横破的匪人不同。

顾嗣源走入房来，见卢云仍在昏睡，低声便问："怎么，醉得这么厉害？"顾倩兮嗯了一声，道："昨夜你们十来人轮着灌他，谁能撑得住？"

顾嗣源听女儿说话微有怨怼，想起女大不中留的道理，不禁摇头苦笑，他拉开一张凳子，自行坐下。顾倩兮一言不发，替父亲斟了杯热茶，便也陪坐身侧。

顾嗣源见她神情不悦，微笑便道："多灌云儿两杯，你就生爹爹的气了？"顾倩兮秀眉紧蹙，摇头道："女儿哪来的胆子，敢生爹爹的气。"知女莫若父，顾嗣源见爱女那幅神气，知道她心里着实不开心，他抚着女儿的小手，道："你别这样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谁不多喝两杯？也是你那些叔叔伯伯好生喜欢卢云，这才多灌了几杯黄汤，你该往好处想才是。"

听得父亲的朋友们欢喜卢云，顾倩兮自是乐意，当下哦了一声，问道："真的么？他们真欢喜卢郎？"顾嗣源哈哈一笑，道："这个自然

了。云儿官居知州，文武全能，人又老实正直，这样的女婿，我上哪儿找去？”

顾倩兮娇嗔道：“我又没答应嫁他，谁说他是你的女婿了？”

顾嗣源抚掌大笑，顺着话头道："原来你不欢喜他啊，那爹爹也不勉强了。这样吧，过年时让爹爹安排个聚会，把你介绍给别人家的公子，你说好么？"

顾倩兮知道他在取笑自己，不由得满脸羞红，嗔道："爹爹，您老是这样。"

顾嗣源笑了一阵，忽地面色凝重，道："不说这些了，朝廷情势太乱，有些事情倒真的拖不得，也不该拖，倩儿，爹爹想问你的意思。"顾倩兮见父亲神色凝重，自也不敢说笑，忙道："爹爹有话请说。"

顾嗣源沉吟道："这些时日看似宁静，其实暗藏玄机，等江充伤势一好，必会生出无数争斗，爹爹希望你离开京城，到江南避一避。"顾倩兮何等聪明，听了这话，忍不住掩嘴娇呼，心中怦怦直跳，知道父亲真的要安排自己的婚事了。果见顾嗣源面带微笑，道："过完年后，云儿便要回长洲去了。在那之前，爹爹要让你俩先行定亲，你说可好？"

顾倩兮虽然行事大胆，但这种事总要有些矜持，当下别过头去，不发一言，嘴角却含着笑。

顾嗣源握着她的小手，轻声道："女儿啊，爹爹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心肝宝贝，一定要让你平平安安的。刘敬倒台，江充已无后患，未来一年，柳昂天定然腹背受敌，除非国内生了什么大乱，抑或北境再起战事，否则他的兵权定然不保。我不要云儿牵扯进去，更不想你留在京城，你们越早到江南，爹爹越能放心得下。"

顾倩兮原本甚是欢喜，听了这些情由，脸上闪过一阵阴影，低声道："爹爹，我们走了，那你呢？"顾嗣源微笑道："爹爹也是老狐狸，哪这么容易给人斗垮？你放心，一个柳侯爷就够江充忙了，他不会招惹爹爹的。"

顾倩兮叹了口气，她抬头望着父亲，幽幽地道："爹爹，我好恨自己是姑娘。"

顾嗣源知道女儿生性好强，从小便喜欢与男孩子一较长短，他淡淡一笑，摇头道："你又这样了，都快嫁人了，怎还说这种话？爹爹从小教你读书写字，男孩子能学的，你哪样不会，还有什么好恨的？"

顾倩兮道：“我不是真的恨，我只是觉得难受。当个女儿家，终究不能出仕为官。明知朝廷局面险恶，却也帮不上忙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受难……”说着望向卢云，又叹了口气。

这几日卢云都住在她家里，两人虽然天天见面，但顾倩兮回想卢云那日的诀别，心头仍感惴惴。倘若当时东窗事发，卢云被捕入狱，恐怕他俩终身不得相见了，顾倩兮虽知卢云有他的苦处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感心惊不已。

顾倩兮伸出纤纤素手，提起桌上的墨条，在砚台上轻轻研磨，她秀目低望，轻声又道：“女儿打小读史，从没看过一件好事，只有你争我夺，阴谋杀戮。那些王公大臣起起伏伏，下场好点的自杀投环，下场差点的满门凌迟……每回看到这些记载，我心里就好烦……我不要你们也这样，不管你们以后做多大的宫，结果是输是赢，我都不想见到这些……”

顾嗣源喝了口热茶，低头道：“想得功名，便需熬过这些苦。当年你祖母过世，我返乡丁忧三年，现下回想那段光阴，还真是无忧无虑。唉……福兮祸所倚，别说旁人了，便是爹爹这个兵部尚书能做多久，也还在未定之天……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……”

顾倩兮听了父亲的泄气话，反而微微点头，道：“爹爹要是辞宫不做，倩儿最是开心。”

顾嗣源呵呵一笑，捏了捏她的粉脸，道：“爹爹不做官，那你的如意郎君呢？你快出嫁罗，

云儿若不好好拼一番事业，以后怎么安顿你？”

顾倩兮叹道：“我也不喜欢卢郎做官。最好大家都回扬州去，过自己的平安日子，什么也别管。那最是开心了。”

听了女儿的感慨，顾嗣源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微笑道：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，卷而怀之。倘若朝廷真的给江充把持住了，爹爹一定立即辞官回乡，好不好？”顾倩兮大喜道：“君子一

言！”顾嗣源笑道：“快马一鞭！”父女两人心意相通，登时相顾大笑。

倘若国家有道，政治清廉，士大夫自该出仕为官，但若国家为奸臣小人把持，则当退隐求去，不干禄、无志谷。以孔夫子见识之高，

也以君子当如是，顾嗣源深明儒学，时候一到，自也该效法先贤了。

两人谈说一阵，天色渐暗，顾嗣源站起身来，道："差不多该围炉了，咱们一会儿要上香祭祖，爹爹得去换作衣裳。"说着朝卢云看了一眼，道："该把云儿唤醒了，叫他好好梳理一番，不然你姨娘又有得念了。"顾倩兮把他推了出去，笑道："女儿知道了。"

打扬州到北京，从小厮到状元，这段围炉夜话不知等了多久，想起终能与情郎一同守岁，直教人心花怒放。父亲一出房门，顾倩兮立即坐到榻边，此时卢云犹在熟睡，顾倩兮望着心上人的面孔，暗暗祝祷："但愿老天爷保佑，不求富贵，不求显达，只盼年年如今朝，于愿足矣。"

她伸手轻抚卢云脸颊：心中满是柔情，忽然之间，卢云翻转了身子，却是朝自己腿上倒卧过来，一时间头脸枕在自己大腿上，口中还打着呼。

顾倩兮微起害羞之意，只是卢云昨夜给父亲的好友们饱灌黄汤，情郎生性傲骨，她是见识过的，若非看在自己面上，怎会甘愿给人作弄？顾倩兮心下怜惜，便不忍将他推开，任由他枕在自己腿上。

过了半晌，眼看天下全黑，不能下唤他起来，便拍了拍卢云的脸颊，道："卢郎，快起来了，一会儿要吃饭呢。"

那卢云给叫了一阵，却是听而不闻，反往顾倩兮腿上挤去。他原本卧在枕上，哪知一个侧身，枕头便自行生出芳香，还变得温暖柔腻，好似软玉一般。卢云仿佛置身梦中桃源，非只脸泛微笑，不自觉间，还伸手去抱，想将枕头紧紧搂住。

卢云一把搂住香枕，更是睡得神魂颠倒，不片刻，那枕头微微发烫，跟着一声嘤咛，竟然远远逃开。眼看枕头居然会生脚逃走，实在其哉怪也，卢云心生不满，虽在睡梦间，兀自皱起了眉头喉间还发出咿呜怪响。

顾倩兮站在床边，满睑通红，心道："吓死人了。卢郎平日正经八百，睡姿却这般难看，东翻西滚的，一会儿可别摔下床才好。"她摇了摇头，正想把卢云叫醒，忽听门口传来一个尖锐的嗓音，道："小姐，新衣改好了，小红请你过去试穿。"顾倩兮听是阿福过来，当下答应一声，便走出房去。

阿福见小姐离开，正想转身离开，匆听房里传来咿咿低吼，好似有什么野兽躲在里头，他吓了一跳，蹑手蹑脚地走入房里，只见床上躺着一名英俊男子，剑眉紧蹙，双手对空挥舞，脸上神情不满，不是卢云是谁？阿福心下一惊，颤声道："这不是阿云大人么？怎么喘成这样？给鬼压了吗？"

他低头近靠，只想过去察看，猛然间双手挥来，竟给人拦腰抱住了，阿福吓得全身发软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眼看卢云的脑袋往他的大腿枕来，阿福大惊之下，急急挣扎，但卢云练有无绝心法，常人如何抵御？终于给牢牢枕住了。

只听阿福惊道："你别乱摸啊！搞什么，怪痒的，啊啊！"

顾倩兮本在试穿新衣，才褪去衣裳，便听客房中一先一后，传来两声惨叫，听来像是阿福与卢云同声惨叫，她满心纳闷，却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可别情郎摔下床才好。

除夕围炉，顾府家人满满坐了一桌，卢云坐在下首，陪坐顾倩兮身旁，侧目看去，但看心上人身穿红袄罗裙，未施困脂，香腮却带赤，回眸一笑，星目自能传情。卢云宿醉方醒，把顾倩兮的姿容看在眼里，竟又有些醉了，拿着酒水的那只手更是不听使唤，抖啊抖，酒都泼上了身。二姨娘瞧在眼里，登时暗暗咒骂，顾夫人却是笑吟吟地，似乎不以为意。

顾嗣源哈哈一笑，环顾众人，道："好容易除夕过年，佳节欢聚，咱们是书香世家，不能不出点题目应景，你们说如何啊？"他见家人拍手叫好，当下手指卢云，笑道："除夕围炉，云儿却睡昏昏，连酒杯也拿不稳，先罚他吧！"

卢云脸上一红，知道顾嗣源把他的丑态看入眼了。他尴尬道："顾伯伯要怎么罚？喝一杯还是一壶？"他昨夜给人痛灌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没半样事对的，不知给罚了多少杯。一听要罚，立时便要自饮三杯。顾嗣源笑道："别忙着喝，顾伯伯要你起诗应景，七言下限律，起不出罚三杯，起得乱罚一杯。卢云是状元出身，文才岂同小可，顾嗣源要他应景作诗，那是存心让他扳回一城了。他沉吟半晌，回首望着窗外，道："昔年在扬州过年，今朝在北京贺岁，我便以此为诗，可好？"顾嗣源又惊又喜，道：；云儿若有灵感，自管说。"

卢云想起多年沧桑，想也不想，登时吟诗一首："去岁冷挑红雪去，今朝离尘紫云来；蹉跎谁惜春风逝，衣上犹沾牢狱苔。"

卢云这诗感慨际遇起伏，又点出了自己的胸怀，句子虽好，却煞了风景，众人都觉闷了，顾嗣源回思往事，更是长叹一声。

二姨娘暗暗诅咒："这小子老是发疯，大过年的，专讨晦气。"

顾倩兮见家人各有不悦，忙缓颊道："难得佳节，我也起一首。"

二姨娘拍手起哄，笑道："小姐好文才，我们等着听呢。"顾嗣源哈哈一笑，道："是啊，难得倩儿要作诗，咱们快快有请。"当下与夫人相视微笑，就等爱女大显身手。

顾倩兮思索片刻，往卢云望了一眼，霎时微启樱唇，倾吐诗怀，吟道："酒未开樽句未裁，寻春问腊至蓬莱：不求闻达龙中路，常开心田喜自在。"

这几句诗意境深远，求的是平淡闲适，自有隐士之风，顾嗣源听了之后，登时哈哈一笑，道："平稳中肯，有些意思了。"众人听他这么说话，那是不置可否了，好似女儿快婿的诗都入不了眼，众人好奇之下，登央顾嗣源吟诗一首，也好让人开开眼界。

顾嗣源也是状元出身，文才非同小可，听了家人的请求，自感得意洋洋，他提起酒杯，眼角转动，已在思索佳句。

卢云一旁等着，忽见心上人一双妙目撇着自己，好似有什么话说。卢云凑过脸去，低声问道："有事么？"

顾倩兮附耳道："难得过年，该说的便说。不带喜的话，那就别提了。"

卢云心下领悟，知道顾倩兮担忧自己脾气刚直，一会儿品评未来岳丈的大作时，竟尔口无遮拦起来，忙低声道："你别担忧，一会儿不管顾伯伯念得诗是好是坏，我都拍手叫好。"

顾倩兮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刮了刮他的脸颊，啐道："你啊你，真当自己是天下第一吗？"

"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"，腊月、送神、除夕，好快啊，又是一年了。

午夜时分，爆竹响起，顾府家丁侍卫难得休憩，纷纷开局赌博，卢云则与顾倩兮携手赏雪，两人院中独处，只感温馨。

这夜京中好友各自忙碌，伍定远安顿了居所，带着义子秉烛守岁，杨肃观贵为京中豪门，自与亲友欢聚一堂，排场不比顾府小了。任凭天下起伏纷扰，京城的这一刻依旧宁静祥和。卢云仰望天际雪花，怔怔出神。

从戊辰到己巳……这一年，天下真是多事啊！年初公主和番，伍定远初探玄境，二月宁不凡退隐，八月自己高中状元，十一月东厂政变，秦仲海远定流亡，到得岁末年终，昆仑更是合派覆灭，卓凌昭自尽身亡。

乱世之中，熊虎横行，稍一不慎，便要家破人亡，这一年，天下祸乱不休，有的升天，有的坠地，或生或死，没人能忘掉这年的变故。

明年呢？岁次庚午，世间又会发生什么大事？

想到秦仲海，卢云摇了摇头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千里之外，也是一声叹息响起。

瑞雪飘飘，降在荒芜的大漠上，极目所见，空旷辽远，星光点点，火光熊熊，参天古木下蹲坐一条大汉，他拿着纸钱，送到了火堆里，朔风吹起火堆里的飞灰，伴着末烧化的纸钱，舞上了半空。

背系双刀，脚旁平躺一柄马刀，十尺高的身躯，蹲在地下也有常人高矮，石像般的面孔不怒自威。他正是帖木儿汗国的勇士煞金。

数不清是第几回过来了，自来西疆以后，每至除夕深夜，煞金总会孤身来到这株大树下，替土里的一代豪杰烧化纸钱。

武功到了他这个境界，练与不练也没什么不同，开疆拓土、扬名立万，反正都是为异族效劳，也没什么值得夸口的，做与不做，俱都无妨。宛如苏武牧羊，他心头唯一的寄托，只剩这株大树。

纸钱染上了红火，缓缓蜷曲，虽然最后只会剩下残渣灰烬，但此刻纸堆燃起的熊熊火焰，却是如此的耀眼夺目。

风声潇潇，煞金的神情也甚萧索，他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白雪，便要伸手拾起脚边的马刀，转身离开。

忽然之间，背后传来一声低微异响，煞金双眉一轩，登时留上了神。

极细微的落地声，不同于雪花触地，也不似枯叶飘降，这是行人的脚步声。

声音既低且细，几非入耳能闻。若非煞金内力通神，也决计听不到这下声响。

第一下脚步过后，相隔良久，方才出了第二下声响，煞金侧耳倾听，那脚步在地下一点，细微的发力声响过，单足甫沾雪地，便又重新高高跃起。煞金心下一凛，已知此人以脚尖行走，双腿迈步极远，非只身材高大，轻功也极高明。

煞金深深吸了口气，将十二尺长的大马刀抄在手中。除夕雪夜，腊月寒风，在这己巳年的最后一夜，谁会无端到来关外荒漠?

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何况过来的人还是个武学高手？煞金提起内劲，运行周天，只等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便预备向后横扫一刀。方圆十二尺内，中者必死。

来人落地，脚步声陡地顿住，与自己恰隔十二尺，一寸不差。煞金暗暗钦佩，背后那人武艺着实了得，不过随意跨步，便算准自己兵刀的长短，此番停步，展现此人武学根柢何其深厚。

煞金浓眉斜起，嘴角也斜起，马刀的机关已然松开，随时可化为一柄刀索。

飞索攻敌，方圆几达两丈。雪夜怪客若敢妄动，便是一场好杀。

气氛肃杀，背后却没传来丝毫的杀气，良久良久，那人只是站立不动。

煞金微微起疑，背后这人武艺如此渊深，却又毫无敌意，来者究竟何人？能够无声无息踏雪行走，又知道此座参天古木的来历，他到底是谁?

是天绝僧么？不是他，他受朝廷请托，与怒苍山连年交战，绝不会来此凭吊匪逆。是大名鼎鼎的宁不凡么？不，也不是他，这小于纵横武林二十年，既然退隐了，便不会无端扯入江湖事。是谁呢？听说卓凌昭已死，那灵智叉不曾离开嵩山，蒙古的萨魔也不曾来过西域，更不可能知道这株大树的来历……

煞金哈哈大笑，将刀索损在地下，转身喝道：“一别十八年，剑王别来无恙？”

是，来人必是方子敬无疑。天绝僧与怒苍有怨，宁不凡已然退隐，卓凌昭更已亡故，在这寒冬冷夜，四大宗师中唯有方子敬会来此地。

洪荒大漠中，眼前站着-名高瘦老者，煞金向前踏步，与他对面站立。

两人一言不发，相互凝视，十八年没见，方子敬依旧满头乌丝，不见一根白发，六十来岁的人，目光还是晶莹温润，让人不敢逼视。

岁月没伤到他，大概伤到了自己。煞金眯起了虎眼，他的眼神依然锐利如鹰，双眉仍旧通天斜飞，一切都与十八年前一个模样，唯一不同的是那满头白发，以及那悲怆孤寂的一颗心。

方子敬似乎看出他的感伤，他叹了口气，望着地下的火堆，问道："你年年过来祭拜？"

煞金并非多话的人，他双手抱胸，点了点头，却不多言。方子敬自行蹲了下来，凝视着寒冻冰封的黄土堆，若有所思。

煞金低下头去，想起年前一场决战，眼前忽地出现了一幅刺花，问道："少主近日可好？"

方子敬皱起眉头，道："少主？"

煞金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指的是文远，二少爷。"方子敬哈哈一笑，他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膝问的雪泥，摇头道："我不识得什么狗屁少主，我只识得我徒弟。"

煞金听他言语颇多冒犯，森然便道："方先生，当年你斩断石虎，便非怒苍山的人了，倘若说话再不检点，对大都督有所不敬，休怨我发怒动手。"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道："摆明上山造反的人，你还唤他大都督？既是反贼，便该有反贼的骨气，一心牵扯朝廷，徒然惹人耻笑而已。"

煞金怒吼一声，将背后两只兵刃抽了出来，双刀左上右下，一长一短，单看起手式，便知双刀调和阴阳，不同凡响，煞金手提双刀，冷冷地道："方先生，昔年大伙儿是弟兄，彼此不便讨教，现下山寨毁了，你我再无关系，剑王何不演个几招，也好让我开开眼界？"

方子敬微笑道："几年不见，你还是这幅火爆脾气。"

煞金双刀成十，暴喝道："别说这些废话！你亮兵刀吧！"

煞金深知方子敬武功非凡，若要以十二尺马刀决战强敌，不免破绽极多，当下便把双刀招式摆出，唯有反璞归真的阴阳双刀，方有可能克敌致胜。

煞金放手挑战，满面杀气，方子敬却是哈哈一笑，霎时右臂平举，食指向东，好似要空手与他放对。

煞金冷笑一声，森然道："你不拿兵刀出来？你我伯仲之间，不怕托大了么？"

方子敬微微摇头，道："看清楚些，我的手指朝向什么地方？"煞金随着他的指端望去，只见他手指东方，那极境之处，不是别的地方，正是故土中国。方子敬见他双目生光，登时缩手回袖，道："懂了么？我此番过来，便是劝你回国的。"

煞金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倒忘得快，大都督是怎么死的？奸臣不倒，我一日不回中土。"

方子敬微笑道："别再提秦霸先了，该走的人，便让他走吧。活着的人，才是咱们心里的光。"

煞金全身一震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是说大都督的公子要……要……"

方子敬颔首道："京城大乱，东厂造反，你的少主牵涉政变，侥幸逃过死劫，以他的性子，无论局面多艰难，他都会东山再起。"他顿了顿，又道："兵祸一起，中原定要烽火烛天，你身为秦霸先的爱将，能够袖手旁观么？"

煞金惊道："东厂造反？少主……少主他还好么？"

方子敬淡淡一笑，道："他琵琶骨被穿，武功全废，至今下落不明。"煞金倒退一步，颤声道："老天爷，他是秦家唯一的骨血，咱们快启程找他啊！"

方子敬笑道："你莫要急，该来的，自然会来。时候到了，你自然能见到他。"

煞金心急如焚，额头冷汗涔出，眼见方子敬还是莫测高深的模样，忍下住喝道："方子敬！你徒弟琵琶骨被穿，一身武功都没了，你这师父不心急么？"

方子敬冷笑一声，将上身衣衫解了下来，背对着煞金。星光照耀，煞金看得清楚，他背后皮肤雪白，除了肩膀上两处茶碗大小的红印，其他别无印记。

煞金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你……你的肩胛骨……"

方子敬回首望着自己肩井，霎时放声大笑。

春暖雪融，阳光普照，一艘画舫在河中行驶，忽听船上响起一名少女的惊叹。

"卢郎，你看这条鱼！"

哗啦一声，一只鲤鱼翻身跃起，从黄河中跳了起来，阳光洒上鱼鳞，黄金闪烁，衬得鱼身宛如金龙一般。

卢云喝了声采，道："鲤鱼跃龙门，便该是这个样子！"那少女依偎身边，回眸一笑，两人手掌紧紧相握。

过完年没多久，朝廷还未召见卢云述职，他左右无事，便约了顾倩兮主仆，共赴黄河游览。诸人兴之所至，有时夜宿船舱，有时上岸投宿，端看心意如何，当真神仙也似。

这天已在第三日上，来到了怀庆附近。此城位在河南，若从北京到开封，不论水陆两道，都会路经此地。虽比不上洛阳等大城，但城中的烧窑远近驰名，所制碗碟不输博州、景德等地精品，顾倩兮出身书香门第，自然兴致高昂，便有意上岸去看。

三人入城游览观光，各自闲看，顾倩兮喜爱精品雅物，眼见店家摆设的瓷器不俗，便与小红驻足赏玩，卢云见街上人潮汹涌，已是午饭时光，便道："街上人多，你们先在这儿看着，我先去饭馆找个位子。"顾倩兮答应了，卢云便朝街上走去，要找处像样地方吃饭。

卢云此番过来怀庆，看似前来游览，其实只是为下聘一事而来。前些日子顾嗣源找卢云说了，言道十日后恰是吉日，最宜定亲嫁女，话只说一半，卢云已是大喜欲狂，知道顾嗣源已应允了这椿婚事。

顾嗣源喜爱卢云，已非一日，难得爱女与他情投意合，顾嗣源看在眼里，自想让他两人早些完婚，也好了结一桩心事。此番先让俩人定亲，卢云返回长洲时，爱女便能名正言顺地随他南下，也好离京避祸。

顾嗣源是兵部尚书，卢云又是地方官员，两家定亲，自然引人注目。只是京城乱事甫歇，顾嗣源不想太过招摇，便只知会了自家亲友，没曾惊动大臣。饶是如此，还是整整寄了五百张名帖。天幸文定只须宴请女方宾客，不然男方这边坐不满两桌，那可难看得紧了。

有道是定亲容易提亲难，当此喜事，繁文褥节是跑不掉的。登门求亲更不能两手空空，想到此节，卢云更是大为头痛，他身为朝廷命官，出手自不能太过寒酸，但他往昔是个穷光蛋，着实挤不出什么银两，韦子壮听说了，便禀告了柳昂天，这位征北大都督才一听说，当场便掏出腰包，重金相借，韦子壮、伍定远、杨肃观也各送钱银济急，也好让卢云从容打礼聘礼。

欣逢喜事，好友们自须庆贺，离京前伍定远、杨肃观约了他，三人小小喝了一顿，经历了许多事，诸人更无芥蒂，彼此也知心许多。难得饮酒，更是天南地北地闲谈。

只是卢云心里明白，这回人生大事，少了一位最最重要的朋友过来祝贺，一切都黯淡了。只因遇上了他，自己一生际遇才得以改变，让他由当年的落寞颓丧，走到今日的扬眉吐气。少了这个人，内心就是觉得遗憾……

卢云长吁短叹，低头走着，匆听一个声音叫道："众位客倌快快来啊！小店手艺道地，包君满意！炒的、煮的、炸的，应有尽有，水里游的，地下爬的，天上飞的，管他动静自如，咱们全给他煮来吃了！您快来尝尝啊！"

卢云听这掌柜唱作俱佳，抬头一看，前头饭馆富丽堂皇，楼高三层，上书迎宾楼，卢云见门口掌柜大声揽客，神态热切，便停步下来，问道："店里还有空位么？"

那掌柜闻言转头，待见卢云身无绸缎，指缺戒环，顶上衣冠不见珠瓒，料来是个穷苦书生，便只有气无力地伸手出来，懒洋洋地挤了个字："坐……"

卢云见了掌柜的神气，知道他把自己当作了穷酸、只是此刻卢云贵为一甲状元，一路走来，早已看尽世间炎凉，见了掌柜的势利情状，却只微微一笑，不以为意，便自行朝店里走去。

堂里伙计见客人过来，忙提茶壶迎上，待见来客年纪轻轻，料来是抖不出三两银的穷酸，手上热茶砰地-声，便住店门第一张桌子放

落，爱理不理地走了，卢云微笑摇头，自管提起茶壶，斟了三杯热茶，便等顾倩兮与小红过来。

一杯茶还没喝完，门口走来一名少女，看她容色秀丽，脸上笑吟吟地，却是顾倩兮来了。那掌柜守在门口，一见美女楚楚动人，腕上翡翠玉镯青绿晶莹，料来是个官家大小姐，赶忙匆匆迎上，大声道："哈！小姐快请座！"回头暴喝道："赶紧送茶来！"

堂里伙计哦了一声，他原本端着茶梗迎客，赶忙换了壶香片招呼，还没送上茶水，门口又是一名少女过来，却是名婢子。那掌柜眉头一皱，正要伸手拦住，那婢子却浑然不觉，只从他身边绕开，手拿着一只朝廷令牌，笑道："卢相公、卢知州、卢大人，你老是把令牌忘在舱里，一会儿给船家偷了怎么办？"

卢云生性朴素，向不喜这些朝廷威仪，甚少把令牌佩在腰上，没想又给忘了，他干笑两声，接过了令牌，眼望顾倩兮，笑道："是你叫小红回舱拿的？"

顾倩兮嫣然一笑，正要说话，猛听门口传来一声惨叫："原来是大人驾到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快请楼上雅座！"跟着背后又是一声耳光传出："混蛋东西，大人驾临小店，谁要你拿这种烂茶！快快送上碧罗春啊！"

小红呆若木鸡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顾倩兮却已含笑过来，拉着卢云的手，道："河边有间饭馆，好生清静雅致，咱们上那儿坐吧。"卢云嗯了一声，跟着去了，后头那掌柜慌忙追出，口中大声嚷嚷，也不知在喊些什么。

主仆三人穿过小巷，来到一处饭馆，还没进店，便见门口种了几株银杏，此时天气尚寒，树上积着残雪，但见四下清闲祥和，颇为幽静。

行人店中，只见后厨一名男子挑着水桶，见了客人过来，却只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"客倌宽坐，我一会儿过来招呼。"卢云含笑点头，三人便各自探看，只见堂上空间宽阔，桌椅临窗放置，丝毫不显紧迫，顾倩兮见地板擦得晶亮，一尘不染，心下更是喜欢。

卢云微笑道："果然是个好所在。"当下携了顾倩兮的手，便找了桌椅坐下。那小红碍着身分，便只守在小姐身旁，并不入座，卢云拉着她的小手，微笑道："小红过来，咱们一起吃饭。"

小红给卢云握住了手，忍不住脸上一红，心跳竟有些急促，待见小姐也是含笑点头，这才放心下来，自行坐定。

三人方才坐下，先前挑水男子便已上来招呼，只听他含笑道："几位客倌面生，可是打京里来的？"卢云哦了一声，道："掌柜的眼光真利，咱们还没开口，便给您认了出来。"

那男子笑道："客倌容貌英挺，腰悬令符，两位小姐又是秀雅宜人，若不是京城来的人物，哪里有这样的风流？"

卢云哈哈一笑，转头凝视那男子，只见他头颈甚短，身材矮胖，好似乌龟一般，卢云心下一愣，仿佛与他似曾相识，便问道："这位掌柜，咱们见过面么？"

那掌柜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："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小人虽与客倌第一次见面，已有亲切之感。请您这就吩咐几道菜，小人这就安排去。"卢云见他甚是面熟，脑中急急思索，想把他的来历瞧出来。顾倩兮却已饿了，便问道："请教掌柜，您这儿有什么清淡菜肴？"

那掌柜颔首道："小姐想吃清淡的，那是找对地方了。小人给您荐上一道应景的菜，称作"鲤跃三冬"，包管您喜欢。"顾倩兮听这菜名不俗，登时哦了一声，道："鲤跃三冬？我在北方好些年，却没听过这道菜。"

那掌柜微笑道："这个自然。这道菜是小店独门的菜色，别地方吃不到的。尤其这三冬，指的是三样特别材料，都与冰雪有关，还请小姐猜上一猜。"顾倩兮虽然不会烧菜，但她出身官家，什么稀奇古怪的菜式没见过？当即微笑道："我猜第一样材料定是鲤鱼本身了，不知是也不是？"

那掌柜哈哈一笑，道："小姐果然聪慧，这鲤鱼得来不易，称作冰鲤。若要捕捉，须得凿开河冰，再行垂钓，每钓一尾，往往耗上几个时辰。不过冬日天寒，鲤鱼特别肥嫩，吃来别有滋味，倒也算是值得。"小红掩嘴惊叹："这么难？倒与书里的卧冰求鲤差不多了。"

那掌柜微微一笑，道："说是卧冰求鲤，那也大夸大了。只是这菜既然叫作鲤跃三冬，总不好诓骗客人，别的时节过来，那便没这口福了。"他顿了顿，又道："第二样材料便是雪莲，这雪莲生于高山之上，也是性寒之物，冰鲤钓起之后，咱们就用雪莲来蒸，火喉须得温巧，雪莲香气清甜，鱼肉滋味鲜美，可说相得益彰。"

顾倩兮听这道菜如此难得，自想尝鲜，便问卢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想吃么？”卢云若有所思，只嗯了一声，却没回话，小红听得兴起，问道：“你方才说了三样材料，还一样是什么？”

那掌柜道：“再一样东西也与冰雪有关，吃来滋味甜美，却又四季唾手可得，小姐公子不妨猜上一猜。”小红奇道：“与冰雪有关，吃起来又甜？那是什么东西？”顾倩兮眼波流动，霎时便已猜到了，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冰糖么？”

那掌柜双手轻拍，颔首道：“小姐果然聪慧，正是冰糖。”又道：“冰糖滋味不同蔗糖，甜而不腻，化开之后，与雪莲泥搅配，更能提味。”

小红目瞪口呆，只想尝上一口，忙道：“快别说了，听得好饿呢，赶紧去准备吧！”那掌柜哈哈一笑，登时躬身道：“小人这就去配菜色，请三位稍后。”

卢云此刻心神不宁，犹在猜测那掌柜身分，只见他行到后厨，正与一名妇人附耳交谈，卢云凝目看去，那妇人三十五六年纪，容貌颇美，一双凤眼隐隐带煞，也正凝视着自己。

卢云儿了这女子，心下登时一惊，这女子不是别人，却是当年刺杀公主的言二娘。他心念急转，立将方才那掌柜认了出来，却是那“金毛龟”陶清。

卢云忽见反贼，心下自是震惊，此处若是黑店，那可大大下妙，当下站起身来，神态大为戒备。顾倩兮见他面色阴晴不定，忙道：“卢郎怎么了？可有什么奇怪么？”

卢云不愿打草惊蛇，以免当场动手，便不回话，只深深吸了口气，盘算计策。

忽见那掌柜陶清走了出来，手上端只盘子，上头放满酒壶杯碗，却是送酒来了。

陶清见卢云脸色阴沈，登时一个躬身，微笑道：“这位公子，劳烦您坐下。先让小人送上杯碗。可好？”

卢云不言不动，只是哼了一声，陶清哈哈一笑，送上了一只瓷瓶。只听他道：“白瓷胜金盆，独爱洗手酒，醉饮两相忘，四海任遨

游。”说着替众人倒了酒，又自斟一杯，躬身道：“大人海量，小人先干为敬。”霎时举杯过顶，酒水半空倾倒而下，流入嘴中。

顾倩兮与小红听了说话，又见他举止怪异，心下都觉奇怪，不知他在做些什么。

陶清喝完了酒，便端上小菜，让众人挑选。卢云捡了碟腌菜心，跟着举起酒杯，向自己照了照，也是一饮而尽。

陶清原本面带忧色，一见卢云喝酒，便即大喜，颔首道：“多谢公子，一会儿咱们便上菜

了，这就请您慢用吧。”说着躬身离去，不再多言。

顾倩兮见掌柜离开，忙问卢云道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打哑谜么？”卢云微笑道：“没事，

你别多心。”举箸夹起菜心，自行尝了一口，赞道：“手艺还不错，你们也试试。”

顾倩兮与小红互望一眼，都感茫然。

顾倩兮纵然聪颖，又怎知这店里的人全数出身反逆，适才那掌柜见身分败露，便来向卢云表明心迹，送上瓷壶时，说那白瓷胜“金盆”，独爱“洗手”酒，又称醉饮两相忘，自是表明“金盆洗手”的心意，他举杯过顶，更是请卢云高抬贵手，莫再追究。

卢云见他表明心迹，又见陶清待客熟练周到，料来这帮反贼真有意开店营生，从此退隐洗手。卢云一向与人为善，也乐见反逆从良，便不再为难他们，当下捡了碟菜心，又以酒杯自照，自是“心照不宣”的意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陶清送上菜肴，众人都知“鲤跃三冬”乃是名菜，纷纷取筷去夹，果然鱼肉多脂肥嫩，入口便化，雪莲香气配上香嫩鱼肉，更增甜美，众人都是赞不绝口。陶清另配了四色冷盘，白黄绿红，颜色恰到好处。白是杏雪蒜泥肉、黄是秋香嫩薰鸡、绿是松柏长年菜、红是赤云烤叉烧，都是给卢云下酒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笼蒸虾，一大碗鱼汤。家常菜色，但材料鲜美，手艺道地，众人吃在嘴里，都是眉开眼笑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陶清知道客人吃多了水产，口中不免留有味道，便又送上一壶香片，让众人去腥。三人啜饮热茶，临窗赏景，寒冬白

雪，河冰漂荡，别有一番风景。

三人坐了一阵，卢云正想说话，忽见小红睁着一双圆圆的眼睛，尽向自己笑，卢云与她主仆在长洲相处月余，知道她有些女儿私事要同小姐说，却不便自己来听，当下咳了一声，道："坐得气闷，我出去走走。"

他站起身来，在客店中来回踱了几步，果见小红凑了过去，只在小姐耳边窃窃私语，两人脸带笑容，却不知说些什么。卢云微微一笑，便往门口走出。

行出店门，一股凉风吹来，竟是有些寒冷，卢云把衣襟一拉，仰头看去，只见天上彤云密布，好似又要刮风下雪了。

卢云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匆听一声哈嗤，院子里有人打了个喷嚏，跟着传来吐痰的声音。

卢云听了这声响，一时全身大震，他转头看去，只见一条大汉坐在院里，这人断了条腿，脸上生着乱须，正在院子里洗菜剥叶，口中还不住喃喃低语。

乍见故人，卢云激动之下，已是泪水盈眶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四章 三十功名尘与土

秦仲海自从侥幸捡回性命以来，便一直留在言二娘的客店养伤，至今已有个把月了。只是秦仲海不愿拖累言二娘等人，始终不愿坦白自己的来历，只等养好伤后，再行打算。不过言二娘见了秦仲海背上的刺花，早已猜知他与山寨间的渊源极深，秦仲海纵不明说，言二娘这些日子仍是竭力照护，不敢稍懈。

秦仲海是个识相的人，自从在言二娘面前坠过泪后，从此不再露出心事，只把睑上悲苦收拾得一干二净，整日价就是嘻皮笑脸。后来伤势好转，他不愿白吃白喝，便自愿找活来干，只是秦仲海行动不便，既不能稍重担米，也下懂酿酒做菜，便只能帮着做些杂事了

这日秦仲海便照着往常邋遢模样，大剌剌地坐入院中，拿着大白菜在那儿剥洗。他目光向地，喃喃低语，却没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正剥菜间，匆见一双靴子停在眼前，看那靴子油光晶亮，来人当是要紧人物。

秦仲海此时心灰意懒，江湖上算没他这号人物了，来人便算是少林方丈，也不关他的事，当下头也不抬，迳自道：“客倌如要吃酒，请从大门进去，掌柜自会过来招呼。”秦仲海说了几句，那靴子并无移步迹象，仅直挺挺地站在面前。

秦仲海心头烦闷，不知那人所欲为何，他闷哼一声，头也不抬，迳自皱眉道：“老兄到底想做什么？难道是要买白菜么？”

话声未毕，只听那人一声叹息，轻声唤道：“仲海。”

秦仲海听了这声音，登时全身巨震，手上菜篮翻倒，白菜叶瓣洒落满地。

来人目光含泪，神色悲伤，正自低头凝望自己，不是那卢云是谁?

秦仲海手上拿着白菜梗子，也不知要往哪儿摆，他只觉喉头干涩，勉强干笑两声，慢慢挤出了三个字：“卢兄弟。”

二人四目交投，卢云缓缓蹲了下来，仰头望着自己，神情极为激动。秦仲海泯住下唇，只想说笑几句，但就是说不出话来。霎时之间，秦仲海心中哽咽，想起了那首鄱阳楼记：

“少时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，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”

“谁知刺纹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，他日若得报怨仇，血染鄱阳江头。”

当年京城之会，二人在污秽小酒家见面，便有这番豪迈言语，如今一个升天，一个坠地，两人再次见面，却是如此凄凉光景……

良久良久，两人只是相互凝视。秦仲海给卢云这么盯着，自也不感好受，他颤巍巍地伸出手去，摸了摸卢云的头顶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又不是鬼，快别这样盯着瞧了。”

卢云听他调侃，登时破涕为笑，他擦拭眼角，强笑道：“对不住……没料到会在这儿见到你，心里有些激动了。”秦仲海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没料到。”

正月迎春，气候严寒，天边飘下一朵朵雪花，卢云见秦仲海手里仍抓着白菜梗子，忙弯下腰来，替他捡拾满地的菜叶。卢云手上抓着一把白菜，低声便问：“仲海……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"那日离开北京，一路搭船逃亡，嘿嘿，没想来到了怀庆，便遇上疯婆子，终于给她绑到这儿来了。"

卢云知道他喜说玩笑话，倒也不会信以为真，当下只默默捡拾白菜，二放到菜篓子里。

秦仲海想起柳昂天等人，问道："大家都还好么？"

卢云听了这话，眼前浮起了当年京中欢聚的景象，他心下伤痛，擦着红眼睛，干笑道："大家都好……只是年前卓凌昭和江充火并一场，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卓凌昭死了，江充也落个重伤的下场。托他剑神的福，江充不能作怪，这个把月总算天下太平，大家都过了个好年。"

秦仲海听得剑神已死，忍不住呆了。过了半晌，方才怔怔再问："卓凌昭……死了？"

卢云叹了口气，道："那时杨郎中出面说项，终让剑神反出江系，本以为他从此弃暗投明，专与正道人士为伍，没想此计反为他带来杀身之祸，说来真是始料未及了。"

刘敬惨死，卓凌昭身亡，秦仲海忍不住微微苦笑。其实他与卓凌昭毫无交情，彼此间恶感还多于好感，但乍听剑神亡故，对照自己残废的下稍，竟有兔死狐悲之慨，一时间只是低头不语。

良久良久，卢云鼓起勇气，终于启口来问："仲海，你……你以后有何打算？"

秦仲海微微摇头，道："以后怎么打算，我也不知道……只是这几日伤势好得差不多了，也该是走的时候了。"

卢云抬起头来，紧握秦仲海的双手，柔声道："仲海，跟我回长洲吧！"秦仲海愣道："长洲？"随即醒悟卢云不日便要南下地方，再去做朝廷官长了。

卢云睁眼望着他，目光诚恳，一言不发，只管紧握秦仲海的手掌。秦仲海给他牢牢握着，一时之间，只觉卢云的手劲好大，用力捏来，自己的手掌酸痛难忍，虽想抽手，但力量就是不及，疼痛感传来，脸上已然流下冷汗。

卢云兀自不察，只是等着秦仲海回话。匆听一个女子的声音厉声道："放开他！"卢云愣住了，回首望去，只见言二娘怒目看向自己，

森然问道："你是他的朋友？"

卢云见她神态不忿，目光严厉异常，忙道："怎么了？"言二娘将卢云一把推开，冷冷地道："你弄痛他了。"卢云醒觉过来，慌忙去看，只见好友的双手微起淤血，卢云又惊又痛，方才醒起秦仲海武功尽失，根本耐不起自己随手一握，他眼中含泪，紧泯嘴唇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若要道歉，反而更着了形迹，一时心下甚是愧疚。

言二娘见他神情如此，也不便再有责怪，她站到秦仲海身前，将两人挡了开来，向卢云道："你不必担心他什么。他在这儿很好，有咱们照料着，你快快走吧。"

卢云听她催促自己离去，心下甚急，只是拼命摇头，他与秦仲海虽然相交不久，但两人言语投机，情感亲昵，有如兄弟一般，好容易再见面了，怎能这样离开？言二娘见他要亲口询问秦仲海，双手拦路，将秦仲海遮在身后，不让两人相见。

卢云心下大急，叫道："仲海，你真要留在这儿吗？"秦仲海听了这话，想起了京城岁月，

往事浮现眼前，他心中一动，便想站起身来。

忽听一声长叹，一个身影挡了过来，却是陶清来了。只听他劝道："这位小哥，你朋友已非朝廷中人，从此与官府径渭分明，你硬拉他回去，若给人查出身分，不是活生生害死他么？你放他走吧！"陶清此言入情入理，登让卢秦二人醒了过来，卢云脑中嗡地一声，想道："是了，秦将军再也不是朝廷中人，我硬要带他回去，只有害了他！"

回思往事，卢云心如刀割，默然无语。秦仲海也是怔怔坐倒在地，只在茫然望天。

陶清轻推卢云的肩头，低声道："这位官人，你看那儿。"卢云回首看去，只见院中站着一名少女，正自凝视自己，看她满脸担忧，眼中却又带着安慰之意，不是顾倩兮是谁?

卢云默默低下头去，他想向秦仲海道别，却给言二娘挡住了，当下轻叹一声，小声道："仲海，我走了，你自己保重。"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知道卢云随即便要离去，他想伸头探看，但言二娘挡在身前，却见不到卢云的身影，想要说话，喉咙却又嘶哑，只

能啊啊叫着，他双手连连挥舞，像是要说再见，又似要拉住卢云，连自己也不知究竟想做什么……

夜阑人静，星稀月明，秦仲海躺在床板上，睁着满足血丝的双眼，呆呆望着房顶。

他身旁睡着几人，左边是陶清，右边是欧阳勇，再过去是哈不二，大伙儿睡通铺已有个把月了，平时他夜夜好眠，总是一觉到天明，为何今夜会忽尔失眠?

秦仲海缓缓闭上了眼，脑海里浮出了一张脸，那是卢云的同情之泪。

他烦乱难受，情知再也睡不着，当下悄悄爬起身来，小心翼翼地扶着墙，从陶清身上跨过去。

秦仲海赤着一只左脚，摸到了拐杖，高大的身子倚在墙上，挨挨擦擦地往门口移，他不愿吵醒众人，只因这夜半无人的时刻，方是他安心独处的时光。只有这一刻，他可以哭，可以笑，可以在

地下打滚，更不会有人为他掉半滴眼泪。

走出后厨，来到店里，夜深无人之际，桌上摆满板凳，堂下地板却擦得干干净净。秦仲海孤身站在堂上，缓缓转过身去，望着一只橱柜，霎时之间，身子轻轻颤抖。

他走到橱柜，从里头拿出一件东西。那是一柄刀，一柄寻常不过的钢刀。

秦仲海眼中露出了光彩，连刀带鞘紧抱怀里，口唇低动不休，好似那是什么宝贝一般。

来到了院子里，秦仲海斜倚墙边，仰望明月，自八岁练刀开始算起，至今已有二十余年，刀便如他身上的一块肉，一根骨，再也熟悉下过。他心生感触，霎时双手高举，持刀向天，口中发出噫噫声响。

从小到大，不知用过多少柄刀了，每当刀口缺了，残了，师父便再给他找一柄刀，他便这样砍啊、杀啊、练啊，直到刀口再次卷了、缺了，再来一柄新的刀为止。

刀刀断了，可以再铸，可是那用刀的手断了，还能再续么?

秦仲海仰望天际，那闪耀月轮中，仿佛出现一个身影，正回头向自己笑着。

那人双肩宽阔，身批胄甲，两道浓眉斜飞，单手提刀傲笑，那笑容好生爽朗，无忧无惧，自信豪迈，好似天下没事能放在他眼里。

这人不是他自己，却又是谁?

秦仲海咬住了牙，右手紧握刀柄，刷地一声，抽出了钢刀！

气沈丹田，右手使劲，钢刀如扇形画过，这是“火贪一刀”的起手式。“侵掠如火，噬血成贪，杀人何用第二刀？”

九州剑王的谆谆教诲在耳边响起，秦仲海轻喝一声，便要发力出招。

当地一声响，钢刀落在地下，黑暗中只剩下自己发抖的右手，掌中空无一物。

秦仲海嘎嘎叫着，好像一只折翅的鸟，莫名之间，泪水落了下来。他发力向前奔跑，似要逃脱这一切，霎时脚下一个踉舱，摔倒在地。

他呼呼喘息，用力撑起身体，肩膀好生疼痛，但他只想更痛，最好就这样疼死，刚好解脱了，他嘶嘎怪笑，有如夜枭。奋力举起拐杖，直直向院外逃去，来到了大街上。

走啊、跑啊、逃啊，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巷弄，孤单的身影在那不知名的地方穿梭着，疯狂间，他听到了水流声响，朝着响声来处走去，忽然之间，眼前一花，见到了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水。

轰隆隆、轰隆隆，浪花飞溅，波涛起伏，长达千里的黄河巨浪，正在自己面前奔腾窜流！

秦仲海痴痴望向大水，河面壮阔，水气飘渺，大河的彼端，是刘邦的关中、是李元昊的河套、

是马孟起的凉州……大河的尽头，是天下英雄的故乡啊！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他举起手上的拐杖，一步步向怒涛行去，他要让无边怒海将自己吞没，把他

残破的身躯卷向无边地狱……

这夜言二娘正自熟睡，却给陶清摇醒了，言二娘不及问话，便给陶清掩上了嘴，跟着示意她去看院子。言二娘心知有异，急忙探头，只见秦仲海颤巍巍地走出院子，不知要去哪儿。

此时哈下二等人都已转醒，四人一路跟随而去，待见秦仲海自行走入大河，好似要去自杀一般，都是惊得呆了。哈不二见秦仲海行止怪异，登时骂道："这家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原来是跑来跳河自尽。这般没出息，真枉费大姊救他性命。"

眼看秦仲海跨入大水，一步接着一步，转眼便要给淹没了，哈下二啐骂两口，便要起身去救，陶清却将他一把拉住，低声道："咱们别急，先让他下水去。"哈不二嘿地一声，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水势这么大，不怕淹死他么？"

陶清目露悲悯，摇头道："他心里很苦，就让他静静吧，我一会儿会下去救的。

言二娘听了这话，登时一声哽咽，竟然低声啜泣起来，众人听在耳里，都感诧异。

言二娘痴痴望向大河，轻声道："秦将军，你是不是很想走？你告诉我，我……我要怎么帮你？"她珠泪低垂，好似不忍再看下去，霎时掩面掉头，逃了开来。

说话之间，只见秦仲海早已跨入水中，水势汹涌，已将之灭顶，拐杖更被冲得不见踪影，过不半晌，身子打横飘起，竟要给大水冲走了，哈不二惊道："金毛龟，你再不下去，这家伙一会儿便要淹死啦！"

陶清见不能再拖，旋即飞奔而出，一个健步纵入水中，便朝秦仲海游去。他身形若龟，在水里载沈载浮，其速颇劲。过不多时，便已夹住秦仲海高壮的身躯，慢慢将他拖回岸边。看来他名唤金毛龟，果然水性甚佳。

三人守在秦仲海身旁，见他肚腹高高鼓起，好似灌满了水，面色更是惨白，陶清在他胸口按了按，秦仲海呕地一声，吐出了几口水。陶清见他醒转，便将之扶起，让他坐在地下。

哈不二见秦仲海目光茫然，一时按耐不住，责备道："老兄啊，天下残废的又不止你一个，你看咱们欧阳大哥不也是哑巴么？可他也没自尽啊！"哈不二虽然说话难听，却也是一番规劝心意，陶清听在耳里，便也没劝阻，只暗暗留意秦仲海的神色。

黑暗中，诸人鸦雀无声，却听秦仲海淡淡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谁说我要自尽了？”

哈不二听他兀自嘴硬，没好气道：“那你跳到河里干什么？下水抓鱼么？”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手指大河，道：“我要过去对岸。”众人哦了一声，齐声道：“对岸？”

秦仲海轻轻颔首，月光映照，黄河滔滔浊流，疾行向东，望之奔腾澎湃，秦仲海凝目望着大河，轻轻地道：“总有一日，我秦仲海会领着十万雄师，从大河的那端过来。”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回头望着众人，微笑道：“你们相信么？”

秦仲海重伤残废，连路也走不了，如何还能带兵打仗？哈不二向陶清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陶清与欧阳勇自也暗暗感慨，众人都怕说话刺伤了他，俱都无言。

便在此刻，陡听一个女子大叫：“我相信！”

众人急忙回过头去，只见一名俏丽女子站在岸边，正是他们的大姐言二娘来了。

哈不二心下一喜，正想说话，忽见言二娘背后火光烛天，竟有大火焚烧。火舌飞舞，光芒流窜，只照得言二娘更加艳丽。

哈不二惊道：“怎么烧起火来了？可别烧到咱们店里了！”说着便要起身去看，他奔到言二娘身边，已被一把拉住，只听言二娘淡淡地道：“不必回去了，我把店烧了。”

众人闻言，尽皆大惊，不知何以如此。言二娘却不多加解释，只缓缓蹲在秦仲海身边，凛然道：“秦将军，我相信你不是凡人。总有一日，你定能领着我们大家，一起杀回中原。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颔首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言二娘凝望着他，忽然之间，凑过头上，竟在秦仲海唇上深深一吻。

哈不二与欧阳勇见了这情状，忍不住张大了口，不知大姊是疯了还是怎地，直感惊疑不定。陶清却不惊诧，只是笑吟吟地，便把两名兄弟拉到一边去了。

良久良久，言二娘放开了秦仲海，轻声道：“我们走吧。不管去哪里，我们都跟着你。”说话间目光温柔，全是百转柔情。秦仲海摸了摸

自己的嘴唇，张开大嘴，陡地放声狂笑。

言二娘是个重情义的女人，此番为秦仲海亲手烧店，重出江湖，自有她的一番心路转折，那是不足为外人道了。只是这么一蛮干，却不免害得弟兄们无家可归了，纵然天寒地冻，也只能露宿野外。

五人围坐火堆，天气寒冷，没人睡得着，言二娘见秦仲海眼望营火，似乎满腹心事，便也不多说什么，只静静陪坐一旁。哈不二叹道："大姊啊，咱们不是要洗手退隐么？好容易买了块地，现下什么都没了，以后要怎么度日啊？"

陶清竖指唇边，示意哈不二下要多口，哈不二骂道："死金龟，你心里不烦，我还替你发愁呢，你给我说说，咱们以后要怎么办？"

言二娘为秦仲海放火烧店，本就太过卤莽，此时听了兄弟的责问，也不知如何回答。秦仲海知道她口才不佳，兄弟们若要见责，定会难以招架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"诸位，咱们上兰州去。"

陶清哦了一声，道："兰州？秦将军有朋友在那儿么？"秦仲海颔首道："老实说吧，我要去寻师父。"众人闻言，都是哦了一声，秦仲海往日武功卓绝，乃是朝廷倚仗的大将，想来他的

师父必是当世高人，纷纷问道："究竟令师是谁？怎没听你提起过？"

秦仲海微笑道："你们该认得他老人家的，我师父姓方，便是当今四大宗师之一，人称"九州剑王"。"哈不二想起秦仲海背上的刹青，霎时惊道："原来方老师躲在兰州！他是我们山寨的五虎大将啊！你……你姓秦，又是方老师的弟子，到底与龙头大哥怎么称呼？"

秦仲海看着夜空，想起了刘敬死前的悲切神色，他面色黯淡，摇头道："这件事不方便提，等见了家师的面，咱们慢慢再说。"

哈不二满心疑问，只想提问，言二娘拦住了，她也问过秦仲海的来历，知道他心里另有顾虑，不愿明说，当下缓颊道："说起方老师的为人处事，咱们都是佩服的。山寨垮了以后，咱们四下找不到他人。真没想到他是你师父呢。"

秦仲海知道师父是过去山寨的五虎上将，陶清等人自当知晓他的事迹，便问道："诸位与我师父熟么？"陶清叹息一声，道："方老师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当年他不住山上，少与弟兄们往来，只打仗时才

现身，战场上总戴着个鬼面具，身手好生了得，江湖中人不知他的身分，只管叫他鬼头将军。后来……后来他离开寨子，老寨主更不许咱们提他的名号……”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想起大殿上的断头虎，忙问道：“我师父不是五虎之-么？他怎会离开山寨？”

陶清望了言二娘一眼，见她微微颔首，方道：“当年山寨好生兴旺，一路打到霸川，方老师劝咱们龙头大哥杀入北京，大哥不答允，两人便争执起来，方老师一气之下，把石老虎的脑袋斩了，说从此不问寨里的事。之后咱们兵败如山倒，走得走，散得散，唉……”

言二娘听他说起往事，眼角登时泛起泪光，自也感慨万千。秦仲海满头雾水，问道：“当年怒苍山好生强盛，究竟是怎么垮的？你们可曾知晓？”

言二娘微微苦笑，摇头道：“当年我只是个丫头，除了带兵打仗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年我刚嫁人没多久，上半年寨里打了几个胜仗，大家都说是沾了我的喜气。没想到隔了半年，那年龙头大哥失踪了，朝廷围起寨子猛打，少了几个领头的，没多久，咱们就守不住了，从此兵败如山倒……”秦仲海沉吟片刻，道：“这一切都是在景泰十四年发生的吧？”

陶清见言二娘面带悲苦，泪水涔涔而下，便向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要他别再多问。

秦仲海回想刘敬所言，当年朝廷能剿灭怒苍山，似乎牵涉许多秘辛。那时自己看守文渊阁，也曾遇上匪人劫夺奏章，看来景泰十四年间准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大事，这才有人劳师动众地毁去旧日文献。

言二娘哭了半晌，眼看众兄弟望着自己，忙止住啜泣，问向秦仲海，道：“别说这些往事了。倒是你，你跟方老师练了多久的武艺？”秦仲海道：“打小便练起，一直到十八岁才下山。”言二娘咦了一声，屈指算数，道：“照这时光推算，怒苍山垮时，你也有十三四岁年纪啊！你既是方老师的弟子，武功定也了得，怎没见过你上山？”

秦仲海自也茫然不解，其实若非他亲眼见了朝廷的名录，怕还不知自己的师父居然与怒苍山有关。后来经过刘敬辗转安排，这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但之后朝廷爆发大祸，非但刘敬惨死，自己也被捕入

狱。想到那时华山相会，方子敬避而不见，真不知师父心里在想些什么。秦仲海摇了摇头，道："这些事我也不知情，只有找师父问了。"

众人想起往事，都是心下烦乱，一时无人作声。言二娘手握钢刀，往火堆里拨了拨，心道："方先生神通广大，也许能治好他徒弟的伤也不一定。说不定……说不定他知道我夫君的下落……"

想到此节，身子忽然轻轻一颤，若能得知夫君行踪，一偿夙愿，自该心喜激动，只是她心中殊无欢喜，瞅了秦仲海一眼，却是低声叹了口气。

此后众人兼程倍道，直往兰州而去，此行满怀希望，秦仲海的伤病、言二娘的心事、乃至于一众兄弟日后的出路，全部依仗方子敬指点，直说是重大之至。

行到西北地方，秦仲海辨认道路，引领众人远离城郭，不过-个上午，便已来到一处偏僻地方，只见四下荒芜一片，仅几处高高低低的山峰，荒漠中颇引人侧目。秦仲海手指一峰，微笑道："我师父便住在那儿了。"

诸人望去，见是座山峰，这地方高耸陡峭，光秃秃的一片，不见有啥花木。言二娘见此处如此荒僻，暗想道："原来方先生住在这种杳无人烟的地方，难怪这许多年来，大家都没能找到他的行踪。"

这地方正是秦仲海当年的练功之地。十四年前艺成下山，至今已有十多年。秦仲海见景物依旧，回想当年自己下山时的意气风发，对照今日的残废落寞，一时也有些感伤。他叹息一声，想道："当年师父不要我从军，我却一意孤行，现下他见到我这幅惨状，不知要怎么骂我？"当年方子敬不愿他投效朝廷，想来定是为了自己扑朔迷离的身世。秦仲海摇头叹息，心中真有千言万语想问。

众人依着秦仲海的指点，便朝山崖爬上。铁牛儿身子强壮，便由他负着秦仲海，这几人武功都算不弱，那山崖虽有些陡峭，却难不倒他们。不用多久，便已爬到峰顶。

众人上得山顶，只见山巅旁盖着一座茅草屋，望之古旧破烂，想来便是方子敬所居之处了。哈不二等人见那茅屋毫不起眼，都不禁啧啧称奇，想不到九州剑王名震天下，住处居然简陋至此，简直连个贫农也不如。

秦仲海要众人停下脚来，吩咐道：“我师父不喜见外人，你们先在这儿等上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言二娘等人也识得方子敬，多少知道他的脾气，当下便都守候在外。

秦仲海一拐一拐地行向茅屋，来到门口，只见房舍古旧肮脏，比当日下山时更要破烂，他心下微起恐惧，伸手敲了敲门，低声道：“师父，仲海回来看你了。”敲了良久，不见有人应门，便自行推门进去。

秦仲海往屋内一瞧，霎时低下头去，苦笑不语。茅屋里空无一物，墙上满是蛛网灰尘，方子敬早已不知去向。“九州剑王”居无定所，一旦出门云游，足迹遍布五湖四海，自己却要怎么找他?

那日初离京城，自己仗着一股硬气，始终支撑不倒，残废也好，烂死也好，全都无所谓，那是豁出性命的想法。后来遇见了言二娘，靠着她从旁照料，秦仲海饱暖之余，身体虽然好转，但心里反生痛苦，更是加倍憎恶自己的处境。尔后言二娘情深义重，为自己放火烧店，秦仲海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方子敬身上，谁知师父竟不知到何处云游去了，更不知他何时会回到此处。

秦仲海举手抚面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脚下一软，已然跌坐堂下。

过了良久，言二娘等人不见秦仲海出来，迳自走入草堂察看，只见秦仲海嘴教带愁，孤身坐在地下，众人看了一阵，不见方子敬的踪迹，言二娘低声问道：“尊师呢？他不在么？”她直把话说了两遍，秦仲海才嗯地一声，道：“他……他不在这儿。”

言二娘见他满面愁容，安慰道：“你别心急，咱们在这儿等上几日，说不定方先生会回来。”

言二娘原本已经洗手退隐，却又为了自己重出江湖，哪知现下却找不到方子敬的行踪，秦仲海叹了口气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只缓缓爬起身来，便朝屋外走去。

言二娘转身望着秦仲海的背影，此时方值午后，山顶上起了大雾，已成灰蒙蒙的，秦仲海一人跛脚独行，望之极为凄凉，言二娘看在眼里，自是替他难过。她低声吩咐陶清等人：“你们守在这儿，我先过去陪着他。”

哈不二见她满脸柔情，想起大姊在河边亲吻秦仲海：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脸色登时沉了下来。陶清怕他作怪，举起拳头，便往哈不二脑门捶下，颔首道："也好，咱们便在这儿守着吧，说不定方大侠立时便到。"

言二娘跟在秦仲海背后，两人一前一后，在山巅上缓缓行走，言二娘虽然心里担忧，却不敢太过靠近。心中只想："当年他武功何等高强，我连出十来招，全都给他轻易破去，现下他却连路也走不动了。秦将军不过三十来岁年纪，往后岁月要他怎么活？"心念于此，更想上前搀扶他，但又怕伤了他的自尊，只好默默跟在后头。

两人定了一阵，忽见秦仲海坐在悬崖旁，身子一动也不动。言二娘怕他忽做傻事，一个想不开，竟往崖下一跳，忙奔了过去，挨着他坐下。

秦仲海看了她一眼，笑道："干什么，怕我跳崖自尽么？"言二娘目露怜悯，柔声道："我知道你天性坚强，不会做别这种傻事的，对不对？"

秦仲海放声大笑，他望着脚下的水雾，淡然道："二娘，倘若你一辈子都是废人，却又背负了满身血仇，你待要如何？傻呼呼地活下去么？"秦仲海口气越是平淡，越是让人心惊，言二娘知道秦仲海已近发狂不远，她心念急转，霎时樱唇微张，腻声道："搂住我。"

秦仲海原本满面萧索，听了这话，也不禁愣住了，他转头看着言二娘，茫然道："你说什么？"

书二娘解开胸前的钮扣，沈声道："你若是个男人，那便搂住我。"

秦仲海原本心灰意懒，此时天外飞来好的，登时"咦"了一声，摸了摸脑袋。言二娘扬起脸蛋儿，闭上了眼，只等他伸手来抱。

秦仲海见言二娘一动不动，一抹酥胸白腻饱满，从敞开的领口瞄去，直是若隐若现，煞是诱人。秦仲海心头怦怦直跳，他双肩虽然残废，但下半身好好的，又没给阉了，当下舔了舔嘴，嘿嘿淫笑，伸出手去，搂住了香肩。

言二娘眺望远方，缓缓倒在秦仲海怀里，她原本凶狠泼辣，此时却满面柔情，秦仲海想起她在河边亲吻自己额头的模样：心里嘿嘿两

声，以为言二娘暗恋自己，想到得意处，更把她的香肩紧了一紧。

山岚飘来，雾气弥漫，两人给裹在雾里，真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感。迷蒙之中，秦仲海心中更起淫念："逗地方烟雨蒙蒙，没人看得到咱们在干什么，嘿嘿，看老子更上层楼。"

虽说自己身子残废，但指的是挑水担重、握刀握剑那档事，至于香喷喷的好事，便算手筋脚筋全给挑断了，自也做得来。秦仲海吞了口唾沫，偷眼望着四周，正想放大胆子乱摸，匆听言二娘叹了口气，道："秦将军，这二十年来，我始终东奔西走，四海为家，坚持不和朝廷妥协，你可知我……我为何忽然洗手退隐？"

秦仲海听她忽然开口，登时吓了一跳，忙把手缩了回去，干笑道："你怕弟兄们一直流落江湖，想替他们安身立命，这才起意退隐？"

言二娘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"不是这样的……其实……其实是因为我……"她满脸羞红，低叹口气，道："我想和你在一块儿……"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过去两人只有一面之缘，言二娘便算花痴百倍，自己也不可能有这份量，他只感莫名其妙，颤声道："你说什么？"

言二娘幽幽地道："还记得咱们在怒苍山脚大战一场么，那时咱俩打得好凶，后来却又蒙你解救性命，那时你解了我的衣衫，替我接骨，还劝我一起投效朝廷、我看你模样粗鲁，其实心里很善良，又很善解人意，当时我心里就……就有个念头，想和你一块儿走……"

秦仲海心下一醒，想起自己曾经触摸她的身子，当时言二娘哭得好凶，还急得昏晕过去，没想这女人居然一直记得此事。言二娘脸上起了红晕，她低下头去，小声道："那时情势不比现下，我带着兄弟流落江湖，你又是朝廷命宫，来头太大，我便算跟你走了，怕也没有好下场，弟兄们更不会答应……"她说着说，握住了秦仲海的手，微笑道："天可怜见，让你离开了朝廷，又遇上了我。咱俩真个有缘，你说是么？"

秦仲海听了她的心事，忍不住张大了嘴，万没料到言二娘好端端的，居然会喜欢他这个满嘴污言秽语的大老粗？秦仲海干笑两声，道："好姑娘，你……你这是寻我开心么？"

言二娘微微一笑，正要回话，忽听背后脚步声响，似有人过来了，言二娘脸上登时一红，急忙把身子坐直，就怕弟兄们见了自己的羞态。秦仲海虽是包赌包色的魔头，此时旁人过来，若给撞见了，不免也有些腼腆。忙直起身子，一动不动。

两人正感难为情，忽听背后那人朗声道："前面这位朋友，可是昔日征北都督麾下，辽东游击秦仲海秦将军么？"

秦仲海听那人以旧日称谓叫唤自己，登时吃了一惊，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言二娘扶自己起来，他转身喝道："朋友是谁？如何知道秦某来历？"

浓雾中走出一名僧人，这人白眉长须，容貌慈祥，言二娘与秦仲海对望一眼，都见到彼此眼中的纳闷，想来俱都不识这僧人。

那僧人合十微笑，道："老衲白龙山止观和尚，奉九州剑王之命，特来迎接将军。"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道："这位大师认得家师？"那僧人颔首道："多年故友，岂同寻常？"

秦仲海过去不曾见过止观，此刻听他自承是方子敬好友，却只眉头紧皱，不作应答。止观见他神色纳闷，似有不信之意，便解疑道："秦将军切莫不信小僧之言。只因方大侠人在乌斯藏的扎布伦什寺，一时走不开，这才请我代他一行，前来迎接将军。"猛听方子敬人在乌斯藏，秦仲海与言二娘忍不住同声惊诧，道："乌斯藏？"

乌斯藏，古称吐番，又称西藏，距四川马湖府千五百里，距兰州达五千余里。地势高，位中原西南。乌斯藏邻朵甘，乃是佛国胜地，民风纯朴，多僧侣，无城郭，至今犹向朝廷来贡，比之西域蒙古，只有更为神秘。

止观合十道："方大侠已在乌斯藏等候将军，还请诸位及早动身，与我一同过去会合。"

陶清等人听闻说话声响，纷纷出来探看，待听说方子敬远在异邦，不由得满是诧异，一时议论纷纷。

言二娘定了定神，道："方老师好端端的，为何会到后藏去？"

止观道："这便是缘法了。藏僧每多高人，其中有能知三生者，国人敬为活佛，号为灌顶大国师。方大侠五年前在四川巧遇一位活佛，

名为大慈法王，两人先是切磋武艺，彼此佩服之余，后又秉烛夜谈，互相启蒙人生道理。从此法王便经常下帖邀约，请方大侠前去日喀则的扎布伦什寺，一来听讲佛法，二来指点寺僧武艺。”秦仲海听得目瞪口呆：心道：“师父居然信起佛法了？该不会想出家吧？”

言二娘沉思半晌，道：“方老师知道秦将军给……给逐出朝廷了么？”

止观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方大侠与秦将军师徒连心，怎会不知此事？方大侠此番赴藏，用意便是为秦将军治伤。”众人闻言大喜，尽皆欢呼，秦仲海更是喜形于色。

止观见众人欢欣，便也微笑颔首，道：“相传乌斯藏蕴有“神山圣水”。神山指的是纳木

那尼峰，与冈仁波齐峰相连，山腹有座殿堂，是为释迦讲经之处，亦为天竺湿婆神修行之处。此峰一为神山，一为雪山之王，两山问有座玛旁雍错湖，世称圣湖，乃是佛祖赐予人间的甘露，相传只要入湖沐浴，便能医治百病。”

言二娘欢容道：“圣湖可以医治百病？莫非也可以接续琵琶断骨么？”

止观微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凡人若有病痛，无论身心，圣湖神灵都能为之开示。”

陡听世上还有什么“神山圣湖”，好似能够救命一般。秦仲海大喜过望，虽说只有一只脚，还是跳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！老子有救啦！哈哈！哈哈！他妈的好啊！”

言二娘自也欢喜异常，她拉着秦仲海的双手，两人圈圈打转，神态极是亲昵。

哈不二与欧阳勇看在眼里：心里暗暗诧异。陶清忙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既然有这圣水救命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，咱们事不宜迟，即刻动身吧。”

哈不二暗暗叫苦，这些日子奔波劳苦，非只从怀庆远赴兰州，现下居然要往青藏高原去了，一时唉声叹气，甚是烦闷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五章 当恨此身非我有

此行远去乌斯藏，难免舟车劳苦，不只哈不二疲惫不堪，到得后来，连那欧阳勇、陶清都是面有菜色。众人中只有言二娘神采奕奕，她虽是女子，但自幼出身军旅，马背上骁勇作战，根本不把这点辛苦放在眼里，平日里起得早，睡得晚，尽在催促众人赶路。遇上露宿野外时，更靠着她守夜巡逻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下自感佩服，方才明白为何陶清的年纪大过言二娘，却仍尊她一声大姊了。

路上众人问起止观来历，方知他是白龙山的一位住持，与方子敬多有来往，但要细问其他事情，止观话却不多，都只淡淡几句交代过去，并不热络。他对言二娘等人甚为平淡，但对秦仲海却极是敬重，平日言谈举止，丝毫不敢怠慢。哈不二等人看在眼里，都是啧啧称奇，想来方子敬的面子很大，才让止观如此恭敬。

众人由兰州至西宁，越巴颜喀啦山，入朵甘卫，此后穿越青海，行走驿路大道，沿边入藏。从二月出发，来到前藏之时，已在四月春暖时分。

前藏已位高原之上，虽在四月暮春时节，气候仍极寒冷，此地世称千湖之国，放眼望去，草原辽阔一片，湖光雪影尽收眼底，好似塞外一般。但天边群峰连绵不断，高耸巍峨，有如巨人俯视大地，却又大大不同于北方旷野的一望无际。除此之外，路边行走的野兽更是前所未见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止观沿路解释风景，道："乌斯藏地势奇高，位在冈底斯山、唐古拉山之间，藏语称"姜唐"，意思便是北方高地。中国朝廷在此设有乌斯藏都指挥使，参赞军政事宜。"他知道秦仲海曾是朝廷猛将，熟悉军政，当下便举目来望，等他开口评论。

秦仲海颔首道："乌斯藏确实有都指挥使，不过这官儿是谁，咱也不识、过去咱们这些武将只要犯了大错，或是得罪了人，往往便给送来乌斯藏驻守。明里升官，暗地是帮你送终。"哈不二惊道："送终？怎会这样？"秦仲海笑道："这地方最多和尚喇嘛，每日里阿弥陀佛来，善哉善哉去，久而久之，你老兄还不呜呼哀哉，一命归阴么？"众人闻言，都是笑了起来。

此后十余日，众人深入藏地，只觉地势越加高耸，非只风土人情透着神秘，便连景观也是大异其趣。第一个察觉的便是天空的不同，头顶蓝天全无云彩遮蔽，望去深邃湛蓝，横亘万里，阳光更是耀眼刺

目，日夜温差犹大。再一个便是空气既干且冷，稀薄异常，若是贸然大口吸气，不免一阵干咳。

言二娘等人身怀武功，便连小兔子也有内力护身，气候虽然异常，众人却是不以为意。但秦仲海可惨了，他身体残疾，体力虚弱，方入藏时还能说笑几句，但时候一久，便感难以支撑，高山气候煎熬之下，整日里头晕发烧，吃什么吐什么，症状奇多，晚间更是彻夜难眠。

高地气候奇特，藏地饮食更是怪异，众人每日吃喝胃口甚差。天幸哈不二是个道地厨子，只要有米有火，他便能烧出上等菜肴，替众人解馋，这才没弄出病来。

好容易到了拉萨，众人便在旅店打尖，稍事歇息。止观会说藏语，凡事便由他出面，言二娘等人倒是省了不少气力。诸人稍一住定，哈不二等人听说城里有大昭寺、小昭寺，都是兴高采烈，嚷着要去观光。小昭寺供着尼泊尔公主带来的八尊佛像，大昭寺更与中国渊源深刻，寺里供奉着唐代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等身镀金佛，极其珍贵。

难得入藏，众人自都过去寺庙参拜了。却只秦仲海一人动弹不得，言二娘听说大昭寺灵验，便也过去祝祷，为秦仲海求了平安，之后便足不出户，专在客店里陪伴。止观知道秦仲海身子难受，便替他抓药开方。秦仲海性命虽然无碍，但每日里发烧伤风，除了吃药吃饭以外，大半时候都在睡觉。

离闲拉萨后，众人搭乘牛车，便往日喀则行去，他们本从青海带来十来匹骏马，但入藏之后，马匹习性与高冷寒地不和，根本难以行走。此行便换上了牦牛，这种怪牛平地见不到，身上长满长毛，体型硕大，料来也只有这等怪物，才熬得起高原严峻无比的气候。

行近日喀则，风景变得更怪，神峻高山已在眼前，遍地更是布满冰河，时时可见。晚间在荒郊过夜，那高山便如天神般鸟瞰大地，更让人心存敬畏。

这日气候忽变，转为酷寒，欧阳勇在前座驾车，更是大叫起来，众人心下好奇，纷纷下车来看，阳光照映，只见眼前一道蜿蜒冰川，森若蓝带，绵延数里不绝。止观微笑道：“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绒布冰川。再往下走，咱们便能见到冰塔林了。那可是毕生难见的奇景，诸

位可要好生赏玩，方不负上天赐下的奇景。”哈不二早已疲惫不堪，听了赏玩两字，立时嗤之以鼻，低声咒骂：“什么冰塔火塔，我只想早些回家。”

这夜便在冰河旁扎营，众人从兰州出发，至今已走了两个月有余，诸人神疲力乏，纷纷倒卧在地。陶清虽然稳重，此时却也按耐不住，问向止观：“大师啊，过两日便能见到方老师了吧？”

止观道：“前些日子我差人过去打听，方老师已离开扎布伦什寺，现下应在山里。咱们还得赶上几天路。”哈不二等人听得还要赶路，无不暗暗叫苦，可是口中又不便顶撞，只得苦着一张臭脸，在那儿唉声叹气。

日子不是说了，那方老师要带我们去找“神山圣水”，他便是去办这件事么？”

止观口宣佛号，合十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件事小僧只是听方老师转述。是否真有其事，不敢妄论。”言二娘“啊”了一声，尖叫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没有神山圣湖？”

止观见她神情恼怒，忙咳了一声，改口道：“圣湖之说，小僧也曾听人提起，此事应有无疑。”言二娘性子甚直，听他一下东、一下西，一时茫然睁眼，转头只看着陶清，全没了主意。陶清心思机敏，见言二娘望着自己，已知她心有疑窦，却又不知如何探问，当下便由他启口探话，说道：“敢问大师，在下过去人在中原，也曾听说一些乌斯藏高僧的神妙传说，都说藏圣法力无边，能够起死回生，不知是否真有这等事？”

止观宁定心神，颔首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乌斯藏乃是佛国，自多神通之力。无须怀疑。”说着手指远方，道：“从这儿出发，便会见到无数神奇山峰，洛子峰、卓傲友峰、玛卡鲁峰、纳木那尼峰、无一不是险峻神异，绝非人迹所能至。山里高人无数，自也能帮着治病。”

陶清心下起疑，问道：“大师，咱们不去神山圣湖了么？”

止观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心若诚，便是土石也是神山：心若不诚，神山也不过是土石而已。”

众人听他打起谜语来了，心下无下懊恼。止观先前说得好听，好似随他离去，秦仲海便能药到病除，哪知现下人到了乌斯藏，一提什

么神山圣湖，却没有半分着落。

言二娘越想越气，怒目去看止观，只见他低头念经，-幅道貌岸然的样子。她抓起一颗石子，便往火堆扔去，那石子撞上炭火，啪地一响，一块木炭陡地弹了起来，直往止观脸上飞去，正是绝招“双喜燕子”。止观吃了一惊，急忙侧头让过。

陶清听他说法不断变化，先是纳木那尼峰的神山圣水，现下又顺着自己的话头，变成和尚高僧过来医病，他冷笑一声，当下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大师，你真的识得方老师么？”

此话一出，已近破脸，言二娘知道陶清性子沈稳，此刻这般说话，那是真的犯了疑。哈不二等人一路走来，早已气闷之至，当下各自抓了兵刃，已将止观围住。

止观见了这势头，知道自己要槽，这帮反贼过去反逆出身，杀人放火稀松平常，若要下手杀害止观，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件。止观审度局面，知道只要一个不慎，自己便会惨死当场，他合十礼拜，道：“二娘，且听我一言。”

言二娘本已暗恨在心，听他叫唤自己，只把怀中飞镖拿了出来，冷冷地道：“大师有何吩咐？只要不是骗人的，一切都好说。”说着夹住飞镖，自在指缝间把玩，藉着火光看去，蓝澄澄的飞镖满是剧毒，实让人心悸难当。

一片肃杀间，止观轻轻地道：“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。”

言二娘陡听说话，登时全身剧震，陶清、哈不二等人也是大为震惊，一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

你，脸色阴晴不定。言二娘喘息良久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会听过这两句话？”

止观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听过密十一么？”言二娘倒抽一口冷气，与陶清对望一眼，两人都见到对方眼神中的诧异。

言二娘投入怒苍山时年方稚幼，仅十四岁上下，虽不曾参与军机，却曾听兄长言振武提过，怒苍山在江湖上设有一个隐密帮会，名为“密十一”，专门打采各方声息，买卖情报。只因职责涉及枢机，是以“密十一”的把子身分极为隐密，除秦霸先本人与几名枢机头领外，无人得缘识荆。方才止观说出的那两句话，“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

时”，便是怒苍山毁败之日，小吕布与言二娘的道别之言，想不到居然给止观知道了，他若非山寨的顶尖人物，绝无可能知道。止观借此托出身分，果然立即让人信服。

止观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过去我为总寨主办事，山上没几个人认得我，山寨毁败后，朝廷倒也不曾过来扰我，在下看破红尘，索性出家为僧。嘿……今日有缘相见，却也不枉了。”

言二娘泪水盈盈，悲声道：“大师……你……你知道我夫君的下落么？”

止观轻叹一声，眼看言二娘如此痴心，目中登时现出怜悯。只见他嘴唇轻动，伸手出去，朝地下一处指去，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言二娘心中震荡，随他的手指望去，霎时只见地下倒着一名男子，看他身上盖毛毯，兀自沉睡不醒，却不是秦仲海是谁?

言二娘颤声道：“大师，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止观法相庄严，说谒道：“一切爱憎会，皆以因缘故，你已经找到你要找的人了。”

言二娘心中大恸，登时放声大哭。陶清一旁听着，深知止观点化之意，眼看他三言两语便解开言二娘多年心结，心下也是暗暗佩服，当下拱手道：“大师既是自己人，咱们信得过你。”说着向哈不二等人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们把兵刀收起。

陶清多年追随言二娘，怎不知她外刚内柔的性子？言二娘多年寻找丈夫不果，眼看这生便要守寡到老，抱着贞节牌坊入土，也是上天垂怜，年前一场恶斗，却让这位烈性佳人与秦仲海照面了。

言二娘是么妹娇性，长年寂寞之余，其实早想找人依靠，待见秦仲海英风爽飒，模样看似粗鲁，却对自己十分温柔照护，心中竟然动情，之后开立客店，退隐江湖等节，多也是受了此事的启发。陶清看在眼里，暗暗感慨，自也希望她能早些找到归宿，省得再受苦难。

也是机缘巧合，众人在怀庆定居之后，居然又与秦仲海见面了。喜的是秦仲海早已脱离朝廷，成为逃犯，两人若要结合，一个是造反寡妇，一个是落难将军，身分再相偕不过。可惜的是秦仲海武功全失，终身残废，不免让喜事蒙尘。也是为此，陶清拼着性命不要，也

要随止观走这一遭，总要治好秦仲海的伤势为止，也好让大姊后半生喜乐平安。

自此一事，众人已知止观绝无恶意，便只随他西去，不再多言，又走数日，地势渐高，崎岖异常，诸人不知止观意欲为何，难免心中生疑，但对方既与山寨渊源极深，倒也不便直言逼问，只有任他带着走了。

这日山路陡峭，牛车行走困难，行到一处地方，已定动弹不得。止观便道："方老师便在不远处，这就请诸位下车步行吧。"众人听了吩咐，鱼贯下车，欧阳勇体型高大，便由他抱着秦仲海。

陶清见眼前荒山冷雪，一片寂寥，登时皱眉道："这是什么地方？莫非便是大师说得神山圣水么？"止观摇头道："那倒不是。咱们身处的地方人迹罕见，比起纳木那尼山的神山圣水，还要让人崇敬。"哈不二心下隐隐害怕，忙问道："这是什么地方？"

止观伸手向上一指，凛然道："珠母朗玛，便是此行终点。"说着合十顶礼，向天膜拜。

众人随他的眼光看去，霎时纷纷惊叫出声。此时恰在午后，山顶天空湛蓝，并无云雾遮蔽，众人看得清楚，此山状做锥形，基地雄伟，坡道高险陡峭，山峰直达天顶，好似一块通天大冰柱，一路破天而出，直逼穹苍。

此山如此险峻，岂是一个高字了得？众人瞠目结舌，心下只感震骇。

众人正看间，一股猛烈寒冷的山风刮来，那风带着冰雪，直如刀割一般，众人见峰顶处白蒙蒙的，想来定有狂风暴雪肆虐，心下更是暗自害怕。

止观解释道："珠母，便是女神之意，朗玛，译为第三，咱们要去的地方，世称神女第三峰，也就是方老师、天绝僧等绝顶高手尊为"齐天"的险地。"

哈不二掩住了脸面，放声叫了起来："齐什么天啊！每天都是山啊峰啊，我可受不了啦！方

老师到底在哪里！快叫他出来见徒弟啊！"止观手指连绵山峰，微笑道："方大侠人在山中，咱们一会儿攀上山去，便能见到他了。"

哈不二听了这话，登时惨叫一声，软倒在欧阳勇怀里，哀号道："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这山高成这样，谁能爬得动？你们喜欢，自管去爬吧！"陶清看那山峰高达天顶，心下自也暗暗骇异，他知轻身功夫有限，万难攀爬得上，摇头便道："止观大师，秦将军身体有病，禁不起这等劳苦，你能否请方老师下山一叙？"

止观摇头道："对不住，方老师反覆交代，定要秦将军攀缘入山，这才能够见他。几位若不愿去，自管沿冰川折返，到绒布寺歇脚。等我们下山回来，自会找诸位会合。"

哈不二没好气地道："好，话可是你说的，我这就回去。"说着抓起毛毯，便又跳回牛车去了。

言二娘一把拦住，皱眉道："费了几个月的光阴，好容易来到这里，哈兄弟快别闹了。"她望向止观，自行道："我这兄弟上不了抬盘，大师不必理会，咱们这就走吧。"止观微微颔首，背起行囊，便要往山道走去。

言二娘正要跟上脚步，猛听哈不二大声叫道："大姊！要去你只管自己去，可别再把咱们几个扯进来了！"言二娘又惊又气，回首怒道："你说什么？"

哈下二大声道："打怀庆遇到这残废，你便好生偏心，你眼里就只他一人，全不为弟兄们着想！大姊，我明说了，你根本不配做咱们的头儿！"

言二娘气得险些没晕去，怒道："你哪来的胆子！这样跟我说话！"

哈不二满脸不忿，倒似豁了出去，只听他气愤愤地道："好容易我们在怀庆开了客店，安定下来，你却为了这个姓秦的，先把店烧了，后来又到处东奔西跑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！"说到气愤处，把身上毛毯往地下一扔，竟已翻脸了。

言二娘给她这么一阵数说，只气得全身发抖，泪水更已盈眶，止观见他们内哄起来，自知不便多言，只管走得远远的，等他们商议之后，再行说话，以免更添争吵。

陶清见言二娘眼眶发红，似要哭泣，他是这群人的第二把交椅，自须出来解围，当下缓颊道："哈兄弟，当年秦将军救过大家的性命，

咱们这般辛劳，也是为了报恩。大姊这么做，哪里有错了？”

哈不二眼眶一红，大声道：“什么报恩？大姊早把小吕布忘得一干二净，摆明的只想嫁给这残废子！她以后相夫教子，生儿育女，哪会记挂咱们几个弟兄的死活！”陶清大怒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，快快住口了！”说着向欧阳勇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便伸手来拉。

哈不二闪了开来，大声道：“金毛龟，你还看不透么？大姊以后是人家的老婆了，再也跟咱们没半点关系！女人就是女人：心里没有弟兄，只有相好男人！大家今天把话说清楚，这就分手吧！”他说到激动处，泪水落下，已在号啕大哭。

听了这话，众人都是面色尴尬，言二娘更是心如刀割，一时泪如雨下。这四人中以哈不二年纪最小，也最是依恋言二娘，早先在怀庆看她对秦仲海的神态，心里便有醋意，之后他见两人越来越是亲昵，众弟兄又有搓和之意，更是心怀不忿，终于找机会发作出来了。

陶清怒目望向哈下二，喝道：“你这张嘴没半点分寸！走开！”他走了过去，劝向言二娘，

道：“大姊，你别去理他，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，咱们现下上山要紧……”

言二娘叹了口气，当下抹去了泪水，摇头道：“陶兄弟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害你们受苦了。”

陶清眉头一皱，正要劝解，匆见言二娘仰起头来，望向高山，叹道：“弟子言二娘，今日向天发誓，我若自行嫁人，出卖弟兄……”

陶清听她忽尔这般说话，定是要罚下毒誓，他心下大惊，急忙拉住大姊，立时便要阻止，言二娘举袖将他甩开，大声道：“我言二娘若自行嫁人，对不起弟兄，叫我这辈子……”

她喊得声嘶力竭，正要罚出毒誓，-个雄浑的声音从车蓬里缓缓响起，接口道：“教你这辈子永远平安喜乐，再没半分烦恼。”只见一条大汉缓缓爬出车里，正是秦仲海来了。

哈不二陡见他来，立将小老弟的哭态收拾了，换上了小霸王的嘴脸，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劳什子，终于醒啦！”

秦仲海不去理他，自管走到言二娘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二娘，你带着弟兄，全数在山下守着，我自个儿上去成了。”言二娘尚未答话，哈不

二已是哈哈大笑，他指着高耸入云的峭壁，笑道：“凭你吗？没有咱们一路带着，你连山脚都来不了，要怎么爬上去啊！”

秦仲海听了嘲讽，并不发怒，只往哈不二斜睨一眼。哈不二本在出言嘲笑，忽见秦仲海目光威严森然，哈不二见了这眼神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。明知秦仲海是个残废，决计打不赢自己，却还是吓了一跳，他惧怕之余，急忙缩到欧阳勇背后，不敢再说了，

言二娘听了秦仲海的说话，只是又惊又急，忙拉住他，惊道：“怎么成？这山峰那么高，你是上下去的，让铁牛儿背你走吧！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示意言二娘退开。他走到山峰旁，伸手摸了摸山壁，只觉山壁滑溜，地势又是垂直陡峭，此山满布冰雪，正是大名鼎鼎的珠母朗玛，秦仲海纵然完好无伤，要爬这山也非易事，何况此时武功尽失，毫无气力？

秦仲海沉吟半晌，忽然脱下外衣，蹲地脱靴，跟着双手扶着山壁，赤脚起身。

哈不二缩在欧阳勇背后，低声笑道：“看哪，他要飞上去。”

秦仲海听了讥讽，陡地狂吼一声，双手各抓一块尖石，嘶嘎怪响中，双肩已在用力，只想把身子撑起来，哈不二嘻嘻一笑，正想再出言嘲讽，匆听喀啦一声，秦仲海肩颈伤处暴开，那伤处本已逐渐愈合，此时却又破裂出血，霎时已染红了背后刺花，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秦仲海靠着这股怪力，身子竟然缓缓撑起。

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言二娘更是大惊失色，正要上前喝止，止观却走了过来，他拦住言二娘，摇头道：“让他爬，别伤了人家的自尊。”言二娘闻言止步，一时嘴角紧泯，两手反覆纠缠，竟比她自己攀爬还要难熬。

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秦仲海缓缓向上攀去。他琵琶骨已穿，照理不能这般使力，但他靠着一股硬气，居然一寸寸往上攀爬，每当身子下坠，他便张开大嘴，死命咬住岩壁尖角，右脚足趾顶住岩石，

这才撑住巨大身体。哈不二看在眼里，纵然敌意再深，也不敢再出言嘲讽。喃喃只道：“怪物……这家伙真是个怪物……”

万籁俱寂中，只闻山风呼啸，其他别无声响。此时秦仲海已爬上十来丈，陡然间，一阵狂风刮来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身子便摔落下

去，众人见状，都是大惊失色，言二娘更急忙奔去接应。

便在此时，一条绳索从山顶飞降而下，套中秦仲海的腰间，登时阻住了下坠之势。众人大吃一惊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止观却是微微一笑，道："方老师在北坳处等着我们。他怕大家爬山辛苦，这才放了绳索下来，咱们这就上去吧。"

他簇唇作啃，霎时又是一道绳索降下，正落在众人面前。哈不二低声咒骂："讨厌鬼，明明有绳索，早不放，晚不放，却偏偏选这时候放。"此时众人纷纷攀缘而上，欧阳勇斜了哈不二一眼，呜呜低吼两声，似问他愿否上去。哈不二呸了一声，嘟着一张兔子嘴，往前一跳，便也攀爬上去。

有了绳索倚仗，攀山自然轻松许多，那绳索中间打结，一块块突了出来，有如脚蹬一般，脚下既能使力，攀缘更是加倍容易了。

也不知攀了多久，只觉风势越来越大，几次把绳索吹得打横飘起，天幸众人身怀武艺，只牢牢抓住绳索，这才没给吹落下去。秦仲海倒是轻松省力，他身子给绳索吊住，不必用力，便能缓缓上升，哈不二心下生羡，只想跳了过去，抓着绳索顺势上峰，但此时身在高处，他轻功根柢有限，自也无胆去试了。

攀爬许久，距山脚已有数百尺之高，众人攀爬已久，已感支撑不过，一见眼前有处平台，急忙攀上歇息。诸人疲累之余，俱都在地下，各自气喘不休，连那止观功力不弱，也在打坐顺气。

过了半晌，止观调匀气息，他将秦仲海扶起，手指前方，低声道："秦将军，你师父就在前面，过去找他吧。"众人听了这话，都知方子敬已在眼前，连忙抬头去看，只见前方不远处又有座峭壁，上头小小一方平台，看来"九州剑王"便在那儿了。

哈不二惊道："老天爷！又要咱们爬了么？"止观摇了摇头，道："方大侠只见秦将军一

人，还请快些过去吧。"

秦仲海仰天大叫，单脚跳跃，直直奔向峭壁，霎时身子扑上峭壁，便如疯狗般乱咬乱爬起来。

先前秦仲海之所以能爬上悬崖十来丈，靠的全是一股血气，只因言二娘被兄弟责难，秦仲海不愿她受人轻侮，便死也要替她出头，也

是为此，尽管病体孱弱，残肢断腿，仗着血性，仍能逐步爬上。只是此刻不比刚才，双肩非但流血不止，全身气力更已用罄，要他如何能有寸进?

言二娘见秦仲海狂吼不止，身子却是一动不动，她心下惶急，顾不得止观先前的吩咐，当下一个健步奔出，来到秦仲海身边，将他放在自己背上，便往悬崖攀去。

止观看在眼里，却也不来阻拦，只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病由心中起……身体残废也就罢了，倘连心都残了，便神仙也救不得……"

陶清等人听不懂玄机禅语，只眨了眨眼，不知如何回话。言二娘背着秦仲海，靠着双手攀爬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这才气喘吁吁地来到平台。

言二娘抱着秦仲海，此时两人身在高处，风雪交加，四下雾气茫茫，丝毫不见方子敬的人影。她见秦仲海上身赤裸，满是鲜血，只在颤抖不止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当下提声便叫："方老师！你在哪里啊！"

她叫了良久，风声劲急，哪里见得到半个人影，更无人回答自己，言二娘摇了摇头，又慌又急间，只见山壁内侧有处洞穴，似可躲避风雪，当下将秦仲海搬入洞里，先躲上一阵再说。

两人行入洞中，只见洞里黑暗深邃，此时虽在白日，仍是伸手不见五指。言二娘打着了火褶，弯下腰去，只想找些枯枝干柴，好来生火取暖。

言二娘正自探看，匆见前方立着一双脚，直直站在自己面前，看来竟有人隐在洞中。言二娘心下大喜，不及细看，抬头便唤："方老师，是你么？"

火折映照，那人的面貌映入眼帘，言二娘登时傻住了，眼前那人不是方子敬，却是一名小小孩童，只见他垂首看着自己，目光黯淡，脸上神情甚是悲戚。

言二娘大吃一惊：心道："深山峻岭，怎么冒个孩子出来？"她心下诧异，手上火褶便要落下，正在此时，一只手缓缓伸出，一把接住了火褶。言二娘定了定神，撇眼望去，只见秦仲海趴在自己肩上，看他痴痴望着那名孩童，好似伤痛至极。

言二娘惊道："怎么了？你识得他？"

秦仲海悲声道："他是我大哥！"蓦地泪水夺眶而出。

言二娘见他忽然落泪，又称一名稚童为兄，忍不住吃了一惊，不知这孩子究竟有何古怪。她转头去看，火光照下，只见那孩童面色惨白，脸上覆盖薄冰，腰间更有处伤口，似是枪弹所伤。洞中虽然火光黯淡，那伤处深入脏腑，仍是清晰可见。言二娘霎时懂了，原来这孩童早已死去，只因身在雪山寒地，尸首才得以保存不坏。

陡见冰尸，言二娘纵然战场出身：心中仍感惊骇，她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孩子究竟是谁？"

匆听洞外传来一声叹息，道："秦文长，秦文远，一长一幼，两人都是秦霸先的公子。这孩童便是秦文长，死时年仅十二岁。"陡听说话，言二娘急急回头过去，只见一名清秀高瘦的老者跨入洞来，手中提着一只火把，正是"九州剑王"方子敬到了！

言二娘当年也曾在山寨待过，自然认得这位绝顶高手，猛一见他，登时又惊又喜，脱口唤道："方先生！"

火光明艳，映得洞中一片血红。方子敬将火把插入岩缝，行到那孩童身边，道："当年我赶赴秦府，想将你全家接出来，谁知还是晚了一步。满门老小中，只活了一个孤儿文远，那便是你了，仲海。"言二娘心下震动："果然秦将军是老寨主的儿子，本名还叫做文远。"她侧目去看秦仲海，只见他紧泯嘴角，低头不动，脸上神情极是痛苦。

方子敬指着那孩子，道："仲海，这里站的，便是你亲哥哥。三十年来，我没让他下葬，便是待你知悉身世后，能来此地与他相认。"他取出三只火褶，一一点燃，放在地下，说道："这孩子死时只有十二岁，倘若还活在世上，也该有四十来岁年纪了。你从未祭拜过他，现下拜吧！"

言二娘细看那孩子的面孔，只见他双目迷蒙，脸上满是痛楚，想来死时心里定有什么不舍，她原本甚是害怕这具童尸，此时心中隐隐出了怜悯之意，倒也不再觉得害怕。

秦仲海缓缓跪下，仰望那名孩童，忽然之间，鼻端出现一股泥涩的气味，这味道好生熟悉，那是青苔的味道，他在秦家大宅时便曾闻过。秦仲海脑中一片晕眩，霎时煎熬难忍，竟然呕吐出来。

言二娘吃了一惊，急忙上前扶住，秦仲海抹着嘴边的秽物，低头咬牙，想起家门怨仇无一得报，霎时满面都是复仇怒火，厉声叫道："师父！我大哥死得这般惨，我便算丢了性命，也要杀光仇家，让他满门鸡犬不留！"

方子敬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你说这狠话前，先抬头看着你兄长。"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仰头望着那小童，冰霜冻结，那孩子面上肌肉早已僵硬，但神色中那股悲悯不舍，还是清楚可见。

方子敬道："看出来了么？他死前在想些什么？"

秦仲海身子震动，怔怔地道："我不知道……"

方子敬叹道："这孩子年方稚弱，死时不过是个小小儿童。怜他如此年幼，生命走到最后一段路：心里却还挂记着一人。那人比他更加弱小可怜，犹在襁褓之中……仲海啊仲海，你告诉我，这孩子挂记的人是谁？"

秦仲海心中震荡已极，霎时泪如雨下，大哭道："大哥！仲海已经长大成人，回来看你了！"

秦仲海满面泪水，大声叫喊，紧紧抱住那孩童的尸身。他身子长大，那孩子给抱在怀里，真似婴孩一般。言二娘深受触动，忍不住也是哭泣出声。

秦仲海抽噎难忍，他颤抖着右手，欲待抚上兄长的眼皮，但手上就是抖得厉害，竟然盖之不下。方子敬缓缓伸出手去，按住秦仲海肩头，一股温和的内力行去，登让他不再发颤，藉着火贪一刀的热气，那孩子僵硬的眼皮慢慢软化，终给秦仲海阖上了。

众人心下感伤，各自低声祝祷，忽然之间，只见那孩子双目渗出清水，看在眼里，仿佛流泪一般。三十年前他舍命带走的婴孩，如今已长成猛虎般的高壮男子，回来此地祭拜自己。这孩子倘若地下有知，也该瞑目了。

众人虽知这是冰雪为热气所逼，这才融解渗出，但此时此景，这两行清泪陡地滑落，真如显灵一般，众人看在眼里，都是为之鼻酸，秦仲海更是放声大哭。言二娘心下凄然，便也过来祭拜一番。

埋好了尸首，众人走出洞外，此时已到傍晚，山风凛冽，太阳西沈，远处五宝大雪山缤纷瑰丽，真似宝玉一般。崖下云海千里，变幻

莫测。当此美景，言二娘却无心多看，她搀扶着秦仲海，见他满面肃杀，神情狰狞，言二娘心下暗自害怕，不敢多发只言片语。

方子敬端坐大石之上，他面向云海，忽地双臂张开，朗声道："天下！"

秦仲海凝目眺望，夕阳西照，晚霞映得四下血红一片，群山彷佛染血，直如地狱一般。秦仲海心有所感，霎时放声狂啸，脱口喝道："天下！"言二娘听他忽发霹雳吼声，登时吓了一跳，心惊之间，却也不敢放开手，只管低头忍耐。

众人沉默良久，方子敬神色肃穆，道："命中注定的，怎么也逃不掉，仲海，当年你执意要投效朝廷，现下可曾后悔？秦仲海闭上了眼，回思十年往事，眼前浮起众多好友的面孔，他睁开双目，摇头便道："大丈夫生死无悔，何况弟子十年间痛快度日，今日纵使残疾一生，亦无后悔之处。"

方十敬伸手入怀，取出一团破布，扔向秦仲海，此时山风强劲，刮面如刀，那东西却仍缓缓向前飞行，足见方子敬功力深厚至极。

秦仲海伸手揪住，将破布展了开来，言二娘急忙凑头来看，待见旗面上写着一个血红的"怒"字，登时大吃一惊，叫道："这是怒苍军旗！"

方子敬缓缓点头，道："这面旗帜，便是秦霸先留下来的遗物，自今而后，由你保管。"

秦仲海望着布旗，神态甚是激动，却又不知该收到哪儿，只紧紧抓着不放。言二娘面带怜悯，叹道："来，把旗子给我吧。"当下轻轻扳开秦仲海的手掌，将旗帜收入了怀里。"

方子敬凝视爱徒，道："你本名叫做文远。仲海二字，乃是为师替你取的名字。你可知其中含意？"他见秦仲海摇头，便伸出食指，在地下写了，道："伯仲叔季，仲这一字，点明你上头还有个兄长。海这一字，里头有个母亲，便是要你记得死去的亲娘。"他凝视着秦仲海，问道："现下你得知身世，可要改回本名？"

秦仲海长到三十几岁，方知名字竟有如此深远的含意，甚且牵涉了家门血仇，他心下感慨，咬牙道："亲人血仇：永铭在心。仲海二字，弟子终生不改。"

方子敬不见喜怒，复又道：“怒苍山创立十四年以来，你父亲曾经来看过你三次，他亲手送来这面军旗的那年，你只十四岁大，那也是你父子最后一次相见，”秦仲海心下一凛，道：“我父亲来看过我？”

方子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每年中秋前后，师父都会给你些铜板，让你去镇上市集玩耍，你还记得么？”秦仲海回思童年，不由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记得。”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时你每回拿了铜板，定要去买什么？”秦仲海嘴里似乎生出一股酸甜味道，颔首道：“玫瑰甜糕。弟子打小便爱吃。”

方子敬凝视着他，一字一顿，道：“那个卖甜糕的男子，他便是你父亲。”

秦仲海脑中嗡地一响，颤声道：“甜糕大叔，这……就……就是他？”方子敬点头道：“每回你爹爹过来看你，便会先在山脚下乔装打扮，再提一担甜糕过来。趁着你买糕吃的时候，便来跟你说上一回话。”

秦仲海呆呆听着，眼前浮现出一个小老头，笑吟吟地递给自己一块甜糕，秦仲海忽地大笑不止，道：“他妈的……难怪那老头那么罗唆……哈哈！哈哈！原来是老子的爹啊！”他笑着笑，泪水却从睑颊旁落了下来。

言二娘一旁听着，只感诧异，她低声问向方子敬，道：“老寨主怎么这般奇怪？他怎么不点破自己的身分，也好父子相认？为何要隐瞒自己的来历？”

方子敬道：“秦霸先这么做，自有他的苦心。他怕儿子也走上反逆之路，终身不能自拔，便特意加以隐瞒。怒苍山之中，除我之外，便只潜龙军师知道此间秘密。”

秦仲海收住了泪，回想父亲一生事迹，他上山造反，震动群臣，又曾官拜征西大都督，实是了得的大人物，秦仲海满心骄傲，双手握拳，朗声道：“师父！爹爹很爱我，对不对？-

方子敬听了这话，却没回答。他仰望峰顶，面色却甚沉重。秦仲海先前那一问，本是兴之所至，却没想到师父的神情竟会变得如此。

言二娘看在眼里，更是暗暗纳闷，父亲爱子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，不知方子敬何以不言不语：心下只感奇怪。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又问道："师父，我父亲很爱我，是不是？"

方子敬忽地笑了笑，他仰望天下第一高峰，道："秦霸先，他孤高卓绝，便像这座珠母朗玛，又高、又沈、又冷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他心里总藏着一些事情，没人猜得透……仲海，你父亲究竟爱不爱你，师父无法代他回答……"说着叹了口气，目光更见深沉。

秦仲海跪倒在地，竟似呆了，他随着方子敬的目光望去，暮色下的珠母朗玛宛若巨人，正自俯视着渺小的自己。在天下第一峰面前，除了自己的卑微以外，还能感觉到什么？

秦仲海微微苦笑，也许，这就是他的父亲……一个他永远不能见面的人……

言二娘见他神情黯淡，急忙握住大手，低声劝道："秦将军，我认得老寨主，他是个慈祥的人，向来爱护晚辈……你是老寨主的亲生儿子，他定很爱你的……"

晚霞照来，四下昏沉，秦仲海与方子敬各怀心事，两人都是沉默不语。只有言二娘在那低声劝慰，方子敬也不过来打扰，过了良久，方才走到秦仲海面前，沈声道："你过来，让师父看你的伤。"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当下缓缓起身。此行千辛万苦，只为过来治伤，现下终于到了关键时刻，想到复原在即，不免又喜又怕！言二娘扶着秦仲海，便让他跪在师父脚边。

方子敬低下头去，察看他肩头的伤势，看了良久，只在低头沉吟，并不说话。

言二娘心下担忧，秦仲海自也又惊又怕，深恐师父说出"没救"二字，那自己这生就算完了。

秦仲海等候良久，不见师父说话，当下鼓起勇气，道："师父若是有话，但请明说。仲海禁得起打击。"他喉头干渴，这几句话说得直是嘶哑之至。

方子敬叹了口气，道："既是如此，师父也不隐瞒了?你琵琶骨被穿，内息不能贯通背俞，肩胛诸大穴尽皆受损。左右井兰、养心、凤

池、肩灵、乔肋不能复用。秦仲海听了这话，一时哑口无言，跌坐在地，已是面如死灰。

方子敬毫不留情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"此伤非只断骨，尚且损伤十二正脉，世间无药石可治。你此生已废，别说使刀动剑，便是双肩使力也不能过五斤，日后天寒时风湿酸痛，尤其难忍。"

言二娘心生不满，秦仲海便算无药可救，也不该这般明说，这不是要硬生生逼死他？她掩住双耳，尖叫道："别说了！"

方子敬不去理她，迳自向秦仲海道："你虽然残废了，但性命还留着，总算能保存秦家的一点骨血。为师点你一条活路，一会儿我命止观送你离山，找处乡下地方安居，从此隐姓埋名，传宗接代，再不问江湖事，也算尽了为人子孙的孝道。你说如何？"

言二娘听这条路如此无奈，登时啜泣起来。秦仲海听了师父的规劝，却只抬头向天，两眼睁得老大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方子敬见爱徒面无人色，便道："你心意如何？"

秦仲海忽地纵声长笑，他斜望方子敬，森然道："师父啊，你大老远把我弄来乌斯藏，便是想说这些废话么？"方子敬哦了一声，道："你这么说话，又想如何？"

秦仲海仰天狂啸，厉声道："杀！"

言二娘闻言大惊，秦仲海明明身体重残，但此刻匆尔脱出杀字，竟似鬼哭神号，仿佛武林问便要腥风血雨，一时间，竟让她冶汗涔涔而下，想要说话劝阻，却又不敢。方子敬冷冷地道："小子，你重伤残废，还想杀谁？江充么？"

秦仲海吐了唾沫在地，不屑地道："狗样杂碎，焉值秦某一刀？"言二娘呆住了，喃喃地道："那……那你要杀谁？"

夕阳满天，照得峰顶一片赤红，秦仲海双手紧紧握拳，暴吼道："上苍！"

言二娘尖叫一声，往后退开几步，全身只在发抖。方子敬却是个偏激的，听了徒弟发疯也似的怒吼，仍是不惊不惧，微笑便道："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顶撞穹苍上帝？你不怕天谴么？"

秦仲海斜起浓眉，回首望着师父，霎时掀开额上乱发，露出了血红的"罪"字，秦仲海虽没说话，但意思甚是明白，若真有天谴，他已

经领教过了。

秦仲海仰望苍天，不作一声。忽然之间，只见他虎目发红，泪水滚滚而下，大吼道“老天爷！我不服气，我不服气啊！”他内心激荡，只是放声大喊，那谷间回音不断，满是悲愤叫声。言二娘急忙抢上，将他一把抱住，也是大哭起来。

方子敬静静听着两人痛哭，只是不置一词。他待秦仲海声嘶力竭，便笑道：“小子别再哭了。

师父教你武功，便是让你成天哭哭啼啼么？?”秦仲海听了师父的嘲笑，霎时怒火烧起，把泪水一收，反瞪着师父，大声道：“残废的是我，又不是你，你当然幸灾乐祸了。”

言二娘原本泪流满面，听了这对师徒的对答，忍不住也是目瞪口呆，这两人说话非但毫无礼数，甚且难听无比，也难怪秦仲海平日里总是狂放不羁，对谁都是没大没小，原来对自己师父也是一个模样。

所谓知子莫若父，方子敬与他师徒之亲，自然深知秦仲海的性子，先前那般冷语嘲讽，纯是要激一激徒弟，让他别再怨天尤人。待见徒弟又恢复勃勃生机，当即一笑，说道：“要你哭，你便笑，你这家伙打小便是个混蛋。也罢，你既然不愿下山养鸡养鸭，那为师便再引你一条路走，只不知你这小鬼有胆否？”

言二娘不知方子敬还有什么古怪主意：心里隐隐害怕。只是秦仲海早想自杀，哪管什么死路活路，只要不让他养鸡养鸭，什么都成。他斜目看了方子敬一眼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手指珠母朗玛，道：“不想下来，那便上去吧。珠母朗玛，与天同高，你心里若有话想与老天爷说，那便爬上峰顶去喊，上帝自会听见你的不平。”

秦仲海闻言震动，他顺着师父的指端向上看去，只见峰顶雾气飘摇，杳无人烟，正是与天同高的绝境。秦仲海自知身体重伤，万难攀爬山峰：心惊之下，便又往山下探看，只见峡谷溪流淙淙，绿意盎然，却是一片温暖祥和。

方子敬见他犹疑，当即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微笑便道；“上去还是下来，自己选吧。”

四目相接，秦仲海见师父眼光中隐隐有着轻视之意，他嘿地一声，已知师父在激自己，霎时冷笑道：“他妈的师父，你要老子爬这鬼山，明白说了便是，又何必唠唠叨叨说这一大篇废话！”

师徒两人相互凝视，霎时一起放声狂笑。言二娘不知他们师徒在搞什么把戏，心里只是担忧。

营火堆中，秦仲海赤裸上身，俯身跪地，众人在一旁围观，只见方子敬取出细长尖针，往秦仲海背后大穴一一插下。长针一根接着一根，直直通入经脉，却不知要做些什么。

哈不二满心纳闷，低声问向陶清：“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是在治伤么？”陶清嘘了一声，放低了喉咙，细声道：“秦将军要去爬山。”

哈不二吞了口唾沫，惊道：“爬山？爬得还不够高么？”陶清摇了摇头，低声叹道：“听大姊说，秦将军要攀上举世第一高峰。”

哈不二吓了一跳，抬头望向山峰，只见峰顶高耸入云，此处已在千丈高地，那峰顶又比此处高上百倍，哈不二哑然失笑，摇头道：“搞什么？这山峰高成这般，没事干啥爬上去，上头很好玩么？还是上面有什么神仙鬼怪，能替这家伙治病？”陶清面露迷茫，叹道：“听方老师说，如果秦将军爬上去，就可以和老天爷说话。”

哈不二噗嗤一笑，道：“鬼话，长那么大，没听过那么蠢的事。”

话声未毕，四道目光瞪来，却是止观与言二娘怒目来看，哈不二吓得连连摇手，不敢再说了。

说话间，方子敬插针已毕，口中说道：“你琵琶骨被穿，经穴已毁，内力无法运转周天。为师现在替你针灸八大输穴，打通内关、公孙、后溪、申脉、外关、足泣临、列缺、照海，贯通十二经常脉与奇经八大脉，使你内息暂得通途，不受生理所制。”

言二娘闻言大喜，道：“可以运使内力？那不是病好了吗？”方子敬摇头道：“银针一起，内力便断。”跟着向徒儿道：“你运气试试。”

秦仲海调匀气息，从止观手中取过钢刀，双手抓住刀柄，依言吐纳运气，霎时间，只听他放声惨嚎，已然摔在地下，身上插针处鲜血长流，神态痛楚之极。

言二娘大惊，她尖叫一声，便要奔上相扶，止观已将她一把拦住，低声道：“别急，方老师有他的用意。”

方子敬命秦仲海爬起，道：“十二经常脉与奇经八大脉不相统属，内力万难通关，咱们靠着银针会合经脉，自属逆天行事，只要运气使力，身上便会痛苦异常。”当下再次吩咐：“你若真有决志登顶，那便再次使力。为师想看看你的气魄。”

秦仲海依言爬起，他眼望山峰，气忾陡生，霎时再次发力，只听惨叫声撕裂夜空，仿佛身受酷刑。言二娘不忍再看，掩面哭道：“你们师徒俩在想什么？为何要去爬那险峰啊……”

正哭泣间，忽听众人大声惊叫，言二娘急忙去看，登时低呼一声，只见秦仲海手上钢刀更已燃起熊熊火光，事隔月余，火贪一刀竟然重现人间！

秦仲海见她哭泣不止，当下忍住了疼痛，走到言二娘身边，微笑道：“别哭了，你瞧，老子不是好端端的？”言二娘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悲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一下子好、一下子坏的……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只伸手抚摸她的脸颊，神色甚是温和。

方子敬走了过来，拍了拍秦仲海的肩头，道：“你若想攻顶，可得尽速出发。等明日这个时辰，你身上的银针便会自行脱落。届时变回废人，为师的可就爱莫能助了。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师父了。徒儿重残已久，能做一天的老虎，胜过三十年的残废，此生了无遗憾。”他转头看向言二娘，柔声道：“二娘，劳烦您吩咐弟兄，替在下准备一壶水，几个饭团，我要过去了。”言二娘颤声道：“你真要登顶？”秦仲海咧嘴一笑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言二娘心下惊慌，大声道：“你既然要去，不如我随你上峰！”

方子敬拦住了她，摇头道：“这峰顶太险，贸然过去，有死无生。你不必枉送性命。”

言二娘尖声大叫，怒道：“你也知道上头险恶，那你又为何要他过去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究竟上面有什么？有神，还是有鬼？”

方子敬眯起了眼，淡淡地道：“上面有天。”

言二娘又气又恨，只当自己遇上了疯子，把脚重重一顿，霎时掩面奔开。

风声潇潇，夜幕低垂，只见月光照在珠母朗玛峰上，更显得凄冷孤高，秦仲海临行在即，忽起叹息之意，他转过头去，向众人逐一凝视。

眼前这群人奔亡多年，无论武功高如宗师方子敬，还是低如厨子哈不二，三十年来都如丧家之犬一般，暗无天日的过活。秦仲海回想自身沈沦的历程，不到半年，他从威名赫赫的朝廷命宫摇身一变，也成了现下这个亡命天涯的残废。他心中感慨良多，无限疑惑，无尽无奈，再再等着解答。

秦仲海向陶清、止观等人逐一拱手，说道："承蒙诸位高义相助，让在下得见业师，感激不尽。倘秦某不得归来，明年今日，请焚上一支香，便知心意。"

"铁牛"欧阳勇走了上来，递过一柄钢刀，跟着打了几个手势，陶清解释道："欧阳大哥说这柄刀很是锋利，也许攀峰时有些助益。要将军尽管拿去用。"

秦仲海点头称谢，正要缚在腰上，忽然方子敬走了上来，亲手替他缚上腰间。他不愿外人见到脸上神情，身子只背对着众人，更不瞧上秦仲海一眼，只低头专心缚刀。

秦仲海望着师父的面孔：心道："其实师父舍不得我，却还怕别人见了笑话。"

他师徒两人都是倔强傲性，名为师徒，其实谁也不让谁。小时候秦仲海与师父赌气，常常三五天不吃饭，逼得方子敬把他吊起来毒打，但不论如何毒打都是无用，秦仲海说不吃便不吃，每回方

子敬都靠激将法得手，否则秦仲海老早饿死了。

秦仲海回思往事，想起师父年老，自己若死于道中，他晚年必定寂寥难受。秦仲海心下一个激荡，猛将方子敬抱住，低声道："弟子不能尽孝，师父自己保重。"方子敬摇了摇头，嘱咐道："别想这些身外之事，只管专心上山。记得，珠母朗玛乃是人间第一圣地，没到峰顶前，绝不可半途而废。"

秦仲海听他吩咐得郑重，登时微微一笑，道："峰顶上到底有什么？真他妈的有神么？"

方子敬摇头道："你去了便知，不必多想。"

此行非但要徒手攀登神女第三峰，尚且要在一日内登顶，否则路上银针脱落，复为废人，可又徒劳无功了。

时值四月暮春，天候变化多端，月光照下，只见山顶雪花纷飞，似有狂风暴雪肆虐，众人看在眼里，都为秦仲海担忧。

性命堪忧，秦仲海却只笑嘻嘻地不以为意，仿佛送死的不是他一般。他左右探看，只想找言二娘说个几句话，这女人却不知跑哪儿去了，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更不多言，霎时左手持杖，腰悬钢刀，转身便行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六章 神女第三峰

劲风扑面，大雪及身，酷寒之中，秦仲海只是默默上山。

自残废以来，人生陡遭巨变，秦仲海靠着倔强之气，朋友屡次出手相助，这才得以存活下来。只是要逃过死神的追捕简单，若要平心静气的活下去，那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了。

秦仲海是个豁达的人，断腿折肢，身心俱碎，这些都打不倒他。倘没遇上故人，机灵的他也有活命之道，日后便算躲入乡下，装疯卖傻，行乞维生，也能勉强活下来。然而机缘巧合，也不知上天是可怜他，还是捉弄他，先让他遇上了言二娘，后又撞见了卢云，连番遇上这些不该见也不想见的人，终于把他逼到了绝境。

人生便是这样，看似幸运，其实骨子里的辛酸又有谁知？自己非但成了废人，面对昔日的友人，还得强颜欢笑，装作没事人一般，秦仲海便算豪迈百倍，面对这种锥心之痛，却也难以自处。

眼前的情势很明白，两条路摆在眼前，他是要上去峰顶，还是要下来凡间？秦仲海这几个月来饱受苦难，也是心中悲愤已极，自命不凡的他，选了第一条路，他要登顶问天，做一件别人做不到的大难事。他要验证一件事，他即使废了，也比别人更狠、更强。他要告诉自己，告诉世人，告诉一命换一命的大哥，他这辈子没有白活。

爬上峰吧，至于峰顶有什么、没什么，其实他根本不在乎。最好上面有只妖怪，把残废的他生吞活剥，省得自己还要跳将下来，那可麻烦多了。

活要活得痛快俐落，死要死得轰轰烈烈，当年坐在马背上，心里便是这个想法，感谢师父让他以猛虎之身赴死，他可不想做个窝囊废。老天爷什么的，呵呵，随便吧。

山路崎岖，秦仲海走了一阵，虽说经脉已通，但毕竟身上有伤，内力大退，慢慢地右腿隐隐发麻，肩膀也是疼痛不已。他脚下一个不留神，陡地一滑，只摔了个狗吃屎。秦仲海倒在地下，已是疲累不已，当下笑骂道："他妈的，早知便带几壶酒上来，便死也做个醉鬼。"

他咒骂两声，正要爬起身来，忽然一枚石子飞了过来，当场打在他脑门上，秦仲海摸着头上的肿包，怒道："他妈的！谁暗算你老子！"

说话间，又是一枚石子飞来，秦仲海慌忙欲闪，但那石子来路却是曲折回旋，陡地又中头顶，秦仲海大怒欲狂，暴喝道："操你奶奶，到底是谁戏弄祖宗？"

风声呼啸中，只听一个女子叫骂道："混蛋东西！连两颗石子都闪不过，你还神气什么？"

秦仲海听出这是言二娘的口音，霎时目瞪口呆，惊道："是你这疯婆子？你来做什么？"

话声未毕，果见一名女子从路边大石飞身出来，对着他脑门就是一个暴栗，嗔道："笨蛋！我是来陪你的！"

秦仲海惊道："陪我？我很忙哪，没时光干那档事啊！"言二娘啐了一口，满脸羞红，怒道："你胡说什么？"她情急生智，登想了个情由，骂道："你在客店住了好久，还害得我把店烧了，一共欠我一百万两银子，你没把钱还清楚，姑娘怎能放你去死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照啊！所以你想跟着我，一起去找阎罗王收帐了？"

言二娘呸了一声，道："晦气，说话也不捡好听的。"她塞过一只包袱，道："里头有几个饭团，还有一瓶烈酒怯寒，咱们先吃喝一顿，一会儿再商量怎么爬山。"秦仲海哈哈大笑，翻身跳起，道："行！早想做个醉鬼，天幸你给送酒来了。"

大雪随风飘至，风势着实惊人，一个不慎，便会给吹下山去，两人找了处大石，躲在后头吃喝，天气寒冷，言二娘伯秦仲海伤重不支，还没上峰就病倒了，便让他挨着自己取暖。

秦仲海喝了几口冷酒，吃着烧鸡，笑道："怎么样？你不吃么？"

言二娘摇了摇头，她见秦仲海吃喝得十分香甜，又见他身子颇能移动，不似以前那般孱弱，心里也甚高兴。她拿出一只饭团，送到秦仲海手中，问道："到底你师父在想什么？为何要你攀上峰去？"秦仲海耸了耸肩，道："管他妈的，反正我师父明的暗的，便是要激我上去。谁知他在想些什么？"

言二娘露出不满的神情，道："方老师打以前就是这样，谁都搞不清他在想些什么。"秦仲海笑道："可不是吗？那老疯子最是古怪，我打小便给他揍，一看他眉毛挑起，便知要倒楣了。"

言二娘噗嗤一笑，道："看你这么大的一个人，还是满口粗话，一幅调皮捣蛋的模样，小时候准是坏得不像话，活该被打。"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我这人是越打越顽劣，天生的坏胚子。"

两人说笑一阵，言二娘忽然眼眶一红，道："秦将军，我不要你死。"秦仲海见她珠泪欲垂，心下也甚难受，他轻抚言二娘的脸颊，微笑道："快别这样了，我也下想死啊。"

言二娘叹了口气，想起方子敬与他的对答：心里仍抱着一线希望。她紧挨着秦仲海，低声问道："秦将军，你相信神吗？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脱口便道："神个屁，老子便是神！"听了这等狂言，言二娘大惊失色，惶恐道："你……你不是真的疯了吧？"秦仲海见言二娘吓坏了，情知自己这番狂言惊吓她了，当下歉然一笑，柔声道："对不住了，我打小便是这等口无遮拦，说不定真有神吧，我也不知道。"他顿了顿，问道："你呢？你相信神么？"

言二娘连连颔首，道："我希望有神。每次我经过寺庙，都会进去烧香祈祷。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："真是去烧香拜佛？还是去顺道偷吃供品啊？"言二娘听他说话轻薄，霎时大怒，顾不得局面险恶，狠狠拧了他一把，怒道："那是你啊！怎么赖到我身上了！"

秦仲海哀哀叫疼，道：“好，算我说错了，你专往庙里跑，不是要偷吃供品，却是……要……嘿……”他本想牵扯到和尚身上去，待见言二娘目光凶狠，只得把话吞下去了。

两人相对无言，秦仲海见言二娘真的生起气了，身子离得他远远的，便赔罪道：“好妹子，好姑娘，是我口无遮拦，得罪了你。你小美人上庙里做什么？快跟我说吧。”

求了半晌，言二娘终于叹了口气，她看了秦仲海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你还记得么？我大哥怎么死的？”秦仲海心下一凛，叹道：“怒苍山惨败，令兄惨死战场之上。”

言二娘哽啊出声，垂泪道：“我每回到庙里，都在烧香祝祷，希望大哥死后能上极乐世界。等我以后死了，终于能再次见到他……你知道么，我看到你抱住你大哥的模样，我心里好难过，秦将军，为什么咱们就这么苦命……”说着说，登时哭出了声。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伸出手去，握住言二娘的手掌，眼中全是安慰之意。

言二娘叹道：“当年一場大战，让我夫君下落不明，也许……也许我这辈子是找不到他了。只是不管他人在哪里，是死是活，总希望老天保佑，让他有个平安归宿，我也心满意足了下……”说着慢慢侧过头去，靠在秦仲海怀里。

这些日子两人甚是亲昵，此时言二娘这般说话，更似打消了寻访丈夫的念头，秦仲海听在耳里，自知心意。他把言二娘抱入怀里，轻抚秀发，稍作安慰。言二娘则是低低啜泣，只把脸蛋儿藏在秦仲海怀中，背心起伏不定。

秦仲海伸手抱着她，心下却暗起叹息之意。想道：“看她这个神色，那真有心和我一块儿度日了。唉……可我残废一个，便算此番活着登顶，以后也还是个废人。除非……除非山顶有什么神仙，否则一切都是白搭……”

想着想，忍不住烦乱起来，原本此行上山，已有豪迈赴死的壮志，哪知此刻竟会心神不宁。秦仲海低头沉思：心里隐隐生出期待，只盼峰顶真有造物大神，能把自己一身武功赐还，那真是无限恩德了。

两人歇息一阵，便开始攀缘上山。他二人身在山峰北麓，地形远比南麓险峻，行不半里，地势极陡，已无道路可供行走，山道间更是满布积雪，滑溜不堪。山风狂劲，刮面如刀，又兼空气稀薄，这番劳累，只逼得秦仲海气喘吁吁，言二娘俏脸通红。

两人走了一个时辰，疲累之余，自是大口吸气，但那空气干冷异常，好似冰刀入胸，一入肺里，立时化为剧烈的干咳，更让人痛苦难熬。秦仲海担忧言二娘，低声道："你回去吧，别跟我犯这等险了。"言二娘听了劝阻，霎时目露怒色，她拔出腰间的柳叶刀，冷冷地道："你再说这种话，休怪我一刀杀了你。"

秦仲海见她神色凶狠，倒也不敢再存轻视之意，只得干笑道："算你厉害。我可斗不过你。"

再走半时辰，两人渐渐懂了，这珠母朗玛攀爬之难，不在一个高字，而在种种天然绝境的考

验。两人虽然身怀武功，秦仲海也得师父打通经脉，恢复不少内力，但大雪及膝，狂风吹拂，行走极是费力，再加酷寒催心，空气极其稀薄，每走一里路，便得耗费无数内力，除非是绝顶高手，否则万难在一日夜之间攀上峰顶。

又攀一个时辰，已在半夜时分，此时星月无光，两人身在高处，只觉风势转烈，大雪扑面而来，根本辨不清东西南北，言二娘知道风势太强，当下眯起双眼，躬身行走，但几次狂风吹来，还是险些给掀倒在地。言二娘心下担忧，提声便叫："秦将军！风雪太大了！咱们先避上一阵！"

秦仲海虽在前头数尺，但风声如雷，呼啸而过，根本听而不闻，言二娘窜到他身边，喊道："秦将军！"秦仲海回过头去，大声道："怎么了？"

言二娘正要回话，便在此时，猛听她尖叫一声，身子竟尔直直摔落下去！

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急忙去看，只见言二娘脚下竟是一道冰缝，下头竟是万仞深渊！先前秦仲海不觉有异，哪知脚旁半尺处竟有这等玄机？他慌张之下，不及细想，急忙伸手出去，一把抓住言二娘手腕。狂风直扑而来，风势强劲无比，几把两人一起吹落冰缝。

秦仲海狂吼一声，举起腰刀，运起刚劲，锵地一声巨响，刀锋直入地下岩石半尺之深，靠着这一刀之力，总算稳住身形，保住了两人的性命。

言二娘拉着秦仲海的手腕，身形拔起，已然跃上。她心有余悸，只在秦仲海身边喘息不止。此时风声狂啸，暴雪袭身，两人不过停留半晌，便成雪人一般、秦仲海附在言二娘耳边，大声吼道："道路太险了！你紧紧挨着我，别要乱跑！听到了么？"

言二娘生性要强，本想回嘴反驳，但想到秦仲海此行已甚艰难，自己绝不能成为他的累赘，当下乖乖闭上了嘴，只管低头行走。

此时山路越来越陡峭，风势更是猛烈至极，两人无法直身行走，秦仲海自也舍下拐杖，手足并用，一路爬将过去。满天风雪间，匆见前头一块大岩石，阻住了去路，秦仲海伸手攀越，忽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把他掀倒在地。秦仲海气喘吁吁，抬头仰上，霎时瞠目结舌，只感心惊无比。

言二娘见他仰天摔倒，急忙爬到他身边，大声问道："怎么了？"

秦仲海苦笑一声，伸指向上比了一比，言二娘抬头一看，一时也惊得呆了。黑夜间面前矗着一座巨大岩壁，黑黝黝地直通天顶，不知有几百丈高。

两人极目望去，都感心惊，先前坡道陡峭，却仍有路可走，可眼前若攀上峰顶，非得攀越此

处峭壁不可，只是此刻风雪交加，气候严酷，却要如何徒手攀越?

直到此时，二人方知珠母朗玛约可怖之处，他俩不曾攀爬山峰，不知山道的种种险难，今日见识了，方才明白登山有如比武，其中艰险困难处，绝不逊于高手较量。

眼看险关难过，秦仲海不敢强攻，当下拉着言二娘，擦了处岩缝挤入。二人身在高山寒地，气候酷寒，只要稍一不慎，便生冻疮，两人顾不得嫌疑，只得紧紧相拥取暖，免得还要耗费体力御寒。

佳人倚怀，娇喘细细，秦仲海侧头望外，只见狂风暴雪不断，丝毫不曾缓歇。他皱起浓眉，摇头道："这山壁滑不溜手，风势又这般大，咱便算武功不失，要爬这峭壁也非易事，这下可怎么办才好？难

不成要退回去么？”言二娘缩在秦仲海怀里，只感暖烘烘地，连动也不想动上一下，一听秦仲海有意打退堂鼓，忙道：“那好，既然攀下上峰顶，咱们这里歇一阵，等风雪小了，这便下去吧。”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二娘，你可知晓，为何你复兴不了山寨？”

言二娘听了这话，登时张大了凤眼，大声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秦仲海见她发怒，不愿多起争执，摇头便道：“没事，我什么都没说。”

言二娘见他皱眉不语，更是大怒，伸手抓住秦仲海的肩头，大声道：“把话说清楚，你方才说我复兴不了山寨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秦仲海适才一个不慎，竟尔说话刺了她，自觉有愧，摇手便道：“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可别在意。”

言二娘尖叫一声，伸手把秦仲海推开，自行跃到风雪中，大声道：“你胡说！你根本看我不起，对不对？只因我是女人家，你就把我当笨蛋、当弱小，当永远成下了气候的傻瓜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么？”秦仲海急忙奔了出去，歉然道：“是我说错了。请你原谅我。”

言二娘大哭道：“我不原谅你！谁受不得半点挫折？谁复兴不了山寨？是你，还是我？你们男人残废了，打仗输了，就一味要死要活，什么时候管过我们女人的处境了？自私凉薄，无耻之尤！”此时风雪狂啸，稍一不慎，便会给卷到山下，秦仲海不理她喊些什么，只管连连哈腰，大声道：“妹子啊，现下什么局面了，你还在发什么威？快快过来，好不好？”

言二娘见他一幅对付小猫小狗的神气，心下更是狂怒，当下戟指回骂：“秦仲海，你给老娘听好了！山寨没我，小兔子他们早就死光了，哪轮得到你在这指东道西！你张大你的小眼睛，给我看清楚！”言二娘又恨又气之间，忽然往山壁扑去，霎时手脚并用，迳自朝岩壁攀爬起来。

秦仲海缩在岩下看着，只见言二娘身子轻盈，虽在风雪间，居然攀上了丈余，秦仲海目瞪口呆之余，顾不得自身安危，只得追了出去，直往岩壁攀去。

两人爬了一个时辰，言二娘只是一言不发，拼命往上攀爬。秦仲海见自己已在百丈高，黑暗间伸手不见五指，那岩石摸来，真比冰块还要冷上百倍，稍一抚触，便升疼痛之感，何况还要用力攀爬？秦仲海几次想要赶到言二娘之前，但因狂风大作，却都不得其便，只得挨在她脚下攀动。只是书二娘不曾习练火贪刚劲，少了烈火般的内力护身，决计支撑不久，稍不留神，便会摔到万丈深渊之下，秦仲海想到此节：心下只是担忧。

又攀十来丈，果然言二娘身形凝住，再也攀不上半寸了。秦仲海知道她体力已尽，当下往上用力一撑，单脚抵住岩石，左手牢牢抓住尖角，大喊道："二娘，过来抱住我！让我带你上去！"言二娘犹在悲愤，只紧紧抓着山岩，哭道："我不要抱你！我宁愿摔死山下，做个人人敬重的死尸，也不要受你的活气！"

秦仲海啧了一声，大叫道："二娘，别闹了！快快抱住我！"言二娘满脸倔强，硬是不依，只管抓住山岩，丝毫没有移动身子的意思，秦仲海靠了过去，两人身子相贴，额头相抵，秦仲海睁着一双虎目，凝视着言二娘。

二人呼吸相闻，近在寸许，言二娘给他的目光逼视，只是别开脸去，不做理会。秦仲海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"咱们照战场上的规炬，不别扭，不动气。我现下数到三，你再不过来，我便立刻投降下山，从此只当个残废，终身不动刀剑。"他不待言二娘答应，立时数道："一……二……"

那个"三"字还没数出，言二娘已是心中一软，想起秦仲海重伤残废，此时赌命上山，自己怎好再害他？霎时身子扑出，纵身入怀，已牢牢抱住秦仲海。

秦仲海心下甚喜，正要说话，匆在此时，只听头顶轰隆隆地，竟尔出现巨响。两人抬头一看，面色俱都惨淡，只见头顶黑压压地一片，竟有大雪崩落。

峰顶雪崩，势道何等厉害，若给正面撞了，定会给压在积雪之下，成为千年不化的冰尸。言二娘吓得花容失色，缩在秦仲海怀里，尖叫道："我们死在一起！"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心道："师父啊！你帮我打通多少内力，这下可得见真章了。"他提起钢刀，护住头顶，仰天暴喝道："龙火噬

天！”

火贪一刀第八重功力使出，热气扑天，护住了二人，当先雪块给热气一逼，尽为水雾，但岩石仍是不绝落下，全数打在刀刃上，秦仲海自知若要撤招，定会死无葬身之地，当下全力行功，不敢稍有怠慢。只是如此使力，丹田立生痛楚，背后插针处如火之焚，筋脉更是酸疼紧绷，好似随时都要断裂。

秦仲海重伤之下，内力有限，实在无法这般使力，但此时若不全力一搏，难道要死在这里？他咬牙忍受，丹田内力全数搬运而出，肩井穴伤霎时进裂出血，已是全身浴血的惨状。

过了一盏茶时分，好容易雪崩过去，秦仲海喘息良久，缓缓将钢刀插回腰间，低头看向怀中，只见言二娘面色惨澹，早已晕了过去。

此地位处高山，酷寒异常，倘若言二娘真的昏睡过去，那是死路一条了。秦仲海提起大嗓门，奋力在言二娘耳旁一吼：“起来啦！他奶奶的天亮啦！”

言二娘给他这么一叫，登时吓醒，拍着心口道：“怎么了？打雷了么？”

秦仲海见她精神犹旺，登时松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好好抱住我，咱们过了这段峭壁再说。”言二娘给这么一吓，早已忘了先前的不快，当下紧抱秦仲海，二人便缓缓攀上。

又攀数十丈，秦仲海已无体力，背后插针处更是痛入骨髓，每攀半尺，便似剥了层皮一般地苦，到得后来，言二娘也帮着出力攀爬，只是她也好不到哪儿，每攀一尺，便是气喘吁吁，手指更是冰冻僵硬。眼看实在熬不上去，秦仲海见山壁旁有处岩缝，形状宽广，当容两人栖身，当下牢牢抱着言二娘，纵身飞跃，二人便扑到了岩缝中。只是风势强劲，秦仲海给狂风一刮，扑出方位不免偏斜，只撞得他臂上、脸上全是擦伤淤血，言二娘给他抱在怀里，反倒没什么伤势。

两人倒在岩缝中，紧紧相拥，秦仲海见言二娘面上满是冰霜，身子战栗发抖，想来自己的睑色定也难看得紧，他握住言二娘的手掌，将残余内力传了过去，言二娘吃了一惊，急急甩开他的手，摇头道：“我上山是来帮你的，你别为旁人多费气力！”

秦仲海见她嘴唇不自觉地颤抖，原本粉红色的樱唇更是冻得毫无血色，倘无火贪内力护身，下山后鼻头手指定会烂掉。秦仲海纵然粗鲁十倍，见了这幅神色，自也万般怜惜，他叹了口气，将言

二娘放在自己腿上，伸手摩擦她的鼻头，低声道：“傻丫头，好端端地弄成这模样。唉……以后别

这样发脾气了，好不好？”

言二娘听了他的温柔说话，又见秦仲海面带爱怜之色，只在望着自己。一时内心柔情忽动，缓缓闭上了眼，轻声道：“秦将军，我喜欢你像这样，像个翩翩君子。”

往常两人见面，不是打闹便是吵嘴，再不便是身边绕着一大群兄弟：心里挂着一箩筐恼人俗事，哪能像这般相互依偎？秦仲海望着言二娘，微笑道：“什么翩翩君子？老……老秦本就是个君子，如假包换，包君满意。”他本想自称老子，转念想到言二娘痛恨自己的粗鲁，便硬生生忍下来了。

言二娘噗嗤一笑，知道秦仲海看重两人这段缘份，这才特意改掉粗口。她握住秦仲海的大手，放在脸上摩挲，低声道：“你知道么？我好快活，这二十年来，就是现下最快活……”

秦仲海见她眼皮将张将闭，说话声音渐渐低沉，知道她体力耗竭，已要熟睡，当下以腿做枕，让她躺得舒坦些，跟着掌心对掌心，将内力缓缓送了过去。

言二娘躺在秦仲海怀里，身上暖暖的，眼皮更觉沉重，将睡将醒之际，勉力低问："雪那么大……咱们下山好不好……"昏沉之间，似听秦仲海贴在耳旁，轻声道："别想这么多，好好睡吧，等你醒来，什么事都没了……"

言二娘面带微笑，她身上暖呼呼地，轻握秦仲海手掌，一时心中平安喜乐，终于闭目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梦中似乎有人解下外袍，盖在自己身上，火贪一刀的内劲徐徐送来，身上更是温暖舒泰，半点不像身处高山寒境。梦中只觉自己又成了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，只在兄长身边依偎撒娇。

睡着睡：心里起了柔情，便想去抱秦仲海，她伸手出去，霎时却抱了个空，言二娘吃了一惊，她睁开双眼，只见眼前一片灰冷山壁，洞里空荡荡地，竟没半个人影。言二娘惊诧之下，急忙坐起，她探头出去，朝岩缝外张望，霎时暴雪扑面而来，只惊得她急急缩身退回。

风雪交加，呼啸依旧，除了身上披着秦仲海的外袍，早已不见他的踪影。言二娘热泪盈眶，实不知秦仲海生死如何。

狂风大雪，漫天尽是白蒙蒙一片，除了雪花冰珠，天地别无颜色。风势持续不断，如剃刀般扑来，撕裂掀翻峰间万物。

苦寒极境，非人所能至。天下花草飞禽何其之多，走的、跑的、眺的……黄的、绿的，花的……众生万物，何其繁多，却无花鸟走兽能至此间绝顶，与天同高。

除了狂风之外，此间唯一还有声音的，便是他了。

气喘吁吁，嘶声大叫，这人赤裸上身，双手攀岩，单脚使力，身子缓缓向上爬行，寒风卷来，几次令他身子打横飘起，但他依旧死抓岩石不放，看他背后插满了八只银针，入针处鲜血横流，凝结成块，更令人沭目惊心。

攀啊，爬啊，其寒彻骨，恰是锻炼吾心，天地独行，正是任我翱翔。身上汗水给热气一逼，顿成水雾，但寒风扑来，又成霜雪，全数

凝结在脸上身上。

是秦仲海么？是啊，也只有他，才会干这个傻事。

言二娘撑不住了，秦仲海便让她留在山腰歇息，至于他自己，不到最后关头，他绝不轻言放弃。这场仗是为他自己而打，哪怕机缘渺茫，也要一试。自己的命运，若连自己都不赏脸，那还有生机么？

秦仲海身在高处，空气稀薄之至，他攀缘已久，又以内力替言二娘取暖，丹田内息早已耗竭，现下仅靠五指紧抓山壁，只觉费力之至，如何能有寸进？他左手死命抓住缝隙，嘿地一声，正待发力，陡地肩上疮口破裂，鲜血流得满身都是。他手上脱力，身子便从山壁滑下。

眼看便要摔下万仞深渊，秦仲海虎吼一声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往岩壁尖角咬下，喀地一声大响，两排牙齿险些崩落，但靠着这么一咬，下坠之势却也缓和，秦仲海趁机力攀岩缝，终让身形定住了。只是这么一个滑落，却足足摔下了十余丈，先前的努力全数化为乌有了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颇见气馁，此时疮口裂开，痛彻心肺，内力更是荡然无存，只能勉力附在岩上。自知若再滑下，怕无勇气再往上攀爬。他仰天大吼，双手力灌，喀啦一声脆响，琵琶骨好似碎了开来，秦仲海口吐白沫，右脚伸出，踩住了裂缝，左手牢牢抓住岩石，身子缓缓上移半尺。

秦仲海悲恨交集：心道："我为什么会成了这幅德行？到底是谁害我的？江充么？刘敬么？"他大叫一声，双手奋力，身子又往上移动，一时肩胛骨又是剧痛，那疼痛酸到骨髓深处，随着呼吸一阵阵跳动，逼得他额上汗珠滚滚直下。

秦仲海心道："江充！一切都是这贼人害的，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"他狂吼连连，身子里

竟然涌出一股力道，疼痛感传来，他只当狗屁，霎时口足肢体并用，半个时辰过去，秦仲海竟已爬出十来尺，但他肩上鲜血长流，背后插针处如同火烧，只痛得他面无人色，手指也如同断裂。

此时天将黎明，秦仲海又累又疼，实不知自己爬了多高：心道："他妈的，老子快累死了，应该快到了吧！极舒出一口长气，抬头

往上一看，赫然倒吸一口冷气，只见上头山峰无止无尽，路途迢迢，不知还有几千几万尺等自己攀过。

饶他虎胆傲视，此刻也是心如死灰，全身没了半点气力。

秦仲海颤声道："完了……我死定了……"虎目流泪，身上滴血，已连半尺也攀下动了，只能凭着最后气力紧靠山壁。此时上不去、下不来，局面尴尬无比，就看自己何时支撑不住，那便摔个粉身碎骨，也算有个下稍。

此时指节僵硬，好似失去知觉，全身酸痛，难以言喻，只想好好睡上一觉，但眼前若要松手，那便是一觉不醒的惨况了、他心中难受，陡然间泪如雨下："为何父亲要把我生下来？为何师父要把我救出来？干脆让我与娘亲死在一起，我不就少了这许多苦楚么？"

越想越恨，忽地又想到刘敬："都是刘敬这狗子！为何要找我谋反？他又为何托我带出那莫名其妙的人？一切都是他，都是他害我这般惨的！"

忽然之间，眼前浮起刘敬死前的那双泪眼，秦仲海心中一酸，又是一阵不忍，知道自己对不起他，又如何可以怪他？

秦仲海叹息一声，想道："其实他会找我共谋大业，只因他晓得我是秦霸先的儿子，这才请我出手。这步棋也真算深谋远虑，为了谋反，他还把我送入宫里当差……可怜他阴谋妙算，却也想不到事机竟会忽然败露……唉……"他叹息良久，又想到了卢云："卢兄弟待我义气深重，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，也要救我出来。唉……卢兄弟，我已经是朝廷罪人了，日后皇帝老儿下令给你，你会否下手抓我？"

卢云如此义气，那是不会的……但柳昂天、韦子壮、杨肃观、伍定远他们呢？这些京中旧友皇命难违，便算不来对付自己，但也从此形同陌路……泪眼朦胧间，秦仲海心道："究竟是谁害我这般惨的？下手杀死刘总管的那个蒙面人又是谁？他为何要遮住面目？又为何要偷取奏章？是他害我的么？谁能回答我啊？"

又累又痛之余，已在濒死边缘，当此绝境，秦仲海望着脚下的万丈深渊，忽地放声大笑，暴喝道："你们这帮王八听好了，你们还想欺侮你亲爹，那是甭想啦！只要老子不想玩了，随时可以死，那就不必再受苦了，哈哈！哈哈！谁能奈何你祖宗啊！"

他又哭又笑，其实心中甚是悲恨，自知伤势全靠银针镇压，只要到了晚间，届时不论是否攀上峰顶，银针效用一褪，自己又要变回废人一个：心念于此，更想往下一跳，来个一了百了。

他心存死念，慢慢止住笑声，收了泪水，回首凝望天际，神态甚是庄严。

日将东升，又要黎明了。晨光映到背后，隐隐有着暖意，此时雪势缓歇，万籁俱寂间，连风声也停了，人间之大，别无声响，只有他一人高挂天际，与繁星为伍。

秦仲海心有所感，低头俯瞰脚下云海，只见万里澎湃，一望无际，仰头望去，神女第三峰布满朝霞红晕。蓝天深邃，点点星辰装饰山峰，望之极为雄伟瑰丽。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够了，够了，人生走到这个地步，还求什么？似我这般粗人，能有这等壮阔风景陪葬，老天也算待我不薄了。"他徒手抓住山壁，疲累之至，只想好好睡上一觉，他闭上了眼，手指缓缓松开，只等坠下万丈深渊，便能从无边苦海解脱出来。

正要自尽，忽然之间，耳边传来呵呵怪响，好似有股诡异至极的笑声，直从山顶上传了下来。秦仲海听了这怪异的声响，只觉毛骨悚然，心底百般惊惧，当下手指收拢，便又撑住了身体。

秦仲海目瞪口呆，提声叫道："谁！谁在那儿发笑？"他发力去喊，四下回声不断，却没再听见那奇异笑声。秦仲海张大了嘴，身体微微战栗，想道："他妈的，山顶上有妖怪！"

想起世间真有妖魔，忍不住大感骇异，只想逃下山去，就在此时，心念转动，忽尔放声大笑起来。

那时方子敬百般激他上峰，却又不明说峰顶有什么，便连那止观也是神神秘秘的，一路从兰州走来，说话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好似有什么难言之隐，秦仲海先前悲愤难当，一味验证自己非人所能及，不曾深思师父用意，此番给妖怪的笑声-吓，反把事情看得透彻，方子敬之所以要自己爬上峰顶，决计另有安排，只是不告诉自己而已。

管他天仙神佛、魑魅魍魉，秦仲海此行攀顶，本就不抱希望而来，倘使峰顶真有造物大神等着自己，都是大大赚了。秦仲海撇了自尽的想法，心中一个念头，只想看看识界以外的物事，哪怕是长翅乌

龟，还是乘云天佛，都比现下凄惨光景强上百倍。他抓起雪块，抹了抹脸，大笑道：“他妈的妖魔鬼怪，老子来会会你啦，哈哈！哈哈！你奶奶个雄！”

他拔出欧阳勇相赠的钢刀，奋力往岩壁上一刺，喀地-声，刀锋竟已刺入岩中。

秦仲海呆了半晌，全没料到这柄刀竟是锋利如斯。他自不知欧阳勇出身江南铸造，一手打铁绝活名动公卿，这刀既是他亲手所就，自非凡物所及。秦仲海笑了一阵，又在岩壁上砍出另一处裂缝，当下左手抓在缝中，右手挥刀入岩，如此反覆不休，竟给他攀上丈许。靠着钢刀的锋锐，攀爬起来甚是轻松，绝非适才手攀嘴咬的惨状可比。看他进展颇速，只要持续不懈，当有机会于今晚登顶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七章 我自横刀向天笑

却说峰下陶清、哈不二等人找不着言二娘，已知她与秦仲海同去攀峰，众人惶急之下，纷纷来找止观，说要上山搜寻。止观听了众人的主意，心下大惊，急忙阻拦道：“你们可别妄动，珠母朗玛岂同寻常山峰，你们武功不到，若想徒手上山，那是非死不可的！”

陶清想起言二娘处境堪虞，更感惊慌，忙道：“这山如此凶险，那咱们大姊岂不更糟？说不得，咱们立刻上去吧！”止观嘿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若真要去，得先折返绒布寺，找寺里僧人借过绳索钢钉，否则老衲不能答应！”

陶清举目眺望，只见山顶白茫茫地，自己若要折返绒布寺，便算施展轻功，往返也须三日以上，到时言二娘如何还有生路？他咬牙转头，霎时想到了方子敬，以他武功之高，上山下海如同家常便饭，只能求他出手了，他急急奔到方子敬面前，唤道：“方老师！”

此时方子敬独坐大石之上，双目半睁半闭，似在入定。陶清唤了半天，看他不言不动，登时求恳道：“方老师，我大姊人在山上，生死不明，请你救人吧！”

方子敬只管闭目养神、练气打坐，仍是不理不睬，也不知有无听见陶清的说话。

陶清见他冷漠，更是惊惶。先前秦仲海孤身上山，他看在眼里，心中已是不解，此时又见他一幅莫测高深的模样，只感无计可施。

陶清正感旁徨，哈不二却是个莽性子，只听他尖叫一声，奔了过来，指着方子敬叫道："姓方的！你让徒弟去死，咱们这些外人自然管不着！可咱家大姊与你徒弟一同爬山，现下生死未卜，大家当年都是怒苍山的人，你却要袖手旁观么？你这无耻的败类！"

止观听他说话无礼，不由得暗暗心焦，方于敬武功高绝，当年以卓凌昭的盛气凌人，江充的权势薰天，尚且不敢冲撞挑衅，哈不二武艺低微，无拳无勇，别要惹恼了剑王，十个脑袋也不够杀，当下急忙抢上，把他一把拉开了。

便在此时，方子敬双目睁开，眼中神光湛然，他往哈不二看了一眼，跟着缓缓起身。

止观吃了一惊，急忙挡在哈不二面前，拱手求情道："方大侠手下留情。"

方子敬并无伤人之意，只斜目看了他们一眼，跟着眺望天下第一峰，神态肃穆。

陶清知道方子敬脾气古怪，但此时言二娘命在旦夕，不能不救，当下硬着头皮道："方老师，你是本山五虎，我陶清小小一个酒保，连名号也排不上，说来没有资格求你什么。但我家大姊多年辛劳，只为山寨的事情奔走，她现下性命垂危，请你务必出手相救。"说着跪了下去，向方子敬叩首。

怒苍山豪杰多是桀傲不驯之辈，等闲不向人下跪，陶清这么一跪，已然抛却了自尊，哈不二见了，急急唤他起身。陶清听了喊叫，却仍双膝跪地，对叫喊不理不睬。

方子敬冷冷望了陶清一眼，并不言语。陶清并不气馁，只是叩首不止。眼看方子敬毫不理会，欧阳勇口中啊啊大叫，将陶清一把拉起，大吼了几声。他口中虽然不能言语，但神情气愤，想来对方子敬也甚不满，哈不二扶住了兄弟，戟指叫骂："咱们别求这群王八蛋！什么五虎上将，比路边的野狗还薄情，咱们自己上山去找！"哈不二硬拉着陶清，众人便自掉头离去，止观知道他们旋即便要上山，虽想出面劝阻，却也不知该如何说话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方子敬冷冷地道：“你们这群无知东西！我先前说过了，这峰顶只能一人上去，言二娘愚蠢坏事，若要搅扰我徒弟治伤，可别怪我找她算帐。”众人听他说话如此难听，更是大怒欲狂，都要反身叫骂。陶清却是个精明的，忙拉住两名弟兄，问道：“方老师要秦将军上山，是要帮他治伤？I

方子敬冶笑一声，将上身衣衫解下，众人看得明白，只见肩胛骨上两处茶碗大小的疤痕，晨光照来，倍感显目。

方子敬将衣衫穿上，只静静眺望山峰，不再多言。

众人目瞪口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半晌，哈不二吞了口唾沫，颤声道：“这老怪物的琵琶骨给人穿了？老天，方子敬居然是个残废……”

方子敬武功通神，位列四大宗师，他这般身手若算残废，天下人岂不全数半身不遂？陶清心知有异，转头望向止观，低声道：“大师，方先生叫徒弟攀爬高峰，究竟有何用意？”

止观轻咳一声，道：“方大侠同我说过，琵琶骨被穿，等同打通六经八脉，算得上一条练功捷径。”他话声虽低，但众人仍然听得清楚，霎时一齐转过头来，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止观看了方子敬的背影一眼，见他没有阻拦自己，低声又道：“秦将军身体残废，只是表象之状，其实他琵琶骨被穿，反能因祸得福，只要他在绝境中激发自己的潜力，打通了阴阳六经，尔后再连上八条奇脉，全身经脉自能贯通，从此便能进入武学的最高殿堂。”

众人只觉匪夷所思，纷纷喃喃自语：“打通全身经脉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人身经脉，内属脏腑，外络肢节，乃定气血运行的通路，穴道则是经络通达体表的感应位置。由于经络联系全身内外，每当疾病时，只要针灸体表穴位，便能通过经络调整气血，以达疗病止伤之效。每条经络各有特色，阴阳六经和奇经八脉不相统属，各有各的路子。也是因此，各门各派的内功心法便专挑一条经脉来走，专练太阴的心诀不练太阳，专练太阳的又练不到太阴，更别说是任督冲带阴矫阳维等八脉。世上练功法子虽多，却从未听过有人可以一举贯通六经八脉。

眼看陶清等人茫然不解，止观示意他们往方子敬看去，道："你们莫要不信，那儿便有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方大侠全身经脉与常人不同。他身上三百六十一处穴位大相迳庭，便是因为六经八脉全数贯通。"哈不二讪讪地道："听起来好厉害，只是搞成怪物一样，那又有啥好处？"

止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常人运功，最多以一条经脉搬运内力，管你内力多厚，潜力不免大大受制。方大侠却不同，他能同时发动六经八脉的内力，如此行功，力道自是排山倒海、丝毫不受限制。打个比方说，拳头若是车子，人家方大侠的拳头有六条猛虎八条牛来拖，比起咱们的一只小毛驴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"

哈不二吓了一跳，急急奔到方子敬背后，在那上下打量，好似眼前站的人是什么怪物一般。陶清暗暗颔首，心道："难怪方老师武功如此了得，二十多岁便已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原来是靠着这等练功法子。"他低声又问："既然方老师要替秦将军治伤，为何不明说出来？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的？"

止观尚未回答，只听一个冷硬的声音道："玉不琢、不成器，若非遭逢生死奇险，如何打造百炼精钢？要过生死玄关，便须决死壮志，否则天下凡夫俗子个个自断琵琶骨，岂不人人成为绝顶高手？"众人不必转头去看，也知说话之人正是方子敬。

陶清惊道："便是为此，方老师才不明说秦将军上峰的好处？"

方子敬道："欲练神功，便不能不吃大苦头，心里挂着好处，手上抱着美女，怎能生出必死之心？火贪-刀讲究心境，仲海自小便是刚毅卓绝的性子，唯有让他经历生死绝境，方能有所大成。"他仰望山峰，叹道："只是他现下给二娘搅扰了，心境不免大受干扰。究竟能走到哪一步，会否从万仞悬崖上摔将下来，我也不知道了。"

陶清心道："原来如此。先前方先生逼迫秦将军爬山，咱们还好生奇怪，其实我早该料到了，他俩人师徒情深，方老师又怎会逼他徒儿去死？"

只听方子敬道："二娘这丫头心软多事，可别阻碍了锻炼良机。仲海今次若不得神功，等伤势完全愈合，那就真的终身残废了。到时便算大罗金仙过来，怕也救不得了。"他叹息良久，挥手道："算了，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，咱们上山找人吧。"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自古人们求神拜佛，问卦占卜，心里求的是苍天恩赐，怕的是神降刑罚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在神佛的无边法力之前，便是帝王将相，也要低头退让，何况自己小小一个游击将军?

秦仲海仰头望着峰顶，喉头发出了喘息。

那山峰如此之高，如此接近穹苍造物，秦仲海看到眼里：心里便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只想到峰顶去看……要看那上头是不是真有一个天，一个道，在那引领众生，奖善惩恶，制定轮回？他想知道，满天神佛受人膜拜景仰，为何他的子民饱受苦难之时，他们总是沉默无语，杳无痕迹?

嘿嘿，真有天界的话，是不是上面都是安道京一样的人？不然世间怎会乱成这样?

秦仲海放声狂笑，怒目望着上苍，心中再次兴起滔天巨浪。

这珠母朗玛何等之高，站在上面疯狂叫喊，老天爷该听得到他的狂啸怒吼吧?

问天命，便是此行的用意，齐天高，便是心中的狂念。

也不知爬了多久，白雪茫茫，眼前模糊一片。秦仲海爬过北麓悬崖，来到了陡坡。他上身赤裸，伏地爬行，烈日烤下，烧得额头一片焦黑，寒风吹来，却又奇寒彻骨，内外交煎之下，实是非人之境。

秦仲海呼吸困难，神智渐失，拼命提起内劲御寒，只是内力枯竭，丹田好似枯井一般，只是空无一物。秦仲海口中不住咳嗽，心里越来越恨，自言自语道："老子这么惨，为何还要活着……他妈的，又是谁在整我？我好累，柳侯爷、卢兄弟，你们在哪里啊，快快带我走……秦霸先、刘总管……你们老是阴魂不散……放过我吧……"

待到后来，雪盲加重，目不能视，好似瞎眼一般。他实在支撑不住，开始不断欺骗自己："秦仲海！你再爬两尺，你就对得起师父、对得起二娘、对得起自己了，到时你便可以闭眼睡觉，永远歇息了……"他不断的欺骗自己，上得两尺，喘个一喘，想上一想，便又开始爬行。

日升中天，复又西下，秦仲海终于失去神智，只如蚂蚁般往上爬行，山峰间的小黑点有时全然不动，有时又缓缓往上移去，他背上银

针本有八处，但他不断催熬内力，竟有两根银针离身而去，秦仲海浑然不觉，只管趴地蠕动。

清冷的月光洒在峰顶，一只满足鲜血的手掌陡地探出，牢牢抓住地下一块尖石，跟着崖下传来重重的气喘声，霎时一声嘶嘎怪叫，一条血淋淋的右腿跨了上来，一条大汉骨溜溜地滚上峰顶，正是秦仲海。

秦仲海面无人色，缓缓在地下爬行，他喃喃地道："师父，你看到了吗？老子爬上来了！爬上来了！"

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，秦仲海办到了。他嘿嘿干笑，有些神智不清，极目眺望四周，只见天下第一峰宽约三尺，乃是条长约十余尺的山脊。秦仲海挖了挖鼻孔，他手指麻木，一时鼻血长流，但疲累之余，却是浑然不觉疼痛。他蹲在地下喘息，仰天笑道："喂！你他妈的不是有神仙吗？快快出来啊？"

他满脸疲懒，自管爬起身来，向天顶挥了挥手，只见天际繁星无限，却不见神仙飞将出来。秦仲海舔了舔肿起的嘴唇，看了良久，越来越感茫然，霎时暴喝道："他妈的！神呢？鬼呢？全部给我滚出来啊！"狂怒之下，摔跌在地，忽然间，见到了一个人！

孤寂凄凉的峰顶，一名披头散发的男子望着自己，这人额上刺着血红色的"罪"字，左腿断折，浑身浴血。这人好惨的模样，不是他自己，却又是谁？秦仲海呆呆望着地下，那地面结了一层薄冰，平滑如镜，却把自己的丑态照了出来。秦仲海痴痴望着自己的倒影，抚摸满是血污的面孔，喃喃地道："你奶奶的，原来老子就是神啊？"

费尽辛苦，九死一生，看到的却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自己。秦仲海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泪水滚落，骂道："操你奶奶的！师父！这算是什么屁啊！你戏弄我吗！"他举起拳头，奋力往薄冰捶落，霎时将之击为粉碎。

秦仲海爬起身来，口中狂骂不休，乱挥乱打之间，一时全身脱力，跪倒在地。他仰天叫道："老天爷！你回答我！刺面流放，这就是我秦仲海的下稍吗？"他纵声大叫，陡地狂风击来，好似正面给他一拳，已将他吹翻在地。这风世间绝无仅有，乃是万仞高空之上才有的气流，风势急速，带动无数雪块泥沙，全数打在身上，比之绝顶高手的掌风还要猛烈。

秦仲海牢牢抓住地下岩石，以免给烈风卷走，一时风刮岩石，起了尖锐怪响，好似鬼魅笑声，秦仲海恍然大悟，这声响正是先前在山腰听到的笑声，哪有什么妖怪了？不过是烈风呼啸而已。

无神无鬼，无妖无魔，焉有什么奇迹出现？秦仲海心如死灰，霎时滚倒在地，乱叫乱吼："假的！他妈的全都是假的！什么天命，什么奇迹，放屁！全是放屁！"

秦仲海苦笑一声，颓然抱头。他刚从京城出来时，伤得连路也走不动，但方子敬一番言语相激，却激发他一身的倔强之气，终使他攀上峰顶，俯瞰天下。可再来呢？还能做什么？再去攀另一座山峰么？然后呢？

秦仲海怔怔出神，终于明白自己的处境。不论再爬多少山峰，他永远都是一个残废，一个穿了琵琶骨的断腿瘸子。秦仲海爬起身来，悲愤大叫："狗杂碎！你们这般待我，终有一日，秦仲海十倍报答！"他嘶声大吼，难以自己，忽然之间，又从地下碎冰见到了自己的倒影，只见自己跪在地下，全身残废，却还满面复仇怒火，实在不自量力到了极点。

秦仲海呆了半晌，软倒在地，心道："秦仲海啊，你身体残废，连山峰也下不去，还想再杀人放火么？算了，下山吧，我这条命是大哥换出来的，自该珍惜。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乖乖回乡种田养鸡，娶房媳妇度日。传宗接代，隐姓埋名，这便是你的天命……"

他嘴角泛起苦笑，闭上了眼，想像自己背着婴孩，打水煮饭，从此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他轻叹一声，咬住了下唇，霎时之间，想到了娘亲。

秦仲海心下大恸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刘敬说她给人一刀斩去首级，死后裸体示众，羞耻难言，她一个妇道人家，又有什么罪？想自己哥哥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，死前饱受惊吓，腰间给人用火枪打出大洞，难道这便是他的天命么？

这上苍何其残忍，一样是人，自己爹爹只是杀死皇帝一人，却要用满门老小的性命来陪，难道这便是公道？便是老天爷订下的规矩么？

秦仲海心中悲苦难言，他是当世虎将，身怀血海深仇，哪知却沦落成这样苟延残喘的下稍，他掩面大哭，傲气荡然无存，霎时跪地磕

头，叫道：“老天爷！求你开开眼，我是当世虎将，我不要种田养鸡，我不要做残废，我要为爹娘哥哥报仇……你开开眼，把武功还给我吧！”他此刻神智恍惚，如同癫狂，一下子哭，一下子笑，全然制不住自己，心神激荡间，只是跪倒在地，叩首连连。

跪拜良久，满空星光照耀峰顶，山峰上一片寂静，除了秦仲海抽抽咿咿的哭声，四下别无声响，他哭了良久，呆呆望着天际，上天却一如平常，只冷冷俯视苍生疾苦。

秦仲海茫然张嘴，蓦地心下一醒，想道：“我这是在干什么？老子干么求神拜佛？这老天爷好生凉薄，只会任那坏人横行霸道，胡作非为，便似衙门里那帮懒鬼一样。你跟他磕烂脑袋，他理你个屁？你他妈的求什么饶啊？”

天道无常，岂有道理可言？看那世间万物，强者生，弱者死，老虎吃绵羊，绵羊吃青草，谁要心软不吃，谁便会活活饿死，连带的断宗灭种，从此消失不见。人世间不也是这样么？江充统治安道京，安道京欺侮老百姓，谁要心软下不了手，谁就会给踢出大门，从此了无生机。

上苍啊上苍，如果仁爱是你的道，你又怎会用这凶狠法子统治世间？

秦仲海怒目望向夜空，霎时间，竟是豁然开朗。那不是替天行道的念头，而是一股与天同高的信念，油然从胸中生出。

他将心一横，爬起身来，仰天吼道：“贼老天！老子秦仲海爬上天下第一峰，便与你满天神佛同高！操！”他此刻已近疯狂，霎时解下裤档，哗啦啦地撒起尿来，口中骂道：“老子是他妈的尿神！你们撒尿时全要拜我！”

他哈哈大笑，闹了好一阵，一时甚感得意，反正插针时辰已近，等那时候一到，自己又要变回残废了，到时也不必麻烦老天爷降下什么天谴，只要一个无知小儿挥挥拳头，便能将他判生定死，让他跪地求饶了。

秦仲海凝视远方，静静回想一生事迹。他闭上了眼，一时好似人在无尽草原之上，天苍苍、野茫茫，他驾着爱马云里雅，白衣白甲，前呼后拥，左首一面大招，上书“兴兵雪恨”，右首一面锦旗，上写“复寨报仇”。

秦仲海咬住牙关，如果自己身无残疾，如果武功尚在，他定要起兵雪恨，逐鹿中原，为了自己，为了爹娘，他即将重建怒苍，再制天道……他有好多好多事要做……

“天苍苍兮临下土，胡为不救万灵苦？英雄便该凌迟死，悲愤垂泪苦无语？我自横刀向天叫，忠义孤臣枉痴心，安得大千复浑沌，莫叫我辈知天命！”

他低声念着几句话，那是西域决战时听煞金唱过的，却给他记在了心里，此时心境相合，便一一涌上了心头。

秦仲海怪叫一声，单脚飞起，猛朝崖边一跳，身子离峰飞出，急速往下坠去。

当死之际，秦仲海举起钢刀，猛力向山峰劈下，发出生平最后一刀。

筋肉收紧，气力爆发，蓦然间体内窜起八道热流，急急冲向丹田，六根银针给内力一逼，全数离身飞起。火光烛天，钢刀闪动，秦仲海这刀好重，直直砍入山峰，一时间激起了滔天巨响，无数雪浪随之崩坍而下。

明月当空，书二娘气喘吁吁，正竭力往上攀爬，那秦仲海好生心狠，竟把她撇了下来，却让自己孤身一人去攀高峰，言二娘又气又恨，趁着雪势缓歇，连忙自行上峰，便要去找秦仲海。

她先前给秦仲海输了一阵内力，丹田至今仍是火烫烫的，身子也不甚寒冷，靠着这股内力支撑，这才撑了大半天，只是越近山顶，呼吸越是困难，胸肺嗖嗖，吸气时疼痛难忍，好似哮喘重病一般。

好容易攀过悬崖，忽见头顶大雪崩坍，无数泥沙雪块直朝自己冲来，言二娘大惊失色，眼看附近有块巨岩，底下有些空隙，当下急忙运起残余内力，匆匆朝岩下躲入。

言二娘躲在石下，只听巨响不绝于耳，大雪如潮水涌下，瞬间便把出路盖住，言二娘又惊又怕，四下黑暗一片，自己若要贸然破雪而出，反而会给活埋。她自知要死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登时大哭起来。

哭了好一阵：心里生出了悲愤，想起秦仲海把自己孤零零地扔了，又想到丈夫独自下山的绝情，黑暗中当场破口大骂：“疯子！全是

疯子！小吕布、秦仲海，男人统通一样，全都是些凉薄东西！卑鄙无耻！全部去死吧！”

又哭又骂间，忽觉雪水融化，一滴滴落到自己脸上，言二娘哭得梨花春带雨，哪晓得这些水珠哪儿冒出来的，管它泪水抑或雪水，只在那儿痛哭不已。

哭不片刻，那雪水越融越快，好似下雨一般，把衣衫都给浸湿了，她再钝十倍，见了这等情状，也知有异，她只觉雪洞里越来越湿，呼吸竟是有些困难，言二娘心下害怕，惊慌之间，手足无措，急忙跪倒在地，低声祝祷：“老天爷在上，弟子言二娘这里求恳，请老天爷大发慈悲，带弟子远离苦难……”

她全身发颤，跪下祷告，忽然间冰雪松动，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喂！老天爷挺忙，没空听你的，只有尿神老爷今天有闲，特来英雄救美啦！”此地位在高山，杳无人烟，怎能有人过来相救？这声音若非是神，却又是谁？言二娘心下又惊又怕，想道：“世上真的有神么？老天爷啊，你当真听到我的祝祷了？”

想着想，那声音唱起了小曲儿，言二娘又敬又怕，当作天籁来听，哪知听了一会儿，只觉内容不堪入耳，都是些淫秽歌词，言二娘心中惊疑不定，想道：“这神好生下流。怎么天界有这等龌龊人物？”

正想间，忽然冰雪破开，一条大汉探头进来，看他赤裸上身，额头焦黑，满面狼狈，但眼神中却透出一股光华，不是秦仲海是谁？

言二娘呆住了，她凝视着秦仲海，泪水涔涔而下，霎时破涕为笑，道：“不是神仙过来英雄救美吗？怎么又变成你这小鬼了？”秦仲海放声大笑，道：“你没听老子说吗？老子是天界尿神！你们撒尿时都要拜老子！”

两人同声大笑：心神激荡间，一时紧紧相拥。便在此刻，头顶雪块崩坍，直往两人身上压来，秦仲海仰头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！尿神你也敢压！”左掌挥起，内力发动，激起一股灼热无比的气流，冰雪给热气一逼，立即化为淙淙温水，滴落在两人身上。

眼看秦仲海内劲雄强，武功非但全数恢复，似还远胜往昔，言二娘又惊又喜，尖叫道：“天啊！你身子大好了！上头真有神仙么？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正想胡说八道，待见言二娘睑上挂着泪珠，脸上爱怜备置，饶他是个狂徒，心下也不禁感动，当即凑了过去，在言二娘脸上深深一吻。

却说方子敬率人上山，众人脚程甚快，方子敬又熟悉路途，半天过去，已近山腰附近，正赶路问，忽见峰顶坠下一个小小黑点，直朝崖下摔去，陶清大吃一惊，叫道："有东西掉下来了！"众人睁大了眼，欧阳勇双手紧揪，哈不二连连跳脚，神色都是紧张无比。

方子敬见了情状，霎时纵声长啸，喝道："仲海！让为师看看你的潜力！"

啸声甫毕，远处传来轰隆一声，好似在呼应一般，只见红光泛天，激起一股强韧至极的气流，霎时雪块崩塌，轰然有声：众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感惊疑不定。止观忙道："方大侠，方才那黑点是秦将军么？"

方子敬眉心紧蹙，神色有些担忧，听了问话，却只驻足眺望，不言不语。

正看间，峰顶飘起大雾，狂风吹拂之下，竟是久久不散，方子敬见状大喜，脚下轻点，急奔而去。止观心下诧异，此刻云淡风清，无风无雪，焉能忽然起雾？众人情知有异，便也急急跟随而去。

行出十来里，已近北麓山坳，风势转紧，寒风猛烈异常，陶清等人内力不到，早已坠后，只在雪地里挣扎行走。止观深怕他们出事，当即慢下脚步，一路陪同照拂。

陶清等人气喘吁吁，向前爬行，止观内力较深，仍能直身行走，又走半里，路上毫无人影，只有漫山遍野的积雪，景色实在荒凉。哈不二情知凶多吉少，登时哭道："完了，这儿根本不是人来的地方，咱们大姊在山上待了一日夜，定是死了"其余众人神情沉重，想起峰顶坠下的那人必是秦仲海无疑，心下更感不祥。

又走片刻，已到北麓悬崖，止观忽地停下脚步，低声道："大家别哭了，往前头看。"

众人屏气凝神，一齐往前看去，只见悬崖附近站着一名老者，此人身形瘦削，狂风刮来，身子却是一动不动，这人功力如此深厚，不

是方子敬是谁？他身边不远处缩着一名美艳女子，躲在山壁之下，看她面容憔悴，眉宇间却带着欢喜，正是言二娘！

哈不二又惊又喜，欢声叫道："大姊！"当下一马当先，便要窜上，陶清嘘了一声，将他一把拉住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

哈不二醒觉过来，眼见众人凝视崖边，急忙随着众人目光看去，只见悬崖旁立着一条虎样大汉，这人双手抱胸，单足立地，背后挂着一幅赤裸刺青，上书两行鲜红刺字："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"

这人正是先前坠下峰顶的大汉，昔年朝廷反逆之子，官拜四品带刀的秦仲海。

哈不二惊道："这家伙不是掉下来了么？怎地还活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"他连着几个问题问下，众人如何能答？诸人神情凝重，都在等候方子敬说话。

风雪之中，方子敬缓缓向前，与秦仲海并肩而立。四下水气弥漫，大雪落在这对师徒之间，登给蒸成水雾，寒风袭来，雾气凝结，水雾复为细冰，给狂风一吹，立时打上众人脸庞，火辣辣地好不疼痛。陶清等人见了这等异象，无下骇然恐惧，一时无人敢作一声。

风声呼啸，雪势劲急，师徒两人同眺远方。只听方子敬肃然道："业火三千丈，洗尽一身孽。仲海，你活了。"秦仲海转过身来，侧望师父，微笑道："我武功忽尔恢复，正要请教师父缘由。"

方子敬道："潜力出尽，烧融筋脉，在那生死存亡的一刻，你的怒火已然贯穿阴阳六经，打通正奇穴脉。从今以后，天地虽大，再无人制得住你。"

秦仲海喜道："无人制得住我？"方子敬颔首道："正是。你此番熬过大苦，功力直逼为师盛年之时，便算少林天绝亲至，天山传人出手，也都未必能胜过现下的你。"

秦仲海暴吼一声，抓起脚旁钢刀，身子便如陀螺般转起，霎时激起耀眼火光，一时之间，身边冰雪全数销融，悬崖旁现出一个丈许开外的半圆。众人见他功力浑厚若此，都是又惊又佩。

方子敬见他武功远胜往昔，心下也是暗自赞许，道："你武功方复，别忙着使力，先歇一歇，把心静下来，咱们慢慢打量日后行

止。”秦仲海嘴角斜起，森然道：“打量什么？眼前只一条路走，别无它途！”方子敬嘿地一声，道：“你大病初愈，已是侥天之幸，还想如何？”

秦仲海大吼道：“我要造反！”那声音威震山冈，远远传了出去。众人闻言，都是大为震惊。

秦仲海举刀向天，悲吼道：“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！我秦仲海身负父兄血仇，朝廷尚且断我生路，逼得我有国难投，有家难归，今日我侥幸不死，便以此刀向天发誓！我秦仲海要重建怒苍，举兵称雄，逐鹿中原，不杀光满朝奸臣，誓不为人！”

钢刀挥出，火焰燃起，映得夜空一片血红，陶清等人多年流亡，耳听此言，尽皆泪下。

方子敬走向爱徒，凝目望着他，叹道：“高处不胜寒，你若要造反，只怕会身心受苦，终身郁郁寡欢。你的父亲，唉……便是个例子。”

秦仲海掀开额上乱发，露出血红的“罪”字，狰狞地道：“我现下就在受苦！地狱业火，焚我残躯！这当中的苦，师父啊，你看到了么？”

方子敬闭目无言，只轻轻叹了口气：心道：“自今而后，天下又要大乱了。”

十八年前，秦霸先兵败自杀，流寇灭尽。十八年后，秦仲海举刀立约，誓言重建怒苍，时值景泰三十三年四月初四，恰逢文殊菩萨佛诞。

第二日早，众人便启程返回日喀则，预备在乌斯藏歇息一个月，之后再返回中原。结局如此圆满，言二娘自是言笑晏晏，陶清等人也是暗自欢喜，只有哈不二撅着兔子嘴，眼看大姊与秦仲海日益亲近，吃醋发怒之余，为秦仲海做菜时更是拼命吐痰，以泄心头之恨。

到了日喀则，欧阳勇便找了家铁铺，为秦仲海打出一只义肢。欧阳勇手艺非凡，那义肢长短合度，有如真足一般，只是秦仲海坚持要以精钢打造，不免让义肢沉重至极，足有九九八十一斤。这么一来，秦仲海可就老实多了，他原本喜欢翘脚上桌，在那抖啊抖地，铁足上身，若还勉强提脚上桌，不免掀翻桌面，怕要弄得狼狈不堪。

众人在日喀则住下，秦仲海调养一阵，气血渐渐红润，不再是苍白败坏的模样，每日里看他荡来摆去，尽在日喀则街上闲混，又恢复成当年那个凶狠逍遥的恶徒。

这日万里无云，众人嫌城里气闷，便到郊外赏景、众人行到一处树林，方子敬与秦仲海并肩散步，他见日头温暖，一时兴致甚高，说道："难得你功力大进，身子又调理得当，左右无事，师父便授你"火贪一刀"最后几式吧！"

秦仲海大喜，火贪一刀共分十二重功劲，起手套路称为"飞火十二式"，之后循序渐进，"星火燎原"、"贪火奔腾"、"火云八方"，乃至于秦仲海的护命绝招"龙火噬天"，无一不是博大精深，只是"龙火噬天"虽然雄强，却只到第八重功力，其余招式只因他功力不到，当年师父便没把最后几式传给他。这几日秦仲海闲得发慌，早在动这套刀法的脑筋，听得师父自己送上门来，自是欣喜欲狂，想道："我此番下山，须与天下英豪较量，正愁没有压箱底的绝技，师父要将火贪一刀的最后几招传我，那就万事不愁了。"

此时众人围观，言二娘、陶清、止观等人都在一旁，方子敬却不怕师门绝技外传，只命秦仲海细心观看，道："你看好了。这便是火贪刀第九重功力。"接过秦仲海手上钢刀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举刀向空虚劈一记，只听劈劈啪啪之声不绝于耳，众人瞠目结舌，不知一记虚劈何以能发出连番暴响。"

方子敬凝视爱徒，道："懂了么？"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接过了钢刀，霎时也是一劈，只听劈啪两声巨响发出，登让众人吓了一跳。秦仲海将钢刀还了回去，摇头叹道："弟子功力不到，还请师父再加教诲。"

方子敬笑道："什么时候学得虚伪了？第一回试刀便得二连斩，已是大大不易了。"

哈不二一旁听着，只感纳闷，低声向陶清道："这是干什么的？砍一刀，出两声，这刀法有啥用处啊？"

方子敬听了哈不二的说话，登时哈哈大笑，提刀便向一块大石斩落，咻地一声响，那大石竟给切成十块碎屑。众人恍然大悟，便连哈不二也懂了，眼看钢刀出手，大石断为十截，才知方子敬出刀极快，看似一刀斩下，其实竟有九刀出手，无怪会有如此连绵的响声。

方子敬还刀入鞘，道：“这招名唤“火贪九连斩”，一刀九斩，威力傲视四海，旁人挡你一斩，却挡不下后头接二连三的重击，便算对手是江湖第一流高手，也接不下你这一刀。”

秦仲海大为欣喜，正要接刀试炼，方子敬却摇了摇手，道：“不忙，难得日头暖和，咱们今日多练几招。”他提起钢刀，对着半空再次虚斩，这刀砍下，却没丝毫声响，众人都不知有何用处。

哈不二眉头皱起，正要发问，忽见方子敬身前一处的大树猛地着火，跟着缓缓倾斜。

众人大声惊叫，这刀距树五尺有余，但刀劲却能斩断大树，引火燃烧，足见威力之大。以此观之，此招气势绝不在卓凌昭的八尺剑芒之下。众人见了这等刚猛绝招，都是暗自惊叹。

方子敬微笑道：“出刀若能快极，气流自会为之腾烧。这招称为“火贪虚风斩”，乃是火贪一刀第十式，厉害处不在钢刀本身，而在于刀上的烈风。”他双足不丁不八，再次虚劈一记，这刀飘飘渺渺，好似有气无力，众人纳闷间，轰第一声响，地下赫然现出一只五尺火轮，以方子敬为圆心，将他夹在其中。

秦仲海惊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方子敬道：“出刀得法，自能运劲成圆，等你详加习练之后，刀上烈风便能随心所欲了，这招便是火贪刀第十一式，“开天大火轮”，算得上攻守具备的绝招。”

秦仲海大喜，道：“日后便遇上宁不凡、卓凌昭这些高手，我也不用怕啦！”

方子敬摇头道：“你切莫小觑天下群雄，世间高手如云，莫说天山传人难挡，便算剑芒出手，你也不一定能胜。若真要独步武林，你还得参悟最后一式。”

秦仲海喜道：“还有最后一式啊！快请师父演招吧！”

方子敬一笑，道：“这招名唤“烈火焚城”，我只创出招式心法，但因机缘没到，连我自己也没使出来过。”众人闻言，尽皆不解。秦仲海奇道：“师父也没用过？那又何必创这一招？”

方子敬道：“每门每派在武林里混，总得有个压箱宝，咱们爷俩人丁虽薄，却不能输了门面。人家宁不凡有“勇剑斩天罡”，卓凌昭有那

招“霞光千道”，咱们也有这招“烈火焚城”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只是“烈火焚城”招式霸道异常，所需的内力也极刚猛，你现下虽然打通了经脉，寻常时候却也发不出这等雄浑力道，唯有遭遇生死大险之时，方有可能出尽潜力。仲海，你日后如果遇上真正的死敌，必能彻底发挥出来。”

秦仲海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原来师父武功太过厉害，遇不到像样对手，这才没使出来过。”

方子敬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宁下凡、卓凌昭、天绝僧，这些人位列四大宗师，武功都很了得，只是大家功力悉敌，他们便算与我动手，也不可能把我逼到绝境。心境不到，自也发不出这招生死绝学……唉……世间惟有他……惟有他，才能让我发出这招“烈火焚城”……”

以方子敬武功之高，世间焉能有人将他逼入绝境？眼看众人各有纳闷之意，方子敬低头叹息，道：“老实告诉你们吧，当年我创出这招“烈火焚城”的本意，其实是用来和秦霸先较量的。”

众人吃了一惊，齐声道：“方先生要与龙头大哥较量？”

方子敬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为了练成这一招，我连自己的琵琶骨都挑断了，才给我摸出了一条运气捷径……嘿嘿，你们想想，这是开玩笑的么？”众人惊叫声中，秦仲海更感骇然，师父是自己父亲的好友，便算有心比武，又何必拼到这个地步，一时只感茫然。

方子敬微笑道：“秦霸先人都死了，你们还担忧什么？嘿嘿，本想靠着这招将他打得心服口服，但一切都晚了，他已经死了。”他低下头去，幽幽唤着好友的名字，神态甚痴。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师父怎么和那秦……嗯，我爹爹相识的？”他从未见过秦霸先，虽知他是自己生父，但彼此间并无情感羁绊，随口称谓，差点连名带姓的叫了，这个爹爹着实叫得勉强，止观、言二娘等人与秦霸先相识，一时都是暗暗摇头。

方子敬却是不以为意，他将钢刀还给了徒弟，道：“那可说来话长了。当年我与秦霸先识得，他还只是个武当派的门徒，年仅十八岁，扎了个傻不隆冬的道士头，看起来傻瓜也似，着实可笑。”说着捡了块大石坐下，嘴角却还挂着一幅笑。

听得秦霸先出身武当，众人俱都吃惊纳闷，秦仲海曾听韦子壮说过父亲的来历，反而不感讶异。

方子敬续道："那时他是个小小牛鼻子，我也好不到哪儿，只是个流浪江湖的小流氓，那时我俩年少气盛，在天津一处酒铺相遇，两人坐在那儿，彼此瞄了几眼，登时生出厌恶之感。我看他唇红齿白，尽惹姑娘家偷看，准是个不守清规的败类，当下便冷嘲热讽几句，嘿嘿，秦霸先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骂起粗话来比我还溜，两人一言不合，登时打了起来。哈哈，从此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"

众人听秦霸先会骂粗话，一时议论纷纷，登感不信。言二娘却是翻起白眼，心道："原来老寨主也是这样的货色，看他们秦家真是家学渊源了。"

方子敬见众人都有怀疑之意，便笑道："秦霸先这老小子很会装，年纪越大，越是虚伪。你们别看他平日道貌岸然的，其实跟我老方也没啥不同。那时的他啊，不叫什么秦霸先，还是用着秦策两个字，道号叫元冲什么的。"他向秦仲海一笑，道："你爹爹年轻时是条好汉，仿佛就是你这个德行，可比后来的秦霸先可爱多了。"方子敬平日眉头深锁，提起了往事，竟是一展难得的欢颜，想来对这些陈年旧事很是怀念。

秦仲海道："爹爹出身武当，师父当年却师承何处？"方子敬哈哈笑道："我这人狂傲无比，向来是个孤魂野鬼，谁想收容我？当年我入少林武当拜师，还没进门，便先揍人，这些名门大派嫌我性子过狂，都不愿收录门下，逼得我独自一人在荒山野地练剑，那时我心怀不忿，只要遇上名门弟子，便要擦他分个高低，看看谁才是武林正宗。"

众人大为叹服，才知方子敬一身武功无师自通，那是江湖上罕见的异数了。秦仲海心道："原来师父也曾走投无路，他这般狂傲性子，倒与我那卢云兄弟有些相似。"念及卢云，不知他近况如何，不由得有些挂记。

方于敬又道："秦霸先从小在武当山出家，绵掌功夫了得，被目为日后武当掌门的不二人选，也是我这般傲性，才会找上秦霸先的麻烦，第一年动手，我俩功夫底子粗，一动手便收不住，可怜天津酒铺倒了大霉，一连给咱们砸毁十来家。我见一时分不出胜负，便威胁秦霸先，说他若不跟比武，我便要一状告上武当，说他砸毁酒家，调戏

少女，无恶不作，武当山门规森严，这小子定会给吊起来毒打了。他看我凶狠无赖，只得约定明年再行较量……呵呵，这混帐小子……”众人见他眼角闪起泪光，回想老寨主的事迹，心下都是感慨。只有秦仲海全不识得生父，只在那儿一头雾水。

方子敬感叹一阵，定了定神，又道：“第二年咱们约到了无锡比武，这次我有备而来，自己又发明了几套剑法，本想打得他灰头土脸，谁知这小子武功进境神速，还是奈何不了他，两人激斗一日一夜，依旧是个平手局面，我俩无奈，只好约定第三年再打。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师父年轻时还真是闲，居然有工夫和人死缠烂打，要我的话，老早便回家睡大觉了。”

方子敬见众人兴致盎然，便又道：“连着干了两年，已是不打不快，倒也不必威胁什么了。第三年我还没找他，他居然自行堵上门来，说有些想我，还带了坛酒过来，说喝饱再打。我看这小子神情潇洒，料来不会在酒中下毒加害，便与他痛饮一番，嘿，这坛酒喝下，咱们居然喝出情感来了。第二日比武时，双方虽是出尽全力，却没人想杀死对方。这大概是英雄惜英雄，好汉惜好汉吧！从此之后，我俩聚会是真，比试是假，每回相约比武，都要聚个三两日才走。”

秦仲海听到此处，只觉喉头发痒难忍，问向陶清道：“你不是酿酒师傅么？什么时候酿坛酒给我尝尝？”陶清笑道：“秦将军有旨，在下自当遵命。”说着从竹篮里提出一瓶酒，送到秦仲海面前。跟着拿出饭团烧饼，送到了方子敬手里。秦仲海见他早有准备，一时又惊又喜，急忙大口灌下，笑道：“真好酒也！”

言二娘接过酒壶，取出几只酒杯，交到秦仲海手上，微笑道：“陶兄弟酿酒工夫非比寻常，只怕会把你醉死。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想说几句风月之言调笑，旋即川想起言二娘是陶请等人的头领，万不可在众人面前轻侮，当下苦苦忍住。言二娘见他嘴角微笑，忽又努力忍住，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，心下暗自奇怪。

方子敬拿着饭团，微笑道：“仲海啊，你好久没吃师父的山芋了，一会儿练完武功，师父烤几个给你吃，怎么样啊？”

这烤山芒正是方子敬的拿手好戏，当年便拿着只芋头大闹华山，只把江充、安道京吓得屁滚尿流。秦仲海陡听山芋，立时吓了一跳，

想起儿提时面黄肌瘦的惨状，双手拼命摇晃。众人不知他师徒俩在弄什么玄虚，都是暗自奇怪。

方子敬吃了几口饭团，提着酒杯道："我与秦霸先前后比了几年武，始终比不出胜负，只是彼此感情深了，也当对方是朋友。比到第五年上，咱们约在庐山相见，这回秦霸先仍是依约前来，只是过不两招，他便气力不济，摔倒不动，我吃了一惊，急忙上前察看，才知他身上带着内伤。我看他这幅惨状，自是纳闷不解，当时我俩虽只二十三四岁，但武功已非泛泛，江湖上更是罕逢敌手，怎能被人打成这德行？我问他是谁下的手，他始终不肯言明，只说自己依约前来比武，不曾失了信约。可他重伤在身，我怎能强人所难？当下便放他过去了。"

秦仲海骂道："他妈的，谁那么大胆，居然敢伤我老子？非杀了不可！"方子敬摇头道："秦霸先是个聪明多智的人，他不肯明说，定有缘故。只是我见他身上有伤，怕他路上遇着仇家，便暗中跟随保护，路上遇到了武当山的人马追杀他，才晓得秦霸先已然反出武当，他身上的伤，原来是被同门长辈打的。"秦仲海想起韦子壮所言，立时道："他可是爱上了一名女子，这才被破门出教？"

方子敬哈哈大笑，道："你也听说了。这女子正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她出身世家望族，人称湖北第一美人便是。秦仲海听师父提起娘亲的风采，不由轻叹一声。言二娘懂他的心事，当下坐到身边，握住了他的大手。

方子敬把两人的举止看在眼里，只是微笑颔首，道："秦霸先虽是个道士，其实尘心不灭，人又长得英挺俊俏，看他风流倜傥的模样，哪个女孩儿不倾心，也是这样，你娘便爱上了他，两人私订终身，从此私奔。"他看了秦仲海一眼，笑道："仲海啊！你虽是秦霸先所生，但你容貌凶猛，只像你外公，比你那爹爹的模样可差远了。"

秦仲海想到那管家所言，说自己长得与舅老爷一个样，他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好干笑数声，道："我本来就丑，长得怪鸟一样，看来这辈子要打光棍啦。"

言二娘微笑道："方老师这话就不是了。男儿汉首重志气高，本就该长得威武凶猛，容貌虽不及潘安，但只要志气比得天高，也能让女

孩儿家爱煞。”秦仲海听她替自己遮掩，心中便道：“老子最爱喝酒吃肉，志气不高不低，女孩儿家也只爱个一半。”

方于敬又道：“那时你父亲带着老婆私奔，你娘亲出身湖北颜家，算是有头有脸的大户，家中长辈如何丢得起这个睑？连夜便上真武观告状，武当掌门大怒欲狂，自是倾力搜捕，秦霸先武功虽高，如何耐得住大批好手围攻，只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天幸他人缘不坏，几名师兄弟不忍他给押回山去，便偷偷放了他。与我碰面后，我又暗中保着他，这才让他小俩口远走高飞，一路逃到西北地方去了。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想到了韦子壮，心道：“看咱们韦护卫那熊样，八成也是个心软的，当年定也放过我爹爹了。”

言二娘听得兴起，忙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方子敬道：“后来可就出人意料了。秦霸先反出武当时只二十四岁，自赴西北以后，从此行踪便成谜团。过了两年，京城传来消息，说有个年轻人高中状元，姓秦，名唤霸先，当时我人在京城，恰好目睹状元郎游街，赫然便见到昔日强敌的身影，我心下好不奇怪，这小子好好一块练武材料，不去乖乖练功，怎么跑去读书考试了？我怕他荒废武艺，日后少了一名较量对手，连夜便摸到他家里，把他揪了出来，喝道，“你好端端的不去练功，考啥劳什子功名？”秦霸先答的妙，居然说道，“我武功已然天下无敌，再练下去也无进境，实在没别的事好做了，只好来当官啦！”

“我一听之下，只没气炸了胸膛，他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年郎，居然敢夸口武功天下第一？当时二话不说，立时出手教训他，谁知打了一阵，却觉得他的身手快得非比寻常，宛如妖魔一般。不到一合，便给他打翻在地。我大吃一惊，两年前大家平分秋色，怎地他进境如此之快？他坦承其事，说在天山里找到一个神秘洞穴，已在里头练成了绝世神功，现下是真龙之体，当世无人能敌。”

秦仲海心下一惊，想到了伍定远，忙问道：“我爹爹是一代真龙？宁不凡不也曾这么称呼伍制使？”方子敬叹道：“天山神机洞里藏有绝世武功，这个秘密正是你爹爹挖掘出来的，说来他该算是天山武学的第一代传人。只是神机洞的武功有些诡异，据说常人碰不得，非得机缘巧合、三奇盖顶之人来练，不然碰者必死。也是这样，才给那个伍定远得去。”

秦仲海想起伍定远的身手，登时点头道：“伍制使武功了得，连蒙古高手也败在他手里。确实有些门道。”方子敬叹道：“一代真龙岂同小可？眼下伍定远武功还嫩，再过几年磨练，必成当世第一高手。怕连宁不凡也敌他不过了。”

秦仲海哦地一声，却是有些不服：“他比师父还厉害么？”方子敬如何不知他在激将，当下把球踢了回去，摇头道：“你师父年岁老了，要靠你来较量啦！”秦仲海此刻神功盖世，体力气血都是登峰造极的时候，早有手痒打人之意，听方子敬这么一说，直是欢喜到心坎里了，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不过伍制使与我交情不坏，人家点到为止好啦！”

方子敬哈哈一笑，又道：“那时我与秦霸先动手，给他打得头破血流，心中只觉忿忿不平，便回山苦思武艺，想找个法子制住他。我整整花了三午时光，创出了“罗喉剑”绝招，我自觉功夫已深，料来秦霸先便有真龙之体，怕也不是我这套剑法的对手，便兴冲冲地赶到京师与他比武，谁知这小子得了皇帝宠爱，居然调到西疆打仗去了。我毫不死心，一路追到西疆去，这王八蛋却又调回北京了，一路追来找去，始终遇不上人，直把我气得七窍生烟。”

秦仲海曾听柳昂天提过这段往事，知道那时父亲与柳昂天联手出征，正和也先可汗大战，自无暇理会这些江湖争斗。

方子敬又道：“匆匆数年过去，我几次找秦霸先比武，他都推辞不受，只说自己有家有业，不便再做这些比试，我见他看我不起，大怒之下，便与他绝交，自去找其他好手决战。”他说到此处，脸上现出豪气干云的气色，续道：“自此之后，我四下征战，逢人便打，几年下来，三山五岳都给我打遍了，什么卓凌昭、宁不凡，那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狗屁，除了少林寺的天绝老僧以外，江湖上根本没人能接我一招半式，从此之后，我便得了“剑王”的外号。只是我念及天山传人未曾与我较量，便在“剑王”之前加上“九州”二字，以示我为关内第一。”

众人纷纷点头，露出崇敬的神色。方子敬不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也不曾有过什么巧合机缘，全靠着自己的悟性习练武功，直至今日威震当世的地位，说来其余几名宗师各有门户师承，独独方子敬是靠着一己之力开山立派，比之天绝僧、卓凌昭、宁不凡等人，可说更为可敬。

方子敬又道：“时光匆匆，我号称剑王也有十年了，那秦霸先也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官，大家老死不相往来，直到……唉……直到一日，江湖传来一件大消息，只把我惊得坐立难安，寝食不稳。逼得我连夜往京城进发。”言二娘奇道：“什么大事这般厉害？”秦仲海心思机敏，已然猜中情由，当即道：“这消息是说我爹爹密谋叛国一事吧？”

方子敬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没错。江湖传言说了，言道秦霸先密谋政变，已然下手杀死皇帝，当时我人在辽宁，听了这个传言，自是大为震动，管他皇帝老儿是死是活，连夜便赶往北京，想把消息打听清楚。谁知赶到京城，根本不必探听什么，便已见到军马入城，直往秦家大宅而去。”秦仲海泪眼朦胧，低下头去。其余几人也都叹息出声。

方子敬道：“我见了这等势头，知道秦家满门命在旦夕，念及我与秦霸先的交情，方某岂容旁人加害他的家属？当下便决定孤身前去救人。但那时京师戒严，形势着实凶险非常，如何能自由进出？我胡乱冲入城门，当场杀他个血流成河，把贼官贼兵砍得尸积如山，好容易赶抵秦家，却已晚了一步。秦夫人早给斩首，满门老小死伤狼藉，只余下两个孤苦孩子，唉……那群官兵好不狠辣，一个冷枪放过，当场便打死大的，只留下-个婴儿给我。仲海，那便是你了。”

众人听了这等惨祸，无不悲愤。秦仲海虎目含泪，跪地道：“秦仲海有生之年，绝不忘师父恩义。”

方子敬叹道：“后来我带着你与你哥哥的尸身，一路东躲西藏，最后来到乌斯藏，便躲入这处山头，料来朝廷养的高手武功有限，决计无法大举上峰。眼看风声紧急，你父亲踪影全无，便先把你哥哥藏在雪山上，先保存他的尸体，再找了个乳母来养育你，那时我想找秦霸先的踪迹，却又毫无音讯，半年之后，听说他造反进关，开立怒苍，已与朝廷大战数合，我便带着你，连夜前去找他。”

秦仲海啊了一声：心道：“原来我只几岁大时，便曾上过怒苍山。”

方子敬道：“当时秦霸先见了小儿子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可他军务繁忙，无暇顾及一个婴儿，便求恳我代为照顾。我见他大变之后，明明三十四五岁的人，却忽然变得小老头一般，我看他悲伤过度，也只好接下这个大任。几年以后，你越发活泼，师父也好生欢喜你，授业传

艺之时，不曾半点藏私。仲海，不管你是谁的儿子，师父教养你的心，始终不变。”

秦仲海呆呆听着，竟觉自己生父的面目好生遥远，他望着眼前的师父，见他面貌苍老，比十多年前分手时更老了许多。想起从小到大蒙受抚养的往事，霎时一个激动，抱住了方子敬，哭道：“师父，你待徒儿如此，你才是我爹爹！”方子敬伸手摸着他的头，叹道：“方子敬无妻无子，孩子啊！其实我早把你当作是亲生儿子一样了。那日听说你入狱，你可知师父有多忧心？”念及师尊恩情，秦仲海泣不成声，众人也是为之鼻酸。

方子敬叹息一阵，道：“两年后，怒苍山势力越大，朝廷派出大将刘梦龙征讨，合计动用三十余万大军、数百名高手围攻山寨，当时武林最有名望的几个家族也被征召出马。我见怒苍山危急，便自行下山助战，我与其余四虎大将联手，只把各大门派打得屁滚尿流，最后逼得天绝僧率军出山，与我决一死战，那场大战，嘿嘿，只打得昏天暗地，死伤惨重。最后形势逆转，朝廷惨败，天绝僧见后援断绝，也只能硬生生地退走了。”

他说到得意处，望着言二娘，道：“小丫头那时也在山上，应该知道此事吧？”

言二娘点头道：“老先生武功非常，名震天下，山寨兄弟无不钦仰，若非如此，龙头大哥怎

会尊称先生为五虎之首？”方子敬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五虎上将，那是你们山寨里的称呼，我方子敬不是谁的手下大将，只是仗义相助而已。”秦仲海听了这话，暗想道：“其实师父武功如此了得，足为一派之长，又何必屈居他人之下？这口气可真忍得很了。”

方子敬见他若有所思，当即一笑，道：“小子啊，师父之所以替你爹爹打仗，其实一半也是为了你这小鬼。”秦仲海尴尬地道：“为了我？怎会这样？”方子敬笑道：“你小时很是讨我喜欢，我怕你没了娘亲之后，连爹爹也没了，这才为秦霸先出力，你知道么？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师父你也太便宜了，非但做人家的保姆，还连保镖也干上了。”

方子敬哈哈一笑，续道：“便这样，怒苍山过了几年快活日子，直到景泰十四年，怒苍山惨败神鬼亭为止。”听到此处，众人心下都是一

凛，怒苍山灭亡之时，除秦仲海不在山上，其余几人都曾亲睹山寨覆亡，回想此事，各人身上冷汗涔涔而下，言二娘更是痛哭失声。

言二娘垂泪道："方先生，我始终不曾明了，咱们何以败得如此之惨？以龙头大哥的武功，加上左右军师的机智，为何朝廷还能轻易得手？"陶清也道："是啊！当年山寨一路打到霸州，逼得京师戒严，为何一夕间风云变色，反而兵败如山倒？"

方子敬斜目看了止观一眼，摇头道："你是军机头子，你来说吧。"止观叹了口气，道："一切只怪朝廷招安。"众人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"招安？"

止观颔首道："当年大军直入霸州，进逼京师，前后打死了几名总兵典史。江充见咱们要玩真的了，便奏请皇帝，派出密使上山，言明要与龙头和谈。只是密使尚未进门，便给人察觉消息，当场给乱棒轰了出去，皇帝先后派出三名密使，都不曾成功。最后请出了太后的谕旨，龙头大哥终于首肯，双方才约在神鬼亭谈判。"秦仲海回思文渊阁的怪客，情知密奏被夺定与招安一事有关，更是留神倾听。

方子敬接口道："那时消息传来，说秦霸先有意接受招安，嘿嘿，他这小子不顾妻小被杀，居然还想投降狗皇帝，这般死奴才，我方子敬如何放他得过？连夜便赶赴山上，当面表达反对之意。"他顿了顿，面上露出杀气，又道："当时我明白告诉秦霸先，朝廷既然杀了他全家满门，他便不能与皇帝修好，否则妻小家人不全都白死了？我闹得很厉害，硬要山寨所有弟兄表明心意，当时左右军师意见各是不同，潜龙理都不理我，只主张接受招安和议，凤羽却说其中必有阴谋，五虎上将也为之吵成一团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"

言二娘插嘴道："我夫君意下如何？"方子敬呸了一声："韩毅那小子出身朝廷，官拜应川都指挥使，怎么不想归顺？也是主张最力的一人了。"言二娘叹息一声，默默不语。

方子敬又道："当时陆孤瞻、李铁衫两人大力反对招安，韩毅赞同，那"气冲塞北"石刚最是忠心，凡事以秦霸先马首是瞻，自也表赞成之意。五虎中两人反对，两人赞成。秦霸先见左龙右凤也是僵持不下，便求恳道，"大家再吵下去，只怕招安未成，山寨便先垮了。请诸位念在我多年微功，便答应和议之请吧！"龙头既然如此说了，众人自也不便多言。我看凤羽军师不发一言，陆孤瞻与李铁衫也是沉默不

语，都有让步之意，全场只剩下我一个顽固，当场便道，“你莫要废话，若要招安和议，需得过我手中长剑，否则此事休得再议！”秦霸先听后，便道，“好！既然大家都是学武之人，今日之事，便以武学高低做一决断吧！”当即取出长剑，与我一决胜负。”

众人听得两位高手再度动手，心中都是震惊下已，当时方子敬名气之响，早已震动大江南北，以声势而论，不知超过秦霸先多少倍，但秦霸先身负真龙之体，武功自是惊天动地，想来这场好斗，定是精彩绝伦。

秦仲海微起叹息，两大高手对决，一方是生父，一方却是恩师，虽然事过境迁，却还是叫他暗暗摇头。

方子敬遥想往事，怔怔地道：“这场拼斗是十八年前的往事，现下回想起来，却似在眼前一般。那时秦霸先说道，“我之所以接受招安，实有不得以的苦衷，既然方兄不能见谅，我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！”我也哈哈大笑，道，“莫说你是天山传人，须知我手中长剑也非易与！大家分个胜负吧！”当下两人各出一招，便在怒苍山大殿动手。”

他说到此处，忽地叹了一口气，不言不动。

众人急问道：“胜负如何？”

方子敬沉默半晌，低声道：“天山传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众人心下一凛，都知他此战非只败北，看来还输得极惨。

秦仲海见师父神色郁郁，一时只觉心中万般愧疚，想道：“爹爹这般做不对，咱们秦家欠师父的实在数也数不清了，怎能再与他动手？难道招安真的这么重要么？”他浓眉紧皱，只是猜不透父亲的用意，心里更透着不满。

方子敬道：“我惨败之后，心里又惊又怒，没想秦霸先居然强到这个地步，气愤之下，恼羞成怒，一剑便将殿上石虎的脑袋砍去，表明从此与怒苍山无关。那时众人急急相劝，要我不可如此，但他秦霸先能做朝廷的狗，我方子敬自在逍遥，又何必受谁管束？我愤怒无比，大声道，“方子敬自今以后，与诸位恩断义绝。祝你们这群王八蛋早些加官晋爵，每日替皇帝老娘洗脚！”操他娘的，老子理都不理，当场便离山而去。”激动之下，竟是粗话连篇。

秦仲海听他谩骂不休：心下暗暗感叹：“师父如此痛恨朝廷，无怪那时我要从军，他会发这么大的火气，唉……原来有这许多往事……”

方子敬骂了半晌，见众人各自低头不语，便收了粗口，道：“我回山之后，只等他秦大将军早复公侯之位，便要将他的宝贝儿子送还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看了止观一眼，又道：“谁知世事难料，一日这位老弟跑来找我，说神鬼亭一场谈判下来，满山兄弟死得死，伤得伤。我听说秦霸先战死，只惊得呆了，便急急下山去看，那时山寨已被大军合围，实在没法救了，我勉强救了几人，但朝廷下手实在太狠，也只能撤手。从此以后，怒苍山便烟消云散，半点势力也不剩下。我深恨秦霸先一意孤行，但事已至此，除了徒乎负负，又能如何？”

秦仲海叹道：“究竟朝廷用了什么计谋，居然这等厉害？”方子敬冷冷地道：“管他的，我既然不知情由，也懒得去查访，反正木已成舟，山寨已毁，便算我找出其中情由，又能如何呢？”

他摇了摇头，望着秦仲海，道：“四年后，你终于十八岁了，一心想去投效朝廷，我本来气愤填膺，打死不让你去，但后来转念一想，反正山寨毁了，你父亲人也死了，往事烟消云散，我又何必把你硬框在仇恨里，替你父亲背这些无谓包袱？人生在世，求的是快活，你既想从军，师父也不为难你，也就任凭你去报效国家了……”

秦仲海回想几年往事，低声道：“师父别这样说。柳侯爷待我情深义重，仲海这几年为他办事，心里很是快活，此事我终身不悔。”

方子敬道：“不后悔便好。只要你活得开心，师父也无话可说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怔怔望向远方的珠母朗玛，幽幽地道：“秦霸先，咱们相交几十年，你儿子算我替你养的，你这老小子不要天伦之乐，不要山寨弟兄，你啊你……到底在想什么？”

言二娘见他望着天下第一峰，一时兴起，便问道：“方老师，你曾以天下第一峰比喻老寨主，你自己呢？你又是这群山峰里的哪一座？”

方子敬微微颔首，道：“方今天下武林人物荟萃，便如群山之海……你们看那座山峰。”众人顺着他的指尖望去，只见远处一座高峰昂然巍峨，隐隐与珠母朗玛相对，似不输给天下第-峰，一时都是啧啧称奇。

方子敬道：“这座山乃是干城章嘉，汉名叫做五宝大雪山，若非世间有座珠母朗玛压在头上，它便是天下第一峰了。”秦仲海见他心有所

感，便道：“师父，倘若我爹爹是珠母朗玛，您便是干城章嘉了，对不对？”

方子敬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真要打比方，这座五宝大雪山也该是华山宁不凡，也只有方今天下第二高手的声势，才能与你爹爹一较长短……”秦仲海看他有些气馁，连忙移转话头，道：“别管宁不凡那猥琐家伙了，这里好多山哪！师父您若要自况，却是哪座高峰？”

方子敬了望群山，怔怔地道：“我的山不在这里……”众人心下大奇，纷纷问道：“不在这儿？那又在何处？”

方子敬道：“听过乔格里峰么？”他见众人茫然，便叹了口气，摇头不语。

止观原本静静听讲，此时忽然插口，道：“乔格里峰位于喀啦昆仑山，乃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高峰。此山险峻，未必在珠母朗玛之下，但只因此峰远在西域，不在藏边的群山之海，是以不为世人所知。除了绝顶山客，少有人听闻大名。”止观见众人纷纷颔首，又道：“天下人看的是虚名，洛子峰也好，雪山之王也好，都因荟萃高地，仗着天生地势，这才广为世人推崇。诸君啊诸君，恕我明说吧，天下高手虽多，却都各有凭藉，真如方大侠这般自开局面的人物，世上又有几人呢？”

止观这话倒非奉承，方子敬独创武学，自开门户，乃是当代独一无二的开派宗师，宁不凡天资虽高，却多少靠着天隐道人留传的三达剑，这才有了一身傲人剑法。天绝僧纵然了得，少了嵩山嫡传的七十二绝艺，武功也要大打折扣，秦霸先、卓凌昭等人更是如此。

世间虽大，却只有方子敬奠基于无，以名门大派的弃徒身分空手起家，练到了今日的绝顶之境。此番壮志豪气，又岂是天下任何高手可比？

方子敬听了止观的这番话，登时仰天轻叹，似有无限感慨。

止观凝目望着剑王，微笑道：“方大侠，旁人不知也就罢了，有句话我一定要说。其实您这十多年来武功大进，在那招“烈火焚城”面前，谁敢自称必胜？您又何必气馁呢？”

方子敬淡淡地道：“我没有气馁，只是心懒而已。赢不是高，输不是低，武学高低，不在生死胜负，而在武学道法的领悟贯通，那才是

一代宗师所为。宁不凡以稚龄崛起江湖，此人天资之高，犹在方某之上，似他这种天才之人，只要练一天的武，天下武学便有一天的进境，等他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不知还要创出多少心法武功？放着这种人物，我怎好与他生死相拼？嘿嘿……倒是神机洞门重新开启，天山传人再次行走江湖，反而让我有些手痒了……”

他转头看向秦仲海，微笑道：“我年事已高，不该再做这些无谓争斗。当此风烛残年，只希望爱徒能好好锻链武功，让“火贪一刀”名震千古，也算留了点东西在这世上。”

秦仲海心神激荡，霍地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仲海不忘师尊教诲，从此必会好自用功！什么天山传人，什么天下第一，弟子都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！叫他们知道九州剑王的厉害！”

方子敬轻轻点了点头，神态竟有些腼腆，当下将秦仲海带到僻静处，细细将刀法口诀传他，两人便自练起功来。

数日后，秦仲海身上伤势已愈，再兼刀法已甚熟练，便向方子敬与止观辞行，言道要早些返回怒苍，察看情况。方子敬见他雄心勃勃的神气，只淡淡地道：“政治之事，师父是不懂的，但这批朝臣远比江湖人物更坏，你与他们交手时，可要万般小心了。”

秦仲海拜伏在地，道：“弟子出身朝廷，自知此间伎俩，请师父莫要担忧。等弟子事业有成，请师父上山共享富贵。”

方子敬微笑道：“能见你好端端的活着，那便是最难得的富贵了。”初见面之时，方子敬全是冷冰冰的神气，孰料离别之际，却如慈父一般，想来秦仲海此番活得性命，他心中定是欢喜异常。

盛暑将至，满地花开，秦仲海急于返回怒苍山察看，便与言二娘等人一同离去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八章 初出茅庐第一功

众人自西南出发，一路向北而去。这怒苍山位于平凉与天水之间，距兰州约三百余里，秦仲海护驾相亲曾顺道路过，当年便上过山去，是以并不陌生。

行入甘肃，已近五月，这日行过天水，来到一处小镇，仅离怒苍山二十里不到。只见天边雾蒙蒙地，缓缓飘下细雨。言二娘见镇上老

小杀鸡宰丰，面带欢容，她屈指算算时节，再过两日，便是端午了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何况又是来到伤心地？言二娘心下伤感，叹道：“又快端午了，唉……”

年复一年，好快啊……”秦仲海嗯了一声，他是孤儿出身，孩提时逢到端午，每回吵着要吃棕子，方子敬便把烤山芋胡乱包入棕叶，拿来骗他吃了。长年恶整之下，听到端午将临，自是毫无感受。他看了言二娘一眼，道：“以往寨里逢年过节，你们都怎生庆贺？”

言二娘眼眶一红，道：“往昔逢到三大节，不管是端午、中秋，还是过年，寨里总挤满了好汉，大家饮酒赌博，恁煞热闹……”说不两句，已是哽咽难言。陶清等人互望一眼，回想昔年山寨盛况，也都不胜伤感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他们流亡天涯，四下里受气挨打，今日回到故土，难免有此感伤。”他有意为众人打气，当下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大伙儿好容易相聚，为啥叹气？二娘你去准备准备，咱们可得过个像样的粽子节。”

言二娘喜道：“你……你要上山过节？”秦仲海笑道：“正是！一来庆贺我重拾武功，二来庆祝咱们久后重逢，正该趁机喝上两杯，吃上一顿。”

言二娘微微一笑，她虽然脾气暴躁，却不是笨蛋，自知秦仲海要替大伙儿打气。她抹去泪水，道：“哈兄弟，你随我去买些蔬果鸡鸭，咱们带上山去。”哈不二是怒苍山的厨子，怀庆饭铺里的招牌师傅，烧饭煮菜自是在行，闻言笑道：“好啊！我小兔儿打仗杀敌是不行的，不过做菜这档子事，找我便成了！包君满意！包君满意！”当下众人便在镇上找了间客栈，略事歇息，言二娘则与哈不二同去准备酒食干粮，以免上山后断炊。

秦仲海领着欧阳勇、陶清，三人进了客栈，各自坐定。秦仲海微望着金毛龟，微笑道：“陶兄，你们这群人中，你算是第二把交椅吧？”陶清面色微微一变，随即宁定，干笑道：“秦将军见笑了，孤魂野鬼，哪还分什么座次？留着性命便不错了。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时公主审讯老兄，我听你言语得体，便知你是个人物，来来，先敬你-杯。”说着提起酒壶，帮陶清与欧阳勇各倒了一杯，三人人一饮而尽。

秦仲海替他们再斟一杯，心头暗暗盘算，眼前怒苍山就在不远，若要返山察看，那自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只是他日前扬刀立誓，言道要重建怒苍，那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。秦仲海心里却只烦恼不休，思索有无可用之兵。

秦仲海心下忽起叹息，想道："我那卢兄弟足智多谋，武功了得，人又讲义气。倘若他人在这儿，当是大大的帮手。"只是卢云此时乃是朝廷命官，没来捉拿自己，已是大幸了，哪能再想这些？当下把陶清当成参谋，破题便问："陶老哥，年前我曾上山一回，那山寨房舍破败荒凉，旧日兄弟走得一个不剩，究竟他们跑哪儿去了？你可曾耳闻？"

陶清心思缜密，一听此言，自知秦仲海急于重整山寨，定要号召旧日弟兄。忙道："不敢有瞒将军，咱们这些年四下寻访，只知几位大将走的走，散的散，有退隐不问世事的，也有流亡异乡、不再回国的。一时之间，恐怕很难找得全。"

秦仲海沉吟片刻，问道："当年山寨里共有多少兄弟？"陶清神态恭敬，禀道："极盛时

约有五万兵马。山上基业极大，分内三堂、外五关，马水步三军，居中枢机之地称为忠义堂，堂上龙头正是令尊老寨主秦霸先。此外尚有两位军师、五位马军将领、一位水军教头，其他还有好些步军好手，真是数也数不尽呢。"

秦仲海嗯了一声，又道："那你们大姊呢？她又执掌什么？"陶清道："她是五关小彪将之-，镇守懿德关，以山寨里的职位而言，她比咱们这些厨子、酒保、铁匠都高得多了。"

秦仲海眯起了眼：心道："无怪言二娘的年纪比之陶清、欧阳勇还小了几岁，可却给他们奉为首领，果然是职位之故。"

正皱眉间，陡地想起一人，秦仲海猛地一拍木桌，大声道："我记得怒苍山脚有座破庙，里头好似还住个怪老头，打死都不肯出来，这家伙究竟是何来历？"陶清叹了口气，道："那人姓项名天寿，武功高明，乃是昔年山寨的天权堂主。"

秦仲海双眉一轩，忙问道："天权堂主？那又是什么玩意儿了？"

陶清道："山寨昔年有天科、天权、天禄三堂，一司功绩核考，一司刑罚纪律，一司钱银买卖。这位项堂主铁面无私，见事明快，早年

便给龙头大哥拔擢为天权堂主，兄弟们要有什么争执打闹，一律送到天权堂受审。管你是五虎上将，还是兵卒小厮，他都秉公断案，丝毫不差。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知道这二堂乃是仿效朝廷的三司，又问道：“这人既然如此了得，却又为何囚在庙里？”

陶清叹道：“此事也是个谜团。当年山寨祗破时，大伙儿四散逃命，项天寿便率着天权堂弟兄夺路下山。一场大战下来，他的弟兄都已逃命离去，却留下他一个人关在庙里，十八年来一步不出，据我猜测，他定是受了什么委屈，这才不便离开。”

正说话间，言二娘等人准备了干粮酒菜，恰好走入店里，哈不二听他们在说项天寿的事情，立时大怒，呸道：“没事提那姓项的混蛋干什么？他长年躲在庙里，老早失心疯啦！”

陶清听了埋怨，想起项天寿当时的绝情，忍不住微微叹息，道：“也许真如哈兄弟说的吧，搞不好项堂主已然疯了。那庙里别无长物，好好一个人，怎能长年熬在那儿？”

秦仲海听了说话：心中自有定见，想道：“我父既然器重项天寿，这人必是有谋有勇之人，岂有自缚手脚的道理？看来其中定有什么隐情。”吩咐道：“不忙着猜，一会儿咱们过去山脚，先向这位项堂主打声招呼，再约他一同上山举事。”

哈不二大声道：“不成哪！上回咱们不过跟他说几句话，差点便给他打成重伤！等一下你要跟他拉拉扯扯，八成会给他活活打死！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哈兄弟别担忧，姓秦的别的本事没有，挨打的工夫倒是过人一等。你们等着看吧。”哈不二做了个鬼脸，吐舌道：“吹法螺！”

言二娘见秦仲海自信满满，凡事尽皆胸有成竹，与当年自己走投无路的惨状截然不同，想起日后局面定当大大不同，心下自感振奋。

众人行到山脚，四下莽莽黄沙，破庙已在不远。秦仲海遥想当年，自己曾与卢云、薛奴儿等人在此追捕言二娘，没想到三人中薛奴儿已死，卢云在朝为官，自己这个游击将军反成了盗匪一路，心念及此，忍不住轻叹一声。

正想着往事，匆听庙中传来一声咳嗽，那声响虽低，却没瞒过秦仲海的耳去。秦仲海暗暗冷笑，想道："好你个项天寿，不愧是天权堂主，武功果然不俗，老远便听到我们的脚步声。"眼看项天寿武功高强，远在陶清之上，秦仲海不忧反喜，自己若能收服此人，山寨里又添一名高手了。他示意言二娘等人先行过去，自己却躲在远处，以免给项天寿发觉自己。

行不数步，庙里那人早已查知有人过来，开口便道："二娘，咱们不是约定过了，要你们日后别再烦我，怎地又来了？"言二娘听他单凭脚步声响便能认出自己，心下也感佩服，忙道："项堂主莫误会，端午佳节将至，我们只想看看你，别无他意。"

庙中那人一声叹息，道："孤魂野鬼，破庙里了此残生，又有什么好看的？"

言二娘柔声道："项堂主别这般说话，咱们昔日都是好兄弟，逢年过节的，怎好忘了你？"

项天寿长年孤单独处，听了温柔说话，好似心事被触，长叹间，轻轻说道："好快啊……山寨毁后，转眼便满二十年了……"他幽幽叹了口气，又道："二娘你呢？你找到夫君了么？"

言二娘听他提起丈夫，不由得全身一震，俏脸已成惨白。秦仲海虽隐身远处，但仍在注意场中情势，他看言二娘眼眶一红，料来立时要哭，便向陶清使了眼色，陶清会意，清了嗓门，越众而出，朗声说道："项老，我是金毛龟！咱们今日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您老一块儿上山团圆，不知意下如何？"

项天寿嘿嘿一笑，道："命都保不了，还求什么团圆？你们快走吧，一会儿朝廷鹰爪撞见你们，又要惹上麻烦。"陶清皱眉道："项堂主，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"项天寿冷笑道："我耐性有限，你们少给我废话，立刻滚！"

哈不二听他说话难听，登时跳了出来，破口大骂："废话连篇！姓项的，咱们不过要你出来吃饭，又不是拿毒药害你，你还在卖什么乖啊！"话声末毕，忽听破空劲急，一粒石子从庙中飞出，看这石子的方位，却是朝哈不二门牙打来，看这飞石用意不在杀人，只在惩戒他说话无礼。哈不二尖叫一声，不知该如何抵挡。

正惊骇间，秦仲海从地下拾起一把黄沙，便朝哈不二身前撒去，此时风声强劲，那黄沙相距虽远，但在秦仲海浑厚的内力驱使下，却如沙幕般护住了哈不二，那两枚石子给沙幕一阻，力道减缓，势头更是歪斜，只落到地下去了。

哈下二救回两颗门牙，一时连拍心口，想道："还好有这家伙在，不然少了门牙，小兔子的外号可要没了。看在门牙的份上，以后做菜时不给他吐痰了。"

秦仲海见哈不二觑着自己，便向他微微一笑，眨了眨眼。哈不二脸上一红，心道："这家伙明明没大我几岁，老爱装大哥，真个讨厌死了。"想着想，又往秦仲海偷看一眼，见他神色自信豪迈，忍不住又做了个鬼脸。

秦仲海出手救人，项天寿武功何等高明，自然察觉有异，当下喝道："朝廷的哪位高人驾临，何不现身一叙？"言二娘忙道："项堂主莫要多心，这里只有山寨的弟兄，没有旁人。"

项天寿素知言二娘是个老实性子，自不会说话骗人。他嘿了一声，笑道："小娘子这几年武功越练越高，有了这身功夫，以后还怕什么？快快找个处所安身立命吧，别再做孤魂野鬼了。"言二娘听他相劝，勾起了昔年聚义的往事，她眼角泛起泪光，道："项大哥，请你出来吧，我们大家真的好想你……"她言语真诚，频频拭泪，陶清等人回想往事，心中都是一酸。

项大寿听她这般说话，自也不好再逞威，只低声道："对不住，我不能出来。请你见谅。"言语感伤，自也不胜唏嘘。言二娘哽咽道："项大哥……这儿有些酒菜，给你留在门口，你不愿出来也没关系……记得一会儿取来吃了……"她将竹篮里的酒菜取出，放到庙门，跟着掩面哭了起来。

项天寿似也难受至极，霎时哽咽道："二娘，谢谢你。"

众人泪眼汪汪，哭哭啼啼，忽听一人放声大笑，道："人家是四郎探母，你来个二娘探贼秃，还哭得大出丧也似，老子真他妈的没眼看了。"

众人急忙掉转头去，只见发笑之人搔头摸腮，模样疲懒，正是秦仲海。项天寿听了秦仲海的说话，登时又惊又怒，暴喝道："你是谁？我怎没听出你的脚步声？"

秦仲海此时武功非凡，左脚虽是铁制义肢，但靠着内功大成，走起路来一样安静无声，是以项天寿耳音虽灵，却是听不出来。

秦仲海笑道："老兄莫要惊慌，在下是个无名小卒，只因身上残疾，便给人一路背过来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"他这话半真半假，身有残疾是实，但给人背来却是假，众人都不知该怎么答话。

项天寿乍听之下，却是信了，想他何等耳力，居然没听到此人的脚步声，想来这家伙定是给人背来的无疑。当即喝道："既是无名小卒，焉敢在此发笑？快快给我滚了！"

秦仲海闻言，更是捧腹大笑，久久不止。项天寿狂怒不已，喝道："大胆小子，你再敢笑上一句，我便要你死！"语气转严，更显杀气，陶清素知项天寿之能，虽知秦仲海有玄功护体，心下还是暗暗为他担忧。

秦仲海勉强压抑笑意，忍耐道："对不住啊，在下真的不是有意发笑，只因生平有个怪僻，每次见到乌龟，便会无缘无故大笑一阵，实在难以抑遏，实在对不住啊！"

项天寿大怒道："你敢说我是乌龟？你到底是谁！"言二娘怕生出事来，急忙道："这位是秦将军，与咱们山寨有旧……"秦仲海向她微微摇手，要她不必说出自己的身分，言二娘心下惊奇，寻思道："秦将军到底有何用意，为何不让我说出他的来历？"

项天寿听言二娘支支吾吾，登时怒道："二娘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是不是朝廷的走狗？"秦仲海笑骂道："不是走狗，是走龟，会走动的缩头龟！"项天寿怒气冲天，更不答话，一枚飞石从门缝射出，直朝秦仲海脸面飞来。

众人惊叫声中，秦仲海却是不慌不忙，只见他拔刀出鞘，向前虚劈一记，霎时火光闪起，热焰喷出，飞石竟然消失无形，这招正是方子敬传下的"火贪虚风斩"。言二娘等人见秦仲海武功远超过往，一时心中更增敬畏。

虚风斩使出，无声无息，项天寿人在庙里，自也看不见秦仲海出刀，便只侧耳倾听，留意外头的动静。秦仲海知道他在察看自己的生死，当即呜呼两声发出，大叫道："好厉害的飞石啊！老子肚子给打穿了，胸口也破了，嗯……啊呀！"胡乱喊出几声惨叫，身子乱抖几下，便不再出声了。言二娘等人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，都是暗自诧异。

项天寿听了惨叫声，想来秦仲海确已惨死，立时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口无遮拦，屡次出言侮辱辱前辈，休怪我手下狠毒了……”他冷笑连连，喋喋不休，急听门外又接连发出呜呼惨叫，那声音咿咿呀呀，夹杂着吐痰声响，连珠炮也似。

项天寿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搞什么鬼？还没死透么？”秦仲海有意锉锉他的锐气，让他从此心服口服，当下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子刚才下去地狱一趟，还没过奈何桥，想起没带钱包出门，这又回来拿啦！”

项天寿大怒欲狂，喝道：“滚远点！”霎时三枚石子扔出，全数从门板缝中飞出，众人见那门缝不过寸许宽，项天寿却能从中击出飞石，都是大为吃惊。言二娘自己是暗器高手，见了项天寿这手听风辨位的神技：心下更是暗暗钦佩。

秦仲海听了破空声响，知道石子上蕴有深厚内劲，只是自己神功甫成，又新练了方子敬传下的绝招，对方纵然了得十倍，他秦仲海焉有惧怕之理？他示意言二娘等人退开，反往庙门跨上两步，喝道：“今日不把你这乌龟拖出壳来，誓不甘休。”

飞石及身，秦仲海目光精准，霹雳般地下了杀手，咻咻咻三刀出手，喀喀喀六石落地，他有意卖弄刀法，非只将飞石剖为两半，刀锋更切过石子中线，他拿起断石察看，只见切口平滑，大小工整，足见刀上火喉更胜以往，已到炉火纯青之境。

秦仲海武功本就精湛，受伤前已能轻易击败言二娘，此时初试刀法，只觉自己内力远过以往，出刀更是快了十倍不止。他心下甚喜，将断石放在掌心抛了抛，笑道：“老兄的飞石果然了得，不过要杀我嘛，只怕还差了那么点，我看你还是快快出庙，也能多些胜算。”说着便朝庙门走上两步，只要略一伸手，便可将庙门推开。有意以暴力打服项天寿。

项大寿更不答话，飕飕之声连响，转瞬间便飞出十枚飞石，分朝秦仲海四肢打来。

项天寿身在庙中，不能见物，暗器居然仍有这等准头，秦仲海心下也是暗暗喝采。眼看飞石行近面处，他却不惊慌，将掌中裂石掂了掂，笑道：“老兄，庙里石子不多，我怕你家伙用完了，这便还你吧！”他有意测试自己的功力，运起全身气力，举手一挥，六枚断石便朝庙门飞去。

两方飞行对撞，只听砰砰之声连响，庙门前飞灰弥漫，项天寿踯出的飞石竟遭粉碎！

断石对飞行，秦仲海拿六吃十，竟是大获全胜。言二娘等人茫然不解，都感纳闷，其实秦仲海此番以寡击众，仗的绝非暗器手法，而是过人的内力听致。

秦仲海掷出的断石准头甚差，但大批石子丢出，总有一两颗能击中对方，但因他内力浑厚，飞行给断石击中，立成粉碎，碎屑四散之下，余波所及，竟将剩余的飞石全数撞碎，足见石上所附的内力何等惊人。

项天寿大吃一惊，没料到秦仲海三十来岁年纪，功力居然远胜自己，正骇异间，忽听风声呼啸，那六枚石子完好无缺，竟还向前飞来！

项天寿震骇不已，对方非但破了他的飞石阵，尚且行有余力，他怎也想不到世间会有这等怪事，慌乱之间，六枚石子已将庙门撞成粉碎，直朝内堂冲入。

眼看断石来势奇速，项天寿不敢硬接，慌忙间趴地闪避，飞石从头上半尺刮过，烈风袭来，头顶竟感火辣辣地，项天寿惊怒交加，还没决定该当如何，猛听后堂传来喀啦巨响，那人枚石子竟又打穿了照壁，直从后堂飞了出去。

一掷之力，势道强悍若此，庙内庙外众人没见过这等霸道武功，一时齐声惊叫。项天寿功力深厚，昔年与薛奴儿较量，尚且以飞石之力撼动天外金轮，谁知此际与秦仲海的雄浑内劲相抗，仿佛以卵击石，伍定远便算贵为“一代真龙”，见了这等霸道手劲，也要人为震惊。

秦仲海看着自己的双手：心中大感欣慰。自知历经生死大险之后，终于练成了盖世神功，日后行定天下，自当无往不利。

秦仲海武功根底本佳，受伤前已在江湖一流高手之列，当日跃下山崖之际，更靠着心中的一股悲愤，激发了自身的潜能，从此因祸得福，打通了六经八脉。不论太阴、厥阴、少阴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阳等六经，还是任、督、冲、带、阴蹻、阳蹻、阴维、阳维等八脉，此时内力都能来去自如，再不受自然气血所制。照着那日止观的转述，便如六虎八牛蛮力加身，潜力自是惊人无比。

其实止观所提的好处，还仅是其中一半，寻常门派常有打通任督二脉之说，便是希望运功时运转周天，一来易于增强内力，二来发劲时也易于凝聚功力。此时秦仲海非只打通任督二脉，内息尚且贯通全身，同样的一拳打出，六经八脉的内力全数灌注，力道自是加倍雄强。同样的打坐练气，一口真气导入六经八脉，功效更是远过常人十倍不止。也是有这般便利，方子敬才会以这等怪异法子练功，也好求其速效。

庙门已破，众人便朝深处看去，只见一名老者坐在地下，看他形容枯槁，胡须几达膝间，头上毛发更是掉得一根不剩，这人模样虽然狼狈，但细看他眉宇，赫然却是当年的“天权堂主”项天寿。众人见庙中地下全是死鸟，看来项天寿当是以鸟为食，这几十年才得以存活。众人见了这等惨状，无不唏嘘。

秦仲海拱手道：“庙门已破，老哥便请出来吧！”项天寿怒道：“你给我滚！当年我立下毒誓，此生不出庙门一步，你想让我破戒么？”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才知项天寿何以多年不离庙门一步，只下知他当年为何立这怪誓了。秦仲海面上下动声色，劝道：“哎呀，怕什么啊？咱们现下不过是破个小戒而已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看我昨日才发誓说戒酒戒色，明朝便来吃喝嫖赌，一口气把它破光，正所谓不立不破，不破不立。老兄快出来破戒吧，明儿个心情好了，团圆酒吃了，再回庙里缩一缩，那不就得了！”

项天寿大声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？与你一般无耻么？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行无耻事胜于干无聊事，那也没什么不好。快来喝酒喔！”双足轻点，已然踏入庙内。

项天寿狂吼一声，身子扑天而起，直朝秦仲海冲来，秦仲海见他盘膝坐地，居然手脚不抬，便能直冲而至：心下也是暗自惊奇。项天寿人在半空，喝道：“你快快退出去！”说话间，已然踢出三脚，秦仲海轻挥猿臂，一一架过，甚是轻描淡写。项天寿越斗越惊，两人掌腿相对，项天寿的脚踝踢出，如同碰上烙铁，直是疼痛不堪，他摸不清秦仲海武功师承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拆解，已是大落下风。

项天寿人在半空，须臾间便已拆过十招，秦仲海早把项天寿的套路看得明明白白，眼见他又是一脚踢来，秦仲海忽地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霎时右手探出，急往项天寿胸口抓去，这抓快若闪电，力道十

足，项天寿大惊，双足点地，便要往后头窜去，谁知秦仲海后发先至，脚下也是一点，瞬间便已赶上，跟着手指探出，已然搭上他的胸口，他暴喝一声，劲力发出，力灌对手经脉，霎时已将项天寿按倒在地。

言二娘等人尽皆惊叹，秦仲海武功比之当日，非但不见稍逊，还有大胜往昔的气概，居然在几招内便制服武功精湛的项天寿，众人见他神功如此，想起此人日后领导山寨，定是无往不利，百战百胜，忍不住面露欢喜之情。

秦仲海一把拉住项天寿，笑道："老兄啊老兄，何必在里头吃鸦吞鼠，干那恶心难过之事，快来一同饮酒欢唱，共享团圆之乐吧！"项天寿不依，只是喝道："快放开我！"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正色道："别倔强了。人家言二娘-介女流，尚且含悲忍辱，复兴山寨，阁下身为须眉汉，却只会在这儿长吁短叹，龟缩不出，你若还知骨气两个字，便快快随我走吧！"

项天寿又痛又悲，大叫道："你别再说了！我立誓不出庙门一步，你若害我破了誓言，我项天寿只有一死谢罪！"霎时逆运经脉，已有自尽之意。

秦仲海吓了一跳，心道："这家伙玩真的。"他生怕活活逼死这人，当下松开右手，劝道："有话好好说，你可别干傻事。"项天寿摔在地下，双手挥舞，厉声道："你们全给我走，别逼我自杀了！"

秦仲海转头望向言二娘，只见她也是摇了摇头，丝毫没有办法。秦仲海叹道："老兄，我再问一次，你真个愿出庙么？"项天寿厉声道："十八年前我发下重誓，终身不出此庙一步，请你别再扰我！"秦仲海点了点头，颔首道："很好，我不会让你破戒的。"转身便走，竟似放弃了。

项天寿正自松了一口气，猛听秦仲海大喝一声："倒！"钢刀杀出，红焰焰的火云往四方冲过，正是"火贪虚风斩"。火云喷出，庙中墙壁本已腐朽，此时给那刚猛至极的刀风热焰吹过，转瞬间喀喀作响，不到片刻便成碎屑，随即往外崩坍。

项天寿惊道："你……你这是干什么？"秦仲海摸了摸脑袋，双手一摊，笑道："老兄啊老兄，你的庙……没了。你的誓言，嘿嘿，空了。"

项天寿转头看着四方，果然破庙已成灰烬，放眼望去，身子已在旷野之中、他张大了嘴，一脸茫然之色，他曾立誓不出此庙一步，但此刻庙已成灰，却要他如何遵守当年誓言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感惶急痛苦。

秦仲海眯着眼道："庙即是空，空即是庙。亏你老兄头顶光秃，一幅和尚模样，居然连这个道理也参不透，你再不走，我可要走了。阿弥陀佛，再会了。"说着迳自转身，迈步离去。言二娘等人望着项天寿，只见他呆呆地坐在地下，兀自满脸茫然。想来他多年苦心守戒，转眼成空，不能不让他感到无所适从，便成了这幅痴呆模样？

朔风吹来，将烂为一团的庙门吹起，哈不二惊道："破庙跑走了，这下真要破戒啦！"项天寿大惊失色，急急往庙门追去，忽然又是一阵狂风吹来，将余下灰烬吹散，转瞬间便已飘出数里，全然不见踪影。

哈不二皱眉道："完啦，这庙飞到天边去了，项堂主可有得追了。"项天寿闻言更慌，急忙追出，但灰烬细碎，又要如何寻找？项天寿吓得面无人色，四下乱窜乱滚，悲哭道："老天爷！我破戒了！我破戒了！"霎时伏地大哭，悲不自胜。众人见他守戒如此之严，都有骇然之感。

陶清向前扶起，劝道："项堂主看开些吧。这庙既已纷飞海角天崖，项老何必还要为难自己呢？"眼看项天寿兀自低头不语，秦仲海猛地跳了过来，蒲扇大手往他肩头就这么重重一记，大声道："咄！痴人！现下庙门已到北极，墙壁也到东海，破庙既已飞往天涯四方，这人间已成破庙，破庙便是人间！阿弥陀佛，老兄你只要不飞上九重天，有何破戒之处！"

项天寿喃喃地道："人间即庙，庙即人间！"他猛地一拍头顶，大喜道："妙极！妙极！正是这个道理！"说着手舞足蹈，口中唱起歌来了。

秦仲海胡乱发明佛理，只讲得他口干舌燥，头晕眼花，心中想道："这个白痴，总算开通了。"

只听项天寿仰天大笑，大声道："天绝老贼、灵音大师！你们听好了！并非项天寿没有遵守约定，只因这庙自行生脚逃走，我也没办法啦！你们可别来怪我！"

众人听了“破庙生脚逃走”这句话，忍不住觉得荒唐，但项天寿性子刚强，言二娘等人怕他翻脸，不敢放声大笑，一时忍俊不禁，只在掩嘴莞尔。

秦仲海听项天寿提到天绝僧，心下却是一凛，寻思道：“原来他是给天绝僧囚在此处的，看来当年剿灭山寨，高山少林也有份。”

想起杨肃观出身少林，说不定两人便要为此大开杀戒，一时心下竟有些不太舒坦。

第十一卷 重建怒苍 第九章 狼烟再起

正想间，项天寿已然宁定，上前拱手道：“这位小哥，蒙你点化，项某实感恩德。适才若有得罪之处，尚请海涵。”秦仲海见他执礼甚恭，微笑便道：“好说，项老守信重义，一言九鼎，实在让人佩服、在下若非为了山寨的前途，岂敢随意得罪相逼？”

两人说话间，陶清走上前来，引荐道：“项堂主，这位将军姓秦，双名仲海，便是霸先公的二公子，昔日朝廷赖为长城的名将。有他这般家世才干，咱们山寨定有重建良机。日后还请项堂主多多帮忙呢。”这回秦仲海倒没有打断说话，任凭他介绍自己的来历。

项天寿听得秦仲海是昔日山主的儿子，一时颇感讶异，道：“真有此事？霸先公不是满门抄斩么？什么时候多了个儿子出来？”说着上下打量秦仲海，显是不信。

秦仲海被方子敬收养一事，天下间没几人知道，项天寿如此怀疑，也属自然，言二娘眉头一皱，正待要说，秦仰海却-把拦住，笑道：“项堂主，倘若我真是老寨主的儿子，项老兄便会念在故人之情，与我-同上山么？”项天寿点头道：“我身受霸先公重恩，倘若阁下真是秦家后人，自当追随左右”秦仲海哦了一声，微笑又道：“那咱们掉个头，倘若在下并非秦霸先之子，只是冒名顶替的狂妄之徒，老兄欲待如何？”

项天寿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若真如此，那我又何必跟着你走？”

言二娘暗暗叫苦，不知秦仲海为何这般说话，正纳闷间，只见秦仲海昂然向天，将手一摆，做送客状。口中沈声道：“项兄啊项兄，某姓秦也好，姓龟也好，阁下都不该以此计较。咱们江湖上行走，讲究

的是自己的眼光，绝非什么狗屁身世！我即便是秦家后人，但倘若庸懦无能，贪生怕死，众位便奉我为主，焉能成得大事？”说着一拱手，道：“项兄如此着重出身，秦某不敢强留。这就再会。”蓦地转身走开。

秦仲海好容易把人弄出来了，却这样放了过去。众人闻言，一时面面相觑，不知高低。言二娘又惊又急，追了过去，喊道：“秦仲海！难得大家团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秦仲海却不理会，只管自行上山。

项天寿望着他的背影，忽地心有所感，当下提声喊道：“将军且慢！”秦仲海转过头来，拱手道：“先生何事指教？”

项天寿哈哈大笑，奔到秦仲海面前，抱拳道：“将军这般脾气，实在让人喜欢！似你这等豪迈人品，不论你是否真是老寨主的儿子，项某都愿与你共创大业！”

两人四目凝视，秦仲海纵声长笑，大声道：“好爽气！打天下便是要这样！这才是咱们怒苍英豪！秦仲海是个爱才惜才的人，当年身在朝廷，尚且星夜寻访卢云，怕他埋没，如今为自己的志业拼斗，更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共创大业的弟兄，适才那般说话，只是要表明心迹，说他无意借父之名。眼看项天寿首肯上山，想起又多了一个豪杰相随，更是大为兴奋。

两人相顾大笑，立时勾肩搭背起来。只是项天寿身上跳蚤奇多，秦仲海抱着他，跳蚤还不趁机搬家？吸血小虫欢喜迁居，秦仲海身上难免奇痒，一时歪嘴斜眼，抖手抖脚，模样有点怪异。

言二娘见他两人重修于好，心下甚喜，她怕二人性子怪异，一会儿又生出事来，忙道：“秦将军，人家都这么说了，你怎好再瞒身分？快把背上的刺花露出来吧，别让人猜疑了。”

秦仲海身上发痒，早想脱衣，赶忙将上衣脱下，两手还不住往背后乱抓。项天寿哪管他在胡抓什么，刺花入目，眼中登时泪光闪动，他跪倒在地，仰天哭道：“老天爷在上，霸先公得子如此，虽死无憾！”秦仲海听他提到父亲，赶忙收拾丑态，将他扶了起来，微笑道：“项堂主错爱了，小子日后得众位扶持，自当好好经营山寨，不负先父之名。”

言二娘嫣然笑道：“别说这些了。咱们这就上山过节了，一起走吧！”项天寿听得过节两字，霎时仰天长叹，道：“我有十八年没喝酒

了，唉……若有一杯好酒落肚，死而无憾……”陶清微笑道：“别发愁，有我金毛龟在，怕没酒喝么？”

秦仲海大笑道：“无肉令人瘦，无酒令人苦！有这杜康好朋友，咱们山寨人虽少，却绝不冷清！”众人想起晚间欢聚一堂的场面，心中都是雀跃无比。

众人回到山顶，只见山寨破败依旧，器物腐朽，几无一件堪用，欧阳勇取出钢刀，劈竹砍木，转瞬间便做出几张桌椅，秦仲海见他器械应用极精，心下暗自称许，想道：“这位铁牛老兄着实了得，日后由他总管兵械制作，山寨兴旺可期。”

秦仲海自坐堂上，只见众人洗手做饭，清理打扫，言二娘更笑吟吟地四下布置，她把方子敬传下的那面旗帜高挂堂上，那火红的怒字一现，立时让众人欢呼起来。

秦仲海看着生气勃勃的忠义堂，回思年前上山的破败，嘴角泛起了微笑：“以后这里便是我的家了。当年爹爹创建此处，与天下英豪在此相聚，谁知功败垂成，死于道上。今后便由我这儿子接手吧。嘿嘿，不论日后情势多艰难，我定要重建怒苍，再起忠义之师！”

眼见天色将黑，言二娘取出纸笔，便请秦仲海挥毫写字，秦仲海闻言大惊：“老子哪会写字？最多只会画几只乌龟而已，你可要看么？”言二娘嫣然一笑，知道这人文学甚低，当下道：“你不想挥毫，那便让我来写，好么？”往日言二娘与他说话泰半凶狠粗暴，今日却忽尔婉转温柔，料来心情定是不恶。秦仲海见她眼波盈盈，心中蓦地一动，笑道：“你尽量写，想写多少，便写多少。最好把肉蒲团默出来了。”

言二娘听不懂他在胡说什么，当下摇头一笑，迳自写了起来。

秦仲海探头去看，只见第一张纸上写着几字，见是“怒苍山创建之祖，秦公霸无之灵位”。

秦仲海啊地一声，道：“多亏二娘心细，否则我倒忘了祭拜先人！”言二娘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你这人本来就粗心，不过也没干系，以后有我替你打理呢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颊忽地晕红如火。她连忙定了定神，继续往下写去，见是她兄长言振武的灵位。秦仲海心想：“二娘与朝廷仇深似海，她的身世如此悲惨，倒与我同病相怜了。”

言二娘眼眶微红，又提笔写道："天禄堂堂主童新之灵位"、"大正关守将常飞之灵位"、"水军教头孟无痕之灵位"……一时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十人。秦仲海越看越惊，心道："当年山寨被破，居然死了这许多弟兄！看来景泰十四年这场大战，当真非同小可。"转看哈不二等人，都已放声大哭，连项天寿这等硬颈之人，也在默默忍泪。

言二娘连写数十人，忽地一咬牙，霎时写道："马军五虎将、西凉小吕布韩毅之灵位"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心道："这不是她的老公么？二娘怎地写下他的灵位了？"正想间，陶清拉住了他的衣袖，跟着凑过头来，在他耳边道："秦将军，咱们大姊拜托你了。"

秦仲海何等聪明，一听提点，立时暗骂自己愚蠢："秦仲海啊，这等事情你也看不透，可真越活越回去啦！"

言二娘十五岁守寡，至今已有十八年岁月，与小吕布欢好之门无多，两人便已分离。说来这段婚姻实在可怜。此刻她写下小吕布的灵位，从此自当解脱，陶清知道秦仲海与言二娘彼此有情，当下便来提醒一番，希望玉成此事。

眼见言二娘泪水飕飕而落，虽说心酸无限，但也算是解脱了。秦仲海拍了拍陶清的肩头，要他不必多虑。陶清则是报以一笑，拱了拱手，满是祝贺之意。

众人将白纸贴在木牌上，一一上桌供奉。秦仲海当前焚香主祭，颂祷曰："秦某受刑下狱，本当必死，幸赖众家兄弟先后扶持，诸位先贤天上护佑，终令性命保全，得还武功。当此大难不死，秦某秉先父之名，必重整山寨，再举大业，不负天下之望。"他跪了下去，拜道："今者，项天寿、言二娘、欧阳勇、陶清、哈不二等人皆在堂前聚会，共叙生平之义。祈吾父山主庇佑我等再举大旗，一应战死弟兄英灵不远，得已瞑目。"

主祭已毕，众人各自上前焚香祝祷，只见言二娘跪在小吕布灵前，眼中泪光盈盈，口中低念不休，似有无尽的话要说。秦仲海自知不该过去打扰，便走到一旁饮酒，让她一吐心中悲郁。

端节畅饮，雄黄酒浓，众人欢聚一堂，哈不二更包了好些粽子，恶声恶气递给秦仲海，看他脸上微红，不住偷眼看他是否满意，料来与他芥蒂尽释，欧阳勇口中虽不能言语，却拼命找秦仲海喝酒，料来对他佩服之至。

怒苍山自景泰十四年破败以来，近二十年来首次有人在此聚首，烛光掩映，好汉痛饮，虽不见金碧辉煌的殿阁楼宇，但众人的这份心情，却足以让人咏怀一世了。

众人欢饮正酣，哈不二见言二娘始终不曾过来，便问道："大姊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"陶清知道言二娘犹在小吕布灵前祝祷，便往秦仲海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"秦将军，大姊伤心过度，能否请你劝她过来？"陶清追随言二娘多年，若要自己去劝，自然热门熟路，只是他不自己过去，却执意要秦仲海去找人，用心自是不言可喻了。

秦仲海是个乖觉的，起身便道："陶兄不慌，我这就过去看看。"正要转身，忽听一个娇柔的声音道："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"众人回头疾视，霎时同声惊叹。

只见言二娘睑上薄施脂粉，换上了粉红色的袄子，一头秀发更是梳得乌亮，正俏生生地站在秦仲海背后。哈不二等人追随她已久，都不曾见她这般精心打扮，心中自都罕纳。言二娘有些腼腆，看了秦仲海一眼，含羞道："好久没穿这些衣裳了，还能看么？"秦仲海见了她艳丽的神色，又看她身材婀挪多姿，只来拼命点头，却是有些口水横流了。

言二娘微微一笑，把羞态收拾了，迳自坐在秦仲海身旁，端起酒杯，向众人道："适值佳节，二娘敬诸位一杯。"霎时一饮而尽。火光映上她的面颊，更显得娇艳不可方物。秦仲海看得心旷神怡，哈哈大笑间，便也回敬一杯。

是夜众人喝得大醉，各自倒在堂前沉睡。秦仲海酒量远胜诸人，此时众人倒睡，仅余他一人独坐饮酒。他见火堆将熄，便添了些柴火，含笑看着众人。

火光旁陶清、哈不二、欧阳勇个个睡得舒畅，脸上都挂着一幅笑容，秦仲海心道："这许多弟兄的身家性命，日后全着落在我身上了，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！"

他舒出一口长气，只觉自己肩头使命重大，万万轻忽不得。那日他跳下珠母朗玛，举刀誓反，本只为了心中的一股激愤，但现下慢慢梦想成真，更要百般小心，绝不能再有闪失。

正想间，忽听一声嘤咛，却是言二娘的声音。秦仲海见她睡在兄弟间，模样甚是娇憨。那小兔子紧挨着大姊来睡，更是大揩其油。秦

仲海微微一笑：心道："这个傻大姊，三十好几了，还不懂得男女之隔。"当下将小兔子一脚踢开，再将言二娘抱起，送入了房中。

他在忠义堂旁找了个房间，把杂物泥灰清理了，便将言二娘放入炕上。秦仲海见她眼角有些湿润，想道："她本想带着兄弟安身立命，不再江湖上打滚，现下为了我，又再次卷入是非之中，嘿嘿，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说什么也要让她平安喜乐，绝不能再让她吃半点苦了。"伸手解下外袍，盖在言二娘身上，跟着自行走回大殿。

火光掩映，偌大的殿上只余秦仲海一人孤坐，想起这一年来的人生起伏，不由得满心感慨，缓缓走出殿外，但见夜凉如水，星光满天，他眺望远山，怔怔出神，心里忽发奇想："倘若侯爷到山寨里做大王，昔年众兄弟同来造反，那该有多快意？"

他自知此念过于荒唐，忍不住苦笑两声，摇了摇头，转念又想到刘敬，他仰天祝祷："刘总管，那日你死得不明不白，死前遗言我也没替你做到，可我秦仲海终于活下来了。愿你在天之灵保佑，让我干掉你生平死敌江充，也好为你一吐怨气。"

正叹息间，匆听一人道："将军何事发愁？"秦仲海回头去看，来人却是项天寿。

秦仲海微笑道："睡不着么？"项天寿哈哈笑道："在破庙待了十八年，换了新床，有些不惯了。真是命贱啊。"项天寿内功精湛，远非哈不二等人可比，几壶酒自是醉他不倒，再加他甫脱桎锆，当此佳节欢庆，自也难以入眠，便来与秦仲海谈心。

秦仲海眼望远山，道："项堂主，咱们虽然重回山寨，但山上无兵无将，寨中也无金银使唤，咱们百废待举，不知你有何高见？"项天寿见他微有发愁之意，忙道："山寨重建，绝非一日之功，当年老寨主起兵造反，也费了好些气力，才有局面出来。将军不必急于一时。"

秦仲海叹息一声，坐了下来，道："日间听你说起，似乎你被关入庙中，与那少林寺有关？"项天寿面色凝重，点头道："当年围攻山寨的，除了朝廷军马之外，尚有无数正道高手。非只少林武当这些名门大派出手围攻，便连一些绿林人物也给朝廷征召出马。说来咱们是以一山之力，对抗举国之兵。"

秦仲海心下烦恼，想道："杨郎中出身少林，韦护卫师承武当，这次我重建怒苍山，不免与他们的师门冲突。嘿，可别弄到不可收拾才

好啊！”心念于此，更感忧心。他叹了几声，又问道：“老兄武功了得，不知当年是怎么给少林和尚捉住的？”

项天寿微微摇头，道：“我不是给人抓住的。姓项的虽然下才，却也没那么不济。当年我是一命换一命，把弟兄们赎出来的。”秦仲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赎出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项天寿回思往事，道：“当年天绝僧受朝廷之邀，率军直冲本山。我看山寨被破，大批官军接连上山，实在不能硬挡，便率着寨里残存弟兄，急从后山小径逃走，本以为能够安然撤离，谁知遇上了少林和尚埋伏，一场大战下来，兄弟们全数给人擒下，只余我一人走脱。”秦仲海颔首道：原来如此。后来你便以命相代，把他们救出来？”

项天寿微微苦笑，道：“我是天权堂堂主，那时山上硬手都到神鬼亭去了，寨里剩下的弟兄属我位望最高，朝廷自是不拿不快了，我见弟兄们被俘，如何能一人远走？虽想救人，但少林高手如云，实在难以得手，眼看双方僵持，灵音大师便出面说项，说只要我自愿投降，他担保天绝僧会放走我天权堂弟兄。”秦仲海惊道：“天绝僧？是他逼你罚下毒誓的？”

项天寿凄然点头，道：“当然是他了。也是我讲信重义，江湖有些名气，灵音又帮著作保，天绝这才信了我的誓言。过了几年，我那些老弟兄打听了我在这里，便过来找我出庙，嘿，项天寿岂是反反覆覆之人？便都让我赶走了……一回逼得太紧，我还打伤了几名弟兄，消息传出，江湖上都说项天寿疯了。唉，谁又知道我的苦衷？”

秦仲海心下佩服，想道：“此人虽只是个土匪，却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，我能与这般人为伍，倒也不枉了。”

秦仲海眼望山下，问道：“项堂主追随我父，可知他昔年如何举事？”他对秦霸先的过去所知不多，只晓得他得知满门被杀，从此入关造反，其余所知不详，便启口来问。

项天寿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我也不是一开始便追随老寨主的。听说当年令尊出兵关内，身边仅有几名部属相陪。其中武功最高的便是石刚。这人号称“气冲塞北”，五虎大将行二，起初打天下的三万子弟兵全由此人率领入关，老寨王以此为基，这才能号召天下义士共响大业，创立了怒苍山出来。”他望着秦仲海，道：“将军若能仿效老寨主，也从朝廷借几只兵马过来，那就万事不愁了。”

秦仲海自己造反也就罢了，怎能连累柳昂天？当下摇头道：“我过去虽是朝廷命官，但权柄却不能与我父亲同日而语。这件事没处想。”

项天寿沉吟道：“那可不妙了，咱们人少力孤，朝廷却兵马雄强。将军有何妙策么？”

秦仲海眼望星空，微笑道：“先别烦恼这些事了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趁着夜色不坏，咱俩先下山收些庄稼再说。”说着向项天寿眨了眨眼，嘴角努了努。

项天寿原本满心纳闷，待见了秦仲海眼中的狡狯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将军要干这档子事，找我老项真是找对人啦！”

两人相顾大笑，登即联袂下山。

第二日早，言二娘等人宿醉方醒，稍稍梳洗后，便到殿前相见。还没说上半句话，便听殿顶叮叮咚咚，似有人在敲打物事，众人听了声响，赶忙出殿去看，只见一条大汉蹲在屋顶，手拿榔头在那儿敲敲打打。言二娘吃了一惊，秦仲海平素怠惰懒散，哪知竟会亲手做这些杂事，她抬头叫道：“秦将军，你一夜没睡么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从屋顶纵跃下地，道：“你们都醒啦？”陶清见他手上还提着那只榔头，忙道：“秦将军，你是咱们的大将，不必做这些细琐，让我们来办行了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山寨就咱们几只小猫小狗，还分什么彼此？谁做都一样的。”他挥了挥手，提着嗓门叫道：“老项！过来一会儿！”言二娘等人面面相觑，心中都想：“老项？”目瞪口呆中，只见项天寿匆匆走来，微笑道：“老弟何事吩咐？”

言二娘听他两人称谓亲昵，不由得满是诧异，想道：“怎么一个晚上不见，这两人好似便混得熟了？”秦仲海没去留意她的神色，迳道：“咱们山寨刚起，事情繁多，我有些事情交代各位，还请大家辛苦些，务必尽心去做。”陶清大喜，当下拉着哈不二，提声答应：“将军放心，我等竭心尽力，必不有失！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望着言二娘，道：“二娘，你与项堂主武功高、脚程快，劳烦你两人这两日下山，把附近百里的朝廷驻军情况查清楚。”

言二娘首次得令，自是精神抖擞，忙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定会把事情办好。”

秦仲海颔首，转望哈不二，吩咐道：“咱们山寨储粮不足，也少了牲口家畜，哈兄弟，劳烦你与欧阳兄弟到天水一趟，采买些家畜马匹回来。”

哈不二睁着圆眼，茫然道：“咱们身上没钱，买什么东西啊？”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项天寿立时搬出五只铁箱，迳往地下一摔，笑道：“这些够了么？”

陶清等人急忙抢上，只见铁箱共计五只，箱中整整齐齐排着二十只元宝，每只元宝五十两重，竟有五千两白银之数，下由得骇然出声。

言二娘皱眉道：“这钱是哪来的？偷的么？”秦仲海耸肩道：“什么偷的，怎说得这般难

听？咱们是跟地方豪门借的，懂了么？”说着与项天寿相顾大笑，神态甚豪、众人啊地一声。这才知道秦仲海昨晚一夜没睡，便是去干这档子贼事，看五只铁箱上贴着银铺的封条，却不知是哪家行号倒楣了。

这五只铁箱沉重至极，项天寿与秦仲海竟能带着来回疾奔，武功当真了得。言二娘心下佩服，拱手笑道：“项堂主身手高明，小女子总算见识了。”项天寿微笑道：“偷东西容易，买东西就难了。我和秦将军两个长相不好，一个光头竖眼，一个铁脚横眉，一到天水城里，怕会吓死老百姓，只有劳烦你们去打理了。”

言二娘噗嗤一笑，道：“成，便让小兔子他们办吧。”

项天寿模样古怪，秦仲海凶神恶煞，但言二娘的弟兄们也不见得是什么慈眉善目的长相，看那金毛龟体型矮肥，哈不二形状滑稽，铁牛儿貌似怪物，个个都是怪模怪样。但比起秦仲海天生土匪的长相，哈不二等人已能算是常人了，当下便托他们入城买办。

这日吩咐事情已毕，便让哈不二与欧阳勇同去天水，书二娘、项天寿、秦仲海三人各自下山察看军情，以明朝廷部防，陶清生性谨慎，便由他负责留守山寨，眼见秦仲海分派得当，心下暗赞：“秦将军

不愧是朝廷出身的大将，做起事来果然井并有条。”想起此人行事老练，气量广大，更觉山寨复兴有望。

这日各去办事，到得夜间，众人一一回山。哈不二与欧阳勇率先从天水回来，看他们买了十来只马匹，马上驮着大批干粮用品，想来狠狠用了一大笔钱，定是享了整日的大爷威风。

陶清迎上前去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天水城还热闹么？”哈不二笑道：“那还闲说？酒楼妓院，窑子赌场，该有的没少半样。怎么，你也想去玩么？”

陶清皱眉道：“老是提这些风月地方，你们可没乱花银子吧？”

哈不二笑骂道：“嘿，你可别胡乱编排，咱们先去买面粉干粮，再去买青苗种子，你看看这么一大堆玩意儿，沉得紧哪，哪来时光干坏事……”

哈不二唠唠叨叨地述说，陶清懒得多听，自去取落马背上的物事，他手上拿着两大担米，正要弯身置地，陡然问，见到了马臀上的官记烙印。

陶清心下起疑，唤来哈不二，指着印记道：“这些马哪儿来的？不是抢来的吧？”

哈下二笑道：“你倒聪明。咱俩路上见了几只狗官差牵着好马，看着不顺眼，当场便出手抢了，还顺手打了他们一顿哪。哈哈，真是痛快呢！陶清心下大惊，忙往欧阳勇看去，见他也连连颔首，霎时已知哈不二说的是实情。

眼见陶清面色惨淡，哈不二心下奇怪，皱眉道：“看你怕得，怎么样，咱们不能招惹官府么？”陶清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“别说这些了，先问你一句，你俩出手时没提山寨的名字吧？”

哈不二笑道：“你这傻子，好容易招兵买马，上山结伙，遇上这等威风场面，咱们怎能不提山寨的大名？自然好好宣扬一下了，哈哈，不然咱们怒苍山的脸往哪儿摆去？”

陶清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“小兔子，你……你给说说，秦将军为何不自己去天水？他……他没长脚么？”哈不二哈哈笑道：“那倒不是。他长得不体面，怕给朝廷认出身分，这才叫咱们几个去。”陶清惨然道：“这你也知道。那你为何还下手抢马？你疯了么？”

哈不二咦了一声，只伸手抓了抓脑袋，脸色兀自茫然。二人说话问，忽听一人道："你们回来啦？东西买了么？"

三人回过望去，只见言二娘与项天寿已然回山。陶清紧皱眉头，往哈不二背上一推，催促道："自己去说。"哈不二兀自不知厉害，大摇大摆地向两人走去，口中笑道："大姊啊，你看看，咱抢了好些官马回来呢！"

言二娘吃了一惊，当下急忙奔去察看，待见真是官马，战栗之下，险些软倒在地。哈不二奇道："大姊你干什么？肚于疼么？"言二娘伸手掩面，悲声道："山寨重起没两天，你们便来惹麻烦……老天爷，你们忘了朝廷的狠毒么？"哈不二茫然道："怪了，你们在怕什么啊？秦将军他们不也去偷去抢么？咱们这样干有啥不对了？"

言二娘气急败坏，尖叫道："傻子，人家是去抢银铺啊，你抢的可是衙门呀！咱们这下要打仗了！"她又急又怒，一个耳光挥出，便朝哈不二脸颊打去。

这掌正要打落，猛地一人伸出手来，替哈不二挡住了这掌。众人急忙去看，却是秦仲海回来了，只见他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，想来已听到了众人的对答。

言二娘又愧又气，低头道："对不住了，我这几个弟兄不懂事，惹上了麻烦……"

秦仲海摇头道："不打紧，事情既然弄出来了，咱们便来收拾。反正迟早要与朝廷决一死战，早一些，晚一些，全都是一样的。"哈不二听了秦仲海的说话，才知事情远比想像严重，但他向来嘴硬，兀自反驳道："咱们不过抢了几匹马，朝廷哪会当真？不会打过来的！"

秦仲海叹道："我父昔年是朝廷死仇，至今满朝文武提起怒苍二字，仍是戒慎恐惧，现下官马被劫，差人往上禀报，消息定会传到江翼耳中。若不出我所料，十日之内，必有兵马围山。"众人惊道："这么快？"

哈不二也是吓了一跳，一时哑然无语、秦仲海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叫他莫要自责。当下不再多言，提声喝道："项天寿何在！"

项天寿吃了一惊，急忙向前，拱手道："将军何事吩咐？"秦仲海沈声道："山寨旧日若是有事，怎生传递讯息？"项天寿不知他何出此

问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"山上有处烽火台，只要燃起狼烟，黑烟直冲百丈高，百里内皆能仰望。"

秦仲海朗声道："好！事不宜迟，咱们便来举火放烟吧！"说着便要出殿。项天寿吃了一惊，急忙伸手拦住，道："将军且慢！狼烟放起，只怕往昔弟兄没来，便先把邻近州郡的兵马引来了，到时咱们区区五六人，却要如何抵挡人家的千军万马？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要干大事，岂能惜身？反正风声已然传出，朝廷什么时候遣兵过来，只是迟早的事。咱们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！"

陶清惊道："昕以……所以将军干脆放烟为讯，号召弟兄回山？"

秦仲海微笑道："正是如此。此番狼烟再起，天下皆知。倘若朝廷比旧日弟兄快了一步，那大伙儿别无他途，只有弃寨离去、倘若昔年弟兄有情有义，反比朝廷快了一步回山，嘿嘿，那咱们这番起事，便算成了大半。"他说到这里，双目虎视众人，沈声道："诸位，咱们没得选，这把非赌不可！"

众人对望一眼，都是嚅嚅嚶嚶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只有言二娘仇恨朝廷至极，早把性命置之度外，便一个人在那儿叫好。

众人行到烽火台，秦仲海是游击将军出身，自知如何放烟为讯，当下与项天寿擦来干柴，将之堆积排列，跟着运起火贪一刀的刚劲，猛地挥下。

只听"轰"地一声大响，熊熊烈火腾空，直扑九重云霄，黑夜之际，分外震人。

项天寿惊道："好样的！这是什么工夫！"秦仲海笑了笑，道："不瞒项老哥，这便是九州剑王亲传的"火贪一刀"，还使得吧？"项天寿心下一凛，忙道："原来将军是方先生的弟子！真是失敬了！"

火光烛天，染红了夜空，以这火势之高，百里之外亦能见闻，想来邻近州郡官长见了这等异状，定会震动不已。言二娘等人驻足观看，虽说不知往后吉凶，但山寨十八年来不曾燃起烽火，此时大火重起，仿佛便是当年怒苍山雄踞天下的气势。众人看在眼里，自都又喜又怕。

烽火烧起后，秦仲海知道朝廷立时会派探子前来察看，便命陶清、项天寿下山看守来往道路，若有异状，随时回山通报。另吩咐哈不二准备迎宾酒食，招待即将到来的弟兄。

夜已深沉，秦仲海知道今夜难眠，他交代过事情，便搬过大石，独坐烽火台旁，心里反覆打量眼前局势。

他这人形貌虽莽，其实颇有城府。此番朝廷得知消息，数日内便会挥军攻打怒苍，以他现下的人手，根本耐不上一击，但若燃起狼烟，昔年弟兄看在义气两个字上，或会回山一探究竟，此计虽是行险，却是招揽兵马的捷径。假使旧日弟兄们远比想像凉薄，那也没什么，只管带着言二娘、项天寿等人落草为寇。以他们这批人武功之强，若要转到绿林杀人放火，自也有一番局面。

秦仲海叹了口气，他重建山寨的本意，原在招贤纳士，雄踞一方，倘真沦为打家劫舍的盗匪，那可无颜见他父亲了。他仰望烽火，转念又想到柳昂天，思道："我这番燃起狼烟，可别为侯爷惹来麻烦才好。唉……火烧眉毛了，怎还想着别人的事，明天能不能撑下来，都还不知道哪……"

忽听轰隆一声，天边亮起了一道闪电，看来竟要下雨了。秦仲海嘿地一声，心道："好容易烧了大火，老天爷可别来搅活。"所谓天有不测风云，担心不过半晌，果然大雨倾盆，雨滴哗啦啦地落下，只把秦仲海全身淋得湿了。他口中怒骂不休，拼命在那里加柴添火，就怕火势熄灭。

正忙间，一人快步奔来，惊道："怎么样？火熄了么？"秦仲海抹去脸上水珠，抬头看去，见一名美貌女子湿淋淋地奔来，正是言二娘。秦仲海嘿了一声，道："雨势太大，你快回屋里去，可别着凉了。这里有我守着。"

言二娘啐了一口，道："你又来了，我言二娘战场出身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不过淋个雨，又有什么好怕的？"说着手抱干柴，堆到烽火台旁的低棚下，免得给雨水打湿。

两人忙了一会儿，秦仲海见火头犹旺，一时半刻下会熄灭，忙拉着言二娘，道："好啦，咱们到那边躲躲。"说着手指一处山岩，看那底下有个凹洞，足容两人避雨？

两人躲了进去，紧紧挨着，秦仲海见她浑身湿透，忍不住笑道：“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专找雨淋，真个自讨苦吃啊。”言二娘哼了一声，正想出口去骂，忽见秦仲海满脸雨水，当下取出手巾，伸手替他擦拭了。只是那手帕也沾满了水，擦了半天，秦仲海仍如落汤鸡一般。

秦仲海微微-笑，发动身上内力，不多时，水气飘起，身子竟已干爽。言二娘啊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我倒忘了你有这身功夫，倒糟蹋我的手巾儿了。”说着将手帕折起，放回怀中。

秦仲海见她兀自湿答答地，当下张开双臂，微笑道：“过来，让我替你烘干身子。”

言二娘见秦仲海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，忍不住脸上羞红，别开了脸蛋儿。秦仲海拉住她的手腕，轻声道：“别害羞，咱们共过生死，算是患难弟兄。不必怕羞。”说着手上使力，将言二娘拉入自己怀里，双手环抱她的身子。

言二娘给他抱着，忍不住心头怦怦直跳，过了半晌，想起两人曾在珠峰这般依偎，慢慢便换上了安祥的神色，好似二人又回到巅峰寒境，正在那儿相互取暖怯寒。

言二娘闭上了眼，柔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以前替朝廷打仗时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
秦仲海听她唤自己做将军，当即低头望向怀里，微笑道：“二娘，你老是叫我秦将军，要不便是连名带姓乱喊一气。今日以后，管我叫仲海吧。”言二娘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“我喊你仲海，那你……你又喊我什么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喊你一声二娘罗，你要不喜欢，喊你妹子也成。”言二娘今年三十有四，比秦仲海尚且大了两岁，听他把妹子两字一叫，好似这人真是自己大哥一样，一时竟把脸蛋藏在他怀里，羞道：“现今兵荒马乱的，大家随便喊吧。不用讲究这许多了。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话是你说的吆，那以后管你叫阿花啦。”

言二娘红晕褪去，挣扎起身，大怒道：“什么阿花？把我喊得那么土！你有胆再喊一声试试！”气愤之下，竟要伸手来打，秦仲海急忙闪

过，笑道：“好啦！不叫阿花也成！”他一把抓住言二娘的素手，将她搂在怀里，微笑道：“从今以后，管你叫娘子，成不成？”

言二娘听了这话，只感全身酸软无力，她娇喘挣扎，气愤道：“你可别轻薄我！”

秦仲海见她俏脸含怒，反把双手环紧纤腰，微笑道：“二娘可别小觑我了。秦某何等人物，怎会轻薄自己弟兄？我明白说吧，咱俩三十好几，也都不是孩子了……”言二娘拼命挣扎，尖叫道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

秦仲海凑过嘴去，在言二娘耳边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我想娶你做老婆。”

言二娘愣住了，虽说这几日两人日益亲近，但眼下局面紧张，朝不保夕，实在料不到秦仲海会在此时求婚。她望着秦仲海那张高鼻鹰目的大脸，自己若真的答应了，这条大汉以后便是自己的丈夫了。忽然之间，只感心头直跳，全身更是无端发烫。

秦仲海见她不言不语，怕她不答允，连忙把手紧了一紧，道：“二娘，我是真心的。姓秦的征战四海，向来只知青楼女子的风情，从不知世间真有巾帼英雄……自识得你以来，我便不曾忘了你……”说着放开双手，跪倒在地，拜道：“怜我多年孤单，乞二娘与某共驾一驹，嚣战大江南北。秦某得妻如此，终生无憾。”

言二娘又羞又喜，自来求婚谁不是寻媒下聘，往返答礼，哪有人这般破口质问，简直强盗也似，她将秀脸侧过，望着夜空中的雨丝，低声道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别这样跪着，怪难看的。”

秦仲海叩首道：“能得佳人相伴，黄金又算什么狗屁？你若不开口答应，我便不起来。”

言二娘满心害羞，她见秦仲海双目尽是求恳之意，心下只想：“我该不该答应他？”想要开口答允，却又含羞为难，就怕陶清他们见了笑话，可要一口回绝，又怕秦仲海从此死了这条心，也是她生性腼腆，只想找个法子遮掩混过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峰下传来叫喊，道：“怎么下起雨来了！可别让烽火熄啦！”跟着脚步声杂沓，似有大堆人马上来。言二娘脸色一变，忙

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弟兄们来了，咱们一会儿再说，好不好……"秦仲海摇头道："不成，那我得跪着说。"

言二娘听众人越奔越近，一会儿他们见秦仲海无端跪着，必会出言质问，她又慌又怕，嚅嚅只道："你别跪了，我……我暂且答应好了，等一下再从长计议……"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皱眉道："婚姻大事，岂同儿戏，哪有什么暂且不暂且的？咱们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而决，你快吩咐一声吧，到底做不做我老婆？"言二娘心下扭捏，哪里听得出秦仲海的语病，当下咬牙道："好，我……我答应便是，可你得应允一件事，咱俩完婚前，你可不能举止下流，若想轻薄于我，休怪我放飞镖射你……"

秦仲海愣住了，霎时哈哈笑道："你这女人好怪，我又没提洞房花烛的事，你便要我别乱来！二娘啊，到底是你比我急啊！"言二娘又羞又气，登时一脚踢去，秦仲海跪倒在地，却要如何闪躲？立时给她踢出洞外。他骨溜溜地一滚，霎时满身是水，口中却还哈哈大笑。

哈不二、欧阳勇站在一旁，只是满头雾水，不知他俩在闹些什么。

大雨倾盆，怒苍山烽火兀自焚烧不休，黑烟直上青空，望来有如怒龙啸天。

深夜风雨间，山脚一名僧侣身穿蓑衣，仰望天顶黑烟。他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"平静了二十年，又要打仗了。"从竹笼中取出一只白鸽，双手捧起，向天一放，白鸽登时振翅冲天，从烟雨中飞了出去。远远看去，仿佛要逃离黑龙的啮咬一般。

白鸽翱翔天际，直向东方而去。黎明时分，朝霞满天，黄河大水已在眼前，白影迅急，来到了河边茅屋。一名僧人簇唇做哨，信鸽闻声飞落，停在那人手上。

那僧人中年岁数，宝相庄严，只见他眯起双眼，从鸽筒取出字条。定睛细读之下，霎时长叹一声，摇头道："第一个预言验证了。"

两旁僧人大惊失色，慌忙站起，同声道："怒苍山真的举事了？"

耶中年僧人将字条收入怀里，叹道："不错。怒苍再起，天下兵祸不远。当年山寨豪杰倘若一同归山，天地形势必然逆转。"众僧面色惨淡，合十道："阿弥陀佛。"

那中年僧人目光向地，摇头道：“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。朝廷残暴，反贼便生。二十年前种下的孽因业果，终于要到收拾的时刻了。”

他叹息良久，转看群僧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灵音师兄，请你即刻赶往京城，要肃观师弟回来一趟。”一名高大佺人吼道：“方丈，咱们干脆直接杀上怒苍山，扑灭这股妖火！”

那中年僧人摇头道：“魔火降世，乃是业报，不是一两个人挡得住的。我寺当年牺牲惨重，不必再替奸臣捐躯。”他眼望远方，淡淡地道：“大家即刻返回嵩山本院，请天绝师叔出关定夺。”

《英雄志》十一卷完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一章 大敌当前

夏日午后，雨过天青，泥土儿透着香，地下还湿答答地。

蓝天若海，明亮如镜，看这万里晴空，好似被雨水洗透了，凉风徐吹，更是沁爽宜人。这般好日头，恰是游山玩水的时节，不然便缩身檐下小憩片刻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。

※※※

当然，得先把这讨厌家伙撵走才成。

众弟子皱起眉头，凝视院中的怪汉。那是个大胡子，看他软倒椅上，半躺半坐，眼神兀自飘忽，脚尖更是摇啊抖地，满脸悻悻无赖神色。

这不只是个大胡子而已，还是个该死至极的大胡子。

说来荒唐，方才这怪汉大摇大摆地跨入庄里，屁股朝练武场的教头椅一放，便大剌剌地坐了下来。几人去赶，他老兄两只怪眼半眯半睁，既不开口说话，也不理睬旁人，好似天将府是供人纳凉的茶水铺，他老兄腿酸了，便进来歇上一歇。

这怪汉模样狂妄，任谁看在眼里，心里都会不喜，弟子们不知如何处置这名无赖，只好请今日轮守庄院的十师叔出面了。

※※※

“天成师叔。”

高天成点了点头，示意弟子们退开。他定下心神，凝目打量来人。

眼前这条怪汉蓄着络腮胡，乱发污秽，胸前衣衫敞开，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膛，看来若给这家伙一柄丈八蛇矛，便是图画里的莽张飞了。

高天成咳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"朋友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"

怪汉伸手挠腮，歪嘴扭鼻，把脚抖了抖，看这个神气，全没把高天成放在眼里，自然也没把话儿听进耳里。

"混帐东西！"左右弟子大怒欲狂，纷纷上前叫骂，高天成举手拦住了。天将府非只是武林世家，尚是朝廷册封的地方望族，还没打听清楚对方的来历，谁都不该妄动。

"朋友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"

高天成耐下性子，把话再问了一遍，对方不知是装聋作哑，还是失心疯癫，仍是不应不答。高天成脾气再好，火气也犯上了。他把脸色沉下，森然道："这位朋友，高某人明白说了，这里便是淮西天将府，十二天将的总舵。你现下擅闯我庄，一会儿咱们劝你不听，休怪动手伤人！"

"淮西天将府"五字一出，怪汉面色微微一变，喉间咳了咳，似要开口说话，众弟子暗喜在心，天将府声威远播，果然名号才一出口，便能慑走群小鼠魂。眼看对方让步，高天成自也面挂微笑，颔首道："阁下既然识相，我们也不为难你，还请站起说……"

那个"话"字未了，一口脓痰朝脸面吐来，高天成吃了一惊，急使铁板桥闪避，嘴边"话"字陡成"哇"字，险些把痰吃到嘴里。

高天成心下大怒，来人如此狂妄，何须多言赘语？事关脸面，这怪汉存心挑衅，今日唯有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让他直的人进来，躺的尸出去，谁要惹火十二天将，谁便倒大楣，这便是高家天将府的规矩。

高天成大喝一声，右足顿地点落，力道发出，身形弹上半空，跟着左足闪电探出，直往怪汉胸口印去，只等对手离座闪避，他便半空急使一个回旋，化左为右，来个飞燕倒剪，将这该死的不速之客当胸踢死。

“飕！”一声轻响划破长空。

有暗器?

高天成面色惨白，身子一转，急忙落下地来，傲人绝技“秋燕剪”没曾使出，反给人将了一军。他强做镇静，正想开口说话，忽见额头长长的几条发丝垂落，在眼前迎风飘动。

高天成心底发毛，他不敢移动身子，仅吊起眼珠，向自己头上看去。

一根亮白的雪雉羽毛定在自己的发髻上，那是只白羽长箭。

箭簇晶亮，箭羽随风迎颤，在头上晃动不休，高天成倒吸一口冷气，敌手好高超的箭法，方才他发出绝招“秋燕剪”，身形急转，其势颇速，哪知这只冷箭竟能正面穿透发髻，看来敌手非只准头惊人，时机拿捏更是绝妙。

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那怪汉有恃无恐，果然是有备而来。高天成挥了挥手，示意众弟子退到屋檐下，免遭冷箭偷袭。

此刻场中只余自己一人，敌方随时能放箭暗算，说来局面大大不妙。

虽然处于劣势，高天成却没慌，他是能争惯战的老将，不是没见过大场面。他把心静了下来，凝视远方，觑着庄前绿油油的一片竹林。

这片竹林好生茂密，乃是二十年前宗主亲自栽种而成，多年繁衍之下，竹叶苍翠青绿，风过竹稍，知了蝉鸣，蝉儿求偶声此起彼落，盛暑中让人烦躁尽去。

平常时候，这片林子让人流连忘返，但在这个要紧关头，竹林却成了决死战场。

高天成明白，竹林里隐伏浓烈杀机，敌方箭手正在林间深处窥伺自己……

一声断喝响起，高天成双足轻点，立时往后飘开三尺，只要能退回檐下，脱离对方冷箭挟制，一会儿凭着己方人多势众，定能将这帮不速之客一网打尽。

眼看便要退出场外，咻咻几声连响，亮光接踵而来，眨眼间大批箭簇已到眼前！这几支箭彷佛天上冒出，势道快绝，高天成不知如何

闪躲，心慌之下，只得凝力不动。

脚边爆出四声响，几似同时发出，竟无先后分别。高天成冷汗直流，低头望着身周，只见四支飞箭透土立地，恰恰射在自己脚边。只见正前、正后、身侧左右各有一支，四箭彷佛事先以墨斗计量，各距身子三寸，已将自己围在正中。

须臾间，他的身子竟已被箭网包围！

高天成心下了然，放箭之人无意杀他，但他若再敢妄动，下一箭便会透胸而过。

高天成又惊又怒，他凝目望着大胡子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们到底要什么？"他堂堂一个天将，居然在自家门口尝到这等羞辱，盛怒之下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。

怪汉双目圆睁，喀啦一声大响，胯下竹椅已成粉碎。他缓缓起身，伸出食指，定向厅内照壁，众弟子又惊又疑，急忙回头去看。

午后阳光闪耀，厅内两道光辉闪耀，宛如明镜高悬。高天成愣住了："你要子母阴阳刃？"

怪汉点了点头，两手交握，指节喀喀脆响，入场以来第一回开口，但刺耳的交待却只把众人的火气给激了。

"咱们杀上一场，不然乖乖交出东西。你们几位……"怪汉环顾众人，耸了耸肩："没第三条路选。"

※※※

从没见过这么狂的事……

打出道以来，还没见过谁在天将府这么说话。高天成握紧双拳，额角青筋突起，怒气让他的眼珠突出，脸色涨得红中带紫，"小……小子！"他的声音被怒气切得断断续续，"淮西天将面前，你……你也敢这么嚣张？"

那人摸了摸脸颊上的胡须，眼皮缓缓盖上，他不必说话，盖上的眼皮已替他说了千言万语。高天成望着眼前的无赖汉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不该说话的时候，那便闭上嘴。

高天成心下明白，眼下他孤身在场，暴露于敌方刺客的箭网之下，已然形同人质，天将府高手再多，也不能下手围攻这名怪汉。

高天成咬住了牙，此局绝非无解，你有箭手，天将府威镇淮西，使阴的刺客还少了么？

风过竹林，林间传出悉悉嗖嗖的响声，高天成面色阴沉，心中喃喃祝祷：“三哥，拜托你了。”

※※※

嘎……

弓弦撑开，石弹子已然满弦，只等破空飞出。

十二天将不是摆着好看的，“抚远四大家，淮西高天将”，景泰十四年，天将府随军远征怒苍，与河北祝铁枪、岭南赵醒狮、山东宋神刀一同血战沙场，四大家牺牲无数人命，终于换来满门富贵，高家先人受封关内侯，从此退隐歇手，不问武林事。哪晓得虎落平阳，今日竟被疯狗咬上门来。

“神弹子”高天业秉住呼吸，缩身林间，只等一个满弦发弓，便要将敌方箭手除去。

先前弟子仓皇来报，说有高手入庄滋扰，终于惊动了这位“神弹子”。十二天将各有所司，高天业行三，人如其号，正是天将府中最擅暗器的好手。来人既以暗箭下手，那便是“神弹子”出手的时候了。

使阴耍狠，刺客暗杀，江湖可属他内行。

大敌当前，高天业眼角往两方飘移，竹林左侧隐藏他的九师弟，“扑天镖”高天羽，右侧缩着他的十二师弟，“火蒺藜”高天芒，同族弟兄各占东北西三角，三人联手御敌，其利何止断金？管他敌人技法再高，也要给他们一举掠倒。

“神弹子”回首去看校场，此时场内情况未曾有变，高天成依旧站立不动，看他镇静自若，当知大援已届，毕竟师兄弟多年，默契非常。

一片肃杀中，怪汉与高天成都没说话，两人只是僵持不动，这厢“神弹子”师兄弟以三对一，也与刺客相互对峙。

僵局已成，谁都不能妄动。高天成身处射程之内，随时都会挨上一记冷箭，但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敌人若要贸然发箭，必会暴露身形，届时高天业赏出弹子，自能将敌人爽快了帐。局面如此险峻，惊惶也是无用，只能看谁率先出手发难了。

※※※

良久良久，双方都没有动静。

人家耐得住性子，“神弹子”老练过人，也不至束手无策。对方既无动静，便看自己能否洞烛先机，抢先一步找出敌人藏身方位。高天业定下心来，回首望向场内，打量着师弟脚旁的四只飞箭。

箭尾指向何方，便是敌人藏身之所。高天业凝目细看，便要把刺客的埋伏处找出来。

好了得……高天业暗暗赞赏，这四只长箭不偏不倚，恰把师弟圈在核心，看那四株箭尾各朝东西南北四方，彷佛是从四个不同方位出箭，来人隐藏射箭路径，箭法果然匪夷所思。

箭法若神，时时别出心裁，这是失传已久的“春藻箭”。

“嘿嘿，厉害是厉害，可也太过匠气了。”高天业心中生出冷笑，刺客为瞒藏身之处，竟让箭尾分朝东西南北四方，东是正东，西是正西，南是正南……准头虽精，箭法虽高，可惜做得太过火了。要么箭头偏一些，要么箭尾歪个分毫，这番做作，反给高天业看出端倪。

以地形度量，竹林中能使出这种高超箭法的处所，除了最高的那株绿竹外，别无其它地方……

武林厮杀，未必艺高者胜。所谓“斗智斗力”，这个智字还在力之上。看来对方刺客一定年轻，过于卖弄箭法，反让神技泄了自己的马脚。“神弹子”嘴角泛笑，双目如鹰，扫过林间深处，细细搜索蛛丝马迹。

赫然间，茂盛竹林中露出了衣衫一角，果然是在最高的那株绿竹上。高天业冷笑一声，将弹弓对准过去。

六枚钢珠兜在指缝间，中食两指将松未松，双肩不用力，钢珠凑在眼旁，等衣衫一角与珠儿贴合，神技“六连珠”便会验证高天业的神弹美誉。

便在此时，一声细微响声传过，左手三丈外，一人抢先出手。只见红光扑天，一物直朝刺客藏身处飞去。

高天业暗暗喝采，来物如火艳红，那是高天芒的“火蒺藜”，他也看到了敌手的踪影。

红物翱翔，“火蒺藜”势道猛烈，冲入敌人藏身处，眨眼间断竹斩枝，竹林坍塌中，“火蒺藜”兀自向前飞行不坠。

天将府流传十二样绝技，所谓明九暗三，“钢弹子”、“火蒺藜”、“扑天镖”三样，正是十二天将的三大暗杀绝活。以力道来说，十二师弟的“火蒺藜”从来都是第一。高天业微笑颔首，知道师弟的武功更上层楼了。

他闭上双眼，松了口气，师弟既然得手，自己也能休息片刻了。他将弹弓松开，当下便要飞身下地，前去察看敌人尸首。

正要离开竹林，忽在此时，只听一声惨叫入耳，高天业心下一凛，立时凝住身形。

不太对劲，“火蒺藜”出手已有半晌，怎还有惨叫声发出？他静下心来，倾听周遭声响。忽然间，冷汗从额头坠下，呼吸不由自主急促起来。

林间还有一股杀气弥漫，这气息浓冽冷酷，好生紧迫。

暗器不同于拳脚，拳脚仗的是手沉力大、应变快急，暗器讲究的却是腕松肩弛、心静如水，正因刺杀敌人全在远处进行，有时杀了人，尚且不知敌手样貌，更不知对方伤势如何，正因如此，生死直觉远较心思反应要紧。

高天业暗暗感到不祥，他不敢移动脖子，就怕颈椎响声会暴露身形。他移转眼珠，以余光去看地下。

果然……高天业泪眼朦胧，深深自责……重伤倒地的不是什么面生的敌人，而是自己的师弟，“火蒺藜”高天芒……

高天业又痛又惊，咬紧牙关，知道自己中计了。

适才露出的衣衫一角不过是敌人的阴谋，用意仅在引出己方人马。可怜高天芒眼急手快，反倒先一步中箭。恨只恨自己身为三师兄，却不曾提防在先，反让师弟中了暗算，己方折了一员大将，他却连敌人的身影也没看到。

高天业鼻梁皱起，现出了怒痕。每回他要杀人前，便是这个模样。他把弹弓再次拉满，瞳孔紧盯竹林中央，点子未必知道敌方有三人埋伏，只要这名卑鄙刺客现身落地，前去察看高天芒的伤势，自己的连环六珠旋即发出，敌人势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
“嘿……”

果然有人飞身出来，高天业双目发光，手指便要松开，眼看钢弹子便要激射而出，霎时之间，心下震惊，手指再次收紧。

来人身穿青衫，那是他的九师弟“扑天镖”高天羽。看他面带喜乐，兀自不知“火蒺藜”已倒，犹想过去察看敌人尸首。

高天羽年轻识浅，暴露了自己的身形，敌人只要一个冷箭放过，他便要一命呜呼。

要喝住他么？高天业犹豫了。此时自己若要呼唤师弟，声响发出，暴露位置，自己定会先一步遭殃，等他倒地了，师弟功力浅弱，决计无法替他报仇，天将府恐怕要一败涂地。

“天羽，三哥对不起你，只有请你做饵了……”高天业把弹弓拉得满弦，高天羽若是中箭倒地，他也会看出敌手踪影，替师弟们手刃大仇。

竹林间鸟叫虫鸣，午后流风徐徐吹来，猛听破空声响，飞箭已然射出，高天羽必死无疑！

高天业咬紧牙关，怒目看向声响来处。破空声起于竹林西北，约莫十六丈外，“神弹子”凝目细望，果见竹林高处附着人影。

竹叶浓密，几非人眼所能辨识，但“神弹子”何等功力，区区十六丈远近，怎能让他束手？手指微松，六枚钢珠接连射出，全数往竹林飞入。正中一颗击碎竹干，后头一颗瞄向敌身，其余四颗分打上下左右，六弹连珠，无论敌手怎么闪躲，决计挡不下这手绝技。

“狗贼，便宜你了……”靠着九师弟舍命换来的良机，才让“神弹子”一举得手。高天业轻声叹息，泪光闪动中，眼前浮起了手足相互扶持的陈年往事。

高天业摇了摇头，低头去看两位师弟的尸体，霎时间，忍不住愣住了，只见“扑天镖”好端端的蹲在地下，手上抱着师弟高天芒，正在替他包扎伤势。

高天业满心惊诧，只是一头雾水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忽听弓弦声响，背后有人拉了满弓，声响仅在一丈远近。高天业满心惊诧，斜目去看背后，只见一名汉子面带微笑，提弓对着自己的后心。

可耻啊可耻，又中计了……高天业气得七窍生烟，索性转过身去，凝视着强敌。

眼前的刺客长得很端正，白白净净的，含笑望着自己。高天业输得很不服气，不知敌人是怎么发觉自己的，他目光发直，瞪视着敌人，好似要喷出怒火一般。

那刺客见他目光带恨，登时笑了笑，嘴角一努，示意高天业朝他腰际看去。

高天业心下一凛，急忙看去，赫然间，一条绳索进入眼帘，这索极细极柔，色做深绿，便与竹叶相似。也难怪自己没看出来。

高天业暗暗心惊，沿线看去，尽处却在一张轻弓上，距己恰是十六丈。

难怪九师弟没事。敌人藏身远方，却用绳索来拉动弓弦，这箭毫无准头，九师弟自是完好无伤，只是可怜了自己……敌方一切布置安

排，只为引得“神弹子”出手。等最强的刺客倒下，“扑天镖”、“火蒺藜”两人功力浅薄，自然手到擒来。

高天业嘴角挤出一丝苦笑，霎时间翻身后仰，一个觔斗翻出，直往下头跃去。

肩井一痛，飞箭射入肩头，高天业纵声狂叫，示警声如同水银泻地，须臾间震惊了整座庄院。

情不得已，只有惊动宗主了，唯有头牌天将，方能挡下这群不速之客……

※※※

天威出马，高家天将第一人！

高天业纵声惨叫，头牌高手闻声出门，看他迈步时双肩不动，左右各执法器相随，此人不愧是头牌高手，一出场便让十二天将一字排开，气派果然不凡。

天将府占地广阔，田产连绵直达十来里，十二天将同临练武场，更是景泰十四年后前所未见的大事。

这头牌天将是个白发老头，身长不过五尺，看似矮小滑稽，但他目光略略撇过，便让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。

场中众人肃然无声，只有怪汉还是懒洋洋的，一幅爱理不理的神气。

白发老头打量他几眼，冷冷地道：“疯刀常飞的儿子？”

怪汉入庄以来，不论是谁过来问话，从头至尾尽皆散慢待人，哪知此刻听了白发老头的说话，两眼登时睁得老大：“你……你识得我爹爹？”惊诧之中，竟已站起身来。

双方还没动手，对方随口一句话便让怪汉起身，两方形势孰强孰弱，已然分晓。

白发老头听了问话，却只斜着颈子，笑了笑。这幅神态点出他的来历非比寻常，眼前这名怪汉与他天差地远，从武技到气量，那是天王老子与门前守卒的差距。

白发老头鼻中喷出浊气，冷冷地道：“小子，不想走你爹爹的老路，那便爬出我的庄。”

没有什么轻视意思，这是奉劝的话。怪汉呆了半晌，霎时翻起怪眼，怒声大吼，便在此时，竹林深处的刺客抢先一步，只听半空传来咻咻连响，破空声劲急，已然放出暗箭。

白发老头翻身跃起，半空画过一道飞影，只见他鞋底如弧形扫过，踢落了半空射来的四只飞箭。这招正是“秋燕剪”，先前高天成使将出来，长箭穿髻而过，硬教他丢丑露乖，哪知同样一招在他脚下使来，却有如此惊人的气象。

高天威把手一伸，将四只长箭抄在手里，冷笑道：“几年不出江湖，花猫都能扮猛虎了！“九命疯子”常雪恨，“火眼梭猊”解滔，便你们两只不成气候的小鬼，也敢上天将府撒野么？”

咄地一声怒喝，四只长箭倒飞而出，直往怪汉胸前插去，箭羽嗡嗡作响，去势快绝，与大弓射出的势道相较，竟是不簧多让。此时两方近在咫尺，怪汉性命已在股掌间。

一个身影闪入场中，猛然间怪汉衣领一紧，身子忽尔平移三尺，乱箭从身旁擦过，实在险到颠毫。

场内众人见怪汉逃过死劫，心中都是惊疑不定。凝睛去看，但见一条大汉揪着常雪恨的衣领，却是他在刹那间出手救人。这人出手快绝，入场、揪衣、救人，三式合一，沉稳老辣，宛如事先排练过无数回。

高天威见了这手硬功夫，也知此人来历非小，当下提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那大汉左手鹤嘴，右手蛇形，由左到右一扫而过，森然道：“前锦衣卫枪棒教头郝震湘，特来领教天将府高招。”

高天威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“湖南的“蛇鹤双行”？”那大汉把右足向前重重一踏，轰地一声，尘土漫天，泥沙四起，料来这记踏足便是他的回答。

高天威嘿嘿冷笑，将外袍解了下来，缓缓跨入场中。时近黄昏，两大高手相互凝视，都在等着动手出招。

便在此时，极远处传来啡啡马鸣，高天威心下一凛，知道还有人在旁窥探。他抬头远眺，暮色迷茫中，只见竹林外火光隐隐，似有千

军万马埋伏。风动竹叶，现出了一个身影，只见一人独坐马背，这人满面雍容，手提马鞭，正朝自己这方望来。

“江东帆影”……这四个字在脑中浮起，高天威矮小的身子颤动，忍不住往后退开一步，面色显得阴鸷无比。

左右天将急忙抢上扶住，低声问道：“宗主，咱们要硬拼么？”

敌军压境，天将府势孤力单，恐难与之抗衡。高天威凝视暮色中的敌军，摇首道：“送上子母阴阳刃。”陡听此言，众将尽皆骇然，慌道：“使不得！前代宗主千辛万苦，方才夺来这镇府之宝，怎好随意给人？”

高天威眯起双眼，淡淡地道：“东西怎么来，便该怎么去。子母阴阳刃沾满反逆鲜血，这种东西多留一日，便有一日的祸害。不必多说了，把双刀回给他们。”

众弟子不敢多言，自管飞奔回府，不多时便把双刀送上。

此役双龙战天将，江东群豪兵不血刃，便已压服强敌，更显堂堂之师的绝伦气势。暮色茫茫，敌军已然开拔，马背上的那人有如一尊沉默的神像，不动如山，可又令人敬畏万分……

高天威双手抱胸，凛然无语，只静静目视敌军向西而去。

※※※

胡天六月，草原沧茫似海，长城连绵无尽，关门正前旌旗招展，这里正是中国驻辽东守军第一线防地，号称天下第一关的“山海关”。

刘敬叛国以来，善穆侯柳昂天首次离京，赴疆视察防务。皇帝按着朝廷往例，遣左御史大夫何大人陪同赴边，权做监军。

消息传出，柳门众将皆赴山海关谒上。骏马一字排开，但见柳昂天身边冠盖云集，建州都指挥使左从义、中郎将石凭、先锋黄应等十余将领陪同身侧，足见声势浩大。

大都督亲来视察，柳门老将自是精神抖擞，卖力操演，点将台前大军数组在前，左做蓝军，右做白军，两军兵强马壮，相互对阵不动。高台上两名大员凛视操演，何大人缩身在左，柳侯爷豪笑在右，二人目不转睛，专看诸将展示中国军威。

呜呜号角鸣响，杀伐之声大起，将士纵马飞驰，来回作势冲撞厮杀，杀声震天，传向草原尽头，引得无数边疆游民驻足观看。

※※※

此行演军耗费不辎，所为何来？何大人官场混得久了，事理自然看得明白。柳昂天此次忽尔出关，矛头绝非指向鞑靼、瓦剌这些蛮夷。近三年北疆天候干旱，鞑靼、瓦剌两国饱受饥荒，国内变乱丛生，食粮尚且不足，何来余力侵犯中原？

既然如此，这回劳师动众的召集防部，究竟是冲着谁来？何大人向来聪明，怎会不知其中道理？他望着台下呼号的三军，心中微起惊骇……

刀兵点水工，两个字，江充。演军阵式如此雄壮，自是演给这名奸臣看的。用意只有那句话：奸臣，你少来惹我。

何大人了然，柳侯爷明白，甚至天下群臣也都心知肚明。柳门真正的敌人绝非鞑靼瓦剌这些蛮族，更非沿海作乱的倭寇水盗……飞鸟不尽，良弓不藏，说来可悲，外敌一日雄强，柳昂天就有一日的地位。

对柳门将领而言，真正凶狠的敌寇不在千里之外，反在身边三里不到，那宁静祥和的禁城中，才是强敌隐伏之处……

“杀啊！”

台下杀声大起，惊醒了沉思中的何大人，他吓了一跳，险些从椅子上摔跌下去，便在此时，一人伸手拉住了他，那人满面堆笑，身形魁梧，正是征北都督柳昂天。

“大人莫要惊慌。”柳昂天的笑容很是诚恳，白发在阳光下尤其闪亮，“难得皇上派您同来，您可得保重身子，要有什么万一，我可吃罪不起啊。”

柳昂天如此体恤何大人，倒不是什么客气话，何大人与柳门相熟，天下皆知，这回柳昂天巡边，江充有意遣人监军，哪知皇帝一口回绝提议，另遣何大人过来。皇上如此圣明，用意自不难明白，三足鼎立虽已幻灭，但他仍想借重柳昂天。此番遣何大人随军出发，意思便是要柳门诸人安心，明白自己地位安稳，皇帝对他们这帮武人仍极器重。

何大人思绪烦乱，坐立难安，恨不得军演赶紧结束。一会儿照着安排，柳昂天定会让自己去辽东游览歇宿，届时莺啼燕叱、温柔乡枕

玉胳膊，也不辜负自己舟车劳顿的辛苦了。

便在此时，草原上奔来一只马队，何大人凝目望去，只见他们纵马飞奔，好似身有要事，不旋踵便至点将台前。

这队人马不做军士服色，只穿黑衣劲装，何大人也不是第一回见识，自知那是中国驻军的探子。平常若无急事，绝不在人前现身。

何大人生出不祥预感，正猜测间，只见马上军官神情凝重，一言不发，径自翻身下马，跟着从马腹的皮囊中取出一道公文，急急朝点将台走来。看这情状，当有要紧军情回报。

脚步声响起，来人一级一级地踏过阶梯，最后跪倒座前，奉上了一道秘密军情。

何大人撇眼去看，只见身边的柳侯爷霍地起身，脸色微微发白，何大人眼珠骨溜溜地一转，身子开始发抖，想道："这下可惨了……紧急军情来报，该不会鞑靼忽然发狂，竟选在这时候出兵攻打中国吧？"

想起了护驾和亲的往事，何大人的脸色立时泛紫发黑。当时四王子叛乱，他便曾莫名其妙地卷入西域大战，直到现下还惊魂未定。回忆战场上的凶险，何大人飕飕发抖，口中不自觉地喃喃自语，竟是念起了法华经。

柳昂天接过密报，展开去读，霎时只听他倒抽一口冷气，倒坐椅上，颤声道："老天爷！"

连柳昂天都在叫唤老天了，何大人胆小如鼠，岂不连阿娘都要叫出口来？他喉头滚动，冷汗直流，心念急转间，已将自己身后事全数安排妥当。大儿子平素精明能干，给他京里大宅，小儿子体贴心意，那就送他老家田产，女儿女婿还算孝顺，给他们些珠宝字画变卖……至于天福号的五万两私房现银，咳，分给三个私生子好了……

咦？送完了？自己辛苦了一辈子，怎地什么都没留下？

"我不要死啊！"伴随着这个念头，满面泪水的何大人一把抢过军情公文，奋力读出了声："嘉峪关守军急报，查西疆忽起不明敌军，分四路迂回入关，直犯西北而去。番兵数约三万，月内至天水。朝廷各路军马闻报速援。"

何大人呆了半晌，忽地抹去泪水，连拍心口，道："恭喜侯爷了！"柳昂天斜了他一眼，叹道："大人恭喜我什么？"何大人笑

道："嘉峪关是江充管辖的地方，蛮夷潜入他的辖地，皇上发个火气，来个降旨定罪，他江太师呜呼哀哉，那我还不该恭喜你柳侯爷么？"

柳昂天微微叹息，道："何大人，你把公文看清楚，那只番军打破关隘，现今开往何处？"

何大人急看而去，只见了"天水"两字，这天水无甚奇特，乃是西北穷苦地方，除了牛羊皮革，便是一片荒漠，实在没啥稀奇之处，何大人不知柳昂天为何有此一问，他略略思索，忽然心念一动，想到了一处地方。

何大人身子又开始发抖，颤声道："天水城……老天爷，他们……他们是去怒苍山？"

柳昂天不去理他，转望向军情探子，问道："现下是谁据山造反？可是……可是他么？"

那军官答道："侯爷所料不错，正是秦将军。"

柳昂天长叹一声，闭目不语。何大人则是吓得全身乱抖，七魂六魄只余一半。

刑部一场大火烧死了虎林军统领，也把反逆余孽化为灰烬，哪知魔王之子非但不曾死去，甚且还在蠢蠢欲动，情势如此紧张，也难怪柳昂天要震惊坐倒了。

半年前皇帝立下连坐罪罚，倘若秦仲海给人劫狱，便拿柳昂天是问。现下这人不只逃出生天，居然还更上层楼，在那儿聚众称反，不知皇上狂怒之下，柳昂天会有什么下稍。

何大人摇头叹息，眼中露出了怜悯，望着眼前的柳大都督。

听得昔年爱将向朝廷挑战，柳昂天没有发怒大吼，他只轻轻一笑，抬头望着一片晴空，神色竟是十分寂寥。四下一片幽静，只听他轻轻一叹，道："霸先公，对不起了。"

何大人听他提起霸先公三字，蓦地心下便是一凛，便在此时，他从柳昂天眼中看到了一丝光芒。这光芒并不陌生，当今权臣江充、昔年要角刘敬、甚至三十年前在朝为官的武德侯秦霸先，这些人的目光都如这般深邃幽远，让人猜不透他们心中的想法……

何大人心下大惊："这是怎么搞得？柳侯爷一向忠厚，怎么会有这种眼色？"正想开口询问，忽见柳昂天转头过来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跟

着缓缓闭上了眼。

何大人咦了一声，便在此时，几名军官走到何大人身前，手指慢慢朝刀柄靠去。

何大人额角冒出冷汗，牙关上下颤动，喀喀作响，在这生死绝命的刹那，终于知晓柳昂天的意图了。这位精忠报国的大都督，恐怕要学一学姓安的手段……

姓安的很多，有笨蛋安道京、神医安道全、大力士安士容，当然，还有一个名震千古、令各朝各代君臣念念不忘的人物。那便是大名鼎鼎的三山节度使，安禄山。

要问谁才是两朝元老、国家基石，看看台下的十万精兵就知道了。如要忠奸不分，残民以逞，真个惹恼了忠君报国之士，那可不是东厂总管挖挖地道那么简单。

渔阳鼙鼓起边关，待我重拾旧河山。

愤怒会烧起什么样的火焰，征西大都督秦霸先已经展现过了。倘若柳昂天给逼急了，怕会走上这条老路。何大人身为监军，柳昂天若要称反，第一个杀得便是他。

何大人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眼中怜悯更甚，不过这回可不是替旁人怜悯，而是替自个儿的命运哀戚。他心中一酸，双膝软倒，跪地哭道："侯爷！皇上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要当唐明皇的，你可别做安禄山啊！"长恨歌的故事好生凄清，景泰皇帝是个聪明人，戏台上的剧码何其之多，什么不好演，他不会要这个角色的。

柳昂天不去理他，自向手下喝道："取绳索来！"

何大人拼命磕头，抱住了他的腿，哭道："不要啊！别杀我啊！"

柳昂天听他大声哭嚎，忍不住啧了一声，将他一把扶起，责备道："何大人，什么杀不杀的？您说得是什么话？柳某忠君爱国，怎有谋反之心，大人别要误会了。"

何大人嚅嚅喏喏，自管低下头去，此刻情势危急，柳昂天倘不拥兵自重，皇帝只要下旨夺他兵权，定然万劫不复，这当口谈什么忠君报国，不免做作了。

柳昂天弯下腰去，替何大人拍去膝间黄泥，温言道："何大人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"

何大人心下害怕，双手连摇，但想起命悬人手，又是拼命点头，颤声道：“大……大人何事相托……”柳昂天将头上盔甲取下，交在何大人手里，跟着从下属手中接过绳索，微笑道：“何大人，请你将我押回北京，老臣要向皇上请罪。”

何大人茫然张嘴，心下只感惊诧。却听柳昂天淡淡地道：“我这个征北都督做了几十年，实在倦得很了。此番管教下属不力，自当负荆请罪。唉……还请皇上成全，让我这个待罪之身告老还乡，柳某于愿足矣……”

何大人嘿了一声，急道：“侯爷，你恁也天真了，江充老早巴望接你的兵权，你真想退隐，也得安排个人选，好来接替您的位子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柳昂天已自缚双手，转朝自己走来，看他嘴角带笑，眼神飘往远方，神态竟是十分轻松。何大人见了浑不在意的神色，方才醒了过来。他急拍额头，暗忖道：“我可傻了，人家是以退为进啊！怒苍山造反，各路反贼汇聚本山，这当口火烧眉毛，谁拿兵权谁倒霉，江充便算猴急百倍，也不会选在这时候接管兵权。”

姜是老的辣，柳昂天两朝元老，城府何等厉害？此番负荆请罪，用意自在以退为进。江充想让柳门与怒苍山斗个两败俱伤，自己再来渔翁得利，心机必然付诸流水。

正想间，柳昂天已然站到眼前，只等自己上前押解。何大人干笑两声，反往后退开一步。

何大人心下明白，柳昂天此番辞去军权，已将烫手山芋扔了出来，满朝文武不管谁沾了，恐怕死无葬身之地，可千万别是自己才好……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二章 初生之犊

“嘘嘘，过来这儿！有好东西给你！”

“喂！你们别吵他，让他自个儿选！”

大厅里人声喧哗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俱带欢容，好似有什么喜事一般，人头钻动中，数十人挤在一张圆桌旁，盯着桌上一名小小婴儿。

那婴孩倒也没三头六臂，只见他圆圆一张脸，白胖红润，趴在满桌物事之中，神色甚为呆滞。桌上左置笔砚纸墨、四书五经，右见盔甲木刀、兵法军符，文的武的都有。再看黄秤杆、红算盘放置中间，却是商人用的器械。

士农工商、儒道僧法，百来样东西把圆桌塞得满了，直是应有尽有。那婴孩置身其中，茫然地望着四遭嘻笑不绝的人群，似不知他们为何围在自己身边。

那婴孩啊啊傻笑，往前爬行，忽然摸到了一只笔杆，随手握住了。

“拿起来了！拿起来了！”那婴孩听了众人的喊叫，登时一惊，忙把毛笔扔了开来，又往前爬动不休。桌边一名少妇大怒，高声道：“你们别吵！我儿子本来要拿笔杆儿的，全都是给你们吓的！”

众人急忙闭上了嘴，脸上却都挂着笑。都说母子连心，难得喜获麟儿，当此“抓周”关头，也难怪她替儿子紧张了。

古有礼俗，婴孩周岁之时，父母尊长便会藉“抓周”习俗，看看婴孩欢喜什么物事，也好明了这孩子日后的性好成就。此时中国民风尚文，尤重功名身分，是以父母多盼小儿能在抓周时捡样文房四宝，也好讨个彩头。

众目睽睽，目不转睛，只盯着婴孩瞧。那孩子神情呆傻，往桌心爬入，一路穿越笔砚纸墨，却都视而不见，陡然间，那婴儿见了妇人穿的肚兜，似乎有些好奇，竟尔停下身来，跟着低头去望。那少妇如临大敌，就怕儿子伸手去拿，霎时连连挥手，喝道：“不许碰那个！快快走开！”那婴孩听了娘亲的喊叫，反而啊啊欢笑，更把肚兜提在手上，好似要穿将起来。

那少妇见了儿子的举止，登时惨叫一声，惊道：“不行！不行拿啊！”

眼看少妇泪眼汪汪，面色惨白，旁观众人纷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淑姐啊，这下可恭喜你啦！生了个风流浪子哪！”那少妇淑姐掩耳大叫：“不算！不算！这鬼东西是谁放进来的？哪有人这般缺德？”

一人噗嗤一笑，当即越众出来，歉然道：“对不住，这肚兜是我放的。”

淑姐转目一瞧，这人约莫二十来岁，生得是唇红齿白，模样俊俏，正是表弟杨绍奇，她越想越气，霎时哭出了声："绍奇，我和你有什么仇，干么这样整你外甥？呜呜……呜呜……你这表舅是怎么做的？"杨绍奇面色尴尬，忙咳了一声，道："我只是看桌上全是书本，一时好奇，便放了些旁的物事进去，没想……没想……"身旁一人接口道："没想这小小婴儿好生了得，已是个登徒浪子啦！"众人闻言，又是大笑起来。

淑姐往身边一名妇人扑去，靠在她怀中，哭道："二姨妈，表弟欺侮我儿子，你要给评评理啊！"说着顿足嗔语，硬是不依。那中年美妇皱起眉头，望着杨绍奇，摇头叹道："看看你，真没半点样子，怎不学学你哥哥……二十岁的人，连进士都中了，还这么顽皮？"

杨绍奇听了母亲责备，知道不好多说，当下吐了吐舌头，向那少妇道："淑姊，是我错了，这件肚兜就送给令郎，算是赔礼了，你说好不好？"众人望向那名婴孩，只见他真把肚兜套上了身，淑姊看了儿子的丑态，更是放声大哭。

中年美妇嘿了一声，有些发怒了，嗔道："还敢贫嘴！这般不学好！等爹爹回来，看他怎么罚你！"当下低声安慰，只盼外甥女别再啼哭。

眼看表姊哭泣不止，杨绍奇也知道这个祸闯得不轻，他咳了一声，上前劝道："淑姊快别哭了，这抓周做不得准的，你可别当真。"那淑姊嗔道："你自己是进士大官，当然不在意了，却把我儿子弄成……弄成……"她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往儿子看了一眼，只见他兴高采烈，兀自把玩女子的亵衣，忍不住又大哭起来。

杨夫人忙安慰道："别哭了。绍奇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抓周真做不得准的。你可知绍奇小时候抓的是什么？"淑姊泪眼汪汪，没好气地道："他那么会读书，还能抓什么？不是笔杆便是书本了，还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么？"

杨夫人微微一笑，吩咐管家道："老蔡，取那只木箱来。"不多时，那管家老蔡急急搬过一只木箱，珍而重之的送到杨夫人面前。众人心下好奇，都在等着看。

杨夫人微微一笑，从箱中取出一件物事，道："淑媛，你张眼瞧瞧，这是什么东西？"

淑姊惊呼一声，急忙伸手接过，见是一张木制花脸，却是小童拿来玩耍的京剧面谱。

杨夫人笑道："那年绍奇什么不好捡，偏偏挑了张花脸谱，他爹爹见了，可没气煞了。当场便要打他一顿呢。"管家凑了过来，陪笑道："可不是吗？那年老爷气急败坏，说家里出了个戏子，要活活打死小少爷。天幸夫人眼尖，一看花脸上有个八卦印记，认出是诸葛亮徒弟姜维的面谱，赶忙向老爷说了，咱们小少爷才没给打坏哪。"

淑姊哦了一声，拿起面具左右瞧了瞧，霎时破涕为笑，向杨绍奇横了一眼，道："看不出来，你还是诸葛亮的徒弟呢？"杨绍奇摇头笑道："别取笑我了。人家的师傅是卧龙，我的师傅是个老学究，怎好相比呢？"他顿了顿，微笑又道："只是说来奇怪，年纪越大，越是发觉自己欢喜唱戏，你们可要听我来段空城计？"

耳听众人大声叫好，杨绍奇伸出两指，身子一兜，身段放了出来，但见他面目俊白，模样十分漂亮，杨夫人却一把拦住，皱眉道："不许唱了。你爹爹才说过你的，怎么又忘了？"

众人一听之下，便知杨远家教严峻，不喜小儿子沉迷旁门左道，果见杨绍奇叹了口气，颔首道："好吧，不唱便不唱，那也没什么。"原本清朗的脸庞现出一丝落寞，好似有些感伤。杨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才是娘的心肝宝。"说着握住了他的手，示意他别要难受。

※※※

便在此时，忽听大门开启，却是有人回府了。此时天落大雨，众家丁急忙撑伞出迎，脚步声杂沓，一人行入院中，厅上众宾回首去望，只见一名男子身着官服，缓缓行来，看他俊眉星目，右手举着油伞。正是杨家大少爷回来了。

淑姊今年二十有三，虽说早已出嫁生子，但此时一见表哥走入院中，还是忍不住脸红心跳，隐隐有着喟然之意。她眼望杨夫人，低声问道："二姨妈，肃观表哥做得那么大官，人家都叫他风流郎中，他……他抓周时拿的是什么东西？"

杨夫人眉头皱起，道："什么风流郎中，别叫他这个外号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"

淑姊脸上一红，心里反倒生出盼望，适才儿子抓的是肚兜，八成也是个风流人物，倘若长大以后真有杨肃观一半的英挺杰出，她这个做娘的真可要心花怒放了。她拉着姨妈的手，缠道："姨妈快快说嘛，肃观表哥小时抓的是什么？"

杨夫人禁不住烦，将木箱再次打开，只见箱里摆着一本书，见是孔夫子的论语，其它别无长物。淑姊啊了一声，将书本拿了出来，道："他……他抓的是本书？"

淑姊随手翻阅，只想品评几句，霎时一样东西从夹页中滑下，其状甚小，眼看便要落地，一旁管家目光甚锐，忙把东西抄在手里。杨夫人面露不豫，快手便将书本夺回，跟着从管家手中取回物事，慎而重之地夹回书去。

淑姊一旁看着，只见那琐物状呈圆形，约莫指甲大小，好似是只布钮扣，她满心好奇，便想多问两句，但察言观色中，二姨妈神色好似不大自在。淑姊心生警觉，忙把话吞了回去。

※※※

不知是谁说过的，妇道人家若当乱世，第一要紧便是觅个如意郎君，替自己找个好归宿；若不可得，那便退而求其次，找个能彰显贞淑的高尚之地，以成淑女之道。

贞淑、贤淑，这些字眼对于氏来说，便是她一生的写照。

嫁给大学士杨远，匆匆已过数十载。昔年家中赤贫，于氏含辛茹苦，贩制羊皮维生，终于结识当年风流倜傥的杨远。日后两人结缡，二子成材，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尤其长子更是名闻遐迩的"风流司郎中"，更是羡煞了世间的贤妻良母。

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，不正是这句话么？杨夫人心里这样想着，嘴角含笑，替儿子把发髻拢起，母子俩同坐窗边小几，阳光照来，俩人一般的肤光胜雪，一般挺直秀气的鼻梁，让人一望即知他俩是对母子，还是一对天下最漂亮的母子。

杨夫人望着镜中的爱子，比起他弟弟，杨肃观显得老沉许多，低头思索时，俊美中更透出一股智能来。这样的男儿，怎不让女孩儿爱煞？

杨夫人满面柔情，在爱儿面颊上轻轻一吻，紧挨着他坐下。问道：“刚才淑媛还问呢，前些日子你不是和顾家小姐好么？怎地好端端的，她却和别的男孩定亲了？”

杨肃观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娘可别多心。顾大小姐是孩儿顶头上司的爱女，平日对她嘘寒问暖，本属应然，孩儿绝没别的用意。”杨夫人浅笑摇首，道：“别来那套大公无私的官场文章。你爹爹人又不在这儿，别跟娘说这些。”她倒了杯热茶，送到了爱子嘴边，喂着他喝了一口，问道：“观观，跟娘说，你到底有没有意中人？”

杨夫人出身江南，说起话来轻声细气，不管儿子做了多大官、长了多少岁，只要四下无人，她还是称呼爱儿的小名。那个观观两字，第一声高，第二声短，更是加倍亲昵。杨肃观不以为意，接过了茶杯，摇头道：“娘别烦恼。我二十好几的人了，什么事打理不来？婚姻的事哪还需要您操心？”

杨夫人斜觑了他一眼，温婉一笑，道：“你啊，打小读书考试、练武做官，都有你爹爹管着，娘没别的事好想，当然挑你婚姻大事烦恼。”她把爱子的发稍梳理了，道：“上回你三舅提的事情，你意思究竟怎么样？”

杨肃观把茶杯放了下来，颔首道：“也好，便依舅舅意思，请淑宁表妹上家里住一阵吧。”

杨夫人大为欢喜，搂住爱儿的颈子，笑道：“淑宁好生乖巧，娘老早便有这个撮合意思，你三舅几次向娘提，娘怕你不高兴，始终没答应……”

※※※

两人正自述说，房门忽地推开，一名老者踏步入内，神情严肃异常。杨夫人放开儿子，急忙站到几旁，与儿子分得远远的。杨肃观轻抖官袍，站起身子，向老者微微颔首，唤道：“爹爹。”

来人约莫五十来岁，虽过半百，模样仍是十分清秀，正是五辅大学士杨远，“风流司郎中”之父。杨远捡了张椅子坐下，端起茶碗，向夫人看了一眼，示意她出去。杨夫人知道夫君有事交代爱子，当下不敢久留，便自转身离房。

杨远气定神闲，提起茶碗，径啜一口，似在享用满口清香。杨肃观守在一旁，却是端立不动，看他两眼直视前方，浑不似平日的从容潇洒，想来杨远的家规定是森厉无比。

良久良久，杨远终于放下茶碗，他眼望爱子，道："人生在世，习文练武，所求为何？"

杨肃观低头向地，答道："所求无他，力争上游而已。"杨远神情甚是嘉许，又道："居家待人，官场处事，所重为何？"杨肃观轻轻叹了口气，答道："侍父如君，奉母以孝，取财求官之际，当局不能迷。"

杨远拍了拍手，微笑道："很好。不愧爹爹多年苦心教导。"杨肃观躬身道："肃观不敢忘父亲教诲。"

杨远眯起双眼，喝了口茶水，道："爹爹自小对你严厉，全是为你的前程着想，你得多忍着点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拉住杨肃观的手掌，牢牢握住了。

他父子两人修长身材，高矮一般，杨肃观给父亲的目光逼视，竟有些不自在，当下别开头去，目光不愿相接。他俊美的脸庞带着笑容，但表情有些僵直，似连呼吸也要停顿。

杨远看了他的神色，忽地笑了笑，将手缓缓松开，道："你自幼替爹爹在少林寺出家，十八岁才返回京城，难怪咱们比寻常父子生份多了。"

杨肃观欠了欠身，道："观儿今年二十五六，早已长大成人，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请爹爹不必担心。"

杨远微微点头，他上前一步，将窗扉掩上。霎时之间，举掌重重往桌上一拍，喝道："你还说你懂事？到底有什么事瞒我！"茶碗禁不起震荡，立时滚落到桌下，打了个粉碎！

※※※

场面急转直下，杨肃观虽是沉稳老练之人，脸上还是闪过一阵惊诧，霎时举起双掌，往后飘开三尺，师门心法更已弥漫全身。陡然间，想起眼前这人是自己父亲，实不必如此戒备，忙放下双手，调匀气息，回话道："观儿不敢有事隐瞒爹爹，请爹爹息怒。"

杨远冷冷地道："肃观啊肃观，你爹爹一生经过了多少大场面，才干得这个五辅大学士。你心里藏着事情，还想瞒住我么？"杨肃观听了这话，身子忍不住一震，拱手低头间，只是不言不语。

杨远稳住了脾气，他上前一步，面向爱子，冷冷地道："打你替柳侯爷办事开始，爹爹看在侯爷面上，就没管过你什么事。你给说说，今日爹爹为何这般气愤？"

杨肃观叹息一声，道："因为"他"很要紧。"

杨远颔首道："好，你也知道"他"要紧，那爹爹得问你……"他顿了顿，语气神态极其冰冷。"告诉爹，"他"……人呢？"

杨肃观闭上了眼，摇了摇头，道："孩儿方才说过，那日没找到"他"。"

杨远大怒欲狂，喝道："没找到"他"？那日明明是你先赶到秦家大宅，为何还找不到人？肃观啊肃观，你这孩子打小说谎，需知你瞒得过柳昂天，却瞒不过我杨远！"说到愤怒处，手掌高高举起，旋即便要一掌拍落，直朝爱子面上击去。

杨肃观不挡不避，只昂首向天，双目紧闭。眼看这掌便要打下，杨远陡地醒了。他停下手来，两手放上儿子的肩头，叹道："对不住，爹爹一时心急，老毛病又犯了。看在你娘的份上，别来怪爹爹，好么？"

杨肃观面上闪过一阵阴影，道："爹爹，孩儿对您一向言听计从，绝无欺瞒之处。那日我虽然急急赶去，但却找不到那人的踪影。"他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爹爹，孩儿本领再大，也不知"他"上哪儿去了。您若是不信，我也没法想。"

杨远听了这话，一张脸变得冰冷僵直，若非眼珠微微转动，便似座石像一般。

良久良久，杨远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好，你既然这么说话，爹爹便信得过你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"说着握住爱子的双手，面露慈祥之色。

杨肃观躬身道："多谢爹爹。"他回避了父亲的握手，侧开身子，自在一旁垂手侍立。

※※※

杨远见儿子面色难看，便拍了拍肩头，以做安慰。他走回几旁，提杯喝了口茶水，道："先别说这些了。昨晚灵音和尚到府找你，究竟有何大事？"杨肃观将目光撇向一旁，轻声道："天绝师尊托师兄传讯，要我回去少林一趟，商讨朝廷局势。"

杨远面露佩服之色，颔首道："天绝大师化外之人，还能先天下之忧而忧，真是了不起。"他微微一笑，侧头望着爱子，道："过几日你娘要做寿，家里有些事情要忙，你早去早回，也好替爹爹打点。"杨肃观颔首道："孩儿知道，请爹爹莫要挂心。"

杨远微微一笑，良久良久，终于缓缓起身，已要离开了。

杨肃观平素泰然自在，但处在父亲面前，却始终恭敬拘谨。他抢在父亲前头，推开了门，躬身等候。忽见杨远停脚下来，侧目笑道："儿子啊，昨日爹爹在宫里见到一道机密奏章，你想知道详情么？"

杨肃观心下一凛，躬身道："爹爹爱护观儿，倘若您觉得孩儿该知，必会提点。"他这话甚是厉害，既不开口相求，也不出言回拒，只把话推了回去。

杨远听了说话，登时微笑颔首，道："这奏章是关于你的，你当然该知道。"

杨肃观虽然精明，此时也不禁微微一奇，他只是个五品官员，既非六部尚书，也非内阁学士，却不知这道奏章为何提到自己。当下只望着父亲，眼神中满是疑问。

杨肃观凑过头去，咬耳道："孩子，你终于出头了。柳昂天上书朝廷，说自己病体沉重，不能任事。他一力荐保，要皇帝连升你一十二级，好让你代理征北大都督之位。"

杨肃观满脸愕然，霎时如同五雷轰顶，已是作声不得。

杨远望着爱子，微笑道："国家中枢，死生之地，半点轻忽不得。你日后多加小心，爹爹会从旁边辅助你的。知道么？"

杨肃观没有正面回话，把头撇开了，躬身道："爹爹慢走。"

※※※

极品大学士转身离开，反手掩上了门，房里只余五品郎中一人。

很静，听不到别的声响，当然也不会有人在旁窥伺。杨肃观倒了杯水，正要去饮，忽然间，他面上现出了愤慨，奋然将手上茶杯砸出，当啷一声大响，茶杯碰上墙壁，瓷屑纷飞，伴着无数水花，全数洒在地下。

杨肃观软瘫椅上，伸手掩住了脸面，状甚疲惫。

很寂寞的感觉，没人相信他……

阳光映来，斜照在挺直的鼻梁上。阴影下的嘴角微微发抖，也许是悲伤，也许是怜悯，也许……也许那里还有别的心情，那是连他自己也看不到的颜色……

※※※

却说那夜大雨滂沱，秦仲海燃起狼烟，召集昔年弟兄归山，言二娘怕火势熄灭，本在一旁守护，哪知秦仲海居然趁着两人独处时光，在烽火下向她求婚。言二娘又羞又喜，胡乱逼问之下，便也胡乱答应了。

秦仲海是个痛快的人，自从坦白心事以来，便把言二娘当作情人，从此再无顾忌。只是言二娘不比他这般爽直，平素兄弟们相处时还算镇定，但每逢两人独处时，言二娘总感别扭，每一醒起秦仲海将成自己夫婿，莫名间便生许多女儿羞态。要她过来，反倒退后，妄想亲嘴，耳光赏出，伸手欲搂娇躯，更见飞镖射来。真让人哭笑不得了。

※※※

自放起狼烟以来，情势已然险恶异常，朝廷兵马随时会杀上山来，但说不定旧日弟兄念在情份上，也会及时赶来助阵，秦仲海等人为表诚心，便轮流驻守山脚，等候过往弟兄。

这日风和日丽，除项天寿留在山上外，其余诸人都到山脚等候兄弟。哈不二、陶清更准备了美酒佳肴，只是足足等了一个上午，仍没半个人影出现。

眼看午时将届，言二娘秀眉微撇，道："真是怪了。守了几天，却还没人过来，难不成是烽火不够旺么？"秦仲海抬头往烽火台看去，但见火势扑天而起，势道雄烈，便在里许之外，也当清晰可见，他哈哈一笑，摇头道："火头够旺，怕只怕是情义忘了。"

言二娘听他这么说，不禁微微一叹，倘若弟兄们真个薄情寡义，这番举事不免前功尽弃，等朝廷兵马打来，怕连这个总寨也守不住了。

正想间，忽听马蹄声响，哈不二惊喜不已，叫道："谁说弟兄们薄情？你瞧，这会儿不是有人来了？"他满面欢容，便要往前迎去。陶清将他一把拉住，慌道："不忙过去，说不定是朝廷兵马过来呢。"

哈不二闻言心惊，急忙停步，他提起脚跟眺望，只见远方烟尘弥漫，似有军马到来。慌忙再看，只见为首一人身着军服，腰悬直刀，果如陶清所料，真是朝廷的人马到了！

哈不二又惊又怕，忙道："怎么办？大军杀来了，咱们要逃么？"言二娘哼了一声，抽出柳叶刀，立时便要上前杀人。秦仲海见他们举止无措，登时咳了一声，道："大伙儿稍安勿躁，照朝廷用兵的规矩，这些人应是探子，只是过来察看情势的。且放他们过来，我一会儿有话要问。"

秦仲海出身柳门，自知朝廷如何用兵，言二娘等人给他叫住了，只得凝步不动，各自守在道旁。

过不多时，当先军官驾马行来，猛见一条大汉懒洋洋地坐在大石上，旁边还站着一名美女、几名怪人。众人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即喝道："你们这些人打哪来的？那烽火可是你们放的？"哈不二一心想出风头，当下跳了过去，学着秦仲海的模样，登时戟指叫骂："你们几只狗子听好了！咱便是怒苍山的哈不二，早些夹着尾巴滚，爷爷可以饶你们一命！"

耳听哈不二说得凶狠，众军士面面相觑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"便你这只兔子，也敢称什么怒苍土匪？真个笑掉大牙了！"带头军官叹道："真是荒唐了，咱们劳师动众，却遇着疯子，唉……可真闹笑话了。"

众人讪笑声中，哈不二自是惊怒交迸，只在那儿破口大骂。

众军官本想察看情势，也好立些功劳，待见山脚只聚集三五只无名小卒，忍不住感到扫兴。想来这些无知妄人打听了怒苍山的名字，便也在那儿学人据山称反。带头军官白忙一场，只在咒骂不休，待见言二娘颇为貌美，想起上司性情好色，便道："好了，大家把这个女贼

抓回去，总算能交差。”众人答应一声，各自驾马围拢。一名高大汉子叫道：“小娘皮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！”

言二娘听他们言语轻薄，心下大怒欲狂，只想出手杀人，却听秦仲海沉声道：“二娘，你退下。”

言二娘听他语气带着杀气，心下一凛，知道秦仲海要亲自出面说话，便退到一旁守候。

秦仲海此时虽已造反，但他过去替朝廷征战多年，军中人面极熟，出手时多少留些香火之情，绝非见人就杀的狂徒。只是这帮军官调戏妇女，犯了忌讳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已有下手杀害的念头。他拦在道上，沉声道：“你们是哪个卫所的，长官是谁？”

一名军官听他说话口气沉稳，好似也是朝廷的人，忍不住一惊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秦仲海面上杀气大盛，眯起了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家长官没教过你么？与人说话须得下马，方不显得无礼！闭嘴、下马，然后通报名字上来。”

那军官听他说话口气，直如长官教训部属，忍不住怒道：“混蛋！你是什么东西！敢跟我这般说话！”秦仲海嘿嘿冷笑，道：“想问我是谁，那便照老规矩。闭嘴，下马，然后自报姓名，否则你等调戏妇女，照军纪论，定斩不饶。”

此行军官足有三十来人，听秦仲海说得狂，又见对方仅五人，其中还有个女子，实在势孤力单之至，纷纷大笑起来，骂道：“这浑人哪里冒出来的？当真滑稽哪！”

言二娘忍耐不住，大怒道：“大胆！他便是昔年朝廷四品带刀统领、当今怒苍山主秦仲海，你们说话时可得小心！”

带头军官地位不到，怎知眼前这人便是当年柳昂天麾下的猛将秦仲海，他打了个哈欠，笑道：“什么怒苍山主？便这三五只不成材的孤魂野鬼，也敢称什么大王么？”众人闻言，再次大笑起来。言二娘又气又恨，取出了钢镖，立时便要动手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远处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幽幽地道：“怒苍山主是谁……谁是怒苍山主……”

这声音悠长苍凉，初发话时仅在远处，但说不两句，声音却越来越响，场中众人无论是朝廷军官、抑或是怒苍群豪，心中都是一凛。众人转过头去，日正当中，一顶软舆缓缓行来，前后各四名挑夫担着，正中端坐一条白发大汉，看他身披斗篷，盘膝而坐，膝间平置一柄大铁剑，虽然沉默无语，但一股威仪油然而生，让人不自觉地心惊怯步。

言二娘、哈不二等人见了这名白发老者，登时欢呼起来。言二娘欣喜之下，便要上前相认，哪知走不数步，却给人一把拉住了，她转头去看，只见一人含笑望着自己，那人身穿袈裟，光头秃顶，身形颇见瘦小，正是前些时日一同前去乌斯藏的止观和尚。

言二娘大喜，道："大师也来了？"止观微微颔首，却把她拉到了一旁。言二娘不知他所欲为何，正想开口去问，止观却竖指在唇，示意噤声。言二娘自知有异，当下默守一旁，静观其变。

※※※

众军官见那老者忽尔到来，先是一惊，待见他只几名轿夫相随，登又狂妄起来，一名军官驾马上前，喝骂道："老头，你是哪条道上的？这般年纪，不在家里等死，却跑来这儿闹什么……"那老者置若罔闻，他双目低垂，道："谁是怒苍山主？"

这话先前便已问过，那军官呸了一声，道："老头！爷爷便是怒苍山主，你待要如何？"

那老者虎吼一声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双目凶焰暴射而出。那军官先是吃了一惊，但想起己方人多，精神复又一振，笑道："怎么？爷爷是怒苍山主，你听了不服气么？"

那军官正自讪笑，忽听头顶风声劲急，他抬头急看，只见一柄铁剑狂斩而至，宛如乌云盖顶，那军官惊得面无人色，他身带双枪，一见黑影当头噬来，急忙提枪去挡。

轰地一声响，双枪与铁剑相接，登时断做四截，那军官连哀号也不及发出，连人带马便给劈为一团烂泥，鲜血飞洒，怵目心惊。

那老者深深吸了口气，转望着众人，森然道："谁是怒苍山主？"

言二娘、哈不二等人与他目光相接，心下都感震惊，一时尽皆退后。

众军卒见同伴惨死，一时又惊又怒，带头军官提声喝道：“狗贼刁民，竟敢杀害朝廷命官？大家准备弓箭，把这人射死了！”众人慌忙答应，当下弯弓搭箭，刷刷连响中，无数弓矢便朝那老者射去。

箭雨繁密，那老者却是视若无睹，只听他仰天大吼：“谁敢自称怒苍山主！给我站出来了！”他提起铁剑回旋一劈，伴随着霹雳般的吼叫声，尘烟弥漫中，只见地下升起一道沙幕，高达丈许，众人未曾见过这等怪象，纷纷尖叫起来，马嘶人号中，无数箭矢撞上沙幕，纷纷坠地，那老者兀自狂嚎不休，好似妖魔一般。

过了良久，啸声止歇，四下哒哒声密如雨点，那沙幕彷佛暴雨一般，终于落回地下。众人心惊胆跳，各自凑眼去望，只见沙地上给铁剑砍出一道深沟，纵横直达一丈，敌我双方见了这等威势，俱都面无人色，只在暗自发抖。

※※※

眼看那老者彷佛妖怪一般，谁还敢动上分毫，说个一字半句？那老者面带杀气，望着带头军官，冷冷地道：“是你自称怒苍山主？”说话间翻身下轿，便朝带头军官走去。

这老者身材高大，目光生威，眼看一步步走来，好似要张口吃人一般，带头军官大惊，自知死无葬身之地，急急翻落马背，双膝软倒，拱手求饶道：“大王，不关小人的事！”其余兵卒见状，也是吓得心惊肉跳，一时全数滚落马背，只管跪地不动，少时更有啜泣声传出。

那老者傲然上前，冷冷望着言二娘等人，道：“是谁自称怒苍山主，给我站出来了。”

陶清、哈不二等人虽想答话，但给这老者一瞪，全身只感发冷，到口的话便又吞了回去。言二娘自来胆气毫勇，正要上前说话，一人已抢到前头，沉声道：“朋友，有话冲着我说。别找旁人麻烦。”这人气度沉稳，神色丝毫无惧，正是秦仲海来了！

那老者森然道：“你便是怒苍山主？”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可没认，那是旁人封我的号，做不得准的。”那老者面上闪过怒气，暴喝道：“狂妄！”

蓦地黑影一闪，一物当头劈下，众人大声尖叫：“小心啊！”

火光窜动，当地一声巨响，众人耳中剧痛，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众人定睛看去，只见秦仲海单手提刀，已然架住了那道黑影。旁观众人看得明白，那黑影却是一柄大铁剑，剑长九尺，若要立在地下，怕比常人还要高上一个头，重剑夹内劲之威奋力斩落，着实让人骇然，若非秦仲海神功已成，绝无可能挡得住这等刚猛剑法。

那老者深深吸了口气，沉声道："好刀法，这就是"火贪一刀"？"秦仲海听他叫破自己名号，登时把刀一收，拱手道："正是在下。敢问先生高姓大……"

"名"字未及出口，那老者举起铁剑，剑风狂啸中，直向秦仲海横切过来，秦仲海见来剑气势太强，当即力灌左臂，单手硬接这一剑。

刀往剑来，当然巨响中，一股刚猛怪力撞上自己的臂膀，秦仲海面上闪过红光，双足灌下力气，断喝一声，这才撑住了身体。

那老者将铁剑收起，冷冷地道："知道我是谁了么？"

秦仲海连番与他重剑对撞，哪会不知此人来历？当即吐出一口浊气，道："无愧"铁剑震天南"之名，前辈剑法果然了得。"

※※※

来人正是"铁剑震天南"李铁衫。自离天山以后，眼看奸臣当道，中原无光，李铁衫心灰意懒，便率着门人弟子在西域定居。本想在异国了此残生，哪知前些日子止观差人传讯，言道怒苍山有意复振霸业，他听说此事，便率门人弟子，一同返回中原察看情势。此刻便是他与秦仲海的第一回会面。

李铁衫双足跨开，以剑做杖，两手按在剑柄上，仰望怒苍神火。日头高挂天际，辉映他老迈深刻的脸庞，更似当年雄距怒苍的猛将气势。只听他一字一顿，缓缓地道："朋友，你我虽然素昧平生，但今番你既燃起圣火，老夫身为昔年五虎之一，便不能置之不理。"

秦仲海听他说话爽快，心下大喜，忙拱手道："承蒙高义，在下不胜之喜。"李铁衫斜目望向秦仲海，冷冷地道："先别谢我，想要老夫入伙，须先回答一事。"

秦仲海咳了一声，道："前辈但问无妨，小子据实以告。"

李铁衫白眉竖起，仰望天际，看他神情严肃，当在回思往事。场中众人不敢打扰，都在静静守候。除了狂风呼啸，便只众官兵抽抽咿

咿的哭声送入耳中，更让人心添惊惧。

过了半晌，李铁衫吐了口长气，森然道：“制霸天下，所用者三：一曰天，二曰势，三曰德。昔年山主秦霸先天势德三者兼备，终得成就局面，雄霸中原一十四年。你今日想举兵称反，须得告诉老夫，天势德三宝，你有哪一条？”

秦仲海给他这么一问，忍不住愣了。自己残废断肢，命运乖离，天命是差得远了，再看形势，己方只三五只小猫，却要与朝廷数十万大军开战，那更是空空如也。偏生自己又是狂嫖烂赌之徒，如要谈德望，那更是缘木求鱼了。

秦仲海尴尬一笑，摇头道：“抱歉得紧，这三样东西，我统通没有。”李铁衫愣住了，睁眼凝视着眼前的青年，竟不知该说什么。秦仲海见他面色难看，当下双手一摊，耸肩笑道：“你别生气，咱们上山起兵，但求一场痛快，什么天人鬼怪的，我真的半样也没有。”

李铁衫见他飞扬跳脱，凡事浑不在意，心下已不舒坦，待听他说话口气随兴，忍不住眼中愠起怒火，戟指骂道：“大胆狂徒！你既然一无所有，怎敢上山称反？这些弟兄随着你，岂不如孤魂随野鬼？你说，你想举山复寨，却是凭什么？”

李铁衫怒声大喝，震得诸人耳中嗡嗡作响。只是此问虽然严厉，却干系了山寨日后的进退方策，言二娘、哈不二等人看了李铁衫的神态，俱都感到心惊。陶清、止观却留上了神，要听秦仲海如何回话。

秦仲海见他气得厉害，怕他中风了，忙将手上钢刀举了起来，干笑道：“老哥别气，好啦，我有这个。”

李铁衫怒极反笑，喝道：“好狂的小子！咱们便过个两招！”

当下更不打话，他脱下了衣衫，露出背后一大幅刺青，见是只猛虎，上书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”。那猛虎额上，却刺了个“南”字。

李铁衫提起铁剑，眼中杀气腾腾，秦仲海二话不说，当下也除去外衣，露出了背后的飞虎刺花，见是“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”。

秦仲海横刀在胸，凝视着李铁衫，二人相距丈许，各自凝运内力。

※※※

众官军知道高手便要过招，深恐被他两人的刀风剑气波及，万分恐惧间，只跪在地下发抖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。此时项天寿闻讯，也已赶来山脚，观看两大高手过招，众人屏气凝神，就等他二人分一高下。

言二娘哪有心思理会谁强谁弱，一见他俩莫名其妙地杀了起来，忍不住惊道："这是干什么？怎地打起来了？"心惊之下，便要奔去阻止，止观急忙拉住，低声道："二娘莫急。李庄主只是想试试秦将军，与他交个心，你别去打扰。"

言二娘听了这话，兀自感到惊惶。项天寿走了过来，微笑便道："二娘，这不像平常的你哦。"言二娘心下一醒，知道自己太过挂念秦仲海的安危，竟尔忘了寨里的规矩。往年山寨弟兄见面，自要列座排名，这"以武会友"便是一等一要紧的大事了。且不论来人是否加入山寨，秦仲海若不露个两手，日后却要如何服众?

言二娘叹了口气，当下不再多言，只是静静观看。

※※※

双雄一动不动，各自运气凝力，只等着发招。

李铁衫全身肌肉奋张，头上白雾袅袅升起，跟着缓缓举起铁剑，这铁剑本已极重，李铁衫这般举法，更有如泰山压顶，似蕴千斤之力。旁观诸人见了这等内力，自是暗暗骇异。

此时场中除了秦仲海、李铁衫之外，便属项天寿武功最高。他见李铁衫功力大进，登时微笑颔首："多年不见，铁衫将军功力更深了。看这千斤铁剑，有谁能挡他一击？"

李铁衫提剑过肩，眼望秦仲海，森然道："你我动手之前，老夫可得劝你一句，这柄剑曾斩断巨岩，名动公卿，一会儿若要砍落，只怕你经受不起，小子若是害怕，不妨快些认输。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不瞒前辈，我这柄刀也曾伏狮屠虎，边疆之上，立威无数，焉有退让之理？"

李铁衫本怕下手太重，竟尔误伤了他，待见秦仲海自信满满，颔首便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就不多言了。"

秦仲海微笑道："好说。请庄主发招吧。"

※※※

场内吼声暴响，铁剑劈落，风声如雷，“当”地一声，秦仲海举刀过顶，单臂接下李铁衫惊天动地的一斩。这响声好生巨大，只震得众人耳鼓几近破裂。

李铁衫吃了一惊，他剑法刚猛，便是当年卓凌昭与之放对，也需行巧作弊，实不敢正面顶他一剑，谁知眼前这条大汉不过三十来岁年纪，便能浑若无事地接下这刚猛一斩，看来此人确实有些门道。

李铁衫收起小觑之心，退开一步，沉声道：“好了得，再接我一剑试试！”他暴吼一声，双手持剑，从左至右横砍而过，气势磅礴至极。秦仲海点头道：“好威风！”他弯膝沉肩，立刀身旁，又是“当”地一声大响。

火光四溅，刚猛内力对撞，李铁衫只觉虎口一热，铁剑几乎脱手，他心下暗自诧异，想道：“这人好高明的武功，到底是何门道？”眼看对手武功不在自己之下，李铁衫不再担忧误伤对方，大吼一声，霎时呼啸连连，挥剑猛攻，已与秦仲海激斗起来。

李铁衫年岁虽老，但他身手矫健，丝毫不下少年，沉重至极的铁剑在他手下使开，居然轻盈无比，攻到快极，更是剑光挥舞，招式连绵不断，威力却远非常剑可比。

秦仲海暗自佩服，想道：“这人武功如此了得，当不在少林四大金刚之下，怒苍山果然是人才济济。”他想多见识李铁衫的剑法，当下紧看门户，专守不攻。

他两人一使刀，一使剑，武功强悍至极，出剑挥刀时满天沙尘飞扬，足见功夫走的都是最刚最猛的路子，这两般重兵刃遇在一块儿，每回碰撞，都震出惊天巨响，众人见两人武功太过霸道，一招一式都足以斩铁碎金，只要稍有不慎，便有一人惨死当场。言二娘心悬秦仲海、哈不二、陶清武功有限，诸人见场面惊险，自都满头冷汗。

一旁止观与项天寿却心无窒碍，难得遇上高手对决，便抓紧良机，凝目细看他二人招式，各以自身武功印证。

※※※

斗到酣处，二人已拆百余招，李铁衫内力虽然深厚，但恶斗之下，一柄铁剑直是使得泼水不入，却也令他真力渐渐不济。李铁衫知

道久战对自己不利，此战欲胜，定须速决，当下灌注功力，铁剑已如长枪般刺出，面上真气大盛，口中更是呼啸作响。

项天寿嘿了一声，赞叹道：“毒龙潭！他要使绝命三式了！”众人多不知李铁衫武功底细，听了“毒龙潭”三字，只是满面茫然，不知高低。

铁剑出招，不是横砍，便是直劈，哪来的突刺？秦仲海见了这招“毒龙潭”，忍不住吃了一惊，急忙侧身闪过，铁剑便从身边擦去，相距不过数寸。

九尺剑身穿过一半，已到五尺远近，李铁衫提声暴喝：“虎横江！”刷地一声锐响，铁剑拦腰斩来，竟在须臾间转刺为砍，足见剑上真力何等凶猛。

这招“虎横江”来势快极，秦仲海紧邻铁剑，相距仅三寸不到，若要退后闪避，脚步定没剑快，若要纵身跃起，不免暴露空门，秦仲海咬住银牙，竖刀身侧，刀剑对撞，巨响发出，霎时便以深厚内力接下这招“虎横江”。只是大力震来，却让秦仲海眼冒金星，五脏六腑一起翻转，实在难受至极。

李铁衫毫不放松，只听他厉声喝道：“定军山！”霎时奋起生平功力，铁剑过顶，已如泰山压顶般当头斩落。烈风卷来，登令四下黄沙飞散，端的是骇人至极。

“毒龙潭”、“虎横江”、“定军山”，合称绝命三式，先以突刺近身，再以铁剑横身腰斩，最后当头一击，三式连绵，快速劲急，自来无人可挡，尤其最后一招“定军山”，更见气势滂沱，宛若天将下凡，直让人心生惊惧。

言二娘大惊失色，正要脱口叫唤，猛听秦仲海纵声狂吼，彷佛猛虎呼啸，铿锵一声大响，铁剑已然荡了开来。“定军山”被敌刃击回，那是前所未见的事，李铁衫大吃一惊，正要发出第二剑，猛听秦仲海虎吼连连，不待李铁衫发招，竟已开始全力抢攻。看他招式大开大阖，一刀砍出，登生无数巨响，正是“火贪九连斩”的神技。

这番刀剑对砍，全是硬碰硬的真工夫，丝毫没有取巧余地。刀剑相交，火烫的内力逼来，竟让李铁衫虎口酸麻。李铁衫暗自心惊，知道对方武功远在自己想象之上，当下急忙奋力抵挡。只听当当连响不

断，秦仲海一刀快似一刀，重刀斩落，正面砍上十尺大铁剑，响声如雷，有如佛寺撞钟，眨眼间铁剑已被重斩六记。

李铁衫虽然全力行功，此时却仅能勉力防御，一股又一股的巨力朝手腕撞来，铁剑受力越来越是沉重，转瞬间李铁衫面色惨白，若非靠着一股刚毅支撑，早已倒下。

斩到第七记时，猛听秦仲海狂吼一声，大力震来，李铁衫实在抓不住铁剑，手上一松，五十斤的大剑登即脱手，远远飞了出去。秦仲海毫不留情，钢刀飞快斩下第八记，口中暴喝道："中！"眼看李铁衫性命垂危，旁观众人齐声大叫："刀下留人！"

李铁衫见这刀来势快极，怕是收不住了，只把他惊得面无人色，闭目待死。

※※※

刀锋及胸，陡然间停了下来，李铁衫睁开了眼，只见秦仲海笑吟吟地看着自己，拱手道："庄主武功卓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若非我学了这招"火贪九连斩"，怕也不是你的对手。"

李铁衫见他刀法随心，收发自如，这重重一斩说停就停，武功真是在自己之上，不由得骇然，道："好你个小子，真已得了方子敬的真传。"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将铁剑拾起，还给了李铁衫，笑道："好啦，打也打过了，李老爹，咱们还是废话少说。您要是看得起姓秦的，那便快快上山吧。"李铁衫听他把自己叫成了李老爹，忍不住呆了，过了半晌，竟尔哈哈大笑起来。

秦仲海道；"好啦，李老爹到底赏不赏光？"李铁衫一把拍上他的肩头，朗声道："就这么一句话，以后山寨要有什么生意，算我一份便是！"

秦仲海大喜，喝道："多谢啦！"他转头望向止观，只想来个趁胜追击，当即笑问道："大师啊，您虽是闲云野鹤，但您看在我师父面上，可愿一同上山，助在下一臂之力？"

止观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手，提声喝道："都出来吧！"霎时远处行来几辆大车，车帘掀开，涌出一批男女，或作庄客打扮，或做沙弥服

色，众人见了秦仲海，各自抱拳为礼。秦仲海心下惊喜，问道："这些朋友是何来历，大师可否引荐？"

止观微笑道："这些是小僧与李庄主的门人，秦将军，咱们连家人弟子都带来了，你说老衲还会不上山么？"秦仲海大喜欲狂，狂笑道："好呀！又凑了一群高手啦！"此时山寨除他与言二娘等人外，尚有止观、项天寿、李铁衫等高手，说来颇有声势，与一般江湖门派较量，更无畏惧之理。

项天寿、言二娘等人与李铁衫多年不见，各自上前问好，李铁衫一扫严肃神态，对谁都是笑嘻嘻地。言二娘见他盯着秦仲海不放，神态有些奇异，忙问道："李将军，你好端端地，干啥尽是瞧着他？"李铁衫笑道："我说秦将军的长相真是难得。"

秦仲海长得流氓也似，竟有人称颂他的长相，众人闻言，心下自是大奇。言二娘颇感诧异，忙道："难得什么？"

李铁衫笑道："以前咱们霸先公什么都好，就是长相太过斯文俊秀，少了土匪味儿，害我老是犯嘀咕。难得他的儿子长成青面獠牙的模样，这下咱们怒苍山定会日益兴旺了！"

众人听了这话，各自掩嘴莞尔，秦仲海也不知该哭该笑，只得吐了口痰，算是回答了。

※※※

说话间，忽听一名军官跪地哭道："几位壮士既然相聚了，可否放小人们回家？咱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大爷们，只是小人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小，实在不能死啊！还早您放我们走吧。"这几人先前给李铁衫逼下马来，此时俱在发抖，哈不二跳了过去，每人脑门各踢一脚，骂道："什么上有老母，下有龟孙，讨饶也不说些新花样！"

一名军官给他乱踢几脚，忙道："有有有，这就端新花样来了。小人左有娇妻，右有美妾，实在舍不得死，您这就饶我吧！"哈不二呸了一声，正要再骂，秦仲海出身朝廷，不愿这帮武人多受无谓侮辱，伸手拦住了，道："诸位是哪个卫所的？"

一名军官哀哀哭道："启禀大王，我们是陕甘提督麾下、平凉都指挥使前锋哨所……"秦仲海打断他的话头，道："平凉都指挥使？你们

的头儿可是张方蒙？”那军官听他说出自己长官的名号，忍不住吞了口唾沫，点头道：“正是张统领。大王果然渊博。”

秦仲海微笑道：“诸位过来察看，必然带有公文吧。可否拿出来瞧瞧？”

那军官苦着一张脸，低头把公文榜拿出来了，颤巍巍地送上。秦仲海低头去读，便是一声冷笑。言二娘见秦仲海面有愠色，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秦仲海把公文送了过去，言二娘、陶清等人纷纷凑来，读道：“查怒苍山烟火再起，唯恐鼠辈无知，流窜上山，速令平凉都指挥使张方蒙领军二千，荡灭群小，日内回报。”官印处见是“陕西提督江”五个篆字，这江提督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充的胞弟江翼。

哈不二怒道：“可恶！居然把咱们当成了鼠辈！实在看不起人！”言二娘见了公文，也是怒火中烧，看来朝廷不知怒苍旧部齐聚，居然这般轻视他们，实在让人颜面无存。

李铁衫听得公文如此写就，登时跨步走来，冷冷望向那军官，道：“狗官。把手伸出来。”

那军官最怕李铁衫，此刻如何敢伸手，只在那儿陪笑发抖，李铁衫倏地探出掌去，已将那人左手抓住，跟着匕首挥落，已将那军官的手指削掉一块肉，一时鲜血长流。

那军官惊声惨嚎，叫道：“救命啊！别杀我啊！”李铁衫哼了一声，提着那军官的手，径自在公文上写着：“怒苍山首领秦仲海诰命陕甘两道文武官员，山寨初成，欠银欠饷，勒令提督江翼即日送上白银十万两，马匹五千只，以示跪拜之意。钦此。”跟着一脚往那军官踢落，喝道：“把这公文送回去，要你们提督自己看着办。”

那军官又痛又怕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李铁衫如此凶狠残暴，直视朝廷如无物，喜的是他要自己送回公文，那是捡回一条性命了，当下率着下属，急急抱头鼠窜而去。

李铁衫冷笑道：“弟兄们，留下他们的兵刃马匹，咱们山寨日后有用。”哈不二等人早有意出手打人，当即抖擞精神，一路追杀过去，只听远处兵卒惨叫声四起，料来又给他们毒打一顿。秦仲海平素虽然凶

猛，此刻见了李铁衫的手段，却也自叹不如，方才知道昔年怒苍英豪行事的手段。

※※※

众人上得山去，李铁衫与止观各带家丁弟子入山，总计达七八十人。幸好怒苍山房舍极广，当下便由陶清安排住所，将众人一一安置。

夜间开席，诸人同坐饮酒，项天寿问起此行由来，李铁衫道："那日止观大师找到了我，把方老师的信给我看了，信中说怒苍山已然复寨，要我回山一观，我收到信后，便马不停蹄地赶来啦！"

秦仲海听说师父写就亲笔信函，邀请旧日弟兄一一出面，不由心下一阵温暖，想道："师父虽没随我们上山，其实早在出力打点，就怕徒弟吃亏了。"

秦仲海见众家好汉群聚一堂，李铁衫更是名列五虎，想起年前所见的怒苍名录，便问道："我在朝为官时，曾经奉命驻守文渊阁，见过各位英雄的大名，却不知诸位好汉有何英雄事迹？可否说来听听？"

李铁衫嘿嘿一笑，道："怒苍山好汉云集，称霸当世，要说风流历史哪，只怕三日三夜也说不完呢！"

止观微微颔首，道："我山初创时，便有三万兵马，待到后期，更达五万之数，忠义堂前左龙右凤，分掌军机政要；座下五虎，力敌万军；殿前三堂，各有所司；五关彪将，护卫安危。除这几条好汉外，尚有无数营堂头领，专责营造、打铁、军械、钱粮、畜马，各有所司，可说井井有条。"他向来职司军情打探，山上一应故事自都详熟，说起来竟是如数家珍。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也甚叹服怒苍山人材之盛，道："可惜当年我年纪幼小，不能追随诸位前辈，如今却要这般艰难的起事。"止观微笑道："凭仗父兄基业，非好汉所为。将军忍人所不能忍，为人所不能为，久后必传诵后世。"秦仲海听了这称颂，不禁飘飘然起来，心道："止观和尚不愧是军机头目，马屁工夫十分了得。"

项天寿不曾见过止观，待见这和尚气度不凡，当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可自己却认不出他来，便问道："这位大师是何来历，却在哪处宝刹出家？"

言二娘曾听止观提过来历，便替他答了，笑道："项堂主可曾听过密十一？"项天寿恍然大悟，急忙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"失敬、失敬，原来是军机把子过来。恕我眼生。"

项天寿过去是内三堂堂主，主管刑罚司法，止观则是"密十一"的头目，这"密十一"并非帮会，亦非门派，乃是怒苍山总舵外坛，奉着秦霸先的号命打探声息，连络江湖豪杰。除了秦霸先与其它几名核心人物外，其余兄弟皆不知密十一把子的真正身分。项天寿地位不到，自也不曾与闻。

止观见项天寿满面惊喜，微笑便道："好说，老衲废人一个，怒苍山毁败后，尽在白龙山念佛。也难怪大家不识得小僧了。"众人说了一阵，才知止观后来出家为僧，不再涉足江湖。那李铁衫则是隐居西凉近郊，与昆仑山着实交手过几次。

李铁衫昔年与韩毅同为马军上将，先前见了言二娘，早想向她打听小吕布的事情，他举起酒杯，问道："二娘，你这些年还在寻韩兄弟的下落么？"言二娘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她尚未启口，止观却代她说了，合十道："韩兄弟下落不明，二娘苦了二十年，却始终找不到半点踪迹。"

李铁衫听止观代她回话，心下微微一奇，他侧目看去，只见秦仲海与言二娘举止亲密，霎时已有领悟，颔首便道："原来如此。也真辛苦你了。"便也不多提小吕布的事。

※※※

说话间，忽见一人匆匆走进，这人做沙弥打扮，正是止观的弟子，只见他附耳过去，向师父低声说了几句话，止观闻言，面色立变，众人见他神情有异，都问道："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么？"止观低声道："朝廷前部军马已到山下十里，咱们得立刻御敌。"此言一出，众皆大惊，纷纷离座站起。却只秦仲海一人端坐不动，兀自微笑饮酒。

止观见他毫不惊慌，便问道："将军已然有备？"秦仲海冷笑道："平凉都指挥使是个废人，咱们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，怕他个屁？"提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当即率众出殿，立在山边眺望。

只见远处一支军马缓缓开近，约莫两千之数，黑夜间难辨旗帜，哈不二惨叫道："完啦！我们这里不过百人，人家却有数千兵马，这仗要怎么打啊！"

那只兵马行到山脚，却是无意扎营，径自开往山道，竟要迂回上山。众人见状，无不大怒。看来敌方将领知道山寨无兵，这才敢如此嚣张。

李铁衫喝道："狗官恁也狂了！看老夫杀光他们！"

秦仲海久在朝廷，过去也曾听过张方蒙的事迹，知道此人傲下忍上，绝非豪杰，己方只要用几个计谋，定能让他锻羽而归。当下仰天笑道："庄主说得好，狗官既敢黑夜上山，如此贸然送死，咱们怎好放过呢？"霎时提声喝道："来人！备马！"

陶清牵来座骑，秦仲海右足一点，稳稳飞上马背，朗声道："敌将如此张狂，咱们便来个瓮中捉鳖，哪位兄弟敢随我下山诱敌？"在座皆是胆气豪勇之辈，虽当大敌，却无一人畏惧，此时纷纷请缨，都有意下山决一死战。

正激昂间，猛听李铁衫愤然吼道："全退下！老夫身为五虎，谁敢抢我的第一功？"五虎上将出手，余人自无异议，尽皆退开。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铁剑将军同阵出战，便有千军万马，秦某何惧之有！"他转头喝道："项天寿、言二娘听令！"

项天寿与言二娘等人听了他的断喝，登时吓了一跳，急忙拱手道："谨听将军吩咐！"

秦仲海唤二人走近，低声吩咐："你二人即刻率领铁剑山庄家丁，准备百只火把。只等我号令，便须如此如此……"

言二娘虽是心上人，但这等打仗杀敌之事，却也容不下男女私情，便当一般弟兄指派了。天幸言二娘是个识大体的人，向来性子直爽，从没什么心眼，只欢欢喜喜地接令去了。看来唤她一声傻大姊，倒也没叫错了。

项言二人接令而去，秦仲海又喝道："哈不二、陶清、欧阳勇三人听命！"哈不二等人急急上前，拱手道："属下在！"秦仲海低声道："你三人率领止观大师的弟子，准备二十尺长的大木，只等我号令，便须如此如此……"

秦仲海安排计谋，调度有方，止观一旁看着，心中暗暗喜悦："都说"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"，看来秦将军不愧是朝廷出身，果然详熟兵马。日后有这人带领，我怒苍山兴旺可期。"

正想间，只听秦仲海道：“止观大师。”止观正等着号令，一听吩咐，心下大喜，上前道：“将军尽管吩咐，老衲这里听着。”止观是师父的好友，秦仲海倒也不敢失了敬意，拱手便道：“事出匆忙，不敢有劳大师出手杀敌，还请大师代我下山打探，看看这批军马后头有无援军。只要消息属实，还请速速回报。”

止观闻得此令，登时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未启战，先观势，这秦将军果然是战场老将。”当下颔首道：“请将军放心。老衲这便去办。”

眼看分派已定，秦仲海拍马向前，高声道：“奉吾父之名，我怒苍再起战火，今夜之役，我等必定旗开得胜！”众人听了这豪壮立约，霎时也是热血沸腾。秦仲海看着李铁衫，哈哈笑道：“铁剑将军，咱俩打头阵！”

两人相视一笑，一提大刀，一举铁剑，并肩往山下冲去。

※※※

山脚人声马鸣，大军已然开近怒苍。此路军马来历不小，乃是平凉卫所的江系先锋，主将姓张，名方蒙。此人军旅生涯多年，算是名老将，十日前见了怒苍山燃起狼烟，便派下属察看，哪知得回一张狂妄至极的血书，上头还有着“秦仲海”三字，张方蒙大吃一惊，不知堂堂柳门大将怎会忽然叛国？他久在外地，自不知此人业属刘敬逆党，此际已成逃犯。张方蒙又惊又怒之余，登即连夜出兵，只想将秦仲海生擒回营，也好向提督江翼邀功。

大军行到山脚，忽听前头马蹄声响，竟是有人杀来，张方蒙命人停军等候，过不多时，只见两条大汉骑马而至，借着火光看去，这两人只是孤身前来，竟无兵卒相随。

张方蒙心下暗笑：“原来只有两名贼人，我居然还劳师动众，率着大军过来，着实好笑。”他摇了摇头，提声喝道：“众军预备，把这两名妄人踩成烂泥！”众军嘶声大喊，提起缰绳，便自向前冲杀。

大军涌来，秦仲海当先杀出：“火贪一刀”发动，烈风逼来，前头十来名兵卒登时摔下马来，只吓得屎尿俱出。张方蒙大吃一惊，这才醒起来将凶狠异常，乃是昔日柳昂天手下头牌猛将秦仲海，万万轻忽不得。当下急忙传令：“大家先停步，布好阵式再说！”

众军闻得号令，慌忙向后退开，秦仲海也不追杀，只勒强停步，立在原地，喝道："张方蒙，识得你爷爷么？"张方蒙呸了一声，喝道："大胆秦仲海，你这叛国奸贼，好生无耻下流，焉敢喊我的名号！"

秦仲海骂道："姓张的！你若听过爷爷的名字，便该知道厉害！老子要杀的只是江充、江翼这对狗兄弟，不想杀你们这帮无辜武人！快快退回去，否则休怪你老婆变寡妇！"

张方蒙哼了一声，想起秦仲海过去的事迹，暗生畏惧之感，转看敌方，却只两人守山，心中又生轻视："这小子往日虽然武勇，今日手中无兵无将，谅他能变出什么把戏？我今日再不趁机生擒此人，却要何日立这功劳？"

张方蒙杀机已定，当即冷笑道："秦仲海！你目无法纪，聚山反叛，已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心里若还有你家侯爷，那便快快率人投降，我留你们一个全尸便是！"

猛听柳昂天三字，秦仲海全身大震，想道："糟了，我恁也莽撞了，怎把侯爷给忘了？咱此番起兵作乱，还把名号传了出去，侯爷定受我连累。"霎时冷汗涔涔而下，竟有退却之意。李铁衫见他神色有异，急忙驾马向前，低声道："秦将军，主将贸然退却，山寨弟兄死无葬身之地。"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急忙定下心神，想道："李庄主说得是。此时兄弟全靠我一人带领，家仇未报，旧怨未了，如何能管身外之事？侯爷根基深厚，自有他活命之道，我又何须多虑？"他想通此节，登时喝道："姓张的，我起兵造反，纯是个人所为，与柳侯爷绝无半点关系，你少在那儿胡乱嚼舌。我现下问你一句，你退兵不退？"

张方蒙冷笑道："我职责在身，如何能退？你快快投降吧，免得死于乱军之中。"他见秦仲海不语，立时暴喝道："三军听命，上前杀敌！"

人嘶马鸣中，两方已要开杀，秦仲海举刀向天，无尽夜空中，彷佛见到自己昔年为朝廷戮力征战的身影，那斩向敌酋的刀锋，终于要转向中原大地，一时心头竟有些彷徨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忽然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道："老天啊老天，我真的要反叛朝廷了。"

迷蒙之间，朝廷大军蜂拥而来，李铁衫纵声狂啸，提起大铁剑，愤然道：“死！”霎时已朝敌军杀入。秦仲海见他动手，再无犹疑余地，当下也驾马冲入敌阵。

张方蒙见他二人不要命似的冲来，登即大笑道：“秦仲海，你再武勇百倍，如何挡得住这许多兵马？来人，杀！”大军合围，猛朝秦李二人扑去，秦仲海飞驰向前，容貌宛如死神，厉声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大刀砍出，红焰火光闪过，一时人头飞起，当先军士无一不死，数十具无头尸体便自摔落马下。

众军士见他武勇非凡，都是急急退后，李铁衫虎吼道：“想逃！有那么容易？”铁剑斩出，一名副将提起铁锤去挡，但铁剑威力实在惊人，当场将他连人带锤斩为两段，这剑好生残暴，直让敌军胆寒退却。

张方蒙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来人！快快放箭！射住阵脚了！”后头奔出百来名马弓手，乱矢飞出，直朝两人射去。

秦李二人武功虽高，但战场乱箭齐发，最是难挡不过，一时挥舞兵刃挡架，难以再进寸尺。张方蒙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管你项羽在世，也挡不尽天下兵马，秦仲海，你领死吧！”

一声令下，马军借着弓箭掩护，当先杀出，大军列起长矛阵，奋勇向前。蹄声隆隆中，看那千根长矛寒光森森，几达丈许，直是中者必死，远处弓箭手飞矢不断射出，更是箭如雨下。秦仲海与李铁衫虽有通天武学，但与数千兵马正面冲撞，也不免重伤危殆。

秦仲海久在战场，自知个中厉害，当下挥刀急挡，大声道：“李庄主！咱们快退！”

李铁衫答应一声，袍袖急拂，将当头射来的飞箭扫开，跟着转身驾马，急急往坡上逃去。秦仲海持刀断后，一见长矛刺来，立时抓住矛柄，牢牢握住，跟着使劲倒推回去，当场以内力震死三四人。其余兵士不敢贸然抢攻，秦仲海便也趁势上坡，急急远遁。

张方蒙见敌将逃窜，登时笑道：“有勇无谋，枉费你是朝廷出身，真个山贼也不如。大家给我追，我要亲缚此人回京！”大军发一声喊，便朝坡上追去。

眼看秦李二人分往草丛窜入，已是落荒而逃的模样。张方蒙大是喜悦，笑道："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手下只有三两小贼，居然敢挑战朝廷？听说你智勇双全，我看是狗屁不如了。"得意洋洋间，两千军马沿道上山，四下拨弄草丛，想将秦仲海赶出来。

追出数里，大军已在山腰，秦仲海却似消失一般，全然不见踪影。张方蒙看着黑漆漆的山道，情知若要找出此人，定须大举搜山，恐怕要费上三五日不止。张方蒙心下烦闷，只想早些擒拿此人，提声便喝："秦仲海！你已经输啦！有种便快快出来，别要在那里藏头露尾的！"他叫了良久，仍不见人影，当即改口激将："秦仲海！别再做缩头乌龟了，快快给我滚出来，咱俩单枪匹马，一对一放对如何？"

他知道秦仲海绝不敢出来挑衅，便来个狂言相激，日后也好向人说嘴自夸。

张方蒙不见有人回答，登时笑道："识相啊识相，秦仲海，你也知道本将的武功厉害，还不算笨到家了。"正沾沾自喜间，忽听林间一人笑道："张方蒙，你想跟我放对么？快过来啊！"张方蒙听出是秦仲海的声音，登时大惊，喝道："大家快放箭，把他射成马蜂窝！"

秦仲海缩身树林，讪讪笑道："好你个杂碎，不是要跟我单挑么？怎地又后悔啦？"

张方蒙面红耳赤，大声道："大家快快放箭，不要理会此人！"众兵卒闻言，立时弯弓搭箭，便往声音来处射去。

秦仲海此时已然下马，只在那儿左闪右躲，他身法灵动，弓箭自是射他不着。张方蒙怒道："死小子！"旋即一马当先，提疆追捕，才奔到树林之旁，便听树林里传来一声断喝，喝道："白痴！你中计啦！"跟着四下笑声响起，似有无数兵马埋伏。

张方蒙惊疑不定，颤声道："有伏兵？"

秦仲海远远叫道："废话，这里没有伏兵，难道还有饭馆么？傻小子，你死定啦！"张方蒙吃了一惊，便要驾马回奔，眨眼间火光四起，竟逼得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了。

便在此时，两旁火把接连丢来，几名下属身上着火，惨叫连连，大军慌忙四散，众军惊惶叫喊："有陷阱！贼子布陷阱啦！"

黑夜之间贸然攻坚，乃是兵法的下下之策。张方蒙此番冒险上山，果然大败。他满头冷汗，心道："唉……都说秦仲海老奸巨猾，果然如此。原来他备有大批军马。先前却来骗我。真个可恨啊！"慌张之下，只想急速下山脱困，当即纵马飞驰，转向来路逃窜。

行不百尺，又听一声大喝，一名大将从道旁草丛冲出，这人光头秃顶，形容枯槁，正是项天寿。只听他喝道："大胆狗官！放我项天寿在此，居然敢上山作乱！纳命来吧！"

只见项天寿背后火光闪动，不知还有多少伏兵。张方蒙惊道："这里也有埋伏！"眼见项天寿杀来，属下全无斗志，只想早些逃走。众军不及察看，全数蜂拥逃亡。只把山道挤得满了。项天寿却也不追赶，眼看众军远走，便只停下脚步，任由他们去了。

大军急急撤退，行不半晌，又听一声怒喝，跟着一名女子从树林杀出，看她香腮带赤，娇美中隐着一股暴戾之气，正是言二娘到来。话声未启，钢镖已然飞来，一时连射十余人，张方蒙惊道："搞什么，到底秦仲海有多少人？"

言二娘娇叱连连，已在放手大杀，火光闪耀中，林中还不时探出钢刀杀人，不知有几万人埋伏山上。众军心慌之下，竟无一人敢驻足还手，众军低头急奔，直朝山下道路逃去。一路横冲直撞，不少人摔跌在地，却无人敢停步救援。

此时官兵已然溃不成军，人人争先恐后，只想早些下山。张方蒙更是吓得屁滚尿流，好容易行到尽头，已在山脚不远，张方蒙松了口气，心道："好险，毕竟秦仲海不善计谋，还是给我逃过一劫了。"慌忙中加紧催疆，急速冲出，背后军士欢声雷动，也在全力奔逃。

眼看大军便要逃出生天，忽听道旁草丛传来暴响："怒苍山哈不二、陶清、欧阳勇在此等候多时！"

众人发力叫喊，数十人推出一根巨木，直直拦入道中，只见木头火焰腾烧，已将下山道路堵住。张方蒙见了大火，连忙拉住马匹，正想转从两旁小径逃命，猛见己方败军已如潮水般涌来，张方蒙惊道："前头有火，大家不要推挤！"但众人惊慌之间，如何懂得停步，前后两路人马撞在一起，不少人活生生地滚入火堆，呼天抢地起来。

张方蒙叫道："大家别撞！别撞啊！"但猛力推来，已将他连人带马压入火堆，张方蒙全身着火，死得惨不堪言，惨叫声中后头部队还

在压来，数百人摔在火上，终把火势压熄了，后头乱军便踩着尸身逃出，全军纪律荡然无存。

眼看大势抵定，秦仲海扬刀暴喝：“怒苍山全伙弟兄听命！上前杀敌！”众人抓起兵刃，纷纷朝山下冲杀，虽只百余人，气势却如千军万马一般，朝廷军马一来死了主将，二来军心涣散，人数虽多了十倍不止，听了喊叫，兀自一昧奔逃，竟没人敢停步多看一眼，转瞬间满地尸首，死伤惨重。

项天寿等人追出里许，黑夜中忽见远处黑压压的，蹄声隆隆间，似有大军过来。张方蒙的残部向前奔逃，登与来军主力相撞，只听黑暗中惨嚎声不断，一时人头乱滚，数百名乱军竟给当场格杀。

星光隐隐，敌军轰天震地而来，金甲银盔，名将前呼后拥，当前主帅不着军装，反穿官袍，神色极是冷酷沉稳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喝住了下属，立马凝目去望，但见极远处大军汹涌，如潮水袭来，黑夜间，敌军高举一面大旗，上书黄底绿字，秦仲海看得分明，见是“陕甘提督江”五个大字。

正看间，忽见一名僧人骑马奔来，看他神情狼狈，正是止观和尚。陡听他提声叫道：“陕西提督江翼亲率大军五万，正往山寨而来，大家赶紧退上山！”

江家三兄弟，长兄早死，江充行二，江翼行三，这两人都是深沉阴险的权谋术士。此际江翼领军万余，主力已至山脚，看来张方蒙不过是前部探哨，根本死不足惜。

两边相距数里，随时都会接战，敌军飞奔疾驰，却是井然有序，秦仲海久在朝廷，自知江充能与柳昂天抗衡，靠的便是这支精锐兵马。秦仲海全身冷汗狂流，喝道：“大家快快退回山上，千万不要硬拼！”

众人知道厉害，自不敢正面迎敌，当下掉转马头，急急回山而去。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三章 修罗王

清晨天光微亮，残月冷照青松，钟声清扬，山顶佛院现曙光。

达摩院、藏经阁、大雄殿、罗汉堂……要说这座古刹的事迹，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。

大宋理宗年间，华山天隐道人心有灵犀，制三达剑传世，百年前君宝三丰独领风骚，立足武当仰望天下，这几位都是武学的宗师豪杰，世人提起他们的名字，无不瞻仰敬佩。

江山多娇，近代宁不凡以天才之姿崛起江湖，卓凌昭以霸王气势纵横四海，一时多少豪杰。只是千百年来江湖潮起潮落，英雄人物多如过江之鲫，却只有一个门派堪称中流砥柱，始终在一波波滔天骇浪中屹立不摇。

河南、嵩山、少林寺。天下第一大门派，我佛千年的大慈悲。

自开山祖师一苇渡江以来，历朝历代的高手中何尝少过嵩山门人？宁不凡也好、卓凌昭也罢，真要以江湖势力论断，谁敢与武林正宗相提并论？

水雾漂荡，幽隐讳暗，达摩院前四名僧人并肩站立，此乃智定音真，少林四大金刚。丈许外站立一名白衣青年，正是天绝僧关门弟子杨肃观。

“达摩院中三宝圣，罗汉堂前四金刚”，四大神僧群聚此地，连朝廷命官风流司郎中也到了。今日少林首脑云集本山，必有大事。

天绝，传闻中的山神，十八年来不曾离山一步，今时今地，正是三宝圣开关之日，以此人行事的果决，天地必起狂涛怒潮……

※※※

“师叔，肃观师弟已到。请您开关吧。”

晨间薄雾，水气弥漫，灵智站在山门前合十说话，任他宝相庄严，方丈之尊，那大门不曾应声开启，仍是紧紧闭锁。众僧面面相觑，不知高低。

灵定躬身上前，正要再问，忽然一阵山风徐徐吹来，达摩院前水雾飘散，现出了柔和曙光。

咩……咩……

佛光暖和，黎明曙曦中，众人彷佛置身梦境，伴随着远处的咩咩低叫，一群山羊缓缓而来，这是少室山野生的羊只。晨光中十来只大小白羊相互依偎，让人倍感温馨。众僧脸上都浮出了笑容。灵音生具

佛性，眼见羊儿行到面前，更伸出了苍斑大手，轻抚羊身，神色满是慈爱。

嘶……嘶……

柔和梦境中，忽听喷气声不绝传来，这声响好生严酷，似如阎罗将至，群羊听了声响，心中立生感应，一时惊惶失措，纷纷向前逃散，赫然间，一头猛虎从草丛窜出，虎眼幽生碧光，那是造物创出的食肉魔物。

羊群惊慌无措，咩咩声响中，猛虎飞扑而上，须臾间压住其中一只，便要张口大啖。

白羊痛楚挣扎，蹄子在地下乱扑乱打，但猛虎力大，要它如何抵挡？眼看血盆大口将至颈间，羊儿惊慌惨叫，已在生死边缘。余下羊只无力相助，只能仓皇逃入林间，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吃。

众僧看在眼里，无不震惊，灵真大跨步而出，霎时仰天怒吼："畜生！"

灵真虽是莽和尚，但毕竟是佛门中人，一见弱小受欺，心中便生恻隐，他抓起地下一块石子，运起大力金刚指，飞石便如火炮般打出，轰然巨响中，已将猛虎惊退。降魔护法，本乃众僧之职，何况性烈如灵真？此番出手，更见豪侠之气。

可怜白羊虽然逃过一死，但身上给利爪扑过，已然鲜血淋漓，看它咩咩哀鸣，竟已无力站起。

那猛虎本想饱食一顿，哪知却给人打断了，它心有不甘，只在林间喘气徘徊，低声嘶吼，似乎随时都要扑将过来。灵真看在眼里，便是一声冷笑："什么玩意儿？你这家伙只会欺侮弱小，且让佛爷熬你一身虎骨煎药。"抡起醋钵大的拳头，只等三两拳把猛虎打死，也算替山林除害了。

正要下手，猛听一声幽幽叹息，道："住……"

语气平淡无奇，不过是区区一个住字，却令众僧闻声愕然。只因话声是从达摩院而来，说话之人非同小可，正是本寺辈分最高的天绝大师。

灵真本要开杀，听了门里的喝阻，忍不住便是一愣，道："怎么了？师叔不让我宰杀这畜生？"

达摩院里佛音低荡，声音低沉缓慢，断断续续，但听它轻轻地道："众生万物，依天行事，如同风吹草郾……虎吃羊，羊吃草，物性本来如此，何罪之有？师侄岂能无妄杀生……"

灵真望着地下挣扎的白羊，见它痛苦哀鸣，一意求生，他动了慈悲心，摇头便道："师叔，我现下杀死一只老虎，却能救得山中无数羊群，一命抵百命，说来不算坏，是不是？"

那声音叹道："错了……错了……虎吃羊多，还是人吃羊多？若要一命抵百命，京城涮羊肉铺子百十家，为救天下亿万羊儿，师侄何不下手毁去？"灵真听了这话，不禁傻住了，他咦地一声，颔首道："是啊，我怎没想到？赶明儿可得上京城去了。"

他生性卤莽，不及深思说话，一心只想扑杀猛虎，他纵跃过去，正要提脚去踹，便在此时，两只幼虎从草丛中窜了出来，在母虎身边依偎玩耍。其中一只幼虎向灵真脚边靠来，小爪子挥舞，已在玩耍。众僧见这虎竟有二子，直是震惊难言，连灵真也缓下手来，呆立不语。

那声音叹了口气，道："大千业报，众生皆苦。三虎数日未食，数日后便会饥渴而死，可怜羊儿又是何辜，要为母子三虎果腹？呜呼，虎何辜？羊何辜？轮回一日犹在，人间即地狱，地狱即人间。天道如此，诸君要如何播施佛法，普渡众生？"

造物神通之前，众人虽精修佛学，但也是区区凡人，却要如何逆天而行？众僧听了叹息，却都无言以对。灵音号为"慈悲金刚"，生来最具佛性，当下跨步向前，合十道："天生万物，无脱轮回苦。我辈求佛之人秉大慈悲，一朝见万物相残，当舍一己无用身。以求苍生普渡。"那声音叹了口气，道："你想投身喂虎？"

灵音更不打话，当即解脱僧袍，露出了干瘦背脊。他缓缓行到猛虎面前，静待虎口加身，竟是有意肉身布施。

那母虎原本等着吃羊，忽见灵音无故走来，竟似有些惊吓，非但不曾往前扑咬，反往后退开数尺。灵音跪在地下，面露悲悯，低声道："别怕，过来吃我吧。"那两只幼虎听了这话，只在他身边扑戏玩耍，却哪里有吃他的意思？

那声音叹道："痴人啊痴人，涅盘经有言，"人身难得，如优昙花"，这虎不曾食人，你今日妄自舍身，让它无端吃了人肉，可知这虎

得了滋味，日后有多少乡民要死于虎吻？”

灵音心头大震，他一心存念赴死，却没想过这些身外事，猛听师叔当头棒喝，一时呆立当场，不知高低。

山雾飘渺，众僧见地下羊儿哀鸣挣扎，苦苦求生，一旁猛虎腹饥难忍，早已趴地喘息。

苦啊，天生万物，无一不苦，被吃的临死垂泪、痛楚挣扎，着实可怜。但那吃食的却又何尝不苦？看那三只恶虎相互吻舔，母子亲情何尝少了？母虎饥火难忍，只想张口去咬白羊，可碍着众人在旁，却又苦不能得。众僧满是无奈，此时救了一端，却又不免害了另一端，四大金刚面面相觑，却都束手无策，满是彷徨之意。

佛祖啊佛祖，众生无穷苦，地狱即人间，如来门徒信仰何等虔诚，你为何还要开他们这么一个大玩笑？

灵音心头痛楚，霎时悲声惨叫：“我佛慈悲啊！”举起左臂，右掌满布真气，便要将自己的左臂切下。

当此悲苦之刻，佛院里传来滔天狂啸，但听山门隆隆开启，达摩院大门忽地粉碎，只见一道布索如巨龙般盘来，转眼便已缠住灵音的头顶。

那声音极尽悲吼，厉声道：“神佛舍弃我等，我等却不舍弃众生！少林门徒，让老衲带你们杀出血路，复位轮回大道！”

灵音还不及说话，那布索震出巨力，硬要逼他跪下。灵音面色惨白，两手撑住地下，只能勉强站立。那布索毫不放松，逐步下沉，一心让灵音五体投地。

那声音森然道：“灵音，你误解佛法，师叔今天要罚你的痴业……你贸然把左手切了，明日这虎一样腹饥要吃，你这痴人待要如何？把另一只手切下来么？割肉喂鹰，投身喂虎，不过是故事里的笑话，你这般痴妄，除了消解自己的无奈悲苦，何益于天下云云众生？”那声音越说越怒，说话间，布索紧绷，如同泰山压顶，逼得灵音双膝及地，那布索不缓下压之势，力量迫来，竟逼得灵音面露痛楚，背脊如同断折。

灵定大吃一惊，就怕师弟受了内伤，慌张之下伸出双掌，托住了布索，想要分摊下压力道，但师叔的内劲实在霸道，真力到处，竟把

他震得气血翻涌，往后退开了一步。

灵定知道师叔脾气怪异，深怕师弟无端给他伤了，当下顾不得禁忌，猛一咬牙，双手抓住了布索，暴喝道："师叔手下留情！"虎吼声中，竟已发动了邪功，霎时露出凶恶法相。

世间惟有"修罗神功"这般禁传武学，方能抗击本寺第一高人。

"修罗神功"激荡魔性，发功者虽然力大无穷，却不免显出狂态。门里一声冷笑，霎时布索力道更如排山倒海，灵定面色涨红，口中暴吼，连连催动内力，但布索实在太沉，灵定给力道一带，胸口气闷异常，脚下竟也缓缓软倒。

灵定当年以修罗神功决战卓凌昭，逼得剑神四下窜逃，最后以"霞光千道"才分出胜负。哪知此刻在师叔面前发功，竟似不堪一击。众僧没料到天绝闭关十八年，竟已练成这等武功，心下都感骇然。

便在此时，清和佛号响起，只见一人伸手搭上布索，一股温和内力传了过来，这股内力泊然纯正，绵绵不绝，来得正是时候，恰巧消弭双方紧绷的力道。两边力道相互抵消，那布索便软绵绵地垂下。灵定、灵音二僧趁势急退，各在一旁喘息。

出手之人宝相庄严，正是少林方丈、四大金刚之首的灵智和尚。看他容貌俊雅，形如中年文士，谁知武功却在几名师兄之上，以内力观之，更与天绝相距不远。几名师兄弟都是当代高手，把方丈与天绝僧过招情状看在眼里，俱都感到敬佩。

那布索倒飞回去，门里传来轻声赞叹，道："难得啊难得，阎浮提人间飘香，你不过数月功夫习练香袖，居然有此功力。"

灵智挡在两名师弟面前，合十道："灵音本菩提之心，行佛门之法，便算偏执一些，也非罪业。师叔不该罚他。"

那声音平稳依然，淡淡地道："汝乃方丈，既说不罚，谁能异议？只是今番饿虎食羊，活羊不能全虎，活虎不能全羊，两者将有一亡。照方丈高见，又该如何？"

灵智望向母子三虎，不见百兽之王衅衅吼，但见饥渴难言锥心悲。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又往白羊看了一眼，只见可怜羊儿哀鸣低喘，仅在向自己乞怜。灵智低下头去，叹道："万物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俱乃前生轮回所定……"灵真本是莽和尚，一旁听着，立时惊

道："方丈要让老虎吃羊？"灵智面露悲悯，摇了摇头，道："不是我让老虎吃羊，是老虎自己去吃的。轮回道法之前，众生自有业报，我等无法干涉。"

门里那声音哈哈大笑，冷冷地道："好一个方丈，原来你读佛法、练武功，便是来逃避世间悲苦？虎吃羊，算是羊儿的业报，那何不让灵真下手杀死猛虎，不也算猛虎的业报？再看土匪奸杀妇女，官府残虐忠臣，一样是死者的业报，你又何必干涉什么？灵智啊灵智，你的这个智字，便是你的业障！"

灵智叹了口气，眼神满是悲悯，但佛道如此制定轮回，人力有时而穷，却又能如何？他心中感慨，一时低念佛号，却是无言以对。

那猛虎本就等着饱餐一顿，一见无人过来打扰，便领着两只幼虎，齐往羊儿聚拢。那白羊见自己即将身死，众僧俱无干涉之意，登时惊惶咩叫，它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气力，爬起身来，直向众僧奔去。老虎见羊儿奔逃，一时激发了猛性，四足发力，便要扑上啮咬。

便在此时，刷地一声响，长剑出鞘，已将猛虎驱了开来，那出剑之人白衣雪面，却是天绝僧的关门弟子杨肃观。灵音、灵定、灵真等人见他出手，心下都感欣慰，只有灵智合十念佛，恍若不见。

羊儿甫脱虎口，仍是满心惊惶，虽想急速逃离，但它背上伤重，只能躺地挣扎，良久不能起身。杨肃观将它抱入怀中，作势安慰。羊儿哪里知道他的用意，就怕杨肃观下手来害，惊惶之间，更是拼命扭动身躯。

杨肃观低声道："乖乖，别怕。"他手抚羊毛，面露慈悲之色，口唇轻动，好似在诉说什么。羊儿听了安慰，竟尔不再挣扎，小小羊身倚在杨肃观怀里，缓缓闭上了眼，喉间咩咩低叫，神态甚是安详。

杨肃观轻触羊儿颈间，柔声道："乖……好乖……"

忽然间，喀地一声低响传过，众僧看在眼里，忍不住骇然，只见杨肃观手掌轻轻扭动，须臾间竟将羊颈折断，让那白羊于寂静中往生。

众僧又惊又怕，满心诧异间，不知是否要出言指责，忽见杨肃观抱起羊身，将小羊送到了猛虎面前，低声道："吃吧。"

三虎急急向前，张口大嚼，看它们气喘吁吁，拼命嘶咬羊身，腹中饥火驱使之下，比之地狱饿鬼还要不如，哪还有百兽之王的半分威风？不过半晌，羊儿血肉模糊，已给吃掉一半。众僧满心悲戚，当下低声诵念往生咒，替那羊儿超度。

晨光映照，一片诵佛声中，杨肃观静静看着造物天道，他面无悲喜，那双清澈俊眼彷如黑夜星空，谁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门里传来一声佛号，正是天绝僧说话。晨间寂静，只听他轻轻说道：“告诉师父，你为何杀羊？”杨肃观缓缓上前，跪地道：“欲救众生苦，须持修罗法。修罗王临，众生无惧死，无惧死则无心苦，无心苦则无悲无泪，如此天下安乐矣。”

世间万物求生厌死，本是应然。众僧听了杨肃观的说话，都是茫然不解，天绝僧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何谓修罗法？”

杨肃观凛然道：“修罗王临，生不能使之喜，死不能使之惧。生者不恋生，生非生。死者不惧死，死非死。唯此，万物停争息斗，轮回终有休止一日。”众僧闻言，无不震动。门里一声叹息，又问道：“你，便是修罗王？”

杨肃观跪地合十，答曰：“愿天地罪孽，尽归吾身。”

门内不言不语，过得半晌，布索轻挥，功力到处，已将杨肃观托起。只听天绝的声音在门内响起，道：“真佛之子……进门吧……”那声音幽幽暗暗，若有似无，杨肃观微微颔首，向灵智等人躬身行礼，便自跨入门内。

惟生不恋生，死不惧死，世间方无悲怆。众僧低声诉念那两句话，俱现悲悯之情。也许，惟有“生非生、死非死”的最后极境，人间方能悲喜两忘，天下才有太平宁日……

※※※

昏暗的斗室中，淡淡晨光映照进来，仰首看去，空旷高耸的墙上悬满朝廷赐匾，有的是景福宫太后的赠匾，有的则是武英、景泰两朝皇帝赐下的黄榜，此处深受历代朝廷仰仗，正是嵩山少林达摩内堂，少林天绝的练功之地。

杨肃观望着对面老僧，合十拜道：“弟子参见师父。”

对面那人点了点头，和煦阳光映照他的右颊，只见此人身穿僧袍，形容枯朽，皮肤满是绉褶，彷佛早已入定坐化。乍见此人，任谁都料想不到，这名看来行将就木的枯瘦老僧，竟是少林阖寺多年倚为长城的神僧，三宝天绝。

※※※

“汝称修罗道，当知天绝法，今日为师特来阐因证果，开化汝心。”

杨肃观闻言赞叹，道：“弟子谨聆师尊教诲。”

天绝左右掌心缓缓并起，呈合十状，丹田微微吐纳，道：“昔有小沙弥，念向佛祖辉。日日习佛法，离家心不悔。”

杨肃观知道师父要以故事说喻佛道，便只低头合十，不敢稍动。

佛音嘹亮，如同梵唱，悠扬不绝于耳。但听师父道：“一日秋气爽，沙弥出山游，横天迈古道，喜逢群羊归。人羊相见欢，日夜亲亲爱，沙弥喜不胜，造物贺相会。”

四下一片宁静，只听天绝语气渐渐沉重，又道：

“忽日双虎至，威啸惊天雷，羊儿徨惶走，咩咩我心悲。狂虎嘶扑咬，白羊血泪垂。孤寡哀山门，求僧驱虎威。白羊哭哀戚，沙弥动慈悲，菩提禅杖落，诛杀额王匪，匆匆十日尽，虎尸如山堆。

“大羊喜不胜，咩咩食花蕾，小羊走溪谷，健步漫山飞。人间复极乐，天地无邪狂。从此不闻猛虎啸，但见群羊日日肥。”

远处佛音梵唱，庄严神圣，杨肃观叹了一声，低声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※※※

“来岁天大寒，漫地无绿黄，群羊食无处，声声转忧伤。辗转求果实，方圆不复得。”

杨肃观摇首叹息，幽幽问道：“羊儿全死了？”

天绝微微颔首，道：“有生便有死，有死便有生，违者，便当天绝。只因小沙弥一个心软，灭绝了虎群，终令生死轮回幻灭，羊儿繁养太过，食尽花草，反而全数灭绝。”他眉目低垂，合十道：“那小沙弥见自己闯下大祸，心生自责，从此动心忍性，潜心轮回之道，终一日大澈大悟，遂改名为天绝。这便是为师法号的由来。”

杨肃观啊了一声，方知为何上代僧人圆字定辈，师父却号天绝，原来其中竟有这段典故。

天绝僧又道："天道轮回，本就残忍异常，万物相残相食，唯强者生。我辈学佛之人，唯令众生无乐生、不惧死，方脱轮回之苦。"他站起身来，推开了窗扉，让柔和的晨光映入室内，道："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为师甚是欣慰。知道你下山多年，已有所悟。"

杨肃观跪倒在地，肃然道："弟子身为天绝传人，一日不忘师尊教诲。"

※※※

师徒两人默默相对，过了半晌，天绝僧递过一本经书，道："听过这套功夫么？"杨肃观急忙接过，定睛看去，书皮写着十字楷书，见是"罗恸罗障月阿修罗心法"。

罗恸罗手障日月，遮蔽其光，乃是佛经中最为骁勇的阿修罗神。这套心法取名罗恸罗阿修罗，足见威力如何。杨肃观常年受师门教诲，自是深知其中厉害。忙合十道："这套武功是灵定师兄的护身神功，弟子曾见师兄在华山使出一次。"

天绝微微一笑，道："少林五大禁传神功，尽在此地收藏。"说着又取出四本经书，送到杨肃观面前。杨肃观面色铁青，虽不知师父取出这几本经书的用意，但好奇之下，还是低头去看。只见第一本经书横写一列梵文，上书"阎浮提南瞻部洲人间香袖"。

杨肃观吃了一惊，"阎浮提"乃是梵语，汉文译为人间，传闻这套"人间香袖"修炼时业障重重，习练者须经化生，得"定、戒、持、忘、断"五层真我，方修正果。

这套武功极难习练，千年来阖寺僧人不少练至"戒我"、"持我"之后，便生大凶险，每往上多练一层，便多心魔，进而发狂自杀者有之。五十年前罗汉堂首座因之自尽后，本寺高僧便将本经列为禁传，不许僧人再行修炼，哪知此刻竟会再现人间。

天绝僧并不言语，将剩余经书缓缓摆开，书名或汉或梵，楷草不一，本本皆难辨识。杨肃观勉力读去，见是"底栗车卵胎湿化四绝手"、"泥犁耶十八泥犁地狱经"、"三障大威德饿鬼真昧火"。

杨肃观长年受佛门熏陶，自知“底栗车”乃“畜生道”，又名旁生，含卵、胎、湿、化四兽形，不消说，那四绝手定是阴损诡异的极恶武学。泥犁耶则是地狱之名，大威德更是饿鬼之最，想来这几部经书所载的武学也非善类。

“人间香袖”尚有一个人字，已令修炼者丧志灭性，才给列为禁传，看这三部经书全属佛家的“恶三道”，又是畜生道、又是地狱道，又是饿鬼道，经中武学必属极恶极邪之术。

杨肃观毛骨悚然，不知师父为何要取出这几本经书。

天绝僧口轩佛号，将最后一本经书送上，这一本杨肃观却甚熟稔，正是师父的独门绝学“天诀”。

这部经书博大精深，记载达摩一生武学要旨，谓为“天诀”。天绝僧的拳掌剑三宝神通如意，尽出所藏，其中那套“菩提达摩三十三天剑”，更是这部武经里的要旨。杨肃观数月前返寺，便曾得传心法，从此武功大进。他亲身领受，自知这套神功的了得之处。当即定下心神，问道：“师父，您取出这些经书，是何用意？”

天绝僧看了他一眼，拿起第一本经书，在杨肃观面前一晃，微笑道：“罗恸罗，修罗之道，习之躁心。六百年来熬死十八修炼僧，波及无辜枉死者三百余。百年前禁传寺僧。”

杨肃观面露茫然之色，不知师父为何提这段典故。正想间，天绝僧将经书放在自己身边，跟着取起第二本经书，道：“阎浮提，人间香袖，习之丧志。百二十年害六僧，毁罗汉堂首座一人。五十年前禁传。”说着又将经书放在杨肃观身边。

他接二连三拿起经书，每提一本，便加解释。霎时间六道法名及其来由，不断在耳边响起，杨肃观身边也摆满经书，从罗恸罗到大威德，五部经书将他围在核心，正是少林禁传的五大绝艺。

杨肃观不明师尊之意，只是安坐不动。天绝僧双手合十，低声道：“武学并无善恶之分，发功者善，则武学为善，发功者恶，武术自然为恶。只是五大禁术躁心、丧志、败德、乱性、灭神，修习者莫不神智狂悖。是以部部禁传，不准寺僧习练。”

杨肃观也听寺里僧人提过这些典故，当年师兄灵定与卓凌昭放对，尽管局面不利，还是不愿使出“修罗神功”御敌，便是因为这个缘

故了。他叹了口气，道："既然习之有害，师父为何要拿出这些害人武术？"

天绝僧见他若有所思，当即微笑道："上回你归返寺门，可知为何你功力不到，师父仍执意传你"天诀"？"杨肃观沉吟半晌，道："师父知道我武功不足，屡次行走江湖皆有挫败，便生砥砺之意？"

天绝僧微笑道："你莫要自责。当此乱世，便不能墨守成规。我寺僧人前败于方子敬，后败于卓凌昭，若再食古不化，定会自掘坟墓。灵定练有修罗神通，月前师父也将其余心法传你三位师兄，以智音真三僧功力，这些时日当有小成。"

杨肃观大吃一惊，额头冷汗涔下，颤声道："师父把禁传神功传下了？"天绝僧颔首道："师父要你们习练这些禁传武功，甚且要你提早习练天诀心法，用意只在六道轮回。"

杨肃观听他这么一说，登已看到关键之处，忙道："还请师父开示。"天绝微笑道："少林故老相传，天下没有无敌的武功，却有无敌的阵式。天诀引领，发菩提心，启大智能，令天、人、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诸道逆转，终达六道轮回之境。"说着微笑颔首，将五部经书交在杨肃观手中。

耳听师父大费周章，杨肃观忍不住吃惊，忙道："师父，您要我们练这些邪功，莫非是为了……"师徒连心，天绝僧不必听完说话，便已颔首接口，道："你料得没错。此阵正是为怒苍山而设！"

"怒苍山"三字一出，杨肃观不禁全身大震，正要回话，忽听斗室下方传来一声叹息，那声音如鬼如魅，好生低沉，可那音波到处，却又震得茶碗喀喀作响，水波竟尔荡漾不止。杨肃观面色一颤，霍地起身，大惊道："下头有人？"

他自幼便常来此处斗室，却不曾听过这等奇异声音，饶他平日行止雍容，见闻阅历远过常人，此刻也不禁大为诧异。

天绝僧示意徒弟不必惊惶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此番怒苍再起，虽说情由可原，但一昧仇恨杀戮，不过断送万民福祉，岂能令死者回生？"他闭目含笑，双手做捧物包合状，道："师父准备这个剑阵，并非是要消灭怒苍山，而是要开化他们。"

杨肃观大惊失色："师父！您……您要收服怒苍山？"

天绝僧微笑合十，道："阿弥陀佛，为师此番召你回寺，便是为了这桩天地奇冤而来。盼死者往生，生者臣服，多年杀业终在你我二人手上了结。"

杨肃观瞠目结舌，呆呆的看着师父，过了良久，灵台返空照明，诧异渐去，又恢复了沉稳心机，他脑中几个念头盘转，摇头便道："师父，据徒儿所知，怒苍众人与朝廷仇深似海，师父有何妙计，却能收降这帮豪杰？"他虽没开口反驳，但言中之意甚是明了，自对师父不感苟同。

天绝僧看了他一眼，霎时提笔挥毫，在纸上写了四行十六字，送到杨肃观面前。

杨肃观垂首近望，只见纸上明明白白写着四句谒语：

戊辰岁终，

龙皇动世，

天机犹真，

神鬼自在。

天绝僧道："这四句话牵连天下苍生，秦霸先造反，神机洞开启、宁不凡退隐，甚至刘敬政变，莫不受这四句话引动……"说着举笔挥落，一条黑线由右上往左下落去，霎时间臂膀提起，又一条线从左上画至右下。杨肃观沿线去读，低声念道："戊、皇、犹、在、神、机、洞、终……"他念了两遍，忍不住全身大震，颤声道："吾皇犹在神机洞中？"

天绝僧叹了口气，道："当年举国扑杀秦霸先，识他为天地第一大反贼，其实这人忠心意旨，一切只为武英皇帝奔走。"他沉默半晌，目中现出了悲悯："昔年我受朝廷之邀，屡次出马与怒苍决战，却不曾知晓这些内情。直到去岁神机洞门开启，我才信了潜龙的话。"

杨肃观惊道："潜龙？他又是谁？"

天绝僧并不回答，他微微一笑，凝视着徒儿，忽道："肃观，你想见"他"么？"

""他"……"他"……是谁？"

杨肃观的声音不自觉地发抖，虽然这话只区区四字，却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说出口。

天绝僧微笑道：““他”，便是朱炎。前朝的武英皇帝。”杨肃观啊的一声，往后倒退一步，砰地一声，后背已撞上了壁板。

天绝僧又道：“乱世再起，却非无解。世间唯有“他”，方能扭转全局，令反逆再次偃旗息鼓；也只有“他”，才能定国镇魂，令怒苍枭雄再为朝廷所用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此人藏身达摩院的秘密，举世合你我在内，只三人知晓。此事甚为隐密。连你方丈师兄也不得而知。时机不到，万万不可外传。”

杨肃观纵然生性精明，等闲不露心情，此时听了这个秘密，冷汗涔下，呼吸更是粗重起来。他吞了口唾沫，极力遏止激动，低声说道：“师父，此间大计牵涉过大，徒儿虽然愚鲁，也知权臣手段可畏，请您务必谨慎从事。”他一字一缓，只想全力劝说。

天绝僧见他面色惨白，知道他心中另有疑虑，当下安慰道：“你别担忧，为师自有妙计。来，看那儿……”伸手出去，指向对面一处壁板，杨肃观顺指回望，赫见墙上挂着一面黄榜，上书景福宫三字。杨肃观大惊道：“师父！您……您要将“他”交给太后？”

天绝僧颔首道：“正是如此。等太后下旨调停，定下朱炎皇太兄圣名，从此景泰解开心腹之患，必能重起仁治，朝中群小自也无所造业了。”他缓缓起身，轻拂僧袖，道：“形势底定，秦霸先心愿了结，朝廷也能以“征西大都督”之位收揽反逆，再复秦家忠义之名。师父这番苦心，还盼你能知晓……”

“征西大都督”便是武德侯秦霸先的官职，杨肃观听得师父的话，竟是要平反秦霸先的冤案，再以爵位重赐秦仲海。杨肃观茫然张口，细细推想师父的计谋，忽地之间，想起了一事，他啊地一声，全身气力松垮，登时一跤坐倒，颤声道：“师父，不成的……不成的……他们……他们不会答应的……这会害死大家的！”他语带悲音，心急之下，彷佛已要垂泪。

天绝僧听他口中惊惶，连连叫唤，料知必有所惧。当下摇头笑道：“江充那儿莫需担忧。此次怒苍再起，五虎归山，必将重创朝廷兵马。依此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大事可为。”杨肃观双手挥舞，惊道：“不是江充，不是江充，师父，你会害死自己的……”

天绝僧一把扶起徒儿，温言慰道：“别怕，凡事有师父在啊……只要收服这帮反贼，便能为天下苍生消弭兵祸。二圣当朝，景泰知所节制，自也能成就仁君之道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他不再劝说，左手扶着杨肃观，右手便去发动机关，口中连连安抚：“观儿，观儿……你现下跟着师父，一起去见“他”……唯有见了“他”，天下形势才能安定，反贼才能止灭叛心……看啊……“他”正在等你哪……”

※※※

伴随着师父的低沉话语，嘎嘎声响中，暗门已然开启。

只见地底缓缓分开，现出了一条密道。隧道幽深，望之无边黑暗……杨肃观望向地底深处，霎时之间，全身大震。

修罗王……

那神魔彷佛隐身地底，飞舞千眼千臂，正向自己招手微笑……

杨肃观热泪盈眶，陡然间脑中一片混乱，他面露痛苦之色，伸手掩住了右耳，跪倒在地，抱住了天绝僧的腿，悲声道：“师父，徒儿求求你……不要……不要下去……”

天绝僧扶起了徒弟，微笑道：“别怕……你不是要做修罗王么？见了“他”，二十年来的孽因业果便得了结啊！等你见了“他”，少林便能创制佛国，令天下苍生再得福报！来……别怕……只管跟师父来……”

天绝僧低声念佛，好似极乐之境的天籁召唤，杨肃观欲言又止，喉头已感哽咽。

他咬牙低头，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悲痛，陡然间，两行眼泪坠落下来。

没法选了。

自今而后，人生即将十面埋伏，那条道路再也无法回避……

满布鲜血的修罗之路。

仁义杨太师……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四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

“启禀提督，平凉先锋张方蒙被杀，贼匪约百余人，至今据山不离。”

传令回报军情，陕甘提督本营战将云集，各人听得战况，并无一人惊慌，只等上前献策。

一人霍地站起，只见他身穿官袍，面上神色极其肃杀，正是提督江翼本人。他坐定案前，提笔挥毫，霎时写就了一张字条，吩咐左右道：“即刻飞鸽传书回京，禀报太师此间情况。”传令跪地接过，急急去办。

江翼不言不语，低头走出帐外，只见旷野间满是将士，望之足有五万之数。大军此际业已拔营，人人神情肃穆，只等着提督一声令下，便要发兵征讨敌山。

夏夜燥热，江翼望着夜空，忍不住有些烦乱，景泰十四年来江家富贵满门，稳若盘石，如今魔火却再次飞腾。江翼久在朝廷，熟暗政事，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。此战当胜不败，唯此，方不负当今圣上栽培江家一脉的恩情。

江翼宁定了心神，望着下属，朗声说道：“诸君！怒苍再起，我等忠君报国之士，绝不能坐令战火蔓延！今番出兵进讨，诸君定要奋不顾身，斩杀敌酋，方不负吾皇所托！”

慷慨激昂的说话中，大军只是静静听讲，无一人敢任意言动，足见军律之严整。江翼微微颔首，方才安下心来。他召唤心腹诸将，旋即定夺战策，当下军兵三路，分东西南三方，全面包抄怒苍。

※※※

深夜时分，月光洒下，众人聚在峰顶观看，朝廷军马已在山下十里扎营。眼看各路兵马络绎不绝，分从四方赶来会合，依阵形计算，约有五万军马之谱。看那张方蒙只是前锋而已，江翼兵马才是真正的围山主力。

项天寿看了一阵，摇头便道：“真是荒唐，说来咱们不过百余人，朝廷何须动用大军围山？那不太大惊小怪了么？”止观道：“这也怪他们不得。怒苍山名气太响，趁着星星之火尚未燎原，他们自要一股作气，趁势扑灭咱们。”众人闻言，各自沉默不语。看来江充对怒苍山真个心存忌惮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要风声鹤唳地对付。

言二娘见众人神情凝重，她有意鼓舞众人，大声便道：“大家别怕！朝廷这些家伙不过人多一点，又有什么了得的？他若敢过来，咱们照张方蒙那般办理，来一个，杀一只，来两只，杀一双，何惧之有？”

止观、项天寿、陶清等人俱为谋略之士，见了山下的阵仗，自知万万不是对手，听了言二娘的说话，一时无人答腔。此时山寨上不过百余人，山下却有五万精兵合围，再看江翼精明干练，麾下猛将如林，谋士如雨，先前计谋瞒得住张方蒙那蠢才，却怎地瞒得住人家？

秦仲海曾是朝廷猛将，自也知道厉害，他低头沉思，过了半晌，却想不出什么救命良策，开口便问：“当前局势困难，恐怕难逃一死，各位可有法子挽救局面？”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摇首叹息，并无一人能献出半条计策。秦仲海情知如此，当下叹息一声，问道：“止观大师久闻军机，可知山上有什么密道脱身？”止观摇头道：“不曾听过。”

其实以秦仲海的武勇，只要给他五千军马，决计能保着众人杀向山下，但此时山寨方举，万事尚未就绪，连一千之数都凑不出来，却要如何挤出五千军士？诸人沮丧之余，只是嗟叹不已。

言二娘见诸人面色黯淡，立时大声道：“大家叹什么气？大不了便是死在一起，咱们当年早该追随龙头大哥于地下，现下苟且偷生了十八年，难道还嫌不足么？”这几句话掷地有声，甚是激亢，四座尽皆动容。

项天寿暗暗点头，心道：“二娘真是女中豪杰，平日虽然优柔寡断，但遇到真正的大关头，却是把持的住。”便道：“言家妹子说得是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咱们能为忠义而死，也不负生平结义的豪情了。”众人听了此言，都是大声叫好。

众人视死如归，秦仲海听在耳里，便是一声苦笑。李铁衫见他愁眉不展，当下拍了拍肩头，笑道：“老弟啊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我那些家丁弟子也都是铁峥峥的好汉，你可别看他们不起。”他转头看向众人，喝道：“大家都死在这儿，你们怕么？”陶清、哈不二、欧阳勇等人也都豁了出去，登时大声喊叫，以振军威。

秦仲海听了众人的说话，心中更感烦乱，寻思道：“若是爹爹在此，他会如何退敌？唉……别提爹爹了，只要昔日兵马任一只在山

上，我又何必怕他江翼？”当年他在柳昂天麾下，卢云、李副官等人相随，也曾在西域以寡击众，大战叛军百余合，只因手握兵马部众，便不感惶惑，只是现下强弱之势实在太过悬殊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烦心惶惑。

黎明将至，残星晓月，冷咧的山风吹来，备觉凄清。众人望着山下的严谨阵式，料知天色一明，江翼便要下令攻打山寨，到时便是死路一条了。止观微笑道：“秦将军，此间兄弟，多是高义之辈，便算明日便死，那也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，何苦之有呢？”

秦仲海苦笑两声，心道：“怒苍山是守不住了，不过好歹召回了几名弟兄。这番举事倒也不枉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又想：“现下可得想条计策，至少让大家能够脱身，至于爹爹留下的这处山寨，只好任凭朝廷接管了。”

他细看山下布局，江翼分三面围山，东西南三方全给敌军包围，北面一路却是江翼本寨，若要正面冲撞上去，定死无疑。秦仲海细细思量，见地下有着许多绳索，却是用来捆绑干柴的，他想着想，忽地心生一计，提声便喝：“项天寿、欧阳勇何在？”

项天寿赶忙向前，听命道：“将军有何示下？”

秦仲海将绳索拾起，道：“请项堂主与欧阳兄弟率领铁剑山庄的弟子，即刻将马匹连疆串阵，阵长十列，每列十匹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众人已然吃惊低呼，纷纷来问：“将军要组连环马阵？”

秦仲海微微颔首，略做解释，道：“这马阵以绳索将众多马匹连起，以之进退攻守，无往不利。我昔日曾在北强用过。眼下咱们武功高手众多，恰是施展连环马的良机。说不定能杀出一条血路！”

连环马阵，专用在平原冲锋交兵，秦仲海长年与北方蛮夷作战，自知伎俩，敌军每以连环马阵杀来，己方防守阵地便要大乱，同样的十匹马，倘若连串一气，共同冲锋，往往比分散御敌强上十倍不止，此时敌众我寡，局面大大不利，秦仲海便想了这条计策突围。

秦仲海眼望众人，微笑道：“人家呼延将军以二十四匹连环马名震千古，我们便来个百匹良驹闯江湖，看看谁高谁低！”众人虽都抱着必死决心，但人生在世，能多活一日，便有一丝希望，听得秦仲海的计谋，尽皆欢呼起来。

只是连环马阵虽然厉害，却也有些缺陷。百匹连环马一组，阵式不免庞大，调遣极为不易，尤其驾驭之人非只需精湛骑术，尚要腕力过人，方能一次驾驭数十匹快马。只是秦仲海这厢高手众多，人人腕力惊人，再加上铁剑山庄与止观弟子俱都身怀武艺，此节倒是不足为虑。

众人先前从张方蒙手下夺来数十匹马，加上寨里本就养了一些，当下从马群中挑出良好未伤的，便由欧阳勇制作器械、项天寿架疆置鞍，组为马阵。秦仲海召集余人，细说阵法，要众人记熟了号令。此阵应左实右，应右实左，停为攻，攻为停，凡事都掉转来说，更能让敌人措手不及。

※※※

日头东升，渐渐天色已明，江翼随时发兵来攻，大战已在眼前。局面险恶，别无逃命法子，唯有埋头下山，硬杀一条血路出来。项天寿取出弓箭兵刃，交予众人，各人守在阵旁，只等号令传出，便要一齐上马。

此时山上弟兄未满百人，连铁剑山庄的家丁弟子在内，总计不过七十三人，只是人数虽少，却都是当代菁英，此阵冲锋威力十足，开路、断后两者最需高手领阵，众人中以秦仲海、李铁衫二人武功最高，当下便由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当头开道，“五虎上将”李铁衫居尾断后，项天寿当左，止观居右，言二娘率陶清、欧阳勇、哈不二等人，暨止观、李铁衫弟子居中策应，何处情况危急，便即出手救援。

晨光映照，已在炎夏时分，秦仲海提声道：“诸位，今日我等下山杀敌，转进他方，来日若有良机，再行夺山回寨，各位可有异议？”众人抖擞精神，大声答应，秦仲海微笑颔首，正待下令上马，忽听一声娇叱：“且慢！”

秦仲海回过头去，说话之人正是言二娘。他微微一奇，问道：“二娘有何话说？”言二娘大声道：“秦仲海！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阵式中间？你又当我是女流之辈么？”

秦仲海忙道：“没有的事，咱们四方各一主将镇守，中间需得一人策应，只有劳烦二娘……”言二娘打断他的说话，大声道：“你别说了，让我和你一块儿打头阵，你若死了，我也不要活！”说着说，眼眶已然红了。

这话一出口，等同将两人的情意当众宣出，但生死当前，言二娘想起当年小吕布的惨祸，如何放心得下？已然打定主意，倘若秦仲海有何不测，她也要一同战死，绝不再孤零零地一人活下去。

秦仲海心中感激，却也不便多言，点了点头，转而吩咐陶清："请陶兄弟居间策应，二娘与我并肩开路。"陶清跪地答应："将军放心，陶某虽死不降。"

眼看言二娘喜孜孜地奔了过来，率先跃上马背，秦仲海便也翻身上马，两人共乘一骑。

大敌当前，虽说生死由命，但美人香躯在抱，丰腴柔臀坐正前方，秦仲海这等酒色狂徒，自不免坐怀大乱。只觉发丝阵阵拂面，更让人心神俱醉。秦仲海脸上一红，心道："干柴烈火搞下去，一会儿先来个欲火焚身，哪还能烈火焚城？可别弄死自己了。"铁脚一点，翻身跃上邻座马背，不敢再坐美女身后。言二娘奇道："你跳来跳去的，却是做什么？"

秦仲海干笑道："肉蒲团伤身，肉马鞍败肾，我这是在修身养性。"言二娘听不懂他的肮脏心事，只在摸头发呆。

说话间，山下号角鸣响，五万兵卒缓缓分开，分三路蔓延上山，正中一只兵马策应，却是江翼本寨。过不多时，山道大火焚烧，竟是要将怒苍群豪逼将出来。

秦仲海见事不宜迟，须得急速离山，当即喝道："众将官一同上马！"众人坐上马背，将兵刃盾牌分派了，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纵声长啸，率军直朝山下冲去。

此时朝廷全面围山，每路万余兵卒，阵长里许，望之如同兵海，连环马阵若要冲入敌军之中，实如飞蛾扑火。秦仲海心中了然，此刻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，抢先杀出血路，否则朝廷军马合围，众人定会动弹不得。心念于此，更是加紧呐喊，众人手提缰绳，全数催促马匹急奔。

隆隆马蹄声，马阵已至山脚，与东首先锋部队正面遭遇，那军马正在道间放火，忽见马阵杀下山道，转瞬便撞至眼前。带头将领吃了一惊，尚不及回防，刀光闪过，脑袋已被砍落。

双边正面交战，秦仲海举刀狂斩，提声下令：“众将官听命，有挡者，杀！”百人吼声如雷，漫天血海中，秦仲海狂刀斩出，如同虎入羊群，立时为马阵开出血路，一旁敌军想以弓箭暗算，都被言二娘的钢镖料理了。此时连环马已然深入敌阵，两边全面短兵相接。

怒苍山群雄武功高强，绝非寻常军士可比，敌我双方紧临交兵，秦仲海等人自是大占上风，一时刀锋斩落，所向披靡，七十三人协同出手，马阵好似一只奔跑兵刃，直直插入敌阵中央，登让敌方大乱起来。

连环马冲杀一阵，已离山脚半里，此时前后左右都是敌军，各路兵马受本营调遣，皆来捕捉秦仲海等人。只是东首第一路兵马与秦仲海正面冲撞，阵式被破，军心已乱，已是溃不成军，但此间合围兵马全是朝廷精兵，主将虽死，副将仍能从容指挥，他见秦仲海等人武艺娴熟，料知抵挡不过，当即鸣金退兵，要将两边距离拉开，重新立定阵式。

秦仲海知道己方全仗冲锋威力，双边相距一遥，敌军仗着人多，再加弓箭之利，自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当即喝道：“大家别放过他们，快快冲啊！”众人急急驾马，已在全力奔驰。

蹄声震地隆隆，紧追不舍，敌兵多是步卒，又是倒退缓撤，如何撇得开秦仲海等人，给他们连着冲撞几次，已然尸积如山，死了千人之众。敌军副将急急传令，要部队各自寻找掩蔽，陡然间一只长矛雷电般飞至胸前，已将他定下马去，秦仲海大喜，回头看去，这长矛正是李铁衫所发。无怪如此准头。

敌军正副将皆死，说来已无战力，秦仲海等人只要冲过乱军，便能从容离山而去，众人急催缰绳，正要突破重围，猛地左前方马蹄飞驰，一路骑兵赶了上来，箭矢急飞，侧面攻打连环马阵，十来名家丁登给当场射杀。项天寿大惊不已，连放飞石去挡，但敌众我寡，局面大为困难。

秦仲海侧目急看，只见来军将领虎背熊腰，正气凛然，却是当年的宫中同侪，官拜金吾卫都统的巩正仪。秦仲海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连他也给调出宫来了，朝廷此次出兵，定是名将云集！”

巩正仪带着骑兵放箭滋扰，不时冲撞左右两翼，逼得连环马阵摇摆绕行，又过半晌，只见他取出火炮，向天扔出，碰地一声炮响，只

见大批步卒如潮水般涌上道路，足达万人之数，列阵长达里许。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方才知道巩正仪的用意在出兵扰敌，只要能阻扰连环马一时半刻，步卒便能从容布阵，看来朝廷竟有意活捉怒苍群豪。

秦仲海又惊又怒，急急眺头去看，只见大批步卒相邻如墙，人人手举盾牌，每面皆有两人高矮，已如栅栏般守住道路。秦仲海转看四方兵卒，前后左右各有盾牌阵靠近，时候一久，盾阵合拢之下，己方再无生机，当下提声叫喊："大家别怕！冲过去！"

回山之路已封，前头又有无数军士拦路，除了硬碰硬一途，再无别的法子活命，众人发一声喊，便随主将向正前方冲锋。

※※※

四百只马蹄践踏，黄沙漫天飞扬，连环马全力飞驰，已距盾阵不远，止观军机出身，向来行事谨慎，眼看两军即将对撞，他留神四遭，赫见前方地下有些隆起，模样颇不寻常。

止观心下大惊，霎时急叫道："将军小心，前头有绊马索！"

秦仲海吓了一跳，急忙探头去看，便在此时，一条钢索从地面升起，离地约莫六尺，上头布满钢荆，看模样真是绊马索，乃是对付马阵的头号利器。秦仲海面色灰败，知道第一列马匹若撞了上去，定会惨嘶翻倒，前方一倒，后头马儿撞了上来，全军都要被杀。秦仲海冷汗狂流，喝道："二娘！准备钢镖！把持索军士杀了！"

绊马索长约二十余丈，左右两边各有十名军士拉扯，言二娘娇叱连连，提镖狂射，她准头奇佳，当先持索兵卒中镖倒毙，死伤狼藉。但敌军人数太多，死了一人，立时又有人抢上，项天寿见情势不妙，也以飞石帮着出手，一时竟是杀不胜杀。

眼看马蹄已在索前不远，只要绊上了，全军定然覆灭，秦仲海咬紧牙关，心道："爹爹啊！您定要保佑大家生离此地！"他右足落地，左右两手各托一匹马腹，愤然道："起！"

在言二娘的惊叫中，第一列马儿飞身跃起，居然跳过了绊马索，秦仲海大吼连连，接二连三出力去托，众人欢声雷动，连环马阵居然穿过了绊马索，逃过了生死关卡。

马阵践踏而过，秦仲海纵然神功盖世，但此番给乱蹄踏过，不免全身疼痛，只在原地喘休不止。马阵一过钢索羁绊，便要远扬而去，朝廷兵马又是紧追在后，已近三尺远近，转眼秦仲海便会陷入敌阵。李铁衫身为阵后主将，自不能任凭少主给人俘虏，他伸出铁剑，凑到秦仲海面前，喝道："上来！"

秦仲海举足往剑身一踏，身子离地飞起，心下大喜："有这位铁剑大叔做帮手，当真无往不利。"后头骑兵见秦仲海落单，便要趁机暗算，李铁衫铁剑扫出，烈风所至，敌军纷纷惨死，一时无人敢近十尺之内。李铁衫高声喝道："秦将军！你到前头开路，这儿有我守着！"秦仲海答应了，马背上几个纵跃，便又回到阵首。

快马飞驰，前有盾阵，后有追兵，端的是险恶至极。言二娘见他回来，急急便叫："前头盾牌密布，咱们要怎么办？"秦仲海冷笑道："他妈的，还能怎么办？"他提声暴喝："陶清听命！列长矛阵！"

陶清居中策应，听得叫唤，自是高声答应，当下取过长矛，率着家丁众人，纷纷趴到马背上，十根长矛整整齐齐地凸在前方，随马向前急飞，势头厉害无比。

盾牌已在前方十尺，两边立时便要对撞，秦仲海暴喝道："大家伸出左手，肩搭着肩！"人人提声答应，右手举矛，左手搭住同伴肩膀，便连言二娘也是一般。众人屏气凝神，猛听秦仲海怒声狂啸："龙火噬天！"

众人全身火烫，强悍内力沿着同伴左手传到身上，火贪一刀使动，果然威力非凡，众人的长矛附上秦仲海的浑厚内力，赫将竹藤所制的盾牌撞裂碰翻，长达里许的盾牌阵登时被破，众人大声欢呼，连连催促马儿，便向东方奔逃。

正要逃出生天，忽见一人快步追来，这人腰上挂着两只金瓜锤，身携重物之下，脚法却静寂无声，奔跑间更是尘烟不起。眼看他势道如飞，转眼便追至马阵之后，众人见他武功远超寻常，一时甚为骇异，不知何方高人驾到。

李铁衫见来人武功奇高，当下提声怒吼，喝道：“退开！”他提剑去砍，烈风扑面而去，那人知道铁剑威力奇大，不愿正面抵挡，侧身绕路，闪开了李铁衫的攻势，只是他脚下丝毫不缓，往前纵出丈许，霎时便至止观座骑之旁，飞身随马奔驰，半点不见坠后。

止观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萨魔！”看这人形貌如鬼，身形又极高大，果然便是蒙古怪汉萨魔！

萨魔冷笑一声，一掌便向止观打去，止观慌忙欲接，岂知敌人狡猾阴险，身影微转，双足飞起，竟已翻身跃入马阵之中，他出手好狠，转眼便打死两名家丁，尸身失了凭借，立时坠到地下。止观又惊又怕，急忙叫道：“大家小心，敌人溜入阵中了！”

萨魔潜入马阵，只在马背上奔跑，众人全力抵挡，止观在右、欧阳勇、哈不二居中，众人急忙出力去杀，但萨魔武功好高，高大的身子在阵中翻滚，众人居然打他不到，他拿起金瓜锤打下，却是要往马儿脑门打去，只要砸死一两匹，连环马阵不能贯连，阵形定破无疑。

秦仲海身在阵中，岂能任凭宵小作祟？他怒吼一声，身形拔起，半空一个倒翻，霎时已到萨魔面前三尺，铁脚更如雷霆般踢出。萨魔却不惊慌，只听他怪笑一声，使出摔角技法，拉住秦仲海的铁脚，两人便一同滚落马阵。看他好生卑鄙，却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用心只在擒拿主将一人。

此时连环马已然冲出盾阵，说来早已脱险，哪知主将却忽尔坠落马下，言二娘大声尖叫道：“大家停步，秦将军掉下去了！”秦仲海是怒苍少主，众人不愿自行逃生，当下勒缰定绳，只在等候主帅。

此时情况险恶，朝廷军马全力掩杀而来，巩正仪率军在左，萨魔近身缠斗在右，后头更见无数追兵赶将过来。秦仲海惊道：“你们快快走啊！我一会儿自能脱身？”他双手连连挥舞，示意言二娘等人离开，但诸人心悬秦仲海的安危，如何愿意离去，反而回军过来，要将秦仲海接应过去。

秦仲海啧了一声，发足急奔，便要与众人会合，萨魔哪能放他过去，举起金瓜锤，只在死缠烂打，便在此时，巩正仪也已率军冲杀而至，局面登时大坏。

当此逆境，秦仲海放声狂吼，全身神功发动，一招“贪火奔腾”，身形如同着火，反朝敌军冲入，只听惨嚎之声不绝于耳，“火贪九连

斩”绝技使出，第一排兵卒叫他连人带刀砍做两截，连萨魔这等内力，虎口也被震得破裂流血。

左右军士见他武功高强，便远远避开，改以弓箭对付。此时连环马阵也已过来接应，言二娘攀上马头，上半身前倾，左手拉住缰绳，右手伸得长长的，大声道：“仲海！你快快上马！”

秦仲海二话不说，一招“火贪虚风斩”，逼开身前兵卒，拉着言二娘的手，便如大鸟般飞上马背。

就这么一缓，朝廷骑兵军分三路，再次将马阵包围。

巩正仪知道秦仲海武功厉害，自知短兵相接情况不利，便只率着属下隔空放箭。弓弦连响，箭如雨下，箭势忽高忽低，秦仲海刀法俐落，一刀一箭，已将无数箭头砍落，箭羽无锋，入肉仅是一痛，不曾伤了筋骨，躲在后头的人众自都平安。但言二娘与他并肩御敌，得不到秦仲海照拂，闪闪躲躲之间，全无挡架之力，转瞬间肩头便已中箭。

主将尚且如此，何况言二娘背后的家丁门人？满天飞箭落下，霎时惨叫连连，十来人中箭受伤。

秦仲海见状不好，急忙举刀护住了言二娘，替她拨开箭雨，言二娘疼得面色惨淡，喘道：“你走开，别来护我。”秦仲海嘿地一声，正要再说，巩正仪哪容他分心，一声令下，十名骑兵挺起长矛，直直冲向前来，秦仲海暴吼一声：“大胆！”从后头家丁手中接过大刀，霎时双刀齐下，左护言二娘，右斩贼官军，眨眼间连杀十人。

巩正仪见秦仲海武勇非凡，知道不能硬拼，当即召旗一挥，喝道：“大家避开前锋，朝左右两翼冲杀！”秦仲海闻言大惊，左右两翼是项天寿与止观护阵，不知他们能否抵挡，当下急急回头去看。

只见敌军主力重新布阵，转朝己方两翼杀去，项天寿守住左翼，只见他武功精强，一面以飞石杀人，一面以单刀御敌，虽在敌兵冲杀下，仍是游刃有余，丝毫不露败象。秦仲海松了一口气，正要转头，却听得右翼传来几声惨叫，他心下一惊，急急望去，只见止观连连遇险，右翼阵式已然松动。看来止观功夫逊于项天寿一筹，大军杀来，无力招架攻势，情状已甚危急。

秦仲海眼看不妙，这止观只要一倒，连环马阵便会被破，他虎吼一声，从马背跃起，猛朝右翼扑去。他人在半空，一招“贪火奔腾”，火热烈焰杀去，当先官军惨叫不断，身上纷纷着火。

秦仲海跃到右翼杀敌，虽然解开止观的危厄，但言二娘那边少了护持，局面大见困难，只见大批敌兵趁势冲上，无数长矛戳来，却要言二娘怎么抵挡？只听一声尖叫，言二娘腰眼中了一枪，登时摔下马去，左右慌忙拉住，这才保住性命。

主将一倒，阵式立即大乱。朝廷兵卒发一声喊，全力朝马阵掩杀，秦仲海大惊，慌忙间又跳到前方，举刀乱砍，替言二娘解围。秦仲海见她腰上那枪伤势沉重，血流不止，忙将她抱起，往中军送入，吩咐哈不二道：“你们看好她了！”言二娘只是不依，兀自尖叫道：“我还能打！你不要管我！”

秦仲海不去理她，自行跃到前头开路。只是少了言二娘帮手，铁剑山庄的家丁登时死伤惨重，不少人被弓箭射中，转眼间便死了十余人。

局势一片紧张，言二娘受伤、止观遇险，项天寿也仅能勉强自保，无一不是大见为难，众人中只有李铁衫仗着武艺渊深，无论长矛飞箭，无一能奈他何，全然不须旁人支持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欧阳勇、陶清等人并力杀敌，这才保住后方阵式不乱。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下暗暗佩服：“此人不愧是昔年五虎上将之一，能得他出手相助，实是天幸！”

※※※

众人且战且走，斗得筋疲力尽，秦仲海刀法虽精，但杀了数百人后，刀口也已卷起，眼看敌兵仍是蜂拥而至，不知还有多少人拦道，秦仲海又累又气，已感凶多吉少，正想法子救命，忽见一人立马后方，观赏己方的困兽之斗，看这人神态潇洒从容，正是陕西提督江翼本人。

秦仲海心下大喜，想道：“擒贼擒王，我若能一举杀了此人，必可扭转局面！”他咬住银牙，提声大叫：“李庄主！换你去前头开路！我来断后！”李铁衫答应一声，高大的身影跃起，便从众人头上飞去，两人换位，秦仲海甫到后方，立时从马背上翻身而起，看他在一名敌兵头上踩落，竟从人群中穿了进去，径朝骑兵副将冲过。

那副将见他如飞将军般地赶到，只吓得面无人色，惊道：“快来人啊！”此言未毕，秦仲海已然提刀斩落，霎时将那副将斩为两截。余下士卒震撼之余，全数逃散开来，敌军不知前方有变，后头兵卒却仍源源不绝抢上，两相对撞之下，阵式登即大乱。

秦仲海不待众人自相践踏，立时朝敌军冲入，用心只在江翼一人。李铁衫见他孤身杀回敌阵，惊道：“秦将军！你做什么？”

秦仲海大声道：“我要擒拿主帅，你快带着大伙儿逃命！”

话声未毕，秦仲海已然着地滚落，举刀掩杀，无数士卒都给他砍断双足，滚倒在地，他任凭兵卒在地下翻滚嚎叫，却不忙着结果性命，只想以此扰乱敌方攻势。果然敌军见自己人倒在地下，追赶的势头便自缓歇，秦仲海趁此良机，更是见缝插针，左冲右突，往江翼方向杀去。

江翼见他势如疯虎，无人可挡，忙道：“快放箭！”左右亲兵举起弓箭，急急朝秦仲海射去，秦仲海半空抓起一名副将，挡在面前，自己却缩起身子，只将那人当作了盾牌。那人连中数百箭，转眼便成刺猬一只，死得惨不堪言。

秦仲海将那刺猬人丢出，压倒当先几名士兵，跟着嘶吼一声，身子冲天飞起，便往江翼扑去，江翼大惊失色，转身往后方逃去，左右护卫齐来抵挡，秦仲海铁脚踢出，右手挥刀，转眼便将他二人了帐，他大叫一声：“姓江的！今日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秦仲海身影闪动，左手疾探，便往江翼背后抓去。只要能捉住此人，局面定能逆转。

便在此时，一柄刀砍了过来，招数颇见精奇，秦仲海心下一凛，凝神还了一招，只见来人身穿锦袍，阴侧侧地看着自己，正是锦衣卫统领安道京。江翼面色惨白，急急躲到他背后去了。

秦仲海冷笑道：“好啊！你这混蛋也来了！”安道京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过去看你贼头贼脑，本官早在疑心有鬼，果不出所料，你这小子真是贼出身！”

说话间，安道京举刀抢攻，秦仲海有意速战速决，正要出招将他了帐，忽然背后风声紧急，又是一刀砍下，这刀力道雄浑，来人武功竟是不弱。秦仲海急急举刀挡住，只见这人一脸正气，凛然地看着自

己，正是金吾卫统领巩正仪。这人素来足智多谋，一见秦仲海杀向主帅，便知他有意挟持人质，此刻早已赶来护驾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这人过去是自己的同侪，一同在紫禁城办事，算是有些交情，谁知现下却成了阵前大敌？他大喝一声："老巩，刘总管一死，你便成了江充的走狗么？"巩正仪铁着一张脸，舞刀狂攻，却不打话。秦仲海见他神情郁闷，全不敢与自己说话，料他担忧闲言闲语，这才佯做不识。

秦仲海左挡巩正仪，右抵安道京，根本无力去管江翼，反而身陷重围。他急于脱身，登时骂道："两个打一个，要脸不要！"

安道京冷笑道："便是十个打一个，那也稀松平常！"秦仲海喝道："无耻！"当下提刀便砍，安道京斜肩闪开，运起"九转刀"的招式，也朝秦仲海攻去，两人叮叮当当地连过数招，巩正仪见安道京抵挡不住，急忙出刀来救，他怕江翼疑心自己不忠，使的全是不要命的打法。

秦仲海此刻武功大进，虽在安道京、巩正仪的围攻下，兀自占着上风，但他要提防身边军士暗箭偷袭，便不能不留力自保，忽在此时，后方吼声连连，不少兵卒给扔走踢开，只见一员虎将提着金瓜锤，急速赶来助阵，却是那蒙古凶神萨魔！秦仲海适才与他过招，情知此人武功非俗，功力远在安道京之上，着实是个劲敌。

三大高手联合出招，猛攻不止，一旁兵卒帮着戳枪放箭，一时险象环生。

情势虽然不妙，但秦仲海神功已成，战况越是不利，越能发挥潜力，那日他以残废之身，尚且攀上万仞高峰，此时身怀绝技，焉有惧怕之理？安道京见他越斗越勇，心下暗自惊骇，想道："这小子武功怎么高成这样？以前倒不曾听说啊。"

安道京每接一刀，虎口便是一痛，当下暗暗留力，不与秦仲海硬拼对招，把大半攻势都留给萨魔、巩正仪两人去挡。巩正仪虽知安道京弄鬼，但人家是江充爱将，如何是自己能比？一时只得拼死出力，缠住了秦仲海。那萨魔却是个杀人狂徒，哪管这些无聊心机，一时间杀个淋漓尽致，不时还顺手打死几名朝廷步卒，神情好似鬼怪一般。

秦仲海看自己打不开局面，转头便往李铁衫等人望去，只见江翼逃过自己的暗算，此刻早已掉转大军，全力朝连环马阵攻去，敌军密

密叠叠，如蚂蚁般一波波涌上，马阵全凭李铁衫、项天寿二人支撑，其余众人气喘吁吁，或伤或倒，无一能战。

秦仲海心里凉了半截："完了！完了！咱们没救了！"那止观身中数箭，言二娘奄奄一息，两人挂在马背上，死活不明。止观倒下，遗下的防守重任便由欧阳勇接去。阵式后方本有欧阳勇、哈不二、陶清三人抵挡，欧阳勇一走，只余二人防守，更是险象环生，大见危急。

朝廷大军接连冲击，只等欧阳勇、哈不二等人一倒，阵式便要被破，到时李铁衫便再武勇十倍，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。

秦仲海惊急彷徨，眼看己方人马支撑不住，阵式随时都会给人冲破。他把心一横，暗道："便算要死，咱也和兄弟们死在一块儿！"大叫一声，跃起身来，在一名军士头上一踩，便从万军头顶飞奔而过，只听脚下兵卒惊嚎不断，长矛大戟乱挥，却哪里伤他得到?

江翼早已缩身阵后，他见秦仲海如鬼如魅，在己方阵地飞来纵去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一时气得连连跳脚，骂道："安道京！巩正仪！你们两个废物是干什么吃的，快给我杀了他啊！"

安道京与巩正仪二人暗暗羞愧，当即举刀跃起，学着秦仲海的模样，一路从军士头上奔跑而过。那厢萨魔狂吼大叫，把步卒一个个举起扔出，也在人群中紧追不舍。

眼看秦仲海便要回阵，朝廷军马更是加紧攻势，直朝连环马阵扑杀，弓矢飞射，刀枪齐挥，长矛大戟茂密如林，李铁衫吼叫一声，铁剑从左到右急砍而过，立将前方十七八名兵卒腰斩。江翼看在眼里，心下自是大惊，寻思道："怒苍群匪当真了得，不提那秦仲海，便这白发老头武功也是深不可测，无怪二哥这般惧怕他们。"

李铁衫武功太强，敌军不敢正面硬攻，便全力往最弱的欧阳勇杀去，一时又是长矛、又是飞箭，欧阳勇只凭单刀抵挡，如何挡得下这许多攻势？过不多时，只听他"啊"地一声惨叫，已然中箭落马。

哈不二、陶清等人守在阵后，一见欧阳勇坠落马下，霎时纷纷哭叫："铁牛！"哈不二心神略分，竟也被飞箭射中，陶清大叫一声："兄弟！"双手抱出，将哈不二接住，两人一起摔下马去。

右翼守将倒地，后头两员将领也已不支，连环马已然被破。其实怒苍群豪以百骑冲杀敌军数万，能支撑到这一刻，已算难能的壮举

了。秦仲海虎目含泪，知道己方覆灭在即，心中直是悲痛难忍。江翼则是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来人啊！把这些人杀光了！”

一名将领纵马上前，提刀便往欧阳勇砍去。李铁衫、项天寿等人自顾不暇，秦仲海又给安巩二人缠住了，都是难以上前解救。

大刀砍落，欧阳勇死在顷刻，陡听一声断喝：“中！”

吼声如雷，一柄鬼头刀飞来，刀刮劲风，惨声大作，一时鲜血四溅，秦仲海、李铁衫、项天寿等人纷纷别开头去，不忍再看。

猛听敌方惊惶大叫，似有什么变故生出，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急急探头去看，这一望之下，却让他也呆了，只见江翼手下大将早已惨死马下，身上还插着一柄鬼头刀。

鬼头刀重达二十斤，哪知竟有人能当暗器扔掷，秦仲海心下大喜，情知有人出手援救，他挥刀逼开安道京，闪过萨魔挥来的金瓜锤，提声大喊：“来将何人？”

远处一条大汉飞驰而来，他抽起敌人身上的鬼头刀，跟着将欧阳勇拦腰抱起，喝道：“某乃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！特来解救贵山之围！”

安道京听得“郝震湘”三字，登时面如死灰，向后退开一步。

江翼大怒，喝道：“不过来了只孤魂野鬼，大家怕什么？再杀！再杀！”

众军发一声喊，又往郝震湘扑去，飕飕几箭射来，当先军士摔落马下，颈子上都插了只血淋淋的箭杆，江翼心下大惊，回头急看，但见远处人潮汹涌，竟有大批军马杀来，转眼便将郝震湘接应过去。

只见这路军马好生剽悍，蹄声激昂，大军掩杀，左路一人手持大弓，箭无虚发，正是“火眼梭猊”解滔；右路那人手提钢刀，见人就杀，却是“九命疯子”常雪恨。两人冲到郝震湘身边，三人混作一路，齐声喝道：“大胆奸臣！江东双龙寨全伙好汉在此，要借你的头颅一用！”大军猛攻疾冲，霎时便向朝廷军马正面冲杀。

江翼傻住了，喃喃地道：“这是何方反贼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”

※※※

来军兵马娴熟，身穿重甲，已与朝廷大军全面混战，后头部队源源不绝赶上，保着正中一名儒将，但见左右高举两面大招，左首那面写着“江东太湖双龙寨”、右首那面大书“马军上将陆孤瞻”。却说是什

么人这般了得？原来是怒苍山五虎上将之一：“江东帆影”陆孤瞻大军开到！

李铁衫得见故人，自是放声大笑：“老陆啊，你终于赶来啦！”远处传来一个清越的声音，笑道：“怒苍山狼烟重燃，陆孤瞻忝为旧将，焉敢不至？”

秦仲海早知“江东帆影”陆孤瞻的大名，想不到却在此处见面，他大喜之下，急朝来路奔去，便要与众人会合。安道京上前阻拦，喝道：“大家把这小子拦住了！”

安道京呼啸一声，便与巩正仪、萨魔联手出招，将秦仲海围在圈内，口中冷笑不休：“贼小子，江大人一心要你的命，你想大摇大摆过去会合，哪有那么容易……”

他正说得高兴，猛听背后传来一声悲凉怒吼：“奸贼！你还记得我么？”

安道京回头一看，登时吓得魂飞天外，只见乱军中奔出一条虎样大汉，领着数百军健杀来，正是昔日锦衣卫的枪棒教头郝震湘。

安道京当年做了亏心事，一见此人之面，不免全身发软，颤声道：“郝教头，你……你还活着？”郝震湘驾马狂奔，手中大刀闪动，怒吼道：“奸贼！你还有脸和我说话么？”

安道京一来心下有愧，二来武功不及，慌忙间不敢抵挡，便想朝后头窜逃。郝震湘哪容他从容走脱，一时接连猛攻数刀，怒声便道：“安道京，你为了一己荣华富贵，却把自己手下活生生害死，某今日要挖你心肝，看看是啥颜色？”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当年郝震湘出生入死，全力替锦衣卫开创局面，最后却给安道京一刀捅落，落了个肝胆俱裂的下场，此刻再见这名奸徒，自是咬碎银牙，只想将安道京碎尸万段，以泄心头之恨，鬼头刀下鬼神泣，只杀得当今锦衣卫统领险象环生。安道京料知抵挡不过，趁着巩正仪过来协防，急急滚落马背，跟着抱头鼠窜，窜回了大军之中。任凭江翼百般怒喝，都是打死不出。

原本三人联手围攻秦仲海，此刻少了安道京援手，对方又多了一名好手助阵，巩正仪与萨魔料知讨不了好，便也往本营退去。

※※※

双龙寨好汉天外飞来，战况急转直下，军心已见涣散之象，江翼惊怒交迸，骂道："你们怕什么？不过是几千人，何足道哉！大家快加把劲，把他们全数杀了！"怒吼之下，军分三路，又往秦仲海等人全力包抄。

郝震湘见大军围拢，无暇多做打斗，他召集了属下，向秦仲海道："敌军将至，请将军随我冲杀出去，与陆爷会合再说。"秦仲海哈哈笑道："成！还请老哥开路。"

郝震湘更不打话，鬼头刀使得泼水不入，当下破阵杀出，秦仲海跟在他背后，给双龙寨好汉紧护核心，反而无所事事。自十八岁上战场算起，哪回大战不是杀得满身大汗，何尝有这般清福享用？一时之间，竟有些不习惯了。

江东兵马反扑而来，数千之众奋勇向前，已将秦仲海接应回阵。秦仲海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"哪位是江东陆爷？秦某这里拜见了！"正喊叫间，一人缓缓驾马向前，拱手道："秦将军，在下陆孤瞻。"

秦仲海凝目去看，只见陆孤瞻须长三尺，面如冠玉，虽在大军厮杀之间，气度仍是雍容华贵，丝毫不见奔忙之情。秦仲海一见此人，心中便生好感，大声道："陆爷高义援手，仲海终身不忘！"陆孤瞻微笑颔首，道："陆某身为怒苍山五虎之一，闻得山寨重建，焉有袖手之理？将军此言，可把我当外人了！"

此时战场厮杀，虽有双龙寨好汉救援，但敌众我寡，两边人数相差十倍有余，情况仍见紧迫。陆孤瞻沉吟道："贼寇势大，平原作战不易取胜，咱们先回山寨，占据险要再说。"秦仲海早有此意，当即哈哈大笑，喝道："正是！咱们一起杀上山去！"

李铁衫等人士气大振，齐声高喊，陆孤瞻举旗一挥，提声道："众军听命，转进怒苍！"手下三千兵马暴起怒吼，全数转进，直朝山上道路行去。

己方士气松动，渐露败象，江翼想起亲兄长江充的嘱托，自知承担重责大任，绝不能任凭猛虎归山。他不顾局面险恶，登时飞马上前，高展军旗，提声喝道："我朝将士听命！某奉太师号令，勒令诸君上前杀敌！有斩敌军一名，重赏黄金百两，擒杀敌将一员，官升六品参将！诸君如战死，本官上奏朝廷，保你封子庇荫，满门衣食无虞！"

众官兵战场辛劳，为的不过是一口饭吃，听得千载难逢的重赏，诸人欢声雷动，便又上前堵住道路。

秦仲海见敌兵顽强无比，运起绝招“龙火噬天”，直从马背上扑起，如火球般杀向敌军，刀光火光辉映一片，转眼便杀十余人。陆孤瞻颔首微笑，向李铁衫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年轻人了得，咱们两个老的也不能丢份了。”两人一执铁剑，一提铜鞭，也朝敌阵冲入。

此际不比先前缚手缚脚，秦仲海、李铁衫、陆孤瞻合力出招，联袂杀敌，这三人武功罕逢敌手，钢刀、铁剑、铜鞭，任一样兵刃都有石破天惊的威力，联手冲锋之下，直是所向无敌，几名大将过来拦阻，撑不过三合，便给当场打死。

先前秦仲海人数不及，只想弃山远走，此时多了双龙寨好汉助阵，只想早些夺山回寨，以来占险称雄。江翼情知怒苍山多是熊虎之辈，正面无法抵挡，便转以弓箭抢攻，但有这三名硬手当前开路，一排重兵刃挥舞成盘，箭雨再密，却如何伤得到人？转瞬间虎将杀至敌阵，竟逼得步弓手惊惶走避，第一波阵式已然被破。

江翼见局面告急，当下弃守阵地，全军后撤半里，跟着调出本营大军，在山脚下组成第二波防御。朝廷这厢兵多将广，足有五万之众，后头援军源源不绝抢上，连盾牌手、火枪手也准备了，第三、第四波防御定是铜墙铁壁。

江翼名将出身，绝非易与之辈，他亲自上场调度，高声喝道：“大家定要撑住，为了朝廷安宁，别让这帮反贼再次上山！”三军齐声答应，如天雷震。

但见朝廷这方器械全出，飞弩、弓矢、火枪、铁盾，无一不备，当先箭手一排又一排，全数躲在壕沟之中，阵中发石机弦绷簧紧，更等着放石杀人。这厢怒苍虎将又何尝退让半步？秦、李、陆三虎当前开路，彪将奋勇攻敌，但见“火眼梭猊”解滔、“九命疯子”常雪恨、“天权堂主”项天寿，一齐戮力冲杀。郝震湘武功高强，更由他率军押阵，保着言二娘、止观等伤者平安。

两方人马舍生忘死，全力厮杀，一边要朝山上冲去，一边却抵死不放道路，这场好杀真个惊天动地，怒苍山这方人马虽只三千兵卒，但个个身怀武艺，身穿重甲犹能来去自如，朝廷弓箭虽利，却也奈何

不得。再加五虎上将威猛无比，每回将领上前厮杀，无人能挡三合，靠着兵精将勇，一时连连冲撞江翼的五万大军，双方竟然打成平局。

※※※

两军士气高昂，杀声震天，正激战间，忽听西方传来巨响，双方众人心惊之下，急忙转头去望，但见远处烟尘弥漫，轰隆隆、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，似有无数军马向山脚行来。

怒苍山众人心下一惊，颤声都问："朝廷还有援军？"这厢江翼自是大喜过望，想来兄长知道战况紧急，这才派人过来驰援。唤来手下，问道："是哪路军马赶来助阵？可是玉门关守军？"众将面色茫然，却无一人知晓。

蹄声隆隆，溅起无数泥尘，两方人马停下手来，各自退开，只想见识来者是何方神圣。

此时秦仲海、李铁衫等人身上都中了十余只箭，满身鲜血，言二娘、哈不二等人早已昏晕，只给郝震湘、常雪恨、解滔等人保在军马中。远处马蹄声仍旧隆隆不断，一步步地向前行近，秦仲海等人面色惨白，都知朝廷援军一到，众人都要成了阶下之囚。

※※※

李铁衫见己方人马士气松动，恐怕不耐久战，忙奔到陆孤瞻身边，低声便问："怎么样？咱们可要退回去？"情势紧张，倘若朝廷再有援军赶来，任凭三千兵马再勇猛十倍，只要时候一久，也绝无幸存之理，李铁衫久在战阵，自知厉害，便来询问陆孤瞻的意思。

陆孤瞻微微一笑，从马背行囊取出两只兵刃，跟着向李铁衫望了一眼。李铁衫大喜，道："他也来了？"陆孤瞻淡淡地道："我与他约定了，看两人谁先回山，这老家伙晚我一步，实在该罚。"其余众将听了二人的对答，却只一头雾水，十分摸不清底细。

漫天烟尘之中，蹄声飞动，万马奔腾，大地几给震破一般，大军已在眼前。猛听一声粗豪之极的呼喊："加里拉歪歪儿！"

秦仲海心下一醒："加里拉歪歪儿？这话好熟，我在哪儿听过？"他眺头去看，只见远处大军奔来，当前一骑坐着一名威武大将，这人紫面长须，手提十二尺大马刀，秦仲海立时醒起，此人素有万夫

不当之勇，正是当年与他决战西域，号称帖木儿汗国第一勇士的煞金！

煞金仰天高歌，神态豪壮，背后军马漫山遍野，个个赤裸上身，披头散发，竟都是西域汗国的番兵。

这煞金向来是可汗身边倚重的大将，不知何以现身中原，秦仲海惊道："这不是煞金么！他怎么来了？"江翼也是大惊失色，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哪来的一群蛮子？"朝廷众将惊疑不定，数十名传令在参谋间奔来跑去，人人都在相互打探番兵的来历。

※※※

战场静默无声，只闻煞金一人的豪放笑声，李铁衫心生感应，登也哈哈大笑，提声道："老小子！你终于来啦！"怒苍众人面色茫然："什么他也来了？这番将究竟是谁？"

煞金重重一哼，撕裂上衣，露出背后的一只猛虎，那虎额上却刺了个"北"字。便在此时，两名番兵手持大招，纵马奔出，左首那面弯弯曲曲地写着番文，见是"帖木儿第一武勇御赐战名煞金"，另一面以汉文写着："怒苍山五虎上将气冲塞北石刚"。秦仲海猛地醒觉，心道："他妈的！原来他便是"气冲塞北"，无怪那日他见了我背上的刺花，立时便放我一条生路。"

正想间，只听煞金大声狂啸："奸臣！你们下手害死大都督，逼得我投降番邦，隐姓埋名二十年，这番恩德，今日我要好好报答！"

陶清、止观等人虽然重伤垂危，此时见了煞金归来，无不又悲又喜，敌军阵营中见了这等态势，却是军心大乱。颤声都道："怎会这样？哪来这许多反贼？"

煞金仰天大吼，举手狂挥，以番话喝道："勇士们！上前杀蛮子！"

这厢陆孤瞻提声呼应："双龙寨的弟兄们，大家并肩杀敌！别输给西域来的朋友！"郝震湘、常雪恨、解滔等人同声答应，三千兵马立时转向，直往朝廷大军杀去。

两方人马急于相会，煞金远远叫道："老陆啊！我迟到片刻，这回较量可输给你啦。"陆孤瞻取出了双刃，奋力扔出，连过数十丈，直从万军头上穿过，只听他大声道："甭说这许多，咱们第二回较量，看谁

先杀了姓江的奸臣！”煞金接过双刀，先是一愣，跟着放声狂笑：“连子母阴阳刃都取了回来！老陆啊老陆，我可受不起你这个大人情啊！”

说话间，秦仲海与李铁衫早已杀入敌阵，煞金不愿坠后，他将双刀悬挂腰间，嘿地一声，马刀抖开，已然幻化为一只刀索，跟着拍马疾驰，向前厮杀。

※※※

轰隆隆、轰隆隆，蹄声震地而来，数万番兵如鬼如魅，朝江翼主力冲去。安道京吓得面无人色，颤声道：“反了，全反了！好一群贼子，居然通番卖国！”众将见是帖木儿汗国的大将到来，也都震惊不已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抵挡。

秦仲海当先冲出，左路郝震湘、常雪恨护驾，右路李铁衫、解滔随行，煞金与陆孤瞻两人分从东西两翼包抄，六员猛将轮番冲击，番兵番将又是凶残毒辣，三万番军杀来，江翼如何守他得住？霎时溃不成军。

一名将领上前秉道：“番兵势大，咱们先退向虎牢关，再向朝廷求援！”江翼扼腕长叹，摇头道：“不得已。大家撤军吧！”当下急急带着安道京、巩正仪，三人携着千余名亲兵，率先走了。萨魔又惊又怒，不知该当如何，只得朝小径逃窜。众将见主帅离去，自然无心恋战，纷纷叫道：“全军转进，开抵虎牢关！”

朝廷军马仓促后撤，虽不至丢盔弃甲，却也颇见仓皇，秦仲海等人纷纷追出，剩余将领不敢顽抗，急急驾马逃离。众人随番军追出三十里，又斩杀了千名官军，兀觉不足，只想一路打向北京，才能一吐心中怨气。

待得鸣金收兵时，已是黄昏时分，秦仲海等人清点战果，一共斩杀敌将二十余名，俘虏官军四千，道上斩获财物兵甲无数。

近二十年来，怒苍山首次与朝廷开战，原本山寨覆灭在即，但侥天之幸，凭借着两员大将及时来归，终于扭转乾坤，一举重创朝廷主力。李铁衫、项天寿等老将多年辛酸，眼见此役战果如此辉煌，山寨复兴终于在即，各人心中激荡，无不大为振奋。

※※※

众人回到山寨，只见己方死伤也甚惨重，言二娘、止观、欧阳勇、哈不二、陶清等人尽皆重伤，秦仲海、李铁衫、项天寿等人也中了十来只箭。秦仲海望着东北两名上将，叹道："若无诸位及时来救，只怕我们真要覆灭在此了。"

陆孤瞻与煞金相视一笑，都道："此乃份内之事，将军又何必见外？"

李铁衫问向石陆二人，道："你二人离山已久，一向不见踪影，怎会这般巧，恰好赶到此地？"陆孤瞻微微一笑，取出一封书信，道："九州剑王亲笔来信，说怒苍山重起大业，要天下离散兄弟回山听命，陆某身为座下五虎大将之一，闻得剑王召唤，岂能不至？"

李铁衫向与方子敬交好，听了这话，登时击掌赞叹："好啊！果来是剑王的精心安排！"

陆孤瞻事业非小，在江东也算赫赫有名的人物，秦仲海若要求他入伙，自不免大费周章，但若由方子敬出面邀约，却远较秦仲海出面管用。秦仲海想起师父照护的恩情，心中更是感激万分。

※※※

众人说笑几句，只听煞金叹了口气，忽道："这些家常闲话，过些时候再说吧。咱们先来安顿大都督吧。"众人听他要安顿秦霸先，心下都是一奇，陆孤瞻却点了点头，叹道："你把大都督请回来了？"

煞金命人捧上一个石瓮，道："秦将军，当年令尊兵败神鬼亭，终于自尽身亡。此番我等再起山寨，便不能任他曝尸荒野，这便是他的骨灰。"说着便将骨灰坛子交了过去。

秦仲海抱着父亲的骨灰，一时神情凝重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陆孤瞻神色黯然，叹道："朝廷残忍，你父亲无法葬回中原，过去咱们只能在关外树下祭拜他。现下怒苍烽火再起，咱们定须将他迎回本山，好生供奉。"

煞金更不打话，引着众人，便往烽火台去了。

众人站上峰顶，眺望山下的大千世界，煞金拍着秦仲海的肩头，道："你父亲往日喜欢在这儿沉思事情，咱们便把他供在这儿吧。"他接过骨灰坛，将秦霸先的骨灰供在山顶最高处，让这位一代豪杰得以瞭望山河，永世庇佑自己一手创立的山寨。

秦仲海跪倒在地，焚香祭天，祝祷道："上天垂怜，今日怒苍弟兄得以杀退奸臣，兴复大业。自今尔后，本山弟兄秉持天意，诛奸杀佞，除恶移暴，将百姓从昏君奸臣的手中解救出来！爹爹天上有灵，定要护佑吾寨弟兄，成此大业！"说着叩首不已，众人也随他拜了三拜，这才站起。

秦仲海手持火把，点起了狼烟，他望着熊熊烈焰，想起父兄血仇，内心也如怒火腾烧，直冲天界三千丈。狂风吹起，将他额上乱发拂开，霎时露出了血红的"罪"字，更显得他满面怒容，神情极是肃杀。

※※※

怒苍山一举重创朝廷五万兵马，旗开得胜，这几日自是士气大振。此时山寨兵强马壮，已非当日寂寥一片的窘境。以兵力而论，有了煞金的三万子弟兵，再加陆孤瞻的几千人马，朝廷若要贸然来攻，凭着山上天险，大军居高临下，若无名将出马、十万大军合围，决计奈何不了他们。

局面稍定，诸大首领一面安顿新入伙的好汉，一面疗养伤者。山上多了许多弟兄，不免要大兴土木，所幸怒苍山占地辽阔，基业庞大，稍事整顿，驻营居处自也不虞匮乏。连着几日赶工，众人已将大殿清理出来。

这日风和日丽，恰逢黄道吉日，止观建请秦仲海开办酒宴，替众好汉接风洗尘。秦仲海每日里只想喝酒，一听此言，登时大喜，便命陶清、哈不二安排宴席。

哈不二精于烹调，陶清善于经理，有这两人整治酒席，再加双龙寨与番军原有的百来名火头，办起事来自然俐落无比，众人杀猪宰羊，不过一日时光，便治了千桌酒席出来。

是夜众人欢聚一堂，怒苍山诸多老人数十年不见，各自交杯畅饮，述往忆旧。言二娘虽然有伤，但大宴难得，便也让秦仲海扶了出来，与一众老将见面。

※※※

当年山寨毁后，石刚便下落不明，没想居然成了西域第一武勇的"煞金"。众人心中好奇，均想知道别后情事。石刚听众人问起，登

时叹道："此事说来话长了。唉……若非少主重起山寨，我此生也不知能否再回中原……"秦仲海流氓一个，什么时候当过少爷了？听石刚又以"少主"二字称呼自己，不免有些扭捏，想要他改个称呼，却又不知如何说话方是妥当，一时只是咳嗽连连。

项天寿问道："早些听陆爷说了，他是接到剑王的传书，这才及时回山，您此番回归中土，莫非也是接到方老师的信么？"石刚嘿嘿一笑，道："小子，把你衣衫解下来吧！"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当即脱下上身，露出背后狰狞的刺花。陆孤瞻见了上头的图文，登时颔首道："方老师信上所言果然是真！霸先公真有后人在这世上。"

石刚颔首道："当年老寨主有两个儿子，这位便是小少爷。过去山寨传闻，说小少爷还在世上，我听了以后，也只是将信将疑，直到年前我在西疆遇上了他，两人动上了手，一个不小心砍破他的衣衫，见了他背上的刺花，方才认出这孩子的身分来。"

秦仲海回思往事，心道："什么一个不小心？老子险些给你老兄砍成两半。"他现下是山寨的重要人物，须得领导群雄，这些玩笑话自是不便出口。但想起那日的奇险，心中实在不忿，便运起一口脓痰，狠狠地朝地下吐去。

秦霸先乃是世间儒将，双龙寨诸人都曾听闻，眼见秦仲海恶形恶状，心下不禁奇怪，陆孤瞻暗暗摇头，心中暗叹："这位秦将军非但长得不像他爹，连性子也大不相同。"只有李铁衫见识过秦仲海的粗鲁，一时呵呵大笑，甚见欢畅。

※※※

秦仲海这桌坐的都是山寨的头领，众人自需上前敬酒，陆孤瞻手下硬将最多，便由他为众人引荐弟兄。只见解滔双手捧酒，走向秦仲海，躬身道："昔年我在太湖之旁，便曾听说"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"这八个字，对秦将军心仪已久，这杯非喝不可。"说着举杯一饮而尽，神态颇为恭谨。众人心中都想："看这人斯文周到，好生有礼，陆孤瞻治军有道，无怪能称雄东南了。"

正赞叹间，却见一个大胡子走了过来，笑道："解老兄又在拍马屁了！咱家老大每日都在骂你们这些朝廷狗官，说你们全是酒囊饭袋哪！"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秦仲海过去出身朝廷，这人如此说话，自不免得罪了人。众人忍不住眉头一皱，又想："陆孤瞻是怎么教下属的？这人贼头贼脑，说话实在不得体，这般军纪，真不知他们怎能雄霸江南？真是奇哉怪也。"却又把方才的赞誉丢到一旁，改为一幅不耐神色。

秦仲海却是不以为意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问向那大胡子道："老兄怎么称呼？"

那大胡子尚未回答，陆孤瞻已然接口道："这孩子姓常，便是当年五关小彪将"疯刀"常飞的公子，山寨破后，便给我养在寨里。"席上众人大喜，尽皆赞叹："原来是故人之子！"

陆孤瞻续道："当年他父亲过世，我便带着这个孩子远走江南，之后替他改名雪恨，便是要他替父亲报仇雪恨之意。"他拍了拍常雪恨的肩头，道："来，快敬大伙儿一杯。"

常雪恨手持酒杯，尚未说话，李铁衫已是满面激荡，想起了常飞与自己的交情，便把常雪恨拉了过来，颔首道："好孩子，昔年我与你父亲交情深厚，日后你若有事，尽管来找李伯伯吧！"

常雪恨皱眉道："你奶奶的屁哪！爷爷啥事要托你这贼老头？先喝了这杯再说吧！"

李铁衫听他言语粗鲁无比，已是惊得呆了，陆孤瞻心下羞愧，只管低头不语。言二娘皱起眉头，心道："真是江河日下。这等流氓再来几个，咱们山寨真要成了土匪窝。"

秦仲海这厢却是满心欢喜，他听了常雪恨的污言秽语，彷佛见到亲人一般，当即拉住常雪恨，笑道："原来常大哥也与山寨有旧，不知贵庚几何？"

常雪恨笑道："老子今年二十又七。"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眼看常雪恨满面胡须，有如四五十岁一般，谁知竟然未过而立之年。

常雪恨见他面色讶异，登即嘿嘿冷笑，道："他奶奶个雄，你干啥满脸吃惊？可是见老子英俊，要替我安排个姑娘相识么？"

秦仲海听他满口"婆婆妈妈"，又自称老子，在他面前来这个调调，那是自找死路了。当下笑道："你小子天生土匪模样，还想识得什么姑娘，爷爷看你认识婊子是真。回头咱们乔装回京，爷爷带你这小

鬼上宜花楼走走，保你乐不思蜀，连土匪也不想干了。”他听常雪恨喜欢自称老子，便改口称自己为爷爷，表示他还是人家的老子，绝不吃亏。

常雪恨大笑道：“好！祖宗信你的鬼话，赶明日你陪着祖宗，那便去京城逍遥吧！”他自称祖宗，那更是毫无相让之意。

众人见他二人言语粗俗无聊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言二娘更是哀叹不已。陆孤瞻满心叹息：“霸先公过去是当朝状元，文武全才，想不到儿子竟是个无赖流氓，几与我那雪恨孩儿一个德行……唉……他应该识字吧……”陆孤瞻向爱文学之士，当年才会传授卢云一套“无双连拳”，此刻见了秦仲海土匪的模样，回思秦霸先的文采，心中自是感慨万千。

※※※

常雪恨正自吵闹，忽见一条大汉走了出来，看他虎豹般的身形，脸上全是凛然正气，料来武功必高。他手捧酒杯，躬身道：“诸位英雄，在下湘南郝震湘，有缘与诸位英雄相聚，幸何如之。”

李铁衫见他肩宽膀阔，样貌不凡，忙道：“这位兄弟是何来历？”陆孤瞻道：“这位是郝先生，便是昔年的锦衣卫枪棒总教头，他武功高超，犹精“蛇鹤双行拳”，现下是双龙寨的兵马教习。只因朝廷奸贼量小气窄，这才给逼得入寨造反。”

当年神鬼亭外一场激斗，安道京给胡媚儿一阵挑拨，居然下手暗算自己的大将，郝震湘临危之际，大受折辱，若非陆孤瞻恰好驾临神鬼亭，只怕已是黄泉路上的不平客了。

秦仲海听得来历，情知郝震湘过去也是朝廷命官，他想起一事，忙拉着郝震湘的手，问道：“郝教头，你在干锦衣卫之前，可是刑部的总教习？”郝震湘颇见惊奇，忍不住啊地一声，颔首道：“那是多年往事了，亏得将军还记得。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我曾听京城伍制使提过阁下的大名，一直想要登门拜见，谁知昔年无缘识荆，却在此处见面了。”郝震湘微微苦笑，心道：“你我二人同是朝廷命官，在京城不得相见，却来土匪窝里碰头，也算是命运坎坷了。”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在下过去人在京城，也知文杨武秦的大名，闻名不如见面，今日得见将军，郝某快慰生平。”说着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郝震湘上山造反，多少是被安道京逼迫的，当年他身受重伤，无路可去，只得留在双龙寨养伤。陆孤瞻知道他心悬家小，便将他的家人取回水寨，郝震湘感激之余，也不好再提离开一事，从此便绝了返京之念，成了寨中的一号土匪。

常雪恨见他二人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，又自走了出来，嘻笑道："你两个朝廷狗官一般命苦，咱郝教头在陕西给人捅了一刀，命大没死，你秦将军给人砍掉左脚，脸上刺字，也是一个惨字。说来你两位一般悲惨，该当结拜才是。"

郝震湘摇头苦笑，颇感尴尬。秦仲海听说他给捅了一刀，忙问道："谁这般该死，居然敢伤郝教头？"解滔见郝震湘低头不语，料来不愿多提过往之事，便替他回答了："不瞒将军，郝教头是给安道京伤的！"说着将事情缘由说了一遍。秦仲海听是安道京作怪，登时大怒，喝道："又是这安道京，此人无恶不作，无耻之尤，下次遇上，非把他斩为肉泥不可！"

郝震湘摇头苦笑，道："多谢秦将军好意，不过若有良机复仇，这刀在下定要亲手为之。"

秦仲海笑道："正是。大丈夫快意恩仇，这刀定要重重捅入，轻轻拔出，才算如愿。"

郝震湘毕竟出身朝廷，与常雪恨等人大不相同，每每念及过往志向，总有不胜唏嘘之慨，此时见了秦仲海这位朝廷同侪，莫名便生亲切之感。二人闲聊几句，都在谈说京城人物，言二娘一旁听着，回思那日秦仲海与卢云见面的情景，心中便想："秦将军满口官场话儿，该不会还想着朝廷的朋友吧？"秦仲海是个重情份的人，万一日后战场上要与过去同侪交兵，说不定会下不了手，言二娘心下烦恼，不免有些担忧。

言二娘正自担心，却听秦仲海沉着嗓子，说道："郝教头，快别想以前的事了。朝廷功名，转眼便成过眼云烟。想我秦仲海昔日为朝廷打下多少边功，干到了四品带刀，一旦斗垮倒台，还不一样断脚刺面？你我大难不死，有缘在此相聚，总比在十八层地狱相会强些，说来该当大笑一场。你说是么？"

郝震湘微微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教训得是，过去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这杯酒便算与往事告别吧。"说着举起酒杯，与秦仲海一齐饮尽。

言二娘听他们这般说话，这才放下了心事。

眼见双龙寨高手如云，那“九命疯子”常雪恨豪迈勇猛：“火眼梭猊”解滔箭法如神，郝震湘更是一等一的好汉。众人都是没口子的称赞，连石刚、李铁衫都陪了几杯。

过不多时，西域番将也上来敬酒，五员猛将一字排开，见是三女二男，个个英风爽飒，明俊开朗。众人靠石刚通译，才知这五人乃是兄妹，自幼随石刚南征北讨，更拜他为义父。此番石刚匆匆留书可汗，带着子弟兵杀回中原，这五兄妹与他情同父子，便也跟随而来了。

众人问过姓名，方知他们复姓腾腾，大哥叫古力罕，二哥叫阿莫罕，三个妹妹分叫明儿罕、阿青罕、宁宁罕，反正罕来罕去，阿阿呜呜，一时也记不了那么多，众人只能咿咿呀呀地胡叫。只是三名边疆女子容色娇艳，身材饱满，比中原女子更见高挑，往大堂一站，直似满室生辉。常雪恨、解滔等年轻之辈目眩神驰，心仪之余，只拉着石刚在那儿伯伯叔叔地乱喊，看他们这般神情，定是想拉拢人家的长辈，也好探听有无一亲芳泽的良机。

※※※

席间聊起了秦仲海的身世，煞金问道：“仲海啊！咱俩在西疆打斗时，你好似还不知自己的身世，你是什么时候察觉的？可是剑王点破的么？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家师盼我自由自在，不想我去背负父亲留下的包袱，始终不愿明说我的身世。”

他喝了杯酒，想起了刘敬，忍不住轻轻一叹，道：“其实若无东厂刘总管提点，恐怕直到今日，我还不知晓自己的身世。”众人吃了一惊，这刘敬向与江充制霸朝廷，合称双奸，谁知竟会提点秦仲海的身世来历。陆孤瞻奇道：“你的身世十分隐密，连寨里也没几个人知道，这刘敬恁也神通广大了，他是怎么查知的？”

秦仲海摇头道：“这我也不知情。不过当年我受保入宫，正是刘总管所为。他知道我是反逆出身，老早便邀我出手政变，准备以两百名武功好手、一千名禁卫军起兵举事。他计画周详，还从城外挖了条密道进宫……嘿，谁知江充还是棋高一着，这才功败垂成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自嘲似地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多亏了刘总管这番好心，否则秦某好好一个朝廷命官，怎会落得断脚刺面的下稍？”

陆孤瞻皱眉道："刘敬密谋政变，事情闹得好大，连我人在江南，也曾耳闻。只是他做到那么大的官儿了，为何还要反叛皇帝？"秦仲海沉吟片刻，摇头道："这我也不知情了。"

李铁衫叹息一声，道："别说刘敬了，便连卓凌昭这等见识眼力，还不是害在江充手里？那时我在神机洞见过江充这奸臣，此人气度雍容，老奸巨猾，果然阴险厉害。唉……江充如此张狂，天下还有谁能制他得住？"秦仲海举起酒壶，面露烦闷，自饮自酌道："一提这贼人，我就心烦。昔年我在朝廷，柳侯爷待我甚是亲厚，唉……我此番上山造反，可别让江充假借因头滋扰，到时定会连累了侯爷……"

众人听他对柳昂天留有旧情，心下都是一惊，言二娘先前听他与郝震湘的对答，本已放下心来，此刻再听这番说话，忍不住脸上变色。项天寿岔开话头，道："别说这许多了，大家打杀了一日，多喝两杯酒吧！"陆孤瞻也是精明之辈，忙咳了一声，道："没错，难得大家相聚，今日不醉不休！"

众人相互敬酒划拳，各自吆喝起来，一时喝得畅快淋漓，却没人再提朝廷的事情。

※※※

酒席将散，山上弟兄各自回营去睡，言二娘这几日都在房里养伤，不免有些气闷，便央秦仲海陪着，两人只在山间漫步。

晚风徐徐吹送，两人对坐石上，但见夜色如水，山上营火点点，远非当日上山的凄凉可比。秦仲海握着言二娘的手，指着远处一株大树，笑道："二娘，当年你挂在那株树上，要是我晚了片刻救你，咱们以后可就见不到面了。"

言二娘微笑道："我也救过你，大家算是扯个平，你可别夸口。"秦仲海回想怀庆客店的事，登时笑道："这可不成，那时你胸骨断了，还劳动我替你接骨，你可没帮我干过这档事，怎能说是扯平呢？"

言二娘听了这话，登即满脸羞红，想到秦仲海曾经触摸自己身子，忍不住全身发烧，往秦仲海身上打了一记，啐道："你这人好坏，也不怕丑，尽来提这些事。"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握着她的手，柔声道：“现下山寨定了，二娘，等你伤势痊愈，咱们便尽速成亲，你说可好？”言二娘啊地一声，心中直是欢喜欲狂，这些时日山寨安稳下来，她每日每夜盼得便是这句话，只是秦仲海迟迟不提此事，自己也不便多问。嚅嗫便道，“你……你是说真的么？”

秦仲海笑道：“娘子啊，这山寨又没青楼酒铺，我还会跟自己过不去么？”言二娘最恨他言语轻薄，呸了一声，立时便要站起，秦仲海却环着她的腰，不让她离开，一张大嘴便往她唇上吻去。

言二娘欲迎还接，眼角却瞅着周遭，就怕小兔子他们冒将出来，那可难看了。

四唇婉转欲接，忽听后头传来一声闷咳，言二娘大惊之下，急急往后跳开，自做赏玩风景状。秦仲海翻起白眼，心道：“他妈的，是哪个混蛋打扰老子？”

转过头去，眼前立着一条巨汉，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。秦仲海干笑两声，拱手道：“原来是石大叔，有何贵干么？”

石刚含笑望着两人，只是一言不发，过去小吕布是五虎之一，他自然与言二娘的夫君相熟。言二娘看在眼里，心中颇感尴尬，忙道：“山上有点冷，我先回房去了。你们两位慢慢聊吧。”说着向石刚微微颔首，便自急急走了。

原本娇躯在抱，大有机会亲热，哪知却给人打断了，秦仲海望着二娘的倩影，心中只是哀叹无限。石刚走了过来，微笑道：“真是个好女人，不是么？”秦仲海哈哈一笑，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只得挠腮抚面，却是有些难为情了。

石刚道：“男婚女嫁，没什么好害臊的。小吕布与二娘欢好不过年余，山寨便已败亡，说起来二娘很是可怜。”他拍了拍秦仲海的肩头，道：“你们这段缘份，我石刚衷心祝贺，日后倘有弟兄背后闲言闲语，休怪我双刀下手不容情。”

秦仲海生性精明，自也知道石刚与小吕布必有深交，眼看他也玉成此事，那是万事不愁了，当下喜道：“多谢大叔啦！”

石刚淡淡一笑，忽道：“仲海，咱可以这样叫你么？”他本以少主相称，此刻改称仲海，自有亲昵之意。秦仲海生平最恨少爷少主这些

纨裤称号，听他这般称呼，登时大喜，笑道："他妈的，有啥不可以？别唤我娘子就成了。"煞金听他打趣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颔首道："无怪方子敬这般欢喜你，你这孩子果然有些不同。"

秦仲海听他提起师父，微笑便道："石大叔和家师很熟吧？"

石刚嘿嘿冷笑，道："方子敬性情孤僻，向来我行我素，石某人也是个傲性的，从来看他不顺眼。大伙儿脾气都不算好，你倒说说，我和你师父能熟么？"秦仲海微微苦笑，心道："这群武林高手真个莫名其妙，每天傲来傲去，也不知要傲个什么玩意儿。"

石刚见他出神不语，又道："仲海，我有件事与你商量，方才人多口杂，我不方便提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不知他何事相询，忙道："大叔有话只管说。"

石刚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"你听过羊皮的事么？"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道："那羊皮是江充卖国的物证，早给柳侯爷毁去了。这些陈年往事，大叔干么挂在心里？"石刚摇头道："这件事异常要紧，咱们可别疏忽。仲海，你爹爹何等人物，却极为重视这个东西，羊皮若是江充卖国的物证，那根本不会放在他心里……"他顿了顿，又道："据我所知，羊皮另有奇妙用途，事关重大，恐怕要查个水落石出。"

当年伍定远丢官亡命，全因羊皮而起，之后杨肃观与伍定远辗转赴边查访，弄得鸡飞狗跳，血肉横飞，到得众人转回京城，柳昂天却把羊皮销毁了，哪知会惹得石刚这般重视。

秦仲海回思往事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道："大叔啊，管它羊皮是什么狗屁，咱们上山造反，朝廷和咱们再没干系，羊皮是屁也好，不是屁也罢，咱们还理这些杂事做啥？"

石刚神情凝重，摇头道："不对。你爹爹与刘总管都算朝廷忠臣，据我猜想，他们之所以反叛朝廷，当与羊皮有莫大关连。咱们此番造反，定须将其中详情查个明白。"

秦仲海啧了一声，道："大叔怎么这般说话？刘总管为啥造反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爹爹造反，只是为娘亲哥哥报仇，怎么会和羊皮有啥关连？恕我说话不客气，那羊皮即便重要百倍，也万万比不上娘亲哥哥的性命！"秦仲海的母亲兄长死于朝廷之手，若说父亲忍心不替他们

报仇，反是为一块无名羊皮奔忙，岂不让母兄两位亲人死得一文不值？秦仲海心下气愤，说起话来自然带着不悦。

石刚叹道："你别动气。我从出道以来，便替霸先公办事，主母便同我的亲大嫂，霸先公的家人，石刚何尝忘了？"

他眼望秦仲海，目光甚是诚挚，秦仲海给人看着，自也想起了往事。当年他与石刚西域决战，原本要出手暗算于他，待见石刚在古木下跪地祭拜，其情甚真，竟让自己下不了手。此刻回想起来，当时石刚自在凭吊自己爹爹，这人如此重情，又怎会轻辱自己的家人？秦仲海目光转和，颔首道："大叔是性情中人，我信得过你。"

石刚微微叹息，道："其实你说得没错，起初你爹爹造反，我也以为他要替家人报仇。只是几年下来，我见你爹爹心有旁骛，始终与朝廷留有修好余地。我思来想去，恐怕你爹爹有事瞒着弟兄。"秦仲海惊道："爹爹有事瞒着大家？此话怎说？"

石刚沉吟半晌，似在思索如何启口，过了半晌，才道："那时朝廷约你爹爹招安和谈，你爹爹一开口答应，我便知其中另有蹊窍。否则他与朝廷仇深似海，为何要答允这些事情？那不是亏待了自己的家人？为了这件事，方子敬先和你爹爹翻脸，两人弄得好生不快，右凤唐军师也是深为不满，剑王离山时，你爹爹居然也没挽留。咳……弟兄们虽然不说话，心里却……却……"他又咳了一声，续道："出发前那晚，我找了你爹爹，询问他其中原委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淡淡吩咐我了，说他此行若有万一，须得将羊皮找回，之后与潜龙军师会合，把一人从天山里迎接出来，也好了结他的心愿。"

听得"神鬼亭"三字，秦仲海暗暗心惊，知道朝廷当年阴谋暗算，怒苍山一败涂地，便是在这个不祥地方。他皱起眉头，问道："大叔，究竟我爹爹为何要答应招安？朝廷到底允诺了什么事？"

石刚尚未回答，便听背后传来一声叹息，道："秦将军啊，你现下问的话，恰是陆某长年来的疑问……当年咱们一败涂地，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"

秦仲海与石刚回过头去，来人身形高大，正是陆孤瞻。只见他从山道走将上来，与煞金并肩一站，二人真似画中的门神下凡一般。秦仲海体魄虽然雄壮，但与他们相比，却也矮了半个头。

陆孤瞻叹息一声，向秦仲海颔首示意，便问石刚道：“当年霸先公死于神鬼亭，曾交代了四句话，说是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”，石兄可知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当年神鬼亭惨祸，满山兄弟独独陆孤瞻一人陪伴在侧，这才得回四句箴言。他借过石刚的刀刃，在地下写了十六字谒语，只在皱眉苦思。

石刚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我也见过这四句话。霸先公当年入关，也曾以此交代过我，只是后来兵荒马乱，倒没听他再提过……”两员虎将低头望着四句谒语，各自沉吟不语。

石刚皱眉道：“当年大都督要我拿着羊皮，与潜龙军师会合，潜龙生来最是聪明，大概也只有他知晓个中典故。”

陆孤瞻颔首叹息，道：“或许吧……大都督向来最是信任朱阳，秘密应是传他无疑……”

秦仲海一旁听着，忍不住心有所感，眼前这两人位居马军五虎上将，山寨覆亡后，一个寻访羊皮，一个牢记谒语，始终不忘所托。可怜他们忠心耿耿，却连山寨为何败亡也不知晓。看他二人目光萧索，对父亲虽无怨怼，却有深深的不解之情。

赫然之间，秦仲海脑中电光雷闪，想到了柳昂天。

秦仲海忽起叹息，想道：“这些大人物都是一样的。当年我替侯爷办事，还不是一个样子？每件事都是瞒东瞒西，从不让底下人知道详情……”他不忍两员虎将如此伤神，登即跳了过来，喝道：“操他奶奶的狗屁不如！这四句话有啥了不起的，老子偏也知道其中秘密，你们看好了！”说着伸脚出去，从左上往右下点过，又从右上往左下一抹，喝道：“听好了！吾皇犹在神机洞中，便是这四句狗屁的典故！”

陆孤瞻听得此言，全身剧震，竟往后退开几步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原来……原来是这样……”石刚也是面色惨白，低声道：“吾皇犹在神机洞中……老天爷……大都督他……他……”一声哽咽，泪水落了下来。秦仲海见了他两人的神情，反倒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我爹爹怎么了？你们把话说清楚啊！”

陆孤瞻面露痛楚之情，叹道：“秦将军，我终于明白你爹爹为何接受招安了。嘿嘿……也罢，他人都死了，咱们就当不知吧……”他拍了

拍秦仲海的肩头，自行转身走开。

眼看陆孤瞻黯然离去，秦仲海自是诧异难解，当即转问石刚，茫然道："大叔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陆爷很不高兴么？"石刚抹去了泪水，叹道："仲海，告诉大叔，你为何造反？"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这话李铁衫也曾问过他，当时自己想也不想，便回答了问话。此时给石刚一问，反而有些茫然，他沉吟半晌，道："我父母兄长死于朝廷之手，我身为人子，自该报仇。"

石刚摇头叹道："仲海，老寨主人都死了。你便算杀光满朝奸臣，也是于事无补啊。"他低叹良久，又道："我再问你，假使江充站在这里，让你一刀砍死报仇，咱们再来要做什么？让弟兄们散伙回家？还是让那个柳昂天出面招安，你便带着咱们乖乖回京做官？"

秦仲海呆了半晌，倘使自己能一刀杀死江充，了却心事，确也痛快至极，可之后呢……杀了江充之后，他还要杀谁？难道杀死皇帝吗？还是一股脑儿拆山散伙，大伙儿各自返乡耕田，过着与世无争的好日子？而自己便能开始传宗接代，养鸡养鸭？

秦仲海茫然望天，那时方子敬给他两条路选，他一听养鸡养鸭，便要号啕大哭，那时他说得好，不是告诉自己那四个字么？

与天同高！

秦仲海热血沸腾，霎时仰天一声大吼，转头望向石刚，哈哈大笑道："大叔，我想打仗！"

石刚眼中泪光闪动，颤声道："仲海……告诉我，你是为何而战？"

秦仲海放声狂啸，仰天叫道："吾乃天地第一高！我此番起兵称雄，断骨残躯，岂假惺惺为人而战？我秦仲海领军出征，只为己而战！只要天地间仍有对手，我山兵马一日不散！"

石刚听了这番激扬怒吼，忍不住全身激荡，嘴角颤抖："反骨……天生反骨……仲海啊仲海，你可别忘了今日的承诺……"

良久良久，石刚收了泪水，微笑道："听了你的话，咱心里踏实许多。"他握紧秦仲海的双手，道："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和你一样，也是天生反骨，他若听了你方才的话，打心坎里便会笑出来。"秦仲海听他说得神秘，心下只是犯疑，忙问道："他是谁？"

石刚嘴角带笑，道：“听过青衣秀士么？”

青衣秀士名头何等响亮，乃是武林正道八大掌门之一，秦仲海曾在华山见过这人，自然知晓他的大名，颔首便道：“当然听过了！这人是九华山的掌门，轻功甚是了得。”

石刚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秦将军，昔年司马水镜有言：“伏龙凤雏，两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”咱们脚步可得快些，别让七派掌门抢先一步，那可万事俱往了！”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摸了摸脑袋，满面茫然中，只听石刚放声狂笑，已然跨步离去。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五章 乱世儿女

“呼……好热啊……”

溪水淙淙，盛夏中就属溪水最能消暑了，水花湍急，冰凉沁心，把那高山积雪化成的溪水往脸上泼一泼，嗯……睡意全消了，真个凉爽哪……

他发出了这样的赞叹，伸出袖子往脸上抹了抹，原本泥黑的脸颊给这么一擦，登时露出下头雪白的肌肤，他眯起了眼，嘴角泛起了笑，忽然之间，从溪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

嗯，这个老兄年纪不小了……

与脸上的稚气全不相称，这个倒影鬓角霜白，一双眼瞳又黑又亮，看来好生精神，雪白脸蛋上长了一对凤眼，眼儿长长媚媚，望来有点像是女孩儿，怪秀气的。

要不是头上那顶傻里傻气的花冠，这个倒影真算是美男子了。

哎呀一声低叫，他怪里怪气地翻起白眼，跟着便要拿下头顶的花冠。

“阿傻！你在干什么？”

他吃了一惊，急急把双手放落，规规矩矩摆在腿上，脸上做出正经八百的神情。跟着偷偷回眸，打量背后少女的动静。

“哼，稍不留神，你便想把花冠拿下来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慌忙摇手，惨然道：“没有啊，我头痒想抓抓，不是要把娟儿姊姊的花冠摘下啊！”

※※※

眼前的小女孩长得一张漂亮鹅蛋脸，酒涡儿明艳讨喜，不正是自封“玉女神剑小精灵”的小淘气娟儿么？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这个娟儿向与傻大个形影不离，那名痴呆中年男子必是阿傻无疑了。

娟儿大剌剌走到阿傻身边，故做俨然道：“你们男人啊，全没一个好东西，姑娘我好心替你做了顶花冠，你却拿来当笑话看，不要就算啦！”说着气鼓鼓地，作势去摘阿傻头上的花冠。阿傻闪了开来，呵呵傻笑道：“娟儿姊姊，你说话好生难懂，什么叫男人不是好东西？”

娟儿听他装傻，登时在他脑门上打了一记，笑骂道：“连这句话都听不懂？你的疯病还没那么厉害，当姑娘不知道么？”阿傻嘻嘻一笑，眨了眨眼，神色装得更加茫然。

娟儿闹了一会儿，却也有些倦了，她挨着阿傻坐下，两人背对着背，同时打了个哈欠。娟儿懒洋洋地道：“你干什么？我打哈欠你打呼，样样事都学我？”

阿傻哈欠连连，摇头道：“没有的事，我刚才放屁，你便没放，我哪有学你啊？”

娟儿噗嗤一笑，捏了阿傻脸颊一把，道：“贫嘴。”

此时犹在午后，阳光晒过树影，洒在溪水上，远处绿影幽幽，伴着石上清泉，更让人懒性大发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二人相倚，慢慢要睡着了。

阿傻睡眼惺忪，低声问道：“娟儿姊姊，你不练剑了吗？”

娟儿听了这话，睡意尽失，陡地跳了起来，惊道：“哎呀，你不提，我倒忘了，晚上师父要考剑法哪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这个娟儿长到十五岁大，每日里还是迷迷糊糊，她状似鬼灵精，其实心思全都摆到杂事上，真要练武练剑，她小姑娘可是一个心眼都没开，打死动不上半点脑筋。

想起师父平素温文儒雅，但打起人来着实厉害，娟儿吓得泪眼汪汪，哀求阿傻道：“阿傻，你可得帮个忙，赶紧替我温习一下，不然晚上没饭吃了。”

阿傻哦了一声，眯着眼道："没饭吃打什么紧，咱们吃肉丸啊！"说他傻，他又不傻，这阿傻每回遇上旁人求他，老有奇形怪状的话儿推搪。娟儿想起皮肉之苦，哪来的心思斗口，忙哀告道："好啦，帮姊姊一个小忙，明儿个我买糕儿给你吃。"

阿傻双目喷出精光，冷笑道："不行，我要上镇赌博，你得帮我遮掩。"娟儿急得跺脚，苦苦告饶道："随你吧……快帮我把"倒卷珠帘"使上一遍，这招是飞濂剑法第七式，上回师父教我时，你在旁边见过的。"

阿傻嘻嘻一笑，道："说好啰，明儿个你得带我上镇去赌。"娟儿颔首连连，道："成，你快些把……"话声未毕，阿傻巨大的身子一个回旋，刹那间便将娟儿的佩剑抽了出来，动作快捷无比，但见剑光霍霍，阿傻刷刷刷三剑出手，霎时之间，已将"倒卷珠帘"连使三遍。这招剑法本有女子阴柔之气，阿傻虽然身材高大异常，但他外貌俊美，乍然使出，却也有些脱尘之态。

娟儿揉了揉眼睛，嗔道："太快啦！你下手慢些，使得这般快急，谁看得清楚？"阿傻嗯了一声，缓缓使出剑招，他将手腕一抖，先把剑花晃过，尔后右脚向前一伸，左手捏住剑诀，弯身回腰，提剑倒劈而下。正是这招"倒卷珠濂"的精华所在。

娟儿看得心旷神怡，当下抢过长剑，笑道："这个容易，换我啦！"说着依样画葫芦，也来模仿一番，她将手腕一抖，那剑花只开了半朵，右脚前跨，剑诀却忘了捏，倒劈那记倒是做得煞有介事。她还剑入鞘，笑道："你来品评一下，我做得道地么？"

这招"倒卷珠帘"有两大要诀，第一样在剑花，那是练武人的基本功，腕力不到，剑花自然展不全，急也急不来。再一样要诀便是左手的剑诀了。这剑诀绝非摆着好看的，出手拿捏，远近方寸，全靠左手剑诀的指引，便似火枪手的准星一般，娟儿连剑诀都忘了捏，却要如何使得全招式？

阿傻茫然睁眼，摇了摇头，他口齿不佳，也不知该怎么点出症结。娟儿见他不语，当即笑颦绽放，先前剑花绽不全，这下春花绽放，反倒全了。也这么一笑，就衬出娟儿日后定是美人胚子无疑。她此时年纪还幼，但几年过后，定如出水芙蓉，当不在她师姐艳婷之下。

只听她拍手欢笑，雀跃道：“太好了！我练成啦！这下可以睡觉了！”说着把长剑往地下一扔，又开始歇息了。似她这般疲懒怠惰，今晚一个不巧，说不定会给青衣秀士活活打死。

娟儿练过剑后，便在溪边午睡打闹，一会儿泼水为戏，一会儿拍手唱歌，真把阿傻当玩伴一般。两人直到天色全黑，这才回去吃饭。

二人沿道回山，月轮初生，银光闪耀，映得路上雪白一片。娟儿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倒也没什么诗意，她一蹦一蹦地回家，行到练武场旁，只见里头黑漆漆地空无一人，想来艳婷早已回去吃饭。娟儿做了个鬼脸，笑道：“讨厌的师姐，自己还不是个懒鬼，还敢说我？”

自张之越死后，艳婷越来越有掌门人的架式，原本还和娟儿有说有笑，但自长洲归来以后，平日里老板着一张俏脸数说师妹，娟儿听了教训，自是掩耳急奔，这几个月除了游逛市集之外，两姊妹从不一起出门，否则路上老是拌嘴吵架，那也真没意思。

此时已在晚饭时分，娟儿自然饿坏了，她携着阿傻的手，便往观里行去。走到观门不远，已听得里头传来说话的声音，那声音好重，似在骂人一般。娟儿心下大喜，低声笑道：“太好了，师姐做坏事给抓到啦！”

艳婷平日乖巧听话，行事益发稳重，难得可以看她挨骂，娟儿自然乐到心坎里了，当下忍着腹饥，拉着阿傻，两人偷偷摸摸地躲到了柴房，隔着窥孔偷看堂上情状。

娟儿凑眼去望，第一眼便看到了师姐，只见她立在堂上东首，秀眉紧蹙，似在烦恼什么。娟儿暗暗偷笑：“姊姊啊，都叫你每天和我一起玩，你却不听，唉……还不是一样落得挨打？”武林中人高手不多，若要找懒鬼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随时可以叫出一大排来，只是懒人虽多，却少有人能与娟儿相比。看她这般能耐，多半能在八大门派中名列前矛了。

娟儿眼瞳溜溜直转，便朝堂上师父惯坐的位子瞧去，果见他老人家端坐不动，脸上戴着一幅人皮面具，却看不到脸上神情。娟儿原本嘻皮笑脸，待见师父戴着面具，忍不住微微一惊：“怎么搞得？只师姐一个人在，师父干么戴面具？难道有客人么？”

正看间，阿傻凑过头来，不耐地道：“娟儿姊姊，我肚子饿啦！”娟儿向他摇了摇手，低声道：“别说话，里头好象有客人，咱们

看看再说。”不知为何，她一见师父戴上面具，心里便有些不舒坦，当下便要阿傻忍耐则个，先把状况查明再说。

※※※

娟儿正自猜疑，忽听隔墙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青衣掌门，你考虑得如何了？”

这人声音好生难听，有如乌鸦一般，娟儿心下一惊，忙又凑眼去看，只见说话那人是个中年男子，这人在堂上踱来走去，面色蜡黄，长得着实丑。娟儿凝目再看，只见厅上另有三人，一个青面皮老头子，一个庄稼汉子，另一人却是个油头粉面的少年，约莫十五六岁大小。看那少年不住眼地偷看艳婷的丽色，神色却是有些轻浮。

青衣秀士一向少与武林人物往来，此时忽有三名客人到来，已算今年难得的盛会。娟儿心下暗暗奇怪，想道：“明明有人过来作客，师父昨晚怎不先说？”

平常若有客人过来，师父多会请饭馆的师傅上山开伙，整治几桌宴席出来，自己也能趁机大快朵颐，娟儿心下纳闷，眼珠转了转，想道：“真是怪了，到底怎么回事……难道……难道这些人是忽然上山的，连师父事先也不知情？”她平日虽然调皮，人却非常机警，一见情况有异，立时留上了神。

正想间，那黄面男子咳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青衣掌门，你究竟考虑得如何？可愿意跟我们走么？”青衣秀士听了问话，只低头不语，一旁艳婷接口道：“这位宋二爷，您说的话好难明白。家师好端端的在山上修道，碍得着你们神刀门么？为何非要家师迁住京城？难不成九华山掌门是个三岁小孩，连住哪儿也不知晓，却要你来越俎代庖？”

艳婷这两年来颇经历练，与武林大豪对面说话丝毫不惧，看她有模有样，字字清脆，更把“越俎代庖”四字拖得极长，自在讽刺神刀门行事不当。

娟儿凑眼去看，只见那宋二爷给艳婷抢白几句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寻常人若是恼羞成怒，脸色定然红涨，但这宋二爷好似生了肝病，心下气愤，脸色却更加黄了。娟儿却不知道，这人姓宋名德光，外号叫“黄面鬼”，只因练功不慎，误伤内脏，才成了这等蜡黄模样。

宋德光想要出言反驳，却又想不出什么话来说。正气躁间，厅上一个稚气的声音响起，只见一名少年站起身来，笑道："艳婷师妹责备得是，宋二爷确实说话不当。咱们此番长途跋涉过来九华，一片诚心，只想邀请掌门下山游玩，哪知宋二爷说话太过直爽，自然让人反感了。艳婷师妹，我这里替他致歉，还请你海涵则个。"

艳婷芳年十九，这少年年岁甚轻，看模样尚比她小了两岁，哪知他说起话来老气横秋，口口声声把艳婷唤成师妹，躬身弯腰时目光更是一瞬不瞬，只盯着艳婷的秋水双瞳，做得十分俊俏身段。娟儿看在眼里，心下却是暗暗冷笑："哪里来的小白脸，真当自己是潘安再世么？人家伍制使喜欢师姐，连性命都可以不要，你想讨我师姐欢心，那可差得太远了。"

那少年代人道歉，用意只在讨好艳婷，但这番言语说出，却不免开罪了宋二爷。果听他怒喝一声，大声道："好你个小鬼祝康！什么叫做说话太直？你这黄口孺子如此这般分派是非，眼里还有我家宋大爷么？"话声未毕，那少年身边站起一人，正是先前看过的庄稼汉，只听他微笑道："二爷别动气，我家小少爷没有恶意的。你神刀门与我祝家庄本为世交，何必为一句话犯火？"

那宋德光听了庄稼汉的说话，面上黄气更加浓浊，冷笑便道："好，看你鲁教头的面子，我便不再多言吧。"那庄稼汉自居仆佣，彷佛是祝家的伴当，其实却是祝家庄的武功教头，此人姓鲁，单名一个裕字，正因祝家受过朝廷册封，主人爵位在身，乃是非同小可的大户人家，鲁裕这才甘心为用，甚且自居下人了。

鲁教头向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"青衣掌门，我家少爷歉也道过了，场面话也交代了，算是给足您面子。这就跟我们走吧。"

这鲁裕语气轻松，其实说话的霸道更在宋德光之上，艳婷听在耳里，如何不怒，正想出言讥讽，青衣秀士却轻叹一声，挥手道："各位别再说了。在下接任掌门以来，始终专心求道，教化弟子，不再过问朝廷之事。这趟京城之旅，还是免了吧。"说着缓缓起身，拱手道："诸位高贤，恕我待客简慢了。"

耳听青衣秀士下了逐客令，再无转圜余地，鲁裕缓缓站起，双手叉腰，微笑道："青衣掌门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铁枪祝老夫人的面子，掌门真不愿理会么？"

青衣秀士听他语带威胁，淡淡便道："祝太也好，宋大也好，来者既然是客，焉有强要主人离山之理？还请鲁教头把我这几句话带回去，祝家庄的面子虽大，却大不过九华山的祖宗牌位，倘若老夫人还一昧怪罪，青衣秀士不敢失敬，随时候驾接招。"他话声平静，却把鲁裕的话原封不动地挤了回去，登让他发作不了。

眼看鲁裕语塞，祝康是他的小主人，已是不能不出面。他离座站起，微笑道："青衣掌门别生气，其实祝家庄这回请您下山，也是一番好意。这样吧，既然您嫌京城太远，反正祝家庄也在陕北，与您隔不寸许，不如咱们好好摆上一桌酒，向您道个歉、行个礼，您说好么？"

耳听这帮人一股脑儿地要师父下山，反而更让人心存疑窦。厅里的艳婷、厅外的娟儿，姊妹俩心中暗暗诧异，不知这帮人打的是什么算盘。

祝康自信满满，嘴角含笑，只等对方回答。青衣秀士毫不领情，摇头便道："几位的诚心，本座已然收下。至于那杯水酒，还是不必喝了。天色已晚，本山人丁单薄，未替贵客准备酒饭，还请早些下山吧。"

青衣秀士待人一向平和，甚少露出不悦之情，似他这般说话，已算难得的大怒，艳婷、娟儿见了这情状，心下更感纳罕。不知这些人到底所欲为何，竟让师父如此不快。

宋德光怒道："青衣秀士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大伙儿是看你无所作为，有心向善，这才饶过你，你可别自找死路，成了武林公敌！"这几句话说出，已近破脸，青衣秀士修养再好，也容不得有人这般上门放肆，当下冷冷地道："艳婷，替师父送客！"

宋德光冷笑一声，露出了强凶霸道的神气，便在此时，堂上缓缓站起一个矮小的身影，看这人面皮发青，入厅以来始终一言不发，但此时稍一起身，便生一股威仪，看来当是门户宗师，绝非祝康、鲁裕、宋德光之流可比。

青衣秀士见了这个矮小的身影，身子微微一震，但语气仍是平淡如常："高庄主，你十二天将也要逼我下山么？"那矮小老者摇头道："青衣掌门，高天威坦白说了。你与那帮匪人的事情，江湖尚未传开。烦请你看在朝廷的面子上，随我等赴京一行，免惹大臣猜忌。否则……你也知道下场如何。"

这矮小老者双目神光湛然，说话语气更是自信之至，正是天将府的头牌硬手高天威。

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我方才说过了，在下不问世事已久，无论天下是否乱起，我也不会背离九华。阁下要是不信，我也没法子。"高天威冷冷地道："我再劝你一次，跟我们走吧。倘使九华山给正道人士除名，你要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"

眼看已无转圜余地，青衣秀士登时摇头叹息，道："往日卓凌昭横行江湖，说话也比不上阁下霸道。艳婷，取我剑来。"艳婷又惊又喜，知道师父已要动手，青衣秀士名列武林八大掌门，武功仅逊卓凌昭、方子敬一筹，若真发怒动手，定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

艳婷送上长剑，烛光影动，鞘上"九华山龙吟阁"六字篆文更显古拙。青衣秀士手提长剑，缓缓离座，道："今夜良兴，以武会友，青衣秀士蒙诸位高贤赐教，荣幸之至，哪位朋友上来赐教？"说话间缓缓抽出长剑，嗡地一声响，剑尖微微摆荡，彷如蛇信一般。

天下剑法何止一端，昆仑剑气雄浑，武当剑走轻柔，华山剑法灵飘，九华山则以轻功快剑搭配，江湖上独具一格，青衣秀士手腕一颤，但见长剑摆动，已如盘蛇般旋绕一圈，莫名间厅上便生一股寒气，娟儿虽然躲在隔房，仍感心头惴惴，艳婷人在堂内，更是满身冷汗。

宋德光嘿嘿笑道："高天威，你上还是我上？"那矮小老者便是高天威了，他听了宋德光的说话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道："青衣掌门，咱们这边四人在场，一会儿动手时，你还要分心保护徒弟，说来没有胜算的……"

这个"的"字一出，陡地青光一闪，长剑直往梁上飞去，众人错愕之下，都是抬头急看。便在此时，一个身影如鬼魅般闪过，已在宋德光面前一尺！

这下身法疾如飞箭，快得匪夷所思，正是青衣秀士出手。宋德光满心注意全在梁上长剑，大惊下不及防备，慌忙间提起双掌，便向门面护去，却在此时，脚下给绊了一记，霎时身子斜倒，便朝高天威倒下。

青衣秀士武功卓绝，出手时更以心机见长，此时先以长剑扰敌，之后再选宋德光动手，定有什么奇谋妙计。高天威临危不乱，左手扶

住宋德光，右掌提起，护住身前，正待去看敌人动静，猛听嘿哈两声传过，跟着传来轰然大响，一名男子撞破了窗格，已然倒飞出厅，正是祝家庄的教头鲁裕。

看他壮硕的身子竟在一招之间给青衣秀士震飞，高天威不禁又惊又怒，喝道："青衣掌门，你真要干了么？"说话间全身发劲，真气鼓荡之下，衣衫已然涨起，好似皮球一般。

青衣秀士见了这等异状，却是无忧无惧，他伸手拉过一名少年，温言道："高兄说话恁煞难听了。兄台既然信不过我的话，那便让祝家少爷来和阁下说，可好？"

眼看祝家少爷落入敌手，高天威恍然大悟，一时气得全身发抖，心道："都说此人智谋百出，果然是条老狐狸！"

※※※

青衣秀士智谋远虑，动手前早把场内情势看得明白，堂上四人以高天威武功最高，祝家少爷地位最尊，宋德光性情最躁，青衣秀士适才扔出长剑，只为移转众人注意，之后假意攻向宋德光，以这人的暴躁性情来看，若遭暗算，定会不加闪避，反会出手硬拼，青衣秀士武功本就高出此人一大截，一看他拼出双掌，瞬间便以脚法将他扫倒，跟着踢向武功最强的高天威。高天威给这么一阻，青衣秀士便趁机攻向教头鲁裕，伴当保镖一倒，最最要紧的祝家少爷便在掌握之中了。

三名好手合围，高天威更是江湖罕见的硬手，哪知青衣秀士从容不迫，转眼间便已扭转劣势，此战胜得如此轻松，除开青衣秀士身形如电，最重要的便是他过人的机心妙算，高天威输得心服口服，只能嘿嘿干笑。

青衣秀士伸手按住祝家少爷的头顶，语气宁和，道："请高庄主带着几位不速之客，赶紧下山吧。"宋德光大声道："你……你要拿祝少爷怎么样？"

青衣秀士道："我先前说了，在下早已不问世事，谁造反，谁当权，一概与我无涉。只是你们硬不相信，我自得找些东西质押典当，免得说话没份量，老是让人取笑。"

他话中之意甚是明白，自是要扣留祝少爷为人质了。那祝家少爷一张面孔惨白无比，原本老对艳婷眉目传情，此时却面无血色，比僵

尸还要难看许多。

这模样本来十分好笑，娟儿看在眼里，自该放声嘻笑。只是她见师父无端与那么多客人动手，心中隐隐觉得不对劲，惊怕之间，只睁着一双清澈大眼，在那儿怔怔看着。

※※※

情势逆转，高天威却不慌张，森然便道："青衣掌门，恕在下劝你一句。你若想扣留祝家少爷，不免招惹我四大家族。日后四族长上联手出马，一同上山向你问好，你难道不怕么？"

青衣秀士叹道："我怕。"宋德光打蛇随棍上，喝道："那还不把人放了？"

青衣秀士忽道："婷儿，赶紧收拾细软，咱们要下山。"宋德光嘿地一声，道："你这是搞什么？早些答应不就成了，干啥和咱们破脸……"青衣秀士微笑道："宋二爷，我此番离山，不是要去京城。"

宋德光愣道："那你要去哪儿？"青衣秀士微笑道："一个看不着你们的地方。"那个方字甫出，猛听一声惨叫，祝少爷的身子已向宋德光撞去，此人身分要紧，不能有所闪失，宋德光不敢去挡，只能以双手去抱。高天威看在眼里，已知他要故技重施，登时冷哼一声，心道："好个青衣秀士，你想声东击西，趁机暗算宋德光？没那么容易！"

青衣秀士仅孤身御敌，堂上还有一个娇弱可欺的艳婷，高天威冷笑一声，运起双掌，便要往艳婷打去，打算以围魏救赵之策，破解青衣秀士的声东击西。

正要动手，忽然面前青影一闪，青衣秀士已至身前三尺，高天威大吃一惊，万没料到此人竟是冲着自己而来，此时两大高手相距太近，二人内力相互挤压碰撞，一时气流四窜，高天威呼吸困难，慌忙欲退，便在此时，胸口穴道微微一麻，竟已着了敌人的道儿。

高天威武功高强，景泰初年声名远播，哪知竟会着了敌人的暗算？他又惊又怒，急运内力冲破玄关，也是他功力深厚，不过眨眼间，便已打通穴道，正要发怒出招，猛听"啊"地一声惨叫，那宋德光已与祝康一同滚倒堂上，看两人动弹不得的模样，当被青衣秀士下手偷袭，制住了穴道。

高天威脸色难看，才知自己一个粗心大意，又着了人家的阴谋。

此时祝家教头鲁裕倒在厅外，死活不知，少爷祝康也给人擒拿在地，便连神刀门的宋德光也无力再战。堂上除高天威一人以外，所有好手已被剪除。适才敌方四人倘若同时出手，青衣秀士要分心保护艳婷，绝难全身而退，也是为此，他便低声下气，只在伺机出手，循序渐进剪除羽翼，待到高天威孤身一人，已是单打独斗的局面。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道："高庄主，九华山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不能待了。我想请你传个口信，便说青衣秀士带着徒弟自杀了，您说好吗？"高天威冷笑道："你想装死，法子还不多么？干啥要我当人证？难不成你怕我通风报信么？"

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高大爷，我不想杀人，你别逼我动手。"说着往前站上一步，双手缓缓举起。

高天威审度局面，青衣秀士轻功天下无双，廊庑进退如鬼如魅，自己若在屋内与他打斗，已然输了一半，他身为淮西天将府第一高手，应敌火候远非常人可比，心念甫动，脚下便是一个急点，背上用力，轰地一声，已然破墙倒飞而出。

眼看青衣秀士不曾追来，高天威松了口气，正要立定身形，忽然背后一股柔和力道推来，登时止住后退之势。高天威大惊失色："有埋伏？"他喉头干渴，面色铁青，颤巍巍地转过身去，只见一名高大老者站在背后，看他体魄威武，高天威冷汗涔涔而下，嘶哑地道："您……您也来了？"

便在此时，厅外教场传来豪迈笑声，一时无数人影现身，高天威又惊又喜，慌忙拱手道："惭愧，惭愧，几位宗主同临九华，我居然事前不知，可真让我无地自容了。"

※※※

高天威破墙离开，说来强敌已然退却，艳婷松了口气，正要询问师父内情，忽听门外传来雄浑笑声，却不知又是何方高人驾到。

艳婷脸上变色，正要提声喝问，师父听了笑声，却是目光黯淡。他拉住了徒弟的手腕，轻声道："婷儿、娟儿，分别的时候到了。日后不管你们身在何处，别忘了师父给你们的锦囊。"说着走到墙边，敲了敲壁板，墙外的娟儿听了这话，珠泪已是盈盈欲坠。

双姝心下明白，每逢过年时，师父总会发给她们师姐妹一个红包，另带一个绣花锦囊，言道他身死之日，便要两姊妹开启来看。娟儿大悲之下，只想出声叫唤，忽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声大吼，道："青衣掌门，在下山东宋公迈，这里给您问好了。"

艳婷见一名老者走入门来，此人身材高大，入堂时尚须弯腰，体魄着实骇人。她正想缩到师父身后，又听窗外响起笑声，一个尖锐的嗓音道："掌门啊，我那祝康孩儿着实无用，可真让您笑话了。"艳婷急忙转头，只见一个人影在窗格外隐隐闪动，好似鬼魅一般。

脚步声杂沓，大批好手奔入厅来，艳婷又惊又怕，颤声问道："师父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……"青衣秀士凄然一笑，摇头道，"孩子们，你们要吃苦了。"

艳婷心下大惊，眼看厅里厅外挤满虎豹，个个不怀好意，只盯着她的娇躯猛瞧，那眼神好生贪婪，艳婷生来貌美，对那种目光自不陌生，那是狼，是饿狼的眼色……她尖叫一声，紧紧抱住师父，乞求他的庇护。

朝廷官府，便是天下最大势力，即使强如卓凌昭，雄如怒苍山，若与之正面碰撞，谁不飞灰湮灭？青衣秀士微微苦笑，轻抚爱徒的秀发，眼中露出一丝凄苦。

正教好手合围，饶他聪明百变，却要如何脱身？难不成真能化作一只凤凰，冲天遁地而走么？

※※※

月升中天，凄冷的月光照入空无一人的大堂，几上烛火兀自未熄，只在随风飘摇，望之更为凄清。

一名少女奔入了大堂，哭叫道："师父！师父！"先前师父师姐给人包围，娟儿又惊又怕，却又不敢出声，只能压抑声息哭泣，眼睁睁看着至亲挚爱给人带走。

几个时辰前，这堂上还是自己撒娇依偎的地方，现下却再也见不到亲人的影子了。此时此刻，哪怕是师父的责备也好，师姐的奚落也好，她都愿意听上千百句。娟儿心悬亲人的生死，心酸难忍间，坐倒地下，双手掩面，已然啜泣起来。

泪眼朦胧间，忽然想起师父方才的嘱咐，娟儿心中生出希望，忙从腰间摸出锦囊，急急打开去瞧，但见里面放着字条，上头写着八个蝇头小字：“缘尽爱灭，速投怒苍。”娟儿看不懂上头的意思，更不知怒苍山在什么地方，惶惑之间，再也按耐不住，终于大哭起来。

便在此时，一个傻呼呼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“娟儿姊姊怎么了？有谁欺侮你么？”

娟儿听了这话，心中忽感宁定，还有他，还有他能保护自己……

“阿傻！”

她纵身入怀，紧紧抱住阿傻，泪如雨下间，即使幼小如她，也知前所未见的大难已然降临……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六章 智敌群雄

怒苍大殿好汉云集，复寨以来，今日正是头领首次议事。

忠义堂前名将会，五虎中除了方子敬性格孤高、小吕布下落不明以外，其余三名猛将尽皆聚会本山。

怒苍再起，重新往日气象，大殿阶下五只石老虎给搬入殿角，殿旁石壁照着先前的商议，便改悬山寨众将的名牌。排名第一为秦仲海的恩师方子敬，其次为威震汗国的煞金石刚，其三则是开立双龙寨的陆爷孤瞻，其四为秦霸先之子、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，其五则为“铁剑震天南”李铁衫，其六为内三堂的“天权堂主”项天寿，再下则是前锦衣卫枪棒教头郝震湘、“密十一”头领和尚止观、“红粉麒麟”言二娘、解滔、常雪恨、煞金麾下五名忠心番将、陶清、哈不二、欧阳勇等人，共计一十四名汉军头领，五名番军彪将。

大殿高台本已破败，秦仲海看着不顺眼，索性命人拆除，台上也不再摆设大位，只如寻常大户人家厅堂模样，左右对置十来张桌椅茶几。眼前众家好汉各有来历，有的甚至语言不通，但诸人心下明白，此番各方豪杰能再至怒苍相会，仗的全是秦仲海舍命举事，煞金、陆孤瞻等人虽不明说，但心里早已认定秦仲海是本山之主，只等他立下大功之后，便要公开推举，让他稳坐头牌山主的大位。

只是山寨虽有虎将，却不能没有智谋远虑的谋士入伙，当年怒苍山两大军师，合称左龙右凤，乃是山主秦霸先的左右手。这两人文滔

武略，聪明绝顶，在寨中地位高绝，除秦霸先本人外，便属他二人地位最高，权柄也极重。前夜秦仲海听了煞金的说话，问明青衣秀士与本山的渊源，赫然发觉他便是当年的右凤唐士谦。

秦仲海当年簧夜寻访卢云，自然深知智囊的要紧，得知此事后，自是大喜欲狂，次日便找齐众将会商，打算即刻启程前去九华山，也好探听青衣秀士的心意。

※※※

此刻厅上众将云集，只秦仲海尚未到来，诸人便在殿中闲谈等候，常雪恨午睡方醒，顶着蓬发乱须，搓揉惺忪睡眼，匆匆奔入殿来，眼看一人背对自己，随手拉了过来，问道："今儿个是干什么？怎地把大伙儿都找来了？"他问了两句，那人却不回话，常雪恨嘿了一声，把话再说了一次，却听那人骂道："加里拉歪歪儿！"

秦仲海吓了一跳，急忙去看，眼前这人体格壮硕，容貌不似中原人士，却是煞金手下番将古力罕，乃是腾腾一家的大哥。他听不懂常雪恨问些什么，耐不住烦，便自出言来骂。

常雪恨听了番话，自也茫然不解，问道："家里拉什么？拉屎吗？"

正疑惑间，一人哈哈大笑，走到常雪恨身边，道："常兄弟，人家拉你奶奶，你还挺开心的啊！"常雪恨呸了一声，回头去看，但见说话之人容貌威武，身穿胄甲，正是秦仲海，看他身边站着一名美娇娘，身穿淡紫绸缎罗裙，却是言二娘。

常雪恨正要开口去骂，秦仲海却已坐了下来，跟着向堂中一名男子点头示意，看那人身材高大，满面怒容，却是"煞金"石刚。他咳嗽一声，道："人到齐了，请诸位就座。"

常雪恨啊了一声，知道众人立时要议事，他左右探看，忽见一名美艳女子坐在西首，却是古力罕的妹妹宁宁罕，他嘻嘻一笑，便即晃了过去，凑着美女坐下。

才一坐定，便听石刚道："此次寻访左龙右凤，为表诚心，须得秦将军亲自过访。诸位身怀绝艺，谁愿与秦将军一同下山？"常雪恨哪管什么龙凤乌龟，他闻到宁宁罕身上的香气，只感全身发软，当下挤眉弄眼，做出浪子风情，微笑道："小姑娘，天气不坏啊。"

宁宁罕见他模样低俗，不愿多加理会，只睁着一双水瞳大眼，静听石刚说话。常雪恨哼了一声，心道：“你这番女又听不懂汉话，装什么正经。”

他咳了两声，正想再说，却见堂中一人缓缓起身，问道：“敢问石将军，左龙右凤失踪已久，咱们有何线索，却要如何寻访他们两位？”这人神态沉稳，身形却甚滑稽，正是“金毛龟”陶清。眼见宁宁罕神情疑惑，似不认得这人，常雪恨有意搭讪，便道：“他是金毛龟陶清，来，我教你说汉话，龟……金龟……”

宁宁罕睫毛轻轻一眨，转头望向常雪恨，霎时露出了如花笑容。常雪恨看得心旷神怡，伸手朝自己指了指，笑道：“公，叫老公。”说着眯起了眼，朝秦仲海等人指了指，讪讪地道：“龟……他们全是龟……”眼看宁宁罕樱唇微颤，口唇欲动，常雪恨更是欣喜若狂，涎着一张脸，等着佳人出言叫唤，也好怡然自得一番。

猛听啪地一声大响，常雪恨脸颊高高肿起，那宁宁罕走入场中，挨着石刚高大的身躯，腻声道：“干爹，那人好生无聊，一直风言风语的，女儿能不能换张位子坐？”语音清脆，说得却是一口道地的汉话。常雪恨没料到她懂汉语，一时惊得呆了，心下只是叫苦连天。

石刚大踏步走来，喝道：“大胆小子！咱们在说正经事，你怎敢趁机滋扰宁宁？”他把拳头握紧，冷冷地道：“看在老陆的面子上，给你个自新良机。方才咱们说什么来着，你给重述一遍。”常雪恨吓得全身发软，慌忙道：“我那个……你……你娘要抓龟……”

石刚拳头抡起，作势欲挥，怒道：“好好的左龙右凤，什么时候变成龟的？混蛋东西！”常雪恨出身双龙寨，哪知龙凤名号，那煞金又是满口北方乡音，他闻之不清，惨然叫道：“别打我啊！什么酌龙油凤的，可是菜名么？可我只听过油鸡啊！”

众人闻言，登时哄堂大笑，常雪恨出身双龙寨，行径如此丢份，陆孤瞻、解滔、郝震湘等人都是面红耳赤。解滔是个乖觉的，他急于挽回双龙寨的颜面，沉声便问：“陆爷，都说左龙右凤乃是本山两大支柱，属下耳闻已久，却不曾得知详情。您老人家可否解说则个，也好解开属下心中的疑惑。”他说话十分得体，仪表又修饰得整齐端正，宁宁罕看在眼里，登时发出赞叹，常雪恨适才吃了闷亏，此刻犹在留心

美女举止，一见她对解滔的这番神态，登感嫉火焚烧：“死火眼的，来日别落入老子手里，要你大大出丑，连裤子也没得穿！”

陆孤瞻听得下属发问，忙道：“解兄弟问得好。当年本山左军师姓朱名阳，道号潜龙，右军师姓唐，双名士谦，外号“凤羽”，这两人神机妙算，智谋百出，兵法道术无一不通。可惜当年神鬼亭一役之后，踪影全失，再没人见过他们了。”

陆孤瞻学识渊博，乃是五虎中仅有的儒将，智谋胆识称雄江南，解滔与郝震湘听他十分推崇龙凤，都是哦了一声，想来这两位军师定有过人之处，才能让陆孤瞻如此佩服。解滔面露神往之情，赞叹道：“这两位先辈若在山上，那可是十分快意之事了。”

陆孤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左军师虽然不见踪影，但右凤却在掌中。”

解滔闻言大喜，登即拍手道：“这凤军师在哪儿？陆爷快快请说！”

陆孤瞻微笑道：“各位识得青衣秀士么？”

众人心下奇怪，好端端说着左龙右凤，却怎地忽然提到此人，不由得一脸诧异。解滔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他是九华山的掌门啊！天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可与山寨有旧么？”

陆孤瞻微笑道：“你可知他为何要戴着一幅人皮面具？”解滔心念一动，若有人长年遮掩本来面目，定是怕给人认出他的面貌，他心下一醒，颤声道：“难道…难道他便是右军师？”

陆孤瞻笑道：“没错。他便是右凤唐士谦，当年山寨里的第三把交椅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哗然，青衣秀士剑法独步，轻功更是傲视宇内，乃是名门大派的掌门，谁知他竟然是昔年怒苍山的右军师，一时间难以置信，在那儿议论纷纷。

煞金见众人各有怀疑，便道：“诸位不必疑心。唐先生进士出身，历任翰林院修撰、左都御史等官，他官职显赫，曾蒙先皇赐下凤羽，亲手插上顶戴，是以有个外号，叫做“御赐凤羽”。”常雪恨惊道：“他妈的，原来是个大官，那他又为何做土匪？”

言二娘啐了一口，道："大胡子口无遮拦，谁是土匪了？"常雪恨嘿嘿冷笑，正要反唇相讥，解滔是个懂事的，在酒宴上见了她与秦仲海的神色，早知他两人关系深刻，常雪恨若要满口粗话，招惹佳人，不免冒犯了猛虎，当下一把拉住，要他安静闭嘴。

煞金没有理会常雪恨，又道："这位唐先生是个文弱书生，阖山中只他一人全无武艺，但他攻于心计，长于谋划，对朝廷情势了若指掌，便给大都督拜为右军师。"说着眼望止观，道："沐先生，我说得没错吧？"

止观是昔年的军机头目，自然无事不晓，这沐字便是他出家前的俗姓。只见他微笑点头，道："石将军所言不错。山寨毁败后，唐先生从此退隐遁世，求道于九华。数十年过去，终于练成绝世武功，成为正教八大掌门之一，号为"青衣秀士"。"

众人闻言，都是议论纷纷，秦仲海早知详情，此时便只微笑不语。解滔忙问道："青衣掌门出身怒苍，难道武林正教都不知晓么？"

陆孤瞻眉头深锁，道："你这话说到了要紧处。咱们此番离山求教，便是怕这帮人抢先一步，把他劝走了。"常雪恨惊道："怎么？八大门派的兔崽子会招他入伙么？"

陆孤瞻颔首道："当年朝廷招安，唐军师面子上虽给说服了，其实心里早已心灰意冷，便向咱们几位上将告明心意，说等大事底定，大家有了归宿，他便要隐姓埋名，上山求道。后来他果然出家离尘，从此不再过问山上的事。"他叹了一声，又道："也是他退隐之心甚是坚决，当年唐先生拜师求艺时，便曾应允九华山前代掌门，言明他不再与旧日弟兄牵连。此后他多行善事，行侠仗义，赢得正教中人的敬重，待他接任掌门之位时，少林方丈与武当掌教还曾应邀观礼，丝毫不以他的出身为意。"

众人听了这些典故，心下都感不祥，照此观来，此番怒苍再次举事，青衣秀士未必愿意再次上山，说不定还会给名门大派拉拢过去，反来对付自己人。哈不二惊道："那咱们手脚可得快点，要是少林和尚抢先了一步，那局面就玩完啦！"

秦仲海见众人议论纷纷，当下不再多言，自行往厅中一跨，沉声道："诸位，此番下山，谁愿与某同往？"常雪恨第一个冲了出来，大声道："我要去！我要去！人家刘皇叔有伏龙凤雏，我们也有潜龙凤

羽，他妈的，人家一个人就抓了两只，快活得什么也似，咱们可快快去抓一只回家！可别给人家抢走了！”众人听他说得粗鲁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李铁衫笑道：“咱们这位小朋友办事挺来劲儿，看来倒是个帮手。”

陆孤瞻皱眉道：“李兄却不知晓。这小子往日多爱坏事，上次在山东还失风被捕，这回秦将军要去干正事，万万不能携他同往。”前回常雪恨给押在山东省城，刚巧不巧，正是与卢云同牢为友，秦仲海虽与卢云相熟，却也不知此节。

常雪恨啐了一口，道：“陆爷你不知晓，这回秦将军下山远游，倘少了我小常，那是办不成事的。”陆孤瞻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又有什么能耐了？”

常雪恨道：“你们听了，一来我能解闷开心，秦仲海路上要去风月之地，少了我这因头，不免玩得不快，到时心头苦闷，难免生出病来，他人都生病了，如何抓得住龙凤？再说我酒量不坏，一路上若遇上江湖好汉的鸿门宴，咱还能替他挡酒消灾，让他安安心心抓龙捕凤，你说咱有这两样好处，还能不陪他下山么？”他左一句抓龙，又一句捕凤，直把两大军师当作禽兽看待，众人听在耳里，都是皱起眉头。

解滔心道：“常兄弟平日里乱七八糟，我看秦将军外表粗暴，定也是流氓一般的人。这两个人物混在一起，不知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，这“九命疯子”还是别去得好。”正想开口劝阻，哪知秦仲海已然哈哈大笑，他本怕路上气闷，听得常雪恨有意同去，登时大喜，只听他道：“难得常兄弟这番好意，我怎好推拒呢？咱们快快走吧！”

常雪恨奔到秦仲海身边，霎时淫笑道：“宜花楼！冲啊！”两人嘻嘻一笑，便要离山。

忽听一名女子喝道：“且慢！我也要去！”众人听她声音中气不足，却是言二娘。秦仲海心下大惊，慌道：“二娘身子不曾痊愈，还是不要去了。”

言二娘瞪了常雪恨一眼，摇头道：“不成，你们两人混在一起，定会做出禽兽不如的事，我非跟去不可。”

陆孤瞻与石刚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感莞蔺。言二娘与秦仲海相互爱慕一事，寨中早已传开，若有她一同前往，秦仲海做起坏事来不免多

有忌惮，二人心念及此，当即异口同声："如此甚好，不如项堂主、陶兄弟也一块去吧！到时若有什么情况，也好有个照应。"以陶清行事的稳重，项天寿的高超武术，到时路上若有什么危机，定也能化险为夷，平安渡过。

此行人数众多，又是怪异光头，又是凶狠婆娘，路上少了花头，定会气闷无比，秦仲海与常雪恨苦着脸，只在那儿唉声叹气。

※※※

当下秦仲海领头，率同言二娘、陶清、项天寿、常雪恨等人，浩浩荡荡地往九华山出发。这些日子他人不在山上，便请陆孤瞻代为主持局面，止观在旁襄赞。这两人都是智能深湛之人，料来定能不负所托。至于山寨巡防、教练士卒的重任，自由"煞金"石刚领头，李铁衫、郝震湘两人陪同帮办。为防路上有甚意外，陆孤瞻另请解滔下山，陪同众人前去九华山，路上若有什么大事，"火眼狻猊"轻功了得，自也能来往传讯，不至受困。

众人晓行夜宿，一路朝九华山而去，只等遇上青衣秀士，便要恭请他回山任职。

路上项天寿细细解说青衣秀士的过往事迹，众人方知昔日山寨风貌。过去左龙主外，右凤主内，一掌军政，一握枢机，两人各有所长，各有所司，从不干涉冲突。这青衣秀士主管山寨防务，凭着一己的聪明才智，为山寨制造了无数器械火炮，更料理得内外钱粮一应俱全，使众家好汉毫无后顾之忧。

秦仲海听得暗自点头，想道："难怪过去山寨固若金汤，朝廷百攻不下，原来是有这等人材在运筹帷幄。嘿嘿，我爹爹能有这等豪杰相随，真是不枉一生了。"其余众人心仪之余，想起见面在即，无不大为兴奋。

项天寿知道青衣秀士性子特异，若要请他回山，不免多费周章，问起秦仲海有何妙策，却听他冷笑道："心诚则灵，哪要什么计策？人家刘备三顾茅庐，把诸葛亮弄了出来，青衣秀士若是推辞不出，老子便要百顾茅庐、千顾茅庐、万顾茅芦，直接住在他家里，看这老家伙出是不出？"

项天寿苦笑道："将军这番求贤若渴的心意，真是叫人感动万分啊！"

※※※

九华山位于陕北，与怒苍山同在一省，说来路程不过数日。这日午后来到甘泉府，离九华山脚不远。只是此际已在申牌时分，若要贸然上山过访，会面时恐怕已至晚间，说来极为失礼。陶清便道："秦将军，我看不如这样，咱们今晚先歇一歇，明早我持你的名帖，先去探听人家的心意，你说可好？"秦仲海自知陶清行事稳重，天幸有他同来，诸事自多便利。当即喜道："好！便这么办理！"

众人安排妥当，便到镇上一处客店打尖，要等明日再行过访。言二娘与项天寿正自安顿住处，那常雪恨却是个好酒如命的人，只见他冲向酒保，大声怒喝："他妈的！快给老子拿酒来！"

那酒保见他满脸胡须，凶神恶煞一般，忍不住吓了一跳，道："客倌要什么酒？"常雪恨喝道："取坛白酒出来！再给老子送上三只大碗，炒几个热炒！"那酒保心下暗自害怕，连忙送上酒菜。

秦仲海早感喉头发痒，一看常雪恨弄了酒菜，便也一屁股坐来，笑道："原来常兄弟也是酒国高手啊！咱们可真是知己了。"常雪恨耸了耸肩，懒懒地道："高手未必，不过与老兄相比，只怕还胜过那么一点。"秦仲海嘿嘿冷笑，常雪恨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说话，那不是自找死路？当下伸手搭上肩头，笑道："老弟这般厉害啊？那醉八仙会不会？"说话间解滔也已过来坐下，秦仲海却不理会，只与常雪恨低声说话。

常雪恨眯起了眼，满面高傲，道："醉八仙俗得很，咱们江南时兴猜酒令，那可文雅多了。"秦仲海奇道："行酒令？怎么个玩法，说两句听听。"

常雪恨用力咳了几声，朗声道："听了！王家姑娘穿青裙，李家老娘换衣裳，快快，换你了……"秦仲海听他言语下流，忍不住又惊又喜，道："这是什么鬼东西？"

常雪恨嗤嗤淫笑，道："你要这样接，侯府小弟破裤档，张府老爷脱落裤，咱们这酒令讲究声韵对仗，选词嘛，随你说成语俗话，还是他奶奶的诗词歌赋，无一不可。"秦仲海笑道："这个够粗俗，对老子的调儿。"两人手持酒杯，淫笑连连，登时污言秽语地说了起来。

※※※

所谓酒令，自古便是文人欢饮聚会的助兴游戏，古诗云“城头稚子传花枝，席上搏拳握松子”，便是描述行令的情趣。若遇上卢云、顾嗣源这般才士，自有“白毛分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这般诗雅辞达的名句应景，但秦仲海与常雪恨这两个流氓粗俗无文，能有什么好话出来，二人大声嚷嚷，都是些“女儿哭，嫁个男子是乌龟”、“老娘笑，闺房冒出三只猴”之类的低俗言语。

解滔坐在一旁，早已听得面红耳赤，他左右探看，只见店中客人无不朝他们这桌望来，脸上还挂着一幅笑，想来定在嘲笑他们。解滔唉声叹气，心道：“常雪恨这小子，以前独个人搞不出什么花样，现下给他遇上秦将军，两人一般低俗，真个投缘了。唉……这两人形状恁煞难看，我可得换桌坐坐。”心慌之下，急忙坐到另一张空桌，跟着叫了酒菜，只在那埋头苦喝，对秦常二人直做不识。

常雪恨见他躲了开来，登时一举冲上，指着解滔怒喝道：“嘿！你这是做啥？怎地一个人溜得老远？”解滔低下头去，咳嗽不断，哀叹道：“我伤风头晕，想要静一静。”

常雪恨大声道：“静你个大头！你昨日里生龙活虎的，伤个屁风？想要静，除非先对了老子的酒令！”解滔见四下客人指指点点，连忙低声道：“对就对，你说话小声点。”

常雪恨扯开嗓门，喊道：“听好啦！左边肉肉是棒槌，你给我对！”解滔惊道：“什么棒槌铁锤的？这……这算是什么酒令？”

店中酒客听得这下流言语，忍不住皱起眉头。秦仲海却是大喜欲狂，哈哈大笑：“哎呀！解兄弟外貌斯文，怎么文才这般差劲，连这令儿也对不出来。”他摇头晃脑一阵，道：“你们给老子听啦！“左边肉肉是棒槌”，便该答道，“右边肥肥是乌龟”！”

常雪恨是个不学无术的文盲，听了秦仲海的回答，登即仰头狂笑：“好！好一个右边肥肥是乌龟！妙啊！”霎时竟然鼓起掌来了，秦仲海洋洋自得，在那儿抱拳答谢。

店中客人听了这两人的对答，谁不大惊失色？众人议论纷纷，只在打探这群无聊男子的来历。解滔满脸羞愧，只管低头不语。

秦仲海兴致高昂，笑道：“我帮解兄弟答了，可有什么奖赏？”常雪恨望着解滔，怒喝道：“火眼的！你这小子文才太差，丢尽了双龙寨

人马的脸，他奶奶的该罚一杯！”说着塞过一只大酒碗，暴喝道：“快喝！”

解滔苦笑道：“你们别胡闹了，明早咱们还要赶路哪！”

常雪恨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他挥舞铁拳，怒道：“你不喝么？莫非看不起老子？”解滔怕他闹事，忙道：“喝就喝，你乖乖坐着，可别乱来啊。”当下举起酒碗，咕噜噜地灌下。

※※※

却说言二娘安顿好行李，自与项天寿、陶清走了出来，三人听得外头店中喧哗，似有人在那儿胡闹。陶清皱眉道：“这好象是秦将军的声音？他们在做什么？”言二娘哼了一声，知道秦仲海素行不良，此刻多半在带头捣蛋，当即走入堂上，要狠狠数说他们一顿。

言二娘行入堂中，正要提声怒喝，却见秦仲海与常雪恨两人安安静静的对饮，只有解滔一人满脸通红，在那儿大声叫嚷，好似醉眼朦胧的模样。言二娘吃了一惊，这解滔平日模样斯文，行止稳重，哪知稍稍离山，便成了这幅鬼模样，看来陆孤瞻定是少了管教。

那解滔不知喝了多少酒，只见他手指着九命疯子，大声道：“可恶的家伙，你这混蛋每日里专来欺侮我，现下换我出令了，你给乖乖接着！”只听他摇头晃脑，唱道：“美人儿，赛西施，浓妆艳抹两相宜，你给我答！”他文学略高，说话稍为文雅，行的酒令自有两分诗韵。常雪恨听了令，却只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听好啦，“王八蛋，比龟蛋，油炸清蒸都完蛋！你给我吃！””秦仲海听他回的妙，霎时放声大笑。

言二娘听他们口无遮拦，赫然怒道：“你们在讲些什么？这等无聊话也敢说！”

秦仲海见言二娘来了，一时吓得满身冷汗，想起自己已是山寨中的要紧人物，忙装作神色俨然的模样，伸手朝解滔指去，沉声道：“解兄弟喝多了，人在兴头上，咱们不忍坏他酒兴，只得在这儿照料相陪。”说着凝目望向常雪恨，道：“常兄弟，你说是么？”

常雪恨急忙颔首，帮腔道：“是啊！都是解兄弟言语下流，举止卑鄙，害得咱们好生丢脸，现下全在帮他收拾呢。”这两人好不奸恶，不

说自己喝酒胡闹，却把罪名往解滔身上一推，自己全不担半点责。言二娘心下起疑，问道："解兄弟，你真的喝多了么？"

解滔醉眼惺忪，斜视着言二娘，忽地冷笑道："陈皮梅，和稀泥，黑泥料底豆渣皮，看了难堪！"看来真是喝多了，这几句话都在嘲讽言二娘徐娘半老。言二娘听他调笑，如何不怒，喝道："软脚虾，浸油炸，红光粉面烂泥肚，吃也白痴！"

解滔怒道："你敢骂我？"言二娘脾气暴躁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大怒之下，玉腿踢来，解滔已然着地滚了出去。言二娘正要补上一脚，忽见解滔酒气上涌，呕地几声，秽物大口喷出，只见左一滩面渣，右一洼烂汁，左右摆头间，转眼便把自己陷在吐堆里，一时臭气熏天。言二娘尖叫一声，急急往后闪开，险些给秽物弄脏了罗衫。

店中客人见了秦仲海等人恶形恶状，心中已感害怕，此时又见恶婆娘打人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全数夺门而逃。陶清见大姊兀自气愤，上前劝道："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快别这样了。"这解滔是双龙寨新入伙的好汉，便看在陆孤瞻的面上，也该让他三分，绝不能趁他醉酒时责打，陶清是个晓事的，便急忙上来劝阻。

※※※

项天寿捏着鼻子，扶着解滔喝了醒酒汤，热汤入肚，神智已然清楚，他见自己满身污秽，言二娘又是满面怒气地望着自己，解滔不知所以，心下只感骇然。

正想去问秦仲海，忽听店门口马嘶声响，一人喝唤道："快！明日大会便要召开了，咱们可别迟啦！"众人听这话声好急，各从窗口望外，只见三匹高头骏马行过店门，身上打扮却是点苍山的人。

秦仲海等人心下一惊，他们此时业已造反，说来是武林正道的公敌，点苍山位列武林八大门派之一，自与怒苍山是敌非友。秦仲海不动声色，便向项天寿、陶清使了个眼色，三人一起行到街边观看。

才到店门，便听人声马鸣，街道中又有几骑飞驰而过，马蹄践踏，只惊得百姓仓皇走避。陶清心下一凛，走到秦仲海身边，低声道："此处是九华山脚下，怎会有武林人物在此骑马奔驰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他们这般无礼，岂不轻看了青衣秀士的名头？"

武林中人约定成俗，来到其它门派附近，必当偃旗息鼓，尤其不能招惹百姓，哪知这些人行径居然嚣张若此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自也暗暗奇怪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不见飞骑过来，秦仲海心下隐隐觉得不祥，皱眉便道："看这等势头，可别是九华山出了什么事，事不宜迟，咱们须得连夜上山。"吩咐诸人准备兵刃家伙，不顾天色将晚，便即延道入山。

※※※

行入山道，路上羊肠小径，满是岔路，众人走走停停，着实找不到去处，好容易遇上乡民，言二娘急忙上前，问道："敢问大哥，可知九华山龙吟阁在山上什么地方？"那村民哦了一声，上下打量她几眼，见她唇红齿白，容色秀丽，心下有些好感，便道："这位少奶奶，您找青衣菩萨有何贵干？"

秦仲海知道言二娘生性老实，多半说不了谎，便要凑来说话，那乡民见他横眉竖眼，还没开口便已十分怕人，一时双手连摇，连连向后退开。秦仲海呵呵笑道："老兄别怕，咱们这趟是来还钱的。只因青衣掌门借了我三千两银子，上回又来得急，没把道路记清楚，还请您指点去路。"一听是来还钱的，那乡民哦了一声，换上了俨然脸色，道："看不出来啊，你等外地来的，居然也受过青衣菩萨的好处？"说话尾音提高，却是打起官腔来了。

常雪恨凑了过来，奇道："你怎老是唤他做菩萨？青衣秀士有法力么？"

那乡民道："青衣菩萨虽无法力，但慈悲心肠与菩萨无二。他向来体恤百姓，每逢收成不好，来春便会给我们种仔耕作，绝不让村民典押土地。正因如此，这一带的百姓安居乐业，家家有地耕，无人沦为佃农。大家感念恩德，当然叫他做菩萨啦！"

秦仲海倒不知青衣秀士如此受百姓爱戴，他暗暗点头，想道："好一个青衣掌门，这般干法，可连朝廷也比下去了。"眼看天色将黑，众人不再多言，言二娘细细问过龙吟阁去处，便即启程上山。

一路行去，只见两旁道路灿烂锦绣，夕阳西下，更照得奇花异草缤纷艳丽，言二娘左右探看，心下赞叹："唐先生还是这般神奇，总是为人所不能为。"

众人纷纷点头，先前山脚风景恶山恶水，荒芜干燥，哪知山上却花木扶疏，满是奇罕树种，想来定是青衣秀士栽种而成。

秦仲海指着一片树林，道："大家看那儿！"众人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见好大一片树林，树上满是奇珍异果，似桃非桃，似果非果，尽皆罕异。

秦仲海道："九华山物产富饶，名满天下，京城里的王公贵族，逢年过节时都会差人来买九华山的灵芝糖、人参果、蟠桃茶，看来便是这处树林了。"

常雪恨笑道："人参果？就在这片树上么？"秦仲海耸了耸肩，道："这就不清楚了，不过我听人说过，这人参果一个值得百两银子，好似吃了会延年益寿，还有壮阳补身之类的奇效。"常雪恨听得壮阳二字，心下大喜欲狂，当下冲进树林，立时往树上攀爬。

项天寿怕他闯祸，大声道："常兄弟快快下来吧！咱们上山有正事，你别要胡闹了！"

常雪恨哪里肯听，猛见树上结了一棵拳头大的果子，红亮亮地娇艳欲滴，好似香甜可口。常雪恨喜道："壮阳了！"他这人平日里甚是节省，要他花钱买书读书，半点也舍不得，生平积蓄全都用在吃喝嫖赌四字箴言上，听了滋补壮阳，那是欢乐之源，自然乐不可支。凑上鼻子一闻，更觉果子清香无比，他心下大喜，想道："这般香，吃了定然不得了！"霎时淫笑连连，便要伸手去摘，猛见那果子颤抖一阵，忽地往旁让过，竟尔闪了开来。

常雪恨吃了一惊，心道："他妈的！这果子居然会走！"急忙伸手去抓，那果子却四处飞跃，逃得更加快了。

秦仲海等人见他在树上飞来跳去，心下都是奇怪，纷纷问道："你在干什么？"

常雪恨怒吼连连，喝道："我在捕果子！"秦仲海与众人对望一眼，奇道："捕果子？"从来只听过摘果子，什么时候会用到"捕"这个字？

猛听常雪恨叫道："我抓到了！抓到了！"言二娘劝道："这果子栽种不易，又是人家山里的东西，你可别胡乱吃了。"常雪恨哪里肯听，只喀啦啦地啃了起来，跟着跃树下地，朝秦仲海等人走来。

秦仲海笑道：“好吃么？”常雪恨吐出几口果肉，骂道：“闻起来香，吃起来却难吃得紧，比狗屎还臭。”项天寿闻言一奇，道：“你吃过狗屎么？”

常雪恨骂道：“老子打个比方，你啰唆什么？”说话间，他忽地跳了起来，颤声道：“这果子咬我！”众人大奇，道：“什么果子咬你？”

常雪恨张开大嘴，只见他舌头已然高高肿起，好似真给什么物事咬了一口。秦仲海惊道：“他妈的，果子有毒，咱们快快上山！”常雪恨嘴里肿得黑胀异常，定已中了奇毒，倘若不得解药，怕有性命之忧。

众人背起了常雪恨，运起轻功，急急往龙吟阁而去，常雪恨趴在解滔背上，含糊不清地道：“混帐东西！居然陷害我！老子操青衣秀士祖宗十八代……”他口齿不清，却仍咒骂不休，不曾少歇。解滔喝多了酒，兀自头晕脑胀，听了许久，心下着实不耐，忍不住骂道：“听说九华山开山祖师也姓常，你再这般操下去，怕骂到自个儿祖宗了。”

常雪恨大怒，喝道：“我先操你姓解的祖宗！”说着污言秽语地骂了起来，解滔叹了口气，只运起轻功，快步向前。言二娘翻起了白眼，心道：“老天保佑，最好把这讨厌鬼毒死了，也算替咱们山寨除害。”

※※※

行过练武场，见到了一处宅院，看这建筑不俗，好似庙宇一般，想来便是九华山龙吟阁了。众人行到门口，却见门户紧闭，彷佛四下无人。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陶清立时走上，叩门道：“有人在么？”敲了良久，却不见有人。他毫不死心，又打了一阵，仍是无人应答。

陶清摇头道：“看来真个不巧，青衣掌门不在山上。”解滔急道：“可咱们常兄弟又中了毒，这要如何是好？”众人见常雪恨脸色黑漆，全身不住颤抖，看来若无解药，真会伤发毕命。

秦仲海沉吟道：“说不定他屋里有解药，情况紧急，咱们只好进屋去搜。”当下举起铁脚，便要往大门踹落。

猛听一人急急叫道：“别踢！别踢！这就来了！”众人回头急看，只见一名老汉奔了过来，身旁还跟着几个妇女孩童。那老汉见了秦仲

海等人，慌忙鞠躬，神态甚是害怕。陶清忙道：“这位老丈，咱们是青衣掌门的朋友，今日特来上山拜访，敢问掌门仙踪何在？”

那老汉抹去额上冷汗，道：“老头子听山脚开店的说了，前些日子山上来了几个武林人物，把掌门请下山去。只因他走得急，事前也没交代老头，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哪。”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武林人物？来的人是少林和尚么？”

那老汉摇头道：“对不住了，老头子是山脚的乡民，专帮掌门打理房舍，什么武林人物，咱们一个也不相识。”秦仲海见这几人下盘虚浮，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样，看来真不是九华山的门人，他与项天寿对望一眼，都是摇了摇头。秦仲海踌躇片刻，问道：“敢问老丈，九华山还有两名小姑娘，一个叫做艳婷，一个叫做娟儿，她们人上哪儿去了？”

那老汉道：“掌门下山时，大师姑跟着走了。小师姑却不知跑哪儿去了。这两位师姑平日里待人和气，模样又生得标致，大家都好生欢喜她们呢……”秦仲海见他说话不着边际，又看常雪恨面色发黑，不能再拖，忙道：“老丈，咱们这位朋友吃了毒果子，现下命在旦夕，青衣掌门又不在山上，这可要如何是好？”

那老汉走了过来，朝常雪恨面色一望，颔首便道：“我看他面色发黑，八成是偷吃了蟠桃甲虫，这毒伤不难解救。几位大哥莫要操心。”众人闻言一惊，齐声道：“蟠桃甲虫？”

那老汉点头道：“只因不少歹徒经常前来偷吃王母蟠桃、人参仙果，青衣掌门便在树林里养了些甲虫，以来防备。这些虫长得与蟠桃一个样子，平日咱们若要分辨，需用火烛试探，才能分出真假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只感匪夷所思。常雪恨嘿了一声，含浑地道：“难怪那果子好腥好黏，壳又生硬，吃起来臭得不得了，原来是他妈的甲虫，我操他甲虫祖宗……”一时骂得声嘶力竭，气喘吁吁。

那老汉见众人各有惶惑之意，便道：“诸位莫要担忧，你们既然是青衣掌门的朋友，老头就不能见死不救。”说着唤过一名孩童，往他肩上一拍，道：“去救人吧！”

言二娘奇道：“这孩子懂得医术么？”那老汉摇头道：“不懂。”

言二娘茫然道：“那他要怎么救人？”

那老汉笑道："少奶奶别慌，他随身带着解药。"

眼见那孩童衣衫褴褛，身无长物，模样甚是天真，哪像身怀灵丹的模样，忍不住都是起疑。项天寿怕那老叟昏庸，到时反而加重常雪恨的病情，便蹲下身去，向那男孩道："小弟弟，你真会救人么？"那男童大声道："当然会！"项天寿皱起眉头，低声道："人命关天，小弟弟可别信口开河。"那男童嘻嘻一笑，大声道："我正是要开河！"

众人心下一奇，正要发问，猛见那男孩跳到常雪恨面前，跟着解下裤档，竟尔对着常雪恨的大脸尿了起来，言二娘又羞又惊，连忙呸了一声，别开头去，不敢再看。

常雪恨可倒霉了，此时倒在地下，难以动弹，便给尿了一头一脸。众人大吃一惊，纷纷喝道："这是干什么！"那老者笑道："诸位朋友莫要惊讶，这位大胡子老弟误食蟠桃甲虫，便需用童子尿解毒。寻常村民前来偷吃人参果，多半带着孩童过来。"

常雪恨平素恶形恶状，比秦仲海还惹人厌，此时给整得面无人色，众人看在眼里，各自低声偷笑。只项天寿一人满脸关切，就怕常雪恨性命不保。

那男童哗啦啦地尿着，口中兀自大声数说："嘴巴张开点啊！你不张口喝，毒怎么会解？"常雪恨原本不会动弹，给人浇了一头尿水，猛地暴吼一声，将那男童狠狠揪住，喝道："操你奶奶！老子杀了你！"那男童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"救命啊！坏人啊！"一时尿得更加急了，只淋得常雪恨更加狼狈难堪。

解滔见常雪恨忽然能动，大喜道："常兄弟！你病好了！"常雪恨一愣，松手放开那孩童，摸着大脸道："是啊！老子的舌头像是不肿了。"众人见他脸上黑气已褪，说话声音也不再含浑，想来童子尿甚是对证，直似药到病除。项天寿大喜，忙鞠躬答谢，道："多谢老丈高义援手，我等感激不尽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银钱，便要做为赠金。

那老叟慌忙摇手道："诸位朋友万莫客气，你们是青衣掌门的朋友，老头子没曾招待，已是过意不去，怎好再收你们的钱两呢？"说着坚拒不收。项天寿劝了几次，眼看对方心意甚诚，只得把钱两揣回怀里，不再坚持了。

众人找不着青衣秀士，便要下山而去。却见常雪恨原地大嚷大叫，兀自在那孩子身边绕来跑去，不知又在胡闹什么。解滔大声

道："常兄弟俐落点！别要坠后了。"常雪恨呸了一声，道："老子舌头还有点肿，得要这小鬼帮帮我。"他一把拉住那孩子，道："小兄弟，老子舌头还有点疼，你可否再赏一些解药，老子要喝大口的！"

那孩子先前给他凶过一阵，心中犹有余悸，当下别开头去，哼道："你是坏人，解药不能给你。"常雪恨怒道："你神气什么？老子宰了你！"说着拔出钢刀，直直砍了过去。那孩子吓得屁滚尿流，顿又湿了裤子。常雪恨大喜欲狂，张开虎口，便要扑去痛饮。

言二娘脸色发青，急忙拉开那孩童，喝道："解滔，你们双龙寨出身的，全是这种不要脸的货色么？"解滔面红耳赤，拦住了常雪恨，低声道："别再瞎搞了！大家都在等你哪！"

常雪恨呸了一声，道："我舌头还肿着，毒还没清干净呢！"

解滔死拖活拉，拼命哀求，就差没跪下，常雪恨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。

※※※

行到山脚，已在夜间时分。此行非但没找到青衣秀士，便连艳婷、娟儿也不见踪影，众人心下担忧，都有发愁之意。

正烦恼间，忽听马蹄声响，道上两骑缓缓行来，马上乘客身着劲装，正自高声交谈，想来定是武林人物。秦仲海大喜，知道来人必与九华山有关，忙示意众人噤声，跟着缩身街边，要把马上乘客的对话听个明白。

马蹄杂沓间，那两人已然行近，只听一人道："都说九华山财宝堆积如山，这回帮主派咱们过来，咱们可得加把劲，好好捞些油水。"另一人笑道："可不是么！等祝家庄审判一了，大家便能分派九华山的金银珠宝，那可大大发财了。"

秦仲海听他们提起九华山，心下一凛，便向项天寿使了个眼色。项天寿会意，当即装作一名村汉，径自蹲在道中，佯装穿鞋模样，身子却刚巧不巧地挡住二骑去处。

马上乘客喝道："兀你这老头儿，老爷在你面前经过，你怎敢大模大样地在此穿鞋？快快给我滚开了！"项天寿乔装耳聋痴呆，茫然道："谁在叫我啊？怎地好象有人说话？"那人大怒，马鞭猛地朝他挥

了下来，项天寿身子微斜，闪过了鞭头，跟着举脚一踩，使出千斤坠的功夫，已将鞭头定在脚下。

那人喝道："你找死么？"项天寿笑道："不过穿只鞋而已，怎么会是找死呢？"那人骂道："该死的狗东西！"一时怒喝连连，手拉长鞭，拼命往后回夺，那鞭头却如压在千斤大石之下，全然不为所动，项天寿待他使出全力，忽将脚底一松，那人用力过猛，重心不稳，登时摔下马去，他脑袋撞在石上，鲜血长流之中，已然昏晕。

另一名乘客怒道："你是谁！怎敢招惹我们三江帮？"项天寿身分已漏，也不再乔装痴呆，他走到马旁，笑道："三江帮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莫非是江充、江翼、江大清这朝中三江么？"说话间，项天寿手拉缰绳："嘿"地一声，神力灌注，那马被这股大力一扯，身不自主地跪倒在地，那人又惊又怒，拔出腰上短刀，便往项天寿刺去，项天寿左手一挥，后发先至，已将这人一把揪住，跟着随手掼在地下，那人摔得哼哼唧唧，半天爬不起身。

眼看项天寿武勇非凡，秦仲海心下暗赞："项堂主武功了得，虽比不上五虎这般勇猛，但与一般江湖人物较量，那可是绰绰有余了。"怒苍山高手如云，上有方子敬、石刚、陆孤瞻、李铁衫等五虎，下有言二娘、解滔等一干彪将，项天寿身为"天权堂堂主"，武功见识自也不凡，当足以在江湖上独当一面，此刻稍试身手，秦仲海便有惊艳之感。

解滔出身江南，听了三江帮名号，便认出这两人的来历，当即道："启禀秦将军。这三江帮是江南一带的帮派，总舵只在钱塘江附近。这两人一个叫"神水鳅"王二、另一个叫"水里横蟹"谢七，在江南一带小有名气。"秦仲海昔年是朝廷命官，多在边疆活动，自然不识江南人物，便问道："这可怪了，这两人既在江南地头讨饭吃，怎会跑到西北来了？"

项天寿听到秦仲海的问话，当即低下身去，向谢七道："谢老兄神色匆忙，可是有何公干么？"谢七喃喃地道："没……没有公干……"项天寿笑道："原来没有公干？那可是有什么私干么？"谢七低下头去，却是一个字也答不上。

项天寿见他不理睬自己，登时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咱说话乡音太重，这谢老兄江南人士，听不懂我的土话。"他退开一步，向常雪恨笑

道："常老弟啊，还是你来问吧！你们都是江南来的风流人物，聊起来定当对盘。"

常雪恨性情狠戾，素来凶狠好杀，一听项天寿要让他逼供，自是大喜欲狂，当下便冲上前去，一幅要生吞活剥的模样。

那"水里横蟹"谢七本来无精打采，一见常雪恨满脸胡须的外貌，已将他认了出来，惊道："你……你不是双龙寨的九命疯子么？怎会跑来西北地方？"

常雪恨嗤嗤地笑了起来，道："问得好！老子一路从江南来到西北，便是专程来捕你这只大肥蟹的。"左手揪起谢七，右手提起尖刀，笑道："这几日人在西北，吃不到鱼虾水族，口中馋得紧，一会儿清蒸烂泥鳅，火烤大毛蟹，滋味大概不坏。"说着举刀挥下，就要将他这只大横蟹当场宰杀。

谢七尖叫道："不要吃我！不要吃我！"他给常雪恨这么一吓，顿时尿湿裤子。众人见谢七怕得如此厉害，忍不住好笑。

常雪恨一见裤子湿了，登时想起自己余毒未清，忙问道："你是不是童子？"

谢七不明究里，颤声道："我……我这般大年纪，很少人这样叫我了。我家有锅子、铲子、娘子，壮士若是要用，只管随我去取……"

常雪恨怒道："谁问你这些了，我问你是不是童子身！"

谢七吓得面色如纸，寻思道："这家伙怎么忽然问这个？我每日里荒淫酒色，哪还能是童子身？"他见常雪恨神态凶狠，忙摇手道："是…不…我…"嚅嚅嗤嗤之间，只是一昧发抖，全然不知所措。

"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"，那是何等文雅景象，这厢常雪恨殷问童子，意欲采药，也算差相彷佛了。旁观众人忍俊不禁，登时捧腹大笑。

※※※

常雪恨见逼问不出，心下只感着恼，陡然间福至心灵，想到了一条计策，忙伸手朝后头一指，大声道："看！可人儿来啦！"谢七一听美女到来，色心顿起，喜道："可人儿在哪？快快指给我看！"说话间探头去望，神态猴急无比。

常雪恨见谢七满脸急切，定已破身，哪还能身藏“解药”，心中直似大怒。这厢谢七兀自不知大祸临头，他见道路空无一人，哪有美女翩然走来，却只言二娘一名女子瞪视自己。谢七怅然若失，叹道：“哪里来的可人儿？只有老太婆，没瞧见半个美女啊！”

常雪恨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想瞧美女，慢慢去地狱找吧！”刀光一闪，便要将谢七当场斩杀，冷不防背后挨了言二娘一脚，竟尔扑倒在地，言二娘余怒未消，更按住谢七毒打。众人见了荒唐情状，无不笑得打跌。

※※※

闹了一阵，项天寿又上前问话。他将谢七一把拉起，微笑道：“这位谢老兄，我好心好意地问你话，你却不理不睬，一会儿我们肚子饿了，难免又想宰你下酒，到时我可帮不上忙啦！”谢七此时怕言二娘尤甚余人，颤声便道：“不…不…老兄你行个好，我不要留在这儿……她会杀了我的……”项天寿微笑道：“要不要帮忙，全看你这张嘴了。”

常雪恨凶狠、言二娘泼辣、秃顶老头深不可测，都不是好惹的人物，谢七心惊之下，急忙撇眼去看，只见道旁另站着几人，其中一个高鼻鹰目，站在言二娘身旁，笑嘻嘻地望向自己，倒似是天生的一对雌雄大盗，只把谢七惊得头皮发麻，蟹脚发酥，陪笑道：“大爷有啥要问，只管说，小人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项天寿见他懂事，登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听你们二人方才的对答，好似与青衣掌门有关，究竟是何大事？”谢七皱眉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本门的机密，帮主交代了，要我万万不能传扬……”项天寿轻咳一声，朝言二娘一指，谢七最怕此女，一看她要过来，立时大惊道：“没有机密，没有机密，大爷要知道，小人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。”

常雪恨笑道：“老兄识相点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”

谢七吞下一口唾沫，苦着脸道：“不瞒大爷，这几日咱们帮主传话过来，说有几个大门派捉住九华山师徒，说他以前是怒苍山的反贼，怕他贼性不改，便约在祝家庄公审。咱帮主便要我们过来此地，看看有无需要仗义相助的地方……”

众人只听了一半，脸色便已发白。项天寿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人家审讯青衣掌门，你们三江帮来凑什么热闹？”谢七笑道：“九华山上满是不义之财，须得劫富济贫一下，我们三江帮见义勇为，便想来奉献

心力……”常雪恨嘿嘿冷笑，道：“不必奉献什么心力了，大家肚子饿了，就等你老兄奉献两只蟹脚出来，也好拿来下酒哪。”

项天寿看谢七怕得厉害，便挡开常雪恨，问道：“这件事是什么人主持的，又是谁揭发内情？你可知晓？”谢七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好象……好象是祝家庄出面邀集大家的。反正青衣秀士给人捉住了，我们也搞不清楚……”

秦仲海暗自推算情势，想来怒苍山复兴在即，正教高手自然全力搜捕反逆余孽，青衣秀士过去坐了怒苍第三把交椅，现下又是八大掌门之一，身分一旦给人知晓，自不免首当其冲。只是看他过去与人为善，同正教几位掌门都有交情，却没料到事情会来得如此之快，倒是始料未及了。

项天寿又问谢七几句，他却嚅嚅啮啮地答不出来，料得三江帮身分低微，以谢七这等小人物，这等大事自也不会知晓太多。当下将他点上穴道，扔到路边水沟，免得他去通风报信。

项天寿走到秦仲海身边，低声道：“青衣掌门身分败露，被各大门派联手围攻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人家那儿高手如云，咱们若要贸然动手，只怕占不到便宜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他过去吃过少林寺的大亏，想起要与这些名门大派放对，竟是未战先惊。

秦仲海沉声道：“项堂主莫慌。青衣掌门是本山军师，他若遭逢危难，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。”他伸手招来解滔，嘱咐道：“解兄弟，你脚程快些，现下赶紧启程回山，请寨里兄弟率领兵马，前来祝家庄相助。”解滔轻功盖世，当代除青衣秀士，怕属他轻功最是了得，若由他施展轻功回去，不出二日，定可回山。解滔答应一声，双足点地，已如轻烟般遁走。

秦仲海望向众人，道：“现下情势危急，青衣掌门命在旦夕，咱们可得快快赶到祝家庄。”

常雪恨听得有架可打，笑道：“好呀！老子生平最是痛恨名门正派的兔崽子，一会儿非杀他个血流成河不可。”

诸人略做乔装，各戴大毡遮住门面，当即匆匆赶路，直朝祝家庄而去。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七章 血战通天塔

正教武林，四雄四强。

武林门户何止千万，然以正教八派最为著名，“四雄”分为少林、武当、昆仑、华山，“四强”则为九华、崆峒、点苍、峨眉。天下四大宗师，三人出身八派，足见四雄四强领袖群伦，地位非凡。

只是奸臣独大，正教武林未必全受制约，景泰三十三年初，宁不凡退隐，景泰三十三年底，卓凌昭战死京城，昆仑、华山两派首脑分与奸臣反目疏远，从此江充对八大门派心生猜疑，再不愿加以重用，四雄四强不复往日风采。

朝廷育养天下万民，王座之下能人无数，岂华山之倾、昆仑之覆便能折损天威?

王镇天下，抚远四大家！

景泰十五年，朝廷敉平怒苍，当今圣上感念群臣功劳，除赏赐正道门户以外，另以爵位追赠死伤惨重的四大家族，太史列册如下：

“山东宋神刀，淮西高天将、河北祝铁枪、岭南赵醒狮。”

忠烈英魂，灵位供于宗庙，受后世万民景仰。

四家功臣侥幸未死者，皆封百里侯，另赏千亩良田，免子孙赋役，赴省县衙门赐坐。

今番怒苍再起，江充急急传书四家后人，祝家庄、天将府已然卷入战火，抚远四家是否联手出征，自然备受瞩目。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或许四方猛士重出江湖之日，已在不远……

※※※

怒苍群英深夜赶路，直往祝家庄而去，众人想起正教好手必然云集，己方只秦仲海、项天寿、言二娘、陶清、常雪恨等五名好手。除秦项二人之外，其余诸人武艺有限，若与对方宗主过招，怕连一柱香也撑不过去，众人想起局面为难，心下不免惴惴。

路上问起祝家庄的来历，项天寿道：“将军久在朝廷，当知“河北祝铁枪”的名头。当年神鬼亭大战，四大家族联手征讨，祝家三兄弟自也奉命出手。不意祝家大哥、二哥都已战死，只小弟祝弘一人逃脱大难。前些日子听止观大师说道，这祝弘心中郁闷，回家不过两年便已

自杀，仅留孙儿祝康一条血脉。祝老夫人伤心之余，索性迁居陕北，不再涉足江湖。”

秦仲海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当年朝廷与爹爹激战，兵凶战危，双方死伤都极惨重。”

想起日后山寨要雄距天下，不知得杀死多少英雄豪杰，到时旧友牵涉进来，自己可没退路走了。秦仲海想着想，不免有些烦闷。言二娘知道他的心思，当下挨了过来，附耳道：“你莫要烦心，你那些朋友多是正直之辈，不会与咱们交手的。”

但愿如二娘金口，若得如此，那是万事不愁了。秦仲海轻叹一声，只是沉默不语。

※※※

行出十里，已至破晓时分。盛夏黎明早，寅牌天光已现，但见道上行人渐多，这批人脚程颇速，显是身怀武功。秦仲海不愿与武林人物朝相，便率众躲入长草丛中，等他们行过再说。

群英缩身观看，半个时辰过去，已过百来行人。这些人个个携刀执剑，服色不一，看来各有统属，众人心下暗自忌惮，已知祝家庄的约会非同小可，若想救出青衣秀士，恐怕难上加难。

曙曦晓雾中，忽见道上一名老者快步行来，这人眉蹙脸沉，身形矮小，两旁行人见了他，却都慌忙让道，神态甚是恭敬。秦仲海心下一凛，忙问道：“项堂主可识得这老人？”

项天寿见了这人的身影，身躯竟是微微一颤：“连高天威也来了，四大家族可别再次联手，那情势就有些麻烦了。”

常雪恨伏在两人中间，听了这话，却丝毫不显得怕。只听他嘻嘻一笑，道：“项老哥啊，什么天将府地藏府的，咱们双龙寨上个月过去闹场，打得他们灰头土脸，你未免太胆小啦。”

项天寿却不反驳，低声只道：“但愿如你所说，敌人不堪一击，能让我们全身而退。”

项天寿行事稳重，此时这般说话，情势必然紧张，常雪恨哼了一声，虽然装得漫不经心，却也暗暗留上了神。

※※※

又过小半个时辰，路上已无行人过来，众人从草丛穿出，秦仲海见局面不利，此役敌众我寡，须以奇兵制胜，沉吟便道：“陶兄弟、二娘，你们一会儿别进庄里，烦请你两位到城郊准备百匹快马，在城南三里外相候。”陶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百匹马？为何要这么多？”

秦仲海沉声道：“一会儿咱们若能救人出来，大批追兵必然出门追杀，百匹快马分八方逃窜，或能略分敌众。”陶清听他言出有理，赶忙答应了。言二娘却走到秦仲海面前，两人四手交握，只怔怔地望着他。

秦仲海知道她担忧自己，当下环住她的纤腰，柔声道：“二娘莫要害怕。八大派虽然人多势众，但他们死了个卓凌昭、那宁不凡又已退隐，好手尽去，余下崆峒、点苍、峨眉那帮人没啥本领，看你老公打得他们落花流水，要他们这伙贼自讨没趣。”

言二娘听他说笑，脸上却没有丝毫笑意，她握住秦仲海的大手，轻声道：“仲海……仲海……你答应我……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能传讯给我。”

秦仲海在她脸上亲了亲，将她一把抱入怀中，微笑道：“我秦仲海出马打仗，一向都能活着回家。别担忧，我不是小吕布，绝不会一去不回。”

言二娘叹了口气，她原本甚是腼腆，但此刻众目睽睽下给秦仲海抱住，却无不适之感，她闭上了眼，倚倒怀中，彷佛两人再不亲昵温存，此后便再无机会了。

秦仲海抚摸她的秀发，心中隐隐生出烦闷之感。适才他提了峨眉、点苍、崆峒这些门派，却独独漏去少林二字不提，自不想二娘替自己忧虑。

此番硬战，倘天绝神僧率众亲赴祝家庄，与那四大家族联手围攻，恐怕自己这条命也难保住了。

※※※

秦仲海吩咐下去，要言二娘、陶清安排退路，余下三人遮掩本来面貌，一路缓缓行去，不久便至祝家庄。众人停下脚来，从道上远眺庄内，黎明时分，但见庄院四角灯笼尚未熄灭，晨烟灯晕，更显出祝家的阔气来。

走近百尺，已听人声喧哗，门口人潮络绎不绝，看来足有数百之谱。秦仲海嘿嘿冷笑，道：“他妈的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倘若今日是青衣秀士的寿宴，恐怕来的人连一半也不到了。”这话虽然难听，却也是实情无疑，九华山富可敌国，寻常武林人物早已眼红，此时有现成便宜可捡，如何不来凑这个热闹？适才那谢七远从江南赶来，便是其中之一了。所谓人情冷暖，总到寒冬时才尝得出滋味。

秦仲海四下看了一阵，见庄外每隔三丈便放一只水缸，里头盛满了水，这陈设与京城一模一样，料知陕北天干物躁，这些水缸专防祝融之灾，以备不急之需。秦仲海心生一计，吩咐常雪恨道：“常兄弟，你一会儿溜到庄里后院，等我讯号一起，便向马房、主宅下手纵火。火头越狠越好。”常雪恨大喜，知道他要趁乱救人，当下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放心吧。杀人放火这档子事，找九命疯子就对了。看我不烧几只烤乳猪出来，便跟他妈的祝老龟姓猪。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眼见常雪恨贼恁兮兮地离开，他便率着项天寿，两人直朝庄内行去。

秦仲海此番兵分多路，用意再明白不过，敌方高手太多，全是当今武林的顶尖儿人物，双方若要正面开打，言二娘、常雪恨武功有限，必然碍手碍脚，除了自己与项天寿两人，其余同伴全无能力自保，只因这样，便找个因头把人支开了，以免出手时还要分心保护他们。

行到门口，只见场内人头黑压压的，项天寿低声道：“怎么样？咱们要混进去么？”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他出身朝廷，正道人物多半与他熟识，若在人堆里打转，三两下便给人认出了身分，他抬头四望，寻找可供藏身的地方。忽见庄院围墙高耸，约莫丈许高矮，黄瓦朱檐，格局宽阔，当容自己隐伏，当下急急招呼项天寿，两人便自闪身出庄。

二人沿墙行走，待见墙外别无看守，急忙翻身上墙，隐身在朱檐之上。

※※※

两人躲稳了，忽听场内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，道：“青衣掌门，按着咱们的约定，你这局通天塔若要败了，便须与我们回去京城，永世

不得为贼匪设谋，你可不能违背承诺。”秦仲海听了说话，急忙探头出去，往场内望过，此地居高临下，场中众人一言一行，尽收眼底。

但见广场正中搭了处台子，高约五尺，形如戏棚，台上两名男子对面站立，相距五尺，左首那人头戴书生巾，身穿黄袍，脸上笑眯眯地，却是峨眉掌门严松。

这严松曾帮着卓凌昭，在华山争夺武林盟主之位，算是个厉害人物，秦仲海见了这人，登感不妙，他往右首看去，果见那人宽袍大袖，面带人皮面具，正是九华山掌门青衣秀士。

只见两人脚旁各摆一只大铁箱，里头放满了骨牌，却不知是做什么用的。

严松微笑道：“青衣掌门，这局你玩是不玩？”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转头往台下一名女孩看去，摇头道：“我还有得选么？阁下请吧。”

严松闻言，登时哈哈大笑，他从铁箱里拿出大把骨牌，双手一松一合，只听哗啦啦声响不绝于耳，无数骨牌在他手中飞舞，猛听啪地一声，数十张骨牌合为长长一条，严松提声喝道：“通天塔第一局，站！”

他口中呼啸，双手便往地下一掼，猛听一声大响，赫见地面现出了一座牌塔，这塔由数十张骨牌层层相叠，竖立在地，已有半人高矮，想来便是他口中的“通天塔”了。台下众人见了这手绝技，登时鼓起掌来，峨眉弟子更是大声喝彩。秦仲海却是不明究理，看这严松行止好生奇怪，彷佛在叠积木一般。他与项天寿对望一眼，心下都感茫然。

正猜想间，场内传来严松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青衣掌门，我派门人精擅“通天塔”，所传已有百年，您若想弃手认输，也无不可，没人会来笑话你的。”青衣秀士叹道：“严掌门见笑了。在下虽然不才，但为了九华命脉，却也不能勉力一试。”

严松扔了一枚骨牌过去，笑道：“掌门可别小看通天塔了。叠木虽为小技，其实也有机心学问，我可提醒在先了。”青衣秀士伸手接住，他凝望严松放立的牌塔，颔首道：“输赢胜负，自有天定。一会儿在下若能赢得此局，还盼掌门信守诺言，不可再骚扰我山。”

严松自信满满，微笑便道：“掌门放心，严某自来说话算话。”

秦仲海与项天寿听了对答，登即恍然大悟，才知他们两人正以“通天塔”为赌局，以来一决胜负。

所谓“通天塔”，乃是峨眉独传的戏法，以骨牌为戏，参赛者轮将手中骨牌放落，落手处须在下方骨牌上面，一人一回，便似叠积木一般，直到弄垮天塔为止。除此之外，参赛者起手后记数三下，天塔若能不倒，便该下一人出手，当然也不能触碰旁人放过的骨牌，其它别无规矩。

前些日子恰逢端午，传闻端节正午那一刻，世间鸡蛋可以竖立起来，山寨好汉喝酒欢饮之余，也曾以鸡蛋立地，秦仲海试了几次，只因手粗脚重，便都没成功。眼看台上骨牌薄薄一张，约莫一指长，半指宽，厚仅三枚铜钱交叠，说来十分单薄，哪知严松却能让它们层层相交，垂直立地，说来大大不易。想来这人若非技艺惊人，便是练有什么作弊技法。

项天寿叹道：“峨眉山武功偏向阴柔一路，门派里的女弟子犹精刺绣，让严松玩这通天塔，那是再妥切不过了。”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心中便想：“难怪这姓严的家伙会以“通天塔”为注，看他这么精道，根本是稳操胜卷。这人当真奸诈不过了。”

严松这局虽称赌注，其实只是幌子，他熟门熟路，凭仗天下罕见的阴柔内力，要令骨牌交叠立起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了，说来绝无失手之理。赌局云云，只是拿来堵天下人悠悠之口，免得有人说名门正派以多欺少，恃强凌弱。

秦仲海见青衣秀士行止如常，身上穴道并未受制，以他的盖世轻功身法，自可从容离去，却不知为何要做这险恶赌局？他撇眼看去，待见艳婷坐在台下不远，登即恍然，想来正派高手人数虽众，却难以拦下轻功高绝的青衣秀士，此番定以艳婷为质，若非如此，也不能强逼青衣秀士留在场中了。

※※※

双方已做约定，青衣秀士便不再多言，他拿着一张骨牌，思索自己该要如何放置。

天塔摇摇欲坠，若有风吹草动，不免坍塌，秦仲海等人都替他捏把冷汗。旁观众人多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眼见青衣秀士迟迟不出手，登时轰然大叫："快快投降吧！你斗不过严掌门的！"吵嚷声中，青衣秀士却丝毫不受打扰，只在低头思索，对这些叫声充耳不闻。

良久良久，只听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道："严掌门，我有一事相询，不知阁下能否回答？"严松胜卷在握，神色甚是轻松，点头便道："只要无关于朝廷正义，青衣掌门但问无妨。"

青衣秀士望着高高立起的牌塔，叹道："在下二十年前出家，身分来历一向隐密，你们这回联手围捕我，却是从何得知的消息？"严松哈哈一笑，正要回话，忽听一人道："青衣师兄，你莫要责怪旁人，你身分外泄，正是我山掌教真人元清师兄所为。"

青衣秀士撇头看去，只见说话之人满面歉意，却是武当山的元易。

秦仲海见了元易到来，心下不免一惊，暗拊道："武当高手也到场了，难道少林人马也已齐聚？"他急看场内，赫见台下站着几个熟面孔，赫见崆峒邢玄宝、点苍七雄的海川子、赤川子、玉川子，以及先前见过的高天威等人都在其中，一时却没见到华山、嵩山两派人马。

眼看少林门人不在场中，秦仲海稍感放心，只是天下第一大派的首脑未到，眼前的阵仗还是异常为难，一会儿双方若要打斗起来，凭着怒苍山区区两名援军，未免太过自不量力。秦仲海武功虽高，但在大批高手围攻之下，恐怕也难以脱身，至于项天寿，那是更加没有指望了。

※※※

当年华山之会，元易便曾代表武当出言发难，指责卓凌昭不公不义，哪知现下居然自承武当山是泄密元凶？青衣秀士摇头叹息，道："元易师兄，我俩算是有些交情的，你却为何拆我的台？难不成九华山有何对不起你武当之处么？"

元易摇了摇头，拱手道："掌门错怪我们了。这回元清师兄透露阁下身分，用意绝非要对你不利，更不是觊觎九华山的财宝。只因怒苍再起，天下将乱，正衰邪长之间，本山掌教真人担忧您再次误入歧途，才会出此下策。还请见谅。"

青衣秀士淡淡一笑，道："这般说来，元易师兄是为我好了？"

元易颔首道："道兄多年修为，已成正果，切莫如我那秦师……咳……那般无法自拔。"

元易原本说话平稳，哪知提了个秦字，便急急打住，好似口吃一般。场中众人听了这话，自然纳闷不解，这厢秦仲海心下却是了然，想来元易一时口快，差点把秦霸先的事说了出口。此间正道人士多不知秦霸先与武当的渊源，若要传扬出去，不免惹出无数纷扰，便是为此，元易才急忙改口。

青衣秀士听了元易的一番话，便只淡淡一笑，他转头望向高高一叠骨牌，不再多言。

※※※

此时场内众人鸦雀无声，都在等着青衣秀士放落骨牌。他沉吟不语，伸出指甲，在牌上画了几条线。过了半晌，他将手中骨牌举起，缓缓下落。这回却不将骨牌直立，仅横面向下，要将之拦腰平摆，放在下头骨牌的上方。

一片寂静中，两只骨牌一横一直，缓缓靠近，随时都要相接。青衣秀士的手掌彷佛冻结，仅一分一毫地落下，霎时之间，直横两面相接，下方牌塔受了外力，登时激荡摇摆，随时都要倒下，众人惊叫声中，青衣秀士把手一撤，那平摆的骨牌摇摇欲坠，便如儿童嬉戏的翘翘板一般，左右晃荡不已。

一阵摇晃中，严松开始计数，只听他念道：“一……二……”三字出口，那平摆骨牌终于安定下来。只见它左右重量相称，恰以下方骨牌为基，稳稳托住中线重心。场内众人见了这等神技，虽说都是严松这边的人，却还是爆出了一声彩，那艳婷坐在一旁，一看师父脱险，惨白的脸上登时现出红晕，情势如此惊险，也难怪她心惊肉跳了。

秦仲海暗赞在心，这回青衣秀士能够脱险，靠得并非什么奇妙武功，而是过人的算术心法。他先用指甲去画木块横面，便是要找出重心所在，反复探看竖立骨牌，更是在细细计算基座是否安稳，看他如此神机妙算，真不愧是“御赐凤羽”了。

严松见他脱险，登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聪明、聪明，阁下不愧是天下争夺的大军师，片刻之间，便让你找到“通天塔”的关键所在。”

轮到严松出手，场面却轻松许多，他提起一只骨牌，再次以垂直之姿放下，正摆在青衣秀士放落的骨牌上，看他举轻若重，手起牌落，直是稳扎稳打，视天塔如无物。这峨眉阴劲轻缓巧妙，果然是非同凡响。

严松笑道：“青衣掌门，又换你了。”青衣秀士微微颔首，道：“严掌门当真好功夫，实在让人大开眼界。”他从木盒中取出骨牌，这回也是以横为面，放在严松的骨牌上，有了上次的试练，此次下手便快了许多，只见天塔新加三牌，底横、中直、上横，丝毫不让严松专美于前。

万籁俱寂中，两人相互比试，毫不相让，不过一盏茶时分，骨牌横直交陈，已叠得比人还高，足足有四十来条，看这骨牌陈叠得通天而起，倒真似一座通天塔了。

※※※

斗到酣处，已过辰牌时分，骨牌早已叠近丈许。放落骨牌时更须提起脚跟，晨光映照之下，“通天塔”摇摇欲坠，好似随时都要崩坍，望来极是诡异。

严松提起脚跟，小心翼翼地放落手上骨牌，笑道：“青衣掌门，又换你了。”青衣秀士抬头去看，几十根骨牌参差摆置，已比自己高了两个头不止，此时若要把骨牌放上，定须纵身跃起，但天塔稍受激荡，便会坍塌，说来局面大为险恶。

青衣秀士手执骨牌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过了许久，仍是不见动手。

台下众人鼓噪起来，大声道：“青衣秀士！你快快投降吧，不要拖延了！”吼声如雷，更让人掩耳皱眉，青衣秀士却只不言不语，仅在低头沉思。

便在此时，一名男子奔了出来，怒道：“别让这种奸滑之徒拖延时光，他再不动手，咱们一刀杀了他徒儿！”说话之人神态愤然，胸口又扎着绷带，正是前些日子给青衣秀士打伤的宋德光。他心怀不忿，一心只想杀害九华山师徒，此刻见了良机，便自出面吆喝煽动。两旁众人闻言起哄，叫道：“是啊！少看他玩把戏，快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！”

艳婷听了雷动一般的巨响，心下只感害怕，泪水滚来滚去，几要坠下。但她生性坚毅，当此逆境，只是拼命强忍泪珠，绝不在敌人面前示弱。

正忍耐间，忽听身边一个声音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在这儿，没人敢动你的。”

这人说话声音十分稚气，恰从艳婷背后传来。他弯下腰身，侧面望着艳婷，看他油头粉面，打扮得十分入时，正是先前在山上给师父擒住的那名少年。不过这祝康来头不小，祖母正是祝家庄的宗主，说来也算半个主人，若想保住艳婷的性命，倒不是没有可能。

祝康笑了笑，眼看艳婷脸颊羞红如火，一时心中动情，竟尔低下头去，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吻。

艳婷给他亲吻，登时尖叫一声，把身子缩了缩，祝康见她害怕，伸手便搂住了肩头，笑道：“你别怕我，我不会害你的。”

若非师门大祸，艳婷好好一个名门正派的首徒，哪会给人擒在这里，动弹不得？艳婷泪水盈眶，只把手中一块令牌牢牢握住。那令牌镶着“兵部职方司”五字，正是杨肃观在长洲土地庙送给她的。她全身颤抖，上下排牙齿含在舌头上，一会儿倘有人过来侵犯身子，她便要当场嚼舌自尽，绝不苟活在人世间。

※※※

徒儿连番受辱，说来是九华山的奇耻大辱，只是青衣秀士脸戴面具，旁人自也瞧不出他是惊是怒，过了良久，忽听青衣秀士一声清啸，霎时提起真气，便往天塔顶端飘去。

天塔比人还高，若想放落骨牌，便须纵跃跳起，只见青衣秀士足不沾地，彷佛盘天神龙，越飞越高，他在半空旋转一圈，终于把骨牌放在天塔之上，这才落了下来。眼看青衣秀士滞空如此之久，真如长翅一般，正教中人目瞪口呆之余，竟连赞叹也忘了发出。严松自也惊诧难言，心道："这人轻功天下第一的传闻，果然无虚。我可要处于下风了。"

正诧异间，忽见青衣秀士上前一步，拱手道："严掌门，承让了。"

场内众人闻言，无不"咦"了一声，同声道："你说什么？"青衣秀士拱手依旧，却不言语。严松皱眉道："青衣掌门，天塔虽高，却不能拿严某奈何。你可别小觑峨眉。"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严掌门莫要动气，还请下场吧。"

严松冷笑一声，更不打话，便走到牌塔之旁，严松身形高瘦过人，玩这"通天塔"时大占居高临下的便宜。只是此刻牌塔已高，若想提起脚跟放落骨牌，不免有些为难。他哼了一声，拔出腰间长剑，往地下用力一掼，跟着飞身站上剑柄，他身高八尺三寸，剑长四尺，便又高过了天塔，当下提起骨牌，又要往上安置。

剑刃柔软，剑柄仅寸方大小，严松却能站立其上，这下轻身功夫一露，众人都是暗暗颔首，只是先前他们见识过青衣秀士的腾空神技，此刻再见严松的轻功，却也觉得不过尔尔。众人之中，只有峨眉男女弟子大声赞叹，在那儿稀稀落落地叫好。严松脸上一红，心道："这青衣秀士好生猖狂，一会儿定要让他心服口服，否则峨眉的脸面往哪儿放去？"

当年严松学这"通天塔"，本意只在煎熬耐心、锻炼柔劲，哪知越玩越觉奥妙无穷，待得后来苦心钻研，更觉当世无敌手，岂知今日与人同台较量，竟有人敢轻视自己。严松自知若要败了，日后武林地位必定一落千丈，想到江充对他的期待，更是满心激昂。

他站在剑柄之上，身子已高过天塔，正想拿出阴招对付，莫名之间，心中震惊万分，竟从剑柄上摔了下来。峨眉弟子大惊失色，纷纷奔出，问道："师父怎么了？"

严松全身颤动，已是心如死灰，他向青衣秀士拱了拱手，道："青衣掌门，在下技不如人，甘败下风。"众人大惊失色，严松自始至终谈

笑自若，彷佛通天塔已在他股掌间，这下怎么忽尔认输？莫非塔顶有什么机关不成？

点苍掌门海川子快步抢上，急急喊道："严掌门，这通天塔不是你的看门绝活吗？你怎能莫名其妙地认输？快快上去放骨牌啊！"这海川子平素庸庸懦懦，哪知心急之下，说起话来便如教训子侄一般，峨眉门人闻言，各有不悦之色。

严松却是叹息不已，他坐地抚面，拱手道："海川道长教训的是。在下不才，哪位高人愿替本人下场，峨眉上下感激不尽。"旁观众人听他这么说，更是纳闷不已，不知天塔上有何古怪，不少人心存好奇，只在那儿跳跃不止，想把上头情况看个清楚。

忽听一人纵声大笑，道："峨眉掌门不济，让我来！"说话间一名矮小老者迈步而出，正是十二天将之首，淮西宗主高天威来了。他朝严松斜了一眼，冷笑道："几年没出江湖，猴子也能称霸王，这些雕虫小技，居然能分啥高低？"

峨眉众弟子听他说话无礼，无不大怒，高天威却只蔑笑几声，忽然之间，刀光闪过，众人看得明白，他弯刀挥出，已从铁箱里扫出一张骨牌，只直挺挺地立在刀背上。高天威向祝家门人借过铁枪，嘿地一声断喝，铁枪倒插入地，身子如同旱地拔葱，霎时高飞过塔，便在此时，刀过塔顶，刷地一声，刀背上的骨牌随刀送出，已然稳稳放在塔顶之上。

高天威常笑称自己是"刀切豆腐两面光"，虽有调侃之意，其实是在炫耀自己的刀法，以他家传刀法的缓、绝、轻三大诀，区区一块骨牌自不在他眼下。场内满是四大家族的知交好友，众人见了这手绝活，无不暴雷也似的叫好。

高天威得意洋洋地退到台边，望向严松，笑道："严掌门，小孩子的玩意儿，亏你们川人拿来当宝？可真笑煞天下人了，嗯？"严松听他说得狂，却只擦去了冷汗，拱手微笑道："多谢高先生解围。此番放走青衣秀士的罪责，当由阁下出面担待，我峨眉可吃罪不起。"

高天威斜目瞪他一眼，口中更是呸地一声，这严松无缘无故损他，高天威如此傲性，焉能不怒？正要开口怒骂，忽听背后传来嘎嘎轻响，高天威耳音过人，已察觉这声响是从塔中传出，当下急急转头，赫见笔直一线的牌塔已然斜倾，随时都要倒塌！

高天威大为震惊，道：“不可能！我手劲向来沉稳，不过放个骨牌，怎能出事？”

严松喟然道：“高兄看清楚吧。人家青衣掌门架好了陷阱，只等你跳进去哪。”

高天威咦了一声，急忙定睛去看，他越看越奇，赶忙举起食指，比在两眼之间，霎时之间，身子竟尔巨震！

高天威以食指为准心，一路瞄望而去，只见青衣秀士放的木块参参差差，每块骨牌虽做平躺，但一块比一块朝右偏置，所差虽只分毫，但几十块放落，整座天塔的重心早已右倾，若非严松摆的骨牌笔直如线，天塔早已倾倒。

高天威这才明白，适才自己放落的骨牌已是最后一根稻草，哪怕这只骆驼再大，此刻也要烟消云散！直到此时，方知适才严松为何忽尔罢手，青衣秀士为何自信必胜，这两人阴谋老沉，却拿自己这个粗人来当祭品了，高天威尴尬之下，忍不住苦笑不语。

※※※

场边项天寿与秦仲海二人隐身观看，眼看青衣秀士击败强敌，己方不费吹灰之力，便能将人带走，心下无不欢喜。两人正要说话，忽见台上走来一名白发老头，这人好生高大，竟不在陆孤瞻、煞金等虎将之下，秦仲海低声道：“这老乌龟是谁？”

项天寿深深吸了口气，颤声道：“老天，山东宋神刀要出手了！”

听了“宋神刀”三字，秦仲海也是啊了一声，颔首道：“好小子，原来他便是宋公迈。”

抚远四大家，除了淮西高天将，便属这个宋神刀最是了得。宋公迈继承父祖之业，将“神刀门”办得好生兴旺，四大家族中更只神刀宋家还在江湖行走。只因宋公迈年老，这几年不再过问世事，已算是隐退了，没想又在此时跑了出来，想来十之八九是受奸臣撩拨，专来对付本山英雄。项天寿摇头叹道：“当年围攻山寨的好手甚多，这宋公迈便是主将之一。看来鹿死谁手，还不能分晓。”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却只嘿嘿冷笑，他手握刀柄，只等时机一到，便换他下场大显神威了。

宋公迈走到台上，此时骨牌缓缓倾斜，天塔即将倾塌，宋公迈忽地虎吼一声，双手按在矮几上，暴喝道：“神刀劲！”

雄霸无比的内功灌入，那天塔原本已要倒塌，内力隔物传劲，彷佛从中支撑，那天塔倏地凝住，顶端骨牌原本滑动不止，此刻却似黏住了。只见整座塔倾向右侧，凝定不动，蔚为奇观。

宋公迈发动内功，不能开口，便望了高天威一眼，示意他替自己发言。高天威大喜，急忙口中计数，跟着转望青衣秀士，冷笑道："青衣掌门，我已放落了骨牌，现下换你出手了。"青衣秀士哼了一声，道："贵方三人出场，联手对付我一人，这算是公平么？"

高天威笑道："你要觉得不公平，那便叫几个同伴过来帮忙啊！要不唤你徒儿过来也成，哈哈！哈哈！"秦仲海人在左近，听这高天威说话极是无耻，忍不住大怒，项天寿却把他拉住了，低声道："稍安勿躁，且看右军师手段。"

此时场中情况急转直下，高天威与宋公迈联手上场，一个以深厚内功定住斜塔，一个专责堆牌积塔，以宋公迈的功力，高天威不管怎么摆置骨牌，在内功支撑下，这牌塔绝不会倾倒，反倒是青衣秀士这厢极尽困难，他只要放落骨牌，宋公迈若把内力一撤，那斜塔要不半晌，便会自行坍塌，届时自算青衣秀士输了。

局面有败无胜，青衣秀士戴着人皮面具，旁人自也看不到他的惊惶之情。高天威冷笑道："作法自毙，怪不得别人，姓唐的，当年你设下无数计谋，害惨了咱们四大家族，你想我们会放你活路吗？"说话间面带肃杀，好似有无尽血海深仇。元易、刑玄宝等正教人士听了这话，都是暗自心惊。

正教人士之所以揭露青衣秀士的身分，绝非与他有什么怨仇，一切用心只在悬崖勒马，以免这位正教掌门给人劝回山上，再为匪寇。哪知四大家族此番别有居心，一心只想借机杀人，料来青衣秀士这局若是输了，依着赌约，性命自当凶多吉少。

眼看青衣秀士这局是输定了，一名老者越众而出，急急劝道："青衣掌门，趁着大家没伤和气，你就快快认输吧。反正这几年你已经改过向善，到时老头子出面说项，找大臣帮你说话保命，谅这帮人也嚼不动舌根。这就把赌局撤了，和我们走吧！"

众人转头急看，说话之人满头白发，约莫八十来岁，正是崆峒掌门刑玄宝。这人风吹两面倒，骑墙工夫十分了得。那时宁不凡退隐，

正教人士便曾见识这人的丑态，哪知当得关键时刻，他竟会出面替青衣秀士缓颊，已算生平难得的侠义之举。识得他的人更感诧异。

邢玄宝如此说话，自也有他的私心，此时怒苍再起，四大家族定会重出江湖，这些人深受朝廷倚重，日后颐指气使，难免爬到正道门派之上。八大派折了卓凌昭、宁不凡，若再少了青衣秀士，人才更见凋零，邢玄宝心忧于此，便来提点一番。

青衣秀士听他这般说话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手上骨牌举起放下，心中十分难决。若要他答应邢玄宝，从此自己再无自由可言，若要硬拼到底，怕连艳婷也葬送此地。邢玄宝知道元易与他交好，便要他过去相劝，元易上前一步，也不知该如何劝说，只是皱眉不语。

高天威见他迟迟不动手，登时笑道："掌门多所拖延，无益大局，非正人君子所为。让我来催催你。"霎时提声高喝："来人，把他徒儿押出来！"

青衣秀士身子震动，转头望去，只见天将府诸人越众而出，高天成、高天业两人带出了艳婷，将她送到台上。高天威笑道："青衣掌门，我跟你说了，以前咱们四大家族只要抓到怒苍山的女贼，一律剥衣火焚，枭首示众，你现下若不知进退，一旦给打入妖匪一流，你也知道你徒儿下场如何？"

那祝康本对艳婷有意，待见她惊惶流泪，神态痛楚，当下慌忙走出，躬身求情道："高世伯，请看小侄面上，饶过了这名女孩如何？"高天威笑道："你看上她了？"祝康面色微微一窘，道："高世伯取笑了。九华一脉本是武林正道，咱们何必赶尽杀绝？"

便在此时，猛听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"没志气的东西！妖魔一流，咱们便是要赶尽杀绝！"这声怒喝尖锐至极，好似铲刮铁锅，众人回头去看，只见人潮分开，一名老妇从人群间踏步走出，她手提拐杖，躬身行走，脸上却满是仇恨怒火，艳婷与她冰冷的眼神相对，冷不住打了个寒噤。连那邢玄宝、元易等正教人物也是面色微变，料来这老太婆定是凶狠异常。

祝康叹了一声，道："奶奶。"

那老妇用力打了他一个耳刮子，骂道："没出息！你爹爹、大伯、二伯是怎么死的？看了漂亮女人，便连自己姓啥名谁也忘了？祝家没你这种无用的畜生！"祝康给她一个耳光打落，几乎摔跌在地，一旁教

头抢上扶住，低声劝道：“主母莫要生气，且看高大爷、宋大爷手段便了。”

那老妇提声叫道：“唐士谦！你给我听好了！限你一柱香时分动手，否则看老娘亲手剥光你徒儿，便似秦霸先的那个贱婆娘一样！让天下人看个够！”

项天寿听她当众侮辱秦家主母，赫地便是一惊，他慌张之下，急忙去看秦仲海。只见秦仲海低头无语，只是双目圆睁，怔怔望着地下。项天寿见他兀自镇定，稍感心安。

便在此时，忽见秦仲海身子一颤，双目竟尔坠下两行清泪，嘴角更渗出血来，项天寿大惊失色，才知秦仲海悲愤之际，竟把牙龈咬出血来。

项天寿全身微微发抖，知道秦仲海杀机已动，以这人的武功，一旦决心杀人，今日场中众人至少会死上大半，届时人头乱滚，遍地死尸，双方的怨仇恐怕越结越深了。

※※※

秦仲海悲恨无限，青衣秀士却是心如死灰。只见祝太夫人满面仇恨地望向台上，满是仇恨之意，一旁艳婷则满面泪痕，娇小的身子不住发抖，大见稚弱。

青衣秀士长叹一声，自知今日若要抗命不从，这群人决计会出手杀死艳婷，他缓缓放下手中骨牌，叹道：“我个人早已看破生死，这局是胜是败，于我都是无妨，只怕九华山从我手中而绝。列位，今日青衣秀士向你们认输，要杀要剐，要囚要禁，随你们处置。只求你们放过我徒儿。”这话无泪无恨，无悲无喜，全然听不出悲怒哀痛，声音也不曾颤抖恐惧。

高天威见他镇静若此，心下也是暗暗佩服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抓这女孩儿做什么？只要你乖乖随我们走，咱们自会放了她。”

众人听青衣秀士自承败北，无不大声叫好。高天威使了个眼色，台下走来一名男子，身上扎着绷带，却是给解滔射伤的高天业。只听他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都说青衣秀士智计绝伦，原来不过尔尔。”他手持牛筋，走了上来，暴喝道：“你既知道输了，那便束手就擒吧！”

青衣秀士轻轻吐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给我个面子，把我徒儿带上来，我有几句话和她说。”

高天业冷笑道：“败军之将，还讨什么脸面，乖乖伸出手来。”他正要上前，元易已是大怒，把他拦住了，冷冷地道：“高天业，这里还轮不到你放肆。”

高天业哼了一声，转头便往宗主看去，高天威微微一笑，知道这些正教人士唇寒齿亡，乃是强弩之末，卓凌昭已死、宁不凡隐退，这青衣秀士旋即更要垮台，日后朝廷下旨征讨怒苍，又是四大家族的局面了。他想到快活处，登时挥手示意，要门下不必与这些人正面冲撞。

青衣秀士向元易点了点头，以示谢意。艳婷一得自由，立时扑到师父怀里，大哭道：“师父！你行侠仗义，生平救过多少乡民，你快快告诉他们，你不是什么反贼啊！”她激荡之中，只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师父仍是以前那个受人敬重的掌门，自己也还是无忧无虑的女孩儿。一时紧紧抱住了师父，全身更是颤抖不止。

青衣秀士伸出双手，在她秀发上轻轻抚摸，叹道：“师父本名唐士谦，原是朝廷命官，武英十四年的进士。只因师父替秦霸先上奏辩护，被景泰皇帝贬为庶人，发配贵州充军，这才有了今日之事……”艳婷大哭道：“师父！我不管这些，我只要回家！”

时近午时，阳光灿烂，青衣秀士听了徒弟的哭声，心下自也感伤。他仰望蓝空，轻声道：“孩子啊孩子，师父这几年来隐姓埋名，日夜担忧，始终怕身分暴露，便连你师叔过世，也不能替他出头，师父对不起九华山……”说到后来，声音越悲，面具下的那双眼睛再也按耐不住，竟尔流下泪来。

艳婷自小蒙师父养大，平日只见他足智多谋，定力深厚，哪知他竟会悲声啜泣，师徒二人悲戚难忍，艳婷更已放声大哭。

青衣秀士叹息不答，他轻抚艳婷的背脊，转头望向元易，道：“道兄，在下向你讨个人情。”元易与他交情深厚，听得垂询，立时上前道：“掌门有何吩咐？”

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“请道兄念在昔日的交情，日后多多提携九华一脉。”刑玄宝等人与他相识经年，此刻见他已在托孤，心中无不感慨。元易愤然便道：“掌门莫惊！有我武当保着你，谅这些小人也不敢

动你分毫！”四大家族门下闻言，莫不大怒，纷纷喝道：“谁是小人！把话说清楚了！”双方门人怒目相视，各自叫嚣起来，场中登时乱成一片。

青衣秀士听元易答应得爽快，淡淡笑道：“闻君一席话，不枉我投身正道多年。在下先谢过了。”他站起身来，伸出双手，向高天业道：“阁下可以动手了。”

高天业哈哈笑道：“如此得罪了。”当下取过牛筋，将青衣秀士牢牢绑起。这牛筋入肉，便紧紧绷住手腕，任凭青衣秀士再大的内力，一时半刻间也挣之不断，已算将他制住了。

高天威走上前来，手指远处囚车，道：“青衣掌门，劳驾你到京城走走，江大人有几句话问你。”

艳婷见师父就要给人带走，心下大悲，大叫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他们要把你怎么样？”她拼死抓住师父，任凭高天成、高天芒等人来拉，却都分之不开，她心里明白，师徒两人命运乖离，今日一分离，恐怕再也见不到面，当下只是紧紧抱住师父，难舍难分。

场中众人见这对师徒如此悲戚，心下都是暗自怜悯，但此刻只要出言替他求情，难免会被扣上同情反逆的帽子，众人噤若寒蝉，无人敢发一声。连那元易也在咬牙忍耐。

青衣秀士目光满是爱怜，只是他双手被缚，虽想抚摸爱徒脸颊，却已不可得。他弯下腰去，贴在艳婷耳边，轻声道：“等你脱离险境，记得打开师父给你的锦囊。你记得，九华山一脉绝不能断。”他交代已毕，更不多言，缓缓推开艳婷，面向高天成等人，凛然道：“诸位久等了。咱们走吧。”艳婷见师父已要离去，登时伏地大哭。

青衣秀士慷慨赴义，神态从容，旁观众人见了，口中虽没言语，内心却都暗生敬意。

※※※

青衣秀士正要跨入囚车，忽然一名老妇仰天大笑，跟着越众而出，正是先前扬言要杀艳婷的祝老太婆。青衣秀士吃了一惊，急忙定下脚来，不知她所欲为何。

正猜疑间，猛听祝老妇手指艳婷，喝道：“来人啊！把这女子也押了起来！”脚步声杂沓，十余人已将艳婷围起。艳婷见了这等阵仗，忍

不住面上变色，登时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青衣秀士悚然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不是说好放我徒儿么？你们怎可出尔反尔？”祝老妇冷笑道：“那是高天威说得话，与我们祝家庄毫无干系。”她转身喝道：“来人啊！给我押下这名女子！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咱们要来个斩草除根！”

青衣秀士虽是著名的大军师，却万万料不到对方身为堂堂耆宿，行事竟会如此无耻。他又惊又急，连忙往元易看去，目中全是求恳之色。元易是武当元老，从来言出必行，自不能坐视不理。他伸手护住艳婷，沉声道：“老夫人，放我元易在此，便没有食言而肥的事。请尊驾莫要为难这名女孩！”

祝老妇不加理会，自行使了眼色，几名手下答应一声，便随一名教头上前，当场要将艳婷押走。元易嘿了一声，双掌轻推，将祝家门人挡开。他拦在道中，护住了艳婷，喝道：“武当弟子言而有信！你们想要带走这名女孩，除非杀了我！”

祝老妇见他丝毫不让，登时冷笑道：“元易道长，要死还不容易么？你再不退开，休怪我把秦霸先的事情抖了出来，看你们武当山还有什么颜面立足江湖？”

元易惊怒交迸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恁也狠毒卑鄙了……”高天威见了这情状，更是落井下石，笑道：“这下好了。八大门派要与怒苍山联手了，武林还有正道人活命的地方么？”

元易面色惨淡，全身发抖，点苍七雄熟知江湖典故，自知情况如何，几名师兄弟赶忙过来，众人伸手拉开元易，低声都道：“算了，咱们别淌这混水。免得惹祸上身。”

元易武功高强，太极拳剑号称双绝，怎会怕什么祝家庄？但当今江充势大，只要给人参上一本，目为反贼，到时武当可要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。心念于此，虽是一千个不情愿，也只有让人拉开了。旁观众人心知肚明，从此武当山与四大家族结下梁子，日后两方人马道上遭遇，定有一番恶斗。

※※※

眼看元易给几名同道劝开，仅余艳婷一个孤女在场，她泪眼汪汪，颤声道：“帮我……你们帮帮我，好不好？”正教中人稍有义理心

的，无不心如刀割，只是朝廷是非之前，众人如果贸然出头，一个不巧，说不定落得满门抄斩的下稍，此刻听了艳婷的哀求，也只有置之不理，恍若无闻了。

艳婷面色惨然，却是逃无去路，那祝家教头高声笑道：“小姑娘，没人敢帮你的，这就乖乖跟我们走吧！让老夫人好好教你一身道理，把你这身贼性子洗洗干净哪。”

艳婷听他言语轻薄，一时气得面色惨白，她虽非金枝玉叶，但也是名门弟子，当年便在神机洞时，卓凌昭也是以礼相待，不曾受过昆仑弟子的轻薄侮辱，哪知此际落入名门正派弟子手中，反而要受人调戏，一时又急又气，泪水几欲夺眶而出。

那人五指搭上她的肩头，狞笑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便在此时，众人听得剥啦一声，跟着眼前一花，那人身子忽地颤抖不止，一道血箭从胸口激射而出。众人急急看去，只见一个青影挡在艳婷身前，正是青衣秀士。

场中众人见情势忽地逆转，无不吃惊诧异，不知青衣秀士使得是什么奇妙手法，居然能在刹那间出手救人，众人中只有宋公迈、元易、秦仲海几个绝顶高手看的明白，方才一眨眼时光，青衣秀士先以内力震断牛筋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飞入场中，破缚、入场、杀人三连一技，所用招式之精，认位之准，已到化境。

青衣秀士沉着一张脸，将艳婷拉在身后，他一双凤眼不再温和，只恶狠狠地盯着场中众人，神态大不寻常。

那教头软瘫在地，血流如注，祝康急忙抢上，将他抱了起来。祝老妇戟指怒骂：“青衣秀士，放着天下英雄在此，你居然敢出手伤人，看我不把你斩成碎片，誓不为人！”她口中怒骂，手上也没闲着，霎时举枪刺出，这枪却是朝艳婷戳去。

祝家以铁枪闻名于世，枪法使出，果然又阴又狠，祝老妇身为女子，更把那阴狠两字诀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方一出招，便挑对方弱点痛下毒手。

青衣秀士哼了一声，身影一闪，拉着艳婷侧身躲开，跟着凌空还了一掌，这掌风好生强劲，直朝敌人胸前撞去。祝老妇冷笑道：“区区劈空掌力，如何奈何得我？”

她年岁甚老，功力自也不凡，左手拿住铁枪，右掌高举，要以掌力挡住对方的掌风，双掌相接，只听嗤地一声轻响，莫名之间，剧痛传入掌心，手掌竟喷出血来，鲜血飞洒中，祝老妇身子摔跌而出，已然吐血倒地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高天威急忙上前，从地下拾起了一枚暗器，却是一枚骨牌。

青衣秀士一动手，便把不可一世的铁枪祝家打得一败涂地，四大家族门人弟子又惊又怒，人人拔出兵刃，严阵以待。元易、邢玄宝等人惊惶失措，也不知要不要上前相助。

青衣秀士仰天长啸，喝道："世人虽当我是乱臣贼子，唐某却不曾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。过往在怒苍山如此，现下身在九华山，更是如此。今日你等如此相逼，竟连我的徒儿也不放过，休怪唐某杀无赦！"言毕，右手一抹，将面具解了下来，露出隐藏多年的面目。

只见他云鬓斑白，清瞿俊秀，右颊上却刺了一行金字，上书"罪囚唐士谦贬庶人，发配贵州"一十二字，令他好好一张文秀面孔如同贼徒一般。众人恍然大悟，心中都想："原来他长年带着人皮面具，便是为了颊上这行金字。"

青衣秀士袍袖一拂，指着远处，沉声道："婷儿，你尽管走，有师父在这儿，没人敢拦住你。"他解下面具之后，言语中竟也变得粗犷许多，丝毫没有顾忌。艳婷颤声道："师父，那……那你呢？"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甭问这许多，你只管走。"

高天成哈哈大笑，大声道："谁都不许……"那个"走"字尚未出口，一条青影飞过，正是青衣秀士来袭。天将府众人见状不好，一时火蒺藜、扑天镖纷飞而至，只想将青衣秀士阻拦下来。

只是敌人身法实在太快，暗器发出之时，青衣秀士已到面前，只见他左手抱着艳婷，右掌已然打来。高天威知道对方武功既阴且高，见状不妙，身形拔起，运起十足十掌力，便要替师弟接下一击，猛听"哼"、"嘿"两声传过，高天威掌力传来，青衣秀士半空一个转折，气沈丹田，借力打力，两大高手合力之下，艳婷的身子登给远远扔出，已然飞出二十来丈。艳婷身在半空，兀自大哭道："师父！师父！"

高天威心下一醒，这才知道他在借用自己的掌力，好让徒弟逃生，咬牙喝道：“来人，把这小丫头抓起来了！”青衣秀士此时坠下地来，已给人群包围，他随手打翻一名天将府弟子，抢过长剑，厉声道：“你们谁敢为难我徒儿，唐士谦担保他满门鸡犬不留！”嗡地一声大响，手上长剑连开数十朵寒花，彷佛一个大光球一般。

青衣秀士陡然自称唐士谦，乃是入场以来第一回，虽在千军万马的包围之中，仍是毫无惧色，这几句话更满是威吓之意，众人见他眼角满是怒气，再不见慈和之色，都知他绝不非虚张声势，一时间场内数百人无一敢动，各自静默无声。

艳婷远远飞了出去，不旋踵，便已落下地来，她落地处本站着几名江湖人物，但这些人一来忌惮青衣秀士的武功厉害，不愿惹祸上身，二来其中多有正直之士，他们不愿与高天威、祝老妇同来欺侮孤女，便往旁让了开来，更有人示意她快快离开。

艳婷茫然望着四周人群，竟不知何去何从，只呆呆站在原地，一众好手看着她，既无人上前阻拦，也无人出言相慰。一名点苍弟子心生不忍，低声道：“小姑娘，九华山已经亡了，你若还不走，却要你师父如何安心赴死？”此言一出，艳婷登时泪流满面，情知今日之后，九华山的兴亡已在她的肩上了。她痛哭失声，盈盈跪倒，啜泣道：“师父育养之恩，艳婷无以为报，还盼来日找到师妹，将她教养成人，绝不让九华山香烟就此而绝。”

旁观众人虽然事不关己，但听她说得悲苦，也都有鼻酸之意。

艳婷爬起身来，频频拭泪，走两步，回头望一望，有如海国千山行一般。

便在此时，天将府与祝家庄两路好手已然赶到，当头之人正是高天业，只听他暴喝道：“弟兄们！拦住这丫头！”十余名好手分两路包抄，正教好手多半可怜艳婷孤苦，不愿她给敌人抓住，只站定脚步，趁势阻挡追兵。四大家族的人马大呼小叫，在人群中拼命向前推挤。

艳婷见实在不能再拖，大哭道：“师父！再见了！”她慌忙使出轻功，急朝北方飞奔而去，她身法快绝，一旦施展轻功，转瞬身影便已不见。高天业等人追赶不及，又给人潮挡住了，一时只有徒乎负负，在那儿指天骂地。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八章 双雄会

眼见艳婷已然远走，青衣秀士便放落心来，便在此时，忽觉背后传来一股杀意，他急急回头，却见“宋神刀”已无声无息地来到他身边。适才高天威、祝老妇言而无信，大见无耻之态，这“宋神刀”却不随着出手，只在一旁静静观看。看他气度不俗，当是一号劲敌。

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宋先生，青衣秀士号称轻功独步武林，若是要走，岂是你们拦得下的？”宋公迈摇头道：“别说青衣秀士信义卓著，便是当年的右凤军师也是名满天下，岂是失信之人？你既然自承认输，便不会背信逃走。”

青衣秀士哈哈一笑，当下身影一闪，又已飞回台上，众人见他身法实在太快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心下都是骇然。

此刻台上围着八名神刀门弟子，人人以功力灌注，都在维系斜塔不倒，宋公迈缓缓走回台上，指着天塔道：“青衣掌门，依照咱们的约定，你若胜了这局，咱们自当恭送你离去，只是你方才不幸败北，便须随我等回京，面谒江大人。这便随我们走吧！”

说话间上来十来名好手，一齐举刀对着青衣秀士，只要他稍有动弹，便要乱刀斩下。

青衣秀士往前跨上两步，仰望骨牌堆成的高塔，森然道：“你等出尔反尔，加害弱女，我本可拂袖而去，但今日今时，若不破解这局，怕你把“九华山”三个字看得小了！”他仰天长啸，袍袖一拂，功力到处，骨牌震动，斜塔竟要倒塌，众弟子大惊，纷纷退避。

宋公迈双掌推出，口称：“下！”一股柔和的罡气压下，骨牌竟尔落了下来，又恢复斜塔原状。两人略一较劲，不分胜负，彼此暗自钦佩。

此时高天威也已转回台上，蔑笑道：“青衣秀士，你还想怎地？硬撑下去么？”

青衣秀士怒极反笑，袍袖拂出，登从铁箱中卷出一张骨牌，冷冷地道：“看清楚了。“青衣秀士”斗不过你们，那便由“唐士谦”来破这个局！”宋公迈摇头道：“时至今日，你还不知悔悟，难道不知自己已坠入魔道了么？”

青衣秀士嗤地一声，道：“魔道？什么叫做魔道？朝廷狠毒，残害贤良，这就是魔！今日你等孽因既种，世上终要反逆集结，以为孽果。”他取起骨牌，厉声道：“我现下这步，便是天下英雄豪杰的血泪！你给接着了！”高天威听他叫得狠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宋公迈手按地下，内力发动，登把局面接过。先前负责的八名弟子有如虚脱，急急下台休息。此时天塔以内力镇住，才令骨牌牢牢凝定，始终不倒，倘若内力一撤，斜塔立时便要倒塌，可说胜负全由宋公迈来定。青衣秀士若想赢得此局，绝无机会可言。

众人屏气凝神，都要看青衣秀士如何应变。

忽听一声轻啸，青衣秀士伸指一弹，那骨牌嗖地一声，直往上空飞去，霎时隐没不见。

众人神色茫然，都不知他此举何意，高天威哈哈笑道：“亏你号称凤羽，怎地这般愚笨？宋兄，咱们撤塔！”说话间宋公迈举起双手，内力松弛，天塔登时崩坍。

青衣秀士嘴角斜起，俊挺秀气的面孔露出难得的杀气，他袍袖一拂，喝道：“天下英雄！全数起来！”

袖风到处，骨牌尽皆飘起，只见无数牌点飞舞半空，跟着一张张往下落去，井然有序中，第一张骨牌平躺在地，接着第二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……层叠坠落而下，霎时之间，上百张骨牌全数横列，整整齐齐地叠成一座七尺来高的“通天塔”！

青衣秀士抬头仰上，轻声道：“下来吧！”便在此时，半空落下一只骨牌，不偏不倚地插在天塔上方，这张骨牌却非横倒，而是以尖锥一角斜插倒立，阳光照下，但见骨牌锥角隐隐生辉，更让场中人士诧异莫名。

高天威骇然吃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青衣秀士不去答理，只眯起了眼，淡淡地道：“在下放落骨牌，现下换你们了。”

※※※

场内众人定睛去看，眼前天塔高约七尺，顶端骨牌斜倒竖立，好似戴了顶官帽，直是不可思议。这幅骨牌以四川红桧制作，上裹红漆，坚硬似铁，却又滑溜如油，却不知青衣秀士是怎么办到的。众高

手思来想去，那骨牌定然附有青衣秀士的深湛内力，方能刺穿下方牌木，以之安稳座基。众人猜疑间，却听严松叹道：“了得，了得，这招“金角锥”都能无师自通，青衣秀士无愧是天下谋士。”旁观众人听他如此赞叹，想来“金角锥”真是大大不易的绝招，一会儿无论是宋公迈下场，或是高天威出手，局面定然困顿。

此刻天塔顶端已成尖锥，再要放置物事，非得置上尖角不可，可这骨牌滑不溜手，稍一摆上尖角，当场便要滑溜坠地。说来已是无解。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诸位，你们谁愿下场玩上一玩？”

高天威嘿了一声，万没想到世间竟有这等怪事，他不知如何应变，便只沉默不语。

却听宋公迈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老夫来接你的招。”说着提起骨牌，便往天塔旁一站。他身材高大，足有煞金那般高矮，此时站在塔边，竟比天塔高出了半个头，但见他举起骨牌，拳头运劲紧握，当场便要出手。

众人暗暗诧异，此刻塔顶如锥，根本不能放置任何物事，按着规矩，宋公迈定要摆上一张骨牌，却不知他要如何落手？难不成要让骨牌凌空漂荡么？几名心思机敏的人都在急急思索破解之道，刑玄宝想了许久，不得其解，登时咳了一声，问向严松道：“严掌门，这局有法子应么？”严松颔首道：“我派前代高手练有神力，可用“弯儿碗”来破“金角锥”。”众人听了“弯儿碗”，却不知那是什么奇妙招式，心下都在猜测不休。

只是台上高天威却没这般好兴致，心下只在暗自叫苦。这宋公迈刀法虽然厉害，却仅擅长外门武功，这等堆塔积木的细活，他一个虎样壮汉如何讨得便宜？正要出言阻止，却听宋公迈仰天喝道：“神刀劲！”

但见他举手捶落，轰地一声大响，牌塔震动不已，摇摇欲坠，宋公迈立时提声计数，跟着喝道：“青衣掌门，我已经干了！现下当你的回合！”众人见他三两下便摆置完毕，自感惊诧，各人急急去看塔顶，霎时惊呼起来。

只见塔顶骨牌形状弯曲，竟给宋公迈的雄浑内力捏做碗形。那骨牌兜在尖角上，兀自摇摆不定。众人哗然出声，纷纷赞叹，才知严松所称的“弯儿碗”是什么意思。看来要将骨牌放上尖角，形状定须成碗

做钩，否则万难办到。只是这骨牌是红桧所制，硬如核桃，想将之捏弯握曲，倘无天大气力，决计无法办到。

眼见宋公迈握力远超常人，足与少林硬功相比，众人无不大为钦服。

※※※

形势逆转，先前青衣秀士倒置骨牌，尖角向上，已是难以化解的绝招，但这宋公迈实在匪夷所思，竟以外门硬功将骨牌捏为碗状，滑溜溜的碗儿兜上塔锥，背成弧形，任谁都不能再放物事上去了。说来此局已然无解。

邢玄宝情知严松精擅“通天塔”，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这局还有得救么？”严松咳了一声，道：““金角锥”一旦被“弯儿碗”破解，通常便算玩完了。”旁观众人听了这话，纷纷点头。看严松见识老道，连他都说此局无解，青衣秀士这边应是无救了。

宋公迈冷笑一声，心道：“青衣掌门，任你心机再深，这当口也无计可施了吧？”

这招“弯儿碗”着实诡异，非只解开对方布下的难题，还反将敌手一军。一会儿青衣秀士想把骨牌放落，不管怎么干法，都是必输无疑。青衣秀士虽然聪明绝顶，此刻也只能拿着骨牌，在那儿怔怔出神。想来他才智虽高，却也无法解开难题。

高天威最喜冷言冷语，登时笑道：“你还想撑什么？快快认输吧。难道非要出丑卖乖，把这天塔弄倒弄坍，你才懂得服气？”青衣秀士微微苦笑，他低头细观骨牌，叹道：“情势如此，在下别无选择，只有尽力一试了。”

宋公迈听他还要再试，忍不住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掌门一定要应，我也无异议，这便请吧。”

此刻天塔顶端弯滑如碗，青衣秀士如果放上骨牌，立时便要滑崩，倘若他真有破解妙方，宋公迈自也想见识一番，当下伸手肃客，请他下场出手。

青衣秀士轻叹一声，更不打话，霎时看也不看，随手将手中骨牌往半空一扔，跟着闭上了双眼。

这下骨牌冲天飞出，根本不是朝牌塔扔去，而是往院子一角落下，这下非但宋公迈惊讶，便连高天威、元易、严松等人也是大为惊奇，众人纳闷之间，都在看着青衣秀士，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。哪知青衣秀士却恍若不闻，只是闭目不语。

宋公迈嘿地一声，皱眉道："你不是说好要破这个局么？怎地胡闹起来了？"青衣秀士闭上双眼，道："门主不急，这骨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"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哦了一声，不知他有什么诡计。台下高天业等人耐不住烦，登时大声咆哮："你要动手便快，少在那儿装神弄鬼！"青衣秀士任凭众人叫骂，却只闭目养神，一幅老僧入定的模样。

宋公迈皱眉道："严松师兄，青衣掌门不曾弄瘫天塔，但他也不曾把骨牌置上塔顶，这个胜负怎么算法？"严松向来智谋多端，口才更是厉害，此刻却神情尴尬，摇头道："我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在下从来没见过这等事。"

这话倒是实情无疑，自来叠牌架塔，谁不是心惊胆战地拿着骨牌，小心翼翼地放上塔顶，却哪有人这般乱扔乱丢？严松悔不当初，只恨自己设下这"通天塔"的比试法子，在这帮武林奇才面前，竟然怪招纷呈，让人大喊不可思议，却把自己这个提议人逼得无地自容了。

※※※

青衣秀士忽尔将骨牌扔出，秦仲海自也暗暗吃惊，不知他有何救命绝招，正想间，忽然颈后落下一个东西，冷冰冰的甚是坚硬，吃惊之下，急忙伸手往颈后一摸，抓起了一张物事，却见那东西状若直条，四端成角，竟是一只骨牌！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思道："青衣掌门知道我来了，他这是在向我求援！"

一旁项天寿探头过来，惊道："这是什么东西？"秦仲海嘿嘿一笑，道："这是咱们山寨弟兄的血泪啊！"常雪恨惊道："血泪？那是什么？"

秦仲海望着台上，只见台里台外合计数百人，又是正道八派、又是四大家族，诸人紧围台边，更有不少人开口喝骂，更显得青衣秀士的形单影孤。秦仲海一咬牙："他妈的！这群人枉称名门正派，居然敢这样欺侮我山弟兄，放我秦仲海在此，绝不饶过他们！"想起先前祝老

太婆侮辱母亲，更是大怒欲狂，虎吼一声，纵身离墙，便朝台上扑去。

※※※

众人见青衣秀士闭目打坐，神态大是清闲，不由得暗怒在心，高天威正要开口去骂，忽听一声巨响，陡然间一人从天而降，这人直直落在台上，彷佛飞将军一般，手上却拿着一只骨牌，口中兀自哈哈大笑："他奶奶的！总算换你老子上场啦！"

台上众人大惊失色，急急相避。只有青衣秀士兀自打坐，恍若不觉。

场内场外众人又惊又怒，都不知来人是谁。宋公迈满面讶异，道："这……这位是……"

青衣秀士缓缓起身，道："门主莫要惊讶，只因这张牌关系气运，唐某不敢擅自作主，这才请枭雄过来，代应一着，还请莫怪。"宋公迈一愣，问道："枭雄？"

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市井之中，每多藏伏枭雄，朝廷虽然森厉，终将制压不住。"说着轻推那人的背脊，道："秦将军，放着天下正教英雄在此，这回便请你出手吧！"

来人神情粗豪，神态威武，脚上却还装了只铁脚，不是朝廷反逆之子、当今怒苍山头领秦仲海，却又是谁？

秦仲海行到宋公迈身边，一把攀上这老汉的肩头，状似亲热地道："老小子，听了秦仲海三字，总算认得我吧？"宋公迈脸色难看，神刀劲发动，已将秦仲海震开，勉强咳了一阵，道："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，武林谁不知晓？素闻秦将军仲海骁勇善战，有胆有谋，敝人今日见得虎颜，不胜之喜。"

此话一出口，场中众人尽皆大喊起来，高天威、祝老妇等人听了"秦仲海"三字，忍不住大为震惊。秦仲海平日多在军中，少在江湖走动，旁观众人除了首脑人物以外，并非尽识，此时纷纷交头接耳，各自打听秦仲海的来历。

秦仲海忽地到来，这人乃是怒苍山首领，此番飞蛾扑火，那是自找死路了。高天威不惊反喜，当即冷笑道："秦仲海，你要自投罗网，可别怪我抓你回去了。"秦仲海哈哈大笑："你老兄动起手来像只三脚

猫，说起话来却像狮子大开口，快快闭嘴滚开吧！省得老子杀你的徒子徒孙出气。”高天威贵为四大家族的首脑，想不到秦仲海竟尔出言轻蔑，脸色登成铁青之色。

说话间，项天寿也已飞身过来，来到秦仲海身边守护。

秦仲海望向天塔，把手上骨牌抛了抛，道：“唐先生，你可是要我来玩这一手？”

青衣秀士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为了你攀上朱母朗玛，九州剑王邀集旧日山寨好汉，石刚、陆孤瞻、李铁衫云集忠义堂，大势颇有可为。今日天下英雄引颈眺望，都在等你的一手好牌。”

宋公迈虽不解青衣秀士的用意，但此时局面尽在掌握之中，不管是谁过来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他说话不失礼数气度，当即颔首道：“听说将军乃是怒苍山老寨主的后人，这回若由秦将军来应，那是再妥当不过了。还请秦将军起手吧！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：“甭急！想要认输，还怕没机会么？”他学着青衣秀士的模样，把骨牌往半空一扔，众人抬头眺望，只见那骨牌直冲云霄，竟尔隐没不见。

众人咦了一声，都不知秦仲海在搞什么鬼，便在此时，只见半空传来嘎地一声怪叫，一只燕子急急冲来，衔住了骨牌，它嘎嘎鸣叫几声，半空盘旋一阵，便要飞去。众人见状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
秦仲海却无羞惭之意，在众人的大笑声中，他陡地气沈丹田，竟尔提气狂吼起来。

吼声如雷，彷佛龙吟虎啸，过去秦仲海远征西域，万军中发声怒号，便能震动敌酋，当时神功未成，便有如斯天威气势，今日打通玄关，全身阴阳六经应运自如，吼声更如万虎咆哮，只震得平台隐隐震荡，众人兵刃喀喀作响，除了元易、宋公迈、青衣秀士等高手，余人都已掩住耳孔，在那竭力忍耐。

秦仲海怒吼不休，那燕子吓了一跳，鸟喙一松，骨牌便又坠了下来。

潮水般的吼声中，只听宋公迈淡淡地道：“秦将军，恕我提醒一句。照着先前的约定，你只要弄垮了天塔，青衣掌门便要随我们回京，还请你小心。”此时秦仲海仰天狂啸，宋公迈这几句话却清晰可

闻，更难得的是话声平淡，丝毫不显霸躁之气，此人身居四大家族之首，功力果然非同凡响。

秦仲海歇止了啸声，心道："这老狗果然有两下子，倒也不是摆着好看的。"

便在此时，骨牌飞坠而下，秦仲海伸手接住，暴吼一声，喝道："火贪刀！"

万籁俱寂中，秦仲海身长八尺，比天塔高了一些，右手高举塔上，寂静之中，众人忽听哒哒声响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似有什么水珠滴落。宋公迈心下大奇，便往天塔旁走近，他身形高大，稍一低头，便已见到塔顶情状。

情况入眼，宋公迈嘿地一声，面色变得惨淡之至，拱手道："神技！神技！在下佩服之至。"场内其余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感诧异，高天威向不服输，听得此言，登时冷笑一声，他身形矮小，便以铁枪跬地，攀上塔顶去看。

便这么一瞧，连高天威也是倒抽一口冷气，登时坠落下来。台下门人弟子心中大奇，不少人叠起罗汉，纷纷探头眺望。

※※※

众人定睛望下，无不大声惊叹，只见天塔顶端红烟纷飞，热气弥漫，秦仲海手中的红桧骨牌却已烧融，红漆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，正打在天塔顶上。

红漆烧为黏糊状，沾上了宋公迈捏成的弯儿碗，立时凝结成珠，好似蜡烛烧融一般，秦仲海把手上的骨牌轻轻放落，靠着烧黏的红漆，登时黏住弯儿碗，一阵摇晃之后，终于牢牢定住了，彷佛蜡烛一般。众人错愕之间，都不知该说什么，要说秦仲海此举作弊，却也算合了规矩，一不曾弄塌天塔一点半点，二也稳稳放落了骨牌，说来算是过关了。

秦仲海内力骇人听闻，掌中热力竟能烧化红漆，想来掌温定是烫如烙铁。宋公迈自知不敌，他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想不到天下有这等武功，在下真是大开眼界了。秦将军，你既然技压全场，便请带人离开吧。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兄说话爽快，秦某倒是佩服得紧，日后遇上神刀门徒，老子就少杀两个人吧。”宋公迈嘿地一声，眼中闪过怒色，只是自己已然答应让人离去，却也不便反悔，他闭上双眼，摆手道：“将军不必多做口舌之争，这便走吧。”

※※※

在秦仲海的大笑声中，三人便要离台而去，青衣秀士行到元易身旁，忽道：“道兄，这次大难临头，阁下始终维护本山，虽没救下我徒儿，但您这份心意，唐士谦收下了。”元易听他用旧日名号自谓，又看他随秦仲海等人离开，忍不住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投上怒苍山？”

青衣秀士淡淡一笑：“正道中人，不过尔尔，往昔卓凌昭在世，虽然杀人如麻，却也非落井下石的凉薄之人，与这帮人为伍，岂不愧对神明？”言毕，袍袖一拂，便尔转身离开。

元易心中有愧，自知无法相劝，只是低下头去，默然无语。

正教八派不愿背信，宋公迈也已答允对方离开，却只祝老妇一人放声尖叫。她听往日仇人便要大摇大摆地离庄，如何不恨气交加？秦霸先一伙人害死她的三个儿子，乃是她生平死敌，恨意到处，直似全身毛孔都竖了起来。她冲了上去，尖叫道：“大家看好这群贼！可别走了一个！”

秦仲海认得这个老妇，先前便是此人侮辱他的生母，狂怒之下，铁脚一点，身影飞起，直朝祝老妇飞去。旁观众人见他来势劲急，都是大吃一惊，祝老妇身上虽然带伤，但仇人到来，焉有惧理？纵声怒叫：“贼子！我杀了你！”

眼看秦仲海当头飞来，祝老妇奋起铁枪，猛向秦仲海击去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，火光闪过，红焰焰地刀锋砍来，已将她的铁枪震碎，刀锋到处，又向胸口斩去，这刀若是斩实，只怕这位祝老夫人便要断为两截，死得惨不堪言。高天威、刑玄宝、元易等人有心相救，却都晚了一步。

黄影一晃，一人后发先至，硬生生地将她拉开，但见刀锋砍落，地下竟给秦仲海劈出三尺来深的长沟。秦仲海见有人下场阻拦，更不打话，立刻再发一刀，猛烈的刀锋虚斩而去，热腾火焰弥漫四周，正是方子敬传下的绝艺，“火贪虚风斩”。

对面那人举袖拂出，嗖地一声轻响，气流传出，已将火焰推向两旁，火光一闪而过，热气异常逼人，却也消解了秦仲海的虚风烈斩。

众人急看那人，却见他身穿僧袍，宝相庄严，正是嵩山少林住持，四大金刚之首的灵智大师！场中众人见他忽尔到来，一时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灵智法号有个“智”字，平日里看似迂腐，其实算得佛门中的谋略人物，此刻他忽地现身，场内的青衣秀士、秦仲海、项天寿，无不感到讶异，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便连元易、刑玄宝等正教中人，高天威、宋公迈等家族宗主，也都感到纳闷。

只听灵智合十道：“秦将军，这位女施主一时口快，并无该死之处。还请将军高抬贵手。”

秦仲海尚未答话，那老妇已是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嘴里小心，我祝家庄与这帮人仇深似海，要他们饶？”她想摔开灵智，谁知在这高僧的挟制下，身上竟使不出半点力来，只红着脸喘气，大见恼怒之情。

秦仲海不知灵智何以到来，他心中暗自忌惮，口中却冷冷地道：“老贼婆既然不领方丈的情，一会儿你划下道来，要软要硬，秦某都奉陪到底。”身影一闪，便又纵回青衣秀士身边，中途还踹倒三名祝家庄的门人。

众人见他来去自若，武功出神入化，都是暗自心惊。偌大场中只余祝老妇一人大声嚷嚷，在那儿咒骂不休。

灵智忽尔到来，情势又有变故。青衣秀士上前一步，沉声道：“灵智大师，莫非您也要阻拦我们么？”灵智合十微笑，道：“少林弟子慈悲为怀，岂有此意，只是咱们见几位施主叠塔为约，很让小僧心仪。可否也让少林和尚玩上一局，算是成全我寺上下思念掌门的一番心意？”

此刻灵智提议下场，众人无不诧异，先前众家好汉全力厮拼，又是倒插骨牌，又是怪碗悬空，又是红漆淋漓，牌塔能拖到这时还保存完好，已算大大不易了。青衣秀士不知灵智为何要下这个苦海，便自一笑，颔首道：“方丈如能破解此局，在下自也乐见其成，还请下场吧。”

灵智含笑合十，提声唤道：“灵真师弟，劳烦你过来吧。”

众人听说少林还有好手在场，急忙眺头探看，果见几名僧人从台下跨步而上，正是灵定、灵音、灵真等四大金刚，宋公迈暗暗诧异，却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到来的，自己竟然一无所觉。看来武林间只要还有一座少林寺，四大家族要想称雄称霸，怕还是力有未逮。

正想间，灵真已然合十走上，躬身向众人道："青衣掌门，不是我要找你麻烦，只是怒苍山这帮人无恶不作，咱们方丈怕你给带坏了，这才要我出马，还请你别生气。"青衣秀士见他面色真诚，倒也不似作假，当下也合十为敬，道："大师尽管动手，在下拭目以待。"

万籁俱寂中，众人都等着看灵真的手段，只见他提起骨牌，缓缓走到天塔之旁，此时塔顶一张弯曲骨牌，渣汁上黏着一块不成模样的烂骨牌，要不多久，这塔便会自行崩坍，众人素知灵真乃是莽和尚，向无聪辩智能，不知他要如何化解本局。

众人屏气凝神，但见灵真跨步上前，缓缓将骨牌放下，底端登与秦仲海放落的烂骨牌相接。他动作轻缓，口唇低念不休，脸上更隐隐泛起黑气，虽在白日间，犹似与鬼魂说话一般。这人以往痛快豪迈，现下模样却让人毛骨悚然，众人心下暗暗害怕，各自往后退开一步。

天塔饱经摧残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要倒塌倾崩，如此情势，不知灵真还能做些什么，但看他煞有介事，却又不似戏弄众人。正起疑间，忽听一人惊道："裂痕！天塔裂开了！"

话声未毕，又是一人惊叫起来，众人吃惊之下，急忙往天塔去看，只见塔顶真的生出无数细小裂痕，便如蛛网蔓延向下，分向四面八方裂开。

青衣秀士颤声道："泥梨耶？"灵智含笑点头，道："正是泥梨耶。施主果然见闻广博，小僧佩服。"宋公迈也是武林耆宿，听得他二人的对答，登时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"你们说得是少林禁传神功？"

眼看灵智不置可否，宋公迈额头坠下汗珠，竟尔往后退开一步。

※※※

"泥梨耶"乃是梵文，便是汉名的"地狱"之意，全名唤叫"泥梨耶十八地狱经"，正是少林五大禁传神功之一，看灵真脸上黑气隐隐，口唇低颂经文，内力源源不绝发出，竟让红桧所制的骨牌全数碎裂。阴劲传来，手中的骨牌更已震为木屑，余波所及，连青衣秀士的金角锥、

宋公迈的弯儿碗、秦仲海的烂骨牌，全如粉末般洒落塔顶。只是灵真内力虽然强霸，但下方骨牌却依然立为塔状，丝毫不倒不散，只一路笔直立地，看这股内力如此阴狠，无怪会以“泥梨耶”这等凶名相称。

场中众人不曾见过这等怪异情状，无不飕飕发抖，那严松虽是此道高手，但他做梦也想不着，这通天塔竟能玩到这个境界，不消说，此刻早已喃喃自语，神情迷茫。

灵智微笑合十，转向青衣秀士，道：“灵真师弟已然堆栈骨牌，该请施主出手了。”

青衣秀士嘿地一声，他长年带着面具，面色自然苍白，听了这话，更是毫无血色。

※※※

泥梨耶内力过后，牌塔已如沙塔一般，稍加一指外力，便要崩坍倒地，便不提骨牌碰撞，一会儿便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天雨阴霾，怕也会让天塔坍塌。在少林五大禁传神功之下，对手实在万无生机。灵智见怒苍三人俱都无言，微笑便道：“青衣掌门，我师叔别无用意，此番命我等下山，只想请掌门到寺一叙，以求善尽前缘，不知掌门意下如何？”

青衣秀士转看局面，此刻少林武僧群聚，灵智、灵定双僧更是绝顶高手，这两人武功都足与四大宗师较量，联手来攻，自己纵然轻功高绝，也难飞遁离开，何况一旁尚有宋公迈、高天威、元易、邢玄宝等正教高手虎视眈眈？却让己方三人如何生离此处？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眼前只有两条路走，不然死拼一场，让秦仲海、项天寿陪自己葬身祝家庄，再不便随少林僧返回嵩山，让天绝裁断自己的命运。前有狼、后有虎，四大家族凶狠阴险，少林天绝行事冷酷，这两方都非易与之辈，却要如何逃出生天？

青衣秀士稍稍打量，便有腹案。他合十躬身，道：“方丈大师，请你大发慈悲，让秦将军、项堂主离开，我便随你回山如何？”灵智尚未说话，已听高天威喝道：“大胆！这里是祝家庄，外人谁敢发号施令？”灵智听了这话，眉头微蹙，料知四大家族定会向己方抢人。

青衣秀士叹道：“方丈信义昭著，天下知名，只要能答应在下请求，自当随贵寺僧人离去。”

灵智尚未回答，高天威等人又已喝骂起来，吼道：“打什么如意算盘，哪里都别想去，你只能去见江太师！”叫骂声中，忽听一人冷冷地道：“青衣掌门，你何苦去求这帮混帐！秦某人千辛万苦来此，便是为了带你走，岂容旁人一指欺压于你！”众人急急回头去看，来人却是秦仲海，他左手提着钢刀，右手拿着骨牌，眼望天塔，神态极为肃杀。

灵智见他面色带煞，登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将军若想破解此局，也无不可，不如你我也打个赌……”青衣秀士听得赌约，深怕秦仲海中计，忙道：“秦将军，此事与怒苍无关。你不必理会此局，快带着项堂主走吧……”他还待要说，猛听秦仲海霹雳般地暴吼：“烧啊！”

他举起手上骨牌，奋力砸向天塔，霎时之间，拔刀出鞘，身边五尺注销火花，火光耀眼，形如正圆，已将他围在核心，那天塔被火花波及，登时起火腾烧，先前扔出的那张骨牌飞到半路，早已烧得不见踪影，竟连飞灰也没剩下。

台上台下众人见了这等怪事，无不齐声惊呼，这才明白秦仲海那刀蕴含深厚内力，刚劲传出，竟令天塔剧烈焚烧。场中众人大惊失色，蓦地乱成一片。

这招正是火贪刀十二式，“开天大火轮”。天塔被毁，正教中人额头冷汗涔下，不知该当如何，一旁高天威叫嚣起来，喝道：“作弊！这小子犯忌了！”秦仲海不去理会旁人，他双手抱胸，冷冷地看着灵智，道：“老方丈，打我爹爹算起，三十年来咱们不管做什么，你们总是看不顺眼。不如今日你我狠狠杀上一场，拼个死活痛快，你说怎么样！”

众人见他言行猖狂，贡高自慢，丝毫不把正教人众放在眼里，场内场外无不震动。

那灵真原本守在一旁，待见秦仲海这般嚣张，不禁狂怒攻心，大声道：“大胆反贼，方丈之前，居然出此狂言！让佛爷来教训你这狂徒！”他暴吼一声，霎时众僧一齐取出兵刃，纷纷往亭中奔来，台下数百名正教好手也是大声呼喝，将秦仲海等人团团围住。

秦仲海斜目看着台下，冷笑道：“我明白说了，你们这帮贼子人多，当然可以杀光咱们三人，不过秦某这里立个生死状，嘿嘿，今日我大开杀戒，不分男女老幼，要你们三百人陪葬！”说到后来，须发俱张，神情如同魔王，众人与他眼光相接，心下无不惊惧。

项天寿听了说话，当下脚尖连踢，激起地下大批石子，众石跃至胸口，项天寿中指连弹，无数石子便往台下飞去，他知道正教高手如云，倘不能先杀一两人立威，恐难吓阻众人，几十枚飞石绝技便灌入生平内力，直如流星般往人群撞入。霎时逼得台下众人惊慌走避。

场面大乱，猛听秦仲海暴吼一声，身子飞扑而出，直往高天威脑门砍去。

高天威没想到他会暴起伤人，吃惊之下，身子矮倒，急忙向后滚开，轰地一声大响，戏台已给砍为两截，台上众人全数往下摔去。霎时鸡鸣狗叫，人声喧哗，已然乱成一片。

混乱之中，庄院后头炸出大火，莫名其妙地烧了起来，秦仲海知道常雪恨已然得手，大喜之下，登时喝道："怒苍兄弟，今日血战祝家庄！"

此际大火腾烧，多方人马混战，秦仲海等人全力往外冲杀，四大家族各出高手抵挡，秦仲海刀法凶狠，青衣秀士身如鬼魅，便连项天寿也是拳脚狠辣，登让场面凶险异常。

秦仲海杀红了眼，直直往人丛奔入，霎时拖出一人，正是那祝老太。但听秦仲海厉声道："老虔婆！你适才辱骂我娘，老子今日先拿你这贱婆娘开刀！也好祭拜我那无辜枉死的娘亲哥哥！"祝老太满面惊惶，尖叫连连，两旁众人想要上前抢救，却又怕秦仲海一刀将她砍死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却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※※※

在这乱糟糟的一刻，忽听一人朗声道："诸位且慢动手！且听在下一言！"这声音清脆优雅，悦耳动听，登时将杀伐之声掩盖下去。场中众人听这说话不急不徐，转头急视，却见一人从庄门行入，此人貌如其声，清隽悠扬，彷佛便是个贵公子。

秦仲海见了这人，忍不住便是一愣，来人正是他昔日的柳门同侪，号称"风流司郎中"的杨肃观。只见杨肃观走到自己面前，躬身道："秦将军，权看在下面上，且慢杀人。"

年前杨肃观到刑部探监，是为两人最后一会，当时秦仲海生死关头，气息奄奄，不能辨人，此刻却又意气风发，与同伙狂战群豪。说来两人虽只半年不见，但此际再会，却有隔世之感。

陡见故人，秦仲海便缓下手来，不再争打，他哼了一声，点住了祝老妇的穴道，一把推向项天寿。其余四大家族仍想上前夺人，少林僧众登时拦在道中，将两边人马隔了开来。

黄昏时分，杨肃观往场中一站，满天晚霞映照，更显得玉树临风。他环顾场中，向秦仲海拱了拱手，叹道："秦将军，京城匆匆分离，别来无恙？"

秦仲海往自己的铁脚一指，冷笑道："杨郎中也是来拿我的么？"

杨肃观摇头道："忝为旧友，怎能绝人活路？我奉家师之命，今日有样东西要奉给将军。"

天绝僧与本山有仇，哪有什么好东西送给自己？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"你师父要送我什么东西？血淋淋的一把刀么？"

杨肃观摇头叹息，道："将军莫要疑心，我等绝无恶意。"说着伸手入怀，取出一只信封，双手奉给秦仲海。

秦仲海不疑有他，便将信纸取了出来，大声念道：

"君子危难，不适仇国。日前闻君扬刀约反，意欲据山争衡，称雄宇内，贫僧秉菩提佛心，为天下苍生请命，盼君赴嵩山达摩院合参佛法，以求正果。少林天绝顿首。"

秦仲海念得口干舌燥，登时咦了一声，道："他在说什么？"他文学低落，虽非目不识丁，但这段信文颇有艰涩，便让他满头雾水了。青衣秀士听毕，却不禁双眉一轩，昔日怒苍山与武林正派间恩怨无数，天绝此刻出马邀约，定是要双方做一了断。

那厢项天寿曾被天绝僧俘虏，此刻听了"少林天绝"四字法号，身子竟是微微发颤，旁人看在眼里，也不知他究竟是惊是怕、抑或是悲是恨。

秦仲海把信纸反复又看了几遍，这才搞清楚了。天绝邀约自己上山念佛，料来定有什么阴谋，只听他哈哈一笑，道："杨郎中，你师父要我来研读佛经？他奶奶的，他既然这般好心，为何不去感化皇帝、江充这帮昏君奸臣，却独独来惹我这土匪？"他手指杨肃观，喝道："回去告诉你家老头，秦某人不吃这套！"

杨肃观摇了摇头，道："秦将军切莫动怒。据家师言道，贵山有一人长年在我山聆听佛法，只因他与贵山有旧，便有几句话想同秦兄

说，这才作兴相邀。请诸位定要赏光。”

秦仲海哼了一声，讥嘲道：“咱们有人在少林寺念佛？那是谁啊？难道是言八娘么？”

杨肃观淡淡一笑，转头看向灵智方丈，道：“方丈师兄，此事我不便多言，还请你来说吧。”灵智叹了口气，他眼望青衣秀士，悠悠地道：“青衣掌门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人与你有旧，昔日还与你并称龙凤，你应当还记得这些往事吧？”

青衣秀士神色凛然，只点了点头，并不回话，那厢项天寿却已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朱军师人在少林寺？”

怒苍山潜龙凤羽，昔年辅佐山主，智退万军，端的是威震天下的谋臣，但二十年前怒苍山败亡，凤羽出家求道，潜龙下落不明，如今好容易找出道号“御赐凤羽”的唐士谦，却又听得潜龙落在少林手里，怒苍三人心下一凛，只觉棘手之极。

杨肃观不再多言，朝秦仲海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家师诚心相约，还请秦兄率领阖山弟兄，同来礼佛参拜，敝寺上下竭诚招待，不敢有分毫失礼。”

秦仲海心道：“他妈的，原来潜龙在少林贼秃手里，这下可有得打了。”他心下虽然烦躁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淡淡地道：“杨郎中订下这约会来，是要咱们现下就跟你回寺么？”

杨肃观躬身拱手，道：“家师言道，贵山能人众多，若只请了寥寥数人，不免失礼，便想请贵寨所有弟兄同来敝寺，盘桓数日再走不迟。”

听得此言，怒苍山众人无不大怒，照天绝僧的意思来看，竟是有意一举挑倒整座山寨了。秦仲海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尊师好大的胃口，只是咱们身上的肉多得很，他一口吃得完么？”

杨肃观微笑道：“秦兄若要担忧害怕，那便不必来了。”

秦仲海暗自盘算，山寨复兴不过月余，说来根基未定，各方豪杰散居四海，未闻怒苍复寨者所在多有，方今若想提振声势，定须开战立威，少林要以江湖规矩邀战，倒不失为一个便宜的宣扬法子，一来少去许多兵马损伤，二来又能迎回本山军师，何乐而不为？

秦仲海武功大成之后，早有意与天下豪杰较量，心念于此，登即朗声大笑，喝道：“好！就请杨郎中传话回去，便说七月一日鬼门开之时，我怒苍弟兄自会到少林拜山，与你师父谈武说文，讲古论今！”杨肃观欠身道：“秦兄快人快语，在下在这里代家师谢过了。”

双方约会已定，杨肃观便拱手肃客，道：“诸位可以离去了。”高天威等人见他喧宾夺主，不免面露怒色，宋德光更是大声叫道：“这帮贼人好生可恶，怎能放他们离开？”

杨肃观微微颔首，朝祝家老妇一指，道：“诸位，咱们既定约会，不必在此刻多起争执，不知几位能否看在家师的面子上，放过这位婆婆？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！就看你杨郎中的面子！今日且放这贼婆回去！”他深恨这名老妇说话侮蔑自己母亲，有意狠狠惩戒一番，说着便揪起她的衣领，伸臂一挥，将她奋力掷出，在那老妇的尖叫声中，身子直朝高天威等人飞去。

高天威等人见祝老夫人直直撞来，势头实在太强，不敢伸手硬接，便让了开来，灵智站在一旁，眼看情况危急，当下袍袖轻拂，劲力到处，已将来势消解，那老妇的身子便跌下地来，她虽然身怀武艺，但秦仲海这么随手一抓，内力直透体内经脉，只摔得狗吃屎一般，弄得狼狈无比。

秦仲海喝道：“这老贼婆口无遮拦，正该教训她一番！大家这便走吧！”

正教诸人见秦杨二人已做约会，知道正教即将与怒苍山开战，届时双方龙争虎斗，只怕是江湖难得一见的大厮杀，当下便都让开道路，无人再上前阻拦。

那祝老夫人最恨怒苍群匪，想起三名爱子死于这帮人手中，内心直如泣血，只见她孤身缩在角落，脸上神情悲苦，口中低语，却没人知道她在说些什么……

※※※

杨肃观见自己随口一个请求，秦仲海便尔释放人质，料来他对自己还念着旧情。他望着秦仲海的背影，眼看他便要离庄而去，忽地脱口唤道：“仲海！”

秦仲海听他以旧日称谓叫唤自己，心中也是一动，忍不住停下脚来，回首道：“杨郎中还有事么？”

杨肃观并不言语，只缓缓上前，与他并肩站立。

时值黄昏，二人各怀心事，同望满天晚霞。

“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”，过去多少回并肩同眺？自今而后，两人是敌非友。人生沧海桑田，潮起潮落，真如春梦一般。一旁有识得他俩的，无不暗暗感喟。

杨肃观低声道：“仲海，你怨我么？”

秦仲海摇头微笑，他拍了拍自己的铁脚，道：“套一句你们和尚庙的说法，咱俩各有各的缘法，不羡，不怨。你有你的为难，我有我的命数，秦某便算死在你的剑下，也不来怪你。”

夕阳无限好，晚霞映上他们的面孔，竟让人睁不开眼。杨肃观眯起了俊眼，忽道：“还记得京城那家小酒铺么？”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那夜杨肃观作兴相邀，两人喝得酩酊大醉，乃是相识来第一回共饮，哪知道命运乖离，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，从此秦仲海断体残躯，受难离京，直到半年后才再次相会。秦仲海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取笑道：“不说别的，你的酒量实在差了点，喝得乱呕乱吐，全身肮脏，还要劳动老子送你回家。可真羞得很了。”

杨肃观嘿了一声，佯怒道：“哪有这等事，你可别胡乱编排。”

回思往事，两人同声大笑，秦仲海挂念卢云、伍定远等旧日弟兄，便问道：“大伙儿这些日子怎么样？你和卢兄弟、伍制使还常去喝酒？”言语之中，竟似有些热切。杨肃观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伍制使外放辽东，卢知州也定亲了。大家都忙得紧，哪来时光饮酒？”

听得故人尽皆安好，秦仲海脸上露出微笑，问道：“韦子壮那小子呢？又生儿子了？”

杨肃观道：“他托我转告一事，说你欠他的五百两银子甭还了。”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亏他还记得，我倒全忘了。”

两人说笑一阵，杨肃观忽地叹了口气，他眼光向地，轻声道：“保重了。咱们少林寺再会。”说着自行转身，眼看灵智等人在等候自己，便自行走了过去。

秦仲海抬头望去，只见青衣秀士与项天寿也在相候，他迈步过去，忽然之间，眼前光芒闪耀，落日余晖洒上脸庞，一时间，好似回到了熟悉的京城，只要穿过眼前的小巷，再朝右转过弯，便能来到柳昂天府上，听见那爽朗豪迈的笑声，看到那帮熟悉的弟兄……

迷蒙之间，泪水竟已盈眶。

秦仲海缓下脚来，转身便往杨肃观看去。也在此时，杨肃观恰好回首转身，凝目朝自己望来。

青山依旧，夕阳依旧，天边云彩也依旧，唯一不同的，只有你和我……

双雄相互凝视，点了点头，霎时不约而同，一齐转身离开。

天下英雄，唯你我……

时值景泰三十三年六月，少林之役前夕。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九章

很久以前有一只公鸡，它喜欢吃米。

东边一颗碎谷糠，西边一点残米渣，公鸡咯咯欢喜，拼命去啄。它的眼力特好，别的鸡看不着的米，它总是能瞧见。在人家饿肚的时候，它总能吃得喙满翼肥。

有一天，鸡儿们饿得火了，也忽然开悟了，大家发疯也似地跟着公鸡去跑，只要看它低头去找吃食，鸡儿们一涌而上，把地下的米糠抢先啄去。

公鸡吃不到东西，越来越饿，越来越瘦，后来它也懂了，它不再费力去找吃的，管他满地碎谷糠，只管随着鸡群守候，一切都好办了。

咦，看那边啊！有个笨蛋低头去啄米，大家快上啊！

※※※

江充的嘴边泛起了微笑，嘴角边沾着一粒米。

对面的黑衣人咳了一声，面罩下的双目生辉，伸手朝江充的嘴角一指，江充哦了一声，伸手往嘴边一抹，把白米放入嘴里，舔嘴咂舌间，犹在回味白米滋味。

谁知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，世人多以为江充奢豪糜烂，其实他是个苦过来的人，也只有他这样的人，才知饿肚子的苦楚。

黑衣人再次咳了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，深夜匆匆传唤，究竟有何指教？"

江充嘴角泛起狞笑："柳征北的奏章，嘿，皇上照准了。这事你知道么？"黑衣人听闻大事，却是不动声色，只淡淡地道："柳昂天早有意试探我父子。这是迟早的事，没什么大不了。"江充嘿嘿一笑，道："可不是么，刘敬垮得这般快，柳昂天再笨十倍，也要疑心身边另有敌人窥伺。这些日子你可得小心了。"

听了刘敬垮台一事，黑衣人只闭目养神，不多理会，彷佛此事与他无关。

江充见他气定神闲，登时冷冷一笑。都说朝中江刘柳三大臣何其了得，其实眼下这人之狠之辣，恐怕还在三大首脑之上。江充咳了一声，瞅着眼前的黑衣人："不说这些闲事。我问你一句，这回柳昂天保举你儿子，你打算如何应变？"

黑衣人将手拢在袖中，淡淡地道："无须惊慌。凡事以不变应万变，自有折冲之道。"

江充抓到了上风，登时取笑道："儿子是你的，可不是我的，当前反逆气势已成，绝非易与。到时一个不巧，皇帝亲下圣旨，硬要砍掉小朋友的脑袋，你难道不心疼么？"

黑衣人斜觑江充一眼，道："江大人，天下最惹人厌的，莫过幸灾乐祸之徒。"

江充放声大笑，所谓虎毒不弑子，一个人要是连儿子的米也啄，那还算是人吗？他江充虽然狠毒，这等事情却还做不出来。他笑了一阵，道："罢了，罢了，到了这田地还不求我，你这做爹的也真嘴硬。这样也好，我便等着看少林寺的手段，说不定英雄出少年，真能给小朋友杀出一条血路，那也说不定啊。"

江充笑得好生快活，直是意气风发，只是任凭他狂笑嘲弄，黑衣人依旧默默无语。

面罩下幽幽暗暗，黑衣人双目精光闪烁。会吠的狗老是张牙舞爪，如何咬得到人？那安静无声的石头，往往才是砸死人的凶器。看

着吧，谁才是当朝最可怕的权谋术士，即将分晓……

※※※

群豪迎回青衣秀士，两大军师已到其一，五虎上将得其四，再加上“密十一”首领止观、双龙寨教头郝震湘、“火眼狻猊”解滔、“九命疯子”常雪恨，以及煞金的三万兵马，山寨直可说是声威大振，比起当年的盛况，也仅一步之隔而已。

有了杨肃观与少林寺作保，三人便自从容离庄。少林寺既已出面邀约，定了来月在嵩山会面，四大家族虽然暗恨在心，却也不便当着灵智方丈的面翻脸动手，便只忍气吞声，目视三人离开。

正走间，一名大胡子奔了过来，笑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子这把火烧得鸡飞狗跳，真他妈的过瘾。”这人满口污言秽语，自是常雪恨来了。他见了青衣秀士，登时奇道：“这位就是右凤大军师么？身上怎么没有羽毛？”

秦仲海笑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什么羽毛屁毛，咱们快去和二娘会合吧。”常雪恨笑道：“是啊，你老婆担心你给人家宰了，这当口别哭得泪眼汪汪，那可难看了。”

两人哈哈大笑，勾肩搭背而去，背后青衣秀士听得“二娘”两字，却是全身一震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问道：“二娘已回山寨？”项天寿颔首道：“是啊。秦将军那时重伤垂危，便是二娘带他去找方老师的，她待秦将军情深义重，当真羡煞人了。”

青衣秀士听了“情深义重”四字，更是全身大震，面色铁青。项天寿见他欲言又止，忍不住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唐军师，可有什么奇怪的么？”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幽幽地道：“上天捉弄，剑王行文天下，却没提到这件事……算了，生死名节，老天自有安排……”众人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，都是一头雾水。

※※※

说话间，树林四周传来低响，众人侧耳倾听，只闻林间隐伏着呼吸声响，听来约有十来人，个个呼吸悠长，料来内力不弱。项天寿皱眉道：“兔崽子又来找死了，先杀几个再说。”

秦仲海暗暗冷笑，这些人不忿青衣秀士投上山寨，料来不杀他们不能甘心，当下招来项天寿，低声道：“看在少林寺的面子上，不必杀人。大家兵分两路，你先带着掌门回去山寨，我和常兄弟去找二娘碰头。”项天寿与秦仲海动过手，知道他的武功不在方子敬之下，不论局面多难，都能来去自如，颔首便道：“如此有劳将军了。”

商量未定，便听树顶杀声四起，林中窜出十来名好手，各朝众人扑来，只见祝康、宋德光等人都在里头，料来他们不忿老太太受人侮辱，趁着敌人未曾远走，便率众过来报仇。

秦仲海喝道：“大家分头行事！走！”项天寿手持飞石，当先开路，青衣秀士知道自己是众矢之的，便不正面交锋，只让项天寿保着自己，朝林外奔出。几人想去追赶，却给秦、常二人挡住了。

晚风吹拂，林间虫鸣鸟叫，吹在身上颇有凉意。秦仲海把袖子拉上，露出了粗壮的臂膀，笑道：“你们是要单打独斗，还是一块儿上啊？”众人包围成圈，互望一眼，同声呐喊发招。常雪恨拔刀出鞘，正要御敌，秦仲海却将他拉开，口中哈哈大笑，钢刀往前一劈，怒喝道：“倒下！”

钢刀斩出，刀风自是雄烈难言，众人先前便曾见识过火贪刀的威力。祝康见这刀当头劈来，别要把自己烧成了乳猪，他吓得魂飞天外，慌忙间滚倒在地。只是他这么一闪避，包围阵式已然被破，众人既惊且馁，发一声喊，脚下往后退开一步。

祝康咬牙切齿，大声道：“众家弟兄，大伙儿再上！”宋德光大起了胆子，奋力向前冲杀，秦仲海老神在在，待他近靠三尺，再次举刀威吓，宋德光吃了一惊，眼看后头同伴大呼小叫，喊得十分卖力，却无人随自己上前杀敌，慌张之下“虚空斩”绝技已到眼前，宋德光面色惨淡，只得着地滚开，恰恰巧撞着了后头的祝康，两人滚倒一地。

秦仲海见他们如此脓包，登时眯眼笑道：“好啦！既然你们一心要带我回家，老子也不客气了，这便去找祝老太太磕瓜子啦！”当下提刀暴吼，领着常雪恨，便朝祝家庄的方位杀去。

祝康吓得面色惨淡，惊道：“大家快退！退啊！”

※※※

眼看众人跑的一个不剩，秦仲海与常雪恨登时哈哈大笑。常雪恨笑道：“赶跑了贼子，咱们可要追上项堂主他们？”秦仲海沉吟半晌，摇头道：“宋神刀与高天威还在左近，咱们先避上一避，等天色全黑再走。”宋公迈武功高超，高天威也不是易与之辈，自己既然脱身，便无须与他们正面开战，当下在树林里找处地方，狠狠睡上一阵再说。待得天色全黑，再与言二娘、陶清两人会合。

仲夏昼长夜短，待到夜幕低垂，已在酉牌时分。秦仲海睡得饱了，摇醒了常雪恨，两人这才懒洋洋地离开。

先前言二娘奉命夺马，已在城郊南麓等候。秦仲海怕给人认出来了，路上便找了黑泥抹脸，又偷了两顶乡农斗笠遮掩。此时天色昏暗，料来除非正面朝相，否则应无人能察觉他二人的身分。

※※※

秦常两人沿道入城，直往城南而去。只是他们怪模怪样，打扮既不似僧侣，也不似乞丐，一路不免引人侧目，天幸没曾欲上武林人士，否则少不了又是一场好打。

走到一处馒头铺，只觉香味弥漫，常雪恨道：“他妈的，饿得很了，吃些东西吧！”秦仲海颔首，心道：“二娘是北方人，喜欢面食，买些给她吃吧。”当下取出钱银，叫道：“店家，给拿几个白肉馒头过来！另再捡几个花卷！”

这几日江湖中人聚集祝家庄，那店家早已看得惯了，虽见两名斗笠怪客在门口呼喊，倒也不觉得害怕。赶忙答应了一声，拿过两只油纸袋，便让他们从蒸笼中自行挑捡。

秦仲海与那店家算过钱银，忽见一名小乞丐冲了过来，往常雪恨手上一夺，抓着袋子狂奔而去。常雪恨是江洋大盗，哪知有人敢太岁爷头上动土，忍不住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妈的，这不是活腻了？”

秦仲海见那店家张口欲叫，便拍了拍肩头，道：“没事，几个馒头而已。不必慌。”

那店家摇头叹息：“世风日下，现下的乞丐们，可真越来越不成话了，居然敢当街行抢。唉……真不知王法上哪儿去了？”常雪恨嘿嘿冷笑，道：“不打紧，王法不济事，便看土匪的手段。强盗遇上贼爷爷，

这小乞丐要糟了。”那店家惊得面色惨白，颤声道：“您……您方才说……说什么……”

常雪恨不去理他，径自提气奔出，秦仲海也紧随在后，两人跟随那小乞丐，要等行到无人之处，再来好好教训一番。

※※※

秦常二人一路跟随而去，只见小乞丐东躲西藏，窜入了一条无人小巷，常雪恨嘿嘿冷笑，挥舞拳头，便要上去揍人，秦仲海知道他出手不留分寸，可别无端打死人了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忙，让我来吧。”铁足一点，直直冲天而去，霎时间已然拦住去路。

那小乞丐大惊失色，没料到会有人过来追赶，他退开一步，登时掉头就跑。

常雪恨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杂碎，抢了爷爷的馒头，还想跑哪儿去？”双足一跨，拦在小乞儿面前，小乞儿没料到竟有两人拦路，慌张间右足在墙上一点，竟尔飞上墙头。

秦仲海暗暗心惊：“这孩子身法不俗，他是什么人？”常雪恨哪容他走脱？右臂暴长，抓住了小乞丐的背心衣衫，嘶地一声，竟将衣衫撕裂了，那小乞丐尖叫一声，便给他硬扯下地。

那小乞丐拼命反抗，口中大声叫骂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！无耻下流！你快快放开我！”

秦仲海听他口音甚娇，又见她背心肌肤白细柔嫩，光可鉴人，实在不像个乞丐。他心中微微一动，急看而去，只见那小乞儿脸上虽脏，却生得一张鹅蛋脸，脸上带着甜甜的两个酒涡，这哪里是个乞儿？正是九华山的娟儿！

※※※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这娟儿是青衣秀士的高徒，常雪恨可别下手不知轻重，竟尔打伤了她，忙叫道：“常兄弟，放开她！”常雪恨咦了一声，手上略松，娟儿一脱桎梏，急忙逃窜出巷，她怕后头怪人追来，慌慌张张地躲入人群，矮着身子跑了一阵，就怕再次给人抓到。

连过了两条街，娟儿惊魂甫定，气喘吁吁地朝后望去，她见追兵已给甩开，忙拍了拍心口，喘道：“好险哪！差点给瘟神撞着了。”忽

听前头一人道：“唉……明摆的是五路财神，却给你当作是瘟神，老子真是难过啊！”

娟儿抬头急看，一人龇牙咧嘴地对着自己猛笑，不是那斗笠怪人是谁？她啊地一声尖叫，又往后头奔去。

她运起师传轻功，全力向后奔逃，路上行人见她一个小乞丐，却在满街乱跑，都是为之侧目。跑了半晌，娟儿急急回头，就怕秦仲海追来，天幸没见到他的影子，瞧来应是放过自己了。

她正自回头探看，一个不小心，猛地撞上一人，她连忙定神，跟着福了一福，道：“对不住，撞了爷台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不疼的。”娟儿听他话声好熟，抬头一看，又是怪人来了！

娟儿惊叫起来，大声道：“救命啊！抢人啊！”这女孩儿做贼喊抓贼，秦仲海听在耳里，不禁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当下牢牢揪住了，掩上樱唇，娟儿年岁虽稚，但此时身形逐渐发育，已算得十分动人，给人这般拉住了，料来定遭侮辱，她又惊又怕，奋力便往秦仲海手背咬落，秦仲海筋肉缩紧，那手臂自是硬如钢铁，娟儿这么恶狠狠地一咬，只疼得泪眼汪汪，贝齿生疼，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。

秦仲海满脸尴尬，心道：“他妈的疯婆子，什么招式都来。”他把斗笠解下，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“别哭了！我是秦仲海，不是坏人。”

娟儿正在大哭大闹，听了秦仲海的说话，急忙抬头去看，果见眼前这条大汉英风爽飒，好生面熟，正是当年西疆一同归返的朝廷将军秦仲海。

陡见故人，娟儿痴痴望着秦仲海，两眼一红，登时纵身入怀，大哭道：“秦大叔！”

娟儿芳龄十六，秦仲海今年三十好几了，说来两人相差十多岁，叫声大叔也是应该，只是秦仲海给这么一喊，不免觉得自己当真老了，他干笑两声，待见娟儿满脸泥灰，身上衣衫破烂，忙安慰道：“先别哭，告诉大……大哥，你怎么会弄成这模样？”

娟儿泣不成声，悲声道：“秦大叔，我师父被坏人抓走了！我和阿傻没地方去，只有躲到城里来了，我们没钱，也没东西吃，只有去偷东西了……呜呜……呜呜……”

此时常雪恨也已赶来，低声问道：“这小姑娘是谁？”秦仲海叹道：“她便是青衣掌门的小徒弟，名唤娟儿。”

秦仲海听她说起别来情由，登时了然。先前青衣秀士给人围在祝家庄，身边只见艳婷一人相陪，却不见娟儿的踪影，原来这小孩已然逃下山去了。可怜她一个女孩儿，少了师父师姐在身边照护，纵然平日是个小精灵，这关头却也没了主意，终于沦落成小乞儿，镇日偷抢维生。没想却招惹了常雪恨这个魔头，才让自己见到了她。

娟儿抽抽噎噎，道：“师父要我带阿傻去一个地方，叫做什么怒苍山，可我也不认得那是什么地方，问了几个路人，也没人听过，你…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走……”常雪恨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姑娘问对了，咱们正是怒苍山的人！”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好一个青衣掌门，原来他早已料到会有今日之事，已然吩咐过徒儿了。可怜小姑娘人面不熟，绕来绕去，还是在陕西省境打转。”

娟儿拉着秦仲海的手，茫然问道：“你们是怒苍山的人？秦将军，你不是住在北京么？”常雪恨正要解释，秦仲海打断他的话头，拉着娟儿的手，微笑道：“你别多想什么。一会儿先把肚子填饱，再找衣裳换上，打扮得干净整齐，咱带你去找师父。”

娟儿听他要带自己去找师父，忍不住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知道师父在哪儿？”秦仲海哈哈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咱俩是好朋友，以前在华山见过面的，我还会骗你这小丫头么？”

娟儿破涕为笑，揉了揉眼珠，道：“大叔，谢谢你。”

秦仲海过去见到这小姑娘，总见她天真烂漫，此刻听她楚楚可怜地向自己道谢，那是前所未有的事，想来这段时日如此煎熬，竟让她一夕之间长大许多。

秦仲海听了道谢，心下更起爱怜，伸出衣袖，替她擦去脸上污泥，柔声道：“先别说这些了，咱有个朋友在城南等着，你这便跟着大哥，快快过去会合。”他前脚迈步，正要离开，娟儿却拉住他的手，道：“大叔等一下，阿傻还在破屋里。我要回去找他。”

听了“阿傻”二字，秦仲海忍不住哦了一声，想起华山上见过的那名疯汉。登时笑道：“阿傻？便是那位疯疯癫癫的老兄吧？”娟儿鼓着

腮梆子，面带不悦，道："大叔不许笑他。"

秦仲海见她生气，当即微微一笑，道："老……老秦说错话了。你别见怪。"

娟儿拼命点头，道："阿傻人很好的，你可不能欺侮他。"携着秦仲海的手，从大街穿过，便去寻找阿傻。

三人施展轻功，快步行走，走不数步，常雪恨已然凑过头来，取笑道："你这怪物狂嫖烂赌，什么时候疼起小女孩儿了？可是想要老牛吃嫩草啊？"秦仲海铁脚踢去，怒道："去你妈的！满脑子邪念，早些去死吧！"常雪恨闪躲开来，脸上却还挂着一幅奸笑。

※※※

路上东转西绕，行入一条狭窄陋巷。只见四下烂屋破瓦，黑沉沉的甚是怕人。正看间，娟儿已朝一处破屋奔入，那地方断壁残垣，也不见门板遮掩，实在简陋得很。秦仲海暗暗摇头："亏得这个小姑娘了。带着一个疯汉东奔西跑，这苦头可吃大了。"

秦仲海跨门入户，眼见常雪恨也要跟入，忙挡开了他，摇头道："你这家伙性子暴躁，给我等在外头。"常雪恨口中哈哈，笑道："嫩草香得很，老哥慢慢吃啊。"

秦仲海呸了一声，斜目瞪了他一眼，便往里头走去。只听屋内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，低声唤道："阿傻、阿傻，娟儿姊姊找来吃的了。你快快出来啊！"

她语气温柔，好似把阿傻当作了孩童，哪知叫了两声，却不见有人回答，娟儿皱眉道："糟了，阿傻该不会又跑出去玩了？"那阿傻性好赌博，只要找着良机，定要作怪一番，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房里昏暗，他正要以火贪功劲照亮屋内，忽听角落传来一声呻吟，似有什么野兽隐伏。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把娟儿拉到背后，沉声道："什么人？"那娟儿却不觉得怕，从油纸袋里取出一个馒头，抢前道："阿傻，你看姊姊给你带了什么回来？白馒头呢！"

话声未毕，黑暗中一个巨大的身影站了起来，这人威武昂藏，身形高壮，足与煞金、陆孤瞻鼎足而三。秦仲海心下暗暗赞许："这人如此壮硕巨大，当是万中选一的先锋良才。"

娟儿见了那高大黑影，反而迎了上去，笑道："你可是睡着了？叫了半天都不应。"

那人打了个哈欠，没精打采地道："娟儿姊姊可回来了。阿傻睡了又睡，头疼、肚子疼，全身都疼呢。"娟儿嘻嘻一笑，拿起了白馒头，便想交给阿傻，待见他两手肮脏，便撕开馒头，提起脚跟，塞到阿傻嘴里。

阿傻身形实在高大，娟儿虽然提起足跟，仍构不上阿傻的嘴边，她示意阿傻弯腰，这才把半只馒头送到了他的嘴里。阿傻眯眼微笑，扎巴扎巴地吃了起来。

娟儿喂了他几口，秦仲海觉得房里气闷，便掀开窗边杂物，让清凉晚风透入。星光点点，映入了屋内，秦仲海上下打量阿傻，那日华山上匆匆一会，不曾细看这名男子，此时近望之下，这人虽然衣衫褴褛，满面泥灰，但他轮廓深刻，脸上污尘再多，却也不能尽掩英气，星光下目朗生辉，英挺过人，虽然有些年纪，仍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。

秦仲海知道娟儿腹中饥饿，但她满面柔情，只在喂着阿傻吃食，自己却不动手上馒头。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想道："看这小丫头的模样，定是对阿傻动情了。这老小子好生了得，摆明疯子一个，居然还能引动芳心，真可与咱们杨郎中一较长短了。"

娟儿见阿傻吃得欢喜，便在他的大脸上吻了一下，道："你今天很乖，没有到处乱跑。"

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中更是狂羡，想道："他妈的好艳福，下次老子也装白痴好了。"他心生艳羡，脸上便也露出痴呆神情，张开大嘴，似等娟儿过来亲吻。

柳门中人多曾与阿傻照面，各得不同心事。伍定远当年在大同府遇上此人，看了阿傻的福态，便是一阵长吁短叹，卢云在长洲见了，则是满面惊奇，诧异不已。此时秦仲海在陕北小镇撞见了，便来满脸疲懒，有样学样一番。

阿傻见秦仲海怪模怪样，忽道："娟儿姊姊，他看起来傻呼呼的，是谁啊？"秦仲海听得此言，心头火起，暗道："老子傻呼呼，你也傻呼呼，莫非你是我的种？"他心中这般想，脸上便现出凶恶神情。阿傻吓了一跳，惊道："坏人！"

秦仲海抓了抓脑袋，心道：“说你傻，你却精，还认得老子是坏蛋。”

便在此时，门外常雪恨耐不住烦，凑头进来，讪讪骂道：“嫩草到底吃好了没？他妈的老子尿急啦！”阿傻见了常雪恨，登时惊道：“好丑的坏人！”常雪恨满头雾水，道：“这死王八是谁，居然骂老子丑？”秦仲海哈哈大笑，伸手挥了挥，示意他别吵嚷。

娟儿微微颔首，拉住了阿傻，道：“阿傻，咱们走吧。”阿傻见屋内的秦仲海满面狞恶，屋外的常雪恨满面胡须，不由得有些害怕，颤声道：“去哪儿？”

娟儿指向秦仲海，微笑道：“他是姊姊的朋友，要带咱们去找师父。”

阿傻往后头退开一步，双手连摇，道：“他是坏人，我不要跟他去。”秦仲海皱起眉头，便要伸手去拉，娟儿惊道：“大叔，不能碰他！”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回转头去，正要发问，便在此时，一股强猛掌风扑扫而来，冷不防正中右肩。秦仲海一阵剧痛，身子倒飞而出，眼看便要撞上墙壁，他急运神功，阴阳六经内力涌出，双足灌力，这才立定了脚跟。

娟儿奔了过来，惊道：“怎么样，没打伤你吧？”秦仲海嘿了一声，这一掌好生厉害，只打得他眼冒金星，若不是他打通全身经脉，内力无须转念，便能护体，恐怕这掌已让他身受重伤了。常雪恨听得响声，急忙奔了进来，待见秦仲海挨了一掌，虽说两人平日嘻皮笑脸，但兄弟之情却甚浓厚，他吃了一惊，大声道：“秦老大怎么了？可是给伤到了？”

秦仲海提起右臂，上下挥动一阵，虽然皮疼肉痛，倒也不曾伤了筋骨。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傻老哥武功不弱，这掌倒也了得。”娟儿怕他生气，忙劝道：“大叔，阿傻脑子不清楚，你方才贸然去拉，他心里害怕，这才出手伤人。你可别怪他了。”

那阿傻拿着馒头大嚼，丝毫不知自己已经闯祸，常雪恨戟指暴喝：“他妈的混蛋！少在那里装疯卖傻，爷爷看了就头大，快快跟老子走了！”

眼看娟儿一股脑儿维护阿傻，若是言二娘在这儿，定要跟她翻脸了。秦仲海是豁达心性，倒也不会真的在意，当下拉开常雪恨，吩咐娟儿道："时候不早了，你这就带着他，咱们快快走吧。"

娟儿答应一声，便缓缓向阿傻走去，阿傻见她过来，二话不说，便往杂物堆里窜去，巨大的身子躲在里头，一幅打死不出的模样。

秦仲海见阿傻缩在里头，若要拉他出来，不免多费手脚，忙道："咱们没时光耽搁，快把他带出来了。"娟儿听他口气有些不耐，忙叫道："阿傻快出来！这位大叔不是坏人，你吃的馒头便是他给的，快随咱们走吧！"

话声未毕，忽然有东西飞了出来，便往秦仲海脑门打去，却是两只馒头。只听阿傻叫道："有什么希罕的！阿傻不吃坏人的东西！"

常雪恨大为光火，狂怒之下，钢刀斩出，两只馒头给他斩成四只，他把半只馒头往嘴里一塞，含浑不清地道："老疯子，你再敢招惹秦老大，看我把你活活打死……"

话声未毕，又是一张破烂椅子扔了过来，常雪恨骂道："去死！"再次举刀去砍，刀物相交，正要斩做两截，猛然间那椅子飘了起来，暗劲传到，竟然砸上常雪恨的脑袋，一时鲜血长流。

娟儿吓了一跳，忙要相劝，常雪恨又气又恨，哪容旁人多说，他把鲜血擦去，跟着推开娟儿，大脚踹出，轰地一声大响，杂物一扫而空。冷笑道："傻小子，你打了咱们老大一掌，现下又再卖乖，快给老子快起来，否则休怪横着出去。"

杂物飞出，只见阿傻孤身蹲在地下，好似野狗一般。眼看有人拿刀对着他，眼神回望间，竟是十分锐利。常雪恨举起小指，勾了勾，傲然道："起来，咱们过个两招。"

阿傻仰天大吼，霍地飞扑过来，势道快如闪电，常雪恨见阿傻迎面扑来，心道："老子现下拿刀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疯子，日后传扬出去，有失陆爷的脸面。"把钢刀往地下一掼，当即举拳挥出，朝他胸口打落。

阿傻大喊一声："杀啊！"不挡不避，也是一拳挥出，他身材高大，足比常雪恨高了一尺，正拳当胸挥出，却是朝常雪恨门面轰来，风声劲急之至。两人拳头半空相遇，常雪恨只觉对方拳力大得异常，

两人拳头若要相撞，自己的手骨定会断折，慌忙之下，化拳为掌，双掌同出，已是用上了全力，阿傻哈哈一笑，单拳挥去，轰地一声，已将常雪恨震退数步。

秦仲海双手抱胸，一旁守护，他有意把阿傻的武功来历看个明白，便不喝止两人。只是常雪恨脚下不住后退，有些招架不住，口中兀自骂道："他妈的，这疯子好生厉害！"

阿傻得理不饶人，一看自己居于上风，手脚更是加快十倍，只逼得常雪恨狼狈不堪，眼看难以支撑，当下一腿踢出，将阿傻逼开，跟着从地下拔出钢刀，刀光闪动，由下往上斜劈出去，家传疯刀使出，已是全力求胜。

阿傻嘿地一声，左掌轻挥，右脚微抬，一个金鸡独立，转瞬便躲过绝招。这下功力一显，哪里还是个疯子，直如武学宗师的气派。眼看阿傻非但不倒，还越来越占上风，常雪恨咬牙道："这番托大了，早知道便把解兄弟找来，咱俩人一同出手，决不输这疯子。"他见自己绝招出尽，居然还奈何不了一个疯子，忍不住有些气馁。

两人激战间，忽听娟儿却只叹了口气，道："秦大叔，阿傻武功很厉害的，一会儿你朋友若要有事，你定要出手救他。"秦仲海听了这话，登时咳了一声，常雪恨更加不是滋味，他身居太湖双雄之一，武功岂同凡俗？听了娟儿的说话，更是疯狂抢攻，寒光闪耀间，已是毫不留情，只想保住一些颜面。

※※※

二人身影翻翻滚滚，都是以快打快，转眼间又拆了十招，斗到酣处，阿傻卖了个破绽，常雪恨大喜，心道："毕竟是个疯子，脑袋还是不清楚！"他飞出右拳，便往阿傻肚腹击去，拳锋将至，忽见阿傻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跟着小腹内缩，居然避开他这拳。

常雪恨心下大惊，知道中计，他来不及回防，陡见阿傻一掌探出，直往胸口而来，常雪恨面色惨然，心道："今日死在疯狗手里。"

阿傻掌力发出，这掌若是打实了，只怕会把常雪恨的脏腑硬生生的震碎。娟儿又惊又急，叫道："阿傻，别要杀人啊！"

就在此时，一人从半空中飞了过来，五爪成勾，直朝阿傻背后抓下，阿傻急忙回身去挡，但这人身法好快，却是慢了一步，登给拉住

后心衣衫，力量到处，将阿傻拉开三尺。

常雪恨靠着这么一缓，已然着地滚开，救回了性命。他抬头急看，那出手之人稳稳地落下地来，正是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来了。

秦仲海手指加力，正要点住阿傻的穴道，猛听他狂声大吼，身子向前纵出，嘶地一声大响，背后衣衫已然破裂，但也脱离了对手掌握。娟儿拉起常雪恨，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常雪恨又恨又怒，骂道：“操他伊拉娘！谁要你这小贱人假好心了，老子非杀他不可！”

娟儿忙道：“你莫要生气，阿傻性子本来就怪，别和他计较。”常雪恨呸了一声，朝秦仲海叫道：“秦老大，现下到底要怎样？这小子疯成这德行，还要带他走么？”

※※※

常雪恨大声喊叫，却见秦仲海面色迷蒙，呆呆的望着前方，神色竟是有些凄苦。常雪恨愣了，与娟儿对望一眼，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两人顺着秦仲海的目光望去，霎时见到了一幅刺花。

星光点点映照，只见阿傻背后刺着一只下山猛虎，上书“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”那虎额上却刺着一个“西”字。常雪恨心下一惊，想道：“咱们老大是江东帆影，虎头上有个“东”字。这疯狗背后有个“西”字，难道他……难道他便是……”想到此节，忍不住张大了嘴，往后退开了一步。

娟儿见秦仲海若有所思，登时喜道：“秦将军，你认得这个刺花么？”

秦仲海微微苦笑，点了点头，他正要开口回话，却见常雪恨冲了过来，喝道：“且慢！”跟着一把将秦仲海拉到屋角，睁着一双大眼，用力瞪着他。

秦仲海给他看得难受，当下别过头去，叹道：“怎么样？有什么事么？”

常雪恨一把抱住了他，低声道：“他妈的秦仲海，老子和你相识不久，可从来喜欢你的痛快俐落，你可知道么？”秦仲海苦笑道：“常兄弟，你爱上我了么？这当口说这干什么？”

常雪恨搂住他的肩头，附耳道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咱们马上走人，当作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”秦仲海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！”

常雪恨冷笑道：“操他娘，什么小吕布大吕布，操他伊拉娘，老子只认得你秦仲海！这疯子是死是活，关我屁事？咱们就当没遇见他，快快走吧。”

秦仲海微微苦笑，只是摇头不语。常雪恨一把拍上他的肩头，咬牙道：“老大！你他妈的想清楚，二娘还在等你啊！”

秦仲海全身大震，念及这些日子来的深情蜜意，心中一酸，霎时双腿酸软，坐倒在地，以他现下的武功，便算正面挨了天绝僧一掌，受了宁不凡一剑，也不至于这样失态。若非心中酸苦已极，却怎会摔跌在地？常雪恨面露不忍，将他扶住了，低声劝道：“秦将军，听我的话没错，咱们快快走吧。”

秦仲海叹了口气，他低头望地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※※※

这下倒轮娟儿吃惊了，她听了两人的对答，好似要做什么不利阿傻的事，忍不住颤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……你不是要带我们去找师父么？你……你不去了么？”

秦仲海抬头看着娟儿，只见她满面泥尘，彷佛是小乞儿一般，眼中哀怜悲戚，一心只想寻访亲人，一旁那阿傻全身肮脏，缩在娟儿身边，眼神甚是害怕，好似丧家之犬一般。

这两人的命运，全在自己一念之间。秦仲海目光黯淡，他站起了身子，走到阿傻面前，抬头望着眼前这人。

阿傻原本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哪知秦仲海一走过来，便让他心生惊惧，当场便要闪避，秦仲海知道他害怕自己，便自行向后退开，低声道：“你别怕，我不会害你的。”

娟儿不知他要做些什么，连忙护在阿傻身前，颤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

秦仲海见阿傻一脸茫然，轻声又道：“山寨再起，将军过去在我父麾下效力，今番可愿再回本山，共聚生平大义？”这几句话本该说得慷慨激昂，但他喉头哽恶，语气更是微微发抖。阿傻根本不知他在说些什么，只躲在娟儿身边，身子飕飕发抖。

娟儿见秦仲海眼中满是凄苦，她过去与这人相处，总见他豪放快乐，从不曾有过难受，娟儿心中暗自纳闷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秦将军，你

到底在伤心什么？”

秦仲海再也忍耐不住，眼眶径自红了，他微微苦笑，向娟儿挥了挥手，低声道：“娟儿姑娘，请你等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转身踏出破屋。

常雪恨啧了一声，急急跟了出去，一把拉住秦仲海，大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到底要如何打算？”秦仲海叹道：“常兄弟，你想劝我不忠不义么？”

常雪恨嘿了一声，急道：“什么狗屁忠义，少跟我来这套。你硬把这王八蛋弄回山寨，一会儿他醒了，找你要老婆，你要二娘怎么办？”

秦仲海一脸平淡，仰望着星空，轻轻地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常雪恨死抓着他，劝道：“你别说老常是小人，我也懂得许多道理的。二娘好生喜欢你，老子看到眼里，知道你们拆不开。你现下把这疯狗弄回来，对你对二娘都是不好……咱们当作不知道这件事，青衣秀士那里让我遮掩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好。”常雪恨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真的好？”

秦仲海却不答话，脚下轻点，已然去得远了。

※※※

夜深时分，大街上静无人声，店家更已关门歇息，空荡荡的街心只余秦仲海一人独行。远处打更的声音不绝传来，已在二更时分了。

今儿个是几号了？秦仲海眯眼望着星空，心里忽然这样想着。

重建山寨有多久了？一月、两月、三月？忘了……真的忘了……

唯一还记得的，是二娘……和她相处，已经半年了……这半年不比旁人的半年，那是铭心刻骨的六个月，是生死相知的百八十天……

要让小吕布回来么？还是照着常雪恨的话儿，把他与娟儿弃之不顾，让他们继续流落街头，过那不见天日的日子？

秦仲海微微苦笑，这不是他行事的法子，他不可能这般做。

可二娘呢？小吕布是她的丈夫，今番把他带回山寨，该要二娘如何自处？

秦仲海低下头去，嘴角露出了苦笑。或许不该问二娘如何自处，该问的是他自己……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要问的是，没了她，你日后该当如何自处啊！

遇上这样的事，也许一年前的秦仲海会哈哈大笑，但经历过人生波涛起伏的秦仲海，现下却只想哭。

这一生逍遥自在，并未真心爱上任何女子，直到自己流亡江湖，落魄潦倒，孤身赴死的那一刻，终于见到了今生的挚爱。眼前的那个背影并不十分美丽，却是如此的毅然深情。

两人共辔驾马，飞驰草原的那一幕，让他永世难忘。

扔下小吕布吧，他有他自己的造化，关你什么事呢？可秦仲海啊，你在山上喊的是什么？你不是说要举刀称反，嚣战宇内，说你的肩头可以挑大担么？

秦仲海虎目含泪，再也按耐不住，终于在空旷的大街中飞奔起来。

“仲海！”

当这一声叫唤响起，秦仲海已知地狱之门已然开启。他心中悲伤，转头看着眼前的言二娘。她眼中满是欣慰，奔了过来，握住了秦仲海的手。

按着约定，言二娘与陶清早已等候多时，远处群马嘶鸣，他两人果然不负所托，风尘仆仆地办好事情了。

言二娘笑道：“你们怎地拖得这般久？害我们好生担心呢。”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却只低头不答。言二娘心下奇怪，正要发问，陡见秦仲海眼神中的凄苦，忍不住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秦仲海想要开口，想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她，但他就是挤不出气力。

自我了断？这要他怎么办得到？

秦仲海望着言二娘娇艳的脸庞，那红润欲滴的嘴唇，忽然之间，他张开双臂，将言二娘紧抱怀中，跟着吻了上去。

言二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任凭秦仲海吻着自己。过了良久，两人终于缓缓分开，言二娘柔声道：“仲海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

不会离开你的。”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只是一言不发，泪水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。

言二娘虽与秦仲海相识不久，但两人一起渡过无数惊涛骇浪，相知相爱间，关系岂同寻常男女？当日秦仲海残废断腿，也只坠过几滴泪水，此刻见他当众哭泣，言二娘自是震惊难言，慌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不顺遂的事，尽管告诉我……”她抱住了秦仲海，轻抚背脊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头，口中不住安慰。

陡然间，耳边响起师父那日的说话：“高处不胜寒，你现下若要造反，只怕终身郁郁寡欢，你的父亲……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……”

懂了，就在这个刹那。

当你的肩膀担上一群人的命，你就不再是自己。你只是一个悲伤的空壳而已……

如果可以选择，是不是该回到怀庆客店里，做个快乐的残废？如果可以，是不是该听师父的话，乖乖从朱母朗玛下去，做个养鸡养鸭的平凡人……

秦仲海泪如雨下，他心里明白，眼前已经没路走了，因为时光不会倒流，他已经选了他要走的路……

铁与血的道路……

第十二卷 十面埋伏 第十章 圣旨到

“圣旨到！”

景泰三十三年六月十二午夜，紫禁城中大臣深夜会集，御门听政，情势非比寻常。

子时诏书送出干清门，定明日晨间昭告天下。文书事涉官员百名，定当震动天下。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善穆侯柳昂天病体沉重，朕悯忠直，特擢兵部职方司正五品秩郎中杨肃观暂代权符，行管征北都督一应文武参赞事宜，另设剿匪诸员额如下，各省官员一应查照，便宜行事：

剿匪中军本营统帅一员代征北大都督职杨肃观

剿匪中军本营总兵二员辽东前锋营总兵左从义

辽东都指挥使司石凭

剿匪中军本营前锋一员直隶征北检教制使伍定远

剿匪中军本营参谋二员玉门关本营参谋钟思文

长洲知州卢云

剿匪本营监军一员某某、剿匪左路军统帅一员某某、总兵一员某某、剿匪右路军统帅一员某某、总兵一员某某……钦此。”

朝廷破格拔擢，所用不分江系、柳系，皆为世间名将，军分六路，起兵十万，向南而去。

天下兵祸将起，少林三战，已在不远……

【待续】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【《TXT论坛》www.txtbbs.com，欢迎您来TXTBBS推荐好书！】

第十三卷 海上孤鸿 第一章 天涯共此时

打开衣箱，陈腐的发霉味儿冲鼻而来，凑眼望去，入眼的是件大红袍。金线绣花，喜气洋洋，那是去秋攒花宴的衣裳。天下间除开一甲状元，无人能穿。

卢云将状元袍抖了抖，拍落了上头的灰尘，双手捧开。他再次伸手出去，又往衣箱掏拿，这回取出了一件官袍。看那胸前绣着一只鸟儿，这是件朝觐礼袍。

文武百官最重品级，服色记号万万逆乱不得。所谓“文禽武兽”，便是说文官以禽别品，武官以兽做秩。一品仙鹤，二品锦鸡，三品孔雀，皆珍禽大鸟也，专供膜拜赞赏。再看四云雁、五白鹇、六鹭鸶，皆益鸟也，倒也能帮着吃些蝗虫蛀虫。最后看垫底的彩鸂、黄鹂、鹌鹑……这些小鸟啾啾鸣叫，悦耳动听，那是让皇上听来高兴的。

看这袍上绣着彩鸂，正是自己这个七品知州的朝觐礼服，自去年返京述职后，再没碰过半回。卢云拿着手上的官袍，嘴角泛起了苦笑，上三品是拿来给人看的，中三品是用来办事的，可这彩鸂么……

卢云叹了口气，他十年苦读圣贤书，可不是为了在皇帝面前啾啾唱歌，翩翩起舞。彩衣娱圣这等事，他可做不来。叹息之间，随手将乌官袍一扔，丢上床去了。

再往衣箱掏拿，霎时眼前一亮，终于找到了他要的东西。

阳光透入窗儿，照得那件衣衫隐隐生辉，如梦似幻。

一面东风百万军，当年此处定三分。手上拿的是件铠甲。一时之间，耳边人声马鸣，内心战志激昂，彷佛回到了西疆战场，自己足跨骏马，手提长枪，正于万军之中放手一搏。

卢云望着手中的铠甲，慢慢回过神来。几年安逸下来，没想这身铠甲朽旧成这模样。看那胸甲锈蚀，肩铜泽绿，实在不能看了。他摇了摇头，取了牛油出来，就沾着棉花，只在细细擦抹。自西疆归来后，还没上阵打过仗，也该把戎装清理一番了。

细心擦着，翻转了盔甲，见到了背后的一处箭孔。

那道箭痕透甲而入，依稀可见当年弓箭之利。卢云轻轻抚摸破孔，脑海中浮起一张秀美高贵的脸蛋儿。

银川公主……

往事历历在目，回思那生死相依的几日，天山激战、大军厮杀、林间分手，好似昨日才发生过。

“但愿老天有眼，你与顾家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待你成婚之日，请人稍信过来汗国，我自也替你欢喜。”

当年两人分离之时，公主便曾为自己诚心祝祷。言犹在耳，如今人生真个否极泰来，自己非但贵为一甲状元，更与心上人定亲，一切真如公主金口，半分都没差。

卢云擦着盔甲，默默思念远在异乡的佳人，莫名之间，泪水便已盈眶。

※※※

往事一一飘过眼前，手上铠甲也已隐隐生辉。卢云舒了口长气，缓缓放落手上棉花，便要开始着穿戎装。

摘我乌纱帽、宽某青禽袍、除余书生巾，脱那一身文弱装，方知原本英雄貌。

卢云赤着上身，望着镜中的自己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低下头去，从抽屉中取出一道公文，低声读道：“查怒苍群小据山作乱，秦匪仲海率众犯事，为祸多端，不日侵州犯界，着长洲知州卢云即刻北上河南，听从调遣，不得有误。”

卢云闭上了眼，将公文放了下来。

怀庆店里的残废儿，雪地里孤身离去的背影，如今终于找回自己的人生，再次引领万军，与天同高。知己东山再起，说来真该替他高兴才是……

只是故人这回选择的道路，却成了一道十万火急的公文，朝自己的衙门火速送来……

卢云睁开双眼，蓦地一声轻啸，满心激昂中，正拳击出，震脚踏下，碰地一声大响，竟将盔甲震得跳将起来。这招正是“拳腿双绝”，当年西疆大战的救命绝招。

“无绝心法”还算使得，“无双连拳”也有模有样，拳脚还不算生疏，看来这几年虽在官场度日，却没忘了昔年志向。

卢云向镜中的自己点了点头，彷佛眼前这人无所不能，凭着一身忠肝义胆，终能扭转乾坤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※※※

自唐代以来，天下读书人便分两大宗，一称山东经生，一称江南文士，两者一北一南，一通经史，一擅诗词，各有所长。看卢云北方出身，性刚好直，自属山东经生无疑。

这些年来南方人物独占鳌头，金榜题名者大大多于北方，卢云这帮经生中举倍难，平日便只能耕田维生，苦待出头之日。长年贫苦煎熬之下，虽练就了满身筋肉，却也造就了一身愤世嫉俗的死硬脾气。

论灵性，山东经生不比江南大理的人情秀巧，讲才气，更不及苏扬两州的文章耀眼。差堪一提的，恐怕便是那打死不低头的硬气，与那下田农耕苦熬出来的铁骨。

果不其然，看卢云这位状元高头大马，体格精壮，将那束带环腰，重盔厚甲一一戴上，腐儒书呆拿起腰刀，狠狠往刀鞘一插，霎时摇身一变，成了个虎视鹰扬的大丈夫。

穿好了军装，大踏步走到内厅，顾倩兮与小红已在相候。顾倩兮走了过来，眼望着情郎，日光照上黄甲，胸口护心镜闪耀，更显得英姿勃发。自两人相识以来，这还是第一回见卢云身着戎装，没想衣着一换，文诌诌的书生竟有这身男子气概，让人不觉多看了两眼。

卢云见这对主仆目不转瞬，只在看着自己，忍不住奇道："怎么了？有何不妥之处？"

顾倩兮心头有些异样，脸上起了羞红，别过头去，轻声道："没事。"

卢云不觉有异，只喔了一声，自问小红道："洪捕头他们到了么？"

那小红平日专见卢云无病呻吟，早把他当成腐儒一样，哪知此刻与未来的姑爷目光相触，忽尔脸红心跳，满脸娇羞间，只是低下头去，竟没回答卢云的问话。

卢云咦地一声，有些纳闷了。他却不知此刻自己气象一新，左悬钢刀，右挂箭袋，满身钢盔铁甲，不过往厅里一站，便似凛然生威，小红这个小丫嬛哪里敢与他目光相接？一给他的凤眼盯住，芳心早已怦怦乱跳，全身更是酸软无力。

卢云满头雾水，当小红耳背了，他用力咳了几声，再次问道："洪捕头呢？"

小红忸扭捏捏，细声道："洪……洪捕……那个头在外……外面……"

卢云听她一句话说得歪七扭八，好似口吃一般，更感奇怪，他满心疑惑，便往顾倩兮看去。顾倩兮看入眼里，忍不住也笑了，她走到小红身边，羞了羞她，道："好羞呢，话都说不清楚。"当年身在扬州，小红何等威风，如今却身子发烫，两腮火红，低声道："婢子看卢……卢大人好生威武，心里有些……有些害怕……"

顾倩兮面带微笑，伸指在小红面颊上轻轻刮了刮，算是小小惩戒。

顾倩兮生性大方，从不是个小气姑娘，更非善妒之人，情郎能令女子仰慕心仪，她只会欢喜自得，绝无吃醋忧虑之情。也是为此，每

回她以公主的往事取笑情郎，从来是骄傲多于妒嫉，一切只在自信二字。

※※※

府中虽然温馨，其实天下情势极其严峻。兵祸将起，朝廷为挡怒苍军马，早已号令朝廷群英齐聚河南，为少林高僧助阵。卢云乃是柳门大将之一，自也接到了朝廷圣旨，此际便要由长洲启程出发。

顾倩兮缓步行上，亲手为卢云整理胄甲，她俯身弯腰，替心上人把刀鞘环扣锁紧，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触碰兵刃，不免显得有些手忙脚乱。卢云见未婚妻替自己做这些琐事，心里有些怜惜，握住玉手，道："别忙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"

顾倩兮回握他的手掌，柔声便道："此去务必珍重，朋友情义固然要紧，但自己的性命前程更是要紧，你定要平安归来。好么？"

顾倩兮是兵部尚书之女，这几日早把详情打听过了，此行朝廷起兵十万，远征怒苍，说来大占赢面，反贼想要以寡击众，恐怕大是不易。说来军情并不吃紧。顾倩兮自不担忧。

其实便算朝廷吃了败仗，顾倩兮也不会害怕，凭心上人与敌方首脑的私交，便算兵败被俘，性命也无危险。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，反而是卢云那身脾气，此行出征，龙蛇混杂，倘与那些奸臣小人犯冲争执，说不定会惹上事端，那才是真正让人发愁的事。

卢云见顾倩兮凝视自己，目光隐带忧虑，他轻抚秀发，温言道："你别烦恼。此行有杨郎中做咱们的主帅，他办事一向俐落，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"

想起杨肃观那张俊脸，顾倩兮登时松了口气，她与杨肃观相处年余，自知此人性情沈稳，精明多智，有这人领军，自己的心上人定能平安。顾倩兮稍感安心，颔首道："小心使得万年帆。不管怎么说，谨慎些总没错的。你知道……咱们中秋时就要……就要……"

卢云抱住了她，微笑道："咱们中秋时便要成亲了，我怎会忘了呢？放心吧，就要成家立业的人，不会贸然犯险的。"

※※※

两人说过了话，卢云便与顾倩兮同到外厅。知州大人携眷出来，厅上两人立时起身相迎。其中一人面貌凶猛，身穿官差服色，正是衙

门属下洪捕头，另一人却是个军官，看他面长如马，却是当年护驾和亲的那位李副官。

当年众人西疆归返，各有各的际遇，看半年后卢云高中状元，秦仲海也升任禁军统领，这李副官终也得了封赏，官拜九品都尉，这几年只在江夏驻防。只是没想两人这回见面，居然是托了秦仲海造反的福，说来真让人唏嘘不已。

卢云尚未坐下，那洪捕头立时秉道："启禀卢大人，巩师爷交代属下，说他一会儿有件东西要呈给知州，请大人相候则个，别急着走。"卢云哦了一声，那巩志是自己的师爷，前两日早将州政托付给他，大小事井井有条，却不知启程在即，却有何事要他相候?

卢云此时官居知州，行事多少也有些派头，便只微微颔首，示作会意，跟着自行走向李副官。待见这位同侪神色郁郁，料知李副官烦心军情，当即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安慰道："李兄别愁，咱们这趟是去做和事佬的。打不起来的。"

李副官自从接到令书以来，想起要与昔日上司开打，始终愁眉苦脸，听得此役另有内情，心下立时一喜，忙道："大人此话怎说？"卢云庄容道："杨郎中修了封密函过来，说他师父有意与怒苍山和谈，只要调解得当，双方各做让步，这仗未必打得起来。"

李副官啊了一声，细声便问："听大人的意思，难不成朝廷有意招安？"

卢云缓缓摇头，道："详情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杨郎中信中交代，咱们只需盯紧江充那厢人马，别让他们无端开启战端，其余事情少林寺自有折冲。"他顿了顿，又道："无论朝廷奸臣心意如何，有杨郎中主事安排，加上侯爷与诸位大臣的力道，此战必有转机。"

顾倩兮顺着话头，接口道："正是如此。便算他们几位大臣使不上力，朝廷里还有我爹爹帮着，只要那位秦将军真个有心投效朝廷，有众大臣一齐作保，事情定有转折。"

顾嗣源乃是兵部尚书，说话自有份量，满厅人众都松了口气。非只小红、洪捕头等人大感心安，便连李副官久历沙场，此刻也是连拍心口，料来都放下了心中重担。

李副官哈哈大笑，正要接口，洪捕头已咳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李大人，您还没拜见顾大小姐吧？”眼看李副官满面茫然，洪捕头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“顾小姐是未过门的太座知州，又是兵部尚书的千金。军爷可得小心伺候着。”

李副官望了顾倩兮一眼，当场哎呀一声，道：“我可粗心了，该死！该死！”顾倩兮名门出身，李副官的官碟上还盖着顾嗣源的大印，便不看卢云的面子，自己也该拜见。忙向顾倩兮躬身哈腰，道：“末将拜见顾大小姐，知州小姐佳偶天成，珠联璧合，这里向您贺喜了！”

顾倩兮回了一礼，嫣然笑道：“多谢李爷金口。小女子常听知州大人提起军中往事，都说李爷英勇非凡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忠义大将的气度。”

李副官草莽出身，不曾读过什么书，一听美女称颂，便即飘飘然起来。笑道：“卢大人过誉了！当年护驾和亲时，他卢大人那才叫神勇哪！看他万军之中狂战番僧，把咱们公主娘娘抱在怀里，一路翻山越岭，不眠不休，真个让人佩服万分！小人不过躲在阵里射射弓箭，哪比得上卢大人的万一啊！”

眼看李副官比手画脚，说得口沫横飞，顾倩兮也连连称是，只是这个马屁却把卢云的俊脸给拍肿了。他脸上青红不定，咳了几声，道：“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该启程了吧？”李副官哈哈笑道：“军马早在城外相候，只要知州高兴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”

众人正要出门，忽听一人叫道：“知州大人留步！”卢云尚未回话，只见厅门匆匆奔入一人，抹汗道：“幸甚，幸甚，总算没误了事儿。”看这人神色匆忙，手上捧着一柄宝剑，正是巩志。众人见他携剑入府，不由一怔，都不知他的用意。

正猜测间，巩志两手捧剑，弯腰躬身，沉声道：“此剑名为“云梦泽”，家师听闻知州即日远征，特以此剑相赠，还望大人笑纳。”巩志的师父便是欧阳南，此人铸剑之术名闻天下，极见精湛，众人没料到欧阳老爷如此多礼，都是暗暗纳罕。

欧阳南如此诚心，卢云自不免受宠若惊，只是他精擅“无双连拳”，不闇用剑，再加接任知州以来少涉江湖之事，想起自己剑法如此粗疏，怎好暴殄天物，糟蹋人家的宝贝？摇头便道：“宝剑赠烈士，我的剑法稀松平常，切切菜或还使得，怎能用得这般神物？”

巩志早料到卢云必会推辞，自也不觉诧异。他向顾倩兮望去，道：“大小姐，此剑切金断玉，实乃护身利器，知州大人随身带着，凡事趋吉避凶，有利而无害。”

顾倩兮听了宝剑足以护身，立时留上了神。她与卢云两地相隔，分离多年，好容易相聚了，对心上人自是爱渝性命，只要对卢云有利的事，便要她倾家荡产的维护，也是甘之如饴，何况是人家送来的一片诚心？当下走了过来，低声嘱咐道：“人家欧阳老爷专程送礼，怎好推托什么？快快收起吧。”巩志听了这话，自也忙着帮腔：“知州大人望重乡里，战场上若有闪失，我等定会痛心疾首，深以自责。这是家师的一番心意，还请收下吧。”

卢云听顾倩兮这么一说，自也不好推托。再看巩志的模样，好似自己若要推辞不受，他便无法回去向师父交差，卢云这些年也学了不少人情世故，铁头书生的模样收拾了不少，当下咳了几声，便道：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请师爷传话回去，便说下官拜领盛情，当用此剑自卫防身，绝不辜负老爷子的一片厚爱。”

巩志大喜，道：“谨奉宝剑，望知州旗开得胜。早日平安归来。”说着捧剑过肩，连剑带鞘交到卢云手里。卢云单手接过，掌心微微向下一沉，心下登时一凛：“这剑好重。”

众人围拢过来，各自细看赏玩，只见剑鞘乌木所制，通体黑褐，既无花纹缀饰，也无剑穗连附，形状朴素，好似黑黝黝的一根大木头，不知有何高妙之处。巩志见众人各有疑惑，忙来解释道：“此剑长四尺二，只因剑身锋锐，剑光若水，宛如大泽之美，家师遍查古书，终以“云梦泽”名之。宝剑难得，还望知州大人试剑。”

卢云更不打话，登即拔剑出鞘，只听嗡地一声，堂上精光暴现，果然剑刃若水，映得大堂流光隐动。众皆大惊，赞道：“真好剑也！”卢云看在眼里，自也暗暗称异，他提剑虚劈，陡听呼地一声轻响，彷如流风轻送，足见剑刃之柔之韧，已达极境。

原来这剑来历不凡，正是“剑神”卓凌昭留在铸铁山庄的五件兵器之一。当年洪武天炉重起神火，铁精为骨，终在当朝第一炼铁师手中打出十多柄兵刃，其中一柄王者利器，便是旷古绝今的“神剑擒龙”。后来卓凌昭试剑出招，虽然毁去了大批兵刃，但铁精造出的利刃极

多，终于还是留下了五柄完好无缺的，便一一让欧阳南打出问世。这柄剑便是其中之一。

这“云梦泽剑”曾被误认为“擒龙”，一旦出鞘，如同出水芙蓉，极尽光彩夺目，此剑若在天下排名，定在前十之列，无论是点苍镇派之宝“赤龙”，抑或是神刀门的“天雄”，全都无法相提并论。只是巩志知道卢云性子刚直，定不喜此剑与卓凌昭的渊源，此刻便隐瞒不说，以免他又弃而不用。

卢云正要还剑入鞘，忽见巩志伸手入怀，取了个信封出来，塞入卢云手里。口中低声道：“这封信拜托知州大人。”卢云见他模样鬼鬼祟祟，一时颇感错愕，他随手接过信封，见弥封处写着“乞转铁牛儿欧阳勇”。忍不住咦了一声，不知巩志用意为何。

巩志满面殷切，附耳贴身，低声道：“这位欧阳勇是我师父的儿子。他昔年受奸人所害，以致误入歧途，投上山寨。至今离家已渝三十年。我师年岁已老，日夜悬念爱子近况，却又找不着门路送信问讯，还乞大人可怜他老人家一片爱子痴心，成全则个。”

卢云听了这番情由，心下已是了然。当年朝廷一场大祸，不知拆散了多少人家，卢云也曾听青衣秀士提过，那时欧阳家的大儿子受“洪武天炉”一案牵连，硬遭鸩毒喑哑，充军流放，想来不堪朝廷荼毒，便也投上怒苍山去了。卢云虽是朝廷命官，但他性情耿介，深恨奸臣为恶，面露悲悯之余，点了点头，便将信封揣入怀里。

巩志见他慷慨相助，丝毫不以反逆之意，一时满面钦仰，拱手道：“知州仁义之名，小人见识了。”卢云拍了拍他的肩头，低声道：“师爷何出此言？卢某是儒生，不是刀笔吏。”

他怕众人起疑，当下不再多说，自行转过身去，朗声道：“蒙欧阳老爷赠以宝剑，有此神物照拂，卢云此行必定平安而归！”

在李副官、洪捕头的叫好声中，顾倩兮已盈盈走来，两人双手交握，相视良久，彼此虽无只言词组，但一切爱意眷恋，尽在不言中。

洪捕头、小红等人望着两人的神态，嘴角都泛起了微笑。只有巩师爷一人眉心深锁，他把目光撇开，转望窗外，只见乌云遮日，随时要起暴雨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此去少林，恐怕艰难无比，知州大人，您要多多保重啊……

※※※

雨云横亘南北，万里江山都为之笼罩，黑影重重，京城日月无光，明明是午后时光，此际却黑沉沉地彷如深夜，大都督府点起了烛火，更显得天色的阴森。

“嘿，看那模样，八成要下雨了。”这嗓子带着湖北口音，调子拖得慢长长，看那说话之人生得张圆圆胖胖的大脸，正是柳昂天的头牌护卫，武当出身的韦子壮。

一旁坐着高大男子，右手戴了个铁套，却是伍定远。他看着阴霾天色，皱眉道：“这可烦了，这两日我还得出京，路上可别积水才好。”

话声未毕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窗外暴闪亮光，众人惊呼声中，只见天际闪电飞来，如同神龙探首，正爆在京城半空，刹那间染白了天地万物。

雷神咆哮，巨响轰然，天边大雨坠檐，啪哒哒地甚是密集。

“啊呀！”

雷声隆隆中，一声稚嫩惊呼在厅上响起，只见小小孩童往伍定远怀里钻去，径自发起抖来。伍定远拍着背心，安慰道：“莫惊，打个雷而已。”韦子壮见那孩子好生胆小，不由取笑道：“真是的，快十岁的人了，怎还怕打雷？过来，给韦伯伯瞧瞧。”

伍定远将那孩童轻轻拉开了，温言道：“快过去，见过韦伯伯。”

窗外暴雨如瀑，天边雷电轰闪，那孩童兀自害怕，皱着一张黑炭脸，低声唤道：“韦伯伯。”

韦子壮望着眼前干瘦的孩子，嘴角不禁泛起了笑。那时伍定远从长洲返京，没带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回来，身边却多了个干瘪瘪的小鬼。看他好生疼爱这儿子，还特地找了算命先生，为儿子取了个堂堂正正的好名，叫做什么“崇卿”，想来伍定远望子成龙，定也想义子好好读书，日后学着卢云的路子考试应举，没准也能弄个功名什么的。

韦子壮正要逗那孩子，忽听脚步声响，大雨飞洒入厅，几名家丁忙去关窗掩门，韦子壮猛地暴喝：“甭关！一会儿闷！让厅上几扇窗开着。”

暴雷也似的吼声传过，家丁赶忙照办，改置干布于窗边地下，韦子壮嗯了一声，甚是满意，忽觉身旁那孩子不住发抖，一双大眼盯着地下，直似泪眼汪汪。韦子壮醒觉了，自知惊吓了孩童，他从怀中取出一锭小小元宝，塞入那孩子手心，温言道：“别怕，韦伯伯是在管教他们，不是凶你，懂了么？”

那孩子嚅嚅啮啮，手上捧着元宝，也不知该不该收起，便往伍定远望去。

伍定远捕头出身，向知人情世故，微笑便道：“伯伯打赏，还不快道谢？”那孩子又惊又喜，忙把元宝捧过头顶，慌乱间跪在地下，叩首道：“谢谢伯伯。”

韦子壮一把将他拉起，笑道：“真是乡下孩子，一个元宝便让你磕破头了，可别让人看了笑话。”他手指厅角一名婢女，温言道：“跟那位姊姊玩儿去，伯伯和你爹爹有事要谈。”

那孩童哦了一声，转头望去，只见那婢女满面笑颦，模样甚是亲切，这孩子一向害羞，虽看姊姊貌美，仍不敢与人家多说一字半句，自管缩身低头，任那婢女携手走了。

大雨稀沥沥地下着，到处都水蒙蒙的。那孩子随婢女离开，偌大的花厅更无人声，水花四溅，院中一片雨景，衬得大堂加倍寂静。十来张桌椅空空荡荡，此时只伍定远与韦子壮二人对坐，望来倍觉幽深。

伍定远两手抱胸，凝目望着空旷的大厅，满心寂寥间，只在怔怔出神……

一年之前，对面的大位上端坐一名威风老者，左手陪坐一名俊秀公子爷，右手椅上跨着条凶猛虎汉，再看那耿介书生、刚直捕快，各在下首相陪，众人欢笑吵嚷，好不快活……

雨水声哗啦啦地响着，脑海中的那幅景象也渐渐淡去，现下厅上冷清寂寥，眼前除了韦子壮那张胖脸，再也看不到旁人。伍定远伸手抚脸，叹了口气。

韦子壮见他目光呆滞，忍不住咳了一声，他取起了茶碗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过去少林？”

伍定远觑着厅心，淡淡地道：“明儿吧。”韦子壮喝了口茶，颔首道：“早些过去帮手，怒苍再起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得。”

伍定远神态萧然，自顾自地望着院中的暴雨。雨花四落，院里水珠倒弹起来，从这儿看去，彷佛成千上万人立的小小兵儿，正在院中列阵激战。

砍吧、杀吧……天下群雄会少林，此战会是什么下稍呢？奸臣当道，英雄豪杰却要互相凶杀，连自己都要下这苦海，世上还有谁能自外这场混局？

国破山河在，尽管战火尚未腾烧，便已毁去无数家园。念及那位佳人，伍定远忍不住感伤，他这些时日辗转难眠，心中悬忧挂念，只要想起她下落不明，便似如坐针毡。

眼前浮起艳婷那张端鼻樱口的雪白脸蛋，伍定远伸手掩面，手掌下的大嘴轻轻抽动。

“艳婷……你在哪儿啊？”

九华山惨遭正道人物围攻，青衣秀士弃山远走，艳婷、娟儿两名少女下落不明。消息传来，惊得他寝食难安，半个月来到处奔波打探，却还是找不到佳人芳踪……

※※※

“定远，你来了？”

一声威严问话响起，赫然打断了伍定远的沉思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名老者身着缓袍，正从内厅走将出来，正是柳昂天来了。伍定远赶忙起身，拱手道：“侯爷。”

柳昂天微微颔首，示意伍定远坐下。看柳侯爷好生福气，尽管称病不出，身边仍见群美服侍，左首一名女子四十来岁，正是四姨太。右首侧一名女子容貌清丽，三十上下，却是小妾七夫人。伍定远凝目看去，见她肚腹隆起，竟已身怀六甲，当有七八个月的身孕。

在这乱世之中，居然还有喜事？伍定远又惊又喜，忙问韦子壮：“七夫人有喜了？”

韦子壮尚未回答，柳昂天已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当然是有喜了，还能是胖了么？”看七夫人面红过耳，颇见娇羞。伍定远急忙起身，躬身拱手道：“卑职恭喜侯爷了！”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颇见得意。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，柳昂天六十好几的人了，此番老当益壮，床第上虎虎生风，自然要大肆宣扬一番，伍定远又惊又佩，这声道喜更见诚挚。

柳昂天畅怀大笑，其状甚豪，大堂上便响起了无数回声。伍定远听在耳里，不免又叹了口气。此刻喜事临门，若照往昔模样，柳门定会热闹非凡，看顶头上司老蚌生珠，秦仲海如此捣蛋，还不第一个带头作乱？不把临老入花丛的丑态加油添醋来说，定不甘休。柳昂天受了捉弄，自也会作势打人，再看杨肃观周到，定赠名贵药材，卢云穷酸，只能拿着典籍讲说医学安胎……众人打打闹闹，谈谈说说，不知要有多快活……

只是今朝不比以往，看现下门可罗雀，车马凄清，非只“文杨武秦”踪影全无，便连卢伍两名新人，也只自己一人陪同在侧。满厅寂静中，只听柳昂天一人哈哈笑着，那笑声稀稀落落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干，终至寂静无声……

哗啦啦……除了院中暴雨不绝于耳，再无其它声响。

※※※

柳昂天擦拭眼角，也不知是笑得太过开心，抑或是心中隐感悲伤，竟然流泪了。他缓缓就坐，拍了拍手边的茶几，大声道：“定远你来，陪老夫说话解闷。”那位子紧临柳昂天左侧，向来是柳门中第一张大位，过去坐的人自是杨肃观无疑，如今“风流司郎中”上少林去了，位子自是空无一人。伍定远不及深思，当即躬身拱手，便自入坐。

两人隔几相邻，柳昂天探头过去，拿起伍定远的铁手细细打量，啧啧赞道：“以往没瞧仔细，倒不知这手套纯钢打造，挺沉的吧？”伍定远摇头道：“十来斤而已，一点不沉。”一只义手十来斤，自不能算轻，伍定远这般回话，不过是谦虚之词而已。

韦子壮见他俩就坐，当下提起茶壶，便为柳伍二人斟茶。柳昂天笑道：“定远啊，听韦护卫说过，好似你武功越练越高了，现今中原武林没几人打得赢你。这话是么？”

伍定远一向内敛，听了嘉言赞誉，赶忙起身，拱手道：“韦护卫过誉了。正教掌门个个本领通天，武功何其了得。属下这身粗浅武学，如何与人相比？”伍定远一身武功实乃天授，与秦霸先同为天山传人，他这般身手若要自况粗浅，天下有谁敢自居高手？韦子壮此时正在斟茶，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用力咳了两声，想来不表苟同。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拍了拍伍定远的肩头，道：“定远，你的霸气呢？想在朝廷里混，没点霸气是不成的。这里就咱们几个在，说你强，那便是真心夸你强，何必谦让什么？”

伍定远听他责备，慌忙起身道：“多蒙侯爷指点，属下知错了。”

柳昂天微微一笑，示意他坐下。双眼却盯着伍定远不放。

柳昂天久在朝廷，带过的属下不计其数，正直的、阴险的、鲁钝的、勇猛的……多如过江之鲫。眼前这位伍定远虽有些世故，却不是奉承谄媚之人。看他几年官场历练下来，却没什么长进，仍是一幅乡

下捕快的土模样，老实如故。但掉句话来说，官场这个大染缸也没弄污了他。这是难得的事情。

想着想，柳昂天嘴角泛起了微笑，他看了伍定远一眼，忽道："定远，你老实回答老夫，倘若你与韦护卫过招，你俩谁胜谁负？"

伍定远啊了一声，尚未回答，韦子壮已然说了："属下不是定远的对手。"

柳昂天微微一笑，道："好，那老夫再问一人，你若与当年的卓凌昭较量，可有把握取胜？"伍定远摇头叹息，低声道："剑神若持神剑，卑职不是对手。"

柳昂天微微一笑，道："能打得赢空手的卓凌昭，那也不是容易的事了。"他眯起了眼，喝了口茶，低头道："那我再问一个人，好不好？"伍定远忙道："侯爷请说。"

柳昂天抬起头来，朝他斜觑了一眼，低声道："你若与仲海较量，谁输谁赢？"

此言一出，韦子壮忍不住吃了一惊，伍定远也是咦了一声，两人正要询问详情，猛听当琅一声大响，厅侧一只茶碗坠到了地下，打了个粉碎。众人回头看去，却是七夫人。只见她掩嘴惊呼，睁着一双妙目，神色显得十分讶异。

韦子壮慌忙起身，行到两位夫人身边，拱手道："二位主母，天落大雨，外厅湿滑，别要一个不慎摔跤，难免动了胎气。还请到内厅歇息吧。"

四姨太知道老爷有大事相商，她一个妇道人家，自是不敢多听，当下急急站起，便往后厅去了，那七夫人面带犹豫，脚下虽望前走，眼角却不离柳昂天身边，似乎不很情愿走。韦子壮见了，更是一路扶着她，把她请入了后厅。

※※※

过了半晌，韦子壮转了回来，伍定远见厅中别无旁人，当即惶恐站起，低声道："大人，您……您要我和秦将军较量，可是想抓他么？"柳昂天摇了摇头，道："你别胡思乱想。我要抓他，何必还要你出手？他的兵法是跟我学的，咱爷俩真要较量兵法，他打不过我的。"

伍定远忙道："侯爷那您……您为何要我……"

柳昂天叹了口气，眼角泛起了泪光，说道："说来你们也许不信，我有些挂念他。"

耳听众人惊呼，柳昂天自行低下头去，叹道："仲海这孩子和我投缘，我带过这么多下属，没一个像他这般讨我喜欢。那年他残废坐牢，听他要死，我心里好痛，可现下他活了，偏又走上他爹爹的老路，我听了心里更烦……"伍定远心中同情，当下大着胆子，伸手出去，握住了柳昂天的手，略做安慰。

柳昂天浑然不觉，他撇望着院中暴雨，幽幽地道："我年纪老了，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他。定远……你如果遇上仲海，请你代老夫转告一声，就说……就说我累了，想和他一同归隐……"一时之间，泪水夺眶而出，竟是老泪纵横。

柳昂天一向疼爱秦仲海，两人言语投机，情同父子，柳门中人自是深知。伍定远听在耳里，心下也甚明白。想来柳昂天将兵权传给杨肃观，便是不想与昔年爱将正面冲突。伍定远低声道："侯爷，杨郎中办事很厉害的，也许事情还有转机，您别烦忧。"

柳昂天茫然望着院中，忽然伸手出去，按住伍定远的手背，幽幽地道："定远，老夫身边没人了。现下只有你，只有你最可靠……你生来是个老实人，比谁都有侠烈之气，不论此战胜负如何，等你回来以后，老夫都要重用你……"说到此处，他紧紧抓住伍定远的臂膀，咬牙道："居庸关！待你回京，老夫传令下去，从此居庸关军马便让你接管……"

这居庸关何等要紧，非只紧临京城，兵马众多，更是柳门数一数二的大位，伍定远啊了一声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怎么使得？"柳昂天喘息道："当然使得。老夫不会看错人的。"

自赴京以来，伍定远始终在运粮运米的杂事上打转，不曾掌过什么兵权，万没料到一旦受人器重，第一个职务便如此吃紧，茫然之间，只是张口无语，连谢字也忘了说。

※※※

众人说谈一阵，时候已在傍晚，眼看柳昂天入厅去了，伍定远便也携着义子告辞。

韦子壮张伞相送，一路来到了大门。家丁才一开门，大雨立时溅洒进来。伍定远怕韦子壮淋湿了，拱手便道："韦护卫留步，咱们自个儿走成了。"

雨势甚大，伍定远的义子尚未行出，身子便湿了半边，韦子壮心下怜惜，轻抚着小脑袋，道："你这回过去打仗，带个孩子定不方便。要不把他留在北京吧，我帮你看着。"

一听此言，伍定远登时大喜，这话他是求之不得，只是不好启口而已。他蹲下身去，问向义子道："卿儿，爹爹要去河南，你这几日乖乖随着韦伯伯，好不好？"

那孩子看了韦子壮一眼，心里有些怕，低声便道："爹爹，您……您什么时候回来？"伍定远温言道："爹爹没两日便回来了。你这几日乖乖听话，爹爹回京时给你带些好玩的，嗯？"那孩子虽不很乐意，但他乡下出身，向来听话温顺，眉心紧蹙间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伍定远站起身来，微笑道："多谢韦大哥了。"韦子壮握住他的铁手，嘱咐道："转告杨郎中一声，凡事多加小心。这仗我们输不起。"

两旁家丁抢上，自将大门阖起。伍定远站在门外，回头向门内看去，只见雨水不断落下，彷如水帘一般，门里的义子张着大眼，满脸都是不舍。伍定远向他微笑摇手，那张小脸张口欲叫，便在此时，大门缓缓合起，那张小脸也慢慢隐去，终于看不见了。

闪电交加，大雨滂沱，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，自管踏步出门，此刻狂风暴雨，街上行人早已跑得一个不见。伍定远无须照顾孩子，索性连伞也不撑了，只在街心大步行走。此时了无牵挂，又似恢复了当年孤身赴京的痛快心情。

雨点实在密急，好似当头泼浇而来，伍定远不曾练过"火贪一刀"，自不能凭借热气蒸发雨水，但他贵为"一代真龙"，自也有御水之道，他略提内息，真气鼓荡之下，衣衫灌满了内力，彷如钢盔铁甲，雨水难浸衣衫，便顺着袖口洒落地面，直似透水不入。

当年受难来京，如今神功盖世，尽管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但这几年也不算白过了。

※※※

一路沿着长安大街行去，身上都甚干爽，他低头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然来到了大明门，却见不远处矗着一栋大宅，正是大学士杨远的府邸。

伍定远凝视着雾蒙蒙的豪宅，忍不住停下了脚步。上回入得杨府，还只去秋的事情，当时柳门众将同去饮酒，卢云在杨府巧遇顾倩兮，一时大见失态，弄了好些事情出来，最后靠得秦仲海侧面帮忙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总算有个美满收场。

伍定远回想这些往事，嘴角起了微笑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杨府门前传来叩门声响，听得一个声音道："这位大哥，敢问……敢问杨郎中回家了吗？"那声音是个少女，说话时颇带鼻音，好似伤风一般，伍定远低叹摇头，想来杨肃观受人爱慕，便在大雨淋漓的傍晚，也有少女登门求见。

门口传来家丁的声音，冷冷地道："这位姑娘，你问了好几回啦，我不是说过了么？咱们大少爷不在家里。"那少女啊了一声，道："对不住，那……那我改日再来吧……"

嘎地一声，大门关上了。雨声淅沥沥的，伍定远人在街心，侧目看去，只见那少女苗条的身影在街上缓缓行走，手上却也没拿伞，只淋得她落汤鸡一般。

伍定远凝视那少女的背影，心下暗暗叹息。杨肃观如此家世武功，岂是寻常百姓女儿配得上的？看她如此痴心妄想，恐怕有得苦头吃了。

那少女走着走，街上行来一顶轿子，那女孩儿赶忙让开，自行躲到街边观望。她驻足不动，痴痴望着杨家大门，八成以为轿中人是杨肃观。过不多时，那顶官轿停在杨府门口，里头行出一名老者，却是杨大学士回府了。

主人回府，大批家丁忙着举伞出迎，那少女没见到人，神色落寞间，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。那叹息声满是幽怨，却有着无尽相思。伍定远心生恻隐，当下回首去看这名痴心女孩。

大雨之中，只见那少女秀发湿淋淋地，贴在前额上，看她长长的睫毛，姿容艳丽，不是艳婷是谁？

伍定远全身大震，双膝一软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路，佳人原在灯火阑珊处。

自从接到九华大难的消息以来，伍定远早在出力寻访艳婷，此行赶回京城，更是逢人便问，其间还花了大把银子，托人探听九华山两名少女的下落，哪知竟在此地遇上了她，伍定远心中激动，不知有多少话想说，当场便要奔将过去。

脚步才动，便见艳婷伸手入怀，取出一块令牌，跟着低头啜泣起来。

伍定远眼力远超常人，举手投足都有石破天惊的大威力，此刻稍一凝力，无数雨点彷佛半空静止，目光飞出，直从迷蒙大雨中穿过，他把令牌字样看得明白，见是“兵部职方司”五字篆文。

伍定远本要过去相认，但这令牌一出，登让他脚下发软，竟似动弹不得。他苦笑两声，把脚步缩回了，一时心中也如天雨般阴霾。

四下闪电交加，雷声隆隆中，杨远早已行入府中，大门便紧紧关上了。艳婷看在眼里，却无移步的意思，只痴痴地守在门口，她手中紧握令牌，看来还在等着杨肃观回家。

“傻孩子，杨郎中人到少林去了，你怎还等得到人啊？”

伍定远望着丈许外的艳婷，心中这般喊着。雨势不歇，两人各自守在一处屋檐下，水瀑如帘，把两人隔了开来。伍定远侧头望去，佳人虽在咫尺之外，但水气蒙蒙，艳婷苗条的身影却已逐渐模糊，彷如天涯海角之隔。

伍定远正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忽听一声咳嗽，那艳婷低头抚胸，模样竟似十分难受。伍定远回想方才她与家丁的对答，那时听她的鼻音极是沉重，说不定已受了风寒。

伍定远摇了摇头，把左手伸了出去，触碰檐下倾落的雨水，不觉叹了一声。

这雨水冰凉彻寒，好生透心，连“一代真龙”也觉得冷，可怜艳婷一个小女孩儿，身上全湿透了，却要她如何支撑？

※※※

天色将暗，已在晚饭时光，艳婷低诉徘徊，始终不肯离去，慢慢华灯初上，街边窗户一间又一间地亮起，杨府大门终于打开了，艳婷

神色激动，正要奔上前去，却见一名家丁走出，点上了门口灯笼的烛火，灯光晕映，照得地下一片金黄。

天色已黑，看来杨肃观今日是不会回来了。艳婷淋着雨水，垂头丧气，终于低头走了。伍定远心中担忧，自在背后远远跟着。两人一言不发，各怀心事，一前一后地离去。

行出了城门，二人已到荒郊，伍定远四下打量，只见附近杳无人烟，望来漆黑一片，除了雨水溅响，其它别无声息。他不知艳婷为何来到这等地方过夜，心中只感纳闷。

眼看艳婷穿过了荒烟小径，伍定远不敢跟得太近，只与她相隔十来丈，再行不远，来到一处草棚，只见艳婷缩入棚中一角，从乱草中找出包袱，取了个馒头出来，低头啃着。

那草棚极为简陋，伍定远凝目去看，却是一座废弃马槽，早给人弃置多年。伍定远心下难过，才知艳婷落魄潦倒，这几日都在这破烂处所过夜。

雨水阵阵，哗啦啦地打在草棚上，听来彷佛琵琶连珠。黑暗中艳婷一人独坐草棚，身影望来倍加孤单。伍定远看入眼里，心中酸苦，眼眶径自红了。

艳婷满身雨水，不断咳嗽，她拱了个火堆，便在棚中生火取暖，只是连着几日大雨落下，柴薪早已湿透，打了几下火石，却始终生不起火来。艳婷孤身坐在地下，心中万般无奈，再也按耐不住，两手掩面，终于哭出了声。

忽然间，一个低沉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跟着一双大手扶住了她，低声道："乖孩子，别哭了。"

艳婷回过头去，眼前那人眼角含泪，满面关切地望着自己，不是伍定远是谁?

陡见故人，艳婷放声大哭，霎时纵身入怀，悲声道："伍大哥！"

多少年了，自己这个伍大爷终于变成了伍大哥。伍定远心中大恸，一把抱住艳婷，哽咽道："可怜的孩子，你吃苦了。"

艳婷趴在他的怀里，哭道："师父被人围攻，我实在没法子，只有自己走了……路上找不到师妹，又有好多坏人过来抓我，我一路躲躲

藏藏，和他们打了几场，伍大哥……我该怎么办？”伍定远目光温柔，握住她的小手，轻声道：“先别说这些。你上京城多久了？”

艳婷啜泣道：“我来京城几日了，这里到处都是官府衙门，我怕朝廷的人找我麻烦，也不敢住客店，又找不到熟人……”她回顾身周，待见自己的潦倒模样，一时深为羞愧，痛哭道：“伍大哥，我……我真没用……”

伍定远伸出左手，轻抚她的面颊，柔声道：“乖，别哭了。先让大哥安顿你，好么？”

艳婷看着眼前的汉子，只见他眼神中满是关怀，那是极为真诚的神色。她心下感激，泪流满面间，只是连连点头。

伍定远见她手中兀自抓着那块令牌，不由想到了杨肃观，便道：“等你住定下来，日子安稳了，大哥再带你去找杨郎中，好么？”

艳婷听得这话，一时又惊又喜，霎时便是一声低呼。伍定远心仪自己已久，艳婷怎会不知心意？哪料到此时此刻，自己受难蒙尘，伍定远却无趁人之危的念头，艳婷又是感激，又是高兴，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

伍定远伸手出去，把艳婷的手掌紧紧握住，低声道：“别担心什么，但教伍某人一息尚存，天下便没人动得了你。来，这就跟伍大哥走。”

当年神机洞里一命换一命，那时伍定远还只是个武艺低微的捕快，尽管生死危难加身，却始终信守诺言，不曾相负。如今贵为天山传人，说起话来更是一言九鼎，面色更透出一股坚决。他拉住艳婷的小手，便要带她离开。

艳婷却没移步脚步，她抬头看着眼前粗壮诚恳的汉子，嘴角微微颤动。

伍定远面露不解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冷么？”

艳婷泪流满面，伸出手去，轻轻抚摸伍定远的脸颊。

人生总是这样，总要到那受难蒙尘的一刻，方知世间真情。

※※※

伍定远见艳婷哽咽啜泣，却又迟迟不移步，伍定远满心茫然，猜不透心事，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先收拾一下，看看有没少了东

西。”说着站到草棚一角，任由艳婷哭着。

艳婷低下头去，背转了身子，从怀中取出师父给她的锦囊。她轻轻打开师父最后的叮嘱，先看到了锦囊中的那份藏宝地图，以及那张早已看过无数次的字条。

那是一份细心爱护，也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叮嘱，上头只写了三个字：“伍定远”。

泪水滑落面颊，艳婷仍是一言不发，缓缓将字条放了回去。她转望掌心的令牌，在这泪流满面的时刻，嘴角竟是苦笑起来。

那五字篆文好生繁复，直到现今，她还是看不懂上头的文字。她痴痴望着，珠泪顺着雨水落下，滴到了令牌上，那五字篆文变成了美丽的迷蒙图画，再也不能辨识。

艳婷忽然掩住了脸，伸手一挥，将那令牌远远扔了出去。

伍定远吓了一跳，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艳婷一双美目回斜，凝视着眼前的大汉，霎时一声嘤咛，紧紧抱住了伍定远。伍定远见她突如其来的抱了过来，心下赫地慌乱起来，忙道：“艳婷，你……你怎么了……”

他还不及说话，怀中少女提起脚跟，双臂绕上后颈，樱唇近靠，已然吻了上来。

少女吐气如兰，一点朱唇柔软芬芳，贴在嘴上直似烫入心魂。伍定远心惊手忙，待见艳婷满面柔情，闭紧双眼，只在专心吻着自己，更有不知所措之感。

人生难得几回醉？当此美梦成真，伍定远却显得十分惶恐。他虽是三十五六的大男人，但这般情真意切的与女子拥吻，却是人生头一遭。他既不敢推开艳婷，也不敢伸手去搂纤腰，两手不知该往哪儿放去，中指只得紧贴裤缝，好似在立正听训一般。

※※※

大雨中飞来一样物事，咚地轻响，那东西正坠在草丛之中。一双修长手掌伸了出来，缓缓将之拾起，低头去看，那令牌上刻着几字，见是“兵部职方司”五字篆文。

将令牌揣入了怀中，跟着一个身影转了过来，那人左手打伞，身穿黄衫，看他模样沉稳，俊脸英挺，正是令牌的主人来了。

雨夜寂寥，“风流司郎中”身怀讨逆要务，却在深夜来到荒野，莫非有甚图谋?

杨肃观淡淡一笑，回头朝草棚看去。黑夜间营火升起，远望过去，火光暖和，看来好生温馨。

没什么图谋，簧夜来此，只是为了两位故人而已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人海茫茫，不该相认的人，那便不能乱了方寸。哪怕是万人咒骂，那也不必在乎。

愿天地罪孽尽归吾身，杨肃观既能说出这等话，人生如何下场，他早有觉悟。他向草棚里的两人微微颔首，霎时袍袖轻拂，飘然远飘。

※※※

杨肃观满腹心事，缓缓朝京城走去。

大战将起，天下风起云涌，少林一战生死难卜，江充也好、怒苍也罢，甚至连师父的计策也让人放心不下。此战如此凶险，为求避人耳目，杨肃观便伪离京城，这几日只在京城暗中走动。他私下差人察看艳婷的动静，直至伍定远现身接手，这才放下了一桩心事。

该做的都已做了，心事已了，再无旁骛，便该嘱咐自己的身后事了。

身后事，便是交代遗言。自从看过达摩院的那人以来，他已有必死觉悟。以当年刘敬的声势手段，只要误触朝廷陷阱，还不是给人群起攻之，落个一败涂地的下场？杨肃观自知一只脚已踏入了鬼门关，少林之战若败，代罪羔羊必死无疑，便算侥幸险胜，为了达摩院里的那人，怕也难逃厄运。也是为此，离家时便已交代胞弟绍奇，要他今夜子时到东华门的广南客栈相候，为了娘亲弟弟，他有几件大事要亲口交代。

※※※

时值深夜，天雨路滑，大街上见不到半个行人。杨肃观手中打着油伞，彷如清莲般飘过街心。他看似神色从容，其实眼角不住打量身遭，脚下更是渐渐加快，陡见他提身一纵，跃过了房顶，隐身后巷之中。

杨肃观才一藏起身影，便听大街上传来呼啸口哨，人影闪动，四周民房跃出大批探子，看这些人神色惊慌，俱都现身出来，只在察看自己的踪迹。

自接任“代征北”的大位以来，江充的眼线满布身遭，时时刺探声息，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军机随时都会外泄。杨肃观自是加倍谨慎。

过了良久，脚步声渐远，杨肃观这才走出巷外，他望着黑漆漆的大街，神色甚是孤寂。

乱世之中，身不由己，有时连自己都不能相信，何况他人呢?

※※※

行到了客栈，杨肃观不从门口进去，他从后院翻身过墙，跟着从厨门闪身入内。

脚步方入，便见一名老妇蹲地洗碗，她见一名贵公子无故入内，霎时大吃一惊，便要出声尖叫。杨肃观竖指唇边，示意噤声，跟着从腰囊中取出几两碎银，塞在老妇手中。那老妇见他形貌尊贵，本已心生敬意，待见了银子，心下更是大喜，一时只向杨肃观哈腰连连，再不多问一字半句。

丙字三房位在楼上，弟弟绍奇已在相候，杨肃观不愿惊动掌柜，放缓了脚步，直似落地无声，从楼梯间匆匆行过，便往客房走去。

来到了门口，杨肃观四下打量，见四周并无旁人窥伺，这才闪身入内。

方入房中，掩上了门，正要出声叫唤弟弟，猛见屋中黑沉沉地一片，并无半个人影。

杨肃观心下微起疑惑，按着两人的约定，弟弟绍奇当在房中相候，怎会不见人影？难不成有事绊住了？杨肃观颇感纳闷，便要点上烛火。

赫然间，背后生了一股寒意。

好冷……冷得心头发寒……这股寒意好生逼人，彷如背后鬼魅吹气颈间，登让“风流司郎中”冷汗直下……

从小到大，时时觉得背后传来一股寒意，便连睡梦中也不得稍瞬。十余年苦熬下来，那无数惊惧的寒夜，令人魂胆冻结的鬼魔，永远挥之不去。

面对无穷无尽的恐惧，一个人可以抱头鼠窜，也能哭诉求饶，当然，也可以……

嗖！伞尖直扫背后，全身功力灌注，天诀正宗内力爆出。

“除灭它！”

当琅一声碎响，背后传来花瓶落地的声音，后头并没有敌人。

杨肃观心头大震，他伸手按上剑柄，正要拔出长剑，忽然眼前光芒刺目，一盏孔明灯赫地亮起，那房内原本黑暗阴沉，乍出耀眼光芒，只逼得杨肃观紧眯双眼，他看不清眼前景象，当即双手护住胸前要害，便往后头纵开。

忽然间背心一凉，背后碰上了一只铁条，那东西长管成圆，透骨之寒，杨肃观嘴角发颤，身上发冷，自知后心撞上了火枪管子，背后只要一个冷枪放过，自己必死无疑。

便在此时，火光再次熄灭，房里又成了灰暗一片，茶几旁传来一声叹息，那声音好生低沉，轻轻地道：“别想和我斗。你太嫩了，万万斗不过我的。”

没听过的苍老口音，像个湖广人，但口气却让自己好生熟悉。杨肃观全身颤抖，来人实在厉害，根本没发一招半式，便牢牢制住武功高绝的自己。他自知没有胜算，当下低头垂手，右手放脱剑柄，左手将油伞扔出，已然认输了。

那声音叹道：“想要通风报信么？你啊你，逃得掉么？”

杨肃观没有回话，也不愿回话，便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个稚气口音，唤道：“哥哥，我依约来了，你在里头吗？”这嗓音官话道地，字字清脆，来人正是杨绍奇。

耳听绍奇便要推门入房，手足情深，杨肃观不禁冷汗直流，却听那声音幽幽叹道：“为了妈妈弟弟着想，做大哥的总该乖一点，不是吗？”

杨肃观双目生出怒光，再也不管背后火枪会否打死自己，霎时向前扑出，直朝声音来处扑去，乒乓之声大作，房内乱成一片，门外的杨绍奇大惊失色，急忙推开房门，尖叫道：“哥哥，怎么了？”

杨绍奇手提油灯，只见房里倒着两人，一个是自己哥哥，看他满面肃杀，紧抓着一名老者不放，好似要勒死他。杨绍奇定睛看去，只

见那老人满面惊惶，舌头外吐，双手拼命摇晃，好似快死了一般。杨绍奇惊叫道："哥哥，这人是楼下掌柜的，别打死他了！"

杨肃观听了这话，霎时清醒过来，他瞪了那老人一眼，放开了双手，自行跃起。

杨绍奇奔上前去，打量着老人，这人满面皱纹，确是两日前订房时看过的掌柜。杨绍奇惊道："掌柜的这是做什么？谁让你进到我房里的？"

那掌柜揉着喉头，面色难堪，嘶哑地道："对不住，有人给我五十两银子，要我到房里守着，说有人进来的话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"杨肃观不愿弟弟多听江湖事，登时夹手抢过掌柜手中的字条，冷冷地道："你就照着这张字条，把这几句话念出来，是不是？"

那掌柜神色惶恐，连连颔首道："是……是……"

杨肃观深深吸了口气，他将掌柜一把拉起，跟着指着门外，森然道："出去。"

掌柜满面堆笑，只得慌忙出门，杨肃观不愿多加理会，他低头探看字条，果见上头写着几句话，从房门开启、花瓶碎裂、一路写到点上孔明灯，所有情事依序写就，这张字条的主人着实可敬可畏，乃是天下难得的权谋术士。杨肃观深深吸了口气，转头望向房里，只见墙边立了座半人高的橱柜，看那柜上放着一根物事，却是根拨弄炭火的铁条。

方才制住自己的东西哪是什么火枪，却原来是这样不起眼的玩意儿。

来人神机妙算，既没用一招半式，也没用半样兵器法宝，仅凭事前臆测敌人举措，便让自己一败涂地。杨肃观大败亏输，咬牙忿恨间，眼中杀气大现，已是震怒欲狂。

杨绍奇急忙上前，低声道："哥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"

听了弟弟问话，杨肃观登时收敛怒容，摇头道："没事，只是想见见你而已。"

杨绍奇满面狐疑，哥哥前晚百般郑重吩咐，要他偷偷摸摸地半夜出门，前来此地相会，哪知大半夜辛辛苦苦地过来，却似没事了？

油灯闪烁不定，杨绍奇凝望自小景仰的大哥，只见他的目光也随着灯火隐隐流动，那眼神好生奇怪，似有些恐惧、又似有些兴奋，不免让人更加不解了……

第十三卷 第二章 秦霸先

好大的雨，地下积水盈尺。

从昨日算起，这场大雨已然下了一日夜，深夜间犹未停息，看来是百年罕见的暴雨。

雨水倾盆，深夜之中，临街的二楼客房灯火未熄。水气漂荡，窗外雾蒙蒙的，那房内却是灯晕暖和，只见一名美女斜倚炕边，她解下发髻，将一双浑圆嫩白的玉足坐在臀下，看她满面娇羞，水嫩的面颊白里透红，梳理着一头流云乌发，似在等候什么人过来。

嘎地一声，房门忽地打开，一团火焰旋了进来，一条虎样大汉全身湿淋淋地，大踏步走了进来。那大汉目光如炬，跨门入户，反手便将房门掩上。他把满手物事朝桌上一放，忽见美女脱了鞋袜，露出一双纤美玉足，登时两眼发直，咦了一声。

那美女脸上闪过红晕，将玉足缓缓伸出，雪白的脚背上缀点青葱，更见风流。她媚眼横波，觑了那大汉一眼，娇声道："瞧你那双贼眼溜溜，坏得紧。"那大汉仰头笑道："什么贼眼溜溜？老子是闻了房里臭，心里有些奇怪，便来闻闻是谁的臭脚这般恶酸？"

这话阴损无聊，低俗难言，人家玉趾留香，脚指头儿玫瑰粉红，指甲瓣儿更修剪得整齐端庄，再看足踝浑圆，玉腿修长，这双赤足多少外人想瞧还瞧不着，若非彼此爱慕眷恋，哪里会露给你看？这般柔情美意，竟遭无情取笑，炕上美女啐了一口，轻嗔薄怒中，一枚飞镖扔了出来，那大汉兀自哈哈大笑，一时冷不及防，竟给射个正着，当场倒了下去。

那美女又惊又慌，收拾了泼辣神态，叫道："喂！跟你闹着玩得，怎么不躲啊！"

猛听那大汉一声惨嚎，中毒后似要伤发毕命了。美女心慌之下，急忙下炕来看，哪知没动上半步，那大汉嘻嘻一笑，陡地翻身跳起，

抱住美女腿弯，往上这么一使力，竟将佳人一把抱起。看那飞镖好端端的夹在指缝，原来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。

那大汉笑道："没事别乱射飞镖，真该打顿屁股。"美女轻抒玉臂，勾住了大汉的颈子，笑骂道："没把你这坏蛋毒死，真算便宜你了！"那大汉往她的赤足望了一眼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："光闻一闻就臭死了，还毒什么？"那美女大怒，登时乱抓乱咬，弄得一片狼狈。

客店温馨，满是醉人风情，看那大汉英风爽飒，粗豪模样中带着几分捣蛋，自是秦仲海了，不消说，那美女定是言二娘无疑。

秦仲海把美人放了下来，笑道："不是喊饿么？看我买了什么给你？"说着从竹篮中取出碗盘，朝桌上摆开，见是些卤味，另有瓶竹叶青，几盆热炒。言二娘早已饿了，一见有宵夜可吃，便喜孜孜地燃起两只红烛，烛光影动中，两人对座饮食，更添情趣。

言二娘吃了几口卤味，想到了哈不二，问道："这客栈好生气闷无趣，咱们怎么不回山寨，镇日却留在这儿？"秦仲海笑道："这雨下得他妈的大，咱们怎生赶路回山？再说难得可以独处，咱俩便多留个几日，那又有什么不好？"

言二娘微微一笑，她与秦仲海相处日久，深知此人外貌粗莽，实善谋划，与这等男子相处，凡事自也不用她来操心。她伸了个懒腰，腻声道："随你吧！我要喝酒，替我倒。"

秦仲海听她向自己撒娇，登时哈哈大笑，提起酒壶，倒了两杯酒水，又拿过一只小瓶，斟和玫瑰清露，道："来，咱俩干一杯。"

言二娘伸手接酒，随口喝了。那玫瑰卤子尝在嘴里，自是甜到心里。

深夜时分，喜气洋洋，两人对面喝酒，秦仲海也不怜香惜玉，看他酒量惊人，又来拼命劝酒，专以大杯来灌美人，想来定有什么图谋。言二娘双颊晕红如火，低声笑道："你干么拼命灌我？今晚想占便宜么？"秦仲海笑道："老子想占便宜，自管开口直说，干啥要把你灌醉？"这话好生卑鄙，若照平时，言二娘非赏他三个大耳刮子不可，但现下两人独处，还没喝酒便已醉了，一时毫无生气之感，看她眼波流动，举起筷子，夹了一口韭菜腊肉，送到秦仲海嘴边，径喂着他吃了。

眼看秦仲海扎巴扎巴地嚼着，言二娘登时想起怀庆客店的往事，那时秦仲海倒在病榻上，动弹不得，自己也曾亲手喂他吃粥，看他现下神情爽朗，身子早已大好，事业更是辉煌宏大，言二娘心中柔情忽动，倒在秦仲海怀里，便往他唇上吻去。

秦仲海哈哈一笑，道："慢点、慢点，咱们先拜拜。"他搬开了桌椅，伸手朝两只大红烛指了指。言二娘奇道："拜什么？哪有人晚上拜土地公的？"秦仲海在她粉面上轻轻一吻，笑道："二娘，咱们是拜天地啊。"

言二娘听得此言，立时醒悟了，知道秦仲海立时要在房里拜堂。她一颗芳心怦怦跳动，颤声道："这么仓促？"秦仲海微笑道："磕几个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那便成了。"

言二娘当年下嫁小吕布，山寨难得喜宴，婚礼自是热闹无比，便以方子敬的孤僻，也曾喝上一杯喜酒，足见盛况空前。不过昔日越是热闹，现下越不该招摇，毕竟是再作人妇，嫁的男子又比自己年轻两岁，为免招惹议论，自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手抚秦仲海的面颊，悄声道："你是寨中老大，又是头一回成亲，却要这般委屈，我真对不起你……"

秦仲海笑道："咱不是皇帝，你不是公主，爷爷奶奶凑不到一块儿，大家甭说这些废话，磕头便是了。"说着拉住言二娘，一起跪倒在地。秦仲海二话不说，自行俯身磕头，言二娘也跟着盈盈下拜。他俩先朝窗外苍天拜了三拜，跟着对面拜了几拜，这才缓缓站起。

言二娘满面红晕，娇怯怯地道："这就成了么？"秦仲海哈哈大笑，从怀中取过一个锦盒，送到言二娘手中，道："不然要怎么样？非脱了裤子才算数么？"

言二娘羞红过耳，啐了一口，狠狠捏了秦仲海一把。

在秦仲海的笑声中，言二娘自行接过了锦盒。看那木盒鹅黄漆金，沉甸甸地，拿在手里便觉尊贵，她知道里头必有珠宝珍品，心中欢喜，便要打开来看。秦仲海见她有些醉了，登时笑道："别急，明早再看吧。"说着将木盒接过，自行塞到枕头下。

言二娘借着三分酒意，胆子也大了许多，她躺到了床上，在棉被里褪下罗裙，跟着把裙子往锦帐外一扔，裸了双粉嫩修长的美腿。腻声道："仲海，你来。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依言坐在床边，言二娘除去外衣，露出里头的亵衣肚兜，笑道："咱俩是天生一对，谁也拆不开。对不对？"秦仲海握住言二娘的手，凝视着眼前的佳人，无言之中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言二娘如痴如醉，伸手抱住秦仲海，将他拉上了床，一来也是酒醉，二来心中情动，手上用力大了，竟将秦仲海上身衣衫撕破。只见虎汉露出满身刺花，肩胛骨上两道红印依旧醒目，望来恁煞心惊。

言二娘轻触秦仲海的伤疤，叹道："这伤还疼么？"秦仲海摇头道："下雨时有些酸，其它倒是还好。"

言二娘浅浅一笑，吻着他肩头的伤痕，跟着伸手到自己后颈，便要解开肚兜绑缚。

※※※

风光绮旎，在这荡人心神的一刻，客房门口响了起来，却是有人伸手打门。秦仲海翻身站起，便要过去开门，言二娘心头烦闷，大声怒骂："大半夜的，是哪个讨厌鬼？"

门口传来陶清的声音，歉然道："对不住，是我。"言二娘骂道："半夜里大雨倾盆，为啥过来敲门，可是谁家闹水鬼了么？"

陶清听了责骂，却不答腔，只咳了一声，道："秦将军，青衣秀士他们到了。"

陡听青衣秀士到来，言二娘这才醒悟。看来这几日留守客店，定是在等候这名军师，她啊了一声，慌忙便道："唐先生来了？可要我过去拜见？"秦仲海摇了摇头，道："时光晚了，你且别忙着见他。咱先和他碰个面、点个头，一会儿便回来陪你。"

天雨路滑，言二娘本就不想出门，听了这话，登时笑道："要没别的事，你快去快回。我这儿等着你。"秦仲海走回床边，替她拢了拢被，柔声道："乖妹子，好生睡吧，一会儿醒来，便会见到老公了。"

言二娘听他调笑，登时嘻嘻一笑，做了个鬼脸。秦仲海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会儿，便自行过去开门。言二娘怕春光外泄，忙把棉被一拉，遮住了白嫩滑腻的大腿。

桌上红烛影动，房中一片平安喜悦，言二娘满心欢愉，也是累了一天，听着稀沥沥的雨声，闭上眼帘，沉沉睡去。

※※※

深夜大雨，伴随着杂沓脚步声，大批人马向前行来，看这群人个个样貌不凡，体型更是远过常人，或见相貌堂堂、身负重剑者，或见凶神恶煞、提刀虎视者，却不知这帮人是何门何派，竟尔簧夜在此群集。

人群缓缓分开，一名清翟老者双手拢袖，缓步向前。屋边的矮胖男子见了这老者过来，当下急忙躬身，拱手道："启禀军师，人已经找到了，就在破屋里头。这几日咱们细心看顾，不曾出过乱子。"看这人如此外貌，说话却甚得体，却是"金毛龟"陶清。

那老者顺着陶清的目光看去，只见废墟中矗着一栋旧宅，这房屋毁损破败，好似被大火烧过一般。他凝望破屋，良久不语，似乎有甚心事。

人群中传来一个苍老口音，催促道："唐军师，祝家庄离此不远，敌方好手若得讯息，必然赶来围杀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唤醒小吕布，早些带他回山吧。"

那老者回首望去，背后那人体魄威武，身负铁剑，正是"铁剑震天南"，他身边另站着几人，却是项天寿、常雪恨、解滔等人，另二人轮廓深刻，不似中原人士，却是煞金的义子古力罕与阿莫罕两兄弟。

十日前陶清传书出去，说找到了小吕布，人更在祝家庄左近，听得这等大事，寨中立时遣出大批好手，右凤军师亲自出马，李铁衫率领煞金手下番将，领军一千，前来此地迎接虎将归山。今夜便是众兄弟与小吕布的首次相会。

此时众人俱在等候号令，城外明儿罕等番女率着兵马，早在埋伏，看来确实拖不得。青衣秀士点了点头，转问陶清道："秦将军人呢？"陶清躬身道："回军师的话，这几日将军专在客店守候，只等诸位过来。"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问道："二娘还不知此事吧？"

陶清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"是。"

青衣秀士听了这话，眉毛微微一扬，道："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同她提？"陶清面色犹豫，不知该如何接口，却听一个低沉声音道："不劳军师担忧，秦某会亲口告诉她。"

众人不约而同地回转身去，望向街边一名男子。来人不怒自威，正是秦仲海到了。

※※※

暴雨倾盆，浇灌着世间万物，伴随着低沉话声，天边惊起闪电，大雨哗啦啦地落了下来。这片雨云横亘中原，非只北京雨势滂沱，便连西北地方也是风雨交加。

秦仲海双手抱胸，神态凛然，雨声凄凄中，陶清低头无语，常雪恨唉声叹气，更无人敢说上一字半句。过了半晌，青衣秀士沉声道："秦将军，借一步说话。"

秦仲海微微颔首，跨步迈出，便随青衣秀士行到街边。两人并肩站立，同望夜空雨丝。青衣秀士手撑油伞，仰天道："秦将军，昔年令尊与我相交，名为主从，实乃知己。为了故人之子一生幸福，今夜我须得相询一事。"秦仲海叹道："军师有话直说，仲海这里听着。"

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一字一顿，道："秦将军，你真要让小吕布醒来？"

青衣秀士语音清缓，却又字字穿心。秦仲海全身已给大雨浸湿，雨水顺着脸颊滚落，彷佛垂泪一般。无言之中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青衣秀士低声道："小吕布是二娘的丈夫，你一会儿把人弄醒了，他定会问你妻子下落。二娘跟着人家走了，你愿意么？"他见秦仲海垂首无言，迟迟不答，便又道："我来这儿之前，已与大伙儿商量过了。乱世之中，胡涂过日有时反而是种福份，小吕布如何？阿傻又如何？便算重拾当年英雄身分，也不见得快活……"

青衣秀士正要再说，秦仲海却打断了他的说话，他低下头去，轻声道："凤军师的好意，某心领了。只是我得问您一句，倘若是我爹爹遇上这桩事情，你说……他会让小吕布睡下去么？"青衣秀士听得这话，已知秦仲海心意，他轻轻一笑，道："好吧，便照你的意思。"

人生如梦，但那醒醒睡睡之间，都是自己的一生，岂能让他人决定？秦霸先号称仁义之师，绝不会做这等无义事。青衣秀士无意多劝，便走回人群，道："诸位，咱们走吧。"

李铁衫、项天寿等人听了这话，登时大喜过望，小吕布若要醒来，秦仲海不免受创，可这人果然不愧当代豪杰的美名，看他提得起、放得下，实乃顶天立地的一条好汉，想来山寨弟兄都是多操这个心了。

秦仲海既无异议，李铁衫便是一声大喝：“好！既然没事了，大伙儿这便走吧！”李铁衫一个心念，便是让韩毅重回英雄身份，只要五虎归山，群雄归心，山寨大事必能顺当。至于其它林林总总，他可没想那么多，当下第一个跨步离开。

※※※

深夜之间，大雨漫天洒落，李铁衫心无旁骛，率先朝破屋走去。项天寿望了秦仲海一眼，只见他兀自站在街角，远远望去，背影竟似有些驼了。项天寿与秦仲海相识虽然不深，却十分喜爱此人的性子，现下看他消沉，却也不知该说什么，他摇了摇头，便跟着李铁衫离开。

解滔向来心细，他见秦仲海停留原地，神态好似苦闷异常，不觉心里有些担忧，便缓步行了过来，伸手朝他拉了一下。

秦仲海给人拉着，脚下却无移步的意思。解滔怕他生气，忙道：“秦将军一起来吧，你是昔日山主的公子，小吕布若要清醒，第一个拜见的便该是你……”他还想再说，那常雪恨使劲往地下积水一踢，伸手朝解滔身上大力推落，暴吼道：“人家已经充好汉了，你们总该知足啦，这还来啰唆什么？走啦！”常雪恨满面不忿，推着解滔离开，他与秦仲海擦肩而过，往他肩头便是狠狠一拳，骂道：“他妈的混蛋，早叫你听我的……”

解常二人相继离去，秦仲海给打了一记，却只如石像般立在原地，好似傻了一般。

过了半晌，又是一人走来，停在他面前，却是陶清。秦仲海见他望着自己，低声便道：“快走吧，别耽搁了……”陶清望着秦仲海，想要安慰几句，但搜索枯肠，却是无言以对。

自怀庆到兰州，再从兰州赶赴朱母朗玛，一路多少故事。大姊、小兔子、铁牛儿、大老虎……众人结伴而行，经历了无数生死大险，终于重建怒苍。哪知此刻团圆却是别离，今日之后，景物依旧，人事却要全非。回思前尘往事，陶清泪水迸出，他撇开头去，哽咽道：“秦将军，我代大姊和小吕布谢谢你，你永远是咱们的头儿。”

秦仲海闭上双眼，缓缓点头，低声道：“陶兄，相识以来，蒙你一路照护扶持，这份恩情，秦某永远记得。”听得这话，陶清已是泪如雨下，他不愿多惹秦仲海伤心，当下一个躬身，便自转身奔离。

※※※

夜阑人静，雨声不绝于耳，秦仲海抬头向天，任凭那漫天雨水打落面上，在这孤寂的时刻，耳边蓦然响起了一句说话。

“秦将军，恭喜你了。”

在这一刻，居然有人向自己道喜？秦仲海愣住了，回过头去，望着眼前的青衣秀士。

“你已经是秦霸先了。”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更是一脸愕然，不解他话中意思。

“要做真正的大人物，第一个杀的便是自己。您已经过关了。”

秦仲海闻得此言，不觉大惊失色，脚下一软，已是跌坐在地。

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，杀人者，人曰可杀。是啊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舍去了，天下间还有什么舍不得、杀不得的？

秦仲海垂首无语，宽阔的双肩隐隐颤抖。

青衣秀士目光低郁，望着眼前的虎汉。看他低头苦笑，伸手抚面，那暌违已久的悲凉神情，正与他父亲当年一个模样。

这对父子一个在武当长大，一个蒙剑王收养，两人非只样貌不似，便连说话口音也大不相同，但在这心境相通的一刻，竟让人感到他俩如斯相似。那低缓疲惫的语气，那苦痛深沉的目光，再再让人想起当年的秦霸先。

青衣秀士迈步离开，临行前回眸过来，望了秦仲海一眼，轻声道：“秦将军，保重了。”

在这悲郁的刹那，秦仲海紧握双拳，竟尔仰天狂笑起来。

天上鸟儿对对翱翔，林间鹿儿依偎成双，却独独那高岗猛虎，永远形单影只，在那荒野间孤身低吼。

千辛万苦到头来，原来这便是自己追逐的人生？

※※※

雷电轰闪而过，照得破屋一片明亮，雨点坠落，打得台阶一片清响，众家好汉无人言语，各自包围破屋，只等着青衣秀士的号令。

大雨哗哗下着，屋内传来阵阵笑声，那房舍虽甚破败，此刻却显得十分温暖。只听一个傻呼呼的声音道：“娟儿姊姊，你说师父要带我

们回山，怎么还不来啊？”一个调皮稚气的声音响起，笑道：“耐心点！那个秦将军不是说了么，师父这两日便要过来，到时咱们又可以回家啰！”那傻子笑道：“回家好！回家有衣穿，有果子吃，再也不必挨饿了！”

青衣秀士听了这番幼稚对答，心中隐隐生出感慨。离开山寨近二十年，自己已成九华山的正教掌门，岂知风云际会，大批正教好手苦苦相逼，终于逼得他返回山寨，再为怒苍运筹帷幄。只可怜自己第一个苦差，便是要拆散秦仲海与言二娘这对爱侣。再看平日娟儿对阿傻的神色，恐怕又是一桩冤孽了。

项天寿问道：“唐军师，这小吕布疯得十分厉害，您有何良方让他醒转？”

青衣秀士目光如冰，道：“疯病并不难治，难治的是心病。当年小吕布脑门挨了一掌，从此浑浑噩噩，不醒人事。后来道上遇着了我，终得醒悟。只是他大梦方醒，耐不住家破人亡之苦，竟尔屡屡出手自杀……”众人听到此处，忍不住都是“啊”了一声，甚感惊愕。李铁衫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也不怪他，当年神鬼亭惨祸，谁不是饱受折磨？”

他这话倒是实情，以方子敬的孤高、煞金的刚勇、陆孤瞻的沉稳，这些年来谁不是反复沉沦，漂荡四方？便他自己也曾满心悲苦，除了归隐西凉，聊聊度日，实在别无排遣，更何况是年纪轻轻、有家有世的韩毅？

青衣秀士屡遭苦难，自是明了心情，他微微苦笑，又道：“我见他痛苦难当，便以银针替他镇神，让他继续沉睡下去。几年下来，他虽然痴痴呆呆，但日子却快活了许多。当个阿傻，毕竟比韩毅好……”众听此言，尽皆搓叹。看来疯病并不难治，难治的是那颗支离破碎的心，天幸言二娘已在左近，想来小吕布清醒后得见发妻，终能平复过来。

青衣秀士不再多言，派令道：“铁衫将军、项堂主。这当口韩兄弟神智不清，我一会儿要在他玉枕穴上扎针，为免他暴起伤人，请你两位埋伏屋外，伺机将他制服。”李项二人答应了，青衣秀士又吩咐常雪恨、解滔：“倘若韩毅走脱，必会从巷口逃离，你们两人埋伏着，随时听我号令。”四人得令，各自过去准备，青衣秀士转望古力罕，以番话

道："你们两兄弟把"方天画戟"准备了，一会儿情势若要有变，便拿画戟给他看，自能让他想起许多往事。"

两名番将各自点头，径自从背后取出一柄巨大兵刃。这柄兵器好生威武，正是欧阳勇连夜依着图式打造出来的大戟，单以锋利而论，自不在当年的那柄神兵之下。

诸人准备妥当，青衣秀士便向陶清使个眼色，示意他过去打门。

陶清吞了口唾沫，缓步走到破屋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板，低声道："娟儿姑娘，你师父来了。"

门板嘎地一声打开，一个小女孩儿奔了出来，欢声大叫："师父！你终于来了！"

小小身影直奔而来，扑到了师父怀里，看她面上满是泪水，当是又喜又悲。娟儿趴在怀中，欢容叫道："师父！我们可以回家了么！"青衣秀士听了这话，脸上现出一丝阴影，他没有回答，反而别开头去，脸上神情黯淡，彷佛又戴上了面具。

娟儿咦了一声，隐觉师父的神色有些不对，她急忙转看四周，却没见到师姐艳婷的身影，她大声问道："师父，师姐呢？她怎么不见了？"青衣秀士抚摸她的秀发，轻声道："孩子，你师姐已经走了。"

娟儿不明所以，喃喃地道："走了？师姐去哪儿了？"青衣秀士微微摇头，却没回话。

娟儿听不懂玄机，她茫然看着周遭，只见身边围着几人，看那白发老人身形高壮，秃头老者目光深沉，两名番人凶神恶煞，这几人模样颇似坏人，让人心生害怕。娟儿似知厄运将临，不由得全身发抖，悲声道："师父……他们……他们是谁？我们……我们不是要回家么？"娟儿正自害怕，便在此时，破屋内传出脚步声，一个傻气的声音响起："娟儿姊姊，你在哪里啊？"正是阿傻找不到娟儿，便要出屋来看。

眼看高大无比的身影便要走出，青衣秀士目如寒冰，冷冷地道："动手。"

方才跨步出门，便见李铁衫斜身扑上，两道掌风当面打来，阿傻急忙转身去挡，哼嘿两声闷响，两条巨汉以力相持，碰撞挤压之下，四周房舍壁板登时碎裂。阿傻自痴呆以来，从未与这等高手较量，他

全力抵挡李铁衫，自知敌人武功厉害，口中大叫道：“娟儿姊姊，有坏人来了，你快逃啊！”娟儿又惊又怕，尖叫起来：“你们干什么，为什么打他？”

阿傻正与李铁衫僵持，忽然间背后风声劲急，竟有两枚飞石射到，只是他此刻全神贯注，全无余力抵挡，霎时闷哼一声，背后连中暗算，疼痛下再无气力出手，身子向后便倒。

李铁衫见机不可失，旋即扑向前去，将阿傻一举压倒在地。青衣秀士从怀中取出银针，沉声道：“别点穴道，把他的手脚按住。”自来针灸疗伤定须气血畅通，不能对患者再行点穴，此时只能凭着暴力将阿傻压住，其它别无办法。项天寿见阿傻手脚挥舞，挣扎得极是激烈，他怕李铁衫支撑不过，便赶忙过来帮手。

眼看师父手持长针，与几个大汉联手对付阿傻，好似要做什么可怕的事。娟儿又惊又慌，冲了过去，挡在师父面前，尖叫道：“师父！你要做什么？”

青衣秀士右手轻挥，道：“把她带走。”陶清立时抢上，将娟儿架了开来。青衣秀士手持银针，逐步朝阿傻走去。阿傻心中害怕，手脚却给人制住了，一时拼死挣扎，口中叫道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啊！”李铁衫、项天寿纵然神勇，但阿傻怪力惊人，着实难制，项天寿咬牙道：“大家快快过来，一起把他压住了！”解滔、常雪恨答应了，便也来帮着按住手脚。

娟儿给陶清牢牢抓住了，眼见师父好似变了个人，非只说话奇怪，连举止也让人害怕。看他手中长针一步步刺向阿傻，娟儿心下惊恐万分，尖叫道：“不要啊！阿傻快点逃啊！”阿傻倒在地下，哪里挣扎得脱，一时也是满面泪水，大哭道：“娟儿姊姊！娟儿姊姊！救命啊！”

长针将至，已到关键时分，此刻更是放松不得，李铁衫等人出尽全力，奋力压住四肢，就怕阿傻忽尔逃脱。

“滚开啊！”

陡听一声霹雳般的狂吼，阿傻不知从哪里冒出了气力，震开了李铁衫，飞身纵起，健步便往娟儿奔去，陶清又惊又怕，慌忙挡在道上，叫道：“韩大哥！”

阿傻哪来理他？高壮的身子扑来，肩头侧过，当场便能将陶清撞死，解滔眼明手快，赶忙纵身扑上，便将陶清按倒在地，轰地一响，阿傻已从身边半寸穿过，可说惊险之至。

乱世小儿女相互靠近，立时抱在一起，二人大声哭叫，彷佛末日降临。李铁衫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，喝道："大家上！别让他走了！"一声令下，诸人围拢过来，随时等着出手拿人。

娟儿看了这阵仗，心中怕了起来，哭哭啼啼间，赶忙躲到阿傻怀里，那阿傻看了李铁衫凶狠的模样，要他如何不惊？两人慌张恐惧，缩身相拥，模样极是可怜。

陶清险些给人撞死，他爬起身来，定了定神，眼看娟儿与阿傻哭泣不已，二人脚下不住退后，霎时背心碰上了屋墙，已是退无可退。当下劝道："娟儿姑娘别误会，你师父不是要害这位傻大哥，而是要帮他治伤。你懂么？"娟儿受了惊吓，此时只在啜泣不已，平常小精灵的可人模样荡然无存，陶清说了半天，却似对牛弹琴一般。

项天寿见她目光呆滞，便亲来劝说，他行向前去，低声道："小妹妹别怕。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是专程来替这位傻大哥治伤的，你别缠着他，好不好？"说着伸手出去，便要分开两人，只是手指一触娟儿，登听她发出锐利尖叫。阿傻狂吼一声，扑出一掌，喝道："滚开！"

项天寿往后退开一步，叹道："小妹妹别闹了，你拉着傻大哥要去哪儿？你知不知道，九华山已经散了啊。"陡听此言，娟儿如中雷击，连那青衣秀士也是身子一震。娟儿这几日只想着回家，听得人家开口诅咒，已是惊怒交迸，霎时便回过神来，娇声喝道："胡说！你胡说！你们家才散了！"

项天寿面露不忍，口中却道："九华山真的散了，你要不信，问问你师父。"

娟儿呸了一声，转头便往师父看去，大声道："师父，这人胡说八道，他说九华山散了，那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"她叫了几声，却见青衣秀士不言不语，娟儿毫不气馁，犹在尖叫不止："师父，你说话啊！"只是不管她怎么叫，青衣秀士仍是低头无言，目光更见黯淡。

娟儿见了这神态，也知有异，她喊叫口气慢慢缓了下来，她掩住了脸，悲声道："师父，求求你告诉我，他是骗人的……对不对……"说到后来，已是放声大哭。

没有师父，没有师姐，也没有家了，剩下的只有空屋子而已。

※※※

大雨飞溅而下，破屋前水气弥漫，此时此刻，每个人都是沉默无语。只见娟儿趴倒在地，抽抽咿咿，她尽管幼小，在这无家可归、亲人各奔东西的一刻，也知真正的苦难已然到来。阿傻见她哭得悲切，忙弯下腰去，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大声道："娟儿姊姊不哭！娟儿姊姊不哭！"娟儿紧紧抱住唯一的亲人，悲声道："阿傻，师父不要我们了，我们自己走，我们自己回家！"

阿傻大声答应，抱起她娇小的身子，便朝后巷窜去。这阿傻武功高绝，此行遣出大批高手围捕，便是要将他生擒回去，万万不能放他离开。李铁衫怒吼一声，喝道："他妈的！好好一个高手，搞成白痴也似，老子偏不信邪！"从阿莫罕手中抢过画戟，跟着奋力扔出。

怪吼一声传过，人群中飞出一柄重兵，直从阿傻头上飞越过去，那兵刃着实沉重，飞不两丈，便已力尽落地。

那阿傻本已抱着娟儿离开，忽听地下一声闷响，眼前一柄重兵倒插在地，正把去路挡住了。阿傻正想绕路离开，忽然雷光闪动，刃面闪过一道光芒，刺得他眯眼停步。

阿傻深深吸了口气，怔怔望向眼前的重兵，只见双刃月牙隐隐生辉，戟柄极长，虽是斜插地下，兀比常人高了个头。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你认得它么？"

阿傻嘶哑着嗓子，拼命颔首，大声叫道："我认得它！我认得它！"

李铁衫哈哈大笑，喝道："你当然认得它，它可是你的手脚啊！"

这柄神兵形式如此威武，正是当年银戟温侯赖以耀武扬威，于三英战吕布中名震千古的"方天画戟"。电光闪耀间，多年未见的随身兵刃现身，阿傻彷佛看到了至亲，他心中震荡，登时啊啊大叫起来。

青衣秀士上前一步，温言道："韩兄弟，几十年了，它一直等着你。过去摸摸它吧。"

俗谚有云，"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"，便是说武者与兵器间的相思之情。江湖风波险恶，真正患难相随的不是那些会溜会跑的弟兄，而是那柄不会言语的兵器。刀也好，剑也罢，锋利与否尚在其次，一次

次的性命相搏，武者与兵器一同写下荣辱与共的故事。兵器便是自己的春秋，道尽了主人一生的沧桑。

大戟倒立在地，雨水打落，沿柄下垂，似泣平生不得志。阿傻心生感应，泪流满面间，便要走将过去。背后娟儿抱住了他，哭道："阿傻，你不是要带姊姊走么？我们快逃啊！"

阿傻呆住了，茫然望着背后的娟儿，又看了看地下的方天画戟，神色有些犹疑。李铁衫跨步迈出，随即从背后抽出大铁剑，轰地一声巨响，斩碎了屋墙，这剑气势十足，正是成名绝技"虎横江"。李铁衫戟指暴喝："看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兵刃！你的兵器呢？你看看，它是不是在呜呜哭泣，它在等着主人来用啊！"

阿傻眼中泪水闪动，茫然看着方天画戟，娟儿急急拍打，他却置若恍闻。青衣秀士轻声便道："阿莫罕、古力罕，出阵！把他打醒。"

风声大作，两柄重兵器奋力挥出，左是"立瓜骨朵"，右是"纯钢锐耙"，一柄是四十斤重的骨朵金瓜锤，一柄则是生满利齿的锐耙大叉，两柄重兵同声出手，当头重击之下，却要小吕布如何抵挡?

伴随着霹雳般地暴吼，阿傻已将娟儿推开，看他满面激昂，霎时便将绝世神兵拔出。只听铿鏮两声巨响，力道相撞，骨朵已然受震脱手，远远飞出十来丈，撞破了旧屋墙壁，直直滚了进去。众人见了方天画戟的大威力，都是骇然无语。

这"立瓜骨朵"顶如蒜瓣，重达四十来斤，此刻却给震飞十丈有余，足见阿傻内力何等雄浑。那铛耙给大力一震，则是向外荡开尺许，旋即力尽垂地，把地下砸出个坑来。两员西域虎将虎口剧痛，面露痛楚，只在一旁喘歇。

戟者，号称"仪仗之王"，乃是上古车战最为雄猛的利器，开宝四年，宋太祖列戟开封，赐皇弟一十四支大戟，以威尹门，此时名将风流，搭配"仪仗之王"的大威力，更见气势非凡。

那阿傻好似打得狂了，眼看阿莫罕、古力罕不堪一击，霎时便往常、解两人杀去。暴喝声中，常雪恨手持"凤嘴长刀"，也已下场出手，看他身边另有一人护驾，此人左提麻背弓，右执甩手箭，正是解滔。

常雪恨长刀加力出手，当场便来抵挡。这“凤嘴刀”形状威武，乃是常雪恨家传兵刃，这厢“凤嘴刀”抗击“仪仗之王”，不知谁输谁赢？

当地一声轻响，“凤嘴刀”已给画戟的月牙刃夹住，这招正是画戟的独门锁拿，只待一个翻转，便能解下常雪恨的兵刃，解滔吃了一惊，提起“甩手箭”，便要当胸刺落，霎时雷过天际，精光耀眼，戟面反射电光，竟刺得解滔眯眼难睁，便在此时，大戟绞住凤嘴刀，一起朝自己面前砍落，解滔大吃一惊，急忙以手上兵器去挡，轰地巨响一声，解滔虎口剧痛，大弓长箭俱已冲天飞出。

神兵出手，国士无双，小吕布放声长啸，虎将风采终于再现江湖！李铁衫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好一个小吕布！这才是五虎上将的威风！”

阿傻纵声大叫，他单臂提起画戟，右手自然而然回向胸前，脚下向前跨步，嘿地一声，大戟飞舞如盘，缠头近绕，如痴如醉，正是失传已久的“温侯戟舞”。兵谚有云：“剑不缠头，戟不舞花”，双月牙平衡不易，这大戟若要舞花，重心立失，阿傻却能把重兵使得飞天纵地，如此戟法，若非小吕布亲来出手，世上谁能办到？

※※※

阿傻好生快活，自在兵器中沉醉，娟儿却满身雨水，孤身跌坐在地下，神色甚是茫然，项天寿心下不忍，蹲在娟儿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小妹妹别哭，你看看他，多么威风啊？”

娟儿抬头望去，只见阿傻手执大戟，摆了个立马式，左足上举，脸面向右急看，喝地一声，看他虽然衣衫褴褛，但手执古拙神兵之下，哪里还是个傻子？真是英姿勃勃的大将军，场边彩声连连，众家好汉纷纷拍手叫好。

娟儿痴痴看着眼前的玩伴，那柄兵器好生巨大，阿傻却能挥舞劲疾，旋转成盘，娟儿与他相处经年，除了赌博之时，从不曾看他这等喜悦。项天寿手指阿傻，温言道：“你这位傻大哥不是普通人，他本姓韩，单名一个毅字，曾是朝廷的应州指挥使，后来更是怒苍山的五虎上将。过去出马打仗，他向来是我们的先锋。你看看他，像不像个大将军？”

娟儿哭哭啼啼，泪如雨下中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项天寿微笑道：“小妹妹，你想不想让他醒来，再一次变成大将军？”娟儿摇头哭

道："我不知道……我不知道……"

当年这疯汉上得九华山来，艳婷见他模样肮脏，行为幼稚，便离得远远地，不耻为伍。娟儿这小小孤儿却心有灵犀，一见这人的面，便知仪表堂堂的他绝非凡人。起初她会接近这人，还只是好奇他武功高强，模样好笑，谁知相处半年之后，每回只要与阿傻聚在一块儿，便觉说不出的投缘，慢慢已有不见不快之感。她虽然年纪幼小，不懂得男女之情，但也知自己只要和这人分离，便会心生痛苦难过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然情根深种。

去秋在长洲城隍庙里，阿傻便曾醒来过一次，那时真把她吓坏了，那个阿傻好生可怕，非但不认得她，说话更是凶霸霸的，直到现今，她心里都还惦记那个可怕景象。此刻若让阿傻再次醒来，真不知他还认不认得自己这个姊姊。娟儿想到此处，两只小手紧紧揪着，脸色已成惨白。

猛听场内传来啪地一声，众人急望过去，只见阿傻仰天狂叫，身上衣衫尽裂，露出了背后的刺花，那只额西猛虎步下山丘，神态狞恶，登时惊吓了娟儿。她心中害怕，飕飕发抖，正要往项天寿靠去，却听他口中发出暴雷也似的喝彩，娟儿听了大吼，又给吓坏了，一时缩身不敢稍动。她偷眼去看场内众人，只见四下人众欢欣鼓舞，全都在高声叫好。项天寿满面怡然，摸着娟儿的脸颊，微笑道："英雄好汉，铁打的小吕布，咱们的猛虎总算回家了。"

听得这话，娟儿忍不住张大了嘴，她望着项天寿，又朝其它人看了看，霎时便已懂了。

师父也好、阿傻也好，还有这一大堆不认识的人，他们全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老虎，他们不是凡人。

把老虎圈在家里养，老虎会哭的，现下阿傻的同伴来了，只要随这些人离去，他便不再是只人人笑骂的脏兮兮野狗。让他威风凛凛地回到山林吧，跟着大家一起吃肉捕羊，老虎才会快活啊！

娟儿呆呆看着天空，竟是苦笑起来。

一夜之间，什么都没了，师父变了，师姐走了，连阿傻也要变成大将军，舍己而去，只有十六岁的小精灵，现下只能孤坐地下，茫然望着夜空雨丝。

项天寿伸出衣袖，替娟儿拭泪，道："小姑娘别哭，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山寨上有好多好玩的，有许多哥哥姊姊，大家都会照顾你……让你每天开开心心……"

说话间，娟儿忽尔站起身来，自行向前走着，项天寿吃了一惊，追了过去，问道："小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"

娟儿低下头去，轻轻地道："我要回家。"

项天寿急道："你师父人在这儿，他的家便是你的家啊，快跟我们走吧。"

娟儿回头望了青衣秀士一眼，幽幽地道："他不是我师父。"

青衣秀士听了这话，身子登时一震，项天寿嘿了一声，责备道："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怎说这等话？"

娟儿不去理他，她呆呆望着前方，轻声道："师叔，师叔，你知道么，九华山已经散了，师父也不要我们了……不过娟儿不怕，娟儿要自己一个人回家，只要有娟儿在，九华山就没有散……"

张之越在世时，尽管敌人百般折侮，至死犹不辱师门，他倘若人在此地，会任凭九华山散掉么？场中众人多知这位"快剑"的刚毅性格，听得娟儿道出师叔之名，心下无不肃然。

见了徒儿的痴态，任他青衣秀士老谋深算，心机城府无一不备，此刻也不禁心如刀割。他不愿弟兄们见到自己失态，霎时背转身去，掩住了口鼻，一时涕泪纵横。

梦耶？幻耶？在这似曾相识的一刻，彷佛轮回降临。去秋阿傻清醒，跪地痛哭之际，青衣秀士手抚痴人的头顶，把他点悟开化了。哪知一年过后，怒苍神火再次焚烧，余波所及，却将九华山一把烧成了灰烬。

人生在世，彷如一场春梦，青衣秀士想起当年拜入九华的誓言，如今形势严峻，逼得自己再次上山，背叛诺言。却要他何颜面对祖师？泪眼朦胧间，真盼有人拿着一根银针，让他从此昏睡过去，再也不用面对这无穷无尽的苦海……

※※※

娟儿行到巷口，临行前回眸一眼，欲待向阿傻道别，但那阿傻早已忘了自己便在身旁，只自顾自地挥舞兵刃，对身周之事一概不闻。

娟儿自知今日一别，再要相见不知何年何月。她眼角含泪，伸手出去，轻声道："阿傻，姊姊要走了，你以后要照顾自己，知道么？"

场中虎吼声不断，阿傻哪里听闻了，只拼命把玩家生。那兵刃扫来，更险些打上娟儿的手掌。娟儿缩手回去，她眼望阿傻，低声倾诉，待见阿傻仍是不知不觉，娟儿两行泪水落下，霎时咬住了牙，狠下了心肠，当场飞奔离去。

小吕布重回山寨，与言二娘破镜重圆，说来乃是天大的喜事，只是场内众人看了娟儿的痴态，又想到秦仲海的心伤，心下都感难受。项天寿面露不忍，解滔沉默无语，便连陶清也别过头去，不愿去看娟儿的神态。那常雪恨却是个直性子，他深恨青衣秀士无血无泪，登时跳了过来，戟指骂道："他妈的贼军师！你徒儿跑了，你这老混蛋不去追么？"

青衣秀士格于门规，自不能劝徒弟上山为寇，听了这话，却是颓然无语。李铁衫转头吩咐解滔，道："解兄弟，这孩子是咱们军师的徒弟，万不能让她落入贼人之手。劳烦你一路跟随过去，把她落脚处看个明白。一会儿回报过来。"

解滔答应一声，便自发足追出，想来娟儿轻功虽佳，却比不过解滔的身法，定能将她看住。

※※※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阿傻总算将一套戟舞使全，他抹去头上汗水，好似玩得过瘾了，这才回过头来，他不知娟儿早已走远，兀自哈哈笑道："娟儿姊姊，好好玩哪！你看我厉不厉害？"

他问了几声，却没听娟儿回答，凝目看去，只见四下寂静寥然，除了雨声稀稀落落，哪里还有自己姊姊的踪影?

阿傻惊叫道："娟儿姊姊，你在哪里啊？"慌张之下，口中大喊大叫，看他手上抱住方天画戟，便要飞身去找娟儿，竟想来个大小通吃。

李铁衫哪容他再次走脱，一看他茫然若失，少了防备，霎时快如闪电地出手，一把揪住阿傻脉门。阿傻心下激动，他暴喝一声，内力激发，竟尔震脱李铁衫的五指，跟着一个转身，右拳便往他面上击来。

李铁衫见他这拳力道刚猛，万万小看不得，急忙举掌相格，碰地一响大响，两人功力相若，各被对方力道震退一步。

阿傻看着漆黑的道路，登时狂叫道："姊姊呢？是谁把姊姊藏起来的？是谁啊？"喊叫之间，提起兵刃乱挥乱打，"方天画戟"夹着雨点杀出，力道几达千斤，逼得众人仓皇走避。眼看他狂态已成，李铁衫身为五虎之一，自须由他出面抵御。他提起铁剑，暴喝道："韩兄弟！住手！"

轰地一声，铁剑横劈而出，阿傻纵声大叫，画戟也是重重斩落，当然巨响中，二人内劲含入重兵，力道正面相撞，如同两只大象对面冲撞，两人虎口剧痛，胸口气闷，各自往后退开一步，面色都甚惨淡。

阿傻怒吼一声，再次向前发出绝招，丝毫不留余地，李铁衫也杀红了眼，狂啸之下，使动了"必杀三式"，再也不容情面。

此时两大高手各以阳刚力道相拼，重兵相击，胜负全在力大，最是凶险不过。月前秦仲海曾与李铁衫决战一场，一凭火贪刀，一仗重铁剑，只因秦仲海功力炉火纯青，尚胜李铁衫一筹，攻守得法之间，便不曾让李铁衫身受内伤，只是现下小吕布与李铁衫功力相近，一个疯，一个猛，两人势均力敌，一路砍翻砸烂身边物事，破屋给他们高壮的身子接连挤撞，砖瓦壁板早已碎裂，料来时候一长，两大高手都要不支倒地。

此际场面大为凶险，陶清怕他们有何闪失，忙道："唐军师，请您下场吧。"青衣秀士微微颔首，道："项堂主，劳烦你飞石出手，打他肩灵、凤池。"

肩灵凤池，一在肩胛，一在后背，俱是人身要穴，项天寿闻言断喝，飞石直往阿傻身上射去，青衣秀士沉声又道："李将军，使"铁牛犁地式"。"此时大戟当头砍来，但李铁衫素知右凤之能，当下不闪不避，铁剑反落地扫出，左右砂石飞溅中，已朝阿傻足径掠去。

阿傻嘿了一声，眼看石子朝肩灵而来，当即铁戟斜挥，用月牙刃挡开了一枚飞石，大戟借势下垂，架住了李铁衫的铁剑。便在此时，朝凤池射出的那枚飞石已到面前，阿傻吐气扬声，画戟往地下一撑，身子如同旱地拔葱，直直往上翻起，几达丈余之高，登时避开了那枚飞石。

好容易逃过杀手，哪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碰地一声大响，脑门居然撞上了硬物，阿傻只感天旋地转，立时摔了下来。场中众人看得明白，方才青衣秀士料敌机先，后发先至，早已飞身跃到阿傻头上，他手举长剑，却不除下剑鞘，仅以守株待兔之势停在半空，阿傻提气跃起，反而是拿脑门去撞剑身，大力相碰之下，登时摔落在地。

这厢李铁衫、项天寿乃是沙场老将，看青衣秀士轻易制服武功高超的韩毅，诸人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方才青衣秀士要项天寿飞石出手，李铁衫铁剑下扫，用意只在逼迫“小吕布”飞身闪避，看场内三大高手的武功尽在掌握之中，真无愧神机妙算的军师美名。

趁着阿傻倒地昏晕，青衣秀士立时取出银针，在他后脑后颈等处扎了几回。陶清等人心下担忧，各自过来询问，青衣秀士竖指唇边，示意他们不要多话，自行道：“先让他睡。一会儿我会唤他起来。”众人不知高低，自也不敢多言，只耐心在一旁守候。

过了小半个时辰，青衣秀士见天将黎明，当年小吕布脑门中招便在这个时辰，当下蹲在阿傻身边，伸手拍了拍，低声道：“韩兄弟，强敌已退，快醒来吧。”那阿傻听了说话，蓦地低吼了几声，他张开双眼，翻身跃起，仰望即将黎明的天空，神色极见痴盲。

众人见阿傻起身，便又围了上来，青衣秀士挥了挥手，将他们驱开，吩咐道：“古力罕，把他的兵刃拿来。”古力罕答应一声，双手拖着方天画戟，送到了阿傻手中。

阿傻喘气不休，原本甚是慌乱，手上拿到了方天画戟，神态稍显安心。他摸着脑袋，四下望了望，忽地咦了一声，劈头第一句话便问：“大都督人呢？”

众人听得这话，立时大喜道：“他醒了！”

韩毅茫然张眼，左右看了几眼，李铁衫第一个抢上，大声道：“韩兄弟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韩毅听了李铁衫的声音，慌忙转头过去，霎时全身发颤，一把抱住了他，大哭道：“铁衫！你可来了！”李铁衫又喜又悲，往后退开一步，他双手扶住多年的好弟兄，忍泪道：“醒了，你可终于醒了，不枉我一路从山寨赶来，终于把你救醒了。”

两人四目相望，阿傻忽然吃了一惊，他伸出手去，在李铁衫的头上抚摸不休，神色既慌且乱。李铁衫不知所以，怕他又无端发起疯来，忙道：“怎么啦？有啥奇怪么？”

韩毅又惊又急，连连问道：“铁衫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你的头发全白了？”李铁衫啊了一声，一时只是惊诧不语。韩毅见他不答，当下转过头去，霎时又见了项天寿，忍不住惊道：“项堂主，你……你的头发呢？你不是留守山寨么？怎地几天不见，你就成了这模样？”

听得此言，众人心下都已了然。此时的韩毅早已忘了自己身在何方，他还活在二十年前神鬼亭旁的那场激斗里。李铁衫抱住了他，哽咽道：“兄弟啊，已经过了二十年了，你醒醒吧。”韩毅面露不解，茫然道：“二十年？什么二十年？咱们不是在神鬼亭么？”

李铁衫摇了摇头，自将盔甲除下，取过了胸口护心镜，低声道：“好兄弟，你自己看吧。”

韩毅接过护心镜，朝自己的面貌看了一眼。晨光将届，镜面如雪，镜中的男子两鬓霜白，早已过了不惑之年。他如中雷击，这才明白李铁衫的意思。一时呆立无语，悲声道：“二……二十年了？”

眼看李铁衫点了点头，众人垂泪无语，韩毅放声大哭，泪如雨下间，身子向后便倒。

※※※

大雨渐渐缓歇，晨间阳光灿烂，客店里的烛泪却已枯干，终于坠满了烛台。

阳光从窗缝里透入室中，照在言二娘雪白的粉脸上，她揉了揉眼珠，缓缓起身，眼看已在清晨时分，桌上兀自摆着残酒盘碗，这一夜却没见秦仲海回来。

她有点纳闷了，眼看自己还裸着双腿，脸上微红，忙穿着了衣裳，当即开门走出。

方才启门，便见一人坐在门边守候，看他面容憔悴，似是一夜未睡，却是“金毛龟”陶清。言二娘愣住了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，整夜蹲在门口？”

陶清微微苦笑，他站起身来，低声道：“大姊，我带你看个人。”

言二娘见他神神秘秘，一幅欲言又止的模样，登时笑道：“瞧你神神秘秘的，不就是唐军师来了么？昨晚仲海老早跟我提了……”言二娘叨叨絮絮，陶清却不多话，自管行入客房，将窗扉推开，低声道：“大姊，你自个儿看吧。”

言二娘见他眼中泪水滚动，好似有什么苦楚，她满心纳闷，复感好奇，便凑头过来，朝窗外望去。

晨光柔和，斜照在院中的榕树上，蝉鸣声声，绿影丛丛，一名英俊男子斜倚树下，但看他剑眉薄唇，侧脸眺望远方，星目回斜间，好似若有所思。

言二娘倒抽一口冷气，在这震骇的一刻，一颗芳心彷佛停止跳动，眼前更是一片空白。咚地一声，脑中昏沉晕眩，已然跌坐在地。

陶清见她茫然张口，眼神朦胧，好似傻了一般，赶忙上前相扶，手指还没触到言二娘身上，陡听她放声尖叫，霎时便从窗口跃了出去。陶清又惊又急，却也不及拉住她，百忙中急从窗口探望，只见大姊已颤巍巍地走向树下，看她面色迷茫，好似要看看眼前这人，亲手摸摸他，好来确信他是否真是活人。

那男子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又听啜泣声隐隐传来，他回身转头，眼前佳人芳华已逝，但眉宇间的不让须眉，却与当年的红脸姑娘并无二致。

两人相互凝望，俱都无言。昔年一见钟情的爱侣各经大难，此时也只能默默打量对方。

言二娘珠泪欲垂，伸手轻抚那人的面颊，哭道："是你么？是你么？"那男子轻轻点头，握住了言二娘的手，叹道："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。二娘……这些年来，辛苦你了。"说着往前跨上一步，将言二娘抱入怀里。

在这满是意外的人生中，处处藏着惊奇，却也处处透着无奈。寻寻觅觅，整整执着了二十年，如今梦想成真，最后却是这样的解答。

人生如萍，飘浮不定，有时连自己何去何从也不知晓，却要自己怎么望前看？言二娘此刻芳心凄凄，只是不知所措，她仰头望向早已陌生的丈夫，嗅着似曾相识的气味，往事如同浮光掠影，尽已朦胧，双手掩面间，终于低声啜泣起来。

那男子搂住她的腰，将她紧了紧，低声道："二娘，你吃苦了。等咱们回了山寨，我定要好好补报你。"言二娘听了"山寨"两字，蓦地心下一醒，她尖叫起来，往后退开了几步。小吕布见她神情如此，不免大为错愕，还不及说话，发妻已然飞奔逃开。

※※※

陶清始终守在客店里，陡见言二娘掩面奔回，当下急忙迎上，低声道：“大姊，你先定定神……”言二娘又恨又悲，登时一个耳光打出，大声尖叫：“出去！”

陶清自知她心神激动，难免有些疯态，又知自己这些日子也将她蒙在鼓里，说来很是过意不去，当即闪身避让，他不再多做劝说，自行走出客房，反手掩上了门。

窗外一片宁静祥和，昨夜的风雨早已止歇，言二娘的一颗心却已被撕成碎片，她咬住了下唇，泪水朦胧间，从枕头下取出一个木盒。那是秦仲海昨夜亲手交给她的。

她双手发颤，轻轻打开盒盖，取出了里头的物事。

霎时之间，言二娘扑在床上，已然放声大哭。

木盒里一张图画，一个女人身上负了只大猫，正缓缓向山顶爬去。看那大猫满身是伤，断折了左腿，所指自是不言可喻。画旁另写两行字：“姐弟情深，永志毋忘。”

那画风狂放，字迹拙劣，但笔力却甚刚劲，一望便知是秦仲海所为。

昨夜一场香烛对拜，原来不是夫妻结缡，却是义结金兰。怀庆店里为他重出江湖，朱母朗玛生死相许，在这相知相惜的半年，最后得回了这八个字。

言二娘将图画抱在怀里，哭道：“仲海，你回答我，这……这就是我的人生么？”

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，在这满是意外的人生里，随遇而安吧……

第十三卷 第三章 龙潜大海

空旷的院子里传来一声低咳，跟着响起一个北京来的嗓音，喝哩渣呼的。

“赵爵爷，到底您家老六……”江充清了清嗓子，“成不成啊？”

对面站着一个高壮胖子，年莫二十七八，他皱着眉，斜着眼，大脸模样开阔，但他方言浓重，一口呵嗨唔嘻的官话，嗓子全掐到一块儿去了。听他大声道："江大人哪，赵醒狮虽远在天南，却也有些谋生法子，虽不比少林武当的威风，却也不容旁人小看。"

江充听出他的不悦，立时笑道："别动气，"抚远四大家，岭南赵醒狮"，江某身为太师，却也耳闻已久，谁又敢小看赵老弟？"他顿了顿，又道："不过老弟啊，咱丑话得先搁在前头儿，您六弟这回要是失风被擒，坏了我的事儿，皇上那儿问起，我可不好交代了。"

六代赵醒狮，双名称任勇，这赵任勇今年二十又七，五年前接任家长，这位少年英雄出身世家，脾气自比常人为大，听了奸臣质问，脸色登时沉下，神态竟是有些冷。

赵家一向自高身分，便在权臣面前，神态也不见卑屈寸让。其实倒不是赵家人自命清高，实乃赵姓一族曾为皇族胄裔，若非蒙古铁骑南下烧杀，赵族也不会南迁湖广，成了今日的岭南赵家。便连领受朝廷爵位都让这家人感到屈就，却要赵家子孙如何把江充放在眼下？

耳听江充不断怀疑挑衅，赵任勇再也沉不住气，只见他壮大的身子缓缓站起，道："江大人，跟您说件往事吧。"他见江充嘴角含笑，模样不屑，登时手指门上对联，大声道："这联子有个来历，您要是听了，便能信我赵家的能耐！"

"哦？"江充故意眨了眨眼，脸上泛起了微笑。

中原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便随意挑一座庄，从里头扔出一块砖，往往也有三五百年历史。这赵家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自也有说不完的故事，看赵任勇这般神气，这门联八成有什么奇妙之处。江充本意只在激将，听他中计，便自嘿嘿一笑，抬头去看那对联。

那对联左右各一，门楣上另加四字横批，初看乍见倒也没甚稀奇，江充打了个饱嗝，高声念道："古往今来，盘龙舞狮称第一。"

当年赵家南迁湖广，皇族身份不再，几百口人坐吃山空，再多家产也不够使，天幸赵家有个武功高手，他把太祖拳法融入舞狮阵，创了醒狮团出来，这便是第一代的"赵醒狮"。赵家无所不练，梅花阵、力马阵、八卦阵、蜈蚣阵，无一不精，也难怪要自夸"盘龙舞狮称第一"。这话虽不免有些狂气，但赵家族人舞狮确实精到，也不能算他们吹牛太过。

这上联不见奇怪之处，江充又打了一声饱嗝，探头再看下一联，忽然间咦了一声，念出了荒唐的下一句："天上地下，装神弄鬼我最行。"

读到这里，任谁都会相顾骇然，江充再去看横批，更是忍俊不禁，霎时捧腹大笑。

"万莫回头"，这便是赵家的横批。

这幅对联既粗且怪，读过的人自是诧异不解，不知这是什么浑人写的，江充大笑道："万莫回头？你家也养了怪物么？"当年神机洞里有只"长右"，一见生人回头，立时扑上便咬，想不到岭南赵家也有这等悬疑，却让江充忍俊不禁了。

"江大人别取笑在下。这是我五年前接位时写就，为了这幅对联，我还立个门规下来。"

江充看了横批一眼，笑道："什么门规？万莫回头么？"

赵任勇啐了一口，道："江大人别闹了，不能转头还了得？那不连马都不能骑了？咱的门规是："严禁背后吓人"！"

江充听了这话，只感莞爾不已，以为他有意说笑。

赵任勇却没多说什么，是不是说笑，唯独赵家的老奶奶知道了。

※※※

事情要从十年前那个既闷且热的下午说起……那年赵任勇不过十七岁……

炎夏午后，热得紧，恰是午睡的好时光，嗡嗡蝉鸣中，只见一名老奶奶躺上后院凉床，正自呼呼大睡。看这老太婆睡得口水横流，一旁又有大批婢女煽风纳凉，能有这般好清福享用，这老婆婆自是赵家的老太君无疑。

凡人年纪越大，脾气越拗，自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怪僻生出。这老婆婆年过古稀，七十又三，更是怪中之怪，癖中有癖，不管吃喝拉睡，习性都与常人大大不同，其中后院午睡这一条，更是老太婆的最大癖好，不论刮风下雨、天暖天寒，她老太婆日无间断，一过午时便去躺下。赵府上下都知老太太火气大，便严禁调皮的孙儿在院中吵嚷。

赵家有七个孩子，老大便是后来名震华南的赵任勇，老二则是日后狮团的武功教头赵任通，赵家的孩子们打小就有出息，当然也不会有人忤逆家规，过去找老太太晦气。

天知道，事情便是从午睡里闹出来的……

那年太后老佛爷做寿，醒狮团方从北京归来，带回宫中不少赏赐。其中更有只来头不小的毽子，那毽子白金所就，雕做孔雀形状，雀眼镶着两只红宝，雀尾更是真正的孔雀花翎。光看便知价值不菲，七个孩子见了，自是大声嚷嚷，无不要父亲赏给自己。

“五代醒狮”赵全笑了笑，随口交代围拢过来的子女：“别吵、别吵，咱家有七个孩子，毽子却只有一只。爹爹不管赏给了谁，都是偏心。”他摸了摸孩子们的小脑袋，笑道：“这样吧，你们比一比，谁要踢得好，爹爹就赏谁。”说着把毽子往天一扔，便自转身离开了。

七个孩子欢声大叫，便在天井里踢起毽子。赵家醒狮为生，家中不分男女老幼，自小便练武强身，毽子有助腿力身法，尊长早已教导他们玩耍。此时有了赌注，孩子们更是加倍卖力。

孩童们来回玩耍，你一记我一记，大的踢给小的，依次以下，事先还言明了，谁让毽子落地，谁便随二娘到后厨帮伙，这活儿光听便累人，孩子们自是使尽了全力。

咻地一声，毽子往老六那儿飞去，五妞儿是个十岁女孩，向来喜欢欺侮六弟，这一踢既斜且歪，登让老六赵任宗慌了手脚。情急之下，拿着脑袋奋力顶去，毽子飞上半空，直直落到后院去了。

“哦……你完了……”其它几个孩子同围上来，对着赵任宗指指点点。

赵任宗涨红了脸：“什么完了？我接了五妞的招，下个该是老七接，哪里输了！”

老七是家中幺儿，一向备受父母宠爱，他听了这话，登时扁嘴要哭，五妞儿与他是一母所生，自然要出头维护，只听她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老六你可傻了，大家是说你完了，又不是你输了。你耳背啊，怎么连话也听不清楚？”

赵任宗年纪虽小，脾气却不小，他一把往五妞儿身上推去，喝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，贱婆娘！”老三冲了过来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动手

打人么？”

大户人家姬妾极多，赵全有三个老婆，共生了七名子女，几个孩子年纪虽小，但眼看生母彼此钩心斗角，长年耳濡目染之下，早已按着母亲的心情分帮结派，这老三与老幺一个长相，自也是三娘所生。此时见六弟发威，自来帮弟妹们出头。

赵任勇身居长子，比六个弟妹大了七八岁，眼看弟妹们打成一团，自要出面调解。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别吵了，老六，毽子是你踢到后院去的，你去捡回来。”

连素来公正的大哥都这么说了，赵任宗自是吓得全身发软。捡毽子简单，但后院那个鬼婆可不简单了。想到后院的暴躁老太婆，赵任宗面色发青，只想出言拒绝，一旁五妞儿语气不善，冷笑道：“把太后赐下的宝贝搞丢了，一会儿爹爹问起，你还想活命么？快去捡吧！”

赵任宗苦着一张脸，想起这毽子非同小可，别说值得几百两银子，还是太后赏下的宝贝，实在丢不得，当下只得哀叹两声，点了点头。

※※※

一柱香时分过去了，赵任宗心惊胆战地蹲在后院，偷眼打量院中情势。

大大的榕树遮住烈日，树荫下躺着一个老太婆，正在凉床上呼呼大睡，两旁婢女手举蒲扇，徐徐煽凉，模样很是清闲。

日光照耀，凉床下射出两道红色光芒，正是白金毽子的孔雀眼在发光。赵任宗又喜又怕，白金毽子就在眼前，只要自己能爬到床边，东西自也能到手了。

只是天下事知易行难，便连捡个毽子也是一般。老奶奶脾气大，火气足，生平只爱外甥女三娘，对大娘、二娘恨之入骨，见面便骂，对她们的子女自也透着不善。只是大娘出身淮西天将府，有大哥高天威背后撑腰，又生了老大赵任勇，双重屏障之下，那是谁也不怕的局面，说来说去，便只可怜二娘一个人了。

那赵任宗是二娘的独子，平日自被家人排挤欺侮惯了，往常只要见了老太婆，立时脚底抹油，速速开溜，哪料到今日却要落入她的魔掌之中。

赵任宗深深吸了口气，看老奶奶这懒模样，八成已经睡熟了。他趴在地下，拿了只荷叶盖在头上，把自己当作一朵大荷花，跟着缓缓爬向凉床，朝那只白金毽子蠕动而去。

夏日炎炎，婢子们眼神松散，煽凉时有气无力，不曾发现荷叶竟在自行爬动，赵任宗心知肚明，他最要担忧的唯有老奶奶一人。老太婆武功高强，目光锐利，要给老虔婆撞见自己，届时只要往自己头上安个吵嚷午睡的罪名，他老六没准玩完了。赵任宗心念于此，登时憋住了气，加倍小心爬动。

五尺、四尺、三尺，自己已在凉床旁二尺远近，白金毽子触手可及，赵任宗正想伸出手去，忽然老太婆身子翻转，脸面转动，却是朝他这面看来。

赵任宗大吃一惊，吓得全身发抖，当场把荷叶盖在脸上，管他是死是活，心惊之下，先来个掩耳盗铃再说。

过了良久，倒没听到老太婆的怒吼声，赵任宗大着胆子，把荷叶推开，凑眼去望，只见老太婆睡得横七扭八，梦中睡姿丑恶，两腿敞开立起，着实难看至极。

赵任宗小嘴一歪，想起娘亲平日专给这老太婆欺侮，登时低声作呕。眼看老奶奶不曾发觉自己，他便定下神来，再次伸出手去，朝凉床底下的白金毽子摸去。只等找回毽子，他便要溜之大吉，一会儿自能过去耀武扬威了。

摸了良久，迟迟没有东西入手。赵任宗皱起小小眉头，又往床下乱摸一阵，只是捞来掏去，还是只有黄软软的泥土。赵任宗心慌起来，赶忙趴到地下，凑眼去望，这一看之下，身子却凉了半截。

床下空荡荡一片，别说毽子，连只虫子也没有。

怎么搅得？白金毽子不见了？方才还看到的东西，哪知竟会杳然无踪？想起这东西是爹爹带回来的宝贝，要是在自己手上弄丢，不知会有什么大祸。赵任宗泪眼汪汪，拼命在地下搜寻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凶狠的声音赫然响起，赵任宗知道玩完了，他红着眼眶，抬头望着祖母，小声回话：“我在找毽子。”

“找毽子？找毽子找到我这儿来了？该死的浑孩子，不晓得你娘怎么教的？”

伴随着老太婆的指责，他的耳朵已给拎了起来，赵任宗惨叫道：“不要这样…我只是在找毽子啊，只是找毽子…找毽子…毽子…呜呜…呜呜……”他断断续续，已然疼哭了。

毽子啊……

你在哪里啊！

※※※

白金毽子就这样不见了，赵任宗也给打得死去活来，爹爹骂他粗心大意，奶奶说他不守家规，几个兄弟姊妹更说他是贼，竟把白金毽子独吞了。爱子既是小贼，从此二娘地位更低，赵任宗更加孤僻，再也不和兄弟姊妹玩了。

三年后，母亲积劳成疾，终于病死，临终前赵任宗独守病榻，低声问她：“娘，你也当我是贼么？”

二娘微微一笑，抚摸着爱子的脸颊，说出了最后遗言。

“傻孩子，毽子是奶奶拿走的，你还想不通么？”

赵任宗放声大哭，在那一刻，他忽然长大了。泪如雨下中，他心里暗暗立誓，他要把毽子讨回来，他要告诉家里每个人，他不是贼，奶奶才是贼。

从此赵任宗像是疯了，他每天挂着重重一串铃铛，在家中四处徘徊，叮叮当当的声响中，铃铛老六的外号不胫而走……

※※※

“怎么讨？”两年后，从北方回来的大哥过来看他，这样问着六弟。

“当然是光明正大的讨回来。”景泰二十八年，已经十五岁的赵任宗沉着嗓子，回答着正直的大哥。长兄如父，赵任勇是家里唯一还关心他的人。

赵任勇叹气摇头：“别傻了。老太婆凶得很，你娘便是给她活活整死的，你可别自找麻烦。”

赵任宗的嗓音更沉，“大哥放心，我轻功天下第一。靠着绝活，我定能把毽子讨回来。”

赵任勇愣住了，登时嘿了一声：“这话家里说说可以，莫到外头丢份去！你可听过九华山？人家青衣掌门才是轻功第一！老六你年纪轻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说话可别太狂了。”

赵任宗冷冷一笑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谁高谁低空口无凭，总要比上一比，不是么？他淡淡地道：“大哥，要比飞得高、纵得远，我当然比不过青衣秀士。”

赵任勇哦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莫非你跑得比他快？”

赵任宗摇头：“论快，我也比不过江东解滔。”

赵任勇忍不住咳嗽一声：“那你还敢说什么轻功第一？”

赵任宗微微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大哥哪……轻功之所以叫做轻功，正是因为那个“轻”字啊……”他眼中燃起了火焰，凝视着大哥的双眸。

赵任勇这两年不在家里，自不知六弟挂着铃铛四处跑的事情，眼看六弟神色执着，倒也不便泼他冷水，只拍了拍他的肩头，以示安慰。赵任宗知道他不相信自己，却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，但他的眼神执着依然，带着完完满满的自信。

※※※

“毽子还我。”

那天风和日丽，正吃着早饭的老奶奶神清气爽，老迈年高的她一向耳背，哪知先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么一句怪话，跟着左肩更被人拍了一记。她咦了一声，急忙回过身去，只见远处婢女在那哼歌摇摆，背后别无他人。

老奶奶怒道：“大胆！谁让你碰我的！”

那名婢女当场被打折了一条膀子，再也不敢靠近老太太。

正午时分，老奶奶上茅房解手，这会儿轮到她嘴里哼着小曲儿了，忽然之间，又听到那句一模一样的话：

“毽子还我。”

老奶奶大吃一惊，陡然间右肩又被人重重打了一记，慌忙回头之下，除了茅房门板，依旧空山寂寂。老奶奶脾气不好，咒骂几声之后，决定找个道士过来驱鬼。

下午时分，老奶奶纵然心情烦躁，凉床上的那场午觉还是要睡的，有了先前鬼惊妖声的例子，她找来十名婢女，前后左右围在床边，层层守护之下，自己终能放心呼呼大睡。

睡熟了，身子翻过，脸面朝下，霎时又听到那句话：

“毽子还我。”

伴随这句怪话，她的脑门又给拍了一记。老太婆大怒欲狂，霎时睁开双眼，眼前没人，她坐起身子，回转头去，这回却见到了鬼。一张挂在榕树枝上的鬼面具。

万莫回头啊，老奶奶真给吓死了。遗物中果然给人搜到了一只毽子。却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，据婢子们说道，那日午后她忽然正坐起来，之后便自行倒了下去，再也没动上一下半下。

事后赵任勇找了六弟来问，老六便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说了出来。还加了这么几句话。

“大哥，若说盘龙舞狮，当世你第一，要论装神弄鬼，天地我最行。”

看着六弟身上挂满铃铛，在校场里奔来跑去，那铃铛却没发出半点声响，赵任勇自是骇然无语。既能轻，便能巧，然后动静自若，行止如魅，数年来赵任宗苦练不坠，加上天赋异禀，终于无师自通，练就了这身说嘴的本钱……

赵任勇没有惩罚六弟，也未将事情泄漏出去。六弟不是老太婆的眼中钉，真要说谁是老太婆最痛恨的人，那就是大娘生的自己。少了老太婆撑腰，平日嚣张的三弟再也无法造次。待赵任勇接下“六代赵醒狮”的大位，登即写下这幅怪异对联，还立了一道奇怪门规，严禁背后吓人。

江充听完故事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赵爵爷果然精明，你六弟哪天要是觊觎庄主大位，往你肩上就这么一拍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江充老谋深算，才把故事听过，便知赵任勇这幅对联是写给六弟看的。一来表明对他一身轻功的敬意，二来也提醒六弟别来对付自己。江充日理万机，宫廷争斗在他都算家常便饭，何况这些闲事？三言两语间，便已看破赵任勇的用心。

赵任勇咳了两声，道：“江大人取笑了。只是您说说，凭着我六弟的身法，天下还有他进不去的地方么？”

江充看着门上的对联，点了点头。霎时间，嘴边现出一丝冷笑。

当年刘敬这般厉害手段，还不毁在江某手里？区区一个天绝和尚，却凭什么心机城府，居然想与我江充斗？

嘿嘿，任那“潜龙”潜得再深，王座之下能人万千，终能揪出海底下的神龙尾……

※※※

羊群中走出一名男子，身上挂满铃铛，看那人左侧距母羊半寸，右侧邻小羊毫毛不到，但一路行去，羊儿却分毫未惊，只任凭那人缓足移步。

炎夏燥热，树荫下却甚凉爽。此处距达摩院已在百尺，自须万般小心。那人停下脚来，彷如一棵无声古树。他四下打量几眼，确信四周无人，便朝达摩院行去。

这人身法不见得快，却非常柔静，也只有这般身手，江充才会惊为天人。

大汉将军，御前四品云都尉，这便是赵任宗从江充手中得来的富贵。

昔日不管是刘敬还是柳昂天，对赵家这个六弟都曾耳闻，也都曾差人过来，询问赵任宗是否有意任官，只是赵醒狮一家不愿扯入朝廷三派恶斗，自不愿六弟到京城办事。但天不从人愿，年前刘敬垮台，怒苍再起，江充独大的时刻已然到来，赵醒狮不敢忤逆权臣，也只有荐保六弟为官了。

达摩院，实乃武林传说的圣地，若非赵任宗这般身手，谁敢贸然去闯？

赵任宗望着眼前的达摩院，心里反复思量江充交代的几句话。据这位权臣言道，达摩院里关了一个要紧人物，便是曾让天下群豪闻风丧胆的魔头，人称“潜龙”的大军师朱阳。今番天绝出手，怒苍群豪之所以心甘情愿来到少林，便是为了此人而来。

只是江充心中猜疑，这天绝僧闭关多年，少与朝中大臣往来，今番忽尔多事，莫非其中另有隐情？也是为了解开疑窦，便要自己出马

打探，把个中内情查明了。一来察看“朱阳”是否真在达摩院，二来弄清楚天绝的用意，以免情势有变，反而给人将上一军。

既要打探声息，便要深入龙潭虎穴，只是少林寺不比别的地方，甭说四大金刚武功高强、天绝师徒智勇兼备，便是“潜龙”自己，怕也是罕见了得的可怖人物。看这达摩院阴森至此，谁敢贸然去闯?

赵任宗微微一笑，狼吃肉，狗吃屎，鸡鸣狗盗之徒虽然模样难看，却也有生存之道。他赵任宗虽只二十一二，但面对那帮吃肉虎狼之时，他可一点也不怕。

赵任宗提起真气，脚踏干枝枯叶，肩膀四肢不用力，提气轻身，从枯叶上直滑过去，这一路滑来轻飘飘地，竟未发出半点声息。解滔当年与杨肃观激战一场，曾以“足立针”的绝技傲视群伦，此时若要见了赵任宗这手寂静无声的轻功，怕也要自叹不如。

※※※

无声无息地浮上墙头，静悄悄的黑影飘入院中。赵任宗打量着四周，达摩院古旧窄小，梁宇檣檐颇有残破。这等老旧房舍最难侵入，非只因建物腐朽，实因四下老鼠众多，这些鼠辈机敏过人，只要稍稍不慎，便会受惊四窜，届时吱吱声响发出，定会给人知觉。也是为此，赵任宗便带来细小铃铛，这种铃铛以声音低微著称，纵使猛烈摇晃，身边之人也闻之不清，赵任宗便以此留神自己的脚步，以免生出意外。

穿院进门，缓步入堂，赵任宗隐身门板之后，屏住了呼吸。天绝僧号称寺中第一高手，耳音必定灵敏异常，自己的呼吸若要稍稍沉重，便会给人察觉，此刻已入虎口，定须万般谨慎小心。

赵任宗静下心来，听见了院中风动林稍、蝉鸣鸟叫之声，他再侧耳倾听，察觉了墙下鼠洞中的老鼠鸣叫，那啾啾鸣响虽甚低微，在他听来却似震耳欲聋。

再静下心来，方圆百尺内没有那股冷冷的寒意。天绝僧不在堂内。

耳朵不如心灵管用，赵任宗自幼在长辈打骂下过活，早练就一套察言观色的妙法。旁人还没发怒斥骂，他身上的寒毛便会自行竖起，

寻常人的心境尚能知觉，那帮武林高手的杀气浓如鲍鱼之肆，百尺外便能让他寒毛竖立，更是易于趋避许多。

大剌剌地走入堂中，赵任宗四下探看，只见达摩院内梁高庭深，墙上挂满朝廷黄榜，太祖、太后、皇上，历代的封赏馈赠不计其数，此处果然是朝廷倚仗的圣地。

依着江大人五千两白银买回的消息，堂上似乎有只木鱼机关，只要拉动了，便能开启密道。赵任宗左右探看半晌，便已发觉了佛桌上的木鱼，他再次聆听四周，确信院内无人窥伺，登即拉起木鱼，发动了机关，让堂内的暗门升起。

墙壁下果然现出了一条密道，望之幽暗深邃。赵任宗嘴角泛起了微笑，少林寺的密道名闻遐迩，哪知即将被外人闯入，看来满山和尚都要灰头土脸了。

※※※

赵任宗缓缓跨步，行入甬道之中，他没有蹦跳纵跃，只老老实实的拾级而下。行不数步，果见黑暗中几只老鼠伏伺梯旁，彷如守卫一般。方才自己若要卖弄轻功，纵跃不休，此刻定会惊动鼠群。

好热……

这甬道青石所就，既陡且长，里头更是气闷。赵任宗行过百丈，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气息忽尔通畅许多。他往前再走几步，眼前赫然开朗。只见前方一处天然石穴，空旷宽敞，仰头看去，上头日光隐隐，这穴顶竟有数十丈之高，看日光从缝隙晒入，这石穴必然直通山顶。

赵任宗不知这石穴作何之用，当即伸手抚摸四周石壁，入手处颇见湿滑，却没摸到青苔。他心下一凛，知道这地方经过一番清理，想来是为了对付怒苍群匪，只不知个中奥妙何在了。

赵任宗自知猜想不透，摇了摇头，便顺着甬道往下走去。少了日光映照，眼前倍加昏暗，越走越难辨认道路，他从腰囊取出璘粉，朝半空挥撒过去，磷光照耀之下，前方现出了两条去路。

赵任宗有些纳闷了，若照江充大人的交代，这地方本是座地牢，专来看守怒苍山的潜龙军师，照理来说，信道越少，越易于看守，怎需挖出两条信道来?

嘿嘿，有点意思了，赵任宗眼中闪烁精光。他抚摸岩壁，虽然看不清晰，但入手摸来，一处满布青苔泥灰，一处却甚平滑，想来也是新近挖掘而成，时辰有限，不能一条一条地探查，只能任选其一察看了。他望着眼前两条信道，心中暗暗盘算。

自己排行老六，那是偶数，偶为右，奇为左，那便往右边走吧。

既然下了赌注，倒也不必再多想什么，自管放步潜行。江湖中人出外行走，生死间多少看点运气，他自信老天爷定会眷顾自己，心中倒甚宁定，丝毫不感惊惶。

走过百尺，甬道间越来越昏暗，地势也笔直往下，忽然间，眼前闪动着火光，赵任宗心下一凛，知道前头有人，登时放缓了脚步，不敢稍动。

哒、哒、哒，背后脚步声响起，赵任宗听了一阵，已知来人身体轻盈，这步伐如此密集细碎，自不是传闻中高瘦过人的天绝僧。赵任宗秉住呼吸，后背贴墙，把身子隐在黑暗之中，来人不管是谁，达摩院中都没有好惹的人物，自己若要给人察觉踪迹，必是死无葬身之地。

脚步声越来越响，忽然鼻端闻到一股幽香，赵任宗心下一凛："怎么搞得？这和尚擦得这般香？"他心下正自起疑，忽见一名女子从面前穿过，手上还拿着一只竹篮，看这女子面容艳丽，年约四十好几，却是一名标致动人的中年美女。

赵任宗大吃一惊，不知少林寺严禁女子入寺，这里怎会藏有女子？而且藏的还是个大美人？实在不能不叫他满心诧异。

赵任宗正自疑惑，那美女却没察觉自己，只往甬道下头去了。赵任宗放缓脚步，便从背后一路追踪行走。

走不数丈，那女子伸手推开一道石门，轻声道："皇上，咱们吃饭了。"

皇上？赵任宗听那门里非但有人，甚且还让那女子唤做皇上，忍不住大为诧异，吃惊之下，身上铃铛便响了起来。

赵任宗面色铁青，全身冷汗涔流，当下急忙定下心神，就怕给人知觉了。

天幸那铃铛只响了一两记，声音也甚低微，自不曾惊动门里的人。只听石门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，叹道：“唉……还要在这儿待多久？实在想出去晒晒日头。”

那人说话声音有气无力，浑似个重病之人，赵任宗心下暗暗奇怪，想到那女子方才的那声叫唤，忖道：“这人到底是谁？怎会给人唤做皇上？难道也跟咱太爷一个疯样么？”

他赵家是皇族后裔，小时太爷疯疯癫癫，喜欢自充皇帝，还自号“宋德宗”，便要他们这帮小辈唤他皇上，后来五岁时家里受了朝廷爵位，这才停口没叫。照此看来，门里男子八成也是个失心胡涂的。

正想间，那女子道：“皇上喝点汤吧，您这些日子胃口不好，可别搞坏了身子。”猛听当啷一声响，好似打破了什么碗盘，那男子大声道：“不吃！不吃！好容易从神机洞出来，却又跑到了达摩院，一样的不见天日！天绝大师人呢？叫他过来！”

那女子慌道：“皇上息怒。怒苍山的人马不日便要上山，大师这会儿在安排双方会面，想来事情只要一妥当，您便能离开了。”那女子跨门入内，声音越来越低，依稀听那男子道：“躲躲藏藏几十年，朕实在心灰意冷。武德侯死了，刘总管也成不了气候，这回天绝大师若再失手，朕实在撑不下去……”那女子低声道：“皇上放心，这回天绝大师找了您的堂弟做帮手，那是万事不愁了。听大师说，他这几年改名换姓，在朝廷埋伏已久，谁都不知他的真正身分，说来比刘敬的城府更加厉害，定能对付江充……”

那男子哦了一声，低低问了几句话，接下来那女子将石门关上，便已一字不闻了。

赵任宗反来覆去地想着那几句对话，“躲躲藏藏几十年，﹁朕﹂实在心灰意冷……”

想到那个“朕”字，赵任宗登感全身大震，心下着实骇然。小时候太爷喜欢关起门来做皇帝，却也不敢言必称“朕”，否则日常出门见客，万一说溜了嘴，那还不落个杀头下稍？只是门里那人并无分毫做作，随口说话间屡次称“朕”，显得十分自然，这口头禅若没用上几十年，要他如何能够？

赵任宗惊疑不定，这里既是达摩院，当只有少林和尚住居，按江大人的说法，最多再关一个潜龙军师，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美貌女

子，尔后又有人自称是朕？赵任宗有意查个水落石出，便行到石门之旁，贴耳倾听，只是他内力有限，却不能听闻门里细微声响，想要推开石门，却又怕惊动天绝大师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只有火速离开少林一途，想来只要能面谒江大人，把此间情事全盘托出，料来以当代权臣的心机，定能猜知其中奥秘。

赵任宗心念甫定，立时便往后头转身，赫然间，鼻中一痒，甬道中飘入了一股香味，他嗅了嗅，却是一股淡淡檀香，乃是出家人身上独有的味道。赵任宗慌了起来，知道天绝僧已在左近，方才那记铃铛声虽低，却瞒不过绝世高手的耳去，想来是把他引来了。

他心中忐忑不定，知道立时便得离去。他不敢沿原路退回，眼看甬道笔直望下，地底应当另有出路，赵任宗加紧脚步，便往下一路奔去，他身法虽疾，身上铃铛却分毫未响，足见身法之轻盈，几与虫蝇相似。

又奔片刻，眼前已有点点光亮，看那光芒明亮刺眼，正是炎炎盛暑的炙人烈阳，赵任宗大喜，知道出口仅在丈许之外。

赵任宗脚步加快，正要奔出，忽觉背后一阵寒意发作，这杀气好生逼人，直从甬道迫来，忍不住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心惊之余，自知背后高手已在十丈不远，他憋足了气，把身子向前狠狠纵出，霎时双手触上冰冷石墙，举掌力推，嘎然声响中，石门已然打开。

赵任宗松了口气，自知救回了性命。只要离开达摩院，仗着自己的无声轻功，山林泉水皆可藏身，在那大千世界里，谁还抓得到一只小跳蚤？他嘘了口长气，斜身闪身，跨出了石门。

烈日逼人，耀眼阳光照上脸庞，赵任宗眼前一花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他把双目闭紧，身子背转，急急掩上了石门。当下略略放松心情，缓缓转过身去，便要离开。

却在此时，身子碰上温温热热的东西。

老天爷！背后站了一个人！

“你……是……谁？”

赵任宗的声音带着惊恐绝望，以他的心思机敏，居然没查出背后有人埋伏？他想把对方的脸面看清楚，偏偏日光刺目，自己方从黑暗出来，目不能视，当下茫然张眼，两手乱挥乱抓，好似盲了一般。

耳边传来一声苍老低笑，跟着一只手摸上了喉咙，笑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自弱冠之年练成轻功，赵任宗向来迂回御敌，从不曾真刀真枪的与人正面硬干，更不曾被人拿住要害，那人手指一摸上喉头，赵任宗惊怕之间，双足一点，立时朝背后纵去，要离开那人的掌握再说。

碰地一声轻响，背心不及碰上石门，便感一股剧痛传来，那疼痛直传后心，逼得他几欲惨叫。这门是他亲手掩上的，可直到此刻，赵任宗方知门后安了一柄利刃，直戳后心要害。

玩完了。方才目中刺痛，没曾留意门上有无机关，谁知背后竟多了柄杀人利器。

鲜血从背后滴落，利刃随时透心穿过，在这生死绝命的时刻，一生勤修苦练的轻功终于派上用场。赵任宗的身子赫然凝住，他双足灌力，仗着身子灵巧过人，硬生生凝住了后仰之势。看他脚尖翘起，身子后仰，双臂撑开，全以脚跟力量支撑身子，只要重心往后一倒，利刃穿透身体，必然当场惨死无疑。

前额冰凉，一根手指推来，抵住了自己的额头，只听那人笑了笑，问道：“想活命么？”

这根指头只要稍稍用力，自己重心不稳，便会往后倒下，当场便活活戳死，赵任宗泪水洒落，慌忙间只在点头不止。

那声音淡淡地道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赵任宗世家出身，无须替江充出死力，哽咽便道：“是江大人。”那声音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派你来作什么？”赵任宗又怕又惊，忍泪道：“他……他派我来找“潜龙”……”

那声音哈哈笑道：“原来如此啊，您可辛苦了，快回去交差吧。”

那手指微微用力，向前压落，虽仅蝇虫微力，但赵任宗身形本就不稳，全仗着轻功心法维持不倒，手指赫然推出，力道虽轻，却已让赵任宗往后摔下，他尖叫起来，扑地一响，后背撞上石门，霎时身子一寒，利刃已然透体没入。

※※※

“救命啊！”

赵任宗大哭大叫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奋力向前一扑，连滚带爬地逃走。

赵任宗发狂大叫，疼痛惧怕间，自然不敢回头去望。只见背后石门血迹斑斑，哪有什么匕首利刃，却只突了根一寸不到的卯钉。看那卯钉两面成尖，一面钉入石门，一面朝外突出，尖锐处不足一寸，纵使全数没入体内，也要不了性命。只是赵任宗给人一吓，从死到生走了一遭，骇然之余，心念早已溃堤，一时只知全力奔逃，更不敢再回头多看一眼。

远处溪水淙淙，伴随着赵任宗的惨叫，听来倍觉怪异。看这位都尉受惊过度，可别失心疯了。

※※※

嘎地一声轻响，石门再次开启，这回门里行出一名老僧，这人面容枯槁，神色凛然，正是天绝到来。他陡由黑暗现身，日光如此刺目，双眼自也刺痛难当。不过天绝毕竟是饱经历练的武学宗师，当此险地，索性闭紧双眼，一股气劲向前扑出，方圆五尺内无人可近。此刻便有大批人马手持弓箭暗算，自也奈他不得。

天绝目不能视，却知身边有人隐伏，他闭紧双眼，冷冷地道："你来迟了。依着约定，你两日前便该抵达。"尽管面对四大宗师，那人语气依旧无畏无惧，只听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大师可别强人所难。朝廷有点事，公务繁忙，一时走不开。"

天绝哼了一声，道："当年让你下山，老僧可不曾出言推托。"那人听他提起往事，笑声登时转为阴沉，回话道："当年是当年，现下是现下，何必混为一谈？大师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宁不凡把人交给了你，等于是交给了我，你不必拿我当外人看。"

陡听此言，天绝僧双目睁开，眼中神光暴射而出，赫然间，便已见了地下流着一行血迹，他怒气勃发，森然便道："你又杀人了！当年放你下山，你发过什么誓来着？"

那人耸了耸肩，笑道："是他自己撞上去的，怪我不得。"

天绝僧面色阴森，当下推门肃客，示意来人进入洞中。

那人见天绝脚步迟迟不动，登时微笑道："大师啊，便你这般高的武功，也怕走在我前头么？"天绝并不受激，合十便道："潜龙凤羽，

单凭智谋便能杀……”那个“人”字一出，左手已扣住那人手腕，手法快若闪电。他语气转为平淡，说道：“阁下便算手无缚鸡之力，老衲也无半分轻视之意。”说话间掌中加劲，似要狠狠惩戒那人一番。

那人却无惊慌之意，只听他淡淡笑道：“大师，我手腕上抹了毒药哦。”

天绝身子一震，脸上闪过黑气，正要发动神功驱毒，那人又笑道：“骗你的。”

天绝大怒欲狂，脸色更如山神凝重，森然便道：“潜龙……潜龙……为何你父子都是聪明绝顶之人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将那人脉门放开，眼中杀气却更浓冽：“性子却相差如此之远？”

那人轻松如故，只听他森然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袍袖一拂，径自跨门入洞，极见潇洒之能事。

天绝深深吸了口气，他不再打话，便也行入门中，跟着反手轻推，掩上了石门。

第十三卷 第四章 大犄角

盛夏午后，窗外蝉鸣鸟叫，韩毅手捧一碗清茶，斜倚客店窗台，静静凝望窗外景致。

名将风流，果无虚传，此人形貌俊美难绘，威武中不失斯文，果是“人中吕布”的气象。此时阿傻摇身一变，成了当年的威武大将，自不再傻不隆冬。只是少了往日傻气蠢笨的笑容，却换了幅深沉忧郁的神情。看他凝视窗外，俊眉深锁，似还比不上过去的阿傻快活。

自大病初愈以来，已有五六日了，听得众人说起往事，韩毅这才明白，原来自己受伤昏迷足有十来年之久。回思这些年如何渡过，他却一片迷惘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好似自己睡了长长一觉，足足二十年方醒。

不过他虽记不得近年之事，却对山寨被毁前的大小情事了如指掌，他与众人聊了一阵，听得言振武被杀、怒苍山被毁、言二娘多年寻访自己等情，忍不住伤心泪下。众人怕他悲哀过度，不免再度病发，便不再提这些伤心往事。

此时大战将届，山寨弟兄秣马厉兵，不日便要杀上少林，与诸大神僧一较短长，陆孤瞻知道韩毅病体未愈，自不要他多费心神，只吩咐陶清、哈不二、欧阳勇等人，要他们带着小吕布与二娘出外游玩。一来让言二娘散心，二来让韩毅养病，三来让他夫妻俩多些独处时光。此行人多热闹，陶清办事又周到把细，自能打理得安安稳稳。

只是少林之战不日将起，怒苍山乃是朝廷大敌，诸人自也不敢随意进入中原，这些时日只在西北地方游玩。这日来到敦煌，眼看人烟稠密，市镇烦嚣，便在客店里歇憩一宿，明早再去游览佛窟。

※※※

韩毅临窗眺望，正自思索间，忽听背后有人叩了叩门，韩毅微微一怔，转头回望，却见门口倚着一名三十四五的妇人，看她端着汤碗走进，正是二十年来反复寻找自己下落的爱妻二娘。韩毅见她亲奉汤药，当下连忙起身，歉然道："好端端的，怎好让你侍奉。来……把碗给我吧。"说着走到言二娘身边，伸手欲接。

言二娘低声道："这药方是唐军师开的，他交代要趁热喝，你把药吃了，我这就去张罗晚饭。"看她虽然面带微笑，其实愁容难掩，言语间更是若有所思。把汤碗放在桌上，便自转身离开。

韩毅虽然有病，眼光仍是十分厉害，见她便要离去，忙追了过去，轻声道："二娘且慢。"

言二娘停下脚来，回眸道："还有事么？"

眼前这人是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的丈夫，过去十多年来寒夜孤枕，深闺寂寞，哪夜不是思念往事，在哭哭啼啼中入睡？哪知现下见面了，却有种莫名的陌生之感。想起了秦仲海，更感心酸难忍，相逢却是别离，却要自己如何自处？

韩毅凝目望着她，看出她目光中的悲伤，低声便问："二娘，你好象不开心？"言二娘摇了摇头，强笑道："哪里的事，你身子大好，咱们又重建山寨了，我怎会不开心呢？"

韩毅星目回斜，望了她一眼，口中却没说话。

言二娘这几日专躲着丈夫，非但夜间不愿与他同床，连白日说话也要陶清、哈不二等人在旁相陪，众家兄弟看在眼里，也不知从何劝

起，只有顺其自然了。想他俩夫妻情深，只要相处时日一久，说不定便会旧情复燃，再无生涩之感。

韩毅见她眼光向着门外，柔声便问：“你想出去么？”言二娘想起了往事，自觉不该如此躲着他，忙道：“别胡思乱想。快把药喝了。过些时日咱们要上少林，你不早些把身子养好，到时谁来打架？”说着拿起汤碗，送到丈夫嘴边，喂着他喝了。

韩毅喝了几口汤药，喟然道：“寨里高手多了，哪里还用得到我？十八年下来，谁的武功不是突飞猛进？独独你夫君年纪老了，又糟蹋了好些年月，现下已经不成啦。”

桌边放着一张圆镜，韩毅侧目望去，但见镜中身影憔悴，当年风流潇洒的自己，如今早已两鬓花白，大见老态，一时更是叹息不已。

言二娘见他感慨，把汤碗往桌上一放，劝解道："快别叹气了，你虽然四十好几，仍是俊美得紧。比起寨子里那些土匪流氓，你的形貌还是称得第一呢！"

韩毅叹道："老便老了，也没啥大不了。神鬼亭一场大战，你大哥连命都没了，我现下还能坐在这儿，已是侥天之幸，怎能念念不忘自己的外貌呢？"想起言振武与自己的交情，心中更觉感伤，不觉又叹了口气。

当年韩毅与言振武交好，这才结识了年方稚龄的二娘。三人不论出游打猎、还是出阵打仗，总是形影不离。言二娘听他提起大哥，自也想起往事。她幽幽叹了口气，走了过去，替丈夫梳理仪容，夫妻俩脸颊相贴，容貌同时映入镜中。言二娘凝望两人身影，现下虽不再是金童玉女，但以形貌而论，也算是对人人称羡的中年夫妻。

言二娘轻轻地道："其实你鬓角白了，反而好看些。以前你模样太过俊俏，总少了份稳重，现在才是堂堂大将军的仪态。"

说到将军二字，忽然想到秦仲海。自祝家庄遇见丈夫之后，秦仲海便尔离开，这些时日两人不曾碰上一面。听陶清转述，秦仲海连山寨也没回去，好似去找方子敬了。言二娘听在耳里，心中自感担忧，簧夜间辗转难眠，一颗心就是悬在他身上。此时想起秦仲海，满心记挂之中，不禁又生悲苦。她怕小吕布察觉自己神态有异，忙掉转头去，把泪水擦抹了。

※※※

言二娘私下拭泪，韩毅却似不曾知觉，他仰起头来，哈哈笑道："十八年过了，大家都变啦，看你这张嘴变得多会说，可比以前那蠢笨丫头强得太多了。"言二娘最是好强，听得丈夫嘲弄，登时板起俏脸，嗔道："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说我笨？"

韩毅知道她最易受激，当年便是这般与她调笑，这才掳获佳人芳心。此时这么说话，其实只是让她松弛心神，别再害怕自己。他揽过妻子纤腰，柔声道："你是笨啊，你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，要是聪

明些，何必还辛辛苦苦的找我，早些改嫁不就成了么？”他口中虽然调笑，脸上却露出感激的神情。

言二娘听他称赞自己样貌，心下暗生欢喜之感。她轻轻挣脱开搂抱，在韩毅额头上一点，啐道：“你啊你！当了十八年的傻瓜，一醒来便嘴里沾蜜，专讨人好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韩毅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我本性难移？当年你老是说我色眯眯的不怀好意，现下我可要本性难移一番啦！”说着将她一把抱起，放在自己腿上，跟着便往她唇上吻去。

此时两人感情未复，行止生疏，言二娘见他要和自己亲热，一时又羞又气，将丈夫一把推开，尖叫道：“别碰我！”说着往后急急退开，竟尔撞翻了茶几，登让韩毅满面尴尬。

娇妻如此惧怕自己，韩毅看在眼里，心中自感难受，但他毕竟体贴温文，潇洒大方，这才替他赢了个“小吕布”的美名。眼见言二娘发怒，先是向她深深一揖，聊表歉意，旋即又将茶几扶起，神态不温不火。

言二娘看在眼里，反而有些愧疚，便也帮着收拾。韩毅既不拦她，也不谢她，只是向她微微一笑。他提起茶壶，送了杯热茶过来，柔声道：“如果不生我的气，就把茶喝了。”

言二娘脸上一红，伸手接过了茶杯，左顾右盼间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忽听有人伸手敲门，叫道：“大姊！外头几个马贩子过来，说有几匹上好货色，要咱们过去看看！”这人正是陶清，他听到房里的异响，又听了言二娘的尖叫，也是心下担忧，立时便来解围。

言二娘这几日最怕与丈夫独处，听得陶清过来，自想早些溜出门去，忙提声回话：“你且等会儿，我这就过来。”她匆匆转向丈夫，歉然道：“铁衫大哥老嫌寨里的马儿不好，难得敦煌有几座马市，便要我替他好好捡上一匹。我这就过去看看，一会儿便回。”

韩毅与李铁衫乃是过命交情，听他有事相托，倒也乐意帮忙，他眼望娇妻，微笑道：“赶紧去吧！别让人家久等了。”言二娘回眸望了丈夫一眼，低声道：“我在桌上留了些银两，一会儿你要是饿了，尽管上街去吃，不必等我了。”

韩毅哈哈笑道：“什么时候小吕布连吃饭也不会了，居然还要你来提点，快去办事吧！”

言二娘知道丈夫体贴自己，处处依顺，想起自己这些日子专躲着他，不免微感愧疚。慌道：“那我……我走了……”韩毅含笑颔首，目送她离开。

房中空无一人，只余下方才递过去的那杯茶水，二娘毕竟没有动上一口。

当年秦霸先慧眼独具，挑出的马军上将俱都有胆有谋，韩毅身为五虎，自也精明过人，怎会不知言二娘有心躲着自己？否则以“小吕布”骑术之精，既要相马，何妨找他一块儿过去？他望着桌上的茶杯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寻思道：“多年没见，大家都生疏了，唉……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咱都不该怪她。二娘奔波多年，她死了哥哥，又不见了丈夫，一个人领着弟兄，四处受苦受难……说来都怪我这些年来神智不清，这才害苦了她……”

他独坐店中，难免胡思乱想起来，转念想到少林大战，心中泛起兴奋之情，寻思道：“听陶兄弟说来，石老、陆爷、李大哥他们各练了几套神功，等咱们上得少林，定要好好见识一下。嘿嘿，朱军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等他也上了山寨，谁还挡得住我们？”

韩毅呆呆地躺在床上，反复打量往事，眼见夕阳映照店中，当真有些饿了。他望着言二娘留在桌上的银钱，心道：“算了，独个儿留在店里气闷，干脆上街吃顿东西吧！”当即翻身跳起，一把抓起银两，自在大街上行走晃荡。

韩毅本是朝廷名将，上山前便已官拜应州都指挥使，举手投足气宇不凡，以他如此阅历，吃饭时难免挑剔些。沿街走了老远，都捡不上中意的食铺，他反复探看，忽见间糕饼铺子开在路旁，他嘴中生出甜糕滋味，一时竟觉得嘴馋，便行入铺里，找店家装了满满一袋。

韩毅左手捧着油纸袋，右手拿起一块桂花糕，自放嘴中细嚼，入嘴时只觉满口清香，滋味甜美，吃了一块，不觉又是一块。正吃间，忽地醒起一事：“怪了，我从前不爱吃糕，怎地二十年下来，口味好似变了？”

想着想，不自觉右手伸出，便往身边去握，好似想牵什么东西。韩毅咦了一声，心中暗暗惊奇，寻思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，怎似全身都不对劲？难道这些年我浑浑噩噩的，有啥不寻常的事发生么？”

他一路行走而去，心中反复打量，忽觉背后脚步声细碎，似有人跟踪自己，韩毅侧耳倾听，来人步履轻缓，轻功竟是不弱。他位列五虎，武功何等高强，一觉形势不对，不待转身回头，右足一点，身子倒飞而出，跟着反手一拉，已将来人脉门扣住。

朝廷凶残狠毒，韩毅是见识得多了，当即冷笑一声，便要狠狠折磨敌人，正要发出内力，忽觉入手处极为柔腻，韩毅定睛去看，赫觉掌中抓得竟是妙龄少女的手腕。韩毅见这女孩儿约莫十五六岁上下，长相甚美，但容情有些憔悴，一双大眼满是泪水，只怔怔地望着自己。

韩毅纳闷不解，只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"姑娘有何指教，为何一路跟随在下？"

那少女本在凝望着他，陡听这句喝问，忽地身子剧震，垂下头去，低声道："你……你不认得我了？"语声愁苦，竟与她的花样年华大不相称。

韩毅双眉一挺，提声道："认得你？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，为何有此一问？"

那少女眼眶红了，低声道："对不住，我认错人了。"

韩毅听她说话奇怪，便将手撤了，只见那少女伸手掩面，霎时飞身离去。

韩毅见她轻功底子极佳，当是名门弟子，摇头便想："这年头当真怪了，好好一个小女孩儿，却怎地上街跟踪男子？莫非有人指使么？"他是怒苍山反贼，向是朝廷的眼中钉，莫要让人认出身分，不免惹来无穷杀机。他一时猜想不透内情，只得摇了摇头，径往街心走去。

来到一处面食铺，里头挤满了人，瞧那店里生意兴隆，料来口味道地，手艺当是不差，韩毅掏出银钱，便向店家要了几张大葱面饼，另切两斤牛肉，便要拿回客店吃食。

正等候间，忽觉背后两道目光射来，似有人在旁窥视，韩毅不动声色，侧目看去，只见对街大树旁露出黄衫一角。韩毅留上了神，眼角略斜，不多时，只见大树后一张甜甜的少女脸庞探了出来，看那双大眼不住往自己偷看，不是方才那女孩儿，却又是谁？

韩毅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这少女到底有何居心？三番两次跟来，实在太也奇怪，待我过去问问。”他与店家会了钞，提起面饼，大剌剌地朝那少女走去，毫无遮掩的意思。

那少女见自己行踪败露，一时神色慌张，忙躲入一旁小径的柳荫下，她躲在丛丛花木之后，却又不时探头出来偷看自己。看她两只小手紧紧揪着，好似不敢与自己相对，却又舍不得走。韩毅微微一笑，他自来英俊潇洒，昔年京城一趟面圣，不知掳获多少美女芳心，怒苍马上出征，风流大名更是传遍五湖四海，此时见了那少女的羞态，自不觉陌生，他提气一纵，霎时稳稳地落在那少女身前。

韩毅斜靠墙边，抱胸笑道：“小妹妹究竟有何大事？在下与你素昧平生，何故一路相随？”那少女给他一双俊眼盯着，忽然泪水盈眶，只低下头去，紧闭朱唇间，只是不言不语。

韩毅见她如此悲苦，倒不是装出来的，他心中略觉诧异，当即弯下腰来，凝视着她，柔声问道：“小妹妹怎么了？有啥不开心的么？告诉大哥吧？”

那少女忍泪道：“没事。我很好。”说着便要转头离开，韩毅见她容颜娇艳，红扑扑地甚为可爱，登时一把将她拉住，微笑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一见我便哭，偏又拼命跟着我，可是给谁欺侮了？”说着伸出右手，在她下巴上轻轻一勾，将她的俏脸托了起来。

这个举止稍嫌轻挑，韩毅才一出手，心中便感后悔，言二娘待他情意深重，自己怎可再与美女调笑？他暗自责备自己，便要收手回去，忽然那少女身子一扑，竟尔抱了上来。

韩毅吃了一惊，正要将她推开，那少女却伸了双手，在自己面孔上轻轻抚摸，看她眼中满是泪水，口中还不断低声呼唤，神情既爱且怜，容情似痴若梦。

这清秀可人的脸庞映入眼帘，韩毅虽是情场百战的老手，但此刻心头仍起一股莫名异感，一时之间，只想把这少女抱入怀中，在她白嫩的雪颊亲一亲。念头甫生，他的臂膀也已伸出，正要抚上那少女的腰际，霎时心下一醒，硬生生地缩手回去，身子往后闪开，沉声道：“姑娘究竟是谁？为何三番两次跟着我？”

那少女微微苦笑，只怔怔望着地下，过了片刻，忽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这些日子开心么？”

韩毅纳闷不解，不知为何有此一问，皱眉道：“在下再好不过了。”他咳了一声，反问道：“姑娘何故相询？你识得在下么？”那少女轻轻颔首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凄苦笑容，低声道：“好……那我就放心了。”她不再多言，竟尔转身离去。

韩毅心下大疑，正想上前去追，却又想道：“朝廷待我狡猾狠毒，别要设下毒计对付我，我可得小心些了。”

心念及此，便凝身不动，他望着空无一人的绿柳荫，摇了摇头，便自离去。

回到了店中，此时言二娘尚未返回，韩毅便独自饮食。他张口嚼着面饼牛肉，也是穷极无聊，便想找些书本打发时光，他伸手到行李之中翻找，忽然间衣物中落出一只金锁片，当地一响，正掉在地下。

韩毅伸手拾起，见那锁片不似什么值钱东西，却是一般父母赠与小儿的平凡物事。

韩毅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这种东西该是二娘的。却不知山寨上谁讨了老婆，生了孩子，却要拿这种无聊玩意儿送人。”他随手翻看那锁片，只见上头铸着几个小字，韩毅面带微笑，读道：“阿傻不傻，嘻嘻哈哈，岁岁年年，永保安康。己巳年九月娟儿姊姊赠。”

这几句话甚是幼稚，登让韩毅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今年是庚辰年……己巳年九月，这锁片是去岁深秋的东西。”他打了个哈欠，正待将锁片收起，忽然咦了一声，心中有些异样，好似那锁片有些机关。韩毅生性精明，忙取出锁片再次观看。自行将上头文字念了一遍，察看其中是否另有玄机。

来回读了几次，却是一无所获。他叹了口气，把锁片扔到一旁，自行拿起面饼嚼着。

吃着吃，面屑落上了衣衫，韩毅将衣衫抖了抖，忽然耳边响起一个清脆嗓音，笑道：“阿傻！你又掉饭粒了！”韩毅大惊失色，竟尔脱口喝道：“谁？”

他咦了一声，不知自己为何要发声喊叫，他望着身上的面屑，满面茫然中，又把锁片拿了起来，喃喃地道：“阿傻不傻，嘻嘻哈哈，岁岁年年，永保安康，娟儿姊姊赠……”

娟儿姊姊……

恍恍惚惚间，泪水已然盈眶，好似只要呼喊这个名字，心中便觉平安喜乐。

便在此时，房门喀地一声，打了开来，却是言二娘回来了。韩毅心下一惊，隐约间似知此物不讨老婆欢喜，急忙擦去泪水，跟着将金锁片藏入怀里。

言二娘看了他一眼，奇道："怎么了？神情这般奇怪？"韩毅乃是情场百战的老手，如何会露出马脚，当即强笑道："我见你出门太久，心下有些担忧，面色才变得怪了些。"

言二娘放下手上包袱，摇头道："看你这般模样，倒似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"韩毅心下一惊，慌忙摇手道："天地良心，我什么也没干！"

言二娘淡淡地道："说着玩得。看你怕的。"她从包袱中取出油纸包，道："吃过了么？路上经过面食摊子，怕你饿了，买了些面饼回来……"

韩毅听着妻子的说话，只是不住点头，心中却起了奇妙的思念，那是种雀跃心情，彷佛儿提玩伴已在门口等候，只等着自己出门去玩……

韩毅望着窗外璀璨的阳光，竟是有些按耐不住了……

※※※

夜黑风高，星光凄冷，达摩院门嘎地一声，终于缓缓打开。

里头行出一名高僧，月光照映，看他面上宝光湛然，那是方丈灵智。

左右行上两名僧人，二人面色忧虑，只在躬身相候，灵定忙道："方丈，没出事吧？"

灵智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没事。方子敬只进到了内院，还没进到密道，便给师叔察觉了。两人没有动上手。"灵音沉吟半晌，便问道："""九州剑王"夜探达摩院，究竟有何用意？他想救出潜龙么？"灵智摇了摇头，道："这几日好些人想闯入达摩院，这位方先生不过是其中之一。大家多提防点。加派人手看管后山，以免一再惊扰师叔。"

灵定等人心下一凛，想到怒苍山高手如云，非只方子敬武功了得，看那青衣秀士心机深沉，石刚骁勇善战，陆孤瞻智勇双全，都是

难缠的角色，更别提秦仲海本人打通阴阳六经，熟知朝廷部署，更是让人烦心。

灵定自知大战为难，忙问道：“方丈，师叔可曾交代什么必胜良方？”

灵智摇头道：“世上焉来必胜之事？不过师叔百般吩咐，要咱们务必将怒苍首脑带上山。尤其是那个秦仲海，俘虏也好，诱骗也罢，总之不计代价，一定要将他带到达摩院来。”

灵定忙道：“要死的要活的？”灵智面色闪过阴影，摇头道：“师兄，咱们虽是江湖中人，却也是出家人，岂能无端杀生？当然不能坏人家的性命。师叔私底下有话与他说。”

听得天绝要与秦仲海私下说话，灵音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登时咦了一声。灵定慌道：“这……这莫非……莫非师叔听了潜龙的教唆，要与怒苍山联手造反？”

灵智身子剧震，脸色大变，急忙摇手道：“师兄切莫胡乱臆测，师叔可没这么说。”

眼看他们还要再问，灵智却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们不要再问。

他凝神望向天际，星光闪烁，即将入秋了。看那七月一日鬼门开，师叔却选在这一天动手，说来实在不祥。灵智低下头去，低声祝祷：“佛祖保佑少林，让师叔解开局面，万莫起了乱子……否则……否则奸臣枭雄一同破茧而出，我们都要成了帮凶……”

※※※

“快！快！人在哪儿？”

江充匆匆翻身下马，高声怒骂中，推开两旁轿夫，直往大门走去。这奸臣平日坐在官轿子上，快意闲适，哪知今日竟会亲自驾马，神色尚且匆忙若此。门房官差见了，自是大为诧异，忙道：“启禀大人，人已经在房里了。”江充伸手推开禀告之人，半奔半走间，急急朝一处卧房行入。

自景泰五年算起，江充前后派出六名探子刺杀“潜龙”，却没人能够生还。赵任宗果然厉害，他活着回来了。只是……唉……

“太爷！太爷！不要杀我啊！”

床上一人张着茫然双眼，除了太爷两个字，什么也认不得了。一名胖大汉子伸手过来，按住那人手脚，口中喝道："六弟！你定定神啊！我是大哥啊！"赵任宗见了大哥，仍是大叫："太爷！太爷！不要杀我啊！"几名太医上前围拢，各自触诊把脉。那胖壮男子又惊又怕，神色关切，大声道："怎么样？还能救么？"

群医会诊，诸人出身太医院，功力自非常比。只是失心疯既非气血不顺，也非外感风寒，众御医互望一眼，却是摇了摇头。那胖壮汉子悲声道："没救了？"

太医叹道："这种事没人说得定。也许明日便醒，也许永远不醒，有辄没辄，没人知晓的。"那胖壮汉子面色狂怒，霎时伸出醋钵大的拳头，重重一记敲在桌上，砰地一声大响，拳力到处，砸得檀木桌崩坍在地。那太医吓得面无人色，更不敢再说一字。

江充劝道："赵兄不必气馁，你六弟好端端的出门，现下成了这样，江某自担罪责。你把他留在大名府，我一会儿带他回京，不管拖上多少年，总之治好为止。"

赵任勇满面怒火，咬牙道："江大人，我兄弟自小相互扶持，我六弟若是不活了，嘿嘿……我赵家爵位在身……"霎时戟指江充，暴喝道："定跟你没完！"

这赵任勇心急之下，竟尔当面怒骂权臣，江充知道他心悬胞弟，倒不会真的在意。想起了死去的大哥，心中非但不气，反感怜悯，当下拍了拍赵任勇的肩头，以作安慰。

※※※

大战将起，风起云涌，江充特遣高手进入达摩院，只想将详情查个明白。谁知又被倒打一耙。

"潜龙"朱阳，秦霸先的左右手，怒苍山的第二把交椅，便是最让奸臣深恶痛绝的人。

江充满腔烦恼，自行走回了大厅，此刻厅心左右列着大批官差，陡见大臣到来，霎时全数跪倒在地，齐声叫道："江大人！"江充本在沉思，无端听得震天大吼，直似吓得魂飞魄散，他见众官差盯着自己，心下登感烦厌，霎时连连挥手，喝道："别烦我！全给我下去！"

众官差听了这话，脚下却无移步迹象，只见他们涎脸谄笑，目光却不离江充身边，想来是要讨些赏银。江充掏出银票，往半空一撒，喝道："滚！"

众官差大喜欲狂，眼看银票五十两一张，只在半空飞舞不定，霎时全数伸手抢夺，模样急切，有如虫蚁附毡，看得让人直摇头。

※※※

大名府衙门空旷，江充独坐厅心，伸手掩面，一时颇感烦忧，也真是劳碌命作祟，前些日子给卓凌昭刺出的伤势未曾愈合，今番便要赶来大名坐镇指挥，这个奸臣干得真苦，绝非外人想象得春风得意。

自与秦霸先交手以来，从来都是屈居下风，自己屡次派出探子上山，非死即降，不然便是下落不明，从没人能留下只言词组给自己。哪知赵任宗活着回来，却成了个傻子。偷鸡不着蚀把米，看赵醒狮的那幅怒色，八成要上皇帝跟前告御状了。

"江大人。"

江充抬起头来，赫见面前站着一位高僧，正是西域出身的智囊罗摩什。江充慌忙站起，道："你可来了，什么时候到的？"罗摩什合十躬身，说道："小僧比大人早到一日，昨日便在衙门守候。"江充此时又慌又乱，早已不知身外事，他定了定神，忙道："照大师看来，赵任宗的伤势如何？"

罗摩什缓缓地道："老衲解过赵六爷的衣衫察看，他背后给人戳出一道伤口，约莫寸许，看来像是给钉子伤的，除此之外，身上别无伤势。老衲猜测这伤与他的疯症有关，便以银针扎刺试探，然伤口并无毒药痕迹。"他望了江充一眼，叹道："少林寺高手如云，或精拳脚，或通刀剑，却没听过谁擅尖钉器械。"

江充面色铁青，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不必想了，这事是他干的。"罗摩什低声道："大人的意思是……"江充呼出一口长气，幽幽地道："靖江王阳，道号"潜龙"，便是他干的。"

罗摩什吃了一惊，道："靖江王阳？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"

江充没有回话，只是闭上了眼。敌人既然了得，自己更不该心存恐惧。他提起指节，在桌上敲了几敲，面色慢慢宁定如常。他沉吟半晌，道："大师久在西域，可曾识得什么名医圣手，却能治这失心疯

症？”罗摩什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当今天下医术第一，当是九华山的青衣秀士，若由此人出手，自能怯除病根，还六爷本来面貌。”

江充嘿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混帐东西！你这不是消遣我？青衣秀士便是唐士谦，人都给逼上山去了，难道还能把他抓下来么？”

罗摩什见他发怒，只得躬身合十，自行退到一边去了。

江充久在高位，自知蠢才易为，天才难当的道理，眼见罗摩什面色阴晴不定，好似颇有心惊，忍不住略感歉疚。当年罗摩什位居国师，口才心机让人折服，现在自己麾下为官，可别让自己制压侮辱，终又成了另一个唯唯诺诺、一问三不知的大蠢才。想起安道京平日因循苟且、奉迎无耻的模样，江充心中暗暗感慨，忙道：“对不住。本官有些心急，出口难免无礼。请大师莫要见怪。”罗摩什听他说得客气，躬身便道：“老衲身居下属，难得江大人金口教诲，老衲欢喜都来不及，岂敢心生怪责呢？”

江充听了满口废话，自知官场积习害人，恐怕罗摩什也要有样学样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吩咐下人奉茶上来，要罗摩什坐在下首相陪。

茶水泛着碧光，幽幽绿绿，江充望着水中漂浮的茶梗子，忍不住苦笑起来。

“太爷！太爷！不要杀我啊！”

远处不绝传来赵任宗的惨叫声，这小子的疯话到底有何玄机？他脑子昏了，却还记得一个太爷，究竟这老太爷是谁，是天绝僧？是“潜龙”？还是达摩院里另有高人？

再不两日，怒苍便要与少林开战，可直至此刻，自己还猜不透天绝僧的意图。这老僧早已收手退隐，此番重出江湖，究竟所为何来？若说他大费周章，只为杀害秦仲海一人，此事实在说不过去。要说这老僧想要重振少林声威，此人既已不问世事，更没半分道理可言。

江充沉思半晌，眼前浮起黑衣人的那双眸子，那对眼眸精光闪烁，似藏无限杀机，江充猛地一醒，想到杨肃观手握十万雄兵，大军俱在山脚驻扎，霎时之间，全身冷汗狂流。

一环扣着一环，九连环相扣相锁，这下惨了，腹背受敌，犄角之势已成。这几人若有什么阴谋，恐怕会让自己措手不及。

情势如此为难，只要稍一不慎，自己必会作法自毙，亲手布下的暗桩便要反噬过来。江充心里烦恼，忍不住卓凌昭在世的好处，一时低声喟然。

那萨魔武功虽高，却是一介莽夫，除了杀人凶狠外，其余一无是处。那罗摩什心机虽沉，武功却不能与四大宗师相论。当此为难关头，只有卓凌昭能扭转乾坤，这人若在，便算仗剑勇闯少林，单枪匹马独上怒苍，那也不见得为难。

可惜人被他亲手害死了，用得还是最卑鄙的手法，此刻再想剑神的好处，不都是在自打耳光？江充懊悔之余，只在吁叹不已。

江充叹了良久，忽道："罗摩大师，传令下去，我要启程回京。"

罗摩什咦了一声，问道："少林之役尚未了结，大人怎么急着走？"

江充叹道："这仗打完了，恐怕我也玩完了……唉……这当口得赶紧返回京城，唯有请一个老朋友指点迷津，才能找出一条活路。"罗摩什哦了一声，不知江充这等厉害人物，当朝谁还能出手点拨于他？忙问道："大人要去见谁？孔大学士么？"

江充眼望空无一人的厅心，叹道："那个老废物成什么用？我要去见柳昂天。"

罗摩什纵然聪颖，此时也是震惊难言。

朝中三大派，合称江刘柳，说来柳昂天乃是江充一系的死敌，以江充之尊，居然要去拜会这位政敌？他呆了半晌，方才问道："大人，您……您要去见柳侯爷？"

江充自顾自地叹了口气，道："情非得已，也只有请柳昂天帮忙了。天绝僧打得是什么如意算盘，我实在是看不懂，也猜不透，现下只有请柳昂天帮忙了。只有把当年柳昂天和太后之间的密约弄明白，咱们这个朝廷才能平安啊……"

昔日之友，今日之敌，正反相合间，还有谁能信得过？罗摩什又惊又怕，都说自己心机厉害，真要与朝廷这几位要角相比，那还真是天差地远了……

第十三卷 第五章 怒苍山兴兵雪恨

景泰三十三年七月初一，民间传俗鬼门开

“凡吾目视犹能动者，皆杀，凡吾耳听闻尚能言语者，定斩不赦。”

景泰十四年三月丙午，怒苍魔王下令屠城。

那年贼犯霸州，双方激战半年，眼看己方死伤惨重，朝廷军马顽抗不休，秦霸先终于下达屠城血令，消息传出，临州援军尽皆胆寒，无人胆敢驰援霸州。三月底，贼陷大城，典史李延战死，副总兵马宝、张委自尽，满城俘虏不论军民老弱，皆押城南广场，引颈就戮。

屠城令已达，霸王驾车入城，直往点将台而去。凡魔眼所见，皆杀，凡魔耳所听，皆杀，满城俘虏胆战心惊，却无人敢做一声，便连儿童也给大人捂上了嘴，就怕发出了半点声响，定会被反贼乱刀砍死。

十万军民跪地不动，飕飕发抖之中，整座城池宛如鬼域。

魔驾乍停，秦霸先步上高台，广场旁的枪林刀海应声高举，众百姓心下明白，魔王脚步声歇止之刻，鬼门关便要开启，此地即将成为血肉模糊的地狱屠场。

时值正午，脚步声停下，魔王终于行上高台，他背对着众人，缓缓就坐。军令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妇孺弱小眼角含泪，闭紧双目，只等寒刀落颈的那一刻，终能解脱满心的恐惧。

万籁俱寂中，秦霸先不言不动，满身盔甲的身影远远望去，如同神魔。

一柱香已过，俘虏屎尿俱出，魔神并未回首。

一盏茶尽了，百姓面面相觑，霸王依旧不动如山，犹未回眸。

一个时辰后城门打开，四下响起仓皇脚步声，秦霸先还是背对众人，不曾回身转头。

暮照西山，晚霞满天之时，秦霸先终于缓缓起身，回过头来，望着寂静的城南广场。

场中空无一人，除了夕阳把自己拉成长长的一条黑影子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
百姓们走了。入城前早已密令唐士谦开启城门，任凭十万军民从容逃离，诸军不得拦阻。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头望上一眼。他没看到

一个会动的人，也没听到一句说话哭声，他并没有违反自己的屠城军令。

凶狠吓人的屠城令震慑了朝廷援军，击溃了敌方百姓士气，也惊吓了紫禁城的皇帝，哪知到头来却是一场谎言。他毕竟下不了手。

这便是武德侯生平仅有的一次屠城。

霸州之役，奠定了英雄仁义美名，却也注定了秦霸先的下场。

※※※

宋公迈掩上了卷宗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秦霸先不爱杀人，他说自己是儒将，不是盗匪。他说自己忠君爱国，只是惨遭群小构陷，他说自己始终不忘百姓疾苦，愿与朝廷留有修好余地。这样的人物，算得是有守有为的反贼。

不过越是有守有为的人，往往越容易惨败，秦霸先被暗算了，在神鬼亭中惨遭高手群起围攻，之后剥皮毁尸，沦为异乡大树下的无主孤魂。以秦霸先的精明睿智，无人知晓他为何要答允招安，除了奸臣的讥笑，流传世间的只剩一片叹息，秦霸先死得不明不白。

错误不会再犯第二回。秦霸先不爱杀人，那么秦仲海呢？这位同是朝廷出身的猛将，他杀人也和他爹爹一般客气手软么？

※※※

“宋爵爷。”

宋公迈抬起头来，望着说话之人。那人长方脸蛋，剑眉入鬓，身穿重甲，正是己巳年一甲状元及第、长洲知州卢云。望着这位俊眉星目的同乡，宋公迈忽然感到心安，朝廷这些年还是晋用了许多正派人物，这位卢云正是其中之一。有了这些有志之士入朝为官，沉痾难起的朝政或有转机。

卢云向他躬身拱手：“少林寺的接引僧来了。”

宋公迈微微点头，站起身来，踏步出营。

※※※

满天风砂吹拂不断，营幔霍地掀起，一名红甲老将掀帐而出，此人身长十尺，出营犹须弯身俯腰，正是威武过人的“山东宋神刀”，看他身边一名参谋相随，正是卢云。

远方号角呜呜呜响，帅帐之外名将云集，看一人肩披黑甲，嘴带冷笑，不消说，自是阴险多诈的“淮西高天将”，再看后头胖大男子两眼望天，双目冷视，却是年少气盛的“岭南赵醒狮”。

远处站着三名黄甲老将，为首一人正是“辽东总兵”左从义，另两人则是“先锋使”黄应、“建州都指挥使”石凭。各人率领十名副将，一路从辽东出发，此刻已驻扎少室山脚。

去岁隆冬之际，刘敬政变失利，终令京城大乱。余波所及，秦仲海受捕入狱，以残废之身流亡江湖。转看今朝盛夏，当年受难离京的游击将军已然东山再起，先是重燃狼烟，召集旧部，后又重创江系兵马，收纳西番叛军，此刻人间即将大乱，社稷江山更是危在旦夕。

少林寺位于河南，离京城不过数百里，怒苍匪寇这几日化整为零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沿河东进中州，朝廷为保北京安宁，特遣军马驰援，起兵十万，军分六路，四路护卫嵩山四方，一路沿线牵制怒苍军马，一路伺机西进天水老巢，此刻“代征北”与宋公迈的主力军已在山脚扎寨列阵，只等流寇到来。

中原二十年未起战火，此战邻近北京，自然事关重大。天下百姓能否安居乐业，还是要再次流离失所，战后便知端倪。

※※※

风势劲急，漫山旌旗飞舞，大军遍布四野，大批僧人穿营过帐，来到帅营之前。只见为首一僧合十下拜，道：“小僧灵音率同众师兄弟，参见宋爵爷金安。”说话僧人慈眉善目，正是号称“慈悲金刚”的灵音大师，身边几人跟随，其中一人身材胖大，正是灵真。

宋公迈微微颔首，他眺头探看，却没见到杨肃观的影子。此刻大战将起，杨肃观却不见人影，宋公迈心下微感纳闷，皱起了眉头，提声便问：“大师，杨郎中人呢？”

灵音躬身答话：“杨师弟此际尚在达摩院，与我天绝师叔共商大局。只因师弟不便亲自下山，便由小僧过来带路，一会儿接引怒苍英雄上山礼佛，还望爵爷给个方便。”

宋公迈哦了一声，倒没料到杨肃观不克下山指挥，他尚未问话，背后安道京已然叫嚣起来：“荒唐！可笑！满口的胡说八道！秦仲海这

帮匪徒何等狡猾，哪会平白随你们上山？你们这帮蠢和尚，莫要痴人说梦了！”

听了安道京大声斥责，灵音等人脸色难看，灵真却不怕他，立时怒喝道：“混蛋东西！佛爷手上抓着潜龙，要他们往东，他们谁敢往西？”安道京骂道：“那好，你要他们去死，他们去是不去？”两人相互叫嚣，登时吵成一团。

卢云一旁听着，此时无论谁对谁错，都不该如此争执吵嚷，看这般混乱场面，这仗要如何打下去？卢云熟知兵法，自知用兵最忌内斗，他叹了口气，转望左从义，希望他出面调停。这左从义官拜总兵，乃是柳门此行军职最高者，一见卢云脸色，登时会意，上前便道：“安统领说得有理、几位大师也有道理，不过毕竟是打仗，不是江湖厮杀，一意孤行总是不好的，咱们先坐下来，好好参详合计一番……”灵真傲然依旧，冷冷地道：“参详个屁？抓到了潜龙，那便足够了！他们难道敢不听话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帅帐前立刻响起一片骂声，众人戟指暴喝，互相抢白，谁也压不住谁。

左从义不去理会疯和尚，转望慈悲金刚，劝道：“大师，此刻贵寺人质在手，照理怒苍山应会乖乖听话……不过……不过这人性命再怎么要紧，毕竟也只有一人，怎么也抵不过人家满山好手的身家。”他顿了顿，合十道：“大师，秦将军过去是我们柳门的大将，咱们最知道他的性子，这人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。大师若要让怒苍首脑上山，定须从长计议。”

左从义这番话虽不好听，却也是实情无疑。秦仲海等人虽为潜龙而来，却不是事事受制于人的善男信女。若要他们轻易上山，一会儿寺中若有埋伏，却要他们如何脱身？莫非要全数给人擒下，一起和潜龙关入大牢？柳门老将熟知秦仲海性子，虽无意为难灵音，但素知旧日同侪有勇有谋，绝非易与之辈，此刻便来出言相劝。哪知却惹得灵真胡乱叫骂，倒真让人难堪了。

眼看宋公迈、卢云、左从义一起朝自己看来，灵音低眉垂目，合十道：“诸位施主莫要担忧。我等邀约怒苍英雄，是为天下百姓请命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佛祖上天保佑，秦将军定会答应上山。”

听得此言，场中众将无不哈哈大笑，左从义瞠目无言，卢云废然无语。高天威只笑得肚子疼了，喘道："大师啊大师，怒苍匪寇桀傲不驯，行事最是顽劣。你们眼光如此幼稚，误了自个儿的性命也罢了，可别连累咱们四大家族啊。"

灵真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样物事，狠狠摔向高天威，怒道："矮子！把你的狗眼张大了，瞧瞧佛爷手上是什么东西！"高天威个子虽小，本领却不小，生平最恨人家戏侮他的身材，他目中喷出怒火，呸了一声，将那东西抄在手里，睁眼一看，却是代征北都督的印信。

见了杨肃观交下的信物，场中立刻安静下来，众人再无争执。此际"代征北"杨肃观候于达摩院，安排少林、怒苍两方首脑相会事宜，不克亲自下山指挥，这才让宋公迈出面调遣大军，倘若宋公迈等人执意不听军令，总帅必有军法伺候。

帐前众人心知肚明，今日唯一要务便是将怒苍首脑接引上山，至于这帮匪逆是否欢喜听讲佛法，愿否与朝廷大臣和谈，那是天绝僧和杨肃观的事，自己再闲再无聊，也不必淌这个混水。

宋公迈深深吸了口气，颔首道："好，既然大师已有安排，那咱们也不再多言了。"

灵音合十道："多谢爵爷。杨师弟吩咐下来，一会儿有请诸位朝廷长官上山，同参慈悲佛法。"众人尚未回答，安道京已然嗤了一声，低声咒骂道："连咱们也想感化？天绝可是老来疯？"

安道京话声虽低，却给灵真听见了，他铜铃般的大眼一瞪，鼻中喷出火气，怒道："嘿！你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什么？"安道京撇开头去，自做不知，嘴里倒也不敢再说了。

※※※

情势虽然紧张，但朝廷各方人马依然不能齐心，看安道京打浑插科、高天威阴险冷笑，用心纯在搅局，一会儿上阵杀敌，必是阻力多于助力。再看宋公迈老迈年高、祝康黄口孺子、赵任勇年轻气盛，这三人纵然有心作战，料来也是无济于事。

这厢柳门中人最是忠直，此战出兵最多，照理应是军马骨干，胜负关键。哪知这帮老将满心寂寥，全不见半分豪迈赴死的决志。先看

卢云意兴阑珊，凡事不置可否；再看左从义来回踱步，眉心紧蹙。诸人目光黯淡，并无一人商讨军情。

说来也怪不得他们，谁要秦仲海是柳门旧将，却要他们怎么满心激昂，一念杀敌立功?

局面分崩离析，几近四分五裂，恐怕这一仗不必开打，胜负便已定了。

※※※

正烦闷间，忽听营寨外传来号角声响，探子吼声自远而近，霎时已如潮水般传来。

“怒苍匪寇已至阵前十里！”

众将得知讯息，不待探子奔入本营，便已一同起身。宋公迈高举右臂，提声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剿匪四路军开寨出阵，全军御敌！”旌旗招展，炮声连响，正中寨门打开，宋公迈当先行出，高天威、左从义、石凭等人紧随在后，诸将马队各自散开，上前布阵。

万里无云，草原上视界清晰，朝廷军马设下前后两波阵地，总计六万兵马，只等敌人现身犯界，便要予以迎头痛击。

宋公迈驾马入阵，亲来指挥，钟思文、卢云两名参谋随侍在侧，阵前独子宋通明领红甲军两万，神刀门弟子为辅，玉门关守军为用，只在护卫主帅。

转看阵左阵右，高天威面带冷笑，赵任勇意气风发，两人一带黑甲军，一领青甲军，各引兵一万，安道京领刀斧手五千，缩身阵后，谁敢退却逃窜，便成刀下冤魂。

上拨阵地由四大家族率领，已见精锐之貌，下拨前锋兵马更见堂堂之师、大将风范。

此次朝廷出兵，前锋军马全由柳门大将担纲，一片旷野中，只见先锋中军列做三千，这路军马乃是双方接战的第一线，说来最是吃紧，只是当前大将虽担大任，却是面无惧色，看此人肩宽如山，国字脸凛然生威，自是那武功高强、号称“一代真龙”的伍定远。

先锋三路军，除伍定远的中路军外，身边尚有两只军马相辅相成，左由左从义亲率，右由石凭引军，两人共率军万五，护卫伍定远的三千兵马。

伍定远到得少室山的时光甚早，尚且比卢云早了半日，此刻看他心无旁骛，神态威武，卢云自是心中暗赞："定远虽是捕快出身，但战场较量之事却是一学即能，全不显得生嫩。"

正看间，背后传来一声轻笑，一人转问卢云："知州大人，在下这个犄角阵如何？可能守得住怒苍山的攻势？"卢云回过头去，只见一名军师嘴角含笑，正自望向自己。这人面色青白，神态悠闲，却是玉门关守军多年倚仗的大军师钟思文。

此间阵式排列，全依钟思文所荐，此人深受江充、江翼重用，众将自无异议。卢云听他相询，心下便是一凛，拱手道："先生身经百战，岂是小可的书生之见可比？今日正要向先生请益一二。"钟思文听他说得客气，一时目光如电，上下往卢云身上扫过，微笑便道："知州大人客气了。您过去随军远征西域，岂是寻常读书人可比？钟某才得向您多多讨教。"两人口中各自客套了几句，较劲意味却甚浓厚。

说话间，大批步卒已然上前，列在安道京的刀斧手之后，这帮人携带器械，团团守卫百辆大车，正是"河北祝铁枪"的门人。祝家庄上代高手凋零殆尽，祝老夫人又给青衣秀士下手打伤，那小少爷祝康除了逞派头、使帅气，也无其它用处，除了把他派去守粮，料来也无其它用处。

诸人正自守候，忽听宋公迈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怒苍山到了。"

※※※

三月春花，漫山遍野，天边远处飘起一物，见是面军旗，正自冉冉上丘。

"怒！"

大旗招展，军旗正中白底鲜红，见是个血红"怒"字。旗面纯白，旗字艳红，本该是风和日丽的时节，但日头映照，那鲜红怒字彷佛染血，望来倍显森厉。众将想起秦家与朝廷的恩怨，心下无不忌惮。

日正当中，怒字旗随风飞扬，便在此时，远方烟尘弥漫，霎时轰隆隆巨响不断，地面上下震荡，彷如地牛翻身。敌军兵马未至，威势已然震动中原，直是让人胆寒恐惧。

烟尘飘扬中，两面大招率先上丘，布幡两行文字大如斗笠，众人眼里看得明白，见是：

怒苍山兴兵雪恨、秦仲海为父报仇

※※※

这十四字入得眼中，朝廷众人一时掌心出汗，卢云、伍定远心中难受，二人别开头去，不愿多看。左从义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秦仲海好大的架式，真是为他爹爹报仇来着！”宋公迈、高天威、赵醒狮等人想起秦霸先惨死的往事，都是凛然无语。

“兴兵雪恨、为父报仇”，这两行话点名敌军来意，二十年前秦霸先受抚招安，却在神鬼亭外受人围攻，终于惨死道上。现今山寨再起，番军为骨，旧将为用，再加双龙寨新入伙的好汉，实力绝不容小觑。看那怒苍英豪打着“复寨雪恨”的大旗来攻，不将“潜龙”带回，如何吞得下这口气？今日敌我双方龙争虎斗，定有一番激战。

众人想到此节，脸上都甚惨淡，卢云则是暗暗叹气，显得有些落寞。

敌军行上山丘，一员虎将凛视四方，飞马出阵，但听一声长啸，丘上传来纵声呐喊：

“怒苍------全伙好汉到！”

此人声若洪钟，威震四野，看他紫面银须，足跨青葱宝马，手提一柄十二尺大马刀，身后红旗白字，大书“气冲塞北石”。此人正是雄霸西域数十载、五虎上将排名第二的“煞金”石刚！

石刚提起马刀，勒马山冈之上，朗声道：“奉天承运，吾等好汉今日迎回本山潜龙军师！有敢挡者，杀无赦！”高天威等人闻言，尽皆勃怒，宋公迈素来沉稳自持，当即挥手喝阻，冷冷地道：“诸君不必妄动，且看过敌方虚实，再行应变。”

话声未毕，但听一声炮响，左翼大将也已驾马出阵，背后绿旗白字，大书“江东帆影陆”。此人白面黑须，温文儒雅，正是“江东帆影”陆孤瞻。此人称雄江南，转战百合，朝廷始终剿之不灭，直可说是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看他手提长鞭，气度雍容，朝廷众将想起两虎并力，心下各自一凛，卢云更是蹉叹不已。

陆孤瞻方才行出，猛听战鼓如雷，怒苍右翼大将也已现身，其人目如星朗，跃马而出，看他神采奕奕，真美男子也！此人背后黄旗白

字，大书“西凉小吕布韩”，正是昔年穷困身乏，漂泊江湖的“阿傻”韩毅。

高天威当年与怒苍交战多合，自知韩毅来历。只听他嘿嘿冷笑，摇头便道：“君本佳人，奈何作贼？这小子十多年来踪影全失，哪知怒苍山才一造反，却又赶着出来造反作乱，当真是死性不改。”卢云自也见过阿傻，万没料到他居然是怒苍大将，一时满心寂寥，低叹无语。

正叹息间，号角声响起，敌阵飞出二骑，左骑老者仰天大笑，身负铁剑，见是“铁剑震天南”李铁衫，右骑大汉神色豪勇，手握钢刀，却是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。

安道京与郝震湘仇深难解，一见他面，登时呸了一声，喝道：“李铁衫是贼也就罢了！这郝震湘往日是刑部教习，却怎也投上山寨？反了，当真反了！真该抄他满门才是！”

李铁衫武功雄强，曾以一柄神威铁剑力斩巨岩，名震天下，那郝震湘昔日则是锦衣卫枪棒教头，又曾教习天下捕快武艺，他与朝廷如此渊源，谁知竟也投上山寨？安道京一见郝震湘的面，想起这人曾在自己麾下为官，登即抢先指骂，就怕给人背后指指点点，说他御下无方，那可要吃不玩兜着走了。

李郝两骑飞驰纵出，行到阵前，霎时往外一分，让了开来。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

战鼓敲打不断，两军一片宁静，全无半点声响，都在等待怒苍山头领行出。

马鸣风潇，大军肃然，一人不急不徐，缓缓驾马而出。阳光映上他的铁脚，光芒倍觉刺目。

柳门诸人低声道：“他来了。”

一头猛虎低吼而来。此人高鼻鹰目，额上刺罪，左腿少了半截，换了只沉重铁脚，看他背后白旗红字，正是“怒苍秦仲海”五个血红大字。

“他日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”，秦仲海当年受尽委屈，九死一生地逃离京城，此刻却能意气风发地引领万军，来到少室山脚挑战天下第一大门派，说来当真恍若隔世。卢云看在眼里，昔年京城往事飞入心中，已是泪眼盈眶。

众人正看间，嘎嘎之声响起，秦仲海背后却还有一人到来。看怒苍诸将让开道路，来人当是要紧人物。果见一名老者端坐孔明车上，此人轻摇羽扇，轻松闲适，车上还插一面小旗，却是“凤羽军师唐”五字。宋公迈、高天威等人见了他的面貌，想起祝家庄一场血战，诸人神色大变，更显得十分忌惮。

九华山本是武林正道一脉，哪知祝家庄一役弄巧成拙，竟把人逼上山去，正邪间一消一长，说来实在得不偿失。伍定远、卢云等人想起此事，心下更对高天将、祝铁枪不满。

※※※

此时怒苍山尚未列阵，灵音奉命接引群豪上山，见机不可失，连忙率着众僧行出大军，提起内力，高声叫道：“秦将军！我等奉天绝大师暨代征北杨将军之命，前来迎接诸位上山，还请秦将军与诸位英雄出阵相会！”

灵音内力雄浑，万军之中提气喊话，声音清晰可闻，高天威、宋公迈等人都是识货的，心下自是暗赞。

哪知灵音喊了几声，对方却是置若恍闻，他毫不气馁，又把话再说了一遍，只是怒苍诸将仍在静候号令，一时无人答腔，也看不出心意如何。安道京吃吃低笑，道：“活该，叫佛祖保佑你啊，白痴。”

灵音暗暗惶急，不知高低，那厢高天威与怒苍仇深似海，早想出面搅局，最好惹得少林怒苍两方大杀一场，来个同归于尽，那才叫称心。他哈哈大笑，自行驾马出阵，来到两边阵地中线，扬鞭喝道：“刺面小儿聋了么？人家在叫你啊！倘若不敢答腔，那便快快下马磕上三个响头，束手就缚，否则休怪这里十万大军将你踏为烂泥！”

眼看对方仍是不言不动，似乎怕了自己，高天威哈哈大笑，更是驾马向前，与怒苍大军相距不过百尺，勾指笑道：“怕了啊？你们这些人全是聋子，天绝大师要和你们讲说佛法，恐怕是对牛弹琴了。”

正得意洋洋间，怒苍阵中传来一声怒吼，一柄长枪飞掷而至，直朝高天威门面射来。看那枪势头快绝，隐带风雷之声，高天威却是不怕，大笑道：“哪来的杂碎，居然想暗算高天将？”霎时双足一蹬，直从马背上跃起，伸手便朝枪柄抓去。看他身法灵动，目力精准，天将府精通十八般武艺的美名，果然是名下无虚。

手指堪堪抓到枪柄，猛然间沙尘飞扬，一个身影直朝高天威欺来，霎时只见飞脚踢出，便往高天威喉头踹落，竟比长枪还快了一步。

高天威呸了一声，半空中身子微斜，左掌虚劈，挡过了这记弹腿，各自落下地来。

二人站上战地中线，相互凝视，只见怒苍勇士双手抱胸，沉着一张风霜老脸，正是前锦衣卫枪棒教头，双龙寨兵马教习郝震湘来了。

高天威冷笑道："蛇鹤双行！又是你这厮！"

不久前双龙寨一路打入天将府，当时郝震湘差点与高天威打杀起来，只因陆孤瞻兵马窥伺在旁，这才逼得高天威忍气吞声，不得不低头，此刻双方势均力敌，各有大军凭借，那是谁也不必怕谁的局面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高天威放声大笑，喝道："听说你这厮反叛朝廷，丢尽了湖南郝家的脸面。老子今日先杀你，再将你湖南老家的亲人一个个送去充军，你说怎么样啊！"

郝震湘最恨旁人欺侮他的家小，此刻闻言大怒，二话不说，右手鹤嘴，左起蛇拳，便往高天威胸口打去，两招相辅相成，各补招式破绽，一动手便用上了绝招。

高天威见敌方招数精妙，登时怪叫一声，往后一让，便从马背上解下大刀，要凭兵刃之利招架对手。看郝震湘空手御敌，先前扔出的长枪又没抢回，此刻必定吃亏。

高天威不守江湖规矩，怒苍阵营好手如云，如何耐得？马蹄震响，猛听当地一声，高天威还没出手，手腕便是一麻，大刀更已荡开，只见一骑飞奔而出，马上乘客大声道："高天贼！人家和你空手较量，你偏想玩兵刃？刚好让姓李的陪你两招！"

这人说话声若洪钟，手执一柄九尺大铁剑，正是"铁剑震天南"李铁衫出场来了！

李铁衫从马上解下一柄鬼头刀，扔给了郝震湘，口中讥讽道："高矮子，当了这几年缩头乌龟，滋味如何啊？"高天威身边强敌环伺，却不显得怕，只听他厉声吼道："李铁衫！当年恩仇未了，你还敢过来招惹？今日刚好拿你的人头祭旗！"看他面带怒火，厮声厉吼，想来过去吃过李铁衫的大亏，却不知内情如何了。

李铁衫更不打话，虎啸霹雳，铁剑直斩而出，看他一出手便是绝招“定军山”，想来要在三两招之内将强敌了帐，这招剑法刚猛无匹，高天威若要冒失中了一记，定成肉饼模样。

高天威身陷重围，朝廷立时有人出来救援，只听一人喝道：“大胆！两个打一个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蹄声激昂，一员大将领军杀来，看他手提“天雄宝刀”，以铁铲架住了大铁剑，轰然巨响中，众人把这人面目看个明白，此人正是神刀门少门主，山东宋通明到了。

双方势均力敌，名将一个接一个出场，局面大见紧张。那厢灵音看在眼里，自是暗暗惶急，他此行过来山脚，旨在迎接敌将入寺，哪知竟会生出这些无谓打斗?

灵音正想奔出，却听怒苍阵营又是一声怒吼，马蹄狂震中，一骑飞驰而来，铿锵巨响传过，方天画戟由天而降，直往宋通明门面刺去。来人体格高大，足跨高头红马，正是“西凉小吕布”到了。

怒苍以三对二，“赵醒狮”如何忍得？闷哼一声，登也跨马上阵，奋勇向前。霎时之间，敌我双方数组在前，各自以三对三。看朝廷宋赵高三大名将联手，天雄神铲、多节狼筅、眉尖大刀，三刃俱是罕见奇兵。这厢怒苍李郝韩三人各为熊虎名将，岂有退让之理？三人杀气腾腾，各自拔出兵刃，但见九尺铁剑、鬼头钢刃、方天画戟同举过肩，三大重兵给阳光照耀，彷如三只大火炬，刺得敌方诸将无法逼视。

眼看双方便要打杀起来，灵音深怕大战一起，非但师叔与师弟的美意尽失，中原百姓更要生灵涂炭，他外号“慈悲金刚”，便算投身喂虎也是舍得，当此黎民百姓的疾苦，更是奋不顾身，霎时以肉做盾，挡到了两方人马之中，他双手高举过肩，大声道：“诸位高贤，且看小僧面下，暂且罢斗如何？”他见诸人冷笑不休，无人理会自己，立时望向李铁衫，求恳道：“李庄主，昔年共抗强敌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让我一步吧。”

李铁衫与灵音是旧识，交情可说十分深厚，此刻陡见老友现身喊话，自是不能坐视不理，当即翻身下马，低声道：“大师别来无恙。”韩毅与郝震湘见同伴下马，自也不好再作厮杀，二人互望一眼，各自将兵刃放落。

高天威最是狂妄，早有意争夺武林领袖之位，此刻见灵音现身说话，却是一幅幸灾乐祸的神色，笑道："苦啊苦啊，灵音大师自称是反贼的好朋友，传入江湖同道耳中，不知大伙儿要怎么颂扬啊？"那灵真随着师兄入场，一听高天威冷嘲热讽，立时大吼一声，点出大力金刚指，便往高天威抓去。

高天威吆了一声，笑道："干啥？少林寺要和怒苍山联手么？你想清楚啊。"

灵音吃了一惊，自己是过来调解的，岂能率先开打？急忙抱住师弟，将他拖了开来。他叹息良久，垂手躬身，目光向地，道："李庄主，念在旧日情份，劳烦您回去禀报一声，便说我山天绝大师已在相候，请诸位英豪念在潜龙先生的份上，早些上山相会。"

李铁衫拱手道："念在故人之情，我不得不实话实说，天绝僧昔年杀了我们太多兄弟，大家恨这老……老僧都来不及，你要咱们贸然上山，恐怕无法照办。"郝震湘也道："正是如此。灵音师傅将心比心，倘若今日是贵寺来到怒苍，岂会不加防备，贸然上山？还盼师傅传句话，就说咱们已经到了山脚，要请天绝大师下山会面，意思是一样的。"

灵音面露犹豫，那厢灵真已然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"不成！师叔说过了，一定要你们上山听他说法，倘若你们还念着潜龙的生死，那便快快上来！"众人听他出言威胁，脸色都沉了下来。

灵真把话说破了，那是没有转圜余地了，高天威处在一旁观看，立时讥讽道："怒苍山的胆小狗子，说什么兄弟义气，都是臭呼呼的屁。我看不如早点把大水蛇一刀宰了，一会儿煮上一碗蛇肉羹，那才叫做香哪。"韩毅怒道："我们和少林大师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"举起方天画戟，奋力斩落，高天威驾马闪避，口中兀自讥嘲："我插什么嘴？我这张嘴忙得紧，一会儿还等着向天绝僧讨碗蛇肉羹，好好尝上一口哪！"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高天威说话虽然难听，却把局面点破了。倘若怒苍山硬颈不从，迟迟不愿上山，天绝僧一个大怒，"潜龙"的性命自是堪虑。韩毅面色一变，想起左军师受人囚禁，生死全在人家的一念之间，不由得缓下手来，退让了几步。李铁衫呸了一声，往高天威斜视几眼，自想将他一剑腰斩，但此刻受制于人，自也不能贸然动手。他咳了几声，向灵

音道："也罢，看在左军师的面上，咱们先回去商量一阵，请大师相候则个。"

灵音松了口气，合十便道："多谢施主明理。"说着又向高天威道："多谢施主说理。"

高天威咦了一声，眨了眨眼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此行本意只在撩拨，直似见人就损，哪知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居然说得这三个反贼掉头回去，倒真让他意想不到了。

※※※

李铁衫驾马返阵，想来定在劝说，灵音素知怒苍英雄重情尚义，对旧日弟兄定不相负，看来师叔以"潜龙"挟制敌方，确实是个大大管用的妙策。

正看间，怒苍阵营已有动静，灵音心下大喜，正要上前问话，忽听阵后传来阵阵击鼓声，只见"煞金"石刚亲自下马击鼓，口中高呼道："众兄弟！少林寺恃强相逼，威吓我山弟兄，大家怕不怕？"满山军马提声高呼："不怕！不怕！"

灵音听了漫山遍野的喊叫，自是大惊失色，他与灵真面面相觑，两人都是一脸茫然。又听石刚阵前怒吼："少林和尚引君入瓮，咱们若不自投罗网，他们便要杀死咱们的军师，大家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"吼叫声中，三万大军振臂高呼，喊道："杀光他们！杀光他们！"

灵音慌忙大叫："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别误会……"

陡听杀声大起，敌军扑天盖地，已如潮水般掩杀而来，灵音吓得面无人色，灵真也是慌了手脚，高天威见敌我双方终于打了起来，一时大为得意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他掉转马头，向赵宋二人道："赵庄主、宋贤侄，咱们不必淌这混水，这就走吧。"

三人马蹄轻快，声声拍打之中，便朝本营退去。灵真见情势无法挽回，只得拉住师兄的臂膀，大叫道："这些人疯了，咱们不必理会，快快走吧。"灵音兀自不肯，只是张口欲叫，脚下却给师弟拖着走了。

※※※

那边怒苍既然举兵，随时上前厮杀，朝廷这厢立生反应，看"宋神刀"驾马上前，举臂高呼："三军听命！怒苍匪孽据山造反，惑乱百姓，罪不容诛，我等今日战死沙场，报答吾皇圣恩！"六万大军提声呼

应，一时喊叫连连，杀声大起。卢云见双方便要开打，心下甚是惶急，便想出言规劝。一旁安道京见了，立时送上一句冷笑："卢参谋，通敌卖国，满门抄斩哦，你可别害死顾嗣源那老儿了。"

眼看怒苍大军冲杀而出，朝廷军马也是寸步不让，两边战地烟尘大起，敌我双方嘶声怒嚎，三军如潮水般对冲而来，马蹄震响，杀声如雷，漫山遍野都是兵卒，直似威动天地。

灵音退到中途，已与己方先锋军马遭遇，他见一人驾马奔驰，形貌威武，手上带着铁套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宛如海中抱到了浮木，又似大难中见到了救星，他口中大叫，急急拦了上去，对着那人不住哀求。那人见灵音过来，登时翻身下马，与他低声交谈。灵音垂泪道："天下万民生死如何，全在施主肩上了。"

那人微微颔首，请灵音坐上他的座骑，霎时更不打话，陡一转身，呼啸声中，尘烟如黄龙卷地，已然直冲而出。看他一纵一跃直达丈许，兔起鹘落，脚下远比马儿奔驰为快，须臾之间便甩开朝廷大军，霎时已至敌军面前十丈。

那人驻足不动，孤身站立战场，凝视面前狂冲而来的敌军。此时身边并无一人相随，随时会被淹入阵海之中，再看背后朝廷大军也在挺枪举刀，一片寒光之中，刀枪剑戟全数戳上，全无留情之意，看这人性命堪虞，恐怕会给双边人马撞为烂泥一般。

前有反贼，后有官军，双方人马满心仇恨，嘶声大吼，都要将强敌杀为碎屑。当此生死玄关，那人提起双臂，左手抚胸，右手触腹，抬头望向上苍，蓦地发出了震天长啸。

嘎然巨响传出，"一代真龙"昂首长吟，威力震慑万军，龙吟一波接着一波，如同雷电轰爆，又似海啸翻腾，此时双方各有数十名先锋开近，巨响冲来，好似耳边炸开了火山，马儿首当其冲，耳鼓晕晃之下，各自翻滚摔趴，马上兵卒弹落马背，滚得满地都是。

满地兵卒掩耳哀号，后头军马一近中线，立时被啸声震倒，看这人仰天长啸，力敌万军，直似神威凛凛，正是"一代真龙"伍定远前来调和鼎鼐，化干戈为玉帛！

这厢伍定远宛如天神降世，欲以超卓武力震服群雄，只是那厢怒苍阵营满是英雄豪杰，难不成便要低头退让？只见大军缓缓分开，似有什么人要出来了，伍定远心下一喜，自知秦仲海要出阵相会，正要

收住长啸，忽然一声哈哈大笑传了过来，那笑声好生雄浑，直对着伍定远喷来。伍定远知道来人有意与自己较量，当下抚胸加气，全力以赴。那笑声也是越来越响，中气越见充沛，两人分庭亢礼，谁也压不过谁。

两边巨响隆隆，啸声狂笑相互激荡，穹苍彷佛变色，大地似起波涛。两边声音虽响，却非震耳欲聋，反是音波轰轰震跳，冲击一波接着一波，令得众人全身骨骼腾腾欲散，好似要给震飞一般。

此人内力刚猛若斯，运使起来霸道无比，彷佛数十名好手合力，正是秦仲海纵声大笑。两大高手学成以来，彼此初次较劲，果然惊动天下。看这个是一代真龙、天山真传，那个打通阴阳六经，全身气血应运自如，单以内力而论，场中豪杰虽多，却没第三人插得下手。

过了良久，巨响终于缓歇，但听四下群马哀鸣，俱都四肢趴软，伏倒喘息。众兵卒不分敌我，此刻耳鼓受震，只能蹲地呕吐，全无力再次起身作战。一时哀鸿遍野，秽臭熏天，双方军马动弹不得，场中便空出一大块地方。

伍定远双足往前一跨，提声喝道："秦将军，在下西凉伍定远，特此求见！"这回他无意长啸挫敌，但随意开口说话，便似狮吼发出，只惊得两方兵卒神色大变，哀号声中，一齐掩上了耳孔。

伍定远龙吟发过，阵后便出虎啸之声。只听一个低沉声音道："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伍制使果然是硬功夫。"这声音低沉缓慢，不似过去的飞扬跳脱，但口音却是秦仲海无疑。

伍定远听不出他的喜怒，又不见他现身出来，提声便道："念在侯爷的份上，可否请秦将军出阵，在下有几句话说！"伍定远以柳昂天之名邀约，照理秦仲海自须领情，只是他此刻已是反逆，岂能事事受制于人？平淡便道："伍制使，你是朝廷命官，某为当朝反贼，咱若与你相见，难免惹人物议。还是请你回去吧。"

朝廷奸臣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意只想剿灭怒苍，自己若是调解不成，恐怕山脚下必成一片尸山，到时天绝僧与杨肃观用心再高，也不免付诸东海。伍定远自知无力多做劝说，当下走向阵后，对着一人轻声低语。那人听了吩咐，更不打话，自管翻上马背，孤身出阵。

※※※

局面剑拔弩张，随时都会开战，此人视敌我万军如无物，单骑来到阵中。怒苍诸人见这人独个儿行来，连刀剑也没携带，不禁微感奇怪，都不知他是什么来头。

那人单骑行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左右兵卒上前拦住，正要喝问身分，那人马上一个欠身，拱手道："烦请通报秦将军一声，便说山东卢云求见。"

来人正是当今状元郎，长洲知州卢云。

陡听卢云声音，不待来人传报，阵后已然传来一个笑声，喝道："三军听命，全数让开！"阵式转动，众将勒马向旁一分，一骑飞驰而出，马上乘客哈哈大笑，提声叫道："他奶奶的卢兄弟，老子来啦！"

那年秦仲海沦入牢狱，若非卢云不计生死利害，舍命相救，秦仲海早成黄泉路上的不平客，如何能在此威风凛凛，引领万军？但若无秦仲海甘冒大不讳，替卢云平反罪名，如今的卢云恐怕还是流落江湖的面贩，又何能成为新科状元，尚且入幕参军，为朝廷所用？

两人俱是血性人，念及彼此的恩义，此际纵然千夫所指，也要见上一面。

※※※

狂笑声中，一骑飞奔而出，远远望去，来人不怒自威，正是秦仲海亲来相迎。卢云大叫一声，霎时滚落马背，秦仲海也翻下马来，两人相互靠近，各自伸手出去，紧紧相握。

怀庆客店里那双紧握的手掌，如今终于再次交会。当时秦仲海落难蒙尘，沦为客店里洗菜的帮伙，卢云不过轻捏好友的手掌，便把秦仲海握得淤血肿胀，如今秦仲海生龙活虎，手劲更是雄强无比，随手捏来，便把他握得隐隐生疼。卢云眼光向地，赫然见到了秦仲海的铁脚，他啊了一声，弯身去瞧，只见那铁脚打造得十分精细，好似真的一般。回思秦仲海离开京城的狼狈，霎时眼眶一红，大声道："天可怜见！你真的好了！"两人再次相见，第一句话既非场面问候，更非什么江湖打杀俗事，却是一句知心言语。秦仲海往卢云胸口打了一拳，笑骂道："废话！老子病要没好，还能在这晃荡么？"

两人哈哈大笑，登时搂抱在一块儿。当年京城中最让秦仲海割舍不下的，便是柳昂天与卢云二人。一人待他如子，一人目他为兄，此刻自己虽已反叛，但卢云仍不舍旧情，秦仲海看在眼里，心中之喜乐兴奋，实非外人所能想象于万一。

京城互为知己，西域袍泽情深，今朝纵使天地逆转，谁又忘了昔年真情?

※※※

卢云抬头眺望怒苍万军，只见兵强马壮，军勇将足，军容之强之盛，远在当年西域出征之上。卢云面露感叹，道："每天带着这许多弟兄，很不容易吧。"这人无愧是知己，一语便道破自己的心事。秦仲海微微一笑，握住了卢云的手，道："不管怎么打、怎么杀，咱们都还是弟兄。"

二人相互打量，卢云仰起头来，凝视着眼前的好友。几个月不见，秦仲海虽然气色红润，面颊却消瘦许多，原本就是高鼻鹰目的长相，现下更显得轮廓深刻了。看他嘴上虽然挂着笑，其实目光中隐藏一股沉郁神气，远不同往日落拓豪放的神态。卢云低声道："仲海，有什么不快活的么？"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眼眶忽地一红，前几日言二娘终于寻到丈夫，身不由己中，也只能挥别这段情愫。人生打击如此沉重，但寨里全是弟兄，自也不好乱说，纵然簧夜悲苦，也只能闷在心里，无人可诉衷肠。此刻陡听故人问候，满腔心事全数涌出，一时泪水几要落下。

卢云见秦仲海几要垂泪，一时大惊失色，慌忙道："仲海怎么了，有什么伤心事么？"

秦仲海性子沉，向来少露真心情，心里便再悲苦十倍，也不会当众说出心事。他咳了一声，把凄苦神态收拾了，搂住卢云的肩头，挤出了笑容，反问道："别问我的俗事了。倒是你与顾家小姐如何了？打算何时成亲啊？"

卢云听了这话，登时面泛微笑，颔首道："托你的福。那时咱们在怀庆店里碰面，我便与顾小姐定亲了。若无别的事阻扰，当在今年中秋完婚。"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当然是托我的福了！不然还是托姓杨那小子的福么？”他凑过脸去，淫笑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要不是那日老子心肠好，硬把你塞到美女床下，你这小子哪来的好艳福？你老实说，那日你熬了一整晚，究竟掏了几碗生米，煮了几碗熟饭啊？”

卢云听了“几碗熟饭”这等怪话，不由得一愣，旋即想起“生米煮成熟饭”那句典故，一时满脸通红，戟指骂道：“什么米啊饭的！你可别满口胡诌！”

秦仲海这人粗鲁异常，当日谪仙楼下见卢云与佳人擦肩而过，也是福至心灵，便将这古板书生劈晕了，跟着往小姐床下塞去，想来夜深人静，美女酣睡之际，这小子见了红肚兜，必如饿狼般飞扑上床，等狼爪子吃干抹尽之后，再来个嘿嘿两声淫笑，顾小姐哭诉无门，一切自也水到渠成了。

秦仲海自行想象当夜场面，越想越是得意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他伸出拳头，狠狠往卢云肩上敲了一记，笑骂道：“你小子好艳福！这回娶了美娇娘，老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到时成亲之日，可别忘了给我一张帖子！”

卢云听了这话，登时报以苦笑，他俩人一个是朝廷命官，一个是山寨匪寇，秦仲海说来喝杯喜酒，不过是玩笑话而已。

※※※

两人阵前靠近说话，直视万军如无物。两边数万双眼睛目不转瞬，宋公迈也好、石刚也罢，都在猜想他俩的对答，众人或忌惮，或猜疑，无一不是心机大现。唯独言二娘一人凤眼含泪，两手紧紧揪着，只在凝视秦仲海与好友说话的身影。

自出征以来，言二娘虽然不离丈夫身边，但眼角却始终不离秦仲海周遭半尺。此刻见他与故人相会，心中不禁替他暗暗欢喜。过去每见秦仲海与朝廷故友相遇，她心中便生不安，但现下不知怎地，心头竟然替他高兴起来。

言二娘虽不曾细细思索，其实心里也隐隐知晓，秦仲海没了自己，日子定不能快活，山寨弟兄虽多，但毕竟相处时日短，讲起同甘共苦、生死与共的交情，还是不能与这帮朝廷挚友相比。

言二娘心中默默祝祷，但盼秦仲海今生都能平安喜乐，无论这人是自己的老大还是丈夫，她这辈子都要从旁照料，永不相负。

※※※

二人说话中，背后马蹄声响，听得一个嗓音响音，沉声道："秦将军，别来无恙？"这人说话带着西凉土音，秦仲海不必回头，也知是伍定远来了。适才伍定远作啸相邀，秦仲海却相应不理，直至卢云出面相邀，这名当朝廷反逆方才出阵相会。只是伍定远身受柳昂天、杨肃观重托，无论秦仲海是否防备于他，都要过来说上几句话。

眼看伍定远翻身下马，径朝自己走来，秦仲海与伍定远虽非过命知交，但彼此也算旧友同侪，说来是有些交情的。人家既然过来了，却也不好冷落。当下迎了上去，口中笑道："伍制使气色不坏啊？看你老兄好高的武功，方才啸声当真厉害，可把老秦比下去了。"

适才二人以啸声交手，可说不分轩轾，秦仲海说得自是客套话，伍定远摇头便道："将军武功大进，言语又何必太谦？"

伍定远性子不同于卢云，行事向来稳重自持，大关头尤其把持得定。此刻众目睽睽，万军当前，若非要务在身，绝不会过来招惹麻烦。秦仲海熟知伍定远的性子，索性自行破题："定远急着见我，可是来当杨郎中的说客？"此言一出，伍定远登时咳了一声，朝卢云望了一眼，两人不约而同，都是点了点头。

伍定远叹道："秦将军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彼此相让一步，何必见生死呢？"

秦仲海却不回话，他嘿嘿干笑，朝卢云撇了一眼，跟着向天上烈日指了指，道："卢兄弟啊，要是连你也来对付老子，哪怕这日头再晒，老子全身可也凉得紧了。"

卢云忙道："仲海别多心，据杨郎中言道，他们并非有意对付贵山英雄，只是想让大家促膝长谈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希望你信得过他，能与几位头领上山相会。"秦仲海打着哈哈，笑道："卢兄弟，少林寺几千个和尚，咱这些兵马开不上去，你要我深入虎穴么？"

卢云行上前去，握住秦仲海的大手，轻声道："仲海别这样想。不管你心里多恨朝廷，念在咱们好朋友的面上，总算试试这步，好

么？”伍定远也帮着相劝：“正是如此。秦将军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能少凶杀，便少凶杀，万莫让奸臣得利了。”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忍不住便是一顿笑骂，讪讪地道：“好你们两个死家伙，做人还真偏心啊！杨肃观是给你们什么好处了？以前京城喝酒嫖妓，又没让你们少摸了大腿，尽帮着姓杨的来对付我，可真没味了。”

秦仲海这话虽是说笑，却也不失为一针见血。昔年柳门四少性情各异，卢云聪明绝顶，伍定远神功盖世，但他俩一个性情中人，一个忠义之士，均非心狠手辣之辈，自不会下手来害自己。唯独杨肃观心机深、手段强，再加见机明快，能屈能伸，下手杀人之际，从不心慈手软。眼前秦仲海要与朝廷交手，杨肃观便成了头号劲敌。厉害之处，绝不在江充之下。

※※※

阵后青衣秀士始终在留意三人的谈话，一听卢云与伍定远话头转到朝廷的事，便知该要入场替秦仲海缓颊，以免主将独受人情之苦。他步行入场，稽首为礼，道：“卢知州，伍制使，许久不见了，二位英雄少年，英俊如故。”

卢云见了这位掌门到来，立时醒起往事，忙躬身道：“晚辈拜见青衣掌门。”

青衣秀士见他还用着往日的称谓，便自抱拳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卢知州，在下现是怒苍山的右军师，为了九华山的名声，知州万不可再称我为掌门。”卢云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纳头便道：“唐先生。”

青衣秀士不去理他，自行走到伍定远面前，向他微笑示意。伍定远见了青衣秀士过来，一股亲切油然而生，若从艳婷身上算起，这青衣秀士便如岳丈一般，伍定远虽是世故老沉，此时仍是大见激动，立时下拜道：“定远见过掌门人。”

青菜萝卜，各有所好，秦仲海对伍定远不假辞色，这厢青衣秀士则对伍定远情有独钟。他满面微笑，上前将他扶了起来，温言道：“伍制使，你找到艳婷了？”

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，颤声道：“您……您怎么知道？”

青衣秀士料事如神，见了他的神态，自是含笑不语。他深知伍定远钟爱自己徒儿，倘若他现下还在奔波找人，此刻见了自己，必显彷急之色，但看他望向自己的目光中亲近多于惶恐，想来八九不离十，定已找到了人。当下出言试探，果让伍定远大为叹服。

青衣秀士问道："你把她安顿在京城？"伍定远听出他的托付之意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"掌门，您老人家不回九华山了？"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敌我分明，我若回去了，反而害得本山从此湮灭。今后九华能否重振，全看艳婷这孩子的作为了。"说着向伍定远望了一眼，目光颇见深意。

※※※

此时伍定远乍然见得故人，那厢卢云游历天下，难道没有旧识？众人说话间，陡听马蹄声响，阵中一人驾马过来，听他吟道："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？"

卢云正与秦仲海谈说，听得这两句话，心中登时剧震，他转过头去，只见一名高大男子坐在马上，看他气度雍容，手上带着汉玉指环，不是那陆爷是谁？陆孤瞻望着卢云，颔首笑了笑："怎么了？几年不见，便答不出下联了？"卢云更不打话，霎时拜倒在地，大声叫道："陆爷！"

"饮食欠泉，白水岂能度日？磨石麻粉，分米庶可充饥。"

便是这幅对联，为卢云开启了人生新路，让他与兵部尚书结下不解之缘，也将他由穷苦书生一路带入了江湖，这位"江东帆影"，说来正是卢云生平第一位贵人。

陆孤瞻翻身下马，将卢云扶了起来，笑道："起来吧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跪拜盗匪？别让陆爷替你惹上麻烦了。"卢云回思前程往事，心中大为感慨，当年江南饱受苦难，靠着陆爷一语点醒梦中人，终传自己一身武功，后来京城流浪、西域血战，不知多少次靠无双连拳救命，他心中感伤，竟是良久不能言语。

秦仲海笑道："你奶奶的，你怎么会识得陆爷？"

卢云叹了口气，摆了个"无双连拳"的架式，道："若无陆爷提点，我至今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。此番授艺恩情，小子终身受用不尽。"

话声未毕，忽然后头窜上一条怪汉，笑道："他妈的为天地立心，小子！还认不认得你老子啊？"卢云吓了一跳，赶忙回头去看，正是常雪恨来了，看他身边跟着一名年轻男子，却是解滔。这两人也与卢云相识，常雪恨更是山东省城的牢友，此时见陆孤瞻出阵相会，自也忙着过来会面。常雪恨笑道："状元郎！你可得意啦，找到颜如玉没有啊？"

解滔见卢云颇感诧异，拱手便道："卢兄，那年你高中一甲状元，陆爷听说了，高兴得什么也似，大伙儿还在山寨里替你庆贺呢。"

当年卢云落魄不得志，苦郁中饱受富贵人家辱打，陆孤瞻得知此事，便过来探望于他。一来也是有缘，二来也是惊艳于这位潦倒书生的才学，便曾点拨过卢云武艺，算是卢云半个师父。卢云没想到这位陆爷始终挂念自己，不曾相忘。念及高义，心中大见激荡。

陆孤瞻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微笑道："人生不相见，难得今番豪兴，有缘再见，便是战场上，你我也须喝上一杯。"秦仲海与常雪恨两人皆是酒鬼，一听要喝酒，登时欢喜起来。秦仲海笑道："正该如此！来人，送上酒碗！"

众兵卒端出酒坛海碗，斟得满了，一一送到众人面前。秦仲海当先取过，仰天大笑道："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，诸位朋友，死也好，活也罢，咱们这就干啦！"说着大口饮尽，神态甚豪。常雪恨颇见惊讶，道："你可长进了，居然能念诗？"

秦仲海端过酒碗，朝他手里一送，笑道："借问酒家何处去，牧童遥指杏花村，常兄弟要嫖妓么？"这模样放浪不羁，玩世不恭，彷佛便是京城的秦仲海，众人看入眼里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陆孤瞻替卢云亲斟两碗，含笑持酒道："卢兄弟，今日纵使敌我分明，但你我俱为豪侠磊落之人，绝不忌惮世间的闲言闲语。难得良晤，我俩喝上一碗。"卢云接过酒碗，心中更见伤感，寻思道："当年陆爷不辞辛劳，篑夜前来传功，说来我欠他的实也太多了。可朝廷要与他们交战，倘若他们有何闪施？却要我如何是好？"

想到此处，喉头竟似哽了，那碗酒居然难以吞落。

陆孤瞻见卢云容情愁闷，当即安慰道："我们这帮强盗土匪，自有生活之道，你回去后多多照顾自个儿是真，懂了么？"卢云既未点头，

也未摇首，径自举起酒碗，随口喝干了。陆孤瞻拍了拍他的肩头，以做安慰，跟着仰起头来，也是一饮而尽。

※※※

伍定远把众人的情状看在眼里，心中却感烦忧。此刻故友把酒言欢，诸人旧情拳拳，都非绝情之人，说来乱世能有这份真情，着实不易了。只是卢云当众与反逆饮酒，分毫不知避嫌，日后要给人参上一本，却要如何自处?

伍定远正自思索，忽听豪迈之极的一声大笑，一名身负铁剑的高大老者跨了过来，他取起一碗酒水，向伍定远道："好老弟，难得大家见面，怎地愁眉苦脸的啊？"伍定远不必抬头，也知眼前这人必是李铁衫。昔年他流亡天涯，便曾受过人家的救命恩情，他叹了口气，躬身道："李庄主。"言语之中，愁苦多于欢喜，直似怅然若失。

李铁衫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道："咱俩喝酒吧，趁着你还用两只脚走路，等四只脚爬的时候，再要见你就难啦。"言中隐隐有讥讽的意思。伍定远神色尴尬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正烦闷间，忽听后头脚步又起，这人来得好快，轻响传过，便已来到背后三尺，伍定远忙回过身去，眼前那人满面风霜，慷慨磊落中极见男子本色，正是"蛇鹤双行"郝震湘。

伍定远咳了一声，道："郝教头。"郝震湘见他满面苦闷，微一拱手，淡淡地道："昔年你为柳昂天办事，我为锦衣卫效命，今日阁下为朝廷先锋，在下却变为怒苍勇将。不管走到哪儿，咱俩就是不对盘。"他自嘲似地一笑，送上了酒水，道："咱俩没缘不打紧，做人只要快活便成。来，姓郝的敬你一碗。"

伍定远别过头去，嘴角挤出了苦笑，秦仲海是自己的旧友，青衣秀士是心上人的恩师，那李铁衫更是自个儿的恩人。便连眼前的郝震湘也算与自己相熟，这仗却要如何打下去?

他叹了口气，眼看李铁衫、郝震湘各自饮酒，便也回敬了两碗。他见秦仲海兀自与卢云说话，便持着两碗酒水，自行走到面前，道："秦将军，咱们俩还没喝过，这碗酒便算敬你的吧。"秦仲海接过了酒，他见伍定远神色郁郁，微笑便道："定远不忙喝，方才咱们正经生意谈了一半，你现下还有什么话，尽管说。故人一场，力之所及，定让你回去交差。"

伍定远自知口才不佳，秦仲海又是十分厉害的人，便往卢云看了一眼。卢云抢上道：“杨郎中修书过来，说念在旧情，要将军赶紧上山……”

这事方才便提过了，秦仲海佯打个哈欠，伸手轻挥，制住卢云的说话。他手指远处朝廷大军，道：“卢兄弟、伍制使，这儿三万个弟兄，性命全担在秦某人肩上，你两位要我上山不难，甚且要我退军也不难。只是我得问上一事，你们两位……”他转头凝望伍卢二人，语气变得冰冷之至：“可敢担保我山弟兄的性命安危？”

少林寺卧虎藏龙，十八年前天绝曾率军围杀山寨弟兄，更逼得秦霸先自尽神鬼亭，此次邀请怒苍山豪杰来此，绝非喝茶赏景这般简单，今日一个不慎，说不定会血流成河，举山都要覆灭此地。若是别的事儿也就罢了，此事如此重大，自不能单凭交情说了便算，也是为此，秦仲海便有此一问。

卢云本是秦仲海的参谋，如今却替朝廷运筹帷幄，当此难堪，忍不住别开头去，竟感难以作答。伍定远长叹一声，坦然道：“仲海，要说什么担保，那都是骗你的。”他低下头去，道：“只是仲海……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何必非要走到那一步不可？杨郎中怎么思想，我是不知情，至少……至少侯爷不愿和你开杀……”

秦仲海听他提起柳昂天，双眉登时一轩，凛然道：“侯爷怎么说？”伍定远程起酒碗，眯起双眼，叹道：“我临行前与他会面，他曾亲口吩咐，说想与你一同退隐。”说着说，自行饮下大碗苦酒，跟着碗口向地，示意秦仲海来饮。

秦仲海嘿嘿干笑，道：“侯爷要我退隐？”伍定远不置可否，只是微微苦笑。

风声潇潇，远处山岭绵延平野，几达里许。秦仲海手持酒碗，凝目望着远处的雄山，想起家仇国恨，受难离京的往事，一时心火焚烧，举起手来，便将酒水倾覆在地。

卢云大吃一惊，伍定远目中也闪过一丝惊诧，青衣秀士有意缓颊，便伸手出去，朝远处指了指，伍定远撇向己方阵地，霎时心下一醒，只见安道京已在指指点点，料以此人奸滑狡诈，必会把今日之事传扬出去，加油添醋之下，恐怕自己和卢云都要糟糕。

伍定远叹道：“秦将军，你究竟愿否上山？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此事不必问我！”伍定远吃了一惊，尚未说话，秦仲海已回马过去，提臂高呼：“诸位弟兄，咱们此来少林，所为何来？”怒苍英雄听了问话，齐声吼道：“我等此行，只为解救潜龙军师回山！”

秦仲海抽出钢刀，奋然道：“正是如此！咱们一会儿开上少室，诸君可曾惧怕！”

三万大军闻得此言，无不提刀暴吼，喝道：“不怕！不怕！”

今番上山，一为解救潜龙，二为扬威天下，少林威名再盛，怒苍英雄也无示弱之理，念及“潜龙”与本山的渊源，便有千难万难，也不能掉头回去。秦仲海振臂高呼，三万军马放声狂啸，人嘶马鸣中，古力罕等人更击鼓助阵，只惊得朝廷中人面色如土，伍卢二人低头无语。

秦仲海提声喝道：“灵音大师！”

灵音早在留意场内局势，一听召唤，便与师弟奔出人群，拱手道：“将军有何指教？”

秦仲海并不下马，冷冷地道：“大师若要怒苍弟兄上山，须得答应我一事。”灵音此行一心一意，只求自己能将怒苍群雄引领上山，若得化解双方恩怨，便要他当场身死，也是死而无憾。他面露乞求之色，低声道：“只要能让将军上山听讲佛法，便要老衲当场自杀，抑或自断一臂，我也别无怨言。”

当年灵音几番劝说，让项天寿以身相代，救下天权堂无数弟兄的性命，之后又不计身家安危，与李铁衫共抗昆仑，无论谁当权掌政，灵音始终不改仁侠初衷，一心维护心中正道，在这惊惶乱世之中，这等英雄之色尤让人感佩。怒苍群雄听了这话，无论是否与他相熟，心下都是大为感动。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要是朝廷中人都像大师这般慈悲，世间不知要省去多少无谓凶杀。”灵音面露悲悯之色，叹道：“将军别这样说话，您要是能第一个慈悲，老衲不甚之喜。”

秦仲海面上闪过一阵火色，他冷笑一声，霎时提鞭向前，指向朝廷军马，冷冷地道：“命他们退出三十里。”灵音愣住了，茫然道：“什么？”

秦仲海沉声道："大师，我山首脑贸然上山，贵寺千名和尚杀来，我等必死无疑。实在话一句，姓秦的已将性命已交在天绝僧手里，秦某死不足惜，只是我这里许多弟兄的身家却要作何着落？贵山将心比心，也得将阖山僧侣的性命做个质押。"

灵音脑中嗡地一声，这才明了秦仲海的用意。卢云与伍定远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是叹了口气。

秦仲海果真是枭雄之性，当年替朝廷护驾和番，不曾有寸土之失，今朝为反逆效命，更见虎狼之色。他要朝廷大军退开三十里，等同是要少林暴露于怒苍战火的包围之下，此番用意不难明白，倘若少林设下阴谋陷害，甚或不守江湖规矩，来个以多欺少，谋害了上山首脑，怒苍军马便会挥军上山，以三万雄师击杀千名僧侣，料来满山和尚武功再高，也要被他们屠戮得一干二净。

众人正自犹疑，只听灵音咬牙道："灵真师弟，持杨师弟令牌，命朝廷军马后撤三十里。"

灵真虽然鲁钝，却也不是傻子，他见了怒苍兵马的雄壮军容，心中早已忌惮，此时听了师兄的吩咐，自是大吃一惊，慌道："师兄，这怎么使得？"

灵音低声道："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们便算死在人家手里，也是值得。"灵真原本等着叫嚣，陡听佛谒，心中也生感应，他茫然望着山顶，怔怔叹了口气，口中却也没有反驳。

※※※

过不多时，灵真拿着印信回去，自将秦仲海的请求说了。宋公迈等人听后，自感目瞪口呆。钟思文熟知兵法，深知敌人居心叵测，自是力陈其非。只是灵真执意甚坚，屡劝不听，宋公迈叹道："贵宝刹无愧佛名，诸高仁民爱物，实在让人佩服。"

高天威专打落水狗，登时笑道："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阿弥陀佛，诸位高僧一会儿如要逃命，可别找不到密道才好。"灵真脸上闪过怒火，冷冷地道："高爵爷不必幸灾乐祸，我灵音师兄方才也曾邀你上山观礼，你现下可别想赖帐。"

高天威面色微微一变，适才灵音出言相邀，众人不疑有他，立时便开口答允了，哪知现下情势陡变，却是要自己往火坑里跳。他想开

口狡赖，却见身边并无一人反悔，连那安道京胆小如鼠，此刻也面色如常，想来是受了江充之托，自要去打探军情所致。

高天威故做镇定，当下咳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"上去便上去，反正你们有潜龙当人质，这帮反贼总算有些顾忌。"

※※※

灵真说了一阵，果见朝廷人马向后撤退，双方人马既做约定，怒苍山这方人马便要出阵。决战在即，怒苍诸大首脑无不大为振奋。陆孤瞻当年随秦霸先激战神鬼亭外，忍辱负重二十载，终于有扬眉吐气的良机。那韩毅受了二十年浑浑噩噩之苦，更有意大肆复仇。众人摩拳擦掌，都在等着上山。

一片轰然中，"煞金"第一个下马，听他朗声笑道："嵩山天绝与我山本为旧识，我山潜龙军师更受人家款待多年，这许多新旧恩情累累相加，我等好容易复寨了，岂能不上山聆益？"李铁衫也在大声呼应，喝道："正是！我山弟兄义气为先，生死为后，少林虽然高手如云，但咱们弟兄兵勇马壮，岂同易与？今日他们不交出朱军师，咱们一把火烧光少林寺！"

秦仲海更不打话，朗声便道："卢知州、伍制使！请你二位回去转告少林高僧，怒苍英雄即刻拜山！"只见秦仲海为首行出，右凤军师尾随在后，石陆韩李四虎各自下马，其余郝震湘、解滔、常雪恨、言二娘、陶清等小将也自出阵，全军总计一十一名好汉出列，均由灵音带领上山。

此行首脑尽出，堂主以上仅留项天寿、止观坐镇，另遣哈不二、欧阳勇、番军五将等七人一同协防。看项天寿武功高强，止观见识机敏，少林寺若有阴谋变故，必能一举出兵上山，以谋反制之道。

朝廷这厢人马也有八人受邀观战，宋公迈、高天威、赵任勇各为抚远四家首脑，伍定远、卢云、左从义、石凭、安道京各为江柳两系要角，便由灵真带领，鱼贯上山。

两边大军主脑尽出，各余数将镇守，朝廷这厢虽已退开三十里，此刻仍不敢掉以轻心，便由钟思文领军，自行挖掘壕沟，立栅安营，就怕对方趁势偷袭。

※※※

秦仲海已要出阵，卢云、伍定远等人便自告辞离开。

卢云正要上马，忽地想起一事，霎时伸手入怀，取了封书信出来，递给秦仲海。秦仲海微微一愣，道："这是什么东西？"卢云低声道："这是长洲一位老爷托给我的书信，说他有个儿子在怒苍山，要我转呈过来。还请将军帮忙。"

秦仲海接过那信封，眼看上头并无署名，便随手拆了开来，只见信中有信，那信封上却写了"欧阳勇"三字。秦卢二人见了，忍不住一同惊呼，方知欧阳勇与江南铸造一家有旧。

卢云叹了口气，道："即使战乱相隔，万夫指骂，也隔不断一家人的亲情眷恋。"

二人默默相望，各怀心事，秦仲海忽问道："卢兄弟，我冒昧问你一句，此战你盼谁赢？"

卢云低声道："此战没有胜负，无论结果是何，柳门都是输家无疑。"他拍了拍秦仲海的臂膀，道："仲海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盼你动手杀人之际，能深思再三。"他不再劝说，轻提疆绳，便自回阵。

阳光普照，秦仲海却是满心萧索，他回头望着背后两面飘扬大招，"怒苍山兴兵雪恨、秦仲海为父报仇"，那一十四个大字如斯血红，阳光下望去更显夺目。

漫山军马白衣白甲，阖山高手尽皆云集，当时自己以必死决志，孤身攀上朱母朗玛，临死前便曾见到这幅壮阔景象。只是无论自己怎么想象，都料不到现下会是这幅心境。

秦仲海心中感慨万千，他拿着信封，回头便要去找欧阳勇，才一行步，便见铁牛儿挤在小兔子与陶清之间，三人如同以往模样，自站言二娘背后。

此时言二娘正与陶清说话，侧脸望去，更增丽色。秦仲海凝望良久，忽尔微微一笑，他唤来止观，吩咐道："一会儿转给欧阳兄弟，这是他家里人写来的信。"

止观颇见诧异，正要问话，秦仲海已提疆出阵，自去得远了。

第十三卷 第六章 上少林

若问谁为镇国之神，护卫万民，千年不改其志，天下虽大，唯少林是。

渡己渡人，造化万物，少林僧学武不只为了强身，更不只为了忠君报国，他们学了一身本领，只为履行心中的慈悲之念，以一己肉身对抗世间强权，这是何等的大功德?

自梁朝达摩祖师开派至今，少林立寺已达千年，除达摩留下的基本功外，寺僧温故知新，另辟蹊径，创出一套又一套的绝学，这些武术博大精深，一言以敝之，便是名闻遐迩的七十二绝技。除此之外，尚有无数奇功密法流传于世，其中最为著名的，便是少林五大禁传绝学，如今在天绝的启发下，终于一一现世。

少林怒苍，俱为当世枭雄，如今终于要正面对撞，天下武林人物虽不曾尽来，此刻却用尽法子，只想早点得知谁胜谁负，看来今日大战结果分晓，必将轰传天下。

※※※

却说怒苍群豪跟在灵音身后，一路缓缓上山，方才行入山脚，便见眼前好一条阶梯绵延上山，一路通天，直似无止无尽。那日光辉映山道，更辉映得巍峨壮阔。众人才入少林，便得见如此奇观，无不啧啧称奇。

秦仲海是第一回来到嵩山，见得这山道的气势，颔首便道："常听杨郎中自夸他少林如何神气，今日一见，倒也让人惊叹。想来少林僧众非但武功了得，连挖路都挺厉害。"

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"秦将军误解了。这山道不是少林僧所为，而是唐太宗李世民替他们建的，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。"众人纷纷惊呼，忙朝脚下阶梯看去，只见石阶青苔密布，大有古意，看来真达数百年之久。

青衣秀士又道："当年李世民逐鹿中原，少林便遣一十三名高手下山相助，号称十三棍僧。后来李世民登基为帝，便曾临幸嵩山礼佛，以表对少林的敬意。这山道如此宏伟，正是为封禅而建。从此千年以降，少林与朝廷的渊源日深，每逢皇帝封禅嵩山，总不忘对少林封诰赠赏，少林的庙宇建筑自也日渐宏伟。难让其它佛寺望其项背了。"

众人听了纷纷点头，也难怪每回天下一乱，天绝僧便要出手干预，原来这帮和尚与朝廷的关系渊远流长，还可上溯到数百年前，此处倒真让人意想不到了。

众人走着走，解滔忽地想起一事，问道："当年玄武门政变，李世民下手杀害亲兄弟，这十三棍僧也曾一同出手么？"少林僧本听青衣秀士讲说十三棍僧的往事，心下都觉与有荣焉，哪知听着听，解滔却忽尔提起这桩失德旧闻，诸僧听在耳里，心中都甚不悦。

常雪恨读书不多，忍不住惊道："李世民不是好皇帝么？？他为何要杀死亲兄弟？"

陆孤瞻道："当年诸子相争皇位，东宫太子李建成便与齐王李元吉联手，合力挟制李世民，李世民深怕他们先发制人，便在玄武门政变，一举将两位兄弟杀死，随后兵临皇城，逼迫老父下达"诸军并听秦王处分"之令，这才得以顺利登基。"常雪恨摇头道："他妈的！连亲兄弟也杀，干这皇帝也没啥滋味了。我还当这姓李的是好人呢，他奶奶的狗屁不如！┖

忽听秦仲海淡淡地："常兄弟错了，正是为了当皇帝，这才要杀人。为保自己的权位，有时连兄弟的性命也不能顾了。"常雪恨听他口气平淡，好似此事理所当然，忍不住惊道："老大，你……你不会想干皇帝吧？"此言一出，满场众人都是为之悚然，非只少林和尚面色惊恐，纷纷偷眼向后，便连青衣秀士、石刚、陆孤瞻、韩毅、李铁衫等老将都留上了神。

常雪恨问得太冒失，但也不失为一针见血。此番起兵造反，只要能顺利击溃朝廷军马，说来与称帝也不过一步之隔。众人屏气凝神，都要听秦仲海怎么说。

众人屏气凝神，不敢多言，一片寂静中，秦仲海抬头遥望山顶殿宇，脸上神情极为沉重。诸人看在言里，心中自感担忧，一时无人作声。

言二娘见秦仲海面色抑郁，始终一言不发，好似心事极为沉重，她心念一动，便想过去安慰。只是脚步一动，立时醒起丈夫便在身旁，便硬生生忍住了。陶清见了大姊的模样，忍不住咳了一声，他怕小吕布察觉异状，当下隔在两人中间，以免生出什么尴尬。

众人各怀心事，不知高低，又过半晌，听得秦仲海笑了笑，道：“皇帝，皇帝，头顶珠帘，手掌天地，家住琼楼玉宇。天下男人由你割，有鸟变没鸟，千万美女一句话，个个上床吻……嘿嘿，这种人…这种人…”常雪恨忙道：“这种人怎么了？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种人连狗杂碎也不如！便江充都没那么坏！却要老子怎么干得？”霎时咳出一口浓痰，便往山道喷去，眼中满是凶杀之气。

什么清君侧、什么灭群小，那都是骗人的幌子而已。保皇反帝？去死吧！管你替天行道，管你杀人放火，全给我滚！

今日战场上挥别的弟兄，昔日生死相知的爱恋，只要能共聚一堂，那便是快活人生。

※※※

少林僧众听了回答，都是松了口气，怒苍众将却各有所思，解滔见气氛凝重异常，赶忙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陆爷，咱们现下要见的这位潜龙军师，究竟是何来历，属下在江湖行走，怎地从未听过这人的传说？”解滔掉转话头，自在移转众人的注意，果然众人大感兴趣，常雪恨第一个竖起耳朵，笑道：“是啊，到底这老小子是胖是瘦，是男是女，大伙儿都没提过。陆爷您可说说吧。”

陆孤瞻向青衣秀士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唐兄与朱军师并称龙凤，还是您说。”青衣秀士面无喜怒，淡淡地道：“石将军跟随霸先公多年，最是清楚朱军师的身分事迹，还是他说吧。”

众人一个推一个，轮到了石刚说话，他却沉默不语，好似有什么为难，这下不只解滔、常雪恨心中奇怪，便连秦仲海也有些纳闷，他凝视着石刚，低声道：“石将军可有难言之隐？”

石刚笑了笑，道：“都是自己兄弟，哪有难言之隐。潜龙军师有个自封的爵号，叫做“靖江王阳”。这便是他的身世由来。”常雪恨奇道：“靖江王阳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他不是姓朱么？怎么又改姓王了？”

石刚看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：“傻小子，咱们朱军师之所以上山造反，便是为了这个自封的爵号，少林寺这些年来只敢关他，分毫不敢动他，也正是因为这个“靖江王阳”。”众人闻言，尽皆不解，纷纷要

问，青衣秀士咳了一声，向前头少林僧众看了一眼，低声便道：“此处并非说话之地。等咱们把人带出来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常雪恨本待追问，此刻兴头被人打断，不由得心下不悦，霎时跑到少林僧背后，提声暴吼：“前头他妈的贼秃！爷爷们说话说得高兴，你们偷听什么？出家人专长兔耳朵，成何体统？”众僧听他出言无礼，一个个回头怒目而视，常雪恨狞笑两声，勾了勾小指头，道：“你们瞪什么？嫌我说得不对么？快快过来杀上一场啊！”

他满口挑衅言语，都在激少林僧众动手，群僧发作不是，不发作也不是，只有掩耳疾走，以免活生生地气死。

常雪恨在山道间蹦跳吵闹，拿着石子四下乱扔乱砸，有如疯狗发威。忽听一人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有缘前来少林，不知礼佛敬拜，却存狂妄之意，罪甚，罪甚。”

只见道上一座凉亭，数十名僧人列队亭前，状似看守山门。右首一僧面目阴沉，隐隐带着青气，年莫四十来岁，看来适才说话的便是他了。灵音驻足停步，伸手摆向山门旁的两名僧人，引荐道：“这两位是本寺十八罗汉，老衲右手这位是灵难师弟，左手这位是灵空师弟，他二位山门知客，已达数十年之久。”

少林寺除四大金刚外，武功精强的灵字辈高僧尚有数十人，这灵难、灵空便是其中之一，众人见灵难太阳穴高高突起，有如藏了两颗核桃，都知此人外门功夫甚为深厚，实非常比。再看那灵空面白若纸，彷佛便是地狱图里的白无常，形貌更见诡异。只是怒苍诸人无一不是当代豪杰，这两人形相纵然特异，却也吓不倒他们，众人便从凉亭前走过，不加理会。灵难、灵空向群豪一一合十，却又双目如炬地盯住各人，似在察看什么。

行到言二娘时，忽见灵难跳了出来，跟着伸手拦住。

言二娘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灵难上下打量她几眼，沉声道：“施主可是女子？”言二娘颇感纳闷，不知这和尚想作些什么，常雪恨已然转了回来，戟指暴喝道：“混帐东西，你是瞎子么？人家身上擦得那么香，还会是他妈的男人吗？”

言二娘虽有些年纪，但她姿容貌美，仍是个如花美人，除非是瞎子，否则谁人不识她的身分？看这和尚的模样，纯是要找她麻烦。言二娘沉下气来，合十道：“大师有何指教？”

灵难斜睨着一双冷眼，傲然道："女施主听了，女子不得入少林，须在此处凉亭等候。"

言二娘咦了一声，道："女子不是人么？为何不能入寺？"灵空走了过来，尖声道："女子生来体污，恐玷辱佛寺清静，少林千年遗规，从不接待女客，请女施主见谅。"

言二娘听他二人出言侮弄，一时气往上冲，怒道："什么女子体污？你不是女人生的么？怎么不污了？"灵难冷冷地道："女施主不必多做辩解，我寺规矩向来如此，还请遵守。"

眼看言二娘又惊又怒，怒苍群雄心中多有不悦，常雪恨第一个发难，他随手从路边摘了只野花，便往头上一插，怒喝道："操你妈的老贼秃！老子现下是他妈的女人，你要不要查上一查！"说着跃上凉亭石桌，作势解开裤带，便往灵难面前靠去。

灵音吃了一惊，连忙将常雪恨扶了下来，替他将裤带绑起，圆话道："几位施主别动气。一万个对不住，自达摩老祖以来，我寺遗规不能接待女客，还乞诸位施主稍加遵守。"说着连连弯腰，目光望向言二娘，只在乞求她下山。

灵音不惜首座之尊，卑颜屈膝，只在出言求恳，青衣秀士不愿招惹事端，走到秦仲海身边，低声道："看来少林寺门规如此，确实更改不得。咱们来山是客，让主人一步。"说着往韩毅看了一眼。韩毅见众人望向自己，点了点头，便往言二娘走去，低声道："二娘，山下人手不足，只有项堂主、止观大师看管军马，可否劳驾你下山帮忙？"言二娘低下头去，低声道："连你也要我下去？"韩毅见她面色苦闷，忙探手出来，将她抱入怀里，安慰道："你只管放心下山吧，咱们此行旗开得胜，一会儿便也下山来了。"

言二娘倚在他怀里，不置可否，目光回斜，便往秦仲海望去，只见他背对自己，只在眺望远方，对自己和小吕布的亲热之态视而不见。言二娘心中一酸，知道秦仲海和自己生份了，她内心难过，泪水几要垂下。小吕布见她眩然欲泣，不由一惊，忙取帕出来，替她擦拭，口中只在低声安慰。

言二娘受了丈夫一顿温柔对待，内心反而更难受，她轻轻推开丈夫，自行跳入场中，叉上了腰，大声喝道："你们全给我听了！老娘我不下去！"眼看娇妻忽然撒泼，韩毅自是一脸错愕，不知该当如何，正

想再劝，却听灵空冷冷地道：“可叹啊，都说怒苍英雄见多识广，本以为是讲理的人，谁知却是如此无礼狂徒。汝等若不想解救潜龙，那便早些下山吧，莫在这里磨耗时光。”言二娘有意大闹一场，当下从怀中取出飞镖，冷笑道：“姑娘明白说吧，咱们又要救人，又要上山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灵空取出月牙铲，森然道：“女施主想上少林闹事，恐怕还差了一点。”

李铁衫是个大马金刀的性子，一听灵空说话无礼，便已暴起动手，轰地一声，九尺长的大铁剑横斩而过，直向灵空砍去。灵空首当其冲，料知抵挡不住，急忙闪向一旁。铁剑夹着轰然巨响，便朝背后群僧扫落，看凉亭旁只留了几名低辈弟子下来，李铁衫这剑势道快绝，必要砍死一两人方能收场。

正危急间，只听当地一声，一人双手高举降魔杵，挡下了李铁衫的铁剑。此人神情悲悯，正是诫律院首座，人称“慈悲金刚”的灵音。灵音降魔杵一挺，将李铁衫的铁剑荡开，摇头道：“李庄主，你我曾经同甘共苦，共抗强敌，难道今日非要兵戎相见么？”

当年卓凌昭魔爪伸出，灵音与李铁衫互相扶持，二人同在昆仑地牢囚禁半年，谁也不肯独自逃生，此时两人四目相投，心中都是不忍。李铁衫轻叹一声，径自将铁剑放下，往后退开了一步。

场面僵持，言二娘叉腰傲视，硬是不肯离开，忽见秦仲海缓缓走来，与言二娘对面站立。言二娘心下一喜，只凝目望着秦仲海，一时眼眶竟是红了。二人自小吕布归来之后，这还是第一回面对面说话。言二娘心中激动之下，不知有多少话想同他说。

秦仲海睁着一双虎眼，也在凝视佳人，他看了几眼，忽地转过身去，沉声道：“陶兄弟，你陪二娘下山。”陶清闻言，立时答应了。言二娘见秦仲海背对着自己，口中却下了这等号令，她尖叫一声，大声道：“秦仲海！”

秦仲海听了呼唤，只是不应不答。言二娘泪水夺眶而出，哽咽道：“要我来便来，要我走便走，我便算是一匹马，也有些情感，你们这些好汉……”霎时手上钢镖射出，当地一声清响，正正射在凉亭顶上，尖叫道：“全都不是人！”跟着掩面哭泣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青衣秀士咳了一声，道："陶清，还不跟上？"陶清自知又有苦差，当下慌忙追出，大叫道："大姊！你等等我啊！"

灵空见凉亭上多了枚飞镖，立时怒道："好一群大胆狂徒！居然敢毁损本寺物事……"他还待唠唠叨叨再说，秦仲海已是一脚踹来，当场将石桌踢得翻倒，跟着斜目睨了灵空一眼。

灵空见他挑衅，自是大怒欲狂，灵音却知其中另有隐情，连忙拉住了师弟，示意他别再多言，免得惹祸上身。

眼看秦仲海大踏步离去，众人揭过事情，便随着灵音上山。常雪恨追到秦仲海身边，偷眼去看他的神情，只见他眼中满布血丝，神态甚是可怖，登让常雪恨心中一惊。

那灵音率队离去，韩毅却不迈步，只驻足原地，看他眉心深锁，眼望娇妻下山的身影，似在沉思什么。李铁衫慌忙走来，道："韩兄弟，秦将军与你家娘子有……有仇，两人言语不和，以前打过几场架，你别放在心上。"

韩毅听了这话，反手拍了拍李铁衫的肩膀，自行迈步离开。

※※※

此后一路行去，再不见机关阻挡，也无人过来生事，两方人马自也不再冲突。众僧自管低头疾走，对怒苍众人不再闻问；那厢群豪也一路无话，只管跟随在后。

众人又走数里，黄顶佛寺已在不远，眼前也只余下一条长长的阶梯，看来行过此处，便要抵达嵩山本院。怒苍诸人自知大敌在前，纷纷凝神守志，提转真力。

秦仲海把手一挥，沉声道："举旗！"解滔赶忙答应了，从行囊中取出布旗，悬在凤嘴长刀上，常雪恨长刀高举，大旗迎风招展，正是个血红"怒"字。

灵音守候一旁，见众人高举军旗，却也没阻拦，合十只道："路上招待简慢，诸位贵宾原侑。敝寺只在不远，还请入殿饮茶，方丈已在等候。"

李铁衫自知强敌已在眼前，当下提了口真气，低声问向青衣秀士："唐军师，你前些日子差人过去兰州，可曾找到剑王了？"青衣秀

士摇头道：“方先生行踪飘渺，一时半刻找不到人。我也不知他会不会过来助阵。”

眼看李铁衫心下烦恼，陆孤瞻登时走了过来，微笑道：“李兄别愁了。剑王与秦将军师徒情深，他这般高明的见识，怎会坐视徒儿不管呢？”李铁衫低声道：“都到了这当口，还没见到人影，我可难免担心。”陆孤瞻哈哈大笑，回首望着一片幽幽森林，笑道：“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看时候到了，他老兄自会冒将出来。”

李铁衫恍然大悟，看这个模样，也许方子敬早已抵达此间，那也未可知。

众人不再多言，便各自随灵音入寺。

※※※

不旋踵，怒苍群豪以秦仲海为首，青衣秀士居次，依序行入殿前广场。众人转看四周，赫然便是一惊，只见广场上密密麻麻地满是僧人，不知有多少和尚在此。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少林两千三百名和尚，看来都在此处了。”

群雄打量周遭，只见大雄宝殿旁搭着凉棚，远处宋公迈、高天威、左从义、伍定远、卢云、安道京等人早已坐定，想来等候已久。

常雪恨手扛大旗，四下瞄了几眼，冷笑便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许多和尚尼姑，这下真是够本了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忽听一声佛号响起，直是震耳欲聋，正是千余名僧侣同声宣佛。少林僧侣内力深厚，数千人同时运气发声，如同雷鸣，比之战场上数万人的嘶嚎还要慑人。群雄饱经历练，但听得这等惊心动魄的佛号，还是为之一震。常雪恨更是魂飞魄散，张口便骂：“操你祖宗！哪来这么大声的阿弥陀佛，不怕把佛祖叫得聋了么？”

佛号过后，寺钟悠扬飘送，众僧缓缓散开，一群僧人向前行来，为首一名老僧神色凛然，正是少林四大金刚，位居罗汉堂首座的圣僧灵定。看他左右两旁各随九名僧人，却是少林十八罗汉到来。这些人都是罗汉堂护法，向来归由灵定管辖，便行到首座身后，各依班辈站定。

十八罗汉行过，又是三名僧人缓步行出。只见塔林守护灵真侍奉在左，诫律院首座灵音伴随在右，正中一名和尚法相庄严，神态慈和，正是当今武林第一大门派的领袖，少林方丈灵智大师。

方今武林之中，华山宁不凡虽称天下第一，但以势力而论，正教各派仍以少林寺最为雄强。江湖俗谚有云："达摩院中三宝圣，罗汉堂前四金刚"，这五名僧人各有各的绝活硬底，以武功较量，寻常门派的掌门帮主都要瞠乎其后。除此之外，寺中灵字辈高僧尚有数十人，也都是成名江湖之辈。便以当年"昆仑十三剑"的阵式上少室山挑战，双方差距仍极悬殊。天下间除怒苍群豪之外，别无单一门派足与抗手。看来今番一场龙争虎斗，定然精彩纷呈。

※※※

灵智不动声色，只微微一笑，向群豪恭敬合十，说道："诸君不辞远道劳苦，前来嵩山随喜，少林合寺深感盛情。"说着伸手肃客，道："诸位难得入寺，这便请来大雄宝殿拈香。"

艳阳高照，热气逼人，大殿佛像隐隐生辉，望之金碧辉煌。众僧两边分开，躬身道："燃起佛前灯，灭去心头火，阿弥陀佛，诸位施主请进。"众僧合十宣佛，只等怒苍英雄入殿。

群豪心下忖测，这礼佛本为庙中礼数，自来客随主便，众人自当入寺拈香随喜，便奉百两香火钱也算应该。只是此时兵凶战危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群豪距大殿约莫百尺，若要穿越人群，对方忽起杀手，实乃凶险无比，一时无人移步。

灵智眉头一皱，正要说话，怒苍这方已然走出一人，朗声道："大师且留玉趾，在下一事相询。"这人身形高大，容貌俊雅，说话间威仪自然而生，俨然便是个儒将。正是"江东帆影"陆孤瞻来了。

少林僧众见了这人的体面形貌，无不生出赞叹。武林高人或庄或谐，形貌迥异，不尽而同。有卑猥似宁不凡者，有邋遢似方子敬者，再看天绝枯瘦，灵智文弱，武林高手能长成陆孤瞻这般威武端正，直可说是百中无一。群僧看了敌方大将的模样，心中暗暗称羡："都说怒苍山这帮反贼如何了得，看这人仪表出众，威风凛凛，土匪窝里果然也有些人才。"

灵智见了陆孤瞻，面上闪过一阵阴影，当下合十见礼，道："陆施主有话要说，何不先上香礼佛，再说不迟？"陆孤瞻摇头道："礼佛时

时可为，警语却非日日得听。灵智大师，在下明白说吧，怒苍少林昔年多有争执，然君子和而不同，彼此虽有杀伤，却不失为正大光明的君子之争，然见诸天绝大师今日所为，以世外高人之尊，秉箕山之志，却行假道灭虢之举，如此用心，岂不招惹世人非议？陆某心中疑惑，尚请方丈指正。”

陆孤瞻文能写、武能斗，正是文武双全的大英雄，昔年秦霸先在世，多由他来打理山寨的一应外交，以此人文学之高，辞令之雅，这时当众点破天绝僧居心叵测，一番言语说来真如唇枪舌剑，让人招架不住。

灵智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陆先生言重了。我师叔不忍天下苍生坠于苦海之中，这才起意相邀，欲以慈悲佛法化解众位英雄的戾气，此诚菩提佛心，何罪之有？”

陆孤瞻冷笑道：“方丈啊方丈，您几位高僧是菩提心肠，难道我山弟兄便都是狼心狗肺？今番我怒苍英雄倒持泰阿，授人以柄，处处容让，并非是怕了少林寺。我等不辞劳苦，来此龙潭虎穴，所求不过义气团圆、兄弟聚首而已！”他拱手向天，朗声道：“我佛在上，如来见证。古人不以义害人，不以利陷罪，天绝大师却以友朋义气制肘本山，这等的佛法无边，不如回头是岸来得好。”

灵智听了这话，饶他修养甚佳，脸色也是微微一变。那厢青衣秀士、韩毅等人却是暗暗叫好，大呼痛快。

耳听陆孤瞻与灵智你来我往，说话文白相杂，虽不至诘屈聱牙，文意却也颇见艰涩。场中大半人出身武夫，平日只知打熬气力，哪能听得懂半句？秦仲海、常雪恨几个文盲见他们吵得十分厉害，自己却连半句也听不懂，二人只好装得十分专注，拼命颔首说是，心中却是一片茫然。

伍定远也是似懂非懂，忙问卢云道：“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，卢兄弟可否解释一番？”

卢云饱学之士，自知二人说话典故，便道：“陆爷方才说话意思，只在指责天绝大师的不是。他以为天绝大师居心叵测，以兄弟义气引诱群雄上山，之后再鸣鼓而攻，如此倒行逆施，不免有失出家人的慈悲心肠。”伍定远啊了一声，颔首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可明白了。”

二人说话间，却见安道京探头探脑地过来，冷笑便道："伍定远啊伍定远，亏你做得朝廷命官，居然如此无知？"说着叹了一声，神态怜悯，摇头道："唉……无知之徒，纵然不耻下问，却还是脱不了愚昧可耻的身分啊！"

高天威最爱与安道京斗口，耳听安道京得意洋洋，伍定远面红耳赤，便来如法炮制一番，只听他赞叹道："安大人学问渊博，让人佩服得紧啊！敢问什么叫做"倒持泰阿"，您可否解释一番？"

安道京脸上一红，道："泰阿就是泰阿。"倒持泰阿"就是把泰阿倒持，这你都不懂么？"

高天威茫然道："不懂。"他问向赵任勇，道："赵爵爷听懂了么？"

赵任勇摇头道："恕在下愚鲁，还请安大人多加解说。"

此刻众人目不转睛，只在望着自己，便连左从义、石凭等人也转过头来。安道京脸皮烧烫，好似中了朱砂掌，红得快滴下血来了。卢云见他嚅嚅啮啮地说不出话来，登时咳了一声，解围道："泰阿是柄宝剑，汉书梅福传有云："倒持泰阿，授楚其柄"，所谓"倒持泰阿"，是说一个人把有利的情势让给对方，自己反被制肘了。"安道京松了口气，口中却呸了一声，冷笑道："姓卢的，我还没开口，你怎地把我的话给抢了！真是个无礼的小子！"

高天威哈哈一笑，道："安大人不必着急，方才那姓陆的还说了句成语，叫什么"假道灭虢"，这四个字简直莫名其妙，却又是什么意思啊？"

眼看又要丢人现眼，安道京心生一计，慌忙间把身上钱囊解下，跟着暗使内劲，自扔凉棚后头去了。他两手往身上一摸，故做惊诧状，口中大声道："糟了，钱包不见了，你们等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"正要起身去找，忽在此时，人群中伸了一只手出来，手上还拿着安道京的钱囊，听得宋公迈问道："这是谁的钱囊，怎么随手往后扔来了？"

※※※

陆孤瞻口舌便给，直似舌灿莲花，打得灵智难以招架，他思索良久，正要回话，忽听宾客席传来一声惨呼，宋公迈等人纷纷惊叫："安

大人可是中暑了？怎么口吐白沫啦？”

灵智听他们叫得惨，自也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他咳了一声，不做理会，自行道：“陆施主言重了。我师叔闻得贵山再起大业，英雄沓至纷来，便以一纸相邀，纸短情长处，只恐众英雄不愿纡尊降贵，何来胁迫之有？”他自知对方口才厉害，当下不多做口舌之争，伸手肃客，道：“几位施主，入寺不礼佛，如入宝山空手回，还请几位施主入殿上香，一来沾染慈悲之气，二为天下苍生祈福，三求消弭少林怒苍过往恩怨，不知心意如何？”

说话间背后又涌出十名僧人，看这十人列队相迎，各捧玉盘，上敬香烛等礼佛之物。十座香台各自镶刻群豪姓名，依序看去，见是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、“青衣秀士”唐士谦、“气冲塞北”石刚等人，各按班辈排序，分毫不乱。只是诚意用心有了，却又不免让人心存疑窦，不知佛殿里是否别有布置。陆孤瞻与青衣秀士对望一眼，两人微微一笑，料来又有话要说。

陆孤瞻口若悬河，咄咄逼人，一旦开口，少林僧侣无人能够招架，恐怕会给他一路牵着走。灵定知道方丈说不过他，此时便由他出面下场，道：“几位朋友，少林是主，贵方是客，自来客随主便，各位既然上山，便须照本寺规矩礼佛，万万推辞不得。”

这礼佛与否，尚在其次，便算佛殿里有些机关，怒苍群豪也未必束手无策，说来无须为此大动干戈。只是双方于此较劲，用意自在压住对方的气焰，要一举占得上风，往后较量的规矩也好办了。耳听灵定说话强硬，陆孤瞻不愿孤断独决，转头便朝群豪看去，待见秦仲海伸手横比，陆孤瞻登时哈哈一笑，他回过身来，微笑道：“灵定大师，对不住了。咱们本想入寺礼佛，哪知听了你的一番话，冲着这“规矩”两字，我们又不想进去了。”

灵定双目圆睁，脸色沉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我寺方丈始终以礼相待，诸位岂能不入境随俗？”陆孤瞻自知此刻万万不能退让，否则以后一路给人牵着走，必会退无可退，他含笑摇头，讥讽道：“出家人不动嗔念，未闻有寺僧强押香客拜佛之事，大师可是要首开先例？”

灵定森然道：“你们到底拜不拜？”陆孤瞻笑道：“那要看大师的诚心了。”

两边说得僵了，灵定是个硬颈的，一听陆孤瞻语带调戏，登时怒火冲心，他转头一名僧人，冷冷地道："灵玄，动手。"那人走将出来，双手轻扬，猛地无数佛珠飞射而出，直往常雪恨飞去。

怒苍众人大吃一惊，正要拉开常雪恨，韩毅站得近，把暗器来路看得明白，当即喝道："别动！"话声甫毕，果然佛珠狂射而来，只从常雪恨身边擦过，丝毫没伤到皮肉。

常雪恨惊得魂飞魄散，口中兀自不软，骂道："操你奶奶的，偷袭你老子！"

灵真冷笑道："有空说嘴，不如抬头看个仔细吧！"众人吃了一惊，急急抬头看去，只见常雪恨扛着的那面军旗上现出一字，众人看得明白，那旗面赫然钳着一个大大的"天"字！

场内外高手无数，众人见多识广，个个都是识货的，这"天"字由二十颗佛珠所成，密密麻麻地钳在布上，说来这暗器手法并不稀奇，难得的是佛珠所酝力道非小，却能遇布不破，恰恰钳在布上，这份柔力当真了得，足与太极心法相提并论。

众人急看那出手之人，见他不过四十岁年纪，听方才灵定称呼，好似叫做灵玄，谁知此人名不见经传，武功却能刚柔并济，看来少林正宗之名当之无愧。

灵定合十道："二十年前，我寺天绝大师总帅三山五岳之正教英雄，与贵寨山主秦霸先决一死战，当时胜负如何，诸位定当知晓。今日各位一昧霸道，难道不怕旧事重演么？"

怒苍群雄闻言大怒，若要提起当年招安之事，诸人皆有满腔怨恨，那小吕布、李铁衫等人气愤至极，眼中如同喷火一般。猛听一声狂吼，怒苍阵营飞出一柄长枪，直朝灵玄射去，那长枪附满真气，破空之声极是尖锐，灵玄吃了一惊，正要举手去挡，灵音眼明手快，急忙将他扑倒，口中喝道："别硬接！"

嗖地一声大响，那长枪夹带风雷之势，直从众僧头上刮过，猛听如雷暴响，众僧回头看去，那铁枪飞上佛殿，定在大雄宝殿的匾额之上，看铁枪没匾，几达其半，着实让人骇然。

众人正自骇异，忽听一人冷冷地道："叫天绝滚出来。什么礼佛不礼佛，咱们没功夫闲耗。"说话间天空飞下一只雄鹰，停在那人手臂

上，众人疾视其人，正是“气冲塞北”石刚。

灵定又惊又怒，指着满山和尚，怒道：“这里几千名学佛之人，你胆敢如此无礼？”

石刚手抚雄鹰双翅，淡淡地道：“管你几万个和尚，我传个讯息下去，三万兵马杀上山来，你少林转眼便成瓦砾。”石刚自入寺以来，始终一言不发，此刻大敌当前，他却第一个发难，看他神态倨傲，目光扫荡间，极尽剽悍之能事，众僧心存惧意，不由向后退开一步。

以智折人，国士之风，这煞金行事如此强硬，登让灵智叹了口气。他自知道行不足，无法点化顽石，合十便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既然诸位不愿礼佛，我等也不强人所难。各位要见潜龙军师，这便随我来吧。”说着伸手一挥，千名僧人便自让开，灵智口宣佛号，率先从人群中离开。灵定神态肃杀，灵真满心怒火，定音真三僧便紧随方丈之后，相继离场。

此时杨肃观、天绝这对师徒尚未现身，场面便已十分紧张，不知一会儿会生出什么事来，卢云、伍定远等人心下担忧，便也起身出棚，随行离开。

想起要与天绝交手，怒苍众人醒起少林禁传神功的大威力，心下无不忌惮。只是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惊惶恐惧也是无用，诸人对望一眼，当下便由秦仲海领军，一路跟随过去。

※※※

群豪各怀心事，便随灵智向后山行去，本以为达摩院肃杀凶险，哪知一路走去，却甚宁静祥和。只见后山云深雾蒙，远处传来诵佛之声，四下岚气飘渺，伴随阵阵山茶花香，有如世外桃源。众人杀气大减，慢慢生出喜乐心，各自眺望山景。

陆孤瞻颇感心旷神怡，点头道：“此地山清水秀，地灵人杰。在此修道，想不成正果也难。”灵智走在前头，听得陆孤瞻此言，微笑便道：“陆先生若是喜爱后山，不妨在此长居求道，少林僧众竭力招待。”陆孤瞻哈哈笑道：“方丈这话就不是了。“不成赤松子，安得归山林”？陆某俗事未了，岂能贸然归隐？”

赤松子是张良出家之后的道号，陆孤瞻以此自况，用意再明白不过，他若不能打下江山，成功立业，绝无可能退隐罢手。

灵智闻得此言，只得轻轻一叹，不再多说什么。

※※※

众人再往山腰走去，只见树林间现出了一座房舍，望之古旧腐朽，远不比嵩山本院的富丽堂皇。想来这精舍便该是名闻遐迩的达摩院了。

自景泰十四年以来，天绝僧将自身囚于寺中，从此不离少林一步，至今已近二十年。江湖为此生出许多传说，或说天绝僧自觉杀戮太重，不愿再造杀业，只在面壁思过。或说天绝自知功夫不及宁不凡，便躲在达摩院中创制武学，只等成就之日到来，便要下山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号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待到祝家庄之役，江湖群豪经灵智转述，方知这位神僧蛰伏不出，只在看守怒苍第二把交椅“潜龙”，这才解开了众人心中的疑团。眼前这一战，便是天绝僧二十年来头一次出手。

众人行到近处，常雪恨忽地叫了起来：“他妈的！门上有字哪！”众人急忙去看，果见达摩院门上写着四行谒语，上书：

潜龙不称龙，反匪非逆忤，正邪本相生，苍天无尽处。

※※※

众人见了谒语，无论是朝廷人马，抑或是怒苍匪逆，无不各自低诵。陆孤瞻念道：“潜龙不称龙……反匪非逆忤……”心中模模糊糊，好似有个念头，却又抓之不定，他走到青衣秀士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这几句话有些怪，军师可有主意？”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口中并未回话，目光却朝秦仲海望去，似乎大有深意。

众人看了谒语，实有不知高低之感，猛听铿地一声大响，一柄刀索横入场中，人未到，刀先至，来人正是最为傲性的“气冲塞北”。只听他冷冷地道：“天绝神僧不必装神弄鬼，我山兄弟已如阁下吩咐到来。你要单打也好，群殴也罢，快快吩咐一声，我等奉陪到底。”

石刚这番话说出，门后却无声响，更无一人说话响应，他按耐不住，霎时气沈丹田，仰天狂吼，音波发动，登以石刚为圆心，直向四面八方震去，吼声到处，门板竟被震得喀喀作响，足见威力何等惊人。

此际石刚以啸声向天绝挑战，威力竟不在先前伍秦二人之下，只听啸声震耳欲聋，灵智、宋公迈、高天威等人各自运气护身，并无勉强之处。灵音知道左从义、石凭等将领并无内功根柢，深怕他们抵受不过，便伸手握住他俩的手掌，以内力护住心脉，免遭巨响震伤。

啸声甫歇，石刚扬声大吼："天绝僧！出来接招吧！"刀索斩出，急向门板而去，霎时刀破木门，木屑纷飞爆开，石刚知道天绝僧随时都会出手反制，当下将刀索急急抽回，当地一声大响，机关锁紧，组为一柄十二尺长的大马刀，横刀当胸，只等着开杀。

石刚出手破门，举止大大无礼，天绝僧神功盖世，随时会以绝世内力反攻回来，哪知过了半晌，门内非但不见人影，更无分毫声响，石刚嘿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忽听场内响起一片惊叫，众人眼里看得明白，只见门内立着一堵照壁，那壁上清清楚楚地绘了幅图画，图若正圆，正中一只人首蛇身的怪物，徽旁另有血字围绕，见是：

戊辰岁终

龙皇动世

天机犹真

神鬼自在

※※※

血字入眼，石刚、陆孤瞻、青衣秀士等人同声惊呼，全数向后退开，宋公迈、高天威等人暗自起疑，柳门中人交头接耳，场中群雄不分来历，都在猜测天绝僧的用意。

此刻虽在午后，场中气氛却甚诡谲，四下风过林稍，彷佛飘起鬼魅低笑。场中众人看着达摩院的大门，真如地狱之门打开一般，心中更感戒慎。

卢云也曾见过这四句谒语，当时还是他揭破谜底，让众人得知"吾皇犹在神机洞中"这八字真谛，他正要说话，忽听背后传来一个声音，颤声道："伍……伍定远……他妈的那个图徽……好象是神……神机洞的东西……"卢云听这口音似是是安道京所发，急忙回头去看，果见这名监军躲在"宋神刀"背后，说话间面肉颤抖，好似恐惧惊骇，无以复加。

安道京来头不小，乃是江充跟前的佞宠，谁知此刻魂飞魄散，彷佛达摩院里隐伏着什么怪物。卢云心头疑惑，他见安道京呆呆的望着伍定远，当下便也转头去看，哪知一望之下，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只见伍定远脸上满布紫气，模样激动，好似见到了鬼一般。

※※※

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”，这四句话牵动天下，先以羊皮带出了天山的绝世武功，后又令刘敬中计惨死，昆仑满门自灭，说来大大的不详。众人没料到会在此处见到故老相传的谒语，一时莫不惊疑交迸，以高天威、宋公迈这等武林耆宿的见识，此刻也感纳闷不解。

万籁俱寂中，灵音、灵定低头诵经，只在超渡亡魂，更显得场内一片阴沉。在这诡异难测的一刻，猛听场中响起一个笑声，一条大汉跨步行出，笑道：“天绝大师要咱们猜谜么？咱们忙得紧，没工夫磨耗，这潜龙军师到底在哪儿？还请早些说吧。”这人神态豪放，言语带着几分说笑，正是秦仲海来了。

灵智行入场中，合十答道：“秦将军，潜龙便在达摩院中，随时等着见你。”

秦仲海听他说得大方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方丈啊，您别故作玄虚了，咱们都是识相的，您吩咐吧，我们要见左军师，到底得打多少场啊？”

灵智听他说话讥讽，却是面无喜怒，他凝目望着照壁，幽幽地道：“秦将军别急着动手，先回答我一件事好么？”秦仲海笑道：“但教与军情无关，与生死无涉，方丈但问无妨。”

灵智低下头去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一字一顿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是谁害死你娘亲哥哥？”

怒苍众人听灵智忽尔提起往事，心下一凛，各自留上了神。秦仲海也是惊疑不定，他双眉挺起，森然道：“大师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这几个亲人死得好冤，请别随意提他们的名字。”灵智却不理会，只淡淡地道：“秦将军，请你回答我，是谁害死你的娘亲哥哥？”

秦仲海听他一再相询，霎时咬住银牙，厉声道：“奸臣江充！我至死不饶他！”说话间怒目往朝廷众人看去，安道京见了他的凶狠眼色，自感害怕，忙缩到伍定远背后去了。

场中众人听了秦仲海的怒吼，都是暗自骇异，灵智却不害怕，只听他轻轻地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秦将军，害死你娘亲哥哥的，不是江充。”

秦仲海森然道：“那照大师说，却是谁下的手？”

灵智轻声道：“是你爹爹。”

此言一出，满场众人尽皆惊呼，秦仲海怒目圆睁，咬牙道：“方丈大师，饭可以随便吃，不过有些话……”他抽出钢刀，奋力斩出，怒吼道：“说不得！”

轰然巨响中，刀风直扑而出，便向灵智而去，灵智袍袖轻拂，将来势化解了。他叹息良久，合十道：“秦将军，我无意损及令尊威名。但我今日想要劝你一句，若非你爹爹执迷不悟，始终从官场中解脱不了，那个忠字哪里会害死他？又哪里会波及他一家老小？你娘亲温柔秀美，你哥哥稚若孩童，可你爹爹眼中只有国事，终于弃他们于不顾……”

秦仲海满心不忿，哪有余暇深思说话，厉声便道：“灵智老贼秃！你再损我父亲一句，休怪我把少林踏为平地！”

灵智听得秦仲海的怒吼，反而向前走上一步，他面色慈和，低头垂目，道：“秦将军，王图霸业，转眼成空。你父子本是正道中人，何必越陷越深呢？苦海无涯，请你放下屠刀吧？”

秦仲海出身朝廷，追随柳昂天直达十年，秦霸先贵为征西大都督，更是国家倚重的大将。父子两代如初一彻，皆为朝廷忠臣出身，最后却都上山造反，惑乱天下，看来灵智选在动手前最后一刻问话，用意自在点化这名朝廷命官。

卢云、伍定远等人听了这话，心下都是一动，一时纷纷转头，凝视着秦仲海。怒苍群豪听灵智当众劝说，众人关心秦仲海造反诚意，自也沉默无声，要听他怎么回话。

秦仲海自造反以来，今日是首次与柳门中人碰面，他看了看好友，又看了看山寨弟兄，两边人马将他夹在中间，他脸色却不见为难，霎时之间，微微一笑，伸手出去，握住了灵智的手。灵智见他开悟了，忍不住心下大喜，他紧紧反握，道：“秦将军，你若愿意放下屠刀，便请入达摩院来。我师叔有话与你说。”

卢云等人听了这话，都是喜形于色，只要秦仲海开口答允，一切自都好办了。

秦仲海笑了笑，忽道："大师，你可知我为何造反？"灵智面上闪过阴影，将手缓缓松开，低声道："将军为父报仇，天下谁人不知？"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却是微微摇头，黯然道："老实说吧，我没有见过我爹爹，我是剑王抚养长大的。"

灵智愣住了，茫然道："将军若不拘泥家仇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"他往秦仲海的铁脚看了一眼，叹道："是为报逐出朝廷之恨？"

秦仲海摇头微笑，道："方丈啊，您想开导我，却连秦某想些什么也不知晓，你要如何作得说客？"眼看灵智满面茫然，秦仲海自管踏步行入场中，朗声道："诸位，我这里问你们一句，秦某好好一个朝廷命官，有福不去享，却为何要吃尽苦头，来造这个反？你们看看我的脚，看看我的脸，我这是何苦啊！"卢云满面泪水，喃喃点头道："是啊，仲海……你……你这又是何苦……"伍定远见他难受，登时伸手出去，握住了卢云的手掌，以作安慰。

秦仲海自顾自地笑道："诸位，我坦白说吧！不管姓秦的吃了多少苦头，可只要我夜里想到一事，我还是会偷偷地笑，哪怕再断一条腿，再刺十个字，我还是觉得值得！"他见众人目瞪口呆，霎时双手撑开，一字一顿，喝道："那便是，秦仲海此生不必跪人！"

众人听得此言，心下都是一惊，只见秦仲海站立场中，续道："好好想吧！你们这帮人书读得再多、武功练得再高，这辈子还是得跪人！不过求一口饭吃，头便要按得那么低，你们甘心么？大家一样是人，那帮贼只不过投胎投得好了，便能高高在上，颐指气使，你满腹经纶，一身武功，却要日也怕、夜也怕，忍气吞声，这种人生便如在猪堆里打滚，纵使富贵满门，却又有何滋味！来！学我吧，志气点，将那一把怒火烧起来，打打杀杀一样可以度日，谁能奈何你呢？"说着说，竟是哈哈大笑起来，怒苍群雄更是高声叫好。

灵智摇头道："将军此言大谬。"宁为太平狗，勿为乱世人"，将军为了一己喜乐，却误开了鬼门关，那一把战火烧将起来，天下多少百姓要死于非命，你于心何忍呢？"

秦仲海怒道："错了！全错了！什么太平狗强过乱世人，照老子看，战死的一条狗也比苟延残喘来得强！"宁为战国魂，莫为太平

奴”。世上会有这许多奸人，便是你们这帮乡愿宠出来的！卑颜屈膝，苟且偷生，嘴里拼命骂着权贵，心里巴望着好处，生女为富人妾，生子做贵人奴，狗爪鹰爪，帮办为恶，这般下流堕落，不如死在战火里来得干净！”

灵智叹道：“将军一意孤行，恐怕亲痛仇快，到时就后悔莫及了。”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造反便是造反，哪有什么亲不亲、仇不仇的？大师说得“亲痛仇快”四个字，只有两个字是我要的。”说着竖起中食两指，厉声道：“痛快！”

※※※

满场众人静默无声，怒苍群雄则是大为振奋，灵智长叹一声，自知无力劝说，当下道：“将军执意开启战火，小僧言尽于此。你要带潜龙离山，当以武力论断。”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成！等你这句话好久了，你划下道来，咱们兄弟随时奉陪。”

灵智颔首道：“将军既然爽快，小僧也不客气了。”他伸手往达摩院指去，道：“贵我两家相争，我的注码便是潜龙。倘若阁下胜出，潜龙自任你带走，阖寺僧侣绝无一句怨言。”秦仲海颔首笑道：“方丈倒也爽快得紧。”

灵智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秦将军，我以潜龙为注，却不知你的注码是什么？”

青衣秀士听得这话，忍不住咦了一声，正要开口阻止，却是晚了一步，果听秦仲海大笑道：“方丈啊方丈，你也不必激我！姓秦的既然造反，便没拿性命当一回事！这场大战是我爹爹起得头，你们若是赢了，秦仲海任你们处置便是！”

双方约定一出口，满场众人登时哗然，青衣秀士自知晚了一步，登时扼腕长叹。灵智则是大喜过望，万没料到秦仲海如此爽气，颔首便道：“将军如此义气，小僧佩服万分。”

青衣秀士上前一步，挡到秦仲海身前，森然道：“灵智大师不必佩服谁，倒是您这个智字厉害了得，说来才该让大家佩服再三。”灵智听出他的讥讽，登时微笑颔首，回敬道：“唐先生怎么这般说话？秦将军义气为先，那是了不起的，军师难道不佩服么？”

两人相互讥嘲，众人听入耳里，方才恍然大悟，怒苍众人更是面无人色。看秦仲海非但是怒苍头领，尚且是秦家唯一骨血，此战若要失手，非只首脑被擒，恐怕山寨也要被毁，万事俱亡矣。想来秦仲海答应为质，已然掉入灵智的算计之中。

其实秦仲海也不是看不透灵智的用心，以地位论，潜龙是怒苍山第二把交椅，双方若要对赌，除非秦仲海以命为注，也找不出别的法子折服少林僧众，便算以右凤代左龙，人家也不见得领情，也是这样，才让灵智一举得手了。

※※※

情势既然如此，狡赖也是无用，石刚、陆孤瞻两名老将对望一眼，二人暗下决心，此战便算失了性命，也绝不能任凭秦仲海被俘，否则不仅无颜面对秦霸先于地下，从此山寨少了领袖，更要一败涂地。青衣秀士心下暗暗愧疚，他急于扳回劣势，拱手便道："方丈大师，事已至此，那也不必多说了。现下咱们要怎么玩，还请吩咐吧。"

灵智微微一笑，转头便向灵定望去。灵定踏步而出，朗声道："唐军师莫要着急！少林弟子与人较量，从不以多胜少！"他兜指为数，道："六人对六人，我山六人下场，贵山六人御敌，不知此议如何？"

青衣秀士心中微微打量，怒苍群雄此行上山，好手尽出，其中武功最强者，当是自己、秦仲海、煞金石刚、陆孤瞻四人，若再凑上李铁衫与郝震湘，合为六人之数，未必便输，正要答应，忽见灵智与灵定眉来眼望，两人口唇低动，似在以传音入密之法交谈，青衣秀士心下一凛，料知少林定有什么厉害招数，当下转过话头，摇手道："以六对六，何其烦琐？六场较量，徒然打成三胜三负，劳心费力，却又难分胜负。此举万万不可。"

灵智合十道："唐先生所言差矣，即便六人出手，亦可一场决胜，绝无平局之理。"

青衣秀士微微一奇，留上了神，道："大师这话怪了。既要一场决胜，不拘人数，何不派三人、五人，却独独是六人？"灵定把话接了过去，冷冷地道："老实说吧。贵山几人出场都是无妨，咱们还是六人应付。"

听灵定这么一说，青衣秀士已然看破用心，料知少林定有一套六人阵法，只等怒苍群雄往火坑里跳。冷笑便道："听大师说得这么狂，

干脆大家群殴好了，又何必假惺惺地分什么人数场次？咱们杀上一场，怒苍山九个人在这儿等着，你少林寺几千人马过来，大家胡打一气，图个生死痛快，寺中尸横遍野，岂不是美？”石刚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军师何必跟他们客气？他们六个人要挑倒咱们弟兄，我这里传令下去，三万军马放手大杀，他们还是六人应付着，那才叫好看哪！”

耳听双方唇枪舌剑，你来我往，各在人数场次上打转。灵智听了石刚的喊话，登时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也罢，既然我寺六人之议，军师深觉不妥，我们也不强人所难。却不知阁下有何妙方？能让我两家心服口服？”

青衣秀士心中微微打量，若以一战分胜负，对方定会遣出天绝神僧，己方以方子敬武功最高，至今却不见人影，若要六人决战，对方又有厉害阵法，他思来想去，心中登生一计，微笑便道：“少林之战，人多不妥，人少不当，贵我双方何不三仗两胜，以定输赢？”

灵智听得此言，正中下怀，慨然承诺道：“成！依阁下所言，便是三战两胜！”

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贵山是主人，可能事先言明出场人选？”

灵智何等聪明，如何听不出敌方套话，只是本山高手何其了得，出场皆是当世菁英，倒也不怕对方上驷下驷的计谋，颔首便道：“少林弟子光明磊落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此番较量，我方先由罗汉堂首座灵定出阵。老衲忝为少林方丈，第二仗自该由我献丑了。至于最后一仗……”他伸手朝达摩院摆去，道：“天绝师叔为达摩院主人，又邀约贵山到寺，我辈弟子岂敢争先？这第三场自该由他出马了。”说着合十道：“灵定、灵智、天绝，谨奉指教。”

灵定、灵智、天绝，这三人乃是当今少林寺中最强的三大硬手。年前华山玉清观一场激战，灵定曾与“剑神”卓凌昭放对，此僧武功之强之勇，武林间有目共睹。至于灵智方丈，此人既居四大金刚之首，武艺更只在罗汉堂首座之上，若再加上个天绝老僧，少林以此阵容行走天下，几可说是万无一失。怒苍群豪便算打赢第一场，怕也过不了灵智这一关，更别说是向天绝僧挑战了，看来怒苍好手再多，输面也是多于赢面。

青衣秀士自也无惧，颔首便道：“好，灵定、灵智、天绝，这便是贵山三场的人选。”说着自行走回阵中。李铁衫心下忧虑，忙来相

询："怎么样，咱们赢得了么？"

青衣秀士低声道："方老师还未到来，咱们前两战全力求胜，避开天绝老僧。"

众人听了这话，方才明了青衣秀士的用心，看他要灵智坦承出战人选，便是要他敲砖定脚。以天绝的辈分而言，三战中绝无可能担任先锋，灵智亦无可能自居大将，说来说去，天绝定会给排到最后一场。只要怒苍高手能避开这名神僧，此战说来尚有胜机。

双方议定场次，只等着第一场先锋战开打。此时非只怒苍英雄摩拳擦掌，便连少林僧众也是神态雀跃，再看四大家族坐观虎斗，人人都是全神贯注，却只有卢云与伍定远愁眉苦脸，两人对望一眼，各自叹了口气。

卢伍二人与双方皆有交情。处境自是尴尬无比。看同侪杨肃观出身少林，灵定、灵音又为旧识，二人自不乐见少林门人死伤。但那厢怒苍豪杰交情又何尝少了？伍定远身受李铁衫救命恩情，卢云获陆孤瞻传授武艺，皆是永志难忘的深恩，要他们如何忍得怒苍英豪大败亏输？眼睁睁看着秦仲海给人抓入牢中？

情势如此为难，卢伍二人各自低头无语，只盼这场打斗能以平和收场，纵有胜负分出，也不要见了生死。

第十三卷 第七章 闯将

少林寺爽快定下三战人选，自是有备而来，看那灵定气定神闲，早早下场等候敌手较量。怒苍众人见这和尚颇为自满，有意出手教训他，一时都在摩拳擦掌。

此次怒苍山举寨复兴，早已惊动正教英雄，祝家庄一役更打得四大家族灰头土脸，算来武林虽大，也只有少林一脉能独力与之抗衡。此役不论是少林击溃怒苍，还是怒苍一举压下少林，都算是震动天下的大事。旁观宾客知道怒苍山即刻有高手出阵，众人引颈盼望，都想见识怒苍山首战的人选。

※※※

秦仲海见众人磨刀霍霍，大笑便道："东坡说了，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，少林和尚果然又秃又毒，又毒又秃，竟把老子的性命当成了赌

注！弟兄们！谁愿上前打头阵？也来喂你老子吃颗定心丸！”

话声未毕，猛见左右各跃出一人，同声大喝道：“某愿往！”众人探头急视，只见左首男子高大威武，手提方天画戟，正是昔年惯冲第一阵的“西凉小吕布”韩毅。右首那人神态沉稳，两足不丁不八，却是新近入伙的“蛇鹤双行”郝震湘。

韩毅将方天画戟掼在地下，拱手喝道：“韩某深受正教荼毒，几十年来浑浑噩噩，不能为兄弟出力报仇，今日少林首战，权乞将军之命，且为山寨立下第一功！”

韩毅曾经沦落江湖，宛若行尸走肉，有意藉此战扬名立万，以来重建往日声威。旁观众人知道他的心情，自都有意成全。李铁衫与韩毅交情匪浅，更是大声叫好。

李铁衫正要出言荐请，郝震湘已然大踏步走上，喝道：“小吕布心中有气，某非不知，然郝某昔年也是朝廷命官，被这些奸臣贼子凌辱谋害，有气不能发，有冤不能报，也是满腹怨毒。今日只盼将军授命，让郝某血战少林，以报大仇！”众人听他语气刚毅，满腔复仇血志，心中都是为之一动。

郝震湘武功高超，数年来含悲忍辱，始终默默无名，此刻他要上阵杀敌，陆孤瞻岂能不加袒护？当年他收罗郝震湘之时，见他武功不在自己之下，只因官运不济，命运乖离，方才沦落到这个下场，陆孤瞻此刻自有成全之意，只盼郝震湘能替山寨打响首仗，常雪恨、解滔两名小将与郝震湘交好，更是大声喝彩。

韩郝各有所恃，两人互望一眼，殊无相让之意。

秦仲海心中略略盘算，这小吕布戟法如神，旧日是山寨中仰仗的大豪杰，以武功名望而论，当不在灵定之下，若由他出手对付灵定，自是恰当；但郝震湘武艺高强，曾任锦衣卫枪棒总教头，江湖名望也不见得弱于韩毅，自己若要他无端退下，不免得罪了双龙寨群雄。

秦仲海不愿开罪任何一方，便哈哈一笑，把烫手山芋丢给青衣秀士："两位师傅同愿上阵，这可如何是好？"青衣秀士微笑道："韩兄弟与郝教头两人武功高明，各有所长，不管谁出阵比试，都是一样的。"这人无愧是军师谋士，转眼间又把山芋扔了回来。

秦仲海咳了几声，心念转动间，便已想出办法调解，当即笑道："我寨复兴，本是天意，可咱们第一战只能一人出阵，却是没法子的事。眼下我想请两位弟兄挚签，中者上阵，不中者退场，如此可好？"韩郝二人尚未答话，陆孤瞻已接口道："正该如此。咱们复兴山寨，本是奉天行事，两位兄弟挚签，便等于老天替咱们挑选头阵人选。说来最是吉祥不过。"旁观众人闻言，无不点头称是，都觉这个法子公正，谁也不偏袒。

秦仲海哈哈大笑，俯下身去，随手拔起一丛长草，递到韩郝二人面前，笑道："两位老大哥，你们各抽一株草，谁的草长，便由谁来出阵！"眼看秦仲海握草成束，倒也瞧不出个中玄机端倪，韩郝二人互望一眼，当下各抽一株青草，自藏掌中。

秦仲海微微颔首，道："愿赌服输，两位既已挚签，便请张手相较吧！"

韩郝二人嘿地一声，同时张开手掌，只见郝震湘手中的青草约莫寸许，却比韩毅那株长了小半截，秦仲海哦了一声，道："看来上天属意，本山第一阵该由郝教头上场了。"

郝震湘大喜，拱手道："郝某不辱使命，定当得胜而归！"双龙诸将袒护自己人，登时欢呼起来。常雪恨最是痛恨韩毅这小白脸，此刻更是高声叫好。

郝震湘正要出阵，却听"小吕布"大喝一声："咱们男子汉岂能躺着比！要比也得站着比！"众人一愣，都不知他此言何意，却见韩毅掌中运劲，那株青草猛地弹了起来，有如铁针般地立在掌中。四下山风吹拂，那株青草却硬挺挺地立在掌中，不曾折腰摆动，好似铁铸一般，足见掌中真力何等惊人。

众人见了他这等功夫，不由得齐声叫好，便连少林僧众也是面露赞叹。这手功夫仗的纯是雄浑无比的真气内力，方能立草如针，闻风不动，若无数十载寒暑的苦修，决难办到。

韩毅望向郝震湘，沉声道："此战关乎山寨气运，岂能以天命评断？郝教头，技高者胜，你敢不敢比上一比？"言下之意，竟要以雄浑的内力压得郝震湘自行退下。

郝震湘是个傲性之人，如何受得激？他听韩毅言语轻蔑，登时嘿地一声，颔首道："好，郝某恭敬不如从命。"将长草抛上半空，刷地一声，钢刀出鞘，便往长草虚斩过去，那草给这刀风一激，便尔飘上半空。

众人见他行止有异，忍不住咦地一声，不知都他劈出这刀的用意。

长草飘上半空，郝震湘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闪电般地探手出去，将那草抓入手里，沉声道："小吕布既然划下道来，郝某岂敢不从？且看我这株草！"睥睨之中，开掌示众。

只见那株草软趴趴地垂下，不见半点内力真气，众人正自起疑，却听郝震湘暴喝一声："起！"霹雳声响，宛如半空打起焦雷，只听嗤地一响，那草冉冉增长，一路往上暴长，原不过寸许之长，此时一停、二停、三停，足足向上冒出一尺有余，宛如受了春雨滋润，忽尔拔高生长一般。众人见了这等变故，自是张大了嘴。韩毅惊道："你……你这刀法是……"

原来郝震湘方才将长草抛上半空，以快刀手法接连斩落，在草上切了十来记不止，这刀法阳刚中不失细腻，令长草将续未续，似断不断，成了绵绵相连的细须。待以内力灌下，自是高升了十倍不止。秦

仲海也是用刀高手，早已看出个中机关，他嘿嘿一笑，心道：“这郝震湘当真了得，无怪当年能居锦衣卫第一高手之名。”怒苍山群豪互望一眼，都是暗暗点头。常雪恨与解滔更是大声喊叫，以助声势。敌我众人武功不到的，兀自不明究里，犹在探听郝震湘手上的魔术。

韩毅见了这等手法，心下自也钦佩，他拱手让道，叹道：“好刀法、好见识，韩某心服了。郝教头，祝你旗开得胜！”说着双手向旁摆去，示意郝震湘上场应战。

郝震湘微微欠身，道：“承蒙相让，郝某性命不在，此仗也不敢有失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心结尽抛九霄云外。

※※※

此时灵定早在场内等候，郝震湘更不多言，旋即走下场中，将衣襟束起，朗声道：“久闻罗汉堂首座武艺盖世，今日郝某斗胆讨教。”

灵定无喜无怒，合十便道：“郝教头不必客气。”

两人互相凝视，各自运气护身，郝震湘刀锋正欲出鞘，待见灵定仍是空着双手，并无取出兵刃之意，忍不住愣道：“大师恁也托大了。郝某手上有刀，烦请大师去取兵刃来，以示公平。”灵定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老衲向来空手御敌，郝教头不必在意。”

郝震湘听他要空手与自己放对，忍不住哼了一声，灵定虽非出言轻视自己，但此时此刻，自己若无异议，岂非矮人一截，令得山寨弟兄颜面无光？他摇了摇头，冷然道：“大师是罗汉堂首座，郝某是双龙寨教头，你我皆为人师表，说来职责一般，郝某如何能占这个便宜？”他不愿授人以柄，便将佩刀解下，扔给常雪恨，当下也要空手应敌。

灵定身居罗汉堂首座，平日寺僧遇到武学疑义，多由他出手点拨，以武功之渊博而论，合寺无出其右者，郝震湘带刀也好，空手也好，于他都是一般。此时郝震湘执意空手决战，灵定自不在意，只微微颔首，并不多置一词。少林僧众见郝震湘也要空手放对，忍不住暗暗冷笑，暗忖道：“咱们首座何等武功？便当年“剑神”与他动手，也靠长剑之利，方能胜出。凭你郝震湘一只三脚猫，居然想和四大金刚平起平坐？一会儿有你苦头吃了。”

郝震湘见众僧面带冷笑，意存不屑，不禁心下大怒，暗道：“胜便胜，负便负，你们少林便算是武林正宗，也不该意存轻薄，将郝某视若无物！”

正所谓“怒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管他灵定是神是佛，都不过是个较量对手而已，郝震湘心中狂怒，当即暴喝一声，左掌虚圈，幻化为一只鹤嘴，右拳探出，狡如一尾灵蛇，正是湖南郝家的正宗绝艺“蛇鹤双行拳”。

灵定见他出手刚柔并济，当即点头，赞道：“好手段。”

郝震湘见灵定兀自好整以暇，心下更怒，想道：“好你个贼秃！便是达摩祖师复生，怕也挨不起郝某的“蛇鹤双行”！你灵定不过是个罗汉堂首座，怎敢狂妄至此！”

大怒之下，那蛇拳挥舞更急，一时飕飕作响。郝震湘蛇拳堪堪击出，灵定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刹那间五指挥出，直朝郝震湘胸口扫去，这招刚猛渊深，乃是少林寺的“菩提千叶手”。

这一扫的来势虽然厉害，但郝震湘内外兼修，又加体格粗壮，挨得起开碑手、裂石掌，根本不把五指攻势放在眼下，他有意显出山寨威风，当下凝力在胸，对灵定的阳刚指力不避不让，心下暗暗冷笑：“和尚指力再厉害，至多不过与大力金刚指相似，今日拼着受你一指，也要打得你灰头土脸！”

也是深恨对方连番轻侮，郝震湘对指力不避不让，只把蛇拳加力打出，堪堪击上灵定下颚，便在此时，五指也已拂过胸口，郝震湘拼死受力，拳中劲道加紧打出，正要打落灵定满口大牙，蓦地胸前一凉，一股阴柔内力竟从指端传来，这内力好生险冷，旋即连破玄关，胸口穴道赫然被封。郝震湘大吃一惊，方知灵定指力别有洞天，这指看似阳刚，实为阴柔，最是欺敌不过。此时郝震湘穴道被封，丹田气力不济，百忙中撤下拳头，急急往后退开，要先打通胸膛气血再说。

那灵定何等厉害，一见郝震湘往后退让，不待对手运气调和，“大金刚掌”得理不饶人，排山倒海的内力推去，便要将郝震湘一举击倒。郝震湘见情势危急，慌忙间提起一口真气，双手成圈，向前挥挡，便要硬接灵定大开大阖的掌法。

四掌交接，无声无息，郝震湘只觉灵定的掌力大得异乎寻常，直是生平所仅见。掌力震来，郝震湘胸口气血翻涌，登时腾腾腾向后退

开三步。他先前胸口中招，气血未通，此刻又以掌力对拼，自是相形见拙。

一旁少林僧众见首座大占上风，区区一记“大金刚掌”出手，便将不可一世的郝震湘打得气血翻涌，连连倒退，众僧惊叹首座的绝世武功，忍不住高声叫好。

灵定临敌时虽然空着双手，但靠着凌厉的内力，双掌利如刀枪，招式变幻莫测，比诸寻常武林人物身携刀剑，只有更为可怖。众僧先前见了郝震湘的刀法，本想他有些取胜之道，谁知这人生性高傲，竟舍己长不用，看来已然未战先败。

灵定不待他歇息，当即喝道：“郝教头，第二掌又来了！”呼地一声，又是一记“大金刚掌”打来，郝震湘不及调整气息，只得举手挥去。

双掌相接，这回却是轰然巨响，郝震湘脏腑震动，脚下一个松软，几乎跌了出去，所幸仗着自己下盘工夫练得极稳，这才没有摔倒。怒苍群豪见郝震湘面色泛紫，心下不禁忧虑，都怕他首战失利。

灵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郝教头，老衲的第三掌要来了。”他踏上一步，又是一掌推出，这掌笔直向前，掌速却又奇慢，正是少林寺中最为闻名的“安禅制龙掌”。

这路掌法平淡无奇，只是正正一掌推出，并无拳脚招式搭配，看似简陋，其实个中大有学问。掌力发出，分短、冲、长三重劲，寸劲破体，冲劲制压，长劲灭敌，三重大浪接连发出，威力石破天惊，合寺没几人使得全。少林僧众见灵定使出这路掌法，已知首座有意一举压倒强敌，要把郝震湘打得心服口服。

※※※

眼看本山弟兄各有惶惑，少林僧众更见高傲之色，郝震湘自出江湖以来，还没给人这般小看过了，大怒之中，一时气血上涌，内息走通玄关，打通了胸口被封穴道，他非但不作避让，反而仰天狂叫，向前迈步，直朝灵定的掌力迎了过去。

狂叫声中，只见郝震湘衣衫鼓起，全身骨骼如暴豆般脆响，刷地一声，右掌向前劈出，单掌迎向对手双掌，硬碰硬之下，两大高手内力相互激荡，各自僵持不动。

轰地一声巨响传过，一人脚下松动，望后退开。众人以目视之，却见郝震湘站立不动，那身子晃动退让的，反而是圣僧灵定。场内场外众人大为诧异，纷纷惊叫起来。

常雪恨又惊又喜，大声道："这是什么武功？怎地这般厉害？"陆孤瞻微微一笑，道："郝家武功由外而内，乃是武林异数。今日少林寺若要小看天下英雄，可有苦头吃了。"

原来湖南郝家武功独树一格，练功法门由外而内，方才危急之时，郝震湘以外门硬功激发毕生真气，丹田内息全数搬运而出，令得全身骨骼劈啪作响。灵定的"安禅制龙掌"虽然厉害，却如何经得起人家毕生功力来袭？三掌相撞，管你寸劲、冲劲、长劲，全数让你撞上万里石墙，烟消云散。若非郝震湘先前气血未凝，穴道未通，灵定非要连退三步不可。

※※※

两大高手内力不分高下，便改以招式对决，"蛇鹤双行"本以招式精奇著称，郝震湘一占上风，出手更是快若闪电，只见鹤嘴连出，直点灵定上身十三处大穴，蛇拳迂回向下，横扫下腹要害，左右两手招式相辅相成，精严狠辣，无以复加，灵定见避无可避，霎时一抖手，右运"珠玑佛指"，左使"宝盖手刀"，便与郝震湘的"蛇鹤双行"激战一处。

只见两人双手分使一套武功，郝震湘以蛇拳对手刀；鹤嘴对佛指，四只手甫欲相接，各自变了几十个方位，一下攻向穴道，一下转打要害，只看得众人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。

少林众僧见郝震湘武功根柢奇佳，方知他身负惊人艺业，绝非泛泛之辈，便也收起小看之意。灵真皱眉道："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以他这般身手，怎会与怒苍山盗匪为伍？"

伍定远与郝震湘熟识，一旁听着，当即解释道："这人过去是锦衣卫的手下，比当年薛奴儿的武功还强，堪称京城厂卫第一高手。只因受不了奸臣毒害，这才投奔双龙寨，转为盗匪。"少林众僧闻言，都是哦地一声，颇有惋惜之意。安道京闻言大怒，喝道："谁是奸臣了？姓伍的，你可把话说清楚！"

两人以快打快，四臂交缠，撞击声劈劈拍拍，如同炒豆，招招都是狠辣杀招，只看得众人眼花撩乱。

朝廷中人一旁看着，各以自身武功印证。高天威眉头紧皱，道："这灵定当真了得，不过片刻之间，便已换了十来套武功，天下有谁及得上他？"宋公迈叹了口气，道："传闻此人练有少林二十三项绝技，七十二门绝艺三得其一。以武功的渊博而论，中原无出其右者。"

众人听了这话，都是暗暗点头。看那灵定随手撵来都是精妙招数，尤其难得的是套路虽多，却能搭配得妙到颠毫，这人武功繁而不杂，招式博而不乱，实让人心悦诚服。

※※※

场中两大高手互斗百余招，仍是不见胜败。忽见灵定右脚一扫，上直下横，方位连转，极尽变换之能事，竟是一门凌厉的腿法。少林僧众欢喜大赞叹，齐声道："佛座孔雀！"怒苍群豪听这腿法唤做"佛座孔雀"，又见其精准多变，大开大阖，诸人心下暗惊，都为郝震湘捏把冷汗。

郝震湘双手正与灵定缠斗，忽见对方腿法华丽，如孔雀开屏般扫向自己下盘，他心下一凛，只得侧身避让。灵定二话不说，左足方一沾地，右脚跟高高举起，如轰天雷般朝脑门砸下。郝震湘大吃一惊，忙举左臂挡架，喀地一声脆响，脚跟撞上了臂膀，只震得郝震湘筋骨欲折，左手防御溃堤。疼痛彻心间，身子几乎软了下去。

灵定趁势抢攻，"珠玑佛指"直往胸口扫来，郝震湘左手兀自疼痛，只能以右手蛇拳去挡，忽听风声劲急，灵定右手霹雳般地打出一记"罗汉铁拳"，郝震湘只余单手抵御，实在架不住这招铁拳，只得双足一点，后跃丈许相避。

灵定步步进逼，佛指、钢拳、铁掌、手刀，四大套路飞舞不尽，脚下时而"佛座孔雀"，时而"莲座菩提"，让人眼花撩乱。郝震湘招式虽精，却已相形见拙，此时敌人一套又一套武功穿插使出，郝震湘单靠"蛇鹤双行"抵御，恐难出奇制胜，众高手暗自推算，料来不过十招，郝震湘便要倒地。

果听灵定大吼一声，登启连环抢攻之势，手刀直向敌人后颈，钢拳横扫千军，足底再起孔雀振翅之姿，硬往小腹踢来。三招连绵，多路强攻，威力何止倍数？郝震湘面色铁青，此时便算挡下左侧攻势，也难逃右翼杀手，闪过左右连环，躲不开足下急攻，非但败象已成，

尚且有性命之忧。郝震湘自知性命岌岌可危，霎时咬住银牙，心道："都到这时候了，我还隐瞒什么？"

他掌心向上，十指收拢，奋力向前推出，霎时纵声长叫："五行拳啊！"

这招似拳非拳，若掌非掌，方位却精妙难言，灵定与他激战百招，不曾见他使出"贯手"招式，本想郝震湘败象已呈，哪知还有突如其来的杀招？这下出其不意，贯手已到面前，灵定只得侧让闪避，斜退了半步。

郝震湘调匀气息，他不再双手分使两套武功，双掌虚拟如鹤嘴，堪堪要出，又成蛇拳，最后扑面而来，却是形若虎爪，一掌一式间暗藏数种变化，变招之快，如梦似幻。旁观众人看入眼里，心中直感惊诧，灵定见"蛇鹤双行"忽尔生出繁多变化，也是大为诧异，骇然道："这便是五行拳？"

宋公迈与高天威互望一眼，心中均想："好一个郝震湘，这人既得湖南本家密传。看来今日之战，胜负很难说了。"

湖南郝家有套"蛇鹤双行拳"，武林中人自多知闻。却少有人知晓"双行"实乃源出"五行"。郝家高手若达绝顶之境，便能练成"蛇鹤虎豹龙"五行神拳。只是百年来郝家不曾有人达此绝顶境界，江湖中人便慢慢淡忘其中典故，此时绝艺再现江湖，诸人方知郝家真有这套传说中的绝学，惊诧之中，不由多了几分敬意。

战局忽转，郝震湘双手连使"五行拳"，灵定见他攻势转趋猛烈，急忙踢出"佛座孔雀"腿法，要以脚下功夫取得上风，猛听郝震湘一声暴吼，喝道："佛座孔雀何足道？且看我的"豹子连环穿心腿"！"双腿穿出，宛如长枪大戟，只只奔向灵定要害，竟比手上的招式还要凶猛厉害。

灵定料不到他还有这许多看家功夫，只有往后疾退，只见郝震湘脚法宛如雷霆闪动，足背、足趾、足跟，交叉变化，狂烈攻出。灵定避无可避，一招"孔雀行空"，侧腿踢出，双腿半空相交，忽听郝震湘一声轻啸，蛇拳从中穿出，已至灵定面前三寸，灵定使出"珠玑佛指"去挡，未料蛇拳一扭，已成"飞虎长啸式"，虎形堪出，又成鹤嘴，灵定冷汗涔下，不知如何挡架，手忙脚乱间，只得向后急退，郝震湘

丝毫不让，揉身再上，灵定连换十来套武功，却始终打不成平局，只能步步后退。

郝震湘有意一举压倒强敌，登时喝道："大师若无压箱宝，在下十招之内，便要取胜。"

灵定身居罗汉堂首座，乃是少林三大顶尖高手之一，郝震湘武功再高，安敢自称必胜？少林僧众听得此言，登时哗然，几名低辈僧人性急，更是当场大骂起来。

郝震湘不多理会，霎时轻叱一声，一招"猛虎爬山"，猛向灵定抓去，灵定运起"大金刚掌"，便往郝震湘腕上格落。便在此时，那神鬼莫测的"豹子连环穿心腿"飞来，灵定一个不慎，腰间已给踢中一记，他面色铁青，百忙中使出杀手，却只抓下郝震湘半幅衣袖，便在此时，又是雷霆一脚踢来，正正印上胸口，灵定一声闷哼传过，险些摔倒在地。

高手对决，一招便分高低，郝震湘此时大占上风，灵定若再缠斗下去，只有败得更惨。郝震湘见胜负已分，当下也不再抢攻，便自止步收招，抱拳道："大师承让了。"

此战胜负连番逆转，一来五行拳确实了得，颇有神鬼莫测之势，二来郝震湘始终隐藏不用，直到最后关头方才使出，得了个先声夺人的好处，竟尔顺利击败灵定。场中众人见了这等变故，不由得张口结舌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高天威见安道京神色又妒又羡，又似后悔无穷，便在他耳边一笑，道："安统领，你锦衣卫前教头大展声威，居然打下罗汉堂首座，阁下用人的眼光当真了得，在下佩服啊。"

安道京怎会不知高天威有意损他？他嘿嘿干笑，却也不知怎么回话。一时只感悔不当初，心里千百遍地骂胡媚儿。

※※※

灵定颓然低头，面色已成铁青。此战非只关乎少林名望，余波所及，尚足牵连天下气运，实在败不得。他嘴唇颤动，转头看着方丈，似在询问什么。灵智与他目光相接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无言之中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郝震湘不知他二人在弄什么玄虚，只皱眉道：“大师还要打么？”灵定低头垂首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对问话置之不理。郝震湘嘿了一声，更不打话，旋即跨步下场，一招蛇拳飞舞而去。那灵定见敌人强攻而来，仍只垂首站立，不知趋避，彷佛傻了一般。

郝震湘是个老练的，冷笑便想：“和尚想卖弄苦肉计，郝某可不吃这套。”他毫不留情，蛇拳一收，反而双掌排出，并力向前，趁势便朝灵定胸前推去。口中喝道：“倒下！”

眼看这掌威力至大，灵定若不能闪开，恐怕胸前肋骨尽断，死于非命，少林僧众惊慌失措，却又不能出手相救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只听碰地一声大响，灵定胸口吃了一记硬手，料来是凶多吉少。少林僧众纷纷闭上了眼，不敢再看。常雪恨欢欣鼓舞，大笑道：“宰啦！宰了这老贼秃啦！”他正要下场庆功，哪知郝震湘却退开了一步，脸上神气颇为异样。

常雪恨见郝震湘皱眉凝思，既不发招抢攻，也不下场歇息，只是呆呆站立原地，好中邪了一般。他心中奇怪，便问解滔道：“郝教头这是干什么？他既然赢了，怎还不下来？”解滔听了这话，却不理会，常雪恨见他神色凝重，好似在担忧什么，便顺着同伴的目光，转头往场内望去，茫然道：“不是赢了么？这是搞什么东……”

那个“西”字还没出口，忽然间“咦”了一声，连他也叫了出来。

常雪恨看得明白，只见灵定身上筋肉暴起，背心衣衫已然绷破，常雪恨揉了揉眼，细目再看，赫见灵定身子竟有缓缓胀大之势。常雪恨又惊又怕，一时全身颤抖，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这……这老秃驴在干什么……”

说话间，灵定昂首长笑，身形已然膨胀而起，瞬间便如巨人一般，怒苍众人见他神情狰狞，望之有如妖魔鬼怪。霎时同声大叫：“修罗神功！”常雪恨见了这等神奥武学，惊骇间脚下一软，摔到解滔怀里去了。朝廷这边见了异状，也在低声呼喊，极见惊叹之情。

少林五大禁传绝学，最著名的便是这套“修罗神功”，梵文称“罗恸罗障月阿修罗心法”，罗恸罗手障日月，大战天神，乃是骁勇无比的战神，灵定现出法相，登让满场人众大惊失色。那日华山大战，灵定曾以“修罗神功”与卓凌昭放对，这套武功使出，身子便如金刚不坏体，

以卓凌昭剑法之利，竟也无法相抗。看来少林此役志在必得，竟连这等禁传神功也拿出来了。

郝震湘此时首当其冲，孤身在场面对怪物，心中不由起了惧意，喃喃地道："这……这就是少林禁传的"修罗神功"么？"

灵定更不打话，一声狂吼咆哮，巨灵神掌拍出，力大无穷，便往郝震湘脸上掴去。

郝震湘见他出手轻薄，一时又气又怕，他不愿输招，大叫几声，鼓舞自己士气，侧身闪过敌掌，右手打出虎拳，奋力朝灵定回击过去。"啪"地一声大响，正中灵定胸口。

郝震湘嘴角露出微笑，稍感安心，却听耳边传来一声低笑，郝震湘惊怒交迸，抬头去看，却见灵定不痛不痒，竖指轻摇，似在嘲弄自己。郝震湘倒退一步，只感难以置信。

灵定哈哈大笑，双掌并排推出，郝震湘并不气馁，有意试探对方功力，当下出掌侧拂其锋，哪知掌力在外围轻轻一碰，手臂已感酸麻，跟着巨力压下，直震得他滚了开来。

郝震湘慌忙站起，慌乱间已失分寸。他走遍天下，却不曾见过这等怪异武功，实不知该如何抵挡。灵定不容他喘息，蓦地一掌拍来，他此时身高足有十二尺，随手一挥，都是朝敌手顶门压落，郝震湘心存胆怯，急急闪开，只见地下沙尘飞扬，已被灵定的掌力击出一个深坑。

郝震湘一路仓皇闪避，好似小孩与大人对打，强弱之势实在太过悬殊。他满身冷汗，寻思道："方才我那"虎爬山"力道何其雄浑，便是外门高手也经受不住，怎地灵定好似没事人？这"修罗神功"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我该如何破他？"

灵定使出"修罗神功"之后，慈悲渐去，魔性渐长，出手虽是凌乱无章，但却刚猛无畴，只听"轰隆"、"轰隆"之声不绝于耳，地下给他击出一个又一个坑洞，郝震湘仗着出手快捷，连连打中灵定的身上要害，但灵定不知疼痛，虽然身上被击，下手却只有更加凶狠，郝震湘东躲西藏，窜上伏下，神态大是尴尬。

少林僧众见平素慈悲的灵定已如妖魔，心中都是暗暗吃惊，暗忖道："这修罗神功果然可怕，无怪师父不许我们来学，否则发功者一旦

兽性大发，世间有谁制他得住？”

怒苍众人见灵定武功太怪，无不想指点破敌之道，但“罗恸罗障月阿修罗心法”乃是古天竺流下的秘法，着实神奇难言，诸人苦无对策，只有干着急的份了。

※※※

双方激战数十招，郝震湘越来越居下风，待得后来，已是挨打不还手的局面。眼见灵定蒲扇大的手掌打来，郝震湘伸足一点，半空翻了个觔斗，往后跃出数丈，已是不架而走。

灵定狞笑道：“想逃么？你能逃到哪儿？”他虎吼一声，握紧双拳，大踏步走来。

郝震湘回头朝同伴看去，只见群豪面色难看，想来都在担忧自己的生死。郝震湘深为自责，想起此战攸关秦仲海的一生，更是心生悲恨：“我奉命前来迎战此人，此刻却无招架之力，这战毁了我的名声事小，连累山寨弟兄事大。说不得，便算打死在这儿，也只能拼上一拼。”心念于此，双脚扎下马步，双掌交持成圆，跟着深深吸了一口真气，竟是要正面发招对抗。众人见他此刻煞有介事地扎马运气，都是暗自奇怪，不知他还有什么绝技救命。

灵定哈哈大笑，巨掌扑出，看他魔性大现，非但要击败强敌，尚且有意将他一举杀死。郝震湘咬牙喝道：“你少林有禁传神功！难道郝某便没有救命绝学？”正拳奔出，气势磅礴，中指突起寸许，有如龙首，敌我众人同时大惊，齐声道：“龙拳！”

这正是湖南郝家“五行拳”的最后一式：“锁龙”。

灵定以“修罗神功”抗敌，狂性大发，哪管什么龙拳、虎拳，仍旧一掌摔去，他此时神力惊人，手脚劲力大得异乎寻常，这掌运足十成功力，打起来更是轰然作响。

拳掌相擦，场中众人屏气凝神，都为己方高手担忧。

猛听“嘿”、“哈”两声闷哼，灵定站立不动，郝震湘却往后摔出，远远飞落在地，转瞬之间，口中鲜血狂喷。怒苍山众人喟然长叹，心道：“看来还是“修罗神功”技高一筹，得了上风。”

少林僧众见状大喜，心下都想：“赢了第一场，余下便好办了。”灵智方丈深得前代圆字辈长老真传，武功最是正统不过，说来只

有比灵定更强，料来怒苍山高手再多，至多不过与郝震湘功力相仿，无人足以击败方丈。三战两胜，已在眼前。

众僧正自喜悦，忽见郝震湘缓缓撑起身子，竟是有意再战。

众僧见他口中鲜血喷出，想来灵定不必出手，只要撑过片刻，这人便会自行倒毙。灵音生性慈悲为怀，当即上前道："胜败乃兵家常事，郝教头不必勉强。还请退下吧。"

郝震湘伸手一挥，示意灵音退开，咬牙道："灵定和尚，你放马过来。"说着双手成圆，扎下马步，还要再接灵定的招式。怒苍众人见他执意再打，深怕他战死此间，常雪恨等人便想下场阻止，却见陆孤瞻跨入场中，双手撑开，示意众人莫要打扰。

常雪恨满面焦急，低声道："陆爷，再打下去，郝教头便要死了。"陆孤瞻沉声道："耐心看着，谁胜谁负，还未分晓。"众人见郝震湘面色惨淡，吐血不止，哪里像是还能再打的模样？只是碍在陆孤瞻的面子上，众人不便入场相劝，只能强自忍耐。

灵定咆哮一声，飞身冲来，常雪恨惊道："快闪开！"可怜郝震湘身上伤重，只知喘息捂胸，吐血不止，似连闪躲的气力也没了。

眼看灵定便要奔至，忽见郝震湘昂起首来，怒目圆睁，暴吼道："我偏不信邪，还不给我倒下！"两人尚未交手，灵定听了吼声，忽然间巨大的身子颤抖不止，莫名其妙中，口中喷出血来，竟尔摔倒在地。郝震湘见灵定先一步倒下，霎时身子向后便倒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

敌我双方见了这等变故，无不瞠目结舌，不知发生何事。

※※※

灵真暴喝一声，冲下场中，一把抓起郝震湘，戟指骂道："你这贼厮鸟！居然敢用暗器，恁也无耻了！"说着一爪便向郝震湘门面而去。郝震湘身受重伤，连站也站不稳了，怎能挡住灵真的虎爪手？当下闭目垂首，捂胸待死。

便在此刻，一条青影闪入场中，伸手架住了灵真的虎爪手，众人疾视其人，却是怒苍山右军师，人称"青衣秀士"的唐士谦来了。

灵真喝道："青衣掌门！这郝震湘暗器伤人，出手歹毒，还有江湖道义么？"他一向称青衣秀士为掌门，十余年来叫的顺口，一时之间，

竟还改不过来。青衣秀士不以为意，微微笑道："灵真师兄说郝教头暗器伤人，何以见得？"

灵真呸地一声，道："他大喊一声倒，咱师兄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便纸糊般地摔在地下，这中间若无作弊，谁人信得？"青衣秀士哦了一声，颔首笑道："灵真师兄教训的是，不如这样，口说无凭，且让咱们验验伤。也好看看谁对谁错。"他解开郝震湘的上身，指着他肩头的一记乌青掌印，道："这是贵派的修罗神功，果然力大无穷，伤人入髓。"

灵真冷笑道："知道厉害就好。"

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伸手指着灵定，道："请师兄帮个忙，解开灵定大师的衣衫瞧瞧。"灵真哼了一声，伸手出去，解开了灵定的僧袍，霎时之间，只见灵定胸口正中一个黑色淤血，看那淤血不过拇指大小，却如蛛网向旁散开，从正中往外延伸而出，血丝满布胸膛，望之诡异无比。旁观众人无分敌我，都是暗暗惊呼。

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"这伤是不是暗器所为，大家都是练武人，应当看得明白吧。"

灵真面肉颤动，少林上下默然，方知这场胜负的道理。

方才郝震湘与灵定各出一拳，正中对方要害，以出拳的劲道而论，"龙拳"与"修罗神功"介乎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败。但郝震湘中掌之时，急忙往后跃开，趁势卸下对方的劲道，十成掌力只受七成，受伤较轻，中掌处更不在要害；可那灵定运使"修罗神功"后，只知凶狠好杀，神智已失，全然不知退让消解的道理，竟然以胸口硬生生挺下龙拳的刚猛力道，龙拳以中指使力，发劲处不过指尖大小，力道灌入脏腑，伤处已成粉碎，灵定纵然内力了得，又有外门硬功护体，但这十成拳力破入体内，绝非金钟罩所能挡尽，一时落得胸口重伤、倒地不起的下稍。

郝震湘勉力起身，眼花目昏之间，兀自关心胜败，他问向灵智，吐血道："方……方丈，你……你还要我……打么？"

灵智叹了口气，合十道："施主武功高强，少林上下同感佩服。"

郝震湘惨然一笑，口中直直喷出鲜血，霎时身子往后一倒，已然晕死过去。

此役双方生死相搏，两败俱伤，看灵定连禁传招式也用上了，却不能击退强敌，无论如何，这场比试都算少林输了。

第十三卷 第八章 硬将

灵智身居方丈，说来乃是此间主人，纵然灵定惨败，也须出来说上几句场面话。只听他叹息一声，道："难得郝教头这般高明的武功，居然能击退本寺罗汉堂首座，真是让人佩服万分。"他转望怒苍众人，道："依三战两胜之约，贵山已胜出第一场，还请下一位英雄上来赐教，小僧在此恭候大驾。"说着微微躬身，模样更见平和。

少林第一仗落败，第二场只要再输，胜负便见分晓，届时便算天绝僧武功已至天顶，也已无济于事。眼看非赢不可，灵智却无不适之感，他双手合十，心平气和地站立场中，既不见咬牙切齿之恨，也无骄矜惧怕之情，全如平常模样。怒苍高手看在眼里，心里反而加倍忌惮。

这灵智方丈年约五十出头，与宁不凡、卓凌昭同辈，但接下门户的时光却比他们早了十余年。以少林高手之众，名望之响，灵智能以壮年接任方丈大位，足见悟性何等惊人。其人领袖武林，洞见观瞻，堪称正教武林第一号人物，只是一来他生性谦和，不喜争斗，二来头上又有个天绝僧压着，这才没列入四大宗师之位。

青衣秀士、石刚、陆孤瞻等老将心里明白，少林三战要能胜出，其实关键只在第二战，天绝僧武功已入化境，临敌经验丰厚无比，此时秦仲海虽已练成绝世神功，但以武技的圆熟老辣而论，仍与天绝僧相距甚远，双方若要硬碰硬，恐怕难有胜机。倘若怒苍以石刚、陆孤瞻、青衣秀士等老将上前邀斗，局面也不见得有利，除非方子敬赶来，否则第三仗怕连打都不必打了。

好容易郝震湘以死相拼，把对方打下马来，首战赢得如此艰难，群豪更不敢贸然自请上阵。毁了自个儿名声事小，连累山寨前程、耽误秦仲海性命事大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竟无一人言语。

良久过后，群雄仍无一人上前请缨，秦仲海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你个少林方丈，居然把咱们兄弟唬住了，这场便由我来吧！"当下提起钢刀，径往场中走去。想以"火贪九连斩"、"开天大火轮"等绝技，或能与方丈一搏。

※※※

秦仲海正要下场，忽听一人厉声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众人听了声响，疾视其人，只见说话之人须长及胸，器宇轩昂，正是“江东帆影”陆孤瞻。

秦仲海微笑道：“原来是陆爷来了，您可是手痒想揍人了么？”

陆孤瞻摇头道：“灵智武功深不可测，江湖名声又响，将军切莫贸然上场。”秦仲海微微耸肩，转望青衣秀士，道：“秦某若与方丈放对，凤老爷以为胜负如何？”

青衣秀士沉吟片刻，道：“灵智方丈成名多年，这十年来武功更是突飞猛进，一会儿动起手来，威力绝不在卓凌昭之下。”秦仲海笑道：“便算比得过宁不凡，老子至多给人宰了，那又有什么为难？”青衣秀士摇头道：“将军不必气馁。胜负之事，玄机难测，将军若执意下场，不如我这里献上一策，依此而为，敌人手到擒来矣。”秦仲海听了这话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忙道：“秃驴手到擒来？听来可妙了，您快快说吧！”

此时场内场外众人引颈眺望，都在等候怒苍高手上场，谁知青衣秀士竟在场边大言不惭，自称有击败方丈的必胜良方，少林僧众人听了，心下自感不悦。只是青衣秀士向精智谋，说不定真给他找到灵智武功的破绽，那也不无可能。

秦仲海听他别有计策，忙催促道：“军师若有取胜妙方，只管请说。”

青衣秀士抬头看了看天际，见乌云密布，看来午后大雨将至。他向陆孤瞻微微一笑，又朝石刚看了一眼，跟着从怀中取出大把铜钱，说道：“世间武学皆有破绽可循。灵智方丈不同于灵定首座，自幼天才洋溢，招式挥洒自如，临敌之镇静更是世所罕见。”他把手上的铜钱掂了掂，笑道：“如此人物，将军若想克敌致胜，唯有…唯有……”

此时场中众人专心聆听，那高天威、宋公迈等人有意与少林争雄，神态自是专注，只在细心听讲，那厢少林和尚听了方丈武功大有破绽，更怕漏了一字半句。只是众人听了半天，却没了下文，秦仲海听他忽然语塞，忙问道：“唯有什么？”

万籁俱寂中，青衣秀士把手一抛，大把铜钱飞撒半空，怒苍群豪与少林和尚各自仰头去看，诸人猜测不透青衣秀士的用意，无不满面讶异。

便在此时，青衣秀士双足轻点，身子向旁飘开，长笑道："诸位朋友，若要胜得方丈，唯有出其不意，攻敌不备，方能夺得先机！"

铜钱飞上半空，众人只是大惑不解，猛听场边一人喝道："方丈快闪开！"听那说话声音颇为年轻，正是卢云！众人心下更奇，正不知高低间，猛见场边刀光一闪，大批铜钱中急急飞出一物，那物带着森森寒光，来势奇快，却是一柄飞天刀索！

灵智本在仰看铜钱，蓦然间刀索飞至，已到喉头旁半寸不到，只惊得灵智面色惨然，当下急忙后仰弯腰，千均一发之间，总算闪了开来。

灵智才一闪避，那刀索却紧追不舍，急转而下，直朝喉间刺落。此时灵智弯身后仰，眼看挡无可挡，避无可避，灵智身居方丈，又不能以狗吃屎的招式滚开闪躲，正危急间，右掌虚劈，一股无形掌力击出，登让那物偏开半尺，避过了喉头要害。

此时灵智后仰弯腰，满头冷汗，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逃过死劫，猛听背后一声冷笑，一人森然道："灵智方丈，替你自己超渡吧。"灵智此刻身子尚未直起，眼珠上翻，只见眼前一条大汉面挂冷笑，正是"气冲塞北"石刚来了！

石刚无声无息地下场，已抢到灵置背后半尺，听得狂吼大作，铁拳挥砸，直朝灵智太阳穴打去，已然用上最强最狠的杀招，灵智惊慌之间，不及直起上身，右足一点，身子便要平空移开，孰料石刚早已有备，看他左手轻抖，刀索如同天龙盘空，竟朝灵智腰间斩落。

石刚杀招连环，步步出人意料，场内众人见他现身，方才把事情看得明白。原来适才青衣秀士抛掷铜钱上空，用意只在移转众人心志，只因怒苍尚未议定出场之人，那青衣秀士又自称有必胜之法，众人心中好奇，自然探头去望，便在心驰神摇的一刻，煞金的十二尺飞索追魂而至，尔后人刀一体，全力厮杀，靠着青衣秀士的阴谋，此战先声夺人，出其不意，恐怕方丈真要毙于石刚刀下。

秦仲海又惊又喜，暗暗叫好："拳中刀，刀中拳，原来石大叔还有这手"刀拳"绝活，我以前倒不曾见识过。"他曾与"煞金"激战，自知刀

索功夫底细，哪知此刻见他全力下手，方知石刚的武学尚有无数奥妙，绝不只一柄刀索那么简单。

左路刀索，右路铁拳，霎时已将灵智所有退路封死。少林门人担忧方丈生死，诸人掌心出汗，放声惊叫，灵真更是怒喝："卑鄙无耻！作弊小人！"霎时便要下场援手。

灵真脚步尚未跨出，忽听当琅琅之声不绝于耳，却是先前青衣秀士抛出的铜钱落地来了。伴随着叮当声响，场内传来一声闷响，好似刀索撞上了棉花，声响怪异，前所未见。众人吃惊之下，无不急急去看胜负。

午后乌云密布，太阳已被遮起，灰蒙蒙的天色中，只见灵智已然合十站立，看他脸上容情慈和安宁，身上更无半滴鲜血，面色一如往常。众人不明究理，急忙探头去看石刚，赫见"气冲塞北"面挂冷笑，那马刀索头却只剩半截，余下部位已成粉碎，竟给人硬生生震断了。场内诸高手不知发生了何事，彼此相互探询，却也无人知晓，一时都是又惊又疑。

灵智舒出一口长气，转朝青衣秀士望了一眼，合十道："两军相交，兵不厌诈。右凤军师果然了得，小僧险些栽在你手下。"青衣秀士微笑稽首，回礼道："方丈客气了。您习练神功大成，仗此人间香袖，世间有谁能挡？"

先前三招决胜，青衣秀士下手设谋，与石刚一搭一唱，险些坏了方丈的性命。若非卢云识破计谋，提醒在先，灵智恐怕真要中了暗算，灵智整理了僧袍，转朝卢云躬身颔首，说道："承蒙施主点破机关。救了小僧一命。"以石刚下手之狠，若无卢云喊破机关，灵智便算不当场毕命，怕也要重伤不支。旁观众人见卢云心思缜密，见机极快，心下无不暗暗佩服。卢云受人道谢，却分毫不见喜悦之情，他朝灵智拱了拱手，口中却没说话。

秦仲海眯起了眼，便朝卢云望去，只见他一言不发，自站左从义、伍定远之间，低头出神间，直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秦仲海心知肚明，料以卢云的仁厚心性，定不愿敌我双方任一人受到损伤，看一旁伍定远容情郁闷，八成也是同样心情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苦笑两声，此时常雪恨的凤嘴刀立在面前，秦仲海斜目去看，刀刃映照，那条嘴角带愁的苦闷大汉，不是自己，却

又是谁？？

大敌当前，秦仲海不愿烦恼这些身外事，把头撇了撇，自将这些心事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※※※

少林门人见了怒苍群豪的阴险手段，想起适才方丈险些被杀，诸人惊怒之余，无不提声叫骂。灵音向称慈悲金刚，行事光明磊落，更是合十叹息，说道："唐军师本为正教掌门之一，今日为求胜果不择手段，如此阴毒面目，岂不愧对九华授业恩师？"

青衣秀士面色如罩寒霜，庄容道："师兄不提九华恩师也罢，今日既然提起，在下便有一事相询。汝等既目我为正教中人，何以在祝家庄残虐我山女徒？别说当时唐某尚是九华山掌门，便真算是邪魔外道，诸位也不能以此相待。灵音大师与这帮人为伍，难道不愧对达摩祖师么？"

众人听他怒气勃发，都知他深恨祝家庄一事，少林门人闻言，立时便要回嘴，灵智伸手一挥，制住了众人，淡淡地道："大家不必动气。兵行诡道，当机必断，本属应然，换做小僧运筹帷幄，也会以此相报。"这话气宇不凡，无愧武林第一大派的掌门肚量，众人都是暗赞在心。

灵智揭过此事，转头望向石刚，合十道："久闻"煞金"威震西疆，老衲早想拜见，只没想异国高人却是昔年旧识。今日能与阁下同场较劲，不胜之喜。"

这番话由少林方丈说来，自是给足石刚面子，石刚却不领情，看他神态冰冷，只将刀索扔回人群，跟着双手伸到背后，缓缓抽出两柄长刀。

二十年前"气冲塞北"四字散布天下，真可说是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但自从怒苍山为人剿灭以来，石刚便自行出关，从此遁迹江湖，是以江湖低辈弟子多不知他的来历，一时场中众人交头接耳，卢云、伍定远二人也自低声询问，都在探听石刚的成名事迹。

※※※

若问谁是当世内力第一，不是天山传人、便是少林天绝，要问谁是当世剑法第一，除了宁不凡、卓凌昭，当世别无第三人可想。可要

问谁杀人最多、下手最狠，世间却无人能出石刚之右。

宁不凡号称长胜八百战，他石刚则是生死数千战，人家孩提时喝得是娘亲的奶水，他石刚喝得却是塞北尸堆里的血水。自五岁杀人算起，石刚每次动手都是生死之战，实乃鬼门关前的常客。正因胜负即生死，只要有助于得胜，无论手段多么卑鄙，定须大力应用，否则便是自杀。看他适才以青衣秀士的奇谋为佐，趁势大下杀手，对旁人的指骂讥嘲全不在乎，正是实战高手的典范。举凡兵法的欺敌、诱敌、诈骗、暗算、埋伏，尽皆应运自如，靠着临敌时的心机诡诈，敌人内力纵使比他深，招式比他精，却往往死在一个小疏忽里，若说他是“使三刀的”，不如说是四柄刀才是，他石刚本人才是最狠最刚的一把大利刃。

正因石刚乃是当世数一数二的实战高手，青衣秀士与陆孤瞻心下所属，都要他打这场中坚战。虽说灵智方丈武功直逼天绝僧，但这方丈毕竟少在江湖行走，天资悟性再高，禁传玄功再奇，说来也不过是个两脚书橱而已。料来以石刚出手的狠辣，一会儿定有机会扭转乾坤，将灵智一举打下马来。

※※※

场中杀气弥漫，两大高手相互凝视，都在沉思制敌良方。灵智想起石刚成名事迹，心中自是暗暗戒慎，此人位居五虎，纵横西域无敌手，每次动手总要见生死方能收场，自己若是一个不慎，恐不只惨败而已，怕还要给人当场杀死。一时更是小心翼翼，不敢抢攻。

此时石刚刀索已毁，只余背后的双刀，看他手执双刃，刀身左长右短，色泽惕透，一做暗红，一做青白，那刀穗更是怪异，几达五尺来长，几乎垂在地下，却不知有何妙用。

年前秦仲海曾与石刚激战百合，见识过他的刀索妙着，却不曾见过阴阳双刃的能耐，此刻看他慎而重之的拔出背上神兵，自感好奇，怒苍群雄见石刚取出宝刀，更是精神大振，众人目不转睛，都在等候石刚大展神威。

石刚深深吐纳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神鬼亭一役死伤惨重，我这“子母阴阳刀”也给鼠辈夺走，足有十八年不曾现世，今日用来决战贼人，正是时候。”说着朝陆孤瞻看去，两人目光相接，都是微微一笑。远处

高天威听石刚以鼠辈相称，想起夺刀之仇，对石陆二人真是恨得牙痒痒的。

石刚举起双刀，左上右下，天阴地阳，就这么一个架式，便见其刀法刚柔并济，互补破绽。灵智面露赞许，颔首道："素闻"子母阴阳刀"非同凡响，小僧恭逢其盛，当能一饱眼福了。"

石刚听他兀自文诌诌的，忍不住便是一声冷笑，他左手微动，短刀挥出，刀头迂回拖迤，难测去向。灵智料知对方刀法有异，当下便只凝神守志，不敢怠慢。

正警惕间，猛听头顶上轰地一声，阳刀急斩而来，已到头顶三尺，气势雄浑之至。灵智大吃一惊，心道："这刀怎能够这般快？"慌张之下，却也醒得了双刀的罕见之处。

凡人练武，拳快则腿快，心急则手急，便算左右手分使不同武功，也是左快则右快，便如奔跑时双手随足摆动，此乃气血所致，最是逆乱不得。哪知石刚练有独门心法，刀法自成一格，一手长刀快如闪电，横劈直切，如痴如狂，另一手短刀却迂回缓慢，彷佛太极剑法，缓中有急，急中带缓，对手挡得住缓慢迂回的阴刀套路，便挡不下刚猛凶狠的阳刀硬斩，这套"伏兵杀"，正是刚柔并济的独门绝活。灵智见这套双刀套路太怪，一时不敢硬挡，脚下轻点，身子便往后飘开三尺。

灵智方才后退避让，煞金立即抢攻，陡听他大喝一声，向前跨出三尺，阴刀由慢转快，狂斩敌人腰间，阳刀却由快转慢，以逸待劳，等在灵智喉头之旁，只让他自行撞上。看这双刀便如螃蟹的两只巨螯，霎时便能将强敌牢牢钳住。

此刻灵智闪得过阴刀急劈，却避不了阳刀缓刺。旁观众人见他空着双手，难以招架敌刃，都要看他如何逃出生天。

情势大大不利，灵智却不惊慌，眼看刀刃便要加身，灵智单脚提起，脚踏"魁星踢斗"，双手内圈，纳头便拜，却是"罗汉拜堂"，看他身子一动，竟在间不容发之际躲开下路阴刀，"罗汉拜堂"低头弯身，更让过了当面刺来的阳刀锐锋，身形潇洒，从容不迫，旁观众人见了这招，无不暴出一声彩，便连怒苍众人也是暗自点头。眼看灵智抢入内圈，双掌向前推出，直朝自己胸膛印来，石刚嘿了一声，斜让半步，喝道："好一个少林方丈！佩服！"

灵智在一招之间反守为攻，“魁星踢斗”与“罗汉拜堂”都算罗汉铁拳的起手式，乃是入门生必习的粗浅武功，只是他出手时机妙到颠毫，竟然破解了对方奥妙难言的双刀绝招，少林僧众看在眼里，自是大为震动。诸人谁没习过这套罗汉铁拳？但谁又敢在激战中拿出这等浅薄招式，尚且轻而易举地化解对方的绝招，众人心下叹服，都在大声喝采。

就这么平凡一招使过，怒苍群豪已知这位方丈非只禁传绝学了得，自身天资悟性也是超凡入圣，料来今日之战，石刚定然陷入苦战。

灵智闪过绝招，石刚却也不感讶异。对方既是方丈，若连“伏兵杀”也无法招架拆解，还有什么颜面领导满山僧侣？他嘿地一声，双刀回转，便要再次发招，这回灵智却比他快一步动手，只见他袍袖轻拂，直朝石刚胸口扫去。

石刚不敢轻敌，短刀当胸竖起，便来抵挡灵智的袖劲。猛听“嗡”地一响，那刀给袖力一撞，居然朝石刚倒弹回去。

石刚内外造诣俱达巅峰，当年初出造反之时，马上斩杀敌首，有如探囊取物，素有“气冲塞北”之称，山上除秦霸先、方子敬二人，便数他武功最高，岂知双方以内力相抗，灵智却能以袖劲震回手上宝刀？眼看这手武功匪夷所思，石刚惊疑不定，问道：“阎浮提？”

灵智微微一笑，颔首道：“施主好眼力。”

石刚嘿嘿冷笑，心下暗暗忌惮。若非是“阎浮提人间飘香”，世间哪来这等可畏袖力？众人看灵智内力鼓荡，僧袖如风帆涨起，禁传神功之前，谁不是面露惊诧，议论纷纷？众人直至此时，方才知晓了道理，原来先前石刚的刀索忽然断裂，却是被无形袖力毁伤所致。

“人间香袖”柔中带刚，刚中带柔，内力灌注之下，柔软的僧袖凝如铁锤钢刀，其中行云流水、变幻莫测之处，尤为少林前辈高僧所推崇。这套武功虽然高明，却因过难习练，需得“定戒持忘断”五大真我方有所成，练功者废寝忘食，如痴如狂，往往有碍禅定修行，便给少林长老列为禁传。正因戒传已久，这回“人间香袖”发功，算得是百年来首次在江湖现世，登令满场高手惊叹艳羡。

眼看灵智武功如此高妙，陆孤瞻与李铁衫对望一眼，都是摇了摇头。想到后头上场的天绝僧只有更加厉害，一时心中都是又烦又忧，

不知该当如何。

※※※

灵智神功盖世，众人喝彩声此起彼落，大见敬佩之情。石刚听在耳里，好似气馁万分，他长叹一声，放落了双刀，却似投降了。灵智皱眉道："施主怎么不动手了？"

石刚低叹道："方丈，我……唉……"灵智见石刚垂首颓丧，似乎眼中含泪，他往前走上一步，皱眉道："你不打了么？"石刚无言以对，哽咽垂泪道："方丈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"

灵智柔声道："你要什么？认输么？"

猛听石刚哈哈大笑，暴喝道："我要杀了你！"霎时双刀狂攻，直向灵智脑门夹去。

灵智大惊失色，慌忙向后闪开，石刚哪容他走脱，狂吼之下，如同猛虎吃人，只拼命砍杀过去，看他状如无赖汉，场内场外一片惊叫，少林僧众更是大骂下流。

眼看石刚双刀雷霆霹雳，杀得自己险象环生。灵智满头冷汗，暗忖道："这人堂堂一个武学宗师，行事却如此卑鄙，他难道不知羞耻么？"

灵智却不知道，这石刚与他出身不同，练武路子不同，临敌心态自然透着相反。看灵智自幼打坐炼气，练武只为禅修，打架杀人自是不可，便遇上师兄弟过招习练，也只是点到为止，哪里见过生死真章？也是为此，他生平从未杀过一人。那石刚却恰恰颠倒，他自小战场长大，自五岁杀人算起，两手早已沾满鲜血，当年他小小一个孩童行走战场，若不练武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也是为此，动手于石刚而言，便如老虎捕捉猎物，只有抓得到抓不到，哪有对错可言？非但连耍花腔的招式都不愿学，连对文诌诌的武学心法都是深恶痛绝，可见一般了。

灵智养尊处优，自幼练得都是最高明的武功，便如佛堂里的一朵尊贵昙花；石刚却是石头砖块无所不用，只要能让自己活命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正是荒野间苦苦求生的一株乱草。看此战如此凶险，灵智若迟迟不能体会生死之道，在怒苍战神面前，必败无疑。

※※※

双刀连连夹杀，带着强烈猛恶的劲风，逼得四下泥沙飞舞，煞那间已将灵智拢在其中，刀锋更将他逼到绝处。灵智深深吸了口气，霎时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聪明悟性，轻拂袍袖，柔和袖风袭来，正是“人间香袖”再次出招。

禁传神功二度出手，岂容强敌放肆？看石刚双刀未至，那袖风却已隔空扑来，直达八尺有余，竟如劈空掌力一般。石刚运劲在胸，便要硬挡这记袖功，猛听他闷哼一声，身上经脉给外力入侵，一时酸软难受，内力运使竟隐隐有不顺之相。

灵智有些生气了，却不抢攻，只向前走上一步，道：“石将军，我俩比武较量，你却屡次不守规矩，欺侮于我，你不怕毁了自个儿的名声？”

石刚干笑两声，道：“方丈教训得是，我不敢了。”战到此刻，石刚虽然身经百战，也知此役不易取胜，他落居下风，装作十分羞愧，但眼角四处打量，只在伺机偷袭。灵智见对手并无移动之象，当下也不趁胜追击，只在一旁耐心等候。

石刚佯作喘息，向后退开两步，灵智这回却学了个乖，丝毫不敢靠近。二人正自僵持，忽听“喀啦”一声大响，天空亮起一阵闪电，如神龙般跃过天际，跟着雷声隐隐，哗啦啦地下起大雨来了。石刚心下大喜，忖道：“天助我也，此战必胜无疑！”

此刻大雨倾盆，场中众人衣衫早已湿透，石刚与灵智却无出招迹象。少林怒苍两方人马关心主将生死，大雨虽然当头落下，却是无暇理会。灵音怕朝廷诸人受雨着凉，便命人送上油伞，让左从义、宋公迈等贵宾遮雨。

过了一柱香时分，地下积水寸许，生出一个又一个水坑，石刚提起脚跟，缓缓向左斜移半寸，脚尖探入一处水洼。这步伐极轻极缓，移步时双肩全然不晃，场边几乎无人发觉他在移动脚步。

秦仲海凝神去看，只见石刚状似喘息，其实只在缓缓吐纳，看他一呼一吸间，那水洼里的积水隐隐颤动，秦仲海暗叫妙计，自知石刚一会儿脚尖轻扬，便有大批水珠随势飞出，以此人内力之强，飞水急洒之下，岂止能遮蔽视线？怕连对方的眼珠儿都能坏了。

石刚稍有动静，灵智便生感应，看他双眉一轩，两掌上托向空，任雨水落入掌心，看这个情状，定有将计就计的妙招应对。秦仲海一

旁看着，心下也是暗自钦佩：“这灵智方丈当真了得，既不出招抢攻，也不授人以隙，若是我在场上，怕已沉不住气了。”

两大高手过招，胜负全在须臾之间，只要分毫不慎，轻则落居下风，重则当场丧命。此时秦仲海把两人对阵的模样看入眼里，更加明了青衣秀士等人要石刚下场的用心。照此看来，尽管自己练成了强悍内劲，但高手争斗并非全靠力气招式，其中的心机手段，自己还有得学。

※※※

良久良久，石刚都不曾发动招式，少林门人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，心下都是暗暗奇怪。高天威见石刚不敌，登时哈哈大笑：“气冲塞北！你往年何等嚣张，今日怎么如同丧家之犬？快快动手啊！”高天威才一吼叫，猛听天边打落闪电，雷声炸响，登将高天威的冷嘲热讽掩去。石刚忽然哈哈大笑，伸手一挥，手中短刀便向高天威射去，这刀去势快绝，出其不意，又附上了浑厚内力，直如飞箭一般。

高天威怒道：“好杂碎！居然想暗算老子？”更不多言，双足纵起，身形拔高丈余，已然躲开阴刀。只是高天威起身闪躲，背后的少林弟子却是要糟，眼看一众低辈弟子惊惶大叫，灵智心下着急，喝道：“不可如此！”

灵智飞身纵起，袖劲拂出，已将短刀势头扑缓，旋即伸手探出，将刀柄抄入手里，跟着回过身来，大声道：“施主屡次出手卑鄙，休怪小僧不容情了！”这方丈平日迂腐，说话从不见疾言厉色之情，少林弟子此刻听他怒声说话，不少人居然是生平头一回，看灵智如此愤怒，已是要使出看家本领，那石刚武功再高，却也难挡一击。

灵智一声清啸，手握石刚的随身短刀，发动全身内功，便往他身上招呼。

石刚却不惊惶，铿地一声，长刀出手，此时灵智手持阴刀，石刚手执阳刀，两人各以兵刃相击，伴随着天边雷震，猛听石刚暴喝道：“天雷落！”

天边一道闪电打落，正中双刀交接处，霎时一道白光沿着刀刃两端，朝石刚与灵智二人身体导去。场边众人见了异状，无不惊声大叫。

但听劈啪暴响，众人鼻中闻到一股焦味，却见灵智面色惨淡，身子摇晃欲坠，手中短刀更已落地。传向石刚的那道白光却绕开了他的身子，顺着长及触地的刀穗导入地下，霎时消失无踪。石刚哈哈大笑，一把将短刀抄起，喝道："灵智啊灵智，你以为只有你会高深武功么？我石刚号称"气冲塞北"，仗得便是天雷落！"

※※※

这下战情忽转，众人不禁大吃一惊，正惊疑不定间，天边又是一道闪电打落，石刚举起短刀，大喝一声，子母双刀合拢，刀头相抵，阴阳际会，场内暴响又起，这次众人看得明白，赫见刀头交接处射出一道光彩夺目的精光，直向灵智冲去。

那精光来得好快，灵智竟是闪躲不及，他急急劈出一掌，想要阻下精光，但掌力稍微触碰，便见脚下踉跄，踏地处更是焦黑印紫。石刚狂吼连连，双刀相抵，伴随轰天雷声，又是一道精光喷出，灵智脸色惨淡，急忙跃起闪避，波地一声响过，地下再次现出焦雷痕迹。

一旁常雪恨骇然道："这是什么怪异招式？"陆孤瞻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"这帮少林和尚虽然渊博，却不知咱们老石"子母阴阳刃"的神奇之处。这两柄刀一为阴，一为阳，阴阳相交，引雷下击，故所以名之。便是大罗金仙转世，怕也不能挡他一招。"

众人这下方才明白，原来石刚的子母阴阳刃之所以了得，不在双刀招式，而在于双刀阴阳合气时能够引雷下击，灵智内力虽深，招数再精，但对方能借天地之威，他虽贵为方丈，也要徒呼奈何了。

方丈无力还手，甚且有性命之忧，少林僧众自是惶急无比，先前灵定已吃了一场败仗，要是方丈再败，少林连输两场，根本轮不到天绝僧出场，己方便要俯首称臣了。众僧又惊又急，但石刚武功如此神奇，此刻除了暗自惶急，却也无计可施。

※※※

天雷乍现，电光闪耀，伴随石刚双刀上的焦雷，更显得威力震慑，令场中众人骇异动容。只见双刀上一个又一个雷电发出，灵智时而侧身闪避，时而跃起离地，饶他内力深厚，也不敢再以肉身承受，只不断迂回闪避，寻找反击之道。

眼看怒苍众人面带喜乐，彷佛胜负已定，朝廷众人想起“潜龙”即将归山，自有惶惑之意。宋公迈沉声便道：“大家沉着点，胜负还没分晓。子母阴阳刀虽然高明，却不能阻住近身攻势，依我看来，方丈三招内定要抢入内圈，与石刚贴身肉搏。”

果不其然，眼看子母双刀正要相触，灵智已然箭步向前，他身形好快，霎时便已跨入刀圈，香袖拂出，更往敌人下颚扫去。只是石刚早已有备，双刀早成剪形，直朝灵智身子夹落，口中更是冷笑连连，竟是要将灵智减做两段。

双刀正要及身，灵智吐气扬声，两手向外一挥，袖劲拂出，已将双刀来势微微一阻，靠着这么一缓，灵智手腕翻出，十指伸长，径自拿住刀锋，牢牢钳住了。少林众僧见了这招“空手夺白刃”，登时大声叫好。

石刚冷笑道：“方丈大师，你若以为这样便能挡住我的阴阳刀，那是大错特错！”他暴喝一声：“阴阳汇聚！震！”内力发出，沿着双刀急急而去，拨啦一声怪响，不必靠着天雷下击，居然也发出了雷电般的阴阳气劲，霎时以灵智为交会点，在他体内冲撞起来。

灵智再次中计，霎时深深吸了口真气，便要以多年修为承受对方刚猛无俦的内劲。

※※※

大雨落地，直如泼水也似，灵智脚下却干燥异常，雨点每一落下，立时给蒸成一团水雾，足见体内所受的真气何等强劲。常雪恨看入眼里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灵智老贼不成了！可别给蒸熟啦！”灵真听他说话轻薄，登时喝骂起来：“小贼说话小心！谁给蒸熟了！”两方人众远远指骂，常雪恨更是满口污言秽语，不堪听闻。但双方首脑人物何等身分，自无暇理会这些无聊争斗，只在专心观看场内比试。

先前石刚虽仗奇门兵器之便，出手时大占上风，但此刻双方以内劲相拼，兵器已成无用，胜负便看彼此的内力修为深浅了。两大高手全力以赴，拼死对峙，石刚仗着阴阳双气的偌大威力，一个个雷电在灵智体内撞击不休，灵智却以佛门罡气谨守门户，伺机反攻回去。

“阎浮提”与“罗恸罗”一般，同为少林五大禁传绝技，正因威力太大，练功者动辄玩物丧志，练不成的灰心自残，练成的却又心骄自满，寺中长老见这套武功害处太多，遂禁传人间。只是灵智悟性奇

高，实乃少林中百年难逢的奇才，靠着天绝老僧侧面启发，虽只获传“人间香袖”月余，便已屡破玄关，此刻发功，更把精微处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看来此人能以壮年接任方丈，果然是有过人之处。

双雄内力灌注，力道绷紧，竟使石刚双刀慢慢弓起。看来灵智内力果然深厚，凭着无上修为，终于逐步扳平局面。石刚见钢刀将断，霎时断喝一声，真力疾驰而出，力道灌入，刀背便又平复如常。众人见石刚咬紧牙关，额头青筋暴现，头上更冒出袅袅白气，都知他内力发挥已至极点。那厢灵智面色凝重，口中不时深深吐纳，想来也已到了紧要关头。

这场恶斗纯以内力交战，虽不比郝震湘与灵定的血战好看，但个中凶险之处，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要一个不慎，两人定有一亡。

秦仲海暗暗惶急，心道：“为了一个左军师，却要折损我山一条猛虎，这仗未必划算啊。”只是此刻万万不能喊停，一来天绝僧技压全场，怒苍无人可与他较量；二来石刚生性好强，若要出场干预，反会激得他更加疯狂，一时只能暗自忍耐，静观场中变局。

雨势越下越大，伴随天边雷声隆隆，石刚大声呼喝，内力如惊滔巨浪，一波又一波袭向灵智，双刀沉重，直如无尽，众人见灵智脚下地面微微颤动，似欲崩裂，可见身上所受力道何其之重，但他自始至终不曾发出半点呼喝，足见尚有潜力未出。

正激战间，忽听灵智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石将军，我有句话奉告，请你务必听从。”

石刚听他在激战之中，尚且能发声说话，忍不住愣住了，灵智这份功力之纯之精，实在自己之上。他吃惊之下，气力内缩，功力大褪，那灵智却不趁势抢攻，只牢牢防守门户，并不暴起伤人。

武林高手任凭功夫再高，一旦内力运至极境，不曾听过有谁还能发声说话，即便武功高如宁不凡，也未必能够办到。耳听灵智说话清晰，宛若平常，怒苍群英上起秦仲海，下至常雪恨，无不相顾骇然。看来灵智所修的“阎浮提香袖”绝非凡物，果有独到之秘。

石刚虽想发声答话，但自忖修为不到这等境界，若要一意逞强，恐怕说不半字，真气松动，当场便要七孔流血而亡，他不敢出头逞强，只得强自忍耐。

灵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石将军，小僧生性懦弱，不善比斗，然观今日比试情势，你我二人若无一人亡故，只怕分不出胜负。如此杀生流血，岂为佛门中人所愿？还盼施主手下留情，点到为止，如此可好？”灵智口气一如平常，好似闲话家常，看他功力如此高深，自然大居赢面，谁知居然开口讨饶，难道是故意造作？石刚以为他有意讽刺，心中更是大怒，只是自己功力不及对手，虽想开口响应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好冷笑一声，以示不屑。

奈何便这么一个冷笑，刀上真气略褪，眨眼之间，灵智的内力便如排山倒海涌来，压得石刚喘不过气来。观战众人见状，都知石刚功力远逊方丈，此战只须拖延一阵，定由灵智胜出。

石刚面色铁青，自己纵横西疆二十年，打遍百国无敌手，没想初次返回中原，便遇如此高强对手，毁了一世英名也就罢了，倘若累得秦仲海被俘，自己何颜面对秦霸先于地下？

石刚咬住银牙，心道：“这贼秃不过是少林寺的二号人物，武功便已这般厉害，一会儿天绝老贼出场，咱们有谁是他对手？石刚啊石刚，今日你便算全身内力耗竭，武功尽失，也要和这贼秃拼个两败俱伤，至少拿个平局！”

天绝僧威名太盛，除非方子敬现身出来，否则孰能抗手？石刚自知此战关系太大，这场中坚战万不能败，除了和灵智拼个同归于尽，保住双方和局，否则秦仲海必受俘虏。心念于此，数十载内力奔出丹田，一时如同拼命。

灵智只觉对方传来的内力更为雄浑刚猛，石刚竟是有意以死相拼，当即口轩佛号，道：“施主万莫误解，我少林虽与贵寨为敌，却无意杀伤人命……”石刚听他喋喋不休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忍不住大怒。他豁了出去，喝道：“放屁！”他大声开口说话，内力运转不顺，胸腹好似被铁锤打了一记，忍不住喉头一甜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嘴角迸出了鲜血。

陆孤瞻一旁看着，忍不住惊怒交迸，自知老友生性高傲，受不得激，登时喝道：“灵智方丈！你恁也用心机了！”灵智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几位施主莫要误会，老衲这般说话，只是为天下苍生请命，绝非激将……”他还要多做劝说，石刚想起阖山弟兄这几年际遇之惨，一时

悲怒交加，全身内力倒灌而出，暴喝道：“贼秃！闭上你的狗嘴！受死吧！”

啪地一声，石刚满腔热血倒喷而出，只吐得灵智满脸都是。英雄临危，石刚仰望天际，想起秦霸先与自己的交情，满面血泪间，已然决意自尽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，鲜血吐出，气势反而暴长，那内力势若雷震，直朝对方撞去。饶那灵智修为已至化境，此刻脸上沾了鲜血，身子晃动不休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石刚是个硬性人，处境越是不利，越能激发他的斗志，灵智几次劝降，对他几同侮蔑，更激发他“毋宁死”的决志。石刚抛脱生死荣辱之后，如同负伤猛兽垂死扑咬，内力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。大雨倾盆，旁观众人只觉四下气流逐渐转向，都朝灵智与石刚而去，大雨顺着这股气流，顿成漩涡之势，宛若奇观。

猛地天边一声巨响，闪电飞驰，照耀得四野一片明亮，石刚怪吼一声，纵声叫道：“霸先公！”双眼翻白，便要拼出全身功劲，青衣秀士与陆孤瞻相望叹息，都知生死攸关之刻已然到来。秦仲海听他呼喊自己父亲，两代老臣点点丹心，登让他热泪盈眶，难以自已。

灵智摇了摇头，对方起意同归于尽，欲置自己于死地，当此局面，也只有自保的份，他深吸一口罡气，双掌发功，运起数十载勤修的内力，便要将石刚的内力撞回。

怒苍山众人闭上了眼，不敢再看。秦仲海大叫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他怕石刚当场战死，便要入场解救，纵然给少林僧众指骂作弊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了。

轰隆声响大作，电光闪耀，大雨飞洒而落，秦仲海却迟了一步入场，只见灵智的内力全数发动，已将石刚的劲气震回。石刚眼前一黑，口中鲜血狂涌而出，将死之际，只在纵声长嚎，那声音低沉悲凉，孤臣血泪斑斑，似泣平生所受之屈，让人听来为之鼻酸。

秦仲海跪倒在地，涕泪纵横，忽然一个黑影飘动，已然窜入场中。看他身法也不甚快，但靠着时机拿捏极准，竟然恰巧挡在两大高手之中。

那人右手挡住灵智，左手架住石刚，已将两人的力道全数消弭，雷光闪过，那人的面貌入得眼中，场中登时欢声雷动，秦仲海慌忙站起，大喜道：“师父！”

却说是谁有这般通天撤地之能？竟能在刹那间扭转乾坤？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到了。

第十三卷 第九章 上将

雨声渐渐缓歇，已是黎明时分了。

从树颠望去，天际朝霞隐隐将起，辉映着晨星晓月，嵩山晨光，美得让人屏息。

四下宁静平和，远方虫鸣隐隐，这是一个仲夏清早。

“大家快！快！快！”

黎明清晨，四下祥和，声声叫唤喊破了宁静，转过头去，只见树下奔来大批僧人，围拢着大树，喊叫道：“方丈！咱们找到了！这孩子就在树上！”

树底下奔来好多的和尚，为首的那人面目苍老，好似有几百岁了，身边还围着几十名僧人，人人指着树顶高声叫喊，一名和尚身形壮硕，约莫二十来岁，只听他喝道：“小朋友，你快快下来！这里就是你家，没人会打你的！”

那和尚喊了半天，眼看没有动静，他啧了一声，颇见不耐，立时便要往上攀爬。忽在此时，众僧高声惊叫：“灵真快别爬了！他要掉下来啦！”

那壮硕和尚闻言一愣，急忙止步，一名面貌慈和的僧人走到树下，张开双臂，温言道：“好孩子别要害怕，乖乖下来，让灵音师兄陪着你，好么？”

那僧人好生慈祥，让人觉得可以依靠……只是他身边的那些和尚好生可怕，个个横眉竖眼，都不像好人……

还是这里好，又温暖、又安静……

转过头去，旭日东升，晨光中一片静谧，只有这里是平安的，高高的树颠上，没有人会打他，只有满天星辰会陪伴他，照顾他……

一声叹息响起，身边多了一个人。伴随着一声尖叫，眼前景象晃动不休，身子已然坠下树去。

忽然之间，身子凝住了，霎时又坐回了树梢。

好奇妙啊……这人会变法术?

侧头望着那人，这人是个老和尚，他的模样好枯瘦，不知有多老了。他的眼神好温暖，不像是树下那些和尚，反像是大殿上佛像的眼神，暗暗的，热热的，让人想多看一眼。

※※※

正想间，手上多了一枚松子糖。

老僧的神情很祥和，他俯首微笑："孩子，吃吧。"

"我为什么要吃？"稚气的声音响起，说出今生在少林寺的第一句话。

"吃下它，你就会长大。"老僧来回摸着头顶，温温热热的："长大了，就没人敢打你，你就不会再哭了。"

"不会哭了？"

"对。不会哭了。"

嘴里出现了甘甜滋味，松子糖入口即化，满口清香。

"喜欢这个滋味么？"僧人摸着孩子的头，笑问道："长大的滋味？"

※※※

"师父，我喜欢。"

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漫天朝阳中，树顶上站着一名男子，这人腰悬长剑，俊美的面上满布晨光。

此刻，人生即将逆转。伴随这个决定，天地气运也将逆转。这一刻，是生死的一刻。

光阴寸寸流逝，走到了这步，再无反悔的机缘了。哪怕再为难、再痛苦，他也必须做出决定。

他紧握长剑，回首望着脚下的达摩院，脸上现出了坚决的神情。

"师父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再落一滴泪。"
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把长剑拔了出来，转身面对达摩院，口唇轻动："只因我是一块钢。"

钢！

是不流泪的！

※※※

眼看石刚将死，方子敬陡然现身出来，将老友的性命救下。他望向灵智，微笑道："方丈好厉害的禁传神功，得理不饶人啊？"这人无愧是剑王，甫一出手，便让场内情势逆转，看他左手按在石刚的肩上，右手架住灵智的双掌，已然接下两边全力施为的绝招。

此时局面间不容缓，双方内力更是雄浑强猛，只是方子敬神态潇洒，虽在两大高手的夹击下，仍是气定神闲，彷佛行有余力。少林众僧皆是高手，把他的模样看在眼里，已知他出手时机拿捏极准。灵智与石刚激战之下，气力相互抵消，方子敬恰在相抵时刻出手相隔，神情自是轻松如意。

方子敬将石刚微微推开，霎时发动了阴阳六经的内力，这力道如同百川汇海，又似天雷霹雳，登将灵智压得退开一步，方子敬向前一步，微笑道："方丈不是喜欢劝降么？怎么不开口了，干脆连方子敬一起收服了，那不挺好么？"灵智先前虽在激战间，依然谈说自若，但此刻给方子敬的霸气内功压制，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眼看剑王武功大开大阖，见识更是卓越非常，场边众人都是为之一震。灵音、灵真等人更是暗暗叹息，心中都想："此人忽尔到来，胜负真可难说了。"

论内力深厚，方子敬实为怒苍第一，仅爱徒秦仲海一人可望其项背。论招式精妙，方子敬仍为山寨第一，除石刚、陆孤瞻等寥寥数人外，再无人能与并论。再论练武悟性，此间除开青衣秀士，阖山并无第三人足与相比。

猛力、狠辣、精招、绝智，"九州剑王"一人出手，威同众家合力，兼秦仲海之猛力、石刚之狠辣、陆孤瞻之精招、青衣秀士之绝智，力大无穷却又机巧多变，再加招式精妙、心狠手辣，飞天遁地无所不能，实乃天地间最为可怕的对手，方子敬若要全力拼斗，连秦霸先、宁不凡也要忌惮三分，何况其它?

※※※

方子敬救下石刚的性命，便向满场众人拱了拱手，微微一笑间撤下双手，任凭灵智回力收招。场边众人震于他的绝顶武功，竟无一人说话。高天威、宋公迈最怕此人，此刻更是面如死灰，神情大不自在。

灵智身居方丈，一向喜怒不形于色，此刻见了方子敬到来，也只缓缓退开一步，合十道："方施主驾临，老衲不曾远迎，当真失敬。"方子敬微微一笑，稽首道："方丈不必客气。"他转头看向石刚，见他全身鲜血，却仍是满脸杀气，便拍了拍他的肩头，以示安慰。

石刚比武时向来不喜旁人插手，当年在西域便曾因薛奴儿一个多手，他便放过罗摩什不杀，此刻被方子敬公然打扰，要他如何放得下面子？他一声闷哼，厉声道："我与少林方丈生死相搏，你怎地过来打岔？莫非看我不起么？"

方子敬淡淡地道："赢了面子，输了性命，那里值得？"

石刚吐出血来，喝道："死得其所，心之所安，性命何足道哉！"

方子敬哈哈一笑，伸手朝怒苍众人指了指，道："别说这些了，看看他们。"

石刚捂住胸口，回身转头，只见秦仲海虎目泛红，常雪恨、解滔满面泪水，其余老将无不满面关切。方子敬将他搂住了，温言道："什么叫做死得其所？你今日死得不明不白，你带来的几万番军听谁号令？现下朝廷兵马包围山寨弟兄，少了你的人马，咱们怎么抵挡人家？你自己死便死了，却要连累满山弟兄一块儿死，你要拿什么去见秦霸先？"

方子敬接连几个题目问下，却要石刚如何回答？他醒起自己肩担之重，全身冷汗涔涔落下，寻思道："他说得不错。当今山寨初举，我那些子弟军只听我一人号令，我若战死此处，他们未必肯听少主调派。石刚啊石刚，你这把年纪了，行事怎还如此浮躁？"

心念于此，已有悔悟，当下长叹一声，道："方兄教训的是，石刚知道错了。"

众人见方子敬几句话之间，居然说服了桀傲不驯的石刚，都是大为佩服，看来这"九州剑王"确足与秦霸先平等论交，绝非寻常山寨人物可比。

二人说话间，这厢灵真已跳了出来，只听他戟指叫骂道："你们两个打一个，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们可说个明白，这场胜负如何算法？"

常雪恨扭着一张嘴，回骂道：“他妈的！你家老秃驴没死，我家大将军也活着，当然是平手了！你是瞎了么？”灵真怒喝道：“满嘴胡言！无耻卑鄙！”

常雪恨还待叫骂，青衣秀士却止住了他，淡淡地道：“方老师插手比试，我方说来理亏，这场算我们输了。”少林僧众听他自承败北，这才止歇骂声，方子敬转过头去，向石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都怪老夫不好，方才技痒难搔，多出了一手，却害你输了这场。”说着向他做了一揖，聊表歉意。

其实场边高手心知肚明，这场比试若无方子敬插手，石刚早已死于灵智手下，但方子敬为了顾及石刚的脸面，便将事情揽到自己身上，言明自己违规之故，方致石刚败北，用心自在为弟兄遮掩。

石刚惨败灵智之手，说来也没什么可耻，这方丈贵为天下第一门派的掌门，便与天绝僧相抗，他也不见败，石刚输在此人手里，可说虽败犹荣。陆孤瞻知道老友生性高傲，又兼身上内伤，自须早些调养，便使了个眼色，让解滔、常雪恨将他扶下来了。

※※※

灵智并非气量狭窄之人，听得对方自承败北，也不多加一辞评论，合十便道：“承蒙贵山相让，现下双方一胜一负，结果尚未分晓。依着两边约定，这便开始第三场比斗吧！”

方子敬微微一笑，向青衣秀士等人招手示意，道：“人家找了天绝出场，这场便由老方出马应战，大伙儿可有异议？”怒苍众人闻言，登时轰然叫好，李铁衫更是纵声大喊：“多年不见剑王出手，今日咱们擦亮眼睛，正要好好见识一下！”

此时三战两胜，双方各得一败，眼下第三场便要开打，怒苍山第一号高手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已然赶到，自是冲着天绝僧而来。方今武林四大宗师中，宁不凡退隐，卓凌昭身亡，只余方子敬与天绝僧犹在江湖行走。这两人互为多年死敌，几十年下来彼此相互较量，互有胜负，看来又有一场硬仗要打了。

方子敬见山寨弟兄别无异议，便自哈哈一笑，他迈步行向达摩院，拱手叫阵道：“天绝老僧，方子敬过来领教你的“天诀”，大家都等着看，你快出来相见吧！”

方子敬喊了半晌，不见有人出来，他心下微感纳闷，咳了一声，便要反身询问方丈，忽听达摩院中传来脚步声响，这声音一沉一沉，步步低缓，众人心下暗自忌惮，暗忖道："这天绝僧终于要现身了！"卢云、伍定远屏气凝神，秦仲海、青衣秀士掌心出汗，高天威、宋公迈心存惧意，众人都在等着山神现身。

当年华山一场决战，"天下第一"与"昆仑剑神"激斗千招，惊动五湖四海。此战方子敬与天绝僧决一死战，凶险处绝不稍逊华山之会，料来此战定将轰传天下。

脚步声慢慢缓歇，照壁后转出了一人，场中众人见了他的面貌，忍不住同露惊愕。

这人肤色白皙，长眉俊目，却是一名俊美青年。

少林寺不是横眉竖眼的光头，便是道貌岸然的秃驴，谁知此刻居然出了这等俊美男子？常雪恨哈哈大笑："他妈的，天绝僧什么时候返老还童，变成一只小白兔了？"解滔咳了一声，低声道："快别胡说了。这人是秦将军的旧日同僚，当今朝廷中军主帅杨肃观，乃是天绝僧的关门弟子。"

常雪恨哦了一声，颔首道："文杨武秦，那个杨字指的便是他么？"

解滔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言。场中众人屏气凝神，都在等着杨肃观说话。

※※※

杨肃观身为少林俗家弟子，难得返寺，自然深居简出，看他腰悬长剑，身穿粗布长袍，只是他容貌着实清秀，衣衫虽不醒目，却更显得出尘之气。杨肃观向方子敬微微躬身，合十道："晚辈杨肃观，见过前辈。"

杨肃观虽是朝廷大军主将，但在武林较量之前，也不过是少林寺的低辈弟子，如何入得"剑王"眼里？方子敬斜睨杨肃观一眼，冷冷地道："小朋友，你回去禀报师父，就说老方在这儿等着，请他快些出来较量。"

杨肃观听了这话，却是微微摇头，躬身答道："不敢有瞒方老师。在下已奉家师之命，特来迎战强敌。"

方子敬听了这话，忍不住咦了一声，双眉挺起，道："你想和我过招？"

杨肃观躬身道："不敢。只是晚辈奉家师之命，前来抵挡第三战强敌，贵山不论是谁出马，在下都需一决胜负。"

此言一出，敌我双方无不吃惊，杨肃观武功如何，众人自是熟知，他昔日与昆仑山激战，曾给卓凌昭轻轻巧巧地破去"涅盘往生"，武功大为不如，再看他年前走访西疆，更被郝震湘打得破屋飞出，此刻面对的强敌乃是号称"剑王"的方子敬，这人武功之高，绝不在宁不凡、卓凌昭之下，杨肃观狂言挑战，莫非失心疯了不成？

杨肃观这话既已出口，那是绝无转圜余地，少林僧众自是为之耸动，灵智、灵音等僧都有不解之情。卢云、伍定远二人向与杨肃观相熟，听得对答，更是满面惊诧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杨肃观浑不在意，转头望向怒苍众人，道："方丈之前与诸位约定三战人选，此刻在下身替家师，不免违背承诺，诸位可有异议？"

常雪恨哈哈大笑，道："去了个大高手，来了个小白痴，咱们敲锣打鼓都来不及，哪有什么异议？方老师快快下场，咱们今日有兔子肉吃啦！"

听得杨肃观狂言放话，方子敬却是哼了一声，双目森然斜起，低声道："小子，你师父鬼鬼祟祟，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"杨肃观合十道："方老师放心，葫芦里的不是毒药，而是解药。大家尽管放心吃。"方子敬听了这话，却是冷冷一笑，道："你听了，怒苍山开大门走大路，不扯朝廷烂污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莫把我徒弟卷进去。"

杨肃观双手一摊，故作茫然道："方老师的话儿好难懂。您究竟愿否下场教训在下？"

方子敬听他说得轻松，反而犹疑起来。他自恃宗师身分，如何能与晚辈过招？此战胜之不武，败了无地自容，以他剑王的地位，又何必糟蹋气力来打这一仗？再看天绝僧的用心，更是让人不解，一时沉吟不止，难以决断。

陆孤瞻虽不解他二人的对答，但心下暗暗猜测，也知方子敬无意下场。他斜目过去，转看杨肃观，只见这人眼神闪烁，似有无穷心机。江湖传言这位兵部郎中诡计多端，看他这幅模样，一会儿八成要靠晚辈身分装死卖乖，倘若再以厉害口才僵住剑王，说不定能让这小

子拖成平手。陆孤瞻智计百出，自要提防这等下流伎俩，他束装入场，朗声道："不劳剑王出马，这碗饭我来吃。"

杨肃观年岁虽轻，江湖辈分却高，说来与灵智、灵定同辈，陆孤瞻若要与之动手，并无欺压之处，不似方子敬那般树大招风，易惹争端。何况两人曾在神鬼亭交过手，陆孤瞻对杨肃观的心性习性自是熟稔，当下便有意下场惩戒此人。

灵智见陆孤瞻出场，心中暗叫不妙，这陆爷武功之强，绝不在石刚之下，两人便要约定百招内取胜，也无不可。强弱太过悬殊，灵智担忧之下，撇眼便朝杨肃观望去，却见这位师弟满面怡然，似乎不感忧心。灵智不知高低，更不解天绝僧的用意，他咳了一声，摇头道："不如这样，灵音师弟，请你去接陆施主的高招。"

灵音乃是四大金刚之一，武功根柢虽不及天绝、灵智那般功夫，却也是江湖上难得的高手，尤其练就"底栗车四绝手"这门禁传奇功后，这个把月来武功突飞猛进，说不定能克制陆孤瞻的鞭法也未可知。

灵音听得方丈叫唤，立时便要入场，却听一人笑道："大家别急，先请退下去。我们这儿有位英雄要上场。"众人回头急看，来人却是青衣秀士。

陆孤瞻笑道："军师也想玩这一场么？"青衣秀士微笑摇头，道："陆爷怎地这般说话？灵音大师也好，你陆爷也罢，都不该打这场仗。"陆孤瞻沉吟道："军师的意思是……"

青衣秀士笑道："杨郎中代替天绝师傅出战，那是孝顺师父的意思，让人好生钦羡。只是咱们方老师传道授业，威震四海，难道没有徒弟么？"他走入场中，轻推秦仲海背脊，道："秦将军，人家扬郎中是天绝僧的徒弟，你则是方老师的爱徒，咱们第三场便请你出手吧！"

听得此言，陆孤瞻登时恍然大悟，他仰头大笑，抚掌道："唐军师教训得是。是该让小一辈英雄较量的时候了。"说着挥了挥手，笑道："秦将军，请你上来吧。"

秦仲海听青衣秀士要自己下场，登时放声大笑，自行跨入场中。

※※※

青衣秀士身为怒苍山军师，自要运筹帷幄，眼看杨肃观出场，陆孤瞻搦战，对方却又要改以灵音应付，对方既有怪招，青衣秀士看入眼里，自是暗暗冷笑，索性来个将计就计，把秦仲海送入了场中。

秦仲海内力之高，直追业师，刀法之强，更不在五虎上将任一人之下，倘由他与杨肃观同场较量，可说稳操胜卷，差距还大于陆孤瞻对灵音这场，何况两人一是天绝的门生，一是剑王的爱徒，这当口把秦仲海推出来，料来灵智也推托不了。

青衣秀士见灵智低头不语，灵音面有难色，登时笑道："方丈大师，我怒苍英雄从不以长欺幼。既然天绝僧不愿下场，改以徒儿出阵，那咱们也请方老师的高徒入场过招，两家辈分相当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您说如何呢？"

江湖中人最是信奉伦理，此时方子敬、天绝僧各派弟子出马，双方不卑不亢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灵智自也不能推辞，否则更显出己方的气馁。只是秦仲海武功高超，祝家庄血战群雄，威武之名早已轰传江湖，武林小一辈人物虽有英杰，但除开"天山传人"伍定远能与秦仲海较量，其余人物都还不成气候。此刻"文杨武秦"若要杀上一场，秦仲海仗着神功大成，恐怕是未战先赢了。

灵音、灵真心下担忧，正要出言阻止，杨肃观却已接口道："既然青衣先生如是说了，在下自当奉教。"灵真性子卤莽，听了这话，当场便要反驳，灵智心念转动，忙把师弟拦住了，低声道："师叔既然如此安排，必有他的用意，大家静观其变。"众人虽想再说，但连方丈都已首肯，自也不好当众反驳，只得退下去了。

杨肃观向灵智微微一笑，缓缓走入场中。

※※※

此战尚未开打，两师徒几个月没见，自有一番心事要说。方子敬抓住时机，将秦仲海拉到场边，他摸着徒儿的脸颊，微笑道："这些时日好么？"

秦仲海强笑道："好得紧哪。每日里早晚用功，拼命苦练师父的刀法，好得不能再好哪。"

方子敬上山前曾与止观碰面，自也知道言二娘与小吕布的事，他见了爱徒眼神中的凄清，自知他这些时日心境不佳。秦仲海不愿他担

忧，当下转过话头，道："我一会儿上场，师父有没什么叮嘱？"方子敬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"师父打听了一个消息，天绝僧好似有件大事要同你谈。"

秦仲海吃了一惊，道："天绝老贼有话找我说？那是什么事？"方子敬皱紧眉头，道："师父来过达摩院一次，一时也弄不清楚。反正这老贼劳师动众的，便是要与你见上一面。"

秦仲海满心纳闷，正想再问，忽听背后同伴呼唤之声传来，方子敬回头看去，只见场内外几百只眼睛目不转瞬，都在望着自己师徒。他拍了拍秦仲海的肩头，哈哈大笑道："师父与天绝老僧打了十几年，这套老戏码大家看得也腻，现下咱们年纪大了，该让你们这些弟子动动筋骨的时候了！"说着轻推秦仲海的背脊，道："去吧！让师父看看你有无用功，还是在偷懒打混？"

秦仲海笑道："师父放心吧，我就算每日狂嫖烂赌，也不会丢你的份！"

※※※

情势急转直下，文杨武秦竟要同场较劲。众人心神专注，都在等候两大主将下场。

山风吹拂，雨势止歇，众人身上都有凉意，阳光从雨云后透出脸来，映得场内更加明亮。只见杨肃观举止斯文，他将长剑悬在腰间，自在场中相候，先向灵智方丈合十见礼，又朝场边众人微微欠身，杨肃观是朝廷主帅，卢云、伍定远、宋公迈等人都算是下属，此时便起身回礼，连安道京也站了起来。

秦仲海手提钢刀，行止却甚豪迈，他大踏步跨入场心，将钢刀往地下一掼，肃然仰天，不发一语，神态大异平常。

此战意义非凡，秦仲海是方子敬爱徒、怒苍群雄主将，杨肃观是天绝关门弟子，朝廷军马统帅，任一方获胜，非只显出师门的能耐，更能显出正邪气势的消长，看来此役非仅关乎潜龙一人的去留，尚有无数深厚寓意，说来万万败不得。

只是战局虽然紧绷，战果却依稀可见。秦仲海自习得火贪刀后三式以来，先败李铁衫、后破朝廷大军，三大绝招可说应运自如，一体

随心。杨肃观虽有“菩提三十三天剑”，但功力尚浅，说来不足为惧，秦仲海深知同侪武功底细，自敢拍胸担保，断言必胜。

雨云散开，阳光从云儿中露脸出来，暖暖映到两人身上。昔年并称文武的二人，如今各为道理，同场较劲，群雄回思往事，无不喟然长叹。卢云与伍定远同在柳门为官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更是暗自叹息。两名同侪若有一人死伤，都是生平的憾事。

杨肃观凝望天边，淡淡地道：“秦兄，你我相识七八年，同为柳侯爷办事，想不到会有今日之战。人生真是事事难料，不是么？”秦仲海哈哈笑道：“别说这些了。今日我为潜龙而来，你为少林出战，咱俩成王败寇，谁也不必让谁。”当下刷地一声，拔出刀来，将刀鞘远远扔了出去。杨肃观微微颔首，解下佩剑，也是挚剑在手。

双雄凝视片刻，霎时齐声清啸，同时递出一招。

※※※

只见杨肃观剑走轻灵，剑化七路，身边飘出了七朵寒花，寒花摆荡，各点出七点寒星，转瞬间身边便幻出一个大光罩，竟然一出手便是杀招，正是“达摩三十三天剑”最后一式：“涅盘往生”。

秦杨二人一个授业于方子敬，一个传艺于天绝僧，只因过去同为柳昂天办事，不曾切磋过武功，彼此孰高孰低，江湖无人知晓。这回算得是两人第一回动手。

众人见杨肃观开招起式无须运气凝力，直似剑随意走，想他这些时日定在苦练武艺，未受俗事羁绊武学进展。少林僧众本有忧心之意，待见杨肃观剑法大见纯熟之态，各人暗自赞许，都觉此战未必便输。

杨肃观深深吸了口气，霎时一声清啸，无数寒星便自向前杀出。

秦仲海见寒星袭来，其势又快又急，他微微颔首，笑道：“杨郎中武艺进步好快啊！且让老秦会会你！”他提举钢刀，用力挥了挥，跟着懒洋洋地收刀回肩，神态颇为无礼。

“涅盘往生”傲视武林，乃是杨肃观护身绝招，照理无数寒星发出，秦仲海非得仓皇闪避不可，却怎么随手一刀挥出，便算挡架了？满场高手见秦仲海如此托大，一时惊疑不定，都不知他作何打算。

寒星正要飞出，忽然一股炽热气流朝杨肃观面前冲来，须臾之间，便已烧起一团大火。饶他杨肃观定力深湛，此时也不禁大吃一惊，当下撤剑弃招，急急往后跃开，剑招撤落，劲力消弭，“涅盘往生”发出的无数寒星也随之陨落，护身绝招竟在一招间被人破解。

秦仲海这招正是“火贪虚风斩”，足以攻敌身前五尺，连刀长合度，出手方圆计达一丈，杨肃观佩剑约莫四尺来长，又不曾练过“剑芒”之类的绝技，此刻自是相形见拙。

少林僧众见了这招，无不张大了嘴，这招“火贪虚风斩”自方子敬创制以来，还是第一回在武林同道前面世。方子敬见爱徒这招法度严谨，深得自己真传，忍不住抚须微笑，暗暗点头。群僧骇然之下，各在打探这招的来历。

杨肃观心中暗暗计较，数月不见秦仲海，此人武功果如传闻般大进。卢云、伍定远久不见秦仲海动手过招，此刻见了他新练成的绝招，心下更感惊诧。

杨肃观面无喜怒，他手按剑柄，似在苦思御敌之道。秦仲海轻咳一声，道：“杨郎中，不是老秦卖瓜，我现下武艺大进，绝非你所能抗衡的，为了大家的和气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！”

杨肃观嘿了一声，昂然道：“秦将军此言谬矣。杨某为朝廷尽心，为侯爷尽力，便算打不过，也绝不能罢手。”他更不多言，提起长剑，凛然便道：“秦兄，我这第二剑来了。”

秦仲海与他有旧，不愿让他过分难堪，当即点头道：“杨郎中不必客气。”

杨肃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左手挽了个剑花，右手一挺，剑身长驱直入，正是“达摩三十三天剑”的“极乐天”，这招身法飘逸，一点剑尖如同天女散花，笼罩秦仲海上身要穴，算得是少林嫡传的精妙剑招。

倘若对手不是秦仲海，而是寻常江湖豪客，杨肃观这招“极乐天”使出，少林僧众定要大声喝彩，只是方才秦仲海的刀法怪异难言，功力套路都在设想之外，众僧不免忌惮在心，就怕秦仲海还有什么怪招破解。

果然秦仲海刀锋一转，先向左侧虚劈，而后往右疾抽，这招名唤“魔火燎原”，乃是火贪一刀的第二式，说来平平无奇，但此刻秦仲

海内力雄强，几可直逼业师方子敬，随手一刀劈下，气势非同小可，转瞬间刀锋撞上剑刃，刚猛力道碰来，登让杨肃观手腕酸麻，霎时逼得杨肃观再次收招，自行往后跃开。

杨肃观面色凝重，举剑望向秦仲海，一时也不知该要如何出招。怒苍山诸人都想："杨肃观一下场绝招便被破解，此刻已是黔驴技穷之势，看来这场不必再打了。"

秦仲海也是心下暗暗发笑，忖道："杨郎中自来好面子，虽然出身名门，但限于功力，武功还是有限。我一会儿手下留情，让他多杀个几招，好歹面子上好看些，也算尽了同袍之义。"他飞身纵起，提刀虚斩，一招"火云八方"，便往杨肃观上身要害杀去，这招刀势涵盖极广，对手若无十足十的眼力见识，着实看不出他刀锋的去处。

杨肃观见了他这招，当下一个转身，跟着双足点地，往后飞出了数丈。众人见他不架而走，料来自知功力不及，不敢与秦仲海硬拼绝招。常雪恨看在眼里，忍不住大笑道："他奶奶的，这兔子轻功好厉害！"

秦仲海无意让杨肃观出丑太甚，当下也不追杀，只立定原地，好整以暇地抓了抓头，少林僧众见杨肃观武功大为不及，秦仲海更有轻视之意，无不惊怒交迸。杨肃观见秦仲海凝足不动，当即运起轻功，纵跃到秦仲海身前，跟着递出一招"欢喜天"，便往秦仲海下腹袭去，秦仲海嘿嘿冷笑，猛使一刀"龙火噬天"，直朝他手中长剑斩下。

这招"龙火噬天"乃是秦仲海过去的护命绝招，半年前使出，威力已是非同凡响，此时秦仲海内力雄强，武林罕见，杨肃观若不知避让，恐怕剑身立折，要不便会虎口破裂，他识得厉害，慌忙间又往后头跃开，神色颇见尴尬。

两人又过十余招，杨肃观每次攻到秦仲海身前三尺，都给他一刀逼开，武功大为不及，此战是少林与怒苍决战的最后一役，谁知比起前两战，非但精彩不如，连斗志也大有差距，众人看了一阵，忍不住议论纷纷。江湖有言："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"，两人都算是柳昂天手下大将，照理这场硬仗应是平分秋色，孰知甫一过招，杨肃观的武功便显得大为不及。

常雪恨打了个哈欠，向解滔道："看这般打法，没到明年分不出胜负。我这儿先睡一阵，一会儿这兔儿爷跑累了，你们再唤老子起床

吧！”说着往地下一躺，自打起呼来了。

少林僧众大怒欲狂，但杨肃观不敢出招硬拼，一昧闪躲避让，如何能怪旁人出言讥嘲？众僧心中均有埋怨：“杨郎中到底在想什么？他若自知不是人家对手，便不该强自出头，硬要扛下第三战胜负。看他把少林的脸面都丢光了，却要我们如何在江湖行走？”

众僧满心怨怼，杨肃观却佯作不知，只顾在秦仲海身边绕圈游斗，每逢出手良机，便杀出一招半式，倘若秦仲海举刀还击，他便飞身离去，绝不正面过招。怒苍众人看杨肃观全无拆解之法，想来这场比试的胜负已晓，己方必胜无疑。

两人又过十来招，秦仲海见日头偏西，阳光渐渐隐没，心道：“朝廷人马诡谲多诈，再这般无止无尽地打下去，别要让他们趁黑偷袭。”他怕朝廷别有居心，己方中只有止观与项天寿二将驻守，防备若有差池，不免全军覆没，他大喝一声：“杨郎中小心了！接招！”霎时刀势转急，全力抢攻，竟要在数招内取胜。

秦仲海大吼一声，沉肩弯腰，一刀斩向杨肃观腰间，这刀狠辣快绝，若要砍实了，定是腰斩惨祸，杨肃观识得厉害，慌忙间往上一纵，那刀便从脚下削过，秦仲海早已料到他要跃上相避，他脚下一点，身形也自纵起，钢刀横斩，依旧朝杨肃观腰间砍落。

杨肃观见他轻功远胜以往，说起便起，变招更是奇快，他人在半空，无处可躲，只得把长剑一沉，便往秦仲海钢刀架去。

“当”地一响，刀剑相交，杨肃观虎口剧痛，手中长剑竟被硬生生地震断，大力传来，整个人更被刀上刚劲震飞出去，只见他直直摔落地下，只倒在一处青石板上，良久起不了身。

秦仲海好容易将他打倒，便想趁势将他牢牢制住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他提刀纵起，运起火贪刀第六重功力，一招“贪火奔腾”，直朝杨肃观拢去。

此时杨肃观倒在地下，全无招架之力，火红的刀光照来，映得杨肃观一张面孔倍见惨淡。少林僧众深怕秦仲海杀人，无不大惊失色，卢云与伍定远也是万分担忧，二人同声喝道：“秦将军！刀下留人！”灵智、灵音等人虽想出手相救，但格于场内规矩，都是爱莫能助。

秦仲海素来重情念旧，岂会下手残害旧日同僚，此刻钢刀套路连绵，看要伤人，其实用意只是在罩住杨肃观，秦仲海深怕他左右晃动身子，便来出言示警，喝道："杨郎中若要留下性命，千万别妄动！"

两人相距已近，只在三尺远近，秦仲海将刀身一侧，伸手过去抓人，便在此时，只见杨肃观翻身跳起，嘴角微斜，竟向自己笑了笑。秦仲海大吃一惊，方知他留有余力，只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，想到师父临敌前与自己的说话，心下更是惊疑不定。

只是此刻"贪火奔腾"既已发出，回力已有不及，尽管避过杨肃观的身子，刀身还是往地面斩了下去，巨响带起无数泥尘，一时土石四散，沙尘飞扬，看来胜负已然分晓。

常雪恨鼓掌大笑，第一个冲入场中，叫道："老大干得好，宰掉兔儿爷啦！"

灵智低头不语，宋公迈掩面叹息，朝廷中人、少林寺僧无不面色沮丧，便连卢云与伍定远也相顾茫然。少林三战，怒苍三仗两胜，依着双方约定，"潜龙"必将回山，从此五虎聚会，龙凤归心，再也无法奈何这群反逆了。

※※※

过了半晌，尘埃渐定，现出场内情景，高天威定睛看去，霎时吃了一惊，喝道："他们人呢？"

众人陡听此言，无不诧异，卢云、伍定远关心同僚，灵智、灵音心悬师弟生死，怒苍众人更怕朝廷设计加害，敌我两方人马一同奔上，各自低头探看。

只见地面留下一处深洞，秦仲海与杨肃观早已消失不见，众人极目去看，只见洞内幽暗，深不见底，就着日光看去，底下似有一个平台，除此之外，却也看不到人影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知地下怎会冒出一个深洞，常雪恨惊慌不已，一时趴在洞旁，大声叫道："老大，你在下面么？"他喊了几声，只听回音缭绕，却没听到秦仲海的回答，好似他已坠入了无边地狱，从此消失不见。

常雪恨惊疑不定，李铁衫已手举铁剑，大踏步走来，戟指怒喝道："贼秃！你们比武不胜，便来暗算害人，算什么江湖好汉！"灵智

忙道："李施主误会了，这洞打哪儿来的，我等也是不知。岂有加害之意？"众人听他推说不知，都觉不信，李铁衫喝道："你是少林方丈，居然这么推托，你还有半点担当么？"

秦仲海坠入深洞，焉知少林寺无意出手暗算？两边人马忌惮之余，纷纷相互叫骂，这厢急于进洞找人，那厢却抵死不放道路，常雪恨怒道："他妈的！你们再挡路，老子第一个杀人！"举起凤嘴刀，便往众僧砍落，灵音架住了，慌道："诸位息怒，这后山是我师叔的地方，没有他的号令，便算方丈也不得擅入，我们真不能放各位进去。"

场中乱成一片，众人指责叫骂，随时都会打将起来。陆孤瞻见局面不利，立时簇唇作哨，从天空唤来飞鹰，便要将此间战况传递下去。灵音又惊又忙，想要灵智出面说话，却见方丈低头沉思，好似入定一般。他心下惶急，转望宋公迈等人，却见他们一脸错愕，却也没了分寸。

此刻场面紧张，倘若陆孤瞻传令下去，以怒苍三万军马合围之势，只要一举杀上山头，众僧都无生还之理。在这乱糟糟的一刻，只见一人奔向前来，大声道："诸位稍慢动手！且让在下入洞找人！"

众人转过头去，来人却是卢云。灵音心下一喜，忙道："施主要下去？"

卢云用力点了点头，大声道："在下奉皇命来此，便是要看个结果出来。只是杨郎中与秦将军同失踪影，可别生出了什么意外。诸位若是信得过我，且让卢云入洞察看。"

卢云自愿入洞找人，场中众人听了这话，各自望着深洞，低头打算。

局面紧绷，此时秦仲海孤身入洞，天绝僧、杨肃观同为少林门人，这对师徒若要联手对付秦仲海，这位怒苍少主定是有死无生。只是螳螂捕蝉、黄雀在后，看那山脚下怒苍军马虎视眈眈，少林僧若有什么图谋，山上不免成为一片火海。双方各有所恃，少林和尚可以杀死怒苍首脑，可怒苍军马也能敉平少林，彼此都有忌惮。

众人打量场面，此时若要找出一条折冲之道，必须找出一位公正无私的高人出来调处，这人非但要性刚正直，还须与敌我双方有故，这几个条件如此为难，看天下虽大，恐怕只有卢云一人能够办到。少林僧众心念于此，都是点了点头。

陆孤瞻第一个上前，颔首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咱们派自己人下去，少林高僧信不过，可要咱们放着不管，于心又是不安。卢兄弟愿意下去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”陆孤瞻算是卢云半个师父，对他的人品坚信不移，一听他有意入洞，登时首肯。他转望方子敬，问道：“方老师心意如何？”

方子敬曾在华山会过卢云，自知眼前这名青年行事正派，绝非朝廷匪类一流，更与徒儿交情深厚，料来绝无加害之意。登即点了点头，他望向深洞，想起天绝僧的用心，心里倒也不慌，便道：“挺好的，这当口赶紧下去吧。别再拖延了。”

卢云见双方首脑俱都信任自己，心下一喜，便要往洞口行去，忽在此时，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卢兄弟，且慢过去。”此时场中无人出言反对，这人却忽尔出言阻止，卢云心下一凛，回头去看，只见说话那人身穿盔甲，年莫三十五六，正是伍定远。

卢云不知他为何反对，心下甚感茫然。忙道：“伍兄，情况紧急，耽搁不得，你若有甚吩咐，可否一会儿再说？”伍定远摇了摇头，转朝照壁那四行字看去，霎时脑中电光雷闪，神机洞里的事情一一飞过眼前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森然道：“卢兄弟，请你别下去，下面恐怕……恐怕……”

远处安道京等人本在议论局势，听了伍定远与卢云的对答，纷纷围拢过来，倾听说话。卢云见伍定远面色凝重，心中更感忧心，不由慌道：“恐怕什么？定远快说啊！”

伍定远面色犹疑，他朝安道京等人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恐怕……恐怕下面有怪东西。”

安道京听了这话，一时吓得发抖，高天威却是哈哈大笑，少林僧众则是嗤之以鼻，场中众人满面讥嘲，灵智与青衣秀士却同时对望一眼，两人咦了一声，留上了神。

卢云满心疑惑，彷如坠入五里雾中。伍定远是个沉稳世故的人，此刻这般说话，自有他的忧虑。只是秦仲海与杨肃观一同坠下深洞，实在不能放着不管。否则双方若有死伤，天下兵祸旋即爆发，世间万民定会坠入苦海之中，卢云不知伍定远在弄什么玄虚，当下摇了摇头，便往深洞行入。

卢云将“云梦泽剑”悬挂腰间，向寺僧借过绳索，绑得牢靠，便要放绳下坠。伍定远见那洞口有如地狱血门，他心中忽生不忍，想起当年京城同甘共苦的往事，当下抢了上来，咬牙道：“要死，不如大家死在一起。”

卢云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伍定远更不打话，左手搂住卢云的腰间，仰天大叫一声，身子便如飞鸟般纵下，霎时无影无踪。

第十三卷 第十章 鬼门开

却说秦仲海一刀砍落，脚下顿空，身子失了凭借，竟尔直直摔落下去。他人在半空，自怕有人偷袭，刀转如意：“火云八方”使出，护住身周要害，跟着举刀往洞壁砍去，铿地一声响，泥沙飞扬，洞壁已给他斩出一道裂缝，下跌之势旋即止住。

秦仲海蝠悬洞壁，垂首下望，他身在半空，不见杨肃观的身影，想来这小子比自己先一步摔下，或已到了洞底。秦仲海呸了一声，心道：“少林寺这帮王八，比武不胜，便来趁机作怪，这等三流伎俩要能整到姓秦的，岂不把老子看得小了？”

他见这洞深达十来丈，不知下头有何埋伏，正想往上攀爬，忽地心念一动，想到摔下洞前杨肃观露出的那幅怪异笑容，好似有什么话要告诉自己。秦仲海恍然大悟，心下暗忖：“好呀！无怪这小子装模作样，什么代师出征，看他那鬼模样，纯在引君入瓮，一心一意便是要把老子引到这鬼洞来！”

他哼了一声，有心找杨肃观把话说个明白，当下双手微松，身子急坠直下，他沿途拍打洞穴，坠落之势忽缓忽急，霎时脚下一实，当已来到洞底。

洞中若有敌人埋伏，此刻最是暗算良机，秦仲海脚沾实地，身形便即翻倒，看他往前一滚，拔刀虚斩，连出九刀，刀光火光一片，护住了全身要害。

“火贪九连斩”使出，秦仲海借着刀上火光，已然明了四下形势，只见洞穴方圆约莫八尺，头顶上一片昏黄晚霞，洞深约有二十丈，看形状当是天然而成。

洞顶崩坍，泥沙还不绝落下，打在头上甚是疼痛，秦仲海闪到了角落，呼出一口气，算来自己已到少林后山的山腹。秦仲海左右看了几眼，提声喝道："杨肃观！你他妈的小白脸把老子弄来这里，到底有何屁话要说？快快交代明白了！"

喊叫一阵，却听不到有人回话，秦仲海往前方看去，见到了一处甬道，心下更是猜疑难解，想道："真可怪了，杨肃观倘若有话要说，这儿别无旁人窥伺，自该出面交代了。怎么半天不见人影？"

正自思索间，忽听甬道深处传来低微轻响，好似有脚步声传过，秦仲海跨步过去，霎时间只见甬道闪过一道人影，须臾便已消逝，这人身法好快，如妖似鬼，若非秦仲海机警过人，恐怕还难以知觉。

七月初一鬼门开，阴曹地府的鬼怪八成都出洞来了。眼看这影子真如鬼怪，若是平常人见了，自是全身发软，吓得呼爹叫娘，只是秦仲海向是胆大包天的狂徒，看了小鬼的飞影，也只当面汤里的花葱，他抓了抓脑袋，心道："这影子快得不成话，八成是天绝贼秃了。这对师徒到底打得是什么算盘？难道他们自知独个人打不过我，便想联手干掉老子么？"他有心把事情看个明白，满面冷笑中，径往地下吐了口脓痰，大踏步朝前行去。

秦仲海对自己的武功深具自信，凭着他刚猛无俦的刀法，便算十八罗汉群起围杀，亦能从容而退。当下便有意深入虎穴，一来把情况察个清楚，二来瞧瞧有无机会救出潜龙，倘能顺利得手，那更是无上之喜了。

一路朝隧道深处行入，只见道中昏暗无光，颇见气闷，从那处天然洞穴往外走，一路延绵不断，足见工事浩大。秦仲海伸手往两旁壁上摸去，入手处苔青茂密，可见此处甬道开凿已久，绝非新建。

秦仲海摇了摇头，想道："这隧道究竟是做何之用？难道我无意间闯入什么禁地了么？"

自古少林寺便与帝王之家亲近，当年唐太宗临幸少林，便曾开凿一条宏伟至极的山道，以这隧道的规模观之，若无朝廷发动民夫前来帮办，仅凭数千寺僧之力，绝难办到。

此时身在险地，他无心胡思乱想，脚下渐渐加快，直往下头奔去。

行出百尺，忽见前方道路岔开，竟有两座阶梯在前，一左一右，各往地下深处延伸，却又不知通往何处。秦仲海这人专用右手，吃饭拉屎用的都是同一只，当下想也不想，便往右侧阶梯踏入，一脚踩下，陡听喀地一声，空旷甬道中听来，那声响竟是有些怪。

人生道路，往往在刹那之间做了选择，有时事过境迁，回思前尘往事，方知抉择之刻竟在无心之间。秦仲海吓了一跳，又把脚缩了回来，心中竟微微有些犹豫，不知该从哪处阶梯行下。

自艺成出山以来，秦仲海行事果敢，从不曾怕过什么。便是那日断腿残废、落拓江湖，也不曾害怕畏惧，此刻犹豫之心陡生，不免让自己吃了一惊。他摇了摇头，心道："秦仲海啊秦仲海，你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？怎么武功练得越高，胆子反而越小了？"

他冷笑一声，心道："他妈的，老子找得是左军师，便朝左边走吧。操！"提起真气，运行周天，护住了全身要害，信步便朝左侧阶梯走下。

那阶梯也不甚长，不过百来级，秦仲海皱眉走着，倒也看不出什么玄机，不多时，便已站上一条甬道。秦仲海抬起头来，霎时之间，眼前赫见一个人影，秦仲海大吃一惊，举刀护住了要害，喝道："什么人？"

叫了两声，甬道里满是回音，那人却不曾回话，秦仲海满心纳闷，往前走近几步，猛地见到了一幅画像。

甬道墙上悬着一幅画像，上头绘着一名戎装男子。看他年莫三十七八，浓眉斜飞，容貌十分英挺，只是这人好似有什么伤心事，看他双掌交握，眼角含泪，只在凝视着前方。秦仲海见这画栩栩如生，那眼眸尤其传神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

秦仲海心道："这老小子是什么人？怎地给人画在这里？难不成是他奶奶的寿像么？"他往前走近两步，细目去看，赫然见到了几行字，秦仲海念道："早岁哪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，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？"秦仲海读书不多，自不知这四句诗摘自陆游的"书愤"，看画中人的悲愤神态，自该以这等悲愤诗词相衬。他张嘴啊了半天，再看落款人，见是"时穷节乃现，朱阳悼征西大都督于嵩山。己酉年正月草。"

秦仲海跳了起来，望着画里的人物，惊道："爹爹！"

征西大都督，姓秦名霸先，爵赐武德侯，这人自是秦仲海的亲父无疑。秦仲海不曾见过父亲的样貌，此刻陡然见了，心中自是又惊又喜，他凝视着父亲的画像，一时摸了摸自己的浓眉，心道："老子的眉毛浓得两条黑毛虫也似，原来是从爹爹身上得来的，嘿嘿，看咱们父子真是一个样儿了。"

他嘿嘿一笑，想起方子敬同自己说得话，那时师父吩咐下来，说天绝僧有意与自己会谈，秦仲海朝那画瞧了瞧，嘴角微微一笑，看来这画十之八九是天绝僧悬在此处，看他的用意，自是要借父亲的形貌来定他的心神。

秦仲海放松了心情，转头去看署名，霎时又见到了"朱阳"二字，秦仲海心道："好一个潜龙军师，原来还是个丹青手，这人生花妙笔，定也是个读书人了。"看这画是己酉年正月所绘，推算年岁，当是二十年前所成。

秦仲海心中又想："这位天绝神僧劳师动众，一路把老子请到了达摩院，他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不会是要我吃斋念弥陀吧？"从祝家庄算起，直到方才的三场大战，天绝僧始终不曾亲自露面，秦仲海虽不曾眼见这位神僧，但一路打杀过来，心中对这位神僧越来越敬畏，只是看他行事神神秘秘，个中藏头露尾之处，倒与柳昂天、江充这帮大人物一个模样。

正看间，忽然间后颈湿滑，似有水珠落上了衣衫，秦仲海不以为意，此处已在山腹，料来山泉引流，难免洞中有些湿闷。秦仲海正要离开，便在此时，又是一滴水珠落下，这回却落到了脸上。

秦仲海伸手去擦，随意看去，忽然间跳了起来，只见自己满手鲜血，他大惊之下，抬头往上看去，蓦地倒抽一口冷气，往后退开一步。

只见甬道顶端飞洒鲜血，偌大一片血迹溅满墙顶，血色兀自未干，只沿着壁缝向下滴流，秦仲海暗自诧异，不知这血迹从何而来，莫非是杨肃观身上的血？可方才自己出刀时小心留神，并未伤到了他，何况这鲜血喷洒得如此之高，若非此间有场激战，却要这摊血如何飞上道顶？

秦仲海心惊胆颤，自知猜想不透，只能沿着甬道行去。只是一路走去，那血迹淅淅沥沥，沿途洒落，想来流血者伤势必重，说不定还

有性命之忧。秦仲海越看越是心悸，莫名之间，心下大起不妙之感，便急急追查过去。

他延道行走，转过一个弯，已不再见到血迹，秦仲海松了口气，再往前走了一阵，忽见前头有座石室，格局宽阔，室内灯火隐隐，竟似有人。秦仲海又惊又喜，知道天绝僧必在眼前，当下放缓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走去。

前脚方入室中，眼前灯火熄灭，秦仲海见室内漆黑，不由吃了一惊，正要退将出去，猛听背后轰地一声大响，竟尔落下了一面墙，已将退路阻住。

秦仲海大惊失色，霎时抽出钢刀，身周左右各劈一刀，刀锋砍出，背后石墙接连给他砍了几记，当当声响不断，那石墙竟甚厚实，一时砍之不穿。

秦仲海一路行来，心中满是疑窦，登即吼道："他妈的妖魔鬼怪，快快现身出来！老子这就和你斗一斗！"

话声未毕，眼前灯晕闪过，现出一处斗室。秦仲海往后退开一步，只见面前地下摆着张石桌，内里靠向墙壁处，一名男子正坐炕上，这人面向墙壁，满身鲜血，散发未髻。那人身边斜置油灯，昏黄灯光照来，将那人影子映上石墙，望来黑黑长长的一条，模样更似鬼怪。

达摩院里处处透着怪异，让人暗生惊怕之感。秦仲海见这人长发及肩，心头更是暗暗发毛，想道："这地方好生阴森，怎么冒出个鬼不像鬼，人不像人的家伙？老子可得小心了。"

秦仲海提起钢刀，正要发声喝话，忽然耳中剧痛，嘶嘎摩擦声中，锐响直入耳膜，秦仲海大惊失色，急忙往后退开，那响声又已消失不见。

秦仲海心下一凛，自知这是传音入密的功夫，看来或是眼前这人所发。秦仲海猜不透那人的来历，登时怒喝道："装神弄鬼的东西究竟是谁？可是天绝老贼么！"

那人并无回话之意，只是面向石壁，不言不答。秦仲海呸了一声，厉声便道："我计数三下，你再不转身，休怪老子背后杀人！"他

口中喝数，喊了个一，口中尚未计二，手上便已发力，所谓兵不厌诈，便要凭着“火贪虚风斩”将敌人斩杀。

忽然之间，耳中生出音响，听得是声叹息。那声音却已柔和许多，不似先前那般尖锐。秦仲海缓下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妖怪么？”

耳中那声音甚是低沉，只听它道：“我是谁并不打紧，要紧的是你是谁，唯有明白你父因何而死，方知你日后为何而战。你可知晓，天下气运全在你一念之间。”

秦仲海听他提到自己的父亲，想起门外见到的画像，霎时大喜道：“你……莫非你是朱阳？”当年怒苍山盛极一时，轰传天下三山五岳，不知多少好汉前来投奔，山寨之主自是秦霸先，第二号人物则是神鬼莫测的大军师“潜龙”。所谓“左龙右凤，座下五虎”，只要这位左龙军师重归山寨，与号称“御赐凤羽”的青衣秀士一同主持寨务，怒苍山兴旺可期。

秦仲海正要上前相认，忽见面前那人仰起头来，霎时放声大笑。这下并非以传音入密说话，一时声震石墙，回音缭绕，宛如数百人同声发笑，让人心悸难当。秦仲海面色惨白，心念急转，此地乃是达摩院地底，眼前这人若非“潜龙”，便是“天绝”，看他这般武功，还能是杨肃观不成？

秦仲海惊疑不定，运起了内劲，大声道：“回答我，你究竟是谁？”这下叫声如同狂龙呼啸，劲气喷出，室内气流转向，已将无数笑声压了下去，反震得自己耳中嗡嗡作响。

那人轻啸一声，从怀中取出本籍，往后抛出，秦仲海伸手接就，低头去看，赫见九字楷书，灯光掩映，见是：“景泰十四年剿匪密奏。”

这九字楷书入眼，秦仲海脑中登时嗡地一声，往后倒退数步，喘道：“你……是你……”

秦仲海非但识得这个神秘人物，甚且还与他交过手，这人正是杀死刘敬的黑衣蒙面客！

当时文渊阁中血战一场，景泰十四年密奏全给人夺走销毁，秦仲海奉命保卫奏章，便曾与一名蒙面怪客大打出手，尔后刘敬东窗事

发，惨死城郊，也是出自怪客之手。眼前这人忽尔取出一本遗失密奏，他若非是那神秘人物，却又是谁?

秦仲海咬牙切齿，满面愤慨，文渊阁中自己大败亏输，三个月后刘敬中毒韵命，全是被这无名怪客所害，不只如此，当时自己赶赴秦家大宅，岂知螳螂捕蝉，那江充竟已埋伏在后？若非蒙面怪客杀死刘敬后犹在窥伺自己，焉能让他失风被擒?

秦仲海与这人交手多次，从来都是惨败收场，但他此时神功大成，已是武林间顶尖儿的人物，自无惧怕之理。他有意为刘敬报仇，反把忿恨收了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伸手握住刀柄，冷冷地道："是你杀死刘总管的，是不是？"

万籁俱寂中，那人依旧背对着自己，并未回话。

大敌当前，最是忌讳慌乱恐惧，秦仲海身在险地，立时把心神定下，细细思索前因后果。想道："刘总管死前遗言交代，说北京城里还有一帮人埋伏，看来八成便是眼前这贼了。他妈的，刘总管再神通广大，也不知这狗杂碎躲在达摩院……"

秦仲海森然道："朋友，把姓名报出来！老子的刀，向来不杀无名之辈。"功力灌注之下，钢刀立时生出焰火红光。

那人一声叹息，幽幽地道："罗恸罗……"秦仲海惊道："罗痛罗？"

话声未毕，幽幽蓝光在那人身前飘起，跟着一条蓝澄澄的缎带缓慢伸出，从那人身边迂回延展，只听嗡地一声响，那缎带竟如长枪一般，直挺挺地立在那人身旁。

室内幽暗，蓝光隐隐，那兵刃柔若丝绸，却又坚硬似铁，看来那人非只身分奇、来历怪，便连兵刃也是从所未见。

秦仲海怒道："什么罗痛罗？你别故弄玄虚，他妈的把话说清楚！"他叫了两声，那人都是不理不睬，秦仲海大怒之下，便要出手杀人。

秦仲海往前跨步，正要发出虚风斩，忽听铿地一声脆响，一道蓝光飞驰而出，霎时便到秦仲海面前三尺，跟着凝力不动。这道蓝光来得好快，几乎刺穿了右眼。秦仲海满面骇然，想起了江湖上传说的那柄神兵，他往后退开一步，颤声道："神剑擒龙？"

蓝星闪过，地下忽地裂出一道细缝，宽寸许、长盈尺，料来这道缝便是他的回答。

那人背对着秦仲海，缓缓站起身来，一道又一道剑刃在身前探出。模样极尽诡异。

秦仲海又惊又怒，慌忙往后退开。他曾与这名怪客交手多回，每次都落得大败的下场，此刻再见怪异兵刃，料知这怪人的武功又有大进展，怕比当日交手时更为难缠。他退了几步，不自觉间后背已撞上石墙。

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，秦仲海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情知今日凶多吉少。

那人手执铁胆，剑刃只在身前摆荡不休，只听耳边那个低沉声音再次响起，听它道："你莫怕，我今日无意杀你，来日也无意害你。此刻把你囚于石室之中，那是为了保住你的性命安危。你定要相信。"那人先前说话用上了全力，听来倍觉刺耳，此时声音却低沉缓慢，料来有意安秦仲海的心，表明他无意杀人。秦仲海听这人说话口气渐渐温和，似对自己颇为友好，只是局面着实险恶，他无暇深思，只在潜心打量脱身之道。

那声音似知秦仲海心中所思，说道："你不必急着走。我还有事借重你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"秦仲海愣住了，反问道："借重我？你想干啥？"

那声音顿了顿，森然道："今日邀你过来，一来是为借用秦霸先之名，二为是想借重贵山的三万兵马。若得阁下首肯，大事可图，不知心意如何？"

秦仲海咦了一声，眼前怪客武功极强，绝非善与之辈，却难以猜透身分。若说他是天绝僧，何以留着头发，又为何不自道身分？若说这人是潜龙，那更说不过去，这人既是父亲的重臣元老，又何必与自己兵刃相见？再说他长年被关入达摩院，要他怎么偷窃奏章，杀害刘敬？秦仲海满心疑惑，茫然道："你……你想借用我山兵马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"

耳边的声音消失了，只听眼前那人轻轻一笑，道："我要复辟。"

秦仲海听他回答的爽快，一时反而支支吾吾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复辟？复…复谁的辟……”

那人纵声喝道：“武英皇帝！”说着仰头大笑起来。

这笑声好生惊人，音波荡来，只震得屋内天摇地动，好似地牛翻身，天下江山即将易主。那人歇止笑声，朗声道：“秦霸先兵败惨死、刘敬政变失利，谁都没能成功，秦仲海，合你我之力，大事可图也！”

秦仲海傻住了，他呆呆回想种种情事，眼睛眨了眨，霎时之间，好似看到了什么荒唐事，竟也纵声长笑起来。他笑得欢唱，笑得打跌，笑得挤出泪水。直似人仰马翻，无法抑遏。

那人听他狂声大笑，森然便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秦仲海提起钢刀，大笑道：“我笑你的屁好响，却连个味儿都没得嗅！死王八蛋听好了！老子管你是谁？你既然害死刘总管，又害老子坐牢受苦，便是我的仇人！现下我杀你都来不及，你居然想跟我打交道，你去死吧！”大吼声中，惧意尽去，手中钢刀再次燃起熊熊怒火。

那人冷冷地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本末倒置，是非不明。你看看你手上的东西。”秦仲海冷笑一声，侧眼望下，只见自己右手拿着钢刀，左手却拿着一本册子，正是方才藉以识破此人身分的那本奏章：“景泰十四年剿匪密奏。”

那人语气平淡，道：“令尊终身劳苦，只为此事奔忙。你读过奏章之后，自会明了朝廷的是非善恶，更会答允我的请求。”秦仲海极是痛恨此人，登时打断说话，骂道：“藏头露尾的东西，老子偏不答允你，看你又能怎地？跪下磕头么？”

猛听一声冷笑，六道寒光全数飞出，只在那人身边摆晃。一片幽沉阴暗中，那人声音冰若寒霜，一一数说六道法名。

罗恸罗、底栗车、阎浮提、大威德、菩提天、泥梨耶……

六道法名一一响起，蓝光笼罩身前，那人好似八手神佛，一柄又一柄蓝刃各依法号回旋扭动，彷如孔雀开屏。那人手握铁胆，肃然仰天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别逼我动手。我一向不喜杀人，可一旦非动手时……”

秦仲海嘿嘿一笑，替他把下半截话说出了口：“绝不会心慈手软！”

那人似知秦仲海性格刚强，只见他缓缓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我最后一次劝你，你我和战之间，攸关天下气运，令尊一生为武英皇帝奔走，那是何等忠义？等你观过密本，便知朝廷是非善恶……”秦仲海打断他的说话，把密本往地上一扔，怒道：“放屁！你这狗杂碎，给老子转过身来！管你什么是非善恶，老子造反是造定了，便天王也拦不得！武英也好、景泰也罢，在老子眼里都是屁！”

那人听得狂吼怒号，霎时深深吸了口气，他也不再隐藏面貌，转过身来，面对着秦仲海。

满室蓝光，照得那人面目更加阴森，秦仲海见了那人脸面，不禁全身巨震，如中雷击。

“是你！”

“是我。”

这偷窃奏章于前，毒害刘敬于后，令得自己坐牢远走的大仇人，居然是他?

秦仲海咬住了牙，为何刘敬会兵败如山倒……为何天绝强邀自己上山……此刻都有解答，原来自己早已被人狠狠掐住，直如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他脸上肌肉扭动，极见咬牙切齿之恨，面色却又隐含无尽悲凉。

秦仲海昂起首来，把手上钢刀握紧，须发俱张，神色如同魔王。沉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为什么。人生有许多无奈事，不是自己能决定的。”

秦仲海豁了出去，霎时放声大笑，厉声道：“说得好！”

※※※

方子敬曾经说过，当你遇上这一生的死敌之时，你便能练成那招：

“烈火焚城！”

秦仲海举刀过肩，仰天怒吼道：“不必废话了！少林第三战，这就来吧！”

悲愤之下，怒火直冲三千丈，但见内力泉涌，如同惊涛翻江，阴阳六经真气搬运，势若百川汇海。霎时已出火贪刀最后架式，此招气

势虽雄，名仅四字而已。魔曰：“烈火焚城”。

那人微微颔首，当下不再打话，擒龙剑刃旋转如盘，此阵形式虽繁，其名不过四字而已。佛曰：“六道轮回”。

景泰三十三年七月初一，王朝末日。此战之后，正统王朝即将开启……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一章 超世志

世间没有无敌的武功，却有无敌的阵法。号称“六道轮回”。

天诀正气引领、佐以阎浮提之妙奥、罗恸罗之威猛，兼加“恶三道”之种种不思议奇招，便成了这套集天竺、中上两大源流于一身的无敌阵式。

“六道”渊远流长，阵式险奇精严，杀人动辄于无形之间，是以除非遇上武功盖世、所作所为却又令人发指的狂徒，否则以少林正宗之尊，断无道理以众凌寡，以六敌一。也正因条件鲜罕，六道阵虽享大名，至今仍不曾结阵杀敌，真正与人一较长短。

百年前机缘巧合，曾有一次出手良机。当年少林武当相互争雄，张三丰技击之术冠绝天下，便有寺僧倡议六道合击，以求压制武当气焰。只是此议一出，便给寺中长老驳斥，毕竟门户之争非为正邪之斗，加上以六敌一大损正宗颜面，是以错过了第一回出手的时机，待得秦霸先崛起，机会已然到来，敌是强敌，人是邪魔，理应结阵诛敌。只是寺中长老念念不忘“正宗”美名，只愿以一敌一，不愿“六道”出手。待得几回大战下来，眼见寺僧伤亡惨重，无以为继，方丈才癌定思痛，毅然决然结阵除魔。可蓦然回首之时，却赫地惊觉元老耆宿死的死、伤的伤，竟然凑下齐六人出战。是以又错过第二回出手时机。

前后辗转百年，六道阵一再错过现世机缘，眼看又要再次烟没，可上苍垂怜，一人使动六柄剑刀的梦境赫然降临。少了种种无谓约束，真正出手的时机才算到来。

对手是谁呢？谁的武功高到这个地步，胆敢与“六道轮回”并驾齐驱？

一个比剑王还霸气的人，号称天下第一大反逆，正是这个一身热血的魔王挚刀在手，“烈火焚城”才能发挥十足十的威力，前来抵挡当世无敌的阵法。

“火贪刀”讲究临敌心境，唯有绝境激发，刀中鬼神的内力才能翻江倒海、扑天盖地而来。

方子敬创得出“烈火焚城”，却练下成“烈火焚城”，便是为了这个缘故；少了大敌侵逼，到下了临危绝境，纵使功力再深、悟性再高，也走不通最后玄关。

“烈火焚城”便如一桶火药，以怒火为引，点燃丹田内的暴戾之气，沿阴阳六经爆发而出，蓄毕生功力于一击，气吞泰斗，力拔山岳，一刀之威如千刀气势总和，若说这一刀能够毁天灭地、诛种杀鬼，想来也绝不为过。

这不叫杀人何用第二刀，杀得若是人，“九连斩”、“大火轮”等绝招便已足够，“烈火焚城”杀的根本不是人，那是一刀焚人城、那是一刀灭人国，那是天下至雄至霸的盖世一击。

谁会赢呢，六道战焚城？是旋转如盘的蓝光剑刀，还是熊熊怒火的泣血钢刀？

这一场斗，当真让人屏气凝神，再也移不开目光。

一双目光眨了眨，缓缓从石墙上的裂孔移开，嘴角泛起了诡谲的笑容。

一群笨蛋……

全是输家啊。不管你们怎么打、怎么杀，都还是输家啊。

赢的人站在这里，这个人才是天地间最大的赢家，景泰王朝唯一的大赢家。

大赢家泛起了笑容，他脚步轻快，如轻烟般飘入甬道、轰然巨响中，斗室里的龙虎嘶咬了起来，大赢家笑得更开心，更像赢家了。

烈火焚城、六道轮回，大家的武功都好厉害哪！不过大赢家很忙，没时光看你们打架，一个忙着收拾渔利的人，怎么抽得出空呢？哈哈！哈哈！

大赢家一扫二十年来的严肃沉郁，现下的他眉开眼笑，心中更是满怀感激。

他想要大笑，可又不想惊动斗室里的笨蛋们，发笑的冲动变成下弯的嘴角，他在强忍着。

大都督，首先感激您父子俩的提携。没有您创立怒苍、抵挡朝廷，没有令郎攀上险峰，重建怒苍，便没有今日的风云际会，小弟更不可能轻易得手。这里衷心向您父子俩致谢。

天绝僧，第二个要感谢您师徒俩，感谢您引狼入室、投身喂虎。没有您慈悲为怀、教了个厉害徒弟出来，小弟再能干十倍、聪明百倍，也不能坐享其成啊。

啊，还有、还有那个刘敬、还有那个江充，还有那个柳昂天，谢谢你们的雄心、黑心、狠心。

否则光靠太后的偏心、皇上的痴心，大赢家也不能变成大赢家啊！

大赢家忍下哈哈大笑的冲动，他压抑气息，快步向前行走。

收割了！收获了！望着咫尺之外的斗室，大赢家忍不住喜上眉梢，几乎要手舞足蹈厂。

一袭龙袍、一方印石，等于二十载的等待、一甲子的辛劳。熬过了无数岁月，终于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哈哈，老天爷啊，这下终于要开花结果、改朝换代了！

彷如采茶少女，又似秋收老农，快活的大赢家推开了石门，雀跃地蹦了进去。

“皇上，住得还惯么？”

大赢家面朝斗室，先是微微一笑，然后咧嘴轻笑，最后是弯腰抚胸，哈哈狂笑起来，那笑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激动。太过激昂的笑声，听来仿佛是哭。

呜呜……呜呜……大赢家真的哭了起来。

因为……因为……

因为斗室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天山里伍定远穿上一身龙袍，京城里秦仲海摸到一床棉被，现下自己这个大赢家来了，却只能见到一面空洞灰冷的墙壁，其他什么都没瞧到。

失手了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有人抢先一步，把人带走了。

大赢家变成大输家。二十年的耐心等待，一甲子的血汗辛劳，全部落空了、改名换姓，忍辱负重，杀了多少人，却是这样的下梢？

“噫呀呀！”大赢家尖叫起来。

是谁？是谁抢先一步？精心布置了一辈子，最后到口的肥肉被人夺走，大输家回首望向甬道，双目中的恨意燃烧起来。

“杂种……你想玉石俱焚么……”

火苗四起，烈焰窜流，霎时恨意将他吞入火海，烧为不成人形的妖魔。

嘿地一声，一条黑影凌空坠入黑洞，来势迅捷无伦。

力灌掌心，吐气扬声，霎时一股掌风由上朝下压出，伴随地下的滔天风砂，大汉如飞将军般跃入洞中，瞬间站上实地。

烈风四窜，气流旋转不定，直往洞顶冲去。那大汉气势凛然，双手撑开，雄浑真气灌注经脉，顿时护住了全身要害。

“天山传人”驾到，“一代真龙”面前，鬼神也要怕他三分。

景泰三十三年七月初一，四下一片迷茫。

眼前阴森森的黑洞不像佛门宝地，反倒像是无边地狱的入口。天色尚未全黑，夕阳余晖映照进来，幽渺的光芒没能让人心安，反将眼前染为血红一片。

“一代真龙”驾临少林圣地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抬头望上，向同伴轻打手势。

头顶传来一声轻啸，黑影飞闪而过，洞壁旁落下一名青年，此人长方脸蛋，腰悬绳索，正是朝廷命官、一甲状元卢云亲来洞底。

达摩院中风云会，天绝神僧、潜龙军师，文杨武秦，各方高于聚集此间，再看洞口少林怒苍双方首脑屏气凝神，山脚两边大军严阵以待，都在等候一个结果出来。

天下一治一乱，和战之间，今日便知分晓。

夕阳西下，黑暗如潮水，瞬即淹没洞中。卢云取出火折，霎时眼前现出了一条甬道，想来秦仲海与杨肃观必在道中深处。当下手提火把，直向甬道奔入。

脚步还未移动，手上一紧，却被伍定远一把拉住。卢云转头过去，却见伍定远摇了摇手，示意他莫要闯入。卢云微微一愣，催促道："咱们快些走吧，外头灵智大师还在等着，别让仲海和肃观有了闪失，那可糟糕了。"

甬道黑洞洞地，道中满是绝世高手，个个都非易与之辈，伍定远向来谨慎，自不愿冒失犯险，他蹲下身来，目光凝向黑暗，口中淡淡地道："卢兄弟，实在话一句，人家杨郎中何等城府，仲海也是雄才大略，他们这些虎狼之人，自有打算。你犯不着为他们烦恼。"

卢云心有不解，不由皱眉道："定远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你……你这话是何意思？"

伍定远听他颇有怨怼，霎时叹了口气，反问道："兄弟你天生聪颖，可曾深思天绝大师定下这约会的用意？"

卢云不假思索，立时答道："灵智方丈不是说了么？天绝神僧慈悲为怀，不愿百姓坠入战火，这才邀约怒苍英雄上山，想要一举收服他们。"卢云此言不虚，适才灵智出面约战，便是以秦仲海与"潜龙"的性命对赌，双方各自展开三战，若非中间变故陡生，此刻胜负结果早已分出，自也不用他下来察看了。

伍定远闻书哂然，叹道："这话对外人说说可以，对咱们柳门中人，可就说不通了。你与仲海相处日久，你且说说，以仲海的性子，能被旁人收降么？"

卢云回思秦仲海的为人处事，心下一凛，自是摇了摇头。好友天不怕地不怕，生性飞扬跳脱，别说天绝僧要收降他，便算要他安安静静地听讲佛法，怕也是天大的难事，何况要让他臣服少林？

卢云也看到了要紧处，忙道："那照你看来，天绝大师的意向究竟如何？他想趁势消灭怒苍山么？"

伍定远摇头道："那也不见得。"他凝视着漆黑阴森的甬道，神态凝重异常，沈声道："卢兄弟，还记得那张羊皮么？"

卢云微微一愣，那羊皮早已是过往云烟，华山之会后再也不曾听人提过。他没料到伍定远会提及此事，顺口便道："当然记得。当年你我京城相遇，九死一生，全是为了那张羊皮。"

那年卢伍二人京城相会，结为生死莫逆之交，之后惨遭昆仑高手全力追捕，当时伍定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一切生死险难全是为了那张羊皮，卢云回思前尘往事，自也感慨良多，他眼望好友，问道："定远为何提起此事，可是羊皮与此间情势有关？"

伍定远眯起了眼，颔首道："我有个预感，那羊皮藏着的秘密，恐怕躲在这达摩院里。"

卢云满心诧异，不由咦了一声。他曾听柳昂天提过，好似那羊皮是江充卖国的物证云云，当时听过便算，也没多问，慢慢便淡忘了。此刻听伍定远一提，好似还别有玄机。他眨了眨眼，满心好奇，当即问道："羊皮里藏有秘密？那是什么？"

伍定远叹道："那羊皮害死无数高手，引发大臣觊觎抢夺，绝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卢兄弟，你是个洁身自好的人，从头到尾不曾牵连进来。我话说到这里为止，请你莫要再问。"

卢云嘿了一声，他入洞前便曾听伍定远说了，好似洞里有什么"怪东西"，莫非便是羊皮里的秘密？他听伍定远说得郑重，反而更感纳闷，便道："定远，我不是个怕事的人，你只管说吧！"伍定远轻轻苦笑，摇头道："你不该这么说话，知道太多，真个不好。"

卢云有些不高兴了，他眼望好友，神色凛然，道："定远，你是第一天认识卢云么？"

两人对面站立，容情皆甚凝重。伍定远微起嗟然之意，眼前这人忠肝义胆，舍命护己在先，搭救秦仲海于后，现下又冒生死之险探入玄境，确非胆小怯弱之徒。自己若要隐瞒不说，倒似小觑人家了。他点了点头，道："也罢，你一定要听，我也明说了。"当下深深吸了口气，低声道："兄弟听了，那丰皮里藏着…

…藏着一个人，只要把他找出来，人间便会大乱。"

卢云听他说得荒诞不经，忍不住噗嗤一笑，万没料到羊皮的秘密原是如此，倒似是聊斋里的"画中仙"。他眨了眨眼，心里有些不信，含笑便问："羊皮里藏得有人？那是谁？美丽的仙女么？"伍定远听出他的嘲讽，登时微微苦笑，顺着话头道："仙女，对了第一个字。"

卢云笑道："对了第一个字？羊皮里的真是仙？"

伍定远见他轻蔑，也不多加争辩，只淡淡地道：“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羊皮里的那人姓朱名炎，武英十五年腊月失踪，至今已有三十余载。你说他是谁？”

卢云跳了起来，惊道：“先帝？”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正色道：“此人连动天下气运，只要咱们还在朝廷一日，就别拿他当玩笑看待，否则必有大祸。”

卢云得悉秘密，不由得冷汗直下，这才收起了小觑之心。也才明白羊皮何以引发大臣屡屡劫夺追查，原来其中涉及到正统更迭、皇权归属。打王宁、梁知义、齐润翔等人一路算起，直到刘敬、卓凌昭两大枭雄，管你权势薰天，武功盖世，无论谁沾上了秘密，一个个都落得惨死的下场，从没人幸免于难。

卢云听毕之后，忽然有些后侮，不知自己是否会因此惹祸上身，一时脸色已成惨白。

只是卢云适才说了大话，此刻便想推拒不听，也是有所不能。果听伍定远叹了一声，续道：“那年我闯入神机洞，便曾见到秦霸先的遗书，他说谁能握得羊皮，再取谒语，沥鲜血，投冥海，连过四险四难，这人便是天命所归的“一代真龙”。也只有这人，才能继承他的志业，重起朝纲，成为武英王朝的……的……

中兴大臣……”他越说越是小声，支支吾吾间，终于把最后四个字说出了口。

卢云颤声道：“中兴大臣？你是说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伍定远闭上双眼，低声叹道：“没错，那中兴大臣指的便是我，伍定远。”

眼看卢云张口结舌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，伍定远喃喃地道：“过去刘敬曾经找过我，也许他也听过这个传说。只是卢兄弟，不管这些是不是无稽之谈，我都不想牵扯进去。谁当皇帝，谁做大官，全与我无关。我没那么大志气，也不想背那么大包袱。若非你今日贸然下洞，我绝不会跟着进来的。”

卢云满心迷蒙，眼前情势太过怪异，又是先皇，又是羊皮，加上神机洞里的“潜龙”乃是昔年秦霸先的左右手，这些情事丝缕相连，却又推敲不出，他长叹一声，只是皱眉不语。

忽在此时，隧道深处传来咚地一声闷响，那声音虽然低微，却逃不过两人的耳去，卢云心下一凛，道：“甬道里有人。”

伍定远做了个噤声手势，两人屏气凝神，侧耳倾听，霎时又听到那咚地一声，那响音并不刺耳，只是一沉一沉地，好似有人拿着铁锤，正自敲打墙壁。

卢云大吃一惊，正待要间，忽听轰隆一声暴响，那响声剧烈至极，仿佛洞中的神武巨人已然敲碎牢笼，破茧而出、顷刻之间泥沙坠落，地下也隐隐震动。

二人面面相觑，俱都愕然，卢云颤声道：“出来了？”

伍定远嘿了一声，他二话不说，旋即解下铁手，提气纵声道：“西凉伍定远奉方丈之命，特来拜见天绝大师！各位若听到说话，便来现身相会！”伍定远厉声说话，一股气劲对着甬道直喷出去，回声四起，洞壁嗡嗡大响，卢云没料到他会忽发巨声，一时给震得头昏眼花，若非内功根柢极佳，恐怕早已摔倒。

吼声如雷，威震四壁，只是过得良久，道中却是无人回话。伍定远心知有异，当下俯身向地，拾起一枚石子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，手中石块便如炮弹一般，直直射入甬道。

轰地一声巨响，飞石撞壁，喀喇喇声响接连冒起，大片乱石震落在地，直朝甬道深处滚落，声势甚是骇人、卢云心下大惊，赶忙拉住伍定远，慌道：“轻手！

可别打伤自己人了！”

伍定远并不回话，反而抢过卢云的火把，往地下一扔，三两脚便踩熄了，眼前顿成漆黑一片，卢云喃喃地道：“定远，咱们是来调停的，你……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伍定远低声道：“洞中情势诡异，万万不可暴露身形，你一会儿跟着我，千万不要乱走。”

卢云又惊又疑，只是看他神色极其谨慎，自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当下随着伍定远的脚步，两人一前一后行入甬道。

伍定远当前领路，眼前昏暗无光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深深吸了口真气，霎时发动夜眼，目光急扫而出，视界之内尽为青红两色。伍定远体质异于常人，纵使黑夜无光，也能辨识蝇头小楷，路上若有强敌埋伏，自也逃不过他的眼去。

万籁俱寂，两人直朝洞中深处行去。眼前黑暗一片，越走越是湿热。卢云目不视物，耳不闻声，好似瞎了聋了，几次想要开口说话，全给伍定远制止。走了百来丈，心里只有更加烦躁。

适才有人破墙而出，声势骇人，莫非便是名闻天下的怒苍高手“潜龙”？可说来悬疑，那天绝僧本在看守这位左军师，又怎会任凭他逃离牢笼？难不成其中另有隐情？回思适才伍定远提起的羊皮秘辛，卢云心中又是疑惑，又是忧惧。

先前凭着一股豪勇义气跳入洞中，此刻看来，恐怕是卤莽至极的举动，怕就怕自己调停不成，反也卷入疑团之中，那可万事俱亡了。

走着走，伍定远忽地停步，卢云脚步太快，险些撞了上去。他停下足来，问道：“找不到路了么？”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，伸手在墙上摩挲，道：“你过来瞧瞧，这墙上有些古怪。”

卢云苦笑道：“这里四下无光，我什么都瞧不见。”伍定远点了点头，当即打着了火折，光芒闪耀，卢云凑眼去看，霎时也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石墙上好长一条裂缝，深达数寸，丈许之长，望之不似天然生成，延道连绵，行云流水，着实让人惊骇。卢云伸手抚触，只觉那裂缝入手光滑，一无青苔泥垢，二无扎手石屑，好似是新近生出。他吞了口唾沫，转看四周，更是愕然：“好多……这裂痕好多……”

伍定远仰头看去，只见道中东一道，西一记，每道斩痕皆达数寸之深，满布洞壁。二人把这情状看入眼里，心下再无疑问，这痕迹决计是高手所为，方才定有一番激战。

卢云提起“云梦泽”，朝墙上划过一记，霎时削出了一道淡淡的痕迹，只是人石不深，远不及墙上斩痕惊心动魄，卢云喃喃地道：“这是花岗石墙啊，斩岩如削泥……世上什么兵刀这般锋锐……”

伍定远低头思索，蓦地身子一震，灵光闪动，四字脱口而出。

“神剑擒龙！”

世间宝剑多如繁星，要论切金断玉，所在多有，可要在墙上斩出丈许长的刮痕，形状有如流水波纹，却非“神剑擒龙”莫属。

大战即将爆发，这洞里却似疑云重重，杨肃观、秦仲海不见踪影，“潜龙”

又似破茧而出，现下连这柄妖剑也已现世，卢云心惊发颤，喃喃地道：“神剑擒龙……这……这剑不是在卓凌昭手里么？”

伍定远嘴角颤抖，却也说不出话来。当日亲眼所见，这柄怪剑随“剑神”坠入深谷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不见踪影。岂料七月初一鬼门开，神剑却忽尔现身，莫非是卓凌昭回来索命？想起当年“剑神”手仗“神剑”，打得自己不支倒地，伍定远自是满心恐惧，霎时手一颤，那火折落了下来，甬道里复为昏黑一片。

卢云嘿了一声，正要打火，突见伍定远背后飞过一个光影，霎时一闪而逝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卢云心下疑惑，不知方才是否自己眼花了，他揉了揉眼，赶忙去摇伍定远的臂膀。伍定远微微一奇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卢云适才并未看清楚情状，自也不敢多言，只喃喃地道：“方才……方才我好像看到了什么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旋即闭目倾听。只是隔得良久，洞中寂静依旧，并没分毫声响。他睁开夜眼，摇头道：“你看走了眼，没有人。”卢云嚅嚅地道：“不…

…我真的有见到……”

伍定远不愿多加争辩，以他现下的武功，只要潜运神功，丈许内任何异响都无法瞒过他，便以虫蚁爬行的微声也能知觉，何况是个活

人？想来卢云心中慌乱，这才看走了眼。

伍定远见卢云满面汗水，似乎很是担忧，他拍了拍卢云的肩头，微笑道：“不打紧，我这就去查上一查，你且等着。”他也不多说什么，自行转过身去，向前行出十来尺，一路行去都甚宁静，夜眼望来也不见异状，他又走数丈，忽见眼前道路分岔，竟有一左一右两条通道，伍定远心下微微一奇，道：“怎么有两条路？”

正要往前探看，猛听绷地一声轻响，一道寒光竟向门面飞来！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以他现下的武功，方圆一丈内无论虫蝇飞鸟，无人能瞒住呼吸声响，除非躲在暗处的不是人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

一时间，冷汗顺着鼻梁，坠到了唇边。那兵刃也已逼近前额，不到一寸远近。

生死玄关，间不容发，伍定远大吼一声，霎时显现出真龙身价，他急急向后翻仰，身子倒栽葱倒下，脚尖自然而然扬起，如长枪般向前踢出，这一踢关乎生死，自是用尽全力，中招者若是受实了，非但当场惨死，恐怕断骨还要破体而出。

“天山传人”果非凡比，竟在一招之内起死回生。

便在此时，脚尖处传来当地一声劲响，这一踢没有伤到人，却将来袭兵刀荡了开来。伍定远靠着这一踢，已知长剑所酝力道不重，敌人武功竟颇平庸。他察觉来者不是鬼魂，怯意尽去，胆气陡生，听他暴吼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武功如此而已，也敢下手偷袭？让伍某会会你！”

他不待翻身跳起，旋即着地滚去，右手毒掌后发无至，掌风向上扑出，紫光到处，横扫千军，石墙立蚀缺口。伍定远靠着毒气掩护，霎时尚入道中，要凭近身肉搏生擒刺客。

灰尘漫天，眼前一片泥蒙蒙地，既黑且脏，伍定远才一站起，忽听四面八方传来轻响，无数剑刀朝向自己杀来，好似甬道中埋伏着千百人。他大为惊诧，先前听甬道里别无声响，此刻怎能另有埋伏？慌忙间不及细想，仗着身法快绝，接连闪避近身而来的大批兵刃。

伍定远惊怒交进，喝道：“贼子到底是谁？给我滚出来！”怒火上涌，登时全力反击，黑暗中叮叮当当之声下绝于耳，伍定远拳狠脚

重，既猛且快，武功套路更是一套接一套使出，他下手奇凶，对手若要挨上一拳一脚，那是必死无疑。

兵刀拳脚交击碰撞，满是锵锒之声。只是说也奇怪，伍定远拳脚奇快，那人竟比他更快，一时响声急如密雨，仿佛面前那人手握无数刀刃，挡之不尽，挥之不绝。伍定远每回加紧出招，对手立生感应，反而更是成千上万的剑招杀出，压得伍定远抬下起头来。

来人身手奇快，以“一代真龙”的江湖名号，竟然相形见拙。卢云满心骇异，想要插手助拳，但洞中漆黑一片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招招快得异乎寻常，着实插不下手。他掌中满是汗水，忖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定远身手之快，天下无双，便算与擒龙剑较量，也不曾如此狼狈。不对，这中间另有玄机！”

伍定远当年与卓凌昭放单对决，曾以迅捷无匹的身手穿越绵密剑网，身法之快，世间再无第二人及得上，以青衣秀士轻功之高，也要甘拜下风，怎可能有人在“快”字上赢过他？

卢云又惊又疑，赶忙取出火石去打，要把敌人的面貌看清楚，但洞中灰尘漫天，气闷异常，竟是烧不起来，火石声与刀刃脆响此起彼落，伴随伍定远的闷哼，一时连绵不绝，卢云慌乱之下，那火更生不起来。

猛听伍定远闷哼一声，左手被划出一道口子，已然受伤。卢云慌乱间心生一计，他拿起火石，奋力朝墙壁扔去。跶地一声响，火石撞上墙壁，甬道中现出微弱光芒，卢云慌忙去看，霎时吃了一惊，大声道：“定远住手！别再打了！”

敌方攻势不绝而来，如何能够停手？伍定远不解卢云说话意思，反而加紧攻势。卢云自如解说下及，当下解开盔甲，便往伍定远身前扔去。

嗤地一响，如同裂帛，卢云的革甲并未落地，反而上下荡摇，卢云喝道：“定远！你快快退开！”伍定远满心迷茫，趁势向后退却，说也奇怪，原本快若闪电的兵器渐缓渐静，伍定远看不懂眼前的道理，只是瞠目结舌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卢云借过伍定远的火石，打着了火，道：“你自己看吧。”

伍定远心下一凛，急忙抬头去看，眼前空荡荡地，一无神剑擒龙，也无凶狠强敌，除了十来柄兵刃悬在洞中，道中竟是空无一人。

伍定远目瞪口呆，适才自己身在阵中，一心反击闪躲，眼里只看到一道又一道剑刃，竟没留意另有玄机、他伸手朝一柄剑刃推落，但听叮当之声不绝于耳，兵刃一受碰撞，分向四面八方荡开，旋向自己刺来，伍定远不敢再以手脚触碰兵器，仅以灵动迅捷的身法闪避，十来柄长短刀刃在他身边晃荡不休，但洞顶绳索却不相互纠结，足见刃刀悬挂方位大有道理，绝非随意所就。

卢云早已料到如此，并不显得讶异。他叹了口气，道："以你现下的武功，若非自己打自己，谁能比你更快？"说着从怀中取出手帕，撕了开来，便要替伍定远包扎。口中又道："一来甬道里太黑，你对自己的耳音太过自信，二来你见了神剑擒龙的斩痕，心里先入为主，这才不知不觉地坠入圈套之中……"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正要接口，忽听背后传来一阵低微笑声，道："说得好。

没有你这聪明娃娃帮着，谁杀得死"一代真龙"呢？"

甬道中蓦地冒出声音，卢伍二人自是大为震惊，伍定远内力深厚，卢云也有相当造诣，只是两人心神松弛，分心说话，竟没听出道中有人。二人正要反应，蓦地背后风声暴响，一柄利刃直朝伍定远背心刺来！

这回已是第二次遇袭，变故忽起，伍定远有了先前反败为胜的例子，自也无惧，知道凭藉他的真龙之体，只要凭偌大内劲向右平移三尺，便能轻易闪开杀招。

正要纵身闪避，在这一刹那，伍定远忽然呆住了。

原来如此，背后刺客选在这一刹那下手，原来是这个用心……

面前一人直挺挺地站着，正是卢云。

只要自己闪开了，卢云必然中剑无疑。

好阴险……这才是真正的刺客啊！背后那人算准了出手时机，竟要用卢云的一条命逼死自己。

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，已是—命换一命的见真章，分毫含糊不得。

伍定远不知该当如何，他不闪不劲，将死之际，眼前浮起一生大小事迹，从西凉到京城，从小时到今日，最后停在眼前的，却是那张柔美动人的脸庞。

艳婷啊……

猛听耳边暴喝一声："定远！你让开！"

大力推来，伍定远凭空横移三尺，已然躲开一劫。扑地一声响，那兵刀已然刺入卢云的心口，鲜血飞洒，全数溅在伍定远的脸上。

伍定远呆呆望着同侪，见他张着嘴，鲜血狂喷而出，伍定远好似傻了，只是这样看着，便在此时，背后那刺客拔出剑来，叹道："傻子，坏我的事。"

伍定远听那声音凉薄阴毒，霎时醒觉过来，当场厉声惨叫："兄弟啊！"他发疯似地向后扑出一掌，毒气弥漫中，左腿又已奋力扫出，紫光伴随飞腿踢落，整面石墙已然碎裂，那人并不硬接绝招，趁着四下碎石纷飞，旋即冲向左侧甬道，一时不见影踪。

伍定远逼开强敌，当下急急抱住卢云，大声叫道："兄弟！你还成么！"

卢云嘴中鲜血直冒，但那嘴角却仍挂着笑，他气喘吁吁，将胸口内衫撕破，霎时露出了一面护心镜，只见镜面破碎，已被利刃刺穿，但靠着这么一记阻挡，并未刺穿心脏，总算保住了一命。伍定远又喜又悲，垂泪道："老天保佑……老天保佑……"

卢云强笑道："定远此言不是了……老天真要保佑我……便该保佑我不中剑才是……"他说了几句笑话，猛然间一口鲜血直喷而出，这剑毕竟刺得不轻。伍定远咬牙道："兄弟忍着点，我带你出去……"

卢云摇了摇头，捣住胸口，喘道："你别管我，这伤死不了人的……刚才…

…刚才那人定是潜龙，一定是他……你千万别让他离开少林，更不能让他投入怒苍，他……他不是好人，他会害死大家的……"伍定远嘿了一声，有些犹豫难决，卢云见他兀自迟疑不动，当下伸手轻推，低声道："快去吧，别让我白挨一剑…

…"

伍定远自知使命重大，咬牙间运指如飞，替卢云点穴止血，旋即运起轻功，直朝左侧甬道追出。

伍定远咬牙飞奔，直向强敌追去，他脚步奇快，心中更是一片激荡。

没错，卢云所料不错，那人定是“潜龙”无疑。也唯有这等神机妙算的军师，方能以奇门遁甲的阵式伤人，他没有使动什么妙招，也没有遮掩什么呼吸声响，他只是远远地躲在甬道深处，遥遥地荡来一剑，凭着巧妙的布置，果然便重伤自己的同伴，更刺伤了自己的自信。

尽管无人知道，但伍定远自己心知肚明，方才的生死一刻，他迟疑了。

卢云以身相代，分毫没有迟疑，可是他迟疑了。

当年神机洞里坠海自杀、娄江畔从容赴死，种种豪情何其激昂？不说此刻自己贵为真龙，练成了盖世武功，便看那时武艺低微的西凉捕头，不也在马王庙前慷慨赴死？可现下为何会……会……

定远却没有什么恨意，荡漾心头的只是一片自惭，一片疑惑。他狂吼连连，低头向前冲出，砰的一响，脑门撞着了一面石墙。

头顶隐隐疼痛，眼前那面墙却也给自己撞坍了，伍定远喘息不定，凝目向前看去，只见墙上地下满是鲜血，到处石层纷飞，打斗痕迹极其激烈。直似两头怪物在甬道里大肆厮杀，这才搞的天翻地覆。

伍定远缓缓向前走去，终于走到甬道尽头，只见地下倒着半面石门，上方那截断裂飞出，远远摔在地下，这刀以刚猛见长，威力大得不可思议，正是“火贪一刀”的硬功夫。

伍定远啊了一声，心道：“仲海来过这里！”

强敌便在眼前，无论此人究竟是何来历，自己都不能掉以轻心，不管他是潜龙，是天绝，是文杨武秦，甚至另有其人，总之这人已成妖魔，恐怕连自己也敌他不过。

想起自己的武功传自天山，曾被方子敬许为日后的天下第一，伍定远豪气陡生，他提起右掌，一招“天罗紫”使出，紫光如水银泻地般笼罩全身，这紫气满含毒性，稍一沾身，便即筋烂肉腐，最能吓阻暗处偷袭。仗着绝招护身，伍定远当下大著胆子，缓缓跨过石门。

强敌现身之刻，一切秘密也将揭晓，想起天绝僧在照壁上写下的四句谒语：

心中直是忐忑不定。这达摩院隐伏着无数玄机奥妙，久未现世的神剑、天山玄地的神机图徽、乃至于自己的两名同袍，无数疑团如浮光掠影，在眼前一闪而逝。

真是像啊，此刻就像马上庙前的那一幕……即将接任甘陕总捕头，黑白两道谁不敬重大名，然后……然后就发生了那件大事，逼得自己犹豫难决，落荒而逃……

伍定远面向斗室，自知只要跨门入户，便会解开一切谜团。他双手紧紧握拳，霎时热血上涌，纵声长叫，便这样正正冲入斗室之中。

景泰三十三年七月初一，伍定远见到了……

无上正觉。

我建超世志，必至无上道。

斯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

今为大施主，普济众穷苦。

命彼诸群生，长夜无忧恼。

众生闻此号，惧来我刹中。

虚空诸天神，当雨珍妙华。

斗室中空无一人，鲜血飞溅，对面石墙上写满了无数血字。

那是一篇誓言，佛告阿难之“无上正觉”。

伍定远呆呆看着，心里一片迷蒙，便在此时，斗室里传来吱吱渣渣的声响，那声音越来越近，陡然间斗室角落流出一大片黑影，来势快绝无比。伍定远吃了一惊，急忙往后纵跃，脚步才一抬起，赫见地下涌来的黑影竟是一大群黑鼠，上千只黑鼠惊惶四窜，密密麻麻，如潮水般一路流下，全数往甬道里奔逃。

伍定远满心疑惑，他也听过鼠儿机敏异常，灾祸未临，未卜先知，莫非有什么大祸不成？他望着斗室角落。有意把事情看个明白，当下提气一纵，跃了过去，右掌一个发力，猛听轰的一声巨响伍定远自入洞以来，始终恐惧不安，连他自己也感不耐。此时一见还有通

路，想起方才那名阴毒刺客，霎时大吼一声，飞也似的向上纵去，不杀那人，他誓不罢休。

阶梯尽处是一座暗门，伍定远举掌去推，霎时掌心一疼，竟是有些烫手。他冷笑一声，奋起右掌之力，轰然巨响中。已将暗门震开。

“老天爷……这……这究竟……”

伍定远张大了嘴，须臾之间，神情已如痴呆。

却说卢云胸口挨了一剑，虽经伍定远点穴止血，但伤口过深，鲜血仍是不绝流出。卢云望着黑沉沉的通道，心中盘来转去的便是秦仲海与灵智方丈的那几句话，心烦意乱之下，对这个“潜龙”

直有种说不出的恐惧。他勉力直起了身子，想道：“怒苍中人多是光明磊落之辈，便不提仲海，看青衣掌门人品俊雅，陆爷泱泱大度，谁不是铁峥峥的好汉?

可这“潜龙”行事如此阴毒，实在有愧英雄美名……”

自朝廷与怒仓开战以来，卢云始终仅守分际，不曾偏向任何一方，直到与潜龙交手，方才第一次对怒苍英雄生出恶感。他背靠石墙，神疲力乏，心智却是不失，反覆想道：“这潜龙军师不是好端端地关在牢笼里么？怎会忽然放出来了?

难道……难道仲海把他救出来了？可天绝大师又去哪儿了？”

达摩院里情势着实诡异，卢云一时也是猜之不透。秦仲海的用心不难明白，不过是要营救军师出山而已。可天绝僧的意图却好生模糊，着实让人不解。再看那“潜龙”也是谜也似的人物，现下自己给人刺了一剑，却连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摸不清楚，真可算是灰头土脸已极。

山脚下朝廷官兵与怒苍大军对峙，形势一触即发，倘若有人从中挑拨，一场大战恐怕难免了。

卢云深深吐纳几口，侧头望向右侧甬道，忖道：“仲海……现今之计只有找到仲海……凭我与他的交情，定能劝他一劝……”

卢云越想越怕，历朝历代的反贼虽多，却只两个下梢。要不杀人百万，南面称王，要不杯酒释兵权，落个饮岛自尽的下场。卢云熟读史书，自不愿好友沦落到这个境地，他满脑子昏昏沉沈，却仍执意起身，心里一个顽固念头，便是要找到秦仲海。

卢云手扶石墙，一路挨挨擦擦地走着，鲜血洒落，把身上衣衫都染红了。他胸口伤势不轻，再加失血过多，脚下更感酸软，百来尺行去，几将体内气力用尽。

卢云走了好一阵子，那甬道仍是无止无尽，他抚胸忍痛，提气叫道："有人么？仲海……天绝大师……杨郎中……"

卢云身上有伤，内力不纯，喊叫有气无力，不能及远，喊了几声，仍然无人回答。卢云有些气馁，他眼前发黑，气力慢慢离体而去，当下背靠石墙，想要撑住身子。哪知墙壁嘎地一声，不过给自己一靠，竟尔打了开来，卢云站立不定，便顺势滚了进去。

眼前一片黑暗，不见分毫光芒。卢云又累又怕，也认不清这是什么地方，想要爬出去，却又使不出气力。匆在此时，百年佛音幽幽响起，弥漫着耳中："天生万物有时穷……人心欲无穷……"

卢云吓坏了，不知这是谁在说话，他勉力拔出"云梦泽"，胡乱地指向前方，嘶哑地道；"谁……是谁……谁在说话？"

他问了几声，忽然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只听它渐渐低缓，又道："欲而不得心生苦，苦化嗔，嗔化贪，贪化争，有争则战，争而无道，是故天下有人必有争，有争必有战，人人相残相食，是为炼狱……"

听到此处，眼前忽然亮起了光芒，卢云眯眼看去，只见一只佛灯幽放光芒，不远处端坐一名老僧，看他目光低垂，嘴角含笑，好似要抚摸自己的头顶。

卢云又惊又喜，叫道："天绝大师！是你么？"他身上伤重，虽不知那老僧的身分，但料来八九不离十，必是天绝。当下爬向前去，向那老僧叩首。

卢云额头触地，匆觉额间湿黏黏地，好似沾了什么，卢云心下一惊，凝目去看，只见地下满是血迹，顺着那血痕往上看，只见眼前的老僧僧袍早已染为血红，正不住渗血出来。

卢云颤声道："大师，您……您怎么了？"

那老僧微微一笑，道："孩子，我在等一个人"

卢云喃喃地道："等人？你在等谁？"

我在等一个人，等一个独行于黑白之间的人……

那人……

不属于朝廷，不属于怒苍，他是天地最后的圣光。

卢云茫然道：“圣光？”

那老僧面带悲悯，他右手微抬，轻抚卢云的头顶，低声又道：圣光不灭，黑暗不至，修罗不临……、南瞻部洲，就不会陪葬。

那老僧说着说，忽然轻轻一笑，低声道：“老衲兵败如山倒，今朝将死，夫复何言？只可怜天下大乱，芸芸众生从此非黑即白，别无旁类……孩子，我无人可托，唯有把这两句谒语传给你。请你务必善记。”他伸手一推，佛灯倾倒在地，火焰顺着油汁，缓缓流到自己面前。刹那间，鼻中闻到了一股辛辣气味，面前热焰窜流，现出了两行谒语，见是：“金水桥畔龙吐珠，少林佛国大早年。”

光芒闪耀，仿佛这就是最后的圣光。

卢云心中又是害怕，又是迷惑，他缓缓抬起头来，与那僧人目光相接。

四下阴暗，老僧双眼不见分毫宝光，只如石头也似灰冷。卢云吞了口唾沫，他伸手轻触老僧的手掌，惊觉大手冰冷僵硬，已无分毫暖气。

卢云张大了嘴，一颗心彷佛停了跳动。他连连摇动老僧的身子，但那老僧容情木然，没有分毫言语，卢云惊怕之间，已是泪如雨下。

“不必看了，他已经圆寂了。”背后石门打开，响起一个冷峻的声音，卢云目光迷蒙，回过头去，霎时见到了满身鲜血的同侪。

黑暗无光的斗室中，天绝端坐室中，仿如音容犹在。趴在地下的是自己，侧立墙边的却是……

“仲海啊！”

卢云此行千辛万苦，便是为了见秦仲海一面，乍见了他，旋即奋力上前，一把抓住秦仲海的肩头，嘶哑地道：“仲海……到底…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天绝大师为何……为何死了？”

秦仲海并未回话，只是目光向地，神色极是凝重。卢云见他不住回避自己的目光：心下匆起惊疑之感，颤声问道：“仲海，人……人该不会是你杀的？”

卢云内心恐惧，就怕秦仲海轻点个头、答个诺字，那非仅自己不能再与他为友，从此正道武林与怒苍也将势下两立，再无转圜余地，秦仲海没有回话，只是握住卢云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别管是谁害了他。相信我，你务必忘掉他的遗言，无论任何人问起，你都不能说。否则……”卢云喉头干涩，挤出了气力，低声问道：“否则什么？”

秦仲海忽然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否则天下江山即将易主，从此改朝换代啊！”

卢云气喘吁吁，他一路走来早已心力憔悴，此时听了秦仲海的吼声，只是坐倒在地，喃喃地道：“仲海……我不懂……”秦仲海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若还信得过我，那便保住这个秘密。你知道，自今尔后，我与朝廷恩断义绝，唯一的友人，恐怕就只剩你了……”

卢云正要闭上眼皮，猛听了秦仲海这句话，双眼立时睁开，慌道：“仲海，你说什么？”

他满心害怕，伸手向前去抓，忽然手掌一紧，已给秦仲海牢牢握住了，跟着身上暖和和的，好似有内力不绝传来。卢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垂泪道：“仲海…

…我们一起走，一起回北京，就像以前一样……”

秦仲海没有回话，他只是轻轻抚摸卢云的面颊，低低一笑，然后放开了手，缓缓起身。他背对着好友，轻声道：“卢兄弟，京城的秦仲海已经死了。世上人心险恶，请你自己保重。”

仲海，不可以啊，你这一走，那就是真正的反贼了…不可以啊……

卢云啊啊叫着，连他也听不清楚自己在呜噎什么。虽想阻止秦仲海离去，但他流血过多，眼皮渐渐沉重，微微抬起的手终于落了下来……

天地昏黑，不见星月，万里江山沉默寂静，猛听山门嘎地一声惨叫，缓缓向旁移开。

当代第一大反逆跨步行出，他从腰间摸出一本册子，临崖眺望人间。

眼前一片黑暗，仿佛一个大染缸，将每个人浸得泡得乌漆脏黑。浊浊尘世，没有人能全身而退。那人低声叹道：“有因便有果，有果便

有因……爹爹，你造反是假的，侯爷，你招安是骗的。

你们播了这个毒种，便该吞这个苦果。休怪我与朝廷……”他泪如雨下，霎时把奏折揉成一团，咬牙道：“恩断义绝啊！”

内劲到处，火光飞腾，郡奏折受魔火所侵，竟尔焚烧起来。

便在此时，仿如呼应他的怒吼一般，天边双龙窜起，左红右蓝，震醒了穹苍。

半空焰火爆出，那是开战的讯号、那人望着天边的红焰，满面震惊，慢慢地诧异渐减，怒火陡生，霎时纵声狂啸：“潜龙！你想向我挑战吗！”

大赢家站在火海之中，听着远处的怒号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是谁在挑战谁呢?

情势一触即发，那就让它触一触、发一发吧。不然大赢家还叫什么大赢家呢?

他举起手掌，隔空轻抚山下对阵的兵卒，开战讯号爆起，双方将领已在调兵遣将，四下仓皇奔走。大赢家笑嘻嘻地望着，那容情好生喜悦，如同孩童玩戏泥兵娃娃，既天真、又残忍。他自顾自地笑着：“你们等着看吧。我如果输了，大家都要输，没有人能赢的，就像那一年，一模一样……”

“方丈大师？你们在哪儿啊！”

轰隆一声巨响，梁柱倾倒，正正打在伍定远脚旁，眼前大火漫天，焰火半空炸开，两相映照，直如地狱一般。伍定远全力闪避火势，脸上满是惊惶，大声道：“方丈大师！青衣掌门！你们还在吗？”

达摩院烈火飞腾，方丈不见了，青衣秀上也不见了，伍定远才从密道转出，来到达摩院内堂，他没见到正邪双方首脑，也没看见天绝神僧，却见到这幅惊人景象。

伍定远不断闪躲烈火，一心寻找众人下落，他窜到山崖之旁，眼看火势大大，正要躲入小径离开，猛然间，山下杀声响起，伍定远慌忙向下眺望，忍下住便是一声苦笑。

“玩完了……”

景泰三十三年七月初一，无尽火光染红了中原大地，山脚下人嘶马鸣，万军凶杀，朝廷怒苍终于开启大战，谁也拦不住了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二章 人贵自知

谁是世上最传奇的人物?

是卢云么？贫微出身，却能大魁天下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却又练就了一身武功，这算是传奇人物吧？还是秦仲海？这人以残废之身流亡江湖，最后却能攀上险峰，与天同高，如此逆天而为，该算是大大的传奇吧?

不是，都不是，卢云过目不忘、举一反三，秦仲海胆气过人，玩命赌命如家常便饭，这两人要不成功立业，那是上天刻意折磨，哪里是什么异数。

到底谁是传奇？是独力挑战百万军的秦霸先么？还是悟性百年难逢的宁不凡?

抑或是后起之秀杨肃观？甚或是命数缘奇的伍定远?

都不是啦，景泰王朝最大的传奇不是反贼名将，也不是剑客书生，而是这个人。

“启禀太师，前线送来的飞鸽传书。”

江充点了点头，缓缓接过字条。

便是他，刀兵点水工，两个字，江充。一个文不比衙门师爷，武不比厂卫喽罗的奸臣，他便是本朝最最著名的传奇人物。

秦霸先天纵英明，开创千古大局本就应然，柳昂天武勇过人、宁不凡悟性非常，这些人或凭先天资质、或靠后天修行，这才有了无上地位，却独独江充先天不足、后天失调，如此无拳无勇、一无可取的三流人物居然凭空崛起，这不是传奇是什么?

“嘿呀，烦死了。”

尽管三十年来无敌于天下，先灭怒苍，后败东厂，连剑神也死在他手里，现下的江充却仍不敢掉以轻心，自己能否安然渡过景泰王朝最后一场斗争，一会儿解开字条，便知端倪。

江充高坐案头，缓缓打开字条，罗摩什、九幽道人随侍二芳，时时等候进言。

奸雄屏气凝神，将字条剥开，六只眼睛凑近去望，霎时三声惊呼一同发出，彼此对望一眼，全都痴呆了。

军情十万火急，送来的却是一记晴天霹雳。

“天绝已死！”

这真是谁也意料不到的大事，江充便算老谋深算十倍，也万万想不到这名老僧侩竟会忽尔亡故。

今番兼程回京，便是为了防备此人，岂料双方还未开打，揣想中的敌帅便已自灭?

三人对望一眼，慢慢从惊诧中回神，渐渐地面露笑容，忽然之间，只见江充捧腹、罗摩什眯眼、九幽道人打跌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堂上响起一片赞叹：“恭喜大人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！天绝老僧心怀不轨，果然得了天谴，可喜可贺！”“贺喜大人！敌将已倒，余下诸人不成气候，若想联盟倒江，势如痴人说梦！”

“天意啊！天意啊！”江充笑得眼泪直流，挥手道：“还有什么好的，快快送上来！”

一旁探子急忙向前，又送上一道军机，低声道：“这是宋神刀的公子宋通明送来的。”

江充满心喜乐，凑眼去看，霎时连拍大腿，更是喝道：“好啊！干得好啊！”

罗摩什与九幽道人对望一眼，二人面露笑容，便也凑头去看。

“怒苍启战！”

天绝已死，怒苍启战。少林怒苍，一个是正道领袖，一个是当世反逆，这两路人马全都不服自己，现下却互相砍杀起来，天下还有比这更乐的事儿么？江充抚掌大笑，大声道：“天佑吾皇！天佑江充啊！哈哈！哈哈！妙！妙！太妙啦！”

情势如此，大局已算抵定了，剩下只要把少林怒苍各个击破，又是三十年好江山。

绷地一响，书房里酒香四溢，绍兴女儿红、山西二锅头，百年弥封已然拍开，诸人笑声连连，当场便要大肆庆贺。

“大人，还有一道军机，是安统领送来的。”

江充手举酒杯，斜目望着探子，冷然道：“安道京那废人送来的啊？念来听听。”那探子低头往字条一看，神态尴尬，道：“启禀大人，这字条……这字条……小的念不出。”

江充咻地一声，狠狠吸了口酒，挥手道：“不识之无啊？九幽道长，劳烦你了。”

九幽道人满面雀跃，兴冲冲地接过字条，他低头看了一会儿，皱眉道：“圆圆的。”

江充大笑道：“圆圆的？还没过中秋哪！安道京那小子便想吃月饼了？”九幽道人慌忙道：“大人别误会。真是圆圆的。”江充望向罗摩什，笑道：“又是个目不识丁的东西，还是国师您学问渊博，劳烦瞧瞧是圆的方的？可别是软的才好。”

罗摩什心下起疑，接过字条，定睛一看，霎时倒抽一口冷气，道：“圆的！”

说话之间，满面惊愕，竟已跌坐在地。江充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，冷笑道：“干啥、干啥、干啥子啊！圆也圆不过你的秃头去，怎么头晕啦！”他伸手接过宇条，啐道：“不过是道军情，瞧你们愣得……”

说话问，眼睛往字条一瞪，霎时双目圆睁，惨然叫道：“真是圆的啊！I真是圆的，也真的念不出。

字条上绘着一只圆形图徽，正中龙首蛇身，昂然吐信。这是安道京从达摩院中火速送来的军情，一字未描，却已震动京畿。

“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天机犹真，神鬼自在。”

吾皇犹在神机洞中，景泰王朝最大恶梦，如今随着天绝之死，竟尔重现江湖。

九幽道人兀自不知死活，仍在那儿谄笑不休：“大人，安统领真会画圆哪，画得很圆啊！”

他笑了许久，江充与罗摩什却无喜悦之情，两人各自低头沉思，模样竟似十分忌惮。九幽道人有些诧异，自也不知他二人何以装模作样，忙问道：“大人。

天绝已死，心腹之患已除，您还有何烦恼？

可是担忧怒苍匪寇么？”

九幽道人如此愚鲁，江充自无接口之意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朝罗摩什望了一眼，道："罗摩大师，即刻替我送口信，便说江充在永定河相候，不见不散。"九幽道人不明究理，忙问道："大人，夜深人静的，您这是去见谁啊？"

江充重重往桌上一拍，怒道："闭上鸟嘴！"罗摩什见上司发怒，神色更是紧张，只急急步出书房，九幽道人更如惊弓之鸟，把颈子缩了，半天吭不出一个字来。

七月初三，江充怒气冲冲。

乌云满天，星月无光，大批云都卫好手静默无声，各自操桨行船，护卫权臣驶往河心。秋夜沁凉，永定河上波涛荡漾，方才下过大雨，河水湍急高涨，此刻绝非沿河游览的好韶光，却不知江太师为何赶将过来。只是众下属素来听命行事，太师面前，谁又敢贸然置喙?

四下无光，连灯笼也没点上，江充端坐船头，若有所思。

九幽道人随侍一旁，眼看罗摩什不见踪影，安道京又到少林去了，只余自己一人随侍在侧，难得有机会媚上，自要抓紧时机。他见江充眉心深锁，似有无限烦恼，忙抢上说话，道："大人，所谓兵来将挡，水来上淹，有我们这群大将守着，您还怕什么？"

江充闭上双眼，叹息道："谁说我怕了？江某人白手起家，无敌于天下，只有别人怕我，没有我怕别人。"九幽道人第一个马屁落空，心下却不气馁，赶忙改口道："是、是，江大人学富五车，英明神武，天下无人能及，小人说错了。"

江充依旧闭目养神，淡淡地道："谁说我学富五车、英明神武了？道长啊道长，要学人奉承拍马，多用些巧心，少些陈腔滥调。听了让人烦。"九幽道人听得责备，慌乱问只得连声答应，看那八字成语不管甩，一会儿定要揣摩上意，找些厉害的词儿出来应景。

夜黑风高，江充缓缓站起，远方河水奔腾湍流，他怔怔瞧着，不由叹道："人家是三十功名尘与土，我江充是八千富贵险中求。你们说说，我这八千个晨晚稳坐太师宝座，靠的究竟是什么？"

众下属跟随他已久，少见他叹息气馁，此刻看他面露疲惫之色，无不惶恐。

众人旁徨无言，九幽道人却是个心急贪功的，他忽然想到了好词，当场叫道："大人凭什么做太师，那还用想么？您老人家第一个丰功伟业，号称无双，第二个雄才大略，却又名动四海，黎民百姓真爱戴啊，天下英雄齐来拜……"

去了个英明神武，来了个雄才大略，看那九幽道人谀词如潮，滔滔不绝，定要升官发财了。果听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"瞧你辛苦的，来人。"九幽道人大乐，知道他要犒赏自己，登时笑道："小的在。"

江充斜目看了属下一眼，泠泠地道："把这牛鼻子抓起来了。"此言一出，只听刷刷连响，左右云都尉拔刀出鞘，已然架在九幽道人颈上。九幽道人惊道：

"大人饶命啊！我……我又怎么了？"江充叹了口气，道："道长，人丑不打紧，怕就怕东施效颦，专拿胭脂白粉朝黑炭上涂涂抹抹、那不只丑，还是怪。若非用人在即，我真想扔你下船喂王八。"

九幽道人尖叫一声，当年他也曾入神机洞，见识过安道京的谄媚伎俩，岂料不过多学了几句奴才马屁，便要惹来杀身之祸？他又惊又怕，慌忙便道："大人……您……您不讲道理啊……您不是说自己无敌于天下么？怎地小人说您一句英明神武，一句雄才大略，您……您便要发这大脾气？

您……您好偏心啊！"说到伤心处，竟然放声哭了起来。

江充叹道："道长，奉承讽刺，两者都是个奉字。奉劝您一句，傻人别干聪明事。"九幽道人擦去了泪水，哽咽道："我本就笨，要是像您那般聪明，那是我做太师了。"江充摇头叹道："我聪明？这倒是第一回听过。这里问你一句，您说我孩提时读书写字，聪明何如？"

九幽道人哽咽道："您能做到太师，那还不是样样拿第一么？"

江充淡淡一笑，道："道长此番可料错了。江某弱冠之年给先生赶出私塾，我爹娘看我白痴也似，无可救药，根本当我废料一块。"九幽道人气愤填膺，怒道："大胆！他们才是白痴废料，居然把您这个神童看走眼了……"

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猛听扑通一声，九幽道人已给扔入水中。江充脸上泛起怒火，喝道："混蛋东西！居然敢说我爹娘是笨蛋？你不要命

了？狗屁当马屁用，九幽道人自要倒霉。远远听他哭喊道：“大人文武圣贤、德配天地，快快捞我起来啊！”

耳听新的阿谀又起，江充火气更是暴涨，他转问众多下属，喝道：“文武圣贤？我江充行走天下，靠的是这些屁话么？你们这帮笨蛋给我说说，我究竟凭什么干到太师？说！给我说！”他见诸多下属低头缩颈，不敢言动，当下抓来一人，抢刀架上颈子，怒问道：“你说！我凭什么做这个太师！说！”那下属满面刀疤，哪里知道什么道理？一看明晃晃的钢刀，登时咿咿啊啊地哭道：

“大人饶命啊，我不知道啊！”

江蛮子怒火上升，把刀勒紧了，怒道：“你不说，今日就宰了你！”刀锋转紧，那人脖子登生血痕，他又痛又怕，霎时哭道：“救命啊！大人武功高强，千万别杀我啊！”

江充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说我武功高强？这倒是新玩意儿。”那人见他露出笑容，登时恍然大悟，想来江充心之所系，必以为自己武功高明。当下打蛇随棍上，笑道：“属下知道了，大人武功厉害，所以能安居太师。”江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说我武功厉害，咱问你了，咱俩要以武功较量，谁胜谁负？”

那下属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大人武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，属下跟大人较量，当然是大人赢。”

江充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！连我也打不赢，还养你做什么？扔下去！”

河面上又是扑通一声，那人与九幽道人一同载沈载浮，只弄得狼狈不堪。江充犹在发怒，他又抓住一名下属，怒喝道：“你说？你也觉得我武功高强么？”

那下属见了先前几人的惨状，忙干笑道：“是……不……是……”

江充怒道：“是便是，不是便不是，这几年便是养了你们这帮一问三不知的混帐，朝廷才败坏成这个模样！你给我说明白！我武功高么？”那人低头干笑：

“高得很。”

江充哈哈大笑，怒吼道：“好！那咱俩武功较量，谁输谁赢？”那人大惊失色，若要输给主子，不免成了无用废物，可要赢了主子，却

又成了狂妄凶徒，他心生一计，慌忙便道：“属下与大人打成平手，激战一千招呢。”

江充呸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混帐！赢便是赢，有什么平不平手！你蒙混！”

当场一刀斩去，那下属急急闪过，身法竟是高明无比，他又慌又怕，赶忙往地下一跪，红着双眼道：“大人饶命！

小人与大人激战七天七夜，趁着大人打盹，以卑鄙手法略胜一招半式，小人赢得侥幸，赢得无耻，大人虽输犹赢啊！”那个啊字宛如尖叫，江充听了自是哈哈大笑，提声再问：“好！你既然赢得了我，现下却为何跪在地下，求我饶命？

你倒说说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那人嚅嚅嚆嚆，把实情说了出来：“成者为王，败者求饶，您是当朝太师，小人只是个无名小卒，当然要请您饶命了。”江充笑道：“说得好，可你说！你既然武功胜过我，拳脚强过我，为何是我当这个太师，不是你这小子？”

那人尴尬地道：“皇上……皇上和您投缘，所以……所以您是太师，小人是奴才……”

江充气得炸了，重重一耳光抽去，怒喝道：“投缘？投你妈的屁缘！当年爷爷初入京城，皇上只是个无权无势的闲王，哪里是当今天子？他和我投缘有什么用？操！老子同你妈投缘！”那人滚跌在地，吓得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“江大人，我娘七十好几，您要与她投缘，那是晚了些……”

江充狂叫一声，一脚踢出，将那人踹下水去。他怒气未消，抽刀指向众人，怒道：“说！你们全给我说！为何我是太师，你们全是奴才？说！”他举刀指着一人，冷冷瞪去，那人全身发软，慌道：“大人记性超人，过目不忘，又兼文才出众……”话声未毕，江充已是大怒：“放屁！我连你叫什么名字也记不得？我哪来的记性！你这王八敷衍我！”

眼看腰刀砍来，那人惨然一笑，自往船下一跳，便与九幽道人游成一列。

扑通扑通，河面上满是厂卫高手，一时蔚为奇观。江充兀自不歇，犹在怒喝：“回答我！为何我是太师，你们个个本领高过我，却全是奴才？回答我！为什么？”

余下部众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都傻了。照江充自己所言，他的文才不过尔尔，武功更是稀松平常，此人文不行，武不就，仪表不如人、聪明也不如人、莫非他是白鼠精投胎、还是癞蛤蟆转世？否则要如何混到这个高位？

眼看一众下属因循苟且，江充仰天大叫：“混蛋东西！全是没见识的！统通给我跳下去！”

众人满面惨然，蹑手蹑脚，正要往水中一跳，忽听一声巨响传来，船身震荡不已，众人惊愕之下，回头望去，只见船身旁现出庞然巨物，赫然是只高桅大舰。

众下属吃了一惊，顾不得上司正自发疯发威，赶忙围拢过来，严加保护。

蒙蒙水雾中，船头又是一震，赫然望去，竟是多了一道木板，只见两名男子一前一后，正自行上船来。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江大人，你这些下属答不出，让老夫来答吧。你之所以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正因为你有“自知之明”啊！”

耳听贵客到来，江充满面激昂，慌忙守候船头，躬身道：“恭迎前辈驾到。”

哈哈大笑声中，罗摩什当头领路，引着那人上船。来人形貌威武，身材高大过人，足足比江充高上一个头，听他朗声道：“江大人，讲口才，你比不过刘敬，论滔略，你及不上秦霸先，交才武略，你江充一无是处，着实是块大大的废料。”

那人出言侮辱，众下属群情耸动，皆露愤怒之色。那江充却只躬身聆诲，毫无反驳之意。

那人哈哈大笑，神态转为严肃，他拍了拍江充的肩头，凛然道：“不过正因你是废料，而你也懂得自己是块废料，人贵自知，为了这个长处，朝廷上无人斗得过你，三十年来，你稳若泰山。

江大人，老夫说得对么？”

满场下属目瞪口呆，江充却是长叹一声，拱手道：“侯爷此言，深合吾心。

江某心服了。”

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与江充鼎足而三的大权臣，征北大都督到了。

善穆侯战功彪炳，拥兵十万，江充簧夜驾船过来永定河，原来等的便是他。

柳昂天淡淡笑道：“江大人能吞下这几句话，果然有“自知之明”，老夫又更佩服你三分了。”江充叹了口气，伸手肃客，两人便往舱里去了。却把一头雾水的下属愣在当场。

这帮下属平庸无能，不求甚解，自然不解柳昂天的意思。江充之所以可怕，绝非是口才了得，心机厉害，此人之所以能独霸朝廷，正因他那过人的“自知之明”。

人贵自知，先知已，再知人。懂得自己的短处，所以敬重别人的长处，所以能听言纳谏，重用贤者，进而称王称霸，傲视天下。这便是江充干到“三师三少”

的不二法门。

刘敬深谋远虑，千决万断仅一失，但那一失足成千古恨。秦霸先目光远大，看尽万里江山千古事，却不见身周舆薪，可怜寸许误差便致饮恨黄泉，一目不瞑。

谁都会败，唯独江充不败，天生废料，却有自知之明，靠着百来个臭吱匠，江充三十年来打倒无数诸葛亮，即便以秦霸先之能、刘敬之毒，却都扳之不倒。

江充之所以强，正因他自知很弱。他自知笨得紧，所以聪明的不得了。

江充是无敌的。

船舱密不透风，燥热难当，自景泰十四年来，这还是江柳两系首脑第一回私下碰面。二人对面坐下，只听柳昂天大笑道：“江大人，说你是混帐王八加笨蛋，那是抬举你了。你那些下属不知情，定以为老夫在损人了。哈哈！哈哈！”

这话决计是在损人，江充又不是傻子，哪会听不出来？他也不发怒，只哈哈一笑，解嘲道："多谢侯爷，在下官做得越大，越容易忘了自己是个笨蛋，不免越活越回去了。"

柳昂天大乐，更是笑道："说得好！你越笨，老夫越怕你，哪日你烧坏了脑子，硬生生成了白痴，我可得退隐了，哈哈！哈哈！"

江充满面难堪，正要掉转话头，突见柳昂天沉下脸来，道："江大人，您深夜差人过来，到底有何指教，这便说吧。"柳昂天不失武人本色，说起话来开门见山，翠刀直入。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"不瞒侯爷，今日相邀，只想求您高抬贵手，救下官一命。"

柳昂天嗤之以鼻，冷冷地道："这可折煞我了。你江大人称霸朝廷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却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居然敢要你的命？"

江充叹了口气，望向柳昂天，淡淡地道："便是杀死天绝的那人。"

柳昂天面上闪过惊诧，旋即一隐而逝。只是这神色虽然细微，却没逃过江充的眼去，想来柳昂天也已得知此事。江充也不点破，也不说话，只静静等候柳昂天开门。

过了半晌，征北都督咳了一声，道："江大人……可是怕怒苍山下手杀你？"

这话决计是敷衍。万恶归于匈奴，一切坏事都是蒙古人干的，大家要消灭万恶坏人啊。江充久在朝廷，怎会不知这些伎俩？他眯起了双眼，模样有气无力，叹道："秦匪霸先、万恶渊薮，我家姨娘偷人，您家亲友被杀，什么坏事都往他头上一推……"他摇了摇头，叹道："难得见面，别打马虎眼了。这套官样文章你要不烦，我可真腻了。侯爷，咱们说正经的吧？"

柳昂天哼了一声，道："柳某人行得正，做得端，什么时候说话不正经了？"

江充微笑道："行，您快人快语，我也直说了。"在本朝最为闻名的勇将之前，这奸臣显得十分瘦小，他谄着一张脸，从几上大碗取出一只菱角，手上缓缓剥着："那年怒苍山攻下霸州，太后不是召见您么？"

柳昂天闭上了眼，道：“是有这么回事儿。”

江充见他镇静自若，有心激他一激，便道：“当然有这么回事啊，剿灭怒苍，那可是天大的功劳哪！想皇上屡次派人招安，秦霸先都置之不理，为何太后召见，您善穆侯一出马，却立时让他慨然答应？嘿嘿，这中间的道理，有无卖那个求这个，还请您指点一二吧。”

柳昂天大怒，重重往桌上一拍，厉声道：“姓江的！什么叫做卖那个求这个？

你究竟想说什么？”江充望似低头，眼角却偷偷去瞧柳昂天的神色。只听他笑道：“侯爷别难为情啊，这朝廷哪……谁没一本大烂帐？真要掀开了，您五十步，我一百步，全都是好弟兄呢。”

他把白腻腻的菱角放入嘴里，慢慢嚼着：“咱明白讲吧，这景泰十四年的密奏，是您差人……

嘿嘿……那个的吧？”

柳昂天大吼一声，一拳把木桌槌得跳将起来，他咬牙切齿，愤怒已极，霎时转身过去，反手掀开舱廉，自望波涛汹涌的河面，不再说话了。

江充见他不理睬自己，登从桌下取出一柄长剑，牢牢握在手上。柳昂天虽然面向窗外，却也知晓江充的诡计，听他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江大人别想妄动，老夫力搏狮虎，你要与我动手，那便是自杀。”

江充哎呀一声，摇手道：“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您方才不夸我有自知之明么？

什么时候江某自不量力，学得在老虎嘴上拔毛了？”他将剑柄转向柳昂天，庄容道：“这柄剑有些来头，在下只是要您过目一会儿，别无用意。”

柳昂天随手取过，将长剑抽出鞘来，却也没见到什么稀奇之处。他摇头道：

“怎么？这剑有何古怪？”江充嘿了一声，将长剑取过，道：“侯爷，您是水仙不开花，还是真个不晓？”

柳昂天怒气上冲，喝道：“你含沙射影的，究竟想说什么？把话说明白。”

江充心下一凛，慌道："真不是您做的？"柳昂天有些想揍人了，他握紧拳头，沈声便道："有话直说。"

江充喃喃自语，他见柳昂天一脸肃杀，倒也不似作假，当下缓缓抽出长剑，叹道："好吧，算我信您一次。这柄宝剑……便是杀死刘敬的那柄剑。"

柳昂天闻得此言，忍不住动了动身子。汪充见他眉毛向上一挑，之后瞳孔放大，霎时已知实情，刘敬绝非柳昂天差人暗杀的。他手指剑刃，道："这剑上沾着海蛇剧毒，前些时乡民在城郊挖出刘敬的尸身，我找了高手查验，中的毒便与剑上剧毒一个模样……"他还剑入鞘，双目直瞅着柳昂天，道："侯爷，我此刻句句肺腑，外界一直以为刘敬是我差人杀的，其实是抬举我了。江某手下并无这等绝世高手。"

朝中若论实力，向以三大派马首是瞻。刘敬政变失利，受刺身亡，若非江充派人暗杀，便该是柳昂天幕后主使，看江充适才多方试探，用意纯在考究征北都督的用心。

柳昂天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江大人，你找我来，便是查这件事？"

江充轻轻颔首，道："对不住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不管下手杀死刘敬的是谁，总之他既能做掉刘敬，便能对付江某。现下连天绝也莫名其妙地死了，我是越想越烦，为了朝廷的安宁，侯爷您要是知道下手之人，便请明说。"

柳昂天叹了口气，道："江大人，我老了。"

江充面肉颤抖，知道他再推搪，低声便道："侯爷，引我一条明路走。"

柳昂天幽幽地道："求人不如求己，明路就在你身边。过去你要是下手轻些，刘敬、卓凌昭也不会死了。他们要是还在，你又怎会孤立无援呢？"江充虽给讽刺，却无发怒之意，只是慌道："侯爷！送佛送上天，您别这样说话，你不怕那人转而对付你么？"

柳昂天掩面长叹，颇见疲惫之色。拱手道："老夫年近七十，早已看破世事，不管谁要对付我，那也由得人家。江大人，反正朝廷还有您撑着。恕柳某年老体衰，不能奉陪了。"

江充哪里能让他从容离去，当下顺着话头，叹道：“侯爷怎么专说泄气话？

眼下七夫人便要替您添个丁。您官做了，福享了，那您的儿孙呢？百年之后，总不能让您那小妾重操旧业吧？”

七夫人过去是青楼出身，江充这么一说，不免冒犯了柳昂天。果见征北都督怒气勃发，伸手掀翻茶几，厉声道：“姓江的！你说话恁也无礼了！”声响传过，门外护卫大惊失色，众人急急推开房门，探头问道：“大人，没事吧？”

江充自知戳到了柳昂天的痛处，他一挥手，制住了下属的说话，众人不敢打扰，连忙掩上房门，一个个退了出去。

房内寂静无声，只听柳昂天喘息沉重，似是无尽疲累。江充假意叹息，道：

“对不住了。若非事关重大，我也不想翻这些陈年往事。侯爷，请您帮我这一回吧。我至死不忘你的恩情。”

柳昂天嘴角斜起，眼中生出怒光，他取起茶壶，朝桌上倒下，森然道：“把小眼张了，这里写个名字给你，要你江充夜不成眠！”柳昂天面带不屑，当下指蘸茶水，在桌上来回画着，江充又惊又喜，又慌又怕，急急朝桌上望去。

杨刑光？

他倒抽一口冷气，颤声道：“您……您是说杨五辅……”

杨远，字刑光，隆庆年间生于北京，景泰十七年皇门御榜进士出身，原来他才是最后一场斗争的要角儿。

柳昂天面无喜怒，道：“什么杨五辅，该说是杨五奸吧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位五辅大人，便是您安在柳门的耳目吧？”江充干笑道：“您误会了，我与此人相交不深……”他正要说谎，忽觉柳昂天的眼神隐带轻视，江充干笑两声，忙改口道：“我想起来了……这两年为了编纂史书，咱们确实有些来往。吃过饭，喝过酒。”

柳昂天冷冷地道：“不必你招，柳某也知情。那年东厂败得如此之惨，若非有人里应外合，把仲海的身世套出来，焉能让刘敬一败涂地？嘿嘿，江大人啊，我总以为人家替你套出了消息，剩下的事便该

由你料理。却没想您江老爷天生的好福气，居然从头到尾躺着干，您还真会坐享其成啊！”

江充听得调侃，一时干笑数声，忽然之间，他神态大变，须发俱张，目光极见凶暴。

号称无敌的江太师，直至今夜，方才惊觉自己被人一路耍着玩……向来借刀杀人的他，如今给人玩弄于股掌间，成了驱虎吞狼的那只笨虎，这真是前所未见的奇耻大辱！

刘敬之后，下一个就是自己了。刀已经到了背后……

此刻想想，杨远这人的身世当真奇怪，朝廷大臣谁不是宦海多折，要不默默隐忍，要不告老还乡，只要在朝廷待上十年，谁能全身而退？只有他，杨远，此人官居极品，仕途扶摇直上，自景泰十七年中举以来，历任翰林院修撰、户部侍郎、光禄丞寺卿，景泰二十八年升任五辅大学士，十五年下来，赢回一个“杨五辅”的名号。

没有父丧母丧，自无须返乡丁忧，宦海生涯中杨远不曾犯错，大灾大祸也不曾找上门来，不争功、不推诿，不怎么长袖善舞，却也不怎么树立敌人。正因如此，杨远有孔阁揆难以企及的好名声，五位大学士之中，只有这个人是独来独往的。

若说王宁、梁知义像是迎风不摇的苍松，杨远便像是一颗软绵绵的藤蔓，风吹两头倒，却也不曾断了根本，大风一过，不知不觉间他又爬上墙头，轻轻缓缓地探出头来。

江充伸手抚面，低声道：“侯爷，打刘敬一死，您就疑心杨五辅了？”

柳昂天嗤地一声，凛然望着江充，道：“你毕竟是年轻。杨远是什么角色，他会心甘情愿做你的鹰犬么？打这人进朝廷的头一天，柳某便在留神他。”江充全身发抖，喘道：“所以……所以你留他儿子在身边帮办，现下又让他和怒苍交兵……您……您这是拿他儿子当人质？”

柳昂天叹了口气，他拿起一只菱角，道：“这菱皮是黑的。”霎时手上微微用力，将之折为两断，又道：“瞧，果肉是白的。”

他见江充茫然不解，当即正襟危坐，肃然道：“江大人，这便是柳昂天与你不同之处，我有心机、有手段，但我也有一颗赤子心。文杨

也好，武秦也罢，也许因缘际会，也许轮回报应，这两个孩子都到我手底下做官，十年下来，我与他们真心相待，不曾有亏。”

江充干笑道：“好样的，您可别告诉我，您这辈子绝不杀他们。”

柳昂天脸上闪过一阵悲伤，低声道：“错事做过一回，便已足够了，江大人，除非到了抄家灭族的地步，柳某绝不下手害他们。”他拍了拍江充的肩头，淡淡地道：“江大人，官场上除了自知之明，还该有点良心。大人久在高位，多替自己的子孙积点阴德，百姓会欢喜的。”

眼看柳昂天从容离去，江充登时废然软倒。

本朝开国以来，历任阁揆还没一位能够善终，无论是总管太监、还是六部尚书，官越大，命越薄，抄家灭族的往往三中有一，宦海本如修罗场，要能全身而退，那是谈何容易？

最后一场硬战了……江充望向悠悠河水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在这一刻，眼前居然闪过那可耻可笑的两个字。

退隐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三章 天命如此

算过命么？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近来手气不顺，白日里钱如流水走，小人汹涌来，晚间辗转反侧，头疼牙疼兼撞猛鬼，看那幽冥鬼魂招手微笑，天哪，还能不去卜个卦么？

待到颤巍巍地坐上算命摊子，眼前赫见一位道貌岸然的神人，拿了生辰八字，在那儿掐指捏算，正心头惴惴间，忽见那人面带惊诧，食指举起，笔向鼻头，大呼道：“你！要发呀！！”

发了？真发了？还是别有玄机啊？

故事的主人翁姓范，号麻子，这日听说要发，登时眉开眼笑，喜不自胜。他老兄算了几十年的命，每回郎中不说他撞邪，便说他遇鬼，难得遇上好样的，还不笑得晕了么？

范麻子喜欢相命，一年总要算上十数回。倒非这人天性无聊，有钱没地方使，只因此人实在霉运过人，打小参上了“人参运”，方才养出这般怪异癖好。

什么是“人参运”？看范麻子的际遇便知晓了。这位仁兄打出生那天，家里便与人参结下不解之缘。那日东厢房婴儿呱呱落地，西厢房老头咻咻狂咳，这里吃奶水，那里喝参汤。好似在较劲似的。

人病了，便得吃药，吃药便食人参，爷爷一个人吃不痛快，之后数年不到，奶奶也咳了，一日吃半根，再一年，爹娘也咳了，一根两日三人合吃。

家里一个接一个重病，仿佛事先排队讲定，照轮而来，人参自然日日往家里跑。看那人参如流水，一根根从药铺飞出，直往家门送来，之后注入夜壶，再由范麻子亲手倒出去，做了杜鹃花肥。

日夜浇花施肥，门口杜鹃花受了人参滋补，长得自是锦绣灿烂，美不胜收，四邻都是啧啧称奇，不过家中田产却是一日比一日薄了。范麻子三十岁那年，家中田产终于吃得精光，病人们好似责任已了，两腿一伸，各自往西天见佛祖去了。

除了山边多出的几座坟墓，便似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

眼见那药铺老板暗暗偷笑，分号接连开张，范麻子连哀叹的气力也没了，把最后几两银子换成纸钱烧了，便也开始他的佃农生涯。

人生到了这个田地，也不再想什么出头发越，每日干完活后，范麻子便是找大夫问诊，再不便找相士闲聊，就怕自个儿也忽然重病，却让那游手好闲的儿子再次倒楣。

这日土地庙旁来了个摸骨摊子，范麻子趁着农闲，自要过去给人摸摸，看看运数如何。哪知今日合当该发，板凳还没坐熟，半仙李瞎子瞪着一双翻白瞎眼，大喝道：“发了！”

范麻子眼前发黑，四肢发软，颤声道：“发……了？”

“当然是发了！”李瞎子吼得声嘶力竭，“恭喜官人，你范家即刻要发！快快往西横走三里，便会交上官运，快快快，官居极品啊，迟了便来不及啦！”

范麻子大喜若狂，听了官运要来，如何不兴冲冲地起身狂奔？管他刮风下雨，当下低头连走三里不止，心中更是欢喜不定。

轰地一声，朱员外的座车当头撞来，范麻子飞了出去，连惨叫也不及发出，当场睁眼死了。

惨哪，李瞎子说的官运呢，难道是骗人的？

官运才开始哪，范麻子惨死轮下，朱员外是个有良心的，立时拿出银钱抚恤遗族，眼见范麻子的老婆貌美过人、模样又是楚楚可怜，员外更加过意不去了，只想就近看顾。后来果然嘘寒问暖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半年不到，便已到床上照料去了。

阿爹给车撞，阿娘要嫁人，可怜范公子便成了孤儿。泪眼汪汪之余，范公子反而不再游手好闲，他没跟着过继，只入了破庙苦读，从此发愤图强。

十年寒窗过后，水面烟波飘渺，湖上传来一声长叹，但见那范公子独立楼头，一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范家果如李瞎子所言，真出了个大学士，范公子非但官居极品，文风更列唐宋古文八大家，今犹受人称颂。

这日到了范麻子的忌日，范公子率同大批娇妻美妾，一同祭拜先人。只见他双手举香，跪地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官至宰辅，还替乡里办了义仓。您地下有知，可以瞑目了。”说着痛哭不已。

“瞑目？放你奶奶的闷响屁！老子当然死不瞑目！”

咚地一声，祖宗牌位摔到了地下。

妻子有了归宿，儿子也成了大官，唯独范麻子还是一样倒楣，只是当日他便算长了十个脑袋，也料不到自己竟要成为一张祖宗牌位，方能换来儿子的一身官运。倘让他事先知晓了，可会抱头鼠窜，拼命来挡这天王运？

“吴半仙啊……”喧哗的市集中传来一声唉叹，“小人沦落成这个模样，您干啥还消遣我啊？”

闹市喧嚣，人声鼎沸，丹阳小镇上挤满了人潮。只见街角算命摊坐着一名中年男子，看他背后树了面招牌，上书“铁口直断吴半仙”，却是当年替柳门四少相过命的吴安正。

吴安正瞪着面前的一名汉子，冷冷地道：“这位张官人，我特地为你说了大宋宰相范仲淹的故事，醒世良言，苦口婆心，用意便是劝你安分守己。老老实实度日，不要做非分之想。”

那张贩子抖了抖手上的三两碎银，哀叹道：“大师啊，咱连吃饭营生也给官军扣住了，您要我怎么办？指引我一条活路吧。”说着死缠烂打，直是打死不肯走的模样。

这丹阳镇位在中州，距嵩山约莫三十里，人烟稀少，向无商旅出没，谁知拜了少林一场大战所赐，今日丹阳镇上却引来无数人众。不只逃难的百姓来此躲避祸火，连武林高手也来此地观望局势，再看买卖棺材的、吃喝玩乐的、便连算命卜卦的也都闻风而至，若非丹阳镇如此热闹，吴安正世居西岳，张贩子行走嵩山，两人一个中，一个西，怎么也凑不到一块儿。

眼看张贩子苦苦哀求，吴安正看在眼里，自是暗暗摇头。天下即将大乱，世间凡夫俗子却只知蝇虫小事，分毫不知大祸临头，吴安正此行过来嵩山，实受故人之托，前来少林传信，哪知竟给这些闲人缠上了。吴安正给那人连番滋扰，也是耐不住缠，登即道："好好好，算便算，别这般大呼小叫的。"他叹了口气，伸指便往那人左腕搭去。

那张贩子大喜欲狂，却又心惊胆战，双目紧紧盯着吴安正，颤声道："大师，小人……小人什么时候要发啊……"

吴安正眯着眼，忽然双眉一挺，似乎看到了什么要紧物事，挥手便道："等会儿。"张贩子吞了口唾沫，怔怔便道："等会儿？好……我……我等……"

过了半晌，吴安正仍是不见动静，只自行翻阅经书，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张贩子慌道："大师，我等了好久，怎么没下文了？"

吴安正笑道："真是笨啊，我是说你等会儿便能发。不是要你等。"张贩子跳了起来，大喜道："真……真的么？"吴安正点了点头，又道："不过这件事有些奚窍，你这回虽是交上大富运，只是千万记得，万万贪不得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无论有多少金银珠宝，取足了便走。倘若贪了，八成会有……"他顿了顿，迳把下半截话说了出口："麻烦。"

哪知"麻烦"两字说出，却没听到惊诧之声，吴安正抬起头来，眼前风声潇潇，对座早已空无一人。看这张贩子好急，一听自己要发，居然一溜烟走了，连银两也没付清。吴安正摇了摇头，这等市侩人等，他可是见识得多了，倒也不以为意。

吴安正缓缓起身，自行走到街口，抬头眺望远处的嵩山。此时朝廷大军封锁道路，纵然再想知道局面变化，却也苦无门路。吴安正眉心深锁，想起那日见到的魔火降世，又想到那双九纹丹凤眼，忍不住幽幽叹了口气。

说起张贩子，这人倒也没范麻子那般倒楣。此人自小身强体健，平日里做些小买卖过活，整座少室山的白米白菜全是他送的。少林寺两千名和尚，照外人看，大师傅们耕地不足，食粮外买，张贩子自是招财进宝，财源广进，其实张贩子经手生意多年，深知这桩买卖仅仅面子皮好看，里子里全是一蹋糊涂。先看和尚小气，香积房火头刻薄，整车白菜上去，东挑西捡之后，倒有半车退回？每十日辛苦押上一车，利头却不足三两银子，虽不算舍本生意，但也沦得一穷二白、两袖清风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四壁一片萧然。再看前日更是倒足大楣，赶着官兵封锁道路前上山，哪知才到香积房，还没来得及下货，火头硬说什么怒苍大魔头上山，今日无暇收货，便将他轰出门去。听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张贩子给人赶出山门，下山不足半里路，偏又遇上官军退却三十里，骡车财物硬生生给人扣了下来。

一股霉气冲天，直上九重云霄，怕连嫦娥都闻到了。张贩子平日本就辛苦，现下少了骡车生财，日子恐怕更难熬，他本想找个安静地方上吊自尽，哪知绝处逢春，无意间竟然听了要发，心头暗暗生出希望，寻思道："大发是不敢想了，先能把骡子拿回来，那便是上上之喜啦。"他鼓足勇气，一路朝山脚行去，走不半里，便见前方营寨鳞次栉比，层峦叠嶂，正是朝廷大军驻扎之地。

此时贼匪与官军前锋正自激战，杀声震天，自远而近，不绝传来，听来自是惊心动魄。张贩子手脚发软，一路念佛疾走。他这人自幼日子辛苦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不关心，白米油盐酱醋茶，件件都努力，纵然天下大乱，只要火没烧到自己头上，哪管什么怒苍、朝廷？他—路想着自己的生计，不知不觉间，便已来到营寨大门。心思恍惚间，猛听一声暴喝："来人是谁？怎敢擅闯军营？

难道不知正在打仗么？"

张贩子见了门口守卒，心中只是害怕，登想掉头逃走，但想起吴安正的预言，却又生出无限勇气，他做足了苦脸，低声下气道："这位大哥，小人是做买卖的，先前骡车给军爷们扣在营里，我想……我想取回来……"他大著胆子说出这几句话，低头缩手间，只等挨几个耳光，哪知等了半晌，却没听到声响，张贩子咦了一声，斜目一看，那守卒竟已中箭死了。张贩子又惊又怕，又慌又疑，吞了两口唾沫，左右瞧瞧无人，便鬼头鬼脑地往军营里走了。

才入营中，便听远处震天价响，潮水般的杀声中夹杂着朝廷人马的喊叫：“来人！贼匪要劫粮了，大家死守栅门！”张贩子见大批兵卒全数往营寨后方奔去，偌大的营地竟是空无一人，他没料到竟有这等好事儿，一时喜出望外，忖道：“照这局势看，说不定老天赏脸，真能把骡子拿回来。”他搓着手、低着头，心头怦怦跳着，自在营中四处探询。

正察看间，猛听一人喝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张贩子回过头去，心中叫苦连天，只见一名军官横眉竖目，手提大刀，正自恶狠狠地瞅着自己，张贩子低头缩手，苦着脸道：“爷……小……

小人来拿骡……骡……”那军官见他来历不明，连句话也说不明白，登时怒吼道：“怒苍贼匪！”二话不说，大踏步地走来，便要朝张贩子砍落。

张贩子吓得屁滚尿流，跪倒在地，口中哭道：“不是啊！小人不是匪啊！”

泪眼汪汪中，心中千百遍地咒骂吴安正：“什么算命仙，纯是骗人的，哪里要发？

难不成是发纸钱么？”那军官哪来理他，刀光闪动，便要将张贩子就地正法，张贩子大哭道：“我不要死啊！饶命啊！”

便在此时，轰隆隆地声响冒出，眼前窜出大批马蹄，那军官钢刀不及斩落，身子便已飞上半空，已然身首异处。听得四下喊声大作，到处冒出火头延烧，有人喊道：“大家别急着杀人，赶紧去烧粮草！”张贩子目瞪口呆，只是跪在地下，不敢动弹，忽然间一匹白马朝自己奔来，马蹄狂震，便要踩到自己头上，张贩子吓了一跳，慌忙中急急闪躲，脑袋碰地一下，不知撞上了什么硬物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张贩子终于醒转，他眼望四下，只见营寨全给焚毁，也没见到半个步卒，不知人都上哪儿去了。张贩子摸着头上的肿包疙疸，哎哎叫疼，心道：“给算命仙骗了，哪来发财？

不过头顶发个大肿包而已，唉……我可倒楣了。”此时已是午后，看这模样，营里大概没什么财物剩下，自己的骡车八成也给毁了，张贩子苦着一张脸，自在营中穿梭，寻找出路离开。

正走间，忽然背后挨了一记闷腿，张贩子扑地倒了，他没料到有人隐伏在侧，慌忙便喊：“饶命啊！大爷饶命啊！”还没哭得两声，便听背后传来咕噜噜地叫声，似是什么畜生所发，张贩子惊疑不定，撇眼看去，只见背后一只骡子又瘦又干，撇着一双眼珠瞪着自己，看那狂傲模样，背后还拖着一辆板车，赫然便是自己养的那只死硬东西。

张贩子放声大哭，抱住那骡子，喊道：“老天有眼，咱爷俩终于团聚啦！哈哈！哈哈！”此刻营中残破，好似随时都会冒出军官杀人，张贩子也不敢多哭，便急急驾车走了。

连着赶出三里路，已然逃离战地，张贩子自也慢慢松懈下来。忽见天边乌云阴霾，竟是下起雨来了。张贩子苦着睑，忍不住又唉声叹气起来。这趟载了满满一车米粮出门，却又载了满满一车回家，这趟生意算是白做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那雨下得好大，张贩子心中着慌，就怕白菜淋雨腐烂，赶忙加催缰绳，便要赶回丹阳镇去。

连着催了几下缰绳，那骡子却是懒得理会，反而走得更慢了。这骡子吃得多，睡得多，睥气又凶又拗，张贩子每日里跟这畜生斗气，早已恨之入骨。一看这家伙又来发威，登把先前喜相逢的心情扔到天边去了，心里暗暗着恼：“那吴半仙说我一会儿要发，却哪里是发财了？原来不过是发火而已。”他这人最大的心愿，便是要将骡车换成马车，早些把这死硬骡子踢出家门，只是马儿一匹五十两银子，自己每月不过挣个三两白银，看来这个美梦还有得熬。

淋了满身雨，苦苦支撑着走，忽然骡子脚步一颠，直把张贩子震下地来，张贩子摔得满身烂泥，实在气愤不过，爬起身来，指着骡子怒骂道：“混蛋东西！

今晚不给你吃饭了！”那骡子打了个饱嗝，斜目看了张贩子一眼，好似不太希罕，想来是在军营里吃得饱了。张贩子神疲力乏，连咒骂的气力也没了，待见车上米包翻落下地，只得冒着大雨，将米包抱回车上。

白米好生沉重，却换不到几文银子，张贩子愁眉苦脸，使着干瘪肌肉，将米包扛上了肩，一一往车上送去，忙了半晌，正要反身驾车，忽然间，眼睛一眨，见到地下黄澄澄地，滚着几只东西。

世上黄澄澄的东西可多了，那骡子边走边拉，一天少说掉个三五斤臭屎下来，张贩子每日捡回家做柴火烧，自是看惯了，只是此刻的

黄澄澄玩意儿却不是烂泥般的臭屎，而是两边棱角的金元宝！

张贩子慌乱间狂叫一声，飞身扑地去捡，他将小小金元宝捧在手里，大哭道：“发了！真发了！”当时金贵银贱，一只金元宝值得二十来两银子，看地下足足躺着三只，少说能换上六七十两龙银，这下非但买马的钱有了，恐怕连房子修缮的钱也有着落。

张贩子又喜又悲，伸脚便朝骡子踢去，骂道：“死东西！看我今晚什么不吃，偏吃骡肉！”

那骡子挨了一脚，鼻中冷气—喷，后足倒踢过来，直直蹬上了板车。张贩子拿起鞭子，骂道：“死家伙，脾气好大啊！看老子今日怎么教训你！”

正想提起鞭子乱抽乱打，忽然后头传来声响，好似有什么东西滚落下来，张贩子心头忽起异感，慌忙间转了回去，猛见地下滚了十来只金元宝，黄澄澄的满地都是。

张贩子大喜欲狂，当下再次飞扑过去，不顾满地烂泥，将金元宝全数抱入怀里，看这黄金足有十来只，足足值得百两银子，有了这笔钱，非但买马修房的钱有了，怕还能讨房媳妇度日。想起邻村阿花饱满丰腴的身材，张贩子自是乐不可支，只在地下打滚。他凑嘴过去亲吻元宝，赫然之间，只见元宝上打着印记，上书：“武英通宝。”

张贩子满头雾水，不知武英这两个字是何意思。他眨了眨眼，想道：“对了，这金元宝是哪里来的？总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吧？我可得查上一查。”他茫然摇头，伸手翻动米包，上下搬动一阵，便见下头压着一只布袋，看袋子破了个角，不太像是自己的东西，张贩子就着破孔，凑头看去，猛然间倒抽一口冷气，只见里头堆满了金元宝，足有数百只之多！张贩子大哭大笑，叫道：“有了！全有了！

盖祖祠、当员外的本全有了！老天爷！我真发了啊！”

他哭了一阵，慢慢静下心来，却也把事情看得明白：“看这模样，敢情是官军爷爷放错了东西，却把军饷扔到我车上来。今天可发了一笔横财。”他把东西抱了出来，看这包黄金五十来斤，勉强扛得动，他怕后头军士追来，便想解下板车套锁，骑着骡子急急奔逃。

脚步方动，他回头望着满满一车货物，贪念陡生：“我可傻了，既然军爷们弄错了，搞不好车上还有别的宝贝，我可别错过了。”好容易

入得宝山，岂能这般离去。张贩子顾不得手上的宝贝，便掀开油布，爬到车上翻看。蓦然间，见到了一只大木箱。

看这木箱好生巨大，足足可以放上几千只元宝，张贩子惊喜不定，料来里头必有奇珍异宝，那非但可以当个员外，恐伯还能富可敌国、雄霸一方了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伸手将木箱打开，凝神去看，这回不见满心喜乐，反而是悚然一惊。

里头坐着一名五六十岁的男子，睁着一双凤眼，只在望着自己。

张贩子愣住了，只见那男子一张俊脸苍白无血，眸子却隐隐生光，张贩子惊道："你……你是谁？"那人闭上了眼，低头叹了口气，道："你又是谁？"

张贩子咦了一声，他细细打量那男子，只见这人身穿僧袍，左手拿着只饭团，右手提着水壶，不知在自己车上藏了多久。他咳了两声，问道："那些金银珠宝是你的？"

那人幽幽地道："率土之滨，尽为王土。天下万民万物，皆为朕所有。"

这人说话语气活脱是个大富翁，想当然尔，元宝必是人家的东西。张贩子心里凉了大半截，想起到手的钱财便要凭空飞去，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他虽不是坏人，但富贵之路已在眼前，挺而走险的念头不由得窜了出来。寻思道："看这人模样，八成是金银珠宝的正主儿。我今日若要一刀杀了他，四下兵荒马乱的，谁会知道是我下的手？"

心中恶念渐生，嘴角冷冷上扬，正要去抽车上的柴刀，心下忽地一醒，又想道："我这是干什么？姓张的打小不偷不抢，日子虽然辛苦，却也不到饿死的地步。何必做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儿？"

想到今日是七月一日鬼门开，倘若真的下手杀人，日后不免被厉鬼纠缠，冷汗直流之下，便将柴刀松开了。

箱子里的那人见他忽尔呆立不语，忽尔泪眼汪汪，忍不住皱眉道："你是宁掌门的人，还是天绝大师的人，怎地见了皇上还不知叩拜？他们是怎么教你的？"

张贩子望着地下的金元宝，伸手挥了挥，当作再见，跟着恶狠狠地撇了那人一眼："操你妈的宁掌门！老子要回家了，你快快给我滚下

车！”

箱里那人愣住了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张贩子怒道：“说什么？要你滚下车啊！老子平白无故载你这瘟神一程，真他妈的发霉了！操！”说着将元宝踢开，伸手揪住那人的衣领，便要将他扔下车去。

便在此时，背后传来—阵掌声，好似有人在鼓掌拍手，此地荒郊野外，怎会忽然冒出人来？张贩子愣住了，慌忙回头过去，霎时心下惨然，已是软倒在地，惨叫道：“天啊！”

眼前现出一柄晶亮亮的长剑，止自指向喉头。

张贩子吓得双腿发软，大哭道：“坏人啊！歹徒啊！救命啊！杀人啊！”

那长剑缓缓移开，听得一个清朗的声音道：“你不必害伯。看了你适才的作为，我无意杀你。”张贩子偷眼去看，只见来人模样俊秀，只是衣衫上沾了鲜血，看来有些怕人。张贩子面皮颤抖，慌声便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财神爷。”

张贩子又惊又疑，他打量那人几眼，摇头便道：“你少来胡说。人家赵公明有胡子，关老爷使大刀，文武财神都不长你这模样。”那人淡淡笑道：“小老头儿，我没工夫陪你闲扯。这里有个好差使给你，只要做了这桩事情，那些元宝全归你。”

张贩子听了真个要发，一时心惊窃喜，颤声道：“有这么好的事？不是骗我的吧？”那公子爷淡淡笑道：“我有事托你，又何必骗你，在下要劳你的驴车，送箱里的爷抬去一个地方。事成之后，金元宝归你使唤。”

张贩子大喜过望，忍不住跳将起来，大哭道：“发了！真发了！”他抹去泪水，慌道：“快说、快说，你要我去什么地方？上刀山、下油锅，哪里都行！”

正哭闹间，忽见那公子眼角有些异样，心中又怕了起来，—时嘴角发僵，软声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别哄我了……老兄是要我去鬼门关，渡那奈何桥吧？这桩生意我不做。”

那公子爷噗嗤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然间捣住了嘴，口中直直喷出血来。张贩子吓了一跳，慌道：“你……你得了痨病么？”那公子不去

理他，只捂胸喘道：

“你给我乖乖听了，我有气力说一遍……”他附耳过去，低声道：“把人送到北京东顺门……济山胡同总兵府……”

张贩子茫然覆述：“北京东顺门，济山胡同总兵府？这总兵是谁啊？”那公子爷喘道：“这总兵姓伍，双名定远，半月内便会走马上任……你把人送到府上，便说车里这人是西凉来的老乡，要请他安排做园丁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大口鲜血喷出，已然摔倒在地。

张贩子慌忙抢上，惊道：“这位公子！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那公子爷将他推开，喘息道：“盖上木箱，装作平常模样，速速出发。记得，这件事绝不要跟外人提……”

张贩子虽是一头雾水，仍是答应了一声。看这趟货送得是活人，想来再怎么糟糕，总不会遭人退货吧？他将白米搬上了车，向木箱里的那人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位老哥忍着点，既然财神爷吩咐，咱们这就走了。你路上若想拉屎小便，还是肚饿口渴，便打打箱子顶，咱听了便会停车……”叨叨絮絮中，张贩子盖上了木箱，便自上路。想来一路要与那骡子斗法斗气，这趟路定有得熬了。

张贩子走了，敌军也退了，偌大的荒野只余公子爷一人孤身淋雨，目送骡车离去。

居庸关、总兵府、老园丁……现下只差最后一关了。只要过了这关，刘敬跨不过的门槛便不再碍眼，过了这关，文武百官全数俯首称臣，中兴大业便在眼前。

那公子深深吐纳，从怀中取出一只黄金宝盒，他颤抖着双手，缓缓将盒盖打开。

万事具备，只欠东风，这便是最后的东风，白玉方印、古体大篆、开国受命之宝，当年潜龙换得自由身，便是靠着这块方印，一身龙袍、一方印石，加上内外军马策应，大事可期。盒

盖向天开启，大雨淋漓，电光急闪而过，只见盒里垫着大红绒布，里头……

空无一物！

眼前浮起老僧悲悯的目光，那公子茫然向天，嘴角泛起了苦笑，他缓缓跪倒在地，掩住了脸面，霎时呕地一声，鲜血直喷而出，瞬将

双手染为血红。

望着满手的鲜血，他自知没有回头路。赌上了一切，眼泪也已流干，这一关纵使弹尽粮绝，玉石俱焚，他也……

非过不可！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四章 萧墙之中

七月七日，七夕佳节，最是赏星谈情的好韶光，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牛郎织女星。只见天上喜鹊银桥，地下营火点点，放眼望去，直是灿烂一片。

“杨郎中……”娇喘细细，星眸带笑，万般绮旎之中，玉臂绕颈而来，说出了下一句话。

“嗯……你使坏……”

去岁此刻，若有人轻呼“风流司郎中”的大名，想当然尔，出言叫唤的必是红粉佳人无疑。满面的柔情怜爱中，佳人娇躯委身而来。当此七夕良夜，管那娇娘是好人家的千金，抑或是名门大派的女侠，只要面前站的是那个风流身影，耳里听得是那低沉和缓的嗓音，总能让少女倾吐诗怀，笑颦绽放如花。

“杨郎中……”

今岁此时，七夕佳节，又是一声叫唤响起，不过这喊声不似莺啼燕叱，反倒有些阴风惨惨。

星光洒下，喊的人一脸坑疤，没有柔云秀发，也没有绸缎华裳，那人身材不满五尺，横眉竖目，手提大刀，一头稀疏白发，人称“淮西高天将”的便是他。

“你使坏！”轰地一声，刀斩如雷，霎时重重一记，砍落在木箱上。

砰地一声，那木箱跳了起来，木屑洒得一地都是，望之恁煞骇人。

大火整整烧了七日了。放眼望去，帅营一片狼藉，满是火烧痕迹。锋锐箭羽兀自钉在幔上，若非帐外那面帅字旗兀自迎风招展，谁也辨不出这里原来堂堂的本部帅营。营帐外兵卒不住往来奔跑，望来更显得纷乱。众将满身疲惫，各坐地下，有如楚囚相对。只听各人咒

骂叹息，或叹生不逢辰，或哭生不如死，只是不管嘴里念的是什么，只要想起日后朝廷降下罪罚，人人痛不欲生。

“高爵爷，咱们沿嵩山脚下找过，都没查到杨郎中的踪迹。”

“他妈的杨肃观！”那传令受了一脚，登时滚了出去，高天威跳了起来，破口大骂，“这小子再使坏，老子一状告到金銮殿！要他杨家满门抄斩！”

“别气了……说不定杨郎中生出什么不测，也给贼匪害了……咱们可别错怪人家……”这人说话有气无力，却是赵任勇。他生平第一回随军出征，谁知却打了个大败仗，自要感慨生不逢辰了。

宋公迈双手掩面，叹道：“赵老弟啊，达摩院里没有他的尸首，山上山下都不见他的行踪，倘若他……他畏罪潜逃，咱们一个个都要有事。”赵任勇眼望卢云，叹道：

“卢参谋，杨郎中下落不明，您也以为他畏罪潜逃么？”

卢云听了问话，却一反平日口若悬河的模样，只安安静静地躺着，有若死人。这位副参谋在达摩院里受人暗算，身上重伤，给人抬了回来后，至今只躺在软垫上，每日里便是昏睡。看他睡得容情祥和，应该已到了南天门，正准备给传令迎进去。

宋公迈神色凝重、赵任勇抚额深叹，连那安道京也是茫然无语，众人望着高天威大发脾气，却无一人出言劝慰。

七月初一正邪首脑会面，约定三场较量，最后一战变故陡生，“文杨武秦”坠入达摩院密道，众人苦苦等候两人出面，结果一个都没出来，反倒看到达摩院烧起大火，以及一红一篮两道号炮。

有人放炮，意思便是开战，嵩山被敌军包围，朝廷众将担忧少林僧的安危，不敢率尔出兵，只遣人上山查证，哪知探子还没来得及离开本营，怒苍那群亡命之徒便已偷袭阵地。这些贼人好不狠辣，第一道计谋便是纵火烧粮。朝廷措手不及，食粮辎重给人一把火烧得精光，这些时日各路军马面黄肌瘦，上下都在苦撑。高天威也才有那么一句吼。

文杨消失无踪，武秦也不再露面，达摩院无故烧起大火，少林众僧自是惊疑不定，众僧与伍定远会合了，一同入院去找，没瞧见“潜

龙”的半根龙角，却见到一个端坐的死人，一个躺倒的活人。众人惊吓之余，不敢惊动天绝的遗体，便只把躺活人卢云抬了出来。

没有奸臣作祟，也无朋党为奸，主帅自始至终藏头露尾，神神秘密，再看天绝老僧行径荒诞，高深莫测。有了这对宝贝师徒百般制肘，朝廷众高手空有一腔热血、一身武艺，在种种匪夷所思的愚蠢布置下，谁能不败？现下老和尚自己双手一摊，阿弥陀佛魂归极乐，乐了那群魔头，苦了满朝文武，这算是什么鬼把戏？

十万兵马轰轰烈烈南征，未建寸土之功，看柳昂天荐举不力，杨远管教无方，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杨肃观连累。偏生这位中军主帅下落不明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好似潜逃了。只急死了朝廷众将。

事情弄到这模样，众人嘴里没说话，心里对杨肃观、天绝这对师徒直是痛恨已极。恨不得将之鞭尸三百，生吞活剥，方才稍解心中悲怨。

帐外又来了一名传令，听他道：“宋爵爷，石凭大人传讯回来，说河南布政使不敢擅启粮仓，除非有代征北统帅的大印，否则恕他不能借粮。”宋公迈没有把他踢出去，只是挥了挥手，低声道：“知道了……知道了……”

少了杨肃观的令符，邻州县官不愿开仓济急，自也合情入理。只是满营兵马怨声载道，却要如何打发？兵卒饿起肚子来，定会宰马来吃，一匹军马最少值得五十两白银，两千只马便是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。可强迫他们忍住不吃，饥寒交迫之下，必去抢劫百姓，生灵涂炭。

找不到食粮，也不能做鸟兽散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宋公迈老泪纵横，他唤来传令，从行囊中取出厚厚一叠银票，约莫一万两白银，低声道：“大家赶紧回京吧。这是我私人的钱。逢州过界，便向百姓调粮。银子要是不够，尽管再跟我说。”

“多谢宋爵爷。”其余众将含笑观看，把手环抱胸前，齐声说出这么句话，算是总结了。

“启禀方丈，伍施主来了。”

七夕佳节，却是少林寺近三十年最为凄怆的一夜。三场大战下来，弄得达摩院一片火海，朝廷大军仓皇北归，那杨肃观本是中军统

帅，却没回到本营，达摩院里也没他的尸首，整整七日下落不明，着实让人烦忧。

伍定远合十道："晚辈西凉伍定远，拜见方丈。"当下候于一旁，等待灵智吩咐。灵智合十回身，凝目看去，三人并肩走入斗室，当前两位是和尚，却是灵音、灵真，背后一人身形高大，正是号称"天山传人"的伍定远。

镇寺之宝殒落，罗汉堂首座身受重伤，杨肃观至今不见踪影，阖寺上下别无依靠，只能看灵智的作为了。寒气森森飘来，灵智的眼神也甚茫然。伍定远偷眼看去，只见这位方丈面色憔悴，想来他这几日不曾歇息，只在烦心日后种种大事。

微弱烛光照下，天绝早已气绝多日，甚且尸身已飘出腐味，但他的面容依旧栩栩如生，那低沉含悲的双目，好似还在怜悯世人疾苦。

灵音是诫律院首座，天绝已死，灵定重伤，现下已成寺中第二号人物。他见方丈沉默无言，便道："杨师弟至今尚未现身，究竟师叔死于何人之手，无人能知内情。"他顿了顿，望向伍定远，合十又道："伍施主，你在公门多年，能否替方丈分忧解劳？"伍定远捕头出身，向与仵作为友，验尸办案自是在行，想来为了这个情由，方丈才请他同来勘验尸体，会商大计。

伍定远点了点头，依言俯身下望。只见天绝身躯饥瘦如柴，那枯瘦的胸膛前却有一道伤口，前窄后宽，深达寸许，却是一处刀伤。这伤毋庸置疑，必是死因。伍定远额头冷汗涔下，达摩院中当时高手虽多，但要问谁是用刀第一高手，那是不必想了。

灵真大声道："伍定远！你说，是谁杀了我师叔！"天绝德高望重，这老僧虽然风烛残年，但他是少林第一高手、傲视天下的大宗师，是谁有这个能耐杀了他？伍定远叹了口气，自知灵真言下所指，一时神色沉郁，并未回话。

灵真见他不语，当下用力抓住他的衣领，喝道："好你个伍制使！连你也想包庇凶手么？"

伍定远嘿了一声，铁手轻挥，将他推开一步。灵音赶忙拉开师弟，合十道："伍施主，那日我天绝师叔过世，便只卢施主一人守在身侧。或许他见了真凶也未可知。他现下身上伤重，我们自也不方便问他……只是……只是贫僧听说他与那人交情匪浅……"说到此处，似不

知该如何措词，便只低头宣佛。伍定远微微摇头，索性替他说了：“大师要我劝服卢兄弟，让他出面指认真凶？”

灵音合十道：“施主言重了。我们只是怕这位卢施主误入歧途，想请伍君从旁开导，别无他意。”

人生走到这个田地，真个乏味了。伍定远感慨万千，只是低头不语。

倘若天绝真是秦仲海所杀，少林必与怒苍全面火并。只是少林是武林门派，怒苍却是个小朝廷，没有几万兵马出手，天下英雄助阵，怎能成就大事？但要让群豪心甘情愿地送命，便不能没有一个有力证人出面。

人证有了、物证有了，天下英雄同仇敌忾，朝廷大军鼎力相助，一切自能水到渠成。

灵音、灵真见他点头，都是面有喜色，灵智却仍一言不发。伍定远望向方丈，待见这位高僧目光深沉，好似有什么话要说，却又难以启齿。伍定远微微一愣，心道：“不对。方丈要我过来，绝非是要我说服卢兄弟这么简单，他定是另有用意。”

伍定远心中醒觉，又恢复了机警神智，赶忙朝四下探看，霎时心下一凛，忍不住咦了一声。灵智沉声道：“施主看到了什么？”

伍定远浓眉紧蹙，道：“诸位可曾留意，这里没有打斗痕迹。”

此间斗室一如平常，一无打斗痕迹，二不见刀剑斩痕，地下许多瓢盆瓦器完好如初，实不似武林高手对决之地。伍定远合十拜向方丈，道：“并非在下要替人开脱。只是这石室全无打斗之象。秦仲海武功进展再快，要说他能一刀杀死天绝大师，让他全无反抗之力，实难让在下置信。”灵智听了这话，登时合十颔首。一旁灵真大怒，喝道：“放屁！人死以后，随便你要搬便搬，秦仲海杀了师叔以后，再把人扛来这里故布疑阵，这又有什么难的？”

伍定远叹道：“灵真大师，您瞧天绝神僧的模样……”他朝尸体望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难道是可以搬得么？”

三僧心下微惊，一同朝天绝看去。眼前这位神僧盘膝坐地，右手微抬，似要抚摸什么一般。伍定远道：“在下在西凉干了七八年捕快，少说处置过百桩凶杀，可也没见过这等死状。”

灵真正要指骂，灵智却双手合十，道：“施主若有见解，但说无妨。”

伍定远道：“人死前脱肛断气，全身气力消散，十之八九会倒地不起。除非是冻死、暴毙，抑或死前大悲大恨，否则绝无可能长立不倒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看天绝大师的情状，必有什么心愿未了，这才死不瞑目。”

灵智面露叹息之色，道：“伍君果是西凉名捕，非同凡响。我师叔确实有个大志愿。”

伍定远面色一变，想到那日见到的血字，当即道：“超世志？”

灵智与灵音对望一眼，霎时同声宣佛，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善哉，善哉。”

我建超世志，必至无上道，斯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

灵智低头垂目，幽幽颂念，解释道：“这几句话出自“无量寿经”，摘于“必成正觉第七”，乃是我师叔最欢喜的一篇经文。法会圣众、德尊普贤，师叔一生心愿，便是创建佛国，令普天下王公大臣至心精进、终得正觉。”

听了天绝僧的大悲宏愿，伍定远自是满心佩服。那日他朝左侧甬道奔出，第一眼便见到这篇“必成正觉”，血字狰狞，龙飞凤舞，没想却有如此深奥的典故。伍定远低声道：“依方丈所见，那血字是谁写的？”

灵智微微叹息，道：“据老衲所料，这篇“必成正觉”乃是潜龙所为。”伍定远哦了一声，反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灵真面露忿恨，大声道：“还有什么疑问？这人在嘲弄师叔！”

灵智知道师弟粗鲁无文，忙解释道：“施主且想想。写就此篇文字的绝非常人。若不是学问渊博，精通佛典，要他如何通晓无量寿经？背得出必成正觉？当时甬道中除了文杨武秦、便只师叔、潜龙二人。想那秦仲海虽然行事狂悖，但要以佛经典籍留书示威，谅他也有所不能。”秦仲海粗鲁无文，狂暴凶猛，这经文自不可能出自他手。伍定远点了点头，喃喃地道：“照方丈意思，天绝大师是给谁谋害的……”

灵智深深一叹，道：“施主，请你看着我师叔。”

伍定远满心疑窦，当下蹲了下来，朝天绝尸身望去，他看了半晌，没见到什么异状，正要反身去问灵智，刹那间电光雷闪，一道蓝光照入眼来，眨眼之间，竟又一闪而逝，彷如鬼魂显灵一般。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急忙运起夜眼，凝目便往天绝尸体看去，只见那道蓝光虽然细微，却是从伤口深处反射而出，虽只小小一截断片，却没逃过他的眼去。伍定远脸泛紫气，转头望向两位高僧，只见灵音面色茫然，好似不知发生了何事，那灵智却紧泯下唇，点了点头，显然早已知情。

伍定远面色震恐，全身轻轻发抖，心道："神剑擒龙……老天爷，天绝大师到底是谁杀的？"灵音与灵真互望一眼，都不知他们在弄何玄虚，灵真面露不耐，大声道：

"方丈！你婆婆妈妈地在干什么？管他师叔是谁杀的？反正不是秦仲海，便是潜龙！咱们赶紧冲上怒苍，将他们全数杀光报仇！怎还在这儿穷磨蹭？"

灵智听了他的怒吼，霎时厉声道："出去！"

灵真闻言一愣，软了下来，忙道："方丈，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？"灵智森然道：

"我以方丈之名，命你等速速离去！"这莽和尚给方丈驱离，自是颇感恼火，那灵音却知有异，当下轻推师弟，低声道："咱们先出去。别惹方丈生气。"

灵真、灵音相继离开，伍定远知道灵智必有大事交代，他慌忙起身，说道："方丈，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……"灵智叹了口气，他来回踱了几步，似在思索如何启口，伍定远不敢打扰，只是低头垂手，心里反覆盘旋的，便只是那柄"神剑擒龙"，想到这把怪剑的大威力，心中更是万分恐惧。

密道幽暗，沉闷凝重，除了灵智低沉的脚步声，其余别无声响。过得许久，忽听灵智一声长叹，道："伍施主，你可知天下最最可怖的刺客是谁？"

伍定远缓缓摇头，正要推说不知，忽然心下一醒，颤声便道："您……您是说潜龙……"

灵智面色沉重，轻轻颔首，道：“你们那日下到密道，吃过潜龙的亏吧。”

伍定远悚然一惊，忙道：“那日我们走到密道尽头，发觉左右各有通道。还在商议去路时，便给一个怪阵偷袭了。若非我那兄弟眼明手快，恐怕在下……嘿……”想起卢云给人刺中一剑，至今未醒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灵智沉声道：“下手之人选在三道交会之地出手，无论敌人从何而来，他都能守株待兔，以逸待劳。这正是潜龙的作风无疑。”伍定远闻得此言，自是心有余悸，那日“潜龙”所布阵法匪夷所思，好容易自己脱出困局，他却又忽然刺出一剑，果然是一等一的心机计算。

灵智又道：“潜龙动手不讲招式，从来只暗中出手。山林泉水、天上地下，无一不是他的擂台战场。此人暗杀之术鬼斧神差，乔装易容信手撵来。昔年朝廷远征，大军未行，主将每多暴毙帐中，便是这位潜龙军师动的手脚。”

伍定远转望天绝尸身，面露不忍：“方丈，你们也太仁慈了，当年抓到这人，一刀杀了不就得了？这位潜龙军师如此阴险厉害，为何要养虎为患呢？”

灵智摇头叹道：“施主啊施主，你也太瞧得起少林寺了。这许多年来少林只能关他，不能杀他。关他还得礼数周到，一不得拷打、二不能屈辱。否则刑法伺候。”

伍定远满面惊诧：“刑法伺候？”

灵音见他一脸骇异，当即垂手指地，道：“施主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伍定远茫然道：“这不是地牢么？”灵智叹道：“本寺堂堂佛门，又不是衙门，何必建造牢房？”他低头向地，轻声道：“这里本是少林寺的狗洞。”

惊奇接踵而来，伍定远自是目瞪口呆，茫然道：“狗洞？”

灵智道：“百年前少林弟子若被逐出师门，必从此处密道离开。遇上这等叛徒，长老前辈下手也不会客气，便会设下机关伏击，号称“十八铜人”、“三十六桩”。直到景福宫太后下旨，朝廷发动民夫前来扩建，这条密道才改作牢房，再不让人进出。”伍定远满头冷汗，颤声道：“潜龙与太后……太后……相……相识……”他不知该如何措词，

这两人一个是母仪天下、坐镇禁城的老妇，一个却是指挥万军、杀人如麻的魔头，要说这两人有甚牵连，实难让人置信。

万籁俱寂中，只听灵智幽幽地道："施主且用心想想。怒苍第一把交椅是秦霸先，此人爵号武德，官拜都督，向与你家柳侯爷并称。那第三把交椅则是"右凤"士谦，此人进士出身，贵为武英朝文臣，你看这两人身分好生尊贵，那潜龙能坐上第二把交椅，能没点来头么？"伍定远满心惊愕，骇然道："他也是朝廷的人？"

灵智微微一叹，道："岂止是朝廷的人而已。他便是靖江王，朱阳。"

伍定远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"他……他是王室的人？"灵智颔首道："不错。"潜龙"本姓朱，单名阳，自封"靖江王"。这位怒苍右军师身分尊贵，乃是前朝隆庆帝的第三子。"

这话一说，如同响起了一记霹雳，登让伍定远茫然无措，良久作声不得。

隆庆帝乃是本朝王室正朔，育有武英、景泰两兄弟。多年前武英受难，景泰继任，三十年来风雨飘摇、国政不安，便是为了这两人。看这世间已如此纷扰，岂料他还有第三位皇子?

伍定远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"原来如此，难怪……难怪你们不敢杀他。"

灵智低声道："当年抓到此人，江刘柳三大派一同议决，都说要将他软禁。这才把苦差事送到少林寺来。皇上还圣旨吩咐，要我们善待此人，切莫凌辱虐待，否则刑法伺候。"

听了这么一大段故事，伍定远已是呆立无语。他左右看了看，低声便道："方丈，他……他现下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再次投上怒苍了？"

灵智忽尔笑了笑，道："现今的怒苍山不同以往，少了秦霸先主政，不过是座匪寨而已，潜龙贵为帝王胄邑，你想他会甘心受秦仲海驱使么？便在当年，若非看在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"那几句话，他又何必屈居秦霸先副手，与平民百姓并称龙凤？"伍定远全身剧震，颤声道："您……您说他……他是为了武英皇帝才造反……"

灵智点了点头，霎时伸手出来，放在他的头顶上，沉声道："施主啊施主，当年你我相见，老衲一望便知，阁下必是大富大贵之人。伍

君你何等福泽，得见天颜啊！”伍定远惨然一笑，他抱住了头，缓缓坐倒在地，道：“大师，你……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事？”灵智蹲了下来，附耳道：“老衲近日上观天象，眼见彗星入斗，紫微受侵，已知天下必有大祸。如今魔王秦仲海已然降世，那一统朝政的奸臣也将破茧而出，从此生灵涂炭，谁也挡不住。”伍定远惊道：“您……您是说江充……”

灵智面露怜悯，道：“江充虽坏，其实对今圣很是忠心，老衲怕得另有其人。这人一日隐伏不出，便没人对付得了。即便江充出手，恐怕也抵挡不了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定在伍定远脸上，叹道：“形势如此，天下正道英雄若想活命，唯有一条路走。”伍定远面色铁青，喉头干涩，嘶哑地道：“方丈请说。”

灵智叹道：“方今之计，唯有“一代真龙”出面，号召天下正道之士，否则我等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伍定远眼前一黑，如中雷击，想起当年为了羊皮冒险犯难，险些惨死神机洞，烂成无皮白骨，一时全身冷汗冒出。慌道：“大师……您……您在说笑么？”灵智毫不理会，霎时面向伍定远，躬身下拜，合十道：“老衲灵智，拜见正道武林第一人。恭请真龙领袖群英，抗妖除魔。少林弟子任凭差遣，绝无怨言。”

伍定远见他模样认真，霎时更见惊怕，大声道：“方丈！此事万万不可！定远才疏学浅，官职卑微，干不了大事的！”

伍定远并非不识抬举，只是乱世中身居高位，往往便要身不由己，有时更会惨遭陷害，死法惨不堪言。看二十年前的秦霸先、一年前的刘敬，如今的秦仲海，日后的杨肃观，哪个不是水深火热？却要他如何愿下苦海，自往火坑跳去？

灵音劝道：“吾兄此言大谬，伍君贵为真龙，传艺天山，想当年秦霸先名为匪孽，其实心中时时以天下为念，比他儿子强上太多了。施主也是天山之人，自该报效当今，为万民谋福、天下谋福。”伍定远大声气喘，慌张摇手道：“方丈，我求求你，不管是谁杀了天绝大师，伍捕头都可以替你抓人，就是……就是别把我弄出来……”

灵智叹道：“伍君啊伍君，你还不懂么？秦仲海也好，怒苍山也罢，如要对付他们，少林也有良将人才应付。”说着朝天绝看了一眼，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吾心之忧，只在萧墙……”

伍定远大叫一声，霎时掩耳飞奔，便要夺门而出，灵智挡住去路，却不让他走。

神剑擒龙、无主龙袍、无端惨死的天绝神僧、来历诡异的朱阳，这些怪事哪件不骇人听闻，却全让自己遇上了，眼看灵智一步步向自己走来，口中还低念不休，伍定远急汗满身，已然浸透衣衫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五章 败战将不死

以前扬州家里养了只大黄狗，毛茸茸的，名字忘了。

大黄狗很骄傲，给它吃不吃，非得等它脾气好了，心情舒坦了，才肯动上眼前的食料。

尽管这样疼它，大黄狗还是常常溜出门去，三天两头的不见狗影。每次回来了，身上都脏得一遢糊涂，满身伤痕，也不知是跟土狼打架了，还是跟老虎较量去了。

一回下着大雨，天又寒，实在担心不过，就把大黄狗绑了起来，不让它出门晃荡。

那夜大黄狗不得自由，一直哭、一直叫，逼得顾倩兮陪了它一整夜，六七岁的小女孩儿就这样守在后门，陪着大黄狗，直到高烧倒下，给娘亲抱了回去。

长大以后，发誓再也不养狗了。本以为自己狠得下心肠，谁知啊，来了一只比大黄狗骄傲一千倍、任性一万倍的东西。而且讨厌的是它还会说话，还会讨自己欢心，这次自己要受的苦，恐怕不是发烧倒下那么简单了。

顾倩兮望着担架上昏睡的情郎，轻轻亲吻着他，眼中又是泪，又是爱。大小姐旁若无人，一旁左从义、石凭、黄应等人噤若寒蝉，有的苦笑，有的肃立，却没人敢说上一句话。

“他是怎么伤的？”顾倩兮目向左从义，语气平平淡淡，只是不自觉地让人怕。

左从义第一个干笑：“我……我哪里知道……您……您别问我……”眼见尚书府的千金转向自己望来，石凭心下一寒，登时慌道：“不是我……不关我的事……”

当然不关他们的事了，躺在担架上的又不是他们。大黄狗若是死了，这些狐群狗党只会竖起爪子，大声说："好狗！"然后去找下一只笨蛋大黄狗，再让它倒在担架上，再来段一模一样的故事，那又有什么难的?

众人一个接一个闪开，担架旁只余伍定远一人，他行到顾倩兮面前，低头望地，叹道："卢兄弟为了救我，所以……所以拼死挨了一剑。顾小姐若要责怪，只管怪我吧。"

顾倩兮把眼光别了过去，口中并没说话。

伍定远没有错，人家要为他而死，他又能如何呢？大黄狗也没有错，舍己为人，舍生取义，黄狗天生是这样的性子。

说来说去，错的原来是自己……

※※※

卢云终于醒来了，自从达摩院挨了一剑之后，他始终昏睡不醒，此时双眼张开，只见晨光映照，床边坐着一名娇俏可喜的女孩儿，正自含笑望着自己，却是顾倩兮。

卢云虽不知身在何方，但只要见到了顾倩兮，心里事便放落一半。他缓缓伸出手去，抚摸顾倩兮的脸颊，道："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"顾倩兮将卢云扶了起来，又在他背后垫了个枕头，含笑道："你伤得那么重，我能不来么？"

卢云微起歉疚之意，他打量身周，只见房间窄小紧蹙，对面一扇窄门，窗边搁着木桌，如此窘迫穷酸的所在，已知是在北京自己的住处。当年他高中状元时曾经买下一处房舍，便是这处地方了。

卢云斜坐炕上，忽然有些渴了，一见床边搁着汤碗，便颤巍巍地伸手出去。却听顾倩兮道："你别起来，让我来服侍你。"卢云脸上一红，道："你要服侍我？"

顾倩兮微微颔首，柔声道："做卢家的媳妇，当然得服侍你了。来，喝汤吧。"

喝了口汤，没想却是黑浓的伤药，只苦得他直喷出来，霎时弄脏了衣衫。顾倩兮取过布巾，替他擦拭嘴角，道："良药苦口，多喝点，伤才好得快。"说着将棉被掀开，拿过卢云的衣衫，便要替他更衣。

卢云双眼瞪直，张大了嘴，不知该说什么，顾倩兮聪明不让须眉，向来我行我素。扬州拜师学画、京城里离家出走，哪件事称不上胆大妄为？孰料这位自有主张的大小姐忽发奇想，现下竟要服侍自己穿衣？卢云见她拿着衣裳，一双媚眼瞧着自己，一时之间竟有些害怕，慌忙道："成了，我自个儿穿便行了，你饶过我吧。"

顾倩兮不假辞色，道："我说要服侍你，那便含浑不得。你不必多说什么。"当下将卢云的扣子解开，露出了赤裸的胸膛。

衣衫解开，霎时闻到一股药味，卢云低头去看，只见胸口包着干净绷带，那伤药却是不久前换上的。卢云喃喃地道："这是你帮我换的么？"顾倩兮替他脱下外衣，手上忙着，随口道："不是我，是伍定远，你的好朋友替你换的。"

卢云没听出她的口气不善，只微微颔首，心道："定远当真细心。居然会做这细活。"他侧目去看顾倩兮，又问道："我睡了多久？"顾倩兮把他的衣衫折起，重重往桌上一放，悻悻然道："问我做什么？去问伍定远。问你那些狐群狗党。"

卢云又不是白痴，一看她生气了，登时醒悟过来："她这些时日都在照料我。"

房内天光微亮，不过清早时候，那顾倩兮却已穿戴整齐，不消说，她昨夜不曾回家，只在用心照料自己。大小姐彻夜未眠，情深意重，卢云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紧泯下唇，低头无言。

顾倩兮也不多说什么，只拉住卢云的手，替他穿上袖子，卢云好似木头人一般，只是任由摆布。顾倩兮怕弄痛了他，便道："伤口要是疼，得跟我说。知道么？"她问了两句，却没听卢云说话，垂目看去，却见情郎别过头去，紧泯下唇，好似在默默忍泪。

顾倩兮柔声道："伤口痛了？"

卢云低下头去，小声道："没事的。你别管我。"

顾倩兮偷眼去看情郎，只见他别过头去，不愿让自己看到他的神情。这模样好生熟悉，不正是扬州那个倔强不屈的小厮么？为了这幅神态，自己才始终忘不掉他。

顾倩兮心下渐软，只想在卢云脸颊上一吻，身子微动，正要靠将过去，忽地醒起情郎屡屡犯险赌命，从不怕与自己天人永隔，她心中

一酸，便硬生生忍住了。

两人沉默良久，顾倩兮越想越是无奈，她叹了口气，挨着卢云坐下，悄声问道："卢郎，如果我离开你，你一个人过得下么？"

卢云大吃一惊，赶忙回过神来。两人便要大婚，未婚妻忽出此言，如同当头棒喝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倩兮，我若有什么过错，请你直说无妨。"

顾倩兮眼望地下，幽幽地道："你没有错。你讲信讲义，对得起天地君亲师，大家都佩服你，一点错也没有……"她这些日子照料情郎，见他神智全失，不能言语，心中的酸楚一言难尽，说着说，泪水险些流了出来，她举袖遮面，不愿卢云察觉。

卢云自知她说的是反话，登时软了下来，求恳道："倩兮，我……我要是做错了什么，你……你一定要跟我说……"他握住了心上人的小手，语气发颤，大见惶恐之情。顾倩兮见他如此，心下自也不忍，她转过头来，忍泪道："卢郎，我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女人。可我问你一句，当年你去救你的朋友时，你可记得……我……我在雪地里等了你多久？"

那年京城大乱，秦仲海失风被捕，大寒之中，两人相约城南会面，只因卢云不顾一切地动手，竟让顾倩兮痴痴等待，整整在寒风里守候了一日夜。

卢云垂泪道："我记得。你说过，如果我不回来，你便这样无止无尽地等下去。"

顾倩兮苦笑道："你还记得？那你为何三番两次这样？伍定远也好，秦仲海也好，路边的行人也好，你都可以为了他们不要性命……"说到悲痛处，终于掩面哭了起来，大声道："我……我便算是铁打的、石造的，我也熬不起这种苦……卢郎，我不要嫁给你！"

说到悲恨处，一个转身，便奔出房去了。卢云又慌又急，从床上滚了下来，砰地一声，身子重重摔在地下，伤处登时破裂。吃痛之下，忍不住闷哼起来。

磕头没用，哀号没用，赖在地下打滚最管用，大黄狗拿出绝招，果然小女孩挂着两行泪，哭哭啼啼地回来了。"对不起，你……你摔伤了么？"

好容易骗得佳人回来，大黄狗飞扑而上，乱咬乱舔。果见卢云将她拦腰抱住，强吻樱唇，顾倩兮哭得梨花春带雨，也任凭他吻着，两人轻怜密爱，相依相偎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
房内两人泪如雨下，房外也有一人默默饮恨。

“卢兄弟，对不起……”

尽管房内两人渐渐情浓，他俩却不知道，一条大汉正自守在窗外。他听了两人的对答，也自低头忍泪，铁塔般的身躯轻轻颤抖。

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”。

大汉望着手上的经书，轻轻点了点头。自知该是替剑神寻访传人的时刻了。

无双连拳护不了你，天山传人也保不住你，那便让最狠最辣的卓凌昭助你一臂之力……

卢兄弟，仁厚不足以济世，乱世之中，唯有绝世神功才是保家保命的不二法门……

※※※

八月初一，云淡风清。仗打完了，胜负也分了，又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。怒苍返寨、朝廷撤兵，双方再次泾渭分明，又回到了当年秦霸先初创怒苍的对峙僵局。朝廷与反逆各自调兵遣将，相互防堵，自不在话下。

无论仗怎么打，日子总还是要过，大乱局之中，先是传出卢云的喜讯，这位状元知州终于要在中秋佳节完婚，迎娶江南名媛顾倩兮，京城名流听闻，自都向顾嗣源道贺，顾家这些时日自是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

卢云即将完婚，伍定远也接下了大职缺。尽管局面动荡，人人自危，柳昂天还是凭着无比雄强的人脉手段，让伍定远顺利接任居庸关总兵，此地拥军两万，乃是中国北方的大屏障，伍定远接位之后，以他的敦厚性子，必能按柳昂天的意思办事，进一步控住北方军权。

眼看伍定远不日便要走马上任。朝廷依着惯例，便将济山胡同的总兵府移交，供伍定远一家居住。伍定远欣逢升官乔迁，又得了艳婷芳心，官场情场两得意，喜逢新居启用之日，便邀了卢云等人来到家里，一来为卢顾两人大婚祝贺，二来也庆祝自己升任新职。

“来，跟姑姑念，北京东顺门，济山胡同总兵府。”小小孩童眼光发直，看着艳婷手上的公文封，却是伍定远的义子在那认字。艳婷煞有介事，教得认真，崇卿却小脸通红，老半天吭不出个气来。想来不识文字之故。

府邸宽阔，颇见气派，众人各自闲坐，看西首母子亲匿温馨，自是崇卿与艳婷，东首璧人天作之合，却是卢云与倩兮，再加上个老脸威严的伍定远，仿佛便是两家五口的模样。

卢云见崇卿哼哼唧唧，不识之无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孩子也有十岁了，该送去私塾了吧？”伍定远叹了口气，他每日里忙碌公事，多少疏忽了义子，颔首便道：“这倒是。兄弟哪日有空，先替我教教他。这孩子老腻在姑姑身边，总不是个法子。”

卢云学究出身，打小便给师长锻炼考验，两只手心不知给打过多少回，教起孩子自也严厉无比，他点了点头，想起当年私塾里的苦日子，起身便道：“成，让我来试试。”

眼见卢叔叔朝自己走来，嘴角还挂着可怕笑容，崇卿自是骇异万分。这位叔叔虽非满面横肉的长相，但他面白无须，脸做长方，正合了“学究白脸狠，太保黑面辣”的孩童耳语，想到白面书生的藤条最是狠毒，崇卿一时着慌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便朝艳婷怀中钻去。

艳婷宠着崇卿，便在他脸颊上香了香，安慰道：“怕什么，没事的。”

伍定远见了这熊模样，如何不怒？霎时一声断喝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专往女娘怀里钻，成何体统？过来！”雄狮发威，真龙咆哮，崇卿吓得慌了，赶忙从艳婷腿上跳将下来，畏畏缩缩地走向伍定远。

艳婷秀眉微蹙，又把孩子抱入怀里，嗔道：“这么大嗓门，不怕吓坏了孩子？”

美女发威，胜过翻江倒海的神龙怒号，果然伍定远歉然一笑，瘟神恶貌一发不见踪影，真比小蛇还乖巧三分。

河东轻轻小吼，真龙便已摆尾臣服，顾倩兮大感佩服，心下暗暗琢磨艳婷的降龙手段，正含笑揣摩，忽听大门脚步声仓皇，一名家丁快步行来，禀道：“老爷，柳侯爷到了。”

伍定远啊了一声，颇感意外，今日府邸宴客，本只请了卢云与顾倩兮两人，却没料到柳大都督会亲来道贺。伍定远霍地起身，赶忙出门相迎。那艳婷没见过这位当朝大首脑，自是心下惴惴，便也带着崇卿起身，就如一家三口模样，自在门口相候。

卢云拉着顾倩兮的手，缓缓起身，问道："以前见过侯爷么？"顾倩兮微笑道："爹爹每回做寿，柳侯爷都会亲来道贺。"卢云心下一醒，想起当年初到京城之时，便曾随伍定远前去顾家祝寿，当时便也见到了柳昂天。看心上人出身尊贵，打小便惯见王公贵族，柳昂天来头虽大，却也吓不到她。

诸人尚未出厅，便听门外传来一个笑声，道："定远不必忙了，老夫只是顺道过来瞧瞧你，坐会儿便走！"

话声甫毕，当先走进一个熟面孔，看他满月脸、一身发福体态，正是韦子壮来了。头牌护卫入厅，之后大批随扈进门，石凭、左从义、黄应等老将也在其中，人潮簇拥中，一名高大老者行入厅来，此人身着戎装，不怒自威，正是当今征北大都督、善穆侯柳昂天大驾光临。

虽说柳昂天称病不出，现下却是精神奕奕，全无病容。他方才坐定，下人便送上茶来。伍定远上前拜倒，道："卑职伍定远，拜见侯爷金安。"

柳昂天淡淡一笑，挥了挥手，他斜目看去，忽见伍定远身边站着一名美女，正朝自己望来。此女艳光照人，实乃国色天香，柳昂天心中暗赞，当下站起身来，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锦盒，塞到艳婷手里，微笑道："您是艳婷姑娘呗？在下柳昂天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"

柳昂天乃是朝中首脑，说来是一等一的身分，岂料竟会自道"在下"二字？艳婷听他说得客气，忍不住慌了，忙福了福，道："艳婷……艳婷见过侯爷。"

柳昂天微微一笑，道："别跟侯爷客气。姑娘玉雪聪明，对了婆家么？"说着握住了艳婷滑嫩的小手，双眼直瞅着人家。看他温柔款款，竟颇有"风流万户侯"的风采。想来他七个老婆便是这样娶来的。

伍定远与卢云面面相觑，却都有些愣了，两人过去跟随柳昂天，只见他与军中将士相处，不曾见过他与年轻女子说话，却没想是这个情状，一时都看傻了眼。

柳昂天越聊越是开心，手都快搭上肩去了，伍定远看得面色惨澹，忍不住咳了一声，柳昂天醒觉过来，自顾自地笑了笑，顺手再赏崇卿一个红包，便朝顾倩兮走去。手上却又变了个锦盒出来。直似魔术一般。

老头子爱吃嫩豆腐，卢云自是心头忐忑，正怕间，柳昂天已开口说话，又是那温柔款款的腔调："好久不见大小姐了。令尊近况如何？身体康泰么？"顾倩兮大家闺秀，这等场面自是见多了，便即捡衽为礼，答道："托侯爷的福，家中一切平安。"

她含笑收下柳昂天的礼，便也从袖中取出一只锦盒，送了过去。她伸手缩手都快，便没让柳昂天趁机捏手。心上人平安无事，卢云看入眼里，自是松了口气。

柳昂天接过锦盒，不由微微一奇，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顾倩兮微笑道：“柳门大喜，七夫人为侯爷添丁，这是给小公子玩的。”

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，顾倩兮消息如此灵通，自是二姨娘的功劳了。眼看卢伍二人啧啧称奇，韦子壮解释道：“上月初七夫人临盆，顺利产下一名男婴，母子俱安。”左从义也道：“是啊，老蚌生珠不稀奇，稀奇的是这孩子好生健旺，全不怕生，我今儿个瞧他，才被这黑小子尿了一头一脸哪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无不笑了起来。

柳昂天年过六十，育有二子三女，却无一个成器。三个女儿本就文弱，不必多提，那长子云风世袭爵位，最该奋发图强，可偏偏这孩子娇生惯养，不堪大任，让人失望。那次子正风武功虽高，福泽却又单薄，少时与无赖斗殴，意外被杀身亡。柳昂天悲痛之余，更不愿长子犯险，以致柳门虽然人才济济，却全是外家人。

本家无人继承衣钵，柳昂天口中虽然不提，其实内心暗自郁闷。本想今生命数如此，再无痴心妄想，哪知临到老来，居然还能生个黑壮虎小子，自是让他喜出望外了。

众人听了弄璋之喜，无不大喜，当下诸人以茶代酒，各自上前道贺，场面登时热闹起来。

左从义、石凭、黄应等人与伍定远都是老相识，不少人驻扎过居庸关，便各自坐下闲聊，述说北疆局面。伍定远唤来家丁奉茶伺候，艳婷也亲捧点心招待，几名英俊军爷见她貌美如花，温柔婉约，待人十分客气周到，一听此女尚未嫁人，不免存了妄想，纷纷要伍定远引荐。伍定远如何愿意心上人坠入虎口，自是哼哼哈哈胡混，双方用尽法子推拉扯。

众人正笑闹间，家丁又来秉报：“老爷，门外有位客人求见，说是您的同僚。”

伍定远微微一怔，柳昂天不请自来，已让他大为意外，岂料还有外人过来？当即问道：“是哪位贵客，可曾问过？”那家丁道：“那公子说姓杨，是兵部的文员。”

姓杨的公子多了，可既要认得伍定远，又要在兵部主事，说来便只有那个人了。听得此人过来，卢云自是心下一凛，伍定远则是神情

凝重，厅上众人全数变色，一时俯首贴耳，都在窃窃私语。那家丁有些着慌，忙道："老爷，要让这人进来么？"

伍定远深深吸了口气，挥手道："快快有请！"

※※※

柳门四少，观海云远，这位排名第一的大将终于现身出来了。

自七月初一战败后，无论怒苍远走，粮草被烧，还是师父惨死，这位"代征北"始终没有现身。方丈寻他，皇帝找他，任凭天下人议论纷纷，这位中军统帅依旧音讯全无，好似他已羽化成仙，世间俗事与他再没瓜葛。诸人想起达摩院里的疑团，无不留上了神，卢云与伍定远更是全神贯注，不知有多少事想问他。

脚步声缓缓响起，众人从厅门望去，只见院中行来一名公子，此人身穿白衣，腰悬长剑，正自侧望满园芳华。秋日斜阳映照，更衬得他肤色极为腻白。"柳门二将，文杨武秦"，此人形貌尊贵，俊美中不失端凝，正是"风流司郎中"到来。

石凭抢先站起，便要过去询问，柳昂天见状，当场咳了一声，左从义会意，赶忙拉住，示意石凭坐下。众人本有要起身的，一见柳昂天心意如此，便又全数安坐不动。伍定远身为主人，自须迎接，他行到门口，拱手叫道："杨郎中，里面请吧。"

杨肃观远望园中的花草，听了叫唤，便缓缓转过头来，向伍定远颔首。伍定远见他兀自站在院中，忙行向前去，道："侯爷恰在府里，杨郎中难得过来，一块儿喝杯茶吧。"说着伸手肃客，示意杨肃观进厅。

杨肃观摇头一笑，道："不速之客，不必进去了。"伍定远听了这话，不免心下一凛，正要说话，杨肃观已岔开话头，他手指园中花草，微笑道："这些花木修剪得不坏。不是么？"

伍定远颔首道："是啊。一个西凉老乡打理的。挺勤快。"他拉着杨肃观的手，又道："大家都在屋里，来碰个面吧。"伍定远把话说了两遍，眼看人家如此诚心，杨肃观自也不好推却，当下作揖道："不速之客，给您添扰了。"

二人行礼如仪，先后进厅。风流司郎中久未现身，跨门入户，第一个见到的便是韦子壮。杨肃观官场八年，从来礼数周到，当即含笑

拱手，道：“韦护卫。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”

韦子壮哈哈笑了笑，打了个手势，却没多说什么。

杨肃观含笑作揖，道：“一会儿与您喝茶。”他脸上挂着笑容，一路拜会柳门诸将。众人表情不一，左从义微微颔首，石凭欲言又止，那黄应却是心直口快之辈，他慌忙站起，大声道：“杨郎中！你上哪儿去了？大家都在找你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左从义已一把扯住，将他硬拉回座。黄应虽不机灵，毕竟也是官场滚出来的，一看情况有异，便也不再吭气。

厅上众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场面颇见尴尬，杨肃观却无不适之感，他行向柳昂天，来到面前三尺，躬身道：“卑职肃观，参见侯爷。”

风流司郎中，柳门排名第一的大将，此时躬身谒上，柳昂天自不能置之不理。只听笑声爽朗，激荡厅心，听他道：“好孩子啊！看你黑炭也似的，却是谁把你捡回家的啊？”众人听了这话，无不感到愕然。凝目去看，却见征北都督笑吟吟地望着一名孩童，不住逗弄嬉戏。那孩子却是伍定远的义子崇卿。

满场鸦雀无声，杨肃观自也无语，只凝视上司与儿童逗弄玩闹，只听崇卿大声回话，道：“回爷爷的话，是爹爹把我带回家的！爹爹武功天下第一，爹爹是天下第一的大好人！”

柳昂天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懂得孝顺啊。以后爷爷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专门提拔你爹爹，你说好不好啊！”崇卿欢容道：“好啊！爷爷你可不能耍赖！”

爷儿俩有说有笑，只是从头到尾，柳昂天没有看过杨肃观一眼，好似厅上没有这个人似的。杨肃观静静听着，似乎若有所思。他二次躬身，拱手道：“下官肃观，拜见侯爷。”

柳昂天却没回话，只见他面向崇卿，笑道：“乖孩儿，替我取水来。”杨肃观心下一凛，伸手去取茶碗，却在此时，那崇卿抢先了一步，看他捧着茶碗，稚音道：“爷爷！水来了！”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乖！还是崇卿懂事！”当下咕噜噜地牛饮，模样颇为快活。杨肃观面色却甚平淡，看他仪表如常，眉宇间一无伤心，二无烦恼，好似玉石雕成，无血无泪。他向柳昂天躬身行礼，自行转过身来，便要在厅上找个位子坐下。

大批武官入厅，花厅早已座无虚席，杨肃观目光掠过，却无一席之地让他安坐，众人与他目光相接，各自别开了头，除了柳昂天与崇卿有一句没一句的对答，其他别无声响。

杨肃观自来泰然自若，从未有过失态，眼看情势若此，却也不嗔不怒，当下便要离去。便在此时，却有一人行到面前，拉住了他的手，温言道："杨郎中。许久不见了。"

※※※

杨肃观凝目去望，只见来人长方脸蛋、剑眉星目，正是卢云。山东经生刚正好直，柳门中人越是弃杨如敝履，他越是要出头，当即搂住杨肃观的腰，将手摆向自己的位子，沉声道："坐！"

杨肃观听得说话，却只不言不动，并无就坐之意。

卢云握住他的手，皱眉道："坐吧。别老杵着。"

顾倩兮也站起身来，柔声道："是啊，快来坐下喝茶。大家好久不见了呢。"

杨肃观低头望地，一时之间，嘴角抽动，眼眶竟似红了。卢云认识这人也有几年了，从没看过他有半分失态，不由心下一惊，便在此时，杨肃观已宁定如常，他向卢云看了一眼，附耳道："卢云，谢谢你。"反手拍了拍同侪的肩头，霎时袍袖轻拂，便自掉头离开。

伍定远忝为主人，怎能任他如此离去？当即追了过去，喊道："肃观留步！用过饭再走不迟啊。"

脚步方动，却被人拉住了，他转头望去，却是韦子壮。伍定远不知他为何阻拦自己，忍不住急道："韦护卫若还有事，可否一会儿再说？"韦子壮摇头道："你别追了，没有用的。"

伍定远沉下脸来，反问道："什么叫没用？你们从头到尾不理他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"

韦子壮听他说开了，倒也不必隐瞒什么，当下耸了耸肩，叹道："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懂么？他已经垮了。"

伍定远浓眉抖动，往后退开一步，苦笑道："垮了？"

韦子壮叹了一声，不知该怎么说，却听堂上一声长叹，一名老者缓缓起身，喟然道："定远啊定远，你要帮他，就别在这节骨眼上和他牵扯。朝廷上下都说天绝僧害己误人，杨肃观不堪大任，少林寺徒有

虚名。他若还想保住官职，这几日定要闭门思过，想清楚如何向皇上交代。你现下缠着他，不免让他分心，于人于己都是不好。”

伍定远微微苦笑，柳昂天收留自己，保举为官，乃是生平头号恩人，自也不好违背他的意思。伍定远满心寂寥，转头便往卢云看去。两人目光交会，心意相通，霎时一同点头。

卢云袍袖一拂，转望顾倩兮，却见顾大小姐微微一笑，也是点了点头。

厅上诸人喧哗如故，卢云出门相送，却也没人阻拦。看柳昂天逗弄孩童，左从义、石凭喝茶谈心，谁不是神态悠闲。顾倩兮看在眼里，自是暗暗感慨世态炎凉。正要起身告辞，忽在人丛中见到了一个身影。

人声语嚷，那少女却只躲在厅柱之后，偷眼往门外瞧着，看她双肩轻轻颤动，想来也是个重情的人了。

※※※

卢云本是义气之人，心之所至，哪管旁人背后议论？何况头上有位尚书岳丈，便算惹得柳门众人不快，自也挺得过去，当即跨门出厅，追了过去。他赶出门去，却见园中仅一名老园丁守在道旁，并未见到杨肃观的身影。卢云慌忙上前，问道：“这位大叔，方才一名白衣男子匆匆出府，您曾否见到？”

那园丁低头垂手，好似耳聋一般，直到卢云把话说了两遍，方才抬起头来。

夕阳映照，只见那园丁六十来岁年纪，一张脸孔苍白无血，眼中满是沈郁之气。他看了卢云一眼，便又低下头去，对他的问话毫不理睬。

卢云愣住了，道：“老丈，适才一名公子走出门来，您有见到么？”那老人好似聋了一般，尽管卢云三次来问，仍是爱理不理的神气，卢云啧了一声，颇见不耐，霎时伸手去摇。

手指才一碰上臂膀，那人身子一震，手中镰刀坠到地下，他转头望向卢云，眼中满是怒气。卢云见他神色凛然，一时心中竟是有些害怕，他往后退开一步，不由自主地拱了拱手，道：“对不住。老丈不理我……所以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那人目光缓缓从卢云身上移开，低头道：“不打紧，郑年岁已……”他咳了咳、顿了顿，改口又道：“郑某年纪老了，发苍视茫、力乏耳背，听不到说话。还请爷台见谅。”

卢云呆了半晌，心道：“这园丁说话好生文雅。”看这老人眉清目秀，气宇不凡，别要也是个落第秀才出身。回想自己当年不得志，心中微生同情，眼见那人缓缓弯腰，俯身去取地下镰刀，卢云眼明手快，当下抢先蹲下，便要替他捡拾。

正在此时，一只手挡了过来，在两人之前抢先拾刀，卢云心下一凛，沿着那人手臂看去，面前一张尊贵清白的面孔，含笑望向自己，正是杨肃观。

卢云见他还未远走，一时又惊又喜，笑道：“你连椅子也没沾边，走得恁煞急了。”说着携住他的手，道：“你要不喜欢待在府里，不如咱俩去喝杯茶。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从卢云掌中抽出手来，道：“卢知州，您是真不懂，还是故意不懂？”

卢云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杨郎中，该懂的，卢云一定懂。”他向前一步，搂住杨肃观的腰，道：“不该懂的，卢某比牛还笨，就是开不了窍。”

杨肃观望向卢云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好似极为诧异。慢慢地，只见他面泛笑容，竟尔大笑起来。卢云也陪着笑了几声，他想起杨肃观这几日行踪不明，便问了。“这几日你究竟去哪儿了？大家都好担忧呢。”

杨肃观听了这话，霎时收拾笑容，神态极是庄严。秋日傍晚，晚霞绚烂，远处皇城楼阁光芒返照，帝王天威，望之极为刺目。卢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远处一人躬身驼背，偶偶独行，正是方才见到的那名园丁。

卢云低声道：“杨郎中，你师父究竟怎么死的？你可知道么？”

杨肃观静默半晌，并未回话。过得良久，忽道：“卢兄，你饱读诗书，一向极有见地，你能否告诉我，这世上什么是好人？什么是坏人？”

卢云有些愣了，什么好人坏人、是非分际，当属崇卿这年纪的孩童来问，杨肃观堂堂一个大进士，微言大义入目何止万千，竟会问下这道题目。卢云沉吟一会儿，答道："杨郎中既然问了，我这也答了。儒家言道，求本于仁。能得"仁"者，便是好人。"

杨肃观侧目看了他一眼，道："仁？那是什么意思？"

卢云含笑道："夫子有言："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"。发乎心，止于行，可以近仁乎。"他见杨肃观不置可否，当即蹲在地下，就着泥土写了个"仁"字。

卢云伸指向地，道："您瞧这个仁字，左边是个人，右边是个二，仁者，二人也。两人之间的事，便是"仁"了。凡事都替另一人想，那便是发乎心。待得所作所为皆是为旁人好，那便是止于行。两者皆备，也就差相仿佛了。"

杨肃观哈哈一笑，道："知易行难，恐怕天下没几人做得到。"

卢云伸手自指，又朝杨肃观一指，道："杨郎中此言大谬。仁无所不在，便仅你我两人在此，也可以有"仁"。"他见杨肃观衣襟上沾着枯草，当下举手起来，伸手替他拍落。道："仁不见得要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也不见得要英雄伟业。便是虫蝇小事，也可以近仁。只要心里存着善念，即便施舍一碗饭、送出一杯水，在那舍己为人的一刻，都能让夫子动容。"

杨肃观默默望着他，忽地颔首道："卢云，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无怪仲海这般敬重你。"

二人相识以来，什么时候这般情真意切地说过话？卢云脸上微红，有些受宠若惊，摇手道："书呆子一个，有什么了得？杨郎中如此谬赞，可真折煞我了。"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霎时低下头去，闭上了双眼。卢云见他似在思索什么，一时不敢打扰，只静静等候说话。

天色渐晚，远处家丁提着灯火过来，秋日凉风徐吹，让人胸怀大畅。卢云一旁守着，只见杨肃观仍是一动不动，只在垂首闭目，好似老僧入定。卢云见伍府中灯火亮起，想起顾倩兮还在等候自己回去，便道："天色暗了，我得走了。咱们改日再聊吧。"他正要起身，忽见杨肃观双目睁开，他伸手出来，拉住了卢云，道："卢兄，你若当我是

朋友，可否回答一事。”卢云过去虽不与此人亲近，但现下杨肃观故旧凋零，处境大见孤单，如何能弃他而去？慨然便道：“杨郎中只管问。在下只要知道，便不会隐瞒。”

杨肃观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当下颔首道：“吾师身死之时，你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。你能否告诉在下，他临死之前，可有什么遗言？”卢云心下一凛，竟是有些犹豫。只因自己是第一个见到天绝尸身的人，这些日子彷如众矢之的。非但灵音、灵真等高僧纷纷遣使来问，便连宋公迈、高天威也曾屡次相询。只是当时秦仲海郑重嘱咐，要自己绝不可对外人提起天绝遗言，否则天下必有大祸，也是为此，卢云始终守口如瓶，不曾向人提过那两句话。

眼看卢云沉默良久，杨肃观也不催促，只是守在一旁。

卢云见他容情平淡，毫无套问自己说话的意思，反而更感犹豫。以杨肃观的深沉多智，要是一上来便大加拐骗逼问，以自己的驴性子，必然万般防备，打死不说。可偏生此人权柄不在，处境凄凉，却不免打动了卢云。

于情于理，人家本是天绝的爱徒，师父的遗言，自己凭什么隐瞒？卢云心念微动，正要说话，忽又想起秦仲海所言的“改朝换代”，他心下一惊，又把话缩了回去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卢兄，我从小就是个守规矩的人。只要是父母尊长订下规范，我一定遵守。现下我长大了，知道得多了，父母慢慢也管不住我了……如今唯一还能给我规范的，只剩下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仰望无尽晚霞，轻声道：“上苍。”

杨肃观轻轻一揖，好似想说什么，却又有些心懒，便自走了。卢云怔怔望着，只见同侪转身行向院中角落，天色将暗，黑影掩来，霎时便将他的身影吞噬。卢云心念一动，忽然有些不忍，赶忙追了过去，拉住了他。

卢云心里难受，已是不吐不快，咬牙便道：“不瞒你吧，那日尊师说了两句话，第一句叫做金水桥畔……”杨肃观神情错愕，喃喃地道：“金水桥……”

便在此时，背后传来一声大喝：“卢兄弟！”卢云回首去望，背后脚步杂沓，大批武官走出厅来，当前两人一老一壮，并肩行走，都是

方头大耳，身材魁梧。左首的是柳昂天，右首却是伍定远。看来方才喊话的便是他了。

眼看伍定远赶将过来，杨肃观不愿与众人照面，当下纵身跃起，身子飘出了十来丈，如纸鸢般飘上墙头。卢云心下骇然，不知杨肃观何时练成这般身法，他自忖轻功不及，身上伤势又未痊愈，只能快步追到墙下，急急叫道："杨郎中！我话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儿？"

一轮红日即将入山，杨肃观单膝蹲地，垂首望向卢云，那夕阳照来，只耀得他满身光辉，极显尊贵之气。两人四目相望，听他轻轻叹道："你不用为难。上天如果垂怜我，便会让我得到我该得的。反之，我也不会强求。"

他伸手向下，轻触卢云的面颊，又道："临别之际，赠你一言。"

卢云不知为何，只觉杨肃观即将一去不返，他热血上涌，只牢牢握住他的手。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"听我的劝，离开京城，你不合适这里。"霎时身影纵起，已然下墙去了。

卢云啊了一声，正要追出，忽听背后传来一声叹息，道："卢贤侄，别追了。"卢云回过头去，却见背后站着一名老者，正是柳昂天。他伸手搭上卢云的肩头，道："他心里难受，让他去吧。"

墙头落叶纷纷，除了秋日晚霞，哪里还看得到"风流司郎中"的身影？卢云嗯了一声，一旁伍定远见他若有所思，当下行到卢云身边，轻轻将他的手握住了。

※※※

原本艳婷烧了一桌菜，只想让众人留府吃饭，只是经此一扰，谁都没了心思，只有各自告辞。那艳婷也没留人，只是怔怔不语，好似有什么心事。卢云也不多说，自与顾倩兮并肩回府。

卢云此时伤势复原许多，顾倩兮这些时日不必照料他，便返回自己家中去住。二人沿路回家，落叶斜阳，青石道上一片秋凉。卢云愁容满面，却无心多看，想起先前杨肃观的说话，更觉闷了。

顾倩兮听他唉声叹气，便问道："你在烦恼杨郎中的事，对不对？"

卢云长叹一声，点了点头。天绝僧害己误人、杨肃观不堪大任、少林寺徒有虚名，这三句话断定战果。自今而后，武林间继昆仑、华

山之后，又多了一个垮台的名门大派。想起少林倾蹋，加上受秦霸先连坐的武当、被青衣秀士连累的九华，四雄四强接连垮了五个，剩下的点苍、峨眉、崆峒全是虾兵蟹将，却要如何与人争斗？

卢云满心忧愁，叹道："这次朝廷打了个大败仗，杨郎中是大军主帅，真不说皇上要如何定他的罪。"两人双手交握，顾倩兮察觉卢云掌中满是冷汗，登劝道："你别烦恼。杨郎中家世非凡，他爹爹是中极殿大学士，和众位大臣交情匪浅，不会坐视儿子受苦的。"

杨远地位超然，形势稳若磐石，朝中三大派看他面上，必会手下留情，卢云心念于此，自是放心许多。顾倩兮对卢云的性子了若指掌，就怕大黄狗再次作怪，她不愿情郎再挂心旁人的事，大眼溜溜一转，霎时转到卢云面前，倒退着行走。

卢云见她直路横路全不走，却来倒退行走，不由愣了。顾倩兮仰头看着情郎，笑道："卢郎，看着我。"说话间水潼大眼眨啊眨地，直是娇憨可人。

卢云见她好生奇怪，不由茫然张口，道："你干啥？练轻功么？"

顾倩兮嫣然一笑，啐道："你别损人。看着我。"

卢云见她忽然撒痴撒娇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故做呆滞状，缓缓低头，道："这样么……"顾倩兮噗嗤笑道："看你傻的。真个笨蛋也似。"说着朝他脑门打了一记。卢云虽是古板书生，最怕在外人面前露出儿女私情，但他毕竟年轻，此时爱侣便在身旁，前程灿烂似锦，心境平和下来，不由也起了童心。便与顾倩兮玩闹一阵。

两人一路说笑，已然回返家门。顾倩兮见了门口的大红灯笼，脸上忽起羞红。再不数日自己便要嫁作人妇，从此"顾小姐"不复在矣，天下只有一个"卢夫人"，她心中喜悦，却又怕羞，只是望着地下，含笑不语。

二人站在顾家门前，正要开门间，忽听大门砰地一声，自行打了开来，跟着门里行出个中年妇人，看她虽往前走，脸却朝向一边，口中江南土话喋喋不休，正自训斥下人。不消说，自是二姨娘来了。

二姨娘才一出门，便见卢云的手扶在顾倩兮的肩头上，小俩口当天化日下搂搂抱抱，自是让二姨娘眼睛一亮。她上下瞄了瞄卢云，冷笑便道："杵在门口干什么？十八相送吗？"

顾倩兮脸红过耳，自顾自地道："卢郎，今晚娘要我陪她出门，可不能让她久等了。我先进去了。"说着自行进门去了，却把卢云一人留了下来。

眼看二姨娘凶神也似地霸住门口，卢云倒也不敢尾随进去，当即缩头道："姨娘好。"

二姨娘嘿嘿两声笑，正要接口，忽见卢云向后退开一步，拱手道："告辞了。"霎时运起轻功，便要开溜。

二姨娘心头火起，看卢云第一句话是"姨娘好"，第二句话便是"告辞了"，直把她当成瘟神看待，当下尖叫一声，喝住了他，怒道："蒙混！敷衍！堂堂一个状元，书读到哪儿去了？给我过来！好好向姨娘问声好！"卢云微微苦笑，他是顾家未来的姑爷，说来是二姨娘的晚辈，自也不能失礼，当下老老实实地站好，拱手至胸，弯身下腰，朗声道："姨娘在上，晚生卢云，特来给您老人家问安。姨娘身体康泰，早晚平安。"

二姨娘见他神态恭敬，只差没说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之类的颂辞，火气自也消减不少，含笑便道："原来是姑爷啊。姨娘这几日没见姑爷过来，心里老挂着你哪，一块儿吃晚饭呗。"

卢云一见她便心头发寒，没病也给磨出病来，何况胸口伤势还在隐隐做疼？当即陪笑道："甥儿晚间与人有约，这当口不太方便，过两日再来给姨娘请安。"

二姨娘哎呀一声，还待要说，卢云挂着一幅笑脸，胡乱地道："姨娘神功盖世，万夫无敌，晚生这就告辞了。"二姨娘听他满口称颂，却又听不清楚说些什么，正纳闷间，卢云已一个转身，飘然遁走。身法之快，实所罕见。

※※※

卢云伸了个懒腰，抛开了恼人俗事，只在街上闲踱着。

自中了状元以来，还不曾有这般清闲时光。算算日子，再没几日便是中秋了，等自己成婚之后，他便是有家有业的人，届时身为人夫人父，再要有这么清闲一刻，不知要何年何月。卢云伸了个懒腰，朝对街的酒家望去，喉头却是痒了起来。

好久没喝上一杯了……

自赴江南上任以后，身边围绕的不是女儿姑娘、便是部众下属，何时有过共饮同醉的好兄弟？回想当年英雄颓靡、怀忧丧志，自己那身无长物的时光，便是在此间酒家打发，卢云微起怀旧之意，便伫在店外，侧头往里探看。

两年没来光顾，那酒铺却不再是往日的污秽模样，只见红墙青砖，陈设一新，居然搭建到了二楼，店内更是高朋满座，若非以前来过，现下决计认它不出。那店家见有人在店门口张望，登时笑道："爷第一回进来？小店手艺道地，您只管来试试味道。"店里焕然一新，那店家却已老了。看他身材发福，虽是当年的同一人，但如今皱纹层叠，着实老了许多。卢云望着店家，含笑道："老主顾了，您真记不得？"那店家听卢云这么一说，登时上下打量几眼，只是他再眼尖十倍，如何认得出眼前这器宇轩昂的公子爷，原是当年烂倒桌边的醉穷酸？一时只是面露疑惑，挠腮抓面。

店新了，人也新了，谁也认不得谁。卢云见他满面纳闷，登时笑道："几年没来，您难免忘了我。劳烦给张窗边桌椅，再送上一瓶茅台，一只山东醉鸡。"那店家听他说得熟悉，好似真是老主顾，他摸了摸脑袋，陪笑道："成，成，客倌请上座，小人一会儿奉菜过来。"

卢云走入店里，正要找张桌子坐下，忽听背后有人唤道："云儿！你也来了？"

卢云听这是顾嗣源的声音，登时大喜，难得遇上岳丈大人，非但饭钱省了，还能好好吟诗作对，高谈阔论一番，卢云赶忙回过身去，躬身道："顾伯伯。"

话声未毕，听得一人笑道："还叫顾伯伯？月中便要做半子的人，该叫声爹了。"卢云红着俊脸，凑眼去看，只见窗边坐着两人，上首一名俊秀老者，却是顾嗣源，身旁另坐一名老人，也与自己相熟，正是当年和亲保驾随行的何大人，方才出言说笑的却是他了。卢云不敢失礼，拱手便道："何大人。"

何大人仍是不改往日长乐侯的作风，朝廷纵然有事，依旧笑容满面。他站起身来，向顾嗣源拱手一笑，道："顾老，这件事便说定了。"顾嗣源起身笑道："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"

卢云一旁看着，不知这两位大臣有何要紧事，恐怕自己不便多听，正要避开，何大人却走了过来，笑道："别走别走。你们翁婿两个

私下吃酒，老头子怎好在这儿瞪着？你过去坐下，陪你爹说两句笑话。我这就走了。”说着哈哈大笑，掉头便走。

卢云陪了一阵笑，便去桌边坐下。顾嗣源道：“怎地那么巧，也来“风鸣楼”喝酒？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想道：“风鸣楼？风鸣两岸叶，月照一孤舟？当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连名字都文雅了。”想当年这店污秽肮脏，便杨肃观、秦仲海过来共饮时也是百般无奈，自己则是光杆子穷酸，这才不得不来。敢情这老板生意越做越大，看他风生水起，居然名动公卿起来了。

何大人离去，铺里伙计便来收拾碗盘，另又送上新的碗筷。卢云前线重伤，个把月来不曾与岳丈深谈，此时自有许多话说。顾嗣源望向酒壶，淡淡地道：“伤势怎么样了？可以喝酒么？”卢云忙道：“好得多了，决计能喝。”说着取过酒壶，便替顾嗣源满满斟了一杯。

顾嗣源拿起酒杯，向卢云一比，跟着一口喝了。淡淡地道：“酒味淡了点。”说着望着窗外，卢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对街楼阁灯火通明，却是顾家上下住居之处。卢云见他无喜无怒，莫测高深，浑不似往日亲切和蔼的模样，忍不住心下惴惴，不知他有什么吩咐。他又替顾嗣源倒了杯酒，破题道：“顾伯伯，您不开心么？”

顾嗣源淡淡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云儿，你中状元多久了？”

卢云忙道：“去岁中秋中举，至今恰满一年。”

顾嗣源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卢云见他这般神态，一时心里更怕，只缩手缩脚不敢稍动。顾嗣源把酒水喝干了，忽然把酒杯重重一放，悲声道：“孩子，观你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，顾伯伯后悔自己老眼昏花，居然把女儿托付给你了！”

卢云大吃一惊，顾嗣源向来疼爱自己，什么时候疾言厉色过？卢云慌忙起身，跪倒桌边，叩首道：“顾伯伯！您若有什么责备，还请重重数落，云儿这里听着！”

顾嗣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我常在想，自己的女婿该是怎么样的人？你文学高，骨气强，每件事都让顾伯伯欢喜，可是啊……孩子……”他抚摸卢云的面颊，低声道：“没人会把女儿嫁给文天祥的。”卢云张大了嘴，茫然道：“顾伯伯，您……您这话是……”

顾嗣源苦笑不语，自饮自酌。过得良久，眼见卢云跪在地下，模样十分害怕，便将他一把拉起，让他坐回位子上。卢云垂泪道："顾伯伯，您要打要骂，云儿这里都听着，只是请您别一语不发，云儿心里好难受……"说着举袖拭泪，一旁客人都为之侧目。

顾嗣源叹了口气，道："圣贤道……圣贤道……孩子啊孩子，你瞧瞧窗外。瞧瞧你时时挂在口中的百姓。"说着推开窗扉，让街景透了进来。

卢云凝目朝窗外望去，此时才过晚饭时光，只见道上行人携来往攘，开铺子的、做买卖的，生意热络如常。非但不见去岁京城大乱的模样，反更有欣欣向荣之态，直如太平盛世一般。顾嗣源悠悠地道："告诉我，奸臣为祸，反逆再起，这些百姓为何还笑得出来？"

卢云低声道："他们有饭吃，心里快活，所以就笑了。"

顾嗣源颔首道："正是如此。百姓们心中所系，便是有一口安稳饭吃，谁当权、谁主政，于他们都是一般。改朝换代也好、吊民伐罪也好，这些都是王公大臣的事。谁能让大家吃得饱，孩子平平安安长大，闺女稳稳当当出嫁，谁便是孔子周公，这你懂了么？"

卢云眼望大街，眼中悲悯无限，过得半晌，他低声一叹，道："顾伯伯，只要百姓有饭吃、有衣穿，便算为政者是大奸大恶之辈，咱们也不该管？"

顾嗣源知道卢云个性刚硬，为官必惹祸，他有意解开女婿牢不可破的忠奸思想，便道："能把百姓喂饱，怎还能是大奸大恶之徒？照我看，便算异族占领国土，只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也能是百姓心中的好皇帝。"

卢云目向窗外，轻轻笑道："所以……所以只要朝廷能喂饱大多数的人，便能任意杀戮小部份的人，不管手段多么无情残忍，百姓也会视若无睹，对不对？"

顾嗣源面色一颤，竟是作声不得，过得良久，他挥了挥手，却没回话。

卢云肃然仰天，说道："顾伯伯，我今日若敷衍你，我便不是儒生了。某读圣贤书，并非为皇上办事，也不是为百姓办事。什么民为本、君为本，我全都不要。"

顾嗣源面色一颤，道：“那……那你要什么？”

卢云仰望夜空，凛然道：“一个高乎这世间的东西，我称他为正道。”

顾嗣源把酒杯放落，惊呼道：“正道？”

卢云望向自己的双掌，低声道：“正道，就是对的事情。大是大非之前，并非拳头大小、人多人寡便能左右。皇帝也好、百姓也好，都不能折我分毫。”他举起酒杯，仰手而尽，道：“求不到我心里的道，我可以回去卖我的面，便算世人说我是孔门叛徒，我也不在乎。”

一不哗众取宠，二不媚俗谄上，管你人多人少，拳头大小，吾虽千万人亦往矣，这便是孔门儒生的志气。顾嗣源心中感动，正要出言附和，猛然想到自己是来劝说的，连忙往桌上一拍，责备道：“不许这么说话！没人要你做坏人，可也没人要你做傻子！乱世之中，咱们只要本本分分，保住自己，保住家人，那便是第一伟大的志业了。懂么？”

卢云转头看去，只见顾嗣源望着自己的目光满是爱怜，又是疼惜，又是担忧，就怕他毁了自己的前程。卢云心中感慨，想道：“顾伯伯爱我之心，与亲子并无二致。”他垂下首去，无言之中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顾嗣源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倩儿不久便是你的妻子了。你若再满脑子乱想，成日惹是生非，顾伯伯第一个不饶你。”卢云微微苦笑，道：“小侄答应顾伯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一定守着妻小。”

顾嗣源甚是满意，他点了点头，望向窗外。过得半晌，忽道：“云儿，顾伯伯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卢云心下一凛，忙道：“顾伯伯请说。”

顾嗣源凝视着卢云，道：“三日后御门大审，皇上要在干清门召见剿匪众将，论功行赏、有罪……咳，则罚。”卢云啊了一声，此次朝廷出师不利，杨肃观身为中军主将，自是首当其冲，他心中慌乱，正想发问，忽见顾嗣源望着自己的目光极为严厉。卢云恍然大悟，已知顾嗣源先前说的一大篇，全是要套自己的话，要他不可涉入政争。

果见顾嗣源寒着脸，森然道：“顾伯伯问你一句，如果杨郎中被判死罪，你待要如何？又想出手救人么？你刚才答应什么来着？”

卢云低头望地，却是良久无语。其实他与杨肃观并无深交，向不喜此人做事的手段，年前为了顾倩兮的事，更与他大起疙瘩。只是眼前杨肃观处境凄凉，反而让他大起怜悯之心，一时之间，竟有不知所措之感。

顾嗣源又道："你天生是个讲情讲义的人，顾伯伯爱你为此，气你，也是为此。以前秦仲海的事发生得突然，我事前不知，事后也没跟你计较，可这次你要再往苦海里跳，顾伯伯决计不答应。"卢云听着听，忽然坠下泪来。柳门同侪一个个倒台，或远走他乡，聚众造反，或大难临头，性命不保，卢云心中酸苦，霎时之间，泪水滚滚而下。

顾嗣源见他面色悲苦，当下长叹一声，从衣袖中取了张字条，道："别慌、别慌，顾伯伯只是试试你。先看过这个再说。"卢云不知这字条来历，但想顾嗣源亲手交下，必定重大异常，当下慌忙去读，念道。

"败战将不死，难尽去，后福来，月下玉立，展颜笑逐开。"

眼看爱婿面露不解，顾嗣源解释道："顾伯伯也不瞒你。这是御书房里传出来的御批。内侍抄了出来，私下送到兵部。"他将字条取了回来，温颜道："照这字条来看，数日后的御门大审，杨郎中应能平安渡过，顾伯伯方才那样问你，只是要听你的真心话。"

卢云啊了一声，心中又是激荡，又是惭愧，杨肃观本就是兵部文员，说来是顾嗣源的下属，原来岳丈早在替他奔走，还特地托人到上书房打听。卢云破涕为笑，立时举起酒杯，大声道："世人凉薄！顾伯伯高节！小侄以做您的女婿为傲！这里敬你一杯。"

两人放落心事，各自欢饮说笑，直到深夜方归。只是顾嗣源深怕女婿又来作怪，席间反来覆去，只在耳提面命，教导他种种为人处世之道，绝不让他再去惹是生非。

※※※

整整忙了一日，先去伍府，后又与岳父喝酒，回到自己住处，已感疲惫。

顾倩兮此时不在身边照料，但她行事周到，早将伤药收在桌上，让情郎自行涂抹。卢云解开衣襟，自行换过伤药，这才过去躺下。看

这些时日好吃好睡，伤势复原得极快，料来到了中秋，便能将绷带拆了。

卢云除下靴子，望着黑漆漆的房顶，心道："好快啊，我就要成亲了，做人家的丈夫了。"当年从山东大牢逃出的那一刻，何尝想过自己会有今日？他倒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回想几年来的往事，精神反而越来越旺，索性坐了起来，点着烛火，只想提笔作文，抒发这几日的郁闷。

卢云状元出身，挥毫落笔如云烟，他研了浓浓一砚墨，沾上了毛笔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把顾嗣源给他的御笔金批写了下来。见是：

败战将不死难尽去后福来月下玉立展颜笑逐开

卢云微微一笑，想道："老天有眼，看皇上这个意思，杨郎中只要能熬过难关，日后必会否极泰来，大受重用。"他低声读了几次，又想道："大家都骂皇上昏庸，其实以文学而论，咱们圣上真是了不起。"景泰皇帝性好文学，平日喜欢吟诗作对，前朝武英皇帝批阅票拟，往往一两个字草草带过，不是个"准"字、便是"如拟"、"照奏"，不似这个御弟总爱长篇大论，下笔辄行。

此时朝政虽然败坏，但皇帝袒护文人，对科考尤其珍视，也是为此，奸臣才没阻绝进仕之途，自己这个穷苦书生才没给人压着，终有出人头地的一日。想着想，对皇帝更是爱戴。

他打了个哈欠，正要回去睡倒，忽然眼睛一眨，好似有什么怪异之处，自己却又说不上来，他眨了眨眼，低头再往纸上看去，轻声读道："败战将不死，难尽去，后福来……"他来回读了几次，霎时心下大惊，颤声道："败战将，不死难，尽去后福……"

卢云心下惊疑不定，看这几句话似有深意，当下改了句读，再读道：

败战将不死难尽去后福来月下玉立展颜笑逐开卢云喃喃地道："来月下玉立展，颜笑逐开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"想着想，霎时心中震惊。竟尔站起身来。

"来月下狱立斩？"

卢云满头冷汗，急急取出纸笔，再次写了一张，他读了一遍，霎时抱头趴倒桌上，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败战将不死难尽去后福来月下狱立斩颜笑逐开

直至此时，卢云方知御笔眉批大有玄机，不过几字更动，句读稍改，文意便即大异。顾嗣源何等文学，岂会读不出个中玄机？可他为什么不点破呢？当然……那是因为……

卢云拿着手上的纸条，脸上神情犹豫苦痛。

今日一路看来，见到了世间百态，从柳昂天算起、再到左从义、石凭、韦子壮，甚至素来与世无争的顾嗣源，每个人都在回避杨肃观，足见他的处境堪虞。

该怎么办？救他么？替他奔走么？可是……可是要怎么做才好呢？

※※※

夜阑人静，烛火影动，窗格上的影子手持字条，低头沉思，仿佛便是皮影戏的角儿。良久良久，那影子看了看天，看了看地，看了看手中的字条，终于，影子抬手起来，霎时光芒闪耀，窗格上透出淡淡的火光，似有什么东西烧着了。

一缕轻烟飘起，窗格里的烛火灭了，室内漆黑，便如窗格外一般昏暗。

最后的圣光熄灭，霎时黑暗如潮水，淹没了京城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六章 谢主隆恩

“押司！押司！来了个疯子啊！”

今夜才过酉时，刑部大牢便来了个怪人。属下见了，无不大惊失色，旋即上秉天牢的小头目王押司。

没有重枷脚镣、也没有随行公人押他进来，这人不知是从哪儿冒将出来的，他直挺挺地走入天牢最里一间，跟着就地生根，打死不出，好似在里头安居乐业起来。

眼看几名下属鼻青脸肿，来人必是练家子无疑，可别是来劫狱的。王押司惊怒交加，抽出了腰刀，带同百名官差，一同冲到天牢底间。

“疯狗在哪？”

“那儿，那儿，就是那小子啊。”

王押司定睛望去，心里去了一半忧虑，多了几分悬疑。嘿，真个是怪了，本以为牢里来的必是穷凶极恶、满脸横肉的狂暴之徒，却没想里头那人一派斯文，穿着打扮还颇为华贵，只是他面向壁板，背对着众人，倒也看不清正脸。

众下属吃过亏，不敢与那人近身搏击，当下取来铁棍长枪，便要往牢笼里乱刺乱戳，王押司见里头那人模样不凡，料来是号人物，别要是什么权贵子弟，居然上自己牢房闹了。当下慌忙制止，道：“大家别乱来，先让我试试。”

众人缓下手来，王押司提声便喊：“牢里的朋友，敢问您姓啥名谁，是何来历？这里可是天牢，不是客房，您可不能乱来啊！”

喊了几声，那人依旧不言不语，好似真疯了。王押司用力抓了抓头，却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一名下属问道：“怎么办？就任凭他住下去么？”王押司往那人头上便是一拳，骂道：“混蛋！他住得可是天字一号房呀！以前关过怒苍头目、囚过朝廷要员，能随外人任意来去么？”

那下属脑袋肿了个疙瘩，一时哎哎叫疼：“那……那咱们该怎么办啊？难不成用烟薰他出来么？”王押司也是满肚子纳闷，不知这人是来凭吊风景的，还是来自掘坟墓的，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算了，拼着挨顿刮，也强过脑袋挨刀。来人，去刑部禀报上级，请他们派人过来察看。”

※※※

酉牌过了一半，刑部来了个冯主簿，已是上了品级的官员。

冯主簿瞪了王押司一眼，怒道：“像条猪……一样！连牢门也看不牢！里头跑出来也算了，还让外头的跑进去，像条猪……一样！”王押司听他那个“猪”字拖得又尖又长，着实滑稽，只得干笑道：“是、是，小人本就属猪，像条猪一样。只是想劳烦主簿大人，替咱们拿个主意。”冯主簿咒骂几声，替众人一一更改生肖之后，方才不情不愿地去了。

来到牢门外，冯主簿见了那人的怪异模样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喊了几声，那人仍是不理不睬，想来此人非傻即疯，绝非常人。冯主簿骂道：“这般疯子，拖出来不就成了？还劳动我过来。你们这群人，

像群猪……一样！”王押司干笑两声，当即唤来一名下属，道：“给主簿大人瞧瞧你的脸。”

那下属缩头缩脚地过去，冯主簿一见他嘴歪眼斜，鼻青脸肿，已知他给里头那怪人打过一顿，他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贼子有武功。那干脆拿刀枪过来，痛快宰了吧。”王押司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便算牢里怪客是皇亲国戚，天塌下来也有冯主簿这句话顶着，当即笑道：“多谢主簿！来！大伙儿准备家伙，一起上！”

眼看百来人手提长枪，同往牢门冲去，冯主簿这才醒觉不妙，正要唤住，却是晚了一步。只听王押司提声喝道：“刺啊！”众官差大声呼喝，无数长枪已然戳了进去。

“妈呀！”

只听乒乓碰撞之声不绝于耳，长枪不知怎地，居然倒撞出来。几名官差胸口被枪杆倒撞，当场肋骨便裂了，无数官差呼天抢地，纷纷往外退却。王押司慌道：“这家伙好厉害，咱们怎么办？任凭他住下去么？”

冯主簿苦丧着脸，怪事生出，官大责任大，这里几百人见过他来，想赖也赖不掉，总不能一个个杀了灭口吧？冯主簿惨然叹道：“没法子了，再往上报。”

※※※

酉时末，刑部裘侍郎到来。这已是从三品的大员，更有无数随从同来。

“猪吗？牢里看不住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有客人溜进来？这是天牢大客栈么？”

冯主簿陪笑道：“大人责备的是。小人本就是猪，生平最爱吃猪肉。只是想请您指点则个，看看有无法子把那人赶出来。”

裘侍郎见了满地的长枪、跌打药味四下弥漫，自也知道里头那人不是好惹的。他毕竟见过场面，当即沉着下来，道：“先带我过去瞧瞧，之后本官再行定夺。”冯主簿与王押司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松了口气。知道有替死鬼来了。赶忙带着裘侍郎下去，就怕他临阵脱逃了。

三人行到天牢，裘侍郎站在牢门外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咦了一声，蹑手蹑脚地行到栅栏边，极目朝那人脸面望去，王押司陪笑道：“怎么

样？这小子生得俊么？”霎时脸上一痛，莫名其妙地挨了一记耳光，裘侍郎面色铁青，快步冲了出去，口中不住喝道：

“快！快！快报给赵尚书知道，请他定夺！”

冯主簿吐了吐舌头，王押司吞了口唾沫，看长官这个模样，来人好像真有些来头。

※※※

戌牌时分，已是深夜。刑部天牢外来了一顶八人大轿，一名中年男子缓步行来，人还未进，左右侍卫便把牢房站满了，王押司当先跪倒，冯主簿慌张下拜，裘侍郎与赵尚书一同上前，躬身行礼道：“参见江大人！”

来人正是江充，景泰王朝最有实权的大奸臣。

眼看江充直往牢里去了，一旁闲杂人等便要跟上，江充使了个眼色，爱将罗摩什、九幽道人纷纷挡了过来，赵尚书情知有异，当即喝退下属，命众人到地牢外等候。

江充孤身入内，缓缓行到牢门外，牢里果如下属所言，真坐了一个怪人，看他面朝壁板，不言不动，有如失心疯一般。不过要是别人在里头，他江充或真以为来人是条疯狗，不过既然是他，那擅闯天牢非但不是疯，还是一条大有道理的计策。

“杨郎中。可以转过身来了。”

牢里的怪物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五辅大学士之子、少林嫡传弟子杨肃观。

江充把话说了一遍，杨肃观仍是不理不睬，好似聋了一般。江充知道他身怀武功，倒也不敢过于靠近，当下来到牢门前，隔着栏杆喊道：“杨郎中！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可以转过身来。”

第二次说话，杨肃观依旧不言不语。江充心下暗暗推算，这杨肃观一向有谋有勇，却为何装疯卖傻，自行蹲这苦牢？江充微微沉吟，当即道：“你是不是在躲什么人？”

江充向精智谋，三言两语便能抓住门窍，以这个情状来看，杨肃观定有什么图谋，要不藉刑部牢房的地方，要不借众官差的眼，想来若非要躲避仇家，便是要闹个惊天动地，让大家亲眼看到他，也好做个人证。

江充沉声道：“杨郎中，江某虽不知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我明白说了，你打了这场大败仗，性命已在旦夕之间，你师父死了，少林当不了你的靠山，现下柳门也保不住你，令尊又是……嘿嘿……自顾不暇，你若还想活命，那便早些投靠江某。我可以帮你一把。”

怒苍战火飞腾，没能斗垮奸臣，反让局势更加浑沌，先看少林寺垮台、再看柳门形势危殆，江充反而稳如泰山，他有意拉一个打一个，当下起意招降，要先收了柳门大将再说。只要这人一来，天绝僧的死因、秦仲海的动向，甚至杨远的图谋，全都会落入掌中。

眼看杨肃观背对自己，依旧不言不语，江充苦口婆心，仍不放弃，提声便喝：“你听清楚了！朝中局势风起云涌，绝非你能想像！你爹爹、柳侯爷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若在你的处境，必然自保为上，为了你自己的性命安危，过来我怀里吧！”

说了良久，有些口干舌燥了，只是杨肃观的背影不动如山。江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随便你吧，败战将，反正这几日你用心想，只要回心转意，江充的大门随时为你而开。”

※※※

江充走了。午夜时分，牢门口传来幽幽地哭泣声，那是女子的哭声。

“观观、观观，娘来看你了！”

地牢外坐着一名少年，早已哭红了双眼，那是弟弟杨绍奇，地牢里奔入了一名中年美妇，紧紧抱住那端坐不动的背影，来人正是杨肃观的生母，于氏。

爱子一生无往不利，文武皆有大成，岂料打了败仗之后，一夕间忽然变了个人。杨夫人心痛之余，早已哭得泪人儿一般。她抱住石头也似的爱子，拼命唤着他的乳名：

“观观，跟娘回家，你吓坏娘了……”

牢门内的背影还是没有转过来，只是他的双肩隐隐抽动，好似也在哭泣。

“观观，你在怪娘么？你在恨娘么？观观，你说话啊！”

杨夫人搂着他，在他耳边低声倾诉，只是刀枪威吓无用、权臣利诱无用，料来亲情母爱便再动人，也无法让他离开此间牢房。他已经

吃了秤柁铁了心，他不会离开半步的。

※※※

二更时分，官差闹了一整夜，全都在打盹休憩，杨夫人也哭累了，几名家丁从家里拿来草席，让夫人与小少爷稍事歇息，两人神疲力乏，也都入梦了。

万籁俱寂中，牢门前出现一个身影，这是最后的一名访客。

那人蒙着面，寒着眼，一双精光闪烁的眸子煞是吓人。他并未携带刀剑，只是双手抱胸，凛然望着牢门内的背影。

“孩子，区区的刑部牢房，拦不住我的。”

那声音低沉苍老，却又带着暴戾之气，那是杀人凶徒才有的嗓音。

“傻孩子，大家在达摩院见面时，你便该认份，也该认输。天底下每件事都在我的算计中，你师父如此，秦霸先如此，刘敬也是如此，他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厉害角色，却都败在我手中。就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真想与我斗么？”

那人放了一大段狠话，杨肃观却丝毫不予理会。押司主簿也好，侍郎太师也好，于他都无甚差异。甚至生母杨夫人亲来，他也不为所动。从威逼到利诱，从劝说到温情，他统通不在乎。因为，他手中还握有……

““他”啊！“他”到底在哪儿啊？”那声音软弱下来，“便算我求你，快快说吧。”

那声音带着悲音，带着求恳之意。“孩子啊孩子，算是可怜我吧。我真的好累好卷。

羊皮的消息是我放出来的，刘敬也是咱设计杀的，用意便是“他”呀，你瞧，费了多大的劲儿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好容易失而复得，“他”又给送回达摩院里，又回到咱们掌握之中……”

那声音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可你呀……你怎么把“他”藏起来了呢？你这般做，咱们不是前功尽弃了么？快啊，快把人交出来，咱们有正经事要干啊。”

任凭说好说歹，有辄没辄，浪子依旧不回头，蒙面人轻声叹息，摇头道：“你那么心狠，我也没法子了。我计数三下，你再嘴硬不说，

我便请你娘过来，咱俩一招一招差演，便像小时候那样，好么？”他干笑几声，屈指去数，才动了第一下指头，霎时一道蓝光飞闪而至，指向蒙面人鼻尖。

神剑擒龙！

蓝光闪动，照耀得满室阴森，杨肃观依旧背对着蒙面人，只是蓝星幽幽杳渺，如同毒蛇昂首，即使主人不曾转身，它也不减半分威力。

无敌神兵现世，除非四大宗师在此，秦伍二人出手，否则谁堪抵挡一击？

强弱之势太过悬殊，蒙面人却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好了得啊，禁传神功加上无敌宝剑，孩子啊孩子，你真吓死人了……”他伸出手指，轻轻触碰面前的蓝星，微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快快杀我吧，你连师父都舍得下，怎会舍不下妈妈呢？来，你越心狠手辣，我越是欢喜。这就动手吧，快啊。”

呕地一声，斑驳的墙壁喷上了鲜血，点点滴滴垂落下来，溅满了牢房。

听了那人胸有成竹的说话，那蓝星仿佛吃了毒药，泄了元气，霎时间坠落地下，宛如病死的软蛇。便在此时，脚步声响起，一只手搭上杨肃观的肩头，阴森森地道：

“乖……这才乖，你有你的王牌，我有我的底牌，咱俩谁也不闹谁，好么？”

杨肃观低头垂首，鲜血不断从嘴里涌出。蒙面客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微笑道：“自己想想吧，没人帮得了你的。秦仲海恨死他爹爹了，你师父又是个老糊涂，柳昂天更不是好东西，真正的大赢家只有我。乖，把人乖乖交给我，一切都能平安，嗯？”魔手朝后颈伸来，冰冷可怕的感觉，让人绝望。

在这一刻，有人解救了他。猛听隔邻牢房忽起大响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快快来人啊！”脚步声仓皇响起，无数官差急急涌入，惊道：“怎么了？谁杀人了？”

那蒙面客啧地一声，霎时影子一闪，已然遁走。只留下了修罗王一个人，他望着空洞灰沈的墙壁，嘴中的鲜血还在冒出。

很孤单的感觉，独自生在这黑暗无情的人世间，孤寂地让人想哭。

“佛……我想要同伴……”修罗王流着红色的泪，向上苍祝祷着。

好像是梦境一般，斑驳破败的墙缝里，缓缓伸出一根枯干的手指。便是这根指头解救他的吧？那根苍老的指头好似要触摸自己。似要抚慰悲伤的修罗王，让他不再孤单。

杨肃观张大了嘴，望着眼前奇妙的景象。

温暖的指头说话了。

“你……为何泣血？”

杨肃观缓缓伸出指尖，与那不知名的手指相触。轻轻地道：“因为我是一块钢。”

钢，是不流泪的……

不流泪的东西，便只能流血……

温暖的手指轻抚杨肃观的手背，它叹息着：“你如此倔强，倒很像我们掌门人。”

“掌门人？他是谁？”杨肃观眨了眨眼，轻轻地问着。

温暖的手指啜泣了：“他姓卓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杨肃观的语气急促起来。

“我姓金，我已经被囚禁很久了。”

※※※

我始终在等……等改朝换代的时刻，那一刻……我就会被放出来。

你说是么？神剑的新主人……

御门大审前，修罗王不再孤单，只因他找到了第一个同伴。

※※※

八月时节，秋高气爽，中国朝廷的第一桩大事，便是大审剿匪诸将。

大军远征，出师不利，终于惨败而回。其中几场败战输得莫名其妙，传闻主将临阵脱逃，江柳两派主帅阵前不和，众将怠惰散漫。如

此荒唐举止，朝中大臣谁不担忧龙心震怒，诸人特请内侍探听讯息，得了这么张字条回来。

“败战将不死，难尽去、后福来，月下玉立，展颜笑逐开。”

景泰皇帝文学深厚，词雅意达，这字条如此写就，诸大臣自是颜笑逐开，想来剿匪诸将定会平安无事。却只有几个通晓内情之人眉心深锁，深知其中另有密情。

八月初一，奉天门下见真章。

站在午门眺望，便能见到皇城全貌。从大广场向北望，先见到一座汉白玉高台，台高两丈七，共分三层，每层皆有汉白玉栏杆围绕。三台顶端，便是俗称的“金峦殿”。

大殿巍峨耸立，睥睨天下。隔着皇城广场遥遥相对的，乃是一座雄阔正门。熟知朝廷事的都晓得，这座楼门造价九百三十万两，乃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一座门。它的名字也很崇高，便如它的造价一般，称为“奉天”。

九百三十万两值多少？值八百万贫农一年口粮，国库一年岁入。不是这样的价钱，叫不起“奉天”这样的名字。

※※※

天色昏暗，秋日的晨曦还未绽放，郊外的军官穿过永定门，来到内城与百官会合，大批人马顶着晨间雾水，朝午门步行而去，面前一条大水碧波荡漾，那是“内金水河”，河上五座汉白玉石桥，那是“金水桥”，百官停下脚来，远远望着河面对岸的那座门。

辉煌耸立、巍峨壮阔，朱檀紫楹，反正随便用什么字眼来说，那便是很大、很吓人、很庄重的一座门，那就是“奉天门”。

那可以是通往人间仙境的福门，也可以是下到地狱的鬼门，端看门下的那条龙怎么思想。

※※※

奉天门下灯火煌，内侍跪地不动，恭迎山河到来。

香烟缭绕，一座香炉缓缓前行，穿过了金水河，来到奉天门下。香炉上刻山河之形，炉底却给十根手指捧住，那是双颤巍巍的手。

“安定了！”

御门金台，内侍手捧香炉，跪倒置榻之前，奏秉天下君臣的心里事。

霎时之间，金水桥内外百官闻声跪地，齐声诵号："愿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"

奉天门，本朝天子常朝所在，今日景泰皇帝御门决事，看他升座金台之上，顾盼自雄，真命天子显出的贵气岂止九百三十万两银？而那九五之尊握有的生杀之权，又何止是八百万贫农的性命而已？

天子目望西方，龙目隐生怒意，霎时手一挥，喝道：

"宣三公三孤晋见！"

喊声一波隔着一波，井然有序，声音传过，一名朽得不能再朽、举手投足都要断气的老人抖将过来，此人正是本朝官职最高的一位元老耆宿，"少傅"陶显祖。

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合称三公，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合称三孤。其职至重，是以无定员、无专授，除开国时三公俱全，之后便再也凑不齐了。百十年算来，除那些开国功臣外，只出过一位少师英国公张抚庭，再来便是这位陶显祖了，这位陶公福大命长，撑过了四朝皇帝，整整熬到八十五岁，才弄到了一个少傅头衔，若非如此，便算今日满朝文武再多十倍，恐怕公孤高位仍要出缺。

"陶少傅！"皇帝奋力吼出龙吟："听得见朕说话么？"

"皇……皇……皇……皇……"陶少傅竭力挣扎，双手连连挥舞，想要下跪，气力却又不济，在满朝文武的冷汗之中，终于喷出了下一个字："上。"

"少傅！今日御门听政，乃是国家第一等大事，您可知道！"

"知……知……知……知……"他知了半天，霎时身子颤抖，头往颈边一歪，再也不动了，皇帝大惊失色，急向近侍传动目光，内侍们慌慌张张，正要奔出，忽见陶少傅挺直脖子，朗声叫出一个字："道！"

文武百官相顾骇然，皇帝也不敢再问了，当即挥手道："陶少傅年长体衰，朕特赐座！另宣太子三师三少、暨五辅六部百官晋见！"

铜锣声响起，金水桥上不慌不忙，正正行出两位超品大员，一人唇蓄短髭，双目炯炯，正是十八省总按察、太子太师江充；另一人体

魄高壮，白发白须中不失威武，正是五军都督府排名第一，人称柳征北的“太子少保”柳昂天。

两大权臣并驾齐驱，背后便转出五位大学士，此时阁权极重，声势还在六部尚书之上，五大学士多历尚书、侍郎、左右都御史等官，方能升任内阁。依序是东阁、谨身、文渊、文华、中极五殿大学士，由宰辅孔安领衔带队，鱼贯走出，那杨远为中极殿大学士，属第五辅，便站排班最末。

五大学士行出，下面便是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尚书，六部职权历代演变，开国时属正三品，尔后改为正一品，内阁兴盛后又再变为正二品，每部尚书一人主政，另设侍郎之职参赞，每部或一人，或两人。官制每每因人易动，繁不备载。

金台下重臣齐来朝见，东则六部、翰林院、衍圣公五经博士、大理、太常、太仆、光禄、鸿胪等五寺寺卿，西则内阁五学士、五军都督、督察院、应天府、通政司、尚宝司、五军断事。百官俱按“常朝仪”站定，所立之处法规森严，便一步之差，也是万万不可。

皇帝见众臣站定了，当即一挥手，沉声道：“宣！”

“宣！”远处内官提声附和，听来仿佛尖刀交磨。

“宣剿匪中军兵马统帅、杨肃观晋见！”

※※※

剿匪诸将站在金水桥外，听得杨肃观受召，各人愁眉苦脸，纷纷低下头去。此时不论有无爵位护身，高天威也好，宋公迈也罢，心下同感惴惴。安道京、卢云、伍定远等人互望一眼，面色更是苍白无血，都知一会儿必然大祸临头。

鼓声隆隆，金水桥畔行来一人，看他面如冠玉，身穿白鹇朝袍，每行一步，便在桥边栏杆微一驻足。行行止止，止止行行，桥上栏杆左右各一十二只龙头，他便停下一十二次。

杨肃观行止有异，文武百官看到眼里，自是议论纷纷。柳昂天、杨远、顾嗣源等人与他有旧，不过三大臣各有自救法宝，倒也不慌，只见柳征北神色坦然、杨五辅闭目养神、顾兵部眉头轻蹙，想来各人心事大不相同。

圣驾召唤，杨肃观却在金水桥上摇摇摆摆，迟步怠慢，直似亵渎天子威信，却要皇帝如何忍得？霎时听他喝道：“来人！这人意在拖延磨蹭，传刑杖手伺候！”

话声甫毕，大批侍卫匆匆奔出，人人手提水火棍，卢云等人见状，无不暗叫糟糕，看杨肃观还未替自己辩驳，便已惹火了皇帝，一会儿不知他要怎么替自个儿开脱？主帅有罪，其余诸将也不见得会有好下场，安道京与高天威面面相觑，两人神色俱甚惨澹。

刑杖残暴，动辄打死百来名大臣，杨肃观见了这等阵仗，神色却是平淡如常，依旧一行一停。内侍正要责打，他恰也行下桥来，缓步朝奉天门行去，却是逃过了第一劫。

御门前鸦雀无声，彷如深夜，文武百官见他过来，纷纷让开道路，仿佛此人染了瘟疫，谁要沾染了霉气，谁便大祸临头。此刻门下安谧静悄，似连一根针落地也得听闻。

“败战将，不死难，尽去后福，来月下狱立斩，颜笑逐开。”

卢云想到这几句话，心中隐生恐惧，不知皇帝要如何对付杨肃观，更不知这同侪有何妙计，却要替自己开脱罪名。

※※※

满朝文武人心惶惶，只听皇帝森然道：“杨肃观，朕若没记错，你出征前本在兵部任职，乃是中极殿大学士杨远之子，是也不是？”杨肃观伏首跪地，面朝地下，不知是怕得厉害，还是突然哑了，既未点头，也未摇头，竟未回答皇帝问话。

皇帝微微一奇，圣天子问话，岂有人胆敢不答？便一条亵渎圣聪的大罪，也足以将他打上二十大板，他嘿了一声，再次问道：“杨肃观，回答朕的问话！”

百官屏气凝神，只在留意杨肃观的举动，但见这位兵部郎中依旧趴倒在地，好似聋了哑了，竟是全然不加理会。皇帝大为光火，当下三次垂询，喝道：“杨肃观！朕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再敢不说话，朕便割去你的舌头！要你一辈子吭不出气！听到没有！”

满朝大臣多与杨肃观相识，自知这青年口才便给，手段厉害，此时遭逢人生最最艰难的险境，势必竭力为自己开脱，哪知到了皇帝跟前，却似没辄了。金水桥内的顾嗣源、孔安，金水桥外的卢云、伍定

远，众人见了这等异状，无不大为诧异皇帝吼了一阵，杨肃观仍是分毫不动。皇帝越看越怒，喝道："来人！拖到午门，乱棒打死！"孔安、顾嗣源等人大惊失色，纷纷向前跪秉："圣上息怒，不教而诛，圣天子所不为，还请万岁爷耐心圣裁之后，再行责罚不迟！"一时间跪了十来名大臣，都在请皇帝收回成命。

杨肃观二甲进士功名，又是大臣之后，按着祖宗规矩，自不能无端将他打死，只是他如此桀傲不驯，却要天子的脸面往哪儿摆去？皇帝又恨又恼，一股气憋着，不知怎么发作，面色已成铁青。

江充见场面僵持，心下暗暗发笑，想道："好你个杨肃观，摆明了能言善道，此刻忽成喑哑之徒，还能有好心么？看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"他有意把场面闹大，当下故做森然状，冷冷地道："大胆杨肃观，皇上既然问话，你耳聪目明，却为何不答？所谓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据说你平日在家孝顺侍亲，从不曾忤逆父母，今日见了皇上，却为何礼教荡然无存？"说着斜目朝杨远看去，尖声道："难不成奉天门在你眼中，却还比不上杨家后厨小门么？"

江充老奸巨猾，果是笑里藏刀的个中翘楚，听他的意思，下一句话便是"难不成皇上在你心中，却还不及你爹爹要紧么？"这话大逆不道，他便只起了个头，余下便让群臣在心中自行补足。果不其然，话声甫毕，皇帝便已怒目瞪向杨远，霎时厉声道：

"杨远！滚出来！"

爱子装聋作哑，江充又是虎视眈眈，杨远纵然百般无奈，也只能行出臣班，跪地道：

"臣杨远，见过圣上。"皇帝指着杨肃观，怒道："朕三次问话，你的宝贝儿子却一字不吭。他是聋子？是傻子？这个进士却又是怎么考出来的？你给朕说明白！"杨远面色凝重，当即咳了一声，道："小儿生性顽劣，见不了大场面，以致今日天威垂询，大见失态，还请圣上息怒。"

皇帝厉声道："生性顽劣？劣到连话都不会说了？这般人品，居然还考得了进士，干得了朝官，顾嗣源！你出来！"卢云守在金水桥对岸，听皇帝召唤顾嗣源，心下便是一惊，只是自己官职不到，说不上话，纵然忧心如焚，也是束手无策。

顾嗣源躬身向前，温颜拜道："微臣兵部顾嗣源，参见圣上金安。"

皇帝手指杨肃观，怒道："这人以前在你兵部手下办事，也是这般又聋又哑么？"

顾嗣源微微沉吟，皇帝如此问话，自己若要答是，想杨肃观一个聋哑青年居然能行走兵部、办理职司，说来成何体统？皇帝要是以此追究，自己不免大大遭殃。可若要答否，看杨肃观平日风流倜傥，文采翩翩，今日却来乔装痴呆，岂不是个欺君死罪？

当此两难，顾嗣源心念微转，便道："圣上明鉴，古有名训，巧言令色鲜矣仁，杨郎中平日虽有机锋口才，但因出师不利，有负圣望，是以跪地垂首，无颜面对当今，更不敢以一词答辩，此乃躬身自省之心，比起尸位素餐、寡廉鲜耻之徒，反而是大大的难得。"

※※※

顾嗣源这番话轻轻巧巧，既不得罪人，也为杨肃观开脱了，众大臣都是暗暗叫好，江充心下暗笑："好你个顾兵部，看不出来平日谨言慎行，原来也是个角色啊。"

皇帝听了这话，又见杨肃观趴地不动，好似真有意忏悔，他略略退火，闭上双目，沉声道："好，既懂得自省，朕也不急着剥他皮。"当下龙目半睁半闭，沉声道："是谁荐保这黄口孺子的，给朕站出来。"

轮到柳昂天倒楣了，大臣一个接一个给人唤出来责备，却不知柳昂天又有什么下稍，他不动声色，自管跨步出众，躬身道："老臣待罪之身，恳请万岁责罚。"

皇帝取出一道奏折，迳往地下扔去，冷冷地道："念。"

柳昂天久在朝廷，连他也受了闲气，想来皇帝来势汹汹，今日必然有备而来。众大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噤若寒蝉。

皇帝怒气勃发，柳昂天自不敢当众顶撞，当下俯身向地，拾起奏折，读道："臣山东奉来侯宋公迈谨呈圣聪，剿匪出征，兵败河南，计三失六不查，以致大军溃散。盖三失者，一为智、二为和、三为信……"皇帝越听越火，霎时暴跳如雷，大喝道："宋公迈！"

一名威武大将奔过金水桥，慌忙跪倒御门，叩首道："老臣候旨。"

皇帝怒道："几年没上朝，连奏章也不会写了？什么三失六缺、四维八德，胡闹！你这是在考进士、还是在打仗啊？给朕反省了！"宋公迈满面惭愧，连连叩首道："臣知罪。"

皇帝眼中带煞，见柳昂天垂手一旁，不再诵读，登时吼道："愣着做什么？念啊！"

柳昂天咬牙切齿，装作温顺模样，念道："七月初一，贼至嵩山，我军早早安寨，本当以逸待劳，迎头痛击，孰料中军主将应允撤军，退山三十里，是以失机于先、自乱于后，此主帅智计之失也。"

皇帝挥手断喝："且慢！你说，这胆大妄为的中军主帅是谁？"

柳昂天低声道："中军统帅为兵部职方司五品郎中，代征北都督……"他念了一大串，终于吐出三个字："杨肃观。"皇帝森然道："代征北都督职？这征北都督又是谁？"

柳昂天面色难看，登时低下头去，不做一声。

皇帝深深吸了口气，手指杨远，冷冷地道："中极殿大学士！朕要你说，这中军统帅无能至极，该当何罪？"

杨远步出行列，低头拱手道："按本朝刑律，主帅有过，刑杖五百，鲸面配边。"皇帝喝道："好一个鲸面配边！这人如此冥顽不灵，偏又能骗取朝廷功名，以致兵败如山倒？你说！这杨肃观的爹爹又该当何罪？"杨远脸上闪过阴影，一时无言以对。

柳昂天受责、杨远也给牵怒，旁观众人噤若寒蝉，却只江充暗暗颔首，对杨肃观的计策大为佩服。心道："厉害，好一个无声胜有声，这小子已然占上风了。"

江充自己是斗争大高手，自然看得明白。杨肃观若自以为是，一上来便口若悬河，大放厥辞，反会引起群臣舌战，徒然惹人憎厌而已。但他一上来便往地下趴倒，死气活样，闷不吭声，皇帝有气没地方发，必会迁怒他人。看柳昂天荐举有责、杨远家教有亏，剿匪诸将作战不力，一会儿杨肃观若给判死，这些人也都讨不了好去。这招围魏救赵之计，已然奏效。

皇帝怒火中烧，转望台下，咬牙道：“自刘敬作乱后，朕心中一直在想，究竟谁才是朕的忠臣？你们这帮人食君之禄，却不能忠君之事，心里只想着升官发财……”霎时重重一拍龙椅，喝道：“朕一个都不饶！”

座下大臣心中有愧，霎时由孔安带领，百来名文武要员同声跪倒，喊道：“圣上恕罪啊！”

旭日东升，晨曦照耀禁城，只见满朝文武高呼万岁，众人惶恐惊怕，只在叩首不止。

卢云虽也跪在地下，眼角却在远眺天际。一时之间，耳边响起了秦仲海的笑声……

“你们听了！我秦仲海只要想到一件事，夜里便会偷偷地笑，哪怕多刺十个字，再断一条腿，我也感到值得！那便是……秦仲海此生不必跪人！”

卢云心中感慨，霎时闭上了眼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※※※

众臣跪在地下，良久不敢言动，皇帝重重叹了口气，挥手道：“全都起来吧。”众大臣面面相觑，却无一人起身，皇帝怒色闪过，又要发威，江充体念上意，登时道：

“大家起来吧，万岁爷宽恕咱们的罪了。”说着缓缓起身，模样气定神闲。众人见他站起，才一个个爬将起来。看来江充能拉帮结党、称霸朝廷，果然有其高明之处。

皇帝审了良久，却还没判刑定罪，他接过内侍送来的参茶，轻啜一口，道：“寡人性情宽和，从不妄杀大臣，只是今番匪寇再起、朝廷惨败，却不能不追究刑责，以儆效尤。”重臣听了这话，无不发起抖来，不知会有什么惨祸。

皇帝将茶水喝完，道：“杨肃观身居中军主帅，不能保住朝廷威望，屡犯大错，不堪重用，第一个该死。中极殿大学士杨远教养无方，兵部尚书顾嗣源御下不严，二人当受连坐。”

他伸指轻轻敲着茶碗，容情平淡，道：“征北都督柳昂天识人不明在先，督促不力在后，理该罪加一等。其余宋公迈、高天威、赵任

勇、安道京等监军主将，并左从义、石凭、伍定远、钟思文、卢云等协办副将，均应一一受罚，绝不宽饶……”

皇帝牵连如此众多臣子，连江充也颇感意外，虽说事不关己，但能干的全都灰头土脸，日后还有谁愿意投效当今？他想要出言调停，但想起上回胞弟江翼才打了个败仗，一会儿出言求恳，可别让人落井下石，又把这件公案托了出来，当下三缄其口，按兵不动，以来静观其变。

皇帝洋洋洒洒念了一大串名单，他目向群臣，冷冷地道：“朕意如此，诸卿可有异议？”

霎时之间，众大臣一同跪地颂号：“天子圣裁！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一时间千百人额头触地，面露悲痛之色。大难不止、株连祸结，满朝文武如丧考妣，受累的魂飞天外，无事的连拍心口。卢云、伍定远、左从义等人则是低头无语，自知已是大难临头，不知一会儿罪状确凿，会有什么刑罚下来。

皇帝见群臣跪拜，登时轻挥龙袖，道：“既然众爱卿无异议，朕意已决，着……”正要定下刑罚，忽听台下传来一声轻啸，道：“圣上。臣有异议。”

皇帝说话给人打断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其余大臣更是失心丧胆，眼前皇帝才把受罚名单念出，尚未下旨判刑，说来正是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万万不可犯冲，这人胆大包天，居然选在这关头拊虎须，莫非活得腻了？

众人斜目偷看，只见说话那人面如冠玉，双目凛然直视，正是杨肃观！

众大臣大惑不解，心中却又诧异难言，只能呆呆地看着，不知他意欲如何。

皇帝勉强压抑怒气，道：“先前问你话，你一字不答，现下又想干什么？”

杨肃观凛然道：“古圣辄言，天下治乱，本在人为。今朝廷气运衰微，邪说暴行大行其道，圣天子不修己安人，反鼎镬群臣为乐业，不唯法是修，唯礼是克，反憎怨臣民为经纬，臣以为圣上应当收回成命，免受臣民怨怼。”众人听他侃侃而言，一反先前趴地默然的情状，

无不大为震骇，卢云等人听他直言犯上，更是心下惊恐，良久作声不得。

“你……好你个大胆狂徒！”龙怒咆哮，圣颜转青紫之色，怒吼道：“先前几番问话，你都抗旨不答，现下圣裁已定，你……你又来抗旨犯上，你……你……”怒到极处，说话声音微微发抖，霎时将手一挥，厉声道：“来人！剥下杨肃观朝袍，打断他的脊骨！”

杨肃观闻得此言，当下缓缓起身，背对着皇帝。众臣见状，更是大惊失色，皇帝狂怒不已，霎时站起身来，怒吼道：“大胆！居然敢背向天子！来人！给我乱棍打死！”

刑杖手急急向前，将杨肃观按倒在地，杨肃观也不反抗，任凭他们剥衣裂帛，须臾间外衫尽除，露出内里光滑晶莹的肌肤，众人看入眼里，心下却是一凛，只见杨肃观背后赫然有处刀伤，那疤痕尚未痊愈，直由肩胛划到腰际，端的是怵目惊心。

皇帝悚然一惊，坐倒下来，喘息道：“这是战场上受的伤？”杨肃观虽给按在地下，双目却凛视苍天，竟是分毫不让。皇帝嘿了一声，喝道：“杨肃观！望着朕！”

杨肃观仰视苍天，仍旧不理不睬。皇帝森然道：“来人！按下他的头！”

左右闻言，一起施力去按，杨肃观身不由己，俊脸给人压住，便低下头来。

皇帝凝目看去，只见杨肃观唇红齿白，容貌英俊，可偏偏一双俊眼无忧无惧，眼中既无求恳，也无哀戚，便如一泓清澈的湖水，全无半分杂念。皇帝本性并非残暴之人，此时见了他的澄澈眼神，一时为他的俊美所动，不由起了爱才之心。当下凝眸回视着他，问道：“杨肃观，朕只要说一句话，便能要了你的性命。你可惧怕？”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回圣上的话。臣不怕。”

皇帝皱眉道：“你不惧死？”

杨肃观闭上双眼，淡淡地道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。臣死于桀纣之手，万古流芳。”

咿……

皇帝尖叫出声，狂怒之下，随手抓起茶碗，奋力向前扔出，当地一声大响，那碗撞上了杨肃观的面孔，打得粉碎，瓷屑刺破眉间，血流眼皮，染红了双目。

尧舜禹汤、内圣外王，哪个皇帝不想为后人称颂，为史家所称道？谁知自己励精图治、一心求好，却给比成夏桀商纣两大暴君？景泰皇帝咬破了下唇，鲜血迸了出来，厉声道："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将他千刀万剐、凌迟处死！"

杨肃观给人托起，正要送去午门，临刑前却又回眸朝皇帝看了一眼，看他嘴角带着不耻不屑，好似眼中看到的真是位杀人暴君。

皇帝见了他的眼神，登时惨叫一声，他双手抱头，喝道："慢……"他气喘吁吁，亲自走下台来，凝视着杨肃观的双眸，狠狠地道："你想死……想沽名卖直……想名留青史，朕不会中你的计……朕不砍你的头，不剥你的皮，朕要让你这辈子一无所有，生不如死，朕要你的家人亲友全数离你而去，要你任人轻贱，任人不耻，比苦牢还惨……"

皇帝握紧双拳，狂吼道："来人，剥下他的官袍顶戴，削去他的功名官职，将他废为庶民，万世不得录用！"他指向群臣，厉声道："只要与此子有关之人、事、物，一率不准过这午门！否则定斩不饶！谁敢为他说情，便是与他同声出气！与国家为敌！

听见了么？"

天威震怒，黄龙咆哮，在这一刹那，五品职方司郎中的一生已经结束。

功名爵位、家世财富，全数剥除。此人是死是活，已不再重要。谁敢与他婚姻来往，谁便是皇帝眼中的仇人。众臣心下了然，杨远若不将他逐出家门，恐怕连自己的官位也保不了。

此人年仅二十五六，却已被盖棺论定。人生漫漫长路，虽生犹死，从此一无所有。

群臣震动，杨肃观却淡然依旧。血流满面中，只见前兵部郎中俯身叩首，说道："臣杨肃观，谢主隆恩……"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七章 金水桥畔龙吐珠

大清早，天边还灰蒙蒙地，后院便传来呼喝声响，那响声随着呼吸一沉一扬，不消说，自是有人在打熬气力了。

秋晨天凉，艳婷披上了外衣，缓缓从暖被窝里移出脚来，脚趾才一触碰冰凉的地板，全身便也冷了起来。她着上了罗袜，略略梳妆打扮，这才推窗望外，朝院子里瞧去。清晨雾蒙蒙地，不管瞧什么，看上去都是灰蓝蓝地一片，只是院中那个身影实在壮硕，那结实雄伟的筋肉，一举一动都如此沉重，即使天光晦暗，一切蒙蒙隆隆，这个人还是那么地实在。

实在质朴、木讷老气，这方方正正却又拙于口齿的感觉，恰似小时邻家挑担的叔叔，又似江湖打滚十年的老镖师，再平凡不过了。

这个不苟言笑、乐于助人的老男人，便是自己未来的丈夫？“你醒了？”高大的背影转过身来，国字脸上带着笑容，“昨晚睡得好么？”艳婷缓缓走到院中，抬头望向这个比自己大了近二十岁的男子，点了点头。

伍定远哈哈一笑，将铁手戴了起来，示意艳婷过来。艳婷微微一笑，轻轻枕上伍定远宽广的胸膛，任他满是老茧的大手环上自己的纤腰。

滔滔乱世，不敢巴望有什么惊喜，也不敢盼望一个轰轰烈烈、刻骨铭心的情郎，就这么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吧。

干燥的大嘴吻上自己的粉颊，胡渣子刺来，却是有些疼了。“姑姑，我……我可不可以回家？”伍定远去都督府了，按他的意思，崇卿一早便给送去认字习文，想来伍定远一心寄盼，就望义子允文允武，将来也能出人头地。可怜崇卿拉着自己的手，哭丧着脸，打死也不离开半步，却让艳婷没了主意。

眼看私塾教师已在门口相候，艳婷叹了口气，蹲身下来，凝视着眼前十岁的男孩，柔声道：“崇卿听话，姑姑在你这个年纪时便没了爹娘，独个人过了好些年，姑姑一个女儿家都不怕了，崇卿堂堂的男子汉，怎地这般胆小？”崇卿听了这话，却是有些羞愧了，艳婷在他脸颊上一捏：“快些过去吧，别让人看轻了，丢了你爹爹的脸。”崇卿低头下去，细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这就进去。”艳婷见了他的小可怜模样，忍不住微起怜悯，她将小男孩抱入怀里，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，示作奖赏，跟着拉着他的手，送到了私塾老先生手里。晨光照来，身上暖

暖的，艳婷独个人在京城走着，伍定远公务繁忙，无暇陪她，崇卿也去习字了，只能一个人上街闲走了。

八月时节，落叶飕飕，沿途走去，商家都已开铺做买卖，艳婷驻足看了会儿，见了好些稀奇珍饰，瞧在眼里倒也喜欢。只是钱囊里虽有些银两，但毕竟是伍定远塞来的，自己一日未成伍府的女主人，名分不定，一日不便使，想到此处，也没什么好瞧的，便自转身离开。

不知不觉间，已然行到外城，永定河大水便在眼前，毕竟是天子脚下，河岸旁不见舢舨渔家，也不闻鱼腥腐臭，河心波荡秋光，岸边银杏白桦，让人胸怀大畅。

艳婷含笑望着河边一处酒楼，美景当前，她自想驻足赏玩，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过来，少了人说话解闷，但总是强过在城里乱走，当下便行入酒楼，捡了张桌子坐了。

那伙计见她一人过来，倒是有些愣了，当时女子出门，多有男子陪同，若是大户小姐一个人出门，也必有丫嬛下人相陪，那店家不知如何招呼，不由得有些发慌，艳婷过往在江湖走动，倒也遇过这些事情，当下取了碎银出来，交在伙计手中，温言道："劳烦送两幅碗筷。我哥哥在城里当差，与我约定在河边相会，一会儿便会过来。"伙计听了这话，赶忙答应了，自去张罗茶点，此时尚未过午，店里稀稀落落的，没几个客人，艳婷这张桌子位于二楼，风景甚佳，她自行斟了杯热茶，轻轻啜饮。

此时艳婷身穿淡红罗衫，她人在京城，腰上便未悬剑。乍然看去，便似大户人家的好女儿，容貌秀丽，高雅怡人，满是温柔风情。店中客人望向自己的眼光中又是仰慕，又是赞赏，艳婷看入眼里，心里倒也暗暗欢喜。

师父远走怒苍山，定远替她在战场上拜见了，师妹下落不明，也由定远差人去找，这个伍捕头永远世故，永远周到，硬是不舍得自己吃到半点苦，直把她当作娇贵公主来服侍，也是为此，尽管没了江湖，她还有个家，心情也不曾忐忑不安，平平淡淡的日子虽闷，但也十分踏实。

艳婷举杯啜饮，举目往窗外看去。天空湛蓝一片，河面渔船点点，让人不觉陶醉。正看着河边风景，忽然眼睛一眨，一个身影沿着河岸走来，那人身穿青袍，腰杆挺直，举止端方中不失潇洒，艳婷见

了他的面貌，举着茶碗的纤手不由得微微颤抖，她的目光紧随那人的身影，心中更是怦怦直跳。

那公子沿岸漫游，跟着驻足下来，只在眺望河景，端立不动。过不多时，他转身过来，背倚栏杆，一手叉腰，另一手却放在石杆上，轻轻地敲着。看他俊目回斜，侧眼含笑，路上行人不分男女，对他都多看了几眼。

艳婷紧泯下唇，凝视着河岸旁的那个俊美身影。心中又是欢喜，又是激荡。

“杨郎中……”自相识以来，还不曾这般细细看过他，艳婷人在远处，自也不怕被人瞧见，她的一双大眼眨也不眨，舍不得离开半晌。

战败了，被削去官职了，原以为他会颓靡沮丧，到处向人乞怜，结果全然不是那么回事。他还是那个胸有成竹的杨肃观，就像珍罕的宝石，灿若星辰，如梦似幻。被废为庶人又如何，褪下戒座的宝石依旧是宝石，一样那么的尊贵、那么的光彩夺目、那么的让人喜欢……艳婷心头怦怦跳着，想到杨肃观已是平民身分，她心中忽然起了个念头，只想走下楼过去，邀他上来饮杯热茶，只是这个念头一动，却又在刹那间嘎然而止。

脚步没法子移动，轻功高妙的她，感觉膝间好沈。是什么拉住了他，是伍定远的一片真心，还是崇卿孩儿的亲情，还是……还是她那忐忑不定的一颗心？满心迷惑中，忽见杨肃观缓缓离开，脚下却是朝向自己这个方位行来，艳婷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，他看到自己了？不会的，两边距离那么遥远，路上又有些行人，他没道理见到自己。

慌乱间，杨肃观已来到楼下不远处，艳婷怕他看见自己，只把身子藏在窗边，小心翼翼地望着楼下。只见杨肃观停下脚来，左右看着。模样像是要饮茶，却又不知要走入哪一间。

艳婷又慌了起来。路边茶铺十来家，他会进来自己这间么？想着想，杨肃观来到自己这家茶铺楼下，好似要走上来。艳婷不敢再看，只把头低了下去，望着自己面前的点心。她的手掌满是汗水，又盼杨肃观走将进来，又盼他过门不入，心里浑没了主意。

如果楼梯响起，那个身影便会行上楼来，然后与自己不期而遇。那一刻，他一定会大方招呼，也许他还会坐在自己身边，同眺风景。可是……可是自己该怎么面对他？装作十分讶异？还是拒绝和他同

席？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过得良久，楼梯那端迟迟无声，寂静如常。艳婷泯住下唇，心里黯淡了，杨肃观并没有上来。他走了。

艳婷心里知道，她与这人擦肩而过了，就像过去的多少年，永远都是擦身而过。

也好，想起伍定远对自己的心意，不正该如此么？艳婷嘴角挤出微笑，伸手拿起茶壶，自行斟水，只是那手掌却不由自主地发着抖，连她自己也制不住。她轻轻啜饮茶水，百般寂寥间，再次往窗外看去。便在此时，杯中的茶水溅了出来，她也险些惊呼出声。

对过一楼的茶铺里，就在自己窗格的斜对面，那里有个熟悉的身影，正与店小二说话。

那是杨肃观啊。

艳婷大为欢喜，杨肃观没有远走，也没有让自己为难，他就这样坐在自己眼前，任凭她怔怔瞧着。天涯若比邻，在这美好的晨光里，两人便如隔席相坐，共赏秋日怡人风情。

店小二送茶来了。杨肃观没有客人，只是自己一个人独坐。他从怀中取出一本书，自管低头读着。时候近午，楼上客人慢慢多了起来，艳婷就怕无聊闲人过来打扰自己，便又赏了伙计一些碎银，另又点了些茶点。那伙计好生懂事，登时加取两副碗筷，一张方桌四个位子全摆满了，一免登徒浪子前来啰唆，二免其他客人过来占座。

凉风徐徐吹来，不躁不热，天边白云悠悠飘过，二楼窗中的少女，一楼茶铺里闲适潇洒的公子，仿佛这是个静谧的京城，没有分毫吵嚷，没有人心险恶，便如图画里的故事一般。

杨郎中，明日我还会看到你么？带着崇卿回家，已在傍晚时分，崇卿见她满面微笑，便笑道："姑姑，你在高兴什么？"艳婷若有所思，竟没把话听入耳去。崇卿粗着嗓子，学着伍定远模样，吼道："姑姑！"艳婷吓了一眺，拍着心口道："怎么了？有事么？"崇卿大声道："姑姑，我说你像是很开心！是不是捡到糖果了？"艳婷慌道："没有的事……我很好。"崇卿咕哝一声，喃喃地道："我又没说你不好。"回到家里，便有下人过来伺候。总兵府上奴仆俱全，倒也不必自己费心张罗晚饭，本想伍定远定会回来吃饭，哪知管家过来禀报，说他与柳侯爷同去京畿大营了，要深夜才回来。母子俩听说此事，便各

自上桌吃了，之后便如平常日子一般，陪着崇卿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各自回房去睡。

说也奇怪，很难熬的一晚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艳婷望着窗格外的树影，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，眼前仿佛还是那蓝天若海的河岸，低头望去，便能见到那埋首文翰的身影。

“他没有官职了，又给父亲扫地出门……为何看起来还是那么从容不迫？他是不是装出来的？其实他的心里好孤单、好害怕？就像我一样？”不会的，他不会孤单的，他什么都很在行，什么都十拿九稳，明明与自己年岁相当，却能指挥得动那些武林大豪。伍定远听他的，灵定、灵真也听他的，便连卓凌昭、江充这帮恶人也不敢轻视他，他永远有这个份量。

很烦恼的夜晚，拿出师父给自己的锦囊，不知为何，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，沾湿了枕边。

也在这一夜，艳婷重新开始练剑，离开九华之后，第一次辛勤练功。即使没有师父在旁督促，她还是那么勤奋努力，就像是当年的那个好姑娘。第二日清早，天色依旧灰蒙蒙地，后院的呼喝声又响起来了，尽管深夜才睡，这人依旧黎明即起，如此勤奋，好似公鸡报晓一般，怕连闻鸡起舞的祖逖也要自叹不如。

如同过去个把月，艳婷揉着惺忪睡眼，给伍定远吵起床后，便自起身更衣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今儿个换衣裳时，她偏是挑三捡四，好似穿什么都不对劲儿，磨蹭了小半个时辰，这才走到院中。

“嘿喝！”拳风刚烈，刮面如刀，只见院中的壮硕身影翻来覆去，铁肘忽而向后，正拳不时飞冲而出，国字脸凶霸霸地，虽是一套平常不过的师传拳法，但他出拳踢腿快绝无伦，气势远非常比，料来以他今日的身手，便不除下铁手套，也能轻易击溃武林各派的一流高手。

猛听一声吼，伍定远脚尖扫出，将地下一枚石块挑了起来，他举掌扑出，那石块明明正面受力，却飞到伍定远背后去了，陡见他身形回旋，单指立地，刹那兼倒立踢腿，鞋底从石块上扫过，那石半空画过一个弧线，转眼又飞回了原地，位置分毫不差。

凉风吹过，那石子化成了灰，忽尔随风飘散。艳婷惊得呆了，一时掩嘴惊呼。只是眼前这男子武功再强，容情再狠，艳婷都不会怕他。因为艳婷知道他欢喜自己，他再凶再狠，也只是对敌人凶、对坏

人狠，在自己面前，他是很听话、很温柔的。伍定远招式越练越精，官位越做越大，那诚恳笑容却丝毫不改，他缓步朝艳婷走来，微笑道："起来啦？昨晚睡得安稳么？"千篇一律的问话，艳婷也一成不变地点头，柔声道："昨晚伍大哥回来的晚，可真辛苦了。"说话间两人都带着淡淡笑容，挺客气的。

伍定远笑道："再没几日咱们便要去居庸关了，怕就怕公文下来得早，人家卢兄弟八月十五成亲，我要是喝不上这杯喜酒，那可万分过意不去了。"艳婷听得此言，登时啊了一声："我都忘了，咱们要离开北京了……"伍定远笑道："可不是么？昨儿侯爷吩咐下来，说要咱们好好准备……"伍定远说话便像他的做人，扎实平实，一口西凉乡音又慢又长，用字遣词也是慢慢的。艳婷茫然听着，却是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，听到自己要去居庸关，心里只是慌张，根本没心思再听什么。

伍定远正自说话，忽听一个男孩的声音喊道："姑姑换新衣裳了！今儿个好美啊！"两人回首望去，后院里奔来一个小小男孩儿，正是义子崇卿，他活蹦乱跳地奔到艳婷身边，拉着她的手左旋右绕，好似在察看她的打扮。伍定远哦了一声，这才留意艳婷换了水绿绸缎，，脸上施了淡淡的腮红，一身打扮焕然一新。伍定远拙于口齿，倒也不知该如何称赞，只哼哼哈哈几声，不置一词。

艳婷噗嗤一笑，捏了捏崇卿的面颊，道："你这小鬼灵精，居然也知道姑姑美？"崇卿笑道："当然知道了！昨儿姑姑带我去私塾，那些孩子们见了，都嚷嚷咱姑姑美呢！"伍定远听得哈哈大笑，艳婷也给逗乐了，一时腰枝轻颤，烦恼一扫而空。辰牌时分，艳婷按着昨日的模样，又把崇卿送去了私塾，她孤身单影，无所事事，怀想昨日的邂逅，脚下不知不觉地，又往永定河畔行去。

她沿着河边行走，今日天色阴惨，河上起了大雾，自不比昨日的阳光普照，芳草凄凄，树枯叶黄，瞧来份外秋凉。艳婷驻足下来，伸手轻抚栏杆，心里感慨无限。

这儿正是杨肃观昨日站的地方，当他悄立栏杆，他看到了什么？极目所见，一条大水正面横过，正是永定河，另一面有条小河侧向交会，却是金水河。此地两水相交，远远看去，金水河有如一条神龙，正张嘴咬住永定河身。看来是处风水宝地。

艳婷叹了口气，她回身过去，瞧向远处一座茶楼，那儿正是自己昨日坐的地方，天际阴霾，河边一片水气，什么也瞧不真切。自然也看不到昨日的那个身影。

再过几日便要离开京城了，虽然明知不该，但还是希望再见他一面，和他道别。

艳婷低头思念着往事，脚下缓缓离开，眼前浮起昔日的点点滴滴。

“这位姑娘，您又来了？”耳边传来说话声响，艳婷心下一惊，抬眼望去，只见自己不知不觉，又来到了昨日那处茶楼，她没有答理伙计，只痴痴地走上楼去，那伙计昨日领了好些银两打赏，眼看财神到来，自是嘻嘻哈哈地陪着。

店中客人稀稀疏疏，寥若晨星，与昨日并无二致，眼见窗边那张桌子并无客人，艳婷便走了过去，自行坐下。

那伙计陪笑道：“姑娘还是在等兄长么？”艳婷眼望窗外，嗯了一声，那伙计见她神色俨然，脾气不太好，也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，赶忙取过茶点，一一奉上。

灰蒙蒙地，窗外起了大雾，看模样好似要下雨了。艳婷啜饮着热茶，凝望着对街楼下的那张空桌，细细回思昨日的巧遇相逢，心头忽尔甜蜜，忽尔酸苦，宛若痴了。

烟雨蒙蒙，终于下起雨来了。对街店家赶了出来，将雨棚搭上，便什么也见不到了。艳婷闷闷地坐着，也没心思吃什么茶点，匆匆唤过伙计，会了钞，便要下楼离开。

那伙计干笑道：“小姐，令兄还是没来么？”九华山首徒脾气犯上，艳婷自是狠狠白了他一眼，那伙计心下一惊，给美女瞪个几眼不打紧，可金元宝生气万万不能等闲视之，忙笑道：“小人闲得无聊，狗嘴乱叫，娘娘可别发火啊。”艳婷不愿理会，自行走下楼梯。店外大雨倾盆，自己没有带伞，倒有些麻烦了。

正想要伙计替自己买把伞，便在此时，店外行来一人，艳婷莫名之间，心头紧张起来，那个身影停在门前，把伞抖了抖，跟着走入了一个大胖子。艳婷满心寂寥，别过身去，道：“伙计。”奇了，背后有人比自己抢先一步叫唤伙计，莫非是那大胖子么？可这声音好生沈

雅，胖子不都是声若洪钟么？怎会有这种声音？艳婷又紧张起来，她回首望去，只见一个男子行入店里，将手上的油伞甩了甩，那人穿着一身淡绿长袍，肩上别着白麻，握着伞柄的五指修长雪白，有若玉葱。艳婷低呼一声，霎时停下脚来，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。

那公子爷将油伞收拾了，转身入店，他目光一撇，霎时见到了艳婷，忍不住双眉一轩，自没料到会在此处见到她。艳婷又惊又羞，又喜又怕，想把目光转开，却又有些舍不得，只这般怔怔地望着杨肃观，虽在阴冷时节，兀自脸泛红霞。

两人对面相望，尚未开口说话，忽听那伙计道："姑娘啊，外头雨下得大，您老人家又没带伞，不如买小人这把伞，好用又实在，还有上好牡丹花图，一两银子而已，半点不贵。"听得这大煞风景的废话，艳婷自是气急败坏，正要开口去骂，忽见杨肃观含笑走来，将手上的油伞递了过来，口中却没说话，迳自走上楼去了。

那伙计没好气地道："来路不明的伞，没准是破的，再不便脏，摸起来手疼……"说着说，脑袋忽然给伞柄重重一敲，那伙计吓了一跳，慌忙摇了摇手，不敢再说了。雨势越来越大，艳婷手上拿着油伞，望着店外淅沥沥的雨帘，她怔怔看着，忽然一转身，登即飞身上楼。

来到了二楼，只见店中阴沉沉地，并无其他客人，只临窗边一张桌子点起了烛火，一名英俊男子侧目望着窗外，手上端着热茶。那张桌子，却是自己适才坐过的。"他……他昨天就看到我了……不然……不然他为什么坐这里……"油灯掩映，杨肃观白皙的脸庞显得更加温柔，艳婷想要过去说话，却又不敢，想要找张桌子坐下，那伙计又给她打得不见人影，说来真是万分尴尬。

过得半晌，杨肃观转过头来，含笑望着艳婷，向她微微颔首。艳婷泯着下唇，不知该说什么，却见杨肃观拉开了木椅，艳婷凝目看去，那桌上却摆着两幅碗筷。

艳婷啊了一声，却不就座，低声问道："你……你在等人么？"杨肃观颔首微笑："是。我在等你。"艳婷凝目望着他，只见杨肃观神采如故，仍是一派从容，但见他桌边搁着一袋行囊，好似要出远门一般。艳婷想起伍定远，自知不该过去，但心念一转，想到杨肃观的处境如此悲凉，她心中忽生不忍，当即在他身边坐下。

杨肃观淡淡地道：“京城里住得惯么？”艳婷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伍大爷对我很好，什么都不缺。”她有些坐立不安，心里乱得紧，低声问道：“你呢？你以后有何打算？”杨肃观听了这话，只转头望着窗外，并不言语。

艳婷见杨肃观沉默无言，她也不知如何安慰，只得低头不语。

当年长洲城隍庙里，艳婷曾向眼前这位男子开口示爱，哪知得了个婉言相拒。后来伍定远出手挑战卓凌昭，杀得天昏地暗，这人又恳求自己，要她出言相劝。相识虽久，只因身分天差地远，彼此始终无缘。直至此时……直至此时……杨肃观师父过世，战败失利，御门前被削官职……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过了良久，艳婷鼓起勇气，道：“杨郎中，你若有什么苦恼，尽管告诉艳婷，好么？”杨肃观淡淡笑着，侧目望着艳婷，道：“艳婷姑娘，你为什么坐在我身边？你不知道皇帝恨我么？”艳婷别过头去，低声道：“我知道。”杨肃观微笑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敢坐下来。你不怕被牵连么？”艳婷望着眼前的男子，微微苦笑，那笑容却是有些凄凉。她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我……我已经被牵连了。”说着说，泪水滚落下来。

大雨迷蒙，室内昏暗，杨肃观微微一笑，伸手出来，顺势将烛火捏熄了，霎时眼前一片漆黑。艳婷微微一愣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忽然间唇上一热，那杨肃观竟尔吻了过来！艳婷尖叫一声，慌忙向后闪躲，她又惊又怕，不知这是怎么回事，便在此时，背后响起那伙计的声音，陪笑道：“公子爷这就走啦？您的伞给了姑娘，不如买小人这把伞，将就着用……”耳听脚步声响，艳婷急忙回首望去，杨肃观头也不回，已然缓步下楼。

艳婷抚着自己的双唇，那温温热热的感觉犹在唇边，她泯着下唇，全然不解杨肃观的用心，一时又是惊诧，又是迷惑，一会儿想到伍定远，一会儿又想到杨肃观，她望着大雨倾盆的窗外，忽然一咬牙，登即跳窗跃出，追了上去。

风吹雨大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只是杨肃观却已不见踪影，艳婷不顾一切，一心只要找到他，把话问个清楚，她轻身功夫乃是青衣秀士嫡传，脚步轻盈非常，沿街飞奔过去，不曾溅起地下积水，宛如凌波仙子般追出。

一路奔到了河岸，只见一人淋着大雨，满身湿淋淋地眺望河面，正是杨肃观。艳婷站到他背后，大声叫道：“杨肃观！”那身影依旧远望河岸，不曾回身，艳婷再次大叫：“杨肃观！”过去两人客客气气，从来是杨郎中长、杨公子短，今生第一次呼唤他的名字，却似唤过了千百遍，丝毫不感陌生。

雨势越来越大，雨点打在河面上，激起一片水气，波涛汹涌中，仿佛水底下潜着蛟龙水妖，杨肃观却只望向大河，对艳婷的呼唤不理不睬。

艳婷情急之下，登时奔到杨肃观面前，挡住了河面景致，尖叫道：“杨肃观！”滂沱大雨中，杨肃观满脸水珠，只低头望向自己，艳婷又是激动，又是迷惘，正要再说，却见杨肃观双手捧来，轻轻将她的俏脸托起，让她望着自己，又在她唇上吻了吻。

艳婷满面雨水，哭道：“当初你既然不要我，如今为何又来招惹我，你要我做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么？”杨肃观凝视着她，目光一瞬不瞬，又听艳婷哭道：“定远待我很好，我也不要对不起他……”她用力往杨肃观胸膛打去，放声哭道：“你说！你为何要招惹我！为什么？”艳婷又是恨，又是爱，只泯着下唇，仰头望着面前的无情男子。杨肃观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艳婷，我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忽听远处传来碰地一响，好似响起了爆竹，随着声音响起，杨肃观身子晃了晃，话声从中断绝，脸色变得苍白之至。

艳婷尖叫道：“你为何不说话了！你说啊！说啊！”她双手抓住杨肃观的臂膀，拼命摇晃，她正要再说，却见杨肃观低头望着自己的胸膛，嘴角泛起了苦笑。

艳婷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霎时尖叫起来，只见杨肃观胸口鲜血直流。

冷枪……有人放冷枪……艳婷双手摇晃，像是要说不，惊怕之间，一步步退后，撞上了栏杆。

杨肃观微微一笑，颔首道：“很好、很好，终于要杀我了么？”雨水顺着面颊留下，他双膝软倒，跪倒在艳婷面前，艳婷见杨肃观口吐鲜血，又见他背后血红一片，想来那枪从背后灌入，脏腑已受重伤。

碰……碰……耳边枪声仍是不绝于耳，艳婷不管自身安危，只把杨肃观抱入怀里，哭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她哭叫不休，仿佛是问

为何有人要下手杀人，又似在问杨肃观为何亲吻于她，慌乱之下，已是不知所云。

杨肃观死在旦夕，已无余力支撑身体，他软倒艳婷的怀里，低声道："相识满天下，今日却是你替我送终，艳婷姑娘……艳婷姑娘……"眼看杨肃观目光渐渐黯淡，嘴角笑容也逐渐僵硬，艳婷泪如雨下，只是紧抓着他的手不放。两人命运乖离，好容易这段情终于有了点眉目，刹那之间，变故突来，却又成了生离死别。

杨肃观气息渐低，他仰望天际，喃喃自语："师父……观儿对不起你……师父……"说话间右手抬起，双目含泪，便要坠落面颊，当钢铁流泪的一刻，它便会生锈，便会死亡……艳婷牢牢握住他的手，痛哭失声，尖叫道："不要！我不准你死！不准！不准！"忽然之间，又是碰地一声大响，枪炮击来，打得身旁栏杆石屑纷飞，艳婷先是一愣，但她激动之下，对外界变故全不理会，那栏杆本已朽旧，缺了一角后再也受不住力，霎时倾塌倒落，滚到杨肃观身边。

杨肃观缓缓醒转，凝目望着身边断裂的栏杆，水气飘渺中，只见石栏裂开，露出淡淡的青泽之色，杨肃观嘴角颤抖，运起最后内力，使劲握住那截栏杆，啪地轻响，石灰泥屑尽落，霎时眼中看得明白，手里握着的不再是圆滚滚的石杆，而是一座拳头大小的方印。

泥灰满布，雨水阵阵洗刷，露出了六大篆文。

"皇帝正统之宝！"将死之际，极目瞭望，远处金水河浩浩荡荡，源源不绝地注入永定河中，那模样好似是一条神龙，正自张嘴衔着什么东西，却要交给自己……历经千辛万苦，抛去了官职，舍弃了亲人的性命，自己终于跨过刘敬也不曾跨过的一关。

今时今地，正统天命降临。耳边枪响不断，杨肃观奋力坐起身来，纵使满身浴血，他眼中的神光仍极骇人。他拼出气力，拉倒了艳婷，两人一同滚倒在地，躲在栏杆之下。杨肃观血流满身，喘道："艳婷，你若爱着我，便替我办最后一件事！"变故连连，艳婷只不住啼哭："你说！你说！便要我死了，我也心甘情愿！"大雨飞洒，身边水雾朦胧，枪声更是接连响起，杨肃观咬牙切齿，一字一顿："当京城燃起蓝光的那一夜，你要……你要伍定远尽起居庸关军马，南下北京！"艳婷惊道："南下北京？"杨肃观喘息道："戊辰岁终，龙皇动世，秦霸先遗言交代，唯真龙方能复辟成功，你……你……"他紧紧抓

住艳婷的手，厉声道："要替我降龙啊！"艳婷全身大震，又惊又怕，只想开口再问，忽见杨肃观背转了身子，纵声狂叫道："天不绝我！天不绝我杨肃观啊！"他面朝河水，霎时纵身跃起，旋即坠入河中。艳婷呆呆看着，忽然间醒觉过来，她高声尖叫："杨郎中！"一时间奋力跃起，追随着杨肃观的脚步，扑通一声，那修长的身躯坠入水中，眨眼间便给大水吞噬。

枪声终于停了，路上行人大声惊叫，纷纷在看那一男一女的落水之处。"观观啊！观观啊！呜呜……呜呜……"凄厉的哭声悲悲切切，杨夫人跪倒在地，掩面痛哭。伴着诀别也似的啜泣，永定河畔仿佛飘起了鬼火，无数火把映照，数百人聚集此间，都在打捞河中尸首。

究竟是谁这般狠心，居然忍心下手刺杀杨肃观？他已经无权无势了，朝廷削去他的官职顶戴，杨家长辈将他逐出家门，这般处置一个"败战将"，难道还嫌不够么？非要杀了他，将他的性命了结，这些人才会"颜笑逐开"么？谁下的手？是皇上么？他深恨杨肃观出言忤逆，是以派人杀他泄愤？还是江充么？只为削弱柳门势力，是以先下手为强，以免这位兵部郎中日后东山再起？究竟是谁？这些人到底想做什么？杀了杨肃观，究竟会有什么好处？"来，先喝了这杯茶。定定神。"两手捧着茶杯，铁壶淅沥沥地倒着热茶，掌心慢慢暖了起来，僵硬冰冷的指节给热气滋润，好似全身都舒坦了，干裂无血的樱唇就向茶水，轻轻啜饮。

"艳婷姑娘，肃观中枪之时，你刚巧在他身边吧？"威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伴随着永定河畔的风声，柳昂天的声音听来让人好怕。虽然竭力克制，牙关还是颤抖起来。伴随着身体的抖动，茶水立时溅上了纤纤素手，刹那间茶杯翻倒，直往地下摔去。

"小心些！可别烫着了。"一只大手凑了过来，当场将茶杯接住，杯口虽然热烫，那手掌却似毫无知觉，足见内力修为甚是了得。只见那手捧着茶杯，缓缓移回艳婷面前，温言道："侯爷在问你话，你慢慢说，别要害怕。"艳婷看着眼前的满月脸，那是柳昂天的护卫韦子壮，一时之间，艳婷苍白的俏脸更是毫无血色，慌乱之下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闪避。

假人……全部都是假人……"唉……"背后一人扶住了她，低声叹道："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人生痛苦，莫过于此。艳婷姑娘，我儿肃观真

的死了吗？”艳婷全身发冷，虽然她知道背后那人便是杨肃观的父亲，但她心里还是害怕，还是一股脑儿地发冷，她急忙挣脱背后那人的掌握，便往道中飞奔而去。“江太师到！”黑夜中火光隐动，大队人马出现在艳婷眼前。当先一人足跨骏马，身形肥胖，自是安道京，车边另有一名喇嘛打扮的僧侣相随，却是罗摩什。看这等阵仗，车中之人必是太子太师，本朝第一权臣到了。

连他也到了……死有重如泰山，也有轻如鸿毛，杨肃观地下有知，也能瞑目了。

眼看艳婷满面惊惶，不住退后，江充翻身下马，口中高声问向下属：“就是这女孩？是她见到杨肃观坠河的？”罗摩什等人提声答应，那江充便快步朝艳婷行来，面对本朝最著名的坏人，艳婷泪水盈眶，不知该往何处逃去，一时只能蹲在地下，看她两手捧住茶碗，双肩不住颤抖，想来真是怕得厉害。

便在此时，肩上一阵温暖，有人替她盖上了毛毯，艳婷又惊又怕，回首去看，入眼的却是一张清丽脱俗的脸庞，却是顾倩兮来了。看她身旁一名青年目光炯炯，把江充挡在一旁，正是卢云。艳婷大叫一声，扑倒顾倩兮怀中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江大人深夜过来，岂敢劳驾！岂敢劳驾！”杨远叹息着。

江充干笑着，“哪儿的话，侯爷不也在这儿么？本分而已，本分而已。”“别说这些了，快去瞧瞧夫人那儿？节哀顺变、节哀顺变啊。”柳昂天感慨着。

三大臣你一言、我一语，面上堆着歉意，却又不时含蓄地笑着。那艳婷听着三人的说话，霎时眼眶一红，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，顾倩兮懂得她的心事，当下端着热茶，不住喂她去喝，只是茶水入口，却有大半溢出了嘴角，竟是难以下咽。一片哀哭中，三大臣联袂行来，只听柳昂天叹道：“下手之人丧心病狂，令人发指。居然光天化日下公然行凶？这缉凶追捕之事，柳某定会竭尽全力，还请杨大学士放心。”江充颔首道：“正该如此。人死为大，我明日上奏朝廷，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还赐杨君生前官职。”杨远闻言，立时答谢道：“多谢太师盛情，多谢侯爷仗义。在下替犬子向两位致谢了。”诸人目光相交，脸皮都裂着笑，好似木然麻痹。

忽听一名女子尖叫道："不许烧！不许烧！他还没死，不许你们烧！"卢云侧目看去，只见几名家丁手拿纸钱，正要点火燃化，一名中年美妇满面泪痕，伸手不住挥打，却是杨家的主母杨夫人。只听她尖叫道："肃观！都是娘不好！娘不好！你快快回来啊！"据说这名妇人平日端雅雍容，现下却形同拼命，想来不信爱子便如此死了，家丁要烧纸钱，她自是不依。母亲已有疯态，杨绍奇拼命挡着，也在默默饮泪。

杨远却是定力过人之辈，爱子惨死，他只叹了几声，并未多说什么。除了和江充、柳昂天等人寒暄之外，大半时间便是在检视儿子中枪之处，好似要查些蛛丝马迹出来。星月无光，四下晕暗，这一刻的景象不太真切，好似虚幻梦境一般。卢云坐在河岸旁，怔怔望向深夜中的永定河，也似痴了。

据旗手卫官差禀报案情，今日午后，永定河畔枪声大作，当时路人惊惶走避，纷纷寻找掩蔽，纷乱间却见一男一女先后跳入水中，衙门得报速达，才从河中救出湿淋淋的女子，尔后问出落水男子的身分，却是被革籍为民的前兵部郎中，五辅大学士之子杨肃观。之后惊动大臣，不只杨远、柳昂天到来，连江充也来了。

卢云微微苦笑，低下头去。

生前无人闻问，弃若敝屣，便算死后倍极哀荣，那又有什么用？正想间，突见水面裂开，一条大汉破水而出，此人身手矫健之至，自是伍定远来了。他才跃上岸来，便见众人急急围拢过来，有的惊、有的急、有的怕、有的慌，众人异口同声，都在问道："怎么样？有无见到人影？"伍定远湿淋淋地，他伸手拍落水珠，摇头道："我细细查过了，河底没有尸首。只是他胸口中了一枪，先前背上又有伤，我看……唉……"他虽没把"凶多吉少"四字说出，但意思也是差相仿佛了，便在此时，忽听一声悲叫："你胡说！他没死！他没死！"跟着身子向后便倒，却是杨夫人。

伍定远暗暗叹息，又见卢云对自己猛使眼色，改口便道："也许杨郎中安好无恙，那也说不一定。河底太深，夜里又暗，一时半刻找不到人，我看明日一早再过来吧。"伍定远虽是真龙之体，但他寻访一夜，天寒水冷，也不免筋疲力竭。他摇了摇头，便朝艳婷走去，忽然有人伸手拉住了他，伍定远回头一看，却是柳昂天。

伍定远疲惫之至，无力多话，拱手便道：“侯爷。”柳昂天觑了艳婷一眼，附耳道：“出事之时，这艳婷姑娘……咳……恰恰陪在肃观身边。看她受了不少惊吓，你可得好好安抚一番。”一句话断了两次，用意是什么，自是不难明了。伍定远听了这话，登时低下头去。柳昂天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欲言又止间，目光颇见深意。

夜黑风高，远处艳婷蹲在地下哭着，好生柔弱可怜。别说她与杨肃观幽会，便算她与杨肃观同床共枕，那又如何？便算这女孩儿永远不欢喜自己，那又如何？伍定远忽然轻轻一笑，他轻轻挣脱了柳昂天的手掌，转朝艳婷走去。

艳婷一见他来，立时扑入怀抱，放声大哭：“伍大哥，快带艳婷走，艳婷不喜欢京城！不要留在这里！”伍定远看着几位大臣，又朝艳婷看了一眼，他轻抚佳人背心，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，大哥带你去个平安的地方，明日便走。”眼看艳婷破涕为笑，连连点头，伍定远却叹了口气，目光更见深沉。

假人……全部都是假人……艳婷……连你也是假人么？黎明时分，干清宫一片寂静，大内门禁森严，龙帐内嫔妃受幸，倦极而眠。

景泰皇帝忽尔失眠，他宽袍缓带，独个人在御花园行走，今夜龙心郁闷，想要独自沉思国是。众太监远远跟随，人人神情谨慎，不敢相随过近，以免打扰圣聪，可也不敢距离过远，以免听不着皇上的吩咐，亦步亦趋之间，大见随扈学问。

干清门为大内守卫分界，门南归御前侍卫管辖，门北归东厂内侍守卫，只是刘敬已死，东厂高手烟消云散，御前侍卫也惨遭整肃，此时门北仅有一批内侍看守，武功都是平平。这些时日江充虽然大肆搜罗高手，但一般江湖人士毕竟出身草莽，一不曾净身，二不懂礼数，自也不能让他们看守后宫，以免更增纷扰。也是为此，禁宫防卫第一线也是最后一线，所有高手全数布置在宫墙沿线，可一旦刺客潜入墙内，圣驾必然堪虞，正因防线薄弱，皇帝现下所用的贴身内侍皆是精忠之士，百中选一，时时以肉身为盾，以命换命，替皇帝一死。

景泰行入花园，月光皎洁，照得兔儿山一片清朗，只是九五至尊心事重重，纵然美景当前，神态也甚怃然。少年之时，景泰仅是个无权闲王，对皇兄朱炎大为艳羡，平日里闲来无事，总爱想像自己漫游后宫，逍遥自得的好模样。美人嫔妃任己挑选，禁城之中唯我独尊，

想做什么，便做什么，男的替自己打仗种田，女的替自己传宗接代，真是天下第一极乐啊。

谁知真个接任皇位，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虽然手掌万里江山，大怒之下杀人万千，大喜之下随幸嫔妃，但日子久了，再曼妙的事也变得索然无味。三十年下来，嫔妃虽仍绝美，但体力日衰，床第滋味日益淡薄。杀人太多，夜间独处不觉潸然泪下，礼佛时更是大感惶惑，就怕死后轮回业报，来世不得超生。

唯一的寄托，居然变成了这个。

心中所求，就盼江山太平，社稷安乐，那盘绕心中，屡屡挥之不去的渴望，竟是盼得臣民的诚心称颂、真心爱戴。倘若后世史家缅怀悼念，敬自己一个圣宗、一个仁宗，那更是死而无憾了。

来到了御书房，大批内侍守在门外，门内一个不知名的小太监打着盹儿，他惊觉皇帝到来，当下慌忙行来，恭恭敬敬地点着了烛火，旋即奉茶过来。

这样的小太监，三十年来不知换过了多少个，景泰自也不认得这人是谁。他向小太监微微一笑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顶，小太监又喜又怕，便要往地下一跪，景泰却顺手把他扶了起来。含笑道："不是上朝的时候，无须多礼。"二十年前自己心境不佳，破口大骂一个孩子，那小太监羞愧无地，连夜跳井死了，从此景泰再也不曾凶过内侍。他从女儿银川那里学了一句话："生在帝王家，真是一种孽"。

也许是这样吧，尽管那日兵部郎中犯上忤逆，他却饶过不杀。那许许多多战败的臣子，他也宽恕他们的罪业，让他们有戴罪立功的机会。

这般胸襟气度，多少个皇帝能够？景泰嘴边泛起了微笑，缓缓坐上案头。

取起奏章，一一细读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最是思索国政的时刻，心平气和，三省吾身，先不求大功，但求为政少犯错，少犯错就少杀人，少杀人便是大功德，五十来岁的他这般告诫自己。

第一道奏折是孔安上的，内容不外太后寿诞庆贺筹备云云，内容枯燥烦闷，但文章反来覆去，就是要讨三十万两银子。皇帝叹了口

气，他没批“可”，只批了个“厚仁则孝人”，用意则让孔安自行体会了。

再看第二道，却是江充上的，说是要修建长城西段，需银四百万两，皇帝摇了摇头，江系中饱私囊，已非一日，当下写了五字：“民心强不墙”。江充能否体会，端看他自己了。

匆匆阅览，读了十来道奏章，却是有些倦了，他将奏章放回案上，忽然之间，厚厚一叠奏折中滑出一张纸片，正正掉在桌上。皇帝咦了一声，看那纸片薄薄一张，模样简陋，却不知这是谁送来的。满心纳闷之间，他伸手捡起，细目去读。

那上头只有六个朱红大字，圈在一只方格里。一个又一个字去读，霎时读出了……“皇帝正统之宝！”天下第一正统，烟没无踪的传国玉玺，居然在此现世？景泰吃惊之下，连忙细细去看。那雕刻半点没错，正是隐没多年的正统传国玉玺。尚宝监共藏御宝二十有四枚，其中最最要紧的一枚，却早于武英十五年御驾亲征中失落，这枚与先帝一同失踪的御宝，便是俗称的“正统之宝”。此玺传于唐代，乃开国大诏祭祀之宝，至今烟没已达三十余年。虽然朝廷仍藏有其余二十三枚御宝，但这些典玺皆是后制，或称“皇帝信宝”、“尊亲之宝”、“敬天勤民之宝”，纵使制作精美，文字繁多，却万万不及开国正统典玺来得要紧。

“正统之宝”乍然现世，这是喜兆，还是凶兆？皇帝心下疑惑，不知这是何人所为。倘是尚宝监找回传国玉玺，那可是天大的喜事，只是说来悬疑，这帮臣子要是得了功劳，那还不大肆渲染，岂会不动声色地夹入奏折？他猜想不透这纸片从何而来，当下翻动大批奏折，翻着翻，忽又找到了一张纸片。他嘿了一声，当下低头细读。

“还我河山？”纸上文字龙飞凤舞，书法苍浑有力，彷如一柄利刃，正正插入了心口。

这是……这是武英皇兄的字迹……“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黄龙向天哭喊呼救，尖叫声划破夜空，惊醒了无数沉睡中的嫔妃太监。皇帝震恐，社稷不安，自刘敬死后，京城即将二度戒严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八章 一切爱憎会

呜呼杨君，不幸夭亡！念昨幸会，吾极心伤。惜君高材，寄泪千行。衰君别世，百结愁肠。魂如有灵，必告凶狂。呜呼痛哉，伏惟尚饗！

却说杨肃观中枪坠河，不见踪影，自那夜之后，柳门连着几日调出部队搜寻，卢云、伍定远等人也在费力打捞，几日下来，却始终找不到杨肃观的踪影。又过三日，眼看还是毫无下落，众人领的是朝廷薪俸，与杨家交情再深十倍，也不能这般无止无尽地干下去，便推举了卢云出来，由他向杨大学士禀明放弃之意。

卢云找杨远说了，才提个开头，杨夫人已是伤心欲绝，那杨远倒是没说什么，仍是一幅平平淡淡、莫测高深的模样，全无半分失态。人家镇静自若，定力过人，卢云怎好说什么？秉过意思之后，也只有悻悻然离开了。

不知为何，卢云心里始终有个感觉，似乎杨肃观并未死去，也许是这位同侪往日精明厉害，若说他便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，实难让自己置信。也许，他还好端端地活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，只等时机到来，他便会现身降临，就如昔日的“风流司郎中”那般神出鬼没。

闲里时光易过，搁下了杨肃观的事情，便该为自己的婚事打算了。卢云大婚在即，这几日不再方便借宿岳丈家中，便搬回自己的住所。

此番大婚，郎是状元郎、娘是美娇娘，卢云文章博达，顾倩兮雅擅丹青，二人门当户对，都是秀雅之人，自是难得一见的天作之合。只是美中不足，两人的新家着实破烂不堪，看卢云拿来迎娶未婚娇妻的，正是当年高中状元时买下的那栋小屋。这屋子两大坏处，第一个是木头对大门，格局蹙酸，入门便见一炕；第二个坏处是窄小拥挤，窗边一张寒桌，吃饭写字全在上头，这般破烂房舍拿来迎娶佳人，当真难看。果然二姨娘过来视察之后，只气得没晕过去，拿着鸡毛掸子便往卢云头上扫落，差点没惹出了风波。

二姨娘气呼呼，顾嗣源笑眯眯，老丈人何等眼光，行道是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”，这新房是否富丽堂皇，那是其次了，要紧的是男的实在、女的贤淑，两人相爱便行。顾倩兮天生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儿，这几日看过洞房新居之后，也如爹爹般笑吟吟地不以为意，卢云便也放

下心来，反正自己是在长洲为官，月底便要带同娇妻离京，勉强凑合几日，算算还能应付着用。

这日已是八月初十，再过五日便要大婚，顾嗣源早已吩咐过来，要管家一路照看，不准有失。

聘礼、媒人、婚宴全由他顾尚书暗中打点，除非卢云临阵脱逃，不见踪影，否则这桩婚礼必定妥妥当当，只是思来想去，这等赔本生意一桩便嫌太多，天幸只生了一个宝贝女儿，要是连生四个，四千金一同出嫁，棺材老本恐怕全没了。

大事有顾嗣源照顾，小事有管家帮办，新郎官这些日子无所事事，只能捡些琐事来做，这日晚饭过后，他先剪了几个喜字，又铺上大红鸳鸯绣花被褥，卢云坐在床上，眼看红罗锦帐，床头贴喜，红烛在桌，自行幻想洞房花烛的情景，内心自是温馨不尽，喜悦无比。

只是温馨归温馨，内心却也不免小鹿乱撞，那鹿好生会跳，直似上下左右乱撞乱冲，想想还有五日要熬，这鹿再跳将下去，到时不免跳出病来。卢云咳了一声，心道："人生四大喜事，我已经历三样了，当此佳辰，以茶待酒，来上一杯吧。"当下准备了热水，自行煮茶品茗，也好定定心神。

何谓人生四大喜？正是"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"，卢云手持茶杯，嘴边带笑。这金榜题名的滋味他早已尝过，果然是大悲大喜，酸甜苦辣一应俱全，还险些在承天门给人脱了裤子。至于故知、甘霖这两样，他人生备尝辛劳，感受自切，算来还剩最后这个洞房花烛夜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却不知个中滋味如何了。

想着想，全身又烧起了大火，卢云已至而立之年，平日多读医书，男女之事自然通晓，绝非无知少年。但要说到亲身经历，这却是头一回。当年虽给秦仲海屡次押入妓院，但卢云靠着轻功不弱，脚底抹油功夫精湛，始终在最后关头逃之夭夭，不曾给污染了。想到顾倩兮的花容月貌，举止间的娇俏宜人，这洞房花烛夜必然耐人寻味。卢云心摇神驰，拿着茶杯的手不自觉地抖了起来，茶水都溅上了身。

正胡思乱想间，忽听外头传来一声笑，这嗓音好生低沉，一听便知来人是条大汉，卢云啊了一声，知道有客人过来，忙问道："谁在外面？"那嗓音哈哈一笑，道："是我。"

卢云大喜，赶忙打开了门，果然眼前站着天塔股地一条大汉，看他身材着实高壮，国字脸正气凛然，正是伍定远来了。

这几日伍定远忙于公务，始终没有过来瞧卢云，难得他忙里偷闲，卢云自要好好招待一番，他慌忙取过茶壶，替伍定远满满斟了一大杯，有些手忙脚乱。伍定远自行坐下，左顾右盼，含笑道："你这房子挺别致，我倒没来过。"

卢云陪坐一旁，干咳两声，道："反正在京城的日子也没多久了，将就点也就成了。"

伍定远笑道："是了，你成亲后便要返回江南，这两日有地方住便成了。确实不须大肆铺张。"说话间从背上解下一只包袱，打了开来，只见里头摆着一只锦盒，伍定远双手奉上，送到卢云面前，见是一对雌雄玉狮。卢云是鉴玉名家，一看那雄狮脚踩乾坤，雌狮携子游嬉，立知这是五代雕功的"夜明锦玉狮"，纹理细腻，用的更是上好的和阗美玉。

伍定远微笑道："卢兄弟，大哥几年来受你许多恩情，你过几日便要大婚，这是一点心意。"

卢云慌忙摇手道："这礼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"将锦盒推了回去，神态甚是坚决。

伍定远不急着和他吵，只握住卢云的手，温言道："胸口的伤好些了么？"

卢云见他顾左右而言他，如何会中计？仍是一股脑儿不从，道："定远，咱俩是过命的交情，你送这般贵重的礼，过几日你和艳婷姑娘好事近了，我还不一样要大张旗鼓地费心张罗，你可行行好吧。"

伍定远听了艳婷二字，脸色忽然微微黯淡，低声便道："若有那么一日，我死而无憾。"

卢云见他神色有异，登时咦了一声。杨肃观失踪之日，艳婷刚巧陪在身边，说来有些悬疑之处。想起长洲城隍庙里的所见所闻，不由有些担忧，低声便道：

"定远，你和艳婷还好么？"

伍定远微微一笑，先前那异样神色一闪而过，刹那间便又宁定如常。他凝视卢云，又把那只锦盒塞了过去，含笑道："卢兄弟，柳门四

将，观海云远，现下只剩你我两人了。眼前你要大婚，再重的礼都是应该，来，收下吧。”

卢云还要推却，伍定远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兄弟别急着推托，我这儿还有样东西，你看过之后，非收不可。”卢云有些纳闷，世上岂有非收不可的礼品，正想一概推拒，伍定远却已弯下腰去，自行取出一罐事物，道：“九转正气丹，我向侯爷求来的。”

卢云听这药名大义凛然，想来是治伤圣品，当下只哦了一声，摇头道：“我胸口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何须大费周章？”伍定远裂嘴一笑，附耳道：“兄弟误会了，这不是治胸口刀伤的。”

卢云茫然道：“不是治胸口的，那是治那里的？”伍定远神神秘秘地一笑，目光向下一扫，跟着含笑不语。

卢云全身颤抖，惊道：“什么正气丹，这……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伍定远微笑道：“你还没听说么？侯爷老来生子，让七夫人生了个小少爷，这一切全拜“九转正气丹”的大威力。”他见卢云嚅嚅嚅嚅，当下把药罐子塞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九转正气丹养精补元，精选九种珍贵药材，经八卦炉九九八十一日炖煮，莺啼九转，正气不散，乃至正至阳之物，故以正气名之。若非我向侯爷苦苦哀求，人家还不肯给哪。”

卢云听了大威力，不由心中犹豫，将药罐子捧入手心，低声道：“如何服用？”

伍定远容光焕发，一幅老马识途的模样，低声又道：“半个时辰前服用即可，切记，药性太强，不可多吃，否则必有大祸。”卢云惊道：“什么大祸？”伍定远故做神秘，低声道：“我也是听人转述，好似有一回侯爷服用过量，致使七个夫人迭有怨言？你试过便知。”

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一时诧异不语，伍定远义加了一句嘱咐：“兄弟，你若把“玉狮子”还我，这“正气丹”便不能给你，鱼与熊掌必须兼得。知道么？”

卢云双眼圆睁，内心煎熬难决，想起卢家三代一脉单传，日后若要多子多孙，定须此宝相助，当下一声长叹，道：“为了列祖列宗，只能收了。”当下将药罐子揣入怀里，直是慎而重之的模样。

伍定远望着卢云的窘态，忽然便是一笑，卢云回望过去，脸色也甚尴尬，二人四目相望，忽感莞尔，一时忍俊不禁，竟是相顾大笑起来。

伍定远原本有些阴霾，这下忧虑全消散了。他哈哈笑着，道："卢兄弟，下回我返京之时，你可得抱个儿子给我瞧。否则休怪我灌你吃药了。"卢云也自笑着，正要按口，忽然心下一凛，愣道："下次回京之时？定远，你……你要离开北京了么？"

伍定远叹了口气，道："没错，我明日一早便走，卢兄弟，我今夜是来向你道别的。"

卢云吃了一惊，慌忙问道："怎么走得这般急？"伍定远目光向地，轻声道："朝廷公文连日催促，要我早些过去居庸关上任。我这几日一直拖延，只想喝过喜酒再走，奈何北境边关不能无将驻守，过几日江充又会差人过来探查，只能先走一步了。"

卢云听了这话，登时垂下首去。杨肃观挨枪，秦仲海造反，柳门几人一个个或走或散，现下连伍定远也要离开京城。卢云别开头去，黯然道："定远，我本想请你当傧相的。"

伍定远听了这话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两人面面相对，俱都无言。

过了半晌，伍定远缓缓起身，道："我明日一早离开，艳婷受惊太过，这些时日有些……有些心神不宁，我得回去瞧瞧。"卢云叹道："她也跟着去么？"

伍定远嗯了一声，道："我这回过去少说一年半载，不只是她，连崇卿也得跟我走。"

卢云一路送到门外，此时天候转寒，夜间霜寒露重，伍定远见卢云衣杉单薄，便道："你早些睡吧，这几日没人帮你打点，自己多担待辛苦。"卢云叹了口气，淡淡地道："我理会得。"

伍定远凝视卢云，似乎欲言又止，又似有些不忍离开，过得许久，他忽然走将过来，一把抱住卢云，低声道："兄弟，大哥走了，你好自珍重。"他不再多说什么，便自转身离去。

卢云独立巷口，望着伍定远离去的背影，想起二人从此一个调任北疆，一个远在江南，再要相聚，却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情了，一时有些感慨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忽听脚步声响起，卢云拾眼望去，只见巷口奔入一个孩童的身影，听得稚气的嗓音唤道：“卢叔叔！”卢云微微一笑，自知面前这红扑扑的孩子是伍定远的义子崇卿，他俯下身来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爹爹刚走呢，你来找他的？”崇卿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是来找叔叔的。”

卢云眨了眨眼，笑道：“你找我？想跟叔叔认字么？”猛听读书写字，崇卿登时“噫”了一声，好似不寒而栗，卢云哈哈一笑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笑道：“好啦，什么事找卢叔叔？可是你爹爹忘了什么东西？”

崇卿摇头道：“不是爹爹掉东西，是姑姑要给东西。”卢云假作不解，道：

“姑姑？谁是姑姑？”崇卿做了个鬼脸，笑道：“卢叔叔装傻，姑姑就是姑姑，你见过的。”卢云一拍额头，长长地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那个姑姑啊？对不住，我还以为那是你妈妈呢。”

崇卿听了这话，先是呵呵笑着，好似甚为欢喜，过得半晌，却又低下头去，不言不语。

卢云蹲下身去，含笑道：“崇卿，喜欢姑姑当妈妈么？”

崇卿黯然道：“崇卿喜欢没用，要姑姑喜欢爹爹才管用。”

卢云陡听此言，心下登时一凛，想道：“艳婷对定远不假辞色，连孩子也看出来了。”

本想艳婷住到伍定远家里，两人情感定是一日亲过一日，没想个把月过去，仍无重大进展。他叹了口气，捏了捏崇卿的脸颊，道：“好了，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别多管。你方才说姑姑有东西要给我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崇卿嗯了一声，急忙脱下外衣，此时不过中秋，那孩子已裹着厚厚的棉袄，卢云忍不住一笑，道：“才入秋呢，怎么就穿冬衣了？”崇卿道：“姑姑见我怕冷，这才给我穿的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只玉盒，交到了卢云手里。卢云奇道：

“送我的么？”

崇卿道：“不是呢，是给爷爷的小弟弟。”卢云奇道：“爷爷的小弟弟？那又是谁？”

祟卿打了个喷嚏，迷迷糊糊地道："姑姑说了，要叔叔帮她去爷爷家送礼，把这盒子给爷爷的儿子，一个小弟弟。"卢云哑然失笑，这几句话里又是爷爷，又是叔叔，还杂了个小弟弟，直是夹七缠八，一遢糊涂。卢云摇头笑道："什么爷爷？哪位爷爷？"

祟卿道："就是那个柳老爷爷啊。姑姑说柳爷爷生小弟弟，要请大家喝酒，可是我们一早就走了，要请叔叔帮她送礼。"卢云啊了一声，心道："是柳侯爷摆满月酒。"他正要再问，忽地寒风吹来，祟卿寒噤抖过，鼻水再次喷出，险些射中了卢云。

卢云慌忙闪开，正要数说，忽听祟卿嗨了—声，自运一口痰，便往地下吐去，卢云心下骇然，想道："这孩子倒有怒苍风范。"看这孩子打小没人教，果然粗鲁无比。他拉过了祟卿，嘱咐道："听好了，以后要学规矩，不许随地吐痰。"

言者谆谆，听者邈邈，那祟卿只嗯了一声，拉起卢云的衣衫，便把鼻涕拧了上去，跟着打了个哈欠，好似有些倦了，便自走了。

卢云苦笑摇头，当真是人善被人欺，看祟卿平日对伍定远敬若天神，却对自己这个卢叔叔如此随性，看来自己平日必要多扮冷面知州，也好重振声威，要人知所戒慎。

回入房里，卢云随手将那玉盒收起，只见上头醮着金漆，想来里头物事颇为贵重，卢云发起愁来，寻思道："侯爷是我的主婚人，明日是他小儿子的满月酒，礼尚往来，我也得准备些礼品过去。"此次卢云大婚，虽在多事之秋，柳昂天还是多方关照，非只慨然承诺主婚，私下还送了好些礼品过去顾府，俨然以男方家长自居。尊长如此照拂，卢云自是感激不尽，自要备妥珍物馈赠。

卢云身为长洲知州，此次难得上京，自也带了许多名产回来，其中最大一宗便是茶叶。想起柳昂天颇爱品茗，登将行囊里的茶罐全数取出，要挑出极品茶种相赠。

茶叶虽非什么昂贵之物，但江南茗茶也有昂贵希罕的，如金镶玉、碧罗春、六安瓜片、梅坞龙井等，号"绿、郁、甘、美"四绝，极品以两计价，远近驰名，京城不易采买。卢云此次带回茶叶，用意自是替长洲地方打响名气，那些王公大臣喝得好了，乡民得个"上品御用"的彩头，日后也能多挣些生意，绝不让别的地方专美于前。

卢云打开行囊，将茶叶罐子一一取出，只待挑出其中珍贵的，明日便作赠礼，他四下翻捡，一罐罐打开闻香，忽然之间，竟见茶罐中卷着薄薄的书册，卢云微微一奇，他见书页古旧泛黄，书皮上却不见文字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若说是长洲府上的家丁误放，却又不像。卢云满面疑惑，当下行到桌边，就着烛光匆匆翻动。

这一看之下，更感诧异，只见内页空白一片，并无半个文字，彷如无字天书一般。

卢云呆了半晌，猜不透这本书是何来历，更不知是什么人放入自己的行囊之中，他翻看良久，却也瞧不出什么道理，当下将古册随手放上窗台，不再理会。

搅了这么一阵，已然深夜，秋夜寒凉，卢云虽有内力护身，不怕着凉，但毕竟冷板凳比不上暖被窝，他伸了几个懒腰，匆匆将外衣褪了，便要上床卷棉被去也。

还没上床，忽然鼻中闻到一股香气，那味道不似佛堂檀香，也不像茶叶清香，反倒似夜间花圃间的点点芬芳，闻来沁人心睥，醉我柔肠，让人心生异想。

卢云微微一惊，忙嗅了嗅自己的衣衫，霎时皱眉摇头，昨夜入睡前并未擦洗，虽不至恶臭薰天，却也没啥好滋味，这味道如此芬芳幽渺，绝非是自己的体味。

他再嗅了嗅，忽觉棉被里有股香气，侧耳倾听，更似有人盖着棉被，将呼吸声遮掩了。

卢云大惊失色，心道："棉被里有杀手？"他怕胡媚儿忽尔出现，慌忙间向后一滚，摆出"无双连拳"的架式，沉声道："尊驾何人？何以扰人清梦，躲在棉被之中？"

那棉被轻轻一颤，好似传出了笑声，跟着棉被一角露出晶莹剔透的肌肤，细目看去，却是一双裸脚。卢云嘿了一声，心道："杀手的脚很小。"他挥舞拳脚，道："尊驾再不出来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"

便在此时，棉被住下一拉，露出了一张咯咯娇笑的柔美脸蛋，听她笑道："什么尊驾不尊驾的，看你吓得。"卢云定睛一看，床上躺着个美女，却是顾倩兮来了。卢云脸上一阵羞红，道："你……你怎会来我床……床上？"

顾倩兮睁着一双妙目，含笑道：“卢郎，我想和你一块儿睡。成么？”

卢云一不知她为何来此，二不知她为何央求共枕，一时面色泛紫：“出然…

…成……不……

成……”语不成声，词不达意，脑中一股热气冲出，脸红脖子粗之余，竟发起抖来了。

顾倩兮见他呆立不语，低声便道：“好容易溜出家来。倦得紧。你再不过来，我可要走了。”

说着爬起身来，便要从窗格子钻出。看那窗扉未曾紧闭，想来她十之八九是从窗口溜进来的。

秋夜寒冷，顾倩兮才从棉被里采出头来，立时打了个哆嗦。卢云怕她着凉，支支吾吾地道：“别……别回去了，你……你便睡我房里，我……我到桌上睡成了……”

顾倩兮语音妩媚，轻声道：“那怎么成？我这不是鸠占鹊巢么？你过来吧。”

卢云别开了头，脑中一片晕眩：“倩兮这是怎么了？再几日咱们便成亲了，她怎会忽然找上门来，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

顾倩兮不耐久候，忍不住嗔道：“我知道这不合规矩，你若不喜欢，我这便回去了。”

既是人家的一片诚心，怎好推辞不受呢？卢云扭扭捏捏，一时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待听方圆丈许并无异响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他低头垂手，模样恭谨，挨挨擦擦地走向床边。正要躬身行礼，忽见顾倩兮温婉轻笑，将棉被略略掀开，露出一双美腿，含笑道：“卢郎，你来。”

卢云大惊失色，气血波涛，腾腾腾地退回三步，当场踢倒两只茶叶罐子。又听咚地一声，怀中的“九转正气丹”掉了出来。

房里茶叶罐乱滚，霎时见连倒了十来个，顾倩兮微微一奇，道：“好端端地，为何搁这许多茶罐子。”说着将“正气丹”捡了起来，她见那瓶灌黑黝黝地甚是粗陋，又道：“这是什么新种茶叶？罐子好丑。”

卢云忙道："那是药，不是茶叶。"顾倩兮哦了一声，自管开罐察看，待闻那药丹透着一股辛辣，登时蹙眉道："好难闻的东西，这真是药么？"随手将罐子还给卢云，卢云正要去接，忽然间碰到她滑腻的手腕，心惊手颤之间，那罐子竟尔翻倒了，霎时倒出十来颗药丸，骨溜溜地朝四面八方滚去。

卢云大吃一惊，灵丹妙药得来不易，万万不可遗落，当下展现了暌违已久的拳脚身法，只见他抄起罐子，卸肩回手，扑向地下，霎时连接七八颗药丸，眼看脚边三颗药丸便要落地沾尘，他右掌在地下一撑一推，身子倒射而出，当场又接住了两颗。

卢云松了口气，张嘴道："好险，这药很是难得，可不能少……"那个"了"

字还没出口，一粒丹药滚下桌来，当场坠入喉咙去了。

卢云心下大惊，急忙倒立起来，拼命去呕，哪知那药入嘴即化，霎时便已消失无踪。卢云又怕又慌，只是叫苦连天，霎时盘膝打坐，打算运功驱出体内药力。

顾倩兮见他忽然盘膝坐下，无端打起坐来，她急急下床，道："怎么了？那药有毒么？"

佳人迎面而来，有如出水芙蓉，身子更靠在自己肩上，温温软软的。卢云偷眼去看，只见情人一双香肩滑啊滑地，明媚大眼眨啊眨的，加倍妩媚动人。

毒气上涌，快要毕命了。卢云勉力运功抵挡，心道："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卢云饱读诗书，坐怀不乱，虽妲己玉环之魅不能淫，西子昭君之美不能屈，卢某誓遵礼法，教养天地……"他心下略感舒坦，便又睁开了眼。

这一睁眼可就糟了，只见顾倩兮娇怯怯地站在眼前，一双玉腿肤泽晶莹，光可鉴人，玲珑娇躯近在咫尺，只要自己鼓起勇气，温香软玉便能抱个满怀。卢云嘴角发抖，全身一阵抽动，忽然心有灵犀，便从怀中取出一只铜钱，口中默默祝祷，自往地下扔去。

顾倩兮奇道："你在做什么？"卢云不应不答，只爬将过去看那铜钱，霎时惊叹道："是正面哪。"说着双目发出异光，大剌剌地站了起来。顾倩兮呆呆地看着，只听卢云口中念念有词，诵道："夫子诲我，

天阴地阳，两情相悦，自生相长，孝经有言，无后为大，周官有言，子孙满堂……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，天上地下祖先父母保佑我卢云完成大业……善哉善哉……”他好似婆子念灶经，大踏步奔向门口，快手快脚地锁上了，跟着又急劳劳地行到窗边，迅不及掩耳地扣上窗扉，待见窗扉稳如泰山，房门锁得密不透风，猛地转过身来，目光炯炯地望向顾倩兮，好似变了一个人。

顾倩兮佯打了个哈欠，讪讪地道：“人家好心来瞧你，你却老是怪模怪样，我不管你了。”

说着回上床去，将棉被一卷，面向内壁，自管入睡了。

房里一片昏暗，有若深夜，床上香气袭人，佳人已在鼾睡。卢云见房门窗扉已然锁起，便算皇帝带人过来攻打，怕也攻之不入。药力攻心，穿肠而过，顾倩兮早将发髻挽起，露出白腻诱人的后颈，卢云血气上涌，霍地一声，已然飞身上床，与未婚妻同席而枕，二人相距三寸五分。

近香情怯，卢云来到佳人身畔，却又怕了起来，他嘶哑地道：“倩兮、倩兮，你睡着了么？”

待听枕畔鼻息沉沉，顾倩兮似已沉睡了，卢云吞了口唾沫，颤巍巍地伸出手去，便想去抱她的身子。

三寸五分不过巴掌远近，伸手可过，此刻却如三万五千丈，让人难以跨越。

卢云靠着正气丹的大威力，勉力出手，好容易碰到香肩，便觉顾倩兮身子微微一动，似要醒了。卢云大惊之下，忙将手缩了回来，身子躺正，双眼瞪着天花板。

过得半晌，顾倩兮不曾转身，仍在熟睡？卢云不敢再动，万般迷惑中，只得再次向天祷告："列祖列宗在上，我卢家薪火相传，香烟万万不可断绝。爹琅在天之灵保佑，孩儿今日务必完成使命，不付所托。"跟着向天花板拜了三拜，低声祝祷。

正颂祷间，忽听耳边传来一声轻笑，道："你在拜什么？床头有神么？"

卢云咦了一声，慌忙间转过头去，只见枕边佳人单手托腮，正自笑吟吟地瞧着自己，卢云一身火焰全消散了，尴尬地道："我……我手酸，想要合掌动—动。

哪，你瞧，便像这样。"说着双手合十，再次阿弥陀佛起来了。

顾倩兮含笑望着他，一动不动。卢云干笑道："你瞧，只要多拜两次，手便不酸了，精神还越来越好，你要不要试上一试？"情郎在床边蠢蠢欲动，顾倩兮却也没生气，她那双大眼聪慧明亮，很是善解人意。过得半晌，忽听她轻轻一笑，道："卢郎，你想抱我，对不对？"

卢云悚然一惊，摇手道："谬！谬！余岂好色哉！余不得已也！君子正其气、止于丹，虽九转八荒不能及也……"满口胡言乱语中，却听顾倩兮微微一笑，腻声道："卢郎，你要真敢抛下礼教，过来亲亲我，我一定依你。"

卢云咦了一声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伸手抱了过去，顾倩兮靠在他的胸膛上，满面娇羞，轻声道："伤好了么？"卢云大喜道："好了，早就好了。"

他翻过身子，面向情人，只见顾倩兮一头秀发散在枕上，面颊隐带火红，卢云欢喜得快哭出声了，正要凑嘴去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却听顾倩兮一声哽咽，竟抢先哭了起来。

卢云惨然道："你怎么了？我……我还没非礼啊。"顾倩兮不去理他，只环手抱住卢云，不住饮泪抽噎。卢云慌张之下，自也不敢再使坏，赶忙躺好了，跟着轻抚秀发，柔声安慰道："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同我说吧。"

顾倩兮凝视着卢云，啜泣道：“卢郎，我好害怕……我好害怕……我眼皮一直跳，总觉得有大事要发生……”卢云心下一凛，当场醒觉了。他坐正身子，左手搂着顾倩兮的腰身，吻了吻她的面颊，道：“你怕我也出事了，对不对？”

顾倩兮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娇躯微微颤抖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卢云心下了然，喟然低叹一声。乱世之中，时时都是生死之斗。杨肃观广结善缘，城府手段俱达一流境界，以他这等见识人品，尚且被刺于永定河畔，何况是刚正不阿的自己？倘若自己遭逢绝境，却要如何脱逃？想来顾倩兮心中害怕，这才背着礼教，前来与自己相聚。

顾倩兮抬眼望着他，轻声道：“答应我，你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，好么？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倩兮，你真不该说这种话。”顾倩兮慌了起来，忍不住面色一颤，泪水迸出，小手紧紧抓着卢云的臂膀，慌道：“卢郎，你……

你又要做什么傻事么？”

又惊又怕之间，忽觉脸上一阵温暖，卢云的手掌轻轻抚来，似在安慰自己。

顾倩兮忍住了泪，抬头望着情郎。只见他低头下望，伸手轻抚自己的头发，眼中满是柔情怜惜。

卢云含笑道：“一年前，也是在这北京城吧，你还记得咱俩头一回见面，是在哪处地方？”

顾倩兮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在一家小茶铺上。”

当年扬州别离，不得再见，直至年前茶铺相遇，两人才得以见面。谁知傲骨书生毫不珍惜良缘，两人坐不片刻，他袍袖一拂，便自傲然离去，却把她扔给了杨肃观。顾倩兮至今回想此事，仍感心酸难忍，她别开了脸，泪水险些又落了下来。

卢云摇头笑道：“倩兮啊倩兮，你总以为那是咱俩第一回见面，其实啊，我老早就看过你了。”顾倩兮啊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你有来找过我么？我……我怎么不知情？”

卢云轻轻笑道：“你不会知道的，我若不说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。”顾倩兮见他含笑不语，登时央道：“你说嘛，别卖关子。”卢云摇

头道："说来一点也不光彩，不想提。"

顾倩兮在他脸上亲了亲，道："不许你耍赖，越是不光彩，我越是要听。"

卢云禁不住缠，忍不住笑了，他轻抚顾倩兮的面颊，道："当年我初来北京，日夜挂着你，却又不敢见你。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到你家对门的小酒铺里守着，盼能见到你的身影。"

顾倩兮堂堂的官家大小姐，哪知家门附近竟有个污秽小酒家，听得此言，却是愣住了。

卢云自顾自地道："那时每到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我便到店里守着，瞧着你家窗儿一盏接一盏亮了，我便这样傻傻地坐着，看那窗里的人影走来走去，猜猜谁是谁，想像着里头的情景。直到夜深人静，那些灯火一盏一盏地熄了、暗了，我也喝得醉了，才独个儿回家……"

他第一回吐露往事，说着说，竟是有些哽咽了。顾倩兮心下大为感动，她从来以为卢云这么个傲骨书生，情场上来便来，去便去，从不知他原是如此深情。

一时心中激荡，只是紧紧抱住他。

卢云轻抚爱妻的脸颊，柔声道："离开扬州以后，没了你，我的心也死了，待要靠近你，又怕害了你，想要掉头走开，心里又好难……我行尸走肉，有如活在地狱之中，直到遇上一个人，点醒了我，我才重新活了过来。"顾倩兮擦拭泪水，问道："他是谁？"

卢云轻轻地道："你知道他的，他便是秦仲海。"

顾倩兮掩嘴惊呼，没料到秦仲海在情郎心中原是如此要紧。卢云叹了口气，道："定远是患难弟兄、肃观也算有些交情，只是他们全比不上仲海知心。当年他坐牢入狱，我心里很苦，明知很难，可也要赌上一把，你知道，他……他若是孤孤单单地死在刑场，我……我这辈子都不原谅自己……"说到此处，虽已事过境迁，眼眶仍是红了。顾倩兮听他说得义气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幽幽地道："即使再也见不到我，你也不在乎，对不对？"

卢云摇头道："如果仲海死了，我会替他报仇，会替他养儿子，他远走天涯，起兵造反，我也默默为他祈祷。可你不一样，我看不到

你，我会一直想着、念着，不论你到哪儿，我都要找到你。哪怕是躲在角落里偷偷瞧着你，给人讥讽笑骂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
顾倩兮啊了一声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说真的……”

卢云点了点头，他抱住了爱侣，将脸埋在她的秀发中，低声道：“相思多苦啊，我此生遇过无数艰难波折，却不曾这般记挂过一个人……睡时也想，醒时也想，当年为了爱你，别人总笑我痴心妄想，当我萎靡颓废，倩兮，不管他们怎么看我，我全不在乎……”他口唇轻附顾倩兮耳旁，轻声道：“卢云爱你之心，至死不渝。”

顾倩兮又悲又喜，霎时用力抱住了他，已然吻了过去。

也是累了一夜，两人面对面地躺下，心中都是平安喜乐。顾倩兮便以情郎的胸膛为枕，让他环着自己的肩头，两人再没几日便成夫妻，彼此也没什么顾忌，当下手脚都抱了上去，这才放心睡去。

屋内一片昏暗，满室柔情中，窗台上却泛起淡淡的碧光。只见那古册如夜明珠般，隐隐浮起了几个篆字。

幽杳磷光飘起，彷如剑神复生，正自守卫着乱世中的爱侣……

这一觉好生酣畅，足足睡到天明，只是卢云吃了丹药，不曾消解，“正气丹”

的药性便转为蛰伏，等待爆发时刻。果不其然，也不知睡了多久，鼻端飘来一阵幽香，让人心魂俱醉。卢云心下一荡，脑中浑浑噩噩，有些不知身在何方，霎时“九转正气丹”药力引动，全数爆发，梦中不及睁眼，匆匆翻转身子，使朝枕边人身上抱去。

正激动间，忽听床边传来一声娇笑，道：“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睡昏了么？”

卢云醒了过来，警觉自己抓住枕头猛啃，模样可笑之至，他咳了两声，赶忙坐起身来。

屋内阳光普照，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候，只见顾倩兮坐在床边，正自含笑望着自己。卢云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你起来了？”顾倩兮微微颔首，柔声道：“看你睡得好沈，不忍心唤你起来。”

卢云喔了一声，正要起身，却见顾倩兮嘴角含笑，伸手招了招，道：“连枕头也抱，看你可怜的。过来，姊姊疼你。”

正气丹药力再次爆发，卢云身影一闪，已坐在顾倩兮身边，喜道：“你要疼我？怎么疼？”

突见顾倩兮俏脸一板，喝道：“这么疼！”霎时喉头一凉，惊见顾倩兮右手抓着一柄刀，已然架上喉头。卢云惨然道：“快把刀子放下，可别谋害亲夫啊！”

顾倩兮手中拿的却是柄剃刀，她笑吟吟地端来一盆水，道：“一柄小刀便要了你卢大人的命啦？来，乖乖坐着，姊姊帮你修面，一会儿瞧你好乖，说不定奖你什么香的。”说着替卢云围上了布巾，兴高采烈地等着动刀。

顾倩兮手挚利刃，将袖子卷了起来，露出一双晶莹玉臂，听她娇声笑道：“早想试这么一回了。每回瞧姨娘替爹爹修面，总觉得挺好玩似的。今天小姐也来试试。”

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卢云心下发毛，深恐今日流日不利，居然惨遭断颈之厄，当下低头垂手，苦脸不动，任凭人家大肆宰割，只是说也奇怪，顾倩兮竟是天生的用刀好手，脸上非但不疼不痛，素手摸上脸颊，更感轻柔舒坦。卢云生性朴素，挑过面担、扛过锄头，什么时候享用过这等温柔？一时双眼微眯，几要睡昏过去。可惜他白面书生一个，自没多少胡须，三两下便干净清爽，不留半点渣屑。

刮完了面，那便是更衣了，顾倩兮玩得兴起，硬要卢云穿上朝服，这下团领衫、彩鹳袍一一套上，又多花了小半个时辰。顾倩兮上下打量卢云，颔首道：“其实见你脸蛋方，有些胡子反而更俊。再过个几年，等咱们有孩子了，咱们便来蓄须。”看她俏梁微侧，眼中满是喜悦，似在思索郎君该蓄什么形样的胡须，可真把卢云当布娃娃来看了。

穿戴已毕，已过午时，两人也不怎么饿，便只沏了壶茶，卢云将窗子推开了，凉风吹入屋内，更有舒爽之感。当年的书僮与小姐，便连同桌饮食也感不妥，如今这对恋人打破重重身世之隔，终得长相厮守。两人默默相望，都有心满意足之感。

卢云眼望爱妻，心中既是喜乐，又是安慰。他握住顾倩兮白腻的小手，含笑道：“倩兮，晚上还睡我这儿么？”顾倩兮满脸羞红，啐道：“你自个儿跟爹爹说。他要准，我便留。”

卢云见了她的羞态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他适才一问本属玩笑，顾倩兮过几日便要出阁，不知有多少繁文缛节还在等着她。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你昨晚一夜没回家，要是挨了爹爹的骂，只管往我头上推，有我担待便成了。"

顾倩兮俏目流转，横了他一眼，嫣然道。"你能担待什么？还不一样陪着挨打？"

卢云笑道："小姐此言大谬不然。我皮粗肉厚，比你挺得过，爹爹要是狠心打断我的右腿，我这条左腿随时奉上，让他打个痛快。"

顾倩兮噗嗤一笑，道："我要跟爹爹说去，听你把他说得多残暴。"两人正自说笑，忽听门板碰碰地响了起来，却是有人上门了。卢云面色一颤，方才的镇静全飞到天外去了，慌道："惨了，岳丈大人真来要人了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"

顾倩兮微笑道："此事不劳知州大人操心。来者是友非敌，乃是小女子的爱将。"

卢云微微一奇，不知顾倩兮一个官家小姐，什么时候学起江湖人物拉帮结会，正要开口询问内情，忽听门外传来小红的声音，道："小姐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可要回去了。"

卢云莞尔一笑，才知顾倩兮口中的爱将是何意思，顾倩兮眨了眨眼，微笑道："昨夜娘去庙里过了一夜，爹又进宫面圣，家里没人，小女子这才得了空闲，赶着来服侍卢大人啊。"

卢云松了口气，忽又想到二姨娘，这虎婆要是不见了小姐，那是杀千刀的惨事，正要相询，顾倩兮却已说了，只听她笑道："姨娘那儿别发愁，她的亲戚搬进北京了，昨夜姨娘忙着替他们安顿，哪有空闲理会我们？"

卢云略略舒坦，道："姨娘还有亲戚？我识得么？"顾倩兮小嘴一扁，道：

"怎么不认得？当年差点把你打走的那一个。"卢云啊了一声，道："你是说裴盛青他们父子俩？"

顾倩兮蹙眉道："没错，正是那纨绔小子。卢大人你不记仇，我还等着帮你报仇呢。"卢云赶忙摇手，道："当年是当年，现下是现下。事过境迁，可别惹是生非。"

顾倩兮还待要说，门外小红等得有些不耐了，听她哀叹道：“小姐您可快些了，要比姨娘晚一步回家，小红这可怜丫头又得背诵宝典了。”卢书听她说得古怪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，道：“什么宝典？”顾倩兮翩然出门，高声道：“此乃姑娘独创之晚归辞典，专教夜不归营者自救之道，卢知州来日若是要用，不妨借来一观。咱俩切磋则个。”

临行前两人四目交投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
窗外阳光灿烂，这一刻竟显得如此隽永，再再让人难忘。

顾倩兮随小红回家了，卢云兀自大笑不止，看顾倩兮整日给娘亲管着，若想出门，定须捏造无数因头，想来经年累月之下，必有无数心得。卢云笑了笑，忽然面皮一颤，太座乃是捏造情由的高手，自己日后若想夜不归营，可不知要如何脱罪了。

忽在此时，门板又响了起来，卢云脸上带笑，道：“倩兮么？怎地又来了？”

门外传来男子的嗓音，笑道“欠西？知州在打马吊牌么？”当时马吊牌分作东北西南、春夏秋冬，各几色骨牌为戏，便与百年后流传的麻将牌相仿。那人如此说话，自是打趣之意，卢云脸上一红，起身道：“哪一位？”那男子笑道：“认不出我的声音么？我是韦子壮。今晚侯爷请客喝酒，特地找你一块儿过去。”

柳昂天生了儿子，今夜请满月酒，这事卢云自然知晓，赶忙过去开了门，果见门外站着一条胖大汉子，正是柳昂天的头牌护卫来了。韦子壮向门内一探，待见并无外人，忍不住有些纳闷，道：“你不是在打纸虎么？怎你独个人自言自语？”

卢云笑道：“我睡得迷糊了。你别理我。”

韦子壮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讪讪地道：“昨晚定远找过你吧？”卢云叹道：“是啊。他走得好急，连我的喜酒也来不及喝了。”

韦子壮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赶着投胎也似，前天就向侯爷禀报要走。也不知这小子在想些什么，又没人赶他走，真是。”卢云心下微感好奇，昨夜伍定远自称是朝廷下了公文，听韦子壮这么说，好似另有隐情，正要发问，忽听韦子壮道：

“听定远说，好似长洲欧阳南赠了你一柄名剑，唤叫“云梦泽”。可有此事啊？”

卢云见他搓手挠面，心痒难搔，料知他定想借来赏玩，登时笑道：“韦护卫消息可真灵通了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当下从衣柜里取出宝剑，随手递了过去。

韦子壮愣住了，骂道：“亏你还是练武人？居然把神剑收在衣柜里，不怕它晚上悄悄地哭么？”卢云干笑道：“我本就不懂剑法，这剑若要有灵，早该痛哭流涕了。”

韦子壮哼了一口，双手接过，霎时只觉长剑沉重，他见“云梦泽”通体黑褐，有若一根黑木，颔首便道：“了得，真的不是凡物。”他缓缓拔出剑刃，剑身离鞘仅半，便听嗡嗡之声不绝于耳，韦子壮心下一凛，惊道：“它……它在感应我的内力！”

卢云这些时日也在把玩这柄剑，自知其中奥妙，当即笑道：“骇人的还在后头。你把剑抽出来。”韦子壮不敢怠慢，霎时拔剑出鞘，猛然间堂上生辉，水波流动，彷佛室内生出一个大池塘，只照得韦子壮目瞪口呆。

韦子壮虽非用剑的大行家，却也习过武当的两仪剑法，剑法上多少有些造诣。

他不曾见过如此诡异的兵刃，忍不住惊道：“这光好怪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卢云将长剑接过，搁在桌上，慢慢那光芒隐隐消褪，竟成了一柄毫不起眼的灰黝黝生铁。

韦子壮更见纳闷，只是猜想不透，他想问卢云，却见这腐儒笑吟吟地，兀自不肯说。韦子壮知道他在卖关子，穷吊自己胃口，当即恨很地道：“好啦，咱们先去侯爷家，再晚便要迟了。”说着将“云梦泽”悬在腰上，斜睨了卢云一眼，骂道：“你不给我说明白，这剑绝不还你！”

卢云哈哈大笑，自将房门锁上了，临行前突见那本无字天书还放在窗台，卢云心道。“这不知是谁遗失在我这儿的，难不成是定远么？说不得，一会儿人多，找人问问吧。”当下将书册揣入怀中。

卢云反身锁门，最后一眼望去，阳光照耀墙上的喜字，金带红腰，喜气洋洋，辉映得如此鲜艳醒目，映在眼里，竟是久久不褪。

一路朝柳府走去，两人都是有说有笑，章子壮乃是老江湖，若真要逗起人来，自是说学逗唱样样俱能。卢云自也长了不少见闻。

正走间，忽见面前道路行来一辆马车，四周跟着些儒生打扮的男子。车上却坐着一名威严老者，模样好生眼熟，卢云看了几眼，忽然认出此人，低声道："这不是琼国丈么？"章子壮微笑道："知州好眼力，正是琼老爷子。"

卢云见四周并无回避肃敬的牌子，也无官差兵卒，不由得有些诧异，忙道：

"皇亲国戚的，怎么出门没有轿子仪仗？"章子壮叹道："听侯爷说，这位琼老爷今不如昔了。上回琼贵妃扯出纰漏，之后又跑得不见踪影，太后一气之下，便把国丈身边的仪仗全撤了。你瞧，身边人全是紫云轩的徒弟，连个官差也没有。"

琼国丈便是琼武川，此人功臣之后，创立书斋紫云轩，又是前朝武英帝宠妃的父亲，向受太后宠信。只是年前爆发东厂大祸，把琼贵妃扯了进去，没想却害了她的亲爹爹。

卢云见琼国文身边另坐一名白皙少年，十三四岁年纪，紫衫紫袍，又扎着紫头巾，贵气中透着一股俊美。不由得心下好奇，道："这男孩好漂亮，他又是谁？"

章子壮笑道："什么男孩，兄弟看女人的眼光可真差劲得很。这孩子叫做琼芳，是琼国丈的孙女儿。只因爷爷拿她当男儿养，时时扮作男装。"卢云满心诧异，这等牝鸡司晨之事只在书上瞧过，没想居然亲眼见到，不由睁大了眼。

那少女双目清澈，一双瞳子黑白分明，端坐车上，虽只娟儿的年纪，却是老气横秋。她见卢云凝目望着自己，便也报以一笑，阳光闪耀，紫头巾更见醒目了。

卢云脑中微微一醒，已然想了起来，数年前自己与伍定远受人追杀，亡命京城之时，使曾在一处客店见过紫云轩的门人。当时一名少女连番作弄华山双怪，想来便是眼前这位女扮男装的俏姑娘了。

四目相投，不过刹那，车队便已过去。卢云问道："今晚宴客，琼国丈也来么？"韦子壮笑道："那是后日大宴的事情，咱们今日是家宴。只邀了自己人。"

卢云哦地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却见后头尘烟大起，国丈车子行得慢，把道路堵住了，后头一大排车子急急涌上，只听怪鸣怪叫，此起彼落，牛拉四轮车、骡拖高椅车、人推二轮车，贩天走卒一股脑儿奔上，喧哗四起，吵得卢云头晕脑涨。

过得半晌，道路渐空，卢韦二人互望一眼，便又一前一后地离去。

行到王府胡同，已在柳门附近，家丁张灯结彩，门口车水马龙，左从义等人都已到来，大都督府一如平常情状，仍是尊贵气派。

门口左从义挥手笑道："这不是卢知州么？你可是最后一个到的。该罚两杯。"

韦子壮快步走上，笑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人家少林寺受伤，何等功业。你居然要罚人家。"

左从义笑道："罚酒不喝喝敬酒，那也没什么不同。"韦了壮啐了一口，却没回话。

众人谈笑之间，卢云坠了后，眼见几名家丁列队门前，俱在等候自己进来。

卢云伸手扇了扇，日头有点晒，身上的官袍又厚实，身子出了汗，他打了个哈欠，缓缓跨入门中，入门前最后一眼回顾，今日京城蓝天白云，对街少女欢声玩耍，这一刻如此安详静谧，让人嘴角不自觉地泛起微笑。

碰。

终于，柳家大门关上了。留在眼前的只剩一片血红，那是大门的颜色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九章 大轮回

到了侯爷府，堂上家丁来往忙碌，已在布置大堂，料来虽是家宴，排场却也马虎不得。

卢云问道："一会儿还有谁要过来？"左从义屈指算道："都是些自己人。

黄先锋会来，石中郎会来、赵制使会来，差不多两桌吧……"韦子壮接口道："本来定远也要过来，哪晓得艳婷姑娘嚷着走，这女人

家……真是没劲儿……”

卢云有些愣了，问道：“不是朝廷催定远上任么？怎地又变成艳婷姑娘了？”

韦子壮索然一笑，拍了拍卢云的肩头，道：“女人啊，心眼最是多了，谁晓得艳婷这小娘皮在想些什么？唉，比起她师妹娟儿吆，这个师姐可真不讨人喜欢。”

韦子壮过去远赴西凉，一路便以逗弄这个女孩儿为乐，心里更有意思收她做义女，天晓得九华山毁弃，娟儿下落不明，想来天下虽大，心里还记挂这个小丫头的，怕也只剩他一人了。

卢云睁大了眼，一脸错愕。心道：“照这么说，定远是突然起意走的。他为何这么急？艳婷又为何急着要他走？”卢云细细思索，内心忽感不妥，那日杨肃观中枪失踪，艳婷恰恰巧陪在他身边，只因事关伍定远的颜面，便无人追问内情，此时回想起来，竟似有些玄机。一时之间心头紧紧揪着，已是茫然不语。

卢云正自发呆，忽然肩头给人重重拍了一记，听韦子壮笑道：“卢大人啊，到底这剑有什么神妙，你可快快说吧！”卢云还未回神，那左从义已然走来，他见“云梦泽”黑古古地不起眼，登时笑道：“这剑挺神妙？可否借我一观？”

韦子壮哈哈一笑，当下慷他人之慨，随手送了过去，竟没问过卢云。卢云生性大方，不拘小节，自也不以为意。

此刻旁观众人见了新奇物事，纷纷围拢观看，左从义接过长剑，双手不由往下一晃，他微微一奇，当下刷地一声，将长剑抽了出来。

不拔剑还好，长剑出得鞘来，更不见稀奇之处，日光反照，只见剑刃灰沉沉地，望来竟颇黯淡肮脏，好似一根硬绷绷的大黑铁。石凭皱眉道：“知州啊，再好的剑也要砥砺擦抹，你瞧这剑灰雾雾的，当真暴殄天物了。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他将长剑接过，伸指在剑刃上一弹，猛听嗡地一声响，土时间剑光隐动，有若流水生波，众武将目瞪口呆，不知何以如此，一旁韦子壮却已明白了，霎时高声喝道：“了得！好柔的一柄剑！”

石凭等人都是战阵杀敌的武夫，向来惯使长枪大刀，听不懂“柔”这个字的好处，更不解那剑的高妙之处，一时只感纳闷。左从义皱眉道：“很柔么？待我来试试。”他从卢云手中接过长剑，用力挥了挥，只觉那剑硬梆梆地，挥砍之时不闻呼啸声响，并无特异之处。

卢云道：“诸位看出这剑特异之处了么？”左从义耸了耸肩，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除了挥起来没啥声音，安安静静不吵以外，着实瞧不出好处来。”

卢云只想捧腹大笑，勉强忍住了，顺着话头道：“总兵说得对极。这剑的好处正是“不吵”。寻常利刃锋芒毕露，未出剑锐，便闻其声，彷如市井之徒自我标榜，只恐旁人不知己身所长，可真要拿出真才实学之刻，却又暴躁空洞，惹人讥笑。”左从义当年与卢云在江夏河边辩论，惨遭修理讥嘲，此刻听他如此说话，不免有些火气，冷冷地道：“听知州把这生铁夸上了天，可否露个两手，让咱们开开眼界？”

卢云见他神情隐含轻蔑挑衅，倒也不生气，他倒持剑柄，霎时一声轻啸，回身出剑，卢云虽无剑法根柢，但手腕随意震去，那剑尖自然而然地摇摆颤抖，一时之间剑光返照，那水波般的波芒竟尔再次出现。众人看入眼里，都是暗暗喝彩。

直至此时，即使最没内家底子的，也明白这剑的好处了。此剑至柔，是以至静，只要挥动时催使内力，剑刃自然微微颤荡，光芒映照上去，自如河水返照，流波生光。也因这个柔字，剑刃挥动时并非笔直削出气流，而是在颤抖中迂回破空，只因剑锋极柔，时时随着出剑气流颤动，呼啸锐响便大为褪减。

想以此剑之柔之静，便算剑法平庸之人应用此剑，也能挤身一流高手之列。

便在此时，听得院内传来阵阵掌声，诸人回首看去，只见一名高大老者含笑趣看，看他身旁站着一名柔弱少妇，手中抱着一名婴儿，却是七夫人来了。

卢云赶忙收剑入鞘，拱手道：“卢云拜见侯爷、夫人金安。名将不老，忠臣弄璋，此天厚耆德，祥瑞喜兆也。非只柳门一家之幸，实乃本朝普天同庆之大幸事。下官于此恭贺侯爷吉祥。”柳门众将文学根柢有限，此刻听他口若悬河，出口成章，无不嘿嘿干笑，暗自揣摩。柳昂天心下喜乐，握住卢云的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个状元郎，这张嘴

当真带喜，邀你来准没错。”七夫人听卢云如此称赞，自也满面喜悦，含笑道：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卢状元？”

卢云拱手道：“贱名不足挂齿，在下正是山东卢云。”

两人行礼如仪，七夫人走到卢云身边，凝目细看这名儒生，心下暗生比较之意。当年柳门四将或文或武，样貌大不同。秦仲海粗勇豪莽，伍定远刚稳持重，都属体魄威风、虎背熊腰一流。比起这两个满面横肉的野人，那两个文的却俊得多了，看杨肃观唇红齿白，体态修长，卢云剑眉星目，宽肩细腰，都归于白面书生一类。七夫人见卢云长方脸蛋，端鼻薄唇，虽不比杨肃观秀美白皙，但举止间自有折人气度，却也称得上美男子一个。

七夫人笑看儒生，那厢卢云自也暗暗打量对面的美人。过去两人仅有数面之缘，称不上相识，此时卢云站得近，方有良缘一睹芳容。只见七夫人与自己年岁相若，约莫三十上下，看她虽只产后一月，却已气润血足，已恢复得十分姿容，肤色更如少女般白皙凝脂，并无分毫风霜。

两人相互打量，忽听一阵咯咯笑声传来，七夫人怀中婴儿挣扎着双手，对着卢云挥动不休，七夫人噗嗤笑道：“哎呀，我儿子欢喜你，想要你抱呢。”说着将婴儿送到卢书手上，示意他来抱。

卢云见婴儿朝自己送来，只吓得他慌忙摇手：“晚生粗手笨脚，千万别给我。”

卢云着了慌，只是百般推拒，敬谢不敏，那婴儿见卢云把自己当成了瘟神，猛地放声大哭，四肢乱舞。旁观众人起哄笑道：“都要做新郎的人，连抱个儿子都不会！那生儿子会不会啊？可别笑死人啦！”柳们中人都是武夫出身，平日都是玩笑惯了，说话自是粗鲁无比。

卢云见众人讥笑嘲讽，一时满面尴尬，只得将那孩子抱入怀中，说也奇怪，那婴儿给他抱入怀中，立时止了泪水，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好似与他极为投缘。

众武官看入眼里，登时又乐了，看他们歪嘴斜眼，十之八九要说些不中听的，好似“嘿，这小子爱你哪，该不会是你的种吧。”柳昂天见他们獐头鼠目，立时哼了一声，双目精光暴射而出，孩子的爹官高爵重，吓得众人噤若寒蝉，只见他们一个个低下头去，彼此眉来眼去，脸上却都忍着笑。

卢云自幼父母双亡，少年时庙中苦读，少与妇人相处，自也不曾抱过孩子，此时第一回怀抱婴儿，自然拍弄哭了他，一时只感戒慎恐惧。哪知那孩子却不怕生，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，不住望着自己。卢云见那孩子高鼻阔口，虽还只是个孩子，却已看得出日后容貌必然雄奇，卢云心下赞叹，夸道："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这孩子长相如此威武，将来定是有守有为的大丈夫。"

举凡世间贤母，无不欢喜旁人赞美自己的子女，七夫人极是欢喜，笑道："多谢你的金口，我真该包你个大红包才是。"众武将相顾大笑："夫人这般说话，可把状元郎误为算命郎啦！"七夫人有些腼腆，卢云也是一阵脸红，柳昂天也甚欢喜，便从卢云怀中接过婴儿，自顾自地逗着。

说笑间，众人一齐回到厅上，还没坐定下来，便见柳昂天转入内院去了，卢云正感纳闷，突见门口行来一名家丁，看他手捧玉盘，含笑走到众人面前，跟着立定不动。

卢云不知这人意欲如何，正想出言询问，忽见众人纷纷打开包袱，各取物事奉上，那家丁笑着唱名，将东西一一收到托盘之中。

卢云恍然大悟，知道家丁是来收礼的，无怪柳昂天要先行回避。当下取过茶叶，又将艳婷托自己带来的玉盒放入盘中。那家丁唱道："卢状元赠罐子一只，盒子一只。"卢云慌道："您说错了，是极品茶叶一罐。"那家丁懒懒地道："罐子是茶，盒子是啥？"卢云却也不知盒里是什么物事，只得道："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那是艳……伍总兵的夫那个人……那个朋友托我的。"他本想说艳婷，临到嘴边，忽觉不妥，便又改成伍定远的夫人，再到嘴边，还是不妥？便成了朋友，终于说得颠三倒四，待要重叙，却听那家了打了个哈欠，道："卢状元……

茶一罐，某某的老婆的朋友……盒一只。"

卢云叫苦连天，便要他更正，那家丁哪有空闲理他？便自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鸡犬升天的年头，打狗要看主人面，可怜超品大员家有恶犬，登让状元满头伤。看卢云唉声叹气，一旁左从义等人也是泪眼汪汪，他们身为朝官，赠礼手笔自不能寒酸，诸人脸皮肿肿，心头疼疼，看柳昂天再多生几个儿子，众人都要倾家荡产了。

送过了礼，看看时候还早，众人便闲坐谈天。只是卢云性子冷硬，过去与这帮武人格格不入，先是在江夏与左从义舌战，后又在北京与石凭争锋，此刻虽已时过境迁，但毕竟多闭嘴、少惹祸，便借口厅上气闷，走入院中，自愿自地赏花。

穿过花园，才一行上走廊，便见一名女子迎面而来，正是先前见过的七夫人。

卢云见她孤身一人，并无丫鬟跟随，手上也没抱着孩子，卢云赶忙退到一旁，躬身道："卑职见过夫人。"

七夫人微笑道："你要找侯爷么？"伍定远走得好急，却不知内情如何，卢云闲来无事，有意问个明白，便道："有劳夫人了。"

七夫人嫣然一笑，轻轻巧巧地背过身去，示意卢云随自己过来。

卢云跟在背后，只见七夫人脚步有些软弱，想来产后体力犹虚，心下暗想：

"她也真是，产后不过一月，便已下床四处行走，难道没有婆婆管着么？"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："我可傻了，柳侯爷多大年纪，哪里还能有娘？目没人唠叨她了。"想着想，又转到了自己身上，寻思道："我娘也已过世了，倩兮日后嫁来，自也没有婆婆好孝敬，唉……娘要是见了倩兮，不知有多爱她……"

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婆媳之更是千古第一难事。你当家，我管钱，你退让，我拿翘，要不相敬如宾，时时退避三舍，要不貌似祥和，其实血流成河，一百对中找不出两对好的。这节卢云却是不知，一时只是唉声叹气，自行想像母亲与妻子相亲相爱的场面。

正想得美好梦幻，七夫人已然停下脚来，卢云四下探看，却见自己来到了后花园，却没见到柳昂天。卢云满头雾水，茫然便道："夫人，侯爷呢？"

七夫人儿自背对着卢云，听了问话，却迟迟不曾转身。卢云更感纳闷，正要开口再问，忽听一声哽咽，那七夫人低下头去，竟尔哭了出来。

卢云大惊失色，慌道："夫人怎么了？身子不舒坦么？"

正要呼唤下人过来，忽见七夫人一个转身，哽咽道："卢大人，他……他还好么？"卢云听不懂问话，皱眉便问："夫人问的是谁？可

否说明白点？”

七夫人凄然一笑，侧头向地，轻声道：“仲海。”

卢云大吃一惊，眼前七夫人的幽怨模样好生无奈，竟是无尽相思、无尽眷恋，卢云见她神态甚痴，心下登时一动，醒道：“她与仲海有情！”

年前秦仲海被捕待死，当时柳门三人同赴牢房探监，卢云便曾听杨肃观提起往事，好似七夫人青楼为妓，嫁给侯爷前甚是欢喜仲海，却不知内情如何。只是现下秦仲海造反，杨肃观失踪，自己便想探听内情，那也不得其门而入了。

卢云见七夫人满面幽怨，只在凝视自己，当即叹道：“夫人莫要担忧，仲海很好，他武功大进，带着弟兄逍遥快乐，怕比咱们都好呢。”七夫人低头听着，轻声道：“我知道、我知道……不管多苦多难，他从来都能打胜仗，没人能为难他的……”

她喃喃自语，呆了半晌，幽幽又问：“卢大人，你……你还会再见到他么？”

卢云沉吟半晌，眼看七夫人目光殷切，说不定有意要托自己做信差。卢云低声道：“夫人，恕在下冒昧说一句，您既已嫁给了侯爷，便不该再念着他。我虽是仲海的朋友，却也是侯爷的下属。”此话不难明白，自是希望七夫人规守妇道，莫要与别的男子牵扯不清。

七夫人望着卢云，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，掩面道：“对不住，我不是要为难你……我实在找不到别人来问，又听说你是他真正的知己，这才……这才……”

卢云叹了口气，眼前的妙龄美女与自己年岁相当，当此花样年华，却要嫁给一个老人，侯门一入深似海，这漫漫年月，真不知要她如何排遣了。七夫人福了福，低声道：“卢大人，请你保守秘密，别跟人家提今日的事，好么？”卢云颔首道：“你放心，卢某守口如瓶，今日之事，你知我知，若有半点外传，夫人唯某是问。”

卢云言出必行，乃是天下第一等守信的人，七夫人听他说得斩钉截铁，自是暗暗松了口气，当下转身离开。卢书见她形孤影单，想到她的苦处，心下登时大怜，当即唤住了她，道：“夫人留步。”七夫人转过身来，叹道：“大人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躬身道：“夫人日后若觉得日子闷，便来我家坐坐吧。内子略通丹青，倘若蒙您不弃，不如也学着画上几笔，可好？”

七夫人柳眉一动，喜道：“你是说真的？”

卢云见她开心，心下忽也高兴起来，微笑便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七夫人官家生活，每受其他六名夫人排挤，虽说衣食无虞，但人生不光吃吃喝喝，每感内心苦闷，无从宣泄，眼下若能寄情丹青，与卢云这对文雅夫妇结交，自是无上快事。七夫人笑道：“我笨得紧，字也写得丑，到时要请卢夫人多指点了。”

卢云哈哈一笑，正要回话，忽然之间，只觉四周安静下来，原本街道上车水马龙，此时却一发不见踪影。柳府占地虽广，但也在王府胡同之中，院外便是闹市，向来人潮喧哗，此刻却悄然无声，如同深夜，自不免让人奇怪。

两人面面相觑，都感诧异。七夫人强笑道：“住这儿几年了，难得这般清静。”

卢书心下起疑，正要询问，忽听街上传来阵阵响声，听来一顿一顿，整齐划一，好似几百人同声踏地。七夫人心下有些怕，不知那是什么怪声，便往卢云身上靠去。

卢云扶住了她，将“云梦泽”解下腰来，拿在手上，低声道：“别怕，我过去瞧瞧。”七夫人见他连剑也拿了出来，心里更是着慌。卢云向她摇了摇手，示意她莫要妄动，跟着窜身跃起，飞上墙头去看。

七夫人守在墙下，见卢云的背影微微颤抖，娇声便道：“怎么了？外头那是什么声音？”话声未毕，卢云已然跳落地来，一把拉住七夫人，神色凝重异常。

七夫人见卢云如此神态，更强拉着自己的手，不由满心疑惑，慌道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卢云右手拉着她，左手不离剑柄，沈声道：“别慌，过去前厅再说。”七夫人又是疑惑，又是害怕，只能让卢云拉着走了。

来到了前厅，七夫人见大门深锁，家丁神色震恐，全数挤在院里，一旁左从义、石凭、黄应、韦子壮等人都已会合过来，全在交头接耳。七夫人慌道：“到底怎么了？你们谁跟我说啊？”声音急迫，颇见尖锐，想来心中惶恐已极。

她喊了两句，仍无人理会自己，正要尖叫，忽见卢云走向韦子壮，沈声道：

“外头是哪路军马？怎敢包围柳府？”七夫人听了这话，全身如同雷亟，惊道：

“大军包抄？是……是江充的人么？”众人自也不知，一时无人答话，七大人心下害怕，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眼看韦子壮也是没理会处，良久说不出个道理来。卢云便攀到梁上，朝院外看去，只见大门前挤着五六百名兵卒，个个手提刀枪。左从义乃是柳门元老，自恃军中资历地位，倒也不怕，当下问向卢云，喝道：“到底是哪些兔患子放肆?

可是锦衣卫的？”

卢云悬在梁上，摇头道：“不是锦衣卫，这帮人穿着禁军的衣服，不知是哪个卫所的。”

石凭大喝一声，奔向大门，向家丁喝道：“管他是哪里的人，反正还不都姓江！他奶奶的，打开门，爷爷倒要看看是哪路人马敢来放肆！”左从义大声道：

“说得好！太岁爷头上动土，征北大都督府是他们碰得么？”

黄应、赵制使等人也在大声呼应，十来名将领相互壮胆，果然气势高涨不少，众人拔出兵刃，齐向大门行去。石凭一马当先，冷冷地道：“来人，开门。”

家丁吞了口唾沫，不知是否要依言开门，正在此时，大门碰碰地敲了起来，石凭吓了一跳，反而望后疾退。大厅众人满心惨淡，竟没人敢动上一下半下。韦子壮从头到尾面色铁青，心中只感不对，想起秦霸先一家的惨祸，此时听了那碰碰声响，全身冷汗更是涔涔而落。

卢云见他们色厉胆敛，登即抢上前去，提声叫道：“门外是哪一位！”

外头传来一个沈稳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高贤，下官是金吾卫都统巩正仪，奉皇上之命，特来贵府找样东西。还请诸位行个方便。”卢云咦了一声，他本以为是江充作祟，哪知却冒出个名不见经传的巩正仪？卢云正自疑惑，忽听侧门处脚步声杂沓，似有什么人过来了。

众人心下一惊，急忙回首望去，只见一名老者大跨步行出，正是征北大都督柳昂天。

卢云还未来得及躬身行礼，只见柳昂天手一挥，背后大批军士匆匆涌上，望来也有三四百人，霎时便将前院、大厅等处挤得满了。

柳昂天不改往日威风，只冷冷地道："大家莫慌，把门打开，让姓巩的进来说话。"

背后士兵嘿地一声，瞬即接管前院，卢云等人都见过这批兵卒，这些人住在柳府别院，一墙相邻，乃是柳昂天军旅多年收下的死士，个个都是忠心耿耿。当年刘敬惨死，京城大乱，便是靠这批步卒守卫柳府，此刻局面稍有不稳，又给柳昂天调了出来。

柳昂天使了个眼色，部众便将大门略略打开，哪知才开了一条缝，外头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便如大水般泄入，杀声四起，门板大开，无数兵卒便要趁势涌入，柳昂天怒吼道："大胆！给我挡在门外！有敢擅入柳府者，格杀勿论！"

大都督一声令下，柳门死士奋力向前，只听怒喝斥骂之声不绝于耳，双方人马互相推挤，门口乱为一片，柳昂天怒道："巩正仪！我柳家大门是你们这些蹄子踏得么？给我独个人滚进来！"老将不老，霹雳般的吼声发出，虽无盖世内力，却也让众人心头一震。门外传来一个军官的声音，大声叫道："大家听侯爷的话！

退后！统通退后！退后！"

乱了好一阵子，门外跌跌撞撞地颠入一人，看他身穿金甲，腰悬钢刀，果然是当今四大禁军将领之一、金吾卫都统巩正仪。这巩都统才入院中，全身上下立时被刀枪指住，柳昂天喝道："关上了门！"百名军士发声呐喊，门板推挤，撞开了门外无数兵卒，轰然巨响中，再次牢牢紧闭。

左从义等人见来将落单，纷纷冲上前来，对着他上下斜觑，不住冷笑挑衅。

巩正仪独自站立院中，面色有些惊白，他向柳昂天挤出笑容，拱手道："侯爷。"

柳昂天哼了一声，以巩正仪的身分，倒还不必他亲自问话，他使了个眼色，那石凭明了意思，霎时横手横脚，晃到了巩正仪面前，傲

然道："巩都统，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啦？还是活得烦腻了？居然来侯爷府上撒野啊？"说着伸手拍打巩正仪的面颊，直把这位禁军统领视若无物。

巩正仪面色难看，他缩头缩手，取出一道公文，道："对不住。皇上有旨，要咱们四位禁军都统封闭城门，在城里寻找一物。在下身受皇命，奉命过来搜查府上，绝非有意得罪。"

左从义走了过来，接过公文一看，迳自扔在地下，戟指骂道："一派胡言！

找东西找到咱们侯爷府了？莫非你收了江充的好处，想要栽赃什么，是不是？"

大怒之下，一脚便往巩正仪身上踹去。巩正仪满面汗水，慌道："误会！误会！

此事与江大人无关。现下太师府也给皇上派人搜查，诸位若是不信，只管派人过去问问，那便明白了。"

听得江府也被波及，满场将士都是为之一惊，齐声道："江充也被搜了？"

巩正仪喘道："岂止江太师被搜，现下虎林卫奉命搜索内阁学士，羽林卫去搜六部尚书，只要查到皇上要找的东西，满门立时下监。"众人大惊不已，卢云听说顾嗣源也给波及，自也感到惊愕骇然，问道："皇上到底要找什么东西？"

巩正仪干笑两声，从怀中取出一张白纸，送到了柳昂天面前。众人急急围拢过来，霎时见到了一只方印拓文，六字阳刻大篆，数十双眼睛看得明白，却是"皇帝正统之宝"！

柳昂天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皇上要找传国玉玺？"

巩正仪干笑道："侯爷英明。"

厅上众人面面相觑，却没几个人想得懂皇帝的用意。那正统之宝淹没已久，早随武英皇帝一同陨落，岂料事隔三十余年，今圣竟要硬搜出来？却不知是哪个奸臣谗言上奏，竟尔惹出这等天怒人怨的事情。

柳昂天几十年没见过这等宝贝，自是毫不在意。他微微一笑，道："当年正统之宝遗失，老夫也曾出力去找，只可惜探听多年，却是

徒劳无功，倘若东西在我家里，那可是再好不过了。”当下伸手揖客，道：“都统要搜，尽管搜，别说我怠慢你就成了。”

眼看柳昂天胸有成竹，巩正仪自是心头惴惴，皇芾这次诰命颇为古怪，被搜的人莫名其妙，搜的人自也一头雾水。他里外不是人，却又不能不搜，只得陪笑道：“多谢侯爷明理。在下只要五个人便够了。”柳昂天不去理他，自管行入大厅，喝道：“来人！他们搜得痛快，咱们也喝个痛快，大伙儿今日不醉不归！上菜！”

巩正仪苦着一张睑，自从门外调来五名军士，诸人悄没声地在屋内走动。这回皇帝不按牌理出牌，胡乱整肃大臣，不只惊动柳昂天，连江充也一同受累，明日早朝群臣激动，江柳两派同声叫苦，皇帝非得收回成命不可，届时大臣追究罪责，巩正仪等人负责搜查，全都要成了代罪羔羊，他自知处境为难，自是加倍小心谨慎，免得来日遭人挟怨报复。

柳昂天意兴甚豪，当下把七个老婆唤了出来，满满坐了一桌。柳昂天的儿女世居封地，无人在京，不然满月酒加上团员酒，儿女媳婿、内孙外孙齐聚一堂，必可坐满三桌。总帅神态自若，其余众将气势大振，便也坐下饮酒，一时猜拳喧嚷，根本不把巩正仪放入眼里。每回巩正仪率人经过，左从义等人便赏他一阵冷嘲热讽，着意让这人难堪。

巩正仪奉命而来，用意也只在官样文章，只要在皇帝面前奋不顾身，那便有了个交代。他无心搜索，屋内屋外应付一阵，便行到柳昂天桌边，躬身道：“启禀侯爷，里外都看过了。”看他模样恭谨，直似下属回秉上司，柳昂天却不领情，只冷冷地道：“没找到？”

巩正仪陪笑道：“回侯爷的话，没找到。”他想反身离开，柳昂天却不让他走，当下喝了口酒，淡淡地道：“巩都统，我老婆的床单是什么花样啊？”

巩正仪慌道：“侯……侯爷，您……您这话是……”

柳昂天叹道：“您搜了半天，却连我老婆的床单也没瞧过，一会儿皇上问你话，你答不上来，到时龙颜大怒，硬派老夫怠慢钦差，柳某人可吃罪不起。都统再加把劲吧。”

巩正仪知道他有意恶整自己，一会儿说不定设下什么计谋，却来倒打一耙。

想自己这个金吾卫统领巴掌点大，实在得罪不起征北都督，当即求饶道：“侯爷，您……您饶过小人吧……”

柳昂天双目翻起，重重往桌上一拍，喝道：“废话什么！要你搜，便去搜！”

柳昂天神态凶狠，好似他不是这屋子的主人，反倒是带头搜查的将领一般。巩正仪苦着睑，带着兵卒匆匆绕屋一圈，敷衍过后，便又陪着笑脸回来，轻声道：“侯爷，还是没瞧到哪……”

柳昂天冷冷一笑，将小儿子抱上膝头，道：“大人啊，就这么算了么？”巩正仪哈了哈腰，擦去了额头冷汗，尴尬地道。“小人……小人该……该……”

他该了两声，也不知该些什么。柳昂天好整以暇，他喝了口酒，在儿子脸上亲了一亲，道：“该怎么样啊？怎地不说话了啊？”他问了两声，却只听巩正仪牙关打颤，好似十分害怕，柳昂天心中得意，当下斜目去看巩正仪，只见他双目瞪直，神情异样，只在凝望着自己的膝头。柳昂天微微一奇，便也朝自己腿上望去。

一望之下，连他自己也咦了一声，身子竟是僵住了。

柳昂天神情有异，桌边将领心下纳闷，齐朝柳昂天望来，霎时之间，喷酒的喷酒，发颤的发颤，诸人满心惊诧，无不全身大震。满厅人众原本喧哗吵嚷，此刻见了主桌的情状，全都静了下来。

各人睁大了眼，几百双目光定来，都在望着柳昂天的膝头。

“呀哈哈！”万籁俱寂中，小小婴儿哈哈欢笑，看他高举小手，捧着一方印石，好似拿到了什么宝贝玩意儿，真个开心了。

玉色温润，形做四方，上刻六大篆文，曰：

“皇帝正统之宝！”

正统之宝……居然在这儿？

柳昂天一颗心彷佛停止跳动，左从义、石凭等人也是面皮发颤，厅上不闻一人说话，粗重无比的喘息声此起彼落，让人更感心慌。过得良久，左从义第一个说话，只听他语带哭音，呜噎道：“搜出来了……”巩正仪并无分毫喜悦，只喃喃自语，寒声道：“是啊，搜出来了……”

厅上众人面面相觑，便在此时，猛听一声尖叫，一名女子抱住那婴儿，哭道：“搜出来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一块玉石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说话那女子放声尖叫，正是七夫人，看她泪如雨下，怀中的婴儿却仍呀呀笑着，双手兀自抱着印石不放，分毫不知大祸临头。

柳昂天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傻丫头，这东西随武英先皇出征，玺在人在，玺失人亡，现下东西重见天日，先皇恐怕也要……”说到此处，已是颓然坐倒，再也吐不出半个字来。

皇帝日夜忧惧先皇复生，三十年来悬心挂念，现下正统之宝在自己家里被搜出来，事涉皇权归属，那比聚众上山的罪名还要来得惨。众人想清楚了道理，无不牙关颤抖，左从义呜噎啜泣，韦子壮呆若木鸡，连卢云也是一脸惊愕，众人一个接一个垂首下去，无论搜的人、被搜的人、旁观的人，此时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：

“怎么办？”

左从义全身发抖，语带哭音，颤声道：“巩都统，如果事情传出去，咱们…

…咱们还能活么？”巩正仪摇了摇头，黯然道：“实在话一句，皇上连江充都疑心了，各位与玉玺牵连上了，日后会有什么下场，自己想吧。”左从义目中含泪，他眼望巩正仪，哽咽道：“巩部统，咱们是被嫁祸的。”

巩正仪倒也没有趾高气昂，只是微微苦笑，摇头道：“别跟我诉苦，我帮不了你们的。”

众人互望一眼，想到刘敬与东厂诸人的下场，无不全身发抖，猛听一声大吼，韦子壮当机立断，先发制人，霎时拔刀出来，架住了巩上仪的喉头，逼勒他坐下。

他便了个眼色，黄应沙场老将出身，应变也快，霎时拔出钢刀，将巩正仪的部下捕捉在地，不许他们通风报信。

众人有的急于查出真相，有的惶惑害怕，不能言语，满堂人心惶惶，却只有那个小婴儿仍旧拿着玉玺，嘻嘻哈哈地笑着。

左从义哭道：“为什么？这东西不是失踪了么？为何又会冒出来？”管家抱头大哭。“小少爷贪玩，自己从礼品堆拿出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啊……”

听得此言，众人心下了然，已知有人移祸江东，藉送礼之便，趁机嫁祸给柳昂天。石凭双目喷火，怒目望向众人，厉声道："是谁！是谁把东西带来的，滚出来！"众人见了他的眼神，都是为之一惊，虽然知道事惰与自己无关，却还是怕了起来。

砰……砰……

便在此时，突听大门再次响起，硬生生打断石凭的说话。打门声中夹杂一个吼声，喝道："老巩啊！到底查得怎么样了！有无瞧见东西啊！"

情势再变，又有人过来支援了，柳昂天沈声便道："来人，守住了大门。"

勇者死士涌了上来，全数埋伏在大门之旁，个个拔刀出鞘，等着下手杀人。门外那人没听得回答，登时叫道："老巩，大家都查完了，就你还没回报！你到底在搅什么？"

韦子壮怕巩正仪大呼小叫，登把钢刀紧了紧，低声道："这大嗓门是谁？"

巩正仪慌道："门外那人是府军卫的都统李扬鹰。这回大家得了号令，各自行事，咱们金吾卫查侯爷府，府军卫搜太师府，其余五大学士、六部尚书的宅邸则由虎林、羽林两军专责查访。一有消息，即刻上报万岁爷。"

众人听得声势浩大，心下都是暗暗害怕，想来皇帝此番劳师动众，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绝无轻易罢手之理。韦子壮倒不显得怕，他冷笑一声，将刀子略略松开，附耳道："想活，那就把人打发走。"

巩正仪命悬人手，却又不堪坐以待毙，正想找个密语向外传讯，韦子壮已然靠了过来，又加了一句狠话："别想掉花枪，这帮人要是进来了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"

巩正仪满面冷汗，看韦子壮的狠模样，绝非玩笑之言，此时此刻，只有听命行事再说了。他吞了口唾沫，提气叫道："李都统！咱也没找到东西！劳烦你先带兵回去，我在侯爷府还有些私事，想坐会儿再走。"

那李扬鹰却无意离开，听了说话，反而斥骂道："别搅和了！宫里还有多少事等着回报，你快快出来吧！"巩正仪有些犹疑，韦子壮却不

容他退让，他重重哼了一声，霎时手上钢刀加紧，割伤了喉头。

巩正仪又慌又怕，韦子壮心狠手辣，随时会杀了自己，当下喘了喘，又叫道：“李都统别不近人情！侯爷今晚摆满月酒，我想留下来喝一杯，聊表祝贺，有何不可？”

门外李扬鹰啧了一声，跟着脚步声响起，换了个人过来说话。巩正仪管他是谁，此刻性命垂危，便算亲爹娘过来也不管用，当即叫道：“你们先走吧！我今夜不回宫了。大家好歹是同僚，皇上那儿替我遮掩着，行么？”

“不行……”

大门外传来低低的话声，听来中气颇为不足，可这个嗓音好熟悉，好像是…

…好像是……

巩正仪发起抖来了，已是泪如雨下，花厅里四品以上顶戴的，无不面色惨淡，因为……因为……

“圣上驾到！”

门外一片当琅琅的响声，千柄腰刀触地，无数官军叩首，三呼圣名。

“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万岁爷来了。形势抵定，再也无法顽抗。门内众人闻声震动，七个夫人自知要死，一齐放声大哭。韦子壮也呆了，索性放开了钢刀，怔怔坐倒。此时无论武功高低、才略优劣，胆大胆小，每个人都是目中含泪，面如死灰。

“柳昂天！你也步上刘敬的后尘，一起来反朕么？”黄龙悲吼，重重一脚踢在门上。

“开门！你若没做亏心事，现下就给朕开门！开门！”

一响接着一响，皇帝对着大门连连重踢，每一下都踢到了男女老幼的心窝里，痛得心酸凄惨。七夫人忽然尖叫起来，她抓起玉玺，奋力砸下，尖叫道：“祸端！

祸端！看我砸烂你！”只听碰地一响，那玉玺摔在地下，却只砸破了青砖，并未破裂缺角。七夫人哭叫道：“来人！快拿槌子来！快拿槌

子来！咱们砸拦它，扔到井里去！皇上问起来，咱们便说不知道！”说着大呼小叫，到处寻找铁槌。

旁观众人低头苦笑，并无一人援手。众人心里明白，此时便算砸烂了玉玺，矢口否认，怕也无济于事。毕竟藏得起玉玺，藏不起巩正仪，纵使把他杀了灭口，门外那个李扬鹰亲眼见同僚进屋，却要如何料理？便算也赏他一个冷枪，那成百上千的兵卒都听到了说话，该要怎么办？

皇帝越踢越怒，霎时吼道：“柳昂天！你这奸臣居心叵测，以为朕不知道么？

要不是太后保着你，朕老早就杀了你！就像杀掉秦霸先那样杀了你！”

满厅众人极其慌乱，有的默默饮泣，有的眼珠急转，亟思脱身之道。柳昂天却显得极为沈静，只见他大踏步行入院中，站在大门之前，似在思索什么。

主公不见应变，诰命夫人自不能坐以待毙，她奔入屋里，过了半晌，手上抓了块物事，便又急急忙忙奔回院中，她满面泪水，悲哭道：“老爷……老爷……

这是隆庆帝赐下的免死金牌……咱们用这个救命……”厅上众人见了救命法宝，无不欢呼起来。知道还有一线生机。

柳昂天笑了笑，接过了金牌，他忽然大吼一声，将金牌奋力砸出，那牌子飞越大门，坠入了外头的人群中。

救命金牌弃若敝履，柳夫人放声人哭：“老爷，你不要命了么？”

柳昂天哈哈大笑，厉声道：“傻瓜！这种东西要能救命，秦霸先一家也不会死了！真正救命的东西是……”他走向院内一角，伸手握住一柄大刀，霎时奋力拔起，厉声怒吼：“朱谨！老子当年能拥立你，今日就能杀掉你！你有种滚进来！”

柳昂天怒言挑战当今，皇帝闻言狂怒，正要下令攻打柳门，猛听轰隆一声大响，后院直直射出一道蓝焰，炸上了半空。

最后的机关已然发动，蓝色焰火照得夜空一片明亮，城郊威武军营的三万死士即将杀入北京，当京城被染为血海的时刻，一切都将玉石俱焚。

征北大都督或许无力争斗，无能自保，但要玉石俱焚，善穆侯可是绰绰有余。

左从义等人又怕又惊，全都滚跌在地。韦子壮泪流满面，眼前出现自己师哥的身影，如今斗转星移，轮回却来到了自己身上，他奔了上去，大声哭道："大家今日放手一搏，虽死无憾！"

柳昂天手持大刀，喝道："韦子壮听命！"韦子壮拜倒在地，咬牙道："属下在。"

柳昂天拉住了元配夫人，一把推向韦子壮，厉声道："保着我的妻小走！来日替我报仇！"

韦子壮大惊失色，颤声道："侯爷……你……你……"

柳昂天不去理他，自管大踏步行向大门，便在此时，又是一声巨响，门闩已然断裂，大门随时都能倒塌。突听柳昂天怒吼道："走！"情势紧张，再也拖延不得，韦子壮拖着元配夫人，手上另抓了一个，尖叫道："大家快随我走！从厨房密道走！"他见卢云呆立不动，霎时重重踢了他一脚，喝道："帮帮我！救一个算一个啊！"

卢云醒觉过来，他见七夫人兀自尖叫不已，当下拦腰抱住了她，随着韦子壮仓皇逃离。

便在此时，大门传来碰地一声，那是重物撞门的巨响，震耳欲聋。后院脚步声无数，已被包围，韦子壮掀开后厨的一处土灶，现出了一条通道，大小仅容爬入，听他喝道："进去！快进去了！"老弱妇孺惊怕莫名，一个个爬将进去，遇到年纪长的，韦子壮便一脚踢入，将人硬塞进去。

"轰隆"，伴随最后一声巨响，大门向两旁倒下，烟尘弥漫中，当前走进一名腰悬弯刀，面目阴沈的男子。他手指柳昂天，冷冷地道："我等奉皇上之命，前来擒拿善穆侯满门，有敢抗旨不从者，定斩不饶。"

好生熟悉的景象，三十年前的秦征西，三十年后的柳征北，当年那一幕老弱妇孺引颈就戮，秦家主母无辜断颈。而如今……而如今这里站的人却是……

"操你妈啊！"大刀狂烈杀出，鲜血洒过半空，那锦衣男子的首级落了下来，柳昂天伸手抓住，狠命扔向皇帝，霎时喊出今生在朝廷里

的最后一句话。

“弟兄们！咱们今日杀死昏君！自己做皇帝啊！”

杀声震天，三百名死士随着主公向前冲杀，如同千军万马，柳门已成战场火海，左从义等人又哭又笑，有的逃、有的战，有的却如失心疯一般，竟只茫然坐地，等候斧戎加身。

大难临头，里里外外都是逃难人群，大批军士从门口杀来，院外无数兵士翻墙入屋，一个个跳将进来。韦子壮见卢云兀自呆呆站立，登即大吼一声：“还不走？你也想死吗？”将他一把拉住，两人一同滚进密道。

卢云向下倒落，临别前最后一眼回顾京城，只见夜空一片蓝光，彷如魔鬼的诡谲笑容，正自诅咒着人间……

“皇上啊皇上！”

蓝光满天，江充抱头痛哭，望着里许外的都督府。三足鼎立，双雄对决，江刘柳三派历经三十年对峙，终于烟消云散了。王朝的三大支柱被砍倒了两根，他责无旁贷，从此以后便要独力撑起朝廷。这听来像是大喜事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“皇上啊皇上！”江充放声大哭：“一只鼎少了两根脚，那就不再是鼎了…

…那是倒在地下的废铁啊！”

一方印石、一袭龙袍，三十年来的寝食难安，终于把皇帝逼到角落了。他连忠心耿耿的江充也信不过，也要软禁家中，也要削去大权，皇帝已经疯狂了。

他正在摧毁自己一手创建的太平乐业，景泰王朝。

第十四卷 正统王朝 第十章 投怒苍

却说卢韦两人进入密道，后头兵卒已然涌上，韦子壮肩膀顶住石门，喝道：

“卢云！跟我一起出力！把门阖上了。”嘎嘎声响中，“武宫内劲”与“无绝心法”一起发动，石门终于缓缓阖上了。任凭外头杀声四起，门里却也听不到分毫声响。

密道关闭，柳昂天便有通天本领，那也逃不掉了，想来是凶多吉少了。只是若无他率人抵挡朝廷兵马，满屋子家小也不能从容离去。说来征北都督临危不乱，至死不辱威武之名。

韦子壮掩住了脸面，好似在啜泣一般，想来他追随柳昂天已久，乍然生离死别，心中必定酸楚。卢云虽也难受，但毕竟追随柳昂天不过两年，平日也不算亲昵，自没韦子壮那般撕心裂肺。当即劝道："韦护卫，这里都是老弱妇孺，只能看我俩的作为，你快别伤心了。"

韦子壮掩面不语，过得良久，方才定下神来。卢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以作安慰，问道："这密道什么时候建的？"韦子壮凄然一笑，道："当年秦霸先满门抄斩，哪个大臣不是提心吊胆，侯爷第二年便秘密盖了这条通道。他在出口处安排了一个老人，最是忠心不过，几十年来都在等这一刻。"

正在此时，甬道中传来大声尖叫，韦卢二人对望一眼，都是大惊失色，就怕前头有人伏击，慌忙下提气一纵，两人墙边几个起落，赶到了人群之中，猛见一名武将蹲坐在地，手上抓着一柄刀，却是中郎将石凭。韦子壮怒喝道："石凭！

你不到前面杀敌，逃到这儿干什么？"石凭慌忙摇手，喘道："别赶我走，别赶我走……"

树倒猢狲散，看那石凭全身血污，说话时不住发抖，全没以往的半分威风。

卢云起了怜悯之意，道："此刻多一个帮手，便多一分生机，别为难他。"韦子壮叹了口气，这人既然来了，便想把他轰出去，也是有所不能。当即道："也好，我到前头带路，你和这石凭断后。"

韦子壮手提长刀，便往前头去了，一行人除了柳门七位夫人外，尚夹着许多家丁下人，这些人多是老弱妇孺，有的过于娇贵，难耐久行，有的惊吓过度，不住晕眩呕吐，一行人孱老稚弱，甬道里又气闷，不过行走小半个时辰，便已动弹不得。

柳门七个夫人趴倒地下，哭声震天。只是甬道里又不只柳门一家一户，那韦子壮、卢云、一众家丁，谁又不记挂自己的家人？那石凭自也有亲人家小，眼看这些女人吵嚷得厉害，霎时吼道："你们这些贱货快快闭嘴！要哭等滚出去再哭，别再惹人烦！"

一名女子尖叫起来，正是柳昂天的爱妾五夫人，只听她叫道。“滚出去！贪生怕死的东西！给我滚出去！”霎时扑了上去，对着石凭又咬又叫，颇见疯态。

石凭抓住五夫人，重重一耳光扇出，喝道：“侯爷死了，你们这些青楼卖笑妁妓女还神气什么？发你少奶奶的春秋大梦？去死吧！”石凭当众打人，其余几名夫人慌忙去拉，七夫人尖叫道：“卢云！卢云！你快来啊！”

众人惊吓过度，一个个都有疯狂之相，卢云平日静心养性，多读圣贤书，此刻灵台尚称清明，神智自是不乱。他听得叫唤，当下抢了过来，右掌扑出，便朝石凭身上击去，左手闪电般探出，五指扣住他的右腕，功劲到处，已把兵刀夺了下来。

卢云多年未与高手较量，但他精通内家拳法，毕竟不同凡人，果然三招内便已制服老将。他点住了石凭的穴道，把刀子交给了七夫人，道：“这人再有无礼言行，一刀杀了他。”

石凭又惊又怕，怒道：“姓卢的，你……你也和这贱人搞上了，对不对……

你这下流东西……”几名夫人听了这话，无不朝七夫人望来。那元配的眼神尤其严厉。七夫人面色一寒，急忙缩到卢云背后去了。

卢云听这石凭满口无耻言语，忍不住眉头一皱，顺手点出，使封住了他的哑穴。

甬道狭窄，黑暗无光，道中又多是女流之辈，众人挨挨擦擦，勉力前行。四周饮泣声不绝于耳，让人更加心烦。只是乱归乱，那婴孩却始终不哭不闹，看他睁着大眼，只在七夫人怀中探头探脑，好似颇为好奇。卢云心下大慰：“果然是将门虎子，这孩子如此骁勇，将来必可为侯爷复仇。”

又行一阵，地下湿淋淋地，两旁墙壁甚是阴潮，看来密道挖掘入地，已深达护城河下。卢云曾亡命天涯，见识远过常人，自知京城防卫以内城、外城两处最是森严，只要能顺利逃离这两处关卡，生离北京便有了希望。

约莫又走了半个时辰，一行人已至密道出口，韦子壮当头领队，侧耳倾听，不闻有啥声响，便推开密道石门，缓缓爬了出去。卢云此

刻也已挤到队前，一见韦子壮出去，立时竖指唇边，示意众人噤声，跟着摆出“无双连拳”的架式，只要门外稍有动静，他便要趋前杀敌。

等了半晌，不闻异响，卢云便也爬将出去，只见自己身在河岸，深秋夜寒，此际已是中夜，秋风吹拂河面，激起阵阵寒波。侥天之幸，此地已在永定河畔，并无追兵赶来。

远处一间小屋，韦子壮正与一名老人说话，想来那人便是柳昂天安排的忠心部属了。卢云放落心事，便将柳府老小一个个接出密道。

众人爬将出来，个个灰头土脸，卢云替石凭解开被封穴道，嘱咐道：“大家同舟共济，石将军别再惹人心烦。否则休怪我下手不客气。”石凭苦笑两声，只蹲坐在地，不言不语。

万般悲苦中，一行人围住柳昂天的元配，各自抱头痛哭。眼下主公生死不明，那诰命夫人身为主母，自须拿捏主意，只是她一来年老，二来富贵，从未经历风浪，此刻仅垂首饮泣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卢云远比这些人来得镇静。他反复踱了几步，唤来了老管家，道：“你们带得有钱么？”

乱世逃难，第一要紧的便是拳脚功夫，此节倒不必多虑，以韦子壮的身手见识，便遇上十来个土匪，也能保住老小平安。除此之外，银两便是第二要紧的东西。这一大群逃难老小足有五六十人，每日里光是要吃要喝，便是一笔花费，何况中间遇上州官罗唆、知府为难，不能没钱打发。卢云曾经流落四方，是以第一句话便问到要紧处。

那管家慌道：“走得好急，老朽也不知带了什么。”说着唤来一名家丁，取来一只大包袱，众人聚拢过来观看，虽说没来得及准备，但柳府富甲一方，里头还是放了厚厚一叠银票，另有些珠宝首饰。

猛听元配夫人尖叫一声，从包袱里取出了一方玉石，尖叫道：“是谁？是谁还把这祸害拿出的？”众人定睛一看，却是玉玺，想来家丁走得实在匆忙，收拾满月酒的礼品时一个不察，却又把玉玺放进了包袱。那元配发狂也似，狠狠将那玉玺扔入密道。放声哭了起来。

几名夫人过来相劝，那元配却不领情，只见她暴跳如雷，尖叫道：“石凭说得对！你们全都是贱人！你们嫁给老爷，不就是要钱么！看！看！这里都是钱，你们拿了就滚！滚！”跟着拿起包袱乱抖乱砸，

口中又哭又叫。众女神色黯淡，大为难堪，七夫人更哭了起来。卢云想要相劝，却又不知从何劝起，只能干着急了。

便在此时，听得一声吼，跟着一个耳光抽落，已将那元配打晕过去。卢云又惊又喜，赶忙回头去看，下手之人却是韦子壮，只见他背后跟着一名老人，却是方才见到的那名忠心下属。

韦子壮将那元配一把扛上肩头，厉声道："听了！这里给你们立个榜样！侯爷生死如何，尚未分晓，你们这些人谁敢再闹！再提要拆这个家，须过我韦子壮这关！"韦子壮厉声怒吼，一旁石凭干笑两声，正要讥讽，韦子壮一个健步过去，将他踢翻在地，跟着怒目望向众人，森然道："这便是第二个榜样！谁还想试试，那便滚过来。"

章子壮为人圆滑，岂知今日逢上大关头，先是刀擒住巩正仪，控住了局面，现下又压住了众女的争执，看来柳昂天选了他做贴身头牌护卫，果然是大有眼光。

眼看众女噤若寒蝉，家丁也不敢吭上大气，卢云自是暗赞在心，他迎上前去，问道："安排好了么？"韦子壮收敛了怒容，舒了口气，道："侯爷当年吩咐过了，只要生出大事，便要几位夫人搭船离开，先与云风少爷会合，之后再行打算。"

柳昂天长子名唤云风，世袭爵位，久居故里，听韦子壮的意思，当是要折返山西封地，前去投奔这位大少爷。

韦子壮吩咐几句，那老人便去船坞准备。韦子壮凝望卢云，道："你要和咱们走么？"

卢云听—这话，身子忍不住一阵颤抖，他虽与柳门有些渊源，但毕竟资历尚浅，此刻若要抽身，尚能全身而退，韦子壮猜知他的心事，登时叹道："卢云，你过几日便要成亲，倘若要走，那便走吧。我们不会怪你的。"

卢云当年初来京城，本是一贫如洗的寒微小厮，投入柳门之后，仍是个无足轻重的马弓手，并未得到厚爱赏赐，如今的状元功名更是凭着一己的才智得来，说来与柳昂天并无干系，他叹了口气，回头望着七夫人，只见她怀抱着孩子，睁眼望着自己，目光中全是求恳，看她如此殷切，必也不想自己离开。

卢云反身望向北京，但见远处的京城巍峨耸立，不见火光大起，只黑沉沉地一如平常。想来乱事还未波及全城，顾家老小应能平安。他心中茫然，想道："我该怎么办？跟他们一块儿走么？还是回去守着倩兮？"

此刻兵荒马乱，自己于情于理，都该回去守着亲人，只是这话要如何说得出口？他怔怔犹豫，颇难决断。韦子壮却不强人所难，他见卢云犹疑不决，登时搂住了他的腰，附耳道："傻子啊，陪到这一步，你已经对得起侯爷了。趁着还能走，那便自己走吧。没人会怪你的。"

卢云望着韦子壮，心里一阵难受，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。人家韦子壮的老婆孩子全在北京，只是他为了柳家老小，竟尔舍弃自己的家人。想来他心中的痛楚无奈，绝非外人所能想像。卢云哽咽道："韦护卫，我……我……"

便在此时，渔船已然开到，石凭第一个抢上，这石凭乃是柳门大将，官职更是柳昂天一手举保的，此番若要回京，决计死路一条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果然快手快脚，模样俐落，分毫不见迟疑。却听他问道："韦子壮！咱们现下要去哪儿啊？"

韦子壮不喜此人的凉薄，头也不回，迳自喊道："去山西！"

石凭唯唯诺诺，自管躲入舱中。韦子壮叹道："老弟，大难忽起，事事难料，谁也信不过谁。你说……如果咱们找不到云风少爷，可以投奔伍定远么？"卢云听了这话，登时一凛，此时柳门最后一只精锐部队握在伍定远手上，倘若他要出手救人，柳门老小自能安然无恙。

卢云沉吟半晌，道："正远生性忠义，必定愿意援手，此节不必多虑。"

韦子壮苦笑道："定远那里是没问题，只是你说……艳婷姑娘靠得住么？"

卢云微微一奇，道："韦大哥为何说这话？艳婷姑娘有什么不好的？"卢云与艳婷算得上熟识，两人虽不曾深谈，却也知这女孩儿朴实单纯，绝非奸佞一流，他心头纳闷，不知韦子壮何以信不过人家，当下便出言反问。

韦子壮正要说话，却听石凭喊道："你们婆婆妈妈地干什么！再拖下去，可别把追兵惹来了！"韦子壮欲言又止，只反手拍了拍卢云的肩

头，叹道：“兄弟，没空跟你说了，咱们得走了。”

卢云见他便要离开，心中忽然不忍，只想替他做些什么，当下奔了过去，握住他的手，低声道：“韦护卫，你的家人孩子，我一定替你看顾。你放心走吧。”

韦子壮听得此言，登时泪流满面。卢云向来一言九鼎，言出必行，他等了许久，便是在等这句话，先前劝卢云留京，多少也是存了这个私心。韦子壮满面感激，连连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世上人心险恶，你自己保重。”当下也不再多说，便自上船去了。

柳门老小缩入船舱，甲板上便只余下寥寥数人，韦子壮上上下下点过人头，却还少了一个，他厉声道：“还有谁没上船，快快过来！”

话声甫毕，一名女子慌慌张张地从密道奔出，正是七夫人，却不知她是什么时候跑进去的。她行到船舷，驻足看着韦子壮，神情有些害怕。韦子壮沈声道：

“你怎么了？为何还不上船？”七夫人似乎有些犹豫不决，只是低头望地，不言不动。

韦子壮看破了她的心事，登时跳下船来，拉着七夫人，摇头道：“如玉，嫁做人妇，便有三从四德要守。那人要是爱你，当年便娶你了。你再想着他也是没用。”

七夫人给他拉着，脚下便跟着走了，只是她目光不住回向卢云，好似想说些什么，却又难以启齿。卢云见她模样楚楚可怜，望着自己的目光满是求恳，他心中突然一个冲动，便想随上船去，但转念间想到顾倩兮，便又忍了来。

大船驶离河畔，直朝河心驶去。卢云孤立岸边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柳昂天凶多吉少，这一大群寡妇全都仰赖韦子壮照顾了。他又是内疚，又是心伤，一时双手握拳，怔怔地落下泪来。

他站立许久，眼看大船已然驶入河中，远远离开。卢云放下心来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忽然眼前闪过光芒，对面河岸竟然亮了起来，极目望去，林中似有无数火把高举，跟着岸边放落了十来艘小船，直向大船划去。

卢云大惊失色，知道朝廷追兵已然到来，他放声大叫：“不要啊！不要啊！”

满船的孤儿寡妇，单凭韦子壮、石凭两个人，如何是朝廷兵马的对手？卢云心急之下，霎时跳入水面，发狂也似地振臂疾挥，直朝河心游去。

卢云拼死去游，只是他北方出身，水性不佳，虽然划得气喘吁吁，却难以抓定方位，他边游边喊："韦护卫！韦护卫！快快逃啊！"

喊着喊，泪水已然流了下来，只见河上火光烛天，十来艘小船射出火矢，围着大船猛攻不止，他在水中沉浮漂荡，想要游过去，偏生水流湍急，始终距离甚遥，卢云双手连挥，大哭大叫："皇上！求求您饶过我们！饶过我们吧！"

大船着了火，远远望去，甲板上一个个黑影坠入了河水，旋即给冰水吞噬。

卢云仰望苍天，只是咿咿啊啊地哭着，身子却也沉了下去。

天将黎明，夜幕已褪，河面上只余下点点滴滴的残木破甲，以及载沈载浮的尸首。远处小船来往搜捕，仍在寻找活口。

卢云湿淋淋地爬回岸上，他双手抱头，跪倒在地，面容呆滞，已如死尸一般。

几年下来，尽管无数生死大事在身边飘摇，但卢云仍是一本初衷，为所当为，不曾有过疑惑茫然。卓凌昭死了，刘敬死了，秦仲海残废了，杨肃观失踪了，纵使天地逆转，他还是人间最后的君子莲，淤泥再多十倍，在他看来也是云淡风清，始终不曾让他的志向动摇。

今夜今时，卢云知道自己错了。作为一个儒生，作为皇上钦点的状元父母官，他见证了景泰王朝的最后一宗惨案，也见证了政争的残酷无情。卢云大叫一声，他拔出"云梦泽"，奋力斩在地下，只是泪眼朦胧中，他居然不知要杀谁。

在这一刻，几十年来的寒窗苦读显得如此可笑，忠君报国、为天地立心，这些是非固执全没了颜色。留在心里的，只是一片灰蒙蒙，连他也不知那是什么。

万籁俱寂，死气沉沉，卢云便这样倒在地下，此刻要他折返顾倩兮身边，再去做个幸福的新郎，他却要如何快乐得起来？天下人个个受苦受难，只有他一个平安逍遥，这要他的良心如何平安？

卢云想到痛苦处，只呜呜地啜泣起来，便在此时，远处似有人附和自己，居然也传出了哭声，却是从密道里传出来的。卢云心下大惊，他把长剑扔开，又滚又爬，急忙冲入密道，霎时之间，只见眼前一个婴儿哈哈笑着，正在甬道里玩耍。

七夫人没有把孩子带走，她把孩子留给了自己。

卢云大叫道："老天爷啊！"他一把抱住那孩子，已是泪如雨下。

她信任自己，还胜过相信柳门中人，她要自己带走孩子。

卢云怔怔流泪，心道："这孩子死了爹娘，现下却托给了我，不论如何，我都得照护他平安。"那孩子兀自不知母亲已死在河中，只在地下四处爬行，卢云见他爬入一堆礼品之中，又在那儿翻翻找找，只是家丁早已把珍贵宝贝拿了出来，地下全是弃置不用的空盒，那孩子自也找不到什么好玩东西。

卢云呆呆看着，忽见那孩子拿起了一只锦盒，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，正是艳婷托给自己的礼品。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卢云接过锦盒，回思那夜的情景，心中更感酸楚。

他叹了口气，此时已在救亡关头，自不能再有这些无聊心事，当下将那盒子随手扔开，便在此时，盒盖翻了开来，露出盒底的红缎内里，十分讲究，里头还有个四方凹槽，想来之前必定放着什么贵重物事，却给人取了出来。

卢云咦了一声，心头大起异感，他四下去看，便在此时，见到甬道角落里滚着一只玉石，却是方才被柳家元配扔进密道的那方玉玺。

卢云将玉玺捡拾起来，放入手里细看，只见这印石也是四四方方的模样，卢云牙关发颤，两腿发软，他缓缓拿着玉玺，放入盒内。

玉玺放落，霎时与凹槽紧紧密合，大小天造地设，尺寸分毫不差。

毫无疑问，这锦盒子正是祸首。

卢云全身发抖，眼泪扑飕飕地落了下来，他举起脑袋，用力撞在墙上，惨叫道："侯爷！是我！是我害死你们的！是我啊！"那小婴儿听了他的叫声，心中受了感应，登也哭了起来。

卢云如同痴狂，一时脑门用力，只在墙上接连撞击，一时咚咚有声。他眼中又是悲伤，又是愤怒，好似要喷出火来了。他用力一拳捶

在墙上，悲吼道：“艳婷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难道不知这盒子有多可怕么？柳侯爷与你有什么仇？你为什么啊要害他啊！”

卢云咬住银牙，满面自责，如果自己把火漆拆开，如果自己没把东西送去，这件事就不会是这样……艳婷……你好狠心，你好狠心……

突然之间，卢云心下一醒，不对……不对，艳婷小小一个姑娘，她能有什么仇恨，她的背后还有一个人……卢云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霎时之间，他已看到了答案。

“是你么！武英王朝的中兴大臣，是你下的手么？”

卢云望着地下的婴儿，绝望之中，终于张开了嘴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他想杀到那个人面前，大声责问他为什么，他要那张国字脸说出真心话。

神机洞里的一代真龙，武英王朝的中兴大臣，你好毒辣、你好忍心啊！

在这心智溃决的一刻，忽听远处脚步声杂沓，竟有大批人马行来，卢云大惊失色，此刻生死关头，命悬人手，绝不能意气用事。他将王玺藏人怀中，又那小婴儿紧紧抱住，缩身密道，偷眼望外，果见有大批好手沿河行来，似在搜索什么东西。

这些人并未穿着厂卫服色，全都是无名高手。只是这帮人脸上的冷酷无情，与朝廷豢养的杀手并无二致。这帮人决计是皇帝派来的。

卢云怔怔望着洞外，心道：“当此乱世，谁能保护这孩子平安？”

他若潜逃回京，把这孩子送到顾嗣源家中，凭他兵部尚书的职权，或能保他一命，只是风声若要走漏，祸端牵连，到时满门抄斩的惨祸，定会降临在顾嗣源一家身上。卢云心中害怕，想道：“不成，便算要死，死我一人就好了。绝不能连累倩兮。”

今生所爱，便只顾倩兮一人，宁可千刀万剐，也不要连累她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自己到底何去何从，究竟要回京城，还是要逃到哪儿，须得有个定断。否则给这些人抓住，那非但自己没命，还要把这小婴儿害死，卢云满心烦乱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忽然心念一动，眼前登时雪亮。

“怒苍山！”

卢云欢欣鼓舞，几乎要叫了出来。“朝廷再强，也打不下怒苍山来，天下间只有仲海能救这孩子！”想到世上还有个怒苍山，心中直是大喜欲狂。以怒苍山的雄强兵马，连皇帝都敢打杀，若要保护一个婴孩，那是绰绰有余了。

卢云心中喜乐，越想越觉此计大妙，此刻局面诡异，皇上喜怒难测，随时会株连大臣，柳门案发之时，自己身在现场，加上他与柳昂天渊源颇深，当此乱事，本就该先行离京，避开风头。否则一个不巧，顾嗣源必为自己所累。

卢云想定日后行止，有意速速离京，先把小孩子安顿了再说。他听洞外脚步声尚远，眼前一处草丛，离自己约莫一丈，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倒退几步，跟着奋力一纵，飞身坠入了草丛，便在此刻，那婴儿受了震荡，便要大声哭泣。

卢云左手握住云梦泽，右手掩住那婴儿的口鼻，急速在草丛中爬行。他附到婴儿耳边，低声道：“好孩子别哭，叔叔带你去吃香喝辣，找美丽的仙女玩儿去，你快别哭了。”

慌乱之间，把孩提时的梦想说了出来，说也奇怪，那孩子居然止了泪水，不再哭泣。卢云又爬了一阵，忽听背后一人提声喊道：“大家看！这里有条密道！”

脚步声杂乱，眼看众人围拢过去，卢云心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当下运起内力，奋力向前冲出，本想背后必有人大呼小叫，哪知奔了片刻，居然没有声响，卢书回头去看，大批人马全数涌入洞里，居然不曾留人把守洞外。

卢云放心下来，但脚下依旧不敢稍缓，他低头去看怀里，只见小婴儿手舞足蹈，啊啊欢笑，想来眼前景物纷纷倒退而过，让他大感兴奋。

卢云接连狂奔赶路，足足奔出三十来里，直到身在荒山，方才缓下脚来，稍事歇息。

此时已近辰时，天色阴霾，漫天大雨下落，秋风秋雨最是凄苦，卢云用力摇了摇头，撇开那些悲苦想法，眼前乃是人生前所未遇的大逆境，只要一个不慎，必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万万不能再怨天尤人。他行到一处树下，忽见自己还穿着官服，赶忙脱下顶戴衣冠，打做包袱模样，将之埋入地底。

十年寒窗苦读，承天门下金榜题名，无数风霜劳苦，终于换来这身华冠。那不只是富贵功名而已，里头还有着此生笃信的志业。

卢云跪在地下，将泥土一泼泼掩上了，眼看顶戴入土，慢慢隐没不见，茫然之中，只觉得身上有块地方死掉了，再也不属于自己。

卢云打定了主意，便也不再多想什么，当即怀抱婴孩，二人仓皇出奔，一路翻山越岭而走。只等去到了天水，便要投上好友创建的山寨，先把婴儿安顿了再说。

此行为免朝廷追捕，尽挑荒烟小路逃命。这条道路倒不陌生，当年与伍定远受人追杀时，走的便是这条路。只不过这回没有同伴并肩而行，反换成一个小小婴儿陪在身旁。

一大一小仓皇西去，路上甚少人家，道上饥饿时，也只能捕兽摘果为食，卢云精擅烹煮，食材料理于他自是易如反掌，他将果肉撕烂烹煮，待成黏糊模样，方才送入婴儿嘴里喂食。那孩子尚未长牙，找不到奶娘哺乳，除了此法，也别无别的法子喂养。天幸这壮小子胃口奇佳，来者不拒，看在卢云眼里，倒也欣慰。

饮食容易，但心里的重担却始终放不下来。卢云离京已有数日，却始终不曾传讯回去，柳门爆发大祸，顾嗣源、顾倩兮父女得知消息，却又找不到自己，必定忧心如焚、寝食难安，行到第四日，眼看已是八月十五，正是原先预定的成亲之日，卢云实在无法忍耐，顾不得佳叩安危，便折返城镇，无论如何都要写封家书回去，纵使拼掉性命，他也再所不惜。

天幸镇上一如平常，也没有什么捕快官差。卢云找了间客栈，细细写落书信，虽只三数日不见顾倩兮，但心中的悬忧挂念，实非外人所能想见。写着写，心里又是害怕，又是思念，泪水扑飕飕地落了下来，直把墨水都荫开了。只是他怕顾倩兮担忧，信文反倒只寥寥数语，言道柳昂天卷入政争，自己先赴江南避难、来日再聚云云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，这封信送达顾倩兮手中的刹那，必让她放声大哭，在这大乱世中，这封信有如一条薄弱的丝线，把彼此的思念串连起来，黄金与之相比，却又算得什么？

写罢之后，卢云却不把信交给店小二，他此时颇经世故，已知人心叵测的道理，这帮店小二市侩俗利，越是重金嘱托，越惹小人贪念，当下找了个乞丐，赏了几两碎银，要他把信送到北京兵部尚书

府。说是个山东书生送来的信，只要找到一个小红姑娘，便能以信换银。

那乞丐收了碎银，已是大喜过望，又听说这封信值得百两龙银，更是惊喜有加。反正他每日里闲来无事，便是在街上行乞，这京城不过百来里路，一里一两银子，天下岂有这等妙事？便忙不迭地走了。

卢云见那乞丐纯朴，想来必能办好事情，多少放下一桩心事。只是自己此行前途茫茫，不知何时才能与顾倩兮相会，想到此节，仍是不免郁闷。

两人一路西去，又走十来日，一大一小已如野人一般。大的不曾刮脸修面，也不曾洗澡更衣，自是衣衫褴褛，如同乞儿。那婴儿更惨了，不过满月的孩子，使日日吃着果子糊，尿布换来用去的更是同一件。到得后来，眼看尿布脏得不成话，索性弃置不用，每回那孩子要拉稀，卢云便单手将他提起，离得远远的，任他拉屎撒尿，事后再替他拿枯叶擦抹一番。反正身在旷野，四下无人，倒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。

卢云游历四海，吃喝拉睡这些琐事自然难他不倒，可时序入了九月，节气霜降，露浓风寒，天候乍暖还凉，这就无能为力了。他仓促离京，路上不曾带有冬衣，自己仗着内力护身，自不把区区风霜看在眼里，只是那小小婴儿可就惨了，纵使真是虎豹之身，却要如何熬下去？果然天候转凉，不过露宿几夜，便已满脸鼻涕，卢云每日将那婴孩挂在怀里赶路，一路听他咳嗽，心里更是担忧。

这日行经庆阳，此地乃是内地小城，向无驻军，卢云便起意入城，预备买些冬衣再走。

行入庆阳城，但见地方贫瘠，也没多少居民，瞧来望去，秋末冬至，家家户户都腌着白菜，一瓮瓮埋入地洞，一时也分不清谁是店家、谁是百姓。找了大半天，方才寻到一处破烂客栈，看土堡模样，十之八九是民房改建而成，卢云也无力挑三捡四，当下便住了进去。

一入客店，便听一声招呼，卢云回头看去，只见一名少妇望着自己，看她脸上生着雀斑，约莫二十来岁，背后带了个襁褓。卢云此时生满短须，蓬头垢面，倒也不怕有人认出自己，他见那少妇手端木盘，多半是老板娘无疑，便道："安排间上房，在下要住店。"说着行

向柜台，先将婴儿解下，又把包袱、兵刀一一扔上了桌，这才稍稍喘息。

那少妇瞅着桌上的婴孩，笑道："好可爱的孩子。怎么没瞧见娘？"此言一出，店里七八个客人全都望了过来，卢云自知他一个男人带着婴儿道上奔波，不免引人注目，当即咳了一声，道："这孩子的妈妈回天水娘家了。我现下便是要带他找娘去。"说话间从怀中取出一锭龙银，扔上了桌。

那少妇倒也不似寻常伙计势利，对银两竟是不看一眼，反倒伸手逗弄那婴孩，一旁掌柜似是那少妇的丈夫，赶忙将龙银收下，笑道："孩子的娘啊，客官累了，还不赶紧带人家歇去。"

那少妇见卢云满身污秽，好似烂泥堆中爬将出来，登时醒觉过来，她歉然一笑，问道："这位爷台可要洗澡？"卢云一听此言，全身忽然痒了起来，慌不迭地点头，那少妇便搬了木桶入房，让卢云与那孩子洗澡。卢云又取了银两出来，请她一会儿帮忙哺乳，只是这种事多少有些唐突，自又费了一番口舌。

忙了好一阵，卢云抱着那婴孩，终于平平安安地坐入木桶，好好地泡着热水。

风紧天寒，连着十来日餐风露宿，能享这平安一刻，那是上天赐福了。那婴儿自离娘亲以后，整日里便是给当成货物般拿来运去，此时在热水里载沈载浮，直是欢欣鼓舞，一下子挥手舞脚，一下子嘻嘻傻笑。卢云见他有趣，忍不住伸手逗弄，陪他玩了一阵。

眼前的孩子天真烂漫，不知父母横死，家破人亡，眼下便要给自己送入怒苍山，交到一群陌生人手里。他如果懂事，是否会撕心裂肺，仰天哭喊？他若有一朝得知自己的身世，是否会抑郁终身，再也不能自拔？

卢云抚着那孩子的脸颊，心中忽尔一悲，泪水落了下来。

在这无名的西北店里，轮回一幕幕回绕，当年的剑王与文远，如今的知州与婴孩。人生要怎么走下去，剩下的全凭"良心"两个字了。

洗过澡后，找了那少妇过来哺乳，那婴儿如同吸血僵尸一般，一看乳房，咬住便不放了。卢云也如饿死鬼模样，只在客堂里痛嚼菜

肴，一口气连尽五大碗饭，兀自嫌不足。一大一小狼吞虎咽，比之难民都还不如。

爷儿俩吃饱喝足，那婴儿体魄强健，吃完便拉，拉完便睡，着实是天生的虎狼，大有乃父之风。卢云守在炕边，将行李一件件翻将出来，他身上虽带有不少银票，但这些银票打着知州大印，只要送入票号，立时便会给人知觉身分，虽不知朝廷是否有人追查自己的下落，却也惊动不得，便要把碎银捡出来，瞧瞧还有多少可使。

解开包袱，还没找到银两，便落下了一本书，卢云拿起一观，手中拿的正是那本“无字天书”，一时之间，不由得哑然失笑。这书来得莫名其妙，从茶叶罐子里里蹦了出来，那日自己随手带出，没想它居然“忠心耿耿”，一路跟着自己逃到西北来了。

回想半个月前的平安日子，卢云微起唏嘘，他抹去眼泪，将怪书收回包袱里，自从包袱里找出碎银，算算还有三十来两，当足撑到怒苍山。他忙碌多日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将“云梦泽”擦拭后，便要宽衣歇息，忽然眼角一撇，又见到那块玉玺。

烛光影动，那玉玺碧幽幽地大有古意。卢云熟读史书，自知这玉玺雕于唐初，至今已传二十余代君王，虽说本朝历代君王无不大造御宝，还特设尚宝监看管诸多符印，直达二十四方之多，但这些自制发明的信宝毫无尊贵可言。要说正统第一，唯有这只“正统之宝”堪足传世。否则人人自称帝王，毫无规矩章法，却要臣民百姓如何是从？

卢云抱头苦思：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何艳婷要差人送这玉玺过来？难道她真想害死侯爷么？可她只是个小小女儿家，有何深仇大恨，非要对付侯爷不可？”

那日他一察觉玉玺与艳婷的关连，心里立时生出个可怕念头，就怕伍定远也涉在其中。伍定远匆匆离京，事出突然，若说他事先不知惨祸，着实让人不信，想起那日伍定远在达摩院里说的“中兴大臣”，卢云更是全身发抖，一颗心悬了起来，只想抓住伍定远的肩头，大声责问。

卢云想着想，莫名间火气冒起，只想下手毁去传世御宝。武英也好，景泰也好，此时在他眼中都是妖魔也似的暴君。他心里有个念头，只想让这玉玺从此烟没，让这些人再也找不着。他拿起炕边的一

块砖头，正要挥手砸落，忽然心念一动，想道："这东西如此要紧，既能害人，说不定也能救人。我可别冒失。"

想到顾嗣源一家若要有事，说不定能以玉玺向皇帝换命，当下便忍手不砸。

只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还是恨恨地一脚踢出，那玉玺登时飞了起来，撞在墙上。

想了一阵，夜色已深。反正玉玺落人谁的手里，皇帝给谁抢去做了，统通不关他的事，只等把这孩子送上怒苍，自己找个时间返回北京，察看心上人的景况，那才是第一等的大事。

人生到了这个田地，有官也好，无官也罢，根本不必在乎。便算给皇帝罢黜，无官反而一身轻，届时带着心上人一同退隐。那也不是坏事。卢云这几年来学得豁达许多，对逆境尤其能够忍受，当下沉静了心情，不再胡思乱想，便要上床去睡，明早再行赶路。

正待宽衣，邻房传来开门声响，似有什么客人过来了。这客店本就常有人进出，只是卢云此时已成惊弓之鸟，稍见情状有异，登起戒备之心，想道："大半夜的，庆阳又不是什么大地方，怎会有人投店？我可留神了。"如当下和衣躺倒，手中抱着"云梦泽"，倾听隔邻动静。

隔房脚步声凌乱，好似在安顿行李，听来也不只一人，想来八成是路过的商旅，卢云不见异样，慢慢眼皮渐重，便要睡了，正在此时，忽听隔墙传来一个声音，道："天成，宗主什么时候到？"卢云一听这话，睡意全失，当即睁开了眼："宗主？隔壁的是什么人？"

那"天成"笑道："三哥放一万个心。宗主人在平凉，一日路程而已，随时都会赶到。"

先前说话那人嗯了一声，道："等宗主到来，咱们十二天将会合，那是谁也不怕了。"

这天成说话声音颇为年轻，语气却自信之至，卢云听在耳里，登把他认了出来，这人高家行十，正是天将府的高天成。"抚远四大家，淮西高天将"，听他们说来，那头牌好手高天威更似在平凉一带，随时都能赶来庆阳。卢云心里着慌，寻思道："这些武林高手好端端地，为何要赶来西北荒芜小镇？难道朝廷要再次与怒苍开战么？可少林大战才刚打完，用兵怎能如此急促？"

天水、平凉、驿马关，三镇相拱，是为西北剿匪第一线，倘若前线开战，道路必然封锁，到时自己不免受困，卢云满心惊怕，当即侧耳去听，有意把消息查个明白。

正惶惑间，原先说话那人咳了一声，又道："咱们天将府几十年蛰伏不出，难得皇上亲下圣旨，咱们这回定要大大逞功，把东西抢先夺走，绝不让江蛮子压在咱们头上。"

那"天成"笑道："三哥放心，昆仑灭了，少林垮了，峨眉点苍根本不是东西，谁能压过咱们抚远四家？"那三哥哈哈一笑，道："可不是么？便是江蛮子自己还不是日落西山，瞧他这些时日大权旁落，皇上跟前根本说不上话。我看这老贼已是昨日黄花，马上要随柳昂天、刘敬的脚步，一块儿归西见祖宗啦！哈哈！

哈哈！"

卢云又惊又疑，听他们说话意思，好似要抢夺什么，他朝桌上的玉玺撇去，心头忽有不祥之感。隔房两人正自口沫横飞，大肆渲染，突见窗外飘过一个人影，停在树上，身法颇见飘逸。卢云吃了一惊，不知是什么人过来了，忙把剑抄在手里，蹲到了窗下。

方才埋伏好，便听一个女子道："高天业、高天成，便你们两只不成气候的小鬼，居然敢背后说长道短，安咱们江大人的不是？你们真要带种，怎不到江大师面前说啊！"这声音柔中带嗲，言语却颇为辛辣，卢云暗暗叫苦，心道："这是百花仙子。她也来了。"

簧夜之间，大批高手云集，又是武林名门耆宿、又是朝廷豢养的杀手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双拳难敌四手，要怎么打他们得过？胡媚儿乃是江系大将，她只要过来此间，安道京、罗摩什等人必在左近，卢云亟思脱身之道，他把包袱背在身后，左手握住剑柄，只要情势一个不妙，立时便抱起婴儿逃之夭夭。

胡媚儿陡地现身，隔房的高天成却不诧异，只听他干笑两声，道："仙姑，您也睡不着啊？"胡媚儿讪讪地道："前辈子没积德，才和你们这帮狐群狗党一块儿办事。一个残暴无耻，两个言语无聊，比安道京都还不如。"

高天业听她口气傲慢，登时冷笑道："胡媚儿，你说话检点些。明白告诉你吧。安道京怕你，我高家可没当你是回事。你再敢说话无礼，神弹子便教你两招。

让你领教男子汉的真功夫。”卢云微微一惊，胡媚儿身分非常，江湖传说她与江充有染，这高天业不过是个世家弟子，居然敢狂言冒犯，难道不怕江充事后算帐?

卢云低头揣想，心中微起惊骇之意，莫非江充真如此人的冷言冷语一般，竟已大权旁落，再不受皇帝重用?

胡媚儿听得高天业狂言自夸，却也没有反驳，浑不似往日嚣张，卢云听在耳里，更感心疑。只听胡媚儿打了个哈欠，道：“好啊好啊，你们天将府当真了得啊。算姑娘招惹不起。只是你们那么带种，为何不找萨魔算帐去，偏在这里欺侮女人家？那又算是哪门子的好汉啊？”

高天业呸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必挑拨离间，大家一路走，都是听皇上的意旨办事，又何必计较这许多？”卢云听得一头雾水，正思索间，忽听门外传来碰碰声响，那声音极重极沈，好似大象行走，震得门板嘎嘎作响。卢云心下大惊：“又有高手来了。”

这声响沉重若此，来人绝非寻常胖子，必是外门硬功极其深厚之人。那脚步声在自己房门略略一停，过不多时，便已离开。高天成听了脚步声，慌忙便道：

“那是萨魔，他……他又要干那无耻事么？”高天业嘿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不关咱们的事，他要干便干，千万别招惹他。”

萨魔深夜走动，好似瘟神出巡捕猎，登让四下噤若寒蝉。这怪物武功高强，下手残暴，足与伍定远、卓凌昭一较高低，绝非胡媚儿一流可比。眼下这人居然给放了出来，想来朝廷为了钳制怒苍，已然无所不用其极。卢云心下暗忖，高天将好挡，胡媚儿也不足畏惧，真正要命的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徒，卢云偷眼去看婴儿，天幸这孩子睡得熟了，不曾发出分毫声响，否则要是惊动妖魔，不知会有什么下稍。

耳听隔房高天成低声叹息，连胡媚儿牙尖嘴利，此刻也是不发一言。这些妖魔鬼怪遇上吃人魔物，真似猫鼠遇上了猛兽，纵然凶狠狡猾，也只能闻风丧胆，退避三舍了。

万籁俱寂中，突听萨魔大吼一声，似有门板爆开的声响。跟着店中响起一片尖叫：“杀人啊！救命啊！”听那喊声是个女子，跟着脚步声仓皇，大批客人奔了出来，那客店老板的声音远远传来，哭道：“不要啊！不要啊！饶过我老婆啊！”

卢云啊了一声，想起白日里见到的那名少妇，传闻萨魔残忍好色，曾杀入鞑靼国行宫奸淫宫妃，此刻百般无聊，定然起意杀人，大干无耻勾当。卢云心中又是恐惧，又是不忍，右手虽然使劲握住剑柄，还是不自觉地抖了起来。

高天成年轻正直，听了隔房传来的惨叫声，登时颤声道："三哥，咱们……

咱们又要……又要置之不理么？"卢云听了这话，登时全身发冷，已知萨魔从中原一路来到西北，必然沿路奸杀妇女，那高天将等人与他同行，却都坐视不管。

若非朝廷另有吩咐，便是这两人贪生怕死，自知不敌，便纵容暴行四下蔓延。

那胡媚儿坐在树梢上，不言不动，只低低地叹了口气，看她早早离店上树，想必已预知店中将生灾祸，这才先行避开。看来这女子虽然心狠手辣，却也见不得这种丧尽天良的惨事。

隔房衣衫破裂声响起，砰乓巨响中，似有什么人滚跌出去，十之八九必是店中伙计，只是说也奇怪，这些人一个个不曾发出叫声，连那少妇也是一般，好似这些人已给人点上了穴，还是已经给人折断颈骨，只是静得让人怕。

卢云心中又痛又悲，此刻若要出手，非但打不过萨魔，还会引得大批好手群起来攻，自己死了不打紧，这无辜小婴儿更要为之丧命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京城风华在眼前一一流过，顾倩兮的笑颦、墙上的喜字、知州的官袍……卢云压抑声息，左手掩面，已是泪如雨下。

啊呀啊！正道啊！

刷地一声，"云梦泽"出鞘，房中精光暴现，卢云须发俱张，纵声挑战，满面都是肃杀，小婴儿受了惊吓，登时哭叫起来。

卢云右手仗剑，左手环抱婴孩，霎时踢破大门，大踏步向前迈出。

正道！不是夫子赏的，是用鲜血守卫的！

卢云咬牙切齿，来到一处房门，只见店中老小泪如泉涌，全都跪倒在地，不住低声哭泣。卢云顺着他们的眼光去看，只见房门正正打开，一只赤裸妖魔背向众人，手上却拖着一名少妇，正朝床边行去。

“外道……”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这样说了，“住手。”他的声音出奇沈静，心情异常宁和，连他自己也觉得意外。

“什么人？”便在此时，背后房门忽然打开，却是天将府一帮小人，小丑跳梁，不闻妇孺哭声，只闻壮士悲嚎，想来他们听到卢云的怒吼，便赶忙出来察看。

“读书人！”

卢云右脚扫出，房门倒飞也似地关起，轰地一声，登将天将府两人撞了回去。

卢云不再拖延，一个箭步跨出，剑光斩动，斜斜朝萨魔劈去，只要这剑砍实了，必能让他当场腰斩。

突听大笑声响起，床上那少妇飞了起来，在她的惊惶惨叫中，身子直往剑刃撞去。卢云深怕伤及无辜，一时慌忙收剑，猛听砰地一响，腰间竟已挨了一脚。

卢云吃痛之下，身子倒滚出去，那婴孩虽没给压伤，但身上受了震荡，哭得更加大声了。

萨魔一招之内逼开卢云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他见那女人仍在半空，当下左手探出，将之抓入怀里，跟着压回床上，又要行那无耻之事。

卢云惊怒交迸，他爬起身来，举剑朝萨魔砍落，便在此时，萨魔在床上一个翻转，让过了这剑，卢云若不撤招收手，必然误杀那名少妇。

卢云惊惶之下，急忙缩手，那长剑掠向一旁，门户登时大开。萨魔嘶嘶冷笑，又是一脚踢来，卢云先前中了一脚，腰腋之间痛彻心肺，如何还能再忍一记？他忙中不乱，脚步一错，匆匆向旁让开，萨魔本性奸滑，武功尤其出人意料，卢云才一让开，陡听这妖怪一声大叫，身子直从床上弹起，双脚蹬来，如同一头大水牛迎面撞上。

卢云见他招式既蛮且怪，前所未见，只是他怀抱婴儿，深怕这孩子受伤，一时又避不开来，慌张下两腿跨下马步，力灌右侧，臂膀锁紧，硬生生接下这石破天惊的一踢，猛力撞上身子，脏腑一同翻转，霎时身子向左侧飞出，撞破了泥墙，直直滚到了店外。

这下不只卢云受伤，连那婴儿也受了擦伤，一时哭得更加凄厉了。烛火照上窗格，房里的萨魔狂声大笑，霎时又转过身去，便要奸污无辜。

卢云倒在地下，口吐鲜血，想要站起再打，但他体力耗损，身受内伤，几次想要立起身子，却都挣扎不起。正爬地喘息间，忽听头顶一个声音冷冷地道："没用的，这世间就是这样，弱的人便要懂得顺从，你越是反抗他们，就越是惨。"

卢云抬眼望去，只见一名女子坐在树头，怔怔地看着窗格里的凶影，正是胡媚儿。卢云见她神情黯淡，望着那窗格的容情里有着三分无奈、七分怜悯，全不似往日那般冷峭。

胡媚儿似没认出卢云，只听她幽幽地道："你自以为见义勇为！其实你只是害死他们。那个女人只要忍过一时，日后还能留得性命，可你现下把那妖魔的凶性激了，那店里的老老小小全都要跟着陪葬。你以为自己保护了谁，你又以为自己改变了什么？你啊你，真是个……"她轻轻叹了口气，撇眼朝卢云望去，低声说道："笨蛋。"

二人目光相接，胡媚儿掩嘴惊呼："是你！"卢云趴地喘着，忽然之间，竟是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仗剑拄地，喝道："是我！正是我！不是我卢云，天下哪来这种笨蛋啊，哈哈！哈哈！"说到激昂处，他咬牙怒吼，从怀中取出玉玺，仰天叫道："邪魔外道！统通给我住手！皇帝正统之宝在我手中！想要的人，全数跟我来！"

此言一毕，旋即抱住婴孩，全力朝西方狂冲而出，果然窗格儿人影一闪，萨魔已然破墙而出，急速朝卢云追去。一时之间，石弹子、飞天刀隔空射来，全数钉在卢云脚旁。

卢云正是要把萨魔引出，免得这怪物再去奸杀无辜，果然玉玺出手，立时把这群妖魔引来。卢云低头狂奔，口中却哈哈大笑，叫道："快来啊！快来啊！你们这些邪魔外道！统通过来杀我啊！"自从见了柳门惨案之后，卢云一直恍恍惚惚，深为自责，直到此时奋力出手，保住那女人的清白，卢云才似活转了过来。

他此时虽是性命垂危，其实一扫心中郁闷，活泼泼地甚是激昂。

背后数人全是高手，却以胡媚儿轻功最高，不过几个起落，便已追到卢云背后，拂尘几次扫来，险些打中卢云的后背，卢云知道她的

银针厉害，可此时只要停步御敌，登会受人包围，一时只是忍力在背，等着挨她的毒针。

过得半晌，背后却一如平常，并无疼痛之感，那胡媚儿竟似手下留惰。卢云有些诧异，忍不住回首去看，只见胡媚儿近在咫尺，那拂尘只要奋力一砸，便能将自己打成重伤，只是她迟迟不动手，一双媚眼只凝视着自己，好似有着几分佩服。

两人都在全力奔驰，无法开口说话，便在此刻，远处传来号角声响，好似有什么大人物要来。卢云正自忌惮，忽听背后高天业等人欢呼大叫："宗主来了！

宗主来了！"卢云面色惨淡，此时萨魔等人紧迫不舍，倘若前头还有个武功厉害的高天威拦路，自己如何还有生路?

前方蹄声激昂，黑夜中火把无数，真有大军过来，卢云又惊又怕，前有狼，后有虎，却要他退到哪儿去？他抱紧怀中婴孩，咬紧牙关，低头直冲，便算给马蹄踏为烂泥，也胜过落入萨魔之手，一切全是命数，夫复何言?

叱！

伴随一声断喝，一柄镖枪掷在自己脚边，卢云不顾生死，脚下避开，仍是向前直冲，便在此时，脚边沙尘飞洒，几声闷响接连传出，面前整整齐齐地定着一排镖枪。卢书自知万难反抗，当下长叹一声，垂手待死。

便在此时，后头的脚步声竟也乍然而止，不再朝自己追来。卢云微起疑惑，赶忙回头去看，只见胡媚儿、高天业、高天成等人神态惊诧，个个停下脚来，面前却都插了一柄镖枪。那萨魔武功远胜众人，却把镖枪接在手上，嘴上兀自挂着一幅凶恶冷笑。

正诧异间，猛听滚滚荒漠上蹄声如雷，呼啸声急速传来，卢云抬眼去看，只见烟尘弥漫中，无数蛮子驾马掩杀，带头将领面目狰狞，好似是异族人士。卢云不知道又是何方神圣，正要闭目受死，忽然一个熟悉之极的大字飞入眼中，卢云大叫一声，满心激荡之中，已然坐倒在地。

黄烟漫漫，千骑快马簇拥着血红的怒字旗，正自飞驰过来。

终于到了……

怒苍山，天下英雄的故乡。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一章 大施主

景泰三十三年九月九日重阳黎明，政变前十日，北京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条孤独的龙，它隐伏于大地之下。

龙尾西起天山，龙身蜿蜒，一路沿黄河东进，穿过了河南，来到了北方。千万年来，那只龙怒张血盆大口，衔吞一颗明珠。

那明珠有个名字，古称“苦海幽州”，数百年后改称“南京”，又经数百年，改称“大都”，今日的名字依然简洁明快，那是如雷贯耳的两个字：

“北京”。

孽龙横亘中国，时时为恶，威力所及，这条龙不知为中原带来多少浩劫，无论是谁坐在孽龙头上，一个个都成杀人妖魔。自三镇节度使攻入大唐长安之后起算，直到异族南下，长安、开封、临安、金陵，一个又一个繁盛王朝给孽龙摧毁扬弃，不复再矣。

无论圣贤愚劣，只要坐上龙背，便成丧心病狂之徒，每每为恶人间，为了消弭这个可怖传说，本朝开国太祖收复半壁江山时，便已决意毁弃北京。他先立安徽凤阳为中都，后于南唐首都江宁扩建宫室，号称“龙蟠虎踞城”，为灭北方王气，攻入大都后，更下令拆毁故宫，凡王室格局建筑，概不允存。除此之外，尚内缩北城五里，使其腹地紧促，不利发展。

虽说如此，太祖心中依然存忧，北京紧临蛮夷，万一这帮贼孽又打破居庸关，再次骑上龙背，大好江山势必毁于一旦，他仔细盘算，便以最为骁勇善战的燕王镇守北京，想以燕王的英才，加上六十万雄军的兵威，一能镇压孽龙，二能防备番邦，使皇孙正统永传万代。

好容易太祖苦心布局，结果传说中的孽龙不曾现身，凶狠的蛮夷也没侵州犯界，真的造乱的，反而是燕王自己。军权不均，北强南弱，燕王率领北方军马，南下“龙蟠虎踞城”，叔侄相残，天下战火爆发，太祖之孙飘摇迁徙，从此下落不明。

燕王靠着孽龙起家，顺利平定天下，便想学着太祖模样，将都城牵至南方，可想起孽龙传说，却也不免忧虑起来。这北京形势异常森

严，乃是蛮夷南下的第一线，也是中国君王北伐的第一站，不能无人镇守。可谁来看守呢？若要把军权交出，让自家人坐在龙背上，那七国之乱、八王之祸、靖难之役便在眼前。可要把军权交给外姓之人，安史之乱、藩镇割据又是历历在目。该怎么办呢？索性一个心狠，把北疆防卫撤除好了，可一旦蛮族打破居庸关，轻易骑上龙背，想那靖康耻犹未雪，南宋大臣背负小皇帝跳海之恨又要重演。燕王越想越烦，日夜悬心，便找来国师研议，占卜之后，终于得知了天意，也让历代帝王明白了一件事。

北京乃王气所在，绝无可能以人力消弭。而那条怒龙不是什么孽龙，而是真正的中国之主，天子唯有亲自骑在孽龙背上，江山才能久长。

终于，本朝定都北京，由天子手掌六十万大军，正面对向北方蛮夷，国都定于防卫第一线，国在天子在，反之，国亡天子亡。这才是堂堂国君的气势。只是燕王想起孽龙传说，仍不免心惊胆战，就怕龙脉翻腾，将他震下地来，为求镇压孽龙，他召集了天下才智之士，以刘国师的灵感为图样，仿八臂哪吒的外貌，依“三头六臂二足”之形，造设宫城十一门，以来踩住龙背。另以金水河为缰绳，勒住永定河的龙嘴，最后再以石板遮盖，掩住龙眼，孽龙从此目盲，再也不能观看人间悲喜。

“八臂哪吒”稳坐龙背，驾驭瞎眼怒龙，皇帝便也安心即位。从此开坛兴木，堆秀山、千秋亭，西苑北海、金鳌玉蝀，北京再次定为帝王之都，监管天下。

百年了，孽龙一直紧紧闭目，默默流泪，等待奸雄开启玄关的一刻。待得那时，孽龙即将掀起千涛万浪，人间也将为战火所吞噬。

※※※

黑暗中，有人静静计数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不，不，上次数到了一亿三千四百五十二万，该把计数加上去才是。五十二万又一……五十二万又二……

到底多久了？除了水波无奈地拍打岸边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

幽暗、沉静，眼前看不到景象，耳里听不到声响，心死绝望，悲伤无奈，尺许见方的泥湿地，将他包围于孤岛。除了抱膝静静坐着，

口中默默计数，他什么都不能做。

老天爷……

为什么还要活着？是为了面对无止无尽的黑暗么？还是要来偿还自己的无边孽债？

迷蒙仰天，眼前什么都没有。孤寂令人茫然，黑暗使人疲累，就这样继续念吧……

一亿三千四百五十二万又三、又四、又五……

一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又一、又二、又三……

忽然之间，计数停顿了。

喀喀喀……头顶传来声响，石板终于要开启了。头顶坠落了泥灰，好像黎明将至，黑影仰首向天，看着神佛给他的慈辉。

抬头往上看，那久违的蓝天圆圆的、小小的，虽只巴掌见方，但那迷人的色泽，依旧是蔚蓝的。

头顶洒下了神佛的福赐，降临到面前的水光上。龙的眼泪在发亮。

阳光闪耀，碧波荡漾，脚边的水洼虽也圆圆小小，但那深不见底的波光，依然是清澈的。

孩子……是你么？

嘴角颤抖着，黑色的身影啊啊嘶嘎，已是喜形于色。

※※※

“喂！”尖利的嗓音坠入井中，“井里有人么？”

头顶冒出了喊声，虽是童稚的微弱语音，却激得四下一片回音。嗡声缭绕，嗓音来到了井底，却让那人的一颗心沉了下去。

不是……不是他要等的人……

回音慢慢消散，过了半晌，又来了一声呼唤。心底的希望又燃了起来。

“喂！井里有人么？”

换了幅嗓音过来，喊话的人虽然换了，但那语音急促依然。

不是……两手捧住了脸面……这依然不是他要等的人……

“呸！”一口唾沫吐出，从天上坠落，打响了面前的井水，激起了小小的涟漪。

“杨绍奇！你不是说你家后院闹鬼么？”吐口水的孩童讪讪骂着：“费了那么大劲儿，硬把这鬼井的石板搬开，怎没瞧见半个鬼影子啊！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”嚅嗫的孩子，语气尴尬，“我也是听我娘说的，她说这井里闹鬼闹得凶，要咱们平常别来后院玩儿。”

先前说话的孩童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这样啊。搞不好太阳还没下山，鬼还不敢出来。”说着说，又往井底叫了一声，“嘿！有鬼吗？赶紧出来哦！”

头顶上的两名孩童探看不休，小小的黑影蔽住了难得的日光，黑影在池水上漂荡不停，仿佛嬉闹的小鬼，正在捉弄着地狱里无奈的牢笼客。

轰地一声，石板阖上了，头顶又是黑沈一片。

顽皮的孩子们走了。

黑暗降临，心也沉了下去，此时睁眼还是闭眼，俱都无妨。反正眼前全是黑的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算算全是黑的，这双招子有或没有，并无差异。

一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又九十七、又九十八、又九十九……害怕的感觉袭来，是不是念到两亿、三亿、四亿，他都见不到心里的记挂？双手掩面，黑暗的身影哭泣了。

便在此刻，好似神佛听到了他的哭声，石板又开了。

蓝天映照，头顶传来一声低低呼唤。

“大叔，我来了。咱弟弟没见到你吧？”

天顶传来了天籁，清脆悦耳的声响中，孽龙看到了一个孩童，那张俊美尊贵的脸孔靠向井边，低低呼唤：“大叔，你还好么？”

孩子、孩子……泪眼朦胧中，黑影拼命点头，双手向上挥舞，似乎想抱住那孩子。

一道绳索飞降而下，打起了幸福的涟漪。小小的身影攀爬下来，出现在自己面前。那是张孩童的红脸蛋，俊美可爱的小公子，正对自己笑着。

不由自主地伸手出去，轻轻抚摸他的小脸，小公子从怀中拿出一只鸭腿，凑手送到面前喂着，嘴中出现了油腻腻、香喷喷的好味道，渣吧渣吧，虽然是冷的鸭肉，滋味却是如此甜美。

“大叔慢慢吃，还有酒呢。”聪明的面孔泛起了笑容，小手拿出一个小葫芦，送到嘴边喂饮，呼噜噜、咕嘟嘟，甘醇甜美，这是真正的上等美酒。

吃饱喝足，再来便是最开心的时刻了。小小的身影抱了过来，依偎自己胸前。暖呼呼的孩子，永远那么体贴人意，这是上天给他最大的恩赐，黑影笑了，小公子也笑了，一年到头，两人就真心笑这么几回。

轻抚眼前的孩童，再也舍不得放开。三百六十五天，四千三百八十个时辰，只要有一刻这般光亮，其余的三百天全都有了颜色。就像暗室里的一点烛辉，不用照得满间明亮，只要面前的方桌亮了，一切都是美的……

孩童仰头望着他，幽幽说着。“大叔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怎么了呢？小公子秀气的双眉紧蹙，他揉着自己的耳孔，好似有些疼痛。

“我要离开家了。”

咦？晴天霹雳响起，黑影怔怔地发抖。

“因为……”小公子低头向地，鲜血从右耳渗出，“我要去少林寺了……”

不、不、不可以……去了少林寺，你就不能来看我了啊……不由自主间，喉间发出了呜呜的声响，黑影抓住孩童的臂膀，咿咿啊啊地叫着。小公子仰头望着他，埋首入怀，两人紧紧相拥。黑影的肩头上下起伏，纵使无法言语，他的脸上依然热热烫烫，他知道自己在哭，泪水翻腾，沾湿了脚边，坠入了深井。

“大叔不哭……”孩子的语气十分柔缓，他掩住了右耳，说道：“总有一天……”

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
我会打破这口井，把你带离无边苦海……

我会带你回到人间，回到你该有的荣光……

黑暗中俊美的身影跪在地下，他缓缓从怀中取出一本经书，玉白的手指将折页翻开，捡出了一颗钮扣。

针线穿过了扣钮，细细柔丝仿佛亲情相思，来到了面前破旧朽烂的衣衫上，衣衫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两排钮扣，胸口的那颗却早已遗失。修长的手指轻和缓柔，过针补线，他要缝回那失落已久的东西。

俊美的面孔靠向黑影，亲吻那早成骷髅的尸身。

“爹，观观依着承诺，回来带你走了……”

地下的文碟书写着主人的身分。杨远啊，他那与恶魔订下天真交易的俊美父亲，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井底……等候自己回来……

※※※

隆隆声响中，神佛开启了天关，霎时之间，黑影飞坠而下，脚边有很大的水花溅起，那是一条巨龙般的绳索，连接了地狱与人间，即将引渡自己，返回杀戮的修罗场。

贵公子抱起了骷髅残骸，左手握住绳索，他轻轻拉扯，巨龙旋即缓缓上移，巨龙背负着父子亲情，将他们缓缓载回人间故土，将他们领往该去的地方。

二十六年的生命里，曾有人拦阻过他，那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八方锁链、将他紧紧绑缚。

父亲的权谋、母亲的凉薄、上司的猜疑、师父的执念、同侪的妒嫉，种种绑缚随着朝廷局势的起伏，将他拖向无边地狱。人人都在运用他、污染他，让他成为黑污罪业中的一把血刀。经过了无数年的煎熬折磨，没人留意到刀口已经卷了，代罪羔羊的心也已碎了。

当漩涡旋到了最紧处，痛苦与挫败达到了最顶峰，纵使上天不给他活路，他还是会凭着自己的本能杀出重围，让他从十面埋伏中破茧而出，再次回到他该有的位置。
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！孽龙即将苏醒，由“修罗王”亲手将它唤醒，让它再次向空怒号。

重重一脚跨出古井，踩碎了井边不知名的紫花。阳光映照，辉映得俊美面孔如同神佛。面前伸来一双温暖的大手，将残骸尸身接了过去。

空下的右手轻轻一挥，一旁传来急促脚步声，跟着跪地声响起，面前呈来一柄剑。

“人……”他接过杀人凶器，轻轻地问道，“都到齐了么？”

那老人躬身弯腰，道：“奉主公之命，我等三十九名志士，全数在此候命。”

嘿地一声，回身向后，面前黑压压的一片，眼中所见，满是坚毅的身影。这些人或高或矮，样貌虽有不同，但他们的眼神并无二致，那是曾被世人抛却的悲愤恨意。

没齿难忘的志士们，个个赤裸上身，右臂上烙着小小的孤鸿，燕雀岂知鸿鹄之志，他们烙印志向，烧烤肉身，当符印转为无畏无惧的信仰，勇士们的名字就会变成……

镇国铁卫！

※※※

三十九条性命，加上他自己这一条，四十个人赤膊上身，连他自己也解开了上衣，苍白的胸膛上留着圆红伤疤，那记穿胸而出的枪伤，正是世人遗弃给他的一道印记。

场内八十只眼睛相互凝望，没一只是惧怕颤眨的。

他的双肩隐隐颤抖，猛然间纵声长啸，厉声道：“我建超世志，必至无上道！”

刷地一声，长剑出手，剑尖直向天际上苍，一时之间，三十九柄长剑应声出鞘，全数指向大红日轮，众人形如鬼魔，纵情悲吼：“斯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！”

“诸君为神佛所弃，为世人所不齿，长夜漫漫，如坠尘埃……”冬日将近，远在城郊的杨家故宅中扬起一片饮泣声，钢铁坠下了泪水，语声哀戚，三十九人呼应主公的苦难，或泪流满面，或低头饮恨，个个面蕴悲愤，神态激昂。

“我建超世志，”修罗王神态静默，双掌合十，道出了心中志向。“必至无上道。”

斯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，

今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，

命彼诸群生，长夜无忧恼，

众生闻我号，俱来吾刹中，

虚空诸天神，当与珍妙华……

十日之后，九月十九，恰逢观世音出家之日，在那大慈大悲的深夜之中，最后一只精锐部队即将来到京城，少壮派志士旋即要逆转全局。

景泰，是他们铲除政敌的剑，武英，是他们收降群臣的网。

正统……则是他们安定天下的年号。

当来自地狱的飞影降临京城的时刻，当少壮军人接管宫室的那个刹那，天下百姓就不会再忘掉这一日。

此后的千秋万载，人们会记得这群人……

千古英雄志士的楷模，世称“镇国铁卫”。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二章 万夫无敌

景泰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傍晚，政变前九日，陕西长安。

秋冬交际，长安城里匾额高悬，闹街上悬着三个烫金大字，那是一个老字号。

“大洪堂！”门口伙计这样吼着。“上好的药酒大贱卖！大洪堂！”

匾下传来声嘶力竭的吼声，长安城里的老铺号生意兴隆，虎鞭鹿茸，药酒滋补，大洪堂正是间专卖药酒的商行。“来啊！来啊！这位大哥好生勇猛，一口气买十罐，快快给他包-------起来！”

街上的人群慢慢围拢过来，伙计满嘴大话，口沫横飞，男男女女进进出出，贩夫走卒四下喧哗。夕阳余晖照来，“大洪堂”的匾额发出金光，更衬得老字号的身价不凡。

高悬百年的匾额，满是岁月痕迹，长安居民打小便把匾额看得熟了，便如日日可见的太阳，除非天狗偷吃了，任谁也不会多看一眼。

正因如此，这里才是个藏身的好所在，一等一的好所在。

晚霞照耀，陡然间，匾额后闪过一道光芒。

那不是匾额反射的金光，而是冷冷地寒光。那光芒隐伏于匾额左上角，细细弱弱，藏在蜘蛛丝网后头，望来迷蒙晦暗，可那确实是寒光无疑。

街上虽有几千双眼睛走着，却没人留意到匾额里的古怪。

当然，更不会有人留神到寒光后的那只大弓。

铁铸石造的臂膀，握住了大弓，动也不动，晃也不晃，顺着手臂瞧去，现出了两道浓眉，以及一双眨也不眨的俊眼。

这是一名刺客。非但是个刺客，还是个容貌英挺的刺客。

左手持弓，右掌拉个满弦，凝如石像般的身影，他便这样蹲身苦熬，伏在匾额之后，足足一个时辰之久。

天下虽大，然世间能以缩身之态拉满弓弦，还能箭无虚发，正中红心之人，却非解滔莫属。也唯有江东“春藻箭”，才会如此锻炼弟子。

江东双龙小彪将，“火眼狻猊”解滔，此人箭法通神，轻功高明，单以脚程迅急而论，阖山中除军师本人以外，怕属他最有门道。也是为此，解滔这回奉命出手，直从河南嵩山一路出发，尾随一名男子，最后来到陕西长安，就近与大批同伴会合。现下这一刻，便是分出胜负的时刻，强敌即将现身。

敌人虽强，但己方的阵式却也非同凡响。解滔深深吸了口气，他拉着大弓，瞅着一双俊眼，凝目望向喧闹的大街。

※※※

对过是家面馆，屋顶搭盖到了三楼，红瓦之上伏着衣衫一角，那里还藏着一个自己人，若非解滔已知同伴藏身之处，纵使目光锐利十

倍，他也决计看不出端倪。

对面的高手擅长飞石，一弹打去，浑厚内力灌注石块，真足以穿胸破体，杀人于无形之间，单以威力而论，怕比自己的“春藻箭”还要慑人。有了这位“天权堂主”过来帮手，那还需要发愁吗？解滔嘴角起了微笑，想起更远处的第三道埋伏，几乎要哼起小曲了。

第三名刺客手持西域十字弩，隐伏北首布庄，藏于绫罗之中。威力虽不比项天寿的飞石，但埋伏之人却以缜密心机闻名于世，行事手段还在项天寿之上。那人可不是寻常人，乃是山寨的军情头目止观和尚，昔年霸先公赖为左右手的“密十一”头领沐先生。

头一回随山寨高手出征，凡事自有前辈高人料理。自己这个小老弟便算失手，上头还有项天寿、止观两位老大哥顶着，只是敌人过于厉害，行前军师千百遍交代吩咐，要众人务必谨慎从事，否则一旦兵败如山倒，连军师自己的性命也要断送在此。

想到此处，解滔将身上的雪蛛丝衣拉整了。那是青衣秀士吩咐他穿上的。据说过去怒苍刺客出征，必着此救命衣装。解滔满怀感激，眼光飘移，瞄向远处的一座酒楼。

酒楼里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，人声鼎沸的二楼里，临窗孤坐着一个青衣身影。那人单手持酒，垂首啜饮，看他眉目低沉，但凤眼移挪之间，神光仍极慑人。解滔偷眼去看军师，陡然间青衣身影抬起头来，目光凛然生威，竟似发觉了自己正在打混偷闲。解滔吓得面色发白，不敢再有胡思乱想，赶忙专心守志，再次将弓箭对准闹街角落。

箭簇瞄向街边一角，那是个摊子，距大洪堂七丈五，距对街面馆十丈七，距布庄却仅两丈不到。三样暗器交织成网，无论是解滔、止观，还是项天寿，三名刺客的凶器全数指向一处摊子，那是处算命摊子。

“铁口直断吴半仙”，算命解盘的好手，只是这位吴老兄便算是真仙下凡，怕也不知自己早已缠入箭网之中，便如蜘蛛丝上的虫蝇，随时要大祸临头。

※※※

“大师……”不知死活的吴安正，摊前正坐一名貌美少女，听她柔声问道：“小女子年过双十芳华，良人至今无缘来，父母却是声声催，

不知何时可遇如意郎？”

长安卫旁酒楼林立，晚饭时光，四处客店高朋满座，街上挤满了人。那少女坐上算命摊子，皓腕玉臂任凭面前庸俗的中年男子抚摸，好似不知男女受授不亲，只等着受人非礼。

“嗯……待我瞧瞧……”吴安正道貌岸然，自管闭上双眼，摇头晃脑中，手指搭上面前美女脉门，肌肤滑嫩，却是摸了个痛快。

这位“吴半仙”不学自能，异禀号称“通天目”，专观善男信女魂气，只要让他摸上一摸，便有感应。果然指端触肤，立察异样，脑中电光雷闪，眼前见到了好一面镜湖。

烟波浩荡，山水如画，眼前游来一对悠哉鸳鸯，艳羽丽色，相依相偎。湖光山色中，鸳鸯爱侣静静划过湖水，游向天边远处，慢慢隐没不见了。

“好！”吴安正重重一拍大腿，忍不住喜形于色。每回替人算命，见的不是烂泥野猪，便是粪堆笨牛，难得遇上这般优雅景致，内心着实欢喜了。鸳鸯本是富贵鸟，两只恰恰好。晨雾露水，鸳鸯悠游，数目又对了，自是大喜之兆。吴安正喜孜孜地拿起那女子的生辰八字，细细去翻经书，登时给他找到了绝配。

他望着眼前的小美人儿，翻开了手中经书，笑道：“恭喜姑娘了，您的如意郎君，便是此人。”

美女掩嘴轻呼，凝目去看，只见小小的算命摊上搁着纸墨，将桌面挤得满了，眼前搁着一本经书，正翻到第五章三百四十七页，图绘一名阳男面相。那美女满心期待，赶忙凑眼去看，一望之下，不觉心下大惊，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就是我夫君？”

书页上绘着一名男子，只见此人尖嘴猴腮，目光呆滞如牛，唇厚牙突似兔，这已非寻常人样貌了，谁知此人左嘴角还长了颗天大圆痔，直似烧饼上的大芝麻，恁煞丑陋了。那美女见此人长相如同鬼怪，想起日后要与这人长相厮守，忍不住满心骇异，全身发抖。

“恭喜姑娘了。”吴安正指着图画旁的姓名栏，哈哈笑着，“这位仁兄名叫廖一化。

我适才替您细细推算了，廖君乃是甲子年、乙丑月、丙寅日、丁卯时的生辰，与您八字最是相配不过，命中注定的事，怎么也跑不

了。”

“逃不了……”那美女媚眼噙泪，哽咽道：“我不要……”

吴安正不知死活，兀自笑道：“当然逃不了啊。您便算事前得知，着意闪避，反而更会歪打正着。月下老人牵的红线，谁能闪得掉呢？”

那美女听得命数如此，更是放声大哭。她长年受父母催婚，早觉生不如死，好容易找了闲暇过来相命，却又得了这么个凶兆回去。气急败坏之下，哪管吴安正说长道短，三两下便将算命摊掀翻了，当场掉头就跑。

吴安正惊道：“姑娘，我话还没说完啊！请你留步啊！”

那美女听他呼唤，只掩住了双耳，更如插翅飞逃。正低头狂冲间，忽在此时，迎面撞上一名男子，小脚一个不稳，向后便倒。那男子大吃一惊，赶忙伸出右手，将她拦腰搂住，沉声便问：“这位姑娘，您还好么？”

泪眼朦胧间，那美女睁眼一看，只见眼前一名高大男子侧目望向自己，看他一张瓜子脸蛋，鼻梁挺秀，星目辉朗，竟是个十分俊秀长相的好男儿。

这男子一张嘴唇圆润饱满，形若菱角，望来红润润地，竟是有些鲜艳欲滴，那美女瞧着瞧，脸颊忽起羞火，想起自己倒在无名男子怀里，赶忙站了起来，欠身道：“对不住，惊扰公子了。”那男子不以为意，只转过面来，向那美女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

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小姐不必多礼。”

眼看那人正面望向自己，那美女不由掩嘴惊呼，她眼中看得明白，只见此人左脸雪白，嘴角却有个风流痔，看那黑痣小小一点，颇为圆巧秀气，好似雪地里的一剪梅，直似画龙点睛的妙笔。那美女娇躯发颤，喃喃地道：“公子您……您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姓……姓……”

美女问名，怎好不答？那公子拱手作揖，朗声道：“贱姓廖，河北沧州人，双名一化，只因先祖乃是蜀中大将廖化，这才以名志之。”人家不过随口一问，这位公子便把祖宗十八代的事迹全盘拖出，想来若非性子质朴，便是对眼前这名美女大有好感。

那美女听了“廖一化”三字，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只是这回泪中有笑，笑中有泪，绝非适才的阴风惨惨可比。

那公子见面前的少女哭笑不休，可别是失心疯才好。他满心诧异，正想问话，忽见街边奔来一名男子，看他手捧经书，却不知又是何方神圣。正起疑间，那人已笑吟吟地奔将过来，笑道："哎呀，正主儿可来了。您瞧，我这不是铁口直断是什么？"

那男子将经书硬塞过来，那公子不明究理，只得凑头去看，霎时之间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。只见那图页上明明白白的，却绘了只兔唇妖怪，看那妖魔尖嘴猴腮，嘴角还有颗天大的黑痣，如此丑恶骇人的样貌，谁知图边竟写了莫名其妙的三个字：

"廖一化。"

那男子面皮发抖，惊疑不定，却听吴安正笑道："月下老人牵的红线，怎么也闪不掉。这位公子，在下亲笔泼墨，将您描得如此神骏，又给您配了个美娇娘，今日算您便宜点，一共一百两银子，还请您快快付……"

"钱"字出口，忽然眼前黑影闪过，眼眶正中一拳，霎时向后便倒。

※※※

眼看鸳鸯手拉着手，欢喜扬长而去，却把吴安正一个人留了下来。他摸着黑眼圈，自在地下爬行，口中咒骂不休："当真狗咬吕洞宾，什么玩意儿。"

想他吴半仙天赋异禀，威震天下，寻常王公大臣若要相命，谁不千里迢迢前往华山脚下？岂知虎落平阳，竟在长安闹市给无知男女毒打，当真气煞人了。

堂堂术数天师竟遭凡夫俗子痛殴，若要传扬出去，恐怕面子难看，吴安正叹了口气，心道："我那化忌大运将届，必有十年苦难，看这拳便是第一劫，说不得，可得好好排个盘、解个运。也来趋吉避凶。"

命理诡谲，应验多端，经书里看似明明白白的一句天机，却往往有许多教人匪夷所思的解答，书里说娶美娇娘，却可能娶了个丑陋骇人的"梅娇娘"，看自己能活一百岁，但谁知会是怎么个活法？吴安正心头发毛，想起自己一个不慎，说不定要落入天牢，让狱卒拷打百年。他有些心惊肉跳，当下急急掐指捏算，看看自己运数如何。

寅午戌、申子辰、亥卯未，卦相一出，吴安正喃喃地道：“景泰三十三年庚午，今日是九月十日，嗯……现下是戊申时，一会儿是己酉时……”他细细算了算，翻开了经书，不觉大惊失色：“戊里看花……花申拳，己身难保……酉难来。”

此际正是戊申时，果然香花伸拳，打得自己眼冒金星，再看下个时辰“酉难来”，想当然尔，必是凶兆无疑。吴安正慌张不已，当下急急收拾摊子，便要逃回家去。

※※※

正忙碌间，忽听摊边传来一个嗓音，那声音咳了咳，似是个十分年老之人。吴安正满心惊怕，急忙凑眼望去，只见眼前站着一名老者，约莫六十来岁，尊贵脸上挂着清白微笑，来人却是个高雅文士。看他身穿黄袍，质料华贵，剪裁合宜，当是官宦人家的服饰。

吴安正善观面相，一见这黄袍老人天庭饱满，眉清目秀，已知此人智慧精湛，学识渊博。骚人墨客自来弱不禁风，自己一个小指头戳出，怕能戳掉这老斯文的半条命。吴安正放下心事，换上了俨然面孔，冷笑道：“来相命的么？”

那黄袍老者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在下是来帮你相命的。”

“替我相命？”吴安正张大了嘴，忍不住放声笑了起来。

“什么东西！”吴安正重重一拳敲在桌上，虽然拳头隐隐生疼，却也有几分威风。

吴半仙行走江湖多年，自也遇过无数同道前来挑衅，但这般公然踢馆的，却是头一回。只是自己非但道法精湛，更曾服食过灵丹妙药，一身法术无师自通，便算嵩山方丈灵智与之相比，也要瞠乎其后，何惧一个无名老头？当即坐了下来，依着行规，冷冷地道：“要跟我比功力，你是自讨苦吃了。小老头伸手过来！大家比上一比！”

那黄袍老者不言不答，自坐摊旁，举手上桌。吴安正呸了一声，心道：“好你个老贼，看我算破你祖宗十八代的丑事，没把你老娘通奸的事抖出来，老子给你洗脚当奴才。”

他嘴中冷笑，伸手便与那老者相握。管他是茅山术士，抑或是北派仙法，只要给他的通天目瞧过，这人的身世来历必然落入自己的掌

中，再也无法遁形。一会儿不把他满门脏事掀将出来，自己真算白混了。

两人双掌交握，霎时脑中灵光闪动，再次见到了一面镜湖。

吴安正眨了眨眼，有些疑惑。只见眼前明月高悬天际，水面波光隐隐，却不见什么异状。他看不出所以然，自觉纳闷，当下固守元神，潜心再看，忽然脑中一阵晕眩，只见湖水隐起波涛，水花荡漾中，似有什么东西藏着。

吴安正微微一奇，赶忙低头细瞧，便在此时，赫见水面下露出一双眼眸，却是双黄澄澄的蛇龙眼！

吴安正大吃一惊，忍不住嘴角发抖，正要松开手指，便在此时，江面裂开，一只巨大龙头探了出来，神凶貌恶，扑头张嘴间，直朝自己喉间咬来！

吴安正慌乱间大叫一声，赶忙把手指撤了，一时竟已滚倒在地。

水底暗藏蛟龙，这人是……是……

吴安正吓得全身发软，他蹲在地下，望着眼前的老者，悲声道："潜……潜……"

那黄袍老者竖指唇边，轻轻嘘了一声，脸上却还挂着笑。他将吴安正一把拉起，含笑道："吴半仙，您功力通神，道法精湛，可曾算过自己的死期？"那人口气阴险，却又隐带几分调侃，吴安正心惊肉跳，正待发声惨叫，听那老者提起"死期"二字，忽然心下醒觉，想起自己适才的推算。"戊里看花花申拳"，此刻不过傍晚，还在戊申时分，了不起香花打人"花申拳"，小小皮肉苦，倒也无须惊惶。

吴安正哈哈一笑，当场站起身来，术数断果不断因，自来只要应了命数征兆，便算得解，他指着适才给廖一化打黑的左眼圈，笑道："左边黑，右边白，不免难看，来，右眼给你砸个一拳，算是解吧。"说着从怀中拿出猪油球，对着右眼圈擦抹不休。看那"花申拳"不过轻轻一记，吴安正打小给华山师长吊起毒打，如何看入眼里？霎时冷笑连连，便又趾高气昂起来。

都说得意生风，吴安正得意洋洋，果然流风便来轻送。深秋晚风徐徐吹拂，伴着远处佛寺晚钟轻响，听来加倍悠扬。

当……当……悦耳钟声敲入耳里，却把吴安正当得心魂欲碎，牙关竟是颤抖起来。

黄袍老者轻声一笑："大师，戊申时已过，现下是己酉时。不如您再起个卦吧。"

"戊里看花花申拳"，下一句："己身难保酉难来"。吴安正先前早已卜算吉凶，醒起那"酉难来"三字，不由全身颤抖，慌声干笑："爷，饶命。"那黄袍老者轻抚吴安正的面孔，叹道："善相者不善相己，谋人者不闇为家谋，半仙啊半仙，为了自己后半辈子的平安顺遂，乖乖听话，好么？"吴安正面肉乱弹，咿咿呀呀地胡混陪笑：

"爷，您……您到底要什么？"

那黄袍老者淡淡一笑，道："宁失之繁，勿失之略。半仙，听懂了么？"眼看吴安正惊疑不定，那老者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，轻声读道："不凡先生钧座亲启，天下事宁失之繁，勿失之略，贫僧忝为方丈，汗颜无地，非蒙先生明见万里，赐信指教，不能明敝派先觉身故情由……方今战火将起，达摩院事涉气运，灵智簧夜省思，深以为忧……"

吴安正伸手到怀里一揣，惊觉掌中一空，忍不住放声大哭："还给我，还给我，那是方丈要给小狗子的信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"

那黄袍客微微一笑，把信还了过来，淡淡地道："别怕，没人要吞没你的。"

吴安正牙关颤抖，当场大叫一声，掀翻了桌椅，向后便跑。

那老人却不起身追赶，只把手上的锁匙抛了抛，胸有成竹地笑着。

吴安正见他不曾起身来追，更是慌张出奔，哪知脚下拉扯，猛然间踝骨一痛，竟已摔跌在地，那算命摊更无缘无故地坍塌翻倒，直朝身上压来，沦落得狼狈不堪。

吴安正惊疑恐怖，只见自己的脚踝连着一条铁炼，另一端却系在桌脚上，一时间竟是甩脱不开。他软倒地下，双手连挥，喃喃地道："别过来……别过来……"

黄袍老者蹲身下地，含笑道："从嵩山到长安，这路程可远得紧。好容易咱们碰头了，请您别再拒人于千里之外，那老朽可要寒心

了。”吴安正又惊又怕，哭道：

“你……你到底要什么？”黄袍客嗤嗤地笑了起来，摇头道：“半仙，不过是引个路、见个人。您却老是装傻，到底“烦”不“烦”啊？”吴安正听他择字停顿，登即哭道：“不烦、不烦，宁死也不烦。”

黄袍客微笑道：“乖孩子，这便请您起来吧。我俩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这便去寻未归人。”

“小狗子，对不住了。”回思三十年前的往事，吴安正擦抹泪水，只感愧疚难言，怪都怪他算命成痴，每日里专往闹街人堆钻，终于把妖魔引来了。

小安子趴倒在地，正泪眼汪汪间，忽见面前停下一双布鞋，在这生死一刻，又有人过来了。吴安正哭得凄凄惨惨，哪管那人是算命客倌，还是路边闲人，反正自己落入魔掌，一条命已去了九成，正想掩面痛哭，忽见那鞋尖在板桌上一个轻点，莫名间一股力道传来，那板桌竟尔自行立起，吴安正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

吴安正茫然呆立，他脚踝本受铁炼锁缚，桌子扶正，猛力拉来，照理自己踝间油皮必受擦伤，谁知那股气劲传到，只让他如僵尸般挺立起来，竟连膝盖也不必弯曲出力，好似背后有只无形的大手，将他托推起身。

吴安正满心惊诧，凝目去看，只见桌边站着一名怪人，这人脸罩面具，身着青衫，竟连五官也遮掩了，模样好似僵尸们的祖宗。那怪客双手拢袖，与那黄袍老者面面相觑。

两人隔桌站立，一动不动，场中莫名生出一股森寒。那闷气极其玄怪，虽只傍晚时分，却如午夜般的阴森怕人，好似恶鬼即将现身作孽。吴安正给寒气一逼，登如坠入冰河，牙关喀喀不止。

过得良久，黄袍客率先说话，他含笑揖身，温言道：“士谦，二十年不见，君风采依旧。”

吴安正听他以“士谦”称呼青衣怪人，想来两人必然早已相识，只是他性命堪虞，此刻只想脚底抹油，倒也没心思多加理会，只盼这俩个怪物同归于尽，也好让自己从容逃离。

青衣人听他以“士谦”相称，不由微起哂音，幽幽地道：“伏龙凤雏，得一可安天下，霸先公两者兼得，却连性命也失去了。”他叹了口

长气，目光直向黄袍客：“朱军师，您说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眼看青衣人目光凛然，他自顾自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士谦，霸先公答应招安，那是那是他亲自做下的抉择，谁又能强逼于他？”他耸了耸肩，淡淡又道：“秦仲海既然读过密奏，便该知道我不过是个小角色，真要说起来，还有人的罪孽在我之上，您硬要派我做代罪羔羊，我也无话可说。”

黄袍客不过微起笑声，便让人不自觉地眉头紧锁，大起厌恶之感。吴安正稍一感应，便知眼前这人城府深沉，亟善操弄心术，必是天下难得的权谋策士。他心头发毛，面色变成铁青，那青衣人却脸罩面具，难以看出喜怒哀乐，听他道：“阁下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有数，又何必向我解释什么？倘若您真想辩解，不如当面找霸先公说吧。”

黄袍老者哦了一声，含笑道：“你要替霸先公报仇？”

青衣人淡淡一笑，双掌交击，轻拍了一记。猛然间，街边闪过阵阵寒光，破空锐响生出，哆哆连响，黄袍客脚下竟已多出几道长箭。看那箭尾白羽兀自迎风颤动，竟有刺客下手示威。

吴安正吓得全身发软，急忙缩到桌下，再也不敢动弹了。

青衣人幽幽地道：“阁下已身陷重围，如今有何话说？”黄袍客伸了个懒腰，哈欠道：“陈年老招啊，看得腻了。想杀我，可得认真些。要嘛，便把箭头射向心口，别尽使些无用虚招。”

青衣人更不多言，指节轻扭，打了个响亮，霎时对街飞出三只箭矢，直朝黄袍客背心射来。正中那路势道快绝，其余两只箭簇旋转甚急，正是世间最难闪躲的“春藻箭”。

后心要害被袭，黄袍老人面带微笑，却是分毫不慌。猛听碰地一声暴响，似有爆竹响起。便在此时，地下坠落了几样东西，滚到了吴安正的脚边。这位半仙满心惊诧，赶忙低头去看，映入眼帘的，竟是几只飞箭！

吴安正目瞪口呆，便在此刻，远处又是砰地一记暴响，枪声甫过，对街大洪堂的匾额晃动不休，跟着滚出一个身影，直直摔下地来。那是江东解滔，他射出飞箭，身形暴露，霎时挨了一记火枪，已然坠落地下。

“火眼狻猊”，怒苍山第一道埋伏，他被解决掉了。

眼看强敌别有布置，青衣人叹了口气，道："大家都是练武之人，拿着西洋火器较量，不太没规矩了么？"黄袍老者淡淡笑道："战场较量，生死便是规矩。当年你我辩论多少次了，今日还要再逞口舌之能么？"

青衣人叹道："说得是，咱若若不露个两手，确没资格来这儿说嘴。"中食两指扭动，再次打了个响亮，猛听风声劲急，对街一枚石子破空急射，啪地轻响传过，跟着听得一声惨叫，斜对面一处客房窗扉破开，一名刺客直直摔出窗外，手上却还端着柄火枪，那枪身却已折断了。

情势急转直下，吴安正自是看得呆了，只蹲在地下发抖。

项天寿出手，飞石威力奇大，竟连铁枪也挡不下飞石撞击之力。黄袍老人的属下中石坠地，情势便又回复原状。眼看青衣怪人已然制住全场，黄袍客身陷重围，神色却仍平淡如常，听他淡淡地道："你稍有进步了。不枉和我并称。"

青衣人听他说得狂，忍不住摇头道："贤兄，天绝已死，柳昂天垮台，阁下众叛亲离，强弩之末，所有的布置也都破灭了。何必还这么骄狂呢？"

黄袍客笑了起来，摇头道："破灭？你真这般想？"眼看青衣人略带轻蔑，黄袍客反倒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"士谦，你聪明绝顶，武功也好，兵法也好，学什么都比常人快十倍，一直是个好人才。不过人才再怎么高明，再怎么拼命，却也斗不过……"说着举起右手，轻轻一招，说道："天才。"

手势一打，猛听暴响传过，对街竟又有人放出冷枪。枪火连发，打得街道行人一片惊惶。吴安正吓得屁滚尿流，正缩头闪避，陡听远处屋顶传来一声惨叫，那里竟还隐伏着一个光头男子！看他震碎了屋瓦，身子坠到了脚下的屋子里，靠着反应快绝，总算没给打成烂泥。

黄袍客幽幽地道："你养一个彪将要多久？十年？二十年？凤兄啊凤兄，我练一个火枪手只需半年。我这儿一共十六柄枪。你还要斗么？"

火枪神射，望风披弥，枪子儿已然制住全场，黄袍客哈哈大笑，他神态从容，霎时凑手过去，居然将青衣人的面具拉了下来。青衣人被迫露出本来面貌。吴安正向精命理，如何愿意错过相面良机？慌忙

去看，登见眼前这人俊秀文巧，面颊上却写着一行金字，见是“罪囚唐士谦贬庶人，发配贵州”。这金印极其显目，若非如此损毁面相，以此人的俊雅形貌，当是进士胪传的文学才子。

龙飞凤舞，龙凤呈祥，怒？“右凤”对“左龙”，两人虽说师出同门，但毕竟飞龙还是永远排在前头，一举压过了五彩黄凤。

※※※

黄袍客微微一笑，将人皮面具扔还回去，神色甚是不耻。青衣秀士露出本来的文秀面孔，倒也没有惊惶之色，他接住面具，自行戴了回去，听他淡淡地道：“贤兄神机妙算，让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只是在下心中有个疑问……”他的眼神带着笑，又道：“您如此天才，可知永定河旁那几记毛手毛脚的暗算，竟是何方愚昧凶徒所为？都说虎毒不噬子，却又不知那条又笨又毒的疯虎从何而来？这还真想请教了。”

那“请教”二字声音拉得极长，用意自在讽刺。此言一出，那黄袍客登时动了真怒，他双目生出火光，自从怀中取出一枚铜钱，咬牙道：“你可小看我了！自断手脚这等事，岂是权谋术士所为？明白告诉你，那几枪……”他将铜钱掷上半空，森然道：

“不是我开的。”

铜钱飞天而起，眼看便要坠地，忽听一声枪响，那铜钱挨了枪子儿，好似生了翅膀，霎时高飞冲天，便于此时，又是一声暴响，那铜钱旋转不定，又往上飞出丈许。闹街中的男男女女闻得巨响，无不慌张奔逃。枪声接连大作，彷如爆竹响起，街边共射了十来枪，那黄袍客却只张掌向天，从头到尾凝立不动，不旋踵，那铜钱半空画过一个弧线，便又自行坠回掌中。

从抛出钱子儿，直到接回钱子儿，那黄袍客不曾移动一步半步，那铜钱却如放出门的鸽子一般，竟尔自行返家归来，如此神妙枪术，当真世所罕见。

黄袍客下手示威，震慑全场，用意倒也不是卖弄手下枪法，他只是要说一句话，潜龙若要杀人，绝无失手之理。永定河旁的那场刺杀，不是他遣人做的。他森然呼吸，沉声道：“记得，我是永远的大赢家。我不管要杀谁，谁便看不见明日的朝阳。”他怒目瞪视青衣人，自行解开了吴安正的脚链，那吴半仙有如待宰牛羊，自是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时又哭又叫。

青衣秀士静静旁观，也不干涉，忽听他道：“朱军师，可以问您一件事么？”黄袍客冷冷看他一眼，并未接口，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您这些年来隐姓埋名、改头换面，一个人在北京过活，心里很苦吧？”

黄袍客没料到他会突出此言，他愣了半晌，忽地哈哈大笑起来，听他道：“你可怜我？我倒还可怜你哪！大名鼎鼎的右凤军师，上山下山、出家还俗，没一样由得自己，我扪心自问，好歹还明白自己在赌一局，你呢？一辈子东摇西摆，又想赌，又不敢真赌，堂堂的权谋术士，搞到这个地步，当真让人捧腹发笑。”

青衣秀士听得讥讽，倒也没说什么，只静静地道：“最后再问你一句话，那几年同甘共苦的日子，你开心么？”黄袍客原本神态嚣张，无论什么话都以讽刺口吻说出，陡听此言，忽然双眼微眯，目光竟是十分深沉。青衣秀士见他如此神情，却也不多话，只是静静旁观。过得半晌，黄袍客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那几年……我确实很快活。”

青衣秀士幽幽地道：“那你又为何背弃弟兄？”

黄袍客笑了笑，容情竟是有些苦涩，他回眸望着青衣秀士，叹道：“士谦啊……家家酒虽然好玩，可终究不能长久，不是么？”青衣秀士闻得此言，双肩竟是一阵剧晃。

黄袍客拉住了吴安正，幽幽地道：“念在昔日的兄弟情份上，我俩难得见面，特奉一个消息给你。”他斜目望着青衣秀士，道：“九月一十九，天地情势便要逆转。知道意思么？”

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沉声道：“你说得是政变？”

黄袍老人不置可否，只淡淡地道：“也许是、也许不是。不过无论情势如何，在下还是一句忠言相劝，如果秦仲海不知悔悟，还要玩秦霸先那套家家酒把戏，怒苍山即将片甲不留。到时筹码用尽，莫怨敌人心狠了。”他目带轻视，当下拉住了吴安正，迈步便行。

眼看黄袍老者便要离开，青衣秀士忽道：“别走，还有位老弟兄等着见你。”黄袍客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还有人想见我？是止观和尚呢？还是沐先生啊？”此次青衣秀士一共带了三名刺客过来，止观便是第三位，他出家前俗姓沐，黄袍客如此说话，自在表明他早已掌握全局，只是不点破而已。

耳听对方叫破布置，青衣秀士却没答话，只是轻轻摇头。黄袍客微笑道：“士谦，我一直很喜欢你，压根儿不想杀你。别为难我，好么？”他拉着吴安正，便要行去，忽在此时，半空坠下一样物事，正正打在面前地下。黄袍客咦了一声，低头去看，那东西却是颗煮熟的芋头，他双目瞪直，心底一寒，便在此时，背后又传来叮叮咚咚的声响，竟是掉了几柄火枪下来。

黄袍老者面色铁青，抓着吴安正的臂膀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。这不是故弄玄虚，也不是滥摆空城计，怒苍还有最后一道埋伏。在这颗熟芋头面前，什么心机诡诈全不管用。他一不求官、二不爱财、三不好色，无妻无子，了无牵挂，他是天下最自在逍遥的人。

闲人莫看，生人回避，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……

驾到！

轰地一声，一片火云从背后直扑而来。与“剑王”为敌，便如生死簿上少了十年寿算，黄袍老者自知命在旦夕，他左手拖过吴安正，使劲向后一推。跟着双足力撑，身子斜向左前方扑出。身形才一倒落，便从怀中掏出两柄短枪，砰隆隆地双响齐发。

风声枪声轰然而过，吴安正放声大哭，尖叫道：“救命啊！”

青衣秀士赶忙扑出，伸手拉过吴安正，二人一同扑倒在地。一时之间，算命摊子便成灰烬，闹街火头四起，伴着老老小小的慌张奔走，竟如末日般景象。

热气腾腾，大火分开，只见一名高大老者双手抱胸，冷冷瞧着满街惊惶闪避的百姓。

此人容情执拗，正是“九州剑王”驾临长安。区区一招“火云八方”出手，便逼得天下第一谋士仓皇走避。从来独行于天下的绝代高手，一旦出剑杀人，就是这个势道。

这才是怒苍最后一道埋伏，先前三道机关，不过是诱饵而已。

※※※

青衣秀士怕方子敬出手太重，居然一招之内杀死黄袍老者，赶忙拦了过去，道：“剑王，手下务必留情。”方子敬斜觑他一眼，道：“不过宰尾水蛇，比杀猪还容易，为何砍不得？”

青衣秀士见他目光暗藏凶暴之色，忙道："北京情势瞬息万变，此人手上握有几张王牌，还能牵制大局，咱们得靠他争取时光。倘要将他一刀杀死，恐怕局面更乱。"

方子敬最恨这些父子兄弟相残的丑事，他挥了挥手，制住了青衣秀士的说话，示意他懒得再听。此时止观、项天寿等人都已现身出来，那解滔腰间中了一枪，虽靠宝衣救住了性命，但内伤淤血，却仍难以行走，当下便由项天寿背负照料。吴安正松了口气，道："谢谢大家救小人一命，我可以走了么？"青衣秀士含笑蹲身，道："当然可以走了。来……大家一块儿去见宁大侠，这就请您带路吧。"

惨了，来者不善、善者不来，甫脱狼吻，又入虎口，这己酉时当真凶得可以。吴安正心头一寒，忙道："领大虾？领什么虾呀？草虾还是大明……"虾字未出，忽然脚底离地而起，身子居然被方子敬拎了起来，这邋遢男子左手提着吴安正，右手拿起大洪堂的药酒，咕噜噜地喝着。听他懒洋洋地道："来，脑子坏了，多喝几口药酒提点记性，刚去大洪堂买的。"说着酒葫芦塞来，自往吴安正嘴里灌去。

那葫芦嘴给方子敬喝过，竟是奇臭无比，吴安正双脚悬空，嘴中给乱灌药酒，登时哎哎啼哭。方子敬喝道："又不是婴儿，不许哭闹！"说着又从怀中拿出一颗芋头，塞在吴安正嘴里。吴安正拼命去呕，急忙去拉方子敬的大手，便在此时，两人手腕相触，剑王魂气直冲心坎，吴安正大受感应，一时之间，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听他牙关发颤，果然收住了哭泣。

方子敬拍了拍他的面颊，森然道："小子，咱的芋头好吃么？"吴安正换上了一张笑脸，他双手捧着芋头，欢喜道："好吃呀！王爷，小人姓吴名安正，难得吃您的芋头，三生有幸呢。"方子敬满心诧异，奇道："什么王爷？你在说些什么？"

吴安正干笑道："难得玉皇大帝准假，您老凡间多走走，以后咱下去报到，您可手下留情，不能拔我舌头喔。"方子敬咦了一声，只是满头雾水，自将吴安正放落，当作小狗般蹓着，一行人便随他离开。

※※※

有了青衣秀士的神机妙算，加上方子敬从旁出手，吴安正自然乖乖给人押着走，只见这位算命天师当头领路，止观、方子敬、青衣秀士诸人随在身后。诸人连过闹街巷弄，行出越远，建筑越见朽旧，又

走半里不到，来到一处死巷，目中所见却是一处大宅院。项天寿低声道：“人就在这儿么？”青衣秀士等人却不答腔，只凝目望着巷内，一个个神态凝重。

天下气运将换，国家形势有如危卵，这一切全起因于达摩院的那一夜。当时天绝猝死，局势急转直下，之后玉玺现世，朝廷爆发大乱，无数谜团都在少林第三战里。此番青衣秀士、方子敬等武林大豪前来长安，便是要拜会当时隐身于达摩院的绝代高手。那人非但见证了少林第三战，尚且出手挽救了局面，他便是那早已退隐的天下第一高手，宁不凡。

众人来到巷口，驻足观看，只见巷内房舍黑脏，一无绿竹、二无杨柳，只有满地的竹蒌子，再看大宅院门漆斑驳，泥墙上搭着几道竹竿，旧衣破衫悬竿晾风，兀自吹舞飘摇。吴安正陪笑道：“小狗子住的地方不挺体面，大家如果怕脏，那就别进去了。”

方子敬满身污秽，什么时候怕过脏了？当下打了个哈欠，第一个走进。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脏不打紧，咱们替您收拾。”跟着第二个走进，他见解滔身上带伤，便请他留在巷外，项天寿、止观等人便也一同行入。

众人站在巷中，眼前市井之地非但是座陋巷，还是个十来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。晚饭时分，但见炊烟袅袅，提锅翻铲之声不绝于耳，间杂婴儿哭泣、爹娘吵嚷，种种喧嚣冲耳而来，闹哄哄地甚是扰人。

都说“大隐隐于市”，但也是一箪食、一瓢饮，居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之志，哪知这位天下第一高手性子古怪，非但藏身市集，尚且与贫民一同起居，成日听那张三发财、李嫂偷人的故事，想来真把自个儿视作了小人百姓。止观与青衣秀士对望一眼，都是摇了摇头。

项天寿长年囚禁在破庙中，自不认得这位宁大掌门。不由皱眉摇头：“这样也是天下第一高手？当真几年不出江湖，老猫都能充猛虎了。”吴安正干笑两声，解释道：

“光头爷，咱小狗子虽然聪明，却是个怕寂寞的性子。您可别小觑他。”

眼看项天寿还要再说，青衣秀士拉住了他，含笑答道：“半仙言重了。掌门道号不凡，行事出人意表，谁又敢小看他？”他见吴安正拼命颔首，颇见得意，当下话锋一转，含笑道：“真让咱们讶异的是，琼贵

妃如此尊贵身分，居然也耐得起市井起居，此事在下倒是佩服得紧了。”

吴安正听了“琼贵妃”三字，脸色猛地一变。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半仙，还请掌门快些出来吧。咱们有几件事要请教他。”

吴安正茫然道：“出来？老早出来啦，您在说什么啊？”项天寿听他装傻，不由皱起眉头，正要喝问，忽见吴安正面向一处地方，张口欲喊，便在此刻，方子敬脸色大变，脚步微纵，高大的身子向后直飞而出，瞬间便退到巷外。其余众人大为诧异，无不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吴安正不知他们何以惊奇，更不知方子敬何以飞身倒退，只摸了摸脑袋，他提起脚跟，面向一条水沟，挥手叫道：“小狗子，你的朋友来啦，别再洗锅子了。”

众人听他提声叫唤，无不大感意外，青衣秀士心头一凉，第二个醒悟过来，他长叹一声，颔首道：“佩服、佩服。”止观与项天寿二人犹在梦里，两人对望一眼，稍斜颈骨，目光掠向身后，一时之间，不觉也是愣了。

身后一处肮脏沟渠，约在五尺开外，赫见一名男子蹲身在地，正自清锅洗铲。吴安正走到那人身边，交头接耳，指指点点。众人眼里看得明白，此人虽然背对自己，但那痀偻矮小的身形，却是宁不凡无疑！项天寿嘿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”

怒苍此行高手众多，各有所长，其中耳音一项，尤以项天寿最为精到。他在破庙苦蹲二十年，早已练就了一身听音辨位的神技，要说宁不凡竟能瞒过自己，静默无声地来到背后三尺，实让他难以置信。更何况巷内还有一位轻功冠绝天下的青衣秀士，却要他怎么一举瞒过众人？

青衣秀士尚未回答，巷口传来方子敬的叹息，他缓缓走回，说道：“他没有冒出来，从咱们入巷以来，他始终都蹲在那儿。一步也没动过。”项天寿与止观面面相觑，都感瞠目结舌。二人异口同声，均道：“不可能！方才入巷时不曾见到他啊。”

青衣秀士微微苦笑，道：“这就是华山的藏气功夫吧。宁先生不露锋芒、不显杀气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”

直至此时，众人方知实情，原来他们走入这条巷弄之前，宁不凡早已蹲在路边洗铲刷锅，只是说来匪夷所思，众高手目光一个个锐利如鹰，居然无人留意到此人的身影便在路旁？

此事说来玄怪，其实半点不奇。江湖人物藏身法术无所不有，上到树丛天顶，下至地底水间，无处不可为敌穴。也是为此，越是宗师人物，越以形而上的气劲来探查身遭，便在闭眼鼾睡之间，只要气息稍异，便有感应。只是宁不凡的武功平凡朴实，身法行止全与常人一般。随意朝地下一蹲，自然而然便成路边的一块石头，毫不显眼。

武林高手虽然目光如鹰，但这帮人眼力再强十倍，也是追着杀气源头去瞪，朝着可疑之处猛盯，谁会对路边的一块顽石多看一眼？正因如此，反倒是毫无武功的吴安正瞧到了人影。

怒苍四大高手入巷，有心细如发的止观、暗器快绝的项天寿，有算无遗策的御赐凤羽，更有霸气绝伦的九州剑王，谁知宁不凡根本没发上一招半式，便已占得上风。

众人虽未动手，但双方若在巷内实战，项天寿与止观都已死了，青衣秀士也要身受重伤，唯独方子敬一人得以脱身，以此观之，宁不凡能稳坐“天下第一”之位，着实有其不凡之处。

※※※

宁不凡背对众人，兀自卖力洗刷铁锅，不曾反身。吴安正摇着昔年同窗的臂膀，慌道：“小狗子！你的朋友来了，你和他们说话啊。”青衣秀士听吴安正叫得慌，想来是把怒苍众人误作了仇家，他笑了笑，道：“别怕。我们是来谢谢他的。绝不是要找麻烦。”

方子敬、青衣秀士等人亲来拜访，宁不凡却无回身之意，只将铁锅倒翻过来，却是洗起锅背来了。青衣秀士昔日为九华山掌门，二人辈分相当，方子敬更是武林前辈，于情于理，宁不凡都不该失礼。青衣秀士心下了然，明白宁不凡不想见外人，当下咳了一声，朝项天寿使了个眼色，这位天权堂主立时会意，当下扣住一枚飞石，便朝宁不凡背后瞄去。

请不如激，激不如逼，果然威吓一作，宁不凡便已长叹一声，他将铁锅煽了煽，抖落了上头的污水，铁锅挥动处，却又恰恰挡住了要害，好似背后长了眼睛。众人见他能藏气、也能察气，无愧“智剑平八方”之名，心下自是暗暗佩服。

便在此时，宁不凡终于缓缓起身，回头望向众人。青衣秀士见他面容苦闷，登时拱手微笑，示意友善，道："宁先生莫要忧心，在下并无恶意，仅是奉我家秦仲海秦将军之命，前来感谢阁下的恩情。"宁不凡叹了口气，道："在下退出江湖，废人一个，贵山秦将军又何必谢我什么？"

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掌门客气了。性命之事岂同寻常？若无阁下于达摩院内代挡绝招，我山秦将军恐怕已死于非命。"说着躬身行礼，稽首道："大恩不言谢，日后掌门若有什么难处，请上怒苍山来，本山英雄随时听候调遣。"吴安正呆呆听着，乍闻"秦将军"三字，想到那日所见的魔火飞腾之象，却又发起抖来了。

宁不凡微微苦笑，摇头道："共历患难而已，说救命不也言重了？"说话间回首望向群豪，诸人与他目光相接，心下都是一凛，只见宁不凡光华内敛，与常人并无不同，只是眼白处却有几道血丝。方子敬料知有异，当下闪电般探出手去，已将宁不凡的脉门牢牢扣住。吴安正见阎王爷抓人，自是满心惊骇，忍不住大声尖叫起来："杀人啦！杀人啦！"

大宅院中家户比邻，吴安正才一破口喊叫，已然惊动四邻，果然院里几户人家探头出来，都在察看巷内情状。项天寿拱手作揖，道："众位乡亲请回，这里没事、没事。"

项天寿光头秃顶，形若高僧，众乡亲听这和尚说话，自然无人理会，几名青年呼喝连连，都要出来察看，忽在此时，方子敬咳了一声，两道目光飘来，随意往众人看了一眼，莫名之间，无数百姓心头忽生异感，当即缩回屋内，无人再置一词，巷内自又恢复沉静。

宁不凡藏气，方子敬却恰恰相反，霸气之强，里许内的婴孩都能感应，大老虎从门口行过，众小童受惊尿床，看明日大宅院必然晾满了棉被，料来臊味冲天。

四下噤若寒蝉，一片寂静中，方子敬却只握住宁不凡的脉门，过得半晌，突见他招了招手，示意青衣秀士来看。青衣秀士精通医道，当即探手竖指，断查脉象。他搭指触诊，忽然之间，长眉一挑，笑容竟是僵住了。

青衣秀士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泥梨耶？"宁不凡面带苦笑，低头向地，却是点了点头。青衣秀士低声道："可以瞧瞧伤处么？"

宁不凡缓缓放下铁锅，解开衣襟，露出胸口的一道黑印淤血。

泥梨耶，又称十八地狱经，看那阴劲震入经脉，竟在天下第一高手的胸膛上留下印记。宁不凡低声道："不瞒各位，"仁剑震音扬"对上"六道轮回"，便是这个下稍。"

青衣秀士、止观等人震惊不已，连方子敬也是目光沉重，诸人面面相觑，俱都沉默无言。

宁不凡败了？

华山三达剑号称无敌，其中一招"仁剑震音扬"，更以王道服人之姿，慑服天下无数英豪，非只"九州剑王"为此弃剑从刀，便以卓凌昭的神剑霸术，却也惨败于仁剑之下，不得不俯首折腰。说来那"仁剑"便如世间武学的一道极界，三十年来，并无一名高手足以跨越。

宁不凡号称"天下第一"，华山两面锦旗至今高悬如故，"长胜八百战，武艺天下尊"，这位当世最为知名的传奇剑客一旦给人出手击败，那非只是不败神迹幻灭而已，恐怕世间武学也将跨入崭新境界。方子敬与青衣秀士对望一眼，两人都见到了彼此眼中的惊惧。

※※※

方子敬心中一个意念，只在深思"六道轮回"的奥妙。说来"仁剑"乃是天下最柔的守招，御剑成圆，柔韧如网，便以卓凌昭的剑芒与之相撞，却也奈何不得，却不知敌手是如何破招的？他出神半晌，问道："当时动手详情如何？"

宁不凡淡淡地道："对方身有天命，我等凡人肉身，实难阻挡。"这话太玄，无人能解，只听得众人一头雾水，青衣秀士皱眉道："请恕我等愚鲁，可否说清楚些。"

宁不凡道："六道本是一套阵法，讲究心念合一，化六意为一念。只是这阵法有个天生的缺憾，便是禁传神功本身太独太专，招式又过于诡谲，六名僧人各以阴损武功出手，心存邪恶，意念决计无法相通。是以千年以来，此阵虽享大名，却始终无法组成阵式。只能算是武道传说，不能真正用于实战。"项天寿忙道："那……那你又为何败了？"

宁不凡叹了口气，道："神剑擒龙。"

众人闻言，尽皆大惊，又听宁不凡道：“神剑在手，以一驭六，独独一人便足以组成一个阵式，阵随心转，恰恰补上了心念不能合一的缺憾。一人带动阵法，正邪相生、阴阳互补，攻守之严密，实为宁某生平所仅见。在下的仁剑能守不能攻，纵使拖得再久，也不免落败。”说着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这“六道轮回”原本不该存于人间，如今居然组成阵式，想来上天属意，已要那人独霸天下。”

看这“六道轮回”搭配“神剑擒龙”，天地间所向无敌，再无任何高手可挡，纵使卓凌昭在世，抑或方子敬出手，恐怕也是输面多于赢面，无济于事。

方子敬沉吟半晌，想到那柄怪剑来历不明，便问道：“擒龙剑是你交给天绝的？”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我本是退隐之身，终生不该提刀论剑，纵使霸住神剑不放，也不过多带颗沉重铁胆而已。不如拿来赠给英雄侠士，那才不至埋没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不过在下把擒龙剑交给天绝时，压根儿没想过这几套禁传武学，更没想到神剑竟能应用在六道阵法之中。”

众人闻言，无不感慨，想那天绝神僧收留了烫手山芋，宁不凡便以神剑相赠，以为回报，对照后事发展，却不免让人扼腕再三。

方子敬有意探个明白，便又问道：“难道我徒弟的“烈火焚城”全没用处？”

宁不凡微微叹息，登从脚边拿出一只绣铁，送了过去，却是方才拿来洗锅子的铁刷。

众人心下奇怪，不知好好说著「烈火焚城”，却何以拿出这东西来？只是方子敬素知宁不凡之能，料知必有深意，当下拿起烂铁，细细观看。半晌不到，方子敬忍不住啊了一声，跟着便是一声苦笑。

止观等人急急围拢观看，不由也是一惊，那铁哪里是什么绣铁了，却原来是一柄刀，只见刀柄处全数焦黑，隐隐有着火烧痕迹，那刀身更是残破不堪，好似铁匠锻冶太过，竟将好好的刀身焠熔变形。止观慌道：“这……这就是秦将军当时用的佩刀么？”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那时双雄对决，贵山秦将军以“烈火焚城”去挡“六道轮回”，才要发招，刀便给自己的霸道内力给毁了。”他眼望方

子敬，道：“方前辈，“烈火焚城”太过霸气，犯了人刀不能合一的忌讳。这火贪一刀是您创制的，您自己难道不知这个缺憾么？”

方子敬听了说话，却是颓然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对不住，我自己没使过这招。”旁观众人听了这话，都觉不可思议。

众人颇感诧异，方子敬自己却是喟然无语，好容易爱徒跨越难关，练成了如梦似幻的绝招，哪知却不能运用于实战之中。想起人家手握神剑，日后若要再与强敌较量，务须访出一柄无上宝刀，方能与之匹敌。可一时之间，却要上哪儿寻找这等神兵？眼看剑王怔怔不语，止观便问：“那“神剑擒龙”名头好大，到底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？”

宁不凡道：“我曾亲眼见过擒龙剑，这柄怪剑由无数细条柔钢打造而成，形状浑圆，有如一团线球，钢质柔软，全以内力催动，江湖上可说绝无仅有。”

止观叹息不已：“若不是卓凌昭那稀奇古怪的人，怕也搞不出这等莫名其妙的东西。”

宁不凡道：“说起来，我倒很佩服卓凌昭这位剑宗。他人虽死了，但冥冥之中，却还把世间武学推进了一大步。他在世的时候虽然败给我，但死后却一样打倒了我，真无愧“剑神”之名。”他自嘲似地一笑，道：“说来说去，当时真正救了我俩性命的，反倒是贵山秦将军的心机。若无他在一旁偷袭暗算，趁着敌人与我全力激战时痛下杀手，我俩都是难逃一劫。”

听到此处，众人才知少林第三战真相如何，原来当时怒苍总帅与华山掌门联手出招，谁知两大绝世高手合力抵挡强敌，一个未战先败，钢刀毁烂，另一个绝招被破，竟被“泥梨耶”的诡谲奇功暗伤。最后还是靠着秦仲海偷袭暗算，这才逃过性命。

虽说敌人罕见厉害，但众人对宁不凡仍感景仰。回思他胸口伤处形状，并非为擒龙剑刃所伤，而是受阴劲侵袭所致，看来这人无愧于“天下第一”的美名，即使对方手仗神剑，另加禁传玄功，却还无法正面伤到他的皮肉，仅能以阴劲隔物伤敌。

青衣秀士沉思半晌，又道：“天绝神僧身死之时，先生行踪如何？”

宁不凡说道：“七月初一前三日，贵山英雄还未来到河南，我便已抵达嵩山，与天绝僧碰面了。”他拍了拍吴安正的肩头，又道：“贵山英雄上山前，我早把贵妃带离了达摩院，将她送到丹阳小镇，交给我这位老同窗看顾，之后便守在达摩院内堂，等你们到来。天绝僧事先吩咐过了，要他徒弟下场打第三战，想以贵山的豪爽，必会让秦仲海出来决战，之后等他坠入陷阱，一切便能水到渠成……”

方子敬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难怪杨肃观那小子会出来挑战我，原来是这个用心。”众人听得此言，心下各自一凛，才知天绝神僧早有布置，绝非莽撞之举。恐怕连灵智方丈也被蒙在鼓里了。只是越是缜密的心计，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，众人想起天绝的死因，无不叹息。

止观暗暗推算，又问道：“宁先生，小僧心里有个疑惑，天绝大师中伏之时，你为何不救他？凭你的绝世武功，若要在旁照看，必能扭转形势，你为何放过不救？”

宁不凡苦笑道：“对不住，下手之人的心机远在你我想像之上。少林大战当天清晨，他便已抢先动手了，那时我人在丹阳小镇，要我如何出手救人？”

众人听得此言，无不震撼，万没料到事发之时早在少林三战之前。宁不凡喟然又道：

“这件事大出意料之外，本来事情按着脚本走，一切都如事前推估，当时我守在达摩院里，一路品评贵山高手与少林和尚的决战，直到第三战开打，我都不知天绝神僧早已遭人暗算，之后秦将军坠入洞中，我赶着下去碰头，看到了地道的一大片血迹，才知……唉……自己晚了一步……”说到此处，语音忽然哽咽，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竟不知该如何说将下去。

怒苍英雄多与天绝僧有仇，听他说得伤心，自也不好太过冷硬，只陪着干号几声，也算是个应付。止观想起宁不凡与那人的一场大战，当即口宣佛号，道：“您受伤之后，便离开达摩院了么？”

宁不凡回思当日情状，不由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那人用阴劲伤我的时候，被我以仁剑的内劲缠住，无法脱身，秦仲海当机立断，瞬间拔出匕首，抢先在他背上砍了一刀，那人被火贪刀的猛力暗算，内力大为受损，无法再战，只有先行离去。我见情势太坏，朝廷与怒苍开战在即，眼看先帝下落不明，就怕贵妃也生出意外，便也赶紧前去丹阳

小镇会合。事后再以书信知会方丈，让他知晓内情，说来真是过意不去了。”

青衣秀士听他提起先皇，心下便是一凛，他沉吟半晌，问道：“那年刘敬政变，死前苦苦相求，托我家将军从北京带走一人，后来秦将军受此牵连，断腿残躯，却没瞧见踪迹。宁掌门，这件事是你插手的吧？”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没错。刘敬一死，贵山秦将军立时暴露行踪，大祸时时降临，我见情势太过恶劣，只有抢先一步将人带走。”青衣秀士皱眉道：“你以为天绝神僧与太后相熟，所以把人送入少林，好来扭转乾坤，重定朝纲？”

宁不凡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后来的计策是天绝神僧订下的。我之所以把人送上少林，实在是朝廷搜捕森严，宁某武功再高，却也无法日夜随侍在侧。当时怒苍尚未复寨，天下间除开天绝神僧，我想不出谁有胆子收留他。”

方子敬静静听着，忽道：“小子，你可瞧不起方某了，你若把人带来，我定会收留他。”

宁不凡苦笑道：“你的性子谁不知晓？你只会喂他吃地瓜山芋，还会日日毒打他。我若把他交给你，还不如往永定河一推来得干净。”方子敬闻得此言，登时放声大笑起来。巷内众人面色一寒，心道：“九州剑王当真名不虚传，看他这般神气，便玉皇大帝也打得。”

青衣秀士细细思索前因后果，已知天绝僧邀约怒苍英雄，必有深意，当即问道：“宁兄，天绝大师这回邀约我山弟兄前去少林，究竟有何打算，你能代他说一说么？”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天绝大师过去虽与贵寨为敌，但这回他与秦将军会面，存心极为良善，他期待一个大佛国。”众人心下一凛，同声道：“佛国？”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多年来政局歪曲，肇因于当今圣上的一个心结，那结缠得好紧，不只害了皇上，也害苦了天下人。诸位历经无数变乱，自也知那是什么。”他见众人默默颔首，又道：“天绝大师秉慈悲心，便想一举拔除祸患，解开死结。他心中宏愿，便是令二圣当朝、收降怒苍，重赐秦家爵位，还给秦霸先一个清白。他心中所盼，就是让天下人同领慈悲佛法。”

众人闻言，尽皆震动，青衣秀士也是肃然起敬，他微微颔首，道："了得，神僧当真是慈悲为怀，只是自古帝王何等小气，岂容卧榻旁有人鼾睡？他一介草莽，却要如何安排此事？"

宁不凡苦笑道："这就是他行险的地方了。他要面见太后，另以潜龙来挟制江充，再以爱徒连络柳侯爷，最后只要得贵山相助，天下军马三得其二，形势便在掌中。"他抚面叹息，又道："本想他徒儿是"代征北"，父子两人都有实力，加上太后、琼国丈等人出面说项，必能让天下再次安定，岂料……岂料……"青衣秀士双掌合十，把话接了过去，道："岂料天绝老僧引狼入室，竟尔死在"神剑擒龙"之下。"听得此言，场中诸人面面相望，想起天绝僧居然死在挚亲挚爱之手，一时同声叹息。宁不凡更是泪流满面，极见哀痛。

止观口宣佛号，问道："宁先生，天绝神僧与怒苍交手多年，当知潜龙手段厉害，绝非善男信女，俗话说疏不间亲，人家父子之情，他难道不知防备么？"

宁不凡哽咽摇头，道："这件事我也劝过他，父子同入达摩院，若要联手挟制，势道厉害无比。可不知为何，我虽然屡屡相劝，但他对徒儿极为信任，无论怎么劝说，都不能让他回心转意。"说着说，不由低声叹息，道："人心诡诈，神僧如此惨死，必定死不瞑目。"

青衣秀士摇头一笑，道："阁下不必这样想。我倒以为天绝死得其所。"

众人闻言，莫不一惊，都在望着他，宁不凡惊道："军师何出此言？"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诸位，天绝大师看得透人心喜怒，却勘不破权谋利害，他是死在那本密奏手里。"

众人闻言，心下都是一凛，宁不凡不知密奏内情，一时眉心深锁，不明所以。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道："照密奏所载，太后也好、朱阳也好，甚至是那柳昂天，都不会乐见二圣当朝。就看潜龙吧，武英无子，朱阳号靖江王，诸位以为他用心如何？

真会甘心当个闲王么？"他轻轻摇首，又道："这些人尔虞我诈，无一良善，可怜天绝神僧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只要走错一步，必定兵败如山倒。反倒是下手之人已知计谋必败，反能当断立断，毅然割

舍亲情，以图谋夺先机。如今他形势已成，连朱阳算无遗策，却也措手不及。此人行事之果决，足称人中之雄而无愧。可敬、可佩。”

说着露出神往之情，竟是赞叹不已。宁不凡、项天寿二人听他如此推崇强敌，不免为之悚然。

※※※

众人谈说一阵，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已知晓，青衣秀士见宁不凡身上有伤，说起话来始终中气不足，当下从怀里取出一罐伤药，说道：“这是敝派的“九华玉龙散”，养阴怯伤颇有奇效，您将就着用……”拿人手软，宁不凡见了伤药，却不伸手来接，他眼望地下，过得良久，方才道：“青衣掌门，你们老远赶来长安，不会是专程来送药致谢的吧？”

方子敬豪爽，项天寿朴直，青衣秀士与止观却都是老谋深算的权谋之辈，山寨多少大事等着他们决定，绝不会无端赶来看自己这个废人，宁不凡索性一语道破，免得更增纷扰。

果然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宁先生快人快语，在下也不客气了。方今朝廷魔物将出，局面朝不保夕，咱们要请你帮个忙。”

宁不凡一听“帮忙”二字，连听也不听内情，反身去提铁锅，跟着朝吴安正瞪了一眼，目光中大有责备之意。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“您别怪他，这位小哥才给灵智方丈送过信，便给人一路盯上了。便算咱们不抢先押人，北京的大人物也会跟着过来。”

吴安正听得自己已是众矢之的，一时吓得浑身发抖，慌道：“大人物……您……您是说方才的那个黄袍老人？”

青衣秀士颔首道：“他只是其中之一。阁下把信交给灵智方丈时，好几路人马便同时盯上了你，若非咱们一路暗中保着你，恐怕阁下走不出河南省境。”

怒苍豪杰凡事谋定而后动，此行一路紧盯吴安正，远道前来长安，自是有备而来。宁不凡颇见无奈，当即淡淡地道：“你想要我帮你什么？”

青衣秀士使了个眼色，止观登时走到破宅前，将大门推开一线，众人从门缝中望去，只见破败的大院里，一名中年美妇蹲坐在地，身

边围满了孩童。看他们吃饱了晚饭，便来游玩嬉唱。人人手拉着手，面上俱有欢容。院内欢喜温馨，对照院外的肃杀，更让人加倍神往。

宁不凡全身震动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们要她……"

青衣秀士微笑道："先生一人照拂贵妃，不免有失，何不让怒苍兄弟为您分忧解劳？"

宁不凡全身颤抖，听这位右军师的意思，竟是要把贵妃带回山寨，当作人质，以来牵制局面。他目光低沉，已是悲凉无语。吴安正手无缚鸡之力，自是满心害怕，慌道：

"小狗子，大家都要抓她，你……你还要逞强么？"

宁不凡苦笑摇头，他这人看似憨傻，其实见识之精明，远在当年的卓凌昭之上，正因如此，他才选在天下爆发大祸前从容退隐，以图保存华山满门。只是事与愿违，朝廷似虎，怒苍如狼，政争大战便在眼前，现下为了琼贵妃，自己又要被扯下水。

止观合十劝道："宁先生，政变在即。那人已成魔态，旋将破茧而出，请您把人交给我们，怒苍虽也有些私心，但我等敢以性命担保，绝不会对贵妃不利。对您、对华山满门都好。"

宁不凡并无一句言语，只是凝视院内的孩童妇孺。他外貌庸琐，身形矮小，但望向那美妇的时刻，平俗的脸上却生出一股光辉，让人不自禁地动容。他默默无语，忽然抄起了地下的大铁锅，淡淡地道："诸位，不必多说了。你们若要带走他，须跨过我的尸身。"

止观摇头道："施主误会了。我山英雄并无恶意。您又何必……"

宁不凡伸起右手，制住止观的说话，他生性柔懦，从来明哲保身，但此时神色竟极坚决，听他静静地道："诸位，宁某号称天下第一，劝你们一块儿上，可以多点胜算。"

宁不凡武功高强，剑法尤其精湛，纵然身上有伤，也非易与。青衣秀士等人自忖武功逊他一筹，便算联手，恐怕也难以胜出。诸人正自犹疑，忽见一个高大身影走了过来，那人年过六旬，却仍满头黑发，正是方子敬。

剑王跨步，巷内杀气腾腾，院内的几名孩童受了感应，登时大哭了起来。

宁不凡如中雷击，霎时已是垂头丧气，有如死了。

方今天下四大宗师，只余这两人硕果仅存，九州剑王身手高绝，实战之狠之辣，更让人敬畏三分。宁不凡与之一对一单打独斗，也无必胜把握，更何况要受人围攻？宁不凡心知肚明，一旦方子敬下场，只要加上项天寿、青衣秀士任一人，自己别说要保住贵妃，便想生离此地，怕也大为不易。

眼看方子敬站在自己面前，随时都要开杀，宁不凡咬住了牙，眼眶发红，颤声道：

“为什么？姓宁的孤独了一辈子，难得有这几日温柔时光，你们……你们就不能饶了我么？”

忽然脑袋温温热热的，竟有人在抚摸自己，宁不凡抬头看去，只见方子敬目光温厚，竟无动手的意思，他摸了摸宁不凡的脸颊，跟着反手过去，将宅院大门轻轻带上了。

门板关上，院内儿童的哭声渐渐隐去，不再听闻。宁不凡喃喃地道：“方前辈，您……您……”

剑王身材高大，站在宁不凡面前，真如大人对小孩也似。听他笑道：“XXXX祖奶奶，哭什么？四十几岁的人，羞也不羞？”

剑王何等身分，话一旦说出，青衣秀士、止观等人都无反悔余地。宁不凡一脸感激，竟是难以自已，他眼角湿润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忽然间抓了抓脑袋，细声道：“方前辈没吃晚饭吧，不如……不如我请你吃馄饨，好不好？”他不待方子敬回答，当下掏出身上铜钱，嘱咐道：“小安子，去买几碗馄饨回来。”

吴安正见阎魔王无意杀人，早已松了口气，他见了宁不凡的铜钱，登时呸了一声，道：“还要你请客？我身上有得是钱。看我把你们喂得饱。”说着取出大叠银票，自从巷口离去了。

※※※

时近月中，玉盘将圆，夜色皎洁，众人虽在陋巷之中，身上却也银白一片。方子敬出面缓颊，众人登时杀气大减，青衣秀士与止观已知剑王心意，自也不便多言。方子敬拿出大洪堂买的药酒，自灌一口，跟着递给宁不凡，道：“老弟，现下各方人马都要你，你日后有何打算？”

宁不凡接过葫芦，低声道：“我行踪暴露，长安是不能留了，我在贵州找了个隐居地方，看看这几日便去那儿躲藏……”他正要说出日后藏身之地，忽见青衣秀士望着自己，便又闭上了嘴，自拿酒葫芦去喝，不再多言。

青衣秀士微笑道：“宁先生，唐某是军师，不是妖魔。运筹帷幄，职责所在，您别这样怕我。”猛听宁不凡呸地一声，喊道：“好臭！”众人闻言，无不愕然，却见宁不凡转向方子敬，煽鼻道：“方前辈，您是吃了什么？为何这酒葫芦臭成这样？”方子敬咦了一声，把葫芦递给项天寿，道：“臭么？我怎么不觉得？”酒未至，薰先来，登让光头老者掩鼻逃开，众人见状，都是笑了起来，青衣秀士也是为之莞尔。

便在此时，一人拎着竹篮子，快步奔了回来，却是吴安正。他端出一碗馄饨，递给了宁不凡，低声道：“干什么啊？每个人都在煽鼻子？”宁不凡苦笑两声，把手上馄饨递给了方子敬，道：“来，难得大家过来长安作客，一块儿吃馄饨吧，在下请客。”

吴安正啐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这钱是我花的，你这穷光蛋哪来的钱……”他将馄饨分派了，每人都拿了一碗，连解滔守在巷口，也都分上了一碗。唯独止观茹素，自不方便接。

止观见众人都笑吟吟地吃着馄饨汤，只自己一人闲着，当即咳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宁先生既不愿相助怒苍，形势如此，我等自也不便再多劝说。只是小僧一事请问，政变在即，那人左掌神剑，右拥先皇，天下还有谁能抵挡一击？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哎呀一声，或泼出汤水，或烫伤嘴角，每个人唉声叹气，目光撇向止观的秃头，只感食不下咽。

天下江山即将易主，倘若局面急转直下，从此朝廷定于一尊，江湖必也为之一统。想起局势险恶，便方子敬这般豁达人物，一时也是眉头紧锁。宁不凡心中多少有愧，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朝廷的事，在下无能为力。不过要说那人已成武林至尊，那也未必。”

青衣秀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您说得是勇剑么？”

宁不凡颔首道：“不敢。只是敝派三达剑传世已久，除智剑、仁剑之外，尚留最后一式，称作“勇剑斩天罡”，在下虽已归隐，但日后若有人悟出其中道理，或能与“六道轮回”匹敌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无不低声咒骂。华山等了一百四十年，方有宁不凡一人悟出三达剑奥秘，想来要悟出勇剑，非要是盖世奇人不可，看现任华山掌门苏颖超乃是个十六岁的少年，要等此人领悟神剑奥妙，却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。

宁不凡见众人面带不豫，忙望向方子敬，咳道："倘若勇剑不成，咱们还有方老师在。令高徒此役失利，非战之罪。"烈火焚城"功力太霸，寻常钢刀不耐一击，若有惊世宝刀相匹配，说不定能克敌致胜……"

众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暗暗诅咒。神剑来历非凡，非只耗尽卓凌昭心血，尚集铁精、神锤、宝炉等灵气于一身，加上天下第一炼铁师的巧手，这才打出威震当世的神剑擒龙，令得"六道轮回"梦境成真。仓促之际，却要如何寻出一柄宝刀前来抗衡神剑?

想起那神剑主人心机深沉，行事阴毒，如今更要控住朝廷全局，诸人心念于此，无不面色如土。

方子敬叹了口气，自把大洪堂药酒倒入馄饨汤碗，一同掺着喝了。

※※※

宁静的月光中，人人手拿一碗馄饨，却无一人拿起汤匙，动手来吃。

黑暗降临，修罗现世，南瞻部州即将大乱，屹立达三十余年的景泰王朝，也将落幕。

在这浊浊尘世之中，景泰与武英便如两道绳索，把每个人的命运牵连在一块儿。好似一道不得不过的关卡，无论狡猾如江充、聪明似刘敬、还是忠诚如武德侯、武勇似柳昂天，不管人在庙堂，抑或是亡命江湖，只要还活在世间，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次无路可逃的生死抉择。

当命运之神降临的时刻，每个人物都会面向审判的殿堂，把自己的志业交出去。然后，用眼泪与鲜血，写下属于他们的……

英雄志。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三章 邀杯

景泰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深夜，政变前七日，怒苍山脚

大漠如海，快马纵蹄飞驰，那是古力罕的军马，千名骑兵下山巡查，奔向浩瀚银海。月轮照耀，四千只马蹄震天落地，千骑奔腾，溅起丈许高的银白大浪，沙海银浪冲天而起。沙漠上奔跑的五人纷纷停步，只见当前逃亡的那个身影手举一方印石，逐渐软倒在地，他胸前挂着婴孩，正是卢云。

怒字旗飞扑而来，卢云软倒在地，已无动弹余力，其余诸人见了军马到来，无不骇然，只见胡媚儿、高天业、高天成逐步退却，只等情势不对，便要转身奔逃。那萨魔却面带冷笑，只听一声怪吼，这暴汉扔出镖枪，“嗖”地锐响传过，枪若飞龙，直朝快驰而来的军马射去。

标枪当头飞来，马上将领夹紧马腹，腰腿一个发力，连人带马翻倒，这才救得了性命。

那将领正是煞金的义子古力罕，庆阳离怒苍山约莫百里，古力罕奉命下山巡查，沿边探看朝廷布置，没想遇上了卢云等人。他见萨魔如此狂悖，惊怒交迸之余，旋以番语喝道：“套住这人！”

千骑快马散开布阵，无数绳圈飞来，套住萨魔硕大的形体，古力罕怒道：“拉！”马鞭挥甩，夜空窜起一记亮响，正中马臀，五匹骏马吃痛之下，分向五个方位直冲而出，古来死刑手法成百上千，有千刀万剐的凌迟，有百斤锁骨的重枷，只是种种酷刑之中，却以五马分尸死状最惨。看萨魔受了大力，身子必然惨裂五块，再难拼凑得全。绷地一响，绳索受了大力，打得横直悬空，突见五匹马人立起来，大声悲鸣。古力罕又惊又怒，大声喊着回话：“出力！出力拉！”手中马鞭抽落，靴上马刺连踢，虽然不住加力使唤，那五匹马儿却只气喘吁吁，给萨魔拉得向后退却。

西北大宛盛产名驹，马儿腿长体高，虽未比得蒙古马儿吃苦耐劳，但以力量相较，仍是远胜中土、蒙古等地所产马匹，甲于天下。岂料今日五匹大宛良马遇上这只野牛，竟尔甘拜下风。众人生到了这么大，还未见过这等蛮事，无不惊得呆了，连胡媚儿、高天业、高天成也都茫然无语。

五马分尸不成，便来个万枪穿心，古力罕喝道：“动手！”咬牙切齿，一柄镖枪直向萨魔扔去，霎时间寒光闪动，四下破空声大作，百

柄镖枪飞出，封住了萨魔前后左右的退路。陡听一声怪叫，沙漠中央的那个黑影回绕成圈，五道厚重绳索来回摆动，竟似长鞭旋荡，瞬间挡开无数镖枪。

弦月如勾，高挂天顶，萨魔奋力运劲，怪吼声传来，沙幕中五马惨嚎，纷纷倒翻在地，一片飞沙扬起，银尘幕了丈高，须臾间遮蔽星月，沙漠中央的那只妖魔回头朝卢云望来，嘴中挂着狞笑。

卢云瞠目结舌，怔怔望着星光下的妖魔身影，握著「云梦泽”的右手微微发颤，怀中的婴儿见到了铜铃般的野兽目光，登时呱呱地哭了起来。萨魔可怕，绝不是单单力大无穷，而是他行止极其卑鄙，面对如此妖魔，连伍定远也曾吃过大亏，却要卢云如何是好?

萨魔嘶嘶冷笑，凑嘴到手腕上的绳索，霎时张嘴一咬，竟将厚实绳结咬断。他张口嚼着嚼，扑地一声，将绳结吐在地下，看他矮下身来，又将脚上的绳索撕裂。眼前这野人着实残暴，竟连初生之犊也懂得怕它。一旁高天业、胡媚儿等人与它眼神相会，竟也暗生恐惧之意。

眼看怒苍军马非但不能捕捉高手，恐怕还要给它折伤大半，卢云惊惧无已，当即怀抱婴儿，奋力向西方逃窜，背后萨魔仰天大吼，脚下连点，直朝卢云扑来。

卢云挨了萨魔两腿，身受内伤，功力不纯，先前赌命狂奔，早已耗尽体力。此时心神疲累，更难持久。果然逃不数尺，背后风声劲急，萨魔斗大的拳头竟已到后心数寸。便在此刻，胡媚儿也已拦到面前，卢云气喘吁吁，不知如何抵挡，却听她尖叫道：

“笨蛋！你还想活命，便立刻投降！不要逞强了！”胡媚儿口中虽在叫骂，但言中规劝之意却甚显明，料来心中所盼，自不想让卢云这般惨死。

卢云命在旦夕，自知若要中拳，必连婴儿一起打死，他大喊一声，便将婴儿抛出，萨魔此时只想抢夺玉玺，自不去理会那孩子的动静，那高天业却是个阴险的，他见这男子身怀玉玺，却又带着一个无名孩子奔逃，早已留上了神，忖道：“这人身上带着玉玺，那永定河里的尸身又少了几具……莫非这孩子是……”他心下醒悟，霎时喊道：“快拿住这孩子！这婴儿说不定是柳昂天的遗子！”说着脚步一纵，飞身去抢那婴儿。

眼看婴儿遇险，卢云也是性命垂危，生死一刻间，突见一个黑影后发先至，已将婴儿抱走，竟比高天业快了一步，卢云又惊又喜，慌忙去看，那婴孩好端端地抱在一名女郎手里。高天业正要去抢，陡听一声娇叱：“中！”面前一道蓝光飞来，逼得他惊慌走避，却是枚毒镖。这暗器望来却不陌生，但看发镖之人，只见她容貌甚美，眉宇却隐隐带煞，自是怒苍山的“红粉麒麟”到了。

卢云呆呆看着婴儿的生死，对萨魔的重拳竟是置之不理，眼看便要中招，忽然寒光一闪，一柄长刀横入半空，将萨魔逼退一步。但见一名小将跳了过来，大声道：“哪里来的丑牛？居然上怒苍山撒野来了！”

怒苍第二波强援到来，卢云见此人满面胡须，正是“九命疯子”常雪恨！卢云见了他来，那是多了个抗敌伙伴，欣喜之下，登时欢呼起来。常雪恨见这人一脸胡须，好似是自己的亲兄弟，不由一惊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卢云还未来得及答话，那萨魔超起一柄镖枪，当头砸来，常雪恨举起刀头，两边力道相触，登震得他手腕发麻，兵刃险些脱手。常雪恨惊道：“好厉害的蛮牛，究竟是打哪来的？”眼看萨魔杀得常雪恨险象环生，卢云脸上变色，拔出“云梦泽”，便要冒死顽抗。正在此时，听得一人喝道：“大家退开，让我会会他！”

话声未毕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跃入场中，竟比卢云快了一步，那人甫入场中，霎时身影旋绕，如同陀螺，一时激起了无数寒光，看他双手抓着一柄巨大兵器，似刀非刀，若枪非枪，寒光眩如白龙，满场兵刃交接脆响中，已然接下萨魔无数杀招。

果然是他，言二娘既已现身，此人必在左近，来人四十岁年纪，体魄巨大，容貌俊美，却是“西凉小吕布”韩毅到了。

言二娘现身，常雪恨下场，自都不足为惧。言二娘再狠再辣，却不一定强得过胡媚儿，两人同是女将，惯使暗器，一对一自是不惧，那常雪恨更不见得是高天业的对手，只是“小吕布”却不是寻常江湖人物可比，此人位列五虎，武功高强，万万不可小觑，胡媚儿自知不妙，已然决定退却，当下双足一点，向后跃开丈许。高天业、高天成等人目光闪烁，料来也有撤退之意。那萨魔却是蛮狂之徒，听他哈哈大笑，迳自从地下抄起两柄镖枪，左右两手挥舞如盘，直直朝小吕布

走去，竟要与他一较高低。萨魔身长九尺，乃是世间罕见的巨汉，使动镖枪时力大无穷，真如人面兽身的怪物一般，只是小吕布乃是怒苍先锋武将，英雄肝胆，身长十尺，尚且比萨魔高了半个头，体型只有更加威风巨大，眼看妖魔挑衅，如何会怕？当下傲然出手，“方天画戟”接连抢招，萨魔两手镖枪扫过，但见两个巨大黑影翻翻滚滚，三样兵刃挥舞如盘，半空中拉出一道又一道寒光，不住鏮锵对撞。

两人连过五招，以蛮力而论，却是萨魔略略占了些上风，小吕布不愿与他斗力，仗着兵刃神奇，画戟月牙刃一个翻转，登时锁住一柄镖枪，大力传到，扯得镖枪脱手飞出，正要依样画葫芦，将另一柄镖枪解下，忽见萨魔怪吼一声，自行扔开兵刃，健步向前，竟要以近身短打的功夫厮杀。

韩毅冷笑一声，他手上大戟虽长，却是游身远攻无往不利，当下沉膝绕戟，轰地一声，戟棍倒打过来，扫向萨魔的脑门。萨魔狂叫一声，闪避不及，硬生生受了精钢铁棍的一砸。

砰地大响中，鲜血长流，众人纷纷高声喝彩，哪知萨魔绝不平白吃亏，脑门虽然挨了重击，双手却趁势揪住“小吕布”的衣襟，脚下一扫，已将韩毅摔倒在地。这正是蒙古独门的摔角技法，专用于贴身肉搏之中，果然便给他得手了。

萨魔压在韩毅的身上，扭住臂膀，便要趁势折断，众人都知萨魔力大如牛，先前以一己肉身拖住五匹快马，足见蛮力惊人，常雪恨又慌又怕，正要下场援手，言二娘却淡淡地道：“别怕，要比摔角，他打不过我夫君的。”言语之中，对丈夫的武功极尽信任。

话声未毕，果然小吕布单手撑在地下，狂吼之中，背上虽坐着一头大牛，身子还是离地而起，萨魔没料到身子下的这人如此悍勇，忍不住便是一怔，便在此刻，韩毅回身翻倒，把萨魔颠下地去，靠着这么一记扭转，反而是他睡躺在萨魔身上，以后背之力将他压制在地。

韩毅得理不饶人，右肘如雨，向背后接连撞击，只打得萨魔满脸是血，那铁锤般的左肘却拼死暗顶萨魔腰子，招式阴狠无比，只顶得这怪物口吐白沫。小吕布虽然厉害，但萨魔还有无数阴招未出，果然萨魔双眼翻白，又恼又恨之间，伸手便往小吕布下阴拼死抓去。韩毅见了这等下三滥手法，自是大惊，慌忙间向旁闪滚，二人距离稍稍拉

开，萨魔见机不可失，膝盖狠狠向前一顶，正中后背，碰地一声大响，韩毅一个觔斗翻出，全身空门大现。

敌人手段卑鄙异常，韩毅自是惊怒交迸，眼看萨魔怒吼大叫，身子向自己直扑而来，竟要痛下杀手，奈何此刻翻倒在地，破绽已现，却要如何是好?

此行怒苍好手甚多，除“小吕布”外，还有言二娘、常雪恨、古力罕等人随伺在侧，只是萨魔招式又蛮又怪，猝不及防，转眼便到生死关头，竟无一人来得及援手。

言二娘花容失色，急忙伸手入怀，堪堪取出飞镖，那妖魔的铁拳已然击向夫君百会穴，竟是晚了一步，百会穴乃是人身要害，重击之下，必定脑浆迸裂，旁观众人惊惶失措，便在此时，忽然凌空飞来一物，见是根马鞭，霎时拖住了韩毅的脚踝，将他拉离了三尺。砰地一响，萨魔的重拳虽仍挥击而下，却是打了个空。

众人惊喜不定，慌忙去看，月色中只见一名儒将跨坐马上，此人气度雍容，右手握着马鞭，想来便是他出手救人了。卢云陡见故人，眼眶一红，慌忙间急急滚倒，大叫道：“陆爷！”

怒苍第三波强援，来人正是双龙寨首领、五虎上将之一，“江东帆影”陆孤瞻是也。韩毅给对方的阴招暗算，自是气恨异常，当场翻身跳起，抄起方天画戟，狠命便朝萨魔杀去，那陆孤瞻的马鞭却快了一步，只见鞭头扫出一个半圆，跟着半空回旋，啪地一响，抢先打中妖魔。

怒苍强援已到，小吕布一个已经难缠，何况再来一个陆孤瞻？胡媚儿、高天业等人见状不妙，全数转身奔逃，萨魔再蛮再笨，也知双拳难敌四手，当下狂吼一声，两足往地下重重一顿，便即远遁而去。小吕布吃了他一记卑鄙阴招，如何放他过去？当下怒极反笑，喝道：“妖魔！这么便算了？再吃我一记大戟！”不顾自身安危，竟尔驾马追出。古力罕等人吃了一惊，深怕韩毅孤身有失，便也急急随去。

陆孤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九命疯子，还不过去援手？”常雪恨嘻嘻一笑，自向言二娘道：“咱替你夫君打架，你欠我一回人情……下回老子约女人下山吃茶，你可得帮我送信……”唠唠叨叨之中，便也驾马提缰，追了过去。

众高手追杀强敌，卢云却早已趴倒在地，已没半分言语，好似死了一般。陆孤瞻适才听这人呼喊自己的名号，早已留上了神，只是看他满脸短须，却又认之不出，当即翻下马背，将卢云一把抱住，沉声道："这位朋友，你还成么？"说着在卢云脸上拍了拍，将他救醒。

陆孤瞻抱着卢云，还没认出他来，那卢云便已醒觉过来，他目光茫然，倒在陆孤瞻怀里，眼神慢慢凝和，霎时见到了传授自己武艺的陆爷。他啊啊喘息，紧抓大手，道："陆爷！陆爷！救救我们！柳都督被人害死了……你带我上山，我要找仲海……"卢云自睹惨案以来，整整一月不得家人音讯，既苦且悲，却又找不到人诉说，猛见了陆孤瞻，心中自是激荡。陆孤瞻心下一凛，此人既认得自己，又以"仲海"二字呼唤山主，料来必是朝廷中人，正要再说，卢云已是双手握拳，霍地起身狂叫："仲海啊！"内伤发作之下，全身脱力，身子向前便倒。

众人大惊失色，纷纷将他扶住。陆孤瞻抱住卢云，上下打量一阵，颤声便道："云儿？"

言二娘瞧了半晌，也是悚然一惊，慌道："真是卢状元，他不是朝廷命官么？怎能搞得这般潦倒？"她昔日曾见过卢云三回，一次是刺杀银川公主，一次是怀庆客店饮食，最近一次则是少林大战，只是不管什么时候相见，卢云总是一派温文，从不曾如此狼狈，言二娘心下骇异，不知朝廷发生了什么大祸。

陆孤瞻眉心深锁，心下暗暗思量，不知这许多人为何追杀卢云，满腹疑团之中，便吩咐背后兵卒牵马过来，跟着双手抱起卢云，将他挂上马背，先行回山疗养再说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咚地一声，卢云怀中坠下一样物事，陆孤瞻撇眼向地，细细察看，见了一方印石，逐字读去，正是"皇帝正统之宝"。陆孤瞻大吃一惊，双肩竟然发起抖来。传国玉玺来由隐密，绝非常人尽识，言二娘看不懂篆字，自是满心疑惑，慌道："这是什么东西？"

陆孤瞻深深吸了口气，低声道："不祥之物。"

眼看言二娘满心惊诧，陆孤瞻自也不便多言，当即向诸人轻打手势，众骑簇拥，便保着卢云与那婴孩回山。

※※※

月轮高挂中天，极目所望，天地交接处赫地黑沈，眼前矗立一只伏地黑虎，那庞然巨物伏于西疆大漠，正自虎视眈眈，威瞰中州大地。

军情急报，探子带回了噩耗，皇帝的恨火被引燃了，征北都督成了复辟故事的第一位殉葬者。

火神祝融，貌如天仙，天下乱起，起于皇帝的一个心结，天子终日惶恐，遂被火神引诱，它用温润的玉玺当火折，用天子的悲哭引火苗，更拿着天下人的尔虞我诈当柴草。朝廷被烧为一把恨火，那动乱之火毁败了京城，现下正飞驰疾扑，烧往朝廷四境。

北境居庸关，西疆玉门关，一切都成火海，大火步步侵逼，乍然间，火焰止住了，停顿在一处沙漠之中。

八方鬼域，九州禁界，东南西北四方路尽于此，火焰再猛再烈，也烧不着此处，这里是怒苍总寨，朝廷眼中的罪恶渊薮，也是天下草莽的故里原乡。

“你再狠，也烧不着你老子。”月光照耀人间，那足与修罗王较量的威武身影，便这样站立于黑虎的头顶，细细估量着天下形势。

柳侯爷垮了。

善穆侯便如景泰王朝的一大磐石，天下要走到动荡不安这一步，征北都督非倒不可。唯有柳征北的十万军马成了无头苍蝇，奸雄才有崛起的可能。可悲复可叹，柳昂天的垮台不是因为谁的仇恨，而是为了他手上的十万雄兵，这就叫“匹夫无罪、怀璧其罪”。

真狠……刘敬都做不出来的事，那个人居然做得到？黑虎头上的男子叹了口气，那叹息带着惋惜与愤慨，更多的却是对敌手的敬畏。

拔除了刘敬，下一个却跳过了江充，直接来到了柳昂天身上，好辣好毒，刘、柳两派轮番垮台，那最有警觉能耐的江太师措手不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情势逆转。现下他孤掌难鸣，已成废人，恐怕再也施不上力了。

征北都督垮台，连江充也已受黜，文武百官朝不保夕，形势岌岌可危。挡在一统江山大门外的那块顽石，只剩下了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天下唯一还能与修罗抗衡的，也只剩下自己。

秦仲海，镇住天地局面！

黑虎头顶的男子双目生出了光芒，凝视着远境东方的京城。

※※※

烽火台旁的探子急急来报，接连奏出军情："右凤军师传书回寨，北京政变在即，请将军即刻起兵布置。他三日内便会赶回山寨。"青衣秀士何等功力，有着此人帮手，万事不出掌握中。秦仲海听得军情，登时眯起双眼，自顾自地幽幽叹息："天下英雄唯你我……小子，你果然说到做到，真的要复辟了……"

达摩院里，强敌一度起意向自己借兵，当时想也不想，立时出言拒绝。如今形势逆转，那人连破玄关，已然所向无敌，看他政变之后，下一步便要来对付自己了。

"来吧，你毒，我便辣，你狠，我更强。咱们好好斗一斗。"怒苍总帅双手抱胸，冷冷一笑，斜睨着万里之外的强敌。

"尽管政变吧，怒苍早已有备。你让皇帝替你开路，咱便让你做工架桥……你借刀杀人、我暗渡陈仓、你直闯京城，我杀入关中，你做无本生意，咱便干便宜买卖。"天赐良机，坐收渔利的时机终于来了。

谁管谁是圣天子呢？朝廷局面越乱，怒苍英雄越是欢喜。北京政变，新皇急复辟、旧帝忙剿敉，双方打个你死我活，朝廷自顾不暇，他老秦便趁机占山据险、招降纳叛。当兵马杀入关中之后，东进时机成熟，怒苍大军随时可以开进洛阳，从此与朝廷平起平坐。

"你呀你，以为自己最毒辣么？要比心眼、斗权谋，你还差得远了。"

怒苍总帅凝视着辽阔的大漠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此生不必跪人的怒苍总帅，他可不同于父亲秦霸先，他是真正的反贼啊！

"加把劲吧，北京布军几十万啊，你能拉得动几只军马呢？别三两下就给搞死了，撑久一点吧。"秦仲海朗声大笑，便要反身下峰，忽然一名传令奔来，慌声道："启禀山主，忠义堂里有您的客人。"秦仲海有些纳闷，反问道："客人？"

那传令连连颔首，道："正是。陆爷请您赶紧下去。"

秦仲海点了点头，自重建怒苍以来，忠义堂广开大门，时时有三山五岳的好汉前来投奔，没想深夜之间，也有好汉慕名来投。却不知是否地方官府追捕得紧，居然簧夜之间上山。

秦仲海心情愉悦，笑眯眯地行入忠义堂，先见一名女子怀抱婴孩，娇怯怯地望着自己，正是言二娘。秦仲海咳了一声，嘴角挤出了微笑，自也没多说什么，正要唤来属下问话，突见一名男子软瘫木椅之上，已然睡倒堂中。

那人脸做长方，虽然颏下生满短须，面貌英俊依旧难掩，那人是……是……

便在此时，陆孤瞻虎掌伸来，手中托着一方印石，秦仲海暴睁虎眼，微笑的嘴角僵住了。

卢云来了！带著「正统之宝”来了！

原来如此，这才是强敌最后的权谋。秦仲海拿起玉玺，已然呆愕无言。

复辟政变，谁最有嫌疑？二十年前，谁的父亲拥立先皇、据山造反，与景泰大战不休？一个月前，又是谁的上司窝藏玉玺，挑战当今，终于满门被诛？

完了，知己投山，居然带来这份大礼。怒苍本就是皇帝的眼中钉，现下收容婴儿，包下玉玺，这方印石如同火引，只要几下挑拨，令得谣言满天飞，皇帝的猜疑与恨火全都会发泄在自己身上。

北京的几十万布军不会乖乖地守在家里，他们出门来了。怒苍身处嫌疑之地，毫无转圜余地，必然正面干上。可恨扑天盖地的兵马包围而来，怒苍危在旦夕，京城防卫反成空虚……

坐收渔利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那家伙……他要自己和皇帝打得死去活来，好让他轻轻松松下手起义，坐收一个太平佛国。可怜卢云忠肝义胆，千里迢迢，却是坠入了人家的算计中。

平静的夜空里浮现出一个高傲的背影。那自信满满的修长身影含笑回首，他举起手上的酒水，向自己邀杯示意。秦仲海仰望天际，咬牙切齿中，双肩颤抖不休。

“杨肃观！老子要抽你的筋、扒你的皮！”

秦仲海虎目忿恚，双手握拳，向夜空里的身影怒声厉嚎。堂上众人不知他为何发怒，无不悚然一惊，却只有卢云睡得安详，分毫不知危难已在眼前。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四章 共饮

景泰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，政变前六日，怒苍山脚

九月十三清早，黎明天光之中，朝廷第一只大军开抵怒苍。此路兵马起于天水，共计三万骑兵，主事为天水新任都指挥使，四品总兵陈锣山。

天水、平凉、驿马关，是为朝廷剿匪第一线，三处守军势若犄角，合围怒苍。半个时辰过后，平凉、驿马关二地总兵各率军两万，也已赶抵此间，前来与天水军会合。朝廷压迫敌方腹地，必有深意，果然不到下午，玉门关的神武炮车也已运抵。重炮驻守长城，向用以抚远镇边，除景泰十四年大战之外，这还是近三十年来头一回用于内战。

二百五十六门火炮上阵，威势惊人，大大不同于“投石机”飞天坠物之粗陋。重炮曰“神武大炮”，轻炮称“旋风炮”、“流星炮”，这些炮台轻则数十斤，重则数百斤，均由军器监打造，开国初由交趾太子黎澄传下，制法列本朝机要，非要员不能参阅。火炮前膛填弹，燃药后射出，炮火及远，炸力沈猛，轰破寨门之后，配合骑兵冲锋，最具杀伤威力。

自昨日起算，至今日夜间为止，一共赶抵四路兵马。合计十二万大军。

八月中秋前夕，柳昂天叛国，京畿大营三万军马怒闯北京，双方激战一场，皇帝逮捕无数柳门亲信，陛下余怒未消，岂料三日不到，竟又接获不明线报，说那怒苍山手握玉玺，随时要拥立新帝，向北京挑战。

消息传出，皇帝震恐不安，无数探子便已赶往西疆，查探消息是否属实，天下军马旋即待命，只要查认确凿，立即整装西征。

九月十二深夜，安徽护庸侯高家门人飞鸽传书，群鸽八站接力，回秉北京，言道玉玺并同柳家余孤，已然投入怒苍。今圣狂怒，旋即下旨征讨怒苍，誓言踏平山寨，生擒秦仲海。

西疆前线兵马已然围山，这十二万军不过是个先锋，真正的主力起自京畿，尚未赶到，计神策、凤翔、熊飞、威边、宁远、赤麟六路

大军，二十万御林禁军连夜进发，现已通过虎牢关，即将于九月十九傍晚抵达。

此战牵涉皇权归属，实乃国家第一要务，自要倾全国之力征讨，连长城驻边的军马也已调回，军容之盛，为三十年来所仅见，若不能一次平定乱匪，彻底剿灭妖火，皇帝绝不罢休。

※※※

月朗天静，怒苍山脚营寨连绵，鳞次栉比。帅帐里笑闹声不绝于耳，只见营中杀猪宰羊，直如流水宴席。帐中坐着几员大将，诸人高谈阔论，神态欢畅，却只有一名将领不言不语，看他低头不动，更没动上酒杯菜肴，面色里隐隐透出气苦。

“江----提督……”，官话的卷舌腔响起，冷冷地道：“陈大人如此安排，您可有异议？”

听得说话，江提督抬起头来，望着面前的一名男子，说话那人姓冯，单名一个治字，长得是獐头鼠目。只见那冯治喝了酒水，擦去唇边油腻，又把话说了一遍：“江提督，安排您的军马做先锋，您到底有无异议啊？”

江提督，便是陕西提督江翼，太子太师江充的胞弟。包围怒苍的兵马中，最雄壮的一只便是江翼带领的江系亲军。此路援军近在咫尺，向驻于陕甘等地，计五万余人，乃是此行讨逆的主力之一。

征讨怒苍，先锋便是送死，江翼面色铁青，不住回避面前那冯治的目光。只是冯治毫不放松，居然一再催促。听他道：“江提督可别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若非咱们钦差陈大人一心提拔你，怎会让您的手下打第一阵？他好心提拔你，你可别不识相啊。”

听得“提拔”二字，江翼脸色青紫，当真气到说不出话来了。想他江家威震天下，兄弟深受皇帝仰仗，早是国之重臣，向来只有他提拔别人，什么时候给谁提拔过了？江翼深深吸了口气，压抑怒气，道：“多谢钦差陈总兵的好意，这里多少英雄，先锋大位我不敢坐，还是让给你们吧。”那冯治嘿地一声，道：“江提督，您可别推拒，军令如山呢。”

提到军令，几无转圜余地，江翼摇头道：“冯兄不必再说了，请恕江某不能答应，若要攻坚，咱们同时出发。不必分什么先后。”冯治脸

色难看，还没发作，便听一声冷笑：“提督大人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只管冲着陈某来。”

江翼凝目望去，说话之人姓陈，名锣山，总兵顶戴，这人便是冯治口中的那个钦差了，看他不住斜睨自己，大有挑衅意味。

滥竽充数之辈，俯拾皆是，这陈锣山并非柳门出身，也非江系保荐，却是七日前才给皇帝升任的下级军官。江翼来此之前，根本不识此人。他沈敛怒目，不去理会，双手抱胸，沉声道：“听好了，天下除开圣旨，陕甘兵马只听太师调度，阁下所言，请恕江某不能奉命。”

陈锣山把酒杯往地下重重一砸，喝道：“江提督，这帅营里的主事便是我，天水新任都指挥使，天子钦差陈锣山！你如此说话，不怕犯上么？”对方神态张狂，入朝以来所仅见，江翼震怒之下，一时已是面色泛青，当下站起身来，怒目回望陈锣山。

“给我坐下！你不怕军法么？”陈锣山怒喝，尚方宝剑亮了出来，他要一次压倒江翼。。

尚方宝剑之前，江翼并未屈服，这种神气玩意儿，江家多得是，便是自己手中的宝刀、腰间的匕首，哪件不是御赐？他将酒杯拿起，狠狠往地下一砸，森然道：“姓陈的，我江家称霸朝廷之时，你这乡下乞儿还不知在哪儿蹲窑子。怕这个字，姓江的不会写！”

陈锣山忍不下这口恶气，一时怒吼连连：“来人啊！把他押起来！”

营帐里百名亲兵挚刀在手，都要过来抓人，江翼手按刀柄，霎时背后刷刷数声，十名江系副将抢先拔刀出鞘。情势森严，双方剑拔弩张，陈锣山震怒欲狂，命人严守营帐，不许任何人离开。

便在此时，两名老将掀帐入营，左首那人身长十尺，身穿金甲，却是宋公迈，右首那人极为矮小，黑甲白发，正是高天威。抚远四家的两大宗主老将入得营中，便见双方咬牙切齿，欲待相互砍杀，宋公迈慌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大敌当前，咱们正是要携手同心的时候，这是做什么来着？”眼看江翼与陈锣山两人怒目相对，火气十足，高天威赶忙率领门人，隔在两方人马之间，宋高两名老将各自安抚，都在劝慰。

良久良久，双方终于放下屠刀，只是彼此仍不愿对面说话。宋公迈扶住江翼的肩头，温言道：“江提督快别气了，大家喝杯酒，当是和解吧。”江翼别过头去，挥了挥手，低声道：“不了，末将有些累了，爵爷您自管喝吧。”说着头也不回，迳自带着属下离去。

冯治叫道：“提督大人，咱们约好的事儿，您可得照办啊。”

眼看江翼头也不回地走了，高天威忙问道：“他干啥气成这德行？”

冯治干笑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咱们心肠好，把先锋大位让给陕西军马，让他们夺个头号战功，哪晓得这小子倚仗他哥哥的势力，硬是不识咱们的好心……”陈锣山冷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？给脸不要脸！都什么时候了？他还以为他那二哥有个屁用？”听得实情如此，高天威嘴角下弯，向宋公迈使了个眼色。两名老将口中没说话，心里却是暗暗摇头。

眼前要打的地方不是别处，乃是天下第一难攻的怒苍总寨，先锋队便是敢死队，陈锣山这帮人硬要拿人家手下的性命当垫背，无怪会吵成这个模样。

※※※

朝廷大乱，柳昂天已死，江充、江翼兔死狐悲，江提督率着属下返回本部，众将神情苦闷，各自回营歇息，一路无话。

江家三兄弟，大哥早死，江充行二，江翼行三，三人中向以二弟江充见识最远、权谋最高，但以战阵较量而言，却以这位三弟江翼最为高明。此人精于阵法，兵马娴熟，乃是当朝名将之一。自秦霸先死后，更为朝廷镇守西疆，数十年来未有大失。数月前与怒苍一场激战，在煞金与陆孤瞻的大军联手夹攻下，江翼尚能从容调度，大军虽败不溃，足见此人颇有真材实学，绝非逢人说项的弄臣小丑。

江翼孤坐营帐，暖了一壶酒，自饮自酌。他怎么也料想不到，今夜不过入帐参军，便要吃上一顿排头。想起陈锣山的霸道、冯治的轻薄，江翼恨恨一拳捶在几上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柳门惨案之后，皇帝龙心猜疑，不再重用朝中旧臣，二哥江充从此大权旁落，他既是江充的胞弟，此战奉召出征，自然动辄得咎。想起兄长情势堪虞，富贵岁月嘎然而止，等在前面的，怕是艰难无比的

崎岖路程。江翼双手掩面，忍不住轻声啜泣起来。“江提督别哭。咱来与你……”对座传来低沉的说话声，口音前所未闻。

“喝一盅。”

营帐之中，居然会有不速之客，江翼大吃一惊，急忙放下双手，睁眼望着矮几对座。对面传来两道火焰般的目光，从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里放来。

对座一条大汉斜肩侧坐，单手放置几上，看他嘴角带笑，横眼睥睨，侧脸望去，高鼻倍加醒目，江翼见这人满面胡渣屑子，约莫三十来岁，一头浓密黑发，双目不必圆睁，威势便已十分摄人，他想不起营中哪位将官生得这等威武形貌，嚅嗫便问：“阁下……阁下是谁？”

那人嘿嘿一笑，将额上乱发拨开，霎时露出一个血红的“罪”字，江翼冷汗流了一身，慌忙去看他的左腿，果然见到铁脚义肢，霎时惊惶失措，正要大声呼救，忽然喉头一凉，竟被人用刀子架住了。

江翼回首去看，背后不知何时竟然躲着一名和尚，看他面容慈和，却不知是谁。江翼自知生死全在一念间，当下不顾一切，推开了钢刀，拼死往帐门扑出，忽然一阵劲风传到，帐外走入一人，却是一名文士打扮的男子，看他脸带面具，正是怒苍山的“右凤”唐士谦。江翼牙关颤抖，正要去拔腰刀，却又有一只大手伸来，轻轻巧巧地夺过他的兵刃，那人面貌堂正，身形巨大，正是“气冲塞北”煞金石刚。

前有狼，后有虎，江翼心中黯淡，自知难逃一死，当下嘴角泛起了苦笑，低声道：

“诸位好汉，请高抬贵手，赏在下一个痛快。”说着闭上眼皮，洒下了两行悲泪。也好，二哥把秦家满门害得好惨，死在秦仲海手里，总强过被陈锣山送去做炮灰。江翼泪流满面，毫无求生之欲，只等斧戎加身，便算一场解脱。

只是等了许久，对方的屠刀却迟迟不饮颈血，江翼睁开双眼，望着眼前的世仇，低声问道：“将军身世坎坷、家门不幸，我江家兄弟难卸其责。好容易可以为父报仇，了结你我两家恩怨，为何迟迟不下手？”

秦仲海目光霸悍，在他身上转了转，却不知有何用意。江翼心头暗暗惊怕，就恐自己死前还要饱受折辱。正恐惧间，只见秦仲海举起

酒壶，替自己斟了一杯，淡淡地道："江提督，都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你可否告诉秦某，阁下虎狼天性，适才自饮自酌时，为何掉泪？"

江翼咬碎银牙，举杯喝干，眼中的热泪却又涌了出来。

秦仲海也举起手来，自饮一杯，道："目中流泪，若非心生恐惧，便是心有不甘，提督大人，您既连死也无惧，莫非是在恨谁么？"

江翼久在朝廷，尝闻秦仲海的大名，但他俩人一个是江系大将，一个是柳门英豪，又因自己驻派西疆多年，是以两人虽在战场上交过手，今夜却是头一回对面说话。江翼暗暗打量眼前的怒苍总帅，只觉这人不似传闻中那般粗豪，反而目光中有种深不可测的威势，压迫得自己难以喘息。

眼看江翼低头垂目，眼望茶几，嘴角微带愁意。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背后止观手提酒壶，又为江翼斟酒。过得良久，只听他低声道："家兄虽是天下人口中的奸臣，但在下只是个武夫，对政治之事不甚喜爱。"秦仲海微笑道："江提督是个有本领的人，在下当然知晓。"

江翼听强敌称赞自己，对比适才陈锣山的凶霸，更感叹息。他幽幽地道："您过去是本朝将官，也当知晓我辈武人的心愿，倘这生不能死在家中，便盼为国效忠，马革裹尸……咱们武人心中最怕最恨，就是担心死在……"秦仲海叹了口气，接口道："刑场之中。"

江翼奋力颔首，一时泪水滚滚而下，咬牙道："死于强敌之手，毕竟是战死沙场，江某虽死无憾，但要死在那帮鼠窃狗偷的三流小丑手下，江某宁可现下引颈就戮！"自古武将最让人钦羡的莫过于郭子仪。此人生前君王信宠，死后百姓追悼，临终时七子八婿同来送终，倍极哀荣，是为第一等将官。下场差点的如狄青，此人力抗大辽，万箭穿心而死，临终时虽无百姓同声一哭，但生前为敌国君臣所敬畏，死后朝廷百官齐来追思，可说虽死犹荣，算得第二等。下场更差的如大汉李陵，此人投降匈奴，武帝将之满门抄斩，他则目汉天子为生平死仇，分毫不让。虽然最后孤寂老死异乡，但死前有番邦爱侣陪伴，匈奴可汗为之一哭，还不算太差。

第一等倍极哀荣，第二等轰轰烈烈，第三等孤单寂寥，但真要说到痛不欲生，死不瞑目的，那便是活活给自己人整死，连报仇的机会也无。死前皇帝抄家，天下百姓咒骂，史家大笔一挥，背负千古骂名。如此死法，北宋岳武穆是其代表，死时一目不瞑，满腔悲怨，虽

千百年后得以平反，但那早成千段细碎的尸骨，却要他如何知晓？秦仲海幽幽地道：“江提督，您现下知道先父的苦处了么？”

秦霸先一生戎马，却为国家所弃。江翼全身震动，当下闭了双眼，低声道：“令尊之死，江氏兄弟罪无可恕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能死在你手里，江某算是死得其所，请下手吧。”

秦仲海颔首道：“好，看在你坦承其非的份上，秦某杀你之后，不再寻你家后人报仇。”

江翼哽咽道：“如此多谢了。”说着双膝跪地，趴倒桌边，伸长了颈锥，只等着受斩。

秦仲海从煞金手中接过了钢刀，默默地道：“江提督，此刀过后，你我再无仇恨，从此互不相识，你可能做到？”江翼垂头向地，自知后颈一阵剧疼之后，自己便要身首分离。一时只是轻声啜泣，全身发抖之下，根本答不上话。

秦仲海叹了口气，霎时扬刀而起，一声轻喝，钢刀重斩直下。

江翼咬紧牙关，霎时之间，脑中闪过的全是死后世界的景象，种种地狱业报、轮回转世之说，在这一刹那间竟尔如此清晰，一生享用不尽的美食佳肴、拿来宣淫泄欲的娇柔美女，在这一刻全都变得如此模糊，仿佛梦境迷惘，再也想不起半分滋味。

喀地一声，后颈一阵痛楚，鲜血喷洒而出，江翼放声大哭，疼痛恐惧之中，营帐中传出一股尿臊味，在怒苍好汉的观看之下，这位陕西提督竟已失禁了。

江翼没有死，后颈也未断折，他趴倒在地，目如死灰，怔怔望着地下早成粉碎的钢刀，他口中喃喃自语，又似哀哭，又似忏悔，良久良久，仍是起不了身。石刚蹲了过来，大手捏住江翼人中，接连挤搓，内力到处，让他气力渐复，止观伸手过来，将他搀扶起身。

眼看怒苍好汉望着自己，江翼嚅嚅啮啮，想要说话，忽然呕地一声，再次跪倒在地，当场吐了大堆秽物出来。青衣秀士精于医道，自知他受惊太过，当下取出银针，在他耳垂扎了几针，替他镇心宁神，又在他胸腹之间略略按摩，令他烦恶之状稍减。

石刚一把抱起江翼，让他坐回席上，止观烧了热茶，送到他唇边，喂了他几口，江翼从死到生走了一遭，容情如遭雷亟，一时只能

低头垂泪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

便在此时，营帐外传来亲兵的呼喊："提督大人！您怎么了？"江翼咳了一声，勉力喊道："我…我…没……没事，你…你别打…扰……"昏乱之下，口齿不清，言语能力大失，竟有些不知所云。虽说如此，江翼毕竟治军严谨，绝非安道京之流可比，几个字吩咐下来，几名亲兵无人敢置一词，各自退开。怒苍众人见他乖觉识相，都是微微颔首。

江翼口吃难言，他眼望秦仲海，泪水滚下，嚅嗫地道："你…不……不杀……"过得良久，仍是气喘不休，难以言语。秦仲海微微一笑，在江翼面前坐下，温言道："江提督，你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从此秦家与你江家两不相欠，再无瓜葛。只要你不来害咱弟兄，我怒苍英雄也不会加害你江家老小。"江翼哭道："我……多谢……"

秦仲海微微一笑，道："提督不必谢我，秦某杀人如麻，绝无半分妇人之仁，今夜饶过阁下性命，自有我的用意。"他提起杯子，朝江翼的茶杯轻轻一碰，道："实在说吧，咱潜入朝廷营帐，是为了和你当面一叙，以来共商天下大计。"

江翼啊了一声，他此行奉命前来西疆，正为剿灭怒苍而来，说来双方旧怨未解，新仇更增，他望着秦仲海那截断腿，目光满是疑惑，不知他有何用意。

秦仲海使了个眼色，青衣秀士登时坐了过来，缓缓地道："江提督，咱们明白说吧，朝廷局面大乱，阁下形势为难，我们要请你投入怒苍。"

江翼听得此言，如同耳边响起一记霹雳，他张大了嘴，惊道："你们……你们疯了么？"

江系与怒苍向为世仇，两派人马尔虞我诈，相互争杀已达一个世代，眼看怒苍众人目光凛然，似无玩笑之意，他干笑几声，想起二哥在朝为官，自己若要造反，必然连累他。江翼深深吸了口气，慢慢定下心神，一字一句缓缓低沉，摇头道："诸位英雄，在下虽然不才，却也不会陷家兄于不义。你们若要借江某的手害死家兄，请恕我不能答允。"

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道："江提督，咱们用意不在杀死江太师。令兄今非昔比，朝不保夕，不等我怒苍好汉杀他，他的余日也不多

了。”江翼嘿地一声，二哥江充目下虽不受皇帝器重，但他基业深厚，毕竟是景泰朝的老臣故旧，说来绝不到抄家灭族的地步，摇头便道：“阁下此言未免危言耸听了。家兄虽无力左右朝政，但自保绰绰有余，谁能杀他？”

忽在此时，石刚从怀中拿出一纸细小卷轴，形状仅小指长宽，封口却盖了火漆。江翼吃了一惊，那字条正是江系一脉的飞鸽急报，看模样当是二哥的亲笔书信。他急忙摊开卷轴，低头去读，霎时热泪盈眶，哭道：“二哥……二哥要把大清托给我……那他自己……”

青衣秀士低声道：“江提督，要杀令兄的绝非怒苍好汉，也非景泰皇帝。数日之内，北京政变将起，新皇即将复辟，届时令兄身为景泰朝第一号辅佐大臣，非要抄家灭族不可。”

江翼闻言，面色大变，颤声便道：“这……这是谁的阴谋？”

怒苍群豪对望一眼，都是叹了口气。秦仲海幽幽地道：“那人居心叵测，有意一举打垮天下所有敌对人物。他先借江充之手灭刘敬，再借皇帝之手灭柳门，现下江充自己孤掌难鸣，已是自身难保。江提督，你若不帮秦某这一回，等令兄倒下，大家都是个死字。”

江翼心神不宁，这才明白秦仲海何以要他带军投上怒苍，他回首望着营外，慌声道：“你要我上怒苍，此事不难，可……可我那五万军马未必听话，他们不会答应的……”当时朝廷御下森严，每逢将领出征，便以对方的家小亲人为质，倘若大军投上山寨，消息传回，必是满门受诛的惨祸。

秦仲海压低嗓子，道：“你莫慌，咱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咱们只要你设法拖延，缓住局面，让朝廷大军七日内不发兵攻山。北京政变之后，人心惶惶，天下风雨飘摇，形势便有转机。”

江翼毕竟是江充的胞弟，脑袋甚是机灵，稍一转念，便已懂了，当即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你要等北京政变之后，再藉机收降在下的五万兵马？”

秦仲海淡淡地道：“不是你的五万兵马，我要你们全部三十万人马。”江翼大吃一惊，全身冷汗涔涔而下，看秦仲海狮子大开口，竟想海吞天地。止观与青衣秀士对望一眼，两人都是微微颔首。石刚蹲了过来，瞪视着江翼，冷冷地道：“看你还不算笨，猜得透咱们的用意。”

江翼苦笑不已，北京政变再起，新旧皇帝轮替之际，天下军马定成无头苍蝇，届时拥护旧帝的、转投新皇的，一株株墙头草必是随风乱舞，不知有多少无耻戏码等着上演。趁着国家大乱，秦仲海诱之以利，威之以势，必能一举掌控大批部众，到时怒苍山实力岂止大了一倍，恐怕还能与朝廷一较短长了。

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江提督，倘若朝廷这几日全力进攻，怒苍山纵使得胜，也要元气大伤，到时贵我双方两败俱伤，坐等强敌过来收拾残局，阁下非但要死无葬身之地，恐怕连令侄探花郎也要一并送命。那又是何苦？"

江翼情知如此，这十路军马中，就只江系部众无法见容于武英，也难怪怒苍豪杰专程找上自己，原来便是要他效忠投诚，也好来个里应外合。他吞了口唾沫，将面前茶杯一饮而尽，喘道："你们……你们要我拖延七日不发兵，这事有点难处，实不相瞒，在下如今权柄不在，帅营里很难说得上话……"

话声未毕，只听秦仲海嘿嘿冷笑，他举掌向天，轻轻抛了抛，只见一方印石在他掌中上下跳动，看那篆文，竟是那引得皇帝眼红发狂的"正统之宝"！

江翼张大了嘴，喃喃地道："你……你要把玉玺交给我？"秦仲海微笑道："玉玺不过是块死石头，只傻子才会牢牢抱在手里。这等惹祸的不祥物，咱留之何用？"

江翼大喜过望，此行出征，一半是为"正统之宝"而来。众将心中所系，便是替皇帝夺回传国玉玺，只要能把东西送入帅营，不世奇功在前，那怒苍打与不打，便不是这般要紧。他微微颔首，道："有了玉玺，这事说来成了一半……"

众人奇道："成了一半？"江翼沉吟半晌，道："要拖住朝廷军马，还有点小难处，不知几位能否相帮？"青衣秀士淡淡地道："但叫力之所及，必定照办。"

江翼咳了一声，道："几日之前，一名短须男子保着婴儿玉玺投上怒苍，此事高家两名门人亲眼所见，现下消息也已传开，我问过胡媚儿，她也说确有此事……诸位，那小小婴孩是柳昂天的小公子吧？"

众人面色微微一变，并无一人回话。过得半晌，秦仲海森然道："你有话直说。"江翼道："皇上疑心柳昂天涉及不法，早已下旨通

缉柳家满门，那长子云风被捕，几名女儿也都给下监，却独独漏了最小的一个，永定河里也没捞到尸身……”秦仲海全身发冷，当下以手掩面，咬牙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江翼低声道：“北京传来的谕旨，要咱们抓回柳家余孽。”

此言一出，登如五雷轰顶，只让众人作声不得。江翼又道：“诸位要拖延局面，便须把人交出，那婴孩与那男子……咳……两个都要。”他见秦仲海咬牙切齿，目光极见凶暴，忙道：“这事有难处么？”青衣秀士与止观、石刚互望一眼，三人不约而同，齐声轻叹，那秦仲海则是怔怔不语。止观向来心细，忙问道：“等会儿，你们查出那短须男子的身分了么？”

江翼摇头道：“这倒没有，胡媚儿说她认不得那人。也许是石凭、也许是黄应，也许是卢云。”众人听得此言，多少定下，想来事情还有转机。江翼见众人面色铁青，忙道：“到底如何？你们能交出人么？”

青衣秀士拍了拍江翼的肩头，低声道：“你给咱们一日夜的时光，明晚此时，我们会把三样东西带到。”江翼颔首道：“如此就好。你们可得快些……这几日陈锣山那混帐催得好急，硬要我差人抢攻……我今夜还差点与他打杀起来……”

在江翼的唠叨之中，秦仲海已然转身离去，他身法好快，只在营帐门口轻轻一点，便已隐没在黑暗之中，看他如此身法，无愧“百万军中擒上将首级”之号，当真是世之熊虎。

※※※

却说那夜言二娘等人星夜保着卢云上山，还没过牌楼，卢云便已晕死过去，众人吃惊之下，赶忙替他诊伤，才知卢云早已挨了萨魔两脚，身上受了内伤，加上他连日奔波，饱受惊吓，早已憔悴不堪。此时医术第一的青衣秀士还在路上，众人寻了几味寻常伤药，喂着卢云吃了，之后便将他送入客房，让他自行休憩。

次日清晨，已是九月十四，卢云未至黎明，便已睁眼，这回转醒过来，颇感神清气爽。他身上虽有轻伤，但好好歇息了一夜，体力已然尽复。抬眼看去，只见桌面坠满烛蜡，光晕影摇，虽在清晨间，烛火兀自未熄。桌上另摆着几色点心，想来怒苍众人怕他夜间腹饥，这才着意准备。卢云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大家待我如此客气，可把我当外人了。”

他行到桌边，吹熄了烛火，跟着取过外衣，缓缓着穿。陆孤瞻是授业恩人，秦仲海则是知交好友，卢云此时满腔心事，只想与故人来说，只是还在大清早，人家未必起身了，他怔怔坐下，眼看自己的包袱与长剑都置在几上，当下伸手取过，自将包袱解开。

打开了包袱，第一眼便见到那本无字古册。这本书由京城携来怒苍，却始终不明来历，卢云打了个哈欠，随手翻了翻，忽然之间，只见书页青璘璘，竟似有什么图示字样闪过，卢云微感诧异，赶忙揉眼再瞧，那磷光却已消逝不见，书页一如平常，仍是无字天书的模样。

此时心烦意乱，虽说书本有些古怪，却也没心思多理会，他将册子塞回去，正要翻出银票，忽然包袱里落下一根长发，卢云茫然间取起去看，那发丝柔细滑顺，却是顾倩兮的秀发。

卢云轻抚秀发，眼角已然含泪。两人别离已近一月，不知佳人是否安然无恙，他轻轻吻着那发丝，只觉发稍隐隐有着一股香气，却是顾倩兮身上的体香，从扬州到北京，从北京到长洲，两人相爱至深。卢云再也忍耐不住，想起这些时日的种种苦痛，泪水一滴滴的坠落下来。他低头哭了许久，当下撕开了枕头套，将那发丝包入布里，珍而重之地收入腰囊，自己孤身流落他乡，不知何时方能返回北京，说来这根唯一仅有的秀发，包藏了无限回忆。

卢云擦抹了泪水，再往包袱里搜索，这回却没找到那块方印，卢云咦了一声，不知传国玉玺好端端的，却掉到哪儿去了。他站起身来，反覆搜索床上地下，将棉被抖开察看，只是找了良久，却都不见玉玺的踪影。

卢云满心诧异，心道："难道我与萨魔激战时上下窜跃，不慎遗落这东西了么？"回思那时情景，自己明明死抓着玉玺，这才引得胡媚儿、高家将这一干人追来，怎会忽尔不见？他越想越是纳闷，有心找言二娘、小吕布等人问个明白，当下走向门口，便要推门出去。

手掌才一触门，便听门外响了一声口哨，旋即有人拍手呼应，一响接着一响，四处竟有十来个岗哨。卢云心下一凛，想道："有人打暗号？山上有外敌闯入么？"他有些惊惶，便要朝门外冲去，正在此时，忽然一人开门进来，险些和他对面撞上，那人身材矮胖，却是"金毛龟"陶清。此时犹在清早，陶清却身穿军装，见他躬身道："知州起身了。昨晚睡得好么？"

卢云见了故人，稍稍放下心事，便问道：“秦将军人呢？他起身了么？”陶清躬身回话，道：“将军公务繁忙，今晚特为卢大人安排接风宴席，席上再行欢聚。”卢云听他说得生份客气，全是官场文章，忍不住皱起眉头。他嗯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陆爷呢？”

陶清躬身道：“陆爷昨晚深夜方睡，他交代下来，说今夜宴席与您痛饮千杯，一醉方休。”

卢云昨夜才与陆孤瞻会面，只是当时疲惫难忍，未曾深谈，他嗯了一声，不置可否，又问道：“我带来的孩子呢？现下是谁在看顾？”陶清躬身道：“咱大姊很欢喜这孩子，昨夜带他回房睡了。知州大人一会儿用过早点，咱们再去瞧他。”卢云心下稍安，想来那玉玺定在言二娘那儿，自己倒也不必多问。反倒显得小气了。

想着想，陶清从门外端入了盘碗，见是一大锅稀粥，另有些馒头酱菜。卢云坐下饮食，问道：“一块儿吃吧？”陶清答应一声，取过一只空碗，便也稀哩呼噜地吃了起来，他低头饮食，却不与卢云说话。

两人默默无语，各自吃食，忽听极远处传来喊叫声，那声音惊心动魄，所过之处，盘碗竟然微微震动。卢云放落了筷子，惊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声响？”陶清低声道：“这是本山李铁衫、郝震湘两位教头教练士卒，众军士气抖擞，举足顿地，是以有巨响生出。”

卢云惊疑不定，那响声着实巨大，若无数万人同声怒喊，决无法震动杯盘，他咀嚼馒头，有些食不知味，又道：“贵山现下有多少军马？”他问了一遍，陶清却只仰头喝粥，并无言语，卢云毫不放松，当下再问一次。却见陶清取帕擦抹了嘴角，低头道：“小人非属军部，恕在下不知情，想来有个几万几十万吧。”

从几万到几十万，这个马虎眼打得也太大了，卢云猜想他若非不知，便是对自己的朝廷身分仍有忌惮，这才不愿言明。他也不多问，匆匆吃完馒头，道：“劳烦陶兄，在下要去瞧孩子。”陶清这回倒是答应得爽快，他收拾了碗盘，便领着卢云走了。

两人并未路经大殿，只沿小径行走，却是朝后山行去，走着走，忽听轰然大响，山下极远处又传出嘶声呐喊，卢云急忙从树丛里偷眼探看，他把山下场面收入眼中，不觉便是大惊。

此时犹在清晨，日光照耀，只见山脚万头钻动，不知有多少营寨人马，看正中帅旗高挂日月，统帅将领竟是皇帝钦差，前锋兵马更是

玉门关的驻防大军。那怒苍兵马守在山边，隔着栅栏险要布置弓箭陷阱，时时戒备，双方虽还未开战，但情势已大见紧迫。

卢云呆立良久，那日他上山之时，山脚下还是空旷一片，怎地现下却给官军包围了？眺看远方，似还有部队源源不绝赶来。他满心惊疑，慌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会有这许多军马？"

陶清淡淡地道："这些是本山士卒扮作朝廷部众，相互交战演练，知州大人莫要疑虑。"

卢云见陶清神态从容，分毫不慌，好似真有此事，他撇眼再看，只见山下马步兵三军已然开始列阵，营中一辆辆大车缓缓前行，上架长渝四尺的百斤火炮，神武炮现身战阵，卢云不由便是一阵惊愕，颤声道："你胡说！这明明是朝廷的兵马！"他心中既感骇然，复又惶惑，忙道："秦将军呢？他人在那儿？"

陶清咳了一声，道："卢大人莫要疑心，这些炮是本山军师监造的。唐先生擅长器械，欧阳勇弟兄精熟铸造，本山监制之火器，向不输于西域南洋所造之物。大人一会儿不妨见证一番。搭配骑兵步军冲锋，守山布阵犹有奇效。"

卢云听他洋洋洒洒说了一大篇，好似若有其事，却不知真假如何，他撇眼去看山脚，心下仍感烦恼。这批火器若真是朝廷携来攻寨的，则玉门、嘉峪两关驻军必已遣出，只是少林大战过后，朝廷损兵折将，元气大伤，正该是休养生息的时机，却怎地再起战事？何况朝廷若将戍边兵马全数调出内战，难道不怕蛮夷忽尔生事？

卢云猜测不透，连番去问陶清，偏生这人满口官话，只让他满腹疑团，更加不得要领。

※※※

行到后山，只见四下屋瓦房舍林立，虽在山寨内，格局仍似寻常家户，陶清微笑躬身，说道："卢大人，孩子便在屋内，请您过去吧。"卢云听得一处房舍传来阵阵笑声，想来言二娘就在里头，当下三步并做两步，赶忙朝屋内奔入。那陶清却只留在原地，并未跟来。

才入门内，便听一人哀哀叫疼，慌道："你们别小气，让老子逗逗孩子成不成？"那声音粗糙，听来仿佛乌鸦啼叫，卢云定睛一看，眼前那人满脸胡须，容貌凶恶之至，正是"九命疯子"。卢云当年与常雪恨

一同关入山东大牢，曾有患难之谊，这大胡子向来乐天胡闹，从无心机城府，举止言行种种无赖粗暴处，怕还在秦仲海之上。卢云一见此人，莫名间心下便是一喜，他转头看去，只见房内另有几人，一位俏脸带煞，揪着常雪恨的耳朵，正是言二娘，另有三名容貌艳丽的番女，围着婴孩说笑。看这小小婴孩闭目熟睡，面貌俨然，头却枕在一名美貌番女的怀里，几名番女七嘴八舌，轮番逗弄，想来这婴儿洪福齐天，小小年纪便大享齐人艳福。陶清人在屋外，敲了敲门，低声便道："大姊，卢大人来看孩子了。"

卢云还未说话，众女一看爹爹来了，纷纷凑上，问道："这孩子是你生的？"、"他叫什么名字？"、"他平日专吃什么？"、"他和你长得不像啊，他娘很黑么？"群雌莺叱，番汉双语齐飞，间杂着常雪恨的淫笑与言二娘的怒斥，登让卢云慌了手脚。他本想探问山下军情，哪知反成了众人的箭靶，当下往后退开一步，忙道："一个个来……你们……你们要问什么？"

一名番女脸上微红，听她以汉话问道："大家欢喜这个孩子，可不知怎么称呼他的乳名……"卢云正要答话，猛听常雪恨哈哈大笑，抢先说了："称呼什么？听老子唤他！"当下伸指一戳，正中襁褓，粗声道："兄弟！他妈的吃奶了。"

那婴儿本在那番女怀里熟睡，给常雪恨无端戳了一记，一时倒也没哭，只啊啊呼唤，睁开了眼，想来真要吃奶了，正待张开小嘴，忽见一张毛茸茸的黑脸凑了过来，笑道："兄弟睡醒啦。来，爷爷教你说人话，第一个字……"霎时虎嘴一张，喷气道："操。"

那小婴儿呆呆望着常雪恨，忽然小嘴一扁，竟是大哭起来。言二娘怒道："讨厌鬼！走开些！"众番女也甚愤怒，举拳挥掌，纷纷来打。常雪恨抱头鼠窜，慌张闪避，哀声道："咱打小住山寨，第一个字学得便是这个操啊，你们要不喜欢，那咱便从第二句话教起……"说着窜到那婴儿身边，笑道："干……"

杯字未出，那婴儿已是呱呱大哭，众女接连踢打，常雪恨只能缩到卢云背后去了。众女听那婴孩哭得凄惨，无不慌声哄劝，却都不见用处。卢云见她们粗手笨脚，拿着婴孩左摇右晃，抖得小骨头都快散了。男的粗，女的蛮，卢云苦笑轻叹，摇首道：

"来，把孩子给我。"

一名番女赶忙把婴儿送了过去，说也奇怪，卢云将他抱入怀里，在背上拍了拍，耳边低语几句，那婴孩便即忍住了哭，众番女见状，无不赞叹，言二娘一旁笑看，微笑便道："这孩子很黏你。昨晚他瞧不见你人，哭了许久才睡呢。"

卢云俊脸一红，他年纪比言二娘小了四五岁，便如遇上大姊一般，他轻轻哄着那孩子，微笑道："这孩子其实不太哭，也不怕生，是个了不起的乖孩子呢。"那婴儿听得称赞，忽地哈哈欢笑，好似已能听懂人话。

卢云见几名番女满面钦羡，料来群英巾帼，战阵之事不学即能，然要照料童婴，怕还不能与自己这个男子汉相比。含笑便道："你们也学着抱他，记得出力轻些，左手托住后臀，别使劲压他的胳肢窝。"卢云当年随军西征，曾向乐舞生习过番文，这话便以回语说出。

众番女听他回话流利，无不又惊又喜，待见卢云面貌英挺，脸上蓄着短须，仿佛便是回疆男儿的好模样，众番女自是交头贴耳，口中窃窃私语，眼角不时瞧着卢云，嘴角都带着笑。

那宁宁罕年纪最小，却也最为聪慧，她通晓汉语，便学着中原姑娘的模样，捡衽为礼，向卢云道："这位哥哥，您过往可曾住过回疆？"卢云见她姿容妩媚，便也报以一笑，道："去过帖木儿汗国一回，不知贵国宰相阿不其罕近况可好？"

两人这番话却是以汉语说出，宁宁罕正要答话，猛听常雪恨怒喝一声，吼道："好个屁！阿你娘罕最希罕！"他镇日价无所事事，早对几名番女生出情意，一看卢云秋风扫落叶，大小通吃，来者不拒，心中醋意暴生，当即朝宁宁罕的玉臂拉去，口中警戒道："大家留神了！这老白脸早有老婆，不是好东西，你们小丫头甭给他骗了！"宁宁罕不去理他，反而轻移莲步，绕开了常雪恨，仍要与卢云对面说话，常雪恨实在气愤不过，登时窜来，双手撑开，隔在两人中间，喝道："你没听见么？他有老婆了！"

宁宁罕长长的睫毛一眨，叹道："回疆男儿汉奉古兰经教义，可娶四名娇妻。"说着朝卢云望了一眼，脸上微起羞红。常雪恨怒道："放屁！这姓卢的王八摆明是中国人！什么时候变成回疆番狗了？"宁宁罕仰望着云，幽幽地道："他脸上蓄须，看来雄姿英发，像是回部英

豪。”常雪恨扯住自己的乱须，暴喝道：“老子的须比他长十倍！你怎不当爷爷是英雄？”

宁宁罕微起叹息，轻声道：“鼠须非虎须，蓄与不蓄，并无不同。”

常雪恨又恨又悲，忽地放声大哭，喊道：“你们全欺侮我啊！我恨哪！”卢云与言二娘见了疯态，无不哑然失笑，三名回女也是放声大笑。便在此时，忽听房门打开，跟着行入一人，却是那“火眼狻猊”解滔。那解滔才一进门，三名回女同声呼唤：“解大哥。”诸女咬字虽有纯正之别，但言中的温柔妩媚却无二致。解滔向众女抱拳微笑，正要开口，忽见常雪恨哭得呼天抢地，狂吼道：“老子杀了你！”抓住了解滔，胡乱揪打一顿泄恨。

过得半晌，常雪恨大哭而去，那解滔自是衣衫不整，连头巾也给扯落，他咳了半晌，干笑两声，拱手道：“卢大人，秦将军在烽火台前相候，请您过去聊聊。”

众女一听山主有命，立时噤声，言二娘则极低极低的叹了口气，她转过面去，自行逗弄孩童。解滔见卢云面带诧异，登时解释道：“我怒苍治军严谨，军令如山，只要是头领传唤，部属定须凛遵。”卢云过去曾出征西疆，做过秦仲海的参谋，熟知他办事的法子，自是不以为意，当即颔首微笑：“不劳解兄召唤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卢云随解滔离去，想起方才见到的围山大军，便问道：“解兄，山下那些军马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围着山寨……”话声未毕，解滔已然含笑躬身，道：“卢先生，秦将军只在附近等候，在下先告辞了。”对卢云的问话竟是一字不答，便已倒退离开，模样甚是恭谨。

卢云茫然张嘴，不知他为何走得这般急，正迷惑间，忽地肩头受人一拍，卢云大吃一惊，当即身形前倾，左腿微抬，便要向后踢出，身子更要趁这一踢之力，顺势向前滚倒。还未踢腿出去，只听背后那人笑道：“停停停，踢伤你老子了。”卢云听那江淮口音响起，急忙回身后望，果然面前站着一条八尺来高的大汉，正自抱胸笑望自己。卢云大悲大喜，一把将那人抱住，叫道：“仲海！”

秦仲海左手搂住了弟兄，右拳朝他肩膀捶了一记，笑骂道：“兄弟，每回和你碰面，你总一脸倒楣狼狈，可什么时候才发达啊？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方印石，抛给了卢云。陡见故人过来，卢云不知有多少

话想说，哪里还管什么金玺玉玺，随手接了，竟不多看一眼。秦仲海笑道：“对不住，昨晚我一时好奇，把这玉玺偷去瞧了。”卢云微笑道：“还喜欢么？”秦仲海搔头挠面，苦笑道：“咱看不懂上头的篆字，你说咱喜不喜欢？”

眼见秦仲海一如往常模样，卢云眼眶却是红了，想起柳昂天的事，心中更是酸苦难忍，霎时泪水滚落，啜泣道：“仲海，你……你听说侯爷的事了么？”

秦仲海轻轻点头，握住卢云的手，道：“我都知道。”卢云咬牙道：“明明事情好好的，可不知为了什么，皇上忽然派人来搜什么玉玺，接着禁卫军便包围了侯爷府……”他想到伍定远，胸中一阵酸苦，忍泪道：“仲海，你可知道玉玺是怎么到侯爷家里的？”

秦仲海目光怜悯，默默无语中，只拍了拍卢云的后背，示作安慰。

卢云放声大哭，垂泪道：“是我……是我亲手送进去的……那夜艳婷托人把东西送到我手上，要我转给侯爷……仲海，我……我好怕定远也牵涉在里头……”

秦仲海低头静听，却也不加一字评论，只任凭卢云哽咽垂泪，过得半晌，方才道：

“兄弟，你莫要自责，这件事错不在你。”他拍了拍卢云的肩头，略作安慰，又道：“整件事打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，你也好、定远也好，甚是侯爷也好，都只是人家的棋子。”他带着卢云，并肩往山边走了几步，伸手望山下的军马指去，淡淡地道：

“连这些兵马，也都是棋子。”

卢云擦抹了泪水，心下有些惊诧，更不知山下的军马与此事有何关连，忙问道：“棋子？什么意思？”秦仲海笑了笑，道：“卢兄弟，还记得我在达摩院里和你说的话么？”

卢云心下一凛，那时自己见到了天绝的遗嘱，秦仲海便曾谆谆告诫，要他绝不可对人提起，否则天下江山即将易主。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记得。”秦仲海微笑道：“可你后来还是把谒语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”卢云无言以对，只能点了点头。

秦仲海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一向聪明，书读得也多，可惜就是心太软，否则必然是个厉害军师。定远也是一般，虽说世故老练，但他根柢不够，狠字上输了老大一截，也不能和人家较量。说来说去，只有瞧我的了。”卢云不明究理，奇道：“较量什么？和谁较量？”

秦仲海制住他的说话，霎时转望万里江山，朗声大笑：“兄弟别烦恼！日后有啥事，全都包在老秦身上。”他目光剽悍，伸手抓向山下军马，喝道：“看我一次压平它！”

卢云见他自信满满，登时大喜，秦仲海办事一向俐落，从来都是柳昂天的心腹爱将，若有他出头，必有奇妙招式制住大局，当即颔首道：“仲海，如有用得着我的，尽管吩咐。”秦仲海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有你这句话，我可放心多了。”他携着卢云的手，含笑道：“难得你到山寨来，咱带你左右逛逛，别想这些了。”

秦仲海自知卢云这些时日饱受惊吓，不愿他更添烦忧，便打住了话头，对山下局面更是绝口不提。两人随口闲谈，听他道：“兄弟，还记得上回你来怒苍山是什么时候？”

卢云微起哂然，低声道：“西关和番之时。”

秦仲海点头微笑，指向一处广场，道：“你瞧那两个字，知道是谁写的么？”

卢云顺着指端望去，见了座巨大牌楼，上书“怒苍”二字。卢云并非第一次上来怒苍山，上回来到此地，乃是保驾和亲之时，当时自己为寻秦仲海，一路冲风冒雪，来到山顶，那牌楼更是坍塌在地，有若废墟，岂料今日竟是这等宏伟气象，回思过往，当真恍如隔世。他眼望牌楼苍雄的字迹，赞叹道：“这两字英气勃勃，可是陆爷的手笔？”

卢云见秦仲海摇头，微笑便道：“可是青衣秀士的墨宝，是么？”秦仲海笑道：“兄弟此番可料错了，那两个字是老子写的。”卢云大感诧异，秦仲海虽非文盲，但全身上下毫无文采，别说要他写出这等雄浑有力的斗大文字，便要他老老实实在格子里爬出怒苍两字，怕也会写成“恕沧”，当下摇头笑道：“我不信，你写两个出来瞧。”果然秦仲海随手捡起树枝，嚅嚅啮啮间，眼角还偷看着牌楼，想来要依样画葫芦，过得半晌，终于将树枝往地下一扔，却是要藏拙了。卢云含笑道：“到底这字是谁写的？”秦仲海干笑道：“真是老子写的啊。”眼

看卢云一脸不信，秦仲海只得咳了一声，道："咱是说老子的老子，懂了吧。"卢云恍然大悟，才知这是秦霸先的亲笔字迹。

行到山巅，已在烽火台不远，秦仲海捡了块大石，拉着卢云坐下。两人肩并着肩，秦仲海朝烽火台上的骨灰坛望去，含笑道："兄弟，你可知道，你和咱爹爹真是一个样。"

卢云听得此言，自然一脸惊奇，道："我和令尊相似？可是样貌长得像么？"

秦仲海脸上一红，这话要是卢云来说，自己来听，必然哈哈大笑，若不当场喷出五字金言，大呼"你是我的种"，决计放他不过，他眼珠子一转，干笑道："他奶奶的，你别占我便宜，我是说你的性子啊，那股驴傻劲儿……"他眼望天际，摇头道："实在太像咱老子了。"

秦霸先的生平事迹，卢云不甚明了，自也不知如何接口，更不知此言是褒是贬。又听秦仲海道："家父是个英雄了得的大人物，可他始终活得迷茫，他想造反，却放不下朝廷忠义，他心里挂着家人妻小，却又不舍心中是非，似他这般人，一辈子都只能在角落里喘息，杀不出局面的。"他斜目觑了卢云一眼，幽幽地道："兄弟，你是真正的血性人，当年秦某沦落江湖，北京城里没舍弃我的，就你卢云一人。咱盼你今生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一辈子别受我爹爹的苦。"卢云听他诚心为自己祝祷，心中不由感动，颔首便道："仲海，我也盼你这辈子都能平安喜乐。"

秦仲海微微苦笑："造反的人，谈什么平安？"他目光黯淡，反手拍了拍卢云的臂膀，道："你若还想返回京城，与顾小姐团聚厮守，这几日便乖乖听咱安排，什么也别想。懂么？"

卢云微微颔首，当年秦仲海星夜出兵，为自己报仇，才有了后来的功名，说来好友始终替自己着想，不曾有过半点私心。卢云笑道："仲海，你这话可怪了，这里是你的地头，我不听你的，还能听谁的？"秦仲海哈哈一笑，起身道："我这几日公事缠身，怕不能陪你。你若有什么事情，只管去找陶清。过两日我替你排个英雄大宴，让弟兄们见见你。大伙儿喝上一杯。"

阳光下两人相顾微笑，便如京城时候一个模样，卢云目送秦仲海的背影，心中只觉一片平安，有这位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好友替自个儿撑腰，想来无论什么难处，自己都能平安跨越。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五章 东风吹醒英雄梦

九月十八傍晚，政变前一日。江翼遣了密探上山，言道驰援军马已然全数赶到，钦差手握三十万雄军，不可一世，今晚将要开打。

夕阳照下，烽火台下的四个身影尽皆沉默。当前一人面罩假皮，仿佛晚霞拉得长了，硬生生成了他的五彩面具。此人智谋远虑，正是正教八掌门之一，人称青衣秀士的“右凤”唐士谦，当今怒苍头号智囊。

山寨来了个要紧人物，更带来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，一方碧玉晶莹的玉石，逼得诸大元老寝食难安，青衣秀士闻讯，急忙从长安赶回山寨。危机在前，转机也在前，众人夜探敌营，已与陕西提督江翼会晤，若要反将敌人一军，那也未必不能。

只是整件事有些难处……而这个难处，关系着主帅的一生，无人能替他决定。

左是止观、煞金，右是青衣秀士，这三人各自经历无数大风大浪，全是当代第一等的权谋术士。止观是军机“密十一”的头领，见识过无数阴险暗杀的手段，青衣秀士则是怒苍头号智囊，一旦安排起连环妙计，也是奸狡机诈无一不备。那煞金石刚更不消说，乃是北国出身的英雄豪杰，更是满手鲜血，战场杀人何止万千。只是这些人虽是当断则断之辈，但当此要紧关头，却无人能拿定主意。三人望着烽火台下的那条虎汉，这是他的山寨，也是他的人生，如何取舍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。

良久良久，青衣秀士幽幽地道：“秦将军，你究竟如何打算，差不多该决定了。”

众人听得此言，无不凛然。诸大头目眼望山下，极目所见，尽是黑压压的寨帐营火，朝廷尽起天下兵马，合计三十万大军，再次包围怒苍，这是前所未见的攻势。那伏地黑虎在大军包围下，宛如海上孤岛。

秦仲海听了这话，只背对众人，面向烽火台，高大的背影一动不动。

秦仲海口中虽未言语，其实众人都甚明了他的为难。这些军马是谁引来的？三十万大军猛力开战之下，怒苍虽占据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但毕竟这是场仗毫无意义，便算打赢了，也还要应付那真正的强敌。

修罗王……战后才是他现身之刻。届时权臣率军围山，山寨才打退景泰的兵马，又要面对新皇的禁军，那时元气大伤，如何还能招架第二波攻势？想来只有覆灭一途了。

要活下来，便得壮士断腕。否则只有轰轰烈烈战死沙场，让修罗王轻轻松松一统天下。

秦仲海沉吟良久，低声道："诸位，我想和师父谈谈。"青衣秀士摇头道："秦将军，方老师向来直性，不善政治之事，您若想请他指点解脱之道，不如咱们现下就散伙，也许死伤还少些。"秦仲海闻得此言，头垂得更低了，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望向止观，使了个眼色。

止观会意，当即道："将军，潜龙朱军师与我等会晤时，说他有句话要转告你。"

"左龙右凤、座下五虎"，嵩山三战大战惊天动地，少林更为此折了一名元老重臣，足见潜龙的要紧，此人目下虽非山寨部众，但他手段心机都属第一流，所言必定有物。秦仲海垂下首去，低声道："大师请说。"止观咳了一声，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过了许久，方才咳道："他说……他说家家酒虽然好玩，毕竟……毕竟不能长久。"

秦仲海全身剧震，霎时回首过来，眼中满是愤怒。他嘿嘿干笑，道："他真的这样说？"止观默默无语，却是点了点头。秦仲海仰望烽火台，叹道："人生……当真苦啊……"霎时之间，须发俱张，仰天狂啸，神色如同魔王。

众人明白主帅已有决定，当即鱼贯下峰，再无一句赘言。止观向青衣秀士说了几句话，便也自行下山，看那身影，似乎是向朝廷大营而去。

※※※

九月十八晚间，卢云在陶清、解滔的陪伴下，来到了忠义堂。仰望忠义二字，卢云自是感慨万千，想在少林战前，自己还是朝廷命官，替国家运筹帷幄，如今物换星移，柳门惨祸之后，自己居然成了山上的贵宾，想来不免令人唏嘘。

此时婴儿给山寨军眷看顾，卢云无事一身轻，便由陶清陪着，自在主桌坐定。堂中人来人往，忙碌异常，每人见到了他，无不躬身问好，或称“卢知州”、或曰“卢大人”，诸人如此恭敬，必是看秦仲海的面子了。卢云见怒苍兴旺，人才济济，名将谋臣如云如林，对照已成废墟的柳门，心中自是一片萧条。他撇眼看去，只见高墙悬挂名牌，照序读出，却是方子敬、秦仲海、青衣秀士、石刚、陆孤瞻等字号，依次以下，井然有序。

陶清一旁静观，解释道：“秦将军尊师重道，现下山寨的头牌大位，其实是秦将军自己坐着。”卢云哦了一声，看秦仲海虽仅列名第二，其实真正的山主，还是“火贪一刀”秦仲海。

此时大堂灯火通明，堂中摆了数十张圆桌，想来一会儿必要举行英雄大宴。常雪恨、言二娘等人俱已到来，那“小吕布”韩毅这几日都没瞧到人影，此时终于现身出来。

只见这位阿傻早已是英风爽飒的大豪杰，看他身着戎装，盔甲上满布泥尘，颇见奔劳之色，言二娘在一旁帮他解革宽甲，神色颇为亲匿。卢云虽与秦仲海相熟，却不知山寨还有段“还君明珠”的往事，自也不晓秦仲海曾与言二娘有过一段铭心刻骨的恋情。

陶清见他看得出神，又道：“卢大人，咱们山寨现今武将多于文臣，那潜龙又不曾归山，说来唐先生与止观大师很是劳碌。如果还有位文武双全的英雄入伙，秦将军一定心花怒放，陆爷必也额手称庆。”卢云听了这话，心下醒悟，想道：“他这是在劝我入伙。”

卢云一甲功名，七品顶戴，文才深得皇帝喜爱，前程可说灿烂似锦。陶清若是一个月前同他劝说入伙，自如缘木求鱼，只是现下朝廷情势不再，皇帝已如狂龙，大臣接连遭到整肃，卢云早有归隐之意，听得陶清相劝，口中却也没反驳，心里暗忖：“其实投上山寨，倒也是条出路，倘若顾伯伯也给皇上牵连，那咱们也不必再顾虑什么了，到时把顾家老小全数接入寨里，往后我与倩兮同住山上，逍遥自在，日子恁也快活。”

卢云现下虽不急着答应，却已在揣摩日后情势。倘若顾嗣源获罪入狱，说不得，自己拼了性命不要，也得将他抢救出来。到时留在北京死路一条，不如投入山寨，虽说需要一些口舌，但歹活总强过好

死，以顾嗣源的见识，只要能保住一家老小平安，未必不肯。只是那二姨娘若给绑来山寨，却不知作何反应，会否与言二娘大打出手?

卢云想着想，嘴角起了微笑，便在此时，忽听脚步声响起，大门处现出了几个高壮的身影，当先一名白发老者跨门入户，正是老将李铁衫，身旁一人神态严肃，浓眉极具威势，却是郝震湘。卢云见他二人身穿军甲，身上隐隐带着血迹，心下自是一凛，忙问陶清道："到底怎么回事？山下打起来了么？"陶清听得问话，忽地微笑道："宴席快开始了，在下是山寨的酒保，可得带着弟兄招呼准备。"说着向卢云拱了拱手，便自离开。卢云嘿地一声，有些生气了，忽然一只大手搭上肩头，微笑道："兄弟别担忧，山下的全都是咱的人马。"

卢云回头看去，那秦仲海却已来了，他换上一身黑甲，左手拿着钢盔，模样十分威风。只见他背后跟着一名军师，却是青衣秀士。几名兵卒抢了上来，替他俩拉开座椅，过不半晌，石刚、陆孤瞻、韩毅、李铁衫等大将俱已到来，虎将一字排开，气势极其凛然。众人面向堂内，俱都躬身等候，只见一名老者身穿长袍，缓步行来，却是方子敬到了。

九月十八酉时，忠义堂前灯火明，双龙寨小头目、西疆汗国番军校尉全都齐聚，堂中席开数十桌，足见盛况空前。

主桌坐了八人，除卢云一人外，全是当今怒苍首脑。那言二娘、项天寿、郝震湘、常雪恨各有所司，众人带同手下，分散各桌。哈不二是怒苍大厨，此时自要看他大显身手，果然主菜还未上，光看开胃凉拌便达十数种，当真让人眼花撩乱。陶清又送上佳酿，一桌两坛，看怒苍英雄大半是酒鬼，便书生和尚也多能喝上几杯，想来两坛不过是打个底，一会儿拼起酒来，才真要喝得杯盘狼藉。

正看间，秦仲海唤来一名僧侣打扮的男子，低声在他耳边嘱咐几句，那人躬身行礼，便自离殿。秦仲海见卢云目不转睛，只在望着自己，登时哈哈大笑，他离座而起，朗声道："众位兄弟，今日秦某与诸位引荐一位好朋友，此人过去与在下同门之宜、生死至交，年前我受难京城，更是靠他不计前程，出手相救，咱们怒苍才有今日的盛宴。"说着走到卢云身旁，微微一笑，道："卢兄弟，让大家瞧瞧你的三头六臂吧。"

卢云听秦仲海如此推崇自己，却也有些难为情，当下双手举杯，站起身来，道："不才卢云，星夜投奔贵山，今夜豪兴，欣逢盛会，幸何如之？"说着先干为敬，仰手饮尽。

卢云乃是当今状元，柳门四将之一，陆孤瞻、李铁衫、韩毅、解滔、陶清、常雪恨、言二娘等人俱与他相识，当下纷纷鼓掌。方子敬举杯微笑，道："小朋友，难得过来山寨，又蒙你救了我徒弟的性命，老头子这里也敬你一杯。"

方子敬何等地位，一举酒杯，满堂数百人立时起身，朗声道："敬卢知州！"卢云着了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陆孤瞻微微一笑，替他斟了满满一碗酒水："来，群雄大会，当浮一大白。"

古来名士皆擅饮，卢云向来酒量不弱，大碗饮酒自也无惧，当即举碗咕噜噜地饮落，众人都是拍手叫好。喝过了酒，哈不二便开始上菜，山珍热炒，无奇不有，一时各桌划拳吆喝，当真是兴旺气象。

饮不许久，卢云心情舒坦，正要向秦仲海敬酒，忽见门外匆匆奔入一人，见是僧侣打扮，那人急急行近主桌，自与秦仲海低声说话。卢云手拿酒杯，呆呆看着，只见二人附耳言语，秦仲海迅即起身，向师父打过招呼，便朝殿后行去，跟着青衣秀士、石刚两人也自离座，却不知有何大事。

三人一走，主桌便只剩方子敬、陆孤瞻、卢云、韩毅、李铁衫等人，那常雪恨、解滔两名小将一见主桌空了位子出来，立时奔来坐下，常雪恨更对方子敬东拉西扯，想来十之八九，必想瞧瞧还有无机会投入门下，也好做个关门弟子。

众人欢饮，卢云却有愁容，他见秦仲海离座，恐怕是为山下局势烦恼，他见陆孤瞻坐在身旁，忙问道："陆爷，山下那些军马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怎地始终包围不走？"陆孤瞻拊须笑道："造反便是打仗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，越打越是兴旺。何惧之有？"

卢云自知陆孤瞻之能，听他胸有成竹，自然放心许多，再看众兵卒欢声谈笑，并无一人在意山下军情，想来怒苍豪杰征战多年，当真马革裹尸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。

陆孤瞻为卢云斟了一大碗酒，含笑道："云儿，你现下官做过了，状元也考了，只差还没尝过造反滋味，可想试上一试？"当年陆孤瞻曾劝卢云投入双龙寨，只因那时他心系功名，便不曾答应，如今几乎水

到渠成，说来仅是一步之隔，此时柳昂天垮台，朝中大臣朝不保夕，卢云早有此意，举碗敬道："为举正字旗，晚生义无反顾，只是届时家中人多口杂，还得请陆爷帮个小忙。"

陆孤瞻自也知晓卢云的心事，登时哈哈大笑，道："小事！小事！顾尚书群而不党，独善其身，算是本朝的正人君子，我在江南便有耳闻。到时你若劝说不动，瞧你陆爷的。"卢云大喜，当下三两口把酒水喝完了，陆孤瞻也敬了他一杯，两人谈文论武，一会儿考上几句对联，一会儿说两句无双连拳，模样好不快活。

正饮间，一名兵卒来到卢云背后，行礼道："卢大人，秦将军有事与你商量，请你出来一会儿。"卢云哦了一声，只望向陆孤瞻，却见他满面笑容，道："快去快回，陆爷在这儿等你。"

卢云放落了筷子，当下便随那传令离开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便往殿后行去。途经西疆番将那桌，古力罕、阿莫罕等人都在饮酒，见了卢云过来，登时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来喝酒，卢云笑道："大哥不必打手势，在下通晓回语。"古力罕大喜，他自上怒苍之后，每日里啊啊咿咿，过着哑巴吃黄莲的日子，难得遇上同乡，登时大喜，急切地道："这位兄弟，听您口音，可是东城来的？"卢云笑道："大哥可料错了，在下是汉人，过去随公主和亲，是以通晓回语。"

宁宁罕等人又惊又喜，纷纷说道："您是说银川公主？"卢云颔首微笑，道："诸位也识得殿下？"那明儿罕乃是大姊，急忙点头道："我们三姊妹奉命保护公主一年多呢，她人最是亲切了……"诸人拉着卢云坐下，拼命谈说，那传令咳了一声，向卢云道："卢大人，秦将军还在等您呢。"卢云啊了一声，当即向众人拱手，陪话道：

"对不住，在下还有些事，一会儿再来饮酒。"众女依依不舍，却又不能强拉不放，又多喝了两杯，才让卢云走了。

不过小半个时辰，卢云已喝了两大碗，另又饮了数十杯，酒气上涌，已感头晕目眩，一会儿秦仲海再来灌他，恐怕当场呕吐。他微微苦笑，随那传令走到殿后，只见大殿后乃是一处巨大无比的厅堂，梁高厅深，寂静无人，与外头的喧闹大异其趣。

"卢兄弟。"沉雄的呼喊打破沉静，空旷中听来，秦仲海的声音好似有些寂寥，卢云回头望去，只见堂边一角分置几椅，怒苍首脑三人都坐在那儿。卢云走了过去，向青衣秀士与石刚躬身行礼，自坐秦仲

海身边。一旁兵卒送上热茶，卢云接过了，当即啜饮一口，笑道："仲海，你找我？"

秦仲海斜坐宽木椅，高翘二郎腿，看他两指托腮，含笑道："兄弟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"卢云左右看了看，只见此地幽森空旷，却没什么家生摆设，当即笑道："这般空旷，可是练武的所在么？"秦仲海笑而不答，那石刚却替他说了，听他嗓音低沉，激得大厅一片回声，道："这里是怒苍兄弟停灵的地方。"

场面急转直下，气氛变得有些诡异，卢云毛骨悚然，四下望了望，道："停灵的地方？"石刚点了点头，青衣秀士又道："我山将士倘若战死，一率送来此间，让众兄弟凭吊。"他手指厅心，道："有一年朝廷围山，兵凶战危，整整打了半年有余，这整个大厅摆满了尸首，卢知州，你能想见那惨况么？"卢云噤若寒蝉，自行想像死伤狼藉的模样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青衣秀士叹道："卢知州，在下身为军师，为了山寨弟兄的身家性命，这许多年来身不由己，盼你谅解我的苦衷。"卢云奇道："苦衷？您的意思是？"

青衣秀士听得此言，登时摇头不语，秦仲海却低低叹了口气。石刚低声道："卢大人，为了我山弟兄的将来，咱们想求您一事，还请您答允。"

卢云与他不甚相熟，听他说得客气，不由慌道："若须在下效命之处，将军尽管吩咐。"

石刚不再多言，伸手轻挥，向后打了个手势，霎时脚步声响，只见几名兵卒低头缩身，送了几样东西过来，放上了茶几。卢云眼里看得明白，只见其中一只正是自己携来山寨的包袱，那包袱已被解开，玉玺印石、经书古册、官饷银票、云梦宝剑排列得整整齐齐。卢云满心纳闷，正要发问，忽然听得哈哈欢笑，卢云侧眼看去，茶几上放来一个孩子，看他手上抱着一颗木球，正自嘻嘻哈哈地玩着。

又在此时，几名兵卒抬来一只大木箱，却又不知作何之用。卢云抱住了婴孩，心中慌疑不定，他吞了口唾沫，低声道："仲海，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"秦仲海低头饮茶，淡淡地道："你不必多问。只管听我吩咐，便能与家人团圆重聚，平安渡过大难。"

卢云心中有些害怕，便朝青衣秀士望去，只见那九华掌门面色凝重，不住回避自己的目光。便在此时，秦仲海霍地抬起头来，目光如电，直朝卢云凝视，卢云有些慌怕，忙道："仲海，你……你到底要做什么？"

秦仲海目光低沉，静静地道："实不相瞒，我要请这婴儿救咱兄弟一命。"卢云喃喃地道："救命？他不过是个孩子，他……他能救你们什么？"

秦仲海眯起虎眼，道："朝廷开战在即，我遣人缓兵求和，钦差开下三要件……"他拿起玉玺，轻轻抛了抛，说道："这是第一样。"他微微斜目，一旁兵卒立时会意，随即打开那只木箱，一时间臭味扑鼻，腐臭四溢，卢云慌忙去看，里头赫然是个男子尸体，看他面貌稀烂，身上却穿着自己上山时穿的衣衫。秦仲海叹道："这是第二样。"

卢云牙关颤抖，悲声道："那第三样呢？"

秦仲海伸手朝那婴儿指了指，却没再说话。

卢云张大了嘴，霎时便已懂了，他热泪盈眶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要把这孩子交出去？"

秦仲海闭上双眼，却是点了点头。

好友一字未发，却如晴天霹雳响在耳边。卢云如中雷击，他软倒椅上，已是废然无语。

大厅上一片宁静，似连呼吸声都沉重起来，过得良久，卢云率先发声，却是一声悲泣呜噎，他伸手掩面，喃喃哭道："为什么要这样？难道没有别的法子了？"

青衣秀士低声道："皇帝与柳昂天早有嫌隙，过去有太后顶着，是以不曾爆发冲突。

如今柳大都督涉入政争，皇帝深为憎恨，下令要杀他满门老小，不得走脱一个。"

眼看卢云面如死灰，两手抱着婴孩，不住发抖，石刚叹道："对不住了。咱们下山寻找童尸替代，奈何道路封锁，百姓迁徙，寻来找去，似这般满月的婴儿，方圆百里内只见到两个小女婴，实在不合用，便也没抓上来。情不得已，还请见谅了。"

眼看兵卒走来，已在等候，卢云忍不住痛哭失声。近月以来，他不顾生死，一路看照那孩子，两人无形中生出深厚情谊，有若父子一般，现下要他怎么舍得那婴儿去死?

他抱住那孩子，垂泪不已，那小婴儿听得哭泣，立受感应，当场便也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厅堂里响起一片哭泣，更显得阴森可怖，石刚不知如何劝说，他当场起身，低声道：

“你们先聊聊，我出去喝杯酒。”气氛如此肃杀，青衣秀士叹了口气，正要劝说，秦仲海知道青衣秀士心机深沉，必会出言欺骗卢云，他伸起手来，制住了说话。跟着走到卢云身边，蹲了下来，亲自劝说。

秦仲海面向卢云，道：“兄弟，我俩是过命的交情，咱今日也不骗你，这孩子若送入了军营，必死无疑。”卢云泪流满面，已无法言语。秦仲海蹲在卢云身边，握住了他的手，道：“我白日里告诉过你，秦某盼你这辈子都能平安喜乐。我是真心的。”

卢云怀抱着婴儿，嘶哑地道：“仲海，我知道，可是……可是咱们就这样舍弃他吗?

他是柳大都督的公子啊。不能啊！你要帮助他啊！”秦仲海见了他的悲伤泪水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兄弟，我可以放过他。但是……我要你拿东西换。”

卢云咬牙忍泪，道：“仲海，只要能救这孩子，卢云愿以身相代！”

秦仲海微微苦笑：“兄弟，你只是在赌命而已，那是不够的。你必须拿你最不舍的东西出来。”

卢云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什么意思……”

秦仲海目带怜悯，轻诉道：“顾大小姐，状元顶戴，我要你拿出你的女人，你的功名。从女人到顶戴到名声到钱财，你要拿出全部。”卢云一脸诧异，只是愕然不解，又听好友幽幽地道：“懂了么？我的好兄弟，你眼前只剩两条路，一条路是舍弃这孩子，然后平平安安地，回去做知州、做军师，做新郎，一辈子欢喜。可另一条路却是……”他轻

抚卢云的脸面，柔声道：“全部都没有。身体打得残废了，女人走了，顶戴丢了，光光的，像只没壳的乌龟。”

卢云全身大震，嘴角喃喃发抖，又听秦仲海道：“兄弟，只要你能抛下顾家小姐，舍弃你的志业，一个人孤独战死，我就把全山兄弟一次赌上，陪你一起去死。”他凝视着卢云，又道：“相反的……如果你只是个半吊子，只想把人扔在我这儿，要我山弟兄白白丧命，自己却想回北京做员外、抱老婆，兄弟啊兄弟，请宽恕秦仲海的无情。

我不能答应。”

两人四目相投，秦仲海的眼神虽然温和，却甚坚决，他牢牢握住卢云的手，道：“选吧，咱的好弟兄。”

卢云全身发抖，目光中又是害怕、又是不解，猛听他放声惨叫，霎时甩开秦仲海的手，尖叫道："我不要选！"他抱住婴儿，抓起包袱，低头冲出后厅。

眼看好友如此撕心裂肺，秦仲海喟然叹息，一时也不追出，只是低头不语，青衣秀士拍了拍秦仲海的后背，低声道："走吧，去做个了断。止观还在敌营，时时都有性命危险。"

※※※

此刻满山英雄仍在饮酒，突见卢云咬牙狂奔，直从殿后冲了出来，脸上更是满布泪痕，几名厨子本在上菜，险些给他撞着了。石刚见卢云奔将出来，心下一凛，已知秦仲海劝说不力。他拦在道上，沉声道："小兄弟，有话好说。"卢云放声大哭，喊道："别拦我！我要下山！"

石刚怕他惹祸，当下大手快若闪电探出，有意制住他。卢云一来心神凌乱，二来石刚武功确实高强，脉门当场便被扣住。那婴儿害怕起来，更是惨然大哭。

卢云虽然要穴受制，手脚依旧激烈挣扎，他离言二娘那桌最近，脚下乱踢，当场踹倒了几张凳子。言二娘听得婴儿哭叫，慌忙转头去看，陡见卢云被煞金抓着，诧异之下，放下了酒杯，慌道："怎么了？发生啥事了？"正要站起，那陶清已拉住了衣袖，摇头道："大姊，别过去。"陶清向来把细，虽不曾知闻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但这两日青衣秀士吩咐他随侍卢云身侧，已将若干机密转告给他，是以一看卢云的情状，多少便已猜知情由。

石刚见卢云有若疯癫，不由叹了口气，只想以内力将他震晕，让他暂时不能动弹。偏生卢云的无绝心法乃是自创，功力虽不如五虎上将深厚，但也有其独到之处，一时居然奈他不得。石刚怕震伤卢云的经脉，当下探指过去，便要点住穴道。

便在此时，一个高大无比的身影挡了过来，架住石刚的手，沉声道："放开这孩子。"

石刚回首看去，来人面如冠玉，体魄却与自己一般巨大，正是"江东帆影"来了！

卢云陡见救星，登时滚倒地下，放声哭道：“陆爷！救救我们！他们要把大都督的儿子交出去！救救我们！”此言一出，满堂众人登时议论纷纷，言二娘也是大惊失色，赶忙去看陶清，却听“金毛龟”叹了口气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陡听卢云说话，陆孤瞻虽是山寨第一号儒将，却也未闻此间大计，自是大为愕然。他沈目望向石刚，森然道：“石老，此话当真？”

石刚面色萧索，低声道：“此事与你无关，你莫要插手。”陆孤瞻森然一笑：“荒唐。怒苍山哪件事与陆某无关？”一时只把卢云护在身后，毫无移步之意。

石刚靠了过去，两大高手各出一掌，双掌相抵，同时发劲，雄浑无比的真气相互激荡，巨响爆出，震得堂内无数碗筷上下动荡。响声大作，这下终于惊动了所有人。堂中将士本在饮酒吃肉，陡听滔天大响，各自慌忙去望，赫见石陆二人相互对峙，无不惊得呆了。

东北两名上将追随秦霸先，乃是山寨一等一的元老重臣，真要算起来，山寨现今的将士兵马全是两人的子弟兵，眼看两名重臣杀气腾腾，毫不相让，登让众将慌了手脚，李铁衫也是山寨元老，第一个奔将出来，喝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！怎地打起来了？”小吕布、郝震湘、项天寿等人满心惊愕，各自交头贴耳，打探内情。那方子敬却只静静旁观，不置一词。

陆孤瞻面带不豫，冷冷地道：“石老，这几日山下兵马不攻，咱们也不打，鬼鬼祟祟地僵在那儿，便是为了这婴儿？”石刚眼中悲闷，并未回话，只是眼望殿后，等候秦仲海出来，陆孤瞻怒气勃发，喝道：“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说明白了！”

大吼之下，威势凛然，猛然间，仿佛呼应陆孤瞻霹雳雷霆的怒吼，忠义堂外竟有什么物事炸开了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梁上木屑飕飕落下，大殿竟为之震动不休。项天寿惊道：“这是神武炮！朝廷开打了！”众皆大惊，纷纷起身探看，石刚撇眼望向陆孤瞻，低声道：“懂了么？”陆孤瞻冷冷地道：“不懂。”石刚叹道：“老兄弟，三万打三十万，你还不懂？”

陆孤瞻淡淡地道：“敌人便算有三百万，陆某也无惧。”

石刚哈哈大笑，厉声道：“你当我是在玩笑么？没什么三千三百三十万，咱们的强敌手中只握着一张天牌，那便是……武英皇帝！”他戟

指向前，暴喝道：“懂了么？”

陆孤瞻全身震动，便在此刻，山下又是一炮炸来，这炮恰恰打在忠义堂附近，竟如天崩地裂，更衬得此言之威。满堂兵卒听那声响天崩地裂，威力慑人，霎时纷纷呐喊，全都要下山杀敌。石刚喝道：“大家安坐不动，等秦将军出来吩咐！”众人听得此言，赶忙坐定了，只是眼角兀自瞅着殿外，想来心中很是惊烦。

眼看卢云兀自躲在陆孤瞻背后，石刚跨步迈出，森然道：“老陆，你让开。我们不会为难这位卢大人，我们只要这个婴儿。死一个小孩，保我山寨几十年基业，这种生意为何不做？”

陆孤瞻摇了摇头，把手拦在道中，却是寸步不让，石刚咬住银牙，别过头去，道：

“罢了、罢了，照当年的老规矩，咱们打吧。”他不再多言，当场将刀索亮了出来，陆孤瞻一字不发，却也把马鞭解了下来。

项天寿、言二娘、李铁衫等人把这情状看在眼里，无不热泪盈眶，每名老将心里都明白，此刻与当年情景一模一样，那招安前的一夜，秦霸先与方子敬二人以武力定断，最后剑王斩断石虎，退隐江湖，随后怒苍便为之覆灭。一模一样的情景，如今竟要重演……

此时青衣秀士也已回入大厅，一见两名老将大打出手，其余山寨英雄议论纷纷，他心下明白，已知怒苍气运全在今晚，只要处置不慎，山寨便要分裂。他身为山寨智囊，自须力劝，当即上前道：“孤瞻，政变在即，咱们就算挺得过三十万官军强攻，但几个月激战下来，我们还剩几个人，到时朝廷真正的主力军到来，谁来应付他们？怒苍若要覆灭，你这些子弟兵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怎么说？”连着几个问题问下，伴随着轰天炮响，更显得形禁势格。

石刚咬牙道：“老陆！你也知道密奏了！那柳昂天是什么人，值得你这样保他？回答我！”

最后几句话口气严厉，已如斥骂一般，陆孤瞻眯起了眼，过得良久，忽地摇头道：

“诸位，有些事不管多为难，那都不能做、不该做，咱们若是做了，死后岂有颜面去见大都督？”

秦霸先一生仁厚，创山之主大名一出，登令众人哑口无言。猛听“当啷”一声，石刚已将刀索抛在地下，他掩面狂啸，悲声道：“妇人之仁！又是妇人之仁么？柳昂天是招安的保人啊，怒苍为了他的儿子再次覆亡，大都督就会高兴吗？”言语之间，竟似在哭喊一般。

猛然间，卢云怀里的孩子感应了众人的悲伤，登又哭了起来，众人眼光纷纷转了过去，卢云眼里看得明白，这些人虽然没有说话，但眼里却弥漫哀恸，或是怨怼，或是不解，好似在恨他为何投上怒苍。卢云害怕起来，他惊惶大叫，抱起孩子，直直冲向殿门，竟要逃下山去。石刚醒了过来，登时喝道：“拦住他了！”

解滔、陶清、项天寿三人率先抢上，慌忙去拦，卢云形容如癫，左手环抱婴儿，右手拔出“云梦泽”，哭叫道：“走开！我要下山！我不要在这里！”卢云乃是秦仲海的救命恩人，说来是本山的贵客，众人自都不敢真与他动手，陶清慌忙劝道：“卢先生别害怕，我们不是要抓你，请你先定一下神。”卢云哪管他说东道西，霎时大叫一声，便朝大门奔去。

卢云转身飞奔，险些撞上了一人，面前是堵凛然高墙，八尺四寸，单手持刀，那是秦仲海。

秦将军与卢知州，两人对面站立，八尺二寸的状元郎右手持剑，环抱婴儿，放声大哭：“仲海！你也要拦我么？”秦仲海摇头道：“把孩子放下，你会害死自己的。”

卢云毫不理会，反而向前行上一步，他将那婴儿高高举起，送到了秦仲海面前，悲声道：“看着他！”他见秦仲海不理会自己，登时厉声狂叫：“看着他！”

秦仲海浓眉微微一挑，凝目望着那孩子。此时那婴孩就在面前，与他相距不过数寸，只见那孩子啊啊哭泣，手脚不住抗拒，好似十分害怕自己。卢云咬牙忍泪，哽咽道：

“看他，他不过是个孩子……他的爹爹是柳昂天，他的妈妈是七夫人，你全都认得的，你忍心让他死么？”听得“七夫人”三字，秦仲海忍不住双肩轻颤。他撇开目光，低声叹了口气，却没说话。卢云悲声道：“仲海！昔年你我同生共死，你若记得咱们的交情，那就放过这孩子！”

炮声隆隆，情势危殆，秦仲海仰天无语，神态静默中带着严肃，满场众人鸦雀无言，都在等他回话，过得良久，秦仲海背转身子，低声道：“好兄弟，让我帮你吧。”

他背对着卢云，轻轻叹了口气。猛然间，只听他大吼一声，身影回转，刀光闪动，那刀锋却直朝婴儿脑门砍落。

变故陡生，满堂将士无不大惊，秦仲海刀法通神，打通阴阳六经之后，武功更达宗师境界，便要当着卢云的面前斩杀婴儿，也是轻而易举，何况他事先回转身子，松懈了对方的防备？便算宁不凡亲至，卓凌昭复生，此刻也只能杀伤秦仲海，却无人能让他收住钢刀。那婴儿已是非死不可。

卢云惊骇莫名，眼见那钢刀已至婴儿额头，眉间更被砍破流血，卢云狂啸一声，赫地向前扑出，竟以自己的额头去挡刀锋！电光雷闪之间，钢刀染红，卢云的眉心喷出热血，他目光悲凉，带着深深的不解，霎时身子晃了晃，向后缓缓软倒，再也不动了。

秦仲海看着血水从好友的额头流出，沿着鼻梁流下，他张大了嘴，满脸都是错愕。二人自京城相会以来，从此结为生死莫逆，如今自己的钢刀竟然斩在他的额头上？秦仲海嘴角抽动，握着刀柄的大手更是微微颤抖，良久良久，竟都无法动弹。青衣秀士等人大惊失色，纷纷抢了上来。常雪恨颤声道：“老大，你……你杀了他……”

秦仲海震动之下，竟已无法言语，他蹲在地下，便要去抱卢云，正在此时，一个女子扑了过来，将他一把推开，跟着又打又咬，大哭道：“不要、我不要这样的山寨！秦仲海，我宁愿回去开客店！你不可以变成这样……不可以啊……”那女子满面泪水，正是言二娘，秦仲海咬牙低头，任凭言二娘挥打自己面颊。满堂英雄有的震惊，有的惧怕，陆孤瞻掩面不语，煞金低头叹息，此时连炮声都停了，除了言二娘的哭叫声，其余别无声响。

青衣秀士取出手帕，抹去卢云与那婴儿脸上的血迹，霎时见到了两人额上的刀痕，秦仲海那刀劈得太快，先中婴孩，再中卢云，都是正正砍在眉心之间，长约半寸。只是说来侥幸之至，那刀虽然砍入额头，却未破脑，想来秦仲海内力之强，已至收发由心的境界，竟在卢云冲来的刹那收刀止力，这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。只是青衣秀士心里

明白，秦仲海出刀如此之重，真是有意杀死那婴孩，说来若无卢云那奋不顾身的那一挡，天下间无人可救那孩子。

猛听殿外传来探子的呼喊："秦将军！止观大师说不能等了！朝廷大军要杀上来了！"

大敌当前，秦仲海蓦地醒觉过来，他推开了言二娘，低身向地，便要抱起婴儿。正在此时，一只大手抢先伸来，早一步将那婴孩收入怀中。秦仲海凝目看去，眼前站着一名老者，似笑非笑地瞅着自己。

师父来了。

秦仲海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"师父，把孩子给我。"方子敬眯着老眼，道："仲海，我如果把孩子交出去，你早就死了。"秦仲海听得此言，只是一脸不解，方子敬将小婴孩举起，在徒弟面前晃了晃，淡淡笑道："还记得么？那个叫做文远的小婴儿？"

眼看徒弟全身大震，方子敬微微一笑，自将卢云扛上肩膀，又把他的包袱塞入怀中，便要转身离开。

秦仲海低头咬牙，霎时挡了过去，双臂撑开，竟不让师父走。方子敬笑了笑，凝视着徒弟，问道："仲海，想闯最后一关吗？"秦仲海双目圆睁，却不知他话中的意思，方子敬面向爱徒，微笑道："舍弃了情人，扔下了弟兄，你呀你，还差最后一关……"剑王解开衣衫，在徒弟面前袒露胸膛，含笑道："来吧，杀死师父吧。只要跨过最后一关，你就天下无敌了。"

秦仲海眼睛睁得老大，方子敬则是哈哈大笑，一步步向前迈出，两人相距越来越近，由尺入寸，呼吸可闻，终于，秦仲海斜肩侧身，往旁让开了。

师徒两人擦肩而过，方子敬拍了拍徒弟的肩头，静静地道："仲海，再会吧。咱们师徒已经不同道了。"霎时跨门离殿，旋即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听得师父最后一句嘱咐，秦仲海如中雷击，身子摇摇欲坠。猛听砰地大响，炮声如雷，正正打在忠义堂上，远处传来山寨兵卒惊惶的喊声，便在此时，一人浑身浴血，匆匆滚入殿门，正是止观，听他惨叫道："秦将军！您到底在做什么？敌军已经要杀上山了！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"大殿里惊呼哭叫，夹杂英雄好汉的斥骂怒吼，已然乱成一

片。青衣秀士与煞金对望一眼，都是苦笑无语，那陆爷则是软倒椅上，脸上满布迷茫泪水，口中似在向秦霸先倾诉什么。其余韩毅、李铁衫、郝震湘等英雄或目瞪口呆，或满心惊诧，全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止观冲了过来，抓住秦仲海的肩膀，呐喊道："秦将军！该怎么办？回答我啊！"

秦仲海呆若木鸡，他没有回答止观的问话，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。

师父走了，好友走了，剩下的只有一片凌乱，一片哭喊，简直像是恶梦一样。他怔怔望着堂上惊惶四措的人群，这些人的性命全担在他的肩上，可没有了玉玺，没有了婴孩，这场斗争……终究还是输了么？重建怒苍，终究还是一场家家酒么？

输了，怒苍山一败涂地，秦仲海枉称英雄，与景泰斗得两败俱伤的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。

秦仲海面露苦笑，仰望无尽夜空，那雄霸北京的高傲身影就这么笑望着自己，他不只拆毁了柳门兵权，他还要摧毁怒苍山。他赢了，一旦下手杀人，从不心慈手软，那人终于一举击灭天下军马，即将顺势收下一个太平佛国。

强敌的笑容带著作弄，带着轻视，那身影手举酒杯，好似轻声诉说："天下英雄，唯有你和我。"

秦仲海浓眉紧皱，鼻梁现出怒痕，忽然之间，双目燃起熊熊斗志，陡地提声怒吼：

"来人！打开寨门！让朝廷的军马上来！诸军不得拦阻！"

众人闻言，俱都震惊不已，秦仲海朝殿外走去，伸手高挥，喝道："将怒苍军旗降下，改悬朝廷日月旗！"石刚牙关颤抖，慌声道："秦将军……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……"青衣秀士拉住了他，苦笑摇头中，示意石刚莫要拦阻。

秦仲海不言不语，他看着山道里师父孤独的背影，霎时双膝触地，竟已跪了下来。众人从未见过秦仲海下跪，不由大惊失色。乌云遮月，秦仲海的身影隐入夜色之中，只听他的语音低浑，几不可辨。"止观……请你下山通报，便说秦仲海开寨投降，跪迎钦差……"

耳听善男信女呐喊尖叫，那里头有煞金的怒喊，李铁衫的劝阻，言二娘的哭泣，小吕布的惊呼。只是无论众人如何作声，沉入黑暗里的嘴角都不会回应。

这场斗争还没完，咬住银牙的怒苍总帅，正在挣扎于最后的生机。

※※※

九月十八酉时末，朝廷钦差三十年来首次踏上怒苍大寨，他望向跪倒在地的总帅，笑问道。

咦？你就是秦仲海？

是，我就是秦仲海。

我瞧不像啊，你不是才三十来岁么？

钦差大人，在下三十又四。

呵呵，那你的头发……怎地白得这般厉害？

东风吹醒英雄梦，明朝泪湿满头白。在这两鬓成霜的时刻，天边已然升起光芒万丈的雄星，自此之后，天下二分，朝廷与怒苍分庭亢礼，乱世终于到来。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六章 最后的旅程

九月十八戌时，入冬以来最宁静的夜晚，接任太师几十年，第一回这般清闲。

“大清呀，你有无想过……”往日太师一见那宝贝侄儿探花郎，不是打、便是骂，更多时候是气得发抖，但今夜有些不寻常，他望着侄儿的目光中满是爱怜，带着深沉的关怀。

“如果没了叔叔，你要怎么办啊？”

火锅热烫烫，江大清吃得悉哩呼噜，他放下了象牙筷子，茫然望向叔叔，说出了从小到大最常出口的那句话：“叔叔，不知道欸。”

“嗯……说得也是。”江充倒也不意外，要是侄儿忽然开窍，竟尔长篇大论，滔滔不绝，他才会吃惊诧异。眼看江大清挟了一块白肉，沾就调料，大口囫囵吞了起来，江充微微叹息，他转头望向罗摩什，道：“罗摩国师说呢？咱这侄子要没了叔叔，以后能做啥？”

江大清天性散漫，生得胖大憨傻，倒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只是长年娇生惯养，不免有些“何不食肉糜”，罗摩什叹了口气，低声便道：“大清兄读书不成，练武也不行，不过他有一双巧手，工艺之事应当一学即能。倘要学做裁缝木匠，时候还不嫌晚。”

江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说得是。也怪我，把他宠得坏了。”他静静提起酒杯，一口饮完，望着圆桌旁的一众爱将。那里头有安道京、有罗摩什、有九幽道人……众心腹全数到齐。

江充命人为一众爱将斟酒，又道：“我大哥命薄，留了这个遗腹子下来。江某三十年来竭力照护，不敢有失……”他望着那傻呼呼的笨侄子，温言道：“大清，金山银山，都有吃完的一天，你本性只是傻憨，不是坏孩子，以后学了一技之长，更要懂得安分，知道么？”

今夜星光闪烁，叔叔的言行也有些奇怪。江大清嚅嚅啮啮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一旁九幽道人也是一头雾水，道：“大人，您……您到底要做什么？”话声未毕，只见江充和颜悦色地望来，他浅浅尝了杯酒，反问道：“道长你呢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九幽道人咦了一声，往常他嘴巴张开，还未说话，便要挨打挨骂，今日太师却一反常态，居然问起自己话来了。九幽道人满面惊喜，忙朝罗摩什望去，只见这光头妖僧别过头去，那目光中却带着泪水，九幽道人咦了一声，又朝安道京瞅了一眼，却见这胖呼呼的锦衣卫统领低头望地，面肉颤抖不休，好似在哭泣一般。

九幽道人急急思索：“他们这是干什么？吃火锅吃到哭？太呛鼻么？”他一拍大腿，陡地醒觉过来：“发了！我发了！他们见江太师器重于我，一个个妒嫉不堪，这才落泪啊！”他哈哈大笑，朗声道：“启禀太师！小人日后的打算只有一个，那便是终身追随大人，不管天上地下，天涯海角，刀山油锅，芝麻绿豆，小人都紧紧守在您身边，片刻不离哪。”

江充惊喜交加，道：“你真这样想？”九幽道人大笑道：“大人莫要怀疑，小人赴汤蹈火，再所不辞！”江充含笑颔首，便也不多问，他撇了安道京一眼，淡淡地道：

“你呢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安道京一反平日的小丑模样，只双手放置膝上，静静地道：“下官这些年攒了不少银子，以后便没有官职，一样能凑合著过。”

江充叹道："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到了这一刻，你也不必瞒我，你以后要投效新主子么？"

安道京忽地轻轻一笑，那笑容却是有些苦涩。听他叹道："大人是看得起我了。江系诸将中以我名声最差，日后便算低声下气，委曲求全，他们也不见得要我。"

听得两人的对答，九幽道人茫然张嘴，睁大了眼，却是一句也听不懂。江充拍了拍安道京的肩头，示作安慰，跟着转向罗摩什，微笑道："国师从来都是栋梁人才，以您的才能，便算没我，日后仍居高位，这点我是很放心的。"罗摩什听了这话，忽然双手掩面，涕泪纵横，竟是良久不能自已。江充低声叹息，又道："国师，念在这几年共享富贵的情份上，日后江家老小落入你的手中，请务必高抬贵手，善待我的家人。"

罗摩什别开头去，泪流满面中，却是点了点头。九幽道人听了妖僧的午夜哭声，自是瞠目结舌。想这罗摩什西疆伪死、转投中原，哪日不是一脸宝光，岂料这妖僧好端端与众人吃饭，居然失声哭了起来？九幽道人心下惊骇，想道："老天！饭菜有毒么？"当下从怀中取出银针，偷偷往火锅里试了一试，就怕有啥意外。

正察看银针颜色，又听江充叹道："胡媚儿呢？"安道京拱手道："百花仙子人在天水，还在为大人劫夺那块玉玺。"江充微微苦笑，道："孤军深入，也真难为她了。"他双手掩面，深深吁了一口气，道："安统领、罗摩国师，你们该动身了。"

安道京低声惊呼："那么快？"江充眯起了眼，道："赶紧走吧，军马入城，到时恐怕脱不了身。"

一代权臣背向众人，挥了挥手。安道京与罗摩什含泪起身，向江充躬身行礼，跟着拉住了江大清，低声道："大清公子，该走了。"江大清还在吃火锅，嘴里正忙着，囫囵地道："去哪儿啊？"安道京泪水滚滚而下，低声道："去抱美人儿。"江大清又惊又喜，道："马上来，你们先等一下，等我这块肉吃完……"唠唠叨叨中，手上拿着汤碗，便跟着安道京走了。

罗摩什缓缓朝房门行去，最后一眼回望江充，低声道："大人放心，老衲性命不在，也会平安护送大清公子前往西疆，绝不让江家香

火断绝。”江充无喜无怒，不哭不笑，他只是双手抱胸，凝视着照壁上的泼墨山水。罗摩什擦拭泪水，向他合十行礼，霎时转身离开。

过得良久，远处江大清的笑声渐渐隐去，换上了沉重的军靴踏地声，江充霍地起身，面向房门，只见一名军官穿厅入堂，此人腰悬短刀，左肩悬强弩，右肩挂火枪，手仗长矛，腿缚箭筒，竟是全副武装。一旁云都尉却无一人喝止，反而躬身向那人行礼。

那九幽道人先前银针试毒，发觉火锅毫无毒性，此刻兀自吃得痛快，眼看那军官过来，忙道：“兄台吃过了么？”那军官没有理会，只行到圆桌之旁，拱手道：“人都到齐了。”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一共到了多少人？”那军官凛然道：“回太师的话，一共是两千兵马。”

人虽少，但也足够了。江充早知情势如此，却也不显得诧异，他缓缓起身，轻轻地道：“来人，取我火枪来。”一旁下属送来锦盒，奉上一柄火枪，江充揣入怀里，向九幽道人微微一笑：“道长，现下我身边没人了，说来您便是第一爱将。道长若想追随我，现下就来吧。”

听得顶头上司出言召唤，九幽道人大喜过望，忙问道：“大人！您到底要去哪儿啊！”江充伸了个懒腰，笑道：“咱要去干清门！”他自行迈步，便往门外而去。身旁几名死忠随扈亦步亦趋，跟随太师的脚步，一同行出大门。

远处传来江充的笑声，九幽道人心下更喜，想起干清门乃是皇帝的寝宫，太师此番过去谒上，必有国是相商，这等美差过去全由罗摩什、安道京两人独占，岂料物换星移，居然会轮到自己出头？九幽道人越想越乐，急起直追，赶上了江充的脚步。九幽道人搓手谄笑，望着身边的江太师，只见他仰头不动，似在眺望夜空。九幽道人笑道：“大人，在看星象么？”

江充没有回话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九月霜重，秋冬之交，天顶的星光如同过去三十年，依旧向他眨着眼，便如亘古万世般璀璨耀眼。

第一颗巨星升起，然后陨落，那是秦霸先。第二颗彗星划过长空，尔后烟消云散，那是刘敬。再来的将星坠地，那是柳昂天。三十年来，一颗又一颗星辰在自己面前升起，也在自己手底陨落。无敌于天下的江太师，终于斗垮全数强敌，也捏熄了所有的星辰。可笑复可悲，这片无尽黑暗的三千里夜空，成了空荡荡的戏台，等着最后一颗星坠落大地。

当代权臣全数谢幕，戏台上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主角，这人姓江名充，他也要下台了。

柳昂天错了，打从一开始就料错了。景泰王朝最后一场斗争，要角儿根本不是杨刑光，也不是他江充，这场斗争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一代。连番的失算，已经让柳昂天垮台惨死，也让自己再无翻身机会。强敌的阴沈与可怖，超越了这一代的每个奸臣、能臣、弄臣与权臣。阴沈的夜空里，那巨大无比的将星即将升起，再也无法阻挡。

谢幕时刻到来，江充心里明白，作为景泰王朝的始作俑者，他绝不会逃避，也不会哀求。

怀中的火枪已经预备好了，新王朝诞生的那一刻，他会是天下第一个向新皇祝贺的人。当枪口爆出鞭炮般的庆贺声响时，太阳穴里的美艳血花会泊泊流出。那时，他会坦然地、从容地，挥手向天下苍生一笑。

能够这样过一生，痛快！江充拍着九幽道人的肩头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※※※

哗啦啦……一滴滴雨点打落。在漫天大雨声中，九月十八过完了。现下这一刻，已是新的一天到来。

九月十九子时，西疆下了今年最后一场雨……再来，就要下雪了。

冰凉的雨水打在面颊上，卢云在喘息中醒转过来，他睁开双眼，头顶上一片水气，乌云遮月，银河隐讳，只余下无数雨点朝着自己打落。卢云额头上火烧也似的疼痛，他想起那婴儿，慌忙起身，嘶哑喊叫："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不要碰他！不要！"

悲喊之间，背后传来一声轻叹，卢云急忙转头，却见一名高大老者凝目望着自己，怀中正抱着一名孩子，那人一头黑发，目光极见清澈，正是"九州剑王"方子敬。

卢云先前给秦仲海砍了一刀，此时又见了方子敬，自然心中害怕，他把身子一缩，喊叫道："还给我！把孩子还给我！"方子敬微微一笑，将那婴儿送了过去。卢云有些神智不清，抱住了孩子，才惊觉自己已在旷野之中，大雨倾盆而落，四下水气弥漫，不自觉地打了个

哆嗦。卢云眼望四遭，只见怒苍已在远方，成了黑沈难辨的巨人，正自低头俯视自己。

卢云满心迷惑，喘道：“这里……这里是哪儿？”

方子敬解下斗篷，披在卢云肩上。道：“孩子，你已经离开怒苍，也闯过朝廷万军，你又回到了尘世。”卢云茫然张嘴，道：“尘世？”方子敬轻抚他的面颊，轻轻颔首，却没回话。

卢云低头去看那婴儿，却见他小脸泛白，呼吸甚是急促，额头上的伤口浸了雨水，竟已发起高烧。卢云又惊又急，他眼望方子敬，面露求恳，含泪道：“前辈！请你救救这孩子。”

方子敬眼望卢云，淡淡地道：“为何要求我？你自己不能救他么？”

卢云身子一震，喃喃地道：“我……我救他……”

方子敬拾起“云梦泽”，交在卢云的手里，轻声道：“孩子，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。

剩下的路，你必须自己走完。”他缓缓起身，临行前最后一眼回望，声音变得十分柔和，嘱咐道：“最后的旅程，也许很苦，也许孤单，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必须自己一个人，独自把它走完……”

方子敬走了。

卢云泪水滚落腮边，他望着手里的云梦泽，双肩轻轻颤抖。

旷野中剩下自己一个人，以及那高烧不退的婴孩。

卢云仰天大哭，他抱着那孩子，拾起了包袱，开始人生最后一段旅程。

“再会了，孩子。”即将退隐的方子敬藏身树丛，目送荒野里的孤客，向他轻声道别。

曾有一个人，他不属于朝廷，也不属于怒苍。他独行于天地黑白之间，他是最后的圣光……

孩子啊……你必须把自己选择的路走完，你才能找出自己的道……

※※※

卢云怀抱婴儿，痾偻前行，眼前水气渺茫，旷野中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心里很慌、很怕，不知该何去何从，投入怒苍之时，只想把孩子交给别人，从此自己无事一身轻，便又可以回去京城，和爱侣长相厮守。如今孤身行走荒野，非只期待落空，心里破灭的，还有好多好多……

泪水顺着雨水垂下，脑中盘旋的尽是往事。当年秦仲海深夜寻访自己，两人在兔儿山一同仰天长啸，结为生死莫逆，后来西疆出征，京城大乱，两人一同经历了多少故事，如今这些义气与友情成了一道铭心刻骨的印记，永远留在自己的额头上。

卢云泪流满面，望着怀里的孩子，他惊觉自己在哭，那孩子却没哭，他快死了。

小脸发紫，高烧与刀伤让他病重，再不给他诊治，这孩子必然撑不过今夜。

卢云醒了过来，眼前迷蒙的景致全数清晰起来。打在身上叫雨水，踏在脚下唤泥壤，怀里孩儿要吃药。在这冰冷的大尘世中，倒在地下的只有两种人，乞丐与弱者，此刻别无选择，他必须以这个肉身面向天地万物。

把长剑缚回腰间，自己拥有八尺高的魁梧身材，还能遮蔽这个孩子，卢云将婴儿收在衣襟里，让他藉自己的体温取暖，霎时双足迈力，向南飞奔而去。

天水城里有许多药铺，那是他的第一站。

※※※

至荣参行，面前的店招写着这几个俗字。大雨里的药铺看起来很冷清，里头没什么人。卢云躲在街角，隐身在摊车杂货之后，偷眼看着十丈之外的参行。那里面有解救婴儿性命的伤药，也有滋养润身的人参鹿茸。心里没有壮志豪情，只一个小小的心愿，为孩子拿到药料。

卢云取出包袱里的银票，不由低叹一声。这些银票打着长洲知州的大印，一旦送入银铺兑换，身分即有可能泄漏。该怎么办……身上除了银票，别无碎银，这口“云梦泽”形状古拙，俗人怎知价值不菲？行乞么……可一帖伤风药便值得半两银子，一时半刻怎凑得齐？

对街一处酒楼人声喧哗，里头高朋满座，觥筹交错，那里有许多富贵人，或许也有不少善心人。卢云咬住了牙，他使出轻功身法，偷偷摸摸地奔将过去，眼看窗边有几名男女正自高谈阔论，看来是对夫妇与一对青年男女。卢云满身雨水，伏在窗下，偷眼瞧向店内。他抓起脚边石块，扔向店内碗柜，当然声响中，打破了碗盘。临窗那桌的四名客人吓了一跳，同朝响声来处望去，卢云见机不可失，快如闪电地送出婴儿，放到了桌上，起身、送人、伏身、趴倒，全在刹那间完毕。他滚到另一处窗下，伏地偷听说话。

“咦！这是什么？打哪来的？”一个稚气的声音问着。一名少女解释了：“这是个孩子！”

同桌四人面面相觑，满心迷茫，都不知这孩子何以冒将出来。那对夫妇同声喊叫：

“伙计、伙计！你来啊！”伙计的脚步声响起，那夫妇齐声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?

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伙计的声音很是茫然，可以想见他面上的疑惑。听他道：“我也不知啊，真可怪了。”

“抱走、抱走，搞什么。”脚步声再响，那桌四人又说起话来了，便似什么也没发生。卢云泯住嘴角，一颗心往下沉，他知道那孩子未被收留。忽然间，远处又传来掌柜的惊叫：“干啥？干啥？病成这样的小鬼，你还给送来柜台？想讨晦气啊！去！

去！”

伙计的脚步声再起，来到了店门口，那婴儿给装入了木箱，又给放到了地下，小小身子下垫了伙计单薄的外衣。那人无奈的神情，让卢云想到了客来轩的自己。卢状元低头垂泪，躲在远处，偷眼望着孤寂将死的大都督遗子。

行人一个个路过，不时有人停步察看，待见那孩子紧闭眉目，面色泛紫，匆匆惊呼几声，迅即离去。状元大人心如刀割，参药铺明明便在隔壁，却无法解救那婴孩，他痴痴守候，默默祝祷，就盼有个好心人能带走这婴孩，带他过去问诊。

终于，芸芸众生中，来了一个人，那是个乞儿，只见他蹲在那孩子身边，嘻嘻笑着，他左右瞧了瞧，舔了舔舌，好似要抱他起来。

大千世界啊，卢云发起抖来了，他惊恐万状，霎时飞扑过来，抢先夺过那孩子。那乞儿慌张不已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？这块肥肉是咱先瞧见的！"卢云发怒了，他举脚一踩，将木箱踏为粉碎，又将那乞儿踢滚开来，跟着大踏步迈出，直朝参药铺行去。

砰！参药铺的大门向两旁撞开，一名短须男子怀抱婴孩，静静站在店家面前。

"犬子将死，恳请掌柜赐药。"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这样说着。

掌柜瞧了他的短须，又看了看他怀中的婴儿，倒也没大声嚷嚷，只拱手道："至荣参行开铺三十年，药材千百种，应有尽有，客倌要什么？"卢云见他神态颇为亲和，心里隐隐生出希望，赶忙作揖道："婴儿吃不了丹丸酒锭。如有外敷膏剂，请赏一些，如有内服露水，请再给些。"药者八形，曰汤、丸、散、膏、丹、酒、露、锭，掌柜听他术语精准，不由哦了一声，颔首道："客倌倒是行家，不过参行只卖生药，没有方锭。"

卢云神态平静，轻声道："不打紧，有药便好。请店家给我捡三两赤石脂，二两芍药，二两山药，另冰糖、桑葚、干柚子皮若干，另备玉竹，艾叶、地骨皮、地黄、牛黄各一钱。再替在下准备半桶羊奶。"卢云一连说出七八项药名，内含君臣佐使，内擦外敷，可说一应俱全，店家听他说得精熟，不免有些心惊，道："这许多药，你都会用？"

卢云道："赤石脂、玉竹、地黄，这三品止血强心最有奇效，劳烦赤石脂捡黏土原形的，莫要粉散，玉竹粗大为佳。"那掌柜干笑几声，道："真是行家。"他打了打桌上的黑木算盘，微笑道："一共十五两银子。"卢云听他要钱，只是目光苦涩，不言不语，那掌柜咳了一声，又道："客倌，一共十五两银子。"卢云别开头去，抚摸那孩子的额头，低声道："在下是朝廷官员，恰巧失落了钱包，今日权且让我赊一回。"

掌柜摇头道："对不住了。世道不靖，咱赊不了。这样呗，您要手头不便，咱这趟生意不赚钱，药材本金共计十两半，我赔给你，算你

十两。”他不再多说，唤来伙计，二人忙前忙后，一个在柜里抓药，一个到后院挤奶，那掌柜笑道：“羊乳算是送，不收客倌银两。”

卢云听他说得客气，反倒踌躇起来，他本已打定主意，只等一会儿下手行抢，哪知入门一见，那掌柜客气本分，并非势利之徒，反倒僵住他了。卢云沉吟良久，心道：

“世人百态，并非人人皆是凉薄之徒，我又何必事事提防？”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当下也不逞凶，自从怀中取出银票，递了过去：“劳驾店家，同你兑银。”

户部本票，价同黄金，卢云手上拿的绝非寻常飞银，而是户部衙门签发的正本银票、长洲知州的官俸月饷。店家惊呼一声，拿起银票细细观看，票子百两一张，打得更是户部衙门的大印，来人学养不俗，气宇非凡，果然是顶戴在身的朝廷要员。

卢云淡淡地道：“掌柜爷，在下与您兑现，一百两换你三十两。如何？”天大的好事飞上门来，那掌柜自是目瞪口呆，慌道：“这位公子，银铺离此不远，只在城东转角处，您为何不自己去兑？”卢云低头垂目，轻声道：“在下不方便过去。”那掌柜心下一凛，留上了神，问道：“不方便？啥意思？”卢云抱起婴儿，淡淡地道：“阁下莫要多问。您若有意兑银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耳听伙计连声催促，那掌柜却不急着答应，只上下打量卢云的形貌，反覆沉吟。卢云倒不怕他看，只是闭目不语。过得半晌，那掌柜咳道：“这样呗，票子是真是假，咱也分不清，您既不便亲自兑现，不如小人替您过去。真金不怕火炼，票子若是真的，咱一两银子也不吞污，照价算给您。但若是假的，嘿嘿，休怪我轰你出门了。”

此人正直公道，毫无趁人之危的念头，倒是难得一见，卢云心下大喜，忍不住有些感激。眼看那掌柜从柜台后头匆匆奔出，与自己擦肩而过，卢云拉住了他，道：“且慢。”

那掌柜面色一变，道：“客倌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卢云微笑道：“没事，在下只是想谢谢你。”那掌柜咳了几声，却没多说什么，自朝门口匆匆奔出。

卢云从伙计手中接过药包，又吩咐他提桶羊乳过来。他取过牛黄试味，但觉苦中带甘，确是上品无疑，那牛黄乃是牛只胆囊的结块，

专用以强心镇静，解毒犹有奇效，他先放入嘴里嚼烂，便又喂那婴儿吞食，看那婴儿失血甚多，气血虚弱，牛黄自然对症。

药分“君臣佐使”，那羊乳温和，便是佐使，卢云见堂中锅铲俱全，当下取瓢勺水，生火煮水，一会儿先把玉竹烫熟，再将伤药熬为汤汁，混入羊乳之中，好供婴儿饮用。

忙碌已毕，卢云捡椅坐下，面色平和，自在额间伤口擦抹生药。他将婴儿抱上膝头，细细去看，只见这孩子仍在熟睡，红扑扑地脸蛋甚是安详，只是那眉心正中却和自己一样，留下了一道印记。

人生到了这个处境，也不需再思索什么。卢云端过了火盆，怀抱着孩子，爷儿俩静静烤火烘衣，等着锅里热水沸腾。身子暖呼呼的，慢慢眼皮渐重，已要熟睡。

突听脚步声杂沓，几人嘶声呐喊：“人在哪儿？人在哪儿？”卢云惊醒过来，听得门外传来掌柜的声音：“人就在里头，你们快去瞧。”卢云张大了嘴，万没料到那掌柜好端端的，竟会去衙门通风报信，他面皮发颤，回头望向伙计，竟也已经逃得不见踪影，偌大的堂上，只余自己孤身一人。

“就是他！银票就是他的！”店门口的身影又跳又叫，数十名官差手持器械，已然涌了上来，听得官差暴喝连连：“着来人报上名来！为何会有长洲知州的银票？”

门口官差提声斥叫，这一幕当真熟悉之至，从那年的落榜逃犯，一路成为大魁天下的状元，唯一不变的仍是那炎凉世态，与自己的悲凉眼神。卢云目中含泪，他左手环抱婴孩，低头面向滚滚沸水，如诉如泣，轻声呼唤：“人间……人间……”

众官差面面相觑，都感疑惑，只见面前的短须男子口唇轻动，喃喃自语，对门口的百来人视若无睹，看他一手抱着孩子，另一手却拿着锅铲，自在那煎药烧水。一名官差嘿了一声，喝道：“问你话！没听见么？”他耐不住烦，当即举手去抓，猛听大堂上传来一声怒吼。

“药还没煮好！”

啪！云梦泽连剑带鞘打出，脆响传过，那官差惨叫一声，手骨已被打折，当场滚倒在地。

卢云目光狠恶，满布血丝，过了半晌，他放下右手里的长剑，眼神转为温和。他取过汤碗，倒了半碗羊乳，又把药勺入碗中，静静搅拌。只见他怀抱婴儿，低声哄弄：

“乖乖，咱们吃药了。”

百年孤寂的旅人，手拿汤匙，轻轻摇搅，看他目光茫然，一切举止都是慢缓缓的，一无逃跑意图，二无惶恐神态，好似失心疯了，登让官差看傻了眼。过得半晌，汤药梢凉，那旅人终于轻舀一瓢，送到口边吹了吹，低头去喂那婴儿。旁若无人之至。

“还看什么？快押他回去啊！”

陡然间几名官差急急奔来，伸手朝卢云抓落，卢云不言不语，随手抽出“云梦泽”，刷地一声，精光暴闪而过，铺中的瓦罐药坛碎了一排，余波所及，身边一面砖墙更已坍倾，露出了隔壁饭馆的大堂景象，吓得众官差滚跌一地。那掌柜又惊又怕，慌道：

“完了！我的店啊！”

堂上的孤影缓缓站起，他目光黯淡，垂首望地，落寞的身影怀抱婴儿，手中却紧握长剑，众官差慌张起来，逐步向后退却。隔壁几十名客人满面惊愕，都在望着药铺里的短须男子。众官差惊怕之余，竟无人敢提刀再上。

卢云见无人打扰自己喂药，便又把长剑放回桌上，默默无语中，拿起手上汤匙，张嘴啊声，终于喂了那婴儿一匙。只见孩子咕噜噜地吞下汤药，那药的苦味给羊乳与冰糖镇住了，入口居然甜中带香，那婴儿吃得愉悦，虽然发烧带病，小嘴却又张开了。

卢云心下甚喜，又舀了一瓢起来，正要再喂，门口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此时官差都已退却了，来人脚步声沈缓，必是练家子无疑。只见三名黑衣劲装的男子走了过来，正中一人手持银票，冷冷发话，问道：“阁下可是卢知州本人？”

卢云没有回话，只默默吹着匙上热汤，又喂了那婴儿一瓢。嘿地一声，对方抢先动手，兵刃破空劲急，来的是红缨枪，卢云双目泛红，鼻梁怒痕大现，霎时也拔剑起来，回了一招。

一声闷哼传过，对方的红缨枪竟被砍为两截，枪尖断裂，倒撞反弹，刺中那人手腕，一时鲜血四溢。卢云将长剑放落，再次去喂那婴

儿，竟连一步也未起身。

寂静无声的大堂，卢云武功显露，震慑了局面，受伤的黑衣男子退了开来，剩余的两人各持钢刀，一语不发，挺刀再上。这回一左一右，联袂出招。嘿哈大响暴起，三柄兵刃交手，双刀对孤剑，叮当乱响中，双刀变四刀，又被宝剑斩断，一名黑衣人倒下滚开，另一人肩头冒血，仓皇后退。卢云身子晃了晃，他斜目看了看众人，自在那婴儿脸颊上轻轻亲吻，跟着取出牛黄，嚼烂后再次送入了他的小嘴，目光极是温柔，毫无杀气。

仓皇的后退声响起，沉重的踏地声过来。药铺里站着九尺高的象形巨汉，背后另缩着两名黑衣人，一人高瘦，见是高天成，一人短小，却是高天业。正中那座铁塔，自是萨魔无疑。

高天业冷冷地道："卢云，玉玺不在怒苍山上，可是在你身上么？"卢云自知大限将至，低声求恳道："玉玺给你们，请诸位饶过这婴儿。"

高天成望向三哥，听他示下，那"神弹子"语气冰冷，摇头道："卢大人别为难我们。不如大家打个商量，请您把婴儿与玉玺一并交出，咱们可以替您遮掩今日之事。

以后朝廷上还好见面，怎么样？"眼看卢云既不点头，也未摇首，高天成对卢云颇有敬重，也来劝谏："状元大人，皇上有旨，谁能不从呢？您这又是何苦？趁着事情还没传开，早些投降吧。"

卢云默默垂首，忽然间，他口中暴喝一声，左手怀抱婴儿，连人带剑扑了出来，直向萨魔杀去，这招"驴儿滚"不是剑法，却是出自陆孤瞻传授的"无双连拳"，专攻对手下盘。

砰地一声，萨魔举脚踢出，绝世高手何等武艺，力道灌入，卢云的身子飞了起来，重重撞在柜台上，药罐坠落，统通摔到身上头上，卢云趴倒在地，勉强护住了婴儿。

瓦屑散落，锅碗药包、玉玺包袱，滚得满地都是，卢云爬地蠕动，兀自挣扎不休。高天成年轻热血，把他的惨状看入眼里，登时面露不忍，劝道："卢大人，连怒苍山也已投降了，您这又是何苦？"

卢云口吐鲜血，倒在地下，双眼兀自圆睁。萨魔虎吼一声，一脚重重踩在他的背上，又逼得卢云再次喷血。高天业、高天成则在瓦堆

里俯身寻找，要把那玉玺搜将出来。

啪地一声，卢云趴倒在地，面前坠落了一本书，正是“无字天书”，却是高天业从包袱里搜出来的。这“神弹子”只要玉玺，对其他物事看也不看一眼，入手便扔。那天书摔在卢云眼前，书页摊开，火盆翻倒，烧红的木炭落在书上，转眼便会起火。卢云自知要死，只这样睁眼望着，涣散的目光里浮起了秋日斜阳，在扬州的白桦树下，他看到了顾家小姐的倩影。卢云目光呆滞，口涎横流，一无忿恚，二无悲伤，只等自己尽了职责，便能放手离开人间。

眼皮渐重，面前的册子给碳火烧烤，忽然萤光闪动，浮出了夜明珠般辉耀的一十四个字。

没有什么是非与坚持，那是一股让人震慑的勇力。

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。”

卢云双目睁得老大，读著「剑神”卓凌昭最为得意的两句箴言。他茫然观看，赫见纸面浮起两幅萤光图画，第一幅图绘着一名男子，只见他双手持剑，回转身形，手腕一道箭头，意示内息，从气海连贯玄关，直至手腕列缺。第二幅图也绘了一名男子，却见他跨坐马步，剑指腰际，那气箭却由丹田经肩井，直抵腕间诸穴，旁书：“剑浪翻搅，瑶池碎波”。

便在此时，萨魔脚尖一踹，将卢云踢翻过来，大手却往卢云怀中的婴儿抓来，卢云啊呀一声大叫，翻身跃起，想也不想，放脱了婴儿，让他滚到自己的脚尖，跟着双手持剑，身子一个回旋，直向萨魔砍去。

双手持剑，内力全数灌入，云梦泽剑感应了无上怒气，堂中流水生波，嗡嗡之声不绝于耳，直向萨魔劈去。这妖魔吃了一惊，双足一点，向后便闪，卢云不加理会，咬牙怒视高天威，脚下马步跨开，横剑斩过，这剑上下颤抖摇摆，辉映着云梦幻光，宛若滔天大浪，众人见了这等剑法功力，无不大为诧异。高天业惊道：“这是剑浪！

你……你是昆仑的人？”

卢云更不打话，双手持剑，旋身斩下，高天业急忙向后避开，卢云马步跨坐，横剑劈出，再次发出滔天巨浪，高天成大吃一惊，赶忙以腰刀来挡，当地一声响，兵刃已被云梦泽斩断。卢云得理不饶人，

左足顿地，身转旋风，旋即飞脚扫出，正中高天成胸口，喀啦声响传过，肋骨折断，高天成已然翻倒重伤。这招却是无双连拳的“回风蹬腿”，混入剑招来用，实让人防不胜防。

卢云怀抱婴儿，抄起经书，将玉玺举脚一踢，碧幽幽的玉石画过绿影，飞上了板桌。

敌我双方对峙不动，各与方桌相距五尺，萨魔、高家二将与官差虎视眈眈，都在等着抢功。正于此时，店外又传来脚步声，第三批高手赶到了，想来必是对方的首脑人物无疑。

说也奇怪，陷入了绝境，心中却没有分毫悲伤，只有一片寂寥。

卢云心里明白，自己什么都没了。他选了秦仲海说的第二条路。顶戴、情人、朋友，全都没了。此刻不同于西疆血战，也不同于流浪卖面，眼前已经没有路走了，只有一路打下去，打到底、打到死……

“杀呀！”举脚重踢，玉玺连同板桌飞出，众官差无不伸手抢夺，卢云发疯也似地冲向众人，手中长剑竟在突刺冲锋，那是战场上的长枪招式，没人会拿来应用在柔软的长剑上。

玉玺飞上半空，刹那之间，卢云面前的万物好似凝结一般，只见萨魔巨大的重拳让过了剑刃，朝着自己的门面打来，转瞬间便会把他的俊脸打得粉碎，两旁十来柄刀枪斩向自己，怀里的婴儿因为惧怕，已然哭叫起来。

轰地一声，药铺旁的墙壁破开，一道衣索当空直飞，抢先卷住了玉玺，跟着板桌横挡过来，隔开了敌我双方，卢云茫然之中，已被一只手拉住，当下顺势滚出店外。

店外寒风冷雨，一人双手托住卢云的腋下，急速拖拉，那人身形不高，卢云给人拖着，两脚兀自垂在地下。他心下迷惑，不知还会有谁出手解救自己？眼前这人比自己矮了半个头，手上力道甚是微弱，却是谁有这个胆识救人呢？

在这最后的旅程中，出现了意外的过客。卢云凝目望去，眼前那人身穿蓑衣，遮住了曼妙的身影。她非但是个女子，还是个雪白貌美的女子，正是人称“百花仙子”的狠辣姑娘，胡媚儿！

卢云睁大了眼，茫然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何要救我？”

胡媚儿不理不睬，将卢云抛了下来，尖叫道：“笨蛋！谁想救你了！姑娘只是顺手拉开你而已。想要活命，自己找出路吧！”她无暇理睬卢云，便自行逃窜而去。背后传来高天业等人的呼喊：“妖女！你莫想独占功劳！把玉玺交出来！”

卢云不知这妖女为何要解救自己，他既迷惑，又孤单，眼看胡媚儿窜入小巷，不及深思，怀抱着婴孩，便随着救命恩人奔跑。

那巷弄狭窄已极，仅容一人奔行，胡媚儿手握玉玺，狂奔而出，她连转了几条巷弄，已然甩脱了追兵，正惊魂甫定间，回头一看，那卢云竟然紧追不舍，一路跟在自己后面。胡媚儿不由慌道：“大家各逃各的，别缠我，走开！走开！”说着拿出拂尘，接连挥驱，只是卢云豁出了性命，拂尘几次扫到了面前，都当扫帚一般，全然置之不理。胡媚儿俏脸惊白，娇声怒骂：“你想做什么？姑娘只是一个好心，顺手拉开你！

你别缠着我！烦死了！”说着举脚踢出，要将卢云逼开。

卢云没有闪避，腰间硬生生受了她的一脚，他身有内伤，霎时喉头一甜，忍不住喷出血来。他蹲在地下，凝望着胡媚儿，低声道：“胡姑娘，我……我没地方可去……”

说着咳血不止。胡媚儿打量面前的男子，只见他那双俊目带着恳求之意，似要自己带他逃走。胡媚儿见他一脸狼狈，怀里又抱着那名婴孩，十足十的可怜模样，她越看越是心软，可一醒起背后的追兵，却又不免害怕，霎时尖叫一声，转身便逃。

卢云满身雨水，竟又追了上去。胡媚儿停步下来，尖叫道：“瘟神！你别缠着我！快快给我走开！”她伸手去推卢云，偏生这书呆子又不肯走，两人拉拉扯扯，那玉玺在怀里一个不稳，竟然坠落下来。卢云眼明手快，抢先接住了，却把玉玺收入怀中，驻足不动。胡媚儿哎呀苦叫，道：“还我！还我！”卢云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请你带我一程，救我离开天水。”

两人便这样相互凝视，胡媚儿气急败坏，正要取出银针对付他，忽然背后脚步声大响，听那高天业大声喊叫：“胡媚儿！大家一人一件功劳！玉玺归你，小孩归我，见者有份，你别太自私了！”追兵赶到，不旋踵又是一场好杀，胡媚儿怒气冲冲，伸足往地下重重一顿，尖声

道："算你狠，跟我来吧！"卢云面露喜色，当下迈步追去，可怜这位沧海漂泊客，无助之间，竟把人见人怕的魔女当做了救命浮木。

其实胡媚儿哪有什么好心？先前卢云一入天水城，胡媚儿早已发觉了他的踪迹，之后一路跟随，只想下手毒死了他，再把玉玺夺走。谁知她躲在暗处，把卢云种种苦状看入眼里，居然让她心怀不忍，生出了迟疑。后来卢云与萨魔等人动手，胡媚儿伺机抢走玉玺，眼见卢云便要横死，只因心中一软，这才顺手救了他一命，却没料到一个手贱，竟为自己招惹了瘟神。

两人一路奔逃，胡媚儿熟悉天水地势，所行全是巷弄小径，不久便从城内穿出，二人沿着城郭逃难，又过数里，眼前已是一片岩壁，杳无人烟，胡媚儿却从一处岩缝钻了进去。看西北苦寒之地，百姓往往筑穴为巢，此地正是一座废弃不用的窑穴。

卢云慌忙随入，只见洞内昏暗，不见人影，当下低声喊道："胡姑娘，胡姑娘，你在里头么？"话声未毕，陡然间风声劲急，一柄拂尘当头打到，卢云听风辨位，身子微侧，探手向前一抓，靠著「无双连拳"应变奇速，竟将拂尘柄抓入手里。正要夹手夺过，却听胡媚儿冷冷地道："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只要机关发动，立时便能杀了你。"

胡媚儿的拂尘满是阴毒把戏，又是毒针、又是迷香，号称"救命三连环"，当年杨肃观便曾吃过苦头，卢云江湖阅历远远不及同侪，如何能是对手？当下放开了手，不再出力拉扯。

胡媚儿哼了一声，点着了火折，卢云看得明白，此处洞穴还算宽敞，约莫十尺见方，有炕有灶，只是地下满是泥灰，想来久无人居。正看间，忽听胡媚儿冷冷地道："拿来。"

卢云别开头去，道："拿什么？"胡媚儿见他佯装不知，不由怒道："玉玺啊！我已经带你逃离毒手了，你还不把玉玺交出来？你当姑娘闲得发慌么？"

卢云眼望黑沈幽暗的洞穴，心里满是寂寥，忽然间微微苦笑，对问话毫不理会。

胡媚儿大怒，她生平杀人不计其数，锦衣卫中人便曾吃足她的苦头，当即冷笑道：

“傻子，你不给我，难道我不会自己抢么？受死吧！”拂尘挥出，便往卢云脑门扫落。拂尘握柄乃是精钢所制，兼夹内力，重击而下，自能将卢云当场打成重伤。堪堪打到脑门之际，那卢云仍是不理不睬，只是低头领受。胡媚儿惊怒交加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为何不挡？”

卢云将婴儿放了下来，黯然道：“胡姑娘，你一会儿拿着玉玺回营，他们必然问你孩子的下落。你与其两面为难，不如现下打死我。在下性命是你救的，现下还给你，别无怨言。”

胡媚儿笑了起来，啐道：“傻子，我要那孩子做啥？你以为陈锣山那帮疯子支得动我？我夺这玉玺是为了江大人。”卢云醒觉过来，反问道：“江充也在找玉玺？”

胡媚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江大人情势危急，不能没有玉玺救命。我此番替他出力，也只是聊尽故人之情，也不知能不能帮到他。”卢云面容苦涩，自知柳昂天死后，朝廷局面已然大乱，便以江充之尊，也是自身难保。他想起顾倩兮一家的安危，幽幽便问：“胡姑娘，北京情势如何了？”胡媚儿冷冷地道：“戒严啊，还能如何呢？”说着又喝道：“姑娘没空与你闲聊！快把玉玺拿出来了！”卢云嗯了一声，当下从怀头拿出了物事，胡媚儿定睛一瞧，他手中却是个药包，却是先前在参行里拿走的，哪里是什么玉玺了？

胡媚儿见卢云装疯卖傻，自在那婴儿额头上擦药不休，直把自己当作了木石人，忍不住尖叫一声，伸足便朝卢云穴道踢落。卢云这回却不坐以待毙，身子微斜，便已闪过，胡媚儿连踢数回，却都踢他不着，忍不住大怒道：“你不是不怕死么？怎又闪躲了？”

卢云回首望着胡媚儿，两人目光相对，胡媚儿原本冷笑不休，待见卢云的目光满是孤单悲苦，似有无数心事等着倾诉。胡媚儿心里微软，冷傲的笑容渐渐止歇。她避开卢云的眼光，低声道：“卢云，我……我已依约带你离城，你……你是不是也该把东西给……给我？”说也奇怪，原本理直气壮的事，此刻她却口气低软，似在求恳一般，连胡媚儿自己也觉得纳闷。

两人默默相望，各自无言。洞内火烛隐隐，洞外雨水淅沥，胡媚儿静静听着雨声，西北少雨，严冬将至，这场雨恐怕是今年最后一场甘霖了。她又咳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忽听卢云道：“胡姑娘，多谢你救

我性命，外头天黑，雨又下得大，不如你留宿一晚，等明早雨停了之后，拿着玉玺再走，可好？”

胡媚儿咦了一声，不知卢云有何阴谋，不由眨了眨眼。她身为江充手下爱将，更是武林间人人不耻的妖女，卢云让自己这个诡计多端的魔女陪在身边，绝难讨得什么好处。她醒起了一事，登时叉起了腰，媚眼横视，冷笑道：“好呀，堂堂的状元郎，也想趁机学坏么？”

假借天雨留宿，趁机迷魂偷香，胡媚儿多历江湖，怎会不知这些下流伎俩？这帮坏男人性好渔色，要不趁夜间饮食偷下迷药，再不半夜持刀过来逼奸，想来十之八九，这状元郎也是一般货色。她瞧着卢云，见他约莫八尺身材，比常人来得高大，再加剑眉薄唇，宽肩瘦腰，颇有英俊之气。这般好模样的男儿不易勾引，半夜若趴了上来，算得上自投罗网。胡媚儿心里开心，媚眼登时生波，嫣然笑道：“行，姑娘陪你一晚，明日一早，你可得把玉玺给我。”

两人面面相觑，卢云再也忍耐不住，霎时眼泪夺眶而出，掩面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前程茫茫，在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，失去了故友与功名，孤独旅人难耐悲伤，终于泪洒衫袖。

※※※

胡媚儿见卢云生得体面，本想多说几句调戏言语，待见他哭了出来，不由心下一惊，话到口边，居然莫名其妙地缩了回去。她难耐好奇，想道：“好端端的，这家伙怎么掉眼泪了？”

她行上两步，打量着眼前的男子，想问什么，却是毫无头绪。胡媚儿向来口齿伶俐，每日里与王公大臣打情骂俏，无往不利，岂料此时想同卢云说话，居然找不到因头，当可算是生平第一怪事。她满头雾水，猜不透情由，忽然醒起一事，忙道：“姓卢的……你……你饿哭了么？要不要姑娘帮你找东西吃？”此言一出，自觉荒唐不堪，忍不住放声笑了出来。

卢云听她发笑，登时醒觉过来，忙道：“是该吃饭了……在下过去准备，请您替我看照着孩子。”说着将云梦泽挂在腰间，便又朝洞外去了。

卢云痀偻着身子离开，他知道，自己逃过了第一晚的悲苦。

不知为何，他今晚很怕独处，他就是不敢独自面对黑沈的山洞。胡媚儿虽是人人恐惧的魔女，但有人陪伴说话，总比自己一个人发呆害怕来得强。

闹哄哄地吵嘴打架都成，就是不要一个人。

※※※

眼看卢铁头返身离开，此时婴儿玉玺全在洞内，统通留给了自己，倘要偷窃，自是易如反掌。胡媚儿满心惊愕，寻思道："这人是疯子还是傻子？本姑娘杀人不眨眼，他难道不怕我把玉玺带走么？啐，想在旁窥伺，存心试探，看我吓死你。"她向来毒辣，什么时候把人命放在眼里？当即冷冷一笑，取出银针，便往那婴儿刺去，想瞧瞧卢云是否窥伺一旁。

银针将落，那婴儿睁眼望着蓝晃晃的尖针，一时颇感好奇，小手一挥，便朝银针摸来，胡媚儿尖叫一声，忙将银针荡开，她虽然随身带着解药，但那药性异常霸道，倘若那婴儿无端中针，便算给她救活了，日后怕也体质受损，再也长不大了。

胡媚儿惊魂甫定，连她自己也吓出一身冷汗，卢云要是躲在洞外，必然活活惊死。她哼了一声，想道："这姓卢的当真出洞去了。这疯子倒也是个人物，明摆是柳昂天的走狗，却能信得过我。"她嘴角虽然挂着冷笑，却把银针牢牢包入手帕之中，收入了腰囊，就怕无意间弄伤婴儿。

胡媚儿打了个哈欠，正想着要如何对付卢云，忽听啊啊欢笑声传来，胡媚儿咦了一声，低头去看，只见那婴孩伸着双手，好似要自己来抱。看他吃了药后，精神复振，已然活转过来了。胡媚儿微微一笑，逗弄道："小鬼，你小小年纪，也想占阿姨便宜么？"她心存温柔，便想抱他，正要伸手出去，忽然心下一醒，连忙缩手回来。想道："好端端的，可别动了温情，无端惹祸上身。"

胡媚儿低头不动，只细细回思卢云的举止，她行遍江湖，年前毒死张之越，残害过郝震湘，不知与多少男子汉交过手，可却没见过这般奇怪的男子。这人说勇不勇，说怯不怯，先前与萨魔激战，虽死不降，可现下却像只丧家之犬，连番求恳自己，此人用意奇怪，让人猜想不透。

她冷眼望着婴儿，只哼了一声，暗忖："这小鬼是柳昂天的种，真可怪了，这姓卢的既和秦仲海那魔头亲近，却怎地不把孩子留在怒苍山？却要下山来东奔西跑？"瞧着瞧，忽然看到那婴儿头上的刀痕，想到卢云额上也有一记同样的刀伤，心下登时了然："我可傻了，秦仲海那魔头何等厉害，怎会为了一个孩子和朝廷无端开战？管他卢云多大面子，八成是不肯收了。"她暗暗冷笑，心道："世上的傻子毕竟不多，姓卢的既疯又傻，白痴也似。看这帮疯子再多几个，歪路都给他们走直了。"她嘴角斜起，冷笑中胡骂一气，无聊间伸了个懒腰，心道："姓卢的家伙真慢，不过去捕只小鸟来烤，怎地这么久？"她纤腰后仰，双臂伸直，正要发出哈欠，忽然间灵光闪动，忍不住站起身来，惨叫道："完了！完了！这帮无情无义的男人哪能有什么好心，好啊！姓卢的家伙把孩子扔给我，自己逃走了！"

几个时辰前冷眼旁观，只见这位状元大人百般无奈，偷偷将那婴儿送入客店，只盼好心人将那孩子抱走。那时胡媚儿看到眼里，眼眶儿都红了。本想卢云是个好人，哪知世间男子最是凉薄，一看她还有点良心，立时把这个婴儿扔了下来，他却独自逃之夭夭。胡媚儿自知坠入烂摊，自己若想脱身，唯有忍心扔下这无辜孩子。她听着洞外淅沥沥的雨声，想来此刻卢云早已逃回天水，说不定还已雇了车，正在返京路上热呼呼地睡着，胡媚儿越想越怒，霎时尖叫道："卢云！"

忽听走道外传来脚步声，卢云那卷舌官话响了起来："姑娘何事吩咐？在下这里听着。"胡媚儿斜目望去，面前一个高大男子满身雨水，手上提了两只死兔，正自缓缓入屋。胡媚儿脸上一红，自知错怪了他，她呸了几呸，整理了衣衫，站起身来。喝道："拿来，我来烧烤。"

卢云摇头道："不劳姑娘。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吃饭打杂之事，在下最是详熟。"胡媚儿听不懂他说些什么，冷眼旁观中，但见卢云在灶下掏掏摸摸，居然找出了两只破瓦盆，他从洞外接来满满一盆水，自行剥皮生火，便要烤食。

此时已在深夜，天黑雨大，料来敌人不易察觉炊烟。卢云便烧烤起来，不多时，香气四溢，卢云便取出"云梦泽"，切了盆香喷喷的烧肉，另又烧了几只肥大菇覃，胡媚儿见他拿着宝剑切兔，不免有些突

兀，正想出言取笑，忽又想起药铺里的那场打斗，忙问道：“喂！你怎么会使昆仑剑法？”

卢云忙于烧煮，陡听问话，登时醒觉过来。方才他与萨魔放对，危急中居然从那本经书里找出活路，这才以神奇招式杀退了高家两名好手，他放下长剑，打开了包袱，将那经书取出，口中说道：“那时我性命垂危，无意间从这本书上看到剑招，便依样画葫芦一番。”

回想“剑神”卓凌昭在世之时的威风，胡媚儿不由心中称羡，忙道：“可以给我瞧么？”

卢云想也不想，随手便把经书送了过来，胡媚儿接到手里，心中一个兴奋，寻思道：

“我现下要是发出银针，一下子杀了他，这本书便是我的了。”

恶念甫出，正要偷偷杀人，忽听卢云道：“在下不善剑招，这本书姑娘若是喜欢，不妨拿去吧。”胡媚儿大吃一惊，武林秘笈价值连城，高手为求一套精妙武功，上天下海无所不求，这人岂能如此大方？她揉了揉眼，好似见到了什么怪物，慌道：

“你……你自己不练么？”

卢云背着身子，自在切肉烧煮，听他道：“此书并非在下所有，不知是谁错放在我的行囊中，本是无主之物。现下兵荒马乱，我也无暇寻访失主，姑娘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是喜欢，不如收下吧。日后也好代我物归原主。”胡媚儿听他说得十分大方，不由得满心迷茫，忖道：“这人与我萍水相逢，怎能这般好心？看他八成是录了副本，再不便是在纸上沾了毒药，却来对付于我。”她冷冷一笑，自己毒功威力无穷，怎怕这些雕虫小技，当下便展页去读。

书本打开，纸面上却是空无一字，胡媚儿气得炸了，奋力去扯那本书，尖叫道：“空白的！你戏耍我！”只是那书不知是什么质料所就，居然扯之不破，愤怒之下，随手将书册当作了银针，狠狠砸向卢云。卢云慌忙接过，解释道：“这书平常读不出文字，那时我倒在火堆旁……”

耳听卢云叨叨絮絮，胡媚儿恨透此人的假好心，哪有心思多听，当下连连咒骂：“住了！世上的人，口惠实不至，全是些骗徒！”气冲冲地坐下，自捡兔腿嚼着。卢云叹了口气，便也不再多说，自行回去

烧水。胡媚儿边骂边吃，也是饿得紧了，竟把一盆兔肉吃得精光，眼看卢云那盆兔肉完好未动，便道："你在忙些什么？难道不饿么？"不待卢云回话，自行抓了一只香嫩兔肉吃了，来个先嚼为赢再说。

卢云将那伤药取出，分做了几分，就着瓦盆烧煮。道："这孩子还在发烧。这两日万万不能断药。"跟着抱过了婴儿，以热水替他擦拭身子。胡媚儿见卢云照顾婴儿之法颇见熟练，全不似个进士状元。她向来多与王公大臣交往，不曾见男人做过这等鄙事，不觉有些诧异，她干笑几声，道："你可乖巧了，连孩子都能养，谁要嫁了你，这辈子准是少奶奶的福份。"

卢云望着灶里的瓦盆，就怕吃火太过，竟尔碎裂。他微微叹息，摇头道："在下的未婚妻是兵部尚书的千金，不缺下人服侍。"胡媚儿咬了一口兔肉，笑道："你可傻了。下人归下人，好汉归好汉，越是英雄气魄，女孩儿家越欢喜他们低声下气，殷勤服侍。"

卢云摇头道："不就是吃饭饮水么？谁来服侍都是一般，哪有什么不同？"

胡媚儿哈哈笑道："大大不同。下人替你办事，看得是银两，英雄好汉替女儿家捶背煮饭，瞧的却是真情蜜爱。越是铁打的好汉，脸皮越嫩，姑娘我呀，也偏爱这帮人来服侍。"

卢云想到了秦仲海，忽地心头黯淡，忍不住道："你错了。这些英雄豪杰不是一般人，他们的内心刚硬得紧，女人情、兄弟义，全都舍得下。"胡媚儿啐了一口，道：

"傻子，民不斗官，女不斗男，要让这帮熊虎低头，可得花点脑筋。懂么？"

卢云见那水要沸滚，自将伤药放入盆中，手提长剑搅拌，胡媚儿叫道："喂！我和你说话，你别老是没精打采的！"卢云背着身子，淡淡地道："你说，我喜欢听你说话。"

胡媚儿听了这话，心下没来由的一喜，登时笑道："我说啊，似我这般弱女子，要让真正的英雄豪杰俯首称臣，可得用些手段。正面斗不赢，侧面挑不动，难道不能踩到他头上么？"

卢云眉头一皱，并未回话，胡媚儿媚眼生波，直是兴高采烈，听她笑道："越是自命英雄豪杰的人，越舍不下本领志向。这帮人替朝廷

办事，替主子办事，偏又干不了真正的坏事，他们出不了头，成日里便只能唉声叹气，当个怨天尤人的傻瓜。你要与他们打啊杀啊，这帮好汉最有本领，准是死路一条。可你搭上他的头儿，这些可怜虫还不乖乖听你摆布么？到时你小指头一勾，他便仙姑长、仙姑短，乖乖替你端洗脚水了，哈哈！哈哈！”

卢云低声叹息，道：“胡姑娘，你这生除了争来斗去，没别的事好做了么？”胡媚儿尖叫一声，把手上的瓦盆放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看不起我的为人么？”

卢云凝目望向胡媚儿，他虽未说话，但那眼神却道尽了一切。

胡媚儿发起怒来，她举起拂尘，厉声道：“卢云，辱我百花仙子的人，还没一个能有好下稍，你想试上一试么？”她提高了嗓子，语音尖锐，那婴儿受了惊吓，竟尔哭了起来，想来是听到了两个大人争吵，心生害怕所致。

卢云见胡媚儿满面怒火，但眼中却蕴着泪水，他心下微微一醒，已知此女看似冷傲，其实内心十分单薄。他走了过去，蹲在胡媚儿腿边，轻声道：“胡姑娘，你我不过萍水相逢，适才卢某将死，你为何甘冒生死大险，出手救我？”

胡媚儿别开头去，恨恨地道：“我只是顺手之劳，你别自鸣得意。”卢云蹲在地下，仰望着胡媚儿，柔声道：“胡姑娘，适才卢云将死之刻，若非你的善心，我与这孩子都已死了。不论你自己怎么说，旁人怎么说，你在卢某心中，永远都是个好人。”

胡媚儿原本咬牙切齿，似有无尽仇恨，听了卢云的说话，不由自主间，竟是愣住了。

她目光慢慢转为温和，低声道：“你当我是好人？”卢云颔首道：“再好不过了。”

胡媚儿咬住红唇，忽然间，竟是放声大笑起来，只见寒光闪过，她手上的银针已然激射而出，正正钉在卢云身旁的岩壁上，看她随手一针发出，入岩便达半寸，那针当真锋锐已极。听她尖叫道：“傻子！你去死吧！谁是好人了！我压根儿就不要做好人！”

那毒针最是阴狠，当年张之越不过中了一枚，瞬间便伤发毕命，便以卓凌昭功力之厚，陡然中针，也要全力运功驱毒，卢云要是中了

一记，恐怕真是死路一条。胡媚儿怒气不消，狠狠将手上瓦盆扔出，霎时打了个粉碎，兔肉滚了一地都是，她迳自背转身子，冷冷地道："姓卢的，把玉玺准备好了，明儿一早天一亮，姑娘就走。"

卢云默默点头，在婴儿的哭声中，自行弯腰捡拾破盆碎瓦，并未多言。

深夜时分，雨声仍是不绝于耳，各人俱都安歇了。只见卢云睡在地下，怀里紧抱婴儿，却把那暖炕留给了胡媚儿。寒气森森，一阵冷风灌入洞来，时在初冬，此地又处西疆，当真彻骨之寒，胡媚儿这些年来养尊处优，这乡下黑炕自是睡不惯，长夜漫漫，一时反来覆去，缩着身子不住发抖，竟是十分难熬。

她自知卢云是个正人君子，绝不会半夜过来骚扰偷袭，心里倒也不怕。一时只是面向内壁，左手揪着自己衣襟，右手死抓着拂尘，想起卢云对自己的目光满是劝慰开导，好似小时候见过的私塾教师。她烦闷不已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莫名间眼眶几次湿润，竟然想哭了。

她睁开了眼，咬牙切齿，心道："我这是干什么？胡媚儿啊胡媚儿，你堂堂的金玉之体，谁不巴望与你磕头相好，却为何要苦挨在这儿，陪这一大一小蹲寒窑？"她呸了一声，坐起身子，心道："姓卢的，姑娘没功夫跟你玩把戏了，我可得走了。"

胡媚儿眼角微微转动，眼看包袱便在洞内一角，想来玉玺便收在里头。她深深吸气，当下蹑手蹑足，来到包袱之旁，搜里搜外，找到了方才那本无字怪书，另有十来张银票，其余别无长物。这书呆子竟把玉玺藏了起来。胡媚儿大怒，心下暗恨："这帮贼没一个好东西，明里跟你说好的，背后还不是十分提防，说得比唱得好听，当我是好人？无耻！"一时媚眼凶光，十分气愤，拿起了拂尘，便想大开杀戒，胡乱将卢云了帐。

转过身去，正要射出银针，忽见炕上碧幽幽的搁着一块石头，眼里看得明白，正是那方玉玺。胡媚儿掩嘴惊呼，原来卢云早已醒了。若非如此，那玉玺又怎能无声无息地现身出来?

胡媚儿斜目去瞧，却见这男子卧躺地下，手中抱着那婴儿，兀自装着熟睡。胡媚儿哼了两哼，也不知该不该道谢，当下拿起了玉玺，便要离开。行到卢云脚边，忽听一声叹息，胡媚儿回头看去，只见卢云双目睁开，只在凝视自己。胡媚儿有些慌张，道：

“姓卢的，我……我先走一步……再……再见了……”卢云并不起身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颔首道：“胡姑娘，谢谢你陪我这段路。祝你一路顺风。”说着转过身去，面向内壁，又闭上了眼。

胡媚儿听他道谢，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她望着卢云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当下低头走了，内心好似有些闷，却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

来到了洞口，只见漫天大雨下落，洞外竟如雨帘水瀑一般，寒风吹来，更让人身子发寒。正于此时，忽听远处土狼呼号不休，似要成群结队而来而来，胡媚儿脸色一颤，便从路边搬了几块大石，置于洞口，想来可以防备狼群。

忙了好一阵子，胡媚儿也不知自己在忙碌什么。反正都要走了，不是么？

她望着地下的石块，忽地轻轻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江大人不知如何了？我这番回去北京，还能过以前的好日子么？”想起离京前江充的吩咐，自知朝廷情势危殆，倘使江充倒了，自己该怎么办？若要投靠陈锣山，受那高天将的气，怎么也不愿意。还不如返乡回家，日子来得痛快。满心烦乱间，竟然蹲了下来，眼望洞外的水瀑，却是有些不知何去何从。

她两手托着下颚，闭上了眼，仿佛卢云还蹲在身边，用那恳求的目光望着自己。胡媚儿痴痴地道：“好人？我是好人？”她回头望向洞内，那孤单的旅人兀自怀抱婴儿，倒卧地下，好似还在等着自己回去。

莫名其妙，泪水迸了出来，胡媚儿忽地拿起拂尘，狠狠地往岩壁上敲去，哭道：“我不要做好人！我不要做好人！”

苦熬十年，动心忍性，终于成了杀人不眨眼、冷血顽硬的女魔头，一旦前功尽弃，自己又会变回当年那个任人宰割欺侮的好姑娘……胡媚儿哭得泪人儿也似，越想越恨，只想将那私塾老师毒打一顿，霎时冲入洞中，怒吼道：“卢云！”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七章 浊浊尘世

却说寒夜漫长，胡媚儿离去之后，卢云无奈之中，便自行抱起婴儿，回到炕上睡卧，哪知才躺了不过半晌，背后脚步声响，卢云赶忙

回转身去，却见炕边已然多了名凶狠女子，正自满面怒气地望着自己。

卢云见胡媚儿去而复返，不由有些诧异，忙问道："忘了什么东西么？"胡媚儿一见他那唉声叹气的模样，心中便有怒气，当即拂尘一挥，尖声道："忘了取你的狗命！"一时发起蛮来，拂尘胡挥乱打，模样十分凶狠，吓得那婴儿又哭了起来。

卢云慌道："你……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不是把玉玺给你了么？"胡媚儿斜觑了卢云一眼，恶狠狠地道："你去死。"说着伸手出来，冷冷地道："把孩子给我。"卢云错愕之间，不知她有何用意，胡媚儿娇声斥道："给我！"

卢云沉吟半晌，便将婴儿送了过去，心里却暗暗留上了神。只见胡媚儿哼了一声，在孩子脸颊上亲了亲，道：

"乖乖宝贝，别跟臭男人睡，和妈妈睡，妈妈香你。"说着怀抱婴儿，自行回到炕上。那婴儿给她一阵温柔款待，好似很舒坦，竟然闭上了眼，自顾自地睡了。

卢云坐在冰冷的地下，只感瞠目结舌，不知这女人是疯了还是傻了，愕然之间，便也躺倒在地，不旋踵便已熟睡。

次日天才刚亮，卢云背后忽然挨了一脚，他大吃一惊，猛地抄起长剑，回首看去，惊觉胡媚儿已然醒了，只拿着拂尘恶狠狠地瞅着自己。卢云惊道："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"胡媚儿冷冷地道："姑娘饿了，你还不去烧早饭？"

卢云一脸惊骇，不知这女人究竟有何意图，慌道："你不回北京了么？江大人不是在等着玉玺用？怎地不走了？"胡媚儿冷笑道："我爱走便走，爱留便留，你凭什么管我？"她见卢云张嘴茫然，只在望着自己，忍不住脸上一红，啐道："赶紧去烧饭抓兔子！否则把你宰来吃了！"卢云不敢违背，当下又照着昨日傍晚的模样，自去摘了些野果生覃回来。

眼看卢云手捧素果，匆匆奔回，胡媚儿骂道："怎么只见果子不见肉？你偷懒！"卢云咳道："你别老是发怒。外头雨停了，一烧柴火，踪迹便露，你若想吃肉，晚间我再去捕猎。"

胡媚儿脸上一红，心道：“三十老娘，倒绷婴儿，我江湖行走十年，居然还比不上这个书呆子。”她自也不知卢云熟闇军务，便于战阵之中亦能参酌军机，这些江湖琐事自也难他不倒。她嗯了一声，将婴儿送回卢云怀里，让他喂食。

卢云将果肉嚼烂，之后再送入那孩子嘴中。胡媚儿蹲在一旁怔怔瞧着，不知不觉间，嘴角泛起了微笑。她看了好一会儿，忽问道：“卢云，这孩子与你无亲无故，你干啥待他那么好？”

卢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也与你非亲非故，姑娘又为何出手救我？”胡媚两手捧着脸，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随手就拉开了，也没想什么，大概觉得你这种人不该死吧？”

卢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胡姑娘，我也是一般啊。”胡媚儿喃喃地道：“你也觉得他不该死？”卢云没有回话，只把果子送了过去，问道：“你想喂他么？”胡媚儿咦了一声，自行接过了果子，她想了半晌，摇了摇头，便把果肉递了回来。

两人用过早饭，各自稍稍歇息，胡媚儿拿起银针把玩，问道：“姓卢的，你现下带着孩子东奔西跑，可曾想过日后要怎么安定？”

卢云听了“安定”二字，忍不住苦笑一声。最初他离开京城，只为投上怒苍，之后再行打算，哪知变故忽起，自己居然被迫仓皇离山，这倒真是始料未及了。此刻北京回不去，怒苍投不得，故乡又远在千里之外，偌大的天地中，竟又只剩自己独个人。孤寂之感飞入心中，卢云目露迷茫之色，竟不知如何接口。过了半晌，胡媚儿又问道：“卢云，你很想回家么？”

卢云伸手掩面，却没回答胡媚儿的问话。他缓缓取出腰间的一块布巾，解了开来，轻抚布巾里的秀发丝。胡媚儿见他举止有异，忍不住笑了，道：“想起未婚妻了？”

卢云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也知道她？”胡媚儿微笑道：“顾尚书喜帖发得广，姑娘想不知也难。”回思成亲在即，不过月前之事，如今却似隔世。卢云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我本该于中秋成亲，若非大难忽起，此刻业已完婚。”

胡媚儿见他面色愁苦，忽道：“卢云，你如果没地方去，可以帮我驾车么？”卢云奇道：“驾车？”胡媚儿神神秘秘地一笑，道：“年底我

姨妈要过七十大寿，姑娘一向孝顺，这几日得赶紧动身，返乡探亲，正愁找不着马车夫驱策，你若找不着去处，不妨跟着来。”

卢云诧异不已，迷惑地道：“便你……你这样的人，也有姨妈？”

胡媚儿大怒不已，喝道：“什么话？我不是娘生的？我娘便不能有姊妹？胡言乱语惹人厌？去死！”寒光闪动，银针飞出，登又插在卢云面颊之旁。卢云抚着面颊，骇然道：“你别再扔了，这银针再扔下去，怕要没了。

”胡媚儿怒道：“你到底来不来？我这两日便要走了！”

卢云听她心意如此，已是又惊又喜，料知她有意陪自己逃难，忙道：“你……你老家住哪儿？”胡媚儿面露高傲之色，道：“姑娘出身贵州，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这才养得出我胡媚儿这般精彩人物。”她伸手拍了拍那小婴儿，笑道：“我老家有几个姊妹不曾出嫁，这孩子没爹没娘，你一个大男人养不活他，刚好过继给她们当儿子。”

卢云怔怔地道：“你……你还有姊妹？”胡媚儿怒吼起来，喝道：“这是什么鬼话？我没有爹娘么？我爹娘不能生女儿么？我为什么不能有姊妹！”寒光一闪，银针正要发出，忽然醒起怀中暗器所剩无几，这才强忍下来，喝道：“你究竟来不来？赶紧说句人话出来！不来我自己走了！”卢云其实早已雀跃不已，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姑娘救了卢某一命。在下自当为您驾车，戮力以报。”他满怀希望，倘若这孩子能有栖身之地，自己对柳昂天有个交代，便又能回京寻找心上人了。他一脸感激，当下赶紧收拾包袱，竟是一刻也等不得。

两人商议了行止，自也不再拖延，略作乔装，便南下赶路，预备朝贵州省境出发。只是经过了天水城，便见到了钦差的日月旗，二人知道朝廷还在缉捕自己，自也不敢再入天水，当下改沿荒郊行走。到得傍晚，眼看行出百里，这才找了处荒僻县城，预备入城买车。

地处西北荒漠，居民本少，时近冬日，街上更是寂寥一片，虽说大战将起，倒也看不出风声鹤唳之态。二人提心吊胆，路经一处衙门，赫见大门紧闭，并无官差驻守，全不似天水那般风声鹤唳。卢云四下探看，竟没见到朝廷的日月旗，不免奇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儿的县官还未上任么？”胡媚儿自也满心诧异，她来到衙门布告前张望，只见榜上空无一物，大小公文竟一发不见踪影。卢云没见到自己的大名上榜，自然大大松了口气。

那胡媚儿神色却有些异样，她凝望布告，低声道："看这模样，也许我没回京是对的。"卢云奇道："此话怎说？"胡媚儿摇了摇头，幽幽地道："说不定改朝换代了。"

卢云惊道："改朝换代？"当时他人在达摩院，便曾听秦仲海提起此事，好似那"金水桥畔龙吐珠"的谒语一旦说出，天下形势便要转换。他满心惊骇，想起包围怒苍的朝廷兵马，不由有些记挂，虽说与秦仲海不再同道，但旧情拳拳，岂能尽忘？忙问道："胡姑娘，朝廷包围怒苍，现下情况如何了？"胡媚儿冷笑道："你还有空管别人的事？像秦仲海、郝震湘那种男人，死了也是活该。"

卢云听得此言，竟不知如何接口，只是低头不语。他叹了口气，又问道："胡姑娘，那萨魔可是给江充派来的？"胡媚儿摇头道："那倒不是。江大人形势不在，高天将、萨魔这几人早给皇上收罗去了，现下都由钦差直辖。"江充大权旁落一事，卢云投上怒苍前便已听说，此时倒也不感诧异，他嗯了一声，问道："他们都由钦差管辖，那你自己呢？"

胡媚儿呸了一声，道："就凭陈锣山那点料，也想支动百花仙子？我告诉你，姑娘不吃朝廷的饭，一样饿不死，要我给他们当奴才，门都没有！"她骂得厉害，便见到路人朝自己望来，胡媚儿别过脸去，低声道："算了，别管这些王公大臣的事了，局面太乱，谁都不知明天会是什么景况，先保住自己再说。咱们赶紧走吧。"

两人买了车马，连着十数日，都在急速南下。此时胡媚儿绝口不提返京之事，三人便如一家三口模样，只往道上进发。只是算算里程，从陕甘前去贵州，路途仍极遥远，便算每日赶路百来里，到得遵义，恐怕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。

说来胡媚儿乃是江系大将，卢云则是柳门四少，却没想到天下形势连番巨变，生死世仇竟会联袂南下，一同逃难，倒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了。只是卢云却不知晓，这胡媚儿舍弃北京的荣华富贵，绝非单单因为朝廷局面紊乱而已。她心中自有一番思想，只是没到最后关头，自也不便启齿。

车入汉中，已在十月下旬，料来要穿越四川全省，尚须十余日。只是路上渐渐寒冷，赶路越难，果然是夜大雪纷飞，这个寒冬居然来

得颇早。深夜之中，两人见道路昏暗，着实辨不清东南西北，便找了处荒郊歇息，商议日后行止。

两人生了火堆取暖，荒山野岭，人迹罕至，倒也不怕追兵瞧见，雪花纷飞，火光映照，胡媚儿卷着毛毯，正要睡了，忽见卢云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经书，放在火堆旁受热，胡媚儿骂道："又是这西贝货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"卢云不应不答，只以枯枝引火，自在书背下方微微烧烤，那书隔火受热，霎时间，光芒闪耀，古册上竟然发出阵阵磷光。胡媚儿满心惊诧，颤声道："这……这好像是夜明珠……"

卢云含笑道："不瞒姑娘，在下那日使的昆仑剑法，便是从这书上瞧来的。"

胡媚儿诧异不语，那夜明珠便是圆形磷石，白日里受了阳光滋润，夜间便会散热发光，倘若扔入热水之中烧煮，更能生出耀眼光芒，看来这本经书大费周章，竟是用磷粉写就。卢云将经书打了开来，摊在胡媚儿面前，温言道："来，咱俩一起来瞧。"胡媚儿吃了一惊，道："你……你真要让我一起看？"

卢云微笑道："胡姑娘，卢云虽是穷酸，却不是小气之人，你又何必见外？"

胡媚儿内心震动，武林人物敝扫自珍，谁不藏私？越是高明的武艺，越是藏入心中，甚至传子不传女，师徒之间一脉相传，往往还留下几手压箱底绝招，谁知这卢云大方至此？竟没把自己当外人。胡媚儿傻笑几声，心道："难得遇上疯子，我也不客气了。"

二人细目去看，只见这经书约莫百来页，书皮上写着古篆字，曰："剑神古谱"，旁以楷书附言，曰："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"，想来此书已非最早的古谱，当有卓凌昭增补修订之处。卢云随手去翻，只见纸页上绘着一个又一个男子图像，经脉穴道一应俱全，胡媚儿看入眼里，自是啧啧称奇，回思卓凌昭的武功，颔首便道："这确实是昆仑剑法无疑。"

昆仑以剑法闻名于世，卓凌昭更是自号"剑神"，向以"剑芒"绝技闻名于世，除此之外，昆仑另有大小套路一十二种，分传师兄弟，号"剑寒"、"剑蛊"、"剑影"、"剑浪"、"剑豹"、"剑蟒"等，两人花了小半个时辰匆匆观看，反覆对照，果然书上记载的剑法博大精深，一十二路剑法一应俱全。昆仑剑法气势凛人，雄奇见长，大大不同于华山

的灵动，亦不同于九华的轻柔，算得是天地难得的神奇武术。卢云心下感慨，道：

“卓凌昭乃是一代枭雄，武功更是了得，只可惜他用来为恶了。”

胡媚儿自己也是大恶人，哪管什么善恶，只哼哼哈哈地敷衍，趁他分心说话时，拼死强记招式，只是先前几章的“剑飞”、“剑舞”还能勉强以记心揣摩，待到“剑寒”、“剑蛊”等上乘剑法，眼里却只见到一条又一条经脉图线，全然不见真实剑招，望来让人眼花撩乱。她前后翻阅，却没见到入门的启蒙功夫，也未传授内功心法，哎呀一声，跺脚道：“这些招式太难，我内功根柢有限，恐怕学不全了。”

百花仙子所擅只有毒功、暗器、拂尘三大毒技，内力拳脚颇为平庸，看昆仑上乘剑法精严异常，自须内力配合照应，可怜她并未习练上乘心法，若想学习，自是难上加难。

卢云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你若内功不足，日后不妨练我自创的“无绝心法”，或许使得。”胡媚儿一听这是他自创的武艺，不由讪讪地道：“无绝心法？听起来名字挺差，不想练。”

卢云苦笑几声，举掌虚劈，掌风呼地一声扑出，瞬间便将火折熄灭。胡媚儿见他掌力颇有独到之秘，不由惊喜交加，改口便道：“无绝心法，这名字好棒哪，卢老师，赶紧教我吧。”

卢云生气了，装得十分俨然，道：“一备束修，二备礼仪，三得瞧你的资质了。”

卢云天资过人，下笔能得盖世文章，聪明悟性远胜常人百倍，当年扬州书房一场苦读，加上陆孤瞻从旁点拨，竟从武当掌门元清赠给顾嗣源的养生经书中悟出一套心法，虽不比天诀的精严、也不比火贪内力的刚猛，但以绵密细致而论，却如武当心法一般，颇有独到之处。若要以“无绝心法”为根基，搭配昆仑一十二套剑招，想来武功必能倍进。

胡媚儿本想卢云呆头书生一个，武功自然有限，却没料到他还有这手压箱底的功夫，忙道：“我练不练不打紧，倒是你这几日赶紧用功，要是遇上了追兵，临危抱佛脚，总胜过给人宰割。”卢云想起萨魔、高天将等人的武功，自也连连称是。

贵州距北京七千六百余里，距南京也有四千二百里，路程颇为遥远，加上两人身怀玉玺，那孩子的身分又颇为特殊，路上自是加倍小心，夜间只在野外露宿，从不驾车入城。便要买些食粮用品，也多由胡媚儿乔装入城，绝不犯险。也是风声太紧，卢云中间虽然写了两次家书，却都托不到人送出，唯有把孩子安顿后，自己亲返京城，方能再见顾倩兮一面。

两人相处日久，作息都在车上，彼此慢慢也脱了生份，路上兴起，那胡媚儿便把家乡事说了，方知这魔女并非汉家女郎，而是边民苗女。卢云倒也不吃惊，想那贵州地属蛮荒，共领七十六处“长官司”，设宣慰使司管辖，胡媚儿既是贵州人士，嗓音既嗲且柔，本就像极了苗女乡音，待听她自承身世，自也不感讶异。

路上一得空，卢云便是练剑不坠。大难临头，自保尚且不暇，自当练武强身，卢云便痛下苦功钻研，把十二路剑法当成文章般考究研读。他这几年都在考试做官，武功多少搁下，与伍定远、秦仲海、杨肃观等人相较，自是有所不如，但好容易得了“剑经”启发，真正有了名师指点，剑法自是一日千里。那胡媚儿闲来无事，更常陪着试招，有时卢云得空，自也点拨她一些内功呼吸之法，只是这等炼气打坐之事急也急不来，也非一日所能竟功，尤其卢云所习的内功属道家一路，那“忘我无心”、“存意不存念”等口诀更须定性耐力，与胡媚儿泼辣刁蛮的性子大大不合，想来她慢慢习练，日后必有所悟。

路行越远，慢慢已至川中，这夜来到成都一带，两人又在荒郊歇息，天候寒冷，营火熊熊，胡媚儿坐在火堆旁休憩，眼看卢云一招“剑豹”使去，内力灌注，“云梦泽”光芒闪耀，须臾之间连出一十三剑，火光映照之下，有如火树银花，登让胡媚儿花容失色。

胡媚儿暗暗诧异，本想卢云匆匆学招、临阵磨枪，又无高手在旁点拨，进境必然有限，岂料这人悟性如此惊人，靠得这本经书的引发，武功竟有惊天动地的转变。她心下颇感骇然，砸舌道：“我现下要是和你打架，怕要打你不过了。”卢云微笑道：“这剑豹其实不难练，腕力大小尚在其次，要旨仅在你全身如何发力。”胡媚儿喜道：“不难练？那你可以教我么？”

卢云颔首微笑，递过长剑，自站胡媚儿身旁，演招道：“你现下意守丹田，函胸拔背，身子略向后仰，左腿弯曲，右脚蹬直，右掌内旋

并由前向上，左手出剑诀，向身后抡臂……”

胡媚儿听得耳中发痒，慌道：“慢点、慢点，一样样来。”她照样学式，摆出了当年莫凌山的架式，又道：“然后呢？”卢云又道：“再来功夫就在手腕了，腕走金四路，行一进三退二进五，似我这般摆动……”说着手腕上抖下翻、左转右屈，如灵蛇般旋绕摆动，又道：“先记口诀，再记剑招，记好了么？”

胡媚儿听得方寸严谨，不由慌了手脚，咋舌道：“这许多步伐手势，要人怎么记得全？”她自来练眼力、扔飞针、使拂尘，全以苦功勤练，加上师传机关奇妙，这才得以行走江湖。哪知头一回练剑，便遇上一大套文诌诌的口诀。卢云握着她的右腕，在她耳边道：“昆仑傲视天下，靠得便是这许多特异法门。你只要学得全了，日后便算遇上萨魔这帮贼人，也有抵御之道。”

胡媚儿听他口气严峻，好似在教诲徒弟一般，忍不住心中一动。此时卢云紧靠在她的身后，两人身子相依偎，胡媚儿只觉他的胸膛宽阔，颇为暖和，她雪白的颈子后仰，腻声唤道：“师父。”说着掩住嘴角，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
卢云皱眉道：“练武须得专心守志，莫要任意言动。”他伸手扶住胡媚儿的纤腰，沉声又道：“你腕力不足，更须函胸拔背，这才借得到腰力。”他放开了胡媚儿，行到她面前，手腕再次绕摆转动，道：“这就是金四路，剑豹另有木三路、土五路、水二路等五局，两两相加，三三相加，便得不同招式，倘若一口气走完金木水火土五路剑招，能得八八六十四剑，当年卓凌昭决战宁不凡，便曾以此招惊动天下，那时我一旁看着……”

他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篇，回首朝胡媚儿望去，却见这魔女早已放下了长剑，嘴角含笑，只在凝望自己，卢云道：“记好金四路了么？”胡媚儿把剑柄交给卢云，微笑道：“我笨，怎么也记不全，你再使一次给我瞧。”

胡媚儿一向高傲凶狠，什么时候自承愚昧？卢云摇了摇头，不知她何以转性，自行接过了剑柄，快剑出手，刷刷连响，剑豹光华照耀，快若闪电，竟颇有当年莫凌山的架式，想来功力日深，说不定追得上卓凌昭了。卢云要把剑柄交给胡媚儿，却见这女子已然坐回车上，脸上笑吟吟地，自在逗弄婴儿。

卢云走了过去，茫然道：“你怎么了？不练了么？”胡媚儿好似倦了，竟然毫无兴致，她含笑凝视着婴孩，过得半晌，忽道：“卢云，这孩子一直没有名字，咱们替他取个名儿吧。”

这婴孩乃是柳昂天的小公子，照着俗例，满月酒宴里便要替他取名，只是大难忽起，这些时日众人颠沛流离，始终没给他取名。卢云沉吟半晌，脑中闪过了无数名号，有文有武，或圣或贤，他正要一一说出，猛听那婴儿哈嗤一声，打了个喷嚏，胡媚儿拍手笑道：“阿嗅！阿嗅！咱们就叫你阿秀！”

那婴儿听了阿秀，登时又哈嗤哈嗤几声，满脸鼻涕，算是回应了。卢云满脑子术数嘉言、天文地理，却比不上一个喷嚏，只得苦笑道：“也罢，阿秀便阿秀，只是不免秀气了点。”胡媚儿笑道：“你知道那个杨肃观的乳名是什么？叫做观观哪，那才更是秀气。”

卢云回想京城往事，不觉叹了口气，颔首道：“我再赠给这孩子一个字儿，便是神。他处境堪虞，却始终化险为夷，有如神助。咱们以后便唤他神秀。”胡媚儿喜道：“神秀，柳神秀，这名儿不坏。”说着对那婴儿笑道：“神秀，胡阿姨唤你了。”

那婴儿一脸茫然，看了胡媚儿一眼，小嘴啊了啊，打了个哈欠，自管入睡了。胡媚儿笑道：“这孩子好生疲懒，柳大都督小时候是这个模样么？”她笑了笑，跳下车来，竟是一脸喜悦，向卢云道：“卢夫子、卢先生，您剑法练好了么？”

卢云听她以“卢夫子”三字相称，忽地精神一振，当年孩提志向，便是拿着教鞭毒打坏孩子，想着想，忽然神色俨然起来，拿起长剑，当作教鞭挥了挥，道：“昆仑剑法博大精深，不过习成区区剑豹，岂能自称尽练？”

胡媚儿与卓凌昭相熟，当年众人合力暗算剑神，她更有一份功劳，当下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卓凌昭名列四大宗师，武功确实不只如此。”

卢云点燃了火折，朝经书最后几页照去，道：“要想习得卓凌昭的武学精华，须得破解这篇经文。”

胡媚儿凑头看去，只见经书最后一页写满了文字，低声读去，念道：“恨怨悲苦憎怒嗔、仁爱慈孝耻义廉……

”这文字读来极为生涩拗口，胡媚儿念了两遍方才通顺。她喘了几口气，接力再读：“是故恨人所以得仁，无爱者必不怨，不慈者必无悲，孝而有苦，憎后耻来，义自怒生，廉人心嗔。夹天地七大苦，破人情七大碍，遂舍善恶之心，得称剑神。”

胡媚儿一脸迷惑，慌忙去摇卢云的臂膀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是一篇文章呢。”卢云叹道：“这是篇劝世文，它要人们舍去善恶之分，忘记七大悲苦，才能成为剑神。”胡媚儿茫然道：“练剑不就是拿着宝剑挥来砍去吗？怎地有这许多讲究？”

卢云翻开下一页，叹道：“你自己看吧。”胡媚儿低头去望，更是悚然一惊，只见下一页绘着个人偶，那人形挺胸凸腹，丹田却散出七道笔直光芒，那光气不按经脉运行，只如太阳散射，直朝全身发去。胡媚儿见一旁另有些文字，想要去读，却觉文字之拗口难解，还在那篇文章之上，不由瞠目结舌，慌道：“这又是什么东西？

”

卢云低声道：“还记得卓凌昭的绝招么？”胡媚儿回想华山一场大战，不由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是说剑芒？”

卢云翻开经书，指着上头的心法，道：“这剑芒便是剑士以内力逼出的无形兵刃，芒光一出，灿烂夺目，卓凌昭喜欢在剑上擦抹磷粉，用意更在炫耀功力。只是剑芒不只要把内力灌注兵刃，更要凝为有形有质的气劲，却不知是怎么办到的。”

胡媚儿看那心法密密麻麻，想来便是练成那无上剑气的关键所在。忍不住笑道：“你不是很聪明么？多瞧几遍不就得了。”卢云摇头道：“我这几日按图索骥，潜心习练，却没有分毫进境，也不知是什么缘故。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卓凌昭是坏人，你却是好人。搞不好你也要变得卓凌昭一般坏，那才练得成剑芒呢。”卢云苦笑道：“这事可有些难处了。恐怕再投两次胎也难。”卢云虽是聪明妙悟，反覆看了几次经文，却也参详不透。一旁胡媚儿帮着乱出主意，却也无甚帮助。

入汉中，越四川，大车翻山过岭，在无数惊奇之中，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站，贵州。

此时已在十一月上旬，入得贵州之后，卢云靠着胡媚儿引路，直朝遵义行去。胡媚儿少小离家，如今虽非衣锦还乡，但腰缠千两银票，却也不算太过寒酸，想念家里的人事，竟似近乡情怯。卢云见她神情如此，这几日都是缓缓驱车，并不催促赶路。

这日傍晚依着指点，来到一处山谷，时在冬日，天候本该十分寒冷，那谷旁却隐隐有股暖气，地下也不见什么霜雪，想来必有地热硫磺。

眼见四下鸟语啾啾，树稍盈绿，两人松弛下来，便停车歇息。卢云听得流水淙淙，沿着水声走去，穿过了丛丛花木，忽听胡媚儿叫道："留神！别再望前走了。"卢云悚然一惊，低头看去，脚下赫然是道万仞深渊，与对岸相距约莫百丈，看那深渊之中水流湍急，浪涛起伏，那疾行深水切割了大地，一路澎湃而去，却不知尽头究在何方。

胡媚儿怀抱孩子，走了过来，道："这是白水河，有时流上地面，有时窜入地下，河里还有许多瞎眼怪鱼，你没事可别下去。"卢云听这是条地底河，不由咋舌，忙道："姑娘放心，在下便算要死，也不会选这种地方，怪怕人的。"

胡媚儿微笑道："那倒可惜了。据说这条河的尽头乃是地狱入口，咱们家乡的女子，每回受了薄幸对待，都是望里头一跳呢。"卢云心下一惊，还待要说，胡媚儿已然笑道："赶紧走吧，只剩几十里路了，我姨妈还等着我回去过寿呢。"卢云惊道："你真有姨妈？"

胡媚儿扮了个鬼脸，作势射针，卢云吃了一惊，连忙低头上车，不敢再说了。

冬日晚霞，伴着难得暖风，那婴儿睡得安详，两人驾车前行，俱有醉意。看胡媚儿的故乡已在眼前，车上裘暖厚被，饮水食粮一应俱全。美景当前，连胡媚儿那妖女也一派斯文，自在车里斜卧，不时看顾孩子。卢云内心忽起温馨之感，脱口便问："胡姑娘，你今年贵庚？"

女子过了二十五，最恨旁人来问年纪，果然胡媚儿俏脸微秧，并无理会之意。卢云忙道："在下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想你我患难相交，这才多此一问。"胡媚儿哼了一声，道："你先说，你今年好几。"卢云屈指计算，道："我是正月生的，过了年，该有三十二三了。"

胡媚儿眉开眼笑，道：“我刚巧与你同年，比你小一个月。”卢云忙道：“对不住、对不住，我可昏头了，我是亥年生的，可多算了一岁。”胡媚儿花容失色，慌道：“我……我也多算了……”卢云咦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究竟芳龄好几？”胡媚儿脸上一红，细声道：“比你小一个月哪。”她提起拂尘，胡乱挥了挥，过得半晌，忽然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一年复一年，当真恼死人了。”

过去胡媚儿一派威风，见人非打即杀，哪里像是有苦恼的模样？卢云见她神色痴茫，忍不住心中好奇，便问道：“姑娘在烦恼什么？”

胡媚儿忽然脸上一红，别过头去，竟是有些害羞，卢云又问：“姑娘若有烦恼，尽管跟在下说，也许我帮得上忙。”胡媚儿低头捡着拂尘里的钢刺，幽幽地道：“卢云，你……你有想过收房小妾么？”卢云皱眉道：“在下尚未娶亲，孤家寡人，何来的小妾。”

胡媚儿嗯了一声，她顶着寒雾冷风，以手支额，又问道：“我说得是以后的事，都说大官喜欢纳妾，等你娶了顾家大小姐以后，心里发痒，还会再娶小老婆吧？”

路面颠拨，卢云专心驾车，随口答道：“在下只有七品顶戴，不是大官。”胡媚儿道：“那……那倘若你已经是一品大员，腰缠万贯，你会不会纳妾？”卢云头也不回，淡淡地道：“谬矣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腰缠万贯。”

胡媚儿生气了，用力往他背上捶了一拳，恨恨地道：“他妈的！老娘问你话，你推三阻四的做什么？说！你有没有想过纳妾？”忿恨之下，竟然粗话连篇，全然不顾淑女身分。胡媚儿掌力虽不见得雄浑，但练武之人，手力自也不小，这一拳只打得卢云背心发麻，若非内力颇有根柢，只怕早已摔下车去了。

卢云伸手抚背，回望胡媚儿，慌道：“在下纳不纳妾，却关姑娘什么事？你干啥这般打我？”

胡媚儿听得此言，忽然哼了一声，自把车帘阖上了。卢云忍着疼，掀开了帘子，皱眉道：“你又怎么了？”忽然寒光一闪，银针竟又射了过来，卢云急忙撇开头去，险些给她射伤了，他冷汗直流，心道：“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此话当真不错。”

卢云皱眉摇头，只想提声斥责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患难间无意得了这女子的帮助，便算她使些小性子，自己也不该兴师问罪，他拉住

了马，把车停在道旁，忍下了怒气，翻帘入内，柔声道：“胡姑娘怎么了？为何生气？

”卢云软语相向，胡媚儿却没好气，只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森然道：“走开，不然我射死你。”

卢云平日对这女子嘘寒问暖，执礼甚恭，此时仍是一派温文，他坐入车内，温言道：“胡姑娘，你一路不辞劳苦，先救在下的性命，后又引我生路，此恩此德，卢云永记心头。”胡媚儿冷冷地道：“永记心头有什么用？

能当饭吃么？”卢云忙道：“在下若能逃脱大难，生回北京，必为你起个长生禄位，日夜替你祈祷。”

胡媚儿呸了一声，快道：“替你娘烧香念佛去吧，我才不要什么牌位。”卢云大著胆子，握住胡媚儿的手掌，柔声道：“那姑娘要什么？在下力之所及，必然为你办到。”

胡媚儿等得就是这句话，一时媚眼带喜，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卢云双手抱拳，凛然道：“山东卢云言出必行，四海皆闻。”

胡媚儿睁大了眼，用力点了点头：“我相信你。你这人真的很好，既仁慈又体贴，不同于那些凶霸霸的坏家伙。”卢云再次拱手作揖，道：“姑娘金口称赞，在下十分荣宠。”他眼望胡媚儿，又道：“姑娘究竟有何愿望？可以说了么？”

胡媚儿脸上带笑，别开头去，柔声道：“卢大人，你说……我这回救了你的性命，顾小姐会感激我么？”

卢云咦了一声，好端端的说着愿望，却怎会扯到顾倩兮身上？卢云一头雾水，只得据实以答：“贱内见识不让须眉，生性更是大方，来日我俩若能返回京城，内子必重重致谢。”胡媚儿俏脸含喜，羞道：“重重致谢就不必了，只要她欢喜我。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卢云连连颔首，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她一定欢喜你。”

忽见胡媚儿嫣然一笑，低下头去，眼角偷偷望着卢云，脸上却有些晕红。卢云见她这幅神情，不觉悚然一惊，忖道：“这模样好熟，却是在哪儿见过。”正发慌间，忽听胡媚儿轻声软语，道：“卢大人，做人要知足，以后两个服侍你便够了，不准再纳妾了。”

卢云惊道："什么两个三个？不准什么？"胡媚儿娇躯松懒，软腻在卢云怀中，轻声道："卢云……我觉得自己欢喜你，我想……我想嫁给你。"说着此处，双手更抱了上来。

卢云听得此言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忙将她一把推开，惊道："姑娘此言大大不可！"胡媚儿听得此言，全身好似被泼上了冷水，一张俏脸恁煞惨白。卢云见她神情巨变，不由慌道："姑娘，您不是对杨郎中情有独钟么？

杨大人乃是人中龙凤，世所罕见，对姑娘也是温柔有加，在下朋友义气为先，不敢夺人所好。"

连杨肃观都能拿出来搪塞，还有什么不能推的？莫非一会儿要推给伍定远？胡媚儿大声尖叫，霎时又是一道寒光射来，卢云靠得近，赶忙向前扑倒，无意间却把胡媚儿压在软垫上，正待爬起，胡媚儿却摸出了一柄匕首，喝道："别动，就这样抱着我。不然姑娘杀死你！"

两人咫尺相隔，身子紧紧相贴，胡媚儿扯开自己的衣衫，露出了软红肚兜，喝道："抱我！"那卢云却毫无搂抱之意，只是苦笑连连，道："姑娘，快别这样了。当真难为情。"胡媚儿又羞又恨，她凝视着卢云，一语不发，眼看卢云伸手过来，替她穿回了上衣，胡媚儿再也按耐不住，忽然泪水涌出，哭了出来。卢云哄道："姑娘，别哭，别哭了。"那胡媚儿却把他推了开来，自行双手捧面，抽噎哭泣，卢云几次伸手轻拍她的后背，胡媚儿却都置之不理。

胡媚儿哭得伤心，垂泪道："做过坏事的人，终究改不回来么？"

卢云正要安慰，忽听车外忽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低声道："没错，木已成舟，如何还能回头？你是永远改不回来的。"那声音来得无影无踪，老迈低沉，似有无限伤感，卢云与胡媚儿听入耳里，都是大感震惊，纷纷喝道："什么人？"问声一出，那声音却又隐去，再也不闻。卢云拔出云梦泽，低声道："你在这儿护着孩子，我下去瞧瞧。"不待答应，当即挥舞剑光，护住全身要害，便往车下跃去。

甫一下车，只感寒风扑面，丈许外一名黑衣人迈步飞驰，直朝远处奔去。卢云冷汗直流，好容易摆脱了朝廷追捕，终于与胡媚儿平安来到贵州，倘若给人识破行藏，惹得大批追兵赶到，以后却要如何安顿孩子？卢云有心杀人灭口，当即抽出长剑，全力狂奔。

此时卢云飞奔追敌，胡媚儿便跃下车来察看，眼见那卢云已然追出十来丈，她心中忧虑，就怕卢云有何闪失，但转念想起他方才的说话，心中忽又感到酸楚。忍不住又落下泪来。

其实胡媚儿适才所言，不过是寻常风尘女子心中所盼。这些姑娘多半情非得已，并非个个玩世不恭，一旦遇上仁慈善良的郎君，往往心中生出期待，就望能尽去昔日之非，再作人妇。她回思生平，自己杀人如麻，为恶着实不少，更因性子自卑暴躁，害了无数好汉，江湖上与她有仇的岂止一家一姓？看来若要退出江湖，嫁入官家做姨娘，这辈子是休想了。她心中悲凉，复又刚硬起来，反正既然错了，那便错到底，沦落成娼妇又如何？万劫不复又如何？咬牙切齿之中，恨不得再杀它几百几千。

她恶狠狠地踢开了地下的石子，掀开车帘，便又行入蓬内，猛然间，身子一震，竟尔倒退了一步，口中更险些尖叫出声。

车里不知怎地，竟然坐着一名蒙面人，看他双目精光闪烁，正自凝视着自己。

胡媚儿尖叫一声，霎时银针便要发出，便于此刻，那黑衣人左手一伸，举起了一样物事，淡淡笑道："动手吧。"

胡媚儿看得明白，那黑衣人手中举的不是什么兵刃宝剑，却是给自己唤叫阿秀的那名婴儿。此时卢云已中调虎离山之计，只余胡媚儿孤身御敌，她投鼠忌器，深怕误伤婴儿，当即尖叫道："你要杀我，尽管冲着我来！你……你放下孩子……"

黑衣老人听出她的柔弱，只淡淡地道："胡姑娘，你生平杀人何其之多，如今为何吝惜一个孩子的性命？你回答我。"听他声音老迈，竟是方才车外说话的嗓音，胡媚儿目光望向婴儿，心里又慌又怕，颤声道："我……

我不知道……"黑衣人冷冷地道："胡媚儿，只因你心中存了非分之想。你想借这孩子赎你的罪，让你往上攀爬，重新做人，可老朽得告诉你，你太天真了，这是没用的……"他口气转为低沉，幽幽地道："胡姑娘，既已坠入孽海，便无回头之路，沉沦下去吧……沉沦下去吧……"

胡媚儿听他说破自己的心事，登时放声大哭："你到底是谁？"

黑衣人淡淡地道：“我是你的同伴。”胡媚儿泪如雨下，已然软倒在地，哽咽道：“同伴……”

黑衣人缓缓起身，将衣袖撕开了，霎时露出一只孤鸿烙印，听他静静地道：“胡姑娘，来吧，带着玉玺，随我回去无边地狱，去见你的新主人。”

“新主人？那江大人他……他……”胡媚儿全身发抖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眼前的老者虽然看不清脸面，说话声中却有一种无形的劝慰之力，形势已成，万难反抗，除了投靠新权贵一途，别无法子活命，正要含泪答应，陡然间，那小婴儿竟然呱呱地大哭起来。

胡媚儿脑中电光雷闪，想到卢云对自己的信任，不由尖叫道：“我不要主人！我不要主人！走开！别烦我！”

只发疯般扑了出去。那黑衣人抓着婴儿，侧身闪过，叹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难道不知这个道理么？”说话间手按剑柄，旋即要拔剑出鞘，料来胡媚儿必定凶多吉少。

正在此时，车蓬外传来一声大叫：“谁在里面！”跟着剑光闪动，车篷的帆布竟给这剑斩裂，不旋踵，一名青年飞入车中，正是卢云。他手腕颤动，剑豹使出，十来道剑光反射而出，照得满车生辉，那黑衣老人吃了一惊，慌道：“六师弟？”

卢云大喝一声，趁着他心神略分，脚下扫出“旋风腿”，正是陆孤瞻所授的“无双连拳”，那黑衣老人没料到他会化剑为拳，慌忙向后急闪，陡然间卢云进步插掌，身子赫地向前一挤一靠，左手已然拿住婴儿，肩头重重向前一撞，怒吼道：“破！”那黑衣老人沈力在胸，硬接他惊天动地的一撞，砰地一声响，身子如纸鸢般向后飘出，但见他半空扭腰，复又坠下地来，此人竟是败而不乱，极有大将之风。

卢云稍一试招，便得奇效，看那“昆仑剑法”融入“无双连拳”，拳掌内劲无所不用，颇见融会贯通，果然无愧这一个月来的苦练修行。卢云占得上风，便要追杀出去，忽然臂膀一紧，回眼去望，只见胡媚儿拉住了自己，垂泪道：“别追了，他们人很多，你一个人打不完的。”

卢云见她颓丧黯然，不由慌道：“伤到哪儿了？”胡媚儿低垂柳眉，摇头不语，过得许久，只见她自行止了泪水，容情变得十分僵

硬。卢云正要再问，那胡媚儿竟已自行跳到了前座，轻提缰绳，一声娇叱，自行驾车前行。

深夜之间，胡媚儿一语不发，仅在驾车赶路。几次问话，她都不加理会，好似那黑衣人惊吓了她。卢云望着她的背影，不由低声叹息，他与胡媚儿相处日久，已知这魔女看似凶暴，其实大半时是装出来的，内里不知何故，很是自卑。回思她哭泣时的柔弱，一时更感怜悯。

他闭目凝思，方才共有两名黑衣人前来夹击，第一个是饵，用意只在引他离开，第二个才是正角儿。这两人的身法十分精强，适才若非醒觉得快，怕真中了声东击西之策。卢云陡遇强敌，心里不由烦躁起来，车里的婴孩，驾座上的胡媚儿，生死安危全压在自己肩上，眼前并无退路，这趟旅程是否能平安渡过，端看自己的武功造诣。生死造化，命数安危，一切全在剑上。

卢云静坐车中，听着木轮阵阵滚动。他满心烦乱，无助之间，又从怀中取出那本剑经，他打着了火折，翻到了最后几页，低声默念："恨人所以得仁，无爱者必不怨……遂舍善恶之心，得称剑神。"他这些时日按着经书所载运气练功，只感头绪纷纷，却都不得其门而入，卢云阖上经书，双掌合十，心道："卓掌门，请你大发善心，保佑我练成神剑，救下这些无辜性命。"远处寒鸦啼鸣，听来仿佛是卓凌昭的高傲笑声，正自取笑软弱的自己。卢云躺在车中，一时翻来覆去，心中极感无奈。

连着一月赶路，都由卢云驾车，难得落个清闲，慢慢已是半睡半醒，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天光微亮，已在黎明时分，听得马嘶声响，大车缓缓停了下来，卢云睁开了眼，探头望外，四下环山，眼前却有一座吊桥，黑夜间望来颇为狭长，却不知通往何处。

卢云揉了揉眼，问道："咱们到了么？"

只听胡媚儿低声叹息，点了点头。卢云见她面色黯淡，当下翻开车帘，跃到了前座，问道："怎么不走了？"

胡媚儿苦笑一声，幽幽说道："卢云，你把孩子留下来以后，就会离开了。对不对？"卢云咳了一声，道："在下还要回北京一趟，您是知道的。"

胡媚儿微微苦笑，道：“我知道……我当然知道……”她掩住了脸，不住饮泪，哭道：“那个黑衣人说得没错，我本就是个人尽可夫、低三下四的妓女，原就不该有痴心妄想，更不该指望自己变回一个清白好姑娘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我要你明白……”她仰头望着卢云，脸上现出毅然神情，拭泪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一辈子记得我的好处，再也忘不掉我。”

黎明天光，胡媚儿面上满是泪水，这妖女望来竟是如此深情柔弱。卢云见了她的神色，不由心头大震，他伸手出去，回握胡媚儿的素手，道：“胡姑娘，不用等到那一天……”他跃下车去，俊目回望，颔首道：“我这辈子已经忘不掉你了。”胡媚儿樱嘴微张，满心惊诧，慢慢嘴角泛起了笑容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说真的？”

卢云把她抱下车来，微笑道：“别胡思乱想了。咱们这就去你家，你那传言中的姨妈，在下可是耳闻已久，今日得去拜见一番。”胡媚儿给他抱在手上，登时破涕为笑，道：“我……我真的有姨妈，我可没骗你……”

这两人来历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一个是自命刚正的孔家门生，一个却是人人不耻的妖淫魔女，两人如此温言软语，当真是罕见至极的怪事，一个月前，若有人把今日情状告知这两人，必被斥为无稽之谈，只是此时两人含笑相对，却觉得再自然不过，竟没一分一毫的突兀。

两人并肩同行，来到吊桥之前，那桥颇见狭窄，长宽仅容一人通行。卢云藉着天光探看峡谷，只见脚下悬空，高达百丈，谷底波涛翻腾，却是一条大水，想来便是那白水河了。

胡媚儿微笑道：“你瞧这桥的模样，可像奈何桥？”卢云问道：“你家乡便在对岸？”胡媚儿嗯了一声，道：

“我爹娘都不在了，家里还有四个姊妹，她们性子不像我这般凶狠，可却比我美多了。”她看了卢云一眼，眼见他一幅误闯盘丝洞的高僧模样，忍不住笑道：“算了，本想劝你大小通吃，看你木头一根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
”

两人跨步上桥，那木桥嘎地一声，上下晃荡不休，颇见老旧，看这年久失修的模样，想来地方官员必不曾拨款修缮。卢云问道：“你是

几岁离乡的，能说说么？”胡媚儿望着吊桥对面的村落，道：“我十八岁离家，至今已有十三年了。这还是第一次回来。”

卢云见她举止妖媚，又常做道姑打扮，没想真的比自己小了一岁，想来这回无意间说出，应非虚言。当下咳道：“当年姑娘为何离家？”胡媚儿讪讪地道：“当然是穷啊，咱们苗人耕地少，养不活那么多孩子，自然要送几个赔钱货出去了。难道还能去做官考试么？”

这贵州紧临四川、云南，与这两大行省相比，只能算是小地方，那时胡媚儿自况身世，便以“天无三日晴、地无三里平”自谑，只是她却漏了最最要紧的一句，便是那“人无三两银”，卢云出身山东，生活虽不富裕，却还不至要送子过继，他眼望胡媚儿，喟然道：“想你这般娇滴滴的弱女子，也真难为你了。”

胡媚儿笑道：“做女人有女人的好处，谁要你可怜了？”她眼望卢云，忽地笑道：“卢大人啊，咱俩一男一女，我又抱着婴孩回家，一会儿我姨妈见了你，恐怕要误会了。”

卢云奇道：“误会什……”那个“么”字未出，心下已是一醒，想来旁人见着了两人的神态，十之八九真会把他们当成夫妇。卢云想到了顾倩兮，她若知道自己与妖女同车共寝一个月，不知会否气炸了，一时嘴角微微苦笑，摇头道：“误会便误会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

胡媚儿嘻嘻一笑，颇见得意，跟着又道：“咱姨妈精擅药酒，一会儿你可得多喝两杯，也好强壮身子。”这几日辛苦赶路，卢云滴酒未沾，听得有酒，心下自是一喜，正要答应，那胡媚儿却笑眯眯地掩着嘴，看她这模样，想来是要姨妈把相思蛊毒准备好，一会儿也好下毒。

两人并肩走着，胡媚儿忽然取出一罐清露，便往卢云身上洒了洒，卢云奇道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胡媚儿笑道：

“咱家养了些毒蜂，平日就在村子旁飞绕，专钉生人。这气味是驱赶毒蜂的。”卢云哦了一声，笑道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黑暗的道路中，陡地生出一个陌生口音，竟把卢云的话抢了去。卢云怔住了，胡媚儿也是悚然一惊，她见黑沈的道路中似有大批强敌，想起家人的安危，不禁害怕起来，喃喃哭道：“不要……不

要……”卢云自知前头必有埋伏，心里也是冷了半截，当下取出长剑，将胡媚儿护在身后。

双目刺痛，眼前光芒大现，无数火把高举过肩，那村子里果然有大批人马驻守等候。卢云咬牙切齿，急忙去看，只见这帮人约莫两百余人，个个身穿胄甲，那高天成、高天业等人都混在人堆里，却没见到萨魔，眼看为首的是名军官，面貌不识，卢云拉住胡媚儿的手，正要慌忙奔离，那胡媚儿却呆呆站立不动，卢云慌道：“怎么了？为何不走？”

胡媚儿哽咽无语，那军官却替她答了，听他淡淡地道：“这位胡小姐的家人亲友，已被全数擒下。”他眼望卢云，淡淡地道：“您说，她还能去哪儿呢？卢-----大人！”

“卢大人”三字一出，已然点破了自己的身分，卢云好似被戳中了一刀，不由全身一震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那军官微笑道：“状元大人，在下冯治，六品顶戴，奉钦差陈锣山大人之命，追捕两位整整一个月之久。卢大人给我个方便，自己方便，还请交出玉玺和那孩子，念在您的状元功名，皇上或许会从轻发落。”冯治说了许久，登时轻轻挥手，道：“把人带上来了。”

终于到了最后一刻，卢云牙关颤抖，那胡媚儿更是泪流满面。

一旁有人大声呼应，只见大批劲装男子走了出来，想来都是武林人物。为首一人牵着绳索，绳上绑着几十名男女老幼的颈子，想来都是胡媚儿的家人。其中女子有老有少，更有不少衣衫不整，看几名孩童面颊高高肿起，想来都已吃足苦头。

高天业喝道：“胡媚儿，敬酒不吃你吃罚酒，你这淫妇当真可恶，居然吃里扒外，害得大家费了一个月工夫，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一会儿瞧我如何连本带利地炮制你！”看“神弹子”面有菜色，身上又有着毒虫螫咬的痕迹，入村时必然花了些气力。再看其余将士也多衣衫褴褛，想来这些追兵远从天水赶来，一路深入云贵，真已耗费了一月之久。

冯治使了个眼色，大批兵卒奔了上来，将卢云与胡媚儿团团围住，更外围一圈则是那群武林好手，强弱太过悬殊，一家老小又被人擒住，胡媚儿只能掩面哭泣，毫无战志。冯治微笑道：“卢大人，当年金銮殿上，皇上如此疼爱你，你为何还要逃呢？别连累顾兵部，也别

连累这些男女老幼，我给您一个面子，不让人押你，请你自己把玉玺和孩子带过来。”

这趟最后的旅途，终于走完了。什么是非善恶，美梦前程，在这一刻全数成灰。胡媚儿啜泣不止，她扑入了卢云的怀里，放声哭道：“卢云！都是你害的！都是你害的！我不要做好人！不要！不要！”她拼命捶打卢云的胸膛，好似要他把自己坏人的身分还回来，她不要落得这样的下场。

胡媚儿哭哭啼啼，自把婴孩放到了地下。卢云眼望四周，只听满场男女老幼哭泣不断，那小小孩童坐在自己的脚边，正自回头望着自己，两手张开，兀自要他来抱。

苦笑吧……这当口除了苦笑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在京城有顾嗣源护他、在怒苍有秦仲海保他、在天水有胡媚儿救他，现下这些人都被自己的任性牵连，个个都要大祸临头，卢云啊卢云，你是犯了什么瘟病呢？你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呢？

自己必然做错了什么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不然为何会有那么多不幸围绕自己？为什么？

卢云低头流泪，八尺二寸的身材看来如此渺小，像只卑微的蚂蚁。他泯住下唇，跪倒在地，垂泪求恳：“冯大人，我可以随您走，只是请您务必高抬贵手，放过这些男女老少，他们是无辜的。”

冯治摇了摇头，冷硬的声音响起：“卢------大人。”卢云求恳道：“冯大人，请您做一次好人，好不好？”

冯治叹了口气，他眯起双眼，嘴角斜起，竖指轻摇，道：“滥好人，不是人。”

“冯…大…人……”断断续续，夹杂着哽咽，身上似有千斤之重。

“卢-----大人。”那声音畅快悠扬，充满了光辉与胜利，就像千百年来的王者。

冯大人站着，卢大人跪着，冯大人与卢大人，就这样对望着。

卢云苦笑垂泪，自知无力转变局势，他跪倒在地，仰望上苍。旁观众人目不转睛，都在望着场中的卢状元。满场寂静中，只听他轻轻向上苍诉说：“老天爷，终究是不成的吗？”他双眼微眯，凝视穹苍，

泪水从小小的眼缝中涌了出来，他忽然撕破了自己的上衣，大声哭号：“老天爷！想要做好人，终究是不成的吗？”

“烦死人了，抓起来。”冯大人皱眉摇头，打了个手势，数十名兵卒暴喝一声，全数涌了上来。在小婴儿呆滞目光的注视下，眼前的卢云放声大哭，陪伴着他的哭声的，则是满场老弱的惨叫哭号，以及高天业伸手去撕胡媚儿衣衫的声响。

谁能解救自己呢？在这濒死绝望的一刻，脑中闪过了无数往事，有顾倩兮温柔的鼓舞，有顾嗣源多智的嘱咐，更有银川慈爱的目光，而最后停在眼前的，却是他。

“昆仑剑出血汪洋，千里直驱黄河黄。”

侠就是夹，左边是仁，右边是义，头顶灰天，脚踩泥地。只因存爱，所以存恨，只因心慈，所以心悲，只因成王败寇，所以济弱扶倾，只因天下无道，所以以武犯禁。

好似卓凌昭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那满身杀业的剑神向自己谆谆诉说。迷茫之下，经脉好似被锁紧了，扼得自己喘不过气来，寻不到出路的方刚血气在体内挤压冲撞。那忿恨血气化为形质，一点点地催促自己。卢云大声喘息，双手向空挣扎。

悲怨是空、仁义是梦，只因信仰剑，所以贯彻道。

“呀啊啊！”猛然间，大声惊呼传入耳中，跟着一名兵卒飞了过来，正正撞在冯治背上，冯治心下一惊，急忙转过头去，只见场中光芒闪耀，卢云手上的宝剑陡然上升了三尺有余，成了一柄精光耀眼的大火炬。

卢云泪水滚滚落下，口中却哈哈大笑，他举起长剑，精光一闪，竟已划破自己赤裸的胸膛，剑尖向地，长剑沾了鲜血，沿刃滴洒，霎时在脚旁画出了一道血线，好似一道界限，将满场兵卒与那婴儿隔了开来。满场众人不解用意，都是看傻了眼。

卢云一边哭泣，一边擦抹泪水，模样如同稚童。忽然间，只听一声断喝，场中的身影不再啜泣，他单手提剑，剑尖却正正指向冯治。冯治皱眉道：“卢大人，你想反抗么？”

卢云满胸鲜血，仰望天际，只见他掌中如持火炬，静静地道：“我卢云以性命发誓，你等敢过这条线，必被我手中长剑腰斩。”他横眼睥

睨，望着场中兵卒，仿佛便是当年“剑神”的傲然神态。

卢云双目满是血丝，咬牙道：“胡姑娘过来！把你的家人带走了！”

胡媚儿从未见过卢云如此愤怒，便在药铺里，也仅见他频频拭泪，不曾这般悲号。胡媚儿又惊又怕，又喜又爱，她蹑手蹑脚地走向自家亲人，忽听一名兵卒喝道：“你大……”话声未毕，剑芒催动，那人身子竟已断做两截，烂死在地。

剑芒重现江湖，高天业、高天成等人都是识货的，霎时全身发抖，无不向后退却。众人大惊失色，万没料到卢云竟有如此神功护身，连胡媚儿也看傻了眼。冯治尖叫起来，慌声道：“大家一起上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”

卢云杀红了眼，抢先一步动手，听他纵声长啸，拔出长剑，第一个对着冯治杀去，众官兵没料到一个文弱书生，居然敢如此杀人，慌忙间过来拦阻，猛见卢云手腕颤动，霎时“剑浪”横切而过，滔天巨浪中，宝剑加上剑气，面前十来柄长枪已然断做两截，卢云扫出重脚，将十数名兵卒全数踢滚在地，那冯治面前无人保护，已被卢云一把揪住发髻，拖地行走，只听他又哭又叫，惨嚎道：“壮士，饶了我！饶了我！”

卢云沉着一张俊脸，看也不看，左手用力向下一掼，将冯治在地下重重一摔。他手指地下血线，再次说道：“胡姑娘，把你的亲人带走了。”

眼看卢云势若疯虎，武功更是高强无比，一众武林人物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竟无一人敢动。高天成识得卢云，忍不住吞了口唾沫，嚅嗫地道：“卢……卢云！你莫要妄动！你没有胜算的！”此言一出，更衬得众人的气馁，卢云将冯治高高举起，示意满场兵卒莫要妄动，胡媚儿浑身发抖，一步步朝家人行去，这回官兵无人敢挡，众人一来投鼠忌器，二来贪生怕死，眼睁睁看着胡媚儿带着满门老小，直朝吊桥奔去。卢云虽怒不乱，便以冯治的性命做盾，一步步向后退却，也已来到了吊桥之旁。

便在此时，一道长枪疾射而来，鲜血迸洒，当场将冯治定死，众兵卒又惊又怕，无不慌忙回望，却听背后传来滔天巨笑，一个高大的

身影从人海中穿出，两旁人众有走得慢的，全给他举掌挥开。那人大步一跨，来到了血线之前，举靴抹地，将卢云的血迹擦了去。

萨魔来了。

卢云放声怒号，提气挑战，萨魔也是森森冷笑，突听他虎吼一声，向前飞奔而来，两只妖魔便在桥前奋力开杀。冯治已死，那带队副官立时呼喊道："大家别理这家伙，去追玉玺！分两路包抄……"满场高手醒觉过来，不再与卢云正面较量，全数朝吊桥直奔而去，分从四面八方涌到，有如潮水一般。

卢云给萨魔缠住了，一时无法分心阻挡，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兵卒攀上桥去，有如虫蚁附毡。那胡媚儿一人站在桥中央抵挡，拼命发射银针去挡，只是来人太多，暗器随时都会用凿，其余老弱妇孺簇拥着婴儿，口中哭叫不休，全数朝对岸奔逃，情状大见危急。

卢云怕胡媚儿支撑不住，霎时豁出了性命，不顾萨魔的拳脚重击，接连冲杀，所使的招式全是最险最凶的绝招，"剑豹"、"剑浪"接连发动，加上剑芒的威力，竟是所向批靡，寻常兵刃与之相击，无不一碰就断，萨魔过来追击，他便急速避开，顺手再杀一两人，如同虎入羊群，眨眼间人头乱飞，满地断手残肢，转眼便窜回桥上，高天业、高天成各以暗器偷袭，但满场都是自己人，每回出手，反而误杀同伴。

卢云生性温和仁慈，除了在西疆战场上被迫杀敌以外，从不曾如此下手屠杀，看他此刻身影如同鬼怪，早已杀红了眼，那疯狂厮杀的怒号身影，与当年的卓凌昭并无二致。

卢云几个起落，连杀数人，抢到了胡媚儿身边，霎时便将追兵隔开。两人站在吊桥中央，相互凝视，眼见卢云那俊脸沾满了血水，有如着火一般，胡媚儿又慌又怕，哭道："卢云……卢云……我们要去哪儿？"

背后兵卒不绝赶来，可见到了卢云的身影，却又无人敢上。便在此时，一个黑壮无比的身影走上桥来，那蛮牛也似的脚步每一踏下，便令吊桥颤震不止，众兵卒来不及避让的，无不给他扔上半空，旋即坠下深谷，满桥兵卒大为慌张，赶忙攀上绳索，急急让开。

萨魔现身，这回已是两人第三次正面交手，只见这妖魔深深吐纳，双掌向外一分，凄厉风声大作，竟已运上了十成十的功力。

胡媚儿尖叫道："这妖怪又来了，咱们快走！"卢云咬住牙龈，大敌当前，退无可退，若要让萨魔杀到对岸，老弱妇孺必然血流成河，此刻别无退路，须得数招内分出胜负，他大叫一声，反而向前奔跑，一剑抖出，直向萨魔咽喉而去，剑尖颤抖迂回，让人看不清去路，正是昆仑十三剑的"剑蟒"。这招虽是初学乍练，但赫然使出，颇见惊敌之效。

萨魔断喝一声，斜身闪避，跟着从背后抢过长枪，直朝卢云脑门砸来，卢云举剑去挡，当地一声大响，宝剑附上真力，登将萨魔的长枪削为两截，只是枪杆巨力震来，卢云虎口也已隐隐生疼。便在气血翻涌的一刻，那萨魔举起手中的断枪，趁势朝卢云胸口一刺，喀地一响，那枪虽仅剩半截断杆，但大力传到，肋骨已然断折。胡媚儿大声哭叫，喊道："卢云！"她想要发出银针相助，奈何卢云挡在面前，身影翻滚不休，实在不敢下手。

卢云虽得昆仑剑法奥妙，但毕竟所学不久，尚未融会贯通，那剑芒绝技更是须臾之前才得妙悟，若非连连行险，狂冲滥打，又靠着卓凌昭的威名惊吓群雄，才能战到此刻。否则众高手一涌而上，高天成、高天业等人加上萨魔出手，早将他杀了。

萨魔得理不饶人，眼看卢云受伤，剑尖垂地，趁势便要抓起他的身子，将他扔下桥去，卢云见萨魔靠向自己，霎时狂吼一声，绝技剑芒再次发出，那剑竟不挺起，光芒吞吐不定，宝剑升起三尺精光，直向强敌而去。萨魔没料到他还能使出剑芒，慌忙向后滚开，手上抓着一名兵卒挡架，听得一声惨嚎，人盾已然开膛剖腹，只是剑芒何等锋锐，穿过人盾后，还是刺中那奸恶至极的妖魔，须臾间透胸入体，已然重伤强梁。

两大高手各受重伤，只在喘息不休。

此时卢云胸口受伤，那剑芒更是耗损内力，连番使动之下，非只胸口受伤，连丹田气力也已薄弱，眼看萨魔与自己相距一丈，随时还要再上，卢云褪下血衣，擦抹了脸上的血水，望向胡媚儿，温言道："胡姑娘，卢云求你一件事。"胡媚儿怀抱婴儿，哭道："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"

卢云把玉玺递了过去，低声道："倘若顾家老小有难，请你用玉玺救他们性命。"胡媚儿颤声道："为什么要我救？你……你不走了

么？”卢云忍泪道：“对不起，这个时代，容不下我这种人。我要走了。”胡媚儿惊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卢云泪水滚滚而下，道：“烦请转告顾小姐，就说卢云累了，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请她莫再挂怀。”胡媚儿知道他要自杀，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尖叫道：“不行！你不能死啊！”

卢云低下头去，背对着胡媚儿，轻声道：“胡姑娘，去你家人的身边。走吧。”

胡媚儿悲痛之下，只是不肯走，突听卢云大吼道：“走啊！”胡媚儿掩住了脸，哭叫奔向对岸。卢云撇眼向后，一见她脚踏实地，登时吐气扬声，剑芒闪过，重重向下一斩。当地一声锐响，那桥好生厚实，这记剑芒功力不纯，竟然无法一次斩断。卢云提起残余内息，恨恨再斩，那吊桥虽然巨大，却也禁不起两番砍动，一时木板碎裂、钢绳绷断，旋即向两旁裂开。

断桥崩裂，卢云内力用凿，第一个坠下，众兵卒原本不住奔逃，惊觉脚下一空，无不大声惨叫，纷纷坠下桥去。那萨魔没料到卢云竟会自杀，大惊之下，奋力向前一跳，抓住了断桥下方的一节绳索，竟然逃过了死劫。

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，此刻妖魔尚能存活，卢云身子坠下，无意间靠着萨魔的一扑，居然给他撞向桥绳，一时身子摇摇摆摆，悬于半空，竟给断绳卷绕住了。胡媚儿欢呼起来，她把婴儿扔给了姨妈，尖叫道：“卢云！爬上来啊！”眼看卢云好似昏晕，她对着背后的一众女子大叫：“姐！你们快来帮我啊！”众女子惊惶不已，一个接一个，拉住了胡媚儿的脚踝，将她垂下悬崖。

胡媚儿与卢云相距数尺，连着几番伸手，却都拉他不到，登时尖叫道：“卢云！你醒来！”卢云使出最后一招剑芒，已无分毫气力，听得叫唤，只抬头看了胡媚儿一会儿，便又闭上了眼，胡媚儿尖叫道：“卢云！你上来！你不上来，我便去害死你的顾小姐！你上来！上来！”

卢云勉强睁眼，缓缓向上攀爬，他伸出手去，仍与胡媚儿差了两尺，胡媚儿尖叫道：“笨蛋！伸剑过来！”卢云见长剑兀自悬在自己腰间，他迷迷糊糊地举起长剑，剑锋便往胡媚儿移去，“百花仙子”不顾

疼痛，当即以掌心顶压锋刃，五指夹紧剑面，她勉强撑住了，咬牙道：“快点上来，我手疼。”

卢云右手拉住剑柄，勉力向上，胡媚儿疼得泪眼汪汪，哭道：“快！快！”卢云正要向上攀爬，忽然间脚踝一紧，竟被人拉住了。卢云低头下看，那人却是萨魔。胡媚儿又恨又怒，左手掏出银针，拼命望下去扔，只是掌心疼痛，身子倒悬，却都毫无准头。连着掷出五枚，再要去扔，怀中却空无一物。只是手掌的疼痛越来越甚，忽然间，猛听轰隆一声巨响，断桥吃力太过，已要崩塌，卢云身子向下一沉，反而坠低了半尺，胡媚儿又慌又怕，尖叫道：“上来！上来！”

呼唤之中，一个黑影飞身而上，来的人不是卢云，却是萨魔，他狂声大笑，便要往胡媚儿抓去，只吓得她花容失色。便在此时，萨魔脚踝一紧，这回轮到他被卢云抓住了。卢云抬眼望上，向胡媚儿挤出了微笑，霎时使劲往断桥一踢，轰然大响中，两人一同坠下山谷，转眼无影无踪。

胡媚儿倒挂崖边，茫张樱唇，手上兀自拿着那柄“云梦泽”，可怜卢云早已消失无踪了。胡家姊妹拉着胡媚儿，先负了卢云的重量，后又吃上萨魔巨大的身子。此刻两名男子虽已坠下，但众女已然浑身乏力，竟无余力拉人起来。胡媚儿呆呆望着峡谷，心下茫然，不知所以，忽然间身子受了一股大力，身形急速飞上，崖上竟有人出手相助。

胡媚儿此时有如痴呆，给人救起，只呆呆地躺倒，茫然望向四方，猛见自家的老弱妇孺全数跪在地下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胡媚儿迷惑之中，只是向前爬行，便在此时，喉头给人架上了一道寒锋，听得一个苍老的口音道：“胡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胡媚儿听这口音好熟，连忙抬头去看，只见身边蹲坐着一名黑衣老者，看他脸带面罩，右手持剑，左手却抓着一块方印，正是玉玺。胡媚儿泪眼朦胧，低声道：“你……又是你……”

这人正是那夜见到的黑衣无名老人，地狱使者已临，胡媚儿心如死灰，只软倒在地，等着被杀，忽在此时，眼中看得明白，只见崖边还有一个黑衣身影，那人体魄粗壮，左手提剑，剑尖却穿透婴孩的襁

褓，正将他凌空悬举起来。这婴儿阿秀便如卢云的遗爱，胡媚儿仿佛被刺了一剑，慌声哭道：“不要杀他！不要杀阿秀！”

黑衣老人将胡媚儿按住，沉声道：“安静些，主公来了。”胡媚儿哭道：“不要杀他啊，不要杀他啊……”受惊过度，已然疯癫一般。

便在此时，悬崖对面传来阵阵惊叫，胡媚儿趴倒在地，眼里看得明白，晨间雾气蒙蒙，对岸行来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影，水雾之中，那巨人又瘦又长，足有十来丈高，好似真是地狱魔鬼现身。吓得峡谷对面的官兵一个个跪倒在地，无人敢动。胡媚儿惊愕之下，心跳几已停顿，胡家老幼妇孺更是心惊胆战，全数飕飕发抖。

巨影现身，两名黑衣人登时面向峡谷对面，似乎在迎接魔神的到来。

那巨人行到峡谷旁，忽然身子向下倒落，硕大无比的黑影由空坠下，砰地一声大响，头顶已然撞落崖边。胡媚儿错愕之下，急急去看，只见那巨人哪里是巨人了，却是数十人叠起的罗汉，竟如人桥一般，瞬间架住了峡谷两端。胡媚儿全身发抖，喘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到底是……是什么人？”

那黑衣老人微微一笑，自将头罩解了下来，露出了一张沉稳强干的面孔，胡媚儿眼里看得清楚，这人正是昔日昆仑第二把交椅，“剑寒”金凌霜。胡媚儿没料到此人居然活着，不由得张大了嘴，她转头去看另一人，只见那人嘶嘶冷笑，也已将面罩解下，惊见此人满面刀疤，竟是那最为凶狠残暴的暴汉，“剑蛊”屠凌心。胡媚儿害怕之下，想起卢云已死，这帮妖魔鬼怪却都冒出来了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咚、咚、咚，正于此时，对岸鼓声隆隆，掩住了胡媚儿的哭泣，鼓声忽起，崖边众女惊疑不定，凝目看去，峡谷对面竟有一个身影缓缓行来。

火神祝融，貌如天仙，那人影身穿白衣，雾气飘渺中，让人倍感惊怕，脚下无数人众给他踩过，却无一人不适，更无人发出怨言。金凌霜见了那白影，霎时单膝跪地，双手高托玉玺，一旁屠凌心也已跪在地下，自将那婴儿举在头上。

那白衣人踏上了峭壁，他不见喜怒，目光挪移间，取过了玉玺，跟着展开一道黄榜，金凌霜从怀中取出印泥，高举过顶，那白衣人将玉玺沾上了红泥，便往黄榜重重盖落。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行大统，再复皇位，钦此。”

白衣人口唇轻动，含笑望向胡媚儿，跟着从怀中取出一道令牌，扔了过去。令牌坠到了裙摆上，泪眼朦胧中，那令牌上书篆体，见是“正统王朝之令”六个大字。

胡媚儿呆呆坐着，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，便在此刻，嘶地一声，上身衣衫尽裂，胸脯椒乳已然赤裸，猛然间，右臂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，阵阵烙印焦味扑鼻而来，胡媚儿已然倒卧在地，神智未失前的最后一句话，却是那白衣人的一阵安慰。

“欢迎你，为我镇国铁卫一员，从此戮力为国，共效皇命。”

第十五卷 镇国铁卫 第八章 放逐

上苍啊！

从断桥上坠下，想死的卢云没有死，他坠到了大水之中。轰隆隆的急流激荡，卢云在水中翻滚，他全身乏力，直向一座大石撞去，无力闪避之下，碰地一响，后背正正撞上大石，只痛得他眼冒金星，奈何冷水浸入口鼻，却又让他胸恶烦躁，正要窒息间，大浪打来，身子飞上半空，卢云眼里看得明白，自己正在怒涛中翻滚，白浪滔滔，无止无尽，白水河绵延数百里，不知要将自己卷到何处，卢云终于害怕起来，哭叫道：“救命啊！”

话声未毕，身子又已坠入了水中，急流湍湍，将他拉向无边苦海。

水势越来越快，身子越来越沉沦，一里又一里，忽尔光明，忽尔黑暗，须臾地上，须臾地底，猛然间，身边冒出一座巨大岩石，真正濒临死亡时，求生之欲竟是如此激昂，他自知生死全在一举，当即左手挥出，往岩石抓去，霎时惨叫一声，大水灌入喉咙，那岩上尖刺也已戳入了掌心，这疼痛激发，卢云的内力登也发动，“无绝心法”突生黏劲，卢云疯狂使劲，抗拒了无边急流，浑身湿软中，终于攀滚上岩。

这里是哪儿？地狱么？天堂么？

极目所望，三面全是大水，面前凌空，自己居然孤身处在一座巨瀑之上。脚下惊心动魄，竟在瀑布边缘，看那巨瀑不知几百丈高，水

气弥漫，望不见底。卢云满心愕然，再次惨叫起来，只是耳中轰隆巨响，又将他的叫声掩去。

卢云脚踩圆桌大小的孤岩，惊怕之下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正哭叫呐喊间，忽然有人来了。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冲向瀑布边缘，眼里看得明白，那不是什么救星，而是自己的生死强敌萨魔，卢云脑中一片空白，不知要不要救他，眼见萨魔便要冲到大石边，已在五尺，那妖魔拼命挥手，似要自己救他，倘若忍心不拉，这恶徒旋即便要坠下巨瀑。

五尺、四尺、三尺、两尺，卢云忽然趴倒岩上，奋力伸手，右手探拉，嘿地一声大叫，已然抓住了萨魔的臂膀，两人同声怒喊，大牛飞天而起，滚落了岩石之上。

极恶之徒与仁慈使者同来地狱边缘，二人相互凝视，相距三尺不到，四只腿都在发软，俱在水雾里喘歇。卢云也不知自己为何要救这凶徒，也许是场面太过骇人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心里实在太怕。他眼望萨魔，正要说话，忽然那恶徒目露凶光，看他反覆打量脚下，跟着抬眼起来，恶狠狠地回望自己，嘴角更现出狞笑。

卢云醒悟过来，想道："我这傻子，这大石头不过圆桌大小，怎能容得下两条大汉，他要推我下去。"果然萨魔狂叫一声，拐子直向自己打来，卢云又惊又怒："忘恩负义！卑鄙无耻！"提膝挑掌，便以无双连拳招架，一个九尺身高，一个八尺二寸，两条大汉一路从桥上打到崖下，直至生死关头，仍在相互扭咬。只是卢云肋骨断折，萨魔胸口也被刺出血洞，两人各有伤势，内力微弱，打得虽然凶狠，却不见什么惊天动地的绝招，只如疯汉般扭打。

扭动滚打，一会儿萨魔脑袋泡在水里，啊啊呼救，一会儿卢云悬挂瀑布之外，哀哀啼哭，两人各以凶狠招式啮咬对方，正杀得满心恨仇，忽然之间，远处传来轰隆隆地巨响，二人相互扭打，却不约而同地停下手来，两条怒汉面向远方，只见天边白浪汹涌，一道高达丈许的水线如同高墙，直向瀑布边缘汹涌冲撞！

两人啊啊大叫，都是慌得哭了，霎时一同向前趴倒，各自紧抱岩石，轰地大水冲来，口鼻都被淹没，水势奇高，劲力强暴，两人全身都被淹没，各以十指之力紧抓岩石，仿佛身遭苦刑。卢云口鼻淹没，想哭都无法流泪，萨魔恨得心火暴涨，却也骂不出口，半盏茶时分已

过，那水反而涨得更高，分毫不见消退，卢云泡在水下，吸不到气，心肺几欲炸裂，他紧紧挨着萨魔，那丑牛的肩膀也在晃动，想来也快死了，卢云咬碎银牙，忽地左手牢牢抓住岩石，右手抱住萨魔的腿弯，跟着身子靠了过去，用牙齿咬了咬他。

二人近在咫尺，身子都泡在水下，各被巨浪冲刷，卢云眯眼望向萨魔，连连向上仰首，示意他起身透气，那妖怪愚昧如冢，居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卢云几欲昏晕，虽说多读圣贤书，心中仍是千百遍地诅咒他，他无法呼吸，只拼命用肩膀去顶。终于，萨魔醒悟了，他缓缓起身，靠着卢云死力抱住他的小腿，这才没给冲下瀑布。

萨魔小腿抖动，好似呼吸得爽快了，可这无耻妖物自己吸饱了气，却不蹲身下来。此时卢云赌注已下，倘若萨魔自私凉薄，只顾自己透气，卢云必然被水淹死，只是他一旦死了，那萨魔必也随之灭顶，卢云见他透气透得爽快了，却始终不蹲身下来，可怜自己双手挣扎，肺中已要没气了，又过小半刻，终于油尽灯枯，脑中渐渐空白，终于断气。

忽然身子破水而出，竟给人高高举起，卢云哇啊一声大叫，霎时狠狠吸入一口凉气，他眼泪鼻涕直流，呛咳不断，虽说大水通天高，但萨魔身高手长，一旦举起自己的身子，还是能让他吸到气。卢云又哭又笑，更多的是拼命呼吸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正愉悦间，忽地惊觉萨魔身子微微颤抖，想来要死了，卢云深深吸了口气，跟着沉入水里，却又把萨魔托了上去。

如此反覆不休，大水长达一个时辰之久，终于消退了。两个生死强敌喝了满肚子水，各自倒在石头上，极善之徒与极恶之徒身子紧紧相挨，如同两条丧家之犬。地狱边缘没有是非黑白，自私卑劣者，必死，择善固执者，必死。要活下来，便要超越善恶是非。

天色渐渐黑沈，明月当空，四下夜枭哭喊，两岸悲猿呼鸣，两人仍无气力爬起，只是肩挨着肩，各以一只脚悬在石台外，一手抓着尖石。都在休养气力。

正睡间，陡然萨魔睡梦间一个翻身，手肘正正打来，击中卢云门面，当场打得鼻血长流，看这恶汉好生凶霸，便在石台上也如此嚣张，卢云大怒之下，膝盖便是一顶，重重撞上萨魔的腰子。两人大吼一声，各自翻身跳起，便又开始第二回合厮杀。

二人胡乱揪扭，不时拿着石块乱砸乱打，只是双方体力未复，打起来不免有气无力，打到后来，更感腹饥，两人做了最后一回扭扑，便各自停手下来。彼此占据岩石一角，相互蹲坐瞪视，如同狂犬。

卢云饥饿不堪，肋骨疼痛，又恨又悲，不由怒骂道："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和你这疯狗一起坠入地狱？"他手指上天，狂吼道："老天爷！你瞎了眼么？你好可恨！"他喊得声嘶力竭，老天固然无言，连那萨魔也懒得答理自己，只低头垂首，不住喘息。

眼看萨魔胸口伤势沉重，被剑芒戳出的血洞深达寸许，想来比自己伤得更重。卢云哈哈大笑，手指萨魔，喝道："恶人！你终于伏法了吧！"萨魔呼吸间咻咻作响，想来那伤直达肺叶，想到此人奸杀妇女，无恶不作，卢云越听越是快意，这人死前折磨越多，老天越是开眼。当下笑眯眯地望着强敌，口中嘻嘻哈哈，竟也如同疯癫。

正僵持间，忽见一道金光飘来，卢云咦了一声，凝目去瞧，却是条半死不活的怪鱼，登时狂喜呼喊："天降甘霖！"那萨魔也虎视眈眈，两人各据一角，互相抓住对方的肩头，都等着扑倒抓鱼。

那鱼飘流快速，来到了河水中央，忽然朝左方飘动，却是向卢云这边流来，萨魔又惊又羡，口中发出怒号，卢云右拳作势欲挥，左手一捞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将怪鱼抄入手中，他见那鱼一尺来长，颇为巨大，当足撑上几日，当即张口痛咬，鱼肉肥嫩，油脂饱满，吃入肚里更是暖烘烘地，想来还能强身补体。卢云吃得欢畅，萨魔自是惊怒交加，当下伸手抢夺，只是他身上伤重，血流过多，两手一同发力，却被卢云单手制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鱼肉吃到别人嘴里，吞落肚的却只剩满口馋涎。

那鱼颇为巨大，卢云独个人吃不完，只是这鱼既入御膳珍馐之列，便要保藏，留待明日早午晚三餐之用，当即将大鱼抱入怀里，哈哈笑道："上苍眷顾，得享美食。今夜当有好眠。"萨魔又痛又恨，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吃饱便睡，这便是地狱旅程的第一夜，看那萨魔身上伤重，卢云自也不怕他偷袭，当下倒在石头上，大手大脚地横睡着，萨魔几次出手抢夺鱼肉，但他身上伤重，体力逐渐虚弱，每回都给卢云夹头夹脑地打了一顿，看那妖魔一世嚣张，此刻却敢怒不敢言，只能缩在石台

上，苦苦支撑。卢云哈哈大笑，一来满心激愤，二来疲累已极，也没心思想什么明日之事，迷迷糊糊间，已然酣眠。

睡至中夜，仿佛返回了京城，正受着心上人的照拂，他嘴角含笑，自是睡得酣快，正要翻身，手指一阵冰冷，泡到了水里，跟着一股旋力拉来，险些把他扯了下去，卢云惊醒过来，再次见到了地狱般的巨瀑。

悬空巨瀑倾泻而下，夜色中水气漫天，映出一片昏黄月影，竟是十分迷蒙。卢云愕然中发出苦笑，他抱头蹲地，撇眼身旁，那萨魔紧挨着自己，也已熟睡，看这人伤势沉重，呼吸间咻咻哮喘，夹在轰然水声中，让人不自觉地烦乱。

卢云捞了一把冰水，抹了抹脸，转头朝岸上看去，只见两岸离此处各有一里，水势倾倒，江面浩大，水流自是湍急无比，此时管他什么帝王将相，王图霸业，只要能去到岸上，倒在草地里睡觉，那便是金榜题名般的喜乐了。卢云忽发奇想："搞不好可以游过去。"他侧过上身，浸泡水中，猛然间一股强力旋到，险些把自己卷了下去。看这水势如此湍急，数万斤大水从高处冲下，力道之大，远非世间任何高手的掌力可比，卢云惨然摇头，想道："这儿离岸上这般远，水势又强，我是过不去的。"他呆呆看了良久，想要冒险下水尝试，却又不敢，一时只能远望岸上，心中烦闷异常。

他目望江中，忽见十余丈外另有一处巨石，形若孤岛，约莫二三十尺见方，地势宽敞，更妙的是那儿岩石高耸，尚比此地高了许多。卢云想起昨日大水汹涌冲下的惨状，自知若要活命，定得设法过去那座孤岛。再看两地相距十丈，或有机会可以横渡。

正看间，耳边传来一声牛吼，那萨魔梦得咬牙切齿，八成又在吃人了。卢云摇了摇头，忖道："这世上坏人何其之多，安道京、罗摩什、卓凌昭都是坏人，却没人坏得过这个家伙。"

人世间，强生弱死，强是弱非，自己不知见证了多少回，这萨魔强奸民女，杀生无数，更是没有半分道理可言的极恶凶徒。孟子称人性本善，荀子说人性本恶，可坏得像这样的人，实在少见。卢云摇头叹息："世上怎会有这种人呢？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安道京坏，是因为见利忘义，罗摩什坏，是因为贪慕虚名，可这只妖魔毫无人性，却又是什么道理？莫非他是天生的坏人么？"撇眼去看，只见萨魔手捂胸

口，虽在睡梦中，兀自身子蜷缩，想来他肺叶破洞，一呼一吸间，必定痛苦异常。想来天道轮回，老天爷正在折磨这个恶人。卢云微微苦笑，抚摸自己疼痛的肋骨，倘若真有什么天道，他卢云又干了什么坏事，却要给这般折腾？没道理，上天根本没道理。卢云苦笑抚面，怔怔望着萨魔，正看间，忽地咦了一声，只见萨魔的内衫上绣着一只小小鸟儿，却是小时候妈妈买过的黄鸟内衫。卢云微微一笑，心道："这衣衫是穷人家穿的，这妖魔有钱得紧，可太也不讲究衣着了。"他望着那小小鸟儿，耳里听着萨魔痛苦的呼吸声，不知不觉间，想起了妈妈，眼泪竟已盈眶。

天生万物，难道真是要让大家相互残杀？看自己多读圣贤书，方才桥上一场大战，只因给逼急了，竟又走上了卓凌昭的老路，杀了多少人？卢云眼望萨魔，满心茫然中，不由叹了口气。倘若自己仍在尘世，一有机会杀死这人，决计放他不过，可现下两人孤守苦岛，竟然成了天牢难友。他望着那条鱼肉，怔怔不语。

该怎么做？

卢云微微苦笑，当下也不再多想，伸手摇了摇萨魔的手臂，喊道："喂！给你吃鱼。"

萨魔给摇了半晌，忽地虎吼一声，这才醒了过来，他睁眼望着卢云，眼神兀自凶狠。卢云拿着鱼肉左右晃动，慌道："给你吃鱼，给你吃鱼。不要再打了。"这萨魔是蒙古人，也不知是否通晓汉话，但鱼肉滋味鲜美，总晓得去吃吧？卢云知道这家伙自私凉薄，倒也不敢整条给他吃，当下站起身来，撕下一块鱼肉，张嘴啊道："来，先给你吃一块。"

萨魔哼了一声，别开头去，模样很是不屑，想来不食嗟来食。卢云笑道："你有骨气，那我扔下水了。"萨魔又哼了一声，这回张开血盆大口，蹲坐地下，如恶犬般让自己来喂。

卢云苦中作乐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他拿着鱼肉，送到了萨魔嘴边，道："来，给你吃，慢慢嚼…"话声未毕，一阵剧痛传入手骨，竟是大声惨叫起来，卢云急着拉出左手，只因那本已受伤的左掌竟给萨魔齐腕咬住！

卢云痛得眼花撩乱，眼泪鼻涕直流，哭道："放开我！放开我！"那萨魔却满面得意，眼中凶光乍现，看他上下排牙齿发力，竟要

把卢云的手齐腕咬断，卢云大怒之下，正要举掌朝萨魔脑门打去，忽然之间，左手摸到了什么，不由自主间，竟是一阵错愕。

难怪……难怪这人只会吼叫，原来如此……

萨魔先前被卢云毒打，早已恨之入骨，好容易得到良机，自要将他的左手咬碎，上下排牙齿待要加力咬下，突听一声叹息，跟着脑门一阵温暖，竟有人抚摸着自己的头顶。

萨魔不知咬过多少人，一咬之下，耳里便听大声哭喊，再不便是咒骂不休，却没听过有人被咬出叹息声，萨魔满心诧异，忍不住仰起头来，凝视眼前的男子。

月光映照，只见那人目光悲悯，正自低头望向自己。

“萨魔，你没有舌头？”

萨魔不会说话，卢云与此人交手无数次，却只听过这人的吼叫，从未听他说过一句人话。原来他根本没有舌头。两人目光相接，萨魔讶异之中，大嘴不由自主地张了开来。卢云把左手抽了出来，蹲在地下，柔声问道：“是谁割掉你的舌头？”眼看卢云的目光带着怜悯。萨魔忽地狂吼一声，只低下头去，并未回话。卢云拿起了鱼肉，送到了萨魔口中，喂着他吃了，左手骨虽然疼痛，但不知为何，他也不再害怕，只是一块又一块喂着。那萨魔茫然间，也只是张口吃着。月光映照巨瀑，湍湍急流中，两人一个喂，一个吃，都是默默无语。

吃过鱼肉，两人敌意减褪不少，卢云便道：“你受伤不轻，让我瞧瞧你的胸膛。”萨魔吐了口脓痰出来，差点射中脸颊。卢云骂道：“嘿嘿嘿，你吃了半条鱼，不过要看看你的伤，却小气什么？”眼看萨魔不理不睬，卢云双手一拍，故做惊喜状：“我晓得了，原来你是个姑娘。所以怕我瞧。”说着眯眼望着萨魔，叹道：“萨魔姑娘。晚生有礼了。”

萨魔大怒欲狂，霎时暴吼一声，自行拉开衣衫，露出雄壮无比的胸膛。卢云哈哈一笑，看来请将不如激将，连对妖怪也是一般。

衣衫拉起，眼里看得明白，只见剑芒刺出的血洞深达数寸，伤势竟是不轻，若非萨魔功力深厚，身体又极为强壮，恐怕早已死了。卢云沉吟不语，自知此地没有药石，伤势若要愈合，恐怕难上加难，他叹了口气，凝目再看，嘴角却是僵住了。只见萨魔背上胸前满布无数

细小伤痕，已成淡红之色，想来是幼年时受过的伤，或鞭打，或火烫，却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

原来如此……孟子说人性本善，荀子说人性本恶，可一个人若给割去了舌头，毒打得遍体鳞伤，他会变成什么模样?

他一定会仇恨所有的人，举凡两脚走的，一定都要杀死他们、吃掉他们。这就是萨魔。

卢云垂泪不语，只因这世间已然歪了、不正了，不知从哪一刻起，规矩破灭，道理不再，人性仅有的一点良善已被彼此的恨意所淹没，然后彻底歪斜。

※※※

经过此夜无言的对谈，卢云便也不再毒打萨魔，心下时时留意，便是在寻找逃离的道路。岩石便仅几尺见方，两人要不背靠着背，要不紧紧挨着睡觉，只是卢云心里明白，那萨魔绝非一般坏人，要是发起疯来，必会把自己抓来吃掉，倒也不能掉以轻心。

石头上度日如年，不过三日过后，两人便已困顿不堪。阳光曝晒，虽在冬日之中，兀自十分烤面，夜间风寒，更如刀割，不过数日，已感生不如死，天幸自己怀中还带着卓凌昭遗下的剑经，白日里给阳光晒烤，夜间便生磷光，卢云便趁机推敲武学，倒也能自得其乐。

那萨魔却没这般好运了，他胸口重伤，迟迟不能愈合，慢慢便已生了脓疮，卢云知道伤口化脓最是致命，当下大著胆子，几次以尖石替他刮疗，痛得他嘶声惨叫，却仍于事无补。

到得第五日，夜间听那妖魔飕飕喘息，如扯风箱，白日里黝黑大脸逐渐惨白，渐渐连吼声也发不出了，卢云心下明白，萨魔数日内必死无疑。

当日与他激战，恨不得将他砍成两截，如今却要眼睁睁看他一寸寸地苦熬至死，自己却无法相救，等这人死后，这天地间就只剩自己孤身一人了。卢云茫然垂泪，才知眨眼间的义愤填膺是何等的薄弱。那萨魔却蛮不在乎。这狂徒虽然自知将死，仍是十分睥睨神气，望向自己的眼神更满带不屑，想来必在嘲笑自己是个胆怯懦夫。

他大概不怕死吧……那么自己呢？卢云望着天边的乌云，自知这两日大雨将至，他低头苦笑，从腰囊里取出那块手帕，亲吻着里头的发丝。

也好，快下雨了，干脆一起解脱吧，那也是个了局。

第二日正午开始，雨势连绵不绝，接连下了几个时辰，卢云反正要死，也懒得理会，多活一刻算一刻，这日中午抓了一条死鱼吃了，眼看水势越涨越高，自知大水再来，自己必死无疑。刚坠入急流的那一日，靠着萨魔与自己联手，两人才得以撑过难关，现下萨魔重伤垂危，自顾不暇，看那水势涨起，两人都要一起毕命。

大雨哗啦啦地直落，水势越来越高，卢云看了看脚下的巨瀑，不知摔下去是什么滋味，几千万吨的大水压在身上，不知死前会不会很痛？卢云心头发毛，他望向杳无人烟的对岸，张口叫道："喂！有人吗？"瀑布水声虽响，但他内力深厚，叫声还是远远传了出去，只是良久良久，直到嗓子喊哑，都不见有人过来。看来此地太过荒凉，绝不可能有人过来。

卢云叹息不已，转头再望十丈外的孤岛，看那儿地势高，复又宽敞，若能飞渡过去，当是长久之计。只是瀑布之旁，水势实在惊人，自己绝不能下水，唯一的机会，便是跳过去。

水势越涨，卢云心意已决，便向萨魔道："老兄，我要赌一把，我如果死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"萨魔虽然伤重无力，听了说话，兀自睁着双眼，一脸惊奇，卢云挥了挥手，道："再见。那里有鱼，饿了自己吃。"说着说，忍不住哈哈笑了。他眼望雄壮无匹的急流，自知每步都是生死玄关，他提起真气，往后退了三尺，眼看退无可退，猛地狂吼一声，奋力跳出。

一丈、两丈、三丈、四丈、五丈、六丈，不行了，开始下坠，霎时扑通一声，坠入了急流之中，胸口像是被狂牛撞上，大水扑上来了，那不是冲，而是扑、是撞、是顶、是压，那股力道太强太猛……直似一堵墙压上来，让自己全然无法动弹。身子立时被冲了回来。

水力推挤，身子每一寸都在承受万斤之力，卢云自知要死，心有不甘，连连挣扎之中，忽地想到了顾倩兮，霎时血气上涌，双目圆睁，按着剑芒的运气之法，狠狠向前劈出一掌。

猛然间，掌力激起一股水流，面前的大水在这一刹那分开了，居然看到了阳光。卢云大吃一惊，万没料到剑芒神技竟能化于掌力，惊愕之中，还来不及思索，那水波合拢，又把自己冲到瀑布边缘。将死之际，忽然手腕一紧，竟给一只大手牢牢抓住，跟着啪地一声，自己已然破水而出，滚回了石上。却是萨魔把自己拉上来了。

眼看萨魔使力太过，已是气喘不休，无力动弹，卢云心中感激，当下替他点穴按摩，略略消弭痛楚。他一边替萨魔止痛，心中却暗自喜悦，方才那剑芒破水穿出，打开了一条生路。倘若自己能练成卓凌昭那开天辟地般的内力，或能分江裂水，扭转乾坤。

可怜剑芒虽强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午后雨势越大，两人都湿淋淋的，看那河水一寸寸高涨，今晚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硬仗，要不被淹死，要不被冲到瀑布之下。卢云眼望那万丈深渊也似的巨瀑，自知若要摔将下去，不免给亿万斤水柱压入瀑布底部，永世不见天日，想想还不如活活撞死在这石头上，那还来得干脆。

反正横竖是个死，也不必再想什么，卢云喂过萨魔鱼肉，便也卧倒歇息。傍晚时分，身子一阵冰冷，卢云醒了过来，只见水势已到脚边。石面越小，可供站立之处越少，卢云转头去看萨魔，这妖魔定力十分过人，将死之际，却只盘膝打坐，似在固本培元。卢云却没这般好定力，他满心焦虑，只不住测量水势，只觉每过一刻钟，那水便上涨数寸，料来一个时辰过后，必有大水冲下。

果不其然，未至午夜时分，听得远处轰隆隆地巨响不绝于耳，转瞬间水势暴涨，已至腰间，那大石紧余一小块停脚之处，其余全给急流覆灭，卢云与萨魔各自提起脚跟，背靠着背，情况大为紧迫。卢云咬牙忍泪，心道："倩兮、倩兮，我要死掉了，你现下在做什么？"

大水越涨越高，已无法两人站立，两人转过身来，面对着面，各以单脚站立。卢云面露苦笑，眼望萨魔，此刻若要多活一时片刻，只有把身旁同伴推入水中，否则万难活命。卢云心道："我该怎么办？把他推下去么？"心念才动，萨魔已然抢先动手，他一把抓住卢云，将他高举过肩。

卢云叹了口气，他望向万丈深渊，那大水瀑有若鬼门，随时会吃掉自己。心中虽然害怕，但此刻又能如何？就算打死萨魔，顷刻间大水再涨，还不一样要死，又何必争什么？

算了，就这样。仰望夜空，看看这三十二载的总结是什么？

今夜云深雾锁，四下一片迷茫。就这样。

卢云泪水滚落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霎时间，身子飞了出去，卢云闭目大笑，飞啊飞啊，身子开始下坠，万斤水力即将压扁自己，把他送入地狱。

砰地一声，背后传来一阵疼痛，身子赫然停下了。卢云大为诧异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忙张开双眼去看。

滚滚急流中，自己倒在一处孤岩上，正是先前竭力过来而不可得的那处岩岛！

他飞过了十丈距离，被扔到这处孤岛了。萨魔把他扔过来了！

卢云啊啊发抖，怔怔望向十丈外的牢友。赫然之间，他尖叫起来，只见狂涛冲来，已将瀑布旁的萨魔包围，巨岩上仅余小小的方寸之地站立。卢云惊慌喊叫："跳过来！快！快！"他趴在孤岛边缘，拼命伸手向前，就盼奇迹出现，十丈外的萨魔能够一举飞渡滚滚大浪。白浪扑天而来，生死已在一线，卢云哭叫道："快点来！这里很大啊！晚上睡觉可以翻身啊！"

听着卢云的悲哭，萨魔报以一笑。水势越来越高，连最后一寸立足之地也要被淹没了，萨魔仰望夜空，对这个害人也害己的大尘世，他没有分毫的眷恋。猛然间，大水将至，已在面前，萨魔双手张开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他双足力蹬，翻空后仰，身子在瀑布上旋过了弧影，霎时直直坠入了巨瀑之下。卢云放声大哭，连连尖叫："不要死啊！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啊！"

萨魔救了他，却也抛弃了他，让他孤孤单单地，一个人奋战下去。

萨魔死掉了，天地之间，只余自己孤身一人。卢云呆呆地坐着，不停地哭泣。四周一片黑暗，剩下来陪伴自己的，只有无尽孤独，以及永无止尽的汹涌怒涛。

一直哭，一直叫……流浪、落寞、孤独、潦倒，全部痛苦加总之后，得回了两个字。

流放……

河水还在高涨，似要淹没世间一切，眼望天边一道道滔天大浪冲来，直达丈许之高，淹到了膝盖，卢云哭叫着：“带我回家，带我回家……”滚滚急流回应着他，似要把他冲下瀑布，把他的尸首带回北京。卢云紧抱尖石，不住发抖哭泣。他仰望夜空，忽然间，他的两眼张得大大的，再也闭不起来。

水雾盘旋，夜空里有很亮的飞影，那显得圣白的影子在头顶飞翔旋绕，像是死去的狱友回来看他，告诉他那独自受苦的难友一句话。

人间的善恶是非，仅在一线间。

懂了……我懂了……卢云泪如雨下，连连颔首。

宽恕、怜悯、慈悲……在这浊浊尘世中，他已经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。

慢慢收止了泪水，卢云拿起尖石，神态沉默，静静在孤岛的岩石上划下印记，第一道印记刻画出来，也开始了第一天孤单的旅程。

百丈巨瀑倾泻而下，天地一片黑沈，流放天涯的孤臣孽子双掌向天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
“啊呀呀！正道啊！”

万里惊涛中，水浪分开，孤岛里亮起了绝世光华。这也是南瞻部洲里，最光亮的地方。